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36-8/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六一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十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呂慎多刻本

..... 一

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明〕邢侗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清康熙十九年鄭雍重修本

..... 三三八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十

卷

〔明〕呂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三年

呂慎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去偽齋文

集十卷》提要

去偽齋集序

呂先生著作甚盛極
身有呻吟集閑家
有
閨範蒞官有明職實
政諸書既居林下凡
二十年時不能用則
有去偽集若干卷蓋
扶世俚病根直指
示人一生得力處全
在乎此所謂質鬼神

呂新吾文集

朱序一

而魚鱉侯百而聖人
而不惑者失偽何從
生生於真也真偽之
分先後之辨也辟之
治家然闢田疇教子

呂漸吾文集

朱序二

弟要束內外整齊賓
客而後言畊言讀之
使令言接對則饒饒
皆真不則偽而已又如
行路樊湖江踰嶺循

法貴入蜀以放於秦
晉愈趙齊魯之墟而
後譚山川譚風土譚
人物則事之皆真不
則偽而已矣故曰先

呂漸吾文集

朱序三

行而後從未有從而
不行或行之缺而可
大之欺世者先生以
性命為堂與德義為
藩籬誦讀為飲食神

氣清宴心宇高朗恍
然於世之怯懼夸張
盡喪本實相習為偽
以自誤并悞天下者
故其言平實簡約樹

骨於訓典之區取材
於曠衍之路而歸根
於平澹精實登堂入
室湊泊古儒先之轍
吁大矣久矣今天下

文人學士筆下淋漓
紙頭爛鐫多坐百千
卷量不甚富甚得意
恥而嚮之有一字可
破膏肓者有一句可

提弊疇吾即以立言
論臚列於唐宋大家
之林者一篇可以肩
隨尾附吾名而已矣
歸而已矣律以本來

面目皆傷也。又品猶然
何況於人。楊子曰：仲尼
多愛愛，愛善也。子長多
愛愛，奇也。愛奇，故跌
巖可喜，愛義，故典則。

呂新吾文集

朱序六

可師先生以斯道自
任，有濟天下之心，與具
而一蹴歸來，沒墨魚悔
盡舉所學發揮編簡，
先自律而後律人一。

真為至敏，樊縣象織
醫，不生畫，摘剖其氣
真者，以復於天然，自
有。今乞此聖賢用
心中流一砥柱也。玄波

呂新吾文集

朱序七

淵易，逐古，始難，迫奇
且為病，偽則何極。吾聞
之，聽古樂而倦，煩於急
管下里，人皆趨之，俗
之所喜，道之所不載。

人能周喜心於先生
可師之則道術可
明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皆

萬曆丁巳孟夏之吉

呂新吾文集

朱序八

海上後學朱國禎

頓首識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序
去偽齋集者吾邑

司寇呂新吾先生文集也
先生學務實踐恥自
欺、人故以去偽名齋生

呂新吾文集

王序二

平撰述甚富稿多散
逸家嗣文學君僅蒐
得若干卷欲刻於家塾
以垂永久乃屬余言升
簡端余駢謫寡昧惡

能知先生文第幸生同
里仕同朝據所習聞習
見則先生為人似猶能
彷彿知其一二云先生天
性忱恂內行純備少即

以孝行事兄如嚴父友
弟如嬰兒壺內如賓族
屬貧交視先生如外庾
居恒不欲以講學標名
譁衆而非法不道無動

不臧守身如處女實真
道學通籍以來無念不
社稷蒼生又畏凜四知取嚴
一介即陟華要都卿
貳翱翔仕路三十餘年

而家無厚產囊鮮餘
貴清約儉素依然如
窶人辛未捷南宮為
龍江沈相國分校所舉
士然相國素嚴重先生

砥德論學質疑問難

實互相師友又契如金

蘭好如兄弟不謂在弟

子行也先生在銓部時

見舉朝爭為江陵病

呂新吾文集

王序四

行禱無異醉狂欲露

章論之疏已具就江相

國時為大宗伯伺而力

止之曰某非君座上主人

乎非大義不可臧親奈

何為此先生遽焚其草

故鮮有知者撫三晉報

命特疏薦王文端公深

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之義急當

呂新吾文集

王序五

召還揆席因反復言

冊立豫教不可再稽使

詔肯不信於天下媿數千

言語甚切直其後媒孽

者翻謂先生憂危之

疏不及

青宮誣有他賜中以危禍

先生以心可自信

凡廟神靈實鑒臨之竟引

疾拂衣歸不歎、自明也

呂新吾文集

王序六

居林下二十餘年先後推

御史大夫推執政章無

歲無月不上已傳得

俞肯矣竟復

留中先是二時宰數托

人寄懇懇或謂是當通

謝先生不答其不即起

田間得無以是歟固未

可謂

上無意用先生也今先生年

呂新吾文集

王序七

踰八旬已絕意世用顧

誠歎平治天下必用先

生不可於此實閑

國家氣運殆有天焉小人

所能為也余至公貌不

肖年事辱先生道義之
 愛引置門下每參侍
 函席法言矩行益得奉
 以周旋如紫霧而行之
 覺身之自潤於先生蓋
 心悅誠服故妄謂能仿
 彿知其為人而述其所
 謂一二者如此若先生之
 文則斯集其在正如隋
 珠和璧有目者自知其為

寶六奚俟余言哉

邑後學養晚生王胤

頓首拜撰



續讀司寇呂先生去偽堂文集序

歲甲寅愚蒞寧五年矣其飲射讀法之際
叨聆

臧之呂先生教益因得遊其門先生嘗為
楚司李愚屬鄰治德澤政教薰人胸臆後

呂新吾文集

序一

轉西曹至今楚之人猶思念之不能忘先
生益

司寇先生之嗣孫也時貽書於愚云先司
寇文集刊之金陵者板已殘毀而字多差
訛魯魚帝虎不可展覩今復構木授梓屬

愚以序愚不敏何足以知司寇文司寇功

名在當時事業垂竹帛有呂書十八種行

於世而名公鉅卿沒而序者不啻蠅聚愚

何敢以一駁之微玷全瑜哉夫天下有文

辭之文有經世之文六經之書所以載道

呂新吾文集

序二

也不可以文名雕鏤組練晉以後之失也

並不可以辭名起伏離合確然矩矱才與

法之兼備者文辭之文乎若夫行而可則

言而可法當宁行其言躋斯民於雍熙後

世宗其言明理道於編簡經世之文也

司寇呂先生道邑今古學富天人仕宦三十餘年澤流三晉望重秋官惜明之神宗未能大行其學而所用之不終其所著說非救世之弘疏即匡君之儒畧間爲書序詩歌如朗月在天清風拂水論性明庸諸

藝闢前賢之未發然則司寇之文爲載道之書可已此組練之所不受而才與法之兼備而才與法之何足以盡先生也金陵所鐫去偽堂集在萬曆之丁巳計甲寅已五十八年矣昔蘇子瞻以不得交文正公

爲終身憾愚不幸而不生司寇之時得親炙其人又何幸蒞司寇之里得遊咸之先生之門而私淑其道復何幸而讀司寇之書想見其爲人而復得序司寇之文於五十八年之後嗟乎去大賢之世若此其未

楚黃後學李之騏薰沐頓首拜撰



呂新吾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表箋類

奏疏類上

卷之二

奏疏類下

卷之三

書啓類上

卷之四

書啓類下

卷之五

去偽齋文集

總目

贈文類

書序類

卷之六

雜文類上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卷之八

策問

碑記

詩歌

雜詠

偶句

散句

卷之九

行狀

傳類

詠辭

墓表

卷之十

墓誌銘

祭文

去偽齋文集

總目

總目終

新刻呂新吾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表箋類

擬 上嘉禮成賀表 代太同巡撫共七道

仁聖賀箋

慈聖賀箋

皇后賀箋

兩宮徽號成賀表

又 仁聖賀箋

又 慈聖賀箋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奏疏類上

計安 皇嗣疏

憂危疏 有跋

摘陳邊計民艱疏

卷之二

奏疏類下

論錢糧疏

摘舉 宗藩二要疏

為貧宗請給衣糧疏

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疏

救張應望疏

辯洪其道系疏公本

復寧武道疏

停止砂鍋潞紬疏

牧內犯陳忠等疏

火災自陳疏

給假葬妻疏

告病初疏

告病再疏

告病第五疏

去偽齋文集 目錄

辯明心迹疏

辯憂危竑議疏

辯閨範書 附

卷之三

書啓類上

寄石東泉司馬

與座師沈龍江相公書

答孫月峯宗伯

寄李修吾提學

與鍾文陸禮部

答董定宇文宗

與總河劉晉川論道脉圖書

東楊晉菴給諫

答梅二水文宗

再答梅二水

與喬聚所撫臺

與廉憲朱葆素均河天書

答鄭玄岳太府

答畢東郊鹽院

答吳繼廉撫臺

去偽齋文集

答康莊衡禮部

答呂益軒儀部

答馮衡洲太僕

寄朱平涵太史

答王霽宇總制

寄劉華石總河

答趙乾所稽勲

寄相知按院

吏治相滑其弊有

答馬見素給諫

卷之四

書啓類下

寄柴無累山人

答孫家宰立亭論格物第二書

答孫立亭論格物第三書

答孫立亭論格物第四書

與邵爾瞻論學書

再答爾瞻

三答爾瞻

四答爾瞻

與吳伯與絕交書

去偽齋文集

寄李養愚撫臺

答侯澹軒泰伯

賀碧塘侯侍御

答顧涇陽

答孫月峰

答孫月峰

又答孫月峰

又答孫月峰

再寄孫月峰

答姜養冲

與陳省平論河書

寄劉晉川總河

與焦漪園太史

答孫立亭歸途寄聲

答李叔茂刺史

與梁景泉撫臺

與講學諸友書

卷之五

贈文類

達尊說壽龍江沈相國

去偽齋文集

目錄

五

壽黎瑞石

王母圖說壽孫郭村

壽原壽曹夫人

賀蕭岳峰晉宮保

賀沈對泉之任南都

賀葉龍潭平 錫恩

賀劉晉川河功錫命

賀方金湖入典木兵

贈宋定門遷扶

送郭汾源尹尉氏

送顧叔時出判桂陽

贈孫弘海同守維揚

送王思泉入計

送吳中淮恤刑全陝

賀馬鏡石均田底績

賀張恕吾榮選軍政

賀胡敬所廉薦

胡用中字說

捲班說送尤虛吾之建武學正

九兒入學南語戒之

書序類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六

僚友約序

省心紀序

陳少丘詩集序

同善倉序

陝西武舉鄉試錄序

代徐方伯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

男女訓序

閨範序

一中序

書李文定公贈安堂集後

代中丞李對泉

子平要語引

醒迷引

販寧陵縣志後

臺憲約序

同年小集引

宗約歌引

無如引

楊晉菴文集序

行軍須知序

胡傳是正序

綱目是正序

醫官劉誠菴手卷序

易廣引

老實會約序

孝扣會約叙

呂氏宗約叙

叙呂氏祠堂志

傷史叙

鶚史叙

經書斷取引

註刻陰符經題辭

四禮疑序

四禮翼序

交泰韻序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儀禮

吾廬放言序

趙乾所心政錄序

崇儉鄉約序

卷之六

雜文類上

一師六友圖說

白菜說

愛玉簪說

日用說寄楊啓昧門人

知恥說示兒

擇文說示兒

男兒八景

士庶六愆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說

附圖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說

附圖

僕說

劍說

與賢與子說

車右屏二懷德侯刑

譙兩生傳

寓言

勢利說

論性

說天

明庸

明誠

明明

明恒

明定

明敬

武墨之罪

箕子

柳下惠坐懷

伯夷叔齊中子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嚴子陵

張儉

狄仁傑反周爲唐考

春王正月考

南禮辯

婦人拜辯

三年之喪辯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叔簡箴

有序

新吾箴

有序

身箴

四條

自箴

四條

洗心藏密箴

有序

儆箴

自題

公署箴

振揚風紀箴

墨箴	祝池箴
官扇銘	抹布銘
文房三友銘	鏡銘 <small>五首</small>
樂厨警語	圖書匣銘
界尺銘	木器銘
几席銘 <small>有序</small>	士夫盛筵 <small>附圖</small>
座爵銘	藥刀銘
食字解	押字解
虞廷十六字解	觀日解
川易解	鹽法議 <small>代歸德太守</small>
上偽齋文集 <small>目錄</small>	九
福府莊田議	功臣及節婦祠議
考察要語	乞丐對
盜對	禪問
罪順文	市隱軒記
書厨記	署中鼠
大力譜	多情譜
賤書	賤替
迴車巖	蒿雞贊
真我贊	
漁隱閑翁樂事 <small>凡三百代先君</small>	

知足說自警 <small>代先君</small>	
為善說示諸兒 <small>代元君</small>	
孝睦房訓辭	學顏子之所學
志伊尹之所志	
卷之八	
策問類	
襄垣與士會策題	鹽策
守令問	均丈問
兵食	孔孟異同
碑記類	
上偽齋文集 <small>目錄</small>	十
沈夫人宋氏祠堂碑	
都察院左都御史軒靜齋祠堂記	
睢州守楊寓肩遺愛碑	
鄒平縣石城碑	寧陵藥聖廟碑
寧陵呂氏孝睦田碑	
襄垣縣鄉約所碑	女兩墓碣
廉惠倉碑	寧陵張氏世德碑
呂李姓原碑	
考城令王見陽宜民政畧碑	
寧陵呂氏儒弄圖碑 <small>附空訓 壁圖</small>	

古風樂府類 長短句

擊柝詞

茅店語

道邊殺

園裙詞

豫國士

西河守

阿大夫

懷懷曲道逢故人

世文堂歌寄家學諸子

千金歌贈開州孫同知

雲中憂旱歌 一百十二仄

格物歌

好人歌

毒草歌 有序

斬庄行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十一

開門行 喬亭作也

艾虎行

太初吟

逝者吟 和葉寅陽

參前倚衡吟 和葉寅陽

節孝吟效白樂天體 贈陳侍御祖母

何必吟 和友人語

官府來

輿夫謠

田中草

觀雞鬪

鑿木蟲

禱雨

大隱

逢故人

黃東陵夜訪

送鄒大澤歸楚

送唐仁卿歸海南

又寄唐仁卿

招良心

會太極 有序

忍

知人難

五雜俎 七首席間酒令

長短句

去婦辭 忠厚之至也谷風曰居未足似之

麒麟圖歌喜殷東垌生子

自朝贈賀義齋尹歷城

長平恨 長平恨恨之甚也古人云惡惡如巷伯此惡倍焉

詩類

去偽齋文集 目錄

十二

四言古

規鳳詞 二首自愛也我重則萬物皆輕

和我我入篇 和葉寅陽

五言古

賦豈不得 五首

一室

感興 五首

抱獨 二首

達世 二首

心隱

慎口

無爭

戒察

惜造物

答根陰根陽

造物

千氏宅前一併賦裁金並體

擬蘇子卿別母詩

夜夢題劉伶遊奉圖

題妻公壁面圖

題陳希夷睡圖

題春牛圖

五言律

讀莊子

春樹

七言詩

去偽齋文集

江陰符經詩

戲別將吏部又溪年兄

別陳竹野大理

別雷慕菴博士

戲別沈觀瀛之江浦

別李中舍

戲語寄長兄

送呂荅南入觀

孟我疆兄寄

慎行

收心

五言詩

得家信

果樹

禾

昨家語凡四十七首

有心

示兒

月食

亡親舊居

去偽齋文集

思遠

又示兒

又混世

耐事

借陰

詞類

附折桂令詞五闕

述懷

九月十日壽詞

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詞

開花

長信宮

公主和親

慎獨

努力

靜夜

混世

別大

階堤

慎言

止念

養柔

書齋臥詠

平生日也

襄垣祭詞 明忌日也

收塞北五首示兄

望江南五首示兄

清江引放心

家令

家樂解

賜句類

凡五十六聯

散句類

凡二十六則

卷之九

六偽齋文集 目錄

行狀類

宋莊敏公行狀

太子太保張震峰行狀

傳類

侯中丞傳

明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傳

封敕仕郎中書舍人龍泉楊公傳

亢水陽傳 代家宰王薛菴作

永城縣別錦屏傳

朱德輿傳

詠類

于文定公詠辭

墓表類

明勅封文林郎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薛

東樓墓表

刑部主事王禹鼎墓表

喬樂茂墓表

張樂山墓表

卷之十

誌銘類

襄垣縣丞冷鐵峰墓誌銘

雷侍郎墓墓誌銘

六偽齋文集 目錄

南京刑部主事李中白墓誌銘

寧波府知府李瞻晃墓誌銘

陝西左叅政胡見虞墓誌銘

處士梁少瀾墓誌銘

處士郭一菴墓誌銘

胡西陵墓誌銘

于節婦墓銘

陝西叅議劉芹泉墓誌銘

三水令周清泉墓誌銘

處士張元勳墓誌銘

隱君趙南川墓誌銘

隱君殷西池墓誌銘	馬節婦墓誌銘
中書阮台陽墓誌銘	
勅封鳳翔推官黃錫樓墓誌銘	
寧陵教諭任冲和墓誌銘	
祭文類	
祈雨祭龍王文	祈雨祭元君文
祈雨祭東嶽文	祭關聖賢文
祭孟我疆文	祭王毅菴文
哭李穉野文	祭馮慕岡文
祭周貞節文	祭吳中淮文
祭胡錦屏文	祭王禹川文
祭李吉軒文	忌祭父文
忌祭母文	祭先兄嫂文
先兄嫂送葬文	祭三弟文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一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慎高
	振梓
姪孫 聲淵	詮次
姪孫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玄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表箋類	
擬 上嘉禮成 賀表	代大同建撫共七道
伏以	
大君合德陰陽嘉會叶三占之吉	
元后作民父母好逮開萬化之原慶溢	
彤庭春生紫塞恭惟	
皇帝陛下 乘乾體健	出震當陽念
神明統緒之傳係 社稷生靈之重迺遵	
慈命載卜淑媛覩天妹於洽陽積帝虞於媽汭德稱	
窈窕寔諸寤寐之求休願明章聿贊穆清之治	

鳳彩龍軒物色上承 宗廟內承

兩宮闕雕麟趾儀刑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臣備鎮三

雲遙瞻

二曜九邊今安堵喜無怨曠之民六合在春臺快覩

清寧之世伏願

和氣致祥

仙源流慶雞鳴三告儆

一人惕厲之懷益斯百男衍

萬世靈長之祚臣無任喜躍祝願之至

仁聖賀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伏以

配天立四極深培

宗本之基續文統六宮茂衍靈承之緒 紺席有托

洪福無疆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黃裳正位 紫籙凝闈 樛木

啓玉樹之祥 本支百世瓊花薦瑤宮之瑞

胤祚萬年臣委身北鄙翹首

東朝忻逢交泰之昌期慶祝

慈寧之遐福伏願

雲屏月宇平康迎六五之億 玉葉金枝嘉樂延千

億之福

慈聖賀箋伏以

瑤華生夢郊禔呈瑞於猗蘭 寶月流輝闈秀協

占於紫玉 九闈色喜 重闈惟呼恭惟

慈聖皇太后陛下 柔順安貞 寒淵溫惠 二作

來五日慰十六年夙夜之心四德匹

一人衍千萬世雲初之脉臣職典封疆神遊

官閣率三軍而致詒瞻六駟以騰懽伏願

壽考無疆延月姊星娥之曆思齊有永成文王太姒

之賢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皇后賀箋

伏以

麗日同明表中極於六御

承天作則端內範於九闈金屋含春玉闥生色恭

惟

皇后殿下 貞淑幽閒 端莊靜一

掖庭黃幄鳳翔早僣於

龍飛慶都依雲螭綬新求於燕婉保萬年家室永垂

宮闈之芳衍十葉 宮祝喜奉

神靈之統臣遠持旄節遙聽 徽音隨九奏以啓

歌望 七華而拜舞伏願

小星流魚貫之澤 初月典垂緘之恩則 宵衣旰

勵天精勤而 福履永綏于樂只

兩宮徽猷成賀表

伏以

至聖盡倫禮必先於顯德 惟皇建極孝莫大乎

尊親 垂萬年奕赫之光盡一代推崇之典慶

均百辟喜浹三陴恭惟

皇帝陛下 運撫日中 孝先天下成王宥密 念

姜母之劬勞 夏收敬承感塗山之愛育爰求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盛典載塵 徽稱謂

仁聖皇太后 懿美天成依德協安貞之吉

慈聖皇太后 宣明電徹黃裳妙通理之文再上

鴻名益光 鳳紀女中堯舜尊榮並及於

兩宮 虞後英皇盛美匹休於百世臣違持節鉞俯

聽 綵綸喜逢 蘭殿恩光敢擬麥丘頌祝伏

願

因心廣孝 尚齒推恩則人各親其親既白息肩

於道路民亦樂其樂黔黎鼓腹於康衢

仁聖賀箋

伏以

玉冊揚輝 坤德重光於燕石 金章炫彩 漁

綸三布於龍沙喜溢 中宮恩流外闕恭惟

仁聖皇太后陛下 虞嬀讓美 任姒婉隆濟端慎

以慈和外協下官之輿論含溫柔於靜一內宇

九御之惟情昔推本其

洪恩實爲仁聖今形容其

至德莫若懿安

聖母徽稱再加始脩

尊親大典 一代獨隆臣稽首遐荒率三軍而拜舞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馳神 長樂切萬里之瞻依伏願

德共福而無疆 紫蜀集十靈之籙

壽與名而俱久 彩輿迎萬歲之春

慈聖賀箋

伏以

香雲浮鶴禁 東朝舉 輝陛之儀花露挹

鸞輿北而下 袞旒之拜 光生垣掖春滿邊庭

恭惟

慈聖皇太后陛下 大顯承天 含章麗日躬成

英淑華胥定贊於軒圖誕育

聖明文母有光於周道茲虔郊

廟之祝載協官府之心謂

慈聖祇足明思非

宣文無以顯德

主笏再集闕

聖母之通明

寶冊重輝煥

慈皇之藻麗臣仰承末照竊位遐陬喜迎到海之龍

章載歌鳴岐之鳳德伏願養

聖躬以安天下九閭常寧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六

大內以化域中百祥永祐

奏疏上

計安 皇嗣疏

爲特薦輔臣以贊

聖治事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兩開正氣呼嘯

段忠心藹藹立

朝大節常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

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爲軒轅六

相虞帝五人二公弘化之地尙未盈員一德咸

有之臣豈空在野至其去

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

皇長子當冊之際係

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

成命及時請行

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

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爲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

家屏書曰無激

皇上皇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爲也其可信

者有十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

枝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七

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積發之新枝乎

皇上觀於萬物之理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

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二代明王未之有改

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爲悖

皇上考於哲王之事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二

高皇帝大建藩封

懿文太子長子也次

秦王次

晉王次

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

懿文祖

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

太祖無以爲辭遂止夫以

成祖聖明遠過秦晉

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

義

皇上孝先滋

祖而敢違

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晉周景王欲廢

去偽齋文集卷之一

八

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

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昂之變

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圍人

犂卜歸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

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啓十年諸侯之戮晉獻

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致二十年

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

吁致有八人宰醜之月春秋以來廢長立幼之

禍不可勝數

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

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

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

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卑幼不得

姦焉此

國家定制也

皇上廢長立幼

親郡王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部議覆

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

天子作法爲口實

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效尤

去偽齋文集卷之一

九

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眞

宗爲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

呼

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不立無

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卽滿京文武百官數十

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

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

人心卽

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

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

聖母之心拂

列祖之意其何以視萬方

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爲此哉其必不廢長也七

坤間
道路之言

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

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廢又

國家永命之基

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其孰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

不廢長也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

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賢妃何以加也此皆明於天

命察於人心洞觀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

如此忠言

皇上豈有不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

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

聞

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以來立長

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刊之邸報兩京十三

省九夷八蠻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視而

一旦更之後有

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民不信

朝廷非

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

皇上至誠真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

忠直懇切之語又激於

宸衷安得不怒

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

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談趙世

卿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一

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譚希恩等以忠直得罪

矣

皇上今已顯用

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

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惜人才自爲社

稷計

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徐侯

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

君父迫切懇直徒足以甚其

嚴威委曲和平乃所

成其

盛德閣下大臣

聖上所重倚賴誠感動自無不同之

天惟無濫幸茲彼復書曰家屏侍

皇上左右穠布威德知

皇上深

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並少惟是

皇長子春秋何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由端養蒙之功

諸諫官進勸甚忠乃今貶謫過嚴誠恐傷

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

聖明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三

不敢辭倘

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忘內省其

何敢一日忘

聖恩臣與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

天植獻納成

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

皇上特起丘園列之

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

矣

憂危疏

為昌兆竭誠直陳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以保萬年永祚以綿

萬壽無疆事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

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

者以為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

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

辦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

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臣欲慟哭嘔血於

陛下之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踟躕累月欲直言極

諫近侵越而自嫌欲保位全軀終悽切而不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三

反殺思惟與其他日出無及之言貽

陛下以無及之悔不若今日進先事之說勸

陛下為先事之圖惟望少寬

雷擊之怒細垂

電矚之光三復臣言萬禱

聖治

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賴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

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

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譬之庭燎來

千百莖荻葦而火焰輝煌荻葦散而火光無所

俯矣民茲羣而君火光也譬之禪塔聚數十萬
甌石而寶瓶高閣甌石折而寶瓶無所著矣民
甌石而君寶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
衍靈長

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
王之爲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

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受民三

王畏民蓋世有幸亂之民四馬皆取天下者之
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日無聊之民飽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四

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
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
日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
窩開場或呼群而鬪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
爲法所拘有變則劫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和
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
千成萬越御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
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
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
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

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
之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
行者守法和說者無所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
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
皆我寇讐昔者胡元疆土大於我

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
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也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臣觀記
以來何嘗無凶歲未聞有連歲之凶何嘗無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五

省未見有數省之歉乃萬曆十年之後無歲不
告災傷一災動連數省近日撫按以賑濟不可
屢求存留不可終免起運不可缺乏軍國不可
匱訕故災傷之報遂稀催科之嚴如故豈不哀
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爲外吏熟知民艱自饑饉
以來官舍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

陛下赤子凍餒肌骨無破絮者居其半饑腸餓腹
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復鄉井棄地尚多
荒蕪存者代去者賸糧生者爲死者頂役破屋
頽牆風雨不蔽單衣濕地苦藁不完兒女啼饑

號寒父母吞聲飲泣

君門萬里誰復垂憐

陛下見此民情當必潛朕淚下令

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

壽宮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費幾百萬朝鮮之費幾百

萬黃河之費幾百萬織造燒造之費幾百萬今

大工之費又幾百萬採木之費又幾百萬以上錢糧

半非歲額年年此並年年此民豈天雨致粟地

湧金銀耶

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涸問閭夫糞內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七

所汲皆井內之泉杯中所酌皆壺中之酒臣恐

非竭則甕涸壺盡則杯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備

大東師也朝朝砲震如雷乃馬半庭羸而人半老弱

九邊之兵以禦寇也處處甲光耀日皆勇於

挾上而怯於臨戎衛所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

也操練虛文騎射故事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

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總之上卒雖稱百萬無

能攻能守之兵武弁豈止數千無三戰三捷之

將其餘郡邑武備全疎庫無干戈門無矢石城

多頽廢誰是修築之人鄉有村落殊無保聚之

法官不足糧草民不曉兵甲設有千騎橫行家

家無活路萬人圍困處處無堅城臣所謂四等

亂民一倡萬應常此之時邊軍固疆圍不敢動

衛所守城池不敢動計無所出必選民丁以怨

民圖怨民誰與同心以赤子攻赤子誰肯效死

祖宗二百年三十年百戰山河何可坐視臣竊爲

陛下憂之故曰人心者

國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

惟望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七

陛下擇其無損於

國家有益於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

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

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

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

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聚萬人提花

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

曉暎不早則白蛀卽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

多積耽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綢蘇杭之紗

羅緞稍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

一縷之絲皆民筋力與其積於無用勞民費民
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假如四季袍服歲用
千疋則見造一年頂造一年是

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
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
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之此無損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至於饒州磁器西
城回占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捶髓之
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九

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

陛下問之乎臣自採木言之丈八之圓非百年之物
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鱗蛇雜居
之處毒霧常濃巖谷寂寞之間人煙絕少寒暑
渴饑瘟疫癘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開千
夫難移隔澗作橋越山引棒每日一祭神明每
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
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
於磻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
經年累月拽倒溪邊待秋水以漂衝多轉折而

底滯依狀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
千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
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所願

宸居安若泰山邦本固如盤石卽茅茨若神堯平
宮如大禹何損

九重五位之尊益昭二帝三王之德且木能生火積
久易焚前年山西賑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
已報完採辦新材止需後用尙少其數日多其
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

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九

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
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

靖年間開河南礦但

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

日之民卽前歲丁食父肉人喫鷹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菜色未變生氣稍回自服股
實尸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
官兵口糧倘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自都御
史李仲春

嚴旨切責而撫按避嫌鄖陽巡撫馬鳴鸞前與臣書

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間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臬知矣今礦砂無利散民間而坐數億銀民不能支拓庫銀而充礦代解

欽差二使亦有從實開報之心而仲春貪殘肆爲攘奪侵欺之計

朝廷得一郡縣費千有司不敢深說撫按不敢上聞此豈

陛下開礦之初意哉伏乞

勅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二十

捏害地方如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勲有四千之說而

皇店開自

朝廷有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賺絲毫以活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享萬方之貢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幾此

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今勢豪之家川僕開店所在居民尙且忍氣吞聲莫敢與較而况

朝廷遣使

賜之勅書以泰山壓卵之威行密網竭魚之法民間之苦無間可知細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吞橫噬獨占群侵內臣何由知冤民何處訴夫楊村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將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取給不獨此也都下近日訛傳有太監營求鎮守之說極知此言無據亦足驚擾人心蓋正德年間曾差鎮守矣致九邊搖動四海蕭騷大盜數十萬人流毒幾省賴我

皇祖登極盡取回京萬頃

皇莊盡還民業而人心大悅天下始安

實錄見在可考也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如有延遲短少罷斥其官是無減額銀有光

聖德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天下

宗室不減數萬皆

九廟子孫

天家骨肉也倘罪作不赦則

祖訓自嚴

楚王毫無惡狀而王守仁王錦襲以微地神姦說

瞞天大謊籍閩數千里而昌謬王弼子孫事隔

二百年而捏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

絲綸假傳

詔旨明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聖主暗陷

親王錦襲肆不恭之狀人人不堪

楚王抱不白之冤日日慟哭所幸防範得法竟保

無虞有如

楚王卿恨自殺

陛下何辭以謝

尚皇帝之靈乎傷大小

宗藩之心切中外臣民之齒此兩賊者罪應殊死

陛下不下法司而止令回籍臣恐姦內操恐嚇之權

善良無自必之命一開告訐萬姓驚疑誰無懼

人難逃怨口所關世道人心良非細故夫爲善

不貳成言改過何妨更令

陛下特下綸音令彼處巡按御史臬司兩人使天下

曉狀知

聖天子之明正三尺而親睦九族也將疑議盡釋而

天下

宗藩之心收崇信伯之貪通國所知也十箱珠寶

之誣亦通國所知也始焉誤以科道之風聞嚴

追誠不爲過今也真知崇信之冤枉久禁實若

無辜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聖人舉動正大光明

陛下何不直示聽言之誤嚴緝揭害之姦還費甲金

革去之祿復五城厥衛降黜之官釋王坤覺大

義之罪所謂過也更也無傷

日月之明爽然慨然益見

乾坤之度此一舉也而勲戚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

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

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

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

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

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

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常

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往年陳忠等以隱

瞞家產坐盜王正等以知情藏匿擬徒甄常照

誣白查搶奪擬遣皆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

陛下猶以爲輕俱加處死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

也而必欲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

銀

天財庫本無竭尾也而少監王進忠等必欲坐盜

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陛下安知其寬臣願

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罔圖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

謫之語朕而下求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

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此年以來新進小生

奸矜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

爲

天開遠竄

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

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

一人孤立萬彙之上四海皆存臣測之心而人君不

得聞不敢言之語此一時之快而他日之憂也

臣望

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

國家不爲言官釋監候之曹學程還一勾之科道

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召用應復除者卽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爲行取以復

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

勅下吏部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

往杜絕於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

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爲計

安

社稷此其關係

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卽爲

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

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

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

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 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

航輻輳禾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

惟是朝鮮附在東隣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綠

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精朝鮮之衆

爲兵就朝鮮之地爲食生聚訓練窺伺

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

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

京師坐困此

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朝鮮是爲兩我兩我尚懷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爲兩倭兩倭益費支持

之力臣以爲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

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

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

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爲屬遠戍或

言兵餉難圖甘心剝膚之災袖手燃眉之急諺

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

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

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若轉運尤難若於實用有

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貨財各履物料能

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

積陳陳可惜萬姓膏血化爲一房塵土倘每年

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曉瞭不堪者嚴濫收之刑

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爲美出陳易新但一

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

匱乏國用亦不暴殄民財

陛下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

京師者

朝廷腹心之地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祖宗時常徙富戶以實

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爲命者也今

京師貧民不減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

無煤米則煙火卽絕如有庚戌之事

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

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

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

自暴民聚衆凌奪姦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半耗

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那

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狼如翼

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丁官
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
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
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
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雞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
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得加以官吏法嚴兵番
拶苦少年婦女皆解衣而捫身大小渾家盡市
行而巷哭萬民觀者短嘆長吁臣曾見之掩目
酸鼻此豈皆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
百口難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陛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憐之矣又有刁惡乘機恐嚇
良懦捏稱汝寄某贓我欲告首嚴衛挾轡網刑
不足不休明騙錢財誰敢喘息半年之內擾徧
京城

陛下知之乎知之當必恨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
禁監收之鋪墊嚴驅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
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
心收

列聖在御之時亦有宦官官妾狀死於華楚者未之
多聞豈此輩當年皆賢而今皆不肖耶豈

官法當年皆疎而今日宜密耶難言之矣蓋
祖宗憂思深遠故體悉人情

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重

殿庭之內血肉淋漓

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冤魂夜泣結爲愁雲怨鬼宵吟

積爲厲氣吉祥之地豈宜如斯且惟

天萬物父母故

上帝惡殺

元后作民父母故舜帝好生民間千思萬愛長女育

男不足以供頃刻之一怒故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殿者愁死不如無生人

官者賣生卽作賣死臣望

陛下發慈悲心動惻隱念視如殷棘之牛湯火之雞

可乎日

宮闈近地難入外人護衛

聖躬惟有此輩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

外表忠誠中藏險毒彼懷朝不保夕之懼何愛

九死一生之身

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臣望法令不嫌於嚴鞭朴不至於死

則左右之人心收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蓋

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

朝門晏閉早開誰敢與邪起矣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

矣守備官軍應故事耳乃

官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

乾清修造逼近

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在自非軍國緊急懶無

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

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

日之人心惟

陛下慎之章奏不批

先朝間有未如今日強半

留中蓋脫之照入也

會極有簿疏之進

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

國家大事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

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

詔旨臣不封還揚言於外曰

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

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倘不逞為姦則何變不起臣望

自今以後

留中章奏每月

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

御札原本乞

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

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

防臣觀

陛下昔日步禱

郊壇發金賑濟非忘民者

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

奏半停民愁悶恤當此

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

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陛下織造燒造日增採取收取益廣歛萬姓之怨於一宮結

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萬里江山千年如故仰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乾清宮一無所有誰忍使

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之聲愁嘆之語甚不堪聞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下咽寢不貼席者矣臣觀今日之勢如坐漏船水未濕身如臥積薪火未及體望

陛下之速登涯而急起臥也不朕積於十日決於一日

陛下雖有萬箱錦繡千箇金珠豈能獨享哉前代覆車後人永鑑蓋人心得則天下吾家人心久則

何處非警臣老矣髮白齒落恐不得以太平終

此身又聞小民暗穿地穴以防兵繙紳預買山莊以避亂臣見此光景仰天痛哭曰臣民如此皇上奈何無人明目張膽敢爲

皇上發一透徹之語又奈何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齊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迫切之衷敬上憂危之疏若一言虛誑駭

上之心則

九廟神靈奪臣之魄

陛下倘信臣耶將臣所已言者慨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三

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

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民將人心權悅

天意轉回常守其富常守其貴端居

大寶之尊無限金珠自在何福如之倘疑臣耶乞

召三輔九卿大小文武百官一一面問果謂民情安

妥臣語張皇臣願解衣而投鴻鑊延頸以就斧鉞爲人臣安誕者之戒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

疏未敢告人望

陛下密行臣言若出

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

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

陛下雖悔將何及耶冒犯

天威分當萬死不任席蓐待罪之至

○跋語

或問家君憂危疏中不及建

儲何也曰癸巳之秋余上計安

皇嗣一疏凡十款

上不悅留中矣是名也大小臣工章數百上

上益緩冊立之年至山陰相公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君臣以不悅去國

上厭聞此語不帝極矣憂危一疏以天下安危

聖躬禍福爲題

上以建儲爲關天下安危乎係

聖躬禍福乎進言者方欲以新語悚

上聽聞而雜以極所厭惡之一事是併千萬言而棄

之也此諫法之所禁也又問子欲

上之密之何也曰倉廩之匱竭兵馬之單弱民生之

愁苦中國之虛實豈可使山中不軌聞之我之

籌倭豈可使倭聞之門戶之急疎左右之情狀

豈可使近習聞之余之密非避朝紳也懼報房
之流布也疏入

上當食而廢諦覽再三至夜分

發司禮監明日食時繳本此何光祿淵泉傳大僕約

齋所聞於尙食者也

聖主光明正太不示人以密矣又疏長而寫者難於

闢防疑衆而購者爭欲蚤得余何能密之使余

而有意於發抄則衙門章奏無分

批留何嘗不發抄也而余多此一語以博罪戾

摘陳邊計民艱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爲摘陳邊計民艱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少裨治道萬一事臣聞振刷者安邊

之要圖節儉者恤民之至計臣素無匡時遠略

經世計謨可爲

聖天子獻惟是臣濫叨督撫職在安撫除可以徑行

者已經便宜施行外所有一得唾餘

請下諸司確議中間有不便於士夫者極便於軍

民有不便於一時者極便於久遠惟願破積習

之錮套祛公共之私情無以明作爲紛更無以

因循爲安靜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日慎優免以息民肩夫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也

國初京官有全戶優免者後以民力不堪

累朝更定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三十丁等差而至

吏員免田糧一石人一丁非謂一丁既免而百

役盡無也設一品之家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

丁則此十石十丁者凡一切糧長里長水馬驛

夫倉斗庫役重差皆屬編派不准蠲除矣而今

也則不厭他無論卽如吏員上納候缺最下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十五兩行頭耳本身雖係萬金之家既不坐以

重差而外免一丁亦無分毫力役如免大戶庫

役斗級一歲所省不減百金彼家有銀十五兩

者奈何不爲吏而大戶庫役斗級之所派皆無

銀十五兩不能上納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

知矣爲姦者之言曰糧出於地吾既納糧差出

於丁吾應免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後湖黃冊

皆載事產糧長大戶驛庫斗級皆照事產將編

者也卽使優免本人不親奔走之役而頂應門

戶豈無同室之親柰之何毫釐重差不坐通加

之小戶貧民哉近日優免人丁雖准下則人戶

而一切重役常於免外不編小民委不堪累合

查田糧一石應派差銀幾錢本身一丁原坐丁

銀多少盡與除淨外其餘免外差徭與百姓一

體編當窮苦之民庶幾其甚命乎不厭貧民既

已累苦又代富貴攤包柰之何不遇且死也至

于城市房號火夫閭閻保甲鄉夫優免原無定

式小民更覺難堪宗室士夫之家閑房雖數十

處開店招商院子雖數百家僦居佃地夜巡晝

役有司不敢派一人救護巡緝地方不敢撥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七

役甚者刷一朱戶掛一牌扁或冒免戶族親戚

或暗索供給財物下至書手陰醫快莊門皂等

役房宅俱無差撥其疾首蹙額而從役者非無

勢力小戶則賣酒飯貧民甚者寡婦傭人亦當

火夫額天呼地赴訴無門而不肖有司漏縫要

結但求上夫權聲那恤貧窮愁苦此宇宙間一

大不平事也且火甲等夫以防盜賊盜賊之志

不在貧窮享富貴之榮而役貧民以護身家又

濫免以圖供億仁乎不仁乎彼貧者固能爲盜

者也而役之以護身家智乎不智乎杭州民變

可爲前車相應下部從公酌處要見官吏人等
除應免丁糧之外其餘丁地應否照依事產編
審力差府第官宅除本身任坐外士夫鄉莊除
大者一處外應否將別店餘莊編入火甲優免
既定其在城者悉照

京城事例查其衝僻編爲號銀雇覓必不爲盜之
人給以由帖自行打討令其巡夜在鄉者悉照
保甲事例優免所在止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
一體修工撥堡庶久累之肩可息而不平之恨
可消矣伏乞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民

聖裁

二曰省興作以養民力臣聞民事少則財餘官
好動則民苦城池倉庫祀典廟祠及官衙吏舍
道路橋梁堡舍墩臺敝壞傾頽自當申呈上司
議處修理雖有勞費事在當行猶且酌緩酌急
量力量財勢有可因不敢輕革往見有司喜游
觀重風水財力有餘或起書院造閒亭或舫文
昌祠鐘鼓樓誠增勝槩壯奇觀矣豈知無益莫
作民膏可惜留此銀以糴穀備賑非救荒活民
之要務乎以後有司營建費銀十兩以上不分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民

有碍無碍該處派處但不經申呈而擅自興作
者紀過戒飭至於萬無一益而勞民傷財爲費
最甚者莫如牌坊一事臣聞君子行修則口碑
載德士人業著則史冊流芳以科第官階自炫
赫童心俗態有違者不然但撫按建鄉宦坊第
相沿以爲舊規既不肯廢鄉官承撫按優崇相
沿以爲厚道又不敢辭及州縣有司遵奉明文
動支庫藏起派人夫妨廢農末搔擾閭閻其父
兄子弟不爲仕者愛聲稱但爲俗人悅服日遠
方求匠隔省遠關鑿玲瓏之石題誇張之額壯
麗者費數百金工巧者修三兩歲欲千家之怨
侈一己之榮日新月盛奢麗相高甚者一官而
建坊五七座一縣而坊牌五七十座正人君子
何嘗以是爲有無習以成風則亦任撫按之用
情否耳今舉人進士初中既有坊銀或立於富
年或建於他日自行蓋造分所宜狀院司表厥
宅里止宜增以門牌至於每科總坊津要特坊
動支錢糧派編夫役及院司道府州縣衙門行
臺公館處所既豎大坊於面前又列兩坊於左
右居官之瞻視笑榮下民之脂膏可惜士君子

切世道之憂有老成之識奈之何於民窮財盡之時作此勞民傷財之事哉是說也言者再矣竟下擬行臣日擊時報再一懇疏伏乞

勅下該部嚴加禁約仕宦之家除自己辨料雇人聽其修建坊牌撫按衙門止許一扁表宅外如有德位兼隆勲猷茂著應賜坊第者另著一例該部照例題請

明旨允俞定以動支官銀若干起派人夫若干如有不經題

准爲人建坊及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後各衙門有擅去偽齊文集卷之一

自建坊及有司奉承而上官不行禁止者俱以

違

制論庶閭閻之愁嘆可息而府庫之支銷不濫矣伏

乞

聖裁

三曰酌陞遷以蘇民困臣惟百姓之差驛遞爲重而驛遞之差驛扛爲重招募貧民一日纔得銀二分耳一身衣食八口供養取給焉驛遞官常例造冊工食循環使費取給焉甚者站銀開領後時差冗典衣賠雇腹饑擔重力盡途長有

疑奎龍之傷項結覆盆之瘼如此民艱仁人憐淚夫棄妻子而之官人情之所不堪也攜妻子而旅困

聖王之所不忍也驛遞雖勞委難停止惟有就近陞遷可以少蘇一二查得司道官員凡二百七十知府百四十有四司道牌票徑行知府借部屬以行所在驛遞衙門夫馬莫不應付此四百餘員者陞遷事故一年在道不止百員南北東西常數千里如郭子直者浙人也既以廣東僉事陞山西參議又以山西參議陞福建副使兩年

去偽齊文集卷之一

王

之間跋涉萬五千里在任不及歲餘冒暑中濕一病幾死卽魚貫俸資不分遠近而奔馳強半業官幾何甚者左右布政品級相同而右使轉左亦計俸資臣竊嘆之今右布政使禹象春不拘俸資就近遷轉始信達人之識不膠故常以類推之當不止此臣以爲除撫按特差邊計論望不分南北外其餘兩司知府當分南北中三單論俸如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福建五省爲南單南直隸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爲中單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爲北單三單各

自論俸不得以北單人陞南缺亦不得以南單人陞北缺惟是中單儘可通融如陝西之於四川湖廣之於廣西四川之於雲貴接壤之區陞遷亦便但此格一破勢必資緣三單既定各以五省之官照俸陞轉大約以年半爲速以三年爲遲遲者原銜管事如僉事任淺則以僉事管參議事待其資俸已及朕後陞補參議而僉事作缺遲者考滿加陞如副使二年考滿加參政職銜算俸仍管副使事待有參政員缺卽與實授而副使作缺至於丁憂考察論劾員缺偶多遲速以是爲差譬之各縣貢額雖計糧石而遲速所值亦自不同單定則人無二心法平則人無二議如是有六便焉省驛通夫馬供支之累一也免本官長道跋涉之苦二也赴任近而歷俸早三也無水土不習之病四也南人習南官語北人習北官語聽訟曉諭不費詞說五也道路不航日時職業不至久曠六也其部屬知府推陞兩司亦照三單分缺是舉也有六便而無一害似亦可行惟是中五省甲科頗多南直隸司道甚少相應於陞近省分稍一調停當無不

便至於驛遞教官許選本省題有

明例矣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携妻帶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餘資尚能雇覓夫馬貧者擔負行李往往田頃長途千里之費至儉亦湏二十金况所選有三二千里者雖有在任俸薪僅足一歲衣食一往一還誰爲資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人伯夷哉臣嘗考之古人魯人爲魯司寇宋人爲宋司城宗族親戚皆其所治未嘗有不行之法漢朱買臣張鎮周皆治其鄉人未嘗有可避之嫌然猶曰前代今指揮千百戶不易衛而管軍法令所加半其親族朕猶曰官卑今總督宣大山西未嘗不用山西人總督劉遵保定未嘗不用真定人彼府衛首領州同州判吏目縣丞主簿典史權親於印官職分於一臂彈丸郡邑有何事權而必須隔省除授於二三千之外哉臣以爲除州縣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先儘本省隔府州縣次儘隣近隔省州縣卽人缺偶不相當亦須量選幾員以示破格之意卽隔省銓除難罷亦須不出千五百里以示體悉之情其守候日久願告

遠方者聽從其便委曲如是而猶放縱貪婪雖
拏問盡法臣亦忍之矣蓋

帝王舉指地載天涵而英雄見識大刀闊斧舊日拘
學之見苦官而病民者稍加變通似不爲過伏
乞

聖裁

四日省修費以惜民財臣聞天生百姓非以養
縉紳

朝廷設官凡以安百姓數年以來天災叠見小民生
計所在蕭條爲士大夫者俸薪供億夫役居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詩

已事事資民矣生息財貨惠養烝黎已萬萬無
處矣獨可措手者僅有節儉一事少陵萬姓脂
膏可道一生惡孽耳乃誇張侈大崇靡工文以
百姓生死之資供一時耳目之玩如酒席下程
極其豐美鋪張供具備諸紛華近日在外諸臣
多以簡質率屬舊風亦稍稍衰矣惟有科場一
事各省爭尚繁彌搭舖費數萬之帑綵帳結數
千之帛一雨淋漓盡成污壤調集數十處樂工
戲子張設千百卓看席花枝一日冬烘總歸棄
擲而百派雜出一省騷然科場之內一切供給

猪羊過百雞豕數千米麴丘山酒肉林池雖費
不可過裁而樽節可省其半至於考試京差委
多一費同考試官取聘太遠亦非舊章假令避
嫌止空降省若稱經缺舊有借房彼主考兩官
豈能不閱五經乎辛卯科場臣在陝西提調見
考試官吏部員外郎麻瀛戶部員外郎于若瀛
簞篋一切金帛不受分毫囊篋止有錄文真同
琴鶴臣與三司甚敬重之不啻一槩稱主考之
費但科場照舊則百事相宜近奉

欽依已經停止外臣欲外省場屋筵席北照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聖

恩榮定一科場事例使天下賓興不侈於
御宴彌文不至於傷財蓋有二善焉諸士登科卽有
民社之寄謂宜示之儉德以爲始進章程不當
汨其素心以開多欲情竇萬姓脂膏用之坊牌
衣服鍾盤有益舉子節其無用繁華靡麗可養
民財成規一定遵守須嚴布政司每遇科場之
年將應用諸費備細條開某項用銀若干取諸
庫藏某項用銀若干派諸郡邑造一文冊呈送
巡按御史斟酌裁定如有濫費不准開銷其看
席如不可少兩司而下量與折銀每卓一二錢

亦不爲薄若無名雜派如卓椅樣薄各色器皿
減價重收如柴薪菜蔬米麵酒漿凡係騷擾民
間一切嚴行禁約其今科置辦官物自當收裁
備用乃科場既罷蕩然一空下次科年又行派
置官雖更代不常事則經久不易如斯慢棄笑
止千金謂宜出賜之日責成原管官員倘細跟
究原數查理明白造冊三本一送巡按衙門一
送布政司一給本府委府佐官一員收掌其事
比照倉庫財物歲歲查盤封鎖下次科場將近
布政司預查某舊當新某缺當置共用銀若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聖

聖裁

五日酌解審以矜原證臣惟審錄之意本爲理
枉申寬而無寬之因難於死中求活臣昔按察
山西檢閱獄案已奉央單者一千餘起姑以成
獄十年者言之未奉央單之前數批問官履行
詳駁既奉央單之後十經按院兩歷恤刑俱批

情真已無虧枉况大型評駁

明旨允命卽有冤情不過百一况二三十年老獄經
審更多冤情更少乎夫恤刑主於求生尙求之
而不得巡按主於求是豈能於求生不得之後
更有求生之法乎巡按御史事繁責重所謂理
輪持斧除暴去貪雷厲風行釐奸剔弊俾一省
之內百僚震懾萬姓輯寧此其本職審錄罪囚
待其一事耳今所至地方開戶下鍵廢寢停食
翻閱舊招推求成案察半言一字于老吏周內
之餘蒐別故深情于多官允駁之後就延時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聖

耗竭精神無乃偏重乎至於解審罪囚更多親
苦山西郡邑大都邁嶺踰溝裂饑徒步御史出
巡雖取適中駐劄遠者常三百里發解之時屍
親于證俱令追隨解夫民兵多加防護兩雪饑
寒老弱疾病殆於道路常數百人每人盤纏動
費幾錢一切往來動經半月累死者莫與矜憐
脫逃者解夫抵罪及至審錄之日十囚九條情
真批與門外推官量責三二十板推官不見獄
情每從寬厚或輕刑或赦免苟且完事而已夫
以絞斬踰秋之人少緩一年之死奔求辯諂情

理宜朕所苦者風親干證耳。歟者幾次蒸刷抱數十年之沉冤。骨朽形銷而恨不得申生者。妨業費財。受數十年之負累。家破力殫而囚不成。決是以孝子慈孫忘不共戴天之讐。半爲罪人解脫。情固有所苦也。臣以爲巡按御史欲審罪囚。先行掌印正官將在監重犯就近拘提原證。逐一細審明白。仍親責本囚服辯服而不辯者。取無寬結狀辯而不服者。具可釋緣由。仍將在獄囚冊俱送巡按衙門聽候取止。除無寬停解外。止將稱冤人卷解候而詳稱冤而審實不寬者。重責以洩原證之憤。無寬而情理難恕者。行掌印官重責以慰歎者之魂。如此則無罪之民悉除累苦。押解之役亦免于連。似於情法無一不可。臣向與御史喬璧星徐元俱言之。二臣皆以爲是。第出御史之口。嫌於便已。出臣之口。實以寧民伏乞

聖裁

六日典武教以養將材臣惟

國家世貴武臣匪直溯先世勲伐亦欲習先世其裘需他日緩急用耳今執袴子弟口不談韬略

身不習戰陣皆庸懶散不足當一健兒乃

國家今日舉武術習故事豈得真材夫將者萬姓之禍福三軍之死生係焉得其人則所向無前非其人則全軍覆沒卽有穿楊貫蠶之弓飛取揮落之劍臣猶曰此一軍之技也不足以稱百夫長千夫長而況今日張高廣之侯發向天之矢不論邊心俱准中式衆摘括段之文論擬必出之句奏洎成章便得會舉曰此將材也至於世職襲替較射併鎗但可握槊挽弓卽與應得世爵當事者豈盍與哉來者皆朕欲不與一無可與矣蓋累世承平武學盡廢高者談文墨自附儒流卑者冒衣冠不及行伍以剝削爲治生之資以鑽刺爲出身之路以下陣捱塲爲制勝之術試問七書如何發明八陣如何聚散士卒如何統率器械如何擊刺則瞠目卷舌者十九豈古多名將而近乃乏材哉則教與不教之故也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知方今無論教民而武職武舉亦曾習兵書學戰法否乎臣偏閱三關求一武職曉暢兵法堪爲中軍把總者未見一人匪其實

鈍而力弱則將略不聞之故也查得會舉及三科武舉雖不知兵狀既舉而廂之矣不令之習兵可乎臣請於各衛所年四十以下武職及應襲及一切武生民生舍餘軍餘之願習武藝者籍於府州縣掌印官造冊送兵備道巡撫衙門爲武弟子臣與按臣考選會舉及三科武舉之有望者爲武師以教習之其住宅官給空閑處所其教習擇於寬大寺觀或教場公館其講讀如司馬法孫吳通讀百將傳通覽尉繚六韜三略李衛公及武經總要等書聽其各占分習

各受業於武師近者三日一講論遠者一月一會考凡在習官生指揮以下班以作務者俱執弟子禮其養贍每歲原給銀叁拾陸兩束修聽其多寡不限以數其教規官不率教者四季申呈該道責治應襲以下徑自責治其考較先將日習本業幾種報知撫按及合于守巡兵備撫按守巡兵備出巡試其弓馬火器戰法於教場又每人揭書背問十條令之講解嚴加賞罰可賞者多可罰者少武師保薦以次陞用賞罰各半武師考平常可罰者多可賞者少武師戒飭

會舉不准陞用武舉不准會試若三年之外怠棄職業教習無功會舉降其二級發回原籍武舉革其衣巾仍爲軍民其武職應襲非爲操一械以當軍實欲習七書以爲將鄉會武舉非欲逞辭章以學文士實欲試方略以選將材武場試卷先報所習兵書二場試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習中以將略戰法背問十條令之口占果能通曉其旨趣可見諸躬行狀後許進三場武職襲替自州而道院先試弓馬次問所習十條如果技藝精略俱有可觀其起送書冊備開州試馬中若干步中若干十問能答幾條送都司送道送撫按衙門皆狀候闕五尺高八尺立於八十步外其四試馬不中三箭步不中二箭十問不能答五條以上者發回肄業半年再試發回六次頑惰如前騎射不精文藝不解者不准起送其不應起送而起送一省五名以上撫按都司該道俱聽兵科參處庶將材之作養既嚴武職之替襲不苟緩急遞將必收得人之效矣至於武學之閒徒啓伴門又費供億用貢士爲師既屬虛文濫民間優占終成游惰

則臣不敢請也伏乞

聖裁

七日精器械以求實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夫工之器以造作耳猶朕求利況兵乃生死之器乎今日三關兵器并不關局料工銀而監督者侵牟打造者苟且應用之器不造而不應用者甚多利用之式不求而不如式者甚衆且收藏不謹損失難稽盤道梁一守備城耳損失兵器至四萬餘件邊防若此其可寒心臣自蒞任以來打造必求如法器械多所增補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惟是無分毫之益靡可惜之財爲軍士之累者則明盔明甲是已臣視師鴈門見官軍射箭皆以便衣臣責之曰汝臨陣而射亦便衣耶令之甲胄須臾更來皆單甲也臣又責之曰汝臨陣之甲亦用此耶曰此正臨陣甲也凡臨陣皆暗甲而以衫罩之一便於旋習二不生成心故臨陣無不暗甲者曰爾之明盔明甲安用哉曰接送上司眩耀觀瞻耳因環跪而泣曰軍士之孽明盔甲居其半閱科撫按巡邊歲不減一二欠各軍無高房廣廈濕氣所侵盔甲生綉把總管隊

責之鏗磨片片拆開口日刮洗數日始新又瓦人穿結倚刷一次可費一月之糧雨霧一經又生滿甲之綉至於盔子盔不但盔頭可扼水饑可溫食從來稱便近乃頂上加槍數寸飾以旗旄豈不壯觀然緩急既不堪用而入愛鐵卽不得殺人往往以弓掣刀撥而下安用此物爲哉臣乃拊膺大息曰虛文之害亦至此哉夫明盔甲一副計工料不減三千三關可費十萬較陣既不適用而收藏又爲軍憂且每軍二甲無乃侈乎輕生死之需工觀視之美無乃浮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臣請

初下該部詢之京營如果明甲無益益盔有用除將官武職聽造明盔甲一副以壯觀瞻外其軍士似宜通行免造而以明甲之費資暗甲之堅費既省而制又精其於兵家所補不少矣伏乞

聖裁

八曰練鄉兵以備緩急

國初設保甲之法每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正凡屬甲內人民各置兵器一件甲長置鐸二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銃一杆此非以作虛

器擾民生也誠慮夫除戎器用戒不虞有武備
可以無患鄉村有盜守望相助者此民大寇流
劫登城守陴結砦入保者此民天下多故勤王
禦侮者此民既欲救其生何暇惜其擾哉古者
役民每稱至冬而講武則於農隙蓋重之矣臣
亦不敢言農隙請於十月一日以前先令保
正將甲中壯丁五十歲以上除衣冠本身及寄
住流民勞瘁久病不編外其餘不分富貴不淮
優占俱用手本開名到官掌印正官携同佐貳
先將在城居民從市首至四關分爲四聚每聚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二月十五以後特四聚之民合爲大聚弓弩與
弓弩棚射刀鎗與刀鎗對敵火器與火器打放
棍棒與棍棒排擊類分等第賞罰教師司中少
而藝生者之工食以克中多而藝練者之賞至
於四鄉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編
成小聚或三聚或五聚各照鎮店相應立爲聚
所其器械僉編分認既定擇第一二等民壯分
派四鄉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實行操演有司試
聚亦如前式實行賞罰至於飲食宴會之間歲
時會集之日即以武藝之勝負爲杯酒之輪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五

各若干人逐一點名強有力者習弓弩體便捷
者習刀鎗有目力者習火器壯而拙者習棍棒
或因人定兵或聽人自認卽以所習武藝註於
本名之下將本州縣下班民壯盡數分於四聚
之中爲教師各以所認分師教習一操一挨早
飯後已初入聚晚飯前申初散聚三月之後正
官携同佐貳以東南西北爲序定日試聚初試
賞次能者寬不能者之罰三月再試賞能者薄
示不能者之罰又三月再試賞上能者重不能
者之罰重賞不過穀五斗重罰不過笞一十至

使民以爲樂而不以爲難二年之後五百人中
拔其尤者立爲隊長千人中拔其尤者立爲千
總各給冠帶免其差徭三年於隣近衛所選取
指揮千百戶知兵者一員教之合陣四年教之
習戰一縣但有二千神氣自當百陪以之居鄉
劫盜不敢入其境以之乘城大寇不敢擾其鋒
以之勤王則天下皆忠義之師以之防變則軍
士銷驕悍之氣鄉兵有一之弗善乎談者動以
勞民傷財二事爲慮夫二帝三王寓兵於農何
嘗一日不講武哉而民不告擾者法制定而奉

行者得人也倘患無財乎各州縣民壯多者三
二百名少亦不減七八十若暫減數十名工食
置器械備稿賞寬朕有餘行之三年仍復其舊
奚而不可大抵今之有司賢者十一而惰不事
事者常九也以造冊虛文爲壅蔽之具以黠查
虛套縱科罰之私昏昏若卧穴之狼泄泄如處
堂之燕不求濟事止是擾民臣言及此切齒腐
心當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萬一狂逞之寇屠
劫鄉村百姓何以爲生攻陷城池守令豈能逃
死哉又安得許多衛所兵馬護守各州縣之城
池也臣以爲武備舉廢爲今日課守令第一要
務撫按各道巡歷郡邑嚴加訪問但有條令已
頒不肯遵行或彌文罔上及多事擾民者卽特
叅降罰甚者罷斥庶四海之英風可振而猖獗
之寇無憂矣至於舍

祖宗保甲成法分外僉報抽丁派銀里甲供貼工食
置造戰衣器械等項是於民壯之外又增民壯
徒知以兵爲兵不知家家皆兵人人知戰之尤
得也伏乞

聖裁

九曰嚴法令以服豪軍臣聞

帝德好生獨軍令果於尙殺故古之名將有後一時
而誅貴臣有因一笑而誅寵姬有取麻一縷而
卽梟以徇有借一笠而必殺無赦者非殘忍以
立威用衆之道當如是耳今督撫總兵
朝廷授以旗牌俾之開府建牙違節制犯軍令者
得以擅殺故旗牌所在卽

天威所在

天子旣命之矣非專輒也今之犯軍令者不可勝數
鄉縛而赴市場待其乞哀而後免者有之乎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聖

一耳者有之乎僅僅者捆一繩打數十棍耳法
不震於武臣恣其剝削令不行於軍士養其兇
頑彼士卒者禮教不聞於耳紀律不接於目威
嚴不警於心加之操持有議者爲彼所唾痛癢
不聞者爲彼所恨我之氣索朕不敢直無復明
目張膽之言彼之心橫朕不可遏遂逞裂背反
唇之怒斧鉞倒授於三軍而主帥不得爲匹夫
則積衰所養非積威所激也夫撫道無投膠挾
續之恩將帥無分甘共苦之惠情意乖離憤恨
鬱結自取探戈歟何足惜所可恨者驕兵橫逞

不可收拾耳日者西夏之變三關軍士無不吐
氣揚眉視撫臣如就刀砧惟彼生殺時臣巡視
三關應行之法毫不敢廢抗不受罰者倍加之
刑望外希恩者比莫之計夫置一身於十萬虎
狼之叢此心何嘗不稟稟顧以爲

朝廷紀法重於臣身即使環向關弓臣端坐以受
撫臣可百殺百易而體統必不可褻法令必不
可廢邇者此輩豪悍成習海內氣焰不約而同
矣夫惠一也施於平日則感我爲恩施於旣變
則笑我爲懼在彼鼓譟則得在我鼓譟則與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庚

賞之使爲亂導之使犯上也哉主帥殺鎮臣害
不及而利得何憚而不爲尚寬恤者之意豈不
曰衆怒難犯未亂易平隱忍遼縮姑緩目前耳
使天下而一軍也使官軍之相臨相使而僅此
一時也即名分倒置綱紀隳頽臣姑忍之顧此
官此軍此紀綱此名分與

國家相爲終始今驕者日驕懼者日懼憐憫朕若
不可以終日有如要素無厭理不可從倉庫無
餘勢不能給何以應之卽勢能給理不論賞之
百萬不過贏得一怕字耳臣以爲養軍之費本

自不豐果有剋削扣減激變軍心如近日吳天
賞者審勘得實必誅無赦與其被殺於軍士以
成叛逆之凶孰若正法於

朝廷以洩軍士之情軍士憤有所洩鼓譟無以爲
名貪官法有所懲剝削自不敢肆臣欲文武官
員除軍法應行外但有剝軍虐士者

陛下取而誅之不待變起旗甲軍士除隱情明訴外
但有訛言倡亂者撫鎮取而誅之不待謀成乃
謀成而猶不知者則主帥之疎也今管伍之法
五十人爲隊隊有管貼二人五百人爲司司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癸

把總一人千人爲哨哨有千總一人三千人爲
營營有中軍一人有五十人爲亂而管貼不知
者乎有五百人爲亂而把總不知者乎有千人
爲亂而千總不知者乎彼罔陰主之而陽逃其
罪或陽倡之而陰藉爲功明謂我知而無奈彼
何者也臣以爲用衆之道擇長爲先擇管貼須
公正老成能服五十人者爲之擇把總須奉法
宣恩能服五百人者爲之千總中軍以上無不
皆朕選擇既定頒布成規孝弟忠信之行卽戎
講武之法日與論說賞慶刑威之條親上死長

之義時與申明恩愛所及於長常厚心腹所寄
於長常其伴長與我志意相孚隊中有欲言之
情管貼明達於把總把總明達於千總以次傳
聞可從者即與處分隊中有欲行之事管貼密
聞於把總把總密聞於千總以次傳聞可息者
即與別如一隊誠諫不問何人主謀先誅管
貼一旅誠諫不問何人首惡兼誅把總一司鼓
諫不問多寡兼誅千總此外止誅首惡一二人
餘赦不問其中軍千總把總管貼隊長把總
者許本隊被害軍士連名陳告撫鎮及所在道
府即與從重發落軍士有惑眾亂群不遵法令
者許本隊把總等官指實具呈道府審明撫鎮
官即發旗牌梟首示衆夫恩信結於平時教令
聞於有素上無不溥之惠下無不達之情倘犯
成規即使就戮誰無良心何敢生亂即口嚴恐
激變寧夏之變何曾尚嚴而府道不免見殺與
其姑息而見殺孰若威嚴而見殺之尤愈乎不
狀積弱之極終釀大釁恐爲

社稷憂伏乞

聖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六十一

十日招土著以壯邊圉臣聞

國初隸天下之兵於尺籍載之武庫貧窮者原籍
幫貼死逃者原籍勾補無非充實行伍警戒不
虞法至良也其在於今有擾於民者三無益於
軍者三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此其時矣喪亂
流離饑饉瘟疫登無戶絕之民而軍士清勾必
欲足數株連同姓蔓累里排女戶佃家一切補
解有擾於民者一有軍無妻族人代娶一軍兩
解族人報僉盤費之津貼道途之艱苦衛所之
需索甚者川貴兩廣往返連年輟鄉阻命及收
管回家費金常百有擾於民者二衛所官員不
利於有軍而利於索賄者何軍缺而月糧不缺
或詭名關支或借名查點朕而必請勾軍者何
建軍着伍懷戀故鄉聲其携囊交結本管本管
借口討取軍裝之名仍復賣放倘日久不來而
歲供不缺仍復清勾是清軍御史清軍兩道府
州縣官止爲衛所管催科賄賂之役耳有擾於
民者三即使真正軍族止有老幼殘疾一人不
成戶絕自當應解解將安用無益於軍者一即
使真正壯丁皆把犁荷鋤之夫游手好閑之輩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空

不能執干戈以從戎無益於軍者二即使真堪戰陣狀數千里外水土不習若止無所孤身見陵於衆養贍不及於身其勢必逃無益於軍者三臣聞貨之所積者賤俗之所向者精九邊之民近虜而向兵士著之軍世產而安業夫軍伍不實豈患無人乎患無食耳食不足舊伍且逃何有於遠人食荷足隨在皆兵安用紛紛狀騷擾於數千里之外哉臣在三關點閱軍士見其個個問之太半招募見其平常或孱弱問之太半祖軍臣故曰清勾違人不如招募十著之爲便也說者曰招募之兵易逃清勾者獨不逃乎說者曰招募之兵無供清勾之軍皆有供乎夫步軍既有月糧馬軍領有料豆招募有保人編伍有互結苟將領不侵牟以自肥也將一缺而二人共之矣彼何肯逃至於祖軍原籍除戶絕挨無及重名調衛者悉與除豁及戶丁願來補伍悉從其便外臣以爲在邊軍士既有月糧原籍軍裝有甚多寡族大田畝者卽歲解軍裝百金一軍豈能當兩軍之役丁盡戶絕者卽歲無軍裝毫髮一軍亦自應一軍之差臣請一破拘

學惟求實濟責成清軍御史及清軍兩道嚴督府州縣掌印及清軍官除丁盡戶絕又無產業及伍次取結三十年以上查無名籍者悉與除豁及軍買民地糧差隨民不許重科外其戶絕而民種軍產不納民糧者一縣共若干家共地若干頃每畝該出軍裝銀若干共若干戶不絕而僅存老弱不堪應軍者若干家每家該出軍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其族大田豐不應民差每族該貼軍裝銀若干共銀若干凡此三等每縣共該銀若干行令掌印官及清軍佐丞免其清勾分數但令催納前銀造冊一本分別送鎮某鎮軍裝若干某人某人將銀解布政司該司造冊一本分某邊鎮該軍若干內某州縣某軍名下納銀若干照前分爲三項無亂軍名差官解納各鎮取獲批收一面造冊報知兵部其完不及分數者比照清軍分數一體查參其銀解邊之後不分有無軍裝戶籍通融計算一半給與邊軍一半招募土著該鎮撫臣仍須報部某布政司解銀若干除半給邊軍外餘銀若干招募土著若干如此在籍之人既無清勾解發之擾

而輸納者甘心土著之人利於官銀雇募之資而應命者必衆夫土著之利有六安於風土不苦邊疆一也習見兵革膽氣不怯二也眷戀妻子不肯逃散三也各爲身家禦侮必力四也今日逃伍明日收募糧在卽爲軍在緩急定不乏人五也精壯惟我簡拔非若清勾之軍孱弱難以更換六也有此六利何憚而不行或曰恐亂尺籍曰否也招募之軍頂尺籍之名不改易也或曰恐逃原籍曰否也年年納銀之家卽年年原軍之籍倘不用銀而用軍則清勾之戶尙在也朕有一防州縣官各私其民里老各私其戶以富爲貧將多報少使軍旣免解而銀又不多以省催納弊誠有之是在巡按清軍等官清查軍產戶丁嚴加覈實大率免其勾解省其當軍又省其津貼裁長補短每軍須定一名應當之費似不爲多惟實心任事者出自有良法耳但徂於舊典勢必不行夫

祖宗之法令變通者豈獨一清勾哉里甲變而爲條鞭養馬變而爲解銀本色變而爲改折苟利國而濟事則通變以宜時乃善於法

聖裁
祖者也伏乞

十一日議禁山以別利害臣聞今之談邊者以修築瑞垣爲第一要務故自款貢二十餘年來無歲不修築矣計工食鹽菜之費不減三百餘萬卽使三關九百三十里爲金城一堞一軍須得三十六萬人爲守卽得人而守亦不能堅何者我無所不守有所必攻以厚集之兵攻單薄之守勝敗之數不問可知臣不敢曰無益平居阻零騎數十人大舉進斫斷五七刻如斯而已矣糜無窮之財竭有盡之力成易壞之邊苟目前之計雖婦人孺子皆笑其徒勞而邊臣不敢廢者震於重大之名狎於沿襲之舊逃我不疎之罪眩彼易見之功故明知其無益而不得不爲也有省萬倍之勞無一錢之費計五七年之功俟三十年之後享千百歲之利者則禁砍伐嚴栽種是已臣聞地無不宜之材木有敏樹之性松栢荆檜榆枰樺楊皆山西所宜者使沿邊一帶除高險剗削騎難入者免裁外其餘衝路平梁寬溝阪嶺責成守備操防督率軍壯

每歲入栽十株犯法罪人免贖計其重輕罰作栽數土居軍民願栽者計其多寡示以優格彌山盈谷二尺一株縱橫錯雜無使成行樹木初成任其橫生戒勿剔削直至拱把之時留容身之高貼樹剔削務令平光以便吾民避。自容身之士斜削橫枝狀如鋒刃以擗戎馬直行三十年後枝密陰繁虜且疑其有伏何敢深入居民男婦牛馬此中皆可潛藏即使發矢斫刀樹身皆可遮蔽又且憲臣官軍出而殺賊入而散林我奈何而無奈我何矣 卽勇悍豈能盡鏹木根乎豈能飛騎木末乎此謂築無土之邊列無人之卒五十年後永不修築矣至於山中荆棘樸樸木堅多刺如馬茹茹者種類不一皆可禦戎亦令沿邊居民徧植山谷麓如雞卵者就地斜削旁生附出者任其茂密期以五年斜削一次斜削者如鎗馬足難踏茂密者如蟬半裘易牽但可二尺餘深 騎自朕畏阻此謂不朽之矢櫛無鐵之鈎屏兩重阻障可恃無恐矣至於山壑水渠不可種植則刻攢鋒疊砲石當其前鋒掘品密掩釘屏殿其歸道伏快槍捕

大石夾於山頭倘誘入羊腸之中必殲諸牛角之內我守者寡則有餘軍彼入者難則有餘懼至於枳棘棠聚其樹更佳凡在邊圉皆可栽種乃臣竊有恨焉山西沿邊一帶樹木最多大者合抱干雲小者密比如櫛自貪功者藉開墾之名喜事者倡修理之說犯法以命避役奸民據深山爲同巢以林木爲世產延燒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數里如掃又大同州縣居民日夜鋸木解板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約且索斧鋸等錢通同賣放彼百家成聚千夫爲隣逐之不可禁之不從伺 騎犯邊數萬可以橫行而問里小民趨避莫知所止撤我藩籬恣彼谿壑他日之害臣不忍言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分守守備備禦并府州縣官員禁約該管官旗軍民人等不許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煙瘴衛所充軍若前項官員有犯文官革職爲民武官革職差操鎮守并副叅等官有犯指實叅奏其經過關隘河道守把官軍容情縱放者究問

治罪又查得嘉靖二十年臣邑人兵部侍郎白
守中總督劉鎮曾伐邊樹作望敵樓爲給事中
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

世廟之法其嚴如此屬代山林西障易保北阻強胡
明例甚嚴胡可弗禁夫以

晉王之幼冲猶能杖斃盜砍禁山校尉之陳卿璧
碑山莊禁約諸校而勢豪罷開鄉官王乾亨與
同居兄弟伐山不下萬株罪惡不止一種臣已
將其諸弟王坤亨等四人問發充軍外其五室
山寺諸僧不下數千伐木奚啻百萬淫占婦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文

窩聚礦徒且自稱寺係古刹不屬州縣保甲難
以僉編盜賊無所畏忌甚爲地方之害臣以爲
地不屬於有司人不入於編戶山中聚結俱係
各處流民大約不止萬家隱禍可憂議處當亟
已經臣題奉

欽依將五臺山僧及寄住流民在繁峙地方者屬繁
峙在五臺地方者屬五臺編爲保甲嚴加盤詰
矣至於砍伐山林最難緝禁臣欲於沿邊一帶
山僻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約其百里之內樹木
大小不下千百萬論法則嚴禁爲得論勢則嚴

禁不能與其縱恣奸盜歲以爲資不若課與
民官收其利況工部每有勒令採木此山且禁
且開法令似難一切合候

命下該部容臣估計樹木若干計其滿抱以上卽於
樹身號以價值課與商民任其留賣有司催徵
價銀解入戶部管糧衙門抵充軍餉滿抱以下
計其數目責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計擅伐盜伐
者責成原課商民拏獲盜砍之人坐贓問罪仍
重捉捕之實至於開墾地土屬民者照畝納租
以供軍馬屬僧者減半起科以資焚修至於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文

留禁山厚百里者堅石爲界嚴責守備等官一
而年年栽種一面嚴禁砍伐但有寸棘尺樹盜
砍伐擅燒灼者俱照例問遣守備操防等官不
行嚴禁從而受賄通同者一體同坐庶商民之
利可通官軍之供有賴臣又有說焉大同應朔
山馬等州縣軍民不屬三關守備其寄住三關
者作奸爲盜人既不入保甲守備不敢鈴束隣
居三關者私擅砍伐禁山但被三關拏獲非聚
衆打奪則不服拘問夫大同山西之大同黃北
守巡山西布按兩司之分道而臣山西巡撫也

兼有提督之責臣非不敢徑行但軍分兩鎮恐易生嫌山西恃三關林木爲藩籬大同恃三關林木爲材用人情事體本自難行伏乞

勅下軍門將應開應禁林木私伐擅伐軍民議爲定法永遠遵行大同之民在三關境內者屬三關守備管束隣二關境土而砍伐禁山者屬三關守備詢問不許大同道府州縣庇護奸民壞祖宗成法撤

畿省藩籬如此庶民利可通而邊防亦固矣伏乞

聖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十二日復月糧以恤貧軍臣聞力役以勞使民者也征戰以死使民者也今各衙門快壯門皂工食至薄者每日銀二分厚者三分四分此內既無雜派之名此外又有需索之利且憂患不關於心偷安常便於體乃軍士則不厭姑自太原營言之每軍月糧八斗每斗折銀五分計一日所得纔一分三釐耳尙不足壯士一餐之費自款貢以來又於六箇月內每月扣銀五分共扣銀三錢爲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三釐

父母妻子之養所資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資者此也器械衣裳所資者此也此外無所從來矣又分領夷馬有攤賠之費關領月糧有造冊之費掌印本管指揮千百戶千把總有科派之費有馬軍人雖關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銀之費守備等營又有雜撥濫差之費有長差幫貼之費有送迎奔走之費較之快壯門皂一無所得諸有所損月糧既少於工食戰征又苦於差役以是身也而責之鼓氣練兵能予以是心也而責之竭力致死得乎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一

生

國家養兵之費可謂侈矣民窮財盡益之誠難至於每軍歲減三錢計三關馬步共減一萬九千餘兩獨不可復乎但款貢見行市本無處復之誠難查得山西民壯一萬六千五百名當此無事之時歲供修築之役無裨邊計徒耗民財若於富庶州縣堪以徵銀者共減三千名每名解工食衣鞋銀六兩五錢共得銀一萬九千五百兩解邊以抵市本則軍士之月糧可復而積欠之困累可蘇矣倘虜不恭順我當閉關一萬九千餘兩之市本免徵三千名民壯之工食同往

因時因勢用人用銀無所不可奈何劍資軍
膏脂以餉無厭之豺狼哉伏乞
聖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二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慎

訂正

姪佐孫前庚

外曾孫魯 慎

較閱

曾孫 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奏疏下

論錢糧疏

爲陳膚見以備修省以答

聖懷事接管卷查萬曆十九年五月內准戶部咨禮

科給事中胡汝寧等題緩帶徵南京工科給事

中陳洪烈雲南道監察御史楊廷諫河南道監

察御史陳遇文戶科署科事左給事中王建中

各題前事節經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備行布政司會同糧屯驛傳道

通查去後今據該司道查議會呈到臣該臣行

得民生

國計利害本自相關而體

國憂民臣子不可偏重山西自萬曆二十一年來

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夏麥半枯秋種未播既經
累歲積荒加以今年未熟民何以堪正欲具

題蠲免間至五月半後雨澤及時諸禾盡登足稱

樂歲臣以爲各州縣通負錢糧幾倍正賦而西

賊正急費用頗多苟徵一分在民自裕一分在

官儻蠲免既題則小民希寬恤之恩懷觀望之

計必將延緩反費催科臣嚴責州縣有司令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二

極力催督據今歲完數視舊頗多而民之精力

亦頗竭矣若不

請蠲宿負寬限帶徵不惟見在之力難繼而後來之

累愈滋是以不避煩

賈條列

上

請伏惟

聖明知臣非爲小民乞哀大開寬恤

明詔俾獲再造

殊恩臣愚幸甚生民幸甚

計開

一蠲宿負夫惟正之供計費已定固非有餘也

況山西夏秋兩稅皆係王邊二糧日用之需毫

不可缺則帶徵非以厲民而蠲免近於長玩顧

其勢有不得不狀者萬曆十四年至十八年夏

秋大旱五穀不登而岢嵐等州寧鄉等縣二十

四處地皆山岡土脉更燥不惟顆粒無收且將

子種拋棄當歲流離滿路至今村落成墟極目

蓬蒿傷心丘隴有司豈不招徠十家九不復業

何者是火催科難以假借逃者一來則舊日差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糧逼令全完逃者不來則所遺差糧責成見在

是去者以責負而不歸在者以包賠而又去逃

民愈眾則荒地愈多荒地愈多則錢糧愈累是

帶徵者無益往年之逋負祇累見在之錢糧彼

固以爲完之不可勝完百欠總成一欠民無餘

力官無巧術是以年年之帶徵貽年年之拖欠

也夫寬舊罪者開自新之門蠲舊逋者養見徵

之力臣以爲岢嵐等二十四州縣王邊民屯本

折站銀十四五六七八年拖欠者在岢嵐州七

千餘兩嵐縣四萬八千餘兩永寧州四萬六千

萬無益於得者而棄之既示

朝廷浩蕩之恩又欲百姓輸納之願招之庶可歸
來而荒田漸墾

國計日克矣伏乞

聖裁

一寬帶徵夫

王府之祿常缺邊餉之需甚急臣非不知帶徵者
之不可以緩也顧百姓之財止有此數當年尚
有拖欠積年貴使併徵欲其全完萬無此力譬
之負重者竭力擔石尚有減斗之時乃倍之又

再倍之有不顧什者乎夫蠲免之惠當施於極
累之民而緩二之仁少寬於積逋之處今查十
四年起十八年止王邊民屯站五項錢糧除稍
裕州縣欠數不多者容臣責其當年完報不取
槩請緩徵外如陽曲二萬四千有餘陽城二萬
二千有餘太原二萬有餘沁水一萬八千有餘
夏縣四萬有餘而不稱疲限二年帶徵通完代
州二萬三千有餘襄垣二萬七千有餘壺關一
萬八千有餘河津三萬四千有餘芮城三萬一
千有餘蒲州三萬六千有餘長子四萬四千有
餘臨汾四萬九千有餘雖不稱疲而數稍多限
三年帶徵通完聞喜五萬一千有餘平遙六萬
有餘安邑八萬有餘雖疲饒不等而數多浮山
靈石各一萬八千有餘解州二萬九千有餘絳
州二萬四千有餘霍州一萬三千有餘欠數稍
多而民貧限四年帶徵通完平陸六萬七千有
餘稷山九萬有餘猗氏九萬六千有餘臨晉九
萬八千有餘雖疲饒不等而數太多限五年帶
徵通完五項錢糧凡一百三萬五千有奇皆齊
叅之數朕欠有多寡大率欠邊糧者十二大干

糧者十七天屯站者十一耳勢有緩急大率邊糧最急次則王糧次則屯糧站銀臣以爲自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代州等州陽曲等縣拖欠之數照臣分就年限責令帶徵如仍前拖欠容臣衙門與巡按御史查叅罷斥則有司可塞推託之口而百姓亦難冀無已之恩矣夫司計者出納常賈必以寬限爲遲臣以爲遲而終有不愈於速而全無者乎伏乞

聖裁

一別分數夫山西州縣地土有厚薄民力有貧富其不可以一律齊也譬之牛羊賦任載之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六

牛羊同駕驅之使前牛固無忘也而羊不後則顛矣以極貧敝之郡邑與極富庶者較分數其相去懸絕豈止二分哉今災疲州縣查叅率減二分不爲不寬矣如沁吉隰三州武鄉石樓永和三縣王邊屯站總計從來不及五分今有完六分者不免降俸住俸不准陞遷給山卹襲黃卓魯能必已之循良不能強民之富庶武鄉一縣從來無不降調之官而一選此邑如投荒徼何者封贈難需於父母俸薪不祔於妻孥未刊

任也而先已降官益緣舊通理儘極力也而經年住俸益以分數難盈若不分別新舊完欠之數卽多完一分二分總之無救於官又何苦結怨於民哉臣見石樓知縣張獲吉清謹自持愛民節用武鄉知縣黃元會振刷自奮約已裕民肯賢令也而死死窮年不獲考績豈直本官垂首喪氣策勵難前卽臣亦竊憐之矣如二十四州縣者已准災疲事例減二分叅罰如六州縣者但查從來完數假如從來完止五分而本官完至六分以上者准其考滿陞遷惟復查照災疲事例再減二分叅罰庶賢者不至灰心而疲民漸有生氣矣伏乞

聖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七

一裁冗員臣聞古之設官也不患其多官多則事集今之設官也不患其少官少則民安富饒州縣不惟俸薪之資民不難辦卽有貪漁之吏力亦易支貧疲郡邑民不聊生除却催科喫緊正官尚不能完更有何項繁難猶待佐領分理且佐領官員閒選此等地方有到任稱病者有踰歲乞休者甚者逃去而教官到任衣食缺供

勉支旦夕以待遷轉是於地方無益於選人更苦矣據各州縣申及臣右布政司查議得太原府所屬如寧鄉縣應裁訓導一員平陽府所屬如萬泉縣應裁縣丞一員霍州應裁州同一員訓導一員隰州應裁州同一員潞安府所屬如黎城縣應裁訓導一員潞城縣應裁訓導一員遼州應裁訓導一員榆社縣應裁縣丞一員和順縣應裁主簿一員沁州應裁判官一員訓導二員武鄉縣應裁縣丞一員主簿一員以上數員因民貧事簡而當裁者平定州之故關巡檢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八

七里之內已設新故關置官軍矣舊故關一無所用襄垣縣五嶺山巡檢夾於余吾魏寧兩驛之間又無山谿險隘之處巡檢虛設止是別去以上二員以冗無所用而當裁者夫榆次長治富於諸邑止有論訓二員保德一州饒於遼沁止有學正一員各官之當裁也較朕矣倘念地方艱難及選人愁苦將以上職官量行裁革庶幾寬一分之意乎伏乞

聖裁

一嚴催科臣聞蠲緩之令所以矜貧困非以縱

姦豪也守令之昏庸者既不能分別以察姦又不能威嚴以戢橫嚴則聚及於困窮致逼逃竄寬則濫及於富勢穩遂奸欺一嵐縣也數年以來民俗刁悍有持刀刺縣官之生員如郭可久有聚衆射典史之百姓如索應科兄弟告官討吏者種種施擾欠差者家家前令楚糧僅完二分王站全不開倉自同知管嵐縣事卻蒞到任以來臣令擇其首惡者重治半年之間催完八千餘兩一解州也自罷閑運同介一清生米不納錢糧動輒毆辱官吏其子舉人介夢龍承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九

父業更甚前愆包娼生事莫敢誰何被訪在逃潛歸檢惡拖欠錢糧二百七十餘石全不封納升令又且毆傷公差解州知州魏養蒙申叅到臣一面行布政司先以行止革去衣巾一面發分巡道拏問而解州之錢糧視往歲多完元七千二百餘兩夫山西士夫未聞抗遺錢糧者即有介氏一家縉紳皆不付齒惟姦民爲計不可究詰豪民逞兇敢於抗拒益全完州縣即有姦豪不過延緩而已詭寄而已推委何辭拖欠州縣姦豪日查赤曆買囑里書果榮縣分數完及往

年則本身錢糧分毫不納彼先納者非良民則
貧無力者也彼有司鞭笞之所加者非良民則
貧無力者也臣請以後責令有司催科分別貧
困姦豪錢糧開倉之後富強者務全先完儻既
不能清查影射又不敢催逼富強即以罷軟叅
罷廢小民無濫及之苦大猾鮮倖得之恩伏乞
聖裁

宗藩二要疏

爲摘舉

宗藩二要以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

天潢事臣聞

帝王同民心而出治道凡四海九州之情無所不體

而尤當體宗室之情

帝王興教化以善風俗凡四海九州之教無所不及

而尤當重宗室之教乃今積習流弊勢極則窮

有不得不變者一事焉臣請分款詳陳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施行宗室幸甚世道幸甚

計開

一曰嚴驅嚇之禁夫宗室僞濫全在報生之時
或以妾爲嫡生或以女而易子或以姦而昌存

買囑收養要結隣伴往實有之曰五宗嚴同保
之結而朦朧有連坐之法報生來歷大都已真
生既真矣豈有見真而請名僞者乎豈有名真
而請封僞者乎自奉

宗藩要例之後名封查駁久已從寬而臣又立限
單填格之法凡經查駁衙門過三日者提吏卽
臣衙門亦有需索常例臣嚴行禁約犯者重懲
在外刁難諸弊亦稍稍革矣惟是走京遊棍指
稱打點名色要索宗室錢財甚者定爲銀數沿
爲舊規如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一

郡王請名請封動以千計二將軍以五百計三中

尉以三百計夫宗室本不出戶庭之人而遊棍

者積年鬼蜮之雄也財貨詭收未必爲人出力

騙嚇不遂却能倚法爲奸幾曾見

京師某衙門聽囑某吏胥受財耶憑誰說耳

寧化王新薨臣往吊奠王六子長者二十歲矣尚

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曰請名十五年費銀十

餘兩部文未到猶朕乳名時在次各府宗室百

十餘人皆稱本王有子六人五爲李妃所出閭

鎮軍民無不共知止以寫辦之人差錯入府月

日又遊悞恐嚇稱說立案不行以此耽延歲月
六子俱未得名嗟夫父爲王母爲妃其子請名
十五年不得臣竊謂痛之此等奸徒外指王府科
以騙宗人內空應吏胥以撞太歲有題

准止一人而勘合私添三兩人者宗室謂得名矣
及至請封則曰堂稿無名有同胞之兄已給

誥命矣其弟請封則曰母封不對經管教授既非明

白之官造冊書供率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

皆難辯之文愚宗不識事體貧宗又無錢財衙

門猾胥往往舞文詐錯致使查駁弊孔多端本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一

難悉舉行查之例豈可不嚴臣以爲一切各封

既經

親王與臣衙門會

題矣如有假濫罪坐

親王與臣春季行查夏季尚不容覆罪亦坐臣若

春季無礙宗室若干位應得名封而夏季勘合

不到夏季行查各部若干位應得題覆而秋季

勘合不到者許臣每季咨催應請名封宗室但

有仍憑遊棍指稱打點誣錢到京自行花費誣

騙吏書者許五城嚴拏除本犯依律究遣外本

宗既已託人行賄必有遺礙情由不准名封題
請立案仍乞

勅下禮部定一格服照單發臣衙門分發各府凡宗
室初生卽於第一格填云某

郡王某妃某妾於某年某月某日生第一子收養

某人隣佑某人五宗某人某人名押長史印押

第二格本府查無遺礙知府印押第三格布政

司查無遺礙左布政使印押第四格都察院查

無遺礙臣印押仍出各保結狀後具

題至於請名請封選婚不須保結但將照單以次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三

寫印押如前釘爲一冊卽隨本摺咨送禮部查

明題覆之後所有照單卽同勘合發臣衙門除

勘合發布政司外其照單付

郡王或管理府事收掌但有損失改洗者叅

奏處分如此則稽查既嚴可革假濫之弊題覆既早

難容騙索之奸矣伏乞

聖裁

二曰重輔導之臣臣聞漸摩之久習與性成世

祿之家鮮克由禮今民間子弟靡亂童蒙未嘗

不擇良師而況

帝王之爲治貴於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心又難束縛以麗於法律無所忌民何以堪夫董賈漢世名儒皆爲王相我

朝家法遠過漢時而輔導之選甚爲疎濶何者

親王長史主一藩之外政者也王之善惡付託此

官諸

郡王三將軍三中尉二主三君之名封婚祿憑結

此官審理掌一藩之刑名者也六所軍民詞訟

聽決於此官教授以訓迪王與一府之名封取

定於此官其責任不爲輕矣乃以有司之不肖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四

者克之夫表敬則影斜鑄差則字譌豈有不肖

者爲王官而能以善道教王者乎臣昨考察王

官僅有長史李賦直年力正強慷慨曉大義其

餘苟且恣睢甘心自棄之念甚於爲有司時而

偃蹇龍鍾率居其半相洽雅陞王官歸爲劣處

每用操持有玷才幹無爲之人以克是在不知

起自何年至今遠爲定例臣從來竊所不平而

目覩尤爲慨歎或曰選司不主降黜不肖者何

以處之臣竊謂即使若曹萬無所付亦不以王

府爲溝壑况撫按論劾方面有司疏下考功未

嘗不隨時降黜卽文選不降黜而考功不能降

黜乎撫按於州縣佐領教官未嘗不隨時拿問

罷斥不待參劾豈以吏部之權而不能處若曹

乎劣考到部文選抄付考功案呈具

題才幹無爲者量行降調操持有玷者卽與除名

至於襍職卑官無可降調留之無所用去之不

足恤者量與致仕庶懲剝嚴而居官知慎不肖

去而仕路亦清吏部可省大察疏摺之多而本

官亦免到任卽黜之苦矣或曰王可無官乎王

官可以賢者處乎臣竊謂不肖處以王官王官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五

不陞有司此二者曾有題

請事例乎夫王官比王親親親親親長史審理教授

比布政使執大號小今王親夫人郡君以下不

禁京官郡君夫人以上仕終布政近者董樾徐

聯芳供職

路府亦陞兩司何獨長史等官禁錮終身不陞有

司乎且教官缺少人多每憂壅滯若將天下王

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以年力精壯學行俱優

而才不堪繁劇者陞之果於藩封大有建白仍

從撫按保舉不妨推陞府州縣正官如果漸著

賢能一體推陞方面教授品官難以新除亦選
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者陞之果於宗室輔導約
束顯有成效亦從撫按保舉推陞有司正官以
上各官俱與有司一例考察薦獎戒勅至於
郡府宗室各有多寡如

河中王府世世一人並無宗室教授雖設無所事
事

慶成王府宗室二千餘位教授常例歲得十金繁
簡不同似難聚選今後除授王官先將各府宗
室多寡管理易難行布政司造冊報部斟酌年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六

力才幹分別選陞如此則王官既重而宗教自
嚴仕禁既開而人心日奮矣伏乞

聖裁

爲貧宗請給衣糧疏

爲貧宗失所部祿有餘懇乞

天恩量給米食以廣親睦事臣聞

帝王之推恩海內也必以親親矣近年以來

天家子孫真是千億有限錢糧不足以供

皇上雖有親親之心又憫元元之命加賦不能竟成

無策臣愚亦不能爲

陛下策也臣自到任以來每見

晉藩十三郡府無祿貧宗弱者公行攘奪姦者暗
爲局騙有恥者空乏其身無賴者流落於市臣
竊憐之又每聚三五百人向臣求餽口之粟臣
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太原府收糧同知武揚查
得

晉十三王府每年額派祿銀一十三萬五百餘兩
徵解不完大約每歲大盈倉所收實在不下九
萬餘兩十三

王府宗儀庶宗及內助並故宗所遺夫淑恭宜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七

人等共支八萬二千五百餘兩每歲實剩銀七
千餘兩數年所積見在支剩王提銀六萬五千
一百餘兩夫絳霍各州

靈丘等王有欠四十餘季不得關支者蓋原分州
縣本自貧疲有祿宗儀尚且枵腹臣每將管糧
官住俸至今催促不多雖欲推恩貧宗勢自無
處蓋分封異郡不得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
若宗枝同城又何忍庫餘無用之祿糧府有無
食之

宗室哉及查朱欽哥等或以擅婚濫妾之于不放

請名者或以幼而無父不能

請名者或已

請名而家貧不能

請封者情節不同均無過犯又查犯宗朱老三朱社

兒等或以毆死平人或以竊劫被獲發之開宅

月有口糧歲有花布每月每口計支銀一兩四

錢有餘是以無祿貧宗甘心犯法嘗自言曰犯

法者有食有衣安分者恐凍忍饑情願打死人

命送入開宅食糧使不一爲區處何以藉其自

愛之資息其苟得之念哉至於無祿宗婦有幼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八

年喪夫而守節者有老年無子身無所付者有

應

請口糧而力不能者顛連之狀尤不忍言民間鰥寡

孤獨尚收之養濟院豈有爲婦宗門而求食民

舍者乎臣

請將有名無封者新澤等無名者朱軟哥等共五百

四十二位無祿寡婦於氏等三十三口將十三

府所餘祿銀每月每名口各給糧一石比照庶

宗口糧事例每石折銀七錢按月支給號曰米

食有妻者以夫婦身終而止無夫者以本婦身

終而止後有貧宗子孫不妨再爲題

請不得踰於今數以滋難繼之憂其無祿而身家稍

能自存者不得濫爲陳乞以奪貧宗之藉儻有

不自顧惜犯於有司者革其米食以示創懲如

此庶使有米貧宗雖欲爲惡自知顧惜以保終

身之計無祿府分雖有貧宗自難借口以希望

外之恩似於情法兩無違碍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九

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疏

爲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事臣聞名器者維世

之權

朝廷者紀法之主

皇上以黃紙墨書下四方

親王以下莫不朝服迎拜儼若

天顏豈重片紙哉尊

君命也今以某人爲某官奉有

明旨獨非

君命乎大同府同知管嵐縣事卽蒞初知清源本爲

太原府屬官今管嵐縣又爲太原府屬邑

命下之日太原府知府何出光與通判推官俱待以

同僚之禮曰

朝廷命爲同知卽是同知豈有知府而不與同知

稱僚友乎獨西路同知張嘉績謂嵐縣屬府欲

以爲禮相責過於裁抑卽同知每不能堪卽求

休致夫

國家之制衙門與官原是兩項假如府官考滿給

由公文云某府爲給由事准知府某人關是府

爲府官爲官也朕則嵐縣之屬太原府是矣謂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同知而屬同知可乎嵐縣又屬岢嵐州去年岢

嵐知州張鑑將到任時見臣臣與定爲儀註大

約謂嵐爲岢嵐屬縣而府同知非知州屬官今

約兩官平處文移往來則州仰嵐縣而不言官

吏嵐縣申州而不具銜名彼此相見迭爲賓主

如有爭禮成嫌一體參究今張同知之待卽同

知如此則不知同知爲

朝廷所命之官而但知嵐縣爲太原所屬之邑矣

往年臣任山東霑化縣濟南府屬邑也趙蛟以

濟南府通判管霑化事各州縣官考察到省趙

蛟獨立各州縣之下又隨各州縣官跪本府堂

彼吏員也安朕自卑各官亦以吏員卑之臣獨

不平謂府官曰通判跪於府堂立於知縣之下

此出何典是卑

君命而妄自尊也設朝

賀於

殿廷論爵乎論衙門乎臣令趙蛟除文移外見府

官待以同僚之禮趙蛟與各州縣相見亦自處

於同僚之禮今以府官管縣事責行屬禮若以

府官署縣事亦行屬禮乎宋韓琦以使相判四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州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寧不知亦以判禮待之

否也由此各官遂定夫官與地宜加銜久任

祖宗之良法也人以倣爭互成嫌隙庸衆之常態也

張同知才守俱優軍民胥戴偏關賴爲長牧卽

同知廉正無私剛方有執臣嘗比爲鐵漢此兩

賢也不宜以小節罪之但臣疎謫顧蒙不識大

體而海內加銜管事不止一人若不取裁於

聖明終是齟齬於郡邑相讐互詆以私壞公甚非地

方之福伏乞

勅下禮部定爲成規通行天下有不遵行者撫按官

指實論幼庶事體定而彼此相安嫌疑釋而罪
擠無患矣

救張應望疏

爲賊犯未明

天威過重懇乞

嚴究罪狀明正法律以服公論事臣於二月十三日
題爲儒臣極冤未雪邪官毒酷愈熾萬死投天
懇乞早

賜仰理以洩幽憤以伸明法事審得張應望受賊
不服乞提過賊之人當面封質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聖旨張應望致死儒臣一家二命又相認多賊如何
輒容他展辭推委支吾奸生徇私賣法姑且不
究張應望嚴追賊完口始發烟瘴地面永遠克
軍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優厚儒臣重懲貪吏至意竊以爲律例者

祖宗之法而刑曹者本法之吏也查得大明例一款
凡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
及成殘廢篤疾者雖有自盡實迹發邊衛充軍
此威逼之狀也又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
家二命者發邊衛充軍又大明律一款凡因事

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非因公務而威

逼平民致死者罪同此威逼之法也范祭酒奉

旨聽勘官張應望奉批承問官也本因公務當時應

望拘攝牌票並無范祭酒之名監禁刑責不及

范汝訥之身父子相繼自盡屢審不係官逼臣

等不徑坐應望致死二命法也非徇情也又查

得條例一款文職官吏受賄枉法至滿貫絞罪

者發附近衛所充軍又一款凡法司一應奏送

人犯如有冤枉者卽與辯理具奏發落若明知

冤枉不與辯理者以故入人罪論先是錦衣衛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打番應望恭送法司也抄中有云奏內職私情
尚展轉益因過付人等未經面質合行撫按衙
門詳審具奏是該衛不敢執其受賊也應望自
奏云鄉官警深自盡縣吏解紛受誣願與過賊
之吏沈敬溪施守仁面質奉

聖旨法司知道是

皇上罔已允其辯理也臣等在部凡十三司鞫問招

詞每日送堂親審卽答代等罪恐其有冤也須

憑證佐當面指實犯人甘心輸服而後加罪又

不敢自信其無冤也仍將一千原被證佐解送

大理寺評允而後發落輕小事情尚極詳慎豈敢以

詔獄之重無證之賊犯官顧天叩地若不招承問官逼令誣服而不准其對質乎臣等不徑坐應望受賊發遣者法也非徇情也蓋犯人聽鞠雖係真情有指則便輸服無證則多展轉臣等不敢謂應望未嘗受賊但不質證明白致伊借口稱寃是

廟堂受誣枉之名而應望逃貪污之實不惟無以服應望之心亦無以塞天下之口矣據律受賊官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吏審已得情止發附近衛所克軍終身臣等素性疾貪嘗謂法不盡罪伏望

皇上仍將應望發回浙江就近對質或提解沈敬溪等到京與應望對質如果受賊有指衆證無寃臣以爲奉

旨聽訟受賊與常犯不同因賊逼死儒臣與常人不問即杖斃於

廷行刑於市以懲天下貪暴之官以快天下精神之憤法雖已甚事極光明若以未白之情加過重之罪久禁嚴追遠發永戾萬一有寃無乃傷

皇上明慎矜恤之意乎臣等職掌所關理難緘默干冒

宸嚴無任踴越待罪之至

辯洪主事參疏公本

爲部臣持法司官畏罪直陳情事始末以光

聖德以雪民寃事臣等於本月十三日接得本部江西司主事洪其道揭帖爲勲戚賊罪應議堂司議見各殊難以招擬相應題請謹詳事之始末論之同異以候

聖明裁定事臣等見之不勝歎息以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皇上下法司以從公刑曹在真情而亂法此公論所不容

明主所不赦者也臣等奉

祖宗三尺法以事

皇上豈敢欺天罔人以傷

聖天子平明之治乎查萬曆十二年三月內

潞王請換張家灣土橋溪官店房八所並解斗註解二行經紀牙稅商販食鹽糧米於店房堆放徵收租銀以資養贍奉

聖旨准王奏着換給與戶部知道萬曆十二年四月

內

潞府暫借成國公今優給朱鼎臣錦衣衛帶俸拍
揮錢世曉原開鹽店一所每年各與買銀六十
兩萬曆十七年

潞王之國奏還八店於

朝廷租銀納官還二店於兩家聽其管業兩家仍
開鹽店至今八年矣御馬監左監丞張 伯知
二店爲

潞府所借而不知爲兩家之民店故以侵利叅劾

皇上亦不知爲兩家之民店故以阻撓擊問錦衣衛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奉

有打問亦不開借債緣由但坐兩家八年所得租銀

七千一百兩等因奉

聖旨各犯着送刑部擬罪欽此該主事洪其道承行

審出前情亦知虧枉但見李吉等爲被逮之人

懼從輕有不測之罪既欲將七千一百兩盡數

追官又欲問李吉劉愛民把持遣戍臣等極言

其不可面語之口錢朱兩家鹽店乃民店非官

店也

潞府當年價賃乃私借非

奏借也

潞府後來歸還乃明給非賄留也且

潞府奏討八店招商開鹽未嘗

奏禁民間不許開鹽也今天下鹽商不止數萬家

天下鹽店不止數萬處若兩家招住鹽商爲有

罪則天下鹽店皆可罪乎天下鹽商必露宿野

處而後可乎且兩家鹽店租在

潞府既還之後

皇店未立之前未見把持何人阻撓何事益張

之叅原不察其來由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皇上之怒亦未知其始末刑部執法衙門伸冤理枉

大臣事

君以道據實明言若以民間之店銀入官是污

聖德也以無辜之百姓冤軍是亂

王法也此事當從實具招從公擬罪明白具奏取自

上裁豈宜畏罪誣民欺罔

天聽且天下蒼生富有千無二三貧者十常八九饑

腸瘦面破帽爛衣或給帖克斗秤牙行或納稅

作羅羅經紀皆投身市井間日求升合之利以

養妻孥此等貧民天下不知幾百萬矣賴此

生得不爲亂乃有把持行市之段希堯張朴專利肥家害民病

國借納千金之聲勢獨斷萬戶之咽喉設使奸民效尤都作此事則貧民無賴皆起亂心此榮祿聖主之奸動搖邦本之賊臣等以爲當重而洪其道乃欲從輕所謂堂司意見各殊者大略如此臣等忝列大臣之後報

主心殷憂

因念切

宗社隱憂可爲痛哭流涕者不知有幾尚未敢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皇上——直陳敢徇司官以開天下之癰乎謹因其

道所奏事情詳具始末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復寧武道疏

爲分馬政一兵權以重邊圉事行據山西布政司署印糧屯道右叅政楊歸儒按察使郝維喬會呈寧武一路居三關之中北隣胡最將要地嘉靖三十八年添設兵備一員專理邊務其行太僕寺原駐代州至隆慶六年將兵備道裁革至今關防一顆尚存却將太僕寺移駐寧武兼攝該道事務向來事體窒碍難行委屬不妥

矧今邊方多事整飭爲急與其裁兵備使行太

僕寺兼之不若裁行太僕寺使各兵備分之馬

政既飭兵務又嚴極爲省便等因案照臣惟封

疆之吏武備爲先經武之術馬政爲要

國家設險三關陳師萬旅又設行太僕寺

命卿一員使兼憲職專督馬政誠重之矣乃今官餘

於事少法廢於權輕有不得不更張者臣據

該司所呈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蕭大亨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喬璧星議照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元

國初邊操馬匹有關換有調免有備用有銀價有

率牧有寄養類多起依於北省解驗於

京師發行太僕寺印給邊軍當是時三關領馬如

此之多也發銀發馬於

京師如此之重也印給查驗如此之煩也行太僕

寺卿不謂冗員自本折之給廢而椿棚之例行

非多置買不敢陳已而大率馬出於軍矣例死

者稽其年限買補者驗其齒材與養者查其肥

瘠皆由本管營司解驗所在兵巡印給舊職掌

所不廢者止有山西通省率牧騾馬九十二匹

每歲課駒四十六匹行太僕寺幾無事矣後用
廢數入邊馬健爲承用言者議乃通

勅行太僕御門點驗馬匹務使臚壯以故軍士之馬
既就近驗烙於兵巡矣又赴該寺驗烙來往關
山遠者千餘里而軍士多奔走之勤既就近點
臚於兵巡矣該寺又差主簿嚴再巡行不肖者
多問罪贖而軍士增科罰之苦行太僕寺似多
事矣夫停減舊日之科條僅餘葦養之一事以
存三品之寺卿又有主簿吏員之俸給無乃侈
乎若謂點查印烙不可無人臣以爲多一衙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則增一馬病彼豈能以兩次之點歲今常肥千
里之遙稽核無弊乎且宜大之馬數倍山西舊
有屯牧道查驗又有行太僕寺丞印烙此兩官
者久已裁革而兩鎮馬政責之兵巡至今軍士
騎操不開廢缺奚獨山西一鎮獨多行太僕寺
爲也至於兼攝兵備何官也是一路之監軍也
驕橫不馴兵備得以彈壓虐制軍士兵備得以
禁約戎政廢弛兵備得以振刷調度防守兵備
得以商籌錢糧侵冒兵備得以稽核是握操縱
之權而刑常變之勢者也乃行太僕以不京不

外之衙行若難若畏之法郡縣待之以似屬不
屬之禮故令常不行禁常不止是本寺之權若
以兼兵備而重而兵備之體則以繫本寺而輕
寧武一關不爲不要矣兵備以兼名已非專設
衙列於行僕近於無官況戶婚土田諸訟於是
乎質成強盜人命重情於是乎定獄權輕責重
法廢政弛如之何其可也先都御史楊紱以三
關綿亘九百八十餘里寧武所分總一百三十
里耳事約而官冗故裁兵備而以行太僕兼之
誠爲節省臣等以爲三關兵馬數本相當而策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應兩關中路爲要先御史楊美益議添兵備尤
見遠圖臣等查照宣大兩鎮事例欲將行太僕
寺衙門一體裁革專設兵備一員所遣馬政原
自不多在三關者以三兵備道兼之在腹裏者
以三兵巡道兼之所在學生買補馬匹各於所
在兵巡印給驗其臚息查其倒死是以一太僕
之事而六兵備分之馬少而易核一也道近而
軍便二也事在咫尺諸弊難滋三也一有緩急
六路各買箭而易集四也兵備權重而馬政益
嚴五也臣故曰行太僕不可以不裁而兵備不

可以不復也夫三關重寄

陛下既以付臣成敗安危臣實肩之沿革損益臣實

慎之儻可因襲故常何敢紛更多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亟選才望

素優兵備一負俾理積弛政務所有原設太僕

寺卿免其陞補主簿聽其改選吏典停其再擬

將人情之趨向改觀而吏治之得失迥別矣

停止砂鍋路緬疏

題爲民困已極加派爲難懇乞

聖明調停織造以固邦本事臣聞慎乃儉德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英君諒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

聖子神孫之大幸自

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

官關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

方歲解歲停各有正件載在

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真瓜

洲河南真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瓷甕

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查嘉靖三十九

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

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

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幾

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則僅撥運用夫一百餘

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

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紅費銀二百餘兩用

夫一千二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

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一千三百六十七

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潞安

不出綿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

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三十三

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

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

器否

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破損者耳何

取於紅箱銅鎖淨綿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

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使於

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違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

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絨而

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問月共加八十

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緬者查萬曆二年

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兩十年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

祖宗時未嘗坐派

陛下卽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二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爲衣而

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

物且山西錢糧非王祿則軍餉王祿如

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貽貽典枵腹

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

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搜括則

七郡錙銖無遺加派則萬姓膏脂盡竭臣於去

年納價已經殫力奏處僅覓此番織造矣伏乞

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

千里隔山踰嶺之外卽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

美又何必銅釘紅箱淨綿寒絮困擾生民黃紬

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臣再惟

人君之喜好無窮天下之財力有限

九重以內者

陛下之身家九門以外者

陛下之赤子未有赤子困窮而

陛下能享安富者連歲以來饑饉未蘇于戈四起同

聞小民春有兩食冬有完袴者幾人山谷之中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惡少成羣不爲乞丐則爲盜賊

陛下謂今日之天下治乎亂乎民富乎貧乎世亂民

貧社稷安乎危乎社稷不安

陛下樂乎憂乎海內光景凄慘蕭條民無樂生之心

皆懷喜亂之心誰敢爲

陛下告者夫竭百姓之脂膏克

一人之府庫辟之腹心痞滿四肢乾枯而謁見之未

有不驚者惟

陛下而神祉慶幸甚地方幸甚

救內犯陳忠等疏

爲擬刑大當致誤

聖明懇

恩改正以一法守事臣惟探生殺者

天子之權定生殺者

祖宗之法當生不敢議殺當殺不敢議生者法司之

職伏觀

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酌累代舊章集羣臣公議稿更數次法垂萬

年不惟刑曹憲吏所宜欽遵亦

天子神孫所當恪守者也邇者臣衙門持法不堅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旨遷就改傷

皇上君主之心有愧人臣官守之責臣不明自寧說

皇上必以爲情與罪當而不知其妄引深求皆臣等

失職之罪也臣請據實檢舉惟

聖明垂聽焉萬曆十年十二月內馮保被論抄沒家

產入官

皇上未嘗以盜

內府財物坐馮保斬罪者非寬之也想馮保財物

盜自

內府必未有指實故耳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內誠

意伯劉世延計奏客用被逮到京取出金鑲珠

寶纈環一柄查其重一錢一分者珍珠一顆緣

客用會管東御庫而珠寶係乘輿服御之物故

臣等坐以盜

內府財物真犯斬罪客用亦不敢稱免者情罪相

當故耳惟是陳忠何忠劉忠李忠楊舟劉定周

海王銘或借貸馮保財物隱匿不還或轉遞馮

保箱籠不行舉首情誠可恨法自難容加斬重

懲誠不爲過及查得

大明律內凡抄沒入官家產若隱瞞財物者坐贓論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罪止杖一百本部果能依律上請

皇上卽惡其人不加加入於死乃因奉有從重擬罪

之

旨遂用盜

內府財物雜犯引例之條夫馮保家產既不謂之

內府財物而隱匿馮保家產者可謂盜

內府財物乎當時止謂盜從過重可辨

天威而不知引律一差遠至

皇上將陳忠等八人皆坐斬罪設使各犯果於某月

某日盜某庫某物見證有人捉獲有據隨即擬

真犯猶不甚寬如無指實則八人者以杖罪坐斬

皇上得無惕朕不忍於心耶萬曆二十二年九月十日

四日閹忠劉保奉

旨捉拿楊桂夫役陳富史環跟隨同往時當夜半擊戶越牆尤澤聞聲慌忙走脫致楊桂驚疑自縊而死此錦衣衛嚴審初詞似無拘縱及奉

嚴旨切責遂增杜昇楊桂密談王正抄旨密報情由本部又謂楊桂係雜犯斬罪擬王正等追捕漏泄徒罪近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聖旨王正杜昇閹忠劉保都加等擬絞陳富等着烟瘴永遠克軍職等奉

旨遵行問竊伏思之懷罪之人驚惶前過

親審之命捕提宜嚴當倉皇促迫時惟恐其少緩而逃不意其過急而死此昏愚疎略者之常態也

皇上一時震怒疑其漏泄錦衣衛不敢從實過認漏泄遂致王正等四人加入絞罪當時臣等果能確執真情

皇上何嘗於小豎何樂於殺人顧乃令糊觀望成其

可恨之情

百主安得不加以可死之罪乎至於陳富尤澤史嘏止是跟隨使令徐愷原係富珠客商漏泄之事毫無相干烟瘴克軍法尤過當伏乞

皇上大開天地之慈將陳忠等王正等均赦死罪尤澤等均示杖懲仍乞

勅下三法司錦衣衛衙門要見

祖宗定刑原有成法

皇上批問原無成心以後凡奉

詔獄務審真正口詞不得增減務遵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大明律例不許依違雖

詔旨一時過嚴而法曹委曲開說

皇上天地仁慈豈忍輕成大辟如此庶

朝廷有持正奉法之吏

聖世無含冤抱屈之人矣先是原任刑部尚書趙煥

深悔用律失當致誤

聖明正檢舉閹臥病未果而臣新奉王正等加等之

旨故備詳始末冀聞

天於萬一極知冒瀆罪無所辭不任僣越戰慄之至

火災自陳疏

爲奉職無狀乞

賜罷歸以塞

天變事臣惟緣情定罪者天下之平理在伸冤者刑

曹之職臣自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伏蒙

聖恩擢爲刑部侍郎在職將近兩年累印曾經四月

無論笞杖徒流類多舛法卽永成大辟率未合

情如隱瞞入官家產律止於杖也臣奉

旨將內犯陳忠等擬軍致誤

皇上將陳忠何忠劉忠李忠楊舟劉定周海王銘皆

坐以斬知情藏匿罪人緣罪減等也臣奉從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之旨擬內犯王正等以徒致誤

皇上將王正杜昇閻忠劉保皆坐以絞使臣當時執

奏安知不可回天乃至今隱忍不敢言楊桂之

事陳富史環尤澤徐愷審無泄漏情由罪應杖

釋

皇上皆坐以烟瘴永戍遼東之敗遼陽叅議馮時泰

原非征調官員罪應降贖

皇上改坐以烟瘴永戍湖州之獄烏程縣知縣張應

望受贓未有指證法當勘明

皇上徑坐以烟瘴永戍使臣當時執奏安知不可回

天乃至今隱忍不敢言

高皇帝之定律也曩此七易當重者自不從輕刑部

之擬罪也法欲堅持寧死諫不宜阿奉而臣以

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致令無罪輕罪之人

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何臣聞三年大旱

由匹婦之含冤六月飛霜因一夫之抱屈今刑

部獄中含冤抱屈者不止一人也不平隱憤上

徹雲霄鬱結窮愁散爲災眚臣上之不能爲張

釋之之執以帝

聖心久之不能爲蜥蜴之去以明已志回祿煽煽孽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自臣躬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

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損

聖德以戾天和臣卽銓伏草莽所甘心矣臣無任悚

息待命之至

給假葬妻疏

爲懇乞

天恩俯賜照例送子還鄉事臣聞臣子奉公雖不恤

身家之計

聖王逮下每悉其委曲之情臣有衷私鬱鬱久矣不

得不照於

君父之前萬曆二十年臣巡撫山西臣妻安人于氏
在任病故惟時臣男孤幼臣病濕痰具疏乞休
未蒙

俞旨次年四月臣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延至八月

始得離任山西河南按察司可便道回家葬臣

妻於祖塋托幼子於同室臣心無內顧一意服

官不意是年左副都御史劉東星候代未任左

都御史李世達養病還家一時堂官俱缺署印

無人臣遂星夜前來未及喪事四年孤柩一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蕭狀夜夜爲獨來獨往之魂歲歲爲不生不化

之骨莫獻既已無托火燭更屬可虞臣幼子在

攜念母成病存亡兩地悽惻傷心臣惟夫婦列

於五倫分詛不薄臣妻聘於六禮元配當隆臣

戀戀耽車馬之榮臣之妻孥子抱室廬之恨薄

倫若此

皇上又安用之查得妻無歸葬之文而子有送還之

例蓋人臣不言殍托其事於存

聖主憫其妻因推恩於子例許給假暫令還鄉臣之

事情實與例合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覆是

皇上推屋烏之愛於一時臣敢忘犬馬之心於異日

哉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告病初疏

爲痰火侵尋職業荒廢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保餘生事臣以庸劣生無寸長荷

皇上覆載弘慈板置九列自謂勉策驚寒可效涓埃

乃數以業青災緣福過忽於八月十五日痰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暴作頭目昏暈見物狀若旋轉不停聞人聲而

嘔吐不止繞一動作輒欲傾欬但飲茶湯便成

痞滿醫經數易藥罔奏功私第已不聊生公衙

豈能辦事伏望

皇上矜其難痊之病及其可歸之時

賜臣以去是

賜臣以生也臣既知有生之樂敢忘

皇上再生之恩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告病再疏

爲病勢日深官常久廢懇乞

天恩俯賜回籍以便調理事臣向以痰火暴作於本

月初二日上疏乞歸奉旨

明旨迄今又半月餘矣緣臣氣體虛弱痰症纏綿苦

不能支欲速取效以爲恃補養未必獲愈非吐

下無以收功既用控涎以決痞悶復投承氣以

破癥瘕腸胃兩傷飲食俱廢雖視息尚在而形

體日羸臣惟扶病并在公之身委質無自使之

義豈不欲勉竭心力仰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四

主成而病在膏肓遂成痼癘醫束手而無策臣傷

心以自憐倘不早歸舊疆必致顛危客邸有此

迫切敢再竢陳伏望

皇上閱其無已之情遂其生還之願臣卽犬馬寧忘

感恩圖報之心哉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告病第五疏

爲痰症陡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以保餘生事臣賦質孱弱生多痰病

前年大作亦曾累疏乞歸未蒙

賜允臣勉供職又踰年餘甚欲竭駑駘之力逐驥

驥之羣以報

皇上不意痼疾根深每發益重偶於本月初十日早

起出門忽眩目眩頭旋顛仆在地咽喉梗塞神

思昏迷吐痰升許過午方蘇至今手足頑麻飲

食頓廢竊念刑曹爲法紀之司貳卿非閒散之

職如臣病體豈宜曠官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歸田使得專意調攝倘荷延歲月緩

就蓋惟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皇上所以哀臣而

賜之生也伏在牀褥遙望

闕廷不任懇祈之至

辯明心迹疏

爲迹涉隱微事當究竟懇乞

聖明鑒照以白臣心以息物議事臣自

予告以來杜門不與外事忽於二月十五日傳聞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因論吏部郎中白所知謂

臣假托開範圍說包藏禍心夫假托大奸也包

藏禍心大罪也臣安敢無辭先是萬曆十八年

臣爲按察使時刻閨範四冊明女教也後來翻刻漸多流布漸廣臣安敢逆知其傳之所必至哉不意戚里鄭承恩復刻閨範圖說一部惟將士衡口語臣亦有聞即欲辯明難以先發今士衡爲臣發端臣之幸也臣請爲

皇上陳之士衡謂承恩之刻閨範也由臣以進意在逢迎臣實有此書承恩實有此刻士衡之疑本無足惟乃疑臣則太深矣昔劉向作列女傳獻之漢廷成帝歎賞臣之爲閨範也前述經傳皆

賢聖法言後列貞淑皆古今善行體依劉向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本關雖臣若有所希冀當自明白

進呈何所回護何所忌嫌合彼正大光明之途而犯此疑猜危險之迹乎夫有夤緣之行者必有親密之人

皇上試召大小貴戚左右近侍一一而問臣與何人往來何人知厚承恩雖刻臣書曾否與臣識面即臣欺

皇上能欺都市之耳目與常隨之班皂乎

皇上天縱英明

宮闈天塹嚴肅是書也山臣入不由臣入

皇上必知之左右必知之果進不由臣承恩雖刻臣書臣何與焉且臣之閨範引漢事皆本之漢書宋唐人一宗之唐史一人無所牽合一事無所附會在

朝諸臣在市諫書皆可檢對有何成心况臣刻於

六年之前承恩刻於六年之後豈能預必事可

公諸天下心可質諸鬼神士衡雖疑臣心臣何

恤焉夫

宗社遠猷

國本大計臣一念忠亦不敢後於諸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聖

天日所鑒臣昔巡撫山西復

命之時曾有一疏羽翼

皇儲大學士王錫爵爲臣危之欲令再更通政使臣

鳴珂爲臣言之始得封進賴

皇上乾坤弘度止於

留中士衡試一檢閱倘亦諒臣心非禍心而不爲

同志者辱乎即可橫加以不道之惡名也伏乞

皇上洞察緣因閨範圖說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

初下九卿科道將臣所刻閨範與承恩所刻閨範圖

說一一檢查看有無包藏禍心并查圖說新增節

婦十七人臣曾否具聞果否作贊但有一字干涉臣願甘顯戮以爲鑽刺無恥者之戒緣係云云奉

聖旨這事情不必責辯該部院知道

辯憂危並議疏

爲語出無端事干重大懇乞

聖明嚴密確實以消隱禍事本年三月內臣因戴士

衡參臣假托閹範圖說包藏禍心具本奏辯奉

聖旨這事情不必責辯該部院知道欽此又於七月

初傳有憂危並議一書臣讀罷歎曰此士衡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四

謂包藏禍心者乎使臣有此事耶是爲禍謀豈

但禍心使臣無此事耶包藏禍心者不在臣矣

請指其書一一爲

皇上陳之明德馬后漢明帝之元配也漢法册后不

自民間先選良家子以充後庭如八子七子夫

人貴人姪娥容華之類值册立時則選衆所推

服者一人爲后馬明德册自貴人漢書所載也

自有漢書以來凡女訓諸書莫不錄其爲人莫

不具其發跡間輒刻於山西豈期流傳

大內當是時既無所迎合而增其所無又何所回

避而削其所有乎錄馬明德便謂迎合如閹範所錄楚樊姬徐賢妃之直諫班婕妤之辭輦衛

宗二順以有子之妾而尊嫡奈何又不以爲規

勸耶凡此照者引見行事例擬切近事情遠年

停止者即

本朝亦不得比擬明德與時事一一比照果否相

同乃引千餘年不同之漢例爲奉承乎愚不至

此矣鄭承恩之刻閹範也其序見存

皇上徧發諸臣字字查閱是否係臣所作今直以此

序爲呂序又摘序中語一一罪臣脂脂者猶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四

幽暗中何事不得說耶五十寶鑑四正彩幣豈

懷袖可藏發自

禁廷入於臣宅公朕出

九重之門行四達之衢晝耶夜耶十目所視視者

誰耶事不奏聞

皇上

官中誰敢私遣中官聽誰私遣臣即受之應否報

名謝

恩受而不謝使臣何以復

命造言者不習於

國體矣金龍命書事關秘密臣封進耶托人進耶
若明白封進

皇上必知若托人密進誰敢私傳且陰謀之人踪跡
隱伏豈肯張皇豈得漏泄今稱

內廷盛觀必是眾所共知此何事也而練若此乎
造言者不鍊於人情矣古之上書者或伏闕慟

哭或叩階流血史冊所載不止一人楚材一夷

臣耳每奏事惻怛言與淚俱太宗見其來而謂
曰爾又爲百姓哭耶臣上疏之日格

天懇至伏地不覺失聲事誠有之閨範圖說之刻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手

進非臣密進非臣謔口付之神明臣心可質

天日何憂敗露難容而號泣

朝門欲蓋彌彰乎臣上癸巳一疏言

皇長子當立條列十款不啻千言自謂詳切不異諸

臣臣卽再言更何所說憂危疏中不及豈意有
所專而語有所忌耶惟是微賤之情生有心之

疑實舍糊之事養無窮之禍胎朱東吉與或人

止兩人耳刻書者必知懇乞

皇上初下敕諭嚴緝兩人下三法司嚴刑鞫審要見

寶錄彰幣十日所視視者何人金龍命書

內廷盛觀觀者何人務令明白聲說臣遠在二千

里外豈得預爲爾縱豈能盡人囑託倘有一人

證臣一事有據臣願甘斧鉞之誅以爲亂賊之

戒緣係云云奉

聖旨這奏辯事情朕前已洞悉奸誣有旨處分了該

部知道

辯閨範書

萬曆庚寅余爲山西觀察使觀列女傳去其可

懲擇其可法者作閨範一書爲類三十一得人

百十七令女中儀讀之日一事不得其解輒掩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至

卷臥一日命畫工圖其像意態情形宛然逼真

女見像而問其事因事而解其辭日讀數十事

不倦也且一一能道又爲人解說不數月而成

誦余乃刻之署中其傳漸廣既而有嘉興板蘇

州板南京板徽州板縉紳相贈寄書商輒四粥

而此書遂爲閨門至寶矣初不意書之見重於

世至此也既而內臣構請市以進

上覽而悅之賜

皇貴妃貴妃刻諸家寶錄者附以順天節烈婦十七

人而此書遂不可傳矣何也予傳各有類而此

十七人皆節烈余傳其言昔賢而此十七人多為
屠時人且多貴勢家又每系以呂氏贊曰四字
尤為偽妄有識自能辨之自此刻出而警我者
得以造其讒不識我者莫不駭其事而三二達
者則坦朕無疑矣噫使諸君子以虛平之心觀
天下之事則一言可決有何駭異今民間婦女
一旦筐中有三五本書夫必駭異問之曰此書
何處得來何人所與則將何詞以對倘涉可疑
方且藏匿之不暇况

大內何等深嚴

夫偽齊文集

卷之二

聖

聖主聰明天縱寧有閹範入宮而不一問者乎

皇貴妃又不掩匿而敢公然刻之又叙其所從來曰
得之呂氏坤首平時值余上憂危疏而造言讎
口遂刻憂危茲議一書流布京師而戴掌科始
有包藏禍心之疏矣鄭承恩懼乃以茲議進奉
聖旨且閹範圖說是朕賜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
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辭旨彷彿以備朝夕覽
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讐結黨造書妄
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此事朕已洞知不
必深辯又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曉諭官員人等知悉樊玉衡戴士衡假以建言
報復私讐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捏造
書詞惑人好生可惡本當拏問嚴究重治姑着
革了職發煙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該部
院知道又內閣接出

聖諭覽再揭奏具見恭謹詳慎之意閹範一書乃朕
賜與宮中朝夕覽閱因其書理與女鑑相符使
以為勸勉之規云云且樊玉衡假以建言要名
沽譽原本亦不必發示及戴士衡等但此二言
結黨造言干撓大典妄指宮禁惑世誣人上干

夫偽齊文集

卷之二

聖

天和中傷善類若不重處何以警戒將來已有
旨了特此諭知時被誣諸人皆有辯疏各得
明旨此閹範之始末也夫天下刻閹範天下無詞何
獨內刻便造許多妖言何非

皇上明白聲說此事何以自明當時若大根究必有
噉生光之禍

皇上后土

九廟神靈當必照鑒造誣之人戴掌科雖非知已必
不昧心彼造誣者已遭陰譴酷烈矣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三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唱

詮次

姪孫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堦蔡之珙

魯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書啟類上

寄石東泉司馬

恭惟臺下建不世之奇勳膺非常之寵命陰典初頒
便欲稱賀仰體清德不敢獻篚篚以冒尊嚴惟有遙
申祝願而已淞江遠在三千里尚且助兵二千人凡
在撫列寧不生媿弟宣大三鎮之兵惟山西獨弱馬
不惟羸瘠軍不惟疲憊且缺數甚多茲欲另行汰募
既憂財用不足且恐動搖人心積願已極苟安有待
頃者挑選二千不啻空羣而種種傷心之事地方不
任驚憂矣今以 朝廷之命簡唇齒之灾敢不祇奉

以分猷念惟是秋防正急 勢可虞坤出守代州太

原營調防忻口三司官盡缺省會要樞惟付之分守

道栗在庭一人與市井百姓耳三關見在兵馬實數

尺籍有在豈能逃臺下之鑒知哉再選一千而山西

恐不可支矣坤有耿耿之愚願為老先生一畫自朔

方在難而全陝有剝膚之憂萬姓皇皇不敢自必其

命倘除臨鞏外或以內帑錢糧或借川中及富足省

份協濟招募三秦壯丁三五萬人守河使賊不得南

下護下馬關使 不得絕餉 不可與戰遣調集之

兵搗其巢以牽制之彼愛妻子甚於愛他人其勢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歸城切不可亟攻但主坐困之策防其出而固守之

彼食盡而外救無兵終當自斃夫徵兵於各省其害

有五遠水不急近火一也客兵懷土心志不堅二也

所過蹂虐無異屠劫三也分外多安家在道之費四

也動懷過望難與持久五也募兵於陝西其利有五

人懷慮患之心其勢易募一也各為身家之計其氣

必銳二也以在道安家之費加於土著之兵其感必

深三也妻孥所在潰無所於逃四也以近就近緩急

得力五也均之費餉也去五害以就五利惟臺下圖

之且秋歛既畢萬姓頗聞鼓之以忠義動之以利害

秦民不應募者未之有也又西事非旦夕可襲而急於攻取腹背受敵失策莫甚於此兵少食乏而決於攻戰以喪我師以怒軍心失策尤莫甚於此願臺下與彼中當事者一熟計之狂瞽無知萬無當於借箸倘有可採亦取芻蕘之弘度也

與座師龍江相公書

四明相公去志已決是以德自愛山陰相公代爲之惡是以德愛人者也秉政非老師乎坤以爲至難莫如當國至易亦莫如當國何謂難同平章時事權有在人不在責以代庖讓口相加人皆閔其見射賢者以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無所試而諒其心不肖者以無所指而緘其口今且昭然示人的矣一無當於輿情衆皆藉爲疏料委曲將順見謂阿從擬稟含糊見謂委靡用者非賢見謂樹私退者非佞見謂報怨曲爲延接則不勝其疲多所謝絕則或疑其倨可不謂難乎何謂易自古設三公非謂一人操柄一人伴食也米鹽常票偶爾不可共聞軍國所關須是三公會議推心置腹各盡所長不惟公誠足以服人亦且問察有益於已是謂無我人有煩言一切罪已昔者朱子被沈繼祖論劾數其六罪至謂誣詠朱子引罪不辯一言天下後世自有

公論若開攻辯之口是動天下之兵即使湔洗得清所損不細此之能忍是謂無人當事如庖丁筋絡體解既已目諦手振剗割劈剗便要一刀兩斷若在上者委成敗於他人在下者望睫顧於當路葛藤年月滋蔓夤緣夫遲巧不如拙速豈獨兵家真見決以必行可避神鬼若恣逞臆之言聽道旁之口筆筆奪弓萬事不成是謂貴斷二公曰公示無私也三孤曰孤示無黨也今之當路者動以人情世態爲低昂夫恩有可裁則大義可以滅親嫌無所避卽身家可以許國斷兒女之情秉神明之念是非在我毀譽在人是以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東阿公大是端人引與同升合三爲一太平事業尚有可圖惟是聖主信任未專膏澤難下倘事有關係必難奉行者務須再四開陳必求俞可夫君臣之義與父子殊情三諫弗從則一辭可決若匡救弗能而委之無可奈何勉留弗允而謂曰難以怆然待顛危既迫則啜泣何及雖以身殉國何解焉用之譏哉積誠以感之悲惻以動之多方以悟之又官府一體表裏同心苟利社稷蒼生雖盜賊亦可作使故參苓木下是醫能用鈞吻礪砂非明醫不能用大內有君子朝野共聞惟破拘攣之見而推以腹心引之道義卽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答孫月峰

昔人云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况與兄又爲同道之朋乎悠悠斯世無可談心欲與兄談又非筆舌所能盡姑就來教答之耳易孔子願假數年弟以爲斃而後已者然於交象終是強從於心不快漢以來諸儒惟王鄭二家依主象數弼主名理不可偏廢其餘互有得失只可取其所長又須脫却糟粕默契至理

大都一卦各有所重如夫婦剝復各以一爻爲主五爻皆賓或貞或悔或互不得各生意見若與主卦無情便是別卦不得以夫婦剝復名之矣邵項兩傳不曾見宋人惟有楊誠齋恢豁爽朗稍優程正叔我朝孫淮海通變不拘又大過於馬伯循也弟邵見不能盡錄畧錄一二卦及繫中一二說以見大意惟兄是正之禪家滋味最易殫人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譏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豈惟宋人晉唐以來縉紳沈酣此中援儒入墨四十二章之後大都諸大部經多此輩所撰吾輩若不叛孔子卽博涉此書爲羊裘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六

萬歌有何不可近見鄒南阜亦濃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弟少讀書蘭若禪家六藉亦所飽諳然亦不爲所惑兄晚年不必苦心於此只將高僧語錄如斷際中峯六祖大慧趙州數種簡明直捷所謂教外別傳南宗正派以爲醒困之一助未嘗不可也道統正脉關自虞廷堯舜是一截氣象夏商周是一截氣象孔門是一截氣象此時道如海濶天空人似鳥飛魚躍宋儒又一截氣象議論繭絲牛毛繩墨如雕蟲綠掩濂溪明道識見規模自是不同宋儒之翹楚伊川晦菴橫渠似又不及然均之孔孟正學術我朝如陳

白沙之守靜爲薛敬軒之躬踐履學問尤爲得力兄欲道問學只有八字涵養德性變化氣質而妙訣只有兩字曰不苟弟亦向此努力老而不倦無奈不美之質依稀如相見時以爲嘆恨梁景泉方伯兵備睢陳一日過我備談密雲苦事時服兄才品歷指其事謂爲聖人方今老成凋謝之時而兄實負朝野之望祇緣爲當路者波及遂令朝堂推轂不及識者皆爲嘆恨嗟夫今何時耶臣子何能忘君而立朝無補於國此沮溺之長往高臥時也與兄絕口經綸止可陶情載籍尚寐無覺而已周伯時刻意講學尚是傷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七

腳跟走無一副自家天趣皆宋儒添卷案弟與談論每多乖駁大都談本體宗上乘不能接引後學近日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黃安口脛耳邵叅軍可是君子學守俱不俗而上官世眼相看弟乃愛莫助之不歸別無便計渠必能言之弟病右臂且齒盡落奄奄殘年與兄遂爲永隔言之潛然邵君之行也突然諸請教者不及錄易錄三五條相印証刻小書三三冊附覽便羽何時臨書悵結

寄李修吾提學

承教感激近日學士大夫重文學而輕德行弟竊愛

之兄以行劣黜者三晉凡八十人弟猶謂漸網者多而何可以意見相平反至於楊尚武張鳳翼之平反則以道愛兄耳學道何官乃提刑按察司之官姦母何罪乃各斬各絞之罪也此兩生者姦母果實當批有司究問明正典刑法宜然權宜然廟堂何嘗禁之乃聲其姦母之罪止於黜退爲民律有姦母而黜退爲民者乎是兄廢法矣且同室之姦難於捕獲乃坐果無據也奈何以久名黜果得實也奈何以四死人視顏玷禮教之世乎弟亦不敢謂此事有此事無獨名實失宜當爲名教惜耳且兄以爲采訪事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八

得實言人人可信耶法司數數駁問按臺歲歲錄因尚有冤獄兄祇借衆人爲公容易加人以死名而又縱之生可乎岫雲兄以姦母發社兄以姦母除名胥失刑矣果國中口語藉藉本生實行的的不欲明正典刑則蒸熬叱狗自有托辭以浮薄黜可也以行止黜可也方此化民興行之時而容一姦母死罪之子又容二淫子死罪之母法乎非法乎故各生來辯獨准兩生署者審而復之正以爲兄抹過爲法正名倘誣也使母子四人何而日立於天地之間倘實耶與其兄失法寧第失人耳且兄所云勅書則弟固見之

矣。退人才學道之職，伸冤理枉兩院之職也。設兩院發案進學，幫補誠侵職矣。勅書亦未明言學道訪勲生員不許兩院辯冤，亦不許推理也。若云可參官而不當侵職，亦未聞以此參官而不以此駁問改正者也。幸而止於除名，倘令兄必正法坐死，彼辯冤兩院兩院得實，不將復學肄業乎？且弟批學道辯復，亦非徑復學道之權，固在也。何侵之有？自兩生辯復後，辯者接踵，且尋常路書擾擾紛紛，弟甚苦之。一切謝絕，不應而不應者，必且藉口無已，當以他名黜之。若云風聲則弟了無所怖，此心可質神明，他何足慮？世去偽齋文集卷之三 九

豈有有私李修吾亦豈有徇私呂新吾哉？湮陽兄處當以此高聲爲我謝相念之雅也。

與鍾文陸

坤平生仰止高芳，不啻山斗。乃言者以絕人，逃世望人而昧聖賢中道，頓令吾丈薄執法而不爲吾黨者。爲悵悵坤自待罪，晉陽以撫按官橫被口語，心跡難明。遂一介不入春明，又不欲以空函勞長者箋疏，一切告絕。乃於吾丈亦然則，涼德甚矣。願辱瑞雨，不忘簪履又小疏。命下卽許具題如此，同心真如蘭臭。感激如何？但羅老先生言酌議似有開端之疑，坤以

爲萬萬無疑也。特愛復請益焉。昔者鄭崑岩在貴司日名封疏下無三日之停，卽掛一牌云某某查無違碍，卽日具題。但有勒索及打點者，卽係違碍。宗室奏不准名封過受犯人，依律問遣。晉諸王告坤曰：某王封不費一錢，某王婚未候五日，至今尸祝呼爲鄭爺。自此公去而法廢矣。坤應之曰：鍾公聖賢學問居官不下崑岩諸王舉手加額，莫不慶幸。小疏所陳蓋係宿昔吾丈不罪狂言一登，舊弊天下宗室皆出金炭矣。又科場糜費暴殄，真可傷心。若除坊銀衣服鍾盤外，比照恩榮事體詳細定一章程刊布天下，是大去偽齋文集卷之三 十

典作則自吾丈始也。非特愛於有道門牆，不敢以此言喋喋，惟吾高前明亮在。

再答董定宇文宗

二復副函知我公治心之功極其懇至，夫惟苦心之言親切而有味，亦惟苦心之人同病以相憐也。來教云喜怒易動，常境輒差。此其病根在未發不在已發。此其工夫在涵養不在克治。夫矢之不中也不在離弦之後，射之求中也全在省筈之前。已發雖飛箭，甘蠅無如矢何矣。若於靜存時養得心氣定，則喜怒哀平自安詳，何差之有？故未發之前，衆人易爲功，既

發之後聖人難爲力我公責志當責於鬼神獨覺處
念慮初萌時懶散疎忽而已若若懶散疎忽之病亦
只不疾不徐勿意勿助行住坐臥應事接物大庭廣
衆之地造次顛沛之時此心只恁坦坦如如不束縛
不操切行之期年必有成效要之終身不可衰歇自
當受用無邊矣不肖少時治心甚苦每與爲讐不少
放過而心亦與我爲讐不肯歸伏省心紀是已晚年
稍與從容而彼亦馴服欵貢然外感猖獗猶覺震撼
大卻樊中韉上之禽雖發野性終亦就我羈勒也至
其學問根宗只是萬物一體夫喜怒哀皆我心也適我
去僞齋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則喜拂我則怒當思人各有適人各有惡或才識不
逮或精神偶忽或心事乖違或體膚有苦常將民物
肺肝置我腹中彼我同體彼我同情再進一步寧彼
適而忘我適寧我拂而不彼拂或以適人爲我適或
以拂人爲我拂體味至此樂趣無邊矣古人體悉二
字最好玩味夫口體可謂視人猶已矣不悉則非達
觀之體請爲舉似昔有一遊君南人耐熱暑不揮扇
四司郎汗流浹背皆袖扇不敢揮此何嘗不體而忘
人之體未必與我體同則不悉之說也夫既視人猶
我又知人不皆我則悉矣治心至此又何喜怒哀之易

動或不肖謗陋庸愚無受教之地喋喋矣對者亦以
九折之臂痛楚備嘗獻症於俞跗倉公耳所有一二
冗談附求鍼砭惟我公終教之

與總河劉晉川論道脉圖

道脉圖非獨立一說乃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陳談
鄙人正以異派橫流正脉堙塞獨拈出此一字爲赤
職以示學者曰一中之外無道矣擇中之外無學矣
一師者中也六友者擇中也此雖老生常談却是萬
世常道合是皆偏也雜也怪也迂也邪也道丈不必
旁搜卷案只於六經四書一一印証有一字乖違卽

去僞齋文集 卷之三

十二

是離經叛道當受鳴鼓之攻矣來教中無定體五言
正是此圖本旨若中有定體則六合中間只於東西
南北畫箇十字上天下地樹條線竿足矣只爲中無
定體纔用六友以酌之六友者酌萬物之中者也吾
心之六友酌萬事之中者也設有千金於此分給十
人卽善以手揣摩豈能不稟分毫則酌輕重之中者
權也規矩於方圓之中準繩於平直之中度量於長
短之中莫不皆然舜之執兩端而用中顏之擇乎中
庸皆用吾心之六友以求一師者也蓋無六則無
所據無一則六無所用故天然自有之一乃天然自

有之六何六何一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迷天
然自有之一賴熟思審處之六以六求一此博審思
辨擇善固執之賢人聖人得一以立六之命所謂既
竭耳目之力繼之以規矩準繩是已賢人藉六以求
一之真所謂爲政必因先王之道是已今之講學者
曰吾心合下便是中不待思量不須計較如是則舜
顏皆在下風矣大率除了堯舜禹湯這一派道脉二
氏百家全無一六彼豈不言得一其所謂一者直是
沒巴鼻底一箇東西與堯舜之一絕不相似輕重長
短大小方圓隨意所適師心自是更不管萬物死活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萬事當否而舉世莫知其非此師友圖之所由作也
形上形下之說乃仲尼強名舍器則道爲杳冥舍道
則器皆糟粕道無形以萬有爲形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在有無之間中庸論道口費而隱則道器
不相離此爲確証姑舉一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似
器魂魄附麗於身似道無此身則魂離魄散有此身
則魂住魄隨乃知無聲無臭之真寓於可見可聞之
內不然則虛無寂滅之教矣豈非道體道文所謂人
得去下得手爲百姓日用則不能矣又道不離器器
不離道與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不同器不離道道不

離器乃色不離空空不離色之比色卽是空空卽是
色乃器卽是道道卽是器之比儒釋之辨正在卽離
兩字道丈強而同之可乎抱獨者守一也天地間惟
一無對故曰獨非惟我獨尊之謂吾道一貫宇宙內
更無散物都貫串盡豈止通乎二氏第二氏亦有二
氏一貫不通吾道耳來教云無聲無臭斯爲至論不
覩不聞斯爲道脉是君子之道隱而不費也謂八字
爲道體則可謂八字爲道脉則不可蓋脉之流行於
一身猶水之流行於地中只分正派旁流不分動靜
隱顯况此八字者是二氏宗祖二氏之學亦可謂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十四

道脉手來教謂統宗會元一亦無着既云統宗會元
便是一了當云歸空還虛一亦無着然非吾儒之說
也儒道始於一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諸家駁
無極之說若二氏之學則一上還有二層曰無曰無
無曰無無亦無豈但一亦無着而已哉來教又謂母
使我淪於異端而不覺有明師友而莫知適從美哉
斯言聖賢虛受之懷也小圖乃吾黨童而習之天下
萬世習之今乃指爲獨立一說道丈獨得之見非鄙
人所能窺無乃淪於異端而不覺者乎此兩間一大
事所關不細安得對案指圖自詰朝至於繼晷必諮

然大同無分毫扞格亦生平一大快也又格物圖說與高見似未盡同渠所講正是長安非涇陽臨潼之謂孟子得其傳矣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便是致知知性便是格物文成以格物爲去欲亦曠世一見蓋七條目中都是存天理原無過人欲文成此說亦克已復禮學問只是與經文大指不甚脗合立老駁之不爲無見也其詳非筆楮能盡總俟面悉

東楊晉菴

恭聞猶子來作佳兒凡係本宗正脉奚必離裏屬毛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十五

此喜惟均未敢稱賀附有所請第昔分守濟南時泰山香稅其所司也近頂老盤北面而上懸一喉之徑上山下山勢必由之值人稠或雨雪時上者貫魚而下者聚蟻兩胸相對後面推擠者數千人進退不得一失脾而仆踏爲肉糜每歲所傷少亦不減百人山人云奶奶搜盤其實路隘人稠之故也弟當時相一盤路似可通人乃呈請兩院動支香稅剏一新盤於新盤下口立一石碑守以快手四名至香客盛行之時不許由新盤登頂又於南天門外向西八十一雲梯中間界一牆約曰登頂者由舊盤上至雲梯界牆之

北下頂者由雲梯界牆之南走新盤下如此雖有百萬人上下只是一條鞭無一人對面相迎之苦以是十數年間幾無死者近聞上山由新盤者頗多而巡攔竟無一人緣新盤比舊盤近六七里而舊盤頗爲雷雨所壞故樂近者借舊盤崎嶇之說多由新盤如此相沿似非一日今大叅朱羽元提督此山肯估計所費呈請兩臺平治而禁約之則修廢補敝費既省於當年而濟人利物仁復及於數省亦親家之雅志也此時香客盛行寬便一轉達之何如若其可否則在當事者圖之非所敢必也惟尊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十六

答梅二水文宗

區區小刻失虞舜之江河耳老公祖舍曰滄溟而蹄踣是問何取善之弘耶風憲約獄政是不肖所以觀察三晉者而其職掌則載之明職我翁仁心爲質則惡惡之嚴乃保善之術也曾子曰惟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唯仁人能好人故能惡人但制怒弘虛則刑法中之天理耳粵中夷漢雜處妙在用夏變夷此中積套只是喜功生事舊視諸夷若肯存一分耐煩心推一分物與心置諸懷而加諸膝十年之間庶幾胡越一家矣此其說頗長而效可

立致我翁倘與諸僚友談此意亦遠人之二策也
聖人於遠人親之以懷柔今也雖而外之但治以剛
甚者激之使變此武弁士官把目之常事宜茲上者
未必悉耳敢附及之特道義之深知惟無怒其越俎
爲幸

再答梅二水

側聞夷夏新合不相踐履老公祖同仁之化一體之
孚儀頃之感可以懷柔矣再加以懷柔之惠教思
之忠賑貸之惠戒長吏之踐踏禁武弁之挑激防奸
究之詐誘令之親狎如臥慈母之懷不待十年孺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七

皆我赤子矣邊方有司當擇第一等人此天地無私
之心仁人惠鮮之澤無奈官人者寧棄一郡邑不棄
一緇紳日奈何滿望人於遐荒辛未一榜新鄭半校
窮邊明年江陵盡調美缺以收人心而此法到今遂
不復行傷哉荒服之民永懷王化之外不知鳥獸魚
鼈聖王亦使威若又何心耶老公祖擇其賢者而風
厲之無鄙夷而外之得一賢吏一方之福此誠陰陽
下民之要務也非我同心又將誰望故不辭煩聒幸
惟慈炤

與喬聚所撫臺

都亭別緒送種離思十四年來神情宛然在目匪繼
絕關情則盛德高標往來我肝膈中也悠悠世態難
與深談念我同人何妨傾倒夫山不可移海不可填
固也然有移之填之之心卷石贊土計世計年究竟
山海之高大不無少虧天之難回固矣協衆之力以
回天天豈無分毫回乎傳舍之類也過客不問主人
亦不問通衢之鼎也來者不扛去者亦不扛無可奈
何四字忠臣孝子所不忍言不肖以爲九關之內
上帝聽其如何而公卿以上豈無分毫得以自由者
乎果能夙夜靖其無泄無沓人人各修其當爲之職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八

業各滿其得爲之分毫未必無分毫補也乃若腹心
雖在廟堂而邦本則在海寓郡邑而外守令司蒼生
之命能死能生撫按司守令之命能黜能陟者也苟
小民無思亂之心則大奸無作難之藉社稷靈長終
必賴之即一二稅瑯駕馭有法爲害能幾何哉哀病
陳人冉冉就木何敢與知聖亂所願海內室察盡如
老先生一精白之心純惻怛之念忠誠體國節愛憐
民山河當無恙令不肖歌太平以死亦百年大快活
也此言無可說處不覺爲同志者盡之南雲滿眼書
去魂隨

與原憲朱荊素均河大書

日者總憲之推已屬循例而久不聞命豈聖明謂功高而報薄耶抑中州士庶微惠嵩河尚有待而蒙拯溺之恩耶頃聞道路之言塞蘇庄復舊河請銀八十萬兩敝省派夫六萬蓋以募爲名也以八十萬分三省敝省止得二十六萬有奇以銀二十六萬募夫六萬每夫僅得銀四錢三分有奇今民間僱夫一名每月銀二兩每歲實費銀二十四兩計民間所費已六十倍於官銀矣彼應役者掉臂而去豈值憚勞憚遠憚死故耳今王家口以東北骨磽磽猶未收也歸德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九

之民餘息奄奄夫蘇也此老公祖之辦目擊也未誰聞之舉而殃及河南乎此不敢言蘇庄雖決不得轉漕此霖霖公之言也洳河大費十萬益深益濶可以永賴此嗣出公之言也爲誰除害而殃及河南乎此亦不敢言不知減免二策尚有可圖否倘不可圖勢必派募不知派募之法其道何繇如以人言則謂歸爲近而六府遠夫自遠來似爲勞費如以銀言則謂歸與六府俱屬河南銀以縣派更爲公平或以里分總計河南州縣共若干頃幾頃派夫一名每大實在總計河南州縣共若干頃幾頃派夫一名每大實在

用銀若干願出夫者解夫於河上不願出夫者解工食於兩府雖八府無地不災八府之民無人不貧然公家之役苦樂所同况重輕之肩猶爲易舉且壬寅癸卯之動大衆也曾公祖料民無素計事未詳倉卒之間猶苦歸德近水者濡近火者焦固轅手之便而北山飲恨東國涕流實向隅之泣也老公祖倘謂新工重大或照里分或照土田此六萬者總八府計人銀而一切之均王土均王民敝府何辭倘念歸德之舊苦死亡已多流離未復不忍與七府均勞費而稍輕之天理順人心安七府何辭至於敝縣寧陵城頽已甚今欲起五千人夫興八月工程費三萬銀兩勞費不異河工而城池亦非私役倘更垂慈閱謂七里之邑僅兩重之差免派河工俾完城役在八府中所減不過百二十分之一耳而鴻慈駿惠大有造於寧陵將百世銘功萬口頌德矣夫求望大奢義者之所厭也忘其可厭而猶有望焉仁者之所悲也赤子迫切至情非我公祖將安慰惟矜而許之齋沐拜兩不任跋注

答鄭佺岳太府

竊聞岸之壁立者善崩崩而更築爲累幾多衣之縛

身者必裂裂而改爲其費必倍故以費爲省乃善省者也竊見各款議費細及錙銖古人云用刑如加諸身用財如出諸已我公之謂矣僕以爲不如稍寬庶幾經久如解銀一節改官解用印封敲針和盤皆許解官親手在老公祖則百兩加耗壹錢已自爲多其餘以上衙門解官敢自折封乎敢近天平乎喝少報添誰許掛欠衙役需索誰敢面言昔人有連法解銀者堂上更不看法况肯提法較勘乎僕以爲明加添搭收受者不認其名暗議包賄有司者惡居其實不若云傾銷路費及轉解京邊火耗僱覓輶扛如小灘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之席團晒揚僱人賃店等項名色不必顯言大都寬議俾解官有利而無害則官解不苦而可行不然民省而官累是見牛而忘羊久則必變而爲大戶又如收頭之工食頗少而一人常僱二人本身終年坐轎及查盤問罪之費吏書打點之費召募不堪久則必變而爲見年人人稱累久則必變而增幾倍倍爲害可勝窮哉夫立法者不爲一己恐他人未必皆我也立法者不爲一時恐後人未必皆我也事若難行不早變則遲變不明變則暗變諸裁省之類過於苦節者幸一切再從寬裕夫普罪則不覺衆擎則易舉卽如

士紳之義每畝樂加三厘而害可永除百姓鼓舞從之矣但司尊若不肯從不知虞城軟指每畝加七厘柘城每畝加四厘何以允詳耶幸留神

答畢東郊按臺

今天下吏治有重於民生者乎民生命脈有急於積貯者乎倉庾如流雖十堯舜不能活一餓夫珠玉如山雖人與千金不如給一升粟讀我公祖積穀一刻至於本院公費之裁節有力之減力杖賸之免力工價銀之豁除收放之刁難無一非簡愛之仁讀救荒二議如酌給粥之節備粥場之藥調饑病之人貯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粥之器嚴實妻棄子之禁無一非如保之念至於華山題詠不藉一丸之泥學田刻文永給多士之惠仁人君子之一念卽天地父母之洪慈也三秦士女百萬生靈何幸何幸乃不肖有冒言焉夫積貯之法非獨救饑民正以救死民非獨備荒歲亦以佐軍興也古稱救荒無奇策正欲備荒有善政耳人知積貯之當重僕又以爲收放之當詳穀忌濕今各省倉吏顧多卑湫敝漏穀易耗今各省風憲類多雀鼠難防嗣以板鋪地以竹織篾近倉不可作穢惡近倉內不可畜雞豕此當講者一社會之法收貯於民不拘大小

鎮店庵觀寺院隨處建設煮粥放賑之時就近百凡便定此當講者二秦晉之民家多蓋藏山東河南皆無歲計僕昔在山東曾有會倉勸本約之民各量其力每會積穀若干聚於一所秋歛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獨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積願不分而助同會者旌獎以多寡爲差是在有司得法社長得人此當講者三粥賑二法最莫輕行饑民未必餓死之民凶歲更防大凶之歲積慣之奸開賑借之端以媒利昏庸之吏好賑借以市恩見在者以肯放沽仁聲後來者以不催爲盛德一人借數名常騙二三十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而貧無力者無升斗之獲僕在山西查催十年之內出陳舊欠一百三十八萬有奇嚴行催補止收三十萬其餘或稱官更吏改卷籍不存或稱逃流人故無人賠補至今爲恨謂定題准凡本官經手倉庫務令催完繳取實收查盤明白方許離任不則雖行取亦須留催其丁憂事故官員力難久待者要造借領花名保主申合于上司批發後官務令本秋催完自非連年大凶不許隔歲拖欠此其當講者四社會之法委官查盤則多騷擾問罪之累全不查盤祇肥利已徇情之人謂宜有司歲一親身查盤不許委任領

教職以滋弊實至於府州縣欲求盤虛實法莫如每歲斗級年一交代新者於舊者欠一升不收舊者於新者作一獎不得僕昔作一倉法每一廩五間俱以板斷隔五間自西而東常空開一隔每於濕盛之月倒廩一遍將東第四隔量入第五隔以次遞量空第一隔量完報數明年又自西第二隔量入西第一隔以次漸而東量完報數又空東第五隔委官查盤倉糧欲親量則一一見斗不親量則取掌印官及新舊斗級保結真莫真於此矣此其當講者五至於煮粥之云亦有可言煮粥第一便流民而土著之少婦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斷不肯赴場老病殘疾之人斷不能赴場則核其口數每日十口領炒豆十碗或米三升務令本家無病之人查實領給其當講者一罷場之月野有草葉木皮則壯者先放次及流民婦女次及流民老疾弱者有司量給一席埋於溝澤問其姓名貫址而標記之此其所當講者二煮粥各州縣齊日則流民少流民少則開場之日無擁擠雜亂之憂散場之日無結聚爲盜之患所當講者三耘之月有司令民積桑棧之月令民積糠多者給賞豆每濕月一晒則耐久乾菜粗豆腐可作粥場之費不必米也所當講者四酒之

爲物饑不當食寒不當衣百害事百耗穀山東河南
千室之邑麴藥等費不減幾萬石以此揀出年所活
不減萬人又酒席衣服車馬宮室器具及婚喪無度
及寺觀園池戲子倡優罔非耗財之靈似當制爲度
數責令自爲儲蓄所當講者五昔人謂荒政不講於
荒年救荒不救於將來此類是也仰承老公祖德意
因推廣及之惟臺下裁其可

答吳繼疎撫臺

近世講學諸公皆把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字作去
聲讀說道仁者不惡惡是四端去了一端七情只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六情聖人必不如此聖人只是無私惡不作惡若妨
賢病國傷人害物敗常亂俗檢夫壬人亦寬容而樂
與便與天地鬼神不相似矣可憐國步多艱羣正獨
謝廊廟空虛社稷危殆不留幾人賢人緩急將誰倚
仗君子之愛其身正以愛國家也彼小人設四而之
伏爲一網之待耽耽虎目隱隱賊沙無影生形不風
而浪其計甚工其黨甚衆而君子又疾之已甚自處
甚疎非爲世道愛此身也嫉之待初六便繫於金柅
憂深慮遠矣若有金柅何可弗用弗用則小人道長
至於夫以五陽而犬一陰健可矣夾可矣猶日健而

說決而和妙哉聖人之作用也若壯趾難植斷斷乎
其不可耳然非深險設機非也剝之五六剝我極矣
而猶寵以貫魚意曰苟肯同心何分胡越蛇蝎虎豹
亦吾與也恨吾不能化小人耳思嘗謂掀天揭地是
大手段旋乾轉坤是妙手段舞千因墨豈絕健乎古
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愚亦謂纔動聲
色便不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孔子云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妙而神者也吾黨易亦是務
乎座中心語最慰生平却寄獎箋非所敢荷若幾而
後已之心則願追隨有道同臻上達必不肯以垂盡
之年甘成墮落也謝言難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答康莊簡禮部

三復來諭過於許可非陋劣人所敢承旣謬見之於
有道則亦不敢不策驚末年以爲有道羞是益堅吾
幾而後已之心也吾儒學問觸目皆是何時可休粗
淺凡近之中皆精微估與之理從容舒泰之意卽省
察克治之功無鬆散怠忽無喫力糾緊惟是胃次要
恢宏六合爲隘脚根要堅定九死不移遇事要活潑
如走盤之珠幾絨要深沉如五璞之玉亦庶幾乎成
德之行乎僕少年自省心紀入苦自束縛而中年以

後漸自解脫然纔解脫便懶放纔束縛便拘攣須是轉脫兩忘方爲妙悟而抵死未能也足下精於禪學禪學與吾道同本而異端善用之則卽釋卽儒不善用之則叛儒入釋四十二章何殊吾道晉唐而後借吾道以醞釀瞿曇至於今日又尊西方聖人而卑孔孟卽明道陽明皆自禪悟入艷南能而鄙北秀不知悟歸宗頓修則宗漸頓漸二宗可偏廢乎楞嚴者又禪家之膾炙也足下愛而梓之所得必深若陽明學問人未易言足下方以孔孟學術建伊周事業卽以步步體驗爲在在講學措身心性命於天下國家始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答呂益軒儀部

自遠德輝祇勤夢寐見建業人便問起居每得喜慰有道之身繫斯文輕重近日還養無問可知世之高賢往往於閒曹冷局拉友携觴登山臨水課鳥題花悠悠歲月以爲清流不知忙中施設正在閒中料理天與我以得爲之時而自失之以貽到手着肩之悔可爲流涕所望宗丈於三五同志努力惜時另作一種功課時事可憂終必賴之與其清談作高士不如喫緊作仙人也依嶽鄭公視郡如家視民如子事事留神時時深念虛懷問及芻蕘實心可質天日平生所見幾得斯人此豈到睢陽旋作此事功哉平生藉藉其弘深故取其所抱負者而鋪張之耳僕衰病日迫雖不忘斃而後已之功已久決入而不反之念世有宗丈諸公我得沒矚下矣欲語難旣

答馮衡洲太僕

衰病陳人僅足喘息而一二相知必欲引之同升誤矣聖主知臣損而不用俾得老於丘園不猶愈於不能退不能進望故鄉而嘆生還若龜毛兔角者耶吾人學問以大行爲究竟聖賢用世隨時勢爲舒職分內毫髮不可欠缺職分外毫髮不可侵漁人人各滿其分量而天下太平矣今日尋常而欲慕高名建

奇節皆得罪於中行者也時無否泰身無隱顯皆有
可做事功近日如某某不願有道貌美之也藥老之
惠愛我實多使旋附謝不既

寄朱平涵太史

湖海側中人不必朝比肩莫接膝只風味一相期卽
千里同堂與兩軀一肝膈也往見浙西人談閩閩疾
苦輒稱賊役不均乃痛積習之嘆慨爲小民分憂則
惟有朱翰林鄙人間之便領手呼天曰悠悠塵世乃
有斯人我見當百拜之蓋幾年夢寐想像丰神忽不
意此生竟得御李一聆管欬珠玉盈懷昔人云木秀
於林風必摧之門下有違衆負俗之行勝正人君子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五

之譽繫社稷蒼生之望近在田于陸之次所謂美服
患人指高明通神惡者固宜爾耳設門下爲庸衆人
從彼呼牛避世金馬寧有今日乎平涵有今日正平
涵之所以爲平涵也由距任他人妍媸有真我毀我
我無與也譽我我無與也毀我譽我者交爲我爭我
無與也得已足矣天自有定時門下不當含然一噓
乎風便一札奉訊李臨老下敢通書以勞長者爲鄙
人致緇衣之念可乎諸不既

答王霽宇司馬

老公祖以萬里長城握九伐履歷旂常事業炳耀竹
帛草莽陳人受莫助之但於野史中紀載綬之畧診
安攘之勳使天下後世知辛未榜中有此等人如斯
而已不肖弟於葉老先生曾無介紹何以特達祿緣
誤聽老公祖與孫老先生過爲獎藉屋烏及之操席
始正引手至今如推車上峻坂可謂無餘力矣且數
寄沈老師書數言及前敵邑林父母其親表兄也有
書亦曾念及茲不可謂知已乎語云士爲知己者死
不肖弟至今未嘗通一名於相府豈愛一紙重於一
死哉以爲相公之舉弟非私也弟上宰相書名曰謝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是以謝爲求矣宰相之門豈少感謝之書哉百倍吹
噓一言不謝是所以重相公爲國之公其所以報知
已者至矣里有娶婦少而苦節隣士重之白於當路
旌表其門娶婦德之夜叩士門而請曰妾感君子之
知願以身報士不納謝之曰我之知女以守節也若
以報我節於何有弟之不敢謝宰相書也正所以謝
之也豈惟倡酬卽弟於趙老先生一任屬官半年僚
友至今亦未敢通一字蓋窮居之分宜爾况尋常寒
煖多冗劇者之裁復無端竿牘贈持正者之厭心少
一番箋奏少一番報答是亦所以報知已也老公祖

以爲何如

寄劉華石總河

語云離婁借視於瞽師曠借聽於聾聖人借智於三尺之童言問察虛懷無所不至也不肖特在通籍願爲翁丈華簪可乎向者蒙壻寺之未決也河道副使王嘉謨過焉道口一鎮士民千餘家畫一圖樣懇之曰水頭南向蒙壻必決肯挽之使回則捧土可塞一畝可通伏秋漸逼悔無及矣衆掖其輿使觀形勢不過里許耳渠怒曰今日要宿某處那得工夫若等不過爲身家耳朝廷那得錢糧徇汝私情其圖亦不省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揮之風林中是年八月河決蒙壻王家口等處被堤而南分爲三坐陵運見侵曾景默公祖胼胝其事如此者兩年無論公私之費三百萬餘而溝壑之夫大鴉不食其餘矣至今噬臍正月間家人病迎一醫山東人也循河許而來問水則曰日前無事只見王家壩而東三兩處水撞南涯已數十步若於北面一改百夫一日之力耳士民莫不嘆悅懼如蒙壻不知巡視河工之臣曾有月報旬報否大段衆人之情安常習故未壞則狎其積漸既壞則大其情形波臣之昏惰以裕蠱者乃遣老公祖以倉卒之憂者也未審醫

言然否寧使其言不然而無及不肖杞憂不敢不爲同心者告也夫防河如禦虜如堤岸之完缺水勢之向背沙淤之深淺府判旬報道道月報於翁臺伏秋之報無時事關正大者不妨玉趾一閱嗣山霖霖未嘗不往來河上也高明以爲何如春寒台體珍攝不備

答趙乾所稽勲

與丈素昧平生而芳聲偉行二十年來固飽聞之克菴丈矣吾道中人千萬中不易得雖千載而上猶思尚友况生同時志同趣何言阻隔萬里猶比肩也夫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以丈高人必不喜奉承與明知兄不可以奉承悅而乃以奉承阿之雖工於諛佞者所不爲而况愛人以德如弟者肯不傾肝膈而效一片之獻乎昔者克菴丈每事硜硜自守弟嘗擴之曰見大則襟期恢暢夫執德不弘子張猶能道之兄奈何示人以不廣如此相規不啻千百故德業彼此交修夫吾儒之道天淵海空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而佛家有芥子納須彌之語所謂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是已生今舉世皆濁之中獨以清節自持舉世脂韋之俗獨以直道自顯真心可質天日白行可格鬼神此豈宇宙有

雙之品哉然海內既異之矣似不宜自異天下既多之矣似不宜自多正宜韜胸闊修不言而信以養至大且聖人之心只是不自滿假學問之道只是不怨不尤生今之世而自是非人辟之貞潔之婦入淫穢之群只泛稱人家貞潔衆已媿作又說自己貞潔誰肯放過况笑人家淫穢人益切齒况又直指衆婦曰汝淫穢汝淫穢則人人欲食之矣聖賢無此等學問昔晉武帝問胡威曰卿清何如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然則丈之有今日似亦有自取之歟且宜閉門悔過人有唁之者但謙退曰不才學無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三

養自入敗局今後益加修省何敢尤人若不平之氣滿腹發已之色滿面是謂伐德有道者不宜如是弟見世俗人不類不敢爲此語見心政錄曰此學問中人也又見賀蔣邠州文驚汗滿身曰此殺身語也何可刊布卽禍福之說丈下介懷而默足以容危行言孫獨非聖人明訓乎衣錦尚綈之詩闕然日章之學望吾丈加之意也感兄下問之殷若只譽兄之所有餘不補兄之所不足何貴三千里求益之盛心乎老病語無論父子夜潦倒惟同心者諒之

寄田知按院

吏治相沿其弊有十

一日詞訟株連之害夫人命不得過三證及審錄年久一證也無辜無有不伸之冤乎近日徒訟刁民一狀動牽十數而不肖有司盡名追呼一人在官一家廢業盤費需索不應開罪貧民小姓往往傾家似應嚴禁審狀之時務要酌確應拘人數被告過二人于證過二人者重責不准准者點應拘之人其餘盡數勾抹至於竊思以下及狀後許軍俱不許拘審

二日淹禁保押之害小事姑無論卽如人命有保辜律也被毆之家將所毆之人卽日具傷到官有司常堂脫驗傷之所在大小重輕限以日期責令囚犯調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四

治此謂活檢限內身死者作屍檢不過印證而已此極簡便真切有司再不依從及其屍檢動經旬月至於腐臭又憚親觀刻者往往坐抵以致駭批數處不離初情深爲可恨至於婚戶田土受詞之日可決每每向人關卷皂快利於延遲以犯人爲餽家有司懶於問發以倉保爲常事甚有元宵開毆除夕放倉如某官倉無立地倉外露宿如某官者骨肉喪病不得還家賣產鬻兒以供飯食及其事結不過俱明而身家已蕩然矣此等有司能斥擯輕而相率成風安得不民窮財盡哉以後除必逃者方許討保有力徒

罪亦不爲禁各衙理訟俱以准狀及結案日期報上
庶免淹禁之害矣

三曰輕拘婦女之害近日刁民以牽連婦女爲報讐
衙役以追攝婦女爲美差而不肖有司不思婦女皆
我兒女亦欲婦女出官不思婦女非犯姦死罪及盜
情人命萬不可少之人一被皂快拴鎖衙門調戲壞
人廉耻名節所關風化不細居官者誰無婦女而念
不及此乎充煩之盡娼女衙門第一魚肉有司尚須
慎拘而况良家乎有告婦女者定行重責不准

四曰不應得爲事理重者之害律法之法始自官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十無不備矣而不應得爲已開問罪之端事理重者
遂開貪賄之路以後犯有罪名自有應得笞杖不許
輒用此律

五曰遠年復價之害夫田宅無一定之價故契券有
時值之文惟是勢豪強買計吞貨物擡弄虧損價值
者許其追補外其餘歲荒時迫甚有告官逼買者過
三五年便稱價值不敷大地三十年常換數主原業
之前有原業貴價之前有賤價若一槩准理一歲可
數千家此貪官巧取之資也合行嚴禁

六曰饋送節壽之害夫下程交際乃禮賢送客之常

無上交監司之體方而官員在司道有糾察之權在
本府有師帥之責若節壽燕祥動饋禮物筐篚載道
盤盪充庭情濃法廢飾美隱慝下官有所恃而無恐
小民無所想而伸冤罔上行私職此之由今後有上
司受下官饋遺者依律坐贓悉究

七曰解審照提之害夫徒坐以上及情重者解審漏
網大奸及緊關未結者照提其餘似可結案一省吏
書打詐之端一省小民勞費之擾至於有力踰月以
上願改無力者聽亦安民之一道也

八曰官價取民之害夫朝廷買辦日用視民價加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六光祿估計可查特以內官打典鋪墊厭耗太多故
上下俱受其攘剝耳官吏取各行鋪日用貨物雜買
之類自當半月遞估與民同價奈何有官價名色民
開一錢止與六七分甚者有支無領佐武首領州縣
學官效尤莫不官價在官人等又效尤莫不官價而
小民虧損無告甚至雞豚不敢入市鋪席白日閉關
此民間一大害也謂須自兩院始兩院無官價而省
會大小衙門誰敢官價外面郡邑但有官價及費用
里甲科段鄉社者並以貪論則商民皆得其利矣
九曰青衣下鄉之害詞狀不得不拘差拘其害多端

若原告自拘又有毆打不服知喚之誣矣謂宜以原
詞付原告原告將狀給被告限三日同到即日問完審
力訖無力即時杖斷有稍等者應納紙殺定限令于
証催納應限一月寧加一倍至十日于証繳票如有徒
罪以上及盜賊凶徒隔別地方差快壯鎖拏限須一
日五十里違者一日一板至於佐貳首領下鄉徒滋
一番科擾尤宜嚴禁

十日賢否不公之害一省官員譬之各房兒婦有貴
家之女有富家之女有貧賤家之女賢姑舅只論諸
婦之才能不論各家之門第此至公也今也一般守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七

令先行資格夫蕭何曹參起家吏員汲黯霍光登何
甲第乃甲科出身非大貪殘輒與庇護不日某之門
生則曰某之親知賢者志氣舒展得盡所長不肖者
意念縱橫自恃百足豈此輩皆賢而可薦者乎舉貢
吏員出身非大卓犖不得出頭彼則曰吾豈有二天
之庇乎吾豈有行取之望乎賢者儘亦有人毋以不
工奉承而下考不肖者不可勝計必循依餽刺而見
收司道府推大都如是夫蒼生之所托命者舉貢十
九監司自有監司常套倘另俱隻眼不專以所署爲
低昂庶幾鼓舞舉貢一途爲生民造福矣

答馬見素給諫

一士君子立身要實見得不傷人口吻不蹶人腳根
實見得後便他把捉得定成敗利鈍付之天人決
不可將小事含糊狗世日且放過以就吾大功若
小事放過大事到手亦卓立不住矣至於不泥不
流要看學識非一言所能盡者

患不知人居鄉便爾猶可錯誤若立朝則斷斷
乎不可錯也夫真君子真小人有甚難識真小人
有甚難處惟夫小人而冒君子之名將攻其實而
盛名可怖將狗其名而隱禍可憂其在今日尤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一八臣進言於君其論事也要簡盡明切開口若題
其論人也要正直忠厚據事直書不可着一私心
近日章奏長語甚多論事或非耳聞目見熟計精
思論人或多捉風捕影而惡聲詆訕似於自家品
格頗有關係况風聞言事之禁有肅皇詔旨待
真見確聞而出之以心平氣和可誅則日據事可
誅可族則日於法當族何害其爲直筆哉至於論
一人甲曰賢乙曰不肖此各舉所見以待定國是
者之自擇論一事甲曰行乙曰止此各呈所識以

待操事權者之自定似不必動氣相爭傷和衷之雅近日諸君子因公成激因激成私因私成忿舍曰國家而以口吻聚訟卽無白馬清流之禍益啟聖明厭惡之心吾黨慎之

一進諫之道務將順不貴直折求濟事不求博名夫當諫言之朝而奮敢言之氣君子莫不避之不知犯顏逆耳不能得之友朋而欲回天此堯舜所難也愚以爲當如名醫之治火輕者以苓連正治之甚者以桂附從治之所貴從治者將順之謂也所貴將順者旋轉之謂也夫迷者指東爲南吾謂是東非南迷者亦知吾言之不謬如此目何吾旋轉數十次使迷其所迷則必醒其所醒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二

五

聖人惡拂逆而直臣又欲拂逆以成名眞忠愛者必不爾其說畧見於答友人書中幸檢閱之

一老成人不在指摘者三二人耳當保全之以留碩果若以一二小事便加攻擊彼存易退之心受多茲之口大臣一空庶官失紀正人一去羣小振茅此箇機括所關最大今猛虎弄豕磨牙吮血窺聞抵隙者耽耽勃勃誰敢斥言此輩一出而社稷隨之矣有老成人乃所以存社稷也國已空虛何堪

如是長慮却顧者思之

一士風第一可憂挽之不可不急苟操之得人不一而海內肅然向風矣此中最難言非不在其位者所當言也

一九邊將帥自守備以上行各舉所知保任連坐之法久任加銜者漸熟陟而不令之速化賄求陞調剝削占役及求書覲遺與者受者皆以重典此九邊要務也其詳數千言不能悉

一天下無十年無事之理急求名將及知兵儒臣行令天下倉庫務充實以備軍興不許聽令奸民衙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三

四

靈小狀中款之年報議者漸賑濟騙借不還要舉有司輕請出陳再不追討至於一切羨餘不計別用俱以積貯爲急

一生民之苦驛遞尤甚輜扛已多夫役而鼓吹旗幟賃馬若民飲食已自充足而下程中火分外奢靡過客家眷視驛遞如仇誓折乾需索凌虐官吏甚者攜公館之物以去親臨上司十九尙整齊喜奉承如司道開門多建旗鼓放銃或用武執事之類侈大冬烘百凡求備又易信左右之讒以喜怒定官吏之賢否甚者琴棋游棍亦給勘劄牌票聽其

坐轎馳驛此時之民尚庶如此倘單題一疏鼓吹
旌旗通行嚴禁下程中火仍如議單勘合牌票不
許輕與違者調降重者罷斥撫按不行嚴禁及桑
依有司阿諛奉承者並行降調罷斥如此嚴禁雖
未必奉行猶小知警懼爾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三終

卷之三

四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滔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止

姪佐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曾孫婿蔡之琪 較閱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書啓類下

寄柴無累山人

抱獨居士寓書慧菴道人蓋聞聚散循環生消同轍
是惟無體始存未破之元但落有形那得不散之理
足下離家二千里守洞四十年本學長生未逢妙度
漢武終身悵望後喻羣臣曰天下豈有仙人迦恆依
母徘徊曾傳弟子云家中卽是禪學足下浮雲七尺
形骸秋水一家骨肉真成高士儘謂達人但疾病侵
尋形容憔悴鱸魚可念鵬鴒當開誠恐風燭無緣忽
啓手足於生徒之席不若桑榆未暮蚤歸髮膚於父

毋之堂即不得二氏真傳猶不塊五倫名教若懼北山移文之誚即是名心不解而能別偽之言終屬業障我非無見君勿執迷形影相依食眠自愛

答孫冢宰立亭論格物第二書

是月也 武車駕見過得悉 翁丈動定甚慰惓惓惟是熊羆未兆麟鳳何時不能不爲 有道悒悒耳辱 惠書似慨然收賤子於 門墻賤子亦願分末席顧道遠未能也格物二字聖學入門第一要訣聖經不言力行何善當爲惡當去其誰不知而竟不爲善不去惡者意不真誠故也意不真誠者何知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二

痛切故也知不痛切者何性不透悟故也性透則知自痛切痛切則意念自真意念既真則好善自然無以尙之惡惡自然不使加乎其身如朱壽昌尋母見得母面認得母真痛然然兩淚千行那怕他見孃不親孝孃不備必有樂則生惡可已不知手舞足蹈之趣聖經不言力行者以爲知不至強他不得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已知既至由他不得明則誠是已故物外無道格物之外無學易言窮神知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皆格物之謂也是物也爲上帝所降之衷是先

天純粹之理在陰陽五行之先爲陰陽五行之主陰陽五行屬氣質合下便有善惡萬物形陰陽五行之形安得無善惡乎先天之性有善無惡道心是已後天之性有善有惡人心是已聖人是先天純粹之理落在後天清純氣質之中五官四體百骸渾是此物用事所謂由仁義行不言而喻者物何須格衆人先天純粹之理落在清濁純駁之間下愚先天純粹之理落在極濁極頑之內如披沙揀金刷山覓玉不格到十分真處怎知到十分至處乃知物格是實見得知至是實信得實見得是自然天下非之而不顧實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見得非自然天下是之而不顧實見得所欲有甚於生自然雖生有所弗用實見得所惡有甚於死自然辟患有所弗爲那怕他意不誠那怕他行不力那怕他去惡弗盡那怕他造道弗極是物也渾然在中則爲仁義禮智信隨感發見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陽明說良知乃在情上立跟那認端緒作根本不思良知之上有性性之上有天不是祖宗作張主那子孫怎管攝得住譬之樹木良知者始生之萌蘖也萬葉之下有本本者木之結聚大檀桓本之下有根根者木之系屬小脉絡根之下有地根吸地之精力以

供本本藉根之血脉以催芽故談本體以情爲子孫
以性爲宗以天爲祖道之大原出於天故曰知天曰
事天曰顧諟天命曰昭事上帝談工夫不在本上做
直在土上做卽有桐梓美材累根本枿風日之中一
日也活不去須在土上栽深封密又將水來澆灌得
法土燥則傷饑饉則血脉不得充盈而生意消盡土
渾則傷飽飽則生機不得舒徐而反壅闕這是種樹
底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滋養土脉工夫到時天然生
意勃不可遏學於天上照管卽是土上用工也良知
情也是於芽子上着力倘本枯根斷其如萌蘖何聖
王僞齋文集卷之四

學全在性天處見本體涵養上用工夫不觀不聞中
戒慎恐懼行住坐卧起居食息通乎夢寐念念不忘
這是不違仁於終身所以根此仁義禮智於心也仁
義禮智根於心發出來般般色色自是良知倘涵養
不到發有未良有察得出依舊涵養省察在既發之
後克治在涵養之中養到極純粹處便是未發之中
到此地位咳嗽笑罵皆是性真敷布發酒風撒癡語
皆是天理流行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也發字上
面從兩手下面左從右從後矢此字從射上借來所
以說君子引而不發又曰發於持滿之後今夫射者

有括審度伏決拾視殺率內體正外體直容體比禮
節奏比樂單目注錄循苛注的持滿後將發前矢之
中不中造命於此時矣箭離了絃一絲髮其中不中
由不得自家分毫養成了未發之中這是六陰充盛
時發皆中節這是六陽充周處致良知者用力於離
絃之箭者也縱使發見皆良知然既無根本卽欲擴
充將隨發隨散并其發端而消亡之矣欲千枝萬葉
豈可得乎若發見弗良纔去省察克治是離絃之前
射者視之曰中中中必不濟矣先儒謂亥子之中乃
千古不傳之秘或問蔣道林道林不答曰闕之可也
王僞齋文集卷之四

愚謂亥子之中在天地爲混闢欲分之時在卦爲坤
復之交在四德爲貞元之際在生生爲子母分離之
會聖人何亥非子何子非亥學者亥以涵子子以暢
亥此個關頭更須着力一得則有養盛自致之妙一
失則爲輪回再造之身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飛
花辭舊枝逝水無回流可爲驚神可爲痛哭故於由
我處功外加功免得不由我時悔了又悔陽明兄子
而不見亥深爲此公惜之善乎程伯子之言曰識得
此理以誠敬存之心苟不懈存久自明此格物之妙
訣也此涵養之指南也明與二百餘年聰明特達之

士吾必以陽明爲巨擘安得起之九泉之下而與之談格物之學耶子夜病中行人倚馬草草拈筆殊不成章千里面談聊印此心耳儘是刺刺不休傾倒此心不出

答孫立亭格物第三書

三千里途程匝月間尺素 翁丈畱心理學可謂慙慙至矣 懸弧之喜當在目前華封所祝願生名儒行此道脉挽六合陽春躋萬方仁壽如此善願天必從之矣臺中格物之徵引而未發又聞圓陀陀光燦燦之語疑於近禪意不孚故說不竟及見格物圖悔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六

不可追失之經年造膝得之千里談心斯道晦明當亦有數書來下手處鄙人尙不了了然直窮到底自是孔氏法門故不能於 高言直恁唯唯耳明道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物之謂也又云識得此理格物之謂也此理如何識得我輩往復只言格物爲聖學要訣未言格物用何等工夫物者何卽所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也格者何體驗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時也知行題目雖是兩端知行工夫却是并進如一分行一分是明覺後躬行行一分知一分是體驗後解悟辟之挑溝疏水鋤掘一尺水跟一尺鐵

掘一丈水跟一丈待其透達江河自然不舍晝夜又辟之百工技藝必須識精而後巧非待識精而後學物未格時且做下學工夫物既格後自有上達妙趣待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然有神過化以同乎天若物格到十分時纔下手做尙終身物不格則終身行不成矣中庸學問思辨格物也篤行則行其所知顏子博文約禮格物也欲罷不能則行其所知格物者察識體驗之功物格者窮神知化之地且格且行隨行隨格到物格後知行齊底於至善矣發於意則意無不誠涵於心則心無不正暢於四肢則身無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七

修舉而措之天下國家則無往而不曲當知差一分不至得到十分不能知至能得了無先後明道識仁一書知行打成一片如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格後之工夫也心苟不鮮存久自明工夫後之格也始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千施爲萬措置只須以誠敬存之之心行其所知終焉身心意知天下國家千精詳萬妥貼直到成性存存之天各臻其妙 道丈所謂默而識之心與氣合時習而說鄙人謂格物時便當如此做工夫非謂格物後方如此下手也物格地位不是小小千古聖人物格幾八伯夷伊惠格物之

斗邊不見物之全體佛老莊列格物之空寂不見物之大用稱物格者只惟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已萬物皆備於我物之本體也反身而誠物格之實際也辟之登十二層浮圖眼到脚亦到 道丈謂物格後纔尋入德之門恐看得物格知至小小耳淺識不敢自信敬請教於 門下倘無當於高明便中不妨見示也鄙人亦有格物歌良知或問兩作冗中未及錄 似當有似時殷勤誨我此感難名

答孫立亭格物第四書

南銓暫借耳竟成堅臥如石之介肥遯之貞我 公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有焉熊夢有徵麟紱失繫因喜成悲 高懷奈何辱蒙格物第四書極其精盡至於言天下古今道術只是一個物字言天下古今學術只是一個格字可是千古名言發我矚矚 指之康莊何幸何幸入道原有兩途 道丈所言是悟後修修後得承學所言是修後悟悟後養物格二字即知止二字即知德二字即開道二字即能信二字即透性二字生知之聖是物格知行合一頭頭是止學知之聖是格物知止并進漸漸得止辟之適燕者一人看路程本覽宮闕圖光景雖在目前真際終屬恍惚此以知格物人也一

人雖看路程本覽宮闕圖而步步親跋都邑色色親視廟堂此以知行并進格物人也此二人者孰得故大學言能得以知止爲始知了止更不須逐節躊躇徑到天下平學問思辨行工夫都在格物知止以前做千推求萬體驗所謂踏徧荒山刊盡木誰知四載八年心是也物格以後舉此心以加諸彼措之天下裕如所謂風恬浪靜渾無事萬里江河自在行是也聖經宗旨只格物便做盡火候只物格便得了金丹

誠正修齊治平皆點鐵成金起死回生之證驗耳

道丈若謂致知以前屬知屬思只苦心神終屬探討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九

物何由格誠意以後屬學屬行纔下手做便有生疎止何驟得且致知以前當行豈能不行致知以後未見豈能如見此思學之功不能判而爲二也承學以爲知行二字自始至終渾不相離又辟之閒膾炙之美心豈不思未必意誠於嗜何也知不至也及親嘗膾炙後一閒談炙便自涎垂甘食之心不由勉強這是意誠於嗜炙誠於嗜炙由於知炙之至知炙之至由於格炙之物故耳聞猛虎之威心豈不怖未必意誠於畏何也知不至也及身脫虎口中一閒談虎使令魂消戰栗之心不由勉強這是意誠於畏虎誠於

畏虎由於知虎之至知虎之至由於格虎之物故耳
夫能使好善如嗜炙惡惡如懼虎這正心修身齊治
均平君親禁之不能止這邪思妄動君親強之不能
從如此念頭不緣知止何從生如此知至不緣體驗
何能得嘗謂物有四格有一事之格有全體之格有
條忽之格有漸積之格千載首陽千載節那知孤竹
與西周一事之格也山河大地渾無物今古乾坤總
一腔全體之格也所天不解尋常重焉地干戈那顧
身條忽之格也堅冰曾作琉璃塔不道春深一片無
積漸之格也格物有四境有夢境有意境有眼境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一

身境夢境幻也四十年間悲喜事一開眼後是黃梁
意境料也馬蹄響處無芳草鶯舌調時有綠楊眼境
真也韋莊杜曲花無賴萬紫千紅朵朵春身境切也
自家痛痒自家覺說與傍人那得知物格須到身境
方是徹上徹下之道極情極透之學 道丈只看意
誠地位豈專恃學問思辨之功便能到此哉或曰聖
學以致知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又曰學者必先知
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非與曰非然也下學工夫
須知一寸纔行得一寸知一尺纔行得一尺尺寸之
知算得格物工夫算不得格物受用格物之後便是

盡心知性而知天這是聖人達天之學全體大用光
明洞徹徧滿六合這個地位不是小可存心養性以
事天所謂以誠敬存之如龍養珠如雞抱卵遇着天
下國家如解牛如弄瓦更何費力之有來教謂初學
之士自家身心不知入頭不能誠正故必致知以格
乎物自是聖學正法門又云大學格物非至大事則
道丈之神解妙悟承學日在這裏做豈謂無一知半
解時總是觀井中天窺管中豹卑卑致曲學問若水
晶法界舍利靈根身在九霄中眼觀十萬里此百年
一快心事也歲不我與奈何奈何鱗羽有便時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二
惠德音珍重法言永以爲寶

與鄒爾瞻論學書

前過我疆兄惟門下服善之量種種驚人弟夜來嘗
試之蓋五攻三駁俱無愠心忤氣自弟聞人來海內
號治心之學者多矣如斯德器屈指幾人弟嘗思之
受善之人長攻過者之罪何者無易言之責也故一
聚話而弟之過三遇初識之交而高談闊論旁若無
人一也懷不虛之心而自是非人氣粗語迫二也恣
笑謔之口而漫不斂束幾於捫發三也然卒以淺狹
之見欲納兄於繁難糾縈之中者無他誠以高明之

資易於豪雄而難於檢束超脫之識樂於徑顛而略於精實加以羣聲附和者多而真心辯難者少以成吾之偏而助其奔馳不返之轡如此歸宿大有可憂此明善先於誠身能得後於知止明知二字不可不加之意也弟欲吾兄將釋典及陸子白沙陽明一切諸書暫求高閣取性理論學諸篇及我

朝胡敬齋居業錄薛敬軒讀書錄讀之此與孔門正路分毫不差最能俯就庸愚若兄所見惟兄之質能之近人物萬萬其不能也弟二十五歲時躁心浮氣動不可人乃閭閻輕薄子三十後人有謂道學士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三

者乃相與笑之四十後人有謂好人者乃相與安之其受用處多得之余影觀心市朝混迹故別號曰抱獨居士昔令襄垣憚世態之難支而獨行之易仆也作僚友約共宦遊郡縣諸公耳且不敢名不意爲楚峒公所見而都下縉紳以此相知弟深耻之建寧公三見三索此書而弟尚未與者以爲大臣物色人才當聽言觀行不宜以在口精稍遠賢一人恐僞者從此尚言傷長者知人之明也至於省心一紀弟潛心者二十年矣初紀之曆日後紀之格册居官後無多寫之時也乃刻之密室刻後且七年矣豈獨海內未

知一人卽做邑無一知者惟與楊晉菴二三冊相與扶携精進入京來悅我疆之學而以此就正之乃得靈光二詩雖答以四作而恍然如失恐從前錯做雖不失正途而枉費心力也因封一冊請教倘以爲可尙有許多浪談次第受藥若云誤也弟何憚於改過哉荒瑩圖及瑩訓及示兒一圖亦并呈覽惟兄沉細思省如爲病人切脉務心隨指動萬緣不入然後投劑無失耳不然藥非對症徒令人瞋眩而弗瘳矣如何如何

再答爾瞻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三

若云大頭腦處不留心則目睭睭而察識此過者何物若云識大頭腦處便歇手則皇皇而終食不逮者何事故朝祭之禮雖熟不嫌於贊相之多橋梁之路雖平不嫌於欄楯之密終日百拜勞矣固藉周密之禮節以防淫無敦亦保苦矣乃恃不放之心以開邪吾兄日程誠治身之律令也乃厭拘檢之勅一潰而恣睢於汗漫徜徉之野以爲吾善沒於呂梁安用中流之一楫哉不知點檢身心何害於靈光之照遂棄日程而不事也舊念不差吾兄勉之亢中諸不能復

三答爾瞻

來教訓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好充自滅息此陸子靜
以來直指而陽明家第一要訣舍此更無根源弟省
心紀序寧外是說乎不知大將威望何能便有素奸
充何能自滅息也即大將養威不過曰涵養涵養不
過曰主靜以致良知弟即愚寧不知此大頭腦而謂
得大頭腦後更無工夫何謬果之速而了道之易也
孔門一生所兢兢業業而我兄一旦得之更不勞餘
力此弟所未了了者弟拙鈍工夫二十年來自信小
小成章略知管籥真信聖學極細脈極精詳是脫苦
海愛河而後登慈航彼岸非謂一悟便了更沒工夫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四

兄誦法孔子乎即以孔門道問學羣聖皆點檢發爲
策問與兄商之幸信筆復我以開蒙昧而談不得心
服未能即百冗廢食不厭十往復也

問顏子亞聖也明睿所照何庸克己之功曾子大賢
也真積已勤安事省身之助瑟僞二字武公心訣也
而切磋琢磨豈爲去其良心清明在躬孔子無欲也
而修講徙改不知所愛何事謹獨日戒慎恐懼敬畏
極矣怕天理乎怕人欲乎檢身日克治省察攻守至
矣敵天理乎敵人欲乎良知致而尤悔自無多問兄
闕殆疑慎言行皆贅談也良知得而靈光自照與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皆外景也博文約禮而曰循循其
次第多矣竭吾才而從之末由則卓爾前豈能徑詣
知及仁守而至莊蒞其用功純矣動非禮而猶曰未
善則靈光後必有工夫一點虛明自普照安用九思
不須學問見其詮何憂六蔽致曲者如何致曲誠之
者何以誠之舜問察以擇中似於外面尋索湯檢身
若不及無乃大處疎忽由斯以觀未能立於無過之
地者不免終身之憂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似非生滅
之障故道可頓悟而學無頓詣可頓悟則一朝有神
解無頓詣則百年無已時此自強不息之功與斃而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五

四答爾瞻

高禪十二偈盡西方聖人之妙旨矣弟僭有評駁與
兄是正兄深於釋典者何以教之

梵志詩此是告子見識充是心也笑罵由他笑罵

梵志翻着鞞傷人道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吾信叟 此擇地而後泰若乃足化城衆生識弟因
廣之日現兄黃泉堪設足蟻子穴中可作
身側個都來覓淨土
婆娑大地總無人

吾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花歸去來

智驚偶 此是戒乘聲聞辟支果耳

思思徒自思思思徒自苦思思是道有思終不覩
詠走馬燈 透徹之悟靜定自矣三昧亦是感而遂通一齊休是寂然不動點醒便是吾人
團圓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心中三昧
火鎗刀人馬一齊休

白雲頌 此是我關弟未透此

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
聚大都繙素要分明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照鏡頌 此孔門正宗道不外來我有本象

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二靈和庵主偈 純是清景然不脫色象須菩提大弟子也

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牕五色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

此畱與人間作見聞

延壽師偈 月到梧桐上耳終不脫沾戀情景然亦天趣

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

意白雲深處坐禪僧

呂仙偈 子一以貫之

棄却瓢囊擻碎琴如今不戀永中金自從一見黃龍

後始覺從前錯用心

過水觀影偈 胡越一家形魂一體無復未達一關矣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怎麼會方得契如如

性空妙普 主偈 心相雙滅此是真空

心法雙忘猶見我色空不二尙餘塵百鳥不來春又
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南臺頌 廓然大公萬里無雲此是私欲淨盡後光景渾無趣味上乘之極也

南臺淨坐一爐香終日寂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
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別爾瞻書

弟平日無寸長自謂好善惡惡一念於已誠未切於

人則不啻好好色惡惡臭矣十年前問海內有鄉進

士謂人代中有此等丈夫兩間生色矣顧遠不知兄

作何狀每逢人輒問曾夢寐見之亦彷彿其所問者

耳乃今得侍同 朝且爲邸同舍且意氣偶相同平

生快意事有豔於此者乎殆天值矣西施之隣有老

嫗者愛西施每相逢輒注目諦視曰得無未沐乎得

無未傅脂粉乎尋又爲之掠髮整襟襟夫西施固

盡美且好修無庸此嫗而此嫗顧但忙然勞者悅之

至則愛之極惟恐見者有纖毫指點故私憂過計如此也西施每妝成亦輒令隣姬諦視亦惟恐有纖毫指點負此姬之私憂過計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殆過計之說與吾兄氣節海內所知古人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况打破死生關尚有不可做之事乎又襟期虛朗識趣高明遊心黃虞之上振翮雲漢之間談理精深修德粹美皆弟所跂足翹首望焉者也更復何說竊惟士君子非世用之難而用世之難天生我身豈爲我身哉自大學之教不明而仕與學分爲兩段家食之所誦讀與居官之所施設理雖無二而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事則不同夫用世之人明習世故練達朝章大之而政體之低昂紀綱之張弛風俗之美惡邊防之廢修夷情之向背錢穀之盈縮河漕之通滯鹽法之調停宗室之操縱吏治之汗隆人才之邪正民情之苦樂宦戚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機括細之而古今名物禮樂刑名等威器數彌盜防奸文移簿書之簡繁文武官吏士卒之增損徵解清勾賦役保甲之利弊此非不忘天下者之所畱心乎夫才貴通不貴一事貴習不貴料故問不厭迂緩考不厭龐雜學不厭居積夏索狐貉冬索絺綌而應之曰無此良賈之耻也由斯

以觀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不專在方寸間筆楮上矣儒者之急務不專在談性天講理氣矣夫理可心悟而事難心悟理可一貫而事難一貫宋儒有言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弟竊笑之夫氣質清明則義理昭著道與身一則由仁義行所謂性焉安焉聖人誠若是矣乃若生不見泰山而能圖泰山景象生不見墳典而能誦墳典故實聖人能之乎夫古今事變名物宇宙人情物理童而習之口首不能盡故識商羊辨萍實必先聞童子之謠防風骨肅慎矢必先讀夏周之典假令問孔子以四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十九

海民情土俗萬古因革損益必不能臆對若欲周知豈得不學又豈待知老之將至以是知發憤忘食好古敏求未必不涉歷世務未必不理會前言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必有經濟弘術必有區畫長策而一點靈光特一觸卽透默運不勞幹旋無斧鑿之痕轉移有俄頃之妙耳兄若視爲粗迹不屑畱心謂自有精物可以貫徹喜釋悟老了性明心而欲成堯舜之事功弟愚誠不能望其涯涘也夫晉談各理亦一代高風而五胡之腥羶不掃者何清空白賢着色爲汚口吻相高犯手爲俗也吾兄精柏六經金玉一粒誠恐

入幻夢之鄉遊彌漫之野弟之私憂過計不啻隣姬
矣夫陽明者精粗巨細何所不能舉大繁猥何所不
妙蓋實實在事物上體察間見中打疊若云云無乃
得陽明之高而略其所謂下者乎得陽明之精而略
其所謂粗者乎陽明之言曰良知不由見聞見聞莫
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兄其味此言哉昔者南陽卧龍籌二國於容膝之室
一受昭烈委任大計不爽分毫小籌亦中肯綮何者
其所庸心皆切近精實之事其所注畫皆必然當可
之歎衆人所忽焉弗圖彼則遠覽獨計神會精通不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服三藥

玄奇之疾醫以平易英發之疾醫以沉潛淵大之疾
醫以充實

奮五力

很繁拂逆生厭惡心奮寧耐之力柔艷芳濃生沾黏
心奮跳脫之力推挽衝突生隨逐心奮執持之力長
途末路生哀歎心奮鼓舞之力急遽疲勞生苟且心
奮敬慎之力

更八字

平正通達切近精實

昧語

一心對上天兩脚踏實地時時都了醒寸寸入真際
瓊花琪樹兩奇絕玉液金莖豈易得精練縷縷也消
貧莫厭菽粟與布帛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與吳伯與絕交書

始吾識子於甲戌禮曹翩翩一仙侶也相得甚是年
吾令襄垣明年子守廣德數聞問已吾爲審官郎子
爲司寇大夫數朝夕相得愈益甚今且出聯鑣坐倚
肩者三年矣子辯慧多才練事情而諳理道應世無
俗態當事有正持一行作吏在在著聲稱且抱經邦
之略切濟世之心皆足千萬吾甚重之何可絕恨
晚相得日親炙不厭今且動離憂余若然若割何忍
絕竊聞君子之交以相益也與人處而不受其益與
人處而無益於人茲二者友道之邪也往年子有筆

山之遊直窮絕巘與天爲隣幾被狂飈吹落萬仞之下猶以布經身書西峰絕頂四字而後還是舍身爲此奇以待後來捨身者奇之也既遊三門犯急湍升累卵重足躑躅以罵河濤不塗魚腹者天幸耳何以誇吾吾無讓幾千百語嚴如斧鑿且曰焚三遊記以明服善之勇迄今未之焚也城武道中諸條小聚坐有談子遊龍洞日上有壘石之峰旁出若龜望子階其巔而左右移石作夾碁狀又孤懸之石下瞰無極子澗步登之仍向澗中長揖神色自若吾聞之爲子骨慄心震危者久之既而曰至愚極不肖人也乃吾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表六郡士六郡士幾萬人顧盼聲容皆欲著蔡不則笑之乃於省會間履險揖盜以自詫於觀者諸生謂何模不模範不範衰老成莊雅之度懷兒童誇喜之心不可列於士族二可絕乞丐之人至卑困矣以天子易其命彼未必甘心焉何者知彼歟之無益於我歟也故不爲大丈夫以萬古難再之身任六合世道之重即使生而無補猶不失朝廷一丁奈何素身於十畝一生之地哉子得無曰吾必不死夫行坦途者以寸礫而蹶彼行者豈意其蹶哉寸礫猶能蹶之子任險路之險足信未習之危石輕不測之深谷呈無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登高不履危子以孤身遊在千里庭闈有七十之雙
親帖帖勞二年之屢視一聞痛癢便自驚愛向當履
險之時有如老親忽覩於下骨軟魂飛一驚可死萬
一失足將付兩親於何人豈昔人所謂吾以吾親付
吾子而以吾身付吾君乎夫奉父母之遺體而生成
自專忘父母之憂思而章嘗自待子道虧矣四可絕
吾平生以直友自負而用直惟於子爲多子知我久
矣吾豈爲兒女態樽俎懽懽握手拍肩自附於世俗好
友哉揀失長善相期體受歸全耳子每藉口王伯安
履危地若坦途謂養得定使吾子而伯安功業即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之車

萬曆己丑四月山東二司送

潞王於境上伯與及印闡齊君居守濟南爲龍洞之
遊縱步艱危後齊君至城武聚飲正懽忽談龍洞事

余絕然罷席夜作絕交書明日與觀察使龍潭葉公
憲副見虞胡公同舟以稿相晤或嫌於過直余竟後
書以讓伯與既竣事歸濟南伯與遣余長跪請罪余
立數之云云後悉其事蓋半醉偶爾漫遊亦不如言
者之甚也因記之以章伯與服善之勇非近世所及
云

寄李養愚撫臺

頃得朝報知年兄以都御史撫三吳甚喜不爲年兄
喜官尊操縱張弛惟吾便宜得藉以安一路之蒼生
非此官不可也年兄知巡撫之義乎巡撫者巡歷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部而撫字其民者也監司忌肆民安得撫郡邑貪殘
或庸懦不事事民安得撫姦暴陵奪民安得撫寇盜
劫竊民安得撫農桑荒廢民安得撫流移失業民安
得撫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無依民安得撫病疾之
人不盡天年民安得撫冤枉不伸民安得撫理義不
明於學校風俗不美於鄉黨民安得撫甲兵不足以
城守保聚民安得撫困於興作而窮於歛派民安得
撫積貯無素蠲賑無術民安得撫冗役冗費不裁民
安得撫吏卒縱橫民安得撫訟獄繁濫淹繫株連民
安得撫飾虛文以墮實政民安得撫烏獸草木失宜

民安得撫所貴巡撫者日夜焦勞求得此於民耳得此謂之稱職失此謂之失職巡撫之官其難若此豈以肩輿八人庭刀數隊三司側席六部平谷大蘇前驅多官後擁生殺有旗牌之重開闔震金鼓之音此詳准狀稱簿行牌而已哉如是者其誰不能故人人皆艷此官正謂此官如是而已矣不難爲也非所望於有道之士也夫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而民之安與不安貴在州縣衛所長吏自府以上有一民之屬寸土之寄哉謂民之不安也而設州縣衛所文武吏謂文武吏之貪殘昏情也而設府謂府同職也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而設三司謂三司坐食也而設兩院按院者直視其不法而按問之耳撫院則不然夫既督百司庶府以撫民則必羣百司庶府而訓誨改其良心示以職掌申之規條信其約束先假辭色以歆動之披其情慄以感孚之其慢而自是者教而不率者浮而不注意者情而不奮力者相應以虛文而實之不務者才短而智慮不足者庸懶而爲左右所用者讒昏而爲左右所蔽者喜事而擾民者侈大而耗財者鑽刺而走邪淫者諂媚以悅上結鄰者多私而庇護僚屬者傾險以害人者貪無忌者酷刑不當其罪者徇請托濫

優免厚作與廣餽送喜建造而不恤百姓之生歟者耽詩文喜應接廣嗜好而民務一不介懷者則嚴法紀以震懼之擇其最甚者參究而拏問之時巡以悉民瘼蓄問以課官業密察以實吏治必行以信人心而司道者則所持以代吾者也正已以服之積誠以感之婉辭以規之時考問以警惕之罷一切虛文省一切靡費絕一切餽遺戒一切奔走無廢法以市恩無徇情以避怨無借安靜名以養極敝之禍無生喜事心以開難塞之霧總之化行俗美事理民安一息無解三年有成而後撫之一字庶幾無愧嗟嗟豈不難哉慈母之撫其子也自初生以至成立夙夜皇皇無令失所其孰教之其孰迫之慈愛真心根於天性雖欲不然不可得已豈以士君子撫養斯民不如一婦人哉無其心耳所望門下惟朝夕焉孳孳此心以宇宙內事任之兩肩以萬物得所期於實效俾二帝三王學術稍試於躬行唐虞三代風光略見於今日此儒者一快心事惟門下實重圖之坤東藩分政即不得便宜展布其寸尺而二十郡邑蒼生亦欲小遂其引領之望有志未逮深用慨然故於同志道其區區如此狂夫大言不慚門下倘行其說而寬其罪乎

則厚幸矣

答侯澹軒參伯

社稷根本寄命於蒼生今日第一加惠者莫如蒼生
吾丈滿幅淋漓惟小民是閔念可謂肫肫然不忍人
之心矣無種不芽是心也患無不忍之政乎近世以
在內曹郎在外司道謂之過路衙門易於藏拙可以
西湖了公事紙上作終南者由君子觀之抱關之吏
更淵未交馬走之卒羈勒在手得失利害不得委之
他人何乃方面大臣提千里封疆專一路榮枯即使
此等康莊容易信步何忍以此身作焉能爲有無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天

賀碧塘侯侍御

兩公竝轡南宮此天上第一全福人間第一深願天
既縱以付吾家矣卽賀者之辭亦窮至今皆判語贅
語不佞不敢以剩語贅語厭 長者聽聞敢以世俗

所不道者爲賀 有道者必不謂寔也 社稷之命

脈繫蒼生蒼生之命脈寄衣冠之士斯世斯民
是何景象此仁人君子之所掩泣譔義士忠臣之所
扼腕憤者也今天家食人見啼餓寒者於其前豈無
窮瘡心不過解衣推食施其所餘而已雖欲舉溝中
瘠而全活之其勢不能何者無其藉也伊周事業惟
吾輩能之而俾天下蒼生各得其所者伊周事業也
今之精神滿中外矣談及世道輒談之曰吾君嗟嗟
吾君之所不掣肘而聽令便宜及三令五申責成吾
輩者豈少哉第觀四海之政除 兩藩諸璫誰何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天

祿此必至之福坤不須爲 盛門道也

答顧涇陽

甲午一別惟有夢晤鄙人息交絕遊屏跡郊坰久亦不見叱陵人問 道履辛丑歲 曾景默公爲

丈寄一書恍如造 膝悲喜交生尋有報箋值黃流

大浸陵運孔亟此公焦勞旦夕寢食不遑想未之達

也小心劄記數四展讀言言皆根理道記當時批評

幾段與 丈商確而今忘之矣東林會約是今日第

一緊要事近來學者俗緣世味人於膏肓若日收攝

精神皈依聖道將日用常行種種色色都着在道理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上又不須糾繫拘攣作小家數不疾不徐勿忘勿助

日積月累不患不爲君子至於講學一節正以講其

所學耳所學者行住坐卧食息語默應事接物皆有

恰好的是謂帝則講者講此而已邇者索隱探玄使

如目連尋母深到十八層竟不得見窮高極遠便如

張騫泛槎走徧三十三天竟無端的此箇道理離了

目前便是說鬼談天都無用處虞山會語之精深東

林商語之切實皆是卓爾之見至於卽卑卽高入言

尤得一貫妙旨循此以行便是聖門正脉不須別項

葛藤別有一段緊要說話古之聖賢會天地萬物爲

一身不曾謝却天地萬物摘出此身作自家另行修

治而今學者起念便覺天地萬物不親不故與我無

干不痛不癢與我罔覺及其聚會講求不過理會古

人多年卷宗拈起磨勘深文細索無了無休此人卽

置之廟堂只可作一迂腐之儒坐鎮雅俗了得自家

耳吾輩此身原是天下之身要認得天下國家昆蟲

草木都是我身饑寒疾病都是痛煞煞病瘵乃身除

此饑寒疾病都是緊切切解使去已禹稷饑溺之心

伊尹溝壑之納都是平生胞胞其仁之念平居滿腔

到手自流不是臨時旋安排強推布窮居之求義求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此也大行之達道達此也此個念頭大家埋沒已久

而今却要發掘出來淘洗得淨將這一點不忍入之

心栽培澆灌油然粹然觸處撞着若決江河有了天

德不怕沒王道有了美意不怕沒良法故曰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世不太平只是吾

輩喪失此不忍人之心而今學問正要擴一體之義

大無我之公將天地萬物收之肚中將四肢百體公

諸天下消盡自私自利之心濃敦公已公人之念這

是真實有用之學 丈所評駁是正如答瞿洞觀書

與黃元質問學細入微渺獨證獨覺苦心可謂極矣

此等話頭如洗泥求清辯馬非白終不能如蒼如素
心中較然分明眼底爽然別白即別白了也沒設施
處某昔與孫立亭太宰嘗有論格物書矣甲可乙否
竟成兩是而非之語某以爲且拋却上達只說下學
到一地步自見一步光景嘗一果有自覺果有滋味
到此地位覷面無言拈花微笑而已所謂不見空勞
你說見了不消你說目下只是辨一副熱突突真心
腸講一副裏中有用話不爲宋儒添公案起後儒作
駁招則元質者益友也呻吟是二十年前語近來又
有悟處恨長江天塹無由面訂耳附以字帖小扇統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三

惟長者裁之南望東林如見 几履

答孫月峰

憶在長安日吾二人者言言民社字字腹心我
兄才高識卓非弟所及弟何能以消埃神海嶽若求
無過中之過則亦有說日處妖民一事誅求自是當
嚴作用亦非妙手言者苛求終涉有意世豈有貪功
喜事縱下虐民之孫文融乎公論自在固無熱於高
品也乃若 兄之病痛儘有可言以已取人不以人
取人愛清奇古惟願平正篤實率誕者易欺沉深者
不售往日品題多可駭異弟嘗謂兄可是君子而不

識偽君子不爲小人而不識真小人若秉銓衡須加
精慎一也聽言不虛多出意見而堅持之承望者順
意指而附和之不無錯誤二也議論好奇不能俯就
事機而中其肯綮三也仕優則學餘不優則學仕任
大責重不能含博觀泛涉之念而當事或疎四也端
方果毅之氣多而仁慈惻隱之意少五也弟不於用
人行政一一攻之而直攻其病本兄時一點檢未爲
無益夫沉幾先物此四字弟每體之而萬不能沉幾
而不先物重發者廢事先物而不沉幾輕發者債事
兄尤留意焉不旣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三

二

兄談治真根本之論然萬不能行只如大家打出一
片真實忠盡心共期悟 主雖孔子不能離王張是
誰調和是夫醫道有正治有從治以寒攻熱以熱攻
寒此正治也以熱攻熱以寒攻寒此從治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有不可及者二章交公車屢尾批麟
人人所不堪者而止於不省未嘗殺一言官大臣此
其有容之度曠稅縱恣職官曠缺財用匱詘度事煩
隙雖廢格不行而心亦未安此其自知之明特積誠
感悟者無其人耳中外諸臣責難閉邪其望

君也重以周昏忽玩愒其自責也輕以約誰是舉廢
覆契而君不爲堯舜者乎弟以爲牢不可破之鋼習
置之厭不欲聞之舍言省之苟且塞責之章奏省之
小事波貼之彈文省之 皇上重名每將其德意善
政稱述而喜之不法之臣每重處幾人以快之礦稅
中常之賢者每薦拔幾人以慰之左右贊御之賢而
獲上者一言能代百疏則厚交而獎勸之久之

皇上不讐臣隣不惡臺省然後開出一二萬不得已
之事而柔行巽入以怨之此養胃之法也今日只見
吾 君之過而不思我輩之過更十百焉戒紀法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樹私交怠職業而相玩愒工機械而醜誠直尚翕訛
而無公論苟目前而忘遠慮重寵利而輕民社急虛
文而棄實務貪酷在在而薦剗諛悅爲聖賢來餽家
家而旗鼓供張塞道路諸如此類豈吾 君逼之使
然出於不得已耶弟以爲天不可回者無激事之在
我者當盡今日政體越元氣雖弱而尚在邪氣雖盛
而可改正須用汗吐下三法之後然後以四君子湯
百貼以溫養之耳夫冢宰司馬總憲此三臣天下之
要樞也天下豈無此三人乎廷臣公舉相公力薦得
此三人而委任之凡 上所不掣肘者一切聽其便

宜小臣勿得指摘一二微疵以賈風力先選十五好
巡撫十五好巡按別爲科條嚴之督責守令以上人
人不敢貪酷薦舉不得徇畏選十五好提學別爲科
條發之督責使德行重於詞章進退不得結納九邊
大將偏裨保舉連坐擇勇略仁廉者久任加銜使將
識虜情軍守將法不得鑽求陞調九邊督撫保舉連
坐選投大遺艱不乖滑奸詐者久任加銜使夷夏相
安軍民受福不得掩敗冒功重貪官之法甚者論處
問官欺蔽者罪同嚴中傷之刑凡劾對簿果繫警誣
者反坐大臣不公不法者叅問明白一體從重不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四

徇私畏高明言官奎題迂陳者不必覆行要行務須
責成不可通行了故事則 九閣之外四海之內凜
凜風生神氣一振而元氣可復卽不然邦本不傾而
邦亦無危軀之患矣夫不爲吾之能爲而委罪於不
可爲不求自盡而望

聖主之必盡吾恐管仲楊惲且笑之矣總之中外病
本有兩字曰私曰僞夫六合皆情緣而惟大小衙門
爲秉公持正矢心天日之地今乃借得爲之勢以結
大小之權是曰私度績皆實政 國民利病所關而
但以簿書文移彌縫搪塞一生精神用在應酬世態

綱繆身家之處互相欺罔若謂當然是曰偽此元氣之賊倉扁之所望而驚者也 兄謂如何若還朝過我不說一句閑話只將社稷蒼生促膝一一三目三夜叨叨說不盡拈筆悵結

答孫月峯

得往歲書益信我 兄服善之勇至論今日治體猶自頭巾曾至定哀奄奄且莫人耳元氣之補腎者人所謂然孔子以爲元氣之弱由神氣不振振神氣乃所以補元氣故攝相作用只是數三家內則若墮三都鄙由求止顓臾之伐救泰山之旅諸陳恒之討外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則斬侏儒却萊人此張戴人以汗吐下爲補之法赫殺朱彥修矣今格心一說除是大人目前事天且無如之何而況目前人乎內惟恃九卿率屬修政立事而泄泄沓沓燕雀如故者尚多也外惟恃兩院勅法察吏安民而沾沾煦煦猶鼠如故者尚多也賄賂公行貪殘橫肆無異嘉靖末年時欲養元氣元氣非民乎民心如實砲捻一點而烈焰震天國勢如潰瓜手一動而流液滿地矣不逞一呼天下有堅城宇內有兵食乎吾儕者不能已病而又甚之者也氣數近來養亂日甚古稱天災人禍以爲大凶南中不可知大

江以北歲歲春旱如野燐二麥枯稿秋霖如倒海千里無涯此天災也黃河溢塞無常十數萬丁夫百萬椿枿屢派小民田宅賤鬻買者無人差糧逼脅成者相繼此地害也有司以肥潤爲急士大夫以傳奪自封逃無所之必惟有待此衣冠之虐也竊劫之盜日夜公行保甲濫免緝捕增殃此寇賊之殃也 兄以爲補養元氣當用何方積誠悟 主誰肯積誠深耕易耨以待有秋詎非千古確論非所以活七日不食之饑夫也急則治其標緩則攻其本又有標而本之木而標之者又有以攻爲補以補爲攻者又有四物四君子爲毒藥控涎承氣爲神方者安得與兄談醫人醫國之術三日夜耶憤世疾俗之語秘密秘密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三

二

道甚難言拈起卽是兄謂伊川易非周孔之易乃程氏之易甚是弟謂周孔易未必文王之易文王易未必伏羲之易各有所指而道無不同未必一畫遺天下之道未必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道也無論四聖卽集千古聖人以三百八十四爻試之一堂言人異卽六十四卦之名未必合而況爻辭耶今只就一部周易作訓詁須會四聖之意指如持符券始爲

經學本義切近而淺程傳精深而整楊誠齋弘暢而牽合頗多朱易弟止見此三家而楊似爲優漢晉以來最著者三十二家而九家荀爽何妥鄭玄虞翻干寶陸績侯暉王肅王弼向秀鄭玄爲尤著唐李鼎祚宗鄭玄孔穎達宗王弼大都玄主象數而弼主名理均之不可偏廢也弟亦愛此十二家說而互封止取三至五諸家有互中之互則不可曉矣大都解易固難而用易爲尤難易我渾身之物盈天地間滿眼之物以經解經而不以經解我以我解經而不以我用經總之口耳之學耳近世有孫淮海易談漢州周述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吳

撫滿解易一部而忘其名弟原有此兩家見章夫之所惠象義儘是聰明似太着意弟多所敬服而疑者亦多伊川未易勝而自成一家言亦足備讀易者之藥籠面談則可而評騭良難何者評騭發揮未易詳盡徒多意見者之戈戟耳弟欲擇父繫與荀相左者數十條錄以就正徐君行新值下女之喪匆匆不悉當有嗣音呻吟語談政類多愛我者刪之止存云云弟甚悔其傳也家缺此本於友人覓之兄其大加耶止幸甚

再寄孫月峯

春莫得清裁誨我勸渠告非世韻憶昔容與署中肩頭無一物着負重者簿書耳再重者常封今何負哉百吏賴吾彈壓萬姓賴吾撫字一物失所時予之辜今吏治之偷甚矣即肆然無忌者或無而慢不修職者多有與此悠悠俗吏飾態修文共圖治平之業得乎故自司度府治民者也兩院治治民者也訓迪督責者所以治之也不肅胡嚴不嚴胡治世尚沾沾煦煦以包容爲長厚以振刷爲躁切嗟嗟熟睡而百呼之不應偃仆而自掖之不起兄試點檢若曹以文後簿書求之燦然可觀一一而吹之何者不類靡何者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吳

不苟且故求實責成令行禁止此八字者課吏之先務也弟實未能願與吾兄共勉之倭寇猖獗內犯則臨德天通其可據之資運道其首圖之地臨河經畫兄其畱神至於歸路絕糧登萊始懼賊深沉靜定志不在區區者可畏哉弟憂不遑又爲兄愛同病之憐同室至清也清野堅壁以老深入之寇兄得無意乎寒暄不且責

答姜養冲

十八年幾夢神情緘一紙書覓便不得偶使者以一函至真耶夢耶展讀潸然上書得貶深爲悼惜非爲

仲文少一官所嗟廟堂少一仲文耳昔陳心毅以爾
瞻決去志弟謂不可曰奈何畱一賢去衆賢心毅愕
然曰年何敢然弟曰公畱則衆賢進公去則衆賢退
無認我作我我固朝廷用賢之賢也心毅竟不能從
弟謂吾丈亦然丈一還朝羣正之望而國是之宗也
乃欲爲山林生色使廊廟無光耶道候恣之來人無
不可喜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弟以爲吾人講
學須知所學何事自十五時便入大學所講者聖經
一章耳蓋儒者教門以天下國家爲一身其格致誠
正也欲端一身以爲國家天下非莘野磻石專言耕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四

釣阿衡向父方講治平作兩截學問耳諸子問爲政
類淵問爲邦何嘗以用世爲諱故幸無曰我今沉淪
便以經濟爲諱目前是何景象股浩以蒼生自負房
瑄以經武知名一出齋作敗局有如緩急之際艱難
如足食足兵重大如安邊治河種種不可悉數當事
者問我委曰不知柄人者用人委曰不能可乎夫什
聰明不可以當盤錯旋安排不可以應倉皇此周孔
所以必寢食俱忘夜以繼日且思且學者也弟老矣
吾丈以壯行之年當小歇之際無以重名節遠勢利
便爲歸宿無以標門戶咀緒餘便爲實際近日學問

不歸陸則歸朱不攻陸則攻朱假設推尊兩家是於
陳卷中多添故紙駁正兩家是於聚訟中起城官詞
不如斬斷一握千頭萬緒專探六部四書五經更有
餘閑講求胡註資治通鑑或紀事本末考鏡已往有
藉將來若舍光明正大之途鑿窮冥昏滅之窳索金
珠璧玉之異脈菽粟布帛之常貴清奇古怪之人薄
爲實蘊藉之士濟一水附和之偏惡五味相成之美
此高明者之大戒也吾丈必不然夫疾疾之變舉世
所同藥石之言吾人所獨丈之高品卓識人人稱之
矣而弟設不必然之慮於久不通之書正以會商無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四

日談心難再幸味鄙言如聞旧畫弟亦珍重來墨如
對中顏所寄諸刻淺庸可笑獻入珍者以茲焚不自
知其可嘔也

與陳肖平論河書

數年來行水諸公焦勞夙夜惟 陵運爲兢兢今黃
河北徙萬無陵憂加河流通萬無運憂若云黃流泛
溢衝城邑漂室廬沒田園民患誠可紓矣顧黃河之
水不天上流必由地中何地非王土何在非王民取
左臂瘡痍而後之右臂均之吾身痛楚非萬物一體
之義也當事者歲前猶亟亟於蘇家庄朱旺口之決

塞強必不可挽之下流而驅之必不可成之高地萬
無濟矣且自癸卯甲辰而後關王家口疏李吉堅城
六座樓等處役者積骨於河壩供者捧髓於窮閭歸
德一郡流亡不啻過半山東南直之民亦可知矣殘
寇未附於羶骨又拍之耒鍾之役東南郡邑其何以
堪僕竊謂加河幸可濟運黃河不礙萬艘聽其自便
不與相爭待其力倦然後順而折之何如今不俟情
歸而擊其來銳僕恐竭有限之膏脂填無定之波濤
即使強從終必復叛不如暫休以養民財徐待以觀
定勢無惑道旁之口無避後事之譏實心爲國爲民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聖
無遠大勞大費或者一管蠡之見乎敝省無撫院山
東有成心秉公而識卓者惟 修吾兄且與 總河
同里於議河得言肯爲萬姓造福於當事者一寓書
治之以不治是曰真治治之以緩治是曰急治此謂
行所無事非無所事事之謂也惟是加河有一段近
二十里每於伏秋之時山水衝沙阻塞中流直用水
淺等夫歲一爬撈少加米柴之恩不猶愈於隨在起
人夫請銀爲工費乎杞人不憂桑梓憂 邦本憂邦
本正憂 社稷耳 修吾與 公祖爲部僚必道義
石交也便中爲僕達之此兄憂時切念如在其身必

不以僕言爲迂矣惟留神爲望

寄劉晉川總河

三陟未靖吾輩肩頭不啻萬石重矣西夏二孽未擒
北狄數書驕悖包羞忍耻丈夫所難卽不能拔此朝
食亦豈能忘此而夕寐哉倭奴之橫微輔糾床知彼
之所以勝則知我之所以制勝矣彼倭也刀銃之外
無長技我所以禦之者有餘兵奈何畏之至於吾輩
有地方之責先城池之計今田穀既登郊居無事倘
令野處之民各有自救之術高城深池登陴固守彼
入無所 而攻不可克勢必自困困而圖之吾算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聖
矣此謂先勝於壁壘後勝於郊原靜待動飽待饑逸
待勞機非可乘無庸戰爲也至於謀兵謀食計修計
守在在有司渾如醉夢老公祖必授以方畧得先事
之防矣異海同波故不暇問寒暄而詳諄念此倘大
教見及不敢不努力奉行也

寄焦漪園太史

坤間之意氣相期者百世而比肩臭味相同者千里
而接膝吾丈未第時卽開建業有焦弱侯曠世豪傑
吾道正宗也恨不及見比入都門每投刺不得俯所
不專叩中消者以玉堂尊貴嫌於結納正坐世俗之

見耳後見裕武云公作外吏時游園兄雅相許可曾
稱說於某相公前夫無足而至吾丈何所誤聞而謬
取不肖如此之信哉自慙庸鄙無介紹而得收於有
道之門將何幸何幸自是悚然自失益加修飾匪愛
厥身亦惟是累長者知人之明是懼京華落葉天塹
長江偶遇便鴻輒當倚馬衰病之身箋奏難裁歲月
悠悠祇成浩嘆所謂交一臂而失之乃白首不傾蓋
無緣可知日者翰楚之賜如對清光不忍懷袖至今
篋笥十襲始知韞積非美玉之幸也斯道有顯晦世
運有亨屯吾身有本色真人無價鼎雖百折奚予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四

答孫立亭歸途寄聲

人生神交意契有不可知者衆人以爲惡而我獨美
之衆人以爲可憎而我獨嗜之里有一目之女一士
人悅之甚或笑之士人曰我只見世上人多了一目
不有見知於道宗也無乃似乎不肖生無一長而性
尤固執昔與趙吉老共事西曹多所繫桷吉老曰老
公祖他日掌印不能半年不肖曰所貴久於其位謂

入行其道也道不行矣久將何爲昔老先生之出也
不肖固憂之曰出易矣安得歸不意斬釘截鐵急流
勇退竟得抽身乃能如是夫君臣義合不合則去古
人之明訓也後來貪位戀祿人制爲一種不放輒行
之說以爲大罪不知出於何典大臣以理去官可與
外吏擅離職役者比而同之哉夫三日不朝孔子行
何罪之與有老先生可謂格去就之物矣中外莫不
高不佞終日之節而不知當此景象豈忍忘君君不
我用在不阿何爲倘魚水相得言聽計從豈獨菟裘可
以終餘年哉賤軀年來手痛不能據地步履更覺傾
去偽齋文集 卷之四 墨

答李叔茂刺史

憶甲午乙未丙申無似在西部與尊翁共事朝夕者
三年丁酉夏南還如與諸君別尊翁謹恪中實謂中
稍爲長者然未嘗相與談學門下好學之篤取善之

廣故聽言信行錄及無似無似竊愧心焉研窮所至雖有一得之愚躬行未能每多迷復之悔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言何容易也愚未事時自認常十分臨事時只做得二分蓋事莫難於當境當境與開境力量不減分毫然後自信開也欲以窮若信行義恐只是信理不可謂之自信也無似之心自信必不爲惡而當機臨事未必有濟則未試之空言何可遽信耶夜來讀門下疏義強半句句胸中流出無一字拾人唾餘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者守茂題目非所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耶幸體認此味用夏去僞齊文集卷之四

與梁景泉巡撫

福藩之初請地雖有嚴旨再三而中外不肯將順非抗也爲天下國家計至深遠也當時河南若爲慮終謹始之國防有加無已之漸不宜極力括地甚者美及學田合下便作盡頭着至今遂成不可長之勢上

之責求無厭下之奉行愈亟如鹿邑盡一畝地不論荒熟不留分毫今又換民膏腴猶恐謫悉本府又欲九屬括庫藏買民田以補給之不知皇種加於何處天長日久民害何堪夫山東湖廣皆王土也每每執奏不肯苦民皇上未見武怒惟河南報地三倍於兩省而責求愈嚴則始事者奉行之過也且中州物力台札閱念殷切令人墮淚三運豪橫王上切責大疏直奏運官不少回護止於畱中所謂主聖臣直不肖捧心敬服矣蓋聖主難不削父子之愛未嘗不知臣民之難勢已至此惟有以情理啟王以稅糧請上

去僞齊文集卷之四

四

與講學諸友書

吾儒學問只講心之一字今人滿身塵垢終日洗臉

以面目難掩耳學者滿心塵垢只是漱口以口語易
餽耳吾輩今日學問祇有事心一着最為第一古之
聖賢如太甲顧諟天之明命奉若詔旨也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敬若天神也而今把一個心來被耳
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踐踏如奴婢男兒七尺之
軀不能爲他做一些張主這般胸次發之言動措之
事業縱有一二可觀也都是氣質作用聰明意見安
得盡合道理協乎天則遂令罪之曰制心曰治心曰
束心曰降伏其心亦可憐矣心敢誰何而罪之耶自
今發洪誓大願振萎靡之氣堅果確之心掃除靈臺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四
尊起天君恭敬奉持常若存自無形之香火不滅不
言之瞻拜常勤以毋自欺爲董狐以必有事爲史魚
一點一畫不敢放過一時一刻耐意溫存勿以戒慎
恐懼爲桎梏勿以怠惰荒寧爲膾炙於發憤忘食之
中管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于道德之中優游於
矩度之內馴焉安焉不覺束縛自不散亂嗟夫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
離千年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終成甚人試一思之
可爲慟哭時當仲夏歲序中分過去日一不可得見在
未來日猶屬我之日月也責因循志就於今日恨懶

散身莫忽一時向去曆日一冊以識中興之功課道
脈一幅以示傳心之要法老身一息尚存亦不敢以
衰卷自棄也殘照餘光丁寧潦倒珍重斯言以銘座右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四終

去偽齋文集卷之四

四

呂新五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詮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曾蔡之琪

曾孫

應菊蕸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贈文類

達尊說壽宮保龍翁沈相國七表

嘉靖辛卯春龍江先生生於宋至今年庚子壽登七
袞矣郡邑諸生鄧君杖策等欲以言壽先生也徵言
於坤往有以壽文見役者坤不應曰壽非齒年之謂
也有以超遷特拜文見役者坤不應曰爵非公卿大
夫之謂也蓋孟子適齊有三達尊之說焉攷其時孟
子視宣王爲長然年未六十齒不尊初至齊猶未貴
卽貴不踰列國中卿爵不尊而徒以輔世長民德與
土侯絜短較長則達尊所重可知矣先生自少婚修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二

書狀渠塢中不踰尺寸立朝清夷皇路翊植天常居
鄉孝友傳家道義範俗持身石介與物春溫慶曆以
來大臣風節屹狀第一茲非所謂輔世長民者耶官
保崇秩禮書清卿翰翰仙曹天下貴貴矣七十杖於
國古所稱稀論齒齒不後人是先生者有孟子之一
而兼以所無之二也吾不徧寰宇中人舉所識備有
達尊者則惟見先生云今天下齊民屏息於閭閻閭
閻間稍出其上者皆得魚肉今天下鯨背龍鍾人饑
凍不能自存活滿目而是坤其憐之睠茲國步隱憂
孔棘緩急猝乘孰肩是任乃有德者未必能秉軸有
德位者未必長年齒爵尊矣未必以身任天下國家
之重故世道無賴以至斯也先生以三達尊係天下
重輕吾何憂於世道閭閻之頌魯侯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頌君也而壽三卿者何老成人國祚靈長之
藉也願先生無疆壽以壽社稷南山之頌公卿曰壽
考萬年公卿何與民也而祈之年賢士大夫元元依
以爲命者也願先生無疆壽以壽斯民鳴鳩之頌君
子曰正是四國胡不萬年先生總司風化時萬邦取
正焉世教汗隆於是焉在願先生無疆壽以壽斯道
坤謏猥不嫻於文而以毛詩受先生知因誦所習聞

者壽先生乃若益永其年而與台司操政本以治平天下則在天與人益仰其德以副天人望則在先生是坤所禱而求者也

壽原壽瑤石年伯蔡老先生

長生家之說載籍幾百種然要其指歸率矯拂性靈而裁其心之所欲遂豈不獲壽較所失得與無意短長者各十五也南海瑤石公益全得云公恬愉澹雅情漠漠無所寄惟是墳典而下百家語若數一二也四體翰墨直與作者頡頏然了不殫意官爲翰林孔日歷尚書郎以藩叅從事內閣凡伍仕在在有聲稱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而宦況若江湖無競逐心衣食惟所有則衣食之伏臘不以問曰此門內事無令累吾懷與人由由爾也不忤物有忤之者不報頃已忘之視寰寓中無一碍心事陶然曠然所至皆適年幾稀而健便若成童昔者任泊問於天爵曰子欲壽乎曰不欲何壽之多也曰吾不欲壽以是能壽道逢子曰養生之道任之而已夫天一壽之元也而熾於七志火木二藏實君相之夫能淡於世好而忘情於物我之交則七志不燃而眞陰常定即人代王翁何計久近吾觀公之雅抱而知其能壽狀公所得視長生家又倍之矣夫所貴

乎壽豈直久視云哉所志適也阮籍有言吾不以百年易一日故達人可彭可殤不可強以不欲乃玄眞者流爐百慮殫羣情稿狀不知有生人之樂下焉者又鍊食辟役以苦百骸精令後天而老吾無樂乎久此寂寞之鄉矧有逐逐以求之而反自促者也公壽而能樂當必薄長生家而不爲矣余年友君華公之子也與余同舉南宮同天官署者凡五人焉笑語日相洽也一日君華有愀容問之曰是日也家大人生且六七年矣客子不能稱一觴爲壽難乎予心余五人者相謂曰我通家子也當走一言言屬余君華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四

抵掌喜曰我得百觴矣當持以醉吾翁時萬曆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也

王母圖說壽郭村孫翁九十

壽圖一幅凡五人當瑤池而立者西王母從姬一董雙成許飛瓊半倚戶而持桃者一段安香執法算籙雲際騎鶴而欲下者呂純陽子蓋名筆云萬曆己卯秋年友張君鳴春與予同天官署持以示予曰茲壺天樂事也吾外王父郭村年九十矣將以爲壽予少讀稗官說見所謂青鳥紫鸞瑤臺海屋皆茫昧不經見卽有之則鳳翼麟脯不脫烟火食而凌空躡虛離

倫去情無復骨肉天性之顧較所得與吾人世樂未
易濃淡也昔者榮啓期衣鹿皮帶索鼓琴自適孔子
傷其貧伏生濟上老明經而以女傳業不世其後張
蒼服乳婢侍滿百髮垂白輕健如孺子而清德者惜
之尹熊閉處深谷謝情交知辟穀長年頭生角半寸
朕同室析厥視若行道人不問也是四翁者年皆九
十而生人之性無兼遂若郭村翁余固悉其人矣家
故富不以自贏衣食之外皆贍里族兄弟子姓滿目
前濟濟率冠裳士食衆人食無他服餌而輕舉若二
四十歲人是壽與四翁同而兼所未遂也茲奚讓圖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壽原詩曹母老夫人

邑之北郊有故人口曹笑亭者余孟氏姑之長女婿
也好客喜花卉九喜菊吾邑尚菊飲每九日菊家召
客傳飲既則折花盈把以歸皆不大稱賞惟見笑亭
菊則稱賞不置故笑亭之家客盈庭操鉢而乞菊者
盈戶折菊而歸者入邑門邑人皆知其爲曹氏菊也
且移而置諸庭將改歲顏色迄不變其莖葉蒼翠如

九日時他菊家皆枯瘁無枝幹矣乙亥秋復買菊于
曹氏客有殷東壩者問種術笑亭曰予笑術夫菊畏
蟪蛄惡日而喜濕冬予厚益以雪則蟲不處根穀雨
而裁折其弱植覆以荻薄滋以膏壤初日一溉焉根
識土則三日一溉焉日視其蟪蛄而蠲之又披其附
枝蓋日日營營搔胝而治之也故予之菊獨茂且久
東壩子曰夫菊也豈冬草哉而曹氏之菊以冬存則
知物之壽善培者之力也故善培者奪天數既微席
揖笑亭母杖而出瞻狀若素鶴也且健問壽幾何曰
老婦生八十年矣客曰嗟夫古稀七十乃八十猶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六

是健耶母何修哉母何修哉東園氏曰我知之矣人
子之於親薄其滋味而拂逆焉以憂怒其心鮮有壽
者笑亭孝子也我孟氏姑又善事姑衣適時食必甘
有每事不敢忤其所欲夫母也志愉體寬氣血平寧
百病不生惡得而不壽笑亭之養菊術乃其養親術
也彼得以專志於菊者則其事親之餘功哉而又藉
此芳華以娛老親耳豈徒濁菊云客析朕乃傳觴爲
母壽時叔簡氏仕晉聞之喜曰茲樂事也吾獨不與
觴焉乃作壽原

賀蕭岳老晉官保大司馬序

今九陲事勢則無如宣大重矣遼陽以山海爲天塹
虜不能飛騎五郡延寧雖稱多士朕一隅告急去

宸居遠在三千外非邦域憂惟是宣大逼近 京陵

而上谷枕居庸 國初以來 幾犯順矣亦惟是鎮

爲兢兢史車二酋自款我後我不分於蔡吾衣食寢

處視吾人有加一朝輒叛去且渠連姻諸酋力能撼

順義與同心而我方以洮河之擾罷辛未貢市絕順

義弗與通當是時欲仗義以討二酋開無窮邊釁既

失之激而主和議者欲釋洮河怨仍許乞盟且補三

年往市又示之弱我公深惟至計乃讓順義曰國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七

案發而曹仰之恭順而助火真虔劉我西土耗我物

力隕越我將士而實不共自絕於天倘懾前惡捕二

酋自贖卽萬金吾何愛且不奪而舊恩貢市有常順

義奉命惟謹尋械二酋來獻公疏其狀以聞 天子

謂公謀國忠勤特進今秩人皆以公之擒史車爲奇

功而不知公之能用擒酋爲大智也夫擒酋負西犯

之誅而乞三年之賞至無名也重兵以臨之豈曰無

辭而力未能抑心以許之豈能終免而名未可公予

之可赦之名責以可賞之功奴隸名王旣以尊吾體

束縛雄逆又以伸吾威卽捐萬金於一朝輕三年於

一諾吾不爲損重且携彼同仇之誼絕我叛逆之奸

二心之寇孰不自危九邊諸 誰復反側籌邊儲積

厥惟懋哉 天子曰都維茲奇勲光我旂常用錫以

章服建專九伐保我子孫則公之膺茲天寵也蓋

簡在特恩云某新舊在公制節特宥柔懷得免封疆

之罪是役也不直爲公喜而又以慶吾私敢臆言一

布之

送大司空對泉沈公之任南都序

國家自都北平後至宣德間選任六卿猶稱行在其

南省卿貳必大臣有兼望者始得行行日特賜面諭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八

重始業固腹心也於是對泉沈公以少宰爲南京工

部尚書蓋簡任云世謂金陵散地司空素臣而負經

世之略者又以無所事事爲厭曠吁何弗察也虞廷

建官自岳牧外特咨命者六人而平水土作虞若上

下艸木鳥獸非今水衡者事乎乃使禹與益重分任

之則工部者其責重今冬官在近地者無細大事皆

仰成趨赴卽有節儉心不得請罷留都在三千里外

事不及以 間輒許便宜則南工部者其任專第欲

事事則自歲歲供外誠無藉手者而天下國家興大

受幸昔者成周蓋分六卿焉而司空者居四民圉地

利凡以阜財養民非直五材九範程品百工爾也補周禮者以考工記足之非其任矣漢以來冬官率事考工事而虞周命官初意邈不可追是司空者司農之耗也夫天地以三時育萬物大侈繁費至冬而扇槌之兩間聞寂空無事則司空之意也有國家者不得已而動衆則三日一人猶憾憾有隱心若之何司空欲事事哉往歲督本蜀粵間縣崖絕嶺累千人更歲始得一章官直十金而民力百之民費千之其不忍言者弗計夫歲晚休力以寧民也土木無勤以節事也藏不告訕以養財也審是即司空閉閭臥一無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九

所問天下利奚翅于千百顧厥曠云乎公筮令長子歷節鎮總儲皆拓綽有大建封不卽於逸則量功計餘之心固所認認者語曰長道節負公宏蓄厚藉未竟所施 聖天子優之留省以節前勤行遺公鉅劇不欲久相逸也

賀陝西軍門葉龍潭平 錫恩序

上御極之二十年春朔方難起首難者呼拜父子也出自降虜累功至副帥統點夷二千人兵強財富勢足以有朔方欲如元昊故事藉激變名賊撫鎮監軍破城堡幾盡又賂 借其兵以持我又推劉許爲神

叢以愚我又乞招安以緩我又據堅城劫吾民以拒我益役而悍亡論成功蚤莫且安危未知所決云是時督府大司馬魏公提諸路兵觀變靈州時未可動不敢頓兵堅城下以爲憂公巡撫甘肅患火真之與朔方合也患朔方失而火真愈熾也患拜有朔方據要害以圖三鎮而失全秦也乃抗疏請討賊上壯而許之已代魏公節制四鎮聲威愈益張蓋三踰月拜窮閭門自火其子承恩併首黨士文德等皆就擒械繫獻闕下廷議符公通侯公累表不居功天子成公讓德擢右都御史世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賜金百大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十

紅紵衣四四鎮藩臬大夫以不佞受知於公也屬之賀言某不敏朕追思往事有餘懼焉方賊之據朔方引松套也千里重鎮百萬生靈棄置無論已設以一守朔方哮氏引精兵入長安表裏受敵又提一師自蒲解入犯河東又提一師自潼關犯弘農入嵩洛又其甚者提一師徐淮臨濟間因糧於我而扼其喉承平郡邑所至如履康莊天下事不可知已公以忠義激官軍以間謀離寇 發火石以碎雄傑決唐渠以灌重城諸賊所欲嚮往者皆預計以伐其謀賊大窘故眷戀窮城而授首焉人知公功在朔方乃天下

社稷陰受其福或未盡知云昔者元昊叛宋端范以
一代名公卒無損於猖獗而夏於宋幾相終始公伯
方張之寇挾北之衆用雲集之士御爭功避難之
將當之食之際攻金湯之固不旋踵而功成以方韓
范當過之矣尤所難者上怒方殷魏公被逮公矢百
口爲魏公列冤狀稱爲首功魏公竟得釋且復其官
海內頌公義公精忠大節駿德鴻功不度越古昔哉
顧不佞猶有獻焉人之言曰圖始易善後難大數甫
定羣念更新圖始正善後之策善後在圖始之日也
公知所以有今日乎則善後良法無俟遠求矣公起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十一

家乙丑進士用閩中循吏聲拜監察御史當廷議主
和時上書獨以爲不可忤 穆廟旨得左遷已更典
名郡治兵盧龍卓犖起令譽撫黃竹改三秦遷五郡
鰥鰥欲攘外以鞏中華洮河之役與魏公挾策出塞
冬所藏留窺塞諸胡竟氣折意阻無敢彎弓東向及
西夏甫平又以和議愚 所謂神龍際天潛地非拘
學士所能尺寸云

賀大司空晉川劉公河功錫命

萬曆己亥秋河工告成是役也晉川劉公是終始之
御史上言狀天子若曰惟茲澤洞警余一人亡何積

用成厥功惟懋乃陞公工部尚書歷一子學於大學
賜金帛視一品異數也然知黃君承玄暨二三執事
者索余言以爲賀昔余與公同協院稔知公公有道
入也是寵榮奚以喜顧有道未嘗無喜也戊戌之秋
公道寧陵兩顧我於迷室曰今茲之役有五憂焉我
其奚可黃河南徙則憂鳳泗衆謂空分黃咽口決則
憂漕衆謂空塞宿雖魚鱉則憂在生靈衆謂無其所
急寧後民水衡錢闕則憂國衆謂大小挑皆侈費也
空罷募夫多爲日久則憂勞民衆謂重永遠者輕一
勞衆道旁舍作無米炊我其奚可余對曰坤奚知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十一

夫河不可以遙度治亦不可以按圖治也我公精名
理夫理性者通一腔於六合理身者暢百骸於四肢
塞口止見啼昔人病之公笑曰吾意固朕既至疏三
仙臺達於九里溝澹鎮口開達於岔路復趙家園放
道自胡家樓達於兩河長二萬八千四百餘丈廣者
十餘丈或五六丈深半之引全河之五六出小浮橋
以資漕分全河之三四出白洋河以防潰又築攔水
隄二長一千七百八十餘丈濶二丈餘下倍之自是
黃河之水不犯諸德而鳳泗無虞小浮橋建甌而下
萬艘無梗河不南徙而宿雖無爲沼憂始議復河

計百六十萬繼議四十七萬又繼議疏李吉口計三十餘萬今也費僅十萬五千有奇甫四月而竣事民不告勞財不過靡夫肩鉅者之兢兢於所任也凡不重吾憂者皆吾喜矧蠲一切害成一切利行一切費君民胥有慶焉而吾亦與有榮施公卽不爲一身喜寧不爲社稷蒼生喜乎顧杞人有過計焉夏人之頌禹曰萬世永賴乃二千年後酸棗金甌瓠子相繼而決元光間勞費以萬億計何永賴之足恃夫禹尊其源我治委禹惟除害我除害復資其利禹通其有餘我挹有餘又供其不足視禹不啻難矣顧欲永賴得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乎語云器無十年之完而有百年之用補敝也置不於所而視不以時卽金甌且缺亡論缺且亡之矣始黃咽之決也杯土可塞主者疏焉遂有今日倘無賴於小浮知今日作何究竟嗣自今總總焉惟敝之務補無忽微無懈難無失時無令缺且亡焉至事百而功一是之謂人定人定天且從之玄冥有不救靈者乎夫河萬世稱禹績矣禹之言曰子思日孜孜公其念哉不厭青之首事者何嘗不悄悄憂及其成功也何嘗不忻忻哉會淺何時又貽我公今日勞抑可鑒已公有道不喜諛余亦不諛人矧諛有道願以河工

歲代河平頌焉歲曰河之流倏忽溪丘無與水譬趨下攻柔惟因是求河之千里蜿蜒偏以茅蘭蟻穴滔天夙夜恤焉河之許萬夫作苦卿寒暑雨誰其念汝惟公汝撫河之費庶務是備萬姓告匱米鹽無細爲語司計河之浸虐我蒸民漕泗惟均一夫無壘是日洪仁

送宮保大司馬方公金湖入典本兵敘

今北 馴 天子道化奉中國約令馬不南牧弩不內向喉不烽燧道不警備郊不保聚髮垂髫之人含笑而市盤殮榼醪之味接膝而讓依依由山若我未偽齋文集 卷之五 四

族類茲不可謂極謐寧無事哉夫自有天地以來北我寇讐也得而甘心焉惟恐不速蓋古今公憤耳隆慶庚午首孫那吉來歸人曰乳虎難鴉投我吾恐矣無赦公曰是越大夫之見也既福吾量且以厚焉慎藏我奇貨我將易焉待那吉愈益厚虜大喜乃還我叛人以那吉歸遂表貢請封修好如今日諸夷之不取決微公審利害重輕而持之以斷邊患當慘嘉靖間矣議者不察遂有意見曰屈我物力填彼經將無厭無厭難終是不計今昔耳昔俺酋未爲順

茶毒我生靈何忍過亡論主兵仰客餉費少
歲不減二十萬邊臣數告厥爲大司農憂六七年來
僅有互市撫賞一費耳且省且不藉客餉是我歲得
北金二十萬乃朝廷省西顧宵旰萬民省塗地所
脂不計也卽虜情巨測萬一寒盟朕一歲和獲一歲
利況伐謀之道我已萬全賓服之誠彼已固結哉昔
成周盛時猶有太原薄伐而漢武空幕南王庭未得
攻心上策今人吾人矣古所謂四夷來王不可見
意者無加是與天子曰茲社稷臣在宣雲則三邊重
在兵樞則九邊重其大總我親戎震懾中外乃召公

去僞齋文集

卷之五

五

還公督撫茲土且十年矣恩流三鎮而雲中尤深蓋
公秉鉞地也三軍謂公優恤萬姓謂公撫字諸將吏
謂公獎進人才有肯成美咸涕泗賦九戩呈書曰是
各鳴其私也公澤在華夷功在天下後世諸酋且欲
攀臥留矧茲夏衆但世有不知和戎之利者公長厚
口不言伐愚茲爲公言之嗟嗟漢馬援趙克國唐李
郭宋韓范其籌邊長計可謂鰥鰥朕至矣朕以智勇
勝較所得孰如公多愚不敢倣公有識者必能辨之
郡司理定門宋公序地官尚書郎贈之以言

地官古司徒也唐以來改民部爲戶部稱地官至今

云余嘗考古命名之義而知建官者意至深遠也夫
地養萬民者也極六合所包皆地職掌則極六合
所發育皆地事功自非雨暘愆期而有一物不若其
生息長養之性司職者任之今薄海內外之民衣食
此方而聽數口於豐凶罔不敢祈驕子慈母念求冬
於上之人乃經野無法賦役弗均稅斂恣雕圖籍假
濫荒蕪未報更稟稱虛關市橫征量衡不式貨工巧
僞俗競豪奢冗食溢於官脩民徧於野翼虎群噬於
窮鄉哀鴻未集於中澤鰥寡孤獨疲瘵殘疾之號呼
於都邑州里皆利未盡物而財傷於蠹也秦越吾赤
去僞齋文集

卷之五

六

子而德澤之不下究也此之惰廢匪異人任養天下
者任之衰周而後發道無開富是時司用之臣重國
計輕民生見府庫而不見閭閻不本之先而末是亟
匪樹之同而惟穫是求自錢糧出納外一無所與甚
者以一度支盡地官之職君子思及各義有慨聲焉
平生萬物一體之學今日四海待命之身痛癢關心
食息在念則求所以稱是職者當必有道矣定門宋
公司理睢陽簡潔真清溫粹冲夷敏英華於靜深操
性靈於應接醇猷尚矜恤民謂無寬至品臨庶司泂
愿斤斤水鑑朕務在掩瑕不棄人於惡余役車過里

中兩得御焉公無世俗語非性命則民物每與余言忘其行余每與公言亦忘其倦也雅稱契知云公之遷今秩也人皆謂公憫朕公了無厭厭心過寧陵下余廬焉值余臥病弗能起公固命臨榻余固辭蓋欲與公長語而力未能也以爲恨公行矣雖陽士民愛公而不忍別者盡國中矣而文雅社中若宗伯龍江先生暨二三君子又與公謂道義者命余贈言余固悔不及與公言也設與公言亦惟是所云地官之職爲諄諄公之臨問余也無亦惟是之講乎余不佞竊於公有厚望焉昔王子明有言東南之民力竭矣聞去僞齊文集卷之五

送郭祠部汾源尹尉氏叙

夫明於在人者榮我辱我而我不與明於在我者處榮處辱而人不與夫朕後不沈其身不爲世礙余年友汾源郭君兩浙人豪也七舉七還業不困乃隆慶己巳學大夫拔之十九人中貨於天子明年舉於鄉又明年登進士上第已授行人拜禮部祠部郎郎清秩也且屢蹶中丞得志茲不可謂榮遇哉君無驟貴容萬曆乙亥君有池魚之及不得辯貶懷仁尉尉平

自承今而上皆左視之亡論長安貴遊仰起家吏公自強色從事者君奔走應對如尉禮不知者亦尉之公恬朕也嗟嗟茲榮辱亦無漸矣世所謂英傑士平生琅琅冷泠眼界空六合竟泐沒兩字中可使掩泣可使破顏何者人已之分不明而世好常殷也丙子秋余與君共鄉舉役於晉陽有報君遷尉氏令君涕洟淫淫下曰予不視菽水者三年矣使予而道海寧也卽雷崖演粵予甘之夫尉氏令不得省矣一座愀朕叔簡氏曰楚子文三已不愠孔子謂忠而狄梁公望雲佇立愴朕橫淚乃迄今以孝聞君視二子如何去僞齊文集卷之五

夫惟重內者識我識我者忘人君不愠情榮辱豈直人已之分明抑所重又自有在也初公至懷仁兩鎮開府公重之俾師宣大士宣大士悅尋署山陰四十日山陰之百姓悅君文學素所優悅士宜矣山陰吏事也而俄頃間頓令改視易聽向以禮部陟清華孰識君哉君瀕行問所以治尉氏者予笑曰君不苦山陰矣於尉氏何有朕有一言守令非治民之難難於獲上俗吏得之矣勉哉寧無得也無爲俗吏大俗吏計榮辱耳君於人已明而余語及此特爲斯世發一笑云若夫談往事情離群與情固誠厚則朕不

送僚友顧叔時出判桂陽序

國家以六歲計廷臣無大吏庶僚簡不肖者誡之甚
典鉅也於是司空何公以言者去中丞辛公侍御臨
淮趙君廬陵高君昌陽左君新與張君以兩公去諸
署各奏牘者奪一歲之祿蓋往事所無云自四君之
去也無復敢爲四君去者世道傷心哲人隱痛司勳
員外郎顧叔時毅狀上書指時事切直執政者忘其
慙也顧獨申救之甚力得左調判桂陽軍而直名昭
彰滿中外矣同舍郎皆壯叔時叔時曰吾何樂乎是
上臣顯君其矣不潔名吾不善納約以成天地之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七九

而貽之過以博直名吾何樂乎是呂氏坤曰厚哉子
叔時之言也又以遠名夫名者行之標而自修者之
所懼也故君子不趨名亦不避名求以稱之耳采芳
華而值之斃二日枯精不繼也始叔時未著名人不
以名求備今海內皆知有叔時矣一咳唾莫不相聞
矧曰言行叔時何以繼之無亦以告吾君吾相者而
反之身俾人常不媿妻子出常不媿朋儕矣乎振驚
之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言繼也故執德之念不
可以不恒也往者言事諸臣卽一時犯忌端遭譴怒
與日特下徵書不數歲皆通顯非貴其言將使貴其

所言也 聖上何心有如還叔時而驟躋之且望以
皇獎稷契將何爲應悉民艱熟世務明體要審機宜
辨人品維世教皆所以爲應也夫實錄非不麗狀大
也濟川不可挹水不可所貴非所用矣故用世之學
不可以不精也叔時勉之無俾後之人曰此君僅僅
氣節士其氣節也又僅僅見一疏則同舍者有餘榮
矣蓋昔有遠遊者同室人送之屬之曰孤客強加餐
夫加餐行于所知也屬者云云同室之愛無已耳叔
時端純亮直皦然塵壒中而淵涵玉韞有非曲局士
所能寸尺余復云云則加餐之屬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千

贈孫弘海同守維揚序

弘海公以萬曆庚辰登進士高第初試霸州守霸近
都城時余在都城知霸州政勁節直道不佞監司
調吉州吉貧余按察三晉日知吉州政催科撫字人
謂陽城繼補華州華嚴郡也余保釐三秦日知華州
政抑豪右而惠小民公家在濱州濱隸濟南昔余
宣濟南濱人甚譽公曰君子也靜而厚不飾奪人譽
爲我歸德別駕時余告里中里中父老爲余言自我
生髮未燥至今頭盡白幾得孫公且署睢署太康署
虞城署所任得人心其頌德歸思如我里人云余

閩人多矣又閱公且詳豈其齟齬作錫璫人璫璫作
璫人嫁嫁作容與人不足識耶抑或矯飾不可闕
聰黯黯不可方物人難識耶乃吉州之調也蜀人爲
公屈華州之遷南曹也華人爲公屈已而左遷吾郡
也三郡人又愈益爲公屈在吾郡幾四年矣不卽守
揚州又復貳之九屬人莫不爲公快快如三郡嗟乎
何所至士民德公如此之深而當事者知公之淺耶
尹興安曰公之不見知無意於求知也以公之才之
德令稍自削颺順風之勢耳枉下史云知我者希則
我貴沈光祿曰我觀躍者矣蹲甚則踊高往者名公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送太府思泉王公祖人計序
計典察吏也以方面行報所部吏之淑慝也於是辛
丑當計吏矣思泉王公守歸德之明年偕應計者以
行二府陳公三府鄭公馬公公履公四府田公徵余言
爲贈余甘源無苦流強本無弱植端本澄源上公有
率道余當上上考僚若屬莫不承德意而布之郡邑
以膏澤我士女者也胥當上上考諸公曰俞尊在同
寅敢云象德亦惟是朝夕左右聆訓迪以爲型範肯
公之來治睢陽也起家翰館繼歷端臺稱華貫矣僉
謂不屑爲吏簿書期會非其所親僉謂不習爲吏乃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余日以課職守公之政蔑以加矣而公之誠與才以不可以吏治知也青稅政之方嚴也管端在省會道寧陵余爲梓里憂走告於公公曰吾識此輩情態當欲以名不則動以福德不則以利害憐之必從既還告余曰計從矣虎觀者不四噬矣無憂夫以一語而熄燎火之焰使中原不爲秦晉齊楚者公之才實公之誠爲之也大豪傑事業以濟變爲難局以圓機爲妙川題才者惟是之疏曉而難其人公其人與是行也當以卓異賞識以銀大付託彈丸黑子郡豈能相棘我公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送比部吳中淮恤刑全陝序

吾道如持衡狀過與不及於人情舉無當也故聖人貴中事有寧失之過而不害其爲中者則仁是已蓋與傷恩兼容傷辨仁亦有不可過而不害其爲過者則飲恤是已夫四時之氣犁朕分矣秋主殺冬則殺之極也當是時亡論有不刑之本亦亡論木之凋者有孕孕之梧蕾乃宿莽根莖苟可僅存以待明年亦秋冬之所應育而不忍令之死者也法者聖王之政冬也聖王之立法也盜死殺人者必姪犯禮者死貪病公者必苛十紀者必斤斤狀鵬示之使家讀法而

大習法夫亦曰懼之使不敢犯耳今有萬夫之邑殺人者十五焉是死者半當坐死者亦且半聖王將比而誅之乎必有借之名以全吾仁權其罪以伸吾法是聖王用刑之精意而不敢以示人者也曰某某殺人當死是在法曰某某未嘗殺人是在吏寧我有失察之名而不傷吾仁不廢吾法是恤刑者之精意而不敢以示人者也國家大獄五年一欽恤非以明法以明仁也余年友吳君伯與有三秦之命伯與舊守桐川內其民於溫飽而乳哺之又閱閔朕哀天下之民之不桐川也 聖天子宣慈在德擇法臣之好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者以行而伯與資新例不遣 上特遣之殊命也君子爲三秦幸而余獨以幸伯與何者昔余之令雲中也臺察黃公錄公刑從余請以生者十有一人余沾沾竊自喜而獨不得及他邑以爲恨三秦論公之民嘗不知幾千百也伯與按其狀一一與求生惟天意君心焉是副其所全活者必衆矣余不幸不得爲伯與而於其行也得一言人曰仁於生不仁於死是聖輪持斧者之說也得無有以是相聞者乎惟伯與無聽

質鏡石馬父母均田底續序

萬曆己卯大均海內田限遠近以期期嚴有夜履臥者又令額不失舊實浮於舊者當是時廬江以後時罪滄州以不如數罪尉氏以數不增減罪天下廩廩懼督切務相匿以文蓋執政意也又明年天子用言官議下郡國清浮糧欲田與租相實云先是寧陵奏田數其遺患者六五府三衛之爲頃也百畝而寧陵以九十五疇我而他人是豐一割三萬二千二百畝於睢陽而不破額使我月稅輕各二謂與睢陽者爲新清額外之數使我月欺隱各三又使隣人垂涎四萬畝爲他年口實四區多寡不倫人有苦樂五四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奪我故疆忍不與辯六前侯固知其不可而勢不能也癸未冬鏡石公來視事問父老二三子有所苦不夫令也以除民苦者也父老以均田請問大夫士大夫士如父老言公曰我聞之自嘉靖來是邑五均田矣二三子猶云云緊昔人弗恤我其慎請乃牒於城隍曰是月也將有事於清均夫與我共茲土者非神乎惟往事弗當於民心以及數四神其贊我永奠蒸黎某所不秉公卑力而以彌文苟一旦者有如日二三子感泣曰孰是侯也而忍負之乎惟尺寸土上應尺寸吳天凡我大夫士及庶人所不棄前非而怙終

以問上者有如日亦誓諸神明公乃布科條嚴禁令必刑賞裕盈縮節費去煩覈邊清籍兩閱月而竣事蓋五均之弊此爲一清云明日士民拜稽首於公庭公揖士而語之曰士守書亦知書之所以失乎士有積書萬軸者歸於一室他日借數卷於友人友人又以所借者借之數友人經年而求之失其半士詰友人友人又詰其友人友人曰某付某僮還之矣問之某僮某僮曰某轉付某僮還之矣覓累月竟不知所在大悔乃題於壁曰今而後吾書不出戶庭欲觀者入吾室自是終其身不失一紙國初分畿省十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畿省分郡邑多寡有差郡邑分圖保又多寡有左犁狀各在不雜尺寸今不聞燕爲楚齊爲秦也若之何混圖保而雜之也我欲復鄉甲俾戶走之田各還里社以寧百世惡用數紛紛騷四境爲於是有分野之法法一如制百姓爲之歌曰浮租既蠲實畝既還我公均田以彼動者我公分野公輟然喜曰予懼夫又往事以感二三子也今若此矣邑人亦喜公喜之也而觴以賀之公簡重慈祥惠利我邑人者不具悉而此其大者異日綿地旋坤事業將率土胥清寧而此其小者

賀張戶侯恕吾榮選軍政序

萬曆庚辰恕吾張君以先人爵請襲於大司馬大司馬以聞詔試於閱武場當是時天下待試者數百人三比之恕吾張君居第五既歸之明年御史來睢陽閱射恕吾發矢中獨多幾純御史數注目數問賞恕吾獨多於是軍政五年矣例會選以更三司籍百戶之當選者自兩院御史故識君謂中丞此奇少年也著上考中丞亦著上考遂令第三級兼兩職焉蓋恕吾以藝受知當路者如此余安所望於恕吾惟是臣子所當自勵者有二道焉恕吾亦當讀大誥武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一篇乎其恤軍之意亦丁寧懇至矣今爲戶百者貧常十九甚者散四方終其身不反顧茲非懸命於我者乎舍曰恤之而又以爲貧小不中吾欲則視若初越無乃非朝廷意乎仁人曰彼其欲溫飽心奚異於子奈之何割群數以自封也昔余官雲中三雲郭都護號者起自持戟乃擁十萬衆爲前將軍腰橫玉肘後繫金印大如斗贈曾祖父母皆如其官茲非一武臣乎孝子曰子自首先人爵無尺寸進以錫之光設爲麾下健兒寧碌碌此生耶茲子所謂二道也恕吾勉乎哉恕吾溫文沉毅近郊穀祭遵而廉訪不苟

士卒籍甚稱之庶幾其能仁矣若夫提三尺劍樹萬里勳流百世芳爲三祔重則於恕吾有厚望焉余第娶於張恕吾姊也恕吾與余同室親屬數相與余以是得盡言云

賀胡敬所歲薦序

貢獻也周禮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歲書賢能者而獻之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典爲甚鉅萬二千五百家之邑間歲得一人焉其選爲甚嚴又授之以萬二千五百家之邑爲今若師其任爲甚重先王若曰惟萬姓于不能舉安茲所簡拔士子所持以安萬姓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者也胡可以弗慎乃世之人易貢也而貢亦以自易曰上之人限我遂頽臥有日暮心嗟嗟是未之思也國家蒙肉我三十年秋毫皆帝力卽以所限者圖報塞其職亦未易稱且恩禮也若是不計報塞而猶以崇卑計其身貧士者謂何將斯役且有辭矣吾友敬所氏博雅君子也沉潛藏籍根極理道嘗著人人語言數萬語其言曰人臣於君非但析圭磬爵者方可効忠雖常布之賤皆當以忠盡自厲斯言也可爲士訓矣敬所世受國恩爲升斗祿爲鍾鼎食者幾百年矣今且釋常布而圭爵是錫也其無忘是言哉秦人

思歸而楚歌以自解其僕曰君無乃懷楚乎秦人曰不也予口語則狀僕笑曰固秦心也安用是楚語爲敬所善事心知必不爲口語近者臺省部署清秩貢常十一得是上之人又未嘗限之也敬所其以予所謂報塞者自期又以所謂忠盡者自鵬俾海內士稱之曰累朝貢士惟萬曆乙酉爲得人惟寧陵胡君爲最僞凡我粉榆孰不勃狀生色者哉敬所之弟懿菴予兄之子婿也持一觴以賀其兄令予言懿菴誠直多義舉予愛之且需次天官行常有民社寄則予斯言也不獨爲敬所言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无

胡用中字說

原武見真胡君名希舜初字惟善萬曆丁亥余忝山東藩省政惟善以鹽法安陽劉希曾以兵巡皆副按察司使武功李道甫以僉憲備兵武德皆同里同年友也時鹽臺在安德余四人者皆於鹽政有關皆往見道甫素直方可當百折適小集談時事慷慨危言余曰兄洵直矣當進於中正道甫曰安有直而不中正者乎余僭座中一箸問道甫曰是箸也直乎道甫曰直余斜置於几隅曰正乎道甫曰否余正置於几旁曰中乎道甫曰否余曰證父攘羊者直而不正清

任和之聖人正而不中至於中道斯極矣乃若用中之妙其變多端愛親以德則廢莠不薦者不爲忍嗣先爲重則不告而娶者不爲專辭孤寡於魯君而受季孫之簀愛一車於弟子而舊館人顧以脫驂道甫曰信斯言也不執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輿地之廣極於八埏自中取向毫髮爲偏衡有一鍼直縣如錢輕重相累纖忽斯辨天失中所不宜者受病人失中所不勝者爲患君一中則臣五常操一中而役萬善莫舜以精一允執顏淵以服膺奉持亘千萬世歷千萬聖人不能舍此爲奇道甫曰信斯言也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偏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中誠中矣中亦未嘗不偏偏誠偏矣偏亦未嘗不中請以醫喻歸窮養血參苓益氣溫厚和平王道之劑倘風寒外束則一補而斃桂附大熱硝黃大寒不平不和無如此偏真武一呷而陽回承氣一投而病痊宋襄之戰白公之召豈不自以爲仁義斬休儒誅少正卯何嘗不用夫申韓道甫曰信斯言也因物之謂中余曰是矣有進於此者順應者事化裁者心位天地育萬物藏於喜怒哀樂之內紹天明順地則實宰百爲御衆勅之根故聖人不見事而見理不治萬而治一若緣物而求

中是因帛以爲尺不勝其困卒歸於失惟善喜曰詳哉斯言我未之前聞也孔子曰執兩端而用中其斯以爲舜乎不佞辱各希舜竊所媿焉僉曰子欲用中盍是字乎因屬余紀其事今六年矣余冗未之暇也長安休休乃書前言貽之嗟夫斯道也不明久矣用中勉乎哉有爲者亦若是

捲班說送邑諭尤虛吾之建武學正

萬曆初蜀夷據九絲作亂梗道路弗通歲庚辰上

命巡撫曾公省吾討平之城其地爲建武所設學宮焉觀禮德化曠悍益用夏變夷云於是典銓以內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尤君虛吾往正其學虛吾之諭吾庠也以大叅徐巨嶽命率諸生從吾遊瀕行請於余曰有光事先生者四年矣茲別也無復門牆望願奉一言以行余曰教之爲道也頭頭皆是余不善文談請拈而前最粗淺者言之夫捲班之禮制也亦古也捲何益不捲何損而盛德大業於是焉在方其魚貫而入鷺序而立也如鵠斯正如繩斯直足不得互短長目不得顧左右其階下也如此贊者告升則折旋而上盤辟而行分者合一同者辨類而背相望肩臂相摩南北視之若一人東西視之若一人共登臺也如此已揖而升在

東序者之東在西序者之西敘齒就簿不僭後先躡足往來節中緩急濡毫不階下管無聲其升晝也如此師長有問不躍對弟子有誦無僂言不問不言則頤首肅容有履容無人聲其在堂也如此晝酉亦然當是時也此心安在日流盼則足亂耳浮聞則視亂首妄交則應對皆亂捲班之禮先王所以教學者存心而主敬也一步趨一言動日游於禮義相先之地率循乎規矩準繩之中固肌膚束飭散歛雄心抑悍氣欲恣肆也得乎習而安焉無往而非此心則動容周旋一切中禮此之謂盛德是道也以之經文則紀綱振肅法度嚴明上下有章各分有等退遜成風爭陵氣息以之綿武則有止齊之法有靜治之體有屈伸之度有進退之律萬旅一心萬動一攝綴猶戢亂靡不繇之此之謂大業今也大班升散矣而士皆大班之心趨捷徑亂少長譁語言情容止坐立出入惟意所適皆苟也苟則肆肆也何所不至憂世者有惻心焉夫敬苟兩字舜跖之岐而治亂興亡之衢也庠序者廟堂之路而士卿相之選也其作養當何如者是苟若是若捲班其禮而大班其心亦無庸此靡文爲矣虛吾味之矣虛吾之諭士也不忿不疾載色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三

笑得古敬敷之體無論多士卽里巷小民依依不
別人情大可見矣又何有於建武

九兒入學而語戒之

常言道三個性兒不要惹他曰太監性兒閨女性兒
秀才性兒太監性兒無論已閨女性兒於慈母養其多淚
常寧之態以自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痴取敗
吾亦無論已惟是秀才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
家之重上天下地填一戎爲三才往古來今貫于聖
爲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萬物各得分
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閨女之流畏之讓之榮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辱乎吾深爲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自服
大心雄胸高氣麗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
孟酒湯武征伐一局棋古人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
今若個前程作此態度由君子觀之媿汗透重裘矣
夫做爲凶德狂是小人象至不仁總說個做象州朱
不肯一身罪過總說箇用朱做舜跖人品天淵只分
聖狂兩字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這個模樣作了清
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你看千聖萬
賢立身只說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孔孟是兩個好
秀才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橫逆三加只恁

仁禮狂乎傲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
子更有喫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
汝努力怠惰荒寧放辟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
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錢我言直中膏肓
爾其勸諸心骨

書序類

僚友約序

今有開崇真尚簡之說者十人十人喜千萬人千萬
人喜然而循文守繁各厭苦之而莫或異者則以世
態既成相與尚同而莫敢異耳嗟夫胥勞胥費而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本真日薄不知於彼我何補也貌親矣禮恭矣猶嫌
罔自猜嫌奚取於親且恭哉是貌飾隙禮文怨交道
之賊也將禮貌由心人胥疑之矣何者其態固相似
也予小子不達時尚予先異焉更望相與異者與異
喜予者亦皆異是未嘗不同也是故淡爲真味素爲
真色一爲真數質爲真性簡爲真禮爲太無情元氣
爲天地惜財爲聖賢惜世道爲百姓惜生死爲此身
惜筋力爲此心惜煩苦爲家惜福爲僕馬惜奔走推
我肺肝置人腹中何我何人何非我何非人噫嘻茲
大道爲公者與今夫人有所欲行則倡倡尋不行盟

以罰罰亦卒無行者匪行之難無行心耳我友有行
心奚所事罰不然則予之爲茲刻也是又文也繁也
又爲循文守繁者笑無令有笑予者焉予懼姑不敢
名

省心紀序

省心紀紀過差以自省也萬理具於心萬惡起於心
之不存是故寇之攘人也掩其不意仇國之相襲也
掩其無備過之乘人也掩其昏昧使此心常惺惺焉
若驚若畏則過安從生過之生也生於昧則此心昏
昧而不存之故也是安可以弗省也夫省者疑目而
去僞齊文集 卷之五 三

審視之也語曰視虎不瞬懼其噬也夫使視過之乘
吾也如視虎神爽於百感紛紜之會以至念無邪動
心澄於日晝清明之際以至寐無妄夢氣定於大庭
廣衆之地以至幽獨無情行沉沉冥冥炯炯堂堂雖
有跳梁之惡跋扈之欲且遡熟視而不敢進是謂
修內是謂治一是謂嚴匪懈之防執此有恒庶幾其
寡過乎然余又竊懼焉謂行有不得也以反身謂身
無所制也以省心心吾心省心吾省也以吾省吾即
自欺而不省或省矣而不紀焉誰則知之嗟夫莫尊
於心莫嚴於事心使棄身於惡而樂其所以亡吾無

責矣設此心未死也念百年一去無復我生二大與
夢何可慙負平生亭亭楚楚以丈夫自雄乃爲百欲
作藏獲驅之禽獸之群而莫知念焉豈不深可羞深
可痛哉念此令人悚惕則是紀也非爲人也余雖恕
余不可得矣

陳少丘詩集序

夫詩不範品格傍風雅人真澹即千萬語皆支也詩
不關世道即千萬語皆贅也詩是矣而人非即千萬
語皆僞也是謂三蔽嘻唐諸公免是者可屈三五指
餘子誠名家余不服更僕矣夫詩余奚知哉余知詩
去僞齊文集 卷之五 三

人脫略拘攣吞吐一世詩人之襟度也消融芥蒂物
我皆春詩人之性情也色態龐雜觸目是道詩人之
識趣也愁苦侵尋別有樂處詩人之雅抱也情景相
遭天機自流詩人之真味也幽岑獨契授受不能詩
人之妙解也是謂六得唐諸公備是者可屈三五
指餘子誠名家余不服更僕矣陳君少丘爲余文會
長者余不識其詩乃其人則余之所謂詩人也陳君
亦自謂於詩有所得而無其蔽殆非大言者與我嘗
曰陳君詩以不工爲工而工者又謂其不工夫嘗言
詩者當得之工不工之外工詩之小家流耳達者笑

之君子觀陳君而後知陳君之詩也已

同善倉序

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賄賂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蓋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携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夫人生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餐夕一殮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凶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其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爲此與二三樂義君子衣食之外各辨餘金共建倉庾如遇粟賤之年盡數收糶別爲散之法如左名其倉曰同善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好事嗚呼人未有以施貧者即以施貧不猶愈於

補貧乎達人易審思之

陝西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庚寅歲北 不共冠我西鄙三秦戒嚴一時節鉞重臣分 聖天子西顧之憂振濯聲靈奮揚威武大都罷貢市言兵矣惟是選將每稱乏人募敢死士輒不得以爲恨乃今年辛卯當舉鷹揚虎賁樹我于城維時直指使者殫心經武雅志搜夷諸所簡拔視昔倍慎焉得士六十人坤終始茲役富有言顧謫陋弗文又徑直不能佞耿耿有懷乃進二三子而激之曰咨多士古今談戰者亡論經史所云卽七書曰將家言不啻備矣吾不悉爾秦人也吾與悉秦事夫秦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之分爲兌爲秋爲金爲肅殺之域萬嶺嶺峯三壤磧磬水無孱流草無豐本其生人可槩知矣在昔惠文昭襄滅義渠戎王益國十二却匈奴七百里收其河南地爲縣四十有四建於祖龍畢六王一四海虎視八埏而鯨噬百微當是時將率士卒陷堅摧銳橫跨長驅非爾秦之先民乎昔何桓桓矯健而今怯也語及塞事輒訕指昨吾見漠漠胡塵起則內顧奉頤各鳥獸散不相顧其無乃壯戎心而助之氣乎夫戎也者而日肌膚盡與我同身亦若我長耳黠黠者百一瘡者羸者偶而侏儒者亦往往有之乃風颺電疾

倏忽突兀踣我官軍而蹂躪之若履莊衢豈其師律
豈其力兼而才慧惟弱秦人而氣自百耳兵家勝負
何常惟敢不敢是視夫平康之徑足所履幾尺有咫
宵行瞑行醉以行未必顛踣使尺有咫者壁際天之
高傍無地之淵氣奪神離慄而墜者十九設平康視
之未必墜也一夫操利兵提級首大呼於市千萬人
皆辟易此千萬人者豈無一夫當豈盡不能敵一夫
設一人攘臂出彼可禽也此敢不敢之說也二子
居常臨不義財則不敢得遇非禮色則不敢就常詭
正事則不敢爲見負氣人則不敢較侍於大人長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則不敢不恭約志抑心卑躬屏氣余誠恐不佞然
弱也至乃關弓橫槊衝壁搜鋒背裂神王髮立商碎
積憤變風雲之色群叱失山嶽之威勇如赴壑捷若
逐鹿直欲嚙胡 而吞之此自懸弧以來男兒本象
俾海內稱之曰秦人自昔豪敢多偉丈夫詎不榮與
嗟嗟百年之身終與物化萬古之名不與世磨均之
不可免之百年而多以終不可磨之萬古志士勇士
奈何肯忘古所稱奇男子類如此無庸徒奉此七尺
爲也二子亦聞世間有奇婦人乎唐廣德中李侃
妻守陳州鄒保英妻守平州古伉儷妻守飛狐皆以

家僅女伴厲氣殉城卒卻強寇史思明之叛也衛州
侯氏女滑州唐氏女青州王氏女相與歃血勒王赴
營討賊胥建奇功彼固非秦產又非丈夫行也乃婉
婉其容而梟鷲其氣孰云巾幗辱人哉夫明王耀德
上策攻心至矣第不及辦目前事今西賊孔棘匪職
奚談欲戰匪敢奚克所願於二子者無他惟其敢
爾利鉞當前銘戟在後忘死乃生松生則死當以身
敢骨肉爲殭室廬成燼與其駢首孰若相全當以家
敢掃幕南 名王驅羊馬以萬計猶朕資我金帛而
世之官當以利敢清瀚海勒燕然功紀旂常譽馳夷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夏當以名敢生小彈缺多所不平何物瘳胸輕我華
夏當以氣敢受國士知拜新賓寵壺飧赴急鼎肉捐
軀當以恩敢 聖主宵衣忠臣畏葸誓靖北塵永絕
南牧當以義敢夫身家利名之念以厲戎行非所望
於豪俊乃倡義銜恩而壯無敵之氣二子子得無意
乎史稱勇於公戰蓋爾秦人吾願二子子以氣敢王
如興師修我戈矛蓋爾秦風吾願二子子當以恩義
敢也敢在我則不敢在人惠文昭襄之烈示我在驗
矣於北 乎何有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 代徐方伯

今 天子聖武布昭注意闕外中丞李公奉揚威命
不振風猷齊魯士勃勃洋礪待弓旌旌於是今年戊
子矣故事武科無擇試試稱濫侍御吳公慎簡甄收
先期命所司汰之得五百有奇至日建大侯比射騎
命中者十九步命中者十六得三百有奇已復北方
畧於武關舉五十七人蓋拔十僅得一皆六郡賢豪
士云古稱士易得而難信乃今日所舉士余竊信焉
何者山鍾勇水鍾智秀靈所會實生英物俗宗襟帶
千巖插漢凌霄摧萬古風雷而堅貞如故是氣也不
生儒夫滄溟下際九淵廣連八極濤瀾濊濊洞澈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聖

明是氣也不生頑夫乃二氣凝合濃滃氣氣且有智
深勇沉者出焉諸士固其所鍾者也其賢茲信七書
莫聖於十三篇莫純於司馬法莫玄於韜畧海內關
弓彈鋏士靡不終身誦之矣顧生不同里閭則遺芳
餘烈欲聽習無從武直爾齊產師尚父又以鷹揚表
東海間常是時錚錚建樹千載不可磨滅者故老猶
能道之諸士讀其書俎豆其人又耳其往事則今日
所表見皆前人所佑啟者也其賢茲益信抑諸士所
以自信者尚非余所敢知也夷道虛車宵馳若翼重
而下九折之坂則難圖樽繪組命曰日食用以已饒

渴則難理絃數指能終一調以盡五聲之變則難今
坐而策奇正陳而觀衝擊離合戰而觀一劒一戟之
技則以三氏書一一合有如谷蠡大當戶橫雲排海
寇漢關南諸士能談甚堅臥諸所目矧顧指行種種
奏奇勲乎是三氏者復出何慕在昔不則當機率外
是九折之車也小嘗輒北是圖繪之食也困於所短
是一調之聲也母乃爲白馬黃驕人所笑以今觀於
諸士所謂坐策列陳劒戟者精矣語曰量得十試得
五謂自信之難也矧曰未信諸士勉乎哉母令人曰
三齊士直可試長於弓矢佔俾間典試者信三齊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聖

直徵諸弓矢佔俾間余與諸士不俱有榮藉哉韓盧
者逐人人疾走走極反遂盧盧亦疾走夫戎犬羊也
在者控一絃逐我我千人自蹂躪卽千人者弱顧不
當一夫哉氣奪故也爾奮則兼人之外無餘勇我奮
則奪氣之勇亦千人故士貴有此氣盜之入室也室
人冒白刃相脫救者環牆戶數匝而盜逸心攜故也
今九邊 國家牆戶也令環者皆室人奚患寡弱故
士貴有此心余乃知氣無前心無敵余乃知心能忠
則氣能奮諸士今日不稱國士遇乎則諸士之身同
身也 國愼也以國身敵國愼何我不忘國家得忘

我之臣何 爲敵夫奇正者數也勝負者勢也技藝之有短長者材也自信實難倘謂此氣此心亦難自信則余益莫敢知也已

男女訓序

語有之果條不幹頃坤至長安遊祇園精舍見一樹亭亭高丈餘圍可就拱枝繁繞而四垂若擎疑不知何木僧曰薔薇余曰薔薇不樹女何能爾曰市出桑條植一木而北之斃其首以養其身幹立乃條幹堅乃多條今且百年颺風不撼積雪不摧皆採自初生云嗟嗟習之力顧不大哉令二物者百年而後束縛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爲帝爲屏卽造物者不能矣龍江先生爲宗伯曰惟世道是重嘗曰民之無良教弗行也教之不入養弗豫也予司風化而百姓不敏德邦教謂何乃屬宮諭馮琢菴氏輯古昔男女之可爲訓者以德爲類總之百十人題曰男訓女訓某讀而嘆曰先王之用心勤矣哉自鄉三物廢而世教衰自科目興而世教絕民間男女生而鬻而冠笄而爲人父母而老嘗問一道義之言否乎嘗聞一道義之人否乎學校馳騫於辭章朝著奔趨於富貴閭閻巧僞於貨財閭閻習尚於朴鄙恣意所成率爲帚朽甚者在其性靈墮入惡道

則編栢也何美質之足云吾乃知天能五人能五草爲木物爲人天所不能也舜罔念可狂跖克念可聖人所能也是教之弗可以已也童楚可材蒙泉可理是教之不可不蚤也蚤教諭而男女弗若於訓者寡矣先是坤輯閨範刻之晉陽陰教重矣而於丈夫獨遺先生是刻乃稱大備云

閨範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閨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閨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豪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殺羅態學輕浮語習佞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謠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備矣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爲誦習余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與義則間無音什又於每類之前各題

大旨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貞烈
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
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可媿矣予因叙前賢
以警後學云

一中序

理與數皆自然者也理無窮數有窮昔者龍負圖龜
呈書皆五其中焉五抱一而環四理之子數之母也
是曰一中然圖窮於六十四書窮於九而彌漫六合
者皆圖書也一中之理不出圖書而數則百有二十
云關中李子玄育理學士也嘗發一中旨要取五行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而窮極之謂五行之中各具一中一行迭主四行迭
輔而一行之變凡二百有四五之凡百二十焉蓋李
子有神契矣上據左旋之運中析四時之節羅八方
水土之界宵兩儀體用之象辨吾身內外之宜奠倫
物高卑之等配五德生剋之序分上下升降之常立
前後左右之輔指一中為義之原悉民情世故之隱
極小物順事之詳正綱常扶世教斥異端屏亂賊醒
愚迷著事應五行之外無理一中之外無五行數也
理也皆合其自然蓋上下數千年間獨立門戶無所
側席云昔人謂河洛之數表裏經緯迄今未能會合

李子媒義禹之精而構締之遂成古今大備之典抑
苦心哉夫理數人所厭談者也余懼夫厭者以李子
為贅因概其指歸如此嗟夫世必有神契李子者而
道之顯晦則自有時作者奚與焉

書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後 代中丞李對采

穆皇帝在御時李文定公為相登崇俊良簡拔幽滯
籌畫邊圉節縮度支諸所贊襄大者且不暇更僕無
論纖細常是時海內蒸蒸稱乂安矣公視草代言及
幹旋密勿者中外皆知其有回天力然未嘗一字示
人間中書事語輒審審有以大政頌公者公愕然曰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主上聖明斷決如流水我等奉三 旨出入伴食終
日方用悚愧何所長短而公 帝力間為文以應所
知然多散見即朝夕館閣有無成帙其讓大美避盛
名類如此乃公之子尚寶君中書君固已次第其榮
盈篋矣隆慶戊辰某筮仕為興化令興化公里邑也
明年公以予告還而某為公所舉士膏謁公第中問
民間疾苦一一如聞問乃知公憂民隱如此之切也
因請所以計安天下者梓焉以示後人公笑曰文字
書生語也無足傳中秘 王言也胡可傳酬贈漫語
也不宜傳何所計安而進恭藉云云固請公固辭公相

業在 國史舉望在華夷聲施在天下後世其所傳者弘矣公薨之十年中書君以使命至青齊而基叨撫茲土乃得公貽安堂稿刻之凡若干卷每一讀輒掩而嘆如對顏色公爲人深沉溫厚博大端方如其文斯文也秀潤亭蓄典則純正如其人使天下後世果見公於文乎則余之茲刻不獨文也已

子平要語引

子平要語余摘也余平生不言命是摘也非言命與蓋余心有隱痛焉萬曆丁亥余分守濟南縣寡孤獨收恤既得法矣跋者令結中綴履編席刊木稍足自云偽齋文集 卷之五

存矣替而六十以上十四以下者皆入養濟一體存恤矣替而壯者每郡邑不減百人欲兼收之粟布安從出乃令老師宿儒作勸民歌曲若百家小令九宮大調鼓板說書鉢盂宣卷擇其鄙俚親切有關風化者募辭師詳而教之其質不近是者又無以處也念子平一書無關民務苟替者得免沿街之號呼以委命於溝壑不猶愈乎顧其書浩繁學者莫知要領心傳教者率無膾炙口語乃揆案牘之冗摘其疎人同聽而易於誦讀者數百聯募替師詳而教之其文之解不解術之工不工吾無計計學者得不死之一籌

可卽言不中也而捐毫末以活顛連於問命者奚止而余何暇爲渠惜費耶

醒迷引

今夫東西南北五尺子能辨之矣而岐路一迷將楚燕背指迷之害大矣哉夫迷目者十九迷心者十一人皆明於心而眩於目故心爲目役倒行旁走舉世貿貿焉則目之爲罪也有謂東爲南者二醒者曰視白日豈有南出北沒者哉迷者曰吾固知日之不南出北沒也而今南出北沒矣醒者曰子謂日是乎心是乎迷者曰吾之心已信吾目矣則吾足將安往醒者曰子不能奪目以從心又惑今而疑昔吾誠無望於子矣夫人孰無是非心又孰無平生之見也習尚一榮利欲一昏舉足向往不啻南北之敗乎目卽聖人與言終歲月與言弗入何者醒者之萬語千言皆迷者之真知獨覺者也惟不能勝其濃醜豪橫之慾將忘身敗家所甘心焉而何人言之足恤嗚呼迷目者吾將醒之以心迷心者吾將醒之以不迷之心彼有不迷之心而不能制其必迷之行是迷者自無如何而醒者又如之何哉噫是猶沉溺於愛河而飽世味者之所爲也世有不勞力不費財不病人不損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聖

而於世教大有裨焉亦組於舊爾逐於郡然灼知其非同以爲苦而莫敢攘臂以爲斯世先者是曰大迷亦無能醒之者嗟夫醒人易醒已難醒而從之也爲尤難使已從醒吾將望之能任道之君子使人從醒吾將望之愛世道之君子

跋寧陵縣志後

且古今謂真是真非不可磨滅僞則難久孔子曰文勝質則史蓋傷史氏之失真也故自不闕文以來文直事核不溢美隱惡者幾人隱亦艱矣哉夫史載事之書也載事者如繪象深目仰鼻不失故態若醜鍾去偽齊文集 卷之五 四

離春而西施之則非無鹽人矣寧陵志寧史也寧之邑隣寧者之所知也其人其風物其山川形勝其古今封域沿革盛衰美惡不可飾也飾則僞爾其誰信不信則不可以徵且傳又並其可徵可傳者疑之其誰辨此史氏之所慎也丙寅冬熊司寇可山公耻是邑之無聞也嘆曰茲非春秋所謂沙隨大棘也與今不志百世後不知有所謂寧陵者即無聞人遠人乃今百年前事生寧陵者能自知耶明日關館延學生大夫志之僕濫與焉且曰呂子方壯年當先是役遂以操筆之任來命固辭不許讓於三博士及宿儒諸

君子不許乃相與戒曰茲重典也榮辱人莫大於是非是非榮辱人莫大於遠且久唯茲典信天下後世唯茲典貴真無藉是非之權以市恩怨無苟進退人無復是無端臨畏人言以誦公義既矢志於南川王祠幾兩月而告就茲探幽願撥散逸閱昔典撫新聞黜所有進所無裁冗補廢諸君子實夙夜勞而熊公定國是僕無似竊取義焉嗟夫昔人纂述動以一歲或二三歲計茲志也簡率甚矣且僕識謏陋而學蕪質下而不工於文姑爲後君子作朴耳直是事實據之古今聞見褒貶公之國人尚無媿於所謂直者語去偽齊文集 卷之五 五

臺憲約序

尺土一民郡邑長實有之亦惟郡邑長實治之使郡邑長而公廉節愛朝夕焉惟民務是兢兢令所部蒼生如臥衽席如含乳於慈母之懷卽二千石亦冗員

也安事監司又安事臺憲乎悠悠世態長吏不肯念民乃設二千石以師帥之又設監司以督責之又設臺憲以糾察之是尚可復加乎則臺憲者督監司帥二千石俾郡邑長安厥生民者也顧導侈啟貪倡邪誨佞走百吏以奉其欲而泰然肆於民上百吏則而象之又何察焉余無似不足以辱士林乃聚所喬公監察三晉自奉若寒生一介不以取與世道賴有斯人而元軒蔣公更有同心余何敢安於不肖頃者稟稟天言臣民共視聽之矣願從儉質以爲百吏先卽百吏不盡率也而以無諸已者非人人尚有辭乎因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至

與二公共訂是約則他日不相負云

同年小集引

隆慶辛未同第於南宮者四百人今得侍同朝八人耳此八人者二十有五年才聚首又離群無蚤暮知復聚首不生人會逢其難若此乃從來不共集數月不及門卽及門僅投一名紙門者謝客客引去茲何異行道之人憶昔齒之有錄也錄及祖考錄及兄弟若妻子此同室情也且約曰願世世講茲藉無替爾甚厚矣迺吾身顧不講安所望後之人無乃薄乎非薄也蓋有四難客邸非家器用之難俸不足以給薪

水治具之難入署出謁各有冗劇暇豫之難室遠則迹疎相值之難有是四難而祖之以流連日月倦憊身心先者無人念生旋歇非薄也吾爲其易者倡之條如左易矣循弗行則信乎其薄也已

宗約歌引

吾族人衆而貧走衣食於郊關市井間半不識字一語近文須費講說惟是俗語鄉音是其素習若惟文是尚而不問人之知不知卽三百篇首首可歌何煩余口之嘵嘵也余爲宗約詩歌極淺極明極俚極俗說字從其訛字方言仍用方言但令人耳悅心懽朕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至

無如引

無如者人人不屑如者也賤無如則人不屑其賤惡無如則人不屑其惡愚無如則人不屑其愚微細無如則人不屑其微細嗟嗟使我所不屑者真不足如彼無如者真莫我如也則我賤之辱之詬罵而鞭笞之殺之彼有甘心我無媿色矣設所謂無如者或能

我如甚者我不如焉是我之貴也以名制服也以力籠絡也以智巧大也以血肉之軀至天與一粒良心彼得我失彼真我僞彼超於形氣而我特其性靈我且無如而彼將不我屑矣又何能不屑彼而賤之辱之詬罵而鞭笞之殺之耶夫彼無如者一無所如理固宜狀猶有難如者加於我而我顧愧之伸於勢屈於理貴於形賤於德又安知無如者服我賤之辱之詬罵而鞭笞之殺之耶余錄無如誠欲如之而彼之賤也惡也忍也微細也余胥忘之矣至性真懿與神明通與天地合彼之所難如與我之所欲如者皆良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能也而又何貴賤美惡靈蠢細大之足云

楊晉菴文集序

世之病講學家者其說有二曰僞曰腐僞者行不顧言腐者學不適用噫吾之言然而行不然是吾言世之射的也口墜天花而試之小小設施輒不濟是吾言世之塗羹也余爲此懼不敢以講學自任而惟以無學自修虞城楊晉菴啟昧講學一念殷殷不啻饑渴萬曆壬午余主文選司事啟昧以進士觀文選政余日與相對而愛其德容曰此必有道人也遂與締婚今三十年矣啟昧之學得之楊復所復所得之羅

近溪近溪得之顏山農而淵源則良知一派也余性簡靜岑寂而啟昧和易恢弘接引後學猶如子弟所至鳥履滿門其肯以本體爲根宗以解悟爲入門問者多扞格不了了以爲公學問不如孔孟言切近精實使後生小子有所持循蓋疑信者半余曰公之學實學也有用之學也吾得之言外矣彼其家庭悖孝反之情鄉黨成居間之美義所當予不受千金難所欲急不負一諾所過勸分士紳輸粟千百顧卽於所在儲之以俸大襖列社學科條以養家設敬老約令以勸孝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心懇切濃至其所口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說皆其所躬行者也僞乎不僞乎拔荒一疏惻惻同天三宮出金錢數十萬全活溝壑人不可勝紀京營措置振刷優恤纖悉洪鉅罔不宜時官軍鼓舞感激數月改觀出國門日三大營送者如堵都人士謂從來所無其小試施爲儼如建樹便足風當世憲後來人腐乎不腐乎啟昧卽不講學已於行與事講之矣況以斯道覺斯人又如此蓋其所得者深故其言自不能淺非僞腐之儒假佞談以自標其門戶者也啟昧平生事功行言悉在刻集中無一漫言無一世韻字字胸中流出爲所自得非直言語文字之工而已

有道者一一翫味則啟昧者道學乎非道學乎始信
余言之非佞也已

行軍須知序

行軍須知刻成予召武弁而問之曰爾祖以何得官
曰以能戰得之爾何以守官曰習戰守之今封疆多
故命爾行軍往乎曰世受 國恩安得不往臨敵命
爾以戰前乎曰生死須臾安得不前爾知戰之本乎
曰不知知戰之要乎曰不知知戰之法乎曰不知嗟
嗟以三不知臨敵是率三軍而就死所也夫戰之本
莫先於恤軍戰之要莫先於奮勇戰之法莫先於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胡傳是正序

春秋代天討罪之書也卑賤有罪尊貴者討之尊貴
有罪無敢討之者討以刑天不能也周天子不敢也
立成案定罪名討以萬世之是非雖斧鉞不及詞詭
不及萬世之是非而在使既往之內魂奸魄聞之寒
心猶爲悔禍之鬼後世之賊子亂臣讀之奪氣不爲
稔惡之人其權之重重於天與君何者天能禍福人
而喪其善惡之實人曰天道無知某君子也禍某小
人也福禍福之所喪者有足非以明之則是非者贊
天以操禍福之權者也君能刑賞而乖其善惡之實
人曰國法無常某賢也刑某不肖也賞刑賞之所乖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者有是非以明之則是非者贊君以昭刑賞之公者
也故曰是非之權大於天與君以其大於天與君者
而徇愛憎之情恣行胸臆以失萬世之真是曰私是
曰公論之賊天與君之所必誅者也以其大於天與
君者而舞予奪之文以趨避毀譽以傷萬世之公是
曰權是曰公論之蠹亦天與君之所必誅者也昔者
三雅在而周存刑賞之權在天子在天子則柄自天
子操故亂賊猶有所忌而不敢肆忝離降而周亡刑
賞之權在諸侯在諸侯則柄自已操故亂賊無所忌
而逞春秋借天子之權以刑逞者也不任其權則非

在亂賊天下無懲創之資萬世失是非之實任其權而私耶憐耶則是非在我而使百世有遺好千古有遺恨是置此身於春秋之中而付他人以是非之口矣夫惟置其身於春秋之外而後敢作春秋春秋之時亂賊橫行周且懸命於亂賊手矣惡能刑賞孔子卑賤者也安得刑賞故天子以刑賞爲刑賞春秋以是非爲刑賞以是非爲刑賞雖代君行事而刑賞以是非則代天討罪者也代天討罪者天之天何者天之禍福未必當於善惡而春秋之褒貶不敢與其是非天有定有未定春秋者既定之天也故曰天之天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綱目是正序

余既作綱目是正間以示友人友人曰君之筆嚴於春秋矣無乃非孔氏家法乎余曰春秋之書正直而忠厚者也春秋魯史孔子魯人臣子於君父安得憊情子爲父隱臣爲君隱厚道也亦正道也至於列國諸侯亦有不憊情何者春秋紀諸侯美惡孔子者諸侯子孫時人也爲人之子孫諱其祖考直道也亦厚

道也若朱子修綱目則無所諱矣無所諱而宗之所諱以爲書法無乃泥其迹失其義乎子於父則不忍言其非行道之人視吾父母他人也隣人之父則不敢正言其非行道之人視吾隣人之父母他人也吾父母與隣人之父母不敢盡言他人則盡之矣春秋言父母與隣人之父母綱目言他人者也故綱目書法不嫌於盡而書亂賊不嫌於嚴余之是綱目予善未嘗不汲汲而特嚴於亂賊非變朱子之筆法乃私淑孔子之心法也或曰綱目繼獲麟自是書出而人擬之春秋矣子是之云無乃于天下僭叛之譏去偽齋文集卷之五

乎余曰綱目非朱子筆也蓋託其門人趙師淵幾道爲之朱子亦未嘗微首尾一過目耳觀其寄幾道論綱目之書八通反覆丁寧最後一書有云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云云其哀朽殊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全賴幾道結果了卻亦是一事也自文公以一序冠篇遂使後人奉若書禁不敢出一語余小子沈酣此書及元綱目四十餘年矣每參驗於春秋無論凡例取義未必盡合聖經即綱目所書未必盡合凡例中間有關於世教略而不書者有無關於國體可以不書者

有事係綱常不可以人廢倫者有渠魁脇從不可以
藥論決者有罪坐所出不當理見獲者有舍其重而
罪所輕者有遷怒而加以無罪之罪者有劫於重大
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當大書而分書當分書而
大書者有當附見而特書有當特書而附見者有好
惡之過而予奪不協於中者釐之共七百七十六則
脫稿矣不敢以傳何者自有綱目以來綱目如春秋
重矣世儒不講文義之實而震於不敢非義之名又
附於信而好古之君子坤也獨倡此語卽有萬喙以
張吾軍有一人者出加以詆訛先賢變亂成法之罪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則萬喙短氣況以孤陋之獨識有倡無和而置百年
朽骨於不正一人之吻何所苦而障此口業受千百
人彈射乎蓋言以人重綱目之重重以作者也坤萬
萬不及作者而顯爲作者忠臣作者而在知必虛心
受善或有取於芻蕘今已矣奈何爲饒州朱季友乎
余既焚余稿而記其大都如此若以俟千古契心之
人知契心者足重其言否也而況能爲吾重耶嗚呼

醫官劉誠菴手卷序

劉生名恆字憲思雍丘官族也余嘗與誠醫於雍丘
夜分忘倦昔先慈善病余自二十讀醫今五十餘年

矣經手目者千餘卷以醫名者所見亦不減數十百
人可與言岐黃宗旨則惟有閱生逆之及劉生云劉
生持手卷索余言爲贈余不難贈劉生而難於世醫
言也夫衆技之流莫重於醫莫榮於醫莫易於爲醫
我欲爲善而無所藉手卽分人以財乎其惠易窮醫
惡一手之力司四海之命朝施一劑暮生一人終身
所活不可勝紀不亦重乎上公鉅卿未有不賜坐賜
食稱別號而迎送之門者不已榮乎乃若易爲則難
言之矣今有狂夫撻人於市不幸死焉郡邑數檢勘
法曹數駁問獄成上之天子下廷尉奉決軍幾經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年而後坐之償庸醫懷嗜利之念行不學之術徂淺
陋之見侈夸張之口恣慢嘗之心卷書不携而入門
無不知之病迎醫滿座而大家爭自是之談一劑妄
投殺人反掌病家無誤傷之訟官府無刑罰之加存
大體者猶謂既已禮致難令空還酌厚薄而贈之金
終身爲醫家家歲歲所誤不知其几顧泰然無恙而
衣食賴之不已易乎昔人謂醫爲菩薩心創子手此
語悚人毛骨夫人命至重鬼神難欺迨於明刑者必
有陰譴此豈可與世醫道哉劉生輯太素脈經凡四
卷洞悉素難之旨學博而理精其用藥一稟於成法

不恣胸臆所謂其難其慎而不敢易爲醫者乃遠從
吾遊執弟子禮余患爲人師而喜爲醫人師者欲推
一副活人心腸置彼腹中耳故於其歸也而以世醫
之病相鍼砭所願虛心沉慮熟驗多經每遇同術卽
以余言相告云無造誤傷罪孽多積活命陰功則劉
生之醫醫不尤愈於醫病乎嗟嗟醫學醫家醫官醫
生 國家在在有設未嘗不重醫也有其舉之是在
得爲之人天欲躋天下於仁壽乎醫道必興劉生勉
乎哉

易廣引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十一

道非聖人所得專也聖人亦未嘗專道亘古今盈六
合瓦礫則踰閭閻何莫非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
聖人特偶見河圖而推極之耳萬物皆有象以顯道
不必圖萬物皆可指以盡道不必卦與爻也夫道人
人能言之人人得言之矣第恐言雜而支言邪而畔
匪是則千言萬語皆前聖之所樂聞也苟發其所欲
言補其所未及皆前聖之所樂取也坐井守株者見
後人之翼經輒瞋目吐舌指而罪之曰擬經曰僭聖
鳴鼓而聲其罪悍不容於天地間是聖人不專道而
學者爲之專也聖人與進人而學者爲之攻也山林

老實會約序

之木工輪用爲巨室而輪輿舟楫之工禁切人山百
川之水神禹用爲溝瀦而桔槔汲挹之人禁毋取水
可乎若斬于爲禦激水病隣斯禁之矣夫談道者不
至於爲禦而病隣其人皆吾徒其言皆吾心也何可
罪也守藏者之於所守也期保故物不敢一毫加損
買人之子其父子之貴惟便歲倍之百之固愈益喜
也道之無窮也猶貨財也學者倍之百之而不喪本
實聖人而罪之哉非聖人矣奈之何但爲聖人守藏
吏也夫龍馬出圖天地之一見也則爲之卦伏羲之
一見也卦之爲吉凶文王之一見也爻之指事周公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十一

之一見也在天地爲偶然呈象不足以盡造物之秘
在四聖爲四象見道不足以盡萬物之理而謂圖外
無象數則洛書贅書也易外無道則經史贅談也假
設群千古之聖人同日而試之易其卦之吉凶爻之
事物豈能盡同耶此無他理一而象數萬也卦與爻
所謂萬者也惡能同又惡可以足限道也而無容贅
一辭哉易固有之其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用知
夫易之有百家也聖人之流派也非聖人之所禁也
挑垆居民爲里社之會吾兄與焉命余爲會名余名

之曰老實人曰淺之乎其爲義也余曰天地萬物之道盡之矣今之人美宮室飾車馬鬪席筵工器用華衣服喜笑罵必如是始欣然快意焉此少年氣也非老也虛文盛而失真禮節煩而多事志本分而不安慕豪華而相效供財於耳目勞心於門面此夸鄙風也非實也夫存心老實則身有餘閑持身老實則身有餘樂治家老實則家有餘財處人老實則人有餘愛幹事老實則事有餘穩是故五穀必老實然後可食材木必老實然後可用是會也崇真尚朴務實守儉以此而居鄉則人肯厚以此而奉祀則鬼神享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君勉之

孝和會約序

市井負販之徒可以等王公者惟其爲人耳是以聖人不輕匹夫孫節等藝人也以三二金之資走於市日規利十一焉暮而歸對妻子有饑色顧有美息哉乃惟老親之後事是憂相與會錢以待其費計一歲所積若何親先終者先給不足則盡數給彼此無諭也且一家養一會爲之練奔走當孝子之半君子曰孝矣哉而與衆則和者也是未可以市井人輕之也先是余家有宗約曰孝睦講善也孫節曰節等既爲

君子與矣卽一行媿恐爲君子辱願受約立於講外余進之與孝義會人等又字之又序其事蓋嘉善之意云

呂氏宗約序

今夫父子兄弟同居同室爰同庖聚則相親離則相愛誹非成美較惡長善恐相陷於不義以干刑辟以貽鄉隣親識笑此一家至情也自兄弟分而後各自爲家矣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至子孫又各子孫其子孫而後爲數百家矣乃有離心構怨如其所乘而惟禍之相幸甚則黨異族以自戕其本支吁薄矣他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五

稱諸人又未嘗不曰某與某一家也嗟夫所謂一家者顧如此哉此無他名分徒存而情不相洽故也夫

人相與莫病於不洽以油膩之情而徒繫之以不關休戚之名分燕楚之人偶同寮案論心惜別無異同胞彼何名分也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以須臾離久則但相與耳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相與久則讐或勸之曰汝昔同胞也女兄弟亦自知之曰我昔同胞也朕而無損於怨何也油膩之情加以日隔之疎入以譏諍之言以堅其不可解之隙臣

區稱兄謂弟固無補也離合之際可畏哉大抵人之
情日相與則親親則信信則物莫能間雖異姓亦狀
日相隔則疎疎則疑疑則隙日以開雖同姓亦狀我
家寧陵纔八世有白頭不相識者幸而不讐名一家
乃其情則大不稱也昔先二三君子恥之乃倡約歲
二十四會宗人修祀事講宗法睦族情行之數年同
姓戚戚狀親矣繼而倡者捐館事尋廢後十年亡兄
伯待成先志希湯翼之而坤作宗約以備其法以久
其事嗟我宗人昔所謂同室同爨人也百世宗盟又
非若女兄弟行也其尚以情稱名無爲燕楚之人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空

笑哉

敘呂氏祠堂志

祠以奉神魂坐以藏體魄皆祖宗所以寄沒於不沒
者也皆子孫所以見不沒於沒者也夫水有源塞其
源則流絕木有本伐其本則枝枯祖宗者子孫之本
源也而昏耗焉忽之常事弗舉苟且焉文之精意不
孚視神主一段木視丘墓一杯土耳本源是棄後何
以倡無論孝子慈孫雨霜林暢之感情所難遏而吾
身所自出薄若秋葉冷若餘灰而塵丘圯與滅子絕
孫何異乃美爾車裘華爾宮室懽樂爾妻子良心近

死禽耳獸耳且賤卒貧家歲未嘗不數具酒食以宴
親友勸醉勸飽竭力盡懽乃歲時生忌祠墓前一設
牲醴焉仍可以樂妻孥燕親友何所勞費乃視祖宗
不若親友是尚得齒於人群乎是尚可笑談自若立
於天地之間乎余故言之魏子孫之厚於身而薄於
祖者嗟夫五鼎羅列不能起父母歿一羹三醴奠爵
不能強父母嘗一瀝升降祠前徘徊墓側恨不一聲
慟哭徹於九原今昔之感悔不欲生則養道之不修
也疎略於家常因循於習俗玩愒其可懼之年也故
與其承敬於無形不若承懽於眼見與其傷心於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空

日不如盡心於當時余故切言之以悟子孫之厚於

祭而薄於養者

鵠史序

人之爲善莫大於有所倡君子之勸善莫大於賞倡
人者十人舞於趙而武靈王顧一人則九人者魏矣
踰年而舞王莫知所顧是一人者九人之倡也趙王
賞以一顧而趙庭皆善舞況稱之乎況予之乎是故
惟君子不待賞而勸不以不賞而沮衆人者爲善於
賞者也賞之所及則所賞者終其身不敢爲賞不賞
之所不及則雖不欲賞而以不見賞爲恥是賞一事

非以一事也賞一人非以一人也是故賞善不在大
賞小則人皆曰善無微而不錄賞善不在賢賞愚則
人皆曰善雖愚而不棄賞善不在明賞幽則人皆曰
善無隱而不知吾賞其小者愚者幽者以爲大者賢
者明者慰以爲未必大未必賢未必明者勸此胥善
之道也或曰賞可繼乎曰欲以賞爲倡必先重其所
賞公庭之上而賞一言此人之至榮也是實也取之
於我而無窮者也其大者錄之其尤大者旌之稱諸
鄉邑傳之子孫曰某也會錄於善史會旌於宗祠卽
千金何足多焉是故重其所賞者舉目而人以爲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奎

輕不重其所賞者予千金而人不勸是故賞善欲真
賞善欲慎賞善欲一舉而可以爲衆人倡

鶚史序

鶚史何紀惡也惡何以紀懼之也自法網疎而後惡
者肆於無所懼由是橫逞逆施人莫敢何非不懼於
刑也朕而幸者常十五故聖人憂之而著爲史以濟
其刑之所不及嗟夫自刑人以史而濟惡者之術始
窮矣今有犯刑者見其識舊之人猶可以自解曰余
不辜也上之人誣我識舊者亦爲之解曰汝不辜也
上之人實誣汝久則事隨時遠衆論既息猶可陽朕

自得也至於爲一不善公朕在人有攻之者輒艱朕
怒惡朕慚一日面斥於數十人之前祖考在上父兄
在旁子孫在下俯伏而受之執卷而錄之曰某也某
日爲某事汗流面赤禁莫敢出一語則環視天地間
無逃身處矣是史之權重於鈇鉞史錄其過重於爲
鈇鉞所加約豈可無史耶夫守祖宗之約而錄有罪
情之所不敢徇也以紀惡之書而錄一名辱之所不
可當也惟子無赦惟子無犯凡我宗人其尚夙夜祗
慎哉

經書斷取引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奎

斷取引者斷本章而取他義也河有定流吾取以灌園
則南北東西無所決而不可木有定體吾取以爲器
則榱桷梁棟無所截而不宜非矯拂也理本無執用
各有當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言敬也而大學
言止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書言推家於國也孔
子以家爲國言何嘗有定惟其理而已余讀六經每
觸類而通其似焉隨事引用久而成帙守株者以爲
離經畔道非其指歸吾不敢謂其無稽則明於窮經
而闇於引經者也窮經者因聖言而探其心爾絲牛
毛逼真矣而猶懼其疑似引經者借聖言而廣其義

海闊天空破界矣而猶懼其拘泥故能窮經則理精能引經則理暢君子觀於引經而後知一貫之道也已

註刻陰符經題辭

陰符經必非黃帝語朕亦非漢唐以後人所爲其言洞造化精微極天人蘊與帝王得之以御世老氏得之以養身兵家得之以制勝術家得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縱橫家得之以股掌人群低昂時變自有陰符以來註者不啻百家要之不出三見曰儒曰道曰禪倚於一則三見皆邊也夫玄金在鎔萬物可鑄謂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充

秤鍾是鐵則可謂鐵是秤鍾則不可是書也譬江河之水惟人所挹其挹也惟人所用經深矣而解之者又深則道愈晦夫道無淺深惟得其深者能淺挹水者挹之波而與挹之九淵之下無兩般也何必索隱探玄而後入理窟哉余註此經無所倚着不儒不道不禪亦儒亦道亦禪而總歸之淺非有意於淺言淺即言深也倘讀者謂余遺深則又有以深言註深註者而陰符愈不可解矣又烏取一十七百則陳爛焉

條哉

四禮疑序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吾聞之子思子云此非虞夏事也朕有深意焉人情樂放縱而喜事惡檢束之苦身使不綢繆於禮法之中亦必繁靡於耳目之玩聖人曰與其繁而放縱以流於惡也不若繁而檢束以防其肆此禮所由作也此作禮者所以委曲周至不厭纖屑也吾又有聞焉曰大禮必易大樂必簡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敦厚以崇禮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禮也者枝葉忠信而後世之禮則忠信之賊也禮稱情則人以禮觀忠信而真者因以達其心禮掩情則人以禮爲忠信而僞者藉以售其詐彼節文習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序

孰者其態近情且將襲忠信而奪之又安事忠信爲哉噫禮作而忠信亡不若禮亡而忠信無所拚人不得不勉而爲忠信耳本以檢人情而至於亡忠信則制禮者之過也我觀儀禮十七篇每喜其節文詳密足以檢人情又哀其儀度繁靡足以亡忠信曰始爲儀禮者誰其周後進之君子乎記禮者誰其漢儒好禮之君子乎禮煩則亂文勝滅質上嘉者悲之夫聖人制作廣大易直精實切近觀於易詩書春秋而意指大可見矣是禮也所從來甚久而崇尚甚隆豈不知一言出而彈射者徧天下後世哉禮之檢人情者

吾不敢不尊之以爲世道衛禮之亡忠信者吾不敢不辨之以爲世道防且自有儀禮以來世之率由者海內鮮其人焉曠世鮮其人焉視爲鼎彝寶玩之而弗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禮之文也繁也自絕於天下後世耳歟澁簡與宿儒窮年講之而不精細微曲折學士終身由之而不熟器數文物有力者加意辨之而始備以責之淺學之士嘗試之爲貧無力者之家雖欲行禮得乎則不易不簡難知難從之故也是好禮者之過也不揣愚庸嘗就朱元晦家禮所輯錄諸作四禮疑共十三篇世未盡用故弗辨及嗚呼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主

精殫思準今斟古不敏坤可謂苦心矣罪我者不患無辭世豈無知我者乎吾無所願願聖人復起而已

四禮翼序

四禮者何人道之始終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未備也冠祭一朝禮耳昏禮傳納采而親迎也六日禮耳喪自含斂奠食以至於葬而反哭也小祥大祥而禫也二十五月禮耳百年之身斯須之教欲以約其積習之慢肆而納之繩檢之中俾其終身持循借之大道甚難是故教無所豫斯須何有教無所繼斯須何有翼也者豫於四禮之先而繼於四禮之後者

也自少至老持循以終身者也先王之立教也教以終身君子之循禮也循以終身四禮者特於人道始終之大節而隆重之以示天經以章人紀云爾非謂兢兢於四禮之修而四禮之暇任其縱恣而莫之檢也隆慶辛未先慈告終讀禮之餘追平生疎節成今日遺恨遂以一得愚作四禮翼冠翼二前養蒙後成人昏翼二前女教後婦德喪翼三前侍疾後修墓祭翼二前事生後睦族俾童而習之白首而安之斃而後已茲非體四禮以終身者乎世之君子倘采余之一得擴爲無窮之得鑒余之百悔求免事後之悔其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主

於世教不無小補矣

交恭韻序

余少從里師遊讀半邊字長而恥之積韻家書無慮數十浩浩茫茫未知所入也萬曆甲戌得同年雷侍御幕菴而問之侍御日日談余惺惺聽竟不了了侍御曰此等子音也須熟讀括歌月餘舌與俱化自可得聲余畏難而止癸未告休三年林臥恍若有得丙戌春遊京國聞天寧上座慕泐者精聲律往叩之渠詭詭自負曰難言難言余曰弟言之安知無可言者渠云公舉似余舉一歌字曰此用何切渠調之曰此

係見母喉音居何切居經堅歌余曰韻是居何矣而
餘疑焉喉音見母當是宮清而韻謂角清居群母當
是羽清韻亦謂見母角清居當是君消而韻謂經堅
歌經堅而何與歟且歌陰平而何陽平胡以相切耶
渠曰相沿如此莫知其朕公欲何切余曰宜格阿切
渠思之色喜曰極是格亦見母喉音而居猶近羽居
不如格若阿則經堅矣極是余又舉直貞二字曰此
乃何字渠謂之曰此係澄母齒音直陳塵稱余曰非
也汝不誤而韻誤也韻切呈直本質母寧年韻讀爲
澄母陳塵地澄母則入遲矣入有遲音乎渠云公切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圭

何字余曰如韻直貞當切征若欲切呈并持盈不可持
亦澄母盈是陽平不更切乎渠大噱應聲曰更是更
是問公是何法門余曰我無法門信口便是法門問
公何師余曰婦人孺子皆吾師也因與談陰陽竟日
渠撫朕曰平生苦心三十年自謂深得七音三十六
母之精十三門十六攝之妙而公更簡徑明切我學
非耶曰汝一非非而韻學諸家相沿祖沈而莫敢異
轉相羽翼互衍宗牒則非矣我且直之夫聲出於天
而字從之率朕自朕人無毫與我天聲汝人聲也我
求近而汝求諸遠我肌易而汝託諸難也我索一而汝

索諸萬我得之不思而汝得之熟誦也我重陰陽而
汝不論陰陽我反切分平上去入而汝不問平上去
入也安得同問亦有同乎曰不同非天也與汝談百
慮耳而致則一汝之七音三十六母十三門十六攝
皆余所不問而自相脗符者也不爾則歌呈兩字汝
不我朕矣安得不同余自是欲筆以成書顧宦冗未
能丁酉歸來病又未能垂朕老矣癸卯夏檢一字數
日不得觸我宿心煜煜不可終日溽暑挑燈夜分擗
管家人曰病矣盍息諸余曰惟病乃不息愈病愈不
息也我亡而此道亦亡幸一息存畢此管蠡蓋自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圭

月至八月而凡例總目始脫稿矣全書雖不具而無
一體不括凡例中無一字出於總目外觀者持此以
衡諸家而心日自豁朕矣韻名交泰上下呼應也義
在例中茲不贅及

儀禮

唐賈公彥疏儀禮序云周禮儀禮二部並是周公攝
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不知何所考據不
自覺其言之誕也周禮見於經傳儀禮一書孔孟未
嘗出諸口孔子云立於禮又云詩書執禮云吾學周
禮此必宗廟會同聘問慶弔征伐燕享錫予封拜辭

命詔戒正大宏遠之規模鉅典鴻猷之制作豈度數
儀文動容周旋瑣屑煩猥是亟亟哉況周公當攝政
之時正創業之際值殷紂之後事勿沖之君計安天
下整頓乾坤大綱萬目無限焦勞繼日待旦且多少勤
渠且遜膚襟懷東征樵悴有何閑暇心緒作此細微
曲折米鹽碎事哉且儀禮文章簡古遠與非秦漢以後
冠昏喪祭耶或曰儀禮文章簡古遠與非秦漢以後
之文曰文誠古矣有一代之文有一人之文二典三
謨平正通達唐虞之文也乃商周之書儘有艱澁奇
怪不可以讀者蓋一種之書一人之筆不可以世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書

論古今也或曰禮儀三百此書是已威儀三千二載
是已曰吾不敢謂儀禮非古書而不敢謂爲周公書
夫信而好古後學自當虛心乃後世僞妄之言託古
聖名賢以行於世者不少也況漢初購書動以千金
寧無貪妄儒生竄手於其間于不狀亦後進於禮樂
者所爲也故信書者當信禮

吾廬放言序

放言者不能不放且一無所放者也太阿公幼服先
公之訓以磨堯堅爲師程諸所欲言者一字不敢出
諸口卽理所當言亦恪守謹而不放四字侍長者坐

如尸聽而不僥嘗醒之日默者偏曲之學也吾非教
爾曹終默口無擇言者其人甚難有待而放則言滿
天下無口過矣太阿登進士服官外吏幸無言責朕
事上御下處僚決獄未嘗不終日言顧有所鬱胸亦
未嘗矢口縱一言正語外剩一句不得何也心無所
放雖謂之無言可也萬曆辛亥公歸自宜欽暫得息
機身栖吾廬之中心涵六合之外天地萬物皆吾度
內萬象森然具足天機自流其欲放也泓澎湃濤若千
潮漲川壅抑之而不可遏其既放也泓澎湃濤若千
里懸流四達而不可窮其言曰但願空諸所有不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書

實諸所無此吾人斷際之學也夫盈天地間物皆爲
實相無論有知如鳥獸昆蟲卽草木瓦礫皆吾一體
孰能空之使不吾與而況經綸事業正欲使萬物各
得其所而忍使之不吾與哉噫衆人之乖刺萬物了
不相關正以塞破兩間者皆吾身礙也苟見於性體
本空剖破藩籬廓然無礙性中原無我字安得有他
無我無他形色渾化而後真性流行不分不台融爲
一吾且無同異之可言又何痛癢之不相關哉空諸
所有是謂妙有總是一真無障礙大法界性也其放
言也如是非放之則彌六合乎朕而未嘗放也其言

曰守謙曰戒慎曰聞狀曰程朱其用功持念又入於精微靜定之中毫不敢肆余讀而起敬曰公何嘗放哉其貫三極塞兩間者見性也藏於密斂於獨者亦見性也雖謂公之言一無所放可也無放無不放非天下之至言不足以與此孰謂公不得之無言也哉

趙乾所心政錄序

呂叔簡曰心與政非一也純王之政必自純王之心發之純王之心又自學問之功養之不由學問則識見不精無以辨其向往之途不由學問則涵養不粹無以堅其究竟之力蓋天德王道相須之殷也如此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七

而其要在無私無私故靜專動直常伸萬物之上敢行不顧而無所屈撓惟有道者能之真寧趙乾所毅狀太丈夫也一介不取之廉三公不易之介萬人吾往之勇平生節槩崢嶸其令勝也值歲凶民貧逃流不復益勢豪奸宄廣腴田而脫重賦貧愚代之征輸也非均田莫由蘇前令相沿第曰毋動公申請於院道皆有難色公毅狀任之不待報單騎異候露宿冒烈日中嚴欺隱之刑重朋奸之罪必告訐之實寬自首之罰三閱月而竣事四境懽聲若雷而有力者始

賄賄造譏構當是時乾所以均田爲去就上官以公

道爲天日含沙者竟不行而滕自是享百年之利矣諸興革皆類是自俸薪外纖毫不衣食於滕一切公美除公所營建一新外仍糴粟十二萬買牛千頭以業貧民葉少宰臺山過其境大驚喜曰江南無此風景茲非海內民牧第一乎補吏部考功司主事見公卿僚友空手長揖不能以尺布爲羔鴈在部四年書帕謝絕一介不入其門四司吏滿一考項缺項手動以三千計賄賂公行堂司畏其蜚語竟不誰何公一切裁以法甚者答革恃無可謗也而卒以謗爲張給諫所劾公奏辨連及二三僚友疏下考功大夫欲直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五

八

之而勢不可奪爲引疾去而公竟削籍歸矣朝野莫不寬之公歸四載而食貧敝衣草帽跨蹇扶犁恬如也或曰公自爲令爲稽勲十年如一日猶狀敝廬而廉直之聲滿天地殆天賦與余曰固也公學問之功尤所砥礪南司寇李克菴公倡明理學於三秦橫渠之後一人余辛未同志兄弟也又爲令同冀又得侍同朝者十餘年日暮談心講修德業乾所共及門高弟也克菴每告之曰隨事點檢便是回生起死之方乾所每服膺之與吉趙兩生日相磋礪作三生交便錄嘗自憤曰學問須隨處提醒拋却舊日氣習從新

做一番人家務上撐天下拄地旁羅四海當果決處
如大將斬賊一刀兩斷方是真男子是心也發強剛
毅之心也任重到遠之學也以故在賤則勢力不能
奪在吏部則俗調不能染孔子所謂無怨故剛仁者
必勇乾所之政乾所之心爲之乾所之心乾所之學
養之讀心政錄略而知乾所剛大直方之氣固天植
其衷而師友交修亦其終身得力處耳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位孫前庚

較閱

外曾孫管 楨

曾孫婿蔡之珙

較閱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雜文類上

一師六友圖說

昔人云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予也率意所如多
詭於道每思几席觴豆戶牖弓矛聖有箴銘以自檢
也若暗於物而冥於心侈然自恣奚所不至予甚懼
焉乃尊一中以師之標六物以友之各系以贊匪識
物也嗚呼師嚴矣然謬以毫釐猶可假借而權也輕
重之度也短長之準也高下之又直予以繩方予以
矩圖予以規考其中不中以質於師予安所逃罪是
前後左右無一非檢身之物動靜食息無一非檢

之胸庭室兩既無一非檢身之地欲不置此身於法
度中也得乎

(規)

矩以方物太圭則失
規不圓而能為圓者入
幾何恐於圓者曰
立者旋狀行若旋狀
一則旋便一則天為
為至走旋走旋乾旋
坤惟備有焉

(準)

大一條小二條各有規
也一準何者若曰
爾無高下誰云多寡

(權)

一物在物極端在規是
則物能輕重我無加
損我安知物之
不在中間不在四端不
偏不倚不偏不倚在
獨還何有各服

(中)

此道難長此道難短此道難正此道難變則易易者一則易者皆持其目手於極萬物
形質處而後曰行意重三聯分不規矩繩線度而規矩繩線度所好此道之公于

(矩)

端方正直不倚君子也
孔子曰不踰于何放論
贊曰
四正投稜六合謂謂
平天下只須平女

(繩)

繩者用繩者為而道
直繩者直繩者為
本意旨
和而中繩者為
取與否其難也

(度)

千等短於人入等短之
子白不度於人何尤
替
不想不度能能夫升
我短長繩繩短長



白菜說

物有八珍十齊十二和百羞而菜爲淡菜有五味而
白菜爲淡其爲物也入目不華入鼻不酥入口不爽
類生樊圃中與凡菜伍而彼亦穢惡無染清素自如
不共名芳闢妍媸老圃云其種不一叢生而環附者
曰蓮花似韞藉者下廣上狹哀然內附曰杓似虛受
者峭然玉立若削若束口箭簪似正直者或曰葉屬
木爲仁莖屬金爲義體質屬水爲智根堅結而中涵
爲信亭亭翼翼不靡不披爲禮具五德也而以淡爲
宗呂叔簡曰余於淡有深味焉夫人之於欲也益恣
主僞齊文集 卷之六 四
雖焉不厭足不止抑於心有至艷耳榮門刊孔競進
奔趨艷於勢也一有淡心則可以養德紛華奪目好
尚爲迷艷於愛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定志妖冶傾情
意所便適艷於慾也一有淡心則可以立命辯口紛
紜真識我獨艷於言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寡尤橫逆
所加一朝欲逞艷於怒也一有淡心則可以遠禍時
事傷心非人滿眼艷於惡也一有淡心則可以廣量
居冲漠室存恬靜心作澹泊人履岑寂境行雅素事
爲如水交凡俗尚所饗餐與世味稱鮮濃者自非道
腴不殊醜毒無垂涎無染指無膾炙於身心是菜也

其
余
師
哉
因
繪
於
圖
而
爲
之
說
曰
以
白
淡
云

主僞齊文集

卷之六

五

愛玉簪說有引

花卉之開各王其時歷四時而常開者有月繼占一季者有百日紅至於正月迎春二三月號爲花朝紅杏李桃牡丹芍藥爛妍爭盛占斷春光萬紫千紅不可殫述四月榴五月蓮亦當令然留連至秋而始歇六月亦有雜秀而無孤芳當正令者八月木樨不與羣芳伍然猶有三秋桂子之名九月菊然留連至冬而始盡梅開十二月而留連至於春初甚有二月見梅者當七月之正令不前不後北土惟玉簪而古今品花卉者至及芍萍百草獨玉簪不一齒及噫名芳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六

之不受知命也於玉簪何損天之生梅久矣楚騷不見收至陰鏗何遜蘇子卿有詩而一日名聞天下唐李杜宋蘇黃互爲引重遂主百卉之盟陳旆顏集詠必欲千首人謂爲梅妖所附而尤鍾愛於林君復至今遂爲第一桂不得先焉物以人重尤以詩辭人重玉簪獨受知於予而予又不足爲玉簪重願爲拈出以爲此花噤矢乎安知後來者無陰鏗何遜諸人也因讀周子愛蓮說而續之

時維七月令首三秋於方屬兌兌正秋也於象屬金金白色也有花粹白獨占此月名曰白鶴仙者象其

形也有名曰季女者兌爲少女因其卦也俗人無知乃名之曰玉簪於義奚取夫物之形色匠於天工故制器尚象者則而擬之謂玉簪爲季女簪可也謂花爲玉簪豈先有簪而此花竊擬其狀乎抑治玉者彷彿此以爲簪乎孰主孰客孰先孰後有識者辨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予不能正衛之名而於玉簪發一矇云且其備有衆善繫予師資莖抽於月初花盡於月終剛三十日無所留連急流而退之勇也嫩肌脆質高標自呈不藉苔苗爲包裹不資綠葉以扶持特立之操也純白一色薄五采而不粧不二不雜之貞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七

也牡丹芍藥菊諸花奇色巧能務以悅人此花狀貌朴素老成不爲妖冶質任自然之真也半開半含萼不見蹶有餘不盡之涵蓄也七鬚在中一鬚獨長尊卑高下不僭之禮也朝開暮收明日不復再開履盛滿而即止知足之義也香韻輕清略不濃艷置之他所徑歲尚有餘馨盛衰一致之節也予若此花免於今之世矣我師乎我師乎

日用說寄楊啟昧門人

千古聖人參贊兩儀彌綸六合凝三千三百於一身理萬事萬物於各得其川工之要惟是治一一得皆

得一得永得孔門傳授顏曾只有此物散昧所言知
性真說約之宗旨也第吾人日用之間事如酒掃應
對瞻視笑談起居食息升降進退事使交接辭受取
與地如宗廟朝廷市井山林鄉黨宗族几席床第徑
竇險艱汚濁幽隱人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姻族朋
儕夷狄蠻貊寇賊仇讐讒奸權佞時如瞬息終食旦
夕晝夜淹留困頓安樂危亡皆性之所在也觸事求
理到處觀心隨時用功逢人見道皆知性也苟不於
日用體貼而冥目端坐見性明心此釋氏之寂也高
談性道卑視彛倫忽於一動一言只說無聲無臭此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俗儒之幻也與若今日說個性要在何處見得與君
今日說個性又在何處着心與君說個性要在
何處下手故中庸易傳談性之根底也示人以一使
其知所把握論孟談性之枝葉也示人以萬使其知
所持循諸君子但沉潛靜定操存此心隨所應接必
求諸道尤急者先去我心萬惡之根我心第一故聖
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
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岐路言之
令人悚慄諸君子思之

知耻說示兒

凡人家子弟宮室車馬衣服飲食僮僕器用事事要
整齊華麗豐美充足狀後志驕意得稍不及人便自
媿耻這是一副俗心腸低見識你看那老成君子宮
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僕僮器用
不如人他却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
似人功業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個該媿耻

擇交說示兒

凡親朋聚集戲謔歡呼把臂拍肩躡足附耳只是要
慇懃親熱比黨阿狗纔號同心知己稍不稠穠便說
淡薄這都是世俗態兒女情你看那有道交遊德業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勸你成就過失責你改圖或說往古聖賢或論世間
道理不出淫狎言語不計他人短長不約無益閒遊
不幹說隨邪事較量起來那個是好友

男兒八景

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
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
之心玉潔冰清之骨

士庶六愆

天與田土而詭稅天與子孫而隱丁天與聰明而濟
奸天與勇力而逞暴天與富足而專利天與衣冠而

害人天理已虧天刑罔赦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說

人生天地間大率三等其六合爲家萬物一體盡得人道完復天初者曰聖人無善無惡逐波隨風生無世益死無後問者曰衆人縱欲恣情賊仁害義天理滅絕良心喪盡者曰凶人凶人爲不善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指五尺之童子而謂之曰汝他日爲盜未有不艱然怒者非佯怒也彼其惡盜之真情與不爲盜之本心確乎其不可移也然而天下之穿窬劫殺往往而是此其人何嘗不過童子之年哉欲心所斲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十

且爲迷邪念所積潛滋已久忽不自覺其至是也故一行之失卽爲蹻蹻一言之謬卽爲桀紂非便爲蹻蹻桀紂而蹻蹻桀紂之所從來也諺曰換却一念舜跖可變是故爲惡非天爲善非命在我而已吾語爾曹以善爲性之當爲惡爲理不可爲爾未必吾聽若夫爲一善而此心快慝不必自言而鄉黨稱譽之君子敬禮之鬼神福祚之身後傳誦之子孫榮之爲一不善而此心愧怍雖欲掩護而鄉黨傳笑之王法刑辱之鬼神灾禍之身後指說之子孫羞之此二者孰得夫有小善而矜聞小譽而喜雖孺子亦莫不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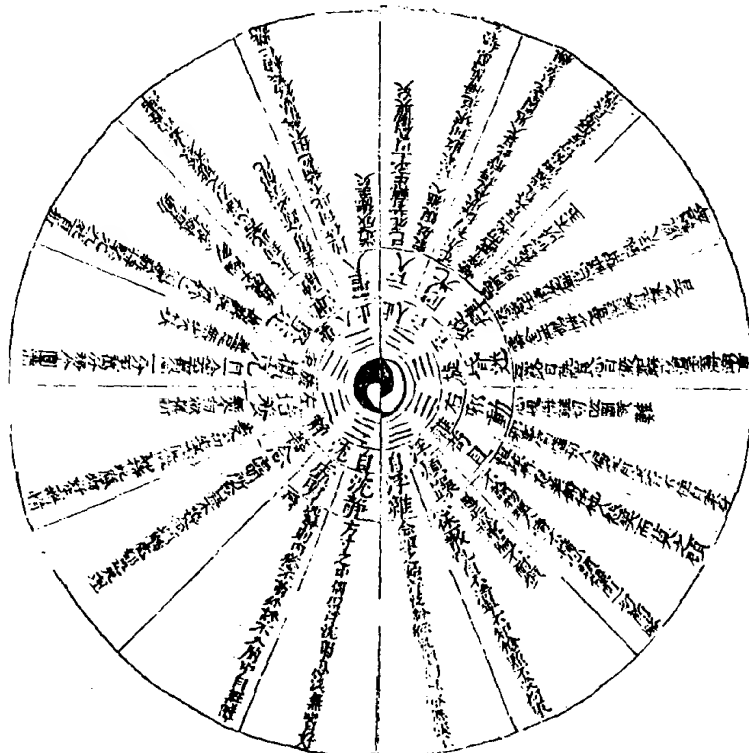
人人皆知善之當爲矣獨奈何棄身於惡而蹈此百內乎余衆人也每徘徊於岐路夫一岐向九天之上安樂萬端一岐入九地之下憂危百種左足右足願與二三子決擇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十一

理欲生長極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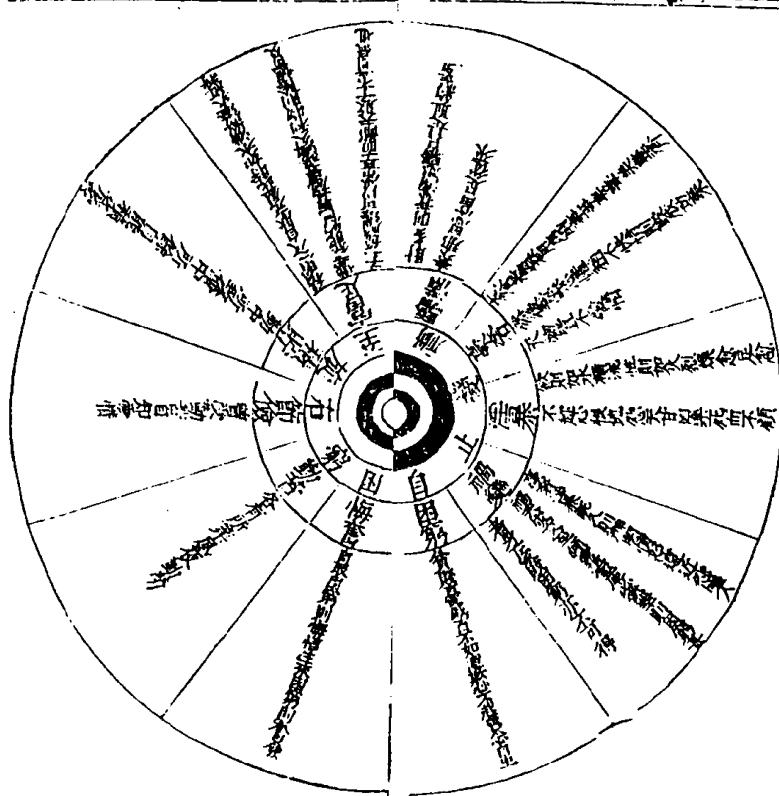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說

嗚呼君子觀此圖不惟知人事當修抑又知天道可懼也六合之內民生不知幾千萬矣以天所生之物養天所生之人均衣平食無令有餘不足俾各不至饑寒而止尚僥僥不敷用而况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飲甘饜濃踏繡鋪錦歌兒舞女醉月眠花酒棟雕梁乘堅策肥其狠藉暴殄之餘猶足以嘔僮僕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婦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而枵腹損眉兒羸女鬻終歲苦辛如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又瞽目殘枝孤兒獨老菜色鵝衣爲滿中嗟

爲道邊墮者在在之諸無告人不可勝數彼其驕奢安逸之性豈與我殊哉天地之財止有此數富貴榮華既於我乎獨偏貧賤憂戚自於彼乎獨苦有餘者之所棄餘乃不足者之所以棄命者也夫既不肯樂分與以益彼之不足又不能崇節儉以惜已之有餘天何親何私爾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可歷歷指矣爾曹不幸身不當不足之味而襲祖父有餘之業以享受爲當然以儉素爲耻事將施予不能而慢棄則不甚惜焉積孽其躬而獲罪於天矣作循環圖以悟之

身家衰盛循環之圖



僕說

叔簡氏日用僕之難也余蓋無良術焉日者一僕至請余曰願終始事公惟所用如公左右手且某朴假托某以千金適萬里可無封識也余嘗之果事事長他日置百錢於室命之掃僕見而呼曰小人得錢不敢私也以告公余喜狀未之信也他日置一金於堦下堦下衆路也卽失莫知所詰僕見而呼曰小人得金不敢私也以告公余喜而稱之曰今而後知汝之可托以金也一日余買馬於北村馬良價二十金既留馬矣使僕齎金而取券焉下脯不至明日不至又

明日猶不至踪之始知其懷金以行也還北村馬小女奴曰我知有今日矣初僕之見錢也我竊視焉幾番數又每錢熟視之始以告其見金也我又竊視焉出入其袖者再四相告而次且者又再四彼不欲取一金失二十金也此然猶朴也不能待千金矣余笑曰嘻以爾多才竟爲爾賈耶今應門者有一人焉能食歲兩更衣衣如未更者馬瘦芻乾不知與也設一錢事不經余不濟甚則敗之出使於甲則造乙門而致命焉是人也事余三年矣未嘗盜一介余愛之以語友人友人曰是誠賢於無能而盜者也然與有能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十五

劍說

劍時器也藏器也顧操之者爲難今夫飲食之具常用車馬十一用弓矢百一用劍萬一用其用也淬之使銛持之得術施之有物相機審勢一發而中肯綮是爲時試其不試也則鞘之無使露亮不見可試則

是不露夫其不試而露也則人必忌且畏之也
而使忌且畏者各有所試以逞吾先是吾劍吾崇也
且露佩者不利吾身亦不利吾劍故試貴時不試則
不可露昔者駱賓王輕試而孔融露非劍之罪也吁
漢留侯唐狄梁公者劍客哉劍客哉余少時得一劍
甚寶之容以文室號剛明先生朕每有技癢心無事
時常掣一飯曾以斷枯櫟試利鈍焉挫其鋒寸餘以
罪工人工人曰嘻夫是劍也豈爲斬枯櫟哉而且櫟
施非劍法矣乃語余劍法蓋千百云已而笑曰子劍
工當秘予術又不能爲公秘吾聞騰空不試而威是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十六

故藏道勝湛虛能割玉而不能截絮是故柔道勝余
撫然暢然曰付子言吾無所事劍矣

與賢與子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呂子曰禹德視堯舜誠衰矣
然其衰也不以傳子而以傳賢夫大聖人之作爲不
必視前轍也道在於可自我作古何害義軒以前豈
無子君丹朱者乎而傳賢未聞傳賢自堯始堯視天
下公器也視民公物也付公器理公物惟可是視何
必君我子而賢他人也何必天位當我有不問子之
賢愚而世世據之也丹朱不可君九男皆不可君乎

顧皆不肖我而肖我者惟舜吾惟問其能安民與否
耳不問子與賢也故廢丹朱而與舜則千古聖人公
天下之心自堯始而非以示軌轍也舜非轍堯而商
均轍丹朱舜之與禹亦堯之心也非曰天下得之堯
不宜自我私也非曰堯傳賢我不可不傳賢以負堯
也事值其同義值其可惟安民而與之禹夏之民心
亦堯舜之民之心也何擇朱均何私舜禹惟安我者
而從之堯舜何庸心焉至於禹而所值亦大難矣改
之非朱均也益之非舜禹也諸侯百姓知之禹傾不
知耶堯遇啟必不傳舜以傳名高舜遇啟必不傳禹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十七

以循舊迹蓋盛德者無名心無嫌念而禹則弗能矣
其心以爲二聖傳賢之芳規宛然在也而我傳子天
下謂我何我與舜並肩而事堯舜既以天下與我矣
我與益比肩而事堯舜獨以天下與吾子益謂我何
不若薦益以聽天下之所歸天下而果歸益耶益固
可以君天下而我不愧堯舜傳賢之盛典天下而果
歸啟耶啟亦可以君天下而我無棄賢與子之耻名
蓋以盛德之名希堯舜而以衰世之人心待天下余
故曰禹之德衰不以傳子而以傳賢也雖然亦不得
不爾也自信雖信天下後世尤難不避迹而任天下

後世之毀也譽也爲尤雖吾君之子之言出於朝覲
訟獄謳歌之口則可出於公禹之口則不可夏之人心
未必唐虞之人心也故不避嫌自避嫌始禹之德衰
亦不得不衰也

座右屏二

懷德屏 士大夫名鄉四美

季崇仕後魏家居下食止有韭茹韭茹留客買肉二
斤宴賓不過四味李元祐戲之曰誰言季令公儉自
奉一食十八種言二韭也崇爲魏達官俸薪之資亦
足稱其鐘鼎乃獨崇儉素傳曰儉德之共言無一之
不善也

李公謙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
以償公卽對眾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
一無所受又饑公傾家資煮粥活者以萬計歟者皆
爲瘞之夫却償似資此二者皆好義之過朕人之歟
與我之貧孰急世有糧滿倉廩金滿箱囊視餓殍載
道若無觀者忍乎不忍乎

狄武襄嘗習犯軍法黥面及爲副師一日宴孫汚有
狂客獨易者在坐優人以儒爲戲易怒曰黥卒何敢
如此詬罵不絕口俄擲樽俎而行孫汚不能堪觀武
襄公氣色自若不少動言笑愈溫易歸方自魏悔則
武襄已踵門求謝矣夫狄公武人也度量恢弘涵養
堅定如此吾人小有拂逆輒懷臂怒目相加可愧也

人

陳豨與范伯爲隣伯夜竊藩侵豨地豨見之伺伯去復移藩讓也一丈伯覺自慚既還所侵亦却一丈與豨郡守周君高其義爲立石旌其閭曰讓里夫豨之發藩媿伯耳伯豈土木鳥獸哉宜其又却一丈也此智者事若聖人則心平氣和務求各正不爲遘道之讓厚者任其陰侵終始不言處爭之道此三者足以盡之矣

懷刑屏士大夫若鄉四惡

凡官吏諸色人等曲法囑托公事者笞五十但囑叩坐若爲他人及親屬囑托者減官吏罪三等口囑托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已事者加本罪一等若監臨勢要爲人囑托者杖一百所枉重者與官吏同罪至死者減一等若受贓者並計贓以枉法論

凡盜賣換易及冒認若虛錢實契典賣及侵占他田宅者田一畝屋一間以下笞五十每田五畝屋三間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三年係官者各加二等若強占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將互爭及他人田產妄作已業朦朧投獻官豪勢要之人與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田產及盜賣過田價并遞年所得花利各還官給主

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餘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並追餘利給主若勢豪之家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杖八十若估價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坐贓論依數追還若准折人妻妾子女者杖一百強奪者加二等因而姦占婦女者絞人口給親私債免追

凡爭論事理聽經官陳告若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家拷打監禁者並杖八十傷重至內損吐血以上各加凡鬪傷二等因而致死者絞若以威力主使人毆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打而致傷者並以主使之入爲首下手之人爲從減一等

譙兩生傳 寓言

金鑄張于也者不知何許人釋負擔而問舍於譙譙之主人下榻焉愛樓居主人居以兩樓謂之東樓氏西樓氏二人以聲望相高宜和問厭世道之譙譙也晝閉閣獨處緘口不談世務夜則爲星月之約達旦始寐二人者相得也而情性殊金剛勁開發而張溫文有韞籍金且吳與張相唱和而寢不復言主人好夜語張獨徹夜應之而金若不聞也張憤漸不平謂

金曰吾與子詬光處晦謂識時也天不生吾人誰復知長夜幸主人可與言願相與講明之而吾子臥而不應也令子獨對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子其媿焉金嘆曰子病肺不欲夜語傷之以養聲也子面目痿黃得無土衰不運而消以話言乎詩云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吾與子避世而來已多言矣又長言之子其慎夫張憮賦曰吾得已乎哉主人以叩我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應緩急叩則緩急應吾將以斯道覺斯人也舉世皆寐非子覺之而誰而子又惡知夫言之爲多哉金嘆曰夫夫是已吾有小弱弟名黜精神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勢利說

勢利者宇內之神物也帝王者勢利之主也天下之存亡國之治亂民之死生在勢利顧所以操之者何如耳操得其道則爲二帝三王操失其道則爲桀紂幽厲故語相生則利母而勢子也得天下者因天下之利而匹夫爲天子守天下者專天下之利而天子爲匹夫是利者勢之籍也利去則勢亡語相制則勢

君而利臣也天下皆趨於利而無勢以禁之則亂今天百貨積於市五尺童子守之而百鳥獲不敢取勢禁之也萬金藏於府片紙隻字封識之百典守不敢開勢禁之也何者利能使人人生而勢能使人死故苟不至於忘生則畏死之心勝之矣帝王之御世也利在下勢在上利欲公之天下勢欲攬之一人其攬勢也非以貴我也以天下而我無與也使堯舜衣齊民衣立於市以號召天下而能使之從以設官分職而能使之重以訓誨天下而能使之化則無庸勢爲矣使天下相安各得而無事於紀綱法度則無庸勢爲矣故天子以勢統百官百官以天子之勢布政令以行其德意萬方黎獻懷懷奉法若訓而一毫不敢肆焉者有操其勢者也勢在臣則劫勢在萬姓則亡雖堯舜不敢以勢與天下此統一四海平定六合之靈器也故禮樂征伐自諸侯而周東陪臣執國令而簪分七國兵爭而周亡勢在下故也故君體魄而勢寬君龍而勢神也故曰勢富私勢當在上若藉之以貴我則天下之禍也舜禹有天下而能不與知勢非貴我也惟有知皇帝之貴者而後枯骨衛原野矣是以勢得以勢亡謂勢爲我物而有之也天下之利天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之所以相生相養者也天不立君君不建百官則天下之利歸豪強歸食暴而豪強食暴者專利則生勢以役羣動而分天子之權貧無賴者失利則相聚以求所欲而啓天下之釁是利不可不均也故天子者衣租食稅而已足以供軍國之需而已不專天下之有建官分職以人自有之利而使各有其所有而又使利於有天子以保其所有雖萬世君可也故曰利當公利當在下或曰子不語名分道德而語勢利無乃非聖人訓乎曰勢利者以繼名分而行道德者也今夫名分可以使人飽餉猶不給雖嚴刑不能督將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士以犯鋒鏑故高爵重祿厚賞崇榮名分也而利行之也古之聖王厚生先於正德見饑饉之民而講禮讓訓仁義能使人人爲庶節之餓鬼乎故興禮崇讓好義樂仁道德也而利行之也古語有之曰既富方穀曰義公天下之利曰利者義之和言利也而不爲欲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曰攬威權曰持太阿口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言勢也而不爲專故利在上勢在下亡道也此有天下者之大慘也凡爲臣者而輕君之勢利不忠聖人者非勢利之所能圖而先天下以重其君之勢利者也故勢利重則君重君重則天下

重此相生相安之道也聖人胡敢輕也讀鄉黨而知孔子不敢輕君之勢利矣或曰勢利君斯之重也君子將趨之乎曰是何言與天子有勢利而不敢趨何乃臣庶臣庶而趨之必亡故君子惟忘利勢而後能爲利勢主其得勢也行道德也道德不行而勢主其矣雖往役爲傭所不耻也其欲利也視道德也道德有玷而利糞壤矣雖饑寒困苦所不恤也故忘勢利而能爲勢利王者聖人乎重勢利而毫無所與焉者聖人乎

論性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或問孔子論性同異曰孔子多兼氣質言性孟子專以義理言性曰性相近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合下便兼氣質此其說自堯舜始堯曰允執厥中中既善寸世間又只他一箇誰敢侵奪何勞允執蓋中者道心而撓亂之者人心也不允執則人心奪之矣辟如有一物在手怕人奪去朕後允執之耳至於舜又明白說出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人心豪強道心微弱人心衆多道心孤立道心者中也道心雜於人心如披沙揀金須得那真正金又須得他不多不少底分數不着仔細察識之功何以擇

心不着純一不雜之心堅確不移之念何以守之先
執此中之道心其苦如此或曰道心是性人心是氣
質物欲與性何干曰這氣質物欲不知是天與底不
知是人做底性字從生從心道心是天生之心人心
亦大生之心此二心者與生俱生與形俱形道心不
是先人心不是後道心不是內人心不是外譬之玉
在石中破石得玉果有殼核去殼去核果始可食人
心石而道心玉人心殼核而道心果實也道心者義
理之性人心者氣質之性人心道心不是兩個故曰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不惟是也物欲與氣質也不是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兩個物欲者氣質之物欲也氣質剛則有暴橫侮奪
之物欲氣質柔則有貪財好色之物欲故言氣質而
物欲在其中矣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此舜之所謂道心書之所謂性皇上帝
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有善無惡義理之性者也曰
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舜之所謂人心書
之所謂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有善有惡氣質之
性也或曰性相近也皆是義理之性曰義理之性原
只是一個怎說得近須是兩物纔說得相近蓋義理
之性一氣質之性萬氣質之初善與惡不甚相遠周

子所謂幾善惡孟子所謂舜跖之間是已善與善亦
不甚相遠惡與惡亦不甚相遠如夷惠之清和跖距
之奸暴是已辟一根之核本同末異一派之流源同
委別至於相遠則舜跖之分五十步百步以至百里
千萬里之殊也不以氣質之性亂義理之性不以義
理之性棄氣質之性故孔子之言無人敢辨孟子原
知性有氣質但諸家言性專主氣質故孟子言性專
主義理至於諸家引證不與辨駁但云乃若其情與
才皆謂之善才情便有善惡喜怒哀樂愛惡欲非七
情乎七情皆善乎畢竟所說仁義禮智之情乃義理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之情只可以證義理之性不可以證氣質之性至於
孟子自言未嘗不露本真曰耳目口鼻四肢之聲色
臭味安逸自朕是人心自朕是氣質未嘗不說是性
或曰此性指好邊說曰既是好邊君子何以不謂孟
子他日又曰動心忍性性既善矣何可又去堅忍又
曰大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此皆性之善乎有善有惡
之性乎故曰孟子明知性有氣質緣與諸家辨故事
與義理之性言之耳大抵義理之性衆人與聖人同
氣質之性聖人與衆人殊純粹不雜之謂理美惡不
同之謂氣當真精妙合之時卽帶有真實無妄之理

摧拔而擲之聽其所止止於膏壤者滋茂蕃碩止於
斥鹵者枯蕘萎落止於瓦石者無根可托而不生止
於牢笠者爲鷄豕所食止於道路者爲車馬所蹂踐
均嘉穀也而生機殊所值之地則狀非嘉穀之罪也
降恒而命之聽其所着着於清淑之氣則爲上智者
於頑濁之氣則爲下愚着於駁雜之氣則有美有惡
着於紛紜之氣則爲庸衆均帝衷也而稟受殊所值
之氣則然非恒性之膏也周濂溪云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程明道有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見哉其言
之矣禪家言秤錘是鐵子曰秤錘是鐵鐵不可謂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天

說天

或曰天命之謂性性有三天亦有三乎曰此未易言
也無極之先理氣渾淪而不分氣化之後善惡同源
而異流理道之天先天也惟一降衷所秉繼善所成
是已吾無論氣運之天後天也有三一日中正之氣
一陰一陽純粹以精極精極厚中和之所氤氲秀靈
之所鍾毓人得之而爲聖爲賢草木得之而爲椿桂
芝蘭鳥獸得之而爲麟鳳龜龍騶虞鸞鷟二曰偏重
之氣孤陰孤陽極濁極薄各恣其有餘各擅其所能
爲邪爲毒人得之而爲愚爲惡草木得之而爲荆棘
樗櫟鈎吻斷腸鳥獸得之而爲梟鴞豺虎虺蜺蝮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天

秤錘猶云善是性性不可一槩言善或曰孟子立世
教之防儘說性善人猶爲惡若說氣質也是性人益
無所忌憚矣曰君子爲善不關他知性善之當爲小
人爲惡不關他不知性善之當爲今見桀紂盜跖而
問之曰善當爲惡當爲決不敢曰惡當爲善不當爲
又謂之曰仁義禮智凶暴淫虐孰善孰惡決不敢曰
仁義禮智是惡凶暴淫虐是善他若肯爲善去惡此
二言足矣他若不肯那怕焦唇爛舌說性善徒多口
語耳

鍾以成其質匪自壞也匪自爲也與之者無心也受之者不知也皆陰陽五行所賦子萬物所稟受而兩不自出也或曰萬物不善失之有形之後非過在未形之前陰陽五行奚病予曰不知其子視其母萬物子而陰陽五行母也陰陽五行果皆善乎雨暘時若善也而淫陰沒溺萬家亢陽赤地千里疾風迅雷酷霜大雹濃霾臭霧傷人害物怨咨號呼者億兆同聲茲非陰陽之惡乎金有金銀銅錫鐵善也而砒礪硃錐同產於金谷木有榧楠松桂善也而荆棘檟櫟同列於木水有甘溫醴壽泉善也而毒溪苦澗同出於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泉以至火有六淫土有九壤善惡之性種種不一其母已非純善矣其子安能無惡乎或曰此氣質也非德性余曰氣者天所爲乎萬物所爲乎氣既天所爲豈有善氣生物而惡氣獨無所生乎豈有惡氣獨鍾之草木鳥獸而不鍾之人乎恐造物者不能如是一也至於氣運之天又非一種以自狀爲盛衰挾人事爲得失萬有不齊括之爲九洪荒之初渾噩洪灝人物雍熙相樂相忘此淳龐之天唐虞夏時一帝當天五臣輔運四海欽欣幾二百年此泰寧之天三代迭興一姓終治有隆有替以衰以亡氣運所驅人事

隨之此平常之天說言譏說抑閭從橫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朝無國是野無公言以亂天下此巧僞之天春秋戰國逮於秦項三百餘年國無淨土歲無寧時原野腹人膏血麥菽化爲荆棘此殺戮之天武聖當陽穢德彌宇易廟屠宗污宮亂朝郊則天格廟則神享此淫濁之天癘疫時行妖孽爲祟旱以七歲水以九年或門無雉類或里無人煙此虐厲之天君子小人禍則同禍福則同福玉石不分薰蕕雜處此混沌之天小人得志安富尊榮君子潛身危亡因等此倒置之天當是時也氣運當權化劫爲政仁覆閭下之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旻天曰明日旦之昊天好生惡殺福善禍淫之帝天剖心嘔血捨地哀號若無聞也若無見也所謂氣天惟危道天惟微時也是故西北寒燥東南濕溫春夏發生秋冬收歛時行物生無心爲之任從偶遭適值無爲爲之張主談性者歸之理義氣質談天者歸之理道氣運言理不言氣爲世教也諸儒闕肆而敷衍之以多萬世紛紛之口則誣矣予因虞夏十六字而演之曰氣天惟危道天惟微惟微惟贊聖人是持

明庸

道具於人心散於事物行於日用不日用非道也離

事物非道也不合於天下萬世公共之人心非道也夫淺深精粗高下幽明豈有二哉深者發見而爲淺精者散殊而爲粗高者流行而爲下幽者著見而爲明無淺者粗者下者明者則深者精者高者幽者何所附屬無深者精者高者幽者則淺者粗者下者明者何以推行譬一身合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則精氣神散舍精氣神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死故人偷廢物皆性天之流布日用常行皆性天之張弛棄其然而求所以然舍可知而探不可知是二之也不知日用常行皆所以然不可知者也嗟嗟求不可知探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以然猶不害爲語上猶不失爲窮神君子惡之惡其舍卑近而驚高遠耳至於立身行己自有正大光明切近精實易簡平通之道推行於起居食息語默酬酢子臣弟友之間乃有視聽倫爲鄙俗謂點檢爲拘泥離經叛道倡虛寂放蕩之談履險趨邪逞奇誦恣縱之好臣事瞿曇戈戟孔孟此斯道之寇讐也吾欲勤王而世無倡我者吾力又不足以倡人乃明庸

明誠

乾坤必有所與恒高山大川必有所與凝日月江河必有所與行萬物必有所與生鬼神必有所與靈天

下國家必有所與寧萬事必有所與成孰與之誠與之夫誠何物也實理也實有此理則實有此氣實有此理則實有此事以人格天則能動風雷者此物也以入動物則孚豚魚者此物也以有情感無情則城爲之圯而隅爲之崩者此物也以無知應有知弩牙速產杵糠止噎者此物也以無知應無知游波投而枯海汪洋慈石動而鏡鍼輾轉者此物也立於此動於彼不感則不應小感則小應大感則大應感之極應之速或曰僞亦能動乎曰大僞似誠能令人情格天動物毫髮不能何也人可欺天與物不可欺也然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而神有忽情有竭僞窮真露本態乃得人寧能終欺乎夫嫩蕊游藤纖絲細帶烈日如焚而滋榮如故必有所恃以爲命者折芳花而樹之瓶陰之幽室膏以清流不竟夕而焉然萎謝則誠不誠之說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明明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不明故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明明故也夫道若大路然大路之平且直也如矢如砥然卽千蹊萬徑家家人人必達於邦畿始爲都會洛邑天下之中也秦人曰洛東齊人曰洛西

晉人曰洛南楚人曰洛北此一洛也是西是東是南是北非東非西非南非北洛人曰秦在吾西齊在吾東晉在吾北楚在吾南是莫是於此矣故道有至極學有諸極二之者支一之者拘不二一卓如躍如以足以目身與意俱孔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明不明之說也粵有五入者欲之燕一人瞽附衆以行一人迷指東西爲南北一人跛顧數程途甚悉若素履然一人舍康莊躋摩天之嶺凌無地之淵困頓而死一人歲歲入燕或家於燕數歲問所經夷險不能對問燕之景物不以對而心目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之間宛如也卽順而宵馳泰如也故獨知之契可以忘言卽兩人語語有幾微不了於心則累千萬言不相下故道以耳明聞者蔽於聲道以目明見者蔽於形道以知覺明意識者蔽於情故兩問之內六合之外知至知終際於無窮其來也不塞見聞知覺之路其化也歸於虛靈湛一之庭此之謂至明

明恒

自有天地之前以至無天地之後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乾坤毀矣草木自萌蘖之後以至摧萎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榮枯決矣飛潛蠢動之物自胚

胎之後以至死亡之前一氣流行瞬息不續而生機絕矣是天地萬物所賴以常存者恒故耳恒從亘從心亘延長也上天下地而日在其中日行天地之間萬古東西無一息之停延長甚矣人心之無息者似之故恒且心也說文云亘從二從舟誤矣一本云亘音官又誤矣亘從日亘從日曉夫世有三恒天地恒萬物恒聖人恒外是則無恒矣存養此心與身終始造次顛沛富貴貧賤而一息之或違非恒也可驚可懼可憂可樂可怒可躁可慙可厭之事適當其前而一息之或違非恒也死生之際一息有悔心非恒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夢寐之間一息有妄境非恒也忽淡忽濃忽二忽二非恒也初無所爲偶動得心非恒也屋漏暗室念有隆替非恒也宗廟室家心有敬忽非恒也然曰恒也者執一不變之謂耶曰非然惟恒恒然後能無恒無恒者恒恒之所爲也風雨晦明天無恒度榮枯開謝萬物無恒命常變順逆聖人有恒應氣化常無恒天地萬物委順而已時勢常無恒聖人貞遇而已若恒而無無恒者以通之非恒道也明於恒之道而後可以語體道之學

明定

定者萬化之祖也萬物之府也萬事之母也定者生
氣動者耗之定者造物動者化之定者宰事動者終
之故定可以回天定可以攝神定可以留定有定可以
生無寂而不死者定平往而不盡者定平變者窮神
者終而分毫無所減與增者定平知定之義天地我
契萬物我類握定之權天地我旋萬物我安故御一
身之小者莫如定定天下之不定者莫如定然則定
亦有未善乎曰定而定未善也無定之定善也無定
無不定善之善也何以養定曰以定養之

明敬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敬者不苟之謂也於文從苟從支支音朴擊也敬無
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因不敬敬則不苟戒慎
恐懼心體不苟也主一無適持念不苟也小心昭事
顧諟不苟也獨寢不媿衾宴息不苟也夢寐即白晝
之爲覓魄不苟也不媿屋漏幽獨不苟也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
儼若思安定辭坐如尸立如齋聲音不苟也冠毋免
勞毋袒衣冠不苟也毋放飯無流飲飲食不苟也心
常惺惺無所昏忽精神不苟也無忤容無飾狀意態
不苟也歌有歌容舞有舞容好樂不苟也循牆整折

揖讓不苟也善戲虐今談笑不苟也屏氣息忍唾洩
呼吸不苟也君子當饑疲之邑困頓不苟也急遽無
亂造次不苟也草莽不失君臣之禮患難不苟也執
事敬應務不苟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
也子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臨下不苟也夫妻相
敬如賓閨門不苟也同寅協恭僚友不苟也夙夜匪
懈事上不苟也對越駿奔交神不苟也忠信篤敬可
行蠻貊夷狄不苟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
不苟也易簣而斃結纆而死臨終不苟也無有師保
如臨父母可苟之不苟也無射亦保不苟之不苟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三

夫敬與苟死生之關也興亡之岐也治亂之樞也一
念不苟而百體咸正矣一身不苟而萬事成宜矣一
人不苟而萬國咸寧矣臣庶不苟庶績咸得所矣人
人不苟而天地萬物育矣不然則亂則死則亡敬之
道大矣哉或曰敬有要乎曰存心存心有要乎曰主
靜主靜則心存心存則不苟此之謂居敬故敬外無
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學學聖人者奈何其始也毋
不敬其終也恭而安嗚呼盡之矣

武墨之罪

自有天地以來亂臣賊子罪大惡極有甚於武墨者

乎一統之義有君則天下皆臣也有夫則天下皆妻
妾也有祖宗則天下皆子孫也武墨太宗一妖妾耳
十四入宮爲才人經事太宗十有三年矣高宗蓋竊
烝焉太宗崩後出爲感業寺尼高宗托事幸寺相向
而哭猶有父妾之嫌未敢顯然召入也王后妬蕭妃
之寵陰令蓄髮勸高宗納之時年三十有一矣凶淫
險狡豪縱狼賊蓋振古一人焉其備有人間之惡惡
極天下之大姑不暇悉至於屠割主母殄滅天潢皆
爲輕罪亦不盡坐惟是身爲李家婦也而變唐之郊
社黜唐之宗廟改唐之國號襲唐之天下自稱皇帝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追帝母家是人也實字之內不與戴天夫祖宗爲重
則母爲輕社稷爲重則身爲輕中宗者唐之子孫而
武墨者唐之賊也中宗明於大義則奉武墨帥羣臣
痛哭於唐家宗廟數武氏之罪曰太后得罪社稷宗
廟天下兒不敢以私恩掩公義武墨自殺聽之可也
不則廢爲庶人送令歸宗取諸武之禍唐室者而盡
誅之廢武墨所推崇復唐家之廟社然後披髮入山
讓唐宗而立之此大義滅親萬古之通誼也或曰子
廢母可乎曰大君者天下之大君宗子者高廟之宗
子中宗不敢專其身況得私其母乎念一人劬勞殄

列祖血食不孝孰大於是設庶民之家其母與姦夫
殺其父其子以母事之乎卽不推亦以負吾母之恩
亦當訟言以敵吾父之愾何者家之二綱夫父爲尊
吾與母皆妻子也故父在爲母期天子之孝與庶人
不同武墨之罪與殺父不同是可置之不問祖宗在
天之靈其謂我何韋氏之罪止於殺夫玄宗視韋氏
親則伯母尊則國母也殺而屍諸長安天下後世未
有罪玄宗者中宗卽廢武爲庶人儘於子道從厚矣
奈何念我罔極私恩忘我祖宗公憤乎吾又恨唐室
之無臣也當武后之奪權於高宗也猶曰共理天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其廢子自立也猶曰女主當朝守唐之天下也一革
命後則武墨一唐室之亂賊耳凡爲唐室臣民皆得
手亦此婦乃高之者劫於屠戮之威戀其富貴之榮
卑之者恣其淫縱之欲濟其貪殘之惡卽有直言敢
諫之臣履正奉公之士不過爲亂賊之忠臣忘國事
警大節已失上之不能掀天揭地次之不能遠引高
蹈貪昧隱忍奴顏婢膝於國賊之前意欲乘時構會
以徼天幸雖曰君子總之無足取也或曰虐餓薰天
身如朝露事權不在徒取滅亡而又激株蔓之禍吾
恐中唐子孫皆入鬼錄矣口是固然矣當元琰多祚

姚元之同心五王設有霹靂之手不令中宗與間即如隆基之討韋氏然後歸命中宗惟其生殺不毅然大丈夫哉驚天動地止誅二張而留無窮之禍本談之令人媿汗卒令淫穢之身同葬乾陵亂賊之婦同享太廟唐朝可謂有人乎可謂千古一恨

箕子

箕子箕國之子爵茅土所封也當紂之時三仁相王室箕子爲太師未有封爵及其作狂爲奴紂亡而武王始釋之封爲箕子史記以爲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夫列於五爵分之三土皆臣名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早

也卽不述臣職謂之非臣可乎貴戚之卿與異姓殊卽不國亡與亡豈至受人爵土列之庶邦食其祿而受之寵乎微子之抱祭器而歸周也存商祀也非以求封也商祀苟存何必封我周既封我何必固辭彼固知武庚之不可封也又知武王之必不封武庚也敬安然受之而不辭箕子何爲者耶商有祀矣我無君矣異姓之夷齊寧爲商山之餓夫而耻食周粟矣箕子顧甘朝鮮之封臣道也子孫之道也胥失之矣洪範九疇天以錫禹者又四百年而有箕子箕子卽不陳洪範洪範亡乎洪範寧亡臣子之道不可亡也

詠吾君梟之太白而共戴之天已有餘恨又何心與之談洪範余以爲洪範之陳又多乎哉而况受朝鮮之封乎有道之人師而不臣卽晝日三接猶懼其疎朝鮮去鎬京五千餘里越在荒徼限以千山謂之重道可乎豈武王重其道而疑其心故置之五服之外九夷之中乎不然胡爲乎封又胡爲乎封之遠乎夫箕子也孔子稱爲仁人豈忍漠然於異姓革命之後今考方輿家朝鮮在三代時不列職方其地不在周之版圖周安得而封國於此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意者武王所封或在兩地箕子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聖

不受逃之朝鮮朝鮮化其德推以爲君遂世其祀而仍其周稱乎至於出之囹圄待以賓客訪以古今爲之陳辭亦聖賢邂逅談學論道之常若曰祀不系於宗祊名不列於三恪既不爲社稷忠魂又不爲湖山遯叟而儼然受朝鮮之封夷齊必能笑之矣箕子何人肯爲之乎後之宗臣幸無以此借口

柳下惠坐懷

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卽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

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即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近於寒夜而冒嫌以坐人之懷其昧禮犯義即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即夜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即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聖

伯夷叔齊中子

或問伯夷之逃叔齊之讓中子不受命於父不受托於兄弟而儼然君孤竹律以中道三子孰得曰伯夷粹乎無以議矣中子達節叔齊之賢賢而過者也商紂之時何時也伯夷不立惡人之朝待游北海之濱

可爲四民不可列五服孤竹之不立伯夷全之也其踰中子而立叔齊家庭之間必自有說總之爲社稷計耳伯夷長而父不立即無中子與叔齊亦自無立之理何也父命爲重則國爲輕天下豈有無父之君乎其逃也不得不逃舍逃無他道矣叔齊安得而遜之父之所立而已廢之是以我爲我而忘其父也兄爲父廢而已立之是已欲爲弟而忘其兄之不予也借曰以天倫爲重父命非天倫乎設伯夷受其讓而立之何以視天下使中子亦不立而逃之何以存孤竹若中子者吾不知其人然武王伐紂滅國者五十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聖

以國又議以父命應得之國盛德之至也古今之讓
無以加焉夫子賢之而子有以逮議可乎曰遜國而
逃諫伐而餓名高千古民到於今稱之吾何敢議讓
爲賢不必讓爲聖吾以聖人望叔齊非爲爭者借口
也泰伯仲雍逃父意而王季不逃文王廢伯邑考而
立武王武王不逃千古而下不爲王季武王病叔齊
獨不聞乎嗟嗟我知之矣設無中子叔齊則不逃叔
齊不逃中子必不立彼固知有商之天下者必周也
欲爲孤竹君不得不爲周也臣彼扣馬而諫者何心
而肯臣服於周乎不臣周孤竹必亡我逃以存君臣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四

嚴子陵

子陵不可謂千古之高士哉西漢二百年持祿固寵
之陋風非子陵無以挽其趨東漢二百年後愛名重
節之義氣非子陵無以樹其標所惜者堯舜周孔之
道似若未之聞也天經地義人綱物軌莫大於倫常
而五倫之序堯先父子孔先君臣朋友居昆弟後豈
得加於君父之上哉子陵而果抱經天緯地濟世安
民之器也正賴知已以抒平生富繼亂思治之初非

放勳重華之世忘拯溺亨屯之念慕懸瓢洗耳之思
所學謂何非不仕無義乎五臣與舜比肩而事堯僚
友也舜踐天子位未聞五臣論交道北面而臣之惟
譙周公叔父也臣事成王遭讒恐懼不敢自明而托
喻於鷦鷯蓋天子所不得臣者惟君與父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尤武奄有九圍子陵即不爲臣獨非民乎
能逃於天地之間乎奈何以布衣之交輕帝王之貴
而加足於天子之腹乎即朋友亦無加足之理而况
天子乎嗟嗟在光武不失爲盛德在子陵不免爲儒
傲象動於天不云德星入薇垣而云客星犯帝座曰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張儉

張儉節義之賊而黨錮諸賢之辱也夫蹈危求名激
惡取禍聖人之所惡也故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曰邦
無道免於刑戮曰明哲保身曰默足以容黨錮諸賢
補心躁口建旗鼓樹狂鶴高自標榜互相引重於污
濁之世翹翹然形人之短已非隱鱗藏羽之道矣乃
又非毀朝政指斥時權俾公卿以下畏其譏貶屢屢

盜門忌之乎愛之乎性分當如此乎職分當如此乎此諸賢之罪案也大丈夫磊磊落落既欲樹一世之名何肯愛一身之死是故耻不與黨人有皇甫規事不辭難罪不逃刑竟詣召獄考死有李膺聞詔辭母自往請囚有范滂彼皆非耶儉也督郵東部破侯覽之家宅籍沒其資財昔何壯也及逮捕黨人逃竄如兔鼠望門投止牆可踰穴可藏苟活儉生何所不為以容留儉相逮而伏重誅者十數家以踪跡儉而收者偏於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至於孔褒一門爭死不知保此召獄取禍之軀何為哉夏竦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噫當是時也吾取五子焉袁閔申屠蟠得道之經何顧陳寔得道之權郭林宗清而不激庶幾免乎

狄仁傑反周為唐考

按高宗儀鳳元年仁傑以大理丞擢侍御史中宗嗣聖元年甲申二月帝廢為廬陵王以豫王旦為皇帝居別殿不預政事九月立武氏七廟三年丙戌狄仁傑為冬官侍郎五年戊子仁傑巡撫河南天授元年庚寅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廢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十一月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追尊四親為帝后勅唐主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冬至祀明堂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問而歎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及黨錮禁解乃還家視面猶仕於朝終衛尉年八十四而後死噫斯人也何顏立於天地間其死也何顏見李范諸人哉嗟夫道之不明久矣黨錮諸賢總是氣質用事而不聞道彼其破家滅門以隱亡命亦賢智之過也岑暉之逃賈彪閉戶不納曰傳云相時而動無累後賢公孝要君致讐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未必非一見也朋友之誼平日以道義相切磋以中正相規勉罪不受誅則為之急難可也為之容隱可也自作之孽素昧平生何害其為賈彪

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侄爲嗣自古未有侄有天下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深以爲然此時仁傑爲相未聞出一言壬辰來俊臣羅告平章任知古等謀反仁傑與焉反案已成行刑有日仁傑獄中裂帛告變值樂思晦少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亦上變得召見后問狀樂即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臣復何所冀望但惜陛下下法爲俊臣所弄陛下不信乞擇朝臣之清忠爲陛下所信任者爲反狀令俊臣鞠之無不立承后意稍悟召仁傑面詰之貶彭澤令秋七月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后曰承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哭

嗣權太重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子不弑父乎姑侄與父子孰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屢毀昭德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寢汝勿復言甲午昭德以專權使氣爲丘惜等所劾貶南賓尉尋召監察御史丙申十月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丁酉來俊臣貪淫恣肆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乃與俊臣同日棄市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仁傑薦東之后遷爲秋官侍郎又薦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人戊戌以仁傑兼納言承嗣三思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后曰太宗

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侄與母子孰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臣備員宰相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豈得不與知乎又勸后召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項與張易之張昌宗同爲控隄監供奉項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切齒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涕泣問計項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哭

廬陵以慰人望二人乘間屢爲太后言之后大悟又不欲顯言其意乃託言廬陵有疾遣使召之療疾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九月以帝爲皇太子封且爲相王已亥冬十一月后以吉項與武懿宗爭功不遜大怒有馭馬三物之說貶項安固尉面辭涕泣願陳一言后問之對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曰無之曰分泥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后曰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取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皆爲王南不安矣后曰朕亦知之事已如此無可奈何已亥十二月以狄仁傑爲內史后幸

三陽宮有胡僧微 駕觀葵舍利后欲往仁傑跪於馬
前諫止之庚子六月仁傑卒又五年乙巳后疾甚易
之昌宗居中用事 止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
易之昌宗伏誅帝 復位大赦遷太后於上陽宮尊號
日則天順聖皇帝 二月以武三思爲司空武攸暨爲
司徒五月賜敬 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冬十一月
武氏崩年八十二 甲宗丙午正月以敬暉爲諸州刺
史五月葬武氏於 乾陵六月貶敬暉等遼州司馬秋
七月敬暉等爲武 三思所殺備極慘毒或問唐臣呂
溫頌仁傑曰取日 虞淵沈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辛
飛世以爲名言信乎曰不然仁傑固心乎爲唐者也
若曰功專在仁傑 則誣矣昭德腹心近臣姑侄母子
之說子尚殺父之 言屢陳於七年之前武氏遂制承
嗣之權是時仁傑 尚在魏州也仁傑既同平章承嗣
復求爲太子仁傑 如從容言之后不聽及鸚鵡有夢
仁傑因而進言勸 立廬陵王方慶王及善同聲贊之
而后立承嗣之意 始衰猶未欲反廬陵也及蘇安恒
兩上疏極諫太后 賜食慰遣亦未遽從吉頊以禍福
動二張二張朝夕 勸后后召吉頊復懇切而奏明日
始托疾召廬陵是 以周爲唐前有昭德後有蘇安恒

吉頊三人之功十七而仁傑十三也或曰潛授五龍
三子何與曰張柬之桓彥範姚元崇敬暉誠爲仁傑
所薦討亂者四人 誠皆有力而仁傑實未嘗授之意
也仁傑薦柬之等 在戊戌之夏六月明年六月仁傑
卒又七年乙巳武 后病篤柬之等始討二張是時東
之已八十餘矣明 年丙午柬之卒設使武后不病東
之等必不敢圖仁 傑豈能決策於七年之後東之豈
能必其壽至八十 之久哉其成功者幸也且復辟大
舉也應誅之人應 行之事應相之機應防之變深思
遠慮俾無後難始 爲好謀而成余嘗思之當時失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壬
機之會者四中宗 昏懦衆所知也一與之同事必掣
肘乃令王同皎夜 迎中宗斬關同入一失也諸武之
患大於二張乃釋 而弗誅不思中宗懼武后不敢誅
諸武愛韋后以及 宗訓必不誅三思二失也武氏唐
之亂賊罪百倍於 韋氏人人能誅之則人人皆忠義
乃與中宗同事止 遷上陽仍稱皇帝三失也諸武之
黨如楊再思宗楚 客鄭愔崔湜等罪大惡極使之漏
網四失也大丈夫 當大事不能獨斷而前顧後盼藉
中宗以爲禍福首 而已因之薛季昶劉幽求之勸已
爲後時乃復掩飾 支吾亦可媿矣不知梁公之所潛

授者何策而功烈如彼其卑乎夫以八十垂死之武氏已在東宮八年之中宗即無五王之舉有天下者非中宗而誰中宗立而二張寧憂其不死乎區區此舉止令中宗早作半年太子奚關於唐之存亡耶或曰二張猶在三思方張不測之變尚不可知乘武氏之疾篤而弗圖後必噬臍曰中宗再入東宮承嗣憤惋而死武氏當革唐爲周之始尚以且爲嗣王哀而未甚之時已無意於承嗣乃於八十二歲病篤之日顧欲改圖乎且武氏才智狡獪百千呂氏垂危之際不以羽林屬二張諸武其無他念審矣咸池之浴固去偽齋文集卷之六

五

無待於此舉也夫以一己之禍福尚不能料踰年而酷死於三思之手身爲凡上肉而不知東之老老不足責矣敬暉諸人亦可恨也謂之五龍可乎口然則仁傑非與曰仁傑信周未革命以前武氏者唐之主母所治者唐之天下仁傑雖無改於武氏之惡猶不失爲唐之各臣周既革命以後則武氏者篡唐之悍賊滅唐之寇讐北面事之求一生於萬死得一品於三黜卽有建白不過爲周之忠臣仁傑之卒也題其墓必曰周內史前同平章兼納言謚文惠梁國狄公墓固不得以唐字加之也然則爲仁傑者當何如

有會意之謀密同心之士成反手之功不妨貽誤節苟祿僞朝何者他日之所得足以酬今日之所失枉尺直尋宜若可爲也無可圖之勢有可待之時則幡溪可釣俟武王以清天下無可乘之機絕恢復之望則首陽可死周之粟必不可食嗟嗟女樂足以亡魯孔子不諫而行發棠足以仁齊孟子不勸而去吾道爲重則天下爲輕仁傑豈貴戚之卿乎受顧命之托乎喪名節之重官篡弑之朝事凶淫之婦竭靖其之忱依違譖忍無萬全不可敗之計以待萬一不可必之功吾爲仁傑惜之或曰武氏竟不以承嗣三思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爲太子而反廬陵此其復唐之功不足以雪事周之耻乎曰無論廬陵之召功不專在仁傑無論五王之謀才不足以濟變武氏晚年惻隱之心不死是非之念復萌卽無諸臣爲力有天下者必唐也吾何以明之李氏之族已無雠類武氏四子弘也賢也旣見殺矣所存者中唐兩宗及二十王皆武氏親子親孫也使武氏無子孫雖有十仁傑百昭德千安恒萬古項凶狡若此婦肯從臣下之言以天下還李氏之族貽武家之禍乎其以天下與承嗣三思也必矣語曰虎狼父子雖窮凶極惡至於血肉所屬乳抱所煦禽獸

一點真心衰年一息夜氣必有毫髮牽戀不能自割
廬陵廢而豫王留雖曰假李氏以厭天下之口亦不
忍滅吾子以傷一體之分此人年老頗有慈心淳風
固先知之矣或曰使五王舉事之時仁傑尚在能廢
武后滅武族乎曰仁傑君子也受知於武后深矣當
必使中宗復辟而止他非所望或曰使三思竟有天
下而仁傑尚在委質爲臣乎舍生取義乎迹迹山林
乎曰仁傑不耻事周固以中睿兩宗在使武氏并兩
宗及二十孫滅之而以天下與母家仁傑豈肯北面
三思而臣之乎計惟有黃冠歸故鄉耳第君子去就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當以孔孟爲正辱已以正天下即使成功亦屬范遇
斷斷乎其不可耳

春王正月考

胡氏謂孔子以夏時紀周歲昔人疑之胡氏云不曰
春秋天子之事乎余尤疑之夫諸侯大夫天子所得
而誅賞予奪者也孔子不得誅賞予奪而正其可誅
可賞可予可奪之罪以爲是夫也雖不華袞缺鉞於
天子之庭而得褒貶榮辱於是非之口此史官法官
之事非天子之事也若召而爵之執而戮之則天子
事矣然則孔子罪我之言何謂也曰是非褒貶之筆

人之所忌也愛憎毀譽之口或罪我不明亂臣賊子
之徒或罪我不公非罪我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春秋
天子之說已加孔子未有之權胡氏以改正朔爲天
子之事又加孔子以無王之罪夫改正朔易服色異
姓受命之事非但天子之事也孔子周人也而改周
之正朔豈直無時王亦無武周矣行夏之時不過師
弟之私語魯史者公天下垂萬世之書也天下奉正
朔五六百年矣習知子之爲正月五十六百年矣非革
命而一旦改之此豈行天子事乃無天子之事耳孔
子尊周者也從周者也方以有君倡天下乃革時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五

之正朔以無君自處何以討人非惟不忍亦不敢矣
或曰春秋歲月固夏正也豈能爲孔子諱曰周雖以
建子爲歲首而未嘗以十一十二月爲春二三四
月爲夏五六月爲秋八九十月爲冬何以知之寅
月爲春自唐堯命羲和授時以來虞夏商周未之有
改也是夏之時乃唐虞之時非夏所得專也寅卯辰
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非周所
得改也吾姑以天道明之日中星焉堯殷仲春周以
爲孟夏日永星火堯正仲夏周以爲孟秋宵中星虛
堯殷仲秋周以爲孟冬日短星昴堯正仲冬周以爲

孟春是堯以天象定四時而周亂天象也以物理明之鳥獸寧尾堯在仲春周在孟夏鳥獸希革堯在仲夏周在孟秋鳥獸毛毳堯在仲秋周在孟冬鳥獸毼毛堯在仲冬周在孟春是堯以物理占四時而周乖物理也以文義明之春者蠢也言萬物之形動而神未爽蠢然無知也故蠢從春今之子丑寅月是萬物動時乎夏大也言萬物之昌大也今卯辰巳月是萬物昌大時乎秋犖也言萬物之收斂也今之午未申月是萬物收斂時乎冬終也言萬物之完畢也今之亥月猶近完畢西戌兩月是萬物完畢時乎是蒼頡以文義名四時而周昧文義也武周之謬亦至此乎以商家考之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此太甲即位之改元也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太甲之復辟也此見殷人歲正首丑而未嘗以十二月爲春也孔氏湯崩踰月則附會之謬耳以周家考之幽風周公作也曰七月流火則建中之星曜也曰九月肅霜則戌月之天氣也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五月鳴蜩則辰月午月之景物也八月剝棗十月穫則酉月亥月之節候也女求桑采繁祁祁則辰月之

人事也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一証也是時維夏六月徂暑此周詩也謂卯月爲夏可矣謂巳月爲暑可乎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二証也曾皙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辰月浴風吾已怪其太蚤而謂爲寅月可乎或曰溫泉自可浴是矣然則舞雩之風亦溫風乎寅月樹木便有可息之蔭乎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三証也周禮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朱子解桃夭已知其時矣夫解孟子又有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之說豈以桃夭非丑月乎又周禮仲春勿用牝豷非爲其孽尾乎則仲春必非丑月矣周家改建不改時此四証也君牙周書也曰涉於春水言薄也周之春果在子丑寅則水正堅厚未爲薄矣曰夏暑雨冬祁寒周之夏果在卯辰巳即暑未若午未月之爲暑周之冬果在西戌亥即寒未若子丑月之爲寒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申果周之季秋乎則百穀之登必於西戌兩月而後定其有無當云乃亦有冬矣周家改建不改時此五証也呂不韋離秦人莊襄未滅周時猶用周正其作月令猶然夏時周家改建不改時此六証也秦史紀事每書元年冬十月是前乎周者商改建不改時後乎周者秦改建不改時

周公之識固出李斯之下乎始皇建亥爲歲首徒崇水德乖謬已甚乃能改周時行夏時乎若夏時復於秦則綱目大書特書矣是秦改周正因周時周之改建不改時此七証也蓋子者一陽來復之初萬物發生之始周曆崇天統故特標爲歲首朝覲會同頒曆授時郊廟慶賀皆重此月猶今之慶長至然至其紀月定時仍以寅爲孟春耳且周禮有正月有正歲三正迭建各有正歲建以爲年首重以爲事先尊以紀五行之運氣新一代之制作與正月之正不相干涉蓋三建乃歲正而正月乃月正猶兄弟十二人或以去僞齊文集

卷之六

五

貴或以賢首事當尊惟父母委任而兄弟之行不可亂也此三代建正之說非改月改時之謂也或曰周以子月爲歲首至寅月將何書曰春王正月也曰何以知之以秦事知之秦以亥月爲歲首每歲首云冬十月至於寅月則書春正月如云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是秦正亦建寅也由此觀之不可知乎汪克寬不考幽風月令而獨以改歲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之後及唐風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之說明周家之建子爲正月孟春不知周家子月改歲而仍改月又以孟子七

八月之間雨集爲夏五六月之證余以爲七八月間不如五六月之多雨然七八月之憂旱七八月之雨集亦是常事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所謂冬夏者夏正乎周正乎若云周之冬夏則卯辰巳月之熱未必若巳午未月需水之亟酉戌亥月之寒未必若亥子丑月望湯之甚也何不曰秋日則飲水春日則飲湯乎又引徒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疑於太晚因知十一十二月爲夏之九月十月不知病涉之人惟子丑月爲甚謂此時扛梁已成民未病涉非謂至此時始修也惟自漢以來言春王正月者去僞齊文集

卷之六

五

紛紛聚訟先儒謂爲干祿不決之論余之辨折極其毫釐者欲以白孔子行天子之事改正朔之冤決干載之疑耳或曰孔子周人也而曰行夏之時何也曰周以子月爲歲首不如夏以寅月爲歲首非爲周以子月爲春不如夏以寅月爲春也只爲宋子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一解之誤遂改無窮辯口註書不可信乎

南禮辨

周朝尚左天下皆尚左或曰南人尚右非也南人並行偶坐何嘗尚右哉惟是作揖一事讓入於右居已

於左日行南禮南人亦不自察其所從來耳蓋宗廟朝廷之禮尊南面者也非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爲左西爲右今文武之立班是已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爲左西爲右何嘗不重左哉自北面者視之則東爲右西爲左不知尊有所在蓋論南面者之左右非論北面者之左右所拜在南面之人非右班拜左班之人也至於賓入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面可尊左人讓賓自以東爲左安得以無所尊之客位而行有所尊之揖拜哉且非阼階西階古人設兩階之初意也居已於左而居客於右南禮之誤也無疑矣若曰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六

禮尚右則不差揖拜則差行坐二者必居一非矣或曰古人尚右今人尚左孰是曰古人是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向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高在右也神道坐西東向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行步右足先發而左足次之起拜左足先屈而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古今簡冊之序往爲右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爲是耳

婦人拜辨

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也男子以伏身

爲拜婦人以屈膝爲拜斷斷乎無兩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夾拜蓋男子鞠躬婦人立屈膝男子拜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鞠躬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拜婦人四拜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起拜妃八立拜惟是致詞妃亦同跪其興也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引班首至殿上內贊跪外贊皆跪丹墀諸命婦皆跪致詞稱賀畢不贊俯伏直贊興復位立四拜而禮畢今南方扮戲子婦上父母壽子俯伏婦人雖跪而不俯伏猶有古人之遺意焉蓋婦人興伏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六

拜起於武后臨朝袞冕郊天俯伏拜興而行天子之禮後世用之今士夫庶人親迎夫婦拜天地拜舅姑尚有婦人同夫拜興拜興之事而丘環山家禮儀節父母離女尚有拜興之文皆謬也故珠冠之制俯首不得爲不俯伏無墜警落冠之憂故不嫌於重耳每問中常侍官人見后妃當以何爲禮曰官人遇后妃則叩首而行遇朝賀亦只立拜相沿謂叩頭爲小禮立拜爲大禮耳春秋傳云二肅使者蓋婦人以立拜爲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近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欽莊萬福

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與爲拜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入或十二其莫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於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載在會典禮臣殊失本意矣蓋四拜四叩頭耳四拜畢不贊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爲一叩再加三爲四叩耳或曰拜爲兩手齊下惟男子爲然曰非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爲輕以叩頭爲重故婢妾見主人不敢立拜止是叩頭則知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耳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奎

三年之喪辨

或問二年之喪不三十六箇月止於二十五月而畢何也曰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二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尙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言祥莫大乎是始棄凶而從吉矣是月也有餘哀焉心怛怛而不忍情戀戀以增悲又一月而爲中月乃行禫祭禫者澹澹然平安矣作樂歆笑如他日然飲酒食肉如衆人然蓋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一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迂儒有執喪三十六箇月者是不明喪之

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期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必待又明年二月十五日始經三見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爲二十五月矣是短一月不見親喪之第三日也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爲道也近世俗吏有親死於閏二月十五日不補前月爲計閏二十五月之後值閏二月十五日以不服後月爲計閏者皆送問治罪是不明不計閏之旨也有二十七箇月外責餘哀三箇月餘哀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問治罪是不明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總之三年之喪實服二年故曰再期而去偽齋文集

卷之六

奎

大祥嗟夫古三年之服曰居喪曰宅憂不御酒肉不治生業廢祭祀謝交遊詩書不事學問不談不見齒不入室寢苦枕塊禮壞樂崩故七百二十日不爲不久後世惟素冠白衣在身而已百不異常可謂居喪乎可謂宅憂乎雖縗經終身可也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六終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淵 詮次

姪曾孫紹楨 司正

姪佐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校閱

曾孫婿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叔簡箴 有序

簡者造物之初至道之精萬物之命萬事之府雖得之以御下老子得之以養身其態為沉默其體為安重渾渾淪淪變化出焉淵淵潛潛天地函焉茲天下之妙境而至人之獨詣也易曰坤以簡能余始字順叔既病余援而改字叔簡乃作箴

心簡思簡安是曰意簡言簡除發簡繁是曰語簡身簡動簡操簡是曰事簡見簡好簡溺是曰欲簡簡所當簡不當簡是曰知務之簡

新吾箴 有序

有天地時便有吾則吾者舊吾也自吾生而舊者新矣身心而潔心居新身而未變是吾新乃吾舊也情實開而吾身與吾心俱染矣日開則日染矣至染日積忘其為染遂若本來時嗟嗟茲不知其為何如人以為舊耶非吾舊時舊矣以為新耶非吾新時新矣余將去新後之舊還舊時之新乃自號曰新吾新吾新吾汝不能洗今日之舊即他日還亦無顏面見昔日之舊矣作新吾箴

舊者吾舊新者吾新新舊之來喪我本真力舊新去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還吾舊舊舊舊若還了無先後月舊于雲鑑舊于塵雲與塵去月鑑如新我鑑既潔既皎我月本體復還新耶舊耶

身箴一

朝廷法度是該遵守底聖賢言語是該聽信底鬼神陰譴是該恐懼底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

身箴二

富後不足記得那貧乏時病後不謹記得那危篤時過後不懲記得那羞辱時困後不前記得那悔恨時

身箴三

擬那淺狹底心定那浮躁底心降那驕傲底心止那貪求底心

身箴四

思沒多施了底話沒少說了底事沒錯忍了底心沒過慎了底

仕箴一

植節槩於兩間流仁恩於萬姓委榮華於中路貽清白於後昆是謂仕途四美君子務之

仕箴二

負盛氣以陵人借貴交以復怨受私賕以謁市戚公道以營家是謂宦門四孽子孫受之

仕箴三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楊襲如披荆棘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啼咽民勞而我安閑如在病瘵既云父母與兒女同甘苦若痛癢不相聞此何異於路人

仕箴四

強者橫行弱者吞聲衆者群怒孤者閉戶巧者多機愚者受欺富勢者通情賄則貧賤者喪氣乃知有司圖軟寬柔善良之憂天若無雷霆霜雪萬物不榮不

和

洗心藏密箴有序

洗心藏密南臯子事心之旨也頃與南臯促膝堂署南臯言靜修之學余謂畏溺循江計不如入水學沒人箴中入臯磨鍊則其工夫擺脫則其效驗不然是爲琉璃觴矣人有得琉璃觴者寧欲無滌而藏之韜以十襲一日酌鬱鬯以享宗祏失手而碎夫器也不良於用安所貴密藏哉余既爲南臯箴矣又爲之訣曰無欲故靜不息則久莫藏於無而藏於有

有美一人絳服朱幘江漢爲浴如玉斯潔端委法宮

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四

間然對越子牙無徒役使六合萬里徂征願指帷幄時御明堂以朝四岳怒濤蕩舟疾雷破屋虎豹環身

龍蹕滿目如在芳園對我骨肉一解

百冗紛拏萬感助勤不一切罷不一切忙彼我無苦

各歸其鄉二解

空山燭夜獨往獨來西施南威偃肩坐懷相看相語

枯木寒灰三解

艷目紛華駭心奇異族擁千人奔走一世如彼瓦礫

何取何集四解

軒冕文繡九錫一遷忽升彼天忽墜彼淵敝屣弁髦

吾何有焉 五解

投之滓泥被之污穢乞丐爲群鄙瑣狂悖如人芝室
與聖賢對 六解

譽我孔顏毀我蹻蹻有味容悅無端橫逆哀哉汝勞
我心如石 七解

僕痛馬憊日暮途長雷雨暴作四無環堵如在吾廬
而卧匡牀 八解

方寸非密萬里非疎治亂曰亂洗汚以汚幽室萌芽
霜日則枯市金不攫積玉難防寄諸天下不存不亡
是曰至密是曰真藏穆穆吾客綿綿吾氣突竇丹穴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一粒天地隱顯何殊通乎寤寐萬古惺惺還我真諦

保箴自題

形者天粗心者天精六聖之所不傳者相貌而與天
壤俱敝者性靈此之不朽是謂真神不假毫端不恃
子孫不須目視親炙而萬世想見其爲人蹻蹻之容
不傳爲幸卽其行碌碌無聞留此土苴安用旣錄爾
相繫之訓辭無使有知者遺身後辱而無知者愧之

公署箴

天厚我生於我何私斯世斯民悉以付之世道人心
狂瀾頽屢付我挽回付我支架民生憔悴愁苦困窮

付我生養付我輯寧濟世安民本吾性分况受君托

俾之克盡養以俸薪榮以爵位豈以文章令我富貴

我自點檢稱塞幾何食浮於功一飯爲多如何入官

此心遂縱志得意驕惟知尊重旌旗鼓吹數里揚塵

奔走百司饑困千人延設庭陳綺靡豐潔但恨弗精

寧憐膏血心不念民口不談政養交市恩論資計俸

饑者汝饑寒者汝寒爾白爾民我自我官職業伊何

簿書有吏人品伊何此心難昧官豈不顯家豈不顯

國民兩負肥得此躬以智以力猶足自全天鑒有赫

子孫可憐我言惟激我心更切慙慙吾黨慎無樂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六

振揚風紀

皇矣上帝生此烝民無計舉安乃作之君獨里難周

張官置吏布之寰區期於博濟吏也無良富貴是圖

知有身家罔念一夫巧恣漁奪聽逞淫暴閭閻愁嘆

莫敢控告濫訟淹獄惟此懦庸豺狼徧野狐鼠盈庭

昏惰者流附於安靜萬姓死生渾如醉夢謂安民故

建此多官官滿天下民益弗安載設藩臬糾察師帥

今也顧忌一崇寬大哀哉蒼生何以自存明王震怒

爰命憲臣衣以豸繡俾之持斧凜凜風雷惟惡是去

根莠芊芊豈不可憐長之養之賊我良田豪石落魄

貪殘屏跡山河搖動乃云稱職避今日怨樹他日思
興此一念天日監臨有赫臺察長厚是尙激濁肅
又復誰望我冠我裳獨異朝紳振揚風紀所願同人
墨箴

其身可磨其色弗變君子臨義不更其面

硯池箴

涵濡文墨傳習聖賢深三分而廣寸容歲歲滴清泉
挽滄溟而注之小子何有焉

官扇銘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民害如暑民利如風爾職如扇爾除爾與無日勿蔽
有風勿扇與利除害惟民之便

抹布銘

豈不彼潔而忘自污枉道徇人君子之辱

文房三友銘

筆銳面柔作事之師堅貞方正惟硯則斯渾厚墨卿
藏垢于縑嗟夫余皆昧此實有愧于三子

鏡銘

五首

魁魑迺形露真御府照我肝膈千秋萬古
爾空爾明爾公爾誠予弗爾同予愧爾容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鑑已鑑人凝然默識
鏡黃面黃鏡白面白惟汝青銅還我本色
子識于面不照于心心如子何生何死

藥厨警語

父母卧病欲起無策方藥滿几靡所決擇竟令危迫
是日不孝故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身外之物旦夜營營付七尺於庸醫爾補爾攻聽爾
死生是日不智故愛身者不可不知醫

氣運流毒貧愚可矜我方我藥能令回生而莫肯行
是日不仁故濟人者不可不知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八

萬般術藝惟醫最良弗精弗慎病由汝亡陰譴汝償
是日作孽故學醫者不可不知醫

圖書匣銘

韞櫝而藏者卿耶不言而信者誠耶不可磨滅者名
耶

界尺銘

剛正之德直方之性整齊萬物化裁羣動廉而不割
爲而不令于師以正孰敢不正

木器銘

勿作無益有用是功木惟堅則久漆以厚而固方圓

几席銘

帝王八篇公侯四飯兔首觶葉君子醢獻今人燕賓
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恃酒食飯過三餐誰有餘腹

上馬齋文集

卷之七

九

饌過五鼎誰能食肉言及饑寒余不忍聞一兒之費可活十人儉爲養福施爲積德暴殄天物子孫之孽

士大成筵

漆 漆 菜 腥 素 腥 脯 果

漆
漆
菜
腥
素
腥
脯
果

漆
 漆
 菜
 腥
 素
 腥
 脯
 果

去僞齋文集

卷之七

+

座禪銘

堂有嘉賓座無俗話不言性命身心則言家國天下
士君子口當出好言非法不道思昔聖賢

藥刀銘

本無而有惟君去之本有而虧惟君補之去而益增
其奈去何補而益虧其奈補何汝勿棄子子惟汝從
爲子切磋以底子寧

解

眞解

古今字文歸六書而六書是正後世率祖說文要之

說文詳矣然亦有無謂者夫字多一體而兩義故六書之諧聲者十七何者點畫之初先奇後耦故有兩字合無一字分者如曰從某某聲兩字合而畫繁則各分其半以合曰從某某省聲從某有五象形會意轉注假借指事是已某聲惟一日諧聲是已說文之訓食曰從貝今聲今與食聲不類甚矣而今貝爲食於六書奚取焉愚意當云從貝合省聲食合音近既諧聲矣古者人死則合貝以實口夫死矣不復食矣是可以已矣而猶合貝非食而何此謂會意聖人之字食其疾世也嚴矣其訓廉也精矣許氏昧焉愚不得小辨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十一

押字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押之設以防僞也乃于取中庸三語示故法也上一畫細而長輕清象天也下向如偃月遡遡高懸高明所以覆物也右短左長天缺西北也中間草一成字物字連下一畫悠久二字寓焉牛邊有成字有悠字左畔勿腹有久字有悠字右畔下一畫如挑心而悠字成矣下一畫欲粗而長博厚之狀也如舟載物之義也右高左下地勢西北高厚東南低薄也所挾

如篙者太一也冬不帶水者凍舟也其人夏瘦冬肥衣之厚薄也其墨有單有重有雙重濃淡自別也成以一筆更無斷續斷續非吾筆也昔人之辨僞有云有假文無假印有假印無假押人以爲押不可假吾押更不可假有獨知之契也

虞廷十六字解

道在吾心其大無涯博之而橫四海置之而塞天地放之而彌六合微乎不微乎且道心人心孰重孰輕孰尊孰卑舜先人心而後道心得無立言之未精乎世儒之說曰人性本善厥賦惟均無聖無愚安有兩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十二

心若然則盈天地間皆堯舜也性焉安焉所由惟天從容中道舉世皆然曲體三千無庸立教之頃肩五刑三千徒多禁制之煩苛千官可以無設五兵可以不試固知聖人之苦心敝敝然非爲道心增駢贅皆爲人心設隄防也蓋人心道心勢無兩大道心本不微也人心惟危故道心惟微使天之生人也皆道心而無人心則橫四海塞天地彌六合皆是物也而何微之與有危古名字從人在山上登高而據險也當此豪雄猖獗之人心無論無中可執道心且瞻庸明滅不絕如縷矣堯獨憂之而命舜曰允執厥中允蓋

無侯精一而從容中道所以戒舜者喫緊惟此四字
舜之三言豈復有加於非哉曰危微推失中之故也
日精一詳得中之功也既得之故執之今夫離砂無
金然砂粗而金精不披砂何以見金離石無玉然石
惡而玉美不去石不能得玉道心雜於人心之中也
似之精之云者分道心人心而二之也初見人欲中
人欲漸見人欲中大理又漸見天理又漸見天理中
人欲又漸見天理中天理則精乎其精矣然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道心人心本同一貫離人心何以見道
無人心何以爲道後來如佛老每離人心覓道心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絕情去智出世離倫聖人不外人情求天理故以人
治人因物付物一之云者合人心道心而同之也元
氣賴穀氣以存無穀氣則無元氣母令傷食而已火
傳薪而有無薪則無火母令生煙而已理乘氣爲有
無氣散則理還太虛母令害道而已耳目口鼻之欲
皆人心也皆氣也聖人亦人耳詎能滅人心而去之
乎同人心之欲惡緣人情爲禮法故聖人不遠人以
爲道不已甚以矯俗爲人心不可無務道心合而爲
一化而爲道耳精以分之則人心無權一以合之則
人心爲用故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此之謂中曰精一皆擇中之術也曰執曰允執
則拳拳服膺時時在念食息起居無間呼吸生死與
依皆執中之功也虞廷千古傳心惟此中之一字後
世千聖接脈只守此中之一字何必紛紛然各立門
戶牽合附會求新於二帝哉朱子解一云守其本心
之正而弗離又爲允執厥中架屋上之屋或云惟一
允執厥中又斷聖人之成語矣或云精到那一處足
精猶未精至一而始精皆鑿說也評曰二氏專言道
心去人心絕百欲爲無欲其失中也遠二帝以道心
攝人心化有欲爲無欲其立中也極正是吾儒與異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四

端分別處色人心也而詩取夫婦之相思則榮啓與
非中矣財人心也而孔孟受道義之饒則陳仲子非
中矣富貴人心也而聖人取道得之富貴則箕穎非
中矣凡不近人心者非道心也非道心則非中也故
不精則人心混道心不一則道心雜人心離人心則
遠人以爲道矣中庸一書十六字註腳也

觀日解

日觀峰在泰嶺之東百武相傳雞鳴時月初賓於岵
夷升於扶桑黃光均照紫氣氤氳滄溟映千里之波
丹霞鋪半天之錦鏤空在冶寶鏡新磨斯天下奇觀

非余覽傳記而夢寐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
菴且爲岱嶽司香使喜不自任既至三登三宿焉比
曉輒雲霧葱鬱起甚恨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遇正
月無雨海暈不升一遇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二遇仲
冬雪後曉絕雲煙三遇茲三遇歲無數日焉小人樵
人也每晴明則早作今老矣寔習見云余喜曰何狀
曰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舍
然曰傳欺我耶已而曰樵人何知樵人肉眼耳樵人
何知欲信宿以待而嵐氣又蒸蒸作障矣迺還是歲
九月也越十一月余復以役車至岱下再登焉時大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雪新晴山風刺骨與人至五鼓皆僵噤不可起強起
之相將至峰下初海底紅發光漸漸起意必有異狀
目不瞬凝視之少焉日出若鏡蓋大如午日而不射
目赤如落日而不帶霞則樵人所不能狀云是行也
余感寒數日幾不起乃知好事者謬爲神奇以詫人
後之人知不如所聞而耻見詫復爲是誇張以詫後
人也夫旭日人人見之矣夫初出幾何速神奇若彼
哉因語田水部竹山笑焉竹山曰余蓋遊蘭亭矣所
謂曲水者足令人羞前有假蘭亭修渠引水射爲一
軍雪恥不則千古一展談耳嗟夫名下多虛焉事盡

然志郡邑者皆八景詠八景者皆神奇皆詫也天地
不爲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之遊豕燕石耳余恐
後之登臨者爲傳聞所詫也以貽余悔作觀日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周易解

剝䷖

坤下艮上

五陰似兩足一陽似片板有床之象五陰似門旁之兩牆一陽似上蓋之屋有廬之象五陰之狀如兩輪故有輿象此以上九為主剝不利有攸往

戒小人之進也若曰往必不利汝無往焉

象曰剝落也柔變剛也

五陰柔變一陽剛剛何以堪變即剝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息盈虛天行也

順而止之禦小人之道也不止則過不順而止之則激觀象者察言色動靜觀其必至之勢也君子知陽之日消日虛陰之日息日盈乃天行之自然不可強犯以取敗故順而止之於陰則消其息於陽則盈其虛所向如此乃順天以行而默寓扶抑之意也孟子云順天者有無道之天不可不順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

山剛地柔山重地虛地陷則山崩故地必使厚

而山乃可安故曰本固邦寧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滅下也

貞正而固也不指九言初六剝床以足其進不止於足也若貞而不進何凶之有蔑貞而前進不止則凶矣故聖人戒之曰蔑貞何損於九正以蔑下耳何凶如之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剝床及辨可憂矣故以蔑貞戒之孔子曰汝何不貞而前進汝未有與耳蓋二應六五五以陰而居五之君位柔弱不剛雖隣於九而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敢應二以剝九不足為二之助雖前進何為哉徒取凶耳

六三剝之無咎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

六三無咎言上九之無咎為九幸也三與上為正應對頭又攜下之二陰擁上之二陰咎莫大焉孔子曰六三何以無咎於上九哉三居五陰之中獨與九應上下四陰皆疑之矣彼同人而離心何咎於我哉朱傳誤矣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剝至以膚無攸性矣何也六四挾下三陰以盛

其黨借上陰以引其兵逼近上九之膚矣其事
急其情迫將安避之必不利於我矣然曰切曰
近猶未災及其躬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無尤
也

小人衆而君子獨小人盛而君子衰勝之不能
避之不得絕之不敢惟有收之而已六五君臣
又在床之君也五陰宮人皆床下之人也上九
則次第而寵幸之如魚之在貫分愛均恩不失
好於一人彼五陰者雖懷不利之心因感貫魚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九

之德無復不利之事矣孔子曰終無尤言始若
可尤而終無尤矣昔人云獨坐窮山放虎自衛
虎何忍食之此順而正之之道也若逆而却之
如何是好然以宮人寵之也不曾倒了門面失
了禮體此處群小之妙術所謂棄命從殺者君
子妙用全在此爻下手工夫言不能盡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剝到上九畢竟陰盡而變爲坤碩果何嘗不食

然一陽之脉根抵於五陰之際有碩果不食而
種再生之象焉聖人不忍言一陽之盡亡不欲
見六陰之全盛也而曰碩果不食一陽何盡之
有且此五陰也君子得之以爲輿有乘載之利
焉此一陽也小人恃之以爲廬有覆庇之休焉
徒費剝之之心用盡剝之之計終不能成剝之
之事矣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

震下坤上

剝陰也聖人裁之曰不利有攸往復陽也聖人
進之曰利有攸往其情大可見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二十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復纔元耳而遂曰亨聖人望君子之通如此其
亟也

出一陽出於地入一陽入於天也當初出入之
時陽極微弱而群陰朋來正盛於九天之上能
無疾之乎疾則有咎故成一陽曰無疾朋來
微弱得以保全而無咎矣小人衆而君子獨其
自衛如此

道一陽所由之舊路也反回也陽今回來復由

自家舊路矣朱註往而復來來而復往非也

七日來復陽自姤時口去不回至復則第七陽矣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陽剛反回也用是而知剛方正直乃植身之道柔懦陰伏非亨通之衢故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無疾朋來乃順行之道也泥中之菌苔穢中之牟尼自不相染疾之何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王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無往不復天道循行之自然聖人養復則從容以俟天行聖人亨屯則撥亂以盡人事道固各有攸當耳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當剝坤之際陰盛陽衰不絕如縷衆人視天昏蒙君子視天倒置其心幾不可見矣至於復其

見天地之心未嘗絕陽又知坤所以養陽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動屬陽諸動耗陽陽自至日始生至二月始壯

十一月微弱之甚也閉關以禁商旅之行不省

方以息奔走之擾恐耗微陽之氣以是知平旦之氣內不動七情外不觸六欲夜氣如何不長

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初九始去於剝之上遠生於復之下六日之末

七日之初其間不能以寸故曰不遠復凡過必悔而後改初九纔去便復到不得悔時而已復

矣故曰無祇悔吉莫大焉吾人之過過時不覺

做後方悔悔而圖改則已遠矣悔恨莫及有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王

趾其行述而不知悔有數悔力衰竟不能復而

甘心死亡者極重力微可爲慟哭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修其去也莫去在我之本無以復我之固有修

身莫妙於不遠之復董子所謂去惡於將萌起

善於微眇是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復一陽生天地之仁由二

居下之上大臣之位也近於九而能下之且爲

復也豈不美乎世有仁在上而不能法仁在同

人而不能友者况肯下乎長敖遂非如之何能復

六三頻復厲無咎

曰頻復必頻失矣故厲頻失而頻復終歸於悔過者故無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無咎也

義主於斷惟顏子不二過中人以下不啻頻矣所以然者非見過不明柔不能斷也若奮然果斷以義自裁則不頻矣何咎之有凡柔儒之人無立志故習非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遷有過則改風雷天地之義氣也不能改過只

當責志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爲陽君子道長也六四居五陰之中下二陰以推之上二陰以挽之譬之五人爲伴勢不能以不前情不忍以獨背誰能獨復乎四與初爲正應只見初之爲道也而從心甚濃只見四陰之非也而離心更切故獨復焉孔子曰以從道也雖違衆吾從道何害其爲違復之六爻惟此爻爲最美亦惟此爻爲最難士君子立身從

衆不能自異不惟徇人實從心之所欲而藉口

曰人皆如是我何能矯之不知有見於道之當

從則挽四陰以從道同爲善與人同之仁卽不

然而跳脫此身於流俗之中亦爲遺世獨立之

勇嗟哉斯人所謂中立而不倚者吾黨思之余

中年時常愛砥柱以爲拍天波浪千古不移心

實師之晚年笑曰吾不師砥柱矣砥柱只踏得

自家腳跟定與世何益吾欲勉在淵而西之卽

力不能勢不能此念決不可少此卦不言吉無

咎者何也遷衆遺俗未必吉而無咎然志在從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道則殺身舍生以之矣安問吉與咎哉

六五敦復象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

六二以陰居陰居下爻之中得中道矣又下仁

以成休美六五亦得中道與二爲應亦效之休

復而益敦厚其復蓋以二之中考亡之中相觀

而善同復無過之地所謂師臣者帝一德咸有

也何咎之有然陰居尊位僅能自考不能率群

陰以成當陽之治故祇能無咎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與三爲正應三已顛復但不逃耳上六去
初其遠逃其復路莫知所之橫行直撞必凶之
道也其凶何如凶于而身則有災青用以行師
則群陰無丈人之吉凶于而師終有大敗以六
五之國君叛則凶于而國以其國君凶蓋至故
十年之久勢窮理極亦不克行終有悔心必自
復矣蓋數窮於九十年又從一起復之義也天
道無往而不復之理聖人望人無往不欲其復
之心况卦以復名竟以不復而止非作者意也
諸家皆言上六狂悖至十年之久我師竟不能
征討則無結局矣余解克能也征行也言上九
至十年竟不能行終降服而復或王師撥亂反
正而沒矣孔子曰上六之所以逃復而凶者何
也六五君道尙敦復而上六乃逃而反之故凶
耳向使則君自治何至於此

夫
䷀
乾下
兌上

衆君子決一大小人

諸家解夬卦不鑒千古覆車而復走其敗轍令
人驚死愚悉以經文正之蓋經詞所以經世務
讀易所以用此易若知諸家作用十人十敗百

人百敗以待小人猶不可而况上六權勢薰天
挾天子而據之上乎蓋五陽之決小人以陰用
者也若以陽用如何了得如朱傳言明正其罪
而盡誠以號呼其衆相與合力豈有濟事之理
乎徒自糞粉耳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揚于王庭小人得志顯據威靈於王者之庭也
若乎而任真實推赤之心號而章仗義執言之
口必有危厲不但公朝不當如此即明告自邑
亦不利於即戎蓋幾事之密獨知猶嫌於疎妻

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子猶懼其洩即戎之道豈利如此必何如而利
利有所往言在此事在彼聲在此實在彼方獲
其利耳攸往者自初九至九五漸進密謀不動
聲色及至疾雷不及掩耳此決小人之道

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決而和此去小人六字訣也正名其罪
號呼其衆相與合力說乎和平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何謂揚于王庭言一柔乘於九五之上耳經文
註明諸家解不知何所本耳

子歸有厲其危乃光也

決小人而至於有厲可謂危矣何以故乃因其
堂堂正正信實號呼以光明行之故耳蓋五陽

不難於光而難於密故戒其光耳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自邑雖非外人然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雍姬是
已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狠管蔡是已告自邑
所尚在此乃自窮之術也即戎何利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貴在自治難得五剛以漸而長必至於乾一采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豈有不終之理今小戲云有老僧赴山一步緊
一步象棋進卒將軍皆剛長乃終之義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祿即德澤也在下受之則為祿在上施之則為
德德澤貴施不貴居居如居積之居居德則非
施祿是謂屯膏吝貴在上者積而無用則驕奢
盈溢在下者望而弗獲則謫離離散最為上之
所忌者漢王居意蓋如此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居極下之地懷疾惡之心召陽剛之性而

壯於前趾以往則厥足用傷不勝為咎矣蓋敵
人之道勝而後戰非戰而幸勝初九無勝算而
勇往所謂暴虎馮河者安得不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恒

九二應九五得愬於君然亦不敢明目張膽故
惕懼而號鳴莫夜之間如此如此密謀雖有上
六之戒可勿憂恒矣

象曰有戒勿恒得中道也

國家之事不告於君則自專自專者敗明告於

君則必慢必慢者敗不敢不告不敢顯告得中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天

道矣蓋上六之惡亦九五所惡而不敢圖君臣
協謀或何足憂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
咎

九三與上六為正應觀商相逢迴避不得若壯
于頄以示疾惡之意豈不有凶惟君子雖常在
夬夬欲決之心而不敢分毫露睽違之意辟之
獨行遇雨在我雖不免沾濡之患在彼雖不忘
愠怒之心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何咎之有凡
子遇陽貨聲叫臂膊絕不露夬於商孟子遇王

驪終日無言不免壯頌之容獨行者五陽之中
獨三與六爲正應又如子見南子即遇雨然若
有沾濡而愈近愈離又有不爲所濡之意情不
決洽安得不愠無咎者既免其濡又脫其因此
最難題非大賢不能做不然剛則必取禍柔則
必取辱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言君子夬夬非壯頌者何咎之有或以有愠作
四陽是五人者自相離心矣何以謀人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兌爲羊九四居兌之初有臀之象焉離乾之類
下無所藉於三陽有臀無膚之象焉九五挽之
使前令夬上六有牽羊之象焉以勢言之九五
爲上六所劫權輕而四不能任以情言之下三
陽恐四離群黨六勢孤而不敢決當此之時其
處身也前進不可中止不可故其行次且如牽
羊然則可以無悔人有言也不聞不可遽信不
可聽之耽耽聞之默默此將決未決之時上下
輳泊之際防乎其防慎之又慎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既已離於下勢未得於上無決之之藉故曰位
不當也聞言近於聰不信近於不明乃所以爲
明也若明則反不明矣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無咎

九五以剛中之德當人君之位爲衆陽之主有
決斷之權於小人也如覓陸然一指兩斷何難
拍於決然九五乃夬之又夬不敢宜揚於外明
正其罪以行仍密其深沉不露之機而中行之
始得無咎其五王挾中宗夜斬二張之時乎故
無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

言中行者此中未肯光明以行之也

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當五陽之密謀已玩上六於鼓掌之上矣至此
而召號聲罪以致其討六何說之辭而聖人不
忍也曰吾之所以待六者無遺智有餘勇矣無
事字漏自然有凶天網恢恢不漏矣故不盡法
以俟其自囚或服罪請死或悔禍自新亦聽之
矣孔子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上六必變而爲
乾豈有可長之理哉蓋去惡之道圖之於始萌

者易爲力圖之於極盛者難爲功當此之際疎則禍及其身激則禍及其國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傳中乎彌傷彌無彌是一意聲罪致討也乃光中道不明未尤是一意智深勇沉也必夫處見健見決不可處用說用和至於餘有餘之力而不用尤見聖人手段蓋神武不殺者有餘威兵戈不試者有餘仁財用不費者有餘積養成其惡而殲之兩有過矣故留不盡之法有餘體與其令人死而無悔不若令其生而含羞有餘恩不善用者如五王之留三思既爲夫之罪人彼誅宦官而殺及無賴與貪功而殺降則亦夫之罪人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

巽上乾下

姤一陰始生何至於壯巽長女也以一陰而遇五陽直前當之不爲回避故稱遇以罪其相敵又稱壯以罪其無禮也嗟夫復之震未嘗不壯聖人惟恐其微弱而閉關以養之巽亦微陰也便稱女壯而金柅以繫之聖人之情深矣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六只如初猶可言也長則大可畏矣愛其將來故曰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萬物發育流動充滿謂之咸章此豈獨陽所爲天地不交遇則萬物不生成初雖一陰不可不謂之地凡易稱中正如九五六二九二六五或陰陽適均今五以陽居君位可不謂中正乎耶止稱剛二以陽居臣位如何反謂之中正此理之難通者不如以剛遇柔爲中正猶近初雖非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乾爲金巽爲木柅以止車以金爲之可謂繫之固矣爲所繫者貞固不前則吉矣若有攸往必見凶咎戒初六也豕未必蹢躅然性陰躁一經繫繫雖羸不免心心念念常在蹢躅告五陽也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

初與四爲正應有賓王之義二以陽剛逼近於初初陰物其象魚二就而包之專爲已有大切近之物不爲遠取何咎之有然物既專於已利不及於人近於不義夫子象之曰義不及賓言義不當及於賓也義公天下之利聖人無所不公然利所當得不害其爲專一介不與不害其爲義聖人蓋喜二之能包魚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三與初爲巽則初其臀也初爲一所包則臀無膚矣三與上九爲正應上九亢而不相顧故進不得前又不甘讓故其行次且不能無進心故厲不敢起爭端故無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引也挽之使前也言無決裂前進之意

九四包無魚起凶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四之魚而爲二所得欲包而無所有如桀紂不能自保其民而爲湯武所得也曰遠民非民遠君自遠之耳安得不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甘物也有章美之意以杞包瓜含章也杞高木也九五君位也初以一陰居下獨抱章美之德原無望於君之下已而杞乃下而包之含其章美是天道下濟人君下賢之象賢者出於望外如有隕自天之象在初固爲奇遇如版築磻溪之爲臣在五則爲聖主如高宗文王之爲君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其義一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舍如房舍之舍身所居止也詩之舍命不渝以理言易之舍命以數言君子以舍者理之在我者也至於命則數之在天者也天之氣數非我敢必安得舍之今之冀非望之福如已物然皆舍命者也曰志不舍命言有隕自天非初之所敢志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無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地氣上升不至於九天之上不止天氣下降不至於九地之下不止初有上交之意而上九亢陽如角之向上無下濟之心是謂天地不遇居

上而驕負勢自賢，箴可羞。然無求於人而敖然自守，何咎之有？然而窮者何也？居至高之位，既無九五之下賢，又似九四之遠民，才然無與何窮如之？

姤之道相求而后相遇，相遇而後相合。二之包魚專合也，三之次且姤合也，四之無魚失合也，五之包瓜善合也。上之姤角不求合也。

繫辭

一陰一陽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之道也。降生於人而人即承繼此純粹，不雜於氣稟之陰陽，是之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謂善既得此善而凝成此純粹之理，是之謂性。此君子之道也。孟子言性善，指此仁者得偏陽東方生長之氣，只謂仁爲道。智者得偏陰北方靈明之氣，只謂智爲道。百姓得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二陰四陽四陰二陽雜揉之氣，多故日用而不知，以不知者爲道而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諸衆也。仁者果毅中之生機，顯諸仁造化之出機也。一氣嘘而爲春，爲夏，衆仁盡顯設矣。用者萬物發散之成功，藏諸用造化之入機也。一氣吸而爲秋，爲冬，衆用盡歸藏矣。本義謂仁謂造化之

功用謂機絨之妙，誤甚。仁謂造化之功，猶可言也。用謂機絨之妙，如何說得去？

生生之謂易，富有日新盛德大業，所謂生也有生者，有生生者。生生之體，樞紐萬端，變化不窮，是之謂易。下面陰陽不測之謂神，正應生生一句。

乾惟靜專，故動直；坤惟靜翕，故動闢。

天地設位，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聖人之崇效聖人之道義也，而真體中涵實由成性存存以爲道義之門乎？

憧憧朋從，衆人浮泛之思，岐雜之慮，也不可有思曰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膚慎思之九思，再思君子窮理之思，也不可無。然至理本在同歸一致之中，而求之殊途百慮之內，不勝其勞，必須清靜其心，到那何思何慮之地，然後凝神於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天，此乃聖思之極功。若衆人以昏散一無所思之心，應萬感紛沓之事，聽其自然，胡醉亂應，不須如之何如之何，此真禪家任心卽是動念，便乖何異談道者不可不辨。

鹽法議 代歸德太守

會看得河東商人高世彥等告稱商困已極法欲仍舊此誠迫切至情委宜倍加優恤其所奏與山東商人王邦太等逐款相駁各據一說職等姑不與辨所有原議開歸改屬一節設有利於民而病於商或通於此而滯於彼自非良法豈宜輕變職等竊熟議之開歸二府改屬山東無損於河東之商者一有便於河東之商者三而世彥未之思也河東鹽課見額六十二萬引開歸二府食鹽十二萬引耳二府既改則十二萬引即隨所改地方與河東分毫無累豈有地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去課存之理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一也舊引壓墊數多原因解池生鹽數少今開歸固未改也而商人負累包賠杖斃自盡者已十餘年豈二府改屬之罪哉蓋世彥之苦苦於納銀久而鹽不得支非苦於積鹽多而無處可賣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二也今有餓貧者日施粥一石待食常千人山是枵腹而斃者十九明日待食者百人則飽歌而棄餘矣解池鹽不及額則若粥也世彥等困於枵腹久矣若割十二萬引於山東則解池寬十二萬之額矣即解產如常世彥可寬十二萬之報納儻鹽花偶盛

世彥可償數十年之積負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一也解鹽本甘以其洗晒也故苦以其苦也故不行不行則商人坐困若改十二萬引於山東長蘆則解池不必洗晒而自足既不洗晒則硝城不雜而自甘鹽足有不及於舊商者乎鹽甘有不售者乎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二也壓墊窮於鹽之不足商不報中窮於壓墊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窮於舊商之不報中額減則可以罷超支之法鹽多則可以墊舊商之困遲以歲月則壓墊盡完而商人爭報今日之解池固舊商百年之全利也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三也且王邦太河東人也素桑梓之近鹽關山東之遠利其情固可知已世彥攻之特以鄉曲之體當有一言豈直昧於利害得失之計哉再照有一隅之變通有四海之大較所據高世彥奏稱河東三弊謂商資盡而無商鹽池壞而無鹽鹽味變而無用此豈一時整頓之力所能揅哉今天下私販鹽徒可多官商幾倍天下所食私鹽可多官鹽幾倍此何故哉解鹽苦於難行者課多而鹽少價重而鹽惡也兩淮山東長蘆私販盛行者課少而鹽多價輕而鹽美也強民以河東之苦鹽使價貴而不售則不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者病禁兩淮長蘆山東之甘鹽使價賤而不售則有餘者亦病今產鹽之地孰非王土私販之徒孰非王民使通融一處則私食皆官鹽而私販皆官商矣豈獨河東稍賈當一調停哉開歸應改事理甚明緣係乞定鹽法以活商命事理職等未敢擅便

福府莊田議

按國初分封二十四親藩賜田多寡不等未有至萬頃者他不可知只如在河南者周趙伊徽鄭唐崇潞一藩有至四萬者乎有之是八府該田三十二萬頃分河南之半矣自太祖以來衆建親王六十餘府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該田二百四十萬頃分天下之半矣其數可查而知也 福王之求不得不多情也 皇上之批不得不查體也所批查者廢府及相應地云爾未嘗嚴旨切責不論官民田土務足其數不許抗違也今必欲括足同萬畝 祖宗分封之制其不可一也 仁壽清寧未央三宮地六十二處止一萬六千一十五頃四十七畝零而一藩多至四萬不惟無以作法而一藩之地幾倍 皇宮恐非尊卑之禮其不可二也查得我朝 詔令有云今後額辦錢糧地土不許王府奏討且天下地土自萬曆六年丈量之後沿坵履畝

皆辦錢糧安有頃畝閑田不在官不在民而爲無糧白地者乎昔 莊皇帝止有景王一弟今上止有潞王一弟雖如漢文帝之於梁王無所不可

聖天子則百斯男 皇太子其麗不億今福府一藩求田四萬仍要膏腴上地仍不從潞府四萬銀例而求十二萬租銀 瑞藩而下誰不援例而請裁之無辭與之無處若復如此搜括三十年後民田皆變爲王莊矣其不可者三也查得河南官民田地共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頃五十一畝零該納夏麥六十萬九千四百石秋米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石零絹一萬七千二百一十六疋馬草二百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零此皆 皇上惟正之供分毫不可缺而百官之俸百姓之差計也 英廟分封崇王因無閑地抽厰撥給民地若干除諸夏麥一千七百三十一石五斗八升二合零秋米五千九百四十四斗九升二合零馬草七千二百一十六束零絲九百三十九兩零九錢三分皆割 朝廷之正糧除小民之重累且樹無雨重之皮民無兩屬之身如割正供則國不堪損加一倍則民不聊生此誠社稷之憂也其不可四也且寺廟香火地土尚禁王府

侵奪况學社之田變價甚爲盛世之羞虧損

聖主之德又十頃以下不成莊田而零星以落何以
插厥倘以執奏豈惟地方之福是亦當事者之體

功臣及節婦祠議

坤閣理順情安公論始定報功崇德風化所關竊嘗
遠稽前人近觀時事如唐功臣劉昌張巡高彥昭王
柄驩曲環栢良器者當勅寇之方張奮我師於久困
移節陳杞通守寧陵孤城百戰已三版之將沉群盜
重圍竟一霄而遁去昔云安堵伊誰之功今有遺黎
惟公所賜近者旌忠一廟惟祀劉昌而張曲諸公未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望

蒙報錄此千年之缺典而一邑之共惜者也今欲與
名宦同祠則不便者四地隘不可以襲尊一也容將
不可以例守土之臣二也爵尊世遠而與金元邑令
並列則不合祀體三也屈邑令東西向則不稱祠名
四也若擬改創一祠恐于工力未易備辦合無將旌
忠廟共祀六公庶協忠並力昔同忠難于久石之閒
而接席連卮今其追隨於櫛組之際似于神人俱爲
穩便此則祀典之大所當首議者也外如雙烈一祠
雖爲雙烈而建然自雙烈之後聞風而興起者如張
賈妻輩又五人焉孤貞勁節先後相望則五人者皆

雙烈所樂與者也祇緣貧賤遂致沉淪荷褒崇之位
未得均沾則激勵之心將成消沮今擬去一雙字止
題曰烈婦祠而以五氏附名或以齒焉亦於風化所
關不細

考察要語

萬曆甲戌余筮晉之襄垣又明年調大同四年之間
幾經監司臺察考察官吏知縣以上面打一躬立背
脚色一通而過州同以下跪背脚色一通而過後爲
司道齊肅泰齊間在在皆然不知何人創爲此格遂
爲四海同然之法百世不刊之典蓋朝觀之大察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望

五花在冊臺省之訪在單過堂念大鄉貫以定去存
意不在脚色耳撫按行部周爰諏咨觀吏治淑慝詢
民間疾苦而一躬而退卽相向不提於此矣而恃五
花之考語若金石五花方面又信查盤官若楚蔡查
盤又以積年皂快爲腹心皂快又以神姦竊訪爲耳
目打成恩怨之局捏爲纖悉之冊以待通家採問之
人其條件極詳其証証極細結納買囑者皆備良本
法持正者皆不肯下而衙門閭閻含冤被誣者無論
矣夫兩院以察爲職而舉劾疏中輒稱訪得彼題請
禁訪其益鈴也余昔以駸封養病還京也所過府州

縣不問官之賢否凡門皂轎夫馬夫燈夫及里老之類逐行泛問汝等工食若干果否得支何差累苦何役安閑差糧每畝若干果否完欠排年收頭果否負累地方有無盜賊保甲有無負累鄉約有無舉行有無客商舖席貨物貴賤斛斗秤尺各買賣有無賠累人民好告狀否監倉人犯多少間雜以間談不急之事冷相搜求不必問官而官之賢否在我胸中矣曾見一同年至公館問門子縣官何如門子極口稱讚余笑曰兄亦有此問耶雖饑口至此不得不以譽言對彼智巧有司已授語此兒以待問即不然此兒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四

懼禍而敢以實對乎在晉陽日將各府州縣文武官分爲幾薄視郡邑之大小事之煩簡道路之衝僻空張數之多寡多者十餘張少亦不減三二張佐貳驛遞巡司各一張此薄出入自隨每投文放告日掌文書上號應考官具在二門點名放進左右吏書屏逐將投文告狀之人逐一詳問城池是磚是土有無坍塌壞損如何修理方不勞費門禁如何關防盤詰曾獲奸細盜賊地上某里荒閑因甚荒閑何法開墾人民因甚逃流何法招撫某處有水可開灌田某處有新路可塞有無高岡下窪且種何物有無保甲保甲

何以挨查救獲有無盜賊盜賊何法緝捕驛遞果否負累何以得安厥倉果否堅固監禁果否嚴實鄉約果否常行約正副有無害人地糧果否偏累均徭多少不均有無稱便保正副巡棚應否常設有無害人里甲果否賠錢行戶有無虧欠一牌多少告狀道府批詞多少有無差忒義民忤逆子孫風俗尙奢尙儉尙讓尙爭斛斗稱尺是否均平各行那便宜那吃虧地方有無賭博抗拒刁告設計騙人各府州縣衙所有可問者無事不問有不實說者重責不准狀其說者加○異者另爲記錄至考察之日各官俱在二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四

之外先喚州縣佐貳首領照常過堂看其年貌聲容精神器度有功過者尙爲處分其掌印正官單身喚進先令自陳本任應興幾事如何與應革幾事如何革陳完本院對簿將言之所未及者逐一細與商確如有未悉立限容回衙門日逐一看驗明白細與士民計義另詳回報以候批行當尊嚴之地倉卒之時其器度安閑應對明敏者不止覘其器識其地方之留心與否才識之幹濟與否精神之疎密力量之強弱無不了然於堂廡之間通完將各掌印官坐之後堂一會講說詞訟催科安民彈盜立身行已安良禁

恭辰桑學使教化風俗之術務俾各有所得而後已
愚嘗味上官之於下吏與其密偵借聽得其短而劾
之誰若詳與講求開其鬱而教之與其養食暴忍開
耳待其復命而察之孰若再三訓誨待其不收而後
棄之況彼來此去繼者未必皆賢而送舊迎新地方
多少繁費爲人上者不獨當爲本官計尤當爲蒼生
一厘念也至於訪察一事不必禁革撫院先下嚴行
將窩訪通家盡數拏問追贓遣配蓋此積奸不肖官
之所畏而交結賢官之所畏而遠避者也在在皆有
不肯發覺倘有司不自發覺被別處發覺者本州縣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聖

官以不肖論地方果有大奸巨惡人不敢告者有司
擇其能幹謹密公平正大之人不拘省祭吏民須有
身家自愛重者托以腹心止訪本處及本官得失吞
舟漏網者別處發覺重治以罪誣善爲惡者上可審
虛亦治以罪某人訪某人本官必知其人不驗者連
坐若訪者匿名其誰不得而好也

雜文類

乞人對

一丐子瞽且聾有哀之音曰苦矣不如予之樂也一
人附耳而告之十呼乃聞對曰苦矣夫不如予之樂

也子有耳目則好聲色得則縱欲而亡不得則圖計
而忙遇人怒目詈詈激則成一朝之忿忍則成鬱結
之疾即使賢人君子懲忿窒欲猶且省察克治苦心
極力我無是也我與子孰苦天下之卑莫如丐人舉
世不屑我以處身丐人之身天下所憐乞衣得緇乞
食得餐人不子妬予不人嫌不帛不肉不饑不寒子
有聰明不藏其用互不相下世爲子病所得不多於
予而百體彌年勤動予與子孰樂嗟嗟吾笑子之有
耳目爲身累也夫處身於舉世不爭之地忘情於舉
世共爭之事然則丐子者吾師也耳目其累我哉吾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聖

不復悲丐子矣

盜對

強恕子不知何許人紹聖中爲碭郡守碭界管宋穎
毫間故多盜強恕子善捕善鞠詰獲者往往生死一
日執刼殺者於雀蒲中獄既具械以白監守盜蒲伏
泣庭下不肯行守曰冤乎曰無冤望矜疑乎曰疑曰
不疑矜則尚有請也敢問死刑猶有加乎曰刑且死
爲極有磔於市有族慘則慘也均死則無以加死矣
曰死有加也盜當死死無以加也何以刑人於盜者
以大於盜者與盜同死惟明公辨焉守愕然曰汝不

附盜而辭亦亦有說乎曰有再問再無言守曰有言則免對曰小人不知外所自謂可矜者八自小人之爲盜也外吾徒與刃者三五人焉是離予者是與予角命者未嘗逞淫怒殺無辜其可矜者一也予不一切盜盜富貴者又取其細軟貴重物僅百一十一耳其牛馬器用倉廩田宅故無恙未至傾人資漁奪編閭閻其可矜二也始予爲饑寒所驅盜亦外不盜亦外設乘堅策肥何肯喪廉隅至是良夜爲羞其可矜三也予他日未嘗問學故喪理義心至是設誦法孔子列之士林當不有今日其可矜四也盜之日獲無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多寡均我同行未嘗一介私囊察其可矜五也盜辱名也人以盜名我亦以盜自名不敢埋昏夜之行欺人於白日其可矜六也幸者一夕飽不幸嚇首就上刑不能保妻子全軀尚敢微天幸冀榮利以終身謀疎易敗前路無多其可矜七也無黨可恃無力可藉訊則實訊鮮厚交之援服則即服無善辨之口其可矜八也仁者留一綫以生人小人又多乎哉惟明公造命守泚然汗背曰吾爲汝請減城旦可也他日見觀察使云云觀察使曰減杖可也言之刑大夫刑大夫釋之君子曰辭之不可已也盜有言不死或曰

是黥盜也得以言免彼無能言與不敢言者其可貴也夫

禪問

讀禪之夜夢大士二來造余講無生學一士問予曰心性如何予曰何者爲心性形氣如何予曰何者爲形氣四大如何予曰何者爲四大無如何予曰何者爲大無予因問不問者曰於汝如何答曰我無如何予曰此卽是佛又問問者曰於汝如何答曰無如何予曰此卽是障因作偈曰我生前誰我生我生後我誰生我生生我無生是日真空雷霆無聲日月無色珠不走盤如鎮石是日真寂知空守寂是日真釋緣寂得空是日上乘於空寂中照滿六合是日真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七

罪願文

易之願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余不節不慎久矣則願之罪也作罪願文

口汝來汝罪當誅矣亡予者汝也夫古之庖犧而食也無火化時也今百穀彌野而六畜是甘淡薄可充而極味是足設盈汝欲而不病吾身與德也卽予癡不至視汝薄於萬物矣顧此蔬食與吾腹宜而汝厭苦之俾不得下咽乃肥且甘者厚者辛者酸者濕而熱者芳烈而膠固者人吾腹輒病甚者殺予汝耽耽

注注垂涎而引手焉大嚼獵取不厭不止其席於長
者則鄙子餐餐焉走賊獲終日供侍曾不得餘泊嘗
焉則謂予專欲大可羞矣等予身則德爲重等身與
汝則身爲重乃喪予德與身而惟汝之狗子豈以汝
徑寸者而棄此六尺之軀五常之性哉貪得不恤汝
當誅一也夫啗啞者不死令汝無言詎能使予壅闕
以舛哉汝無所知識而哢哢若吠有所忌諱而俗慚
不避人厭聽而汝煩人不問而汝對時或譏訕時或
怒詈或舛錯可笑或欺誕取罪或戲謔而爲莊士所
賤或俚俗而爲雅者所棄或反誣其本心或輕洩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市隱軒記

呂叔簡曰隱有三托迹山林馳神朝市斗室無一座
之到方寸爲九達之衝是曰隱市匿景林阜仄心蒲
坐耳謝萬籟之聲目反二靈之府是曰隱隱混跡五
濁之場逃名六合之外人不夷而不惠心獨往而獨
來是曰市隱不市不可以涉世不隱不可以成身彼
牽犢穎濱千古不知名姓者絕世離群羊裘江澗一
朝托重帝王者身退名高隱隱乎隱市乎茲二人者
余不敢知若余邑祁君者可謂市隱矣君少業儒術
耽情經史中年逃儒而隱於農曰仕以行志也古之
所謂志者不可行今之所仕者不可志吾何以青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所秘或諛言而近佞或真言而忤世悖理招尤恣情
速戾嗚呼時當抗節則默以求生有歟不爲時可括
囊則以言博禍君子所愧是故九默一語語當其會
無一言而於世道不關乃君子之所貴不是之圖而
蕪秀雜出汝當誅二也夫呼吸飲食非汝不生召疾
興戎非汝不死恐予歟汝不能獨生也汝何利焉念
汝與予終始情不忍即置於理姑貫汝而與之盟盟
曰惡食少食時言寡言所不逮改而深懲予絕汝以
三緘

之志逃端人雅士之名汲長孺之所拊膺嘔血齋志
淮陽者彼獨調笑而得之武帝隱寧妙於是乎故大
隱隱朝市受情蓋朝隱人也而卬君近之余脫簪十
餘年矣呈身市井間不下櫪却掃又翹翹然疾首枌
榆爲當事者分憂得無市市也乎卬君必且笑之而
余則愛卬君也作市隱軒記卬君名勉學號虛吾寧
陵詩禮世族云

書厨記

余自少爲舉子業舉子業者自四書外治一經次則
通鑑性理次則近世士大夫所纂論策筌蹄次則初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至

場時義少暇則旁涉四經及左傳國語及遷周史記
漢書大較纔數百卷幾經墨跡或再三更面背護紙
角曲局兩端耗氣手澤漬漬然幾徧矣又舍敵或泥
於雨或蠹余力不能恤也然甚憐之隆慶壬申余作
書厨二飾以丹漆藏舊業也乃余既登第無用諸生
時誦讀矣遂置子集詩賦文選百家諸書幾萬卷又
書商善趨利字與紙皆如玉美者細帙局納令人
不泯手不忍觸也余又甚憐之貯二厨焉時開鍵一
諦玩則灑然而喜視少所讀者敝垢可憎刺割不堪
其貯尋以繩約之閣諸梁上塵沒指鼠往來穴其中

或攜其字斷爛不可以讀余情不復省記矣萬曆癸
酉夏繕閱於書舍倦乃隱几曲肱焉有敝衣書生諱
余曰識某不識某 余曰不識也生泫然曰予子之
菅蒯蕉萃也子成名惟予今富貴相忘矣賦晨風而
去余覺而嘆曰此書祥也謂我寡恩乃次其卷帙置
之書厨第一架使萬卷者下之

署中鼠

萬曆壬午余在天官選署署故多鼠室有人則處穴
壁間或潛行承塵上尾足蹣跚有聲或斃屋角紙如
裂銜散腐門輒相率縱橫出嚙簿書拾果實核盜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至

塵處徧行踪聞履聲便引去語云貓依主鼠畏人固
常理也正月己卯余直宿署中旣盥櫛而坐日在簷
端矣一巨鼠循窻而下初熟視余余屏息如泥塑亦
熟視之頃稍稍緣几上飲俸墨視中水登書帙盤旋
逼余直少許又向余伸其喙者再三下几穿書厨中
尋躡榻入幃而去委蛇閑徐了無恐怖余愕然以告
守舍守舍曰毋以砒霜當無敢者余思霍氏之敗也
第中鼠觸人以尾畫地茲小物耳見三歲兒惴惴不
敢出今四顧若無人何乃相忽如是余其不祥也夫
抑余性慈不喜殺鼠也恃愛而狎玩之殆忘機者與

以爲恥也則靈爽已奪氣不足憚人不見可畏耳鼠何知果馴擾依依則鼠謂我仁也我安忍毒之元亮有言入鳥不駭雞獸斯群今三復而愛之若之何欲鼠畏余也哉或曰春鼠癡病鼠渴黠鼠足疾而騰雄不畏捕捕亦不得皆無所爲云

大力譜

大力者世系出防風氏防風故材勇而橫會稽之後諸子姓各民間遂爲大力凡兄弟及兄弟之子若孫凡十有七人曰驚龍善怒言忿不顧其身曰鵠午燥急煩碎曰凌虛豪悍喜上人曰蒼鷹好侮奪陵犯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曰翼虎賊殺殘忍曰季廸陰狠多邪謀曰何忌放縱不檢曰鳴鵠毒口斥訐人造言賈禍曰喬薪尊大耻謙抑曰撞壁直前勁進不問可否曰鬱將悻悻多怨尤忍不能制曰霜秋涼德不仁慈負義曰芒偏悅曰聖曰難足不安義分與命數忤曰敗類嫉賢妬能好毀人成事曰大電濟惡幸災曰癡蒙蹈險乘危死而不懼曰湍磯福狹稜稜一物不容

呂叔簡曰往人謂大力之力古今莫與儔余不信間以身犯之既殫竭無餘勇矣不能當其萬一語云那擊石蚊負山其何能有濟低自隄耳余惴惴以爲憂

通降心抑氣以柔道馴之其黨相與媿曰我等小人不可犯長者皆爲執鞭云

多情譜

多情不知何許人姊妹凡二十有四曰萬金喜嗜富曰泰奴喜夸大驕奢曰親卿視貴達人如骨肉曰嬌懶嗜安佚百爲荒怠曰朱粉好名善飾詐曰春蝶嗜宴遊曰猩紅嗜酒及珍羞之味曰欣欣好樂曰芳葩嗜紛華綺麗曰幽蘭嗜奇僻詭異之物曰金鸞多言有辯口誇張無實曰愛絃喜訣伎人曰翔鳳好動喜事曰香玉喜嬌曰懷珎善積而慳吝曰輕柔浮薄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露不莊雅無骨力曰憐憐仁慈不斷割曰盼仙窺偵多機智善鑽營曰行露汚濁不自愛寡廉喪耻曰鬻春一有沾着便戀戀不能舍曰飛絮身不由己徇人畏人曰狐姬多二三心喜苟合曰東牆與人界爾我毫髮分明曰朝華嬌脆有童心不老成

呂叔簡曰多情家諸女無一可者也顧善要結余衆屏常晝掩稍不事鍵鑰則遁去致數惡或次第來或三五偕來來輒依依坐人懷去予不忍麾之稍示決絕心事泣涕如離羣母其時兒小婢亦婉轉可人大賴余哉或曰以淡接之久則不復至果然

賤書

六籍載道之器也天神地祇在焉萬靈百宰在焉千古聖賢在焉君師祖宗父母在焉尊天地神明聖賢君親師則尊書尊書則裝潢而繕修之整齊之架閣之淨潔之次第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念不敢苟之真心重此萬分不敢棄之神明今也細帙錦函牙籤犀軸不以鍵鑰切身實用手所點校批詳者不以收藏有辨之床頭擲之坐橈者有向無題識或破碎無護設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汚濁字不可辨者有半在南橫半在北箱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者有宋元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聖

善本千卷百冊爲部而半障窓半覆篋半在婦人之筐篋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不知士所寶重者何物哉冠博帶之儒而踐路若此不知書所托賴者何人語曰丐惜飄飄備惜蓋非此物足坏生所藉也無論此心此理有所未安下之爲不肖之論茲所誦讀者非爾富貴利達之飄蓋乎士也無天道矣夫佛經道藏鼓以衣所不得之綾紵厨以鳥鼠所不到之簡笥每誦讀則盥手焚香高吟莊誦如對仙佛而終身所得不過僧道士致位公卿千萬緡黃面視書若此是仙佛負僧道而士負聖賢士也無天道矣吾不

敢及他人兒曹戒之

賤書

宣天地之氣通鬼神之情召萬物之和者莫神於樂而古人必以瞽矇爲之何也蓋人之聰明在耳目而精神之流通專於此必疎於彼一心之精明日居其九目有所注則耳之聽必聰矇瞍之人並目之明於耳者也又無目以分其聰則心精專而其聽必審聽審則心必靈心靈則音必默契默契則樂必感通自上占以來皆尊禮而崇重之莫尊於師弟子所側席而受業者莫尊於太師少師晉之師曠魯之太師聶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聖

少師陽皆是人也非賤也朝廷用之曰鼙鼓逢逢矇瞍奏公宗廟用之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皆是人也非賤也至今猶稱先生亦師之遺意也但後世宗廟朝廷不用此輩遂無審音知樂如消如曠者其人而無目之人類皆貧賤流爲乞丐沿富貴家以走衣食人亦賤之或衝突於車馬或顛仆於溝渠而人不一引手一傳聲者甚至僕隸下人得而挺節之高者弦歌倡唱人亦用以樂賓娛耳猶足自存嗟夫帝王之政仁先鰥寡孤獨予謂疲弊殘疾殆尤甚焉所謂年年饑饉一生地獄者人之無告此爲第一有可視

爲棄物熱視聽之若無視聞也肯一收養所費幾何
况收養孤老有律獨不一講求之乎予在山東頗亦
行之各郡邑各收其瞽目殘肢亦不多人今亦廢而
不舉矣夫人之有貴賤者時也而天理無古今人之
有生死者命也而我心無生死孔子之於師冕何其
殷切何其惻但其於不成人若此所謂爲天地立心
者讀書至此最好養仁擴而克之萬物一體而惻然
罔覺毫不動念豈其人無惻隱之心耶又安望其施
于有政乎又何怪于挺詬之者予爲此作以俟仁者
讀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題車岩

在丈人峯西數十步巖黃花洞發見
處也洞路艱危余題此以告來者

黃花洞在口觀峯後十五里土人云元君修真故地
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几石隙滴水狀如雨
簷可供十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兩楹茅屋
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幾千株稍
稱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峰東下陂陵五六里猶可
車至亂石溝獨足盤則懸崖迫窄大石峭峻足令王
陽動色隆慶間有墜車傷數人者車中人僅以收免
且此地無宿無食煙火纔通下哺往便不能返偶值
雨雪騶從皆縮頸蹲谷間貧卒無完衣有凍餒死者

此兩君余不欲道山人自能道之昔王麟洲公歷覽
岱宗名巖都徧獨此洞足不及焉歸而爲恨爲我寄
聲麟洲老無足恨也

書鷄贊

爲雷侍御景春題

鷄異鳥也巽木生於丑旺於寅鷄啼丑寅蓋東方之
氣吹其籟以自鳴耳故其聲曰報曉官曰司晨萬象
待以呈形萬動因之作事者也夫鷄之失職者多矣
豐羽修尾高足文身雖然儕侶中而無聲綠也奚取
於雄啼寅則五更矣晏也不能先衆爲第一聲數啼
久啼繁也即先衆鳴以多取憎以爾能鳴悍然鬪爭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五

爾也不實其長長乃爲殃昏啼曰哭架牝啼曰家索
妖也先事作障非位侵職鳴乎豈曰無聲皆非吾所
樂聞也贊曰爾爲雄宜爾鳴爾於四更惟三五聲

真我贊

爾母縮胸爾母汨沒細看未染真胎是汝本來面目

漁隱閑翁樂事

凡三百代先君

閑翁氏曰余少時守 先人遺器數十其爲瓦者百
無一存木之存者十一蓋瓦陶火所化其性燥木樸
質安靜故耳其最久而不敗者吾奉 先人之香案
其木厚其工之攻也堅雖所稟則然而保愛之功不

無賴焉瓦器吾日用也若儿若屏若椅凳檠櫨之屬則以供鄉鄰四禮之用即在室亦轉移無寧自此案實之祖考前五十年矣且在樓之奧鵬風雨不及借者不敢以請則斯物之壽也宜哉今以往又不知壽將何極也余今年七十六矣先人之愛此身不止此器也又賦質癯癯然半生多病近三二年來頓覺木端日影爲時幾何使余而仕亦當即日解組綬歸矣迺能勤勤認認計家業贏縮爲少壯人勸勞耶余所居曰漁隱居之前有田約百畝許舊有溪溪廢余去僞齋文集卷之七

堯

將命園丁種果數十行菜四五畝井一甕花卉不拘幾本葺一茅舍二間或兩間內貯筆硯床几及古今樂府閱則作南北詞曲且吟且稿倦則拋卷而卧飢則食食從我所欲妻子有無足不足不以問族之老兄弟及里社之會者尙數人每月傳食或不時招呼說舊時話或携一壺酒騎驢無遠近訪相知者歡呼笑語無鄉飲酒禮之拘坦坦吾心陶陶吾樂酒後耳熱則擊缶而歌歌曰浩浩兮兩間人生斯世兮誰百年富貴兮恍憂貧賤兮奔走於山之北海之南幸余居富貴貧賤之間兮樂盤桓歌既罰飲不盡者再歌

曰秋風兮瑟瑟草木萎黃兮衆芳歇計余之生今一千二十有二月及時不樂兮時不再得歌既罰飲不醉者三歌曰壯大兮諸男漸高兮吾年足吾衣食兮使吾心懼水東流兮不還東西奔忙且夜焦勞兮胡爲乎其然歌既罰老而爲子孫計者噫赴功名走財利者必謂余狂使淵明和靖聞之尙笑余知趣之晚也旣而有慕翁之爲人而問其姓名者翁矍然曰勿以告

知足說自警代先君

輿圖至廣也使一夫百畝則不足矣人物至衆也使去僞齋文集卷之七

六

皆遂其求則天亦不能供人之欲矣吾當古人口之家者二而有田二千畝歲豐可入五百石已踰分矣妻子有衣帛食肉者僕無凍餒者客至有可以供宴樂之需者凍者餒者號其前有可以遂吾不忍之心者隸卒無叫號其門者所欠惟大禮三五十金之費則營營余懷及玆華玩好之物綺綉肥鮮金銀上駟油壁車耳九品官千鐘祿耳金珠不積耳夫禮不必求備求文布帛玄酒可也若富若貴若紛華豐後之奪心眩目吾甚厭之雖百世無此可也使天下而皆厭此又可也夫方丈之席止於一飽越之羅罽之

錦止於輕緩吾有可以飽可以煖者是矣而竭吾智
慮勞吾氣體犯危機安禍羅博君子笑竊俗夫誇亦
可憐也嘉靖庚子饑年無遺葉木無完膚民之不食
者糞與土耳奔走四方而力不給號呼求食而氣不
屬面無人色偃卧于風日之中以待斃不勝數亦不
忍數又有父子夫婦相食者矣其棄而不相顧者何
限嗟夫天之生人血氣心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同
也而我獨免于是尚謂天之不厚我耶彼慢棄天物
靡費以恣其無厭之欲皆得罪于天者也我嘗曰天
下之財自有定數我不富則人不貧我愈富則人愈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貧余亦簞食豆羹之家所羨者也余又何求哉余又

何求哉

爲善說示諸兒代先君

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登泰山造
浮圖衣冠土木誦事鬼神者喪也善則福不善則禍
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
此理也此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
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
君子不敢忘善以徼福善者皆毀而君子不敢違善
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

雖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葵如斯
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
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當爲如飢之食渴之
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飢不食渴不飲獨耳吉凶
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
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
羞納侮受欺善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
阱也君子臨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
是故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
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予善乎曰非也此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氏也不然是以恩爲餌市也君子推恩有序由親及疎
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暴而赦不爲仁
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責愚悖盡我實心忘
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親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賈
禍也君子較其厚薄觀人審己和平獎勵以遠辱恥
是故有薄責於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
也兒輩亦有爲善之心矣余懼其昧於是非過不及
之間也作以示之

孝睦房訓辭

淳家兩字曰讀與耕 興家兩字曰儉與勤安家兩字

曰讀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奸亡家兩字曰淫與暴
休存猜忌之心休聽離間之語休作生分之事休專
公其之利喫緊在各求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
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喜張門戶不患
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
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
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
也鄉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塋吾塋乎
戒石具在朝夕誦思

學顏子之所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三

顏子在陋巷而樂仲尼之道焉不遷怒也不貳過也
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博以文約以禮欲罷不能
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人善我
我善之不善我我亦善之故能三月不違一聞幾達
志伊尹之所志

伊尹耕莘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蘇以天下繫馬于馴弗顧視也一介與人一介取人
弗敢苟也其言曰子弗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事故能一德威有五
就功成

終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淵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楨

姪佺孫前庚

訂正

外曾孫魯楨

較開

曾孫塔蔡之琪

較開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策問類

襄垣與士會策題

問舉人事動大衆民之大戚也乃其勢有不得不然
漳河西突斬關而南一歲侵尋數十步勢不沼吾城
不止夫以萬室之邑委洶濤與勞萬室之民障而北
之孰急則今日之事當披曳旦夕講也顧經畧將安
施財用將安出丁夫將安役議者謂紓北關之患則
勞當倍之夫北關之被禍深且久也而又倍之勞可
乎又謂免上夫之差夫士夫之第宅在剝床也而又
寬其役可乎十年之間兩事城工民已告憊矣饑寒

重役又何以堪我欲其費省其成亟其勞節其功而
世利則生斯地者知之也而不得爲願以告得爲者

鹽筴

問權鹽一事自昔講之矣漢唐以來佐國費寬民征
實重賴之而賢良謂其常罷是與非與我 國家邊
備半藉鹽課歲額固稍稍充矣乃其法則患於難行
浙淮而下亡論已解池我晉鹽也難行愈益其民謹
食無鹽獨不食解產豈地無美利與抑人官有未精
與說者謂攬中當禁是矣亦嘗禁攬中而鹽不行恐
其弊不在攬中也又謂私販當嚴是矣亦嘗禁私販
未爲齊文集 卷之八

而鹽不行恐其弊不止私販也數采則患其竭積采
則患其壅何以采之官鬻則病民民鬻則病官何以
鬻之夫 朝廷之愛民甚矣今禁其所甚欲而投其
所甚不欲無乃非 朝廷意乎即不恤民情然法愈
密而防愈潰其計固甚窮也抑於數說外固自有權
宜之法與近議者欲分路以便民而減解課以益齊
淮於歲額非益少也臺使者欲稱職豈罷而不即其
議尙可推而行之與泥銅販之法者又謂其難變不
知其法亦可變而通之與夫國不足則財貴爲意
足而民病則民爲急茲欲國民南利而又不施于法

果何術而可

守令問

守令與生民共休戚其責任至隆重也今欲談昔人
數往牒執事者非不能其所以相待者淺矣姑與論
切近事 朝廷羅其才而布之郡邑謂安民也 詔
令且諄諄下矣民未有熙恬時茲何故豈法制未備
與責成未至與委任未專與施爲未久與斯四者未
盡然也速遷則無遠計久任則多怠心良吏當不然
抑待之者必自有道也殫心力者難聞飾耳目者多
譽抑廉之者必自有法也課吏無出於廣詢廣詢得
未爲齊文集 卷之八

吏政與督吏無出於簿書簿書盡吏才與無論成周
今吏治且讓兩漢恐施設者亦自殊也古稱安民在
教養今養不敢知乃其教則學校與法令耳兩端外
果無他術耶抑養民之政亦自有在也識者謂寬文
法尙真實使英雄豪傑各畢所志而監司者按部以
考其成其說是否執事者將待問以行也

均丈問

問則壤成賦夏道也百世因焉則以良法百世無弊
耳我欲則襄垣之壤其道何繇寸寸而度之精矣乃
任人者徇情以滋弊私而親之重矣乃自任者欲

密而反疎或云質其半券夫一家百券或三五百券可勝質耶或云識以灰錐夫土動錐迷且灰不可標望可久識耶庚午量冊分爲九壤所謂繭絲牛毛也而識者笑其徒勞豈天下之事亦有詳而失畧而得者耶上下山陂奔走百姓所謂擾民多事也而識者謂其永逸豈天下之民亦有擾而安逸而病者耶傳曰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我誠求之矣而遠不可中諸君子爲我中焉夫使百姓恬無事而我得坐食名所不辭也事不可已而我得紛更名亦所不辭也

兵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四

問戰陳方畧孫吳以來備矣一心妙用可以空誦顧所藉惟兵與食兩者不足卽有孫吳未能以空誦濟也 國家定鼎北平環九邊而坐之懷戎在我不啻門庭近矣乃尺籍之額浮於百萬不謂足兵邊餉之供浮於六百萬不謂足食不知更益幾何而後謂之足也說者謂自有兵而後無兵自有食而後無食此二千年以前事何可復問又謂足兵不若無兵足食不若無食此二百年以來事何可輒變又謂以兵爲兵以食爲食兵食滋益用惟無兵之兵無食之食兵也乃所以爲食食也乃所以爲兵此其說安指與今

西事孔棘非戰之難也而足以戰爲難諸士爲我策焉直須鑒鑒若迂奇無當語卽工也將安用之

孔孟同異

問孔孟無二道而孟子尤願學孔子者然間有不同天王均共主也或主於尊周室或主於王諸侯管仲一事業也或大其匡合或卑其功烈均之事君也或盡禮而人以爲諂或抗節而人以爲驕均之論性也或以爲相近或以爲皆善均之去齊也或三宿出晝或按漸而行均之教子也或言愛而必勞或言責善則離無論 孔孟兩人難以盡合卽一人言行亦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自相牴牾者以孔孟言之旣云無道則隱矣又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旣問如或知爾矣乃與曾皙遊樂不與二三子事功及門自顏子之外皆不許仁而許管仲如其仁豈曾閔之徒不如一霸佐耶子張子祿之學教以多聞多見而子貢又抑其多學而識豈聖門授受原自有兩途耶南子可見而孺悲辭狀喪罔聞而夷侯杖諸如此類豈亦有說與以孟子言之旣云不見諸侯矣而至齊朝王豈不爲臣不見之義旣云得之平陸矣而受其幣交豈不及物不享之云聞三品之說而道性善是矣他日日忍性又以耳目口

異四肢之欲爲性何以服諸家也禁惠王問利而言
仁義是矣他日見齊宣不禁其好貨又稱公劉好貨
何以服惠王也隘與不恭君子不山何以爲百世之
師齊桓晉文聖徒不道何以稱五禁之盟諸如此類
豈自相左乎二三子合而言之以觀尙友之學

碑記類

誥贈一品夫人沈母宋氏祠堂碑

萬曆辛丑太子少保禮部尙書龍江先生以原官拜
麻起爲內閣大學士又明年考二品滿陞太子太保
贈曾祖以下如其官妣祖妣曾祖妣皆一品夫人給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六

與應得 誥命蓋特典云丙午先生歸旣葬於墓
矣宋氏者先生母也先生馳書謂坤曰鯉不意微福
聃季之霽得一品恩上及三世先君以先大父之恩
慰先大父以曾大父之恩慰我姓故耳其祖妣曾祖
妣不一姓也皆非宋其何以慰我先慈吾恨不以吾
恩馳外王父 制不可恨不祠我外王父而血食之
禮不可其何以慰我先慈我欲於所生之地以榮宋
之有夫人也於古有不坤報曰先王未之有也然情
所難裁而禮可義起者亦先王所弗禁古者設 以
依神而丁蘭刻木徐孝肅圖父像爲影堂而程正叔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作主孝思所極不相祖述祠母又於母家矣而不可
先生乃卜日而建祠焉正門兩重皆西向爲南北耳
房二入而轉北爲拜廳五間北向又深入爲祠堂五
間皆南向繪以藻山簋其楹戶綺其交疏以獸面爲
門環東一區盡北爲享胙所三間南向盡東爲神厨
爲祭器庫凡九間西向繚以周垣樹以松檜軒敞穆
清一視宗祠是地也唐睢陽北門天寶中張許守之
邊月陣雲千古依稀如在夫人每以忠義迪先生蓋
有所種云或曰祀之日誰爲主人曰沈氏子也姪不
廟姑祀以沈而歸賑于宋焉祀之日誰爲配曰有邵
之祀姜嫄世妃也不敢以高辛配夫人配其栢溪公
乎男不家女祠宋地也祭畢歸栢溪主于沈焉若祭
田則給宋之子孫使爲粢犧以供夫人祀以世夫人
澤爲券于官俾不得齟齬幾世守乎呂坤曰先生孝
思純摯於無中起念以創古不必有之儀安知天下
後世仁人孝子不徵爲故事而興起者是先生錫類
之弘也抑語有之非作始之難而繼之難所願繼先
生者世此脉亦世此心世此心亦世此祀曰宋我所
自出也不忘我何能忘宋無論先生是先生寄念于
後之人而後之人所念於先生也既醉云君子有孝

子孝子不匱願以視先生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願以告後之人

明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靜齋軒公祠堂碑

左都御史靜齋軒公以天順八年甲申卒至萬曆十九年辛卯百二十有八年矣子孫無顯入門墻無舊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吳公自新重公名檄所司議專祠邑長曰費誦以動民民貧請待之今大學士歸德沈公鯉時爲禮部尙書家居兩院爲建坊下府府計料三百金報曰庫羨足辦此矣舉期惟命沈公去爲齋文集 卷之八

乃走使簡吳公辭曰坊以榮名鯉不德亦既後有坊矣鹿邑軒公吾鄉名卿也當祠祠以費寢曷以是金爲祠軒公有祠鯉榮莫過焉吳公喜曰軒公以德重沈公以好德重是舉也兩賢競美矣乃命鹿邑令構地爲祠正堂 楹右樓幾楹 公之從孫奉祀生宗周宗孟以記請於沈公公曰我事也我記不可以傳乃以命坤余公之同郡後學生也又厠縉紳未嘗閱正史及年譜知公最悉敢據所聞爲記公名輓字惟行登永樂甲辰進士投行人司副選監察御史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又十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又八年陞刑部尙書明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又六年而告老公之仕進始終如此入官以來振紀綱繩將吏擒巨寇賑饑民戢豪強興學校撫流移覈錢穀練兵馬革弊蠹慎刑名清屯牧公之宦業始終如此嘗謂樹天下之勲伐者必有高天下之志節世之畫雲麟名鼎彙尙亦有如公者惟是苦節嚴于一介獨立幾於無羣去惡近於盡法一時中室前有大康顧公後有軒公兩人而已初公之以進士使江南也江水帶冰流觸舟舟歌衣盡濕公擁一衾而卧有司請更衣不受索火烘之燥乃行居官不餽遺人有餽遺者亦不受曰莫非民膏一省兩省耳行李蕭索門庭寂寞車馬衣裳淡雅如寒素每貧僚宴會歸語家人曰今日喫得滿腹臙脂物欲吐不能人以比趙閱道稱衆中寡談笑當言則正色數語無剩辭聽者如飲水莫不畏服諸諱之羣劇戲之席見公至則聞然歛避鄉飲酒禮莫過也朝會時公卿各以類聚談卽無言亦相偃分笑公擇一僻寂地滅燭獨處鼓靜入班禮畢則一肅揖拱手而別奏疏無枝蔓語致書直叙事情無諛言無俗調與人未嘗處其薄乃兒女子情沾沾煦煦則止士來無此色態人以比包

希仁用法嚴明無苟令一出堅如金石小民犯者猶
從矜貸至墨吏侈肆吏苛刻吏倚城社而豪敢縱恣
之吏欺罔吏皆廉知其不法狀多所彈劾便宜則發
問如法不少寬借不請托亦不受人請托有請托者
不發封亦不問姓氏所至肅然憚之文武將吏戒無
試其法人以比趙廣漢公之學以誠意正心爲根宗
且與河津薛文清同鄉舉意必講中庸學乃其人廉
而劇清而激嚴而確不矯僞不慘礪豈不誠正抑極
高明矣倘遊孔氏門墻渾化其直方而融以溫格當
不獨爲清介士庶幾聖人之徒與嗟嗟自世無斯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

而簠簋無窮龜之飾矣堂陛無貓鼠之嫌矣爰或有
吞舟之漏矣世道傷心識者莫知底極而裕盛助創
之君子猥云崇長厚惇博大滋水國以霖霖驅夢駕
以鞭策豈不痛哉固知斯人不可一日少也公告老
時英廟召而視之再三留知不可強賜路金有加卒
之曰上震悼賜祭遣官營塋皆出特眷非禮卿爲請
云古之君子有懿行者歿則祀於其鄉公既類祀于
鄉矣建特祠自吳沈兩公始其牲牢之典舉於春秋
豈無如兩公者其人余爲樂章以待之其辭曰 赫
赫兮英英萬現今一凝鎮黃輿兮突青冥駕屏野兮

驅豐隆稟積雪兮屑冰前茅兮招搖退舍兮挽捨停
條兮舊輶駟節兮新亭皎皎兮冷冷兮明月清風
於燦兮室堂下雲鶴兮明香紛紛陳兮殺核散榮兮
機羊簫鼓兮將將拜庭除兮羅冠裳對越兮羹牆儼
君蒿兮右我蒸嘗願夷猶兮須臾無我遺兮巫陽
神絳燭兮焯蘭蕙柱爛沉兮博山鼎俎兮既薦交酬
獻兮資我同惟適言歸兮律令條子情兮不爲盤桓
風霆迅兮歎發山河振撼兮公還右送神

雕州守寓肩楊公遺愛之碑

爽鳩氏曰惟天下之至智能愚惟天下之至勇能怯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一

惟天下之至仁能忍而智也者又濟仁勇以成功者
也易稱神武歸之聰明睿智而孔子行三軍必曰好
謀而成然則成天下之志大事者德慧術知可少乎哉
蓋余數十年來於蜀又得寓肩楊公云萬曆壬寅公
以水衡郎守雕一介不取人曰廉吏也三月而百弊
俱釐百費俱省人曰良吏也民有弗良者非至庭一
無所按問人曰安靜之吏也上官之知公亦云云公
自視欲如也曰大丈夫事業僅僅如此耶楊思敬者
州之罷閒吏也虎據北郊陰納豪俠魏博河朔間探
丸屠狗之徒皆爲死友卽民間所指名各聚稱雄長

者數十百人無論小醜是時河工大舉役者十數萬人賊雜徒作中待哺而舉梁宋之民洶洶無寧日總漕以聞兩臺下所司議而幸武功者議勦乃命藍都司練健卒三千往捕之凶垣既鑒師出有日矣是時楊公與備兵蘇交字同年也獨以心事寄之曰時者事之藉也時未可動莫爲之先密報當事者曰勿激激則玉石俱焚矣數日羽書下促之公又報曰無亟亟則機事不密矣是時思敬布血黨於州衙雜青衣中警欵必聞雖智者無所匿意公知之益引其腹心稽輔明等數人於臥內執寢戈坦腹推心人爲公危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三

日抱虎而眠公恬如也每於閨閣中太息曰思敬良民爲讐所誣吾不能爲雪之何以官爲久之輔明等習公謂無他賜以語思敬思敬半疑信公下令曰思敬譬於耿氏以抱此冤也我當百口保之百姓有願出結者以告民畏思敬爭名保以苟旦夕公曰保者以思敬來思敬猶以衷甲者從公曰女何罪女以虛名自博耳以兵防是示人懼也不敢入城是示人疑也思敬叩首曰明公活我明日獨來又明日徒手來如是者數四公不捕慰而遣之人謂公怯或謂公受金逸賊公痴如也自是賊黨漸懈但河工罷役公密

報當事者曰時至矣乃召思敬而謂之曰惟我知女當道不知也恐有後憂女從我而西爲女申理乃以兵五百衛之前驅其黨之黠者環道左露刃耳語欲劫之思敬動色公穩之曰女有杞警懼殺女防非防女也衆皆散將入汴門者誰何之衛者曰楊思敬也門者曰正女之求女來投首耶縛以入思敬號公曰救我救我公曰行矣我負女矣女終不欠一死乃以萬姓肝腦爲殉吾何忍吾寧負女不忍萬姓思敬稽首泣曰小人知罪矣無一怨言兩院以屬吏開封尹某者疾惡人也於燭下杖殺之明日解院報曰死矣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三

方監察志曰吾欲獻俘以旌楊守之伐奈何斃之事遂寢先是將送思敬公印赦帖數千紙曰作難者楊思敬也餘無罪各易獸散以安耕鑿思敬死一朝發之四境貼然當是時非公則株林之變在肩脰間矣乃有忌功者爲蜚語中公公竟左遷去公論至今寃之尙憶嘉靖辛亥時張少保居來令滑高章任微之難公以孟珩李實免舍卒應變疾雷迅雷豫故也萬曆壬午杭州汎軍劉廷用高文英等恣行錢糧吳巡撫欲殺之以救得免遂夜掠市肆殺人而奪之貨市門晝閉鄉官吏垣陳三謨等白監司嚴夜警故事杭

城士以上役盡免貧無賴者擊柝民苦之三謨等又
白藍司枷其情失巡者數人豪民丁仕卿不平謂監
司曰鄉官高枕而驕貧民以衛之又取其失期者刑
之如天道何遂破枷者而反焚劫三謨等家殺掠其
於軍事聞廷議以張公往公至下令謂叛軍曰若等
罪不赦吾統全浙兵而來女安所赴死哀女無知且
寬女能勦亂民而平之吾不獨赦女且有意外恩廷
用等捕反得百十余人而梟之民變乃平公因冠帶
延用文英禮恩日隆又令董軍事二人估寵魚肉諸
軍諸軍忿曰始爲亂者女也乃今操事權苦我耶公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四

因設醮令投之得首惡九人以他事縛而誅之亂軍
始寧 上褒功陞公兵部尚書終少保嗟夫張公樹
掀天揭地之功而公竅旋乾轉坤之手張公受上賞
而公中危機張公已矣而公方嚮用勲業終相埒爲
我寄語楊公豪傑百折而氣愈雄幸無摧萎居來名
佳亂重慶之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寓肩名爲棟重
慶之綦江人萬曆己丑進士蓋巴渝間氣鍾此兩公
余故對舉今昔而同日語之因以見蜀之多才云

鄒平縣石城碑

鄒平有縣自漢高帝始至今千六百年城於斯自隋

開皇始至今千有餘年增以崇墉甃以堅石屹屹巖
巖於萬斯年則自萬曆八年邑令李侯始也始侯之
來也登城城隘不可以車北者有牛羊跡鳥榆風榆
附牆而生出入者攀躋以行不請關鑰每歲議修修
輒壞壞復議修記歲歲費不減數萬前令憂之議以
歲歲費費於一歲新其城計亦不減數萬父老曰諺
云屢常補其宜可新而貧者必補補費廉而常補之
費易辦也民力不能新矣請罷萬曆戊寅汝南趙公
來撫山東下郡圍城城亟不可罷於是李侯爲令歲
餘矣父老以爲憂謁侯罷其事如謁前令者侯曰無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五

以城爲也則罷之便如用城則作之費視罷幾何乃
以愛二三千耶明曰下令度之城環六百六十丈下
廣丈餘上廣三尺有咫土堞城內外片石一甃無有
也公集父老於庭謂之曰茲城也吾欲厚之下倍二
上倍五易堞以甃被城以石可乎衆愕然曰是前侯
議數萬之所未及者也問歲修之費幾何曰千餘金
侯曰吾欲以一歲費已歲歲費令千百年不復費可
乎衆益愕然曰是曷工器具器而猶不足者也侯曰第
爲之是時括公家積得銀千八十兩穀一千五百石
侯泰然無憂也曰是當有餘城城下廣二丈上廣一

丈二尺懸溜一百五十有九隅樓四堞輒爲之高濶如舊之半凡一千二百有八十柵門十六警舍十八通水橋一斫山砌城固以焚石蒙茸之草不根焉其丁夫每三人城一尺客戶三日役主戶五日一踐更終始役其督工官三人耆民十六人其匠木十石十有八其器物爲索之繫百斤人出草五束得輓一十九萬稅間架錢一百四十千得灰九十三萬上七則家戶持畚鍤一人持木一工已還之其費銀五百五十餘兩粟四百六十石其興作僅五閱月而千百年鄉平於今遂稱金湯云始驗封大夫張鳴春氏鄒平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人也與余同年友又爲郎同舍歲庚辰大計天下郡邑吏語及侯鳴春爲予悉其事如此余嘆曰此天下才也因民之力與財而督責是亟怨乎曰不侯之信於民也三百常祿外一介不取諸民贖錢幾絕而人信侯之廉里之地瘠而民貧者悉籍爲役食其兩徵通邑之兩徵者又食之流移復逋負完而人信侯之均門外有待鞠之人侯雖饑不退食堂下有枵腹之卒侯雖懽不竟席而人信侯之仁役之日以節省爲施予以焚勞爲鞭朴歲寒弛役風雨弛役農時弛役人勇於赴事也如乘屋樂於效其有也如銜邑誠貧

不告疲也城兩城而有餘懽又何怨余歎曰使民有道得其道雖令赴湯火可也宋人乃以一臺賈怨豈不悲哉侯名瑞林縣人太宰王公通家子不通謁及以最績徵又爲權貴所銜授太理寺評事其操尚如此今改工部員外郎事敏功精節財恤下藉甚有賢聲城其一事云

寧陵縣藥聖廟碑

鬼神幻誕夢寐杳茫皆理家所弗道卽余亦弗道也又往往闕道之者顧不盡然嘉靖甲寅夏先安人隕於垂堂得瘀血症五內壅闕血嘔下輒盈升日夜號呼聲徹隣里手足寒厥不能寢食者三日矣祈死不得余亦爲安人所生不得也以金錢卜醫云南吉子生夢仙者余內兄也家吾南往叩之大驚曰無能爲矣是日臟損攻不可補不可余長跼而泣于日無已爲君萬一幸不濟無子罪乃擬方服之病愈劇嘔血斗許不能言有間熱寐夢黃衣人立於牖上問病已未安人曰未也黃衣曰汝子所拜仙藥如何弗效血安在指所嘔示之曰愈矣當再劑問先生爲誰曰某東北人藥聖也視狗吾行矣行復顧曰二日後方以語人卽語藥弗應醒而胸腹爽然若未嘗病者詰朝

對客飲食如他日安人遽云云再劑藥熱變如常安人惡之竟不服竟亦無恙余謝于語其事于笑曰夢固吾名也吾醫其神乎是時余欲祠藥聖未能第爲位於靜室日拜之歲已未安人患痢日夜數十起壯熱不食禱於神得范生同舟所爲方一劑而愈乳媼痢以飲食飲之亦愈余遂易痢曰此半劑病耳隆慶丁卯冬先大夫亦患痢輕於安人服黃芩芍藥湯而止明日再作以木香湯下清六九而止又再作凡六更方而六止然先君無他症健步如常醫曰勿藥也余亦漫不爲憂無迫切懇禱狀俄而腹痛下血欲措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手無及矣易危症穩天天非藥聖棄余余弗誠求余九死安蹟已巳正月安人右肋隱隱如蛇鼠繞身折裂肌肉漸如驚豚震撼腹心胸背間一觸一痛一痛一昏膈腹脹不可以息惡心頭重身頑麻木殺一下咽卽嘔余憂悸不知所爲遂號泣叩禱於神檢方書幾徧無是證也安人故多憂思乃擬開鬱順氣湯徐徐呷之纔數口而卽息飲竟痛止蓋脫手諸症如失家人皆駭異思亦不知其何奇至此也庚午秋安人病嗽醫曰常症耳余雖禱而供藥謂必無患歲暮戒食明年正旦病益篤余始茫然哀禱於神弗應請代

弗應余弟異之妻胡梅者善侍疾麪粟爲粥且夜時時進旬餘安人漸起漸語弄小兒而嬉是年天下士當試南宮期迫矣余長安念絕安人強之余曰母愈見三公不以換卽一第奚榮願分膝下咫尺以承顏邑安人志不食召族諸兄弟雜讓之余固請不得命乃治裝安人喜是日也食倍比余歸安人以暴瀉終矣天平余不孝厭棄於神不殛其躬乃刪其心余九死安蹟夫親亟余亦亟禱也誠誠固應視緩余亦緩其禱也不誠不誠不應今而後知事鬼神之道矣萬曆辛卯余兄乾祠藥聖而貌之貌以夢又明年余歸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十九

自晉陽乃詳其始末記之藥聖不知何許人何姓氏攷諸載籍弗得闕以俟博古者嗚呼神有德於吾母而忘之曰悖節毫髮以詫世之人曰誣斯二者獲罪於天天必奪之余何敢所謂幻誕杳茫盡然耶余亦何敢

寧陵呂氏孝睦田碑

田名孝睦者何祀先人卽同姓也孝睦以田名者何可常繼也昔我先君承德公近溪及我伯考迪功公北溪皆仁人也一食一衣思以分人視同姓饑寒尤爲酸楚欲人人溫飽之弗能嘉靖己酉廸功

公之子伯待舉於鄉又十二年坤舉於辛酉於是

廼功歿五年矣齋志未竟明年正且會拜於宗祠

先君呼伯待與坤命之曰五世同堂皆我骨肉彼獨

衣而餒食者夫非洛陽公子孫耶每讀范文正公

義田記吾甚媿之夫八門福氣鍾汝兩人幸富資無

專餘慶以自封願以吾宗相屬余兩人者唯唯不敢

忘又七年是爲隆慶戊辰正月先君歿七月伯待兄

歿亦齋志未竟又三年辛未余登第於南宮萬曆甲

戌筮仕襄垣積俸金百戊寅入爲天官郎得坊金百

又益之以歲入買常稔田五百畝自兩稅外祖墓祭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二十

掃宗祠營建家學館穀宗族貧者之婚喪衣食咸取

給焉不足先急者甚不足間佐之以家資必無使用

擇宗族子弟之廉而幹者主催科富而有心計者主

出納庶幾乎少竟父兄未竟之志哉遂以券聞於邑

而藏之宗祠俾呂氏子孫世守焉

襄垣縣鄉約所碑

萬曆甲戌余筮宰襄垣秋八月抵舍視事明年乙亥

冬今中丞鄭公撫三雲謂雲中繁德且與點虜界一

垣難於試令疏三晉久任者調焉冢宰以余請上

從之乃移余大同襄之士民不以余不肖當速去也

胥慘慘動離思既強余圖之像矣行日大雪紛紛泥

塗載道父老數百人又強易余舄相與震哭於堂署

鄉先生觴余遠郊庠諸君濡衣淖履拜余於原野遠

落僻寨之民又相續執名牒而伏哭於道左者凡六

十一聚幾千人有戴香而涕者有曾爲余大創而號

泣從車不能去者有小兒跪拜於車前者有再越宿

而至南關驛者僚儕祖餞伶僂亦流淚奏樂哽咽不

能仰視明年丙子爲余祠又明年丁丑爲余碑嗟嗟

民情之厚亦至此哉以余京德之人叨食茲土歲餘

矣諸所供需孰非百姓膏血而毫髮無補焉方用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媿乃百姓依依有餘情風俗綦摯忘令之大惡而小

惡是思也余何敢承抑將曰某何功德於我邑民而

惟不甚虐也我邑民猶不忘用以風來者云爾余何

敢承昔余之在邑也蒙昧無達識一令下一政行於

民情舉無當也民乃大拂唯時所師事者雙峰姚公

西坪賈公實指命之諸縉紳長者及士及父老實箴

戒之俾不迷於嚮往以速大戾何德與功而百姓之

念余若斯也往謂襄俗僥悍至載諸職官誣甚矣誣

甚矣夫舊令之不忘序也薄施而侈享焉耻也二三

子無重吾耻設謂余不可棄也時一在口頰間榮矣

安用祠儻藉二三子福靈不以大同之罪禳也異日復得道銅鞮相與周旋余豈忍忘二三子哉舊遊之地將睽睽凝睇焉三晉云何恐以謂報祠也是掩余愛二三子之心也余欲毀祠踣碑乎恐拂二三子又懼弗從其改爲鄉約所夫邑之有鄉約以崇聖訓也士民暇則與聚焉談禮讓敦情好以保其丘廬而俗益長厚蓋有邑則有之矣向余念弗及此實闕然有遺罪焉請以余祠名之二三子其從則是舉也匪直免耻亦以遠余罪也是二三子之益愛余也

女兩墓碣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兩吾女也行仲其母名之曰兩生於萬曆癸酉五月明年余廷對之燕攜之燕尋銓余襄垣令攜之襄垣再踰年而女識襄垣以爲家丙子春調余令大同余攜之大同大同寒苦甚俸不得贍小兒兒食長者食性善驚以驚得疳病十月十日死於公寓葬城之西南半里瓦窰村女秀而慧四歲有成人識余行役日不歸則日念之歸則停膝而喜視余饑寒則促飲食走火自余之遠兄弟也少長五人出又官絕塞少骨肉尤憐愛之死之夕淚云云盈背數云家去蓋謂襄垣云嗚呼兒寧陵人也家何在兒有知則歸寧陵

於禮場不誌余携女依依四千里而棄之極邊不以歸則余心不忍誌之銘曰余携汝來余歸棄汝爲朱西人爲雲中土嗚呼汝苦

廉惠倉碑

倉名廉惠余所題也倉之粟司農大夫監寧武糧儲劉公景澤所積也粟何由積景澤以羨金及贖緩所糴也邊儲舊報餘餘無額多寡顧其人景澤所報十於從來矣邊人苦米珠而代稍通糴萬曆壬辰秋米粟之賤視往年倍景澤曰余平生不以公儲實私橐顧兩年所報繼者已難而復益之如僚友何且遠利而近名吾耻之以其餘遺後人後之君子亦耻之代之軍民責父母我而我視之子也盡以惠諸乃自俸薪外盡括之得銀二千二百七十兩有奇開市倉門得粟二萬斛貯之歲益倉是秋也余觀兵於代實日擊焉嘆曰富哉積也人二斛饑歲可活萬人王賀陰德能修於是乎景澤尙未有嗣行且多男多貴多賢皆如景澤以世其德彼括萬人之命以一囊以肥子孫天道可知矣景澤砥礪名節中外皆知景澤廉至其以廉爲惠則人未有知者乃扁其倉爲今名仍紀其事於石以告後之君子景澤名允新女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寧陵張氏世德碑

余童子時旧里居田里人質不開後生欲賣余顧焉無憎慕也謂人生固如是然遂直少文不可以近綿絕及壯而之四方遊也見閭閻人機而廣智巧相維其人無足道者而士君子冠金曳綺禮禮煦言席方丈崇尺蒼頭之飾視中人車馬輻紛多事仕或先身而後民雅道頽然欲絕廼思純朴士蓋吾鄉有張氏兄弟云張載夫者名汝舟性長厚無喜愠容膝所居齒頰間以貢爲丘縣令丘貧令爲政大都主節愛

景皇子之封也所過費不貲諸郡邑徵富民佐之不去爲齋文集

卷之八

五

足則倍賦令曰罷萬姓以修一人竭十年膏肓以辦斯須民弗堪也乃括藏金爲費民用以寧直指謂令丘豈景外府耶而空藏以給設有軍國急何以應之劫罷令去丘人震道哭曰吾悔之吾知令有今日也吾何愛於傾貲君子以是知令之仁也爲民棄官弟汝楫字濟夫國學生也任自然喜咲而四時有春風其鰥也甫四十餘竟不娶日以巾櫛之故爲兒女子憂慈父不爲也蓋獨處二十餘年而歿學大夫數旌之弟汝霖字潤夫德器如兩兄而簡素自持身外一無所與試於鄉七往還不第恬如也往余爲弟子

員三君子者固朝夕之冠細民冠衣布緝無偽遜口無甘言貌不飾而雅語不俚而真燕飲不吝而情洽其從人則洛城玉川家僮也善教門下士當岸之三皆化其德稱三先生云余友張子開曰子姑氏子也有父風父惟純字惟一敦龐渾樸如其名買田惟田者參不版而不問丈尺人亦不忍欺也嘉靖間以貢爲內丘丞丞職馬政馬家之於丞也會金慶爲常丞笑曰子三子皆學序士令皆如子也奚翅千金而利若曹哉辭不受監司賢之檄署沙河署唐山所至民相悅也如內丘時三邑人謂之張佛三子者與其去爲齋文集

卷之八

五

孫風教皆卒國子業而諸孫風化風動曾孫所性相繼遊鄉學風憲風度所養率馴謹類張氏家兒無一儼薄子蓋家門習養自別云昔人謂天之純佑惟漸與恒張氏爲士族四世且百年矣青衿成列縉紳勃勃起漸且恒矣而驟盛衰者卽公卿奚貴焉設張氏子孫令德弗紹以殄先聲天其祚之哉或云城南簡村張家自其初祖德高祖思敬曾祖賢祖環世奉其謹退以忠厚名彼上世已然不自內丘始贊曰如彼九河來自昆崙其歸必海如彼豫章百尺爲根流泉以溉吁嗟乎張氏流長末茂駿駿其未艾與

呂李姓原碑

呂李音異徵羽世系異高陽神農二氏而聲相近世之雜二姓者不知幾家也余莫究其原乃我姓則有可原者焉余家舊呂姓元以前洛陽主戶也人謂聖功原明皆我先族然無徵余不敢妄認云至正末有名黑廝者灌園于新安之水南寨洪武二年以報寇功授指揮官辭太祖嘉之賜花銀一觔而取旨復其家俾世世無所與有尾云勅水南寨種菜老李欽此黑廝辨姓太祖操筆欲改之筆端墜落李字上矣字不可就尋擲筆曰便姓李不妨黑廝叩頭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起遂李姓其子成因焉明年避兵變徙寧陵時邑北有同姓名者年差長我乃自別曰小李成云成通儒重葬法將歿謂其子曰李非賜姓也朝廷以誤成之然不可改矣我欲生從君死從祖仍以呂音葬我題我墓曰呂某之墓故余家多與李氏婚而蓋棺之後立旌題上輒稱呂公云族人之好禮者求諸心而不安以問君子君子曰以爲當呂耶則我祖亦尊君以爲當李耶則喪祭從先祖子其因之余笑曰李家兒謁呂氏墳墓行道之人必訝之矣因扁其墓道曰呂先公塋作姓原

考城令見陽王侯宜民政畧碑

考城地濱大河歲患水民貧賦役重尤重而失均者稱夫馬民坐是益貧侯爲均之歲省以三千計士民自於監司請鑄石以詔後人監司報可侯止之不得業鑄諸石矣余聞而樂道之曰王侯賢矣哉我未之多聞也父老曰噫是易足以盡我公田之沒於河也例免租詭者托地於河公核之得豁免四百餘頃四境之無良者悉知其主名與事不侔也發則重創之令足以懲奸暴欽述諸精明賴是馬步兵之肩仗銀也入觀之徵路費也官價用之殷創行戶也訟獄之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公拘攝濫追呼也一切裁改盡諸節省類是緝水寇則身冒沙石慮河決則方春備埽念荒歉則積粟倍額嚴盤詰則歸並孤村諸防患類是榜捕者圍鷄走狗者男女之雜集寺觀會登泰岱者貨戲具者小兒之投桃擊掊者一切有禁諸正俗類是季試文朔望試講十日一課士豐供設第高下賞勤能鄉約則聘鄉先生及耆民之有行者表率之數入約而爲勸諭諸崇教類是役者所避異者所憚情者所安昏有所忘毅然以身當之不爲勢奪不以誘阻諸擔當類是均繇一事烏足以盡我公哉余聞之惕然喜又潛然

以悲曰嗟嗟王侯可謂親父母矣父母之於子也愛其身而撫摩之不忍傷惜其財而節縮之不忍費悲憤艱危風霜戈戟以身當之不忍使憂卽有譴訶惡怒莫非至愛真情姬姬爾戚爾義父母則不然饑寒酸楚熱視之不動念也號呼呻吟習聽之不關情也行道之人爾繼父母則不然怒以所不能苦以所不欲挺訴徵奪而惟吾之適寇讐爾彼其士若民父母之者無異王侯也義乎繼乎綿綿葛藟千載有餘恫矣乃當事者所譙讓未必斯人也課最績書上考未必非斯人也父老又咨嗟指數恨公不受知余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曰是奚足爲王侯病有衆人知有特達知有百世知蕭育令茂陵扶風考以第六仍令詣曹帝聞之拜司隸校尉此特達之知也李果令洛陽鬼神破膽獨刺吏不見錄名益以顯此百世之知也我足以特達足以百世卽邈世不見知無恨矧王侯所建白臺察下之八郡令爲儀刑其知也稔也其超遷而特拜也必矣彼義耶繼耶豈不塗一時耳目博美秩去所謂特達與百世者不知與王侯所得孰多諸君子幸相慰哉

寧陵呂氏儒聖圖碑

圖如井田貴辨也塋名抱子携孫親親之情也一名拱祖尊尊之義也每區二十五天地之數也中三區無子孫之穴避祖也正塋皆北首禮之經也兄弟並列輩同也每穴前後相去一丈五尺便展省也左右相去一丈二尺備三柩也自塋柱量起一柩占三尺掩上占三尺雙柩連封九尺四柩至六尺者分兩封兄弟多而穴次少者一世可借二三世之穴列至東西各盡處轉而內向至墓戶猶不足復轉而外向如之字樣以盡爲止餘則空之別世數也餘四借世餘三借穴不以兩人專一世也兄弟耦數則東西分列如坐席法奇數則以最少者居西偏如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二世法辨長少也冠娶而無後者齒於兄弟之正穴重成人也正穴之北止許一樹防穿壙也凡塋者入壙門皆自分石下神道尊祖也皆先登思臺首祖設奠而後入墓告至也塋東班者自西人道上塋西班者自東人道上俱過思臺喪禮有進而無退也紙明器皆焚於神道東西示不敢專也塋畢則以主辭寧原不過思臺而反示旋歸也二世以下封小祖一倍塋具減半殤封小正穴一倍僅有塋具殊尊卑也祖重尊正穴棺槨殤無槨昭等差也正穴之墓必監碣碣必書行如云明某官某字呂公行幾之墓別商序

也族行書於碣左偏考世系也祖考妣並稱名高子孫之碣一尺示尊祖也二世以下命婦則特碣示尊君也非命婦則附姓氏於夫碣之旁示從夫也墓誌惟始祖及封婦分鐫餘合鐫示簡便也無功德可誌者只記姓名年月生卒妻子於碣後惡偽濫也少婦先亡卽喪本穴無墓塋寄塋惡再發也後塋者以先塋爲淺深非有水溺腐朽無更棺無更起死者已安惡再動也始娶者雖早卒無子而繼娶之偕老有子者不得越列內附重元配也附塋者多則旁借一穴之地接棺分封廣恩也妾有子或慈子或無子而年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踰三十體貌優殊者始得合壙於嫡慎雜附也妾棺遜嫡一尺貴賤之等也無子少妾塋女殤穴女之類也其有功德無罪過者始爲之梓示特恤也出母嫁母之有子者雖無所歸塋不入塋義絕也晚娶五十以上及苟合婦人並不入塋惡亂真也殤塋入西門卑幼也子乞養子並不入塋惡亂真也殤塋入西門卑幼也殤穴在祖塋之左右首東西向若侍立然親卑幼之義也朝祖則分石止柩喪主代告於思堂不以卑幼殯尊也殤分尊卑爲前後不分長少爲左右歿無定也殤列自外而內其穴自北而南殊於正塋也用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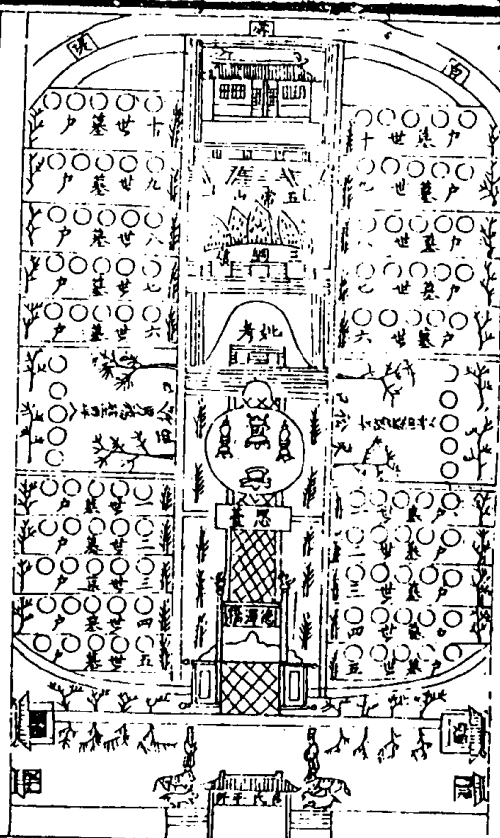
孫之卑幼者各以親近主其墓不褻尊不雜施也殤塋不樹亦有尺餘之碣紀其名氏生卒示不忘也男女非十二歲以上名於譜禮於家不得入塋懼質大體也寧原考右妣左地道以右爲尊也二世以下皆男內女外塋位以近祖爲尊也婦人雖多只塋一邊不得夾夫分位示一耦也合塋與殤塋俱圖封成墓也半塋長封未成墓也墓旣成非崩陷不覆土塋不再也子孫或肆貪於仕路或喪耻於家邦有犯宗法蕩先業者並不入塋示守身也子孫雖極貴非賜塋及穴盡不得別塋示從祖也雖有大功膺褒贈不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勒碑於神道之中賢與貴不敵尊也絕者必繼先近門次多子所繼身終之日其業同胞互分彌爭也無繼者則以近門子孫半其祭親盡乃祧不繼之繼也自祠堂五祭之外每歲有展省之祭合祖也明日享胙於兩亭合族也喪事遵四禮以行不動鼓樂作佛事闢喪諸客板除鎮厭從一切邪說俗說以壞家法崇正道也自棺梓衣衾外悉從儉質重哀素也子孫有惑風水變塋式者不以入塋斥之也宗子家長不明葬法或塋園荒廢三歲不修則更其人重塋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塋訓附

三

余既作井田塋法以貽來世恐來世不能守也乃謝陰陽家流無入吾兆又爲俚語以寤子孫曰嗚呼天生蒸民各有分定造化之權在人天將安用我問爲惡降殃作善獲福奈何舍我本身求之枯骨今世重風水者千人而千百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貧寒乞丐之人豈盡衰絕是故一穴之子貧富頓殊雙產之兒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可得聞與古之葬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塋師亦無塋域當時豈能貧賤凶夭如何又有王侯士庶

至于西夷火化江南永塋乃其子孫各有衰旺堯舜何塋乃生朱均瞽瞍何塋舜禹聖人果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抑塋吉地而爲惡者不生信是則教化可廢舉世十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知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而奇中者又決之五行梅占等數卦卜有靈相懸色貌著建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抑不約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亡漢王一甲子也武興紂死長平四十萬祖塋皆凶南陽二十八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身呂才所言豈無一是彼布衣而得天子其墳何應乃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天子世世擇地終亦革命嗟彼羣衆溺於世情或塋父母於兩地或遷朽櫬而隨龍朝尋募訪歲改月更遂使骨肉爲塵尚不入土尊長無後不得列塋不知無後者生而與人比舍於人何凶又不知致此人無後者其父其祖地絕地與子誠愚昧不得其情大抵死生殊途體氣各分若使果移種別埋枯槁其生其死是否相因烏生鳳凰牛生麒麟兆此奇瑞豈亦有墳又螻蛄蟬蛸蟻蠅蟲蟻壽夭不同勞佚各異或飽食飛鳴或彼傷此噬想林穴疇腐草木依麗當擇龍虎風水必有高卑向背大抵人物之生莫知其故

盛衰者勢偶然者遇凶不能避吉不能趨是以君子
以天理爲地理以心田爲墓田生惟吾情之所適死
從吾心之所安不使陳軫暴露定魄屢遷此亦孝子
仁人之用心而禍福吾何知焉至於擇時卜吉避殃
禳除事既可笑心何忍與古者土塋不踰月豈便吉
日生者倏然死犯某凶辰何秦俗之清明皆可安塋
而周家之嫁娶皆以仲春且同室之人生相親愛一
爲精靈反成禍敗使其殃無知耶又何須避使其有
知耶豈忍相害况氣一散而升天久留室家今安依
至於塋後洒掃此誠何心望歸來而不得爲虞祭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安神却乃視爲凶崇鎮以符文棄諸中野禁勿入門
遂使一別千古之骨肉爲荒野不歸之遊魂此皆塋
師以衣食之故愚世人而爲其所愚者以禍福之故
納英雄豪傑於醉夢之中明知其不驗而不悟凡我
兄弟子孫當知吾言之可據惟成法之是循毋惑聽
而改度

古風樂府類

擊柝詞

告行人也四更不言言終及矣

鐘初鳴夜一更讓汝王孫公子貴人行嗚呼貴人爾
行冥冥無燭令人疑有燭令人驚鉗爾口輕爾足無

縱橫貽爾辱○夜二更禁始嚴王孫遊入金谷園金
谷園中多媚子王孫自輕乃如此嗚呼歸來無令束
縛却乞哀○鼓三敲漏欲交公子迷且醉相將上危
橋嗚呼危橋古今稱險下孫深藏毒龍之黑水上有
百年欲斷之腐板王孫汝勿遊失脚悔之晚嗚呼王
孫情不可恣待汝賦歸去來辭已是鐘鳴漏盡時

茅店語

戒行人也

宿不厭蚤起不厭暮蚤起盜乘人宿暮無宿處人衆
藏拙孤行防賊吁嗟行人無令足煩

道邊報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

道邊報不得熟道邊鳥不得雞四百年間漢與秦興
亡試問桃源人桃源人樂復樂九章五鼎竟何若世
事藏中無限趣爲人莫向明邊去

圍裙詞

郭氏婦也官令置圍裙無處賣小兒爲

賦急室空百計無處我身難賣賣我兒女兒女牽衣
嗔嗔長啼一行一顧割我心脾賣銀輸官官買圍裙
華屋錦座羅綺銷金上有小兒然花戲耍疑是兒身
不覺淚下不知真兒何處饑與寒爭似西兒筵上喜
踴躍嗚呼苦復苦筵上人知否

預國士

身可漆炭可吞啞癩何足辭難酬國士恩君頭爲僕
器安用我頭存橋下厠中誰在此義士甘心趙襄子
君不見東隣再嫁妻能爲後夫死

西河守

貧時共糟糠難時共生死婦人誠獨賤結髮事夫子
留妾妾在逐妾妾歸妾敢誰何殺妾何爲丈夫功名
在進取但恨妾爲魯人女不惜一死成君名祇恐名
成人薄汝百里奚無賢妻得不殺歌虞虞

阿大夫

阿大夫計何窮厚幣事左右買得身爲烹卽墨公身
去爲齊文集

卷之八

三

無主阿人賂齊臣乃是求封汝封亦此身烹亦此身
左右千百口安得許多金但願野闌民給東方寧卽
使遭烹無媿心阿雖死不悔拙古來只見烹卽墨

懊懷曲道逢故人

懊懷復懊懷易爲別去難相逢別君十年成空憶見
君馬上各西東各西東不可望回首極目但惆悵當
年挑燭有閒論而今遙語聽不真安得急口與日
一句說盡千年心終日懊懷自不了仰天忽見鵲鵲
鳥

世文堂歌寄家學諸子

世文堂人千里餘世文堂約近何如應知堂中樹木
爭時長而今漸漸尋尺上當庭之路秋草深當庭之
几晝生塵庭中兄弟尋閒之架上詩書懷主人詩書
兄弟不相值却恨緩急不予濟兒童益大大益老可
惜百年空草草寒催秋瓜小繫繫墻頭寸黍亦離離
遙爲吾家歌式微

千金歌贈開州孫同知

孫君家無三千計願輸千金救饑民服看閭里溝壑
死我得不死寧辭貧貧後還應有富日死者萬古無
歸魂昭昭大功德冥冥動鬼神無論自今而後子子
去爲齊文集

卷之八

三

孫孫世世食其報只今芳譽滿乾坤海內賢愚大小
誰不知孫臣可憐守財以骨視銀買錢於筋吮吸
貧膏灌輸其身汝饑汝死我自富留與痴兒蕩子喪
家門富雖稱鉅萬人不值分文良田美室高車駟馬
安足論我願百拜稽首懇向天公說留取金穀玉帛
錢財富善人

雲中憂旱歌一百十二次

大造保合本二氣長養萬物在洽潤絕寒冷極煖意
薄四月大麥始二寸久旱井涸地可坼黑草卷葉死
欲盡父老刺促婦子泣庾廩竭靡所賑豈是帝德

顧好殺必我長吏惡孽甚惠澤阻滯未下究眾畏虐
焰不敢近小子積罪乃獲免忍使百姓哭道殣是用
沐浴慎禱祀願以弱體備疾疢雨帝宥不恕往事蚤
布震震活一鎮

格物歌

先天混沌未分物廣無邊際只一物誰將天地萬物
分中有一物主此物不增不減在吾身萬物與我共
此物我與物今誰主張此物發育乎萬物離了形器
無此物指爲形器非此物爲物不貳精微物包括六
合全體物謂之粗無聲無臭是何物謂之精无燦矢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溺皆此物世人都將物我分分破此物不成物認得
九竅四肢百骸入萬四千毛髮總一身豈有星辰日
月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與我是兩物是物也物物而
不物於物在物而不雜於物雖然與我不相離我不
格之物自物要知此物如何格莫把此物當欲物不
離事物非事物不着事物頭空物智周萬物可謂格
工夫不在於萬物也休坐蒲面壁冥冥格也休扣盤
捫籥逐逐物格得渾融精透時天地萬物總一物格
非知覺與見聞格後知覺見聞渾是物識緯術數真
前知却非吾儒之格物吾有知乎吾無知到此方爲

格乎物朝聞道聞此物由知德知此物然而識之識
此物而義人神精此物洗心於密藏此物齊有神明
有此物古今多少格物人不知此物是何物窮理盡
性以至命一格之外無餘物盡心知性而知天分明
致知在格物結縷取義好男兒可惜當年錯認物真
積力久苦工夫只爲格物於萬物伯夷伊尹柳下惠
一生格得半邊物佛老莊列豈不格物其所物而非
吾之所謂物

好人歌

天地生萬物惟人爲最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我作好人歌四座請聽記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
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禮義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惡妓
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
好人不待衆好人不奸智好人不作害好人不貪利
好人不欠糧好人不詭譎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妬忌
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誑戲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
好人不聾誘好人不誑騙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浪會
好人不矜誇好人不負義好人不傲人好人不位
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多事好人不敗類
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好人不詭隨好人不縱意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偏僥好人不蹉跎
好人不歪強好人不暗昧好人不壞俗好人喜勸世
好人懼法度好人有義氣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
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拘大小人好人不得罪
不論大小事好人只忍退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
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
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來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者自羞媿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千倍好人鄉邦實好人國家瑞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早

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好人四海傳好人千古記
我欲學好人一生學不會願與我宗族同附好人類
一切好人事一切休違背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
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休做惡人脫世間

毒草歌 有序 萬曆戊子春山東饑蓋二年旱後

也草根樹皮剝掘殆盡又食及野草幸無毒
不問苦辛生熟而黑者如鐵黃者如土碎者
橫野不復收余行部日見道間青草二三種
花且實矣蔚然獨存問之對曰此荒花鬼曰
也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往有食之者

吐瀉懷懷終日夜裂肝腸竟不死其難堪視
死甚焉何敢食余技淚而代之歌

柳頭盡榆皮小豈是學神農個個嘗百草但教饑餓
緩一刹那論苦辛喫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
延我生又不速我死速死豈不難長饑何以堪

新正行

長清六月纔禾黍大家小家愁無雨草根挑盡不如
冬又見探鷺啖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絕阿八臥路不
能語三年長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叟
搗榆皮我問搗之欲何爲土性多沉憚性浮榆末和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早

之可爲糜極知強活能幾時暫於腸胃勉撐持妻子
填溝老何存死者長樂生者饑慟哭無聲但有淚瘦
骨令人摧心脾道旁一廟有神坐黃金爲身受香火

閨門行 祝亭作也可發知已一笑

閨門自古王孫路妾在閨門臨巷住自嫁夫時便食
貧妾自當爐日應人賣馬金車橫巷道五五三三來
調笑索妾傳觴令妾歌還迎還送奈客何所恨一身
兩不顧阮郎已喜劉郎怒向隅偷自搥啼痕羞若炊
婢知妾心紅樓昔日生嬌痴母家無處不稱客紗窓
閒却舊粧臺而今蓬髮染塵埃女命常安樂婦命有

厚薄女時由已婦由人始信爲人莫作婦人身

艾虎行

一陰生五毒旺五毒之害虎爲長虎今卿艾制其雄
何況蟻蝻蛇蝎與蜈蚣藏伏深窟裏不敢青天白日
公然行世間千毒萬毒安能數無端爲害令人怒禽
獮草薙良獨難不如制其大毒餘自去

太初吟

一九六合握吾手身在天先與天後萬古生消一瞬
中乾坤短折蜉蝣蜉蝣壽一九之外漫不極圓轉一九無
休息我探其極甚不難非高非厚亦非寬我身之外
去爲齊文集 卷之八 聖

渾無我應知天外更無天開剖一九觀豪齋眼底紛
紛礙行脚吸取五湖四海九河與百川橫吞萬嶺千
山成大嚼水將山送入腹中須臾渾化都無踪兩間
無芥蒂萬古自清平利得我身何處寄藏在纖纖野
馬內

逝者吟 和葉君歌

大道有三逝鑑鏗此萬羣丈人且安坐聽我逝者吟
有個形逝者一去成千古雨露不上天花謝成泥土
彭殤等一盡盡後皆朽腐天仙不羽化尸解還歸母
萬有總成無萬無歸一空不問久枯木枝葉又重榮

不問久枯骨復爲血肉形此身亦大難胡爲成其生

有個氣逝者不隨形而滅薪盡火不盡陶鑄無休歇
尾閭按昆崙滄桑互盈竭精氣復爲物遊魂變爲孽
五帝歸天氣還可釀三王桀紂之餘氛安知非始皇
總之此造物不離此氣化純則舜跖分難之爲五霸
氣化無終窮輪迴成代謝百代前頭我知我是誰身
千秋後來我知我是何人貞元互終始無舊不爲新
混沌又開闢千番無主賓有個不逝者幹旋此逝者
若無不逝者逝者亦舍也尸扉日開闢有樞爲轉移
車輪千里行恃軸爲主持傀儡宛如生線索爲攝提
去爲齊文集 卷之八 聖

線索一斷絕活機爲死機造化司主滅是爲萬物君
先天有元氣又爲造化根在理爲太極在炁爲北辰
在地爲坤維在物爲命門無物不顯道泥物失其真
君子得樞柄道體會吾身可以成變化可以行鬼神
欲遊川上者請吟逝者吟

參前倚衡吟 和葉君歌

參前倚衡吟頂門一透鍼此鍼有口訣歷歷指與君
千古真傳授只是存此心千古真賢聖只是此心存
此心苟不有空勞見聖人此心若肯存觸目皆成真
不動不言時敬信滿胸襟造久顛沛際終食不違仁

出門與使民承祭見大賓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
夷狄不可棄恭敬忠與人起居食息間一念常殷殷
行住坐臥時此箇常跟尋通乎寤寐中猶然隨影衾
豈必在立輿處處參倚心既是來參倚便可日相親
不須防去來操切相把捉不可恃慢旁昏散都忘却
楊花卽愈離沐猴縱乃躍和風拂弱柳遊魚照靜沐
勿助而勿忘無縛亦無脫如以易爲難終緣苦得樂
彼我成一身不離那有合乃知參倚者猶是顏之卓
待得兩相從那復問博約我再告學人先絕苟念頭
持將此忠信薦敬四字結爲死生遊離是動中用豈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四

節孝吟效白樂天體 贈侍御中素祖母

良人去日無離色止計歸年不計月但願骨肉聚首
惟何言閨裏孤身妾猶念歸來行路難誰恤渴饑問
寒熱豈知歸夢不歸身一霎生離成死別孤館老親
慟可知妾身萬念俱成灰長號一聲天爲泣拔刀自
頸甘如飴鬼神詞護得不殊或謂仁人在妾腹忍死

有身爲存夫從此保持若驪珠纔姑逼令改事人抽
簪刺目目爲枯婦矜色貌世所同悅已云亡爲誰容
刀搬簪跡不辭醜保得無人娶瞽瞍生爲孤死爲孤
九轉百回寸寸腸萬苦千辛屏屏夢魂結得夫形
骸淚血滴成兒肌膚甫得三年離乳抱種種食貧向
誰道紡績麻葛伴兒燈拈拈風夜愁中老有疾不令
醫入門止欠一死未亡人兒已成立不須我正欲同
穴泉下魂兒生不識父何狀塑土刻木只想像但得
寫我一聲哭那得彷彿真模樣懷古讀詩廢蓼莪
極欲報奈若何一刀慷慨殉夫易半生憔悴爲誰活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荆溪士民服節孝 天子聞之賜旌表一幅 丹詔

自天來一滴黃封墓頭草節婦爲陳開福社門祥昌
隆自今始懷古先生真孝子孫是西臺名御史三世
焚黃他日事天酬節孝固如此

何必吟 和友人語

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理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
是何必自己非何必他人利何必獨我害何必汝分

官府來

誦天鼓吹衝天土兒女懽呼看官府里婦携兒傍里
門共言此是天上人一乘肩輿擁百卒奔走饑疲那

敢論就中坐者真秀異珠廣金冠錦繡身道旁迎送
簇如蟻俄然雷應齊聲起華蓋翩翩幾片雲爾後追
隨連數里須臾聲遠車塵歇兒歸女散柴門夕甕中
無米室無烟獨抱饑兒啼明月

輿夫謠

左肩痛右肩腫遲轉左不堪遲轉右未甦欲前不前
春穹窿含淚告蒼天爲余生十肩

田中草

田中草終日耘千鋤萬鋤難除根根不根今更張王
一莖芟罷千莖長悔不着意撥其萌可惜土膏日培
養物極當自有衰時實未成今折其枝根不可鋤種
可斷明年應不復繁滋草今草今於汝豈無情嘉穀
爲爾不聊生安得並育不相害與汝相忘山野中

觀鷄闘

兩鷄闘爭糠粃黃鷄烈背血漚冠白鷄躍距披其尾
危人蹴之猶不已錫乎鷄乎汝奚爭庭前有客范巨
卿

鑿木蟲

無時任自然有時讎成累生來亦可喜造物無終惠
木蛇樂無生芳葉悲秋墜終須有墜時生之果何爲

禱雨

愁眉攢作雲滴淚揮爲雨恨不將愁淚洒向焦禾黍
濃雲忽慰我狂風誰令汝天心豈不仁天威在何許
故令雨澍雲怪風肆虐蒼生坐視蒸民號泣而不爲
之處嗚呼我知之此道難重語

大隱

荆玉藏其實世人渾未識卞和故不仁三向君王泣
真元一以破遂與物消息無復還故吾安用爲圭璧
但令世間有卞和竟是荆玉藏不密

逢故

陽關路虎立道萬古傷心令人老丈夫羞爲兒女情
世間無物號長生與君同寄六合館萍逢何必問西
東

黃東陵夜訪

多病日侵尋聞客轍成喜相迎纔一笑沉疴脫然已
始知錯用買藥錢不如傾囊沽酒聽君言

送鄒大澤歸楚

四望極入遐萬里得一士所求亦大難况乃同心始
不見室中蘭空歌沉有正別後見南雲吁然念吾子
送唐仁卿歸海南

送君還父里而我尙王庭出門豈無儕伊人各有醒
中宵彈響泉一曲心泠泠分携欲有言相視徒屏營
世路險於淵所憂君知名重雲關薛羅願與道心冥

又寄唐仁卿

都是我一身散爲民與物痛痒不關心此是頑麻肉
嗷嗷彼蒼赤誰當獲所欲如何經綸時但將詩書讀
我聞孔與墨不得念席突所志非七尺安能一枝足
願君爲唐衛無厭賈生哭

招良心

天王狩何之遊樂無終已安宅蹲虎豹靈臺生荆杞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哭

四望不可招門閤日徙倚出門無所親况乃千萬里
誰與念饑寒爲君悲瑣尾迢迢遠遊子歲暮皆歸矣
君行何時還懷君日如年我家無主翁勸敵滿郊原
須臾見還車不日不夜間相看疑醉夢喜極淚滿干
爲君清宮闕爲君樹屏翰衣君紅氍毹食君以琅玕
轉盼與君依跬步與君旋小臣敢獻規無納左右言
五官近跋扈倒持太阿權桓靈我天君君何不悟焉
所願攬乾綱商高與周宣赫赫中興主百司敢後先
天位多覬覦莽操咫尺間身貴慎微行墜脰悔則難
會太極 有斥太極不分而爲陰陽不散而爲五

行渾渾淪淪孰得而汨焉一着陰陽五行如
金在沙如玉在石不淘汰而斧鑿之其真不
見故太極不能不散而爲萬物有萬物而太
極漓矣吾欲歛而還之作會太極

先天一粒純粹以精不落氣質孰載以行既落氣質
便屬後天清濁純駁雜揉萬端氣質所生是曰情欲
情欲氣質雄據靈窟子子一粒奔突竄伏張主七尺
惟此兩孽兩孽衝行七尺乃滅我天安在覓之無從
從亦匪難勿形勿聲念慮未起鬼神未知淵淵澄澄
默與天依始也去住既也安留日夜追隨不覺網繆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哭

網繆之久同起同卧無主無賓混成一個一個者天
由我不得語默食息皆是帝則我天之我天我之天
對越誰耶昭事我焉兩孽率服留爲我用何理何欲
總是性命小臣奏捷日月光華溥天共主胡越一家
忍

勇者怒忌者噴大口小口語駸駸智者汗一身問君
汗爲甚心上有利刃

知人難

暮夜金欺四知充此念何不爲關西夫子楊伯起昔
薦王密薦何以不將白壁視此身却用黃金報知已

怪道君不知故人原來故人不知君

五雜組七首 歸同前介

五雜組錦上添花往復來鄰舍家不獲已買長沙

五雜組攢錦織往復來天上日不獲已去兵食

五雜組絲繡旖旎往復來擺渡船不獲已夜出關

五雜組刺繡文往復來推磨人不獲已詐投秦

五雜組捺紗絨往復來走馬燈不獲已是荆卿

五雜組似鳳毛往復來海上潮不獲已作離騷

五雜組刺繡補往復來經絲縷不獲已爲湯武

長短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人

五

貧獸在空山乃見袒袒袒袒袒相遇來絕谷無奔處

無奔獸愈窮一闕尚可生獸既生今人被噬吁嗟乎

貧人不窮獸智

去婦辭

忠厚之至也各風日若未足似之

來時衣裳今猶在來時容顏尚未改妾心猶是來時

心良人不復來時待故人自不如新人故情宜向新

人說君新新人妾不忌薄妾何須將妾棄君今去妾

妾須歸舊家隣姬尚可依故道往來無重數今日回

頭淚如雨飄蓬寧朽旺着人却羨敝裘各有主寄語

新人莫快于昔我新時汝不如

麒麟圖歌喜殷東塲生子

生來未見真麒麟張生所画逼真者殷家昨日抱新

兒始知画上麒麟毀麟之爲瑞古所聞其物性仁

亦仁生兒若得如麟性何必馬蹄牛尾與腐身殷家

兒真可喜曾在成周郊數裏博物應稱五總龜他年

端爲蒼生起或言真麟五蹄丈二角出則天下民安

樂但得民安樂真假不須辨便教送與千百夷麒麟

不將股兒與之換

自嘲贈賀家齋尹歷城

達人無不可既窮亦所甘性豈與人殊我道本宜然

去偽齋文集 卷之人

五

爲君常擇臣爲臣不擇官今日魯司寇昔者魯乘田

無尊不自卑無易不予難嗷嗷世之人所欲皆求全

無能使各得天心亦可憐盡吾才與力其他無論焉

自笑貽同志行行各勉旃

長平恨

長平恨恨之甚也古人云
惡惡相報此惡倍焉

嗚呼切齒傷心哉長平之事昔不忍聞何堪今日長

平之地一經臨女環塗望向骨色冤魂夜半結愁雲

身死今心生人叢分恨存嗟夫天道好生我不可明

東海婦人能致早四十萬人何罪一日一種死長平

可憐汝父汝母昔生汝一餐一病使愁苦豈知丁巳

萬愛養成身一朝飽膏長平士壯困幸有小弱還同
千萬婦人哭震天趙國有女無夫嫁日頭孤墜平原
阡天帝後來無悔此遂令白起郵亭死嗚呼千死萬
死一白起四十萬人之恨何時已安得四十萬劫化
爲人一切一度殺其身或葬其骸成嘔嘔風霜一夜
斃寒林哀哉生同閭里死同事死忠死孝男兒志人
生誰下死死得其所無痛哀贏得二三十年天下淚
四十萬人何憾哉

四言古詩

規鳳詞 自愛也我重則萬物皆輕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垂

鳳凰于飛熠燿其羽五色九苞千仞一舉含爾竹食
晚我腐鼠腐鼠臭穢狸狎所窺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其二

鳳凰于飛橫絕千里百鳥仰視莫之與比若同百鳥
百鳥之嗤何德之衰鳳兮鳳兮

和天我八篇 和葉君敬

其一

天我之天其大一般彌綸六合充塞兩間我天之我
公平人已自私自利便非天理

其二

天我之天不曾分破纔說令一便是兩個我天我之我
自視莫輕體受歸全無妄所生

其三

天我之天難盈我欲我欲若盈天亦不足我天我之我
良貴自然公卿大夫何以加焉

其四

天我之天呼吸相通况萌一念何待三彭我天我之天
是其遺體小心翼翼非禮弗履

其五

天我之天匪我私親我若獲罪視我猶人我天我之我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垂

其六

天我之天其尊無對一不相似仰焉有愧我天我之我
萬物備身反身而誠天之曾參

其七

天我之天端居靈臺獨知獨寐吾誰欺哉我天我之我
立定脚跟修身以俟生死由人

其八

天非在天未生之我視天爲天丙丁求火我非是我
天之言貌未能踐形是曰不肖

五言古

賦豈不得五首

仲尼不可作毀譽波隨風衆口鑠堅金白璧生蒼蠅
不疑盜其嫂五倫擲婦翁日月出沒時物影不同形
隔水聽秋砧無以響爲聲鄉愿衆所悅豈不愛其名
所求無鬼責人非安足驚

處謗

其二

至白難爲涅緇泥生滿蒼君子有獨行污峨焉足染
木蘭以女歸蘇武白頭返身豈不由人我心不可轉
物態誰能逐世路多艱險里仁安可得無擇惡與善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處世

其三

大路淖吾車山徑潔如掃豈不惡泥塗行險終危道
萬事有當然禍福安足保君子守其轍無論遲與蚤
孔孟乃終窮儀秦亦自好所得非所欲寧以落魄老

處命

其四

世事多兩可君子惟其通雙滑而遠別無乃太不情
道與事低昂化裁無定跡何嘗不知告周公亦愛足
所遭拂我心義恩有重輕哀哉宋伯姬婦也而女行

苟息與召忽安用忘其生水流隨所下無分於西東
觀物得我好願與之相從

處事

其五

疾風上柔草靡靡爲之披砥柱在中流狂瀾不可摧
立身忘太巽君子無詭隨豈不樂從人我心有真知
哀哉脂韋者咄糟而餒醕舉世與之親君子以爲非
亦知獨醒難醉生良可悲

處身

一室

一室但四壁蕭然雲物外焚香自清夜端居登靈籙
萬籟各有聽愁苦欲誰奈塵身所不慮姁姁有獨愛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

乃知我之權造物不能奪

奪時音耐

感興五首

我從東海來西登華嶽嶽消溟而嶽峯令人心骨軟
踟躕累匍匐行竟以此身免蜀道本周行弱水自清淺

其二

兩間有雜氣萬象自好醜生者無奈何可憎其性有
去惡豈不仁所念同父母蝮虺本無從魍魎亦可友

其三

平陸千萬里絕巘少人踪乃知下處寬孤高寡所容
比肩無兩大尊緣卑者成誰欲跨下我匍匐往相從

但恐賤微身不足爲君榮

其四

土偶偶爲人終復化爲土化乃還吾初此身了無苦
我有極樂國不思亦不語白子落華時覺饑寒痛楚
不幸漸有知六合皆吾壘七情既內盜六氣爲外侮
逆境不須論快事奚子補擾擾竟復還安用百年許
造化自喜事無乃好勞歟爲寄逐塵翁不須分爾汝

其五

直隱無形聲千古竟莫曉大道有獨契不惜隨腐草
巢計好名人飲洗以自表賣藥長安市豈得懸鵲老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至
兒女不能藏卒與求者道

抱獨二首

驪龍有隱珠終日懼批鱗鮮鮮翡翠羽安能保其身
薄命乃多才高名與禍隣欲求懷王者當是被褐人

達世二首

何地不可化何時不可畢纔有往世心便落俗人識
乾坤有時盡何況金與石骨肉偶爾合形氣霎然析
長短不須論回頭皆瞬息解得無生藥長生竟何益

其二

故園餘樂處六合尋苦途誤吞堯舜餌不得江湖居

擎天有八柱樗櫟欲何如世治得吾老世亂豈無須
密意與心論愚哉賦北門

心隱

喬木幾千章大風斃一樹如何獨見摧良以高出故
至人罕行踪小賈多招諺大市卽深山幽壑皆廣路
上隱隱於心妙詣成獨悟萬古無人知此是天樂處
慎口

古來得禪者言語居其九如何七尺軀付之三寸手
與我同生死胡乃不相厚第令我不生爾能獨存否
愚哉賀若弼雖血幾盈斗智矣磨堯堅風波了無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至

無爭

黃鵠不礙雕雕乃斲其骨何況鵬與鵬爾我有同欲
力敵暫相容有時仍相戮利名勢所驅走蹶起猶踣
死者已紛紛來者日逐逐六合如此寬一枝豈不足
如何爲黃鵠却與鵬爭肉

戒察

竊行不忌瞽竊語不忌聾聾豈無欲聰明數乃窮
况復察淵魚燃犀見水中曾聞戒尼父因知住下工
與人如晦役何地不相容

惜造物

天地何年有且古老先生一元培命脉五氣散精英
生者不還真成者散其形生成無已極耗竭終當勞
我讀元命包造化已衰翁所願惜精力萬古無洪濛

答根陰根陽

兩物不直接一氣豈截更呼吸養出納綿綿且死生
剝下暗生復夾中陰已萌既墓方胎子乾坤久已傾
欲知斷續理好觀脉絞繩

造物

造物無盡藏物料只如此一氣更聚散萬有爲終始
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美

既是日日生那不家家死况復精靈少偶值湮始泣
千古鍾皇虞百代鍾孔子擾擾世之人安得不麻痺
麻痺不足憂世道奚底止精靈能再鍾我願爲祖泮
于氏宅前一柳清雅如兩子愛之賦裁金体以

狀其景云

溪畔一株柳翹翹貼遠天天作石青色白雲似其間
垂條凝露重疎葉舞風閒流鶯欲度梭踏鵲已彈綿
金絲牽落月青絲鎖橫煙止水沉清影殘霞鋪錦箋
偃蹇成微醉輕柔靜若綿客舍不堪折隋堤誰解憐
媚眼颯陶令纖腰妬小蠻坐對心條達醒觀興悠然

圖画二年景粧出萬態妍任逐時卷舒不妨蠹雕殘
造化爲丹青阿誰誇有傳客來如問画但教倚門看

擬蘇子卿別弟詩

子卿北使別兄弟別友別

妻皆有詩乃於母獨無言未有忠臣而不爲
孝子者想明逸之耳余擬而補之亦來廣微
南陔白華之意也

域中有二大曰惟君與親臣子多薄命奈何無兩身
束髮事明廷此身已許君既已許吾君私情安得論
我有白頭母未嘗離晨昏行役在邊庭生死付蒼旻
豈無兄弟行子道自人人惟有閨中婦可以寄我心
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美

含笑別高堂勿爲兒酸辛兒行冬伴侶見體日精神
計歸常歲晏遲不踰明春北望多風塵無勞頻倚門
吞泣拜芳卿女在卽吾存努力事姑嫜旦夜倍殷勤
偕老終有日報德何足云

夜夢題劉伶避拳圖

辱以一人手榮以天下口我是青牛叟

婁公唾面圖

幸不批頰何似觀色

題陳希夷睡圖

休想睡着休躁睡不着無心睡着自然睡着

前題 代雷慕庵侍郎

橫枕一曲肱高踞兩隻脚天下亂如麻夢中渾不覺

題春牛圖 山西示民

新春一換萬物發生女發志於紡織男發志於耕農
士發志而前法賢聖商賈發志而不分經營為惡者
發志格奸心而忍暴性為善者發志積好事而廣陰
功嗟嗟易獸羽毛歲歲更新草木花葉年年脫舊奈
何靈千萬物者惟人却乃冷念灰心不如草木鳥獸
凡我百姓皆有良知誰是芒兒之拘誰是土牛之痴
努力今春新德盡洗年前舊非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辛

五言律

讀莊子

死生且夕爾解破一莊周都是夢中夢却生愁外愁
有知入夢障無意得全籌我我一迷者不煩舍我求

長安春望

梁園剩有玉蜀道覓遺金空馳千里目不了五更心
芳路煙橫草遙天鳥觀雲淒其遊子意何處是爪林

春樹 分金韻

歲晚傷摧落乘春物我同都將根底意催向枝頭生
折艷饒繁李宿蒼自老松所嫌芳歇後獨入望中青

一笑圖

點檢方龍蟄希夷已降臨爭人無兩虎讓路止單車
許我一生睡煩君五位居真贏竟誰是欲語復躊躇

七言類

註陰符經詩 分金韻

冥冥漠漠抱天根內裏一分外一分莫言黑守終為
黑纔說陰符便不陰註成九地應無鬼泄徧八埏也
自神寄與無極門之父母好生端默鎮乾坤

戲別蔣吏部又溪年兄

西南行色似秋雲帝里風光盡讓君剩下些兒留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辛

在待吾還君分

別陳竹野大埋

都門柳色鳥嚶嚶一霎停驂數月情有底笑譚與君
盡裏垣那得見河清

別雷慕庵博士四首

京華分夢美人西幾得天街逐馬蹄只恁隣牆猶恨

遠悲教雲樹萬重迷 右自代

遠別難又近別離下馬間遷淚欲垂曾是向來秋笑

處忍教西望不凄其 右別遷

相逢一語卽生平况是論心歲欲更天涯不憤別

已慕動鄉關兒女情 右惜別

鉞鉞節概原相許別後莫爲圓軟流萬古此身不再
得人生何必是公侯 右相期

戲別沈觀瀛之江浦

法王門下論心日仙帝宮中分手時未論田鄒相看
待先看卓魯是阿誰

別李中齋

一從春榜便相知已恨遲逢又早離畏途曾是同憂
患直道吾行任險夷

別伍益齋年兄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空

美人如玉又如春客裏相遇笑語頻又是三年千里
別秋雲橫怨柳生羣

別日易弟衣而行貯笥數月矣冬寒取着於袖

中得一瓜子惻然下淚賦二十八字

三十餘年並蒂生一千里外引筵情應知歲歲中秋
日剖得圓瓜獻一兄

戲語寄長兄

一惹簪笏不自山說休一霎怎能休野人無個來過
迫直恁尋愁又攪愁

寄講學諸友三首

隆冬饑渴又無裳日暮誰 救死人不施殘羹和破

絮且教生計在農桑

晦夜扃門不見燈替人蒙被眼朦朧總有星光能照
否濃雲何事又重重

易牙日日在天庖百和入珍手自調未得殘羹一入
口肚腸依舊是吾曹

送呂蒼南入覲三首

額年士女歌群羊宜使病瘵髡有霜莫向一林思召
伯三秦樹樹是甘棠

宦輪南北又西東家在長安望眼中二十三年猶外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空

吏可知不是逐塵翁
千官忘卻聽鷄鳴聞闔年來春草生見說關中來報

歲玉皇應是坐通明

廣吾信叟偈

蛆兒糞裏堪投足蟻子穴中可住身個個都來覓淨
土安婆大地總無人

孟我疆見寄 二首

人聖無階出小乘憧憧終日費經營誰知陋巷簞瓢
客一點靈光照太清

乾坤生我共三才一點神明萬化開我有天光常自

照妖魔何處上靈臺

答我疆 四首

防檢工夫未可嗤靈光豈得便無疵怪來耳順人不
欺還有從心踰矩時

其二

三月不違亦久哉纖塵猶得入心齋乃知陋巷先生
樂辛苦曾從四勿來

其三

已信漢家無北顧不防 騎又南侵莫嫌馬放牛歸
後還費張皇六師心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其四

一知半解非三昧萬徑千岐總一途正欲引君登鷲
嶺却教賺我入鷲湖

慎行

啞言還忌風前語藏影莫呈月下身不是作人過謹
飭世間步步是荊榛

觀佛藏

一輪紅日繞天涯萬古千秋我自家散氣若還爲聚
氣今年開是去年花

入萬四千傍枝葉一千七百爛葛藤南能猶是饒占

語一笑拈花說盡經

收心

辨鷹腳鎖幾曾開纔得開時去不同我有摩天樓終
闕徘徊萬里自歸來 摩天鷹名

五言絕句

得家信

鄉音望不到聞道轉成驚來人有喜色却自動悲情
開花

在虛應合鬱出萼良可悲從來方盛日便是欲衰時

果樹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無花果不結無花果不存不知千里葉安用密如雲

長信宮

薄命不求思紅顏自生妬飛燕在昭陽我欲爲用婦

其二

禍與朱顏隨自計不能免所以班婕妤便解辭同輩
豕

瘦時猶自免肥來未爲福如何見精禪終日爭不足

公主和親

妾身自劉氏忍訓與脂裴却嫌骨肉少妻郎賜姓劉
昧家語 凡四十七首

真愛不在語真悲不在聲有語聲悲愛在無語聲中
黃銅照面黃白銅照面白明是一般明着了自家色
大秤稱物多小秤稱物少平是一般平那個得分曉
一矢落鵠西一矢落鵠東直是一般直爭些不正中
輪轉只循轍几轉無定踪圓是一般圓惟有九不窮
矩方物之母方物矩之子物方箇箇別矩方只如此
好醜如于何愛憎從君適認得那夫人安用低頭泣
十燭照一身一形分十影那個是真吾休覓無中景
一本長千枝千枝生萬葉休愁枝葉枯只怕無根脉
歸路迷東西愈指愈情懂跟我走將來到家自然醒
青蠅觸曉窗蠅蠅撞夜壁出路苦無從爲汝通一隙
我家具奈鷄君昇騰能騰都來一處坐真味兩相餐
十萬出爲商五萬無覓處須索本錢完纔好回家去
毛髮較短長臟腑相奪于總來一箇身我不分爾汝
萬古此人情萬般此物理纔說不相同便不是真體
市寶恣萬目大路通入極光天化日中秉燭探穴隙
粧得杞梁妻聲容宛然類不是本人哭到底無血淚
六合都是吾我身不是我寄與兩忘翁開了分別鎖
萬象自充溢兩間着不了若作庸衆人沒我也不少
我與天同大地與我同老原來小自家不是自家小

三生那可知萬古身難再醉夢也百年羞負陰陽債
萬族各有分萬念皆不定身是與人身休作乘興夢
鷓鴣占一枝蚤蚋屯一葉愈小愈寬綽始信賜鵬拙
步輅分明寒披明收夜色不是愛清涼生來怕炎熱
生憎梅蕊香不喜菜衣美着我始青裳嚼蠟飲河水
一真獨往來萬感休白黑只須石本根不用鐵枝葉
藉乾頃刻灰炭熟自清煖惟有濕劈柴火盡烟纔斷
魚羊各有適珠玉一般美我是渾同翁任汝樂山水
傀儡復傀儡楚楚楚美衣冠不着人捉掇垂首挂壁間
十人與一瓢終令君瓢破盡是無力人也能擔百個
巧子立天厨聲聲念甘旨不得一嚮嘗依然空餓死
有女婉清揚招予入其室只是各衣裳不妨同枕席
傭人修我牆塋繪成華堵積雨一夕傾乃知是糞土
兩足占一尺平地渾不怕如何萬仞巔騰落常跌下
久坐室中白人行日中黑不知我面皮那箇是本色
肺肝儘掩得面目無藏處端居無所思獨對塔前樹
蘭烟自芳臭濁瀦無滴波爭憎醉而亦不飲却如何
相近不相及緩急何益我溺死舟邊鷄難救舟中火
榆莢最輕薄砧石極重厚試問淺浮兒兩般那個壽
沸湯不驟寒釜水不驟盡天由積漸成如何只尚頓

路有千萬條長安無兩處只是到長安莫問從來路
一汲井爲酒一汲井爲茶茶酒是二物井水非兩家
一揭萬誓疑萬里一言信疑我無人非真人自達順
熱裏常昏昏關中不惺惺未到蓋棺時誰肯念頭冷
枯木不分春死灰不認火任教西施女座夜懷中坐
不隱懽時心都成怨後口做席畢輪日惡從愛時有
午睡偶然濃今宵全不困昨晚不曾食今朝食信頓
慎獨

存心

晝莫辱形影夜休慚夢寐何必上帝臨吾心是上帝

未爲齋文集

卷之八

五

作事莫從心發言休任口聖賢兩字訣惟是一不苟

努力

俗士厭譚心道人只尚口英雄多少人學問不曾有

示兒

先儒有口訣後學要心依涵養須用敬進修在致知

靜夜

夕陽若許蟬噪起綠楊道蕭蕭夜半時天外一聲鳥

月食三首

食弦豈不易望日減消輝始知滿招損天且弗能違
下食還乍復猶怨食之者如何三五後却自如鈞也

混世

明月不文過晴空光漸微人恐不更也何妨昨日非

亡親舊居

白練易爲汚方石易爲磨爲人欲爲鵠其如衆射何

別夫

都是傷心處如何睜眼行無端百種淚攢作兩頭傾

思遠

畱妾一身在憐君萬里行夜來新病目不欲到長亭

隋堤

夢君君不知思君君不覺枕袖無塵生時時清淚濯

未爲齋文集

卷之八

五

示兒

山河無定主風物易從人當年隋氏柳又入李家春

慎言

門戶高一尺氣焰低一丈筆獄只讓天不怕没人上

混世

封我有無瓶藏在深深處外面進不來裏面出不去

止念

只覺世礙吾便知吾礙世一世敵一身到處無存地

耐

小睡都似夢繞醒便有思問君百刻內那是寂然時

債事緣多嘆成功爲耐煩兩事堪訓火治絲與解環

養柔

舌柔到老齒勁半生落因圓盡剛

情陰

後聯非前聯來息是再息莫戀一刻閒就汝萬年日

附折桂令

先君愛此詞故余每每作之

述懷

抱一腔萬古全愁遠慕黃虞近想商周想那民育春

臺物生玉燭世若瀛洲豐衣食的黃童白叟他話桑

麻在南畝西疇豺虎無求鷄犬無憂二千年望斷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生兩行淚揮損雙眸

書齋臥咏

是前身書鬼文仙最喜細帙更愛牙籤註疏十三鑑

綱百五子集二千一會家覽興亡觀治亂千年在眼

一會家關身心探性命萬古同然對聖陪賢廢寢忘

餐願來生還與儒身細讀徹萬卷千函

九月十日壽詞

父生日也

粲東籬嫩娘花開笑插簪頭跪通孃懷琥珀光濃睜

酬香嫩滿斟來喜踰躋三兒舞綵低調笑三婦添

杯散子輪牌枚馬爭猜但願這一日千年再不換九

棘三槐

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詞母生日也

舞長空瑞雪繽紛椒盤送臘梅鼎生春南海重來西

池住世東嶽前身天理念不當何忍陰臨心揀苦憐

貧蛇蠍同仁鴉鵲知恩願從今永世千年做人間救

苦天尊母逢享用過奢或暴殄天物輒曰不當兄

貧子乞兒或傷人害物事輒曰何忍此平生口

也

襄垣祭詞

母忌日也

倚西樓冉冉離魂來也無知去也無聞雙淚淋漓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言囑付俱是何人望眼書臨行不准分身話欲寄誰

因承志畱雲具慶餘塵痛煞煞難共當初冷淒淒易

捨而今

收塞北五首示兒

是罷不是罷掩口休題你說你是誰認誰非愚夫識

淺昏人見迷自家明白自家知

冤枉不冤枉只休作聲越辨越惱越認越輕水掉淚

起石擊火生人心不明鬼神明

人善與人惡只是休管直言取恨心言不感你正他

非他許你短禍福由他不怨俺

任他古便宜我少何妨身外之物都是餘長讓得有
味爭取無光萬般不似好人香

大凡關係語切莫開唇你與他厚他豈無親你叮嚀
他他囑付人翻來翻去到你身

望江南五首示兒

休信步水下萬尺潭黑水清涼不可測饒龍蜿蜒怒
其間失腳望人難

休言語笑裏有刀鎗本謂赤心置人腹卻招白口惱
君腸瓶城要守防

休驕亢人我一般同便呼牛馬奚予損即稱叔伯儘
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君榮一美兩相成

渾厚妙分曉最為愚所以知白只守黑世間無紫不
奔朱溫而理何如

貧賤易富貴良獨難一分有利一分害半生不足半
生安甯福與曾玄

清江引 放心

關了紅門上了鎖入面風難過看防盡有人勾引沒
一箇不知小朋儕多蚤晚離了我

家令

昔余具慶日每逢佳節以此代萊綵蓼我既詠萃

萼離群追念往時潸然涕泗書此以共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之君子

家令者家慶而酒之散也散以三枚分上中下上父
母中兄弟夫婦下子孫僮僕也家人之義以連和為
美以離間為凶以尊敬長上為大以子孫蕃衍為福
以合對成群為聯異之道以闔家懽樂為太和之休
以七嘴八舌為起禍之端以小星為逮下之賢以遠
別為內外之分於義無所取特借以示訓耳精思者
必笑之

二散

去偽齋文集卷之八

七

一對么為儉 數少似齋贏一盃

一對六為勤 十二月無虛日也贏二盃

一箇四一箇五為昏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也自
飲二盃

一箇么一箇六為奢 本小末大也自飲三盃

一對三或一對五為合奇 貴不孤也贏人一盃

一對二或一對四為合黨 惡重比也自罰一盃

三散

一二三為下連和 贏下席一盃

四五六為上連和 奉上席一盃

二三四二四五爲中連和 通席二孟兩人對飲

二孟

上連和父母怡也下連和子孫睦也中連和兄弟
既翁樂爾妻孥也

三箇四紅爲太和 通席二孟對飲

此所謂合家懽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婦
婦各盡其道各修其業一門之盛也

三箇一二箇二三箇三三箇五三箇六爲合對成群
事體相同輩數相同者飲二孟對飲

半對之外一同附之物二爲對物三爲附同體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吉

象同心之孚也

一二四爲子孫衆多 除尊者一人卑幼各飲一孟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一二五爲尊敬長上 衆奉尊長一大孟

統於尊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

二三五爲小離間 自飲一孟

二四間隔小有言也傷下

二四六爲大離間 自飲二孟

三五間隔大有言也傷上

一箇三二箇六爲七嘴八舌 尊席三孟自飲三孟

二箇六各全數一箇三爲半數二六若各損其一

以益三是三散各五豈不均乎今乃各恃富強共

分弱小一箇六分二爲八一箇六分一爲七二家

猶謂不均互爭多少三被離析尤恨之有七嘴八

舌之象乃閭家爭也家之不齊尊長有罪焉席尊

三孟擲散者當其罪自飲三孟此散只論十五點

此謂爭十五又有四五六爲順十五讓道也順飲

三人各一孟又有三箇五爲均十五平道也閭席

各一孟

一箇六二箇四爲小星 同室各飲一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吉

一箇六爲一老陰二箇四爲兩少陰上逮下下承

上各得其道也室內各一孟或有側室者飲雙孟

一么五六一六二么爲遠別 惟夫婦共飲餘免

一孤陽六純陰也相隔甚遠有遠別之象

四散

此散須要四時之氣備如四箇么爲四時之元四箇

四爲四時之盛四箇三爲四時之正各散二孟三箇

四一箇么爲有間四箇六爲有中有節備二十四氣

各散閭席三孟較十二三點爲四時雜氣免飲四

順爲一氣相因疏下家四人其餘俱以十三點爲主

或多一點或少一點俱照點自飲

五散

或謂此散豈能盡得余嘆曰五行豈易合五倫豈易盡哉多擲以飲飲一得便多飲矣無厭遲也此是醒酒散子

散義以五倫全備為主五箇么爲生性五倫五箇五爲盡性五倫一二三四五爲循序五倫繫二十五爲各重五倫一名五行五箇么爲本體五行五箇五爲成數五行一二三四五爲生數五行又名陰陽五行

明十五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五孟其餘五同者五箇二五箇三爲進修五倫進氣五行五箇六爲賢智五倫極氣五行各贏全席二孟一對三三箇五三箇二一對五是三五而盈三五而缺爲消息五行贏全席二孟但得本題不分真贗俱許對除其餘以多五贏少五不合本題者自飲一孟

六散

六箇么六箇四爲六合同春六箇六爲三十六宮六順爲盈科到海又云一本萬殊俱贏通席六孟餘六同爲天下一家贏通席三孟三對者無奇數照點數與點到各對飲一孟

三箇點到其餘以多六贏少六雜

二點十入點二十四點三十點俱以六數作散不分真贗任其搭配但多少一點許零搭不許總計其零搭許二散不許三散凡論對之法皆倣此

家樂解

嘉靖丁未秋八月先慈病日遂失明先慈故躁急張目四望而一無所見也乃以頭觸壁大號哭不食者三日長垣唐氏眼科名家也述之至曰目忌火動而躁若斯何救之能臻余莫知所計乃召瞽婦絃歌以娛之積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辭窮則更其人或令之說書如前漢前後齊七雄三國後唐北宋之類凡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七

各緣無遠近必致之如是者歲餘而母漸平其日候於側則王趙朱大張小張五婦日不乏人居吾舍歲續食死而葬吾土焉先君每戒三婆一婦無令入門至是亦曲體子婦情莫之禁也山是賢孝古人僕婦女奚亦能始末先慈沒且四十年矣每生辰佳節獻以家食思其所樂則奏倚西樓一闕絃而不歌寄余悵惜云卒未以來每念先慈失明之苦也見失目者乞食則惻然憫之給食倍於諸丐童男則爲溺舍養一瞽師令之說書卦卜余爲輯子平要語及勸世歌曲使教習焉女童則以屬婦教之絃歌余爲買樂

其待其能自衣食則計其相宜者配爲夫婦聽其所
之不至號乞蓋余參政濟南曾發此政於郡邑翁然
成風云或曰四方之婦不可令入房聞絃歌之聲不
可聞於閨門余曰此家閒也余何敢以爲不然古之
君子非三年之喪未嘗去樂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孔子聞絃歌而喜武城子游
且以絃歌爲學道至於房中之樂自古有傳關雎則
琴瑟友之鷄鳴則琴瑟在御禮云樂在閨門之內父
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女訓曰舅姑命之鼓瑟必
正坐奏曲小曲五終大曲三終尊者之聽未歇則不
去僞齋文集 卷之八 夫

敢止問何曲則起而對閨闔之間何嘗以樂爲諱哉
自樂教亡而樂學廢士君子見琴瑟必蕭瑟猶僅識其
各問律呂聲音則情然莫得其解寧使優柔平中之
德性壞於無資忿疾暴戾之氣質炎如烈火而成於
樂一言遂爲千年絕響世俗所傳如秦阮琴瑟流而
爲倡優之業務以悅人雅人莊士更賤之夫發童妖
女誠不可近而琴瑟笙簫久失元聲孟子曰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此語非爲齊王遷就真得音忘器之真
傳與何者心有淫雅聲無正邪曲有淫雅器無正邪
惡古也子路鼓之爲殺伐臣情以惡爲害義於古也

相如以之批文君桓譚以之奏鄭聲爭俗也雍門周
彈之能使喜者歎歎戚者舞蹈琵琶俗也康崑崙鑾
新曲能祈久旱之雨段善才風香調能回暴雨之晴
彼頃刻一曲格天動物豈淫邪之器乎夫樂主導和
絲竹何嘗有意聲隨調變邪正因之移人使俗樂而
奏雅調自有益於性靈古樂而播哇聲亦足惑亂心
志忘音不在器在心不在物也不然病者呻吟豈有
曲調孝子聞之酸心他人聞之掩耳草虫嚶嚶何所
感通常人聞之若噴思婦聞之獨憂故曰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余家絕妓女戒淫辭而未嘗戒俗樂其
去僞齋文集 卷之八 夫

子弟詭雅正而卽荒淫招倡優而歌詠治以亂家法
者自當誅心若不正心而惟樂之罪則世之不知樂
而流於淫僻者何可勝道而亦以之罪樂耶作家樂
解

聯句類

天德王道

求道學真傳且高閣百氏諸儒先看孔孟以前胸次
問治平要旨只遠宗三皇五帝淨洗漢唐而下心腸
勇往返求

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有志者事竟

成那怕一生昏弱

內視之謂明反聽之謂聰自勝之謂強外求則失愈遠空勞百倍精神

領惡全好

善根中纔發萌葉即着意栽培須教千枝萬葉惡源處畧有涓流便極力壅塞莫令暗長潛滋

任大

辦天下大事要精詳要通變要果斷要執持纔鬆軟怠弛何異鼠頭蛇尾

除天下大奸要顧慮要深沉要突卒要緊絕纔張皇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八十

疎慢是櫻虎類龍鱗

世運

一種不萌芽六塵不締構何須度萬衆成羅漢三千九邊無夷狄四海無奸雄只宜銷五兵鑄金人十二

治心

忻喜懽愛處便藏煩惱機關乃知雅淡者百祥之本怠惰放肆時都是私欲世界始信懶散者萬惡之宗

修己治人

宇宙內事皆備此身即一種未完一毫未盡便是一分破綻

天地間生莫非吾體即一夫不獲一物失所便是一處瘡痍

擔當鎮定

利害死生間有毅然不奪之介此謂大執持驚急喜怒事無卒然遽變之容此謂真涵養

銓署

直者無庸我力枉者我無庸力何敢貪天之功恩則以奸爲賢怨則以賢爲奸豈能避鬼之責

慎機

圖大於細不勞力不費財不動聲色暗收百倍之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全一

用柔爲剛愈涵容愈婉屈愈契腹心化作兩人之美

重內輕外

看得真幻景即身不吾有何傷况把世情嬰肺腑信得過此心雖天莫我知矣病那教流語惱腸

懲忿窒欲

克一百分之千萬分克得盡時纔見有生真我退一步百步千萬步退到極處不愁無處安身

負荷包容

力負丘山未足雄地負萬山此身還負地量包滄海不爲大天包四海我量欲包天

沉冷

心於澹裏見天真嚼破後許多滋味

學向淵中尋理趣湧出來無限波瀾

書齋自警

植萬古綱常要立定自家地步

做兩間事業先推開物我藩籬

又

處世莫驚毀譽只我是無我非任人短長

立身休問吉凶但爲善不爲惡憑天酬報

處事處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全

世上無難處之事只消兩個如之何

世上無難處之人口消三個必自反

寄講學

白日當天又向蟻封尋燭火

黃金滿室却穿鶉結丐藜藿

公署

只一個志誠任從你千欺百罔

有三尺明法休犯他十惡五刑

又

皇天下鑒此心敢不光明正直

亦子來遊吾腹願言豈弟慈祥

應世

何是何非何長何短但看百忍之圖

不瘡不瞽不痴不聾自取一朝之忿

自警

天不可欺人不可欺何處瞞藏些子

性分當盡職分當盡莫教欠缺分毫

又

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

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全

又

念念可與天知盡其在我

事事不執已見樂取諸人

警世

萬般好事說爲終日不爲

百種貪心要足何時足足

自強

回着頭看年年有過差

放開腿行日日見長進

拓隘鞭疲

溪狹一心到處便招尤悔

因循兩字從來悞盡英雄

訥言慎行

捱不過底事莫如蚤行

悔無及之言何似休說

謹言慎行

事到放得心下還慎一慎何妨

言於來向口邊再思一思更好

譚交

百毒惟有恩毒苦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金

萬味無如澹味長

默機

總理泉壤終須白

纔露天機便不佞

自警

纔逢樂處須知苦

既沒閒時那有忙

處世

難乎能忍

妙在不言

醒世

縱作神仙到頭也要盡

莫言風水何地不堪埋

書舍雜題

苟時不苟真不苟

忪處無忪再無忪

銳進

鑽隙既滑忪搭索

軋頭纔轉緊蹬杆

世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金

四板築牆下面仍爲上面

兩杆推磨前頭卽是後頭

應務

謙卦六爻畫畫皆吉

恕之一字處處可行

自警

別個短長作已事

自家痛痒問他人

自悟

難消客氣衰猶壯

不盡塵心老尙童

戒言

利算無餘處

禍防不意中

品藻

雅士無奇名

幽人絕隱態

寄所知

道高毀自來

名重身難隱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春聯

心無一事累

物有十分春

書窓

曙枕酣餘夢

旭窓閱展書

自勉

量嫌六合隘

身負五嶽輕

座右

神明七尺體

天地一腔心

凝定

我心原止水

世態任浮雲

按察司公署

化日光天之下四方陰邪休行

大冬嚴雪之中一端陽春自在

襄垣縣公署

百姓有知願教竹頭生笋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三堂無事任從門外張羅

歲聯

新德隨年進

昨非與歲除

城門四聯

東日延和門

青帝布陽春鬱鬱慈慈生氣溢沙隨之外

黃堂流德澤融融液液太和在梁死之西

南文明門

萬丈文光北射斗牛通魁柄

三星物采東聯箕尾上台躔

西貢成門

萬寶告成耕夫織婦白叟黃童年歌大有
五徵來備東舍西隣南村北曉處上樂同人

北鍾祥門

洪濤來萬里恩波遠抱崇塘浮瑞雲
依女注千年聖水潛滋環海護生靈

發示驛遞

痛蒼赤食草飯砂安忍吸民膏以縫口腹
視閭閻賣妻鬻子豈容窮物力而擁車徒

散句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憫其饑念其寒誰不可憐子女肯推毫髮與民生不
枉爲民父母

受若直急若事誰能放過僕童况糜膏脂無治狀也
應念及兒孫

第一受用胸中乾淨第二受用外來不動第三受用
合家沒病第四受用與物無競

在簾香輦在几香損在爐香爐

莫向落花長太息世間何物無終盡

倒垂背上珍珠樹高起肩頭瑪瑙峯 興大

但持鐵石同堅志那有金剛不壞身

休買貴後賤休逐衆人見

齋戒神明其德洗心退藏於密

千古形銷骨已朽丹心猶自血鮮鮮 題湯陰廟未聯

生來不敢拂吾髮義到何妨斷此頭

常將半夜繫千歲只恐一朝便百年

曲如鍊錫鉤直似脫弓弦不覓封侯貴何爲死道邊

終有歸來日不知到幾時

橫吞八極水細數九牛毛

試心石上即平地沒足池中有隱潭

誰見八坑能半飽我欲一捷便收兵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允

一滴多於一竿一分長似一尋誰謂細微可忽死生

只係滴分

心怕二三情怕一

水稜燒不熱石砂蒸不黏

兩間無物我爲古一呼吸

莫以勤勞怨辛苦朝廷覓你做好母

休忙休懶不懶不忙

休將煩惱求恩愛不得恩愛將煩惱

水銀豈可蕩漾冰猴更莫教調

百花茶稻不盡一股捏上頭一夜生三寸

泰賦一聯云

荷絲綸之既盡雖鼎鑊其奚辭

新刻呂新吾文集卷之八終
去偽齋文集

卷之八

九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九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佺孫前庚

外曾孫曾楨

較閱

曾孫堦蔡之琪

曾孫 應蔚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行狀類

宋莊敏公行狀

萬曆辛卯夏四月 日太宰栗菴宋公卒於位故事

六卿之喪曹貳以 聞下禮部議議如令 上報可

有殺於舊者有陳乞而後予或不予者有請謚報罷

或議謚而公論異同者公之訃也 天子特諭宗伯

若曰惟我冢卿忠勤盡瘁罔殞越於厥躬瞻茲不二

心之臣典宜從厚既乃 賜公祭二壇 遣宗伯及

行中書省以行 命太常博士護喪歸出 內帑金

四百 命中書舍人董華事尋越級贈太子太保謚

莊敏蔭一子人太學蓋備 異數恩往事所無云是
年冬某宜政在秦公之子治沢以公行實來且簡某
云先子輟 承明直棄不肖孤念厥罔極敢不敬愼
以襄大事惟是墓門之石當有一言以告來代先子
故知公嘗曰呂君知我則狀知已者非知已莫能狀
也往歲公之喪過寧陵某臥病不能哭尋入關不及
爲公役倘得操觚揚盛美亦一役也何敢辭公名纁
字 以嘉靖壬午正月五日生不類群兒寡嬉戲
六歲時詣塾請讀書不弄群兒相率爲弄公誦習自
若也十歲學乃大成補郡庠弟子貢同事者以獨錄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二

請公曰崇儒以寬力役是在有司請傷耻無請同事
者愧服母斬夫人蚤卒事繼母郭如母郭無所生忘
其非所生也郭卒繼者劉氏司農公云劉難事人爲
公難公稱易事云壬子公舉於鄉公素修鄉行達於
郡邑明年癸丑柘城師寇陷睢陽有火公之門者師
止之曰宋舉人賢毋火比合聞之皆避匿公家全活
者甚衆丙辰登第南宮是年春劉卒公奔喪如禮轉
四禮畧已未賜進士授永平府推官尋署遵化縣事
遵化自俺答蹂躪後逃亡幾半公拊在招流清浮蘇
困所著有編審事宜民隱犁然公嘗謂某平生得力

處全在遵化令某不署邑終此身只理會得刑名一
事耳彼爲令者乃虛度此官後來無受用處豈不悲
夫公三年司理案視情罪視法不希常事者意指當
事者不謂忤也稱公平壬戌徵外吏爲臺省郎公投
山東道監察御史去嘉平日父老遮道泣乞雙鳥以
留蓋司理所未有云甲子公按關西條上五事至今
以爲開法司理監獄書呂用等以傳奉監十二團營
公疏謂不問於上雖不報中貴肅然憚之乙丑按應
天應天畿輔法網當疎公持三尺惟謹卽貴近不敢
干以私正祀典均田賦築圩岸定役法嚴驛傳表忠
節懲貪殘精審獄愼倉庾諸豪敢更欽手奉法而采
良帖席往直指察吏治郡邑長不法彈文下吏議矣
所彈者衆然不聞公行部第其殿最列賢不肖狀榜
於通衢吏民莫不懺服丁卯虜屠石州三晉戒嚴關
吏捕 七十有七人法當梟旣得請矣戊辰公按山
西鞠是獄內漢人爲虜迫脅者三十有三人召其父
母妻子辯之相持各慟哭公上其冤狀請詔釋之戒
監司以下毋遽謁謁者以公事至謝弗見顧甄別群
吏得失見者不如也公巡上黨襄垣令道見言襄垣
城卑而圯當城間爲費幾何不對公曰爾邑金如許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米粟如許壯丁如許今歲報災傷如許可動眾乎令
初無成議故不悉公爲悉歸而料工力具如公語乃
媿服不果城課吏治令各條所職開出袖中事雜問
之百司業業勤官不敢飾對吾多達宦公無所愧遺
惟同年某者早卒而婦子貧公造廬拜其遺像予以
十金亦未嘗爲人建一坊第嘗曰富者無所事益賢
者不受人益吾不以財辱君子豈相薄耶是撫撫晉
者冢宰孟山楊公公之還於朝也楊公贖以蒲帕值
不滿五千公發之陽曲行日不取而去蓋背兩院交
際僅僅如此公又受而不有古道哉可爲世訓矣名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四

捕大猾逮治人謂不究卽所捕無稱冤者古皇華遣
使首重咨諏御史以察官名訪胡可廢不責失聽之
誣乃罷訪以恣豪暴廢食何噎之有山東劉憲副魯
語余云公按山西時魯爲平陽司理有巡察某欲悅
公者飾美男執燭侍公於園公叱使去明日逐之竟
不言其嚴正不苛如此隆慶庚午陞順天府丞是歲
貢舉於鄉公司費都人無所費也如未貢舉狀尋陞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萬國咽喉冠蓋如市公
不鰈民以悅客諸送迎具一從簡簪行者亦不告病
有進士某者過眞陽驛傳稱虐公劾之除日降授自

是驛傳肅然無敢虐者路兵巡徼因而爲劫衛士多
夷種獷悍爲常往不敢問公董殺之三軍始戢奇兵
營軍需六郡供焉軍失額歲歲供如額積一年食公
減六郡一歲供省三萬餘金卽公充私費誰復問有
無哉紫荆畿輔重鎮故事春秋兩防大將偏衛帥士
馬八千有奇駐易水諸處聽應援客兵所費歲不減
數萬公曰虜安在我乃以兵耗食羽檄至而師出未
暮也 請無遣第練習以待緩急大司農自是稱省
壬申公引疾求去意甚堅 上惜之詔以痊日起用
公家居不謁有司不染俗尚雅好圖書及古器物妙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墨名翰松菊池館之樂鎮日齋居校輯其富性誠直
善解紛獄有公庭不能決者里人求直于公一言而
息又諭以禮讓郡人化之朱守勲者以誣坐死公見
獄者語次輒爲解讞者實公言釋守勲倘不誣卽所
親坐死丐公一言得乎商丘舊無志志自公始持正
核眞人謂直筆公少失恃兄嫂撫之事其兄醫士公
某謹醫士公亦甚友愛終其身無間言治家嚴而有
恩無內嬖自爲巡撫時妻子不携携三五僮僕以從
囊篋蕭然至於重三祠墓睦嫗族隆師友慎嫁娶皆足
爲世師表萬曆癸未 詔起公仍撫保定公疏辭不

得值年饑公入境目問民艱先賑貸而後開二千石不可公曰俟得請亦子半溝壑矣尋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條令所司出納惟時惟允署工部有請與作者輒報罷曰舊雖陋堅無庸新爲也益牟利者借名而公陰折之云甲申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歲入四百萬石金亦稱是蓋海內民力軍國命脉公實司之顧中外姦蠹如山不可革剔弊者如薙莎遂不言革公憂時體國恤軍惠民改議單條舉所宜行不問弊弊自衰止漕法運舟漂沉運官軍價米降罰有差有當償萬石者公閱之改京運於通京省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六

耗費又令蚤歸存所贖以代償至今遂爲良法有郎曹侯公於聽事見一生布衣毛襪提連囊掩而入問左右云長公子也家童侍客無長衣藍襦白裳狀如田夫公家法儉質王霸廬公矣丙戌陞戶部尚書會燕趙秦晉梁宋齊楚間旱吳越淮揚大水死者枕藉於路人相食有食其子或言發礦金公曰此利藪也開甚易塞難或言營爵公曰此弊源也開甚易塞難乃上言四海艱食民不見天子德澤煦煦思亂恐豪傑因以爲藉貽社稷憂請遣使發內帑金行賑以示閭閻又太倉所積可待五年請留漕粟貯徐邳

礪礪清源安德間減糶以平市價厚積以備非常誠爲便計上嘉納之蓋無歲者三年萑苻不警則公主持之力也天師菴草場比憚忽一聚火救者不肯前公號召市民願取者聽須臾草盡而火止設計小喪則諸聚皆燼矣河南山東入衛軍調發昌密修築主兵皆奴視之備投艱苦死者歲不減千人歸德軍公同里也公爲具棺飲運載以歸歲爲常開歸舊食山東鹽後以解鹽稱羨改開歸屬焉嘉靖以來解產不及額行澆晒不肖有司以鹽惡散民而重斂之又私販公行白晝持兵者千百所過剽長吏莫敢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七

臺省交章議改復甚力格於鹽直指不行今南京兵部尚書袁公巡撫河南復以爲請公從中調停分開歸於山東長廬又償解額二十餘萬自是民不苦商而私販無厚獲販黨漸解梁宋以寧往見司農大夫談署中事輒傾心嘆服謂公才品器識事事可師某等雖屬曹實弟子行也侍於側聆其論說觀其容止莫不敬而親之不能去已丑改吏部尚書公再辭上不允寵答益優吏部以天名官厥職難稱公秉銓之日首塞倖途進退奸賢盟心天日政府不以關白中貴絕其請托甚者與宰執爭可否不苟然諾不修

思怨寤宿弊溺陋習嚴詐冒清選法拔淹滯振頽靡
寄川舍絕私書禁餽遺持國是中外無所羨幸世道
賢駁反於本實矣辛卯公以七十引年疏三上溫
旨慰留夏四月公有疾五乞骸骨上遣中使來存
命大官致餽復勉留再四不賜還在廷諸臣屬望公
疾愈甚慙亦不以賜還請也召其子甫至而卒卒之
日朝士無大小識不知莫不悼公曰是夫人之植而
蒼生之庇也世道賴之天胡不爲國家忍遺戚涕泗
扼腕每譙集輒相向悽惶爲不成惟公輻之歸也去
家六十里迎者相屬於道工商市井之人輿隸負販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八

太子太保張震峯行狀

安某請規範溪謂某正直有餘忠厚似當留意某到
今世所少者豈忠厚哉第恐某正直未至安得有餘
公巡撫保定時人謂猶然直指及爲司農冢宰則方
而不割正直忠厚兩得之矣公之先世爲歸德人蓋
微子所封後人以國爲氏公殆其苗裔乎曾祖貴以
樸謹稱祖瑾父寬能世其德兩世俱贈戶部尚書祖
母劉氏母靳氏妻朱氏俱贈夫人兄弟三人長照太
醫院醫士次煦公季也子男二治廩食於庠監官生
娶江陰尉朱朝女以附學蔭恩生娶府學生孫
東女女二長適州守胡子田子庠生允勉孫男五治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九

出者材枏枋枳出者杭利柯娶府學生武建極女孫
女二長適侯處士瑀之子縣學生執中次許字於舉
人劉應卜之子敏學卜以某年 月 日賜葬於

嗚呼公之宦業國史能書之鄉行野史能書之某不
敏不能狀其萬一而銘諸金石者以俟有道之君子

公諱孟男字元嗣世爲開封府中牟縣人始祖簡肅
公名珪仕元爲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清河郡侯
祠於鄉贈祖父義父順皆爲郡侯高祖鵬翼屯留令
屯留人祀於邑曾祖嵩拾遺金還遺者遺者謝之不

仕考人謂張孝子云祖繼祖爲周府典膳寬西華
進貢之租衆賒五百金辭諸優人以乾沒懼罪魄下
全又辭陞審理副陳生嘉言者以誣坐死且十年矣
獄者往往徂成案審理白太守言狀竟出之卒以德
祀於鄉父文教冠郡諸生側儻重氣節從弟懷珩以
豪宗坐罪冒險危釋之累世樹德餘報弗食則公世
澤所從來矣公生於嘉靖甲午二月二十六日幼沈
雅在兒中不類兒也稍長讀書禪室由蔡河蔡河荒
僻多鬼物黠而侮人公偶晦夜歸煌煌若有物前導
公無怖也而鬼顧怖公自後無靈警矣辛酉舉於鄉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

丁外艱乙丑登進士第授廣平府推官佐六察謀吏
決獄所至六察也公靜重不爲烜赫顧覈吏獨精嚴
鞠訊明允情法兩平戊辰以臺省缺負公行取在高
等故事行取者辭兩院兩院飯別不同日公辭值同
日撫院先召入坐移日按院遲不至比出而門已閉
矣怒謝不見明日投計當事者除目下陞漢中府同
知聞者駭之已巳陞順天府治中明年陞刑部員外
郎尋改禮部又明年改尚寶司丞輿論始快云是年
新鄭高公再起相 聖眷日隆相國夫人公之愛之
同母妹也諸附炎者數因公求知相國相國門庭

無公之跡也每正旦壽辰叩中涓拜姑於戶外一問
寒暄值相國者則揖不直不候也公謁則旅進退不
交一私語相國謂疎已也銜之爲符郎五年不調癸
酉今 上御極相國以常輔陳新政六事 上震怒
禍且不測一時趨附者皆避匿不敢投一名紙公獨
入其室爲治裝山由骨肉相國乃執手歎服曰今而
後知子不可及也吾實媿子公曰姑丈何見之晚耶
悖直信心必有今日某非敢自全正以爲今日耳江
陵秉政罷一切新鄭人賢公欲驟用公以謝人言一
歲三遷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公不近江陵如新鄭時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一

江陵謂市重也銜之六年不調江陵敗乃陞本寺卿
當事者愈益賢之癸未陞南太常寺卿尋陞南大理
寺卿南工部侍郎皆歲一遷丙戌改工部侍郎掌通
政司事通政主疏達不達則壅盡達則濫是時豪無
賴口爲黑白以法爲市訟牒日數百紙一事株引十
數人小民一挂名累月不結結無一錢事寧家已無
家矣公嚴究弗與通通者十一一事見知不得過二
人皆與摘發數月後日十餘紙踰年日三二紙自足
桑良小民始必其命矣閹宦日請托八發其奸狀弗
許太璫挾勢以請亦弗許始群怒久之知公之持正

也無可妻斐乃相與誓服云丁亥戊子間 上視朝漸稀通政司上起數不報章奏格不行公上疏畧曰祖宗朝日每御門本司官日取數事請 上裁決又諸奏章不論官民除起數外不時封進急者日夕發緩三二日發率以爲常 陛下不御門且數月矣無諭而決印章奏起數日纔兩事耳臣面讀節畧 陛下宣付所部纔兩聲耳計非甚勞臣每當朝先一夕齋心凝思以待奏對輒聞傳免之 命政莫能通問隔孰甚今四方奏恒賜赤地餓殍填溝每封進不賜批答即欲獨恤其道無繇又如廣東人翟繩祖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舊巡撫李材功上蔡人喜彥科保知縣曹世卿賢兵馬司已繫其人矣候命日久不 賜批發使其人果詐耶當明治欺罔懲比德之風果實耶當俯順下情暢壅閼之氣若秉公向義之民久罹禁錮所謂許諸人直言無隱者自是將緘口裹足不復何 闕矣脫有重大事機密事地方不與聞者其誰敢聞惟 陛下留意已丑改刑部右侍郎陞戶部左侍郎庚寅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南儲匱乏辛卯改南京戶部尚書自庚申變後南軍益驕橫節不踰時數必盈餘而司表無權郡縣偃蹇不奉法額日以誦公上請以總督

有郎加憲職得劾奏逋負吏兩年之間數浮舊計同尚有奇又郎署五差各有美惡生趨避心公以先後同以勞逸序所部謂公嚴不悅會有求多於公者公不辨數以病乞休乃得歸櫛起川之 旨蓋壬辰五月也丁酉南戶部缺尚書家宰難其人僉曰是惟有張司農乃再起元官公辭不得 命先是西夏東倭播州相繼告變歲有軍旅之役公私皆殫竭莫知所措 上用言者議借南度支數十萬遂不復償公曰經費也無羨不償安所取給待償何濟日前乃行通商法錢貨相權官不得箕歛以病民商不得牟利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病國三年而食足又二年而用益饒故事戶部建倉版皆取料於工部公檢竹木席棧變價及罰贖二千餘兩修葺之又制府庫左倉三版工部不知也人以是服公廉倉場諸費故多名皆倚辦於積糈司庾因之溢羨焉公曰不節何極諸所稱筵會送迎酌斷汰其十七不可已者從儉而中化之皆儉焉公私許役藉名公家者一人市市十人食食公而其必不可省者餘悉裁之怨弗恤也人以此服公毅廉更虧耗守者以侵漁抵法公核其無罪者脫之人以是服公仁量儲之苦三鱗次而入則納者苦遲買魚而出則支

者苦壅出入守一鍵則官吏苦繁猥公曰所貴實余
以積貯耳南儲無歲陳安用常格以滋底滯請分水
次與倉糧雜支人以是服公之綜理微密尚書再報
滿加太子少保大父父累贈如其官祖母費氏母徐
氏累贈夫人自癸卯引年以後數乞骸骨數 溫留
丙午五月上遺表請首丘 上報曰留儲匱乏正需
綜理卿宜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以咨來而公薨已
十七日矣蓋五月三十一日也計開 上賜祭四壇
贈太子太保工部以恤請遣中舍歸子顧營塋焉公
貌清澹古勁氣下而語溫臞然若不勝衣而光澤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四

胥清和成而見者莫不傾心至道義所關卽不形於
辭色而巖巖屹屹確乎其不可奪性孝友仲父無後
有外孫一人季父子一人皆貧公視之猶父也兄弟
若同胞外孫若同產子妹一人嫁而卒視其夫與妹
在同宗族姻黨多所周恤公卽不足不令所周者知
也曰無使有媿色塞再口師之子王生家貧公收而
衣食之終其身諸厚德類若此 世宗南幸時雨院
檄諸郡邑以運車協午道供役中卒與焉事已不歸
邑人莫之請也公曰協役名也不歸何名見當事者
百之車乃還河工之役歲歲苦民公極力請蠲減所

寬不止一分邑人立祠生事之公八歲母徐夫人歿
繼母趙撫之公貴趙於例不得恩公終身爲慟每祭
加一豆焉趙之慈勿問而公之事繼母也可以敦薄
俗矣娶祝氏封孺人累贈夫人生於嘉靖辛卯十一
月卒於萬曆甲戌十一月張禮卿王陽爲之誌不具
述子男二民望官生娶朱氏繼冉氏民表舉人娶和
氏祝出民燦娶田氏魏出賀來王出女六一嫁諸生
牛應謙一嫁舉人侯應瑜祝出一嫁諸生朱民俊一
字諸生崔繼王出一嫁諸生楊士龍魏出一尙幼劉
出孫男三九元娶耿氏九亨娶薛氏九同聘冉氏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五

四一嫁監生劉興詩李向陽一嫁楊勝祖一字指揮
應襲白啟采曾孫男二女三俱幼上于萬曆三十六
年九月九日墓在縣城東五里蓼丘之原嘉靖辛酉
余與公同舉於鄉卽有分外契知卽四十五年矣公
質任自然不矜飾無遊言無俗韻無所驚駭無所覲
羨居朴素之室服澣濯之衣新訢如也與與如也覲
顏者生愛接膝者傾心蓋資性固然非造詣之力也
嘗與余論居官之要曰本分之內毫無欠缺本分之
外毫無沾染有後進生抵掌談時事公笑而不答問
之公曰待君到手時毅然不肯放過匪然做得安貼

此是抱負有實際處無庸偶聞管兒便沾喜也余嘗以爲名言夫並衣典冠各慎攸同不侵職不溺職一世之才自足一世用庶績有不奏理者乎公謹厚似安世執持似釋之澹靜冲夷似季鷹深沉有識似乖崖余不佞敢撫其大都告乘 國史者

傳類

侯中丞傳

都御史侯公者名于趙字宗度大梁杞人也三歲而孤母封太夫人楊氏鞠而教之公幼警敏事母以孝聞嘉靖辛酉舉於鄉乙丑登進士第授平陽府推官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六

平陽稱理推官不專郡太原澤潞所至皆稱理陞戶部主事推河西稅稅贏故事報部不十一公悉報之宿弊一清還部日司農大稱賞隆慶初監兌江北未報 命改兵科給事中先是漕後時呂梁六月有運舟或後時自兌運乃設郎署監之郎署輕在浙直者尤輕公請改江北運於臺察武臣利綿符不利督運營督運者皆貧無賴以漕爲市公請衛官更番行又萬艘不及額舟多併載私携者多附載緣是有乾沒有覆溺公請補舟額核私附又十三總在燕留難愆期且遲新兌公請押空不得踰年言甚切 詔從之

自是過洪以四月 聞災異求言公敷五事曰編審過濫曰免役過濫曰馳驛過濫曰供張過濫曰勢要侵奪過濫繼繼千百言多涉貴近語在奏議中 上悉允行之 今上登極早步禱 郊壇大雨明年又旱雩不應公曰天意斷可識矣上修省之實疏值朝審上寬恤疏尋陞兵科給事中上近倖招權恣肆疏乙亥陞工科都給事中武清伯 帝舅也請二萬金營生贖 上予之公曰不可錫予無制則驕肆易生恩寵過極則請求難繼武清何厭畱口實以借戚口則後之爲武清者又何厭濫請非所以自愛過子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十七

非所以愛之長歟望風開僥倖路臣愚竊以爲憂疏上人爲公危 上知公不從亦不罪也漕藉黃河爲利而病其壅歲勤疏濬東有加口漕臣欲開泃以避黃政府王之公抗疏云臣知泃河泃河必不可開議者必以爲可請遣重臣往勘之 上曰爾往公既勘乃繪圖爲疏其畧曰漕之不可無黃也猶腸胃之不可無飲食也治黃卽所以治漕議者欲自清河以北夏鎮以南開六百餘里以遠黃功須數歲費須數百萬金亡論動數十萬災傷民倖成敗不可知之功以搖衆心亦亡論使黃之決也止於徐邳漕之通也無

藉於黃則議者誠爲便計萬一河決淮陽則南無漕
矣河決豐沛則比無漕矣卽加獨流通將安用之開
湖必開性義嶺馬陵山往黃之入昭陽湖建甌而東
也特有性義性義開則黃必直突往黃之泛濫蒼室
甯蚌等湖也勢可稽天恃有馬陵馬開開則黃必側
流且使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逼近黃河其勢易侵
良城抵侯家灣等處巨口石礮礮其勢難鑿臣借箸
有圖惟 聖明財幸疏上政府不悅 上是公言湖
河之議竟寢是歲也詔採木又遣中官織造公執奏
者再四而衛公者謂公多言矣陞江西叅政嶺以北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九

馴服政教健悍之風頓息三年陞湖廣按察使獄
廉平執三尺不爽毫髮歲餘陞右布政使署左輪解
金穀無毫羨無宿留月餘頌聲大起常是時江陵執
政公官其里三年問餽都絕乃士民無間言江陵亦
雅重之辛巳陞山西左布政使至則 詔均田先是
豪猾朋奸謫愈清詭隱愈甚公爲綜核法精而嚴孤
鼠歛跡計上大司農類聚省直獨最晉謂尤得法云
壬午鄉舉士故事者其費無量公曰計費者以無餘
無欠爲良法惜費者以濫取濫予爲大竄取士以爲
民也秋闈終始三晉驛煩竣日器用席幃竹木等料

頒賜請乞一切湯然再比再征諸郡邑敢不供命而
物力告訕矣公乃藉今歲辦備諸場屋命有司典之
如金穀例不如法者坐之再比補不足又再比無不
足新舊相完而郡邑不知有比年矣是舉也三歲省
萬餘而民不告勞癸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山西賦重歲通常十數萬計曹下帶徵法新舊
通理而舊通常倍於新甚者二之不滿數者罰有差
甚者罷爲民公上疏其畧曰兩稅視地地瘠又兩賜
愆期者比歲民卽好義如地何催料視民民貧又流
移荒蕪者連阡吏卽奉法如民何夫病者之未病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九

負累釜病則力不勝釜矣而又益之瘦能不仆乎是
以瘦失釜也將斗之弗勝又奈何今之帶徵是已夫
見徵猶通而又帶之是驅之逃也無民地孰與耕不
耕賦從何出臣以爲寬帶徵便臣非寬帶徵也寬帶
徵所以嚴見徵也求多而益之少不如求少而益之
多也臣聞有司疾首告臣曰無祿下吏自家食時已
降俸級矣臣愕然曰何謂曰下吏蒞官未歲耳而以
三年舊通治罪不已甚乎臣聞而悲之夫富貴利達
世所重也自非大賢豪孰肯爲蒼生拚一去彼以爲
吾何愛鞭肉筆骨之無益也臣嘗行部環跪者盈郊

哭目視田視田八口不須論殫所入能足今歲之額耶臣亦爲之掩淚臣以爲降罰之令宜寬臣非寬吏以寬民也寬民乃所以足稅也寬民則迺移可復迺移復則宿莽可畚歲計不足歲歲計則有餘國家奈何不忍於一歲而棄此歲歲乎臣願舊通一切罷罪舊通之官之令亦一切罷皆自今年始咸與維新億猶通耶併以罪臣願罷斥臣無恨疏上減五之一歲饑吉臨石機間結聚剽掠甚衆獲者數十人問首皆以頭搶地泣曰饑甚無以自存活偶聚村疇乞旦夕之命相顧曰不知爲誰又安知首公以付吏命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日所獲有多寡首多獲者多獲者多首最多獲者餘無問當是時選定亂名羣骨立之民而勦之亦貪功者所必藉而公竟以兩人聞且曰未操刃未執縛主人未刎金帛子女此兩人者無當於死刑命下竟長繫以緩之寧武軍丁以借餉集數百人舉礮開監軍門毀其列戟聲徹臥內監軍宣諭之弗退也報至公怒曰軍士以死命搏升斗粟而後時弗給又張其罪以誣之司計吏可誅也且寧武軍馴安得譚稱譚者妄耳仗而遣之軍士舉手加額曰我等有天矣乃散去公始下令曰邇聞三關將吏皆狀爾軍

罪咎且上聞始知若等譚矣且以朝廷力盡若等而殲之猶凡上肉所念首事者一二人耳而三軍受其名善良何罪第自言首難爲誰我且爲首難者地況女善良吾安忍濫及耶僉曰李現李傑王朝綱趙國臣此四人者寔倡有衆且恣亂畧三軍之士有往而無言者有不往者有他出者有在室弗與聞者惟明公赦其罪公以現等下所司擬以杖公曰杖無是罪也惟輕吾不能均重吾不忍乃分別具奏曰山西饑饉頻仍餉不及月軍士激於困窮誠非得已但哀乞自可矜憐而喧呼近於要挾比年以來士情驕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橫陰懷無上之心陽托虐下之口思不挾續怨則脫巾今已難堪後將何極現法輕而情重現當誅若傑若朝綱若國臣可從末減上報可乃斬現以徇餘調遠戍君子謂公達權報至而激則逆謀益堅議法而慈則衆志益逞三晉至今無悍卒則癸未之所憾也自欽貢以來邊民安枕而士馬日羸蓋五患焉筋力疲於工作生計困於屯田精壯衰於空乏扣免苦於椿朋夷馬病於分給公曰是人也狼麕一起以肝腦許國家而令菜色枵腹驅之版築是自弱也我弱虜必乘之乃上言邊患甫寧墩堡之修誠不可廢

臣請三關軍士食米鹽銀一切視宜大有如軍多曠
怠工不堅完罰如令且屯政以實塞也而塞以屯虛
富者耕無稅之屯貧者徵無屯之稅則既病斲荆榛
而播之畝不入升斗而輒報之稅則又病若之何士
卒不貧且死也今馬寧兵使有良法矣牛種犁鋤官
爲借給歲所入寡多悉以予耕者三年還所借又三
年輸官十一以銛戈矛以飭車馬以調婚喪苦室廬
及恆褐糗糒之不充者臣請下其法三關不十年而
荒垣草塞盡變桑田幽谷佞崖咸爲井甃計莫便於
此矣臣又聞養食士不如養死士百貴精也令士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不爲不多矣然而弗精者無以養精耳臣欲養精不
求益餉汰老弱老者賜之閒簡驍捷者而兼其食二
論一當百卽當三當五以戰以攻所得不啻倍徒語
曰束蘆合抱以支垂檐不如徑寸之木議者徂於足
額而憚於簡軍曰異日行伍不充而戰北誰任其咎
有如裁冗食以養精也弗效之咎臣請任之營馬計
十五年一給十五年內以老死者追椿有差此太僕
相沿舊例也三關每年汰駕爲者變價仍扣三月料
銀別買騰壯此高堂良吏題 准新例也夫馬之失
牧也宜追椿以示罰牧矣而老且病牧人何罪且馬

之給也齒弗齊而老病之年齊齒多者何罪乃請廢
太僕法一如新例每歲請壯馬而營無齊軍矣自昔
御火有子之實而斬其名者今日互市是已夫以善
價易病廢之物朝入夕死豈計得失哉實以墮而
猶市以惜其名耳乃馬一入塞無論老健輒以給軍
其若食弁養之以免軍而扣其直是 廟堂計盈縮
而市本藉以取足也是虜以實自封而我以名自病
也臣請於互市 馬額加簡閱堪用者給軍不堪川
者半直變價其市本短長別爲議處無令責償於士
卒疏入 上勅所部行之在鎮甫經年 上賜白金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文綺者三蓋知公云明年二月間太夫人計以歸居
喪動遵家禮力挽頽風里居十四年晝不通貨近事
不謁有司巷無鳴驢席無歌妓不撓市肆不病里隣
家邦樂其可恃而不厭爲多知舊見其可親而不知
其貴坦率洞豁見之者伎倆自窮習之者肝膽自照
豈不休休故古之大臣與教子重義倫崇儉質自張
夫人之棄幃也名族不更娶貴妾不當尊子七人應
瑞應河應瓚皆茂才應珩應璋皆太學生應琛應瑜
皆鄉進士家庭斤斤如也兄弟怡怡如也無嫡庶互
母其母若一母然公沒家法一稟於應琛應琛友愛

而嚴於禮詳整恢拓大振家聲人謂公有子云呂氏
坤曰往余與公許仕品於長安公首廉曰廉不足以
滿仕分設寡廉卽有鴻功駿業且不名人安論士君
子哉夫新婦潔身亦等閒事失身矣而曰我孝我慈
美惡固不相直也矧曰嫺姿態謹蓋藏精女紅勤婦
職又何屑云云公以萬曆甲申歸自晉又八年余撫
山西前人出納掌記者皆有載籍余暇日一檢涉之
節儉光明惟公爲最始信公昔論廉固其所不愧者
也癸未饑公括歲積五十餘萬金抵蠲貸數固節儉
之所留設公卒於萬曆丁酉年六十有二計閭上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悼惜之例得祭一壇半墓 上以公有遘園功 賜
全葬并祭夫人蓋 特典云贊曰易六龍皆有潛見
公崩歷中外二十年多有表樹可謂見矣余在山西
聞公視師三關觀風六郡厝置皆百年計不區區了
目前父老猶能一一道惜也未期以憂去役拊綏三
年晉當大治又使當盤錯仔危疑計窮局變衆謂無
可奈何時公必有一籌佐緩急乃年未五十而付經
濟於衡門猶潛也夫

明大理寺左少卿吉軒李公傳

公名棟字尙隆別號吉軒先世黎城人數傳而從善

其鄉之涉因家焉王父大良有隱德子仁以孝顯
祠其鄉是生紹則公父也號拙菴後以公貴贈監察
御史拙菴嘗令井陘稱循吏詳在邑乘中子四長及
叔季俱隸文學翩翩競爽而公實左右之公居仲生
嘉靖壬辰少而岐嶷倜儻而大志既就整偶句應聲
斬斷多奇稍長補邑庠弟子員試輒領諸士性至孝
拙菴公故多疾侍湯藥惟謹至中夜輒天請以身代
者再辛酉與予同薦於鄉明年拙菴公捐館哀毀幾
絕公好古文辭數上春官不第喟然曰文奇數固奇
也弔詭而俟獨知難謂命矣後稍稍就繩尺又與余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同登進士第時隆慶辛未也釋褐令晉之陽城政用
寬和然於大慙亡少貸嘗曰養禾者去莠於莠非不
仁仁禾急耳於是法諸豪斷者修睚眦者作奸敗類
者若而人邑大治民歌神明至呼爲包待制迄于今
尸祝之明年入覲舉循良高等 賜金賜宴於禮部
皆異數云徵拜御史則慨然曰三尺法人主所持以
一海內吾業爲執法使奈何以法市權貴始視郡城
南廉諸不法按之虎冠者斂手無何巡饒兩浙浙鹽
故多隱憲弊實百出公悉釐剔之歲省無名金錢數
萬罷一切幸權燭通課二十萬有奇疏饒政數款大

節浮杜濫優寵通商皆前人所未及 制可遂著
爲令公以耿介不悅于江陵有父喪當奔訃臺臣議
留公曰相公當以孝先百僚奈何以不孝媚之疏具
不署名尋按畿輔命下大瑞馬保致幣甚張公却之
保怒遂絕公公亦絕保于是內外相交嗾公然公行
完伺無隙卒不能加害公行部務以恬澹風守令嚴
戒毋交迎毋供具有不率輒移檄引咎曰御史有遺
行與胡不能信諸君子長吏媿且服悉如約監司化
之道路以寧三輔通衢多荏苒警捕之急則馳散而
有司者率連坐公曰盜一耳而捕者幾匿者幾疑似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林茂者幾夫以十無辜易一捕盜是以盜令也請文
致者數百人立出之盜遂息時有司請均田公疏曰
夫料民田以釐弊良是苟不得人徒益弊耳臣部扶
風未有以不均見告者安事驛驛諸郡爲萬一不肖
吏增偽畝益實稅以博能聲弊愈益甚請能均于是
止清諸部於沙田千餘頃奏豁之流民感泣復業者
萬家辛巳以王太孺人艱歸闔門謝客足不入郡邑
甲申復除浙江道會 天子以寺人爲親軍操禁內
諫者盈庭率坐謫公婉數百言以疏 上納之已復
按淮揚水決蔣家口沿河郡邑漂溺近萬家公仰天

祝且拜曰臣不法願受顯戮奈何魚吾赤子言畢水
退尺許見者以爲誠應下令各長吏賑恤仍括郡國
諸贖鍰爲災民代完今年之租所全活甚衆觀河因
白潘司寇治河狀云季訓總河務陳宋後一人今以
刑名事爲言者所領至削籍能捍大患者懼矣 天
子聽其言後起季訓復其官仍總河則公力也丙戌
擢大理右丞晉左明年晉二卿公故精名法獄云鉅
細必參伍劑量若持衡然不爽錙銖李督撫材以詐
功坐死公上疏言材之罪不至加誅材之品足以薄
罪 上竟薄之公雅習數家戊子九月公召諸子命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之曰自而公起家陽城入爲 天子持法使自惟負
國厚恩獨斤斤奉三尺未嘗以意絀一吏亦未嘗以
意罪一人庶幾無負此心耳小子志之言畢溘然物
化其神識先定如此公惟儉居恒一瓢自隨篋中圖
書數卷家計泊如也享年五十有七有丈夫子四人
語具王太史狀宋太宰誌中 司寇氏曰語云水有
源木有本信然哉李自拙菴公而上世以孝行著聲
而其緒餘乃在經術公之中夜露禱蓋所從來矣嘗
權幸時令少委蛇可亟得志願所堅持者有重于華
廡在也公出入法臺二十年蕭然囊橐身終之日諸

子僅不至饑寒緩急或稱貸立身而名揚可謂孝子
所至蒼生受福可謂仁人不封殖其身可謂廉吏
落無微暇行可謂偉人乃事業竟若斯乎吾不爲公
悲爲世道悲矣爰傳事備太史氏採焉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龍泉楊公傳

呂氏坤曰璞爲玉玉爲瑚璉珠瑚璉以雲雷木爲材
材爲榱桷飾榱桷以山藻豈不盡美初道亡也初道
真蓋真誠有隱君子曰徵仕翁云翁體質修偉亭亭
里社中而襟期軒爽曠乎八埏十際無爾我吟咀口
不出迂人語人亦不疑其迂人有迂翁者翁覺之不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所迂曰彼勞而罔獲所喪多矣安用耻之世味鮮穢
攘臂疾足者成市翁蹇步不投一跡有爭翁所宜有
者翁予之觀者不能平翁曰是區區者何可相拂且
爭之失失於得彼得其失吾未嘗無得也一日行於
道獲遺金金有封識翁藏而待之數日遺者至翁曰
爾失金何日識者何人多寡輕重何若出其金辨之
如遺者言歸遺者遺者曰翁賜也願以其半翁翁
笑曰辭全金而取其半利者不爲又以汚吾心義者
不爲且君獲故有予棄故無又何德焉弗應翁好施
至忘其歲計古者里鄰不備物謂相通也有假器於

翁者輒應數求輒數應他日以其所無求所求者所
求者辭弗應他日又求翁翁復應左右曰是棄施也
翁曰報若與若何異恤無惠寡有之道當如是耳性
慈祥喜生物見蛇蠍或蠕動者當足盡置之活所友
鹿狎鷗訢如也親知有過若在其身每盡言不改再
四盡言改乃已俠邪兒及爭詬者率憚翁辟弗敢見
後稍稍化之人有以樂善頌翁者翁曰我安知其固
予心若是吾了吾心耳翁以韋布拜封勅官中省
稱貴近矣自視蔑如也如未有官舊遊有改容敬翁
者翁戲曰諸君見楊布之變其衣耶侏儒日百狀而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暮猶故吾真耶幻耶而子惑焉乃相與交歡出由如
他日公之卒也其子中書君誌其墓曰先君諱棟字
國柱別號龍泉上世居虞城之南洪武初有祖和慶
者徙居城西之臨便村家焉和慶生四四生溫溫生
景鐸景鐸生文政先君父也配陶氏以嘉靖元年正
月二日生先君萬曆十一年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十
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卒配王氏處士越女生子男四
孤爲長舉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娶范氏次東
白娶尹氏次東光生員娶劉氏次東曙娶劉氏女二
一適范來恭一適張一德孫女四孤出者一許呂知

畏一始週歲白出者適韓章美光山者許李爲龍卜
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墓蔡家寺前距祖營二里許不
肖孤東明謹誌中書君孝子不欲以世俗愛其親耳
今表姊氏適虞城朱君仁仁翁之啓年友也習知翁
嘗語余如此余懷初道而未見其人乃傳翁用以訓
世之機械者 贊曰人亦有言師心者衆師經者聖
是鑿渠引河而見水於渠也六經者載心者也心以
天動是經所從來而聖之本始始喪而緣經以求心
辟之補敝雖工非完器矣君子以身爲經則誦讀皆
我不然估俾子豈皆賢於樵牧人哉徵仕翁未嘗學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亢水陽傳

代豪宰王疎菴作

余少時聞古昔人物知有宋大夫亢軫者賢後見石
晉年斷碑則軫平陽人也竊以爲軫後必有達人乃
今以吏治聞者兖州公昇以隱德聞者贈編修公逢
獨初逢番商於閩而元配贈孺人賀氏卒鄭大孺人
繼焉生思謙水陽公也蓋生而有雲幢擁送之夢云
嘉靖甲午公舉於鄉書第一丁未對公車賜出身第

一尋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公誠直不事倂仰編
修館職也忌才而公才中侍多貴豪不樂禮檢

上簡公教之忌嚴而公嚴胥不悅丙辰以公督學河
南則是之以也自庚戌來文體靡麗士率剽勦相雄
長塞其性靈公一切下之拔譚理根心者寅高等豫
人士幡然務本實自公始戊午叅知藩政守河南路
伊庶人驕甚請八萬金治離宮 詔許之司計者不
損額第令加賦公曰河洛無歲數十萬戶嗷嗷欲去
家而又奪之食以汰王心非 主上意諸御史言御
史奏請之永寧之令簿不相能令誣簿以唯簿事御
史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史逮簿窮治之公知無罪曰位則令尊理則簿直且
牀第暖微非臺察所宜按卒釋簿往直指行部則廉
所部諸不法以徇百姓輕者得編管然往往與奸爲
市大猾幸脫又以其事中善良直指某以所廉者移
公公按之縱無左驗者十七或曰非直指意公曰直
指謂實不以屬我矣屬我懼誣而又附成之冤無辜
失予心以遂直指過是三不可言者媿服庚申歲大
侵 詔發河南粟公知賑之病民也檄所司云無惠
奸無甚貧無益富無藉庾曹胥史手性年大發庾曹
胥史與富人陰又里正一身當十八轉相肩以自豐

也枵腹者臥縣門旬月鱗次常不及及矣費五而得一保者又攘所得之半甚者不見一稊是不能引手溝中而又速且夕者之命也諸如是母赦守令如約是歲也民無道殣尋遷陝西按察使耀有某姓以貴雄於州侮甲甲志仰藥死某懼誣乙坐之惡某者又謂其鳩甲也兩失情公廉得之卒出乙而當某威殺法君子謂公明恕夫某也他惡不容死而以甲殺之甚矣壬戌大計天下吏渭南令少年也左右罔利而令受名太宰以問司藩日當罷公曰是叢而以神假人者也未讎其守罷之不已甚乎得不罷是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攝司政司王金權銜低昂間歲美可鉅萬率謂美也非額莫稽所用公曰美安從出令入者自持銜銜平爲署封則出以所署與之無銷銖美故事宗室祿入歲四給親府特給郡而下類給焉各予其宗長宗長質貧者券則倍奪之不則牟其十一黠侯者陽交而陰持有司一給輒得歲公曰政如張弓然俾有笑嘆將焉用法令頭會而面予之不均者以告卒無告者皆額手頌曰公倍賜我公倍賜我中貴人自建業來道濟西盜晝掠焉謂封人曰出而驅喪千金乘傳者猶爾法吏何爲有司懼下亟捕之令捕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者知遠善良無慮百家事 聞下藩臬議公曰足矣不有罪之求藉無辜而魚肉之加盜一等矣按捕有罪舍所捕者四境帖然明年陞四川左布政使成都米十萬斛露積覆茅生菌庾人不卽內公偶至米所問運者爾來幾何時矣曰兩閱月矣問庾人是橈耶泥耶數不盈耶淹久之謂何庾人頓首謝蓋旬日而運者得還滕焉嗟乎吏恣爲奸恃無誰何者藉令監司勤民隱於不經意事突一問其誰敢不嚴情哉大吏之以親細漁職文其情俾顧天者之聲四徹而不上聞也若公者於尊矣損甲子冬三股災傷詔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賔仕不如全名厚獲不如廣德公全名廣德庶幾哉
無媿矣而家不稱方岳位不究初分其所以謀仕與
獲者疎與抑其中有不屑也以公所持挾與其地與
才亡庸蹊徑進令少自貶損不至解館職卽去不至
不召還也惜哉古落踪奇負士每恨數奇至艷情林
官居室而公以行省大臣終遇矣

永城縣胡錦屏傳

永城有慷慨剛直士曰胡錦屏者名格誠字中孚初
號嗣溪母嘉魚縣主內鄉王女也王選佳婿得錦屏
之父金以嘉靖壬辰八月十日生錦屏於大梁錦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少與大梁諸生及宗藩戚里中之節槩任達者遊故
其襟度曠逸蕭遠與脫豪雄士首勢利而糠粃塵囂
世之猥鄙者柔澤者以貴自雄者貴而保者行無賴
而負不義於鄉曲者皆白眼視之與同群則望望然
去曰若等汙人間世我見輒欲嘔安可令人人阿堵
中耶弱冠入邑庠卽翹楚士林中嘉靖丁巳家石有
永城田余往省之識錦屏於李內翰孺野家孺野名
良知丙戌進士今侍御柄已丑進士今刑部主政皆
之父也永城稱好友則言胡李兩君皆一世人家平
生歡款甚兩君與余傾蓋也亦歡款若平生孺野爲

天下榜而錦屏於余抵足眠者彌月道義切磋商情好
縹緲由然三姓同胞云辛酉余與錦屏同舉於鄉而
吾郡得士十有三人故事謁兵憲於陳州是時大司
馬張崑崙佳胤左遷陳州倅署篆焉兵憲尊而崑崙
先達名士皆置酒禮諸生凡有問諸生皆膝席罄折
唯唯無一語錦屏獨侃侃應對如懸河至談弭盜事
尤切中兩公皆動色詫之曰鑿鑿哉斯語我未之前
聞也明日下所部議部皆心服如雨公錦屏明練
世務茲特露一斑云永城自國初來無進士錦屏笑
曰天生胡嗣溪破此天荒耳乃作種桃者說竟登隆
慶戊辰羅宗伯萬化榜進士授常州府推官讞決明
允惟法無常者不以一毫阿上官海剛峯瑞巡撫應
天以儉質率屬公移用連七單封諸司惟命錦屏用
連四枚封海公怒曰奈何格吾令對曰明公德令也
宜承何敢格惟是推官職司刑名爰書多重辟又無
印鈐恐露墨跡以啟奸僞公是之當是時惟錦屏異
封一時服其勁直張直指問明按三吳直先訟後訟
者卽直莫之直也詞下錦屏錦屏惟曲直是視有先
訟者不情錦屏簞之三十坐誣先訟者想曰胡某謂
小人爲簞之六十直指怒駁之責錦屏對狀錦屏召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其人復簪三十對口是人也辭不贊欺推官責二十
彼翅倍廷也今如數補之矣罪如初直指奪於理竟
依擬而健訟之風自是亦稍稍衰焉考最績當拜諫
垣以國氏子例不京除陞安慶府同知丁儀賓公憂
服闋補西安西安劇同知職邊儲又劇兩院以其才
也交委之勢不得兩先錦屏事兩院如在常州時由
是交得罪交劾之曰同知懷無禮於司監當罷當事
者知錦屏得左遷已卯冬候補銓曹余爲銓曹郎錦
屏來余私寓因門者以通執履歷狀長跪報謁余詫
之曰兄奈何作此態錦屏大笑而起曰外吏見銓曹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自有故事十年睽隔吾試女有世味否乃猶然識故
人不俗不俗因造膝談事抵掌如他日即躡足附耳
語皆揚眉吐氣發之時錦屏年四十九矣鬚鬢皓然
無一莖青蒼色有獻烏鬚方者笑曰老子平日不作
矯僞事使斥我者以貌與年耶猶尙幸霍州守高烏
辛酉同鄉舉也入覲病疫疫染疾也人忌之高來自
官從者皆吏卒僮僕病不能命也從者亦不用命錦
屏登牀執其手曰格誠在此兄無慮召從者數其慢
者焉高感卽泣開篋中物對高檢閱一一籍記之乃
延名醫檢方藥日夜扶掖調護無頃刻離蓋同起臥

者九日而高卒錦屏身爲喪主衣衾歛含棺木極其
周厚曰送終千古大事也無令其家有悔心既而高
氏子至慟哭曰傷哉吾父客死誰收女矣旣改殯視
之又慟哭幾死曰孤不孝亡父無祿天不俾相承訣
萬死奚贖亡父難言心事伯父以身托之孤子欲盡
心力伯父以身代之羈覓何在無能名伯父德令不
孝孤世世啣恩以頭搶地又慟哭幾死錦屏亦相與
慟哭皆失聲乃持篋藏及喪費兩藉呼諸從者前指
點明悉而付其子焉又謂其子曰二千里扶柩客路
恐難汝不識一人奈何乃自署名爲贈狀告同鄉之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三

在郎中者其辭有曰一束旅櫬有底冷灶塞燈千里
孤兒那不眠苦歎溺讀者酸鼻得賻數十金又引故
官例上狀銀壹仞不得如請當事者義錦屏乃給長
夫昇輿歸焉時有誦錦屏義者錦屏曰長者爲行不
使人知且吾義不如原巨先奚足多哉調濱州判官
署長清縣事在郡邑皆有能聲歲餘陞任丘令任丘
孔道也相沿夫馬視前途旌旗鼓吹驛遞告疲錦屏
至夫馬視勘合此外一夫匹馬不加焉于宗伯設岑
時爲宮坊錦屏同年也携家過任丘幾不能行宮坊
笑曰寧困頓我無令賢吏法自我壞二輔御史常取

所部名馬送都中知厚者乘之差滿不更馬商直指
爲正視學北畿曾以任丘馬送少傅王公對南對南
時爲宮詹商得錦屏掣其馬以歸商不悅任丘河間
屬邑也商爲河間燕太守好爵曰爲我語任丘一馬
耳使我無顏於座上主人燕以告錦屏不從曰一馬
一僕歲費民間五十金今八差察院歲取任丘八馬
饋所知代矣而馬不還繼者復取十年後任丘無馬
矣宮詹我同年也已不能惠人與而復奪之此豈人
情徇吾私以靡民財有死不爲也對南聞而高之曰
直哉令任丘有民矣鹽直指督課急商鹽告滯罪任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丘曰國民兩重商不之任丘矣如國課何逮其吏重
咎之錦屏曰鹽一也官價倍私私土產也禁不得食
而強派以商商獨赤子乎願解綬去直指好語慰留
之尋以不職論罷冢宰曰此強項令也終不容於要
路調開散而錦屏亦自是懸車矣居鄉爲人作美不
平者就質盈門有陳太丘風悖友誼恤悖獨故友王
文學可任名士也死之日父八十餘矣子在孩提其
妻日夜泣曰天乎何以爲生錦屏往哭之既謂其妻
曰嫂氏無苦一切事悉以見托乃與孺野經紀其家
籍其歲入而節縮之數年家益以饒又爲其孤問婦

於丹陽張氏張富翁也不許錦屏曰王氏子吾子之
若與我爲婚又何辱焉乃許之六禮皆兩兄終始人
謂王君不死云錦屏性脫畧耻細謹便敏活潑所至
無戚容無拘態陶然嬉然神遊無懷之世而志在義
黃之上機警多才大而兵食河漕小而琴書刻畫詩
文賦誄詞曲陶奕無不精能官人者用其所長得一
當焉必能建卓犖偉績成跡奇功而困以簿書束
之文法強其所不欲以就俗調辟之駕騏驎於鹽車
淹鯢鯨於涸轍其不躑躅憤懣而死者幾希錦屏行
實見尹別駕來師所爲狀乃入政以來表表在士紳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口吻者狀多未之悉也余撫所聞爲傳亦不悉隱侯
能悉者悉之

朱德輿傳

朱德輿者歙人也名敦敬號杏川其先朱革系姑蘇
唐廣明初授馬步都總管有戰功陞宣歙觀察使遷
休寧歷九世又自休寧遷歙之小溪君父克守翁蒙
遺業士弗竟晚乃棄就商然重信義惟與時低昂操
其贏而已人咸以士商稱之有四男德輿最少性敏
給慈惠喜任俠濟人利物界視娥趨非其好也年十
四從經師游值遺金於道守以待遺者薄暮一老人

夫不爽還之老人謝弗受一時里黨謂君
義若此何利能相染耶越二載母病君禱於太
和道由確山遇繁逮者爲解案中金脫其阮邑長吏
媿之更爲寬恤所居被德所過見思至目之爲恩相
公云君父產稱饒諸子長匿細軟物堅不發父不平
將死遺君書令之訟君捧書涕泣曰父在忘言父沒
藉口弟道謂何書中利一無以問食貧茹苦偏讀諸
禁方中夜不輟嘗曰吾不能如扁鵲受異人術願神
農黃帝岐伯仲景諸家言具在弟精意求之庶幾心
思通極性命氣血流貫陰陽濟世活人滿吾始願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之業乃精試術術良驗君性喜施不言利來者厭矣
君無厭初在九沙痘甚行君不問報施惟疾是視卽
貴重藥石無所愛携囊登竭衆僮有怨言君笑曰醫
能用得藥籠中空何患室中無物去九沙日居民數
百家率擔負相遺須臾滿戶庭矣視其貧者却不受
率感泣稽首去及之湖陰之留都之燕京治效視九
沙而聲名愈益起邀遊公卿間皆客遇之以名醫
補太醫院官稱貴矣委巷小民疾招致無弗往晦夜
雨雪若兄若勞倦亦無弗往曰我寄命人人以命寄
我若之何弗應君似儻忘人之難甚於身家而大

自持凜不可奪乃孝友則天性也析產時君既無所
得父所負逋千金又俾君償之君鬻田宅以償里人
重君者多還券君後以醫饒而諸兄者顧貧君復請
同居長兄遺幼子而三繼母妒君子視之授以醫醫
在淮南今著名從父貧老而獨君衣食之者十年堂
弟孤幼有吳氏者負婚約君爲置於理竟得婚堂兄
在畢師館畢氏兄弟訟語侵館師誣爲盜君曰吾兄
乃盜耶損資救之寃乃白嫂二人皆孀居貴田以養
之嫂挾長數窘君君不與校其悖倫重義至此醫外
陰功又非醫家所可及友人汪姓者無子妾病君診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之曰孕也當男其妻妒陰遣人市殺胎藥誤問君君
以養胎與之踰月妾無恙妻問故君謂其子曰願得
金物煮藥胎化爲水矣須臾持金釵一股至君賈之
仍與前藥謂其人曰若翁無嗣奈何絕之歸語爾主
母倘殺胎吾以金釵實其罪妻懼夙夜保持顧謹得
雙男夫賢其妻而感之妻語之故夫驚喜曰有是哉
偕其父來謝君君還釵大發一笑云有賣雞者暴厥
君診之曰就食藏也與苦練丸有頃下一重尺許遂
生謝以雞君憐其貧却之是年冬渡江之無爲風急
君見一亡友岸上招之急登岸舟尋覆惟君得免亡

友者貧君嘗醫之而不受謝者也時大雪薄暮四望無所之遇一人止宿情甚驚問之乃賣雞人也君輕財不責報獲報顧不多云庚辰冬渡江之繁昌見一舟覆溺莫有救者君出囊金不足又抽髮中簪予舟子卅子沒而救之活其王僕七人甲中歲比部貧外郎高君病且劇而貧君醫之七閱月且助以米炭費數金無一錢以謝爲作傳謝之乙酉歲君寓於蕭寺主僧窺所有而盜之君白狀於官官窮治而所盜之物無矣君哀其窘爲告免而去人服君雅量丁亥歲君南歸過江都董典史故人也稱貧君傾囊貸之君去傳齊文集 卷之九

反而典史死矣典史蜀人妻子扶柩無歸計君焚券且爲文祭之邑令多君之誼也聘典史三千金護其喪以歸已丑歲君由蜀道楚泊黃鶴樓下江邊僵死數人皆凍餓死君命僕買棺葬之嗟嗟君醫士耶呂叔簡曰余兒善病每延德輿醫輒不病試以他疾皆能雅重之以爲國手間聞其談虜談倭談播事皆斤斤有石畫畫且奇設其言用未必無裨惜其經濟長壽爲醫所拚也孰謂瑰璋事功必世所稱負瑰璋之望者樹之耶傳中事皆 德輿爲余言余樂道人善不啻在身又取其足爲世勸也乃次若語爲傳德輿

又言其婦江氏者賢不妒先是江無子妾有子如其子今皆有子相視如一人于此協氣也鍾祥必大所願德輿終始令德當不獨有子云

詠辭類

于文定公詠辭

萬曆丁未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東阿毅山于公薨於位所部以聞上震悼遣宗伯楊公莅祭凡九壇遣中官頒賻金百畝衣紵四稱粳米五十碩沉檀香炷柴炭油燭視常例有加 天子若曰惟茲協輔是朕師臣忝贊密勿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聖

底定邦家倚毗方殷遽捐鼎席其贈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定仍遣刑部郎中金君繼震獲柩太僕寺臣劉君際炎造窆窆視公以明年二月一日丹旌東指去國登舟當是時朝紳祖奠堂署皆屑老稚追隨市廛盡罷無知不知莫不掩泣於是在告刑部左侍郎呂坤乃爲辭而誄之 辭曰岱宗宰律青於穀城滄浪之秀文水是鍾于定國後有平涼公菴羅摩果於夢中呈篤生文定寔符厥兆凡年閱極天植其孝成童敏慧天下文章題名金闕財之王堂趙文肅公寔惟館師課以相業不獨文詞公於是時

精心孔孟天下國家身心性命 莊皇大行公爲前
筆鳳翰龍章珍之石室 今上龍飛公注起居封桐
折柳言動必書劉御史臺忤旨廷杖親故畏足公獨
省餉經筵日講誠孚於言獻替啟沃十有四年惟時
聖主慎德勤政躬承四祀憂勞萬姓會典世史昭代
貽謀公實成之以典以謨江陵不天 上欲奪情諫
者編成公搜其鋒忠告者心剛大者氣一時君子服
公之義已江陵敗沒產於籍昔也炙手今亦下石公
於籍者勸無深文一時君子服公之仁 帝命掄才
南國豐芭籠中參冬天下桃李旣晉秩宗直清惟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聖

鳳儀獸舞諸和神人 天家千億宿昔樂例公於名
封權不藉吏秦藩妄請 帝曰從之公執不可奪俸
踰時弘石城社數以私于極知煬龜公不從焉典禮
六年臣心如永磊磊錚錚百折不悔忽意尊體歸疏
屢乞每疏溫留公介如石 上允所請賜衣賜金兩
遣中使存注殷勤彼都人士僚屬若長傾國望塵若
失宗仰公之歸也四十有七經綸餘緒終之載籍未
代詞章釘釘牛蛇富則闢草艷則簪花公起八代還
諸三墳鳴鏑大雅振鐸斯文其爲樂府初夏松栢秀
勁風骨蒼青色澤其爲聲律仙子鳴璫蕭遠清越錯

落玲瓏其爲文章水與風行淵然道德溢於神情其
在林屋端居靜默賢聖主賓古今几席瞻茲同氣友
愛慙醜寧儉于我于彼則豐典鄉人處折節怡顏不
知有我安知有官薰其德者咸躋善民陳元化孝何
異仇香急人之難難者弗聞我無德心女何感云豈
忘廊廟無心殿閣慕爾爰立埤盤舊學使下黃麻蕭
鼓聞寂匪獨敏中大嗣官職讓於萇龍 帝曰女諧
爾辭弗獲乃與使偕單車在道謝絕逢迎民難滿目
計達承明龍從以雲九有爲霖胡不慈遺少輔星沈
嗚呼哀哉天不祥宋胡生明世天祐宋耶哲人殒瘁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聖

准提在念遺表在筆冷之尸諫古之遺直天怒孔殷
謫告駢仍陰陽舛戾寔維咎徵俾公變理可滅機槍
五兵屏兵九關反側且憂脫巾安問裴華俾公安攘
可版窮北官空廩庾私無蓋藏蘭絲日亟萬姓搶攘
俾公公祿轉可底平康萬事墮施百度拓落積瘵難踟
躕寐罔覺俾公握紀聲靈震濯世情險譎異語喧阗
衆賢人聖調劑有誰俾公主可謂是攸歸嗚呼哀哉
公之經濟太平餘事脫也生存當亦齋志宮府咫尺
明良萬里無計感孚矧云起真忠臣憂國沒亦未寧
天有回日賢子子生六表非短九命非卑朝野芳聞

六合爲彌安用長年抱此百罹系酒一漉生芻一束
告此誅文穀山之麓匪以哭公爲世道哭嗚呼哀哉
墓表類

勅封文林郎寧陵縣知縣東樓薛公墓表

陰陽傳載農弘楊寶活雀一命報以四世三公蔡伯
喈云是黃雀感恩而致也呂氏坤曰不然寶九歲耳
非有積功累仁黃雀微物耳豈能要天之大惠以醉
私德益仁莫大於慈悲心莫真於童子之心一念感
召帝鑒其真不俟積累而無涯弘賜無所吝惜益上
帝之溢喜黃雀特因之以泐其秘耳而博濟弘施真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仁實惠有大於活雀者天能默然已乎亡原薛東樓
者陰陽人也爽朗恢洪與人無城府而濟人利物一
念尤極濃至蓋持此終身焉浮閣公五子公居仲對
時有黃冠祁姓者亡其資斧卽捐數金助之性敏達
顧不難爲士紳而長於治生父命之董家政不以米
鹽計贏蝕而家日以饒累果鉅萬耻張大以奢其家
又耻居積以殖其身飽煖之外不使長餘臂曰天生
富人爲貧民也不貧之恤而聚其生死之資以壯其
驕奢淫佚之性恣其耳目靡足之欲積囊最厚是人
也不可以終其身矧曰世世萬曆丙戌丁亥間秦饑

三原之民以翁爲外府親族則與之歲費里人則計
口授糧有藝習者或給之資本使自爲計有以田鬻
者公曰有田則一歲饑無田則歲歲饑矣鬻者急減
而之半翁曰吾不計直計女一生耳寧厚周之勿致
流移其人感泣而去至今猶爲里人守其田廬念翁
不置慶陽安化真寧間流民載道翁哀之曰瘠羸若
是誰憐而生之女將安止吾何忍粟爲紅腐而人轉
溝壑乎乃以麥和豆穀爲麪以兩缸貯門外過者人
一升日爲常盡則繼之樹皮蔓菁人莫敢取翁曰吾
尚不須此乃號召流民取之數頃須臾而盡又誄茅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爲室舍無家者明年歲可耕貧者無種翁捐穀豆濟
之借者不責券不校親疎秋熟有不償者無問也當
是時流民恃翁如歸邑人視翁如父母關以西得不
下峭函而東者翁留之也昔人云救荒無奇策邑無
善人故耳夫一邑之人自足相活糠粃自存無事仰
給者十五待人而活者十四力能活人者十一有司
於不穀之年審民簿爲三等并於公堂量其物力而
分給之禁其劫掠而嚴治之使最餘者略不足者
但不至死約以三歲償其施有司保任不償者爲之
催科不索償者酌其旌獎有如翁者十數家而邑無

凶年矣世俗貿易錢銀多雜銅鉛翁獨用純金曰不
惜隨俗壞我心術且壞物真非天理也買田任自言
直或侈之翁不校曰彼失永利而我得之奈何又校
多寡耶如其直與之不以貨物人胥咸之無偽值者
取諸市不擇美惡曰擔頭小活計所負荷者悉欲售
之吾取其美則惡者必賤將安售量衡校勘如式無
分毫增減出入以之爭多寡短長者率取平焉無言
而去伯氏歿無嗣取翁之子大才嗣焉翁曰爲人後
者辭其產是矯也獨有其產是利也乃復以季之仲
子並繼焉里人王西宇者少貧翁每有賙貸後宰華
亭遣使邀翁至其任入境聞其廉曰是尚可賙也與
之贖曰公爲廉吏賙故人多矣留此以養廉一無所
受胡南原者以貴雄於里後食貧公閱之衣食終其
身卒之日葬從厚里中甚義之諸所賑貸者若干家
久不能償原券悉付其人或曰醮於天而焚之不亦
可乎翁曰我不求人知而求知於天耶陰德之謂何
翁平生不談死友之過不言人中非曰人有過生
聞之尚及自辨身往矣常與諱之牀第之言人
道果寔耶何與於我枉耶愈辨愈章至死不能
此二者得罪於天陰譴必及有子孫者慎之君子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哭

爲名言龍阜之鄉會試也翁皆知其必捷曰吾不敢
知天而知我我平生無惡行天其負我耶既而捷書
果至及龍阜公知寧陵而迎養也手書廉律已正存
心忠事上寬御下恭接物敬處事六言於書館尤兢
兢於用刑曰人命至重無以鞭箠佐喜怒草菅視之
故龍阜公在邑遵翁之教爰書一毫不苟節用愛民
罔不加之意諸政不悉數惟是 福皇子之國所過
山河動搖郡邑長報富民供役騷費無以爲生公獨
曰無驚邑人我借動官銀計費而後照派 福王就
洛陽邸月餘而邑人不知後以城基補之不動民一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哭

錢公之才之守不可及而翁亦與有幹旋之力云翁
以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生萬曆四十二年
十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七邑之人無遠邇親
疎無不傷悼訃至寧陵我公一慟幾絕日夜長號弔
者莫不掩泣哭公之哭而慕翁之爲人者咸爲流涕
夫翁以慈悲真心布無量功德上帝鑒之當隆其報
而壽不及耆天殆養其福以貽後之人不使獨享之
也洪範五福獨不及子孫蓋子孫昌大悠久壽考大
焉龍阜公以早年登進士而公子秀發岐嶺不類常
兒震秉賜彪之福德天已默定矣不然楊寶之陰陽

延壽一二紀足矣天終不以此而易彼也翁孝友公
直載在刑科喬都諫狀中不具悉余表其大者以詔
來代以勸世之富而好義者翁上世三原之清河鄉
人始祖爲眞生追都獲君獲君生睦五傳而生欽世
有隱德欽正大逆旅有妖而不敢祟道拾遺金而不
忍私至今以爲義士欽四子季仕正號浮岡翁父也
平生積而能散好施予邑令表其閭曰盛世逸民則
翁陰陽所從來矣翁名約字子博別號東樓以子貴
封今官配王氏封孺人子五長卽龍阜公名大中庚
戌進士娶蕭繼秦封贈俱孺人大才出繼於伯氏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次大助娶趙氏次娶賈氏次大謨娶王氏次大壯娶
周氏女一適里九萬孫男二鳳中出能謨出女六
中出者三一適中效出一適趙有璧一字張忠靖助
出一謨出二壯出一俱幼擇以某年某月某日
翁於浮岡公新阡之右左通政黃公爲之誌余爲表
而系之以贊贊曰積陰功食陽報寔天之顯道養其
福昌其後衍無疆之壽本之深原之洋自末茂流長
稽性牒證昔賢如持左券然燈續膏火續薪是在後
之人

勅封承德郎刑部清吏司主事禹川王公墓表

禹川公名納諫字養直萬曆辛丑以季子信甫貴封
刑部主事公少業儒早孤不卒業母孀不與門外事
四弟幼伏臘一切費皆倚辦於公公身爲家督日夜
作勞事母忻忻如也起居飲食先其意不待辭色母
亦曲體之不以辭色示也戒使勿勤後稍稍饒衣食
然家指日益衆居不得同乃析焉諸田宅器具盡兄
弟欲兄弟辭公曰我能富無憂公之長子習古善治
生竟以商富信甫少惺懔秀拔不類凡兒試童子有
聲里中愛之公與所契知者約婚既成言矣有顯者
欲妻以女啖之厚利公謝曰兒無緣爲大人壻業委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五

弱矣吾不冠婦人冠能貳吾言乎顯者愧服萬曆戊
子信甫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授崇德令省公公曰
捷至吾甚喜已而甚懼所謂顯揚者名之謂也苟貴
達無敗名名者仕人之善物也爾慎之且日謂子侄
爲壽乃泣下數行曰傷哉吾父安得見今日四座怡
然已信甫奉命以行三年奏最封公如其官公服以
拜命尋緩步之田間恬如他日不通謁有司有司謁
亦弗爲通有訟者持百金求直公弗納曰鄉間有理
公庭有法直不可買也且吾不以金錢受雇子其行
平公微時有里胥吏者踐畝共田公詰之挺公又弗謝

公既貴乃牽羊請罪焉公笑而遣之竟弗報癸巳健
有司不減賦督通曰嚴親族不能輸者公代之輸乙
未信甫陞戶部主事尋丁郭安人憂服闋補刑部公
喜曰我每欲活人恨無藉兒司生殺可藉以活人矣
平恕爾字汝謹持之明年軍恩封刑部主事又明
年信甫恤刑江北多所平反成公志也尋陞湖廣司
貢外郎於是公年八十餘矣健飯色笑如平生信甫
以公老不欲行公遲回忽夜驚呼信甫曰見行無念
我我夢奇兒當有重負荷也信甫至京會妖書事起
辭連楚人獄亟蔓引多無驗法司相顧望不敢執信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至

甫曰言曰法有以情真矜未有以指誣坐者某某無
罪貢外郎常司不敢首鼠獄竟弗成是月信甫陞郎
中又五日出知常州府過家公喜曰是舉也安置第
表井之猶以二千石典劇郡當事者不爲薄矣兒勉
旃信甫至常州以公所戒諭者治常常人喜丙午秋
公病五日而卒是爲七月十四日也距其生爲正德
辛巳九月二十一日壽八十有六公性樸直軒爽即
口卽心生不作曖屬事媒媒嘒嘒渾然前輩風骨嗟
哉斯人今亡矣夫公之先洪洞人有名善者遊學於
禹家焉永樂癸未輟於鄉終平陽別駕平陽人爲立

祠生淳淳生鑑鑑生琦琦生懷義爲引禮官磊落家
敢善居間喜倡義有古任俠風娶許氏生公蓋世德
所從來矣公娶於郭封孺人贈安人焦太史有誌不
具述子七人曰習古禮部儒士娶陳氏憲古娶劉氏
師古武生娶和氏繼朱氏酌古國子生娶楊氏繼任
氏述古卽信甫娶朱氏封孺人贈安人繼袁氏封安
人繼董氏期古武生娶宋氏邃古武生娶帖氏繼宋
氏孫十三人曾孫九人侄孫二人強半衣冠女二人
孫女七人曾孫女四人俱婚名族許在沈相國誌中
猗與盛哉天福善人如公信不爽矣考功大夫高邑
去偽齋文集 卷之九 至

趙夢白余同年友也癸巳察廷臣淑慝分明黜斥不
避親貴坐是落職茲壯公者夢白也余以是信公賢
信甫亭亭萬仞白眼脂韋人顧愛余余忘年友之余
貳司寇時多齟齬人人亦齟齬余也乃得告後信甫
在刑曹亦不能與時俯仰當不平事勃勃動辭色剛
方之氣九死百折屹屹不少挫人謂梓直余謂信甫
不悖直齋翁久矣寧有官二十年始得常州哉不知
其父視其子余以是信公賢故表其行實用昭來代
云

明樂義齋公墓表

喬呂寧陵舊族也兩氏互爲婚又世爲婚故稱相和者亦惟兩氏先君子嘗語余諸喬皆軒爽勁直有古烈士風其立朝則有萬竹御史居鄉則有樂義兩人從兄弟也風尚雅相期又諸喬中最著云御史宦蹟有崔宗伯銑爲志王司農崇慶爲表既詳言之矣樂義以布衣不傳顧其行則有傳者所不及也余表而傳之樂義名恭平生堅耐激發以義自雄見者愛其人相與稱之曰樂義樂義少負氣耻下人然無妒媚心第事事自奮嘗從人獵獵者以狗馬多獲樂義從手追逐亦多獲從人漁漁人以夜寒去樂義獨不去去爲齋文集 卷之九

獨得魚諸作苦皆此類家用是饒樂義少孤不識書嘗自恨我兩目炯炯而瞽也我胡爲若是後授散官例與縉紳通籍學縉紳數年客止儀文論說皆縉紳也而曲局士多學真通顧出樂義下服樂義初御史公育子鸞鸞死無後其弟亦一子不可以後御史取從兄之孫士賢後之御史歿士賢尋廢樂義獨不平有以千金爲壽者樂義笑曰御史謂我能後之也立士賢以我今以千金賣信義負死者而棄其孤安川我爲叱其人不受會有按其事者樂義對士賢不可廢狀其悉按者卒立士賢直樂義樂義由此名益起

嘉靖中歲饑公庾告匱繼不義輸粟數百碩助之邑人多所全活令喜欲上其事樂義固辭曰恭生爲官門子復更錄者三十年俾得養財以有今日今以所養之餘佐公家周里社又以博名高恭耻之令愈益喜曰君有周急名又得讓名名是倍輸粟也吾從君以成兩美樂義爲季子兩兄愈愈皆異財而蚤歿有孤曰瑋曰璋樂義子視之俾有成是時喬氏四小宗惟御史公起家進士諸皆田舍居不學樂義始爲塾群以師儒旦夜督責之甚者鞭撻自是瑋之子士廉爲撫寧丞璋之子士登爲靈璧簿皆以貢樂義之子完去爲齋文集 卷之九

光祿署丞賓卒業國子監皆以學生寵爲典濟尹以鄉貢進士完之子士訥賓之子士充士先士允士尤寵之子士元孫進議皆在邑庠而歲薦者一人廩食於學宮者三人進宅進論進經進綸進遽皆駸駸有士望四宗弟子青衿半膠庠而樂義家爲尤盛云樂義輕財不嫌尙親識賴之又持正嫉邪意所不然未嘗和人聲口呂子氏結繩前人顧樸無機智物我俱恬不滑其天自有字文而智巧始千百畦徑矣當義則首鼠謂前者愚見便則集蠅謂後者純匿其意有而沒語嘗人小與已拂則枉國是以快其私日夜營

營自身家外無念焉斯誠樂義罪人哉樂義錚錚屹屹爲一世豪賢顧少文自恨其所少者乃其所以得也吾因之思袁季玄樂義娶史氏有賢聲左司馬胡公守中有志余不詳樂義卒之年是爲嘉靖戊戌大水弗克志寵曰吾不及銘吾父於墓門又不使聞于來代沉淪先德爲孝子羞乃以狀屬余謂余能知之也樂義多懿行不具述余述其要者示訓焉

張處士樂山墓表

張貴重字尊爵魯山人也少讀書不成去爲商商倍得貲致富其後不爲商曰商市井人也惟利是競以去僞齊文集

卷之九

表

之損吾心又去爲布政司吏吏多伎倆惟屑屑計身家且其道尚圓而喜智張君顧謹厚學其術不得乃去而隱於農當是時出其貲可置田萬畝而張君不置也曰夫務廣地者非欲富乎地廣而三征隨之且勞且重吾費吾藏吾地於囊篋中富而逸蕩子以其富也誘之賄百計不能致曰傷吾財細故即敗亡隨之矣居鄉謹常終日下鍵坐深入簡出一毫事不敢與聞隣里之貧者婚者喪者亟需而無以爲處者資君君未嘗不與也萬曆甲戌余與魯山賀君子順來京師應制舉賀君爲余道其人如此且曰張君子

女翁也其室人郭氏先君死君哭之甚曰吾賢妻而治吾不復有吾妻矣竟不娶呂叔簡曰蓋善用老子者也夫老子寶重而重施君能予老子自好而用恩薄君於婦人義以君之才於商於吏無所不可也而卒不爲商不爲吏嗟夫世之人爭進喜張直欲在一世人前步竟沒此生不知止而其利與名顧落一世後皆張君之所笑者也余故表君以醒世云張號樂山生一子名行一女婿常樂道袁豐亨俱庠生君卒於萬曆癸酉以正德辛巳生年五十有三其墓爲今年八月某干支其地在邑之西南其祔以郭氏行去僞齊文集

卷之九

表

幼未能負荷父業今經紀其家者養子權也權幹而義張氏賴之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淵

詮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依孫前庚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壻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誌銘類

明廸功郎襄垣縣丞鐵峰冷君墓誌銘

君諱粹然字性夫先世青州人至正間有啟元者以功授秘書監食邑膠西家焉君始祖也父栢以德賓於飲射母傅氏弟煥然舉於鄉爲臨邑令妻樂氏子男二重光重耀俱有聲黌序重光給膳食焉女三長適武舉人鄒師孔次適王詔爵次適庠生匡受業孫男四女二曰福良曰福仁曰文姐重光子也姜氏出曰福善曰福德曰兩姐重耀子也李氏出君以正德癸酉生距卒爲萬曆己卯年六十有七其家世可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耆槩如此先是甲戌余令襄垣明年君以承牒至承令貳也民社共之不卑而君常快快間出其歲試時學大夫所刻經書二義則君名士也君歛歛不自任曰余豈卑丞丞欲爲士世不士丞耳是年方岳劉公藩三晉自襄垣入君郊迎稱以師公訝之已入館問余曰吳哉丞之稱謂也何居余以問君曰某昔應科目時公實監試事卽不第固已望門牆矣公大笑曰丞之耻於自屈也士矣哉然隱隱街之君憤慨慟哭曰粹然生鄒魯鄉誦法孔孟而溝伏稱人如更卒臧獲語卽罷且死不敢失口以羞士林又明年余移官雲中君送余境上泣曰粹然偏強得不失此五斗祿則惟長僚是賴公出鴈門吾亦歸東海矣歲丁丑直指公行部果有讒君於左右者君知之不告而行呂氏坤曰冷君豈不誠士君子哉他無論直不非禮狗人竟以獲罪余僅僅見若人矣獨怪夫士之人童心俗識必欲丞簿之祖已也何故哉彼其以僕隸事我而尚可責之以士君子之行也余因冷君而痛世之考節者謬以自尊也君卒之二年是爲辛巳重光者舊以通家子識余於襄垣乃走京師請曰不祿先人待一言以遊於地下先生若念前魚願銘墓門之石

俾先人不速朽且曰我先人孝昔大盜之入境也居人趨避難里舍爲空而吾祖未之葬也先人曰父極在是吾安往我先人友與吾叔父皆六十餘年以死未嘗異田宅我先人敦睦親族有欣戚不啻在身乃宦遊終始則先生悉之矣孤復何言余與君爲長貳而重光不遠二千里以來子情僚誼卽不文何可辭銘曰彼巖巖者而貴而榮此子子者獨坎壈以窮嗟嗟彼或兩失吾得吾一孰不百年乃枉其尺矯矯冷君不窮以要爾腹爾日爾獲實多

雷侍御慕菴墓誌銘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三

雷侍御慕菴者名士禎字國柱陝西朝邑人高祖遜曾祖景瑞祖寬父世濟皆古璞忱惻不斲其天世濟以侍御貴贈太常寺博士加贈監察御史娶韓氏南京兵部尚書韓恭簡公邦奇仲女也兩封太孺人以嘉靖乙巳正月四日生侍御於新市鎮侍御亦娶於韓兩封孺人再娶於韓皆太孺人從兄女也侍御生六女一適廩生劉捷一適孫應第一字大參范公某之孫鋹一字大參郭公性之之子宗曰韓孺人出字馬戴一幼未字子一口壯妻王氏出侍御以萬曆己丑十月六日卒卒之年壯甫四歲耳郭太參以女

許之華州王太史庭謨議托其家於侍御之兄子雷奮雷揚不終所托同州馬光祿慥曰侍御亡而孤幼非余其誰恤乃內壯而恤之命劉捷經紀其家又十年侍御之門人上蔡李君用中以光祿所狀侍御行實委余銘余與馬光祿郭太參皆侍御同年友也立孤委室情義所均顧遠無俾於侍御而寘石之屬余何可辭狀云侍御天資警慧五歲通數學六歲入塾塾師莫能難也能難塾師九歲受學於韓恭簡公恭簡大奇之是時楊忠愍公繼盛以言事謫狄道過恭簡談時事髮上指冠侍御諦聽之義勃勃在面忠愍去侍御嘆曰忠烈哉是人我輩不當如是耶恭簡大驚喜謂門人張明傳是兒也必以諫顯顧激于其裁之十歲爲文不勦陳語經史諸書入目輒不忘一日與羣兒過染舍入籍所染中染人大懊恚侍御爲書之染人半信疑比染主來索一一不爽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第受太常寺博士太常無掌故侍御曰是天子禮樂之司也弗志後何以徵作太常考胥史弗之便也寺臣便之九陵宦者以祭器冒水衡錢乃微闕不爲理侍御偕禮工二曹郎往督之宦者懼出二百餘年積廢器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四

曹郎曰悉爲我新曹郎無以對待御曰器受實器物如實數指牲匣謂曰大半三今牲匣九可盡新乎宦者語塞是舉也用器皆新而所省不貲曹郎始嘆服立朝無所依附太中丞李公世達重侍御欲引於銓曹侍御固辭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其門如市幕侍御欲識之侍御謝不見士論高之戊寅侍御將使命歸省會太孺人疾侍御親藥粥旦夕假寐者四越月竟不起侍御柴毀幾絕祭塋循家禮立新塋塋舊厝數棺始爲祠堂祀四世考妣成父志也壬午拜浙江道監察御史先是潘宗伯歸老新昌有欲藉爲神叢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者陰主爰立麻宜矣侍御毅然曰平章持政本卽伴食且不可安用覆餗人爲以白簡彈之是時馮司禮保秉內政潘其受業師也大怒人爲侍御危侍御顧不危也楊中書東明聞其事焚香拜天曰國有正人惟上帝其克相已而無恙中書又焚香曰正人獲保敢拜上帝之寵靈兩公自是始識面結同心云巡視中兵馬司中兵馬皆宦戚也宅撓法法不行侍御至令下如流水皆相謂曰馮瑯且下氣何乃吾儕秋侍御監京闕關節不到試典稱清尋督漕務前政密以求速也顧以擾遲侍御立法簡嚴曰我來速女耳女

連諸無所問及抵京通發舊運月餘薦漕吏一無所私武弁多以書干進者侍御抑之卽廉能不署上考競進之風少衰癸未夏余請沐歸里遇侍御於路河時侍御喪內相對泫然曰積未有兒息室無姬姆寧能棄家作宦遊人耶宇內事悉以付兄顧不復出矣既得請乃銳意載藉曰吾得從蠹魚老此書中何樂如之四方士從門下遊者烏履常滿虛人實歸人人自以爲有得而侍御之道滿闕中矣侍御天性孝友約已裕人博士之祿人薄侍御自奉猶寒士而養太孺人也如三公事兄謹財不較多寡惟讓事不較是非惟默兄五千皆子視之訓誨俾有成每歲暮召親族會食貧者給菽粟有差侍御乏輒稱貸所識以歲例請不能辭如數給之嘗自笑曰雷生微生哉劉愛父執也終身執子侄禮愛貧衣食侍御也如其程應登憲友也侍御登第日分以坊金之半伏臘倍殮皆取給焉劉嘉績好修士也來受學侍御解衣食爲之娶猶子也劉亦曰雷師吾父云韓士儉者韓儒人之異母弟也士儉喪妻而女少孺人撫之孺人卒侍御爲擇野嫁焉粧奩視女其親睦類如此隆慶庚午河溢漂沒甚衆侍御募人救之多所全活卒已歲沒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六

人相食侍御贍其三族又煮粥以活邑里又偕邑里之能煮粥者義風大振侍御平生癖色貨利滯無所營惟嗜義若渴饑故家無餘錙病篤檢其篋得白金八兩而負債且數百知厚者不索償也餘皆醫產債之因自吟曰官貧囊篋不荒涼之歎猶餘債幾行嗟嗟豈不清德君子哉侍御於學無所不精尤精於字文六書七音得其奧旨嘗欲爲字學大全未果所著詩文若干卷無一言不根理道韓孺人年二十適侍御靜重專一舅姑賢之姊姒無間言昔在糟糠拮据生業侍御得肆力於學孺人力也既貴無侈心生於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七

嘉靖壬寅卒於萬曆癸未享年四十有二韓氏婉順善撫遺孤萬曆丙戌來繼韓孺人明年丁亥卒距其生爲隆慶庚午享年十有八皆祔葬於侍御之墓朝邑人云侍御之生也南河公夢赤幘在門高四十五尺卒之夕宗人夢旗竿折適符侍御享年之數命矣夫侍御爲正人樹赤幘天實篤之而弗竟所施又胡以生爲哉匪侍御不幸也第曰天佑民生君子大行天祥世道君子壽考嗚呼邦家之珍泉壤爲寶我憂用老

南京刑部主事申白李君墓誌銘

君名哲字申白永城人曾祖某封某城兵馬指揮祖琛巴州同知父良知武學教授封廬州府推官兄楠丙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君仲子也生於嘉靖庚戌正月九日丁巳余在永城館於君君甫八歲耳見客拜揖如成人英振靜重余喜謂若翁曰是兒也骨氣不凡亭亭偉丈夫也自是二十年不見惟聞永城數名士則首李君督學試永城則一二李君云萬曆乙酉君舉於鄉道寧陵談世務口津津如歷談世態則欲嚼曰窮通命也利鈍時也須立得我脚跟定落得我本體在奈何爲身外物驅迫哉余壯之明年偕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八

計吏上公車邑長以路金微邑人金盈百餽君君教然曰甫登一第我里爲榮無毫髮益而又損之非大也辭邑長不可公曰諸府竟辭焉已丑登焦修撰茲榜進士授廬州府推官盡心獄事纖悉不得情不罷僚儕曰成案耳安用認認君曰成案確無庸下我輩矣識獄曰審具獄曰詳此我曹兩字符也衆服其慎而江南郡邑就理於君者自謂不冤矣推官兼訪六察之耳目寄焉君甄別賢不肖如鑑衡印城祖如山者署考如下吏當事者示之意君不從口實然不敢不然惟明公察之當事者不能奪遂委罪君不辭

罪也故事都御史御史同城值并謁則先都御史同謁者以問君君曰不可得先者先之御史報門君入自事久不出都御史升廳單待兩君不至闔門入矣同謁者謂君夕入當謝君曰無罪耳何謝同謁者夕謝君明日入不謝都御史銜之淮陰人語我云六安偶無守以君署君曰署官客也署署逆旅也不嚴必玩君御左右不寒而栗豪族魚肉小民無貴在六安八月采良安堵而不逞者鬱鬱布護口矣君率直自信強毅敢爲曰我道當然若以人怨德爲張弛豈不樹恩直是愧此心有久不能耳是時永城三進士君去僞齋文集卷之十

之兄楠司理松江黃君運泰司理鳳翔君司理廬江聲稱並起辛卯楠入爲御史甲午運泰入爲給事中丁酉君陞南京清吏司主事報至笑曰我徑情而意自分宜爾歸省其父母拜堂下以親老不欲行封君強之曰季子及諸孫在終養無辭見行兄弟仕兩京以報國吾志畢矣乃行在道中寒以十一月十二日卒於滁州娶孫氏繼娶孫氏皆先卒再繼柳氏生一女甫三歲無子封君以季子之季子子之與側室徐氏蔡氏共守焉呂氏坤曰文言亢龍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伊尹以

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孔子以之君不撓之氣天植其剛儻得巷遇董宣汲黯其人乎十數年來釣陽二連扶溝二何永城二李同爲進士同宦今皆喪其一焉豈中原淑氣能毓而不能培耶歟矣夫歟矣夫銘曰天忌盈月滿則缺物忌盈木秀則折吁嗟乎中白

明中憲大夫浙江寧波府知府贈亮李公墓誌銘

左司寇曰王之廉卽不劇也不如續之溫依酒之淡卽不苦也不如脢之美是故聞道闢而奔趨見紛華

而族擁人情乎乃若適志澹泊之鄉游情寂漠之野緩步絕塵之後拾遺棄棄之餘敝蹠得失浮雲榮辱近見李瞻亮云瞻亮名一本字汝培少受學於厥考亮山亮山以學行名里中數舉不第遠近士皆負笈從遊門牆濟濟皆以所長自表著見瞻亮皆下之自謂弗及也嘉靖辛酉舉於鄉有司城役辛丑錢爲僦公固却之曰日本卽貧豈貧於役卒乎嚶吾德而閔怨吾不爲也隆慶戊辰登羅萬化榜進士是時除外吏者多避難求善地公曰地無惡聲錯者利器之資也得撫寧令撫寧當邇朵顏當丁卯蹂躪後流亡未復

賦役失額公招來而捐循之明年大旱公竭誠以
尋雨飛蝗蔽天獨過撫寧不下人謂德政所感云榆
關驛賞勳遼要害撫院欲城之曰是役也非李撫寧
不可公毅然任之三越月而城成兩鎮有金湯矣辛
未陞戶部主事戶部掌錢穀無誌大司農舉才望者
修之公綜核精嚴多所裁定至今爲畫一云大同缺
儲部公新在數人後僚友讓能乃擢公郎中督餉大
同清理積弊變價養廉地青草銀查革虛出米豆銀
及節省附餘銀計一萬八千有奇直指上其事兩得
紀錄由是先公而去者繼公而來者督餉各邊與公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同事者皆忌公矯異思偵伺而播撫之矣乙亥兄山
歿於大同公辭職贖曰先志也我不敢拂服闋補刑
部刑部號寒局憐才者往往移之清華次亦調宛劇
公是時樞要多知已無所希冀意泊如也曰等郎官
耳刑曹司人命死生顧不爾良耶設余有膏脂心卽
薄亦不失吾舊署安用改爲兩經朝審多所平反法
司服公詳慎一一釋之某年陞寧波府知府寧波邊
海倭寇歲有出沒公嚴武備禁交通清濫獄積虛日
興文學直指某貢望甚苛多不以道公不應曰朝
廷設守爲寧波豈爲直指哉若察舉失職去爾惟命

彼僂僕梯窺剝下媚上有死不能耳尋以母老乞
養將轉聞而宜人之計至矣公在寧波僅四月去之
日士民有餘思而直指劾公偏徇以調簡下部日左
宰楚人也有憾於公竟以閑住復聞者譁然不平公
笑曰性不諧俗固宜爾耳乃召三子而語之曰我有
不盡之業兒爲我成有不盡之忠兒爲我盡乃且夜
督課之十年長君振於二十人中以貢仲君成進士
少君有聲學宮三世家學不就外傳皆以嚴敬得之
子孫才賢孰謂責善則離云公澹靜直方不以私干
人人亦不敢干以私世務繞指而公強項世務深伏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十三

而公軒豁書自吾儒之外不讀人非會心之友不交
其自警銘云無形是視無聲是聽清心寡慾欽哉上
敬則公之平生不獨以美質勝也公以嘉靖丁酉四
月二十日生其卒也爲萬曆己酉三月二日壽七十
有三以某年某月某處先世晉之高平人始祖寬
遷於鄆郡曾祖海祖純世其醇謹父漳卽兄山以公
賈封奉政大夫戶部 司郎中母 氏封宜人配
王氏定州人某名女贈宜人繼配高氏某邑司訓某
名女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時馨選貢生娶平陽別駕
高某女次時釵丁未進士授丘縣令娶待御安九城

女繼娶散官葉某女五長適州守高易男守業次
適庠生鄭某子舉人論次適庠生王某子崇雅次適
別駕張某子庠生化麟次適庠生高某子庠生雲鸞
孫男四應甲聘庠生程統道女應乙應丁應運俱幼
女六長適庠生張某子恒次適庠生周光祖子夢方
餘俱幼余與公同舉於鄉戊寅而後同爲六卿之屬
者三年隨肩躡跡知公最深有狀中所未悉者心本
純王官非俗吏可謂天之君子矣仲君克肖其德居
丘三月而吏畏民懷有如素官兄弟子孫恭養濟美
福善不爽又於臚見驗之銘曰水以橫溢順則流長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十三

公不溢於身厥後乃昌汝水濂迥公墓鍾之洋洋德
澤千古如斯

明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見虞胡公墓誌銘

公名希舜字用中見虞其號也公之先山西臨晉人
曾祖明祖淵世業農父廷瓚始業儒爲名士以貢得
官初訓導原武遷懷柔教諭以原武風土佳解官之
日過原武籍焉懷柔公當五十時未有子子同產子
邦俊楊孺人卒韓太孺人繼孕叅政公以席靖庚戌
二月十日生公於臨晉是日也懷柔公夢巨蛇繞柱
占者以爲貴徵公生而警敏不好嬉遊愛書史甲子

舉於鄉名在高第年十五矣髮甫齊眉卅州自何大
復後登科無此少年云萬曆甲戌與余同登進士同
除日公令山陽余令襄垣以循良相期許公至山陽
值歲稔以蠲賑請全活萬餘淮黃之合流也在清河
口黃弱則攜淮與東黃強則淮退溢黃又以沙障而
逐之山陽有爲沼憂公上書議復仁義五壩及築高
加堰事竣當事者上百執事功最山陽 上賞山陽
金視監司徵命將及而太孺人卒公扶視歸原武山
陽民德公肖其貌而祠之服闋補真定真定甯孔道
奔命告疲公先民而後賓旅真定之德公也如山陽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尋以卓異拜吏科給事中明年陞工科又明年陞兵
科諸所建白皆爲國家經久計有不悅公者欲中之
銓曹重公而不能爾也公俸不二年於資當僉憲乃
陞山東憲副以示活異云職鹽法鹽舊以河行歲久
河滯冬春涸而夏溢商人苦之乃陸輓陸輓利薄而
商稀官苦之公始建五閘以資蓄洩鹽乃大行陞陝
西左叅政職督餉時火酋犯兆岷餉急公走河蘭親
督之三軍食足而民不告勞公之才可榮知矣公在
吏垣時劾南京戶部尚書魏公學曾魏以是家居久
至是起總督四鎮公其屬史也引嫌不視事魏公慰

留之數四公堅不可留會鹽御史論山東事謂公急於職也調簡明年敘火酋功再得旨賞金幣有加仍優調公曰一我也而功罪殊我不堪再榮辱矣遂不復出計懸車之年是爲辛卯纔四十二歲耳以公識趨視軒冕爲何物而以軒冕榮辱之哉公性簡直開爽胸中無留語處世無脂韋態亦不受人脂韋而坦率溫文由然春膏煦日余愧申顏公真吾侯無可耳公之卒也以萬曆丙申年一月一日享年四十有七娶楊氏封孺人子男六士龍邑庠生娶張氏士鶴聘師氏士鷺士驤側室蘇氏出女六長適高益欽次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明處士梁少淵墓誌銘

處士名補字號少淵福建莆田人也以宿學北遊梁宋間梁宋人愛處士所至爲履滿戶庭柘城梁氏宦族也尤愛之爲卜居於邑處士遂爲柘城梁云嘉靖乙卯學大夫徐公試睢陽見處士所爲文大驚喜曰是獻璞玉也必爲世睹一時十郡邑翕然傳柘

城梁某云是歲余亦入鄉學聞處士名不及見然竊慕之後相與知名士問所師則多處士弟子也又藉甚稱處士余愈益嚮慕焉萬曆壬午余從事郎曹退食門者以名刺入則處士也一見若平生而處士亦自謂慕余若余慕處士云時處士年已七十矣余館諸賓席令兩孺子師事之孺子方離乳抱頭蒙不可馴處士以母道師之孺子乃馴數月駸駸長則成人而久從處士者其速肖固宜也余從子業大學一僕竊其金匿之顧誣館人而訟處士曰必是僕也辭支而色遁及就鞠而僕逆矣鞠者命人四捕之不得處士曰必歸捫其孥如行追之果在道獲焉余以是知處士才他日處士獨坐而泣余偶入舍處士掩泣良久曰子薄行天必不祚子以祿始子娶吾前之陳氏生女以子來欲以陳從陳不可曰故園若是吾能舍諸君行猶以吾還吾從不復還矣不果從及子卜茲居惟是井臼事子弗能又不可使先人無後改娶某氏焉又數年以改娶者歸若兩嫡也不相下尋又來今且三十餘年矣子藉於是子男女長於是婚嫁於是是不可以歸陳齒年與子若昔嫁女而依之女又殷今莫知所依寧忍一糟糠人爲不祀鬼耶言既益大

泣予爲之悽惻明年迎陳氏來嫡陳氏余以是知處士能補過拓城令以處士學行爲子弟聘之當是時令重處士甚九鼎一言有訟於公庭者以金謁處士處士曰君直無所事請枉而求直將使直者枉乎竟謝絕不爲一言令聞益重處士無何處士卒踰月而陳亦卒矣嗟嗟以卒之年合何合之莫以合之年卒何卒之奇也處士其無憾矣夫處士生於正德某年月卒於萬曆癸未某月壽七十有幾陳孺人生於某年月卒於某年月壽七十有幾子男二汴澠縣主簿邑諸生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以甲申歲十月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處士郭一卷墓誌銘

處士一卷者名實字誠之余從父婿也北郭氏稱邑望族與余家比閭居世相懼也處士少爽直有氣骨非凡兒伍故郭氏婚於我而予從父之贅婿也有奇擇曰貴婿侈假婿蕩辱婿不庇妻孥郭即吾甥也許之處士少孤與兄完共庖父視完惟是監櫛冠履之事不以請也他惟命完愛之日弟事我是父不得於子者也人謂郭氏友愛完故昂藏挺挺無所屈遂嬰奇禍監司受指示者之族也捕郭氏妻孥盈獄完懼走死處士慟哭曰天乎吾兄何罪枉死道路間吾安用生遂自縛詣御史大夫白冤狀激烈請死御史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葬處士於柘城某處陳孺人祔焉先是處士與余夜談於邸舍語次謂余曰於公無他望我死望爲我銘余笑曰生子先死知誰先耶藉令余後死余不敢忘及余疏病歸田而處士歿矣余謬陋不文又引疾者不爲文數有命予文者若不可已而余固已之且處士與予言他無聞者是不可已乎第諾處士矣死者有知無知而予有知也余不能欺予乃銘處士銘曰六合吾家孰爲遠遊九原皆土安用首丘樂哉此離之人其此一坏

旺有後卽無後而貧者何子無精于旺而堅等精子以吾無所藉者與藉子者子未嘗無利焉堅曰叔父不有旺以富子子寧忍耕昔者之賜子反贖田呂叔節曰余所述乃苗君子才所爲處士傳者也然余有舊聞焉先孺人在日每慶節則有諸女之令郭氏姊獨先行曰姑老矣予朝夕侍歸莫懼夫子之讓予也是時郭氏姊年且五十矣奉夫子令若嚴君則處士之孝德所先與處士少嬰癩歲數發或間歲一發竟不瘥竟以此終以處士之果毅仁明而遠於利設不以癩發其所樹立當必有過人者惜夫處士生於正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九

德辛未八月八日卒於萬曆乙亥十二月十七日父璋周府典膳祖郁曾祖安高祖有才皆隱君子以忠厚世其家子男三人國屏太學生娶鄭氏國翰娶喬氏國珍娶李氏皆有父風克大先業女適郭一奎孫男五某某孫女四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於邑北先人之兆銘曰胡厚爾德而肅爾躬惟弗竟厥施其後乃豐

將仕郎西陵胡公墓誌銘

將仕郎西陵以萬曆五年二月十日卒卒之前一日聞其子來賓曰吾聞君子不朽謂有立也謂有傳也

女欲托我於石乎則有我呂氏兩弟我死女必以請是時予官雲中越明年來賓以余兄六十一希湯所爲狀寄余且道將仕叔祖姑也而將仕有女弟余六十一兄娶焉惟茲世構好則余兄當狀余當銘狀曰將仕名汝吉字相家在寧陵之西因號焉始祖九公生士能士能生讓讓生琳琳生綱綱廩於邑庠不仕生淵淵有鄉行監司賢之予之官賓於飲射生子三人汝貴汝竟皆庠生早卒將仕其季子也將仕兒時有敏能聞長者言卽了了得其意指受毛氏詩於兩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十

兄歲餘兩兄不能難也再歲能難兩兄兩兄相視笑謂爲季方云年十四舉茂才尋與二十人俱廩食學宮二十人者下之曰胡君子里材也將仕自視亦不欲爲凡品晝日共友人聚立羣坐笑語自若也若慢遊人夜則閉鍵下帷攻舉子業雞喔喔始寢或曙光分燭不知也往年學大夫行部試諸生諸生恬不事事機再下矣始達旦有書聲如將仕而將仕則籌廊偃然臥達旦不起及唱第輒先諸生諸生驚謂將仕有天幸也及發卷爭取視之則又爭服將仕嘗訓子弟曰一飯不澤膚而長吁者先吸惟學亦然緩阿諛

養與時乘也士乘時者不言命將仕兩兄俱早卒遺孤來庭汝貴子也病痺醫云不治將仕泣禱於宗祀曰介曾孫汝吉支不主豈來庭宗子也實四世是承敢微福於高曾祖福不殄汝貴以及其孤吉死且不恨俄而愈將仕子視之禪有成今來庭與其子文燦文炳文煥皆後先巽序藉甚聲稱生業視將仕爲厚來庭與諸子亦祖父將仕也曰亡父棄其孤以死設在寧愈吾李父耶姊適徐讓讓貧將仕以田百畝資之卒爲徐氏田不取直將仕善養生術讀黃白家書得其伎旨謂三滿後飛脫可立致嘗語余弟聞佐乎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三

先天在天我不與後天在我天不與故知道者不言命隆慶辛未予試南宮將仕授銓吏部竟以貢除福建歸化縣主簿將仕故豪雋耻蒲伏下人乃還吏部劄曰吾以種種髮遊燕市冀有行也夫簿無行所矣乃歸歸七年而卒距生爲正德庚午二月十八日壽六十有八娶尚氏無出來賓者側室劉出也娶宋氏孫男二文輝文煌呂氏坤曰世言死生富貴皆造物者司之古今豪賢莫之敢忤也將仕嗜學工養生術矯然欲以人事勝而曾與年俱令願違豈不命也哉將仕生平狀詳言之矣予誌其大者爲銘銘曰杞梓

參雲而終蔽牛舍彼懸黎玳瑁是求嗚呼定命者天定論者人考將仕德視此貞珉

于節婦墓碣銘

于節婦者予內人之季母也姓胡氏予在甥館二十一年蓋深知節婦云節婦年十八而歸我內叔玩踰年而生子夢鰲又三年生尚志明年生尙仁又三年而玩死於是節婦二十六矣父母兄弟死於疫夫家貧夫之兩兄弟僅饘鬻自餬口邑大水者六年十室五流亡發婦賦雄狐者十九也節婦採木葉草實和糠糗以自給無二志有媒者輒怒其人或謂節婦子之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三

不適人也我知之是惟三孤之以某里某富而慈果適某耶則聽以孤從節婦罵曰若然嫁以其妻妾于氏之身而孤于姓也奈何以饑寒故改事人死則死耳已復罵言者大慚自是無言者時伯氏廷璋者無子視三子其子也且賢節婦與其弟珩月給粟歲給伏臘費婚則給之聘財節婦賴焉又力紡紆課兒以讀故尚志爲學宮才子弟而家漸以饒視初婦年信之或不翅倍云里人曰父在而子不識一丁夫在而妻無完裙者世比比也父道也妻道也夫道也節婦兼之矣初玩之生也不治田家事喜交遊好義氣父

兄雅不喜然玩亦不屑喜父兄所爲也識者謂常有
奇建白竟歿死死之日謂節婦曰有兩兄我不死也
有二孤兒在我不死也有汝我不死也今其言皆驗
君子謂玩有識云隆慶初子作邑乘傳節婦者六人
心惻惻欲揮淚蓋憐之也朕余所志者蓋棺人于節
婦在故不錄吾怪夫世之好異者重死婦輕守婦又
輕有子之守婦曰彼固留於所愛也不則曰彼固以
足守而不守爲耻也嗟夫世之棄所愛而不耻於足
守者豈少哉貞烈之婦心一道同慷慨者殺身從容
者待死若其有子無子則遇之幸不幸耳幸則有子
未傷齊文集 卷之十 三

之婦幸難則立孤之婦難是三婦者未易優劣也于
節婦質朴而方潛無所好景物繁華閨閣笑語節婦
渾若不解者救食布裳勤苦而已古節操士不苟隨
人其德容率類此固知介然者之能守也節婦生於
正德丙寅而夫之歿也在嘉靖壬辰又四十年是爲
隆慶辛未而節婦卒壽六十有六其夢齋尚仁者皆
先節婦死而無嗣孫一尚志子孫女二長者皆出
尚志撫之銘曰維石斯堅有堅於石石猶朽兮維不
恃石而存者與天地久兮

明初州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芹泉劉公

暨封孺人張氏合墓誌銘 代中丞李對泉作

萬曆甲申二月四日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
議劉公卒於南陽又三年丁亥六月七日孺人張氏
卒於正寢子與公生同里業同舍同舉隆慶戊辰進
士余女又妻公之子永脉則知公者莫予若也宜余
銘按狀公諱致中字位夫號芹泉少勵清修慨然有
天下志初授中書舍人舍人無事事號閑曹公曰斯
地斯時君子養經綸之會也用乃學學無及矣遂明
習當世務博綜精核卽令談法家老吏弗如也明年
壬申以父喪還里有以二百金與公者公叱之請謁
未傷齊文集 卷之十 三

絕弗通丁丑選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四弊
疏中貴人業已憚公尋監光祿事時 嘉禮初成供
用繁侈公謂賞宜愼額宜臧勿滋取以病商庚辰侍
上耕藉上西苑觀麥疏尋 命視京通二倉上剔蠹
及條陳六事疏中貴人積不平往漕糧入監門計所
入以稅金謂事關中貴人弗問公曰 國儲亦稅耳
上請裁門稅疏于是諸中貴人羣譁謂劉某數困
辱我視舊例弁髦皆環跪對 上泣 上知公忠置
弗理會有謀代公者乃補公陝西按察司僉事察關
以西關以西歲大侵多盜公先賑而後捕之民以救

寧按部陬間疾苦車轍徧窮陬多所興葺民視之神
君而慈母也于午陞陝西右叅議駐金州渡口之稅
歲千金公費率取給公曰奈何利小民雖末悉罷之
有縣丞某者賢公命署邑一日以茶爲獻檢之得二
金杯呵其人持去竟不言棧秦蜀險道也多虎公治
之如坦途下令曰捕虎者與捕盜者同賞虎遁去盜
日明公視于虎也亦遁去癸未四月大霖雨二狹之
懷山勢欲沒城民謂公水亟矣蓋以身免公曰汝曹
安往而予身之恤也乃經略禦水具須臾水入漂城
中廬舍幾半民謂公水亟矣蓋以家免公曰汝家安
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往而予家之恤也乃經略拯溺具須臾水入公室及
閭及簷阿及棟公與室人共一地屏浮焉足在樹末
會晦夜火絕風暴作雨益急如注屏蕩漾水留足公
之仲子婦一女孫一女僕二溺焉室人震懾慟哭公
曰無怖當死何處不死耶俄有光熒熒自水中出公
視之得藉手焉不胥溺比旦一舟來徙家山麓之民
舍然死者未收生者未有寢食也室人嗷嗷公曰萬
姓浮沉水中呼吸失生死吾生矣幸少需乃亟入城
中募舟人及善泅者得數十艇至則四掠居積不濟
水中人或奪所有反擠其人水中公怒取掠者一二

人斷其耳曰緩爾死第活人以贖活者數千人皆鱗
集山上人無食且半無襦袴公令批浮衣於水中衣
無衣者先婦女次大夫士次民又飛檄近邑作乾餼
或備食山上人先病者次大夫士次民次婦女又明
日水出城城亦半頽圯矣公始慟哭收其女若婦及
女僕殮焉當是時微公金其無人乎踰月公白遷郡
狀於兩臺略曰金民甫出陷溺生計蕭索而城城是
亟誠迂設明年水將城城者無人矣以勞費易死工
城城便乃遷郡治於高原相度區畫欲堅欲省欲事
事宜欲速蓋夙夜忘寤食者數月遂病請免官中丞
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直指留數四士民上狀番者亦數四病益甚不可以
留郡人號呼送者輒道有欲祠公者有會金爲餽者
公峻却之至南陽與疾謁諸葛丞相祠翼日而卒公
平生慕武侯嗟嗟若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亦
庶幾其無媿乎又明年丙戌士民請祀公於特祠御
史曰特祠無典必廢名宦祀典也乃位公於名宦云
公多善行在在有口碑茲不悉悉在狀中要張氏以
登極恩封孺人孺人端凝靜默事姑以孝謹稱後
事繼姑繼姑嚴亦稱孺人孝謹恭藩公之爲中舍也
每朝恭孺人雞鳴具食公憐之曰以予貴猶以予勞

無庸貴爲矣孺人曰承事所天惟不敏是懼何勞之
敢辭我聞士有側室庀內政也願爲公擇之得二姬
焉門以內所訢如也公無難色孺人無後言二姬無
大息聲見者莫不賢孺人孺人從宦二十年無私藏
公之歿也歿如士秘不及稱遺田千畝宅二區以腴
出六百新宅一子致曲致曲者公弟也公歿語不及
家事蓋孺人意云制命婦七階皆冠珠翠帳以雲
霞爲人受勅曰命服不備借以謝於中雷後亦不
復製曰此百一御耳而費乃百於常御惡用是盛美
者實食侯哉其儉素類此病革子婦始製爲歛具焉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七

公之先澤州人有名芳者卜居廩廩延生得海得海生
哲哲生鏗鏗生鏗生鏗生封中書舍人洽公父
也母贈孺人李氏生公於嘉靖戊戌歲之某月次生
致和致和公子男二長卽承脈廩膳生次承派初娶
家弟垣女繼娶封丘黃氏女二長適滑縣鄒某次許
邑人張某孫男一聘焦舉人思忠女承派出女一宋
監生倫之子字焉余甥也承脈將以某年 月 日
葬公於先人之兆余卽號泣執紼送公於墓門有餘
哀也而往來齊晉間於公歛含葬皆不與余何能爲
情乃技涕而銘之銘曰不獲承年而永其名不豐於

用惟德是豐蓋造物無完賦而以甚愛者昇公不謂
公窮鮑蘇女宗黔婁氏節關南幾共溺之身借藏於
先子之側不謂公尾廟食於民菽食於子不謂公死

明陝西三水縣令清泉周公墓誌銘

叔簡氏曰人亦有言貴達多賢哲父祖無庸愚傷誅
家之賈也余不諛墓中人而王君衍胤之狀清泉公
也其事核其語質必不贗余因其狀而文之按狀周
汴城著姓而清泉者周氏著人也名充字仲美少穎
敏千百常見授毛氏詩讀二南卽了大義爲文匠心
不囿人口余翁司寇大立督學中州曰見所爲文大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六

驚喜卽從家塾拔置庠邑廩膳行吳司理國倫遇以
國士稱爲滅明云嘉靖癸丑師尚詔爲寇陷歸德攻
鹿邑拔之尋破柘城欲倚名人爲聲望 陳舉人問
詩及公館爲上賓以兵環衛之陳公之師也公謂陳
曰生義難兼願從先生於地下陳曰我登名義不委
質於賊無生理子爲士又獨子有老親無外理且賊
之質我恃爲重也傷所恃以怒王師賊必悔我外所
以歸子也乃縱賊開果姚懼遂解嚴公乘間歸焉在
軍中有誓歟方能酬主德全軀不忍去親廬之句迄
平兩堂特嘉獎之余爲諸生時欲識公面不得歲辛

西得與同舉於鄉見公亭亭玉立稠衆中如孤鶴乃
數奇累試南宮皆乙榜余在天官署者十年強之仕
不從曰故人在事時勢可乘充菽水粗足自給而老
親憚遠遊離親卽三公非所願也親終始除陝西三
水縣令三水貧前令相沿惟繭絲是亟公曰苟無民
賦役安從出乃以撫字爲催科而歲不減額稅監某
橫於三秦魚肉郡邑常是時咸寧富平相繼被逮郡
邑長重足而立公毅然不折節調劑得宜四境牧寧
崇飭學宮性所泮池廟貌煥然收觀尤加意俊髦文
氏故名家也而舉人在茲公極親禮登辛丑進士授
去偶齋文集 卷之十 五

館職庠生翔鳳尤所陶鎔登庚戌進士公之藻識槩
如此持身廉儉於民一無所取公衙諸日用儉如民
市肆宴如邑號青天云無何有家難子喪孫孤而公
之歸計決矣三請於臺察臺察留徧請於藩臬道府
藩臬道府留大夫士民留又請於當路乞爲晉公竟
拂衣行去邑曰老稚載道徘徊數十里不能挽不能
從望塵悽愴觀者榮之歸來冲恬坦率口無譏評足
不造謁曰徜徉泉石間浮雲勢利朝夕舊所知由由
如也鄉飲賓席有司數造門數辭竟不赴有司高其
風尚謂不可及云公止於嘉靖壬辰八月二十六日

卒於萬曆戊申五月一日壽七十有七配軒氏左都
御史軒公裔孫也繼娶曹氏側室王氏子男二長鳴
梧邑諸生娶交河令閻自成女王出次鳴珂選貢生
娶盤屋丞張惟義女俱先公卒女四一適某一適某
一適某一適某軒出孫男二益宜女三一適某一適
某一適某梧出孫無子宜嗣之將以某年一月一日
葬公先塋之次以軒氏合公之世系在厥考顯誌中
顯號遲菴以明經授陽城丞遷沁州判有惠政配王
氏無子人曰斯人也而無後天必不然晚納一女子
乃生公公二子皆才皆不壽而兩孫少人爲公憂從
去偶齋文集 卷之十 五

孫鼎者已廩生篤行君子也公以托孤厥後當益振
公其瞋目哉昔公壯時有公輔志人亦以公輔期之
僅令三水不足竟所施得無鬱鬱然見一矢而加由
基無俟盡發也銘曰彭澤千古屬之淵明史雲百世
以萊蕪名吁嗟乎周三水何必公卿爾沒其寧

明處士張元勳配陳氏合墓誌銘

萬曆癸酉十月既望夜有扣余扉者視之則張君四
維也杖而經以其三子至余揖之坐辭既而匍匐稽
顙以泣謂余曰公愛維父子深矣惟維父子不敢忘
公愛願使先人被其餘惟維父子不能感公願其我

先人感維之父有功者卒於嘉靖十八年實正德丙寅生生年才三十五耳年少無所著聞時維始成童又不及聞所著聞者但聞之父老云張元勳者剛腸直氣義重於財維不詳其事不敢以誣維事母久若維母者維則知之矣可爲公事事數吾母陳姓荊州守斂之侄孫女也以不妬稱吾父有侍婢而閨門語不聞比隣夫妻嫡妾嬉如也父卒時吾祖母老矣祖母朝夕哭曰生兒之謂何兒死矣我生之謂何吾母善事之惟得吾祖母憐他無論祖母喜且泣曰是吾兒未嘗死也設兒在何加焉維故貧家又父歿值凶歲維又幼且愚維之妹今適黃閣者未嫁後數年維漸與士君子遊而妹得良婿氏又數年家漸以饒則吾母者祖母之子而吾父也維何忍忘劉氏姑我先人之同母姊也寡而歸吾母與之共寢食者十七年未嘗出一厭薄語卒之夜猶念及曰一姑安在詎誤共一語而卒實今月六日也姑哭之瀕死甦復哭人有哭其哭者側人之妻聞計行哭於道望柩哭盡哀往吾母之田舍也維以羞果進個小兒環視焉則偏與之日環日與之不厭也諸孫以祭燕于公者進則分頒于佃婦之老者曰爾食爾之食矣生未嘗公家

賜願以相推其哭吾母也則揮淚道及云吾父少吾母三歲又先吾母三十五年卒是吾母者七十年牛嬬日也維何忍忘惟公不没人若吾母者能使其哭泯沒乎維十一月二十四日附塋吾母先君側遷柩有期矣敢爲公告言既復稽顙以泣明日命其壻郭鍾秀黃承業者以陳孺人之狀來曰外舅維以衰麻子不敢數及門使秀等來上狀啟讀之則一一前夕語余曰張君信人也不可不爲其母誌且其子典從余遊又不能不誌乃誌其語而銘之銘曰張氏之先武陟縣人避靖難師攜家而南時伊浩祖卜居寧陵曰季子淮寔生有功爰及四維鍾祥二子曰典曰則邑之特士曰庚者童而啜兩兄誰云三鳳獨在河東令爾墓前須容萬馬他日推恩淮亦與者

明隱君趙南川墓誌銘

隱君名科字登之其先碭人洪武初有趙興者來寧陵擇邑北二十里居焉歷大老友信景高凡五世而生隱君隱君修才偉貌風度豪雄言琅琅斷金石不少挫當大事紛紜事艱險不可測事衆前却四顧待先發君出一二語或委身當成敗衆惴如也匪畏君益服君云生不識作輓態人有過能面指之卽親若

厚者黜舛夫不爲諱也然有情胸次披豁時斗酒對
交知引滿舉白人出山不能去則思之所識貧乏
視君外庫也君開敵而澹於財多兄弟兄弟或犯君
君不介意其者協以傾君君亦不介意蓋剛直而不
福臨人以爲難鄭氏子君之內人弟也少孤習產於
君君厚其直既長還之不索直君子謂鄭翁有壻是
有子也假設諸伯叔兄弟兄弟之子其直之厚不
厚還不還索不索皆不可知矣賢壻哉賢壻哉君之
孫廷對者師事邑學生李君性夫性夫云性夫以誠
直名當不妄叔簡氏曰趙氏余嫗族也十年前余適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三

趙氏見其人皆翹岸奇瓌無萎爾狀使雜於諸丈夫
中我能物色之蓋表表男子也或曰趙南川在則又
表表諸趙中云君之卒在嘉靖己酉時諸子女半童
年今壯大而材子重光子之子廷對皆爲學官弟子
學官弟子自隱君以前未有也又貲產倍於隱君時
微鄭孺人不知如隱君時不也茲不足以觀孺人哉
隱君卒年四十有九孺人以今年正月卒年七十有
七子男二人準布政司吏次印重光女二人長適馮
第次適庠生李惟一孫男八人汝忠汝敬汝問汝極
廷對餘幼女一適曹三知曾孫男女各一幕新十合

隱君孺人塋焉其曰爲九月壬寅銘曰匪文之傳而
傳者人見人於文母塋此垠

明隱君殷西池墓誌銘

余讀史見古之長厚者行心甚繁之聞嘗集一書曰
厚德傳曰是不復古人風也已杜黃裳者韋執誼壻
也杜惡于韋不得子壻禮韋之敗也杜力救之韋死
表請歸葬焉嗟夫是怨壻也卽恩好奚殊或曰杜夫
人賢而早卒公益有感云韓昌黎之視李正真乳保
也每節序則率婦孫列拜爲壽哀哀之又率婦孫視
窆又爲之銘吁厚甚矣公固早喪母也設母在其所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三

以報罔極人又不可知哉茲二事者可以風邑學生
胡君大愼博雅君子也余語之胡君曰嘻子無謂古
今人不相及余所聞有若人矣殷西池之在祿也盜
至以孟孔母免西池曰是再生我也養之終其身今
塋某所歲時禮其墓如先人且以子孫從西池之妻
張氏者歟矣其父母老而貧且獨視西池猶家也西
池亦無厭色張翁之歿也西池曰我殯塋則歸其里
里遠甚今張媼尚在也西池屬其子曰茲爾母之母
也養如爾母歟當與翁合墓無客觀焉嗚呼是不可
謂厚德耶西池視其兄可厚者最友愛庭幃常見陽

春二親以詣待子蓋若張者固其所推云惜也歟矣余
曰是合韓杜二公也無論他長即胡君語余衆道之
矣往余兄西池樸心直氣敢面藪否人不恤怨怒所
謂侃侃丈夫行也而又能用恩蓋義而仁者與西池
名可久字仲徵世寧陵人大王父信王父聰父世威
皆潛德弗耀兄弟四人君於行仲以輸粟得官再娶
張氏馬氏子四人曰上廩食學宮德茂而才曰士曰
堡其一以君之卒年生孫男女二俱幼君以嘉靖壬
午正月十二日生隆慶壬申六月十八日卒十一月
二十日墓墓在邑南先人之次以鄭氏張氏附焉銘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墓

曰孰不抔土孰賢孰愚爾墓有石爾德用舉

明節婦馬氏墓誌銘

節婦馬氏者中丞定宇公之女而儀卽北溟公給諫
見素公之姊也余昔輯閨範采古人之內行可法者
若干人而備有衆長者惟鄒平張氏以余觀節婦女
道也婦道也妻道也姊妹之道也母道也立身行已
之道也應事接物類非閨門所及而貞節特其一行
云余按狀爲之一一女子尚餘孀婦人內夫家人情
乎節婦之于歸也時定宇公爲侍御貧貸二十金爲
送女具儉可知矣節婦了無怨吝適處士王沼沼亦

貧廟見後節婦旦夕作苦殊無新婦氣質人曰母家
不可資乎節婦曰既遠兄弟又以伏臘爲父母憂安
用女爲定宇公病北溟在禮曹見素在高平例有次
不得請遣醫某來醫良百不如也弟亦病求歸亟節
婦不能拜留乃命工書醫南面坐節婦家人羅拜之
狀醫感動爲數月留定宇公竟愈人謂節婦孝感不
獨醫良也始節婦之在笄也姑卒以服請定宇公難
之節婦曰既許嫁矣禮難純采乃衣素者三年君子
曰禮緣義起先王雖未之有也寧過於厚乎繼姑新
至衆爲節婦憂節婦曰世皆言繼母虐亦聞前子孝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墓

乎我但知姑不知其繼也卒相懼如姑婦云沼之歿
也無他兄弟節婦年二十七耳父事翁翁生一少子
而天慟甚不食節婦令小兒百方解慰之將鬚倚膝
作爲喜狀翁曰新婦苦心哉爲之輒哭翁病檢方藥
侍羹粥夙夜忘寢食翁歿哀毀逾禮堊殯家日未三
人以一身兼子婦安問身家見者莫不感泣沼少麻
讀書攻苦節婦朝夕調護之有過委曲勸諭之竟早
卒遺孤二曰本植本捷節婦悲悼幾死既而曰孤在
卽夫在也當薄命以立孤不猶愈乎乃口授二子書
及就外傳則詰其日課有廢業則挺詆之曰吾非以

富貴望兒所貴讀書謹循名教不忝所生耳或謂節婦母家父子皆貴達何不借資而令自苦爲節婦曰飲啄有命奈何令兒曹走邪徑壞生平耶節婦素善良居婦口敝廬獨處犬吠則驚是時父母兄弟皆宦遊朱門空鎖人謂節婦何不移母家節婦曰女依母家何害獨以王生主祀於馬宅於禮未安耳竟不遷性友愛兩弟宦遊悲喜共之閒月無寄問則疑懼臧食曰得無有他故乎故二弟事女兄亦如兄云本樸聘於鄭既而督鄭請返聘節婦曰吾婦也不幸而替夫家且棄之庸將女歸竟娶之常訓二子曰禮云寡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婦之子不可與交謂無見也兒不幸無義方吾必令而有見交必端士言必當理行必正道非是則讓責之以故二子善自檢飭不媿馬氏甥則節婦之力也性明達每事稱古昔王馬兩族及嬖黨中遇疑義多所裁決小有言多所解息禮義律身雖在女流中未嘗有狎昵色見者歛容終身荆布非其力不食好施子督學以節婦餉數十斛命兒給諸生之貧者卒之日遺命從儉曰我民間婦也葬以所無吾耻之節婦生於嘉靖壬子十一月卒於萬曆庚戌十一月壽五十九有九子本祖廩於學宮娶張氏生三女木桂娶鄭

氏生子二女一以某年月啟處士之兆合焉嘉靖壬戌識定宇公於禮闈一見語即合比隆慶辛未余登名南宮旋以憂去明年定宇以御史出守德安矣竟不再見萬曆癸巳北溟見我而悅之從此爲莫逆交者數年不幸而北溟往矣厥弟見素又以伊姊王節婦行狀來令余誌余憶定宇公磊落偉人而其子若女皆豪賢有德故感而銘之銘曰謂松柏貞有時而腐謂石之堅有時而土吁嗟節婦莫之與伍

明文華殿中書舍人台陽阮公墓誌銘

叔簡氏曰不能無有餘不足者天地之數也調有餘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不足而適於均者聖王之政也歛羣不足竊我有餘富者之事也損我有餘益彼不足仁者之心也井田堙而聖王之政遠矣嗟彼窮黎余益傷心焉曰嗟嗟斯世安得富者仁又安得使仁者富在長安月有京衛經歷孫臣者固始人家中人產耳歲饑輸千金賑之天子嘉其義越資陞安慶府通判余作千金歌贈之語憤激不可以傳何意大梁以東近得阮公云阮生者富而仁者也生少著才名廩食郡庠試輒先多士時有輸金例生授之納文華殿中書舍人家故饒於財視之澹如也嘗曰先人以貲見遺飽煖外皆

長物今簞人子滿目夫非古百畝家耶胡爲乎若此則富者浚其生耳古人云富而能散聚此阿堵中物何爲我其散之重三族堂兄大忠病而貧以地四十畝給其朝夕歿之日棺以杉贈考布八十疋大忠之子庠生歿亦以杉棺厚塋之羣從兄弟及兄弟子之貧者歲給衣食有差舅氏耿效忠無子公養之終身塋如禮諸耿氏子皆爲生計令無所失公娶於周氏繼王氏羅氏俱早卒其父若母貧生養之如妻未亡時終其身廬州里不能婚娶者若王周等五十家皆爲完娶不能塋者爲立義塚六各界爲三鰥夫左發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婦石夫婦合塋於中棺皆生給之每冬施綿衣百如是者二十年歲大疫則施藥材銀五十兩歲大歉則輸糧二千石例當題旌府吏索錢二萬始爲請院司公曰吾棄利而取名名亦利也弗予竟弗爲請厚學校修州學助工銀三百兩輸錢十萬給本州貧生又輸銀百兩於歸德府給八縣貧生建義學延師訓貧家子供一切館穀費紆國用萬曆丙申年河決蘇家莊陵運爲憂水衝告匱生輸銀二千兩總河長垣李公上其事詔加秩三級賜坊銀三十兩生弗受是歲雕州又起夫千四百名治河公輸工食穀粟二千

石總河井陘曹公旌其里公負氣意所不欲一介不與曰是委諸溝壑也速之訟不從人或以是少之曰晉夫也其輕千金者好名耳噫其一介之惜也近晉乃並其千金者罪之則過矣使中原有公百凶年無餓殍矣吾欲以名予人如不好何夫博施濟衆孔子以爲難非不以爲貴也於此有人焉出溝壑數千人而生之孔子罪之乎夫財實物也分於我而難僞名虛器也出於口而無窮彼以實費博虛名而人以虛名獲實濟是彼以利濟人吾何愛焉而又少之耶將熟視啼饑號寒人若充耳而後爲君子乎方生爲予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甲

言公之素吾不悉施予之數如此予悉之志以告仁者萬曆壬寅方生叔鳳以公來從吾遊其人冲抱溫秀吾與言善津津然嗜之若渴吾喜之益亦喜余云明年公見吾孫而以季女許之公之先福建連江人以義兵從渡江遂籍雕陽其父國信嘉靖甲子舉人終魚臺令公名齊賢初名大孝文宗李公愛其文更今名號台陽先是三娶而無子不復娶以妾宋氏攝女君宋之右郭氏生子鵬鉉娶提學御史黃公陞女妾王氏生長女適雕陽指揮田某宋氏生次女余孫慎多聘焉公生於嘉靖 年 月 日卒於萬曆己

西十二月 日享年

又明年是爲辛亥葬於州

東先塋之次銘曰曾子與云仁者以財發身孟子與云分人以財謂之惠嗚呼阮公仁者與惠人與佳城咫尺從爾先君不發其身發爾子孫

勅封鳳翔府推官鶴樓黃公墓誌銘

語曰士有百行仁孝是重非百行之輕謂和順慈祥者百行之君而萬福之府也蓋永城有鶴樓公云公姓黃氏名卷字獻猷生而俊邁有風骨其父隱君臻者性慈好施予明農而喜士謂公我儒族也家聲以儒振今中衰矣非兄振其誰公承厥父志日夜積學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甚力日者謂公君軫宿也化虹霓萬丈而不能當以子貴公志曰吾父不以我貴而子貴我吾非子與績學顧益力遂爲邑庠名士駿駿乎萬里須臾矣無何隱君病不食公籲天曰天乎吾祿養未能而父不吾待吾無時盡子道矣寧令我死隱君竟不起公哀毀甚如不欲生喪事遵家禮罷一切俗尚曰吾父意也邑大水里中煙火幾絕公巢居爲漁以養母耳盲如平日有田二頃盡遺其弟科曰吾舌耕爾弗能也水患平教授生徒拓地數百畝家漸以饒叔父夙卒諸子貧不能葬公爲治具甚悉曰吾父之弟也我當葬

科女歸王氏再從妹歸丁氏甥女歸伊氏弟之女歸李氏皆公主醮命治裝奩曰吾父兄弟之子女之子弟之女也我當嫁嘉靖辛酉試第一廩食學宮貢之年以母陳氏疾辭貢督學賢之扁其門曰孝友者聞又三年而母卒居喪禮周情至如喪隱居諸孝行率類此水爲患者數年民不堪命甫耕泥而賦令如額公曰逃者不可招矣可復毆乎乃率諸生上疾苦狀於當事者言甚酸楚當事者以聞得蠲十五是歲也流民乃復盜發保鑰有司捕之詞連王任任無辜以金錫公求脫公怒曰世豈有納賄黃伯子乎却之然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陰直其事竟得脫任不知也族有藉爲軍者隱屯蒙石索族金以佐軍與頭會年年族衆苦之公曰汝也安在而闔戶是求請於屯田使者而清之族人始寧里中多才子弟貧無師歲庚午公二子同入庠公進而謂之曰兒有今日匪教胡成彼可士而農者夫非人子與棄此後生虛負先覺乃闢碧梧書院收其俊髦者教之機漸萌者以屬二子童無知者以屬蒙師不足者給館穀不便者續食亡論窮究天人闡明經濟即黠化聲律靡不求精一時及門士若徐甥來同來庭輩學有準繩廣衆中一吐語皆知爲碧梧書院

人也萬曆戊子饑公懸磬賑之不足又鬻田三百畝輸直於官爲煮粥費癸巳春兆水公請於邑長曰隄卑城其治乎如萬室何邑長謂迂夏大水環隄欲平城中驚擾甚日夜增築始無恙公卿居其謀邑乃如此至其間饑恤寒周喪助婚孤念寡通淹恤弱諸仁行率類此以予給諫貴封文林郎鳳翔府推官配劉氏贈孺人婉嫺貞淑儉賢勤慎姑陳氏嚴子婦多所督過孺人每得其笑容適公後數歲食貧公得卒業爲世通儒則孺人力也教子嚴撫庶子猶子一視之聞壺肅然與公生不相忤蓋志行本同云嘉靖丁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墓

已余識鶴樓於永城北在秦關在燕邸又識給諫給諫正色立朝壯頗斥佞一疏不合跨蹇出春明而去長安號爲鳴鳳給諫之人掖垣也公以諍臣三戒示之一緘默持祿二墳屑失體三閃爍愧心給諫曰謂之比歸公喜曰官孰不歸兒歸無憾矣蓋承歡者二年而公歿歿之日無親疎識不識莫不痛惜側室張氏曰女從一所天既隕我生何爲乃殉公生於嘉靖甲申正月二十四日卒於萬曆己亥正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六孺人生於嘉靖乙酉七月三十日卒於萬曆乙亥二月十三日壽五十有一子男二運昇也

庠生娶陳氏運泰卽給諫已丑進士戶科給事中娶張氏封孺人卒女二長適邑庠生孫衍慶俱孺人出次適太學生胡順夏側室馮氏出孫男二養正原膳生娶高氏養賢爲運昇後運泰出女四一適邑庠生高一正一適蕭縣李有芳一適王懋極一字蕭縣王某運昇出以是年四月二十日啟劉孺人窆葬公焉塋之月給諫持狀請余銘余知其死又知其生傷弔交懷如之何弗銘銘曰黃氏之初有名曰林安陽大夫實爲宋臣塋於永城依孫曰珪至元癸巳錫其墓碑數傳之後有亮生清生爵生臻以及封公族稱世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墓

家人稱世德至於諫議益光前烈諸子諸孫鳳毛麟趾益熾益長封公不死夫婦離合二十四年齊體一杯芒碭之阡墓門有石我則銘之尚論世者考德於斯

明寧陵縣儒學教諭中和任君墓誌銘

君名朴字太始號中和懷慶之濟源人祖父某省某州吏目父某黃陂縣主簿母某氏君生於嘉靖丁未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卯四月十日卒於寧陵公署娶某氏繼娶朱氏子男二應期邑庠生娶某氏應某娶某氏女三一適某生子某而寡一適蕭某俱某出

一尚幼朱出十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君名士數走
屋兩登名兩下主司惜而獎之竟以貢授輝縣訓導
得士心陞寧陵教諭輝士愧以驢辭又數十人跋道
道爲驢又辭皆涕泣別去余在都中見至尊而下
與民市價從民惟監司郡邑吏減民值之半曰官價
胥隸附之皆官價也小民見青衣輒走匿又執而箠
之貧者號呼拊胸而吸膏椎髓者君至寧陵獨一切
從市價或以爲矯君曰設官以爲民也而使民多官
吾甚鄙之且官卽貧不貧於負販吾見劫者矣加刀
於頸而主人獻金勢在故也以勢行與劫何異小民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聖

合掌頌之曰天心天心云待士若慈母寧掩惡不以
不肖聞學按察吳公校士睢陽問行劣士不報固問
之固不報吳公不悅曰寧士比屋君子乎對曰小過
未嘗無不宜毛舉大過未嘗有不敢誣舉而退其乞
休牒吳公弗罪也雅重之是時九郡邑獨寧陵無一
人以行檢黜九郡邑吏若士莫不壯公曰日公費訓
而月考廢君曰功令何可廢也自辦食食有羹肉月
以爲常與人情厚而禮恭煦煦若易與也義所不可
卽萬夫莫回取受嚴無世俗猥瑣態嘗自恨曰吾儕
世指爲笑柄獨奈何復蹈之萬曆辛丑徐兵巡匡蘇

講學雖陳命君率弟子從吾遊君疑重步趨辭色毫
髮不苟四座爲之歛容病篤余省之臥一小牀牀頭
一舊篋來所攜也視歸仍以一舊篋去妻子僮僕索
如也幾不能還昔人云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貧雖
小吏有餘貲教官誠貧設君如衆人貧亦不至此矣
鄉行應期來言別余曰乃翁宦行若聞之乎曰不聞
二先大父卒於黃陂先叔父與舍欽先君齊計宦囊
一無所問大舉北來館人戒弗內若雨如注家人趨
簷下避之先君終夜依柩披一簑臥泥途中弗避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聖

號泣愈益甚叔父附名學宮無他望大母謂先君女
卽貢不失一官女弟奈何先君讓宅大母曰無以善
其身先君讓產叔父醫之得援例入太學大母乃大
喜曰吾兒畢此生矣性直每面規人入方欣恨而先
君已忘之恨者亦忘之他無足述也不敢溢余曰以
吾所見與子所云皆可述矣乃述而銘之銘曰富不
必財貴不必官女闕於人而全於天女歸孔安

祭文類

祈雨祝龍王文

頻年苦旱百穀鮮登國稅靡供民生奚賴惟上帝

仁覆閭下惟 龍王能作甘霖今值夏長秋生之時
獨斬雲行雨施之惠循省罪端寔由某等益膏澤不
下於民故亢陽特示之罰勉修實政仰荅 天心外
所願自作之孽寧降罰於某身霑足之恩幸垂及於
萬姓竭誠拜禱 神其鑒之

祈雨祭元君文

維神道凝沉瀛體合位冥法宮上接九天潛孚密邇
雲風下環千岫驅使須臾頃者毒風奪潤彌月恒賜
士女滿郊原揮淚不能成雨臣工走廟社愁懷無計
爲霖胡不罰及某躬顧乃移之黎庶惟神抱弘滋九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星

有之心餘普濟萬方之力加以累朝崇奉四海騰伏
必有汪濊恩波沾濡焦土某欽承帝命祈仰神休伏
願憫一念之殷誠慰三農之渴望彈一指法雨潤澤
兩間縣五府佐雷發生萬物某無任精心注盼之至
祈雨祭東嶽文

維神奠安社稷雄四嶽以鎮東方潤澤生民能一朝
而雨天下邇者舟幾泊土禾欲生煙焦勞墮於九重
奔走徧及羣祀竊惟泉出山下石乃雲根滙百川而
爲海况其細流借一霎以濟漕似亦餘事惟某不德
空懷萬姓之憂繫神有靈當副一人之望茲叩上命

用竭微虔通精白於位心薦牲醑而拜首伏願昭靈
溥惠體國恤民千里增波少酬列聖欽崇之典四民
生色益慰萬方仰止之懷事在徬徨心實迫切某等
無任勤懇顧祈之至尚饗

祭關聖賢文

維 神忠義之氣流布兩間正直之靈奕赫萬古某
於諸祀獨重我 公惟是 仙誕供以特牲於禮近
於褻 神其實非爲干澤昔 明公辭萬鎰之愧難
媚以私而某厲無求之節 神必昭鑒何敢微福俾
作 神羞停案犧以息詣瀆特瞻拜以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星

尊崇祠歲如斯敢先昭告

祭孟我疆文

嗚呼吾兄鄒魯純儒吾方墮於言詮而兄示之心體
吾方迷於萬感而兄歸之同途攻吾之過也若其身
有服人之善也如已所無至其清操雅尚遠識宏圖
二十年遊宦而妻無重裙塊然一室而慮周乎光天
海隅道足以安天下而置之符曹清散心常友夫千
古而年僅六十有餘豈斯文之不幸耶而吾兄竟止
斯乎嗚呼君子存亡關乎世道死生旦夜爾何足爲
兄悲吾黨其哀矣則深爲兄悼奠牲帛以陳辭望山

河而引弔望忠告兮無繇永不復親今色笑嗚咽哀哉尚饗

祭王懿菴文

嗚呼四十年親愛二千里關河數舉哭聲幾行哀辭豈得盡抒我無窮之感愴哉嘉靖辛亥余就學於舅家托食而卒業焉余總角不解事漁村兄姊視余同胞甥視余亦若母之同胞也兩年間聯燈共月合硯分書惟此身余之身諸所需皆舅家惠而余初遠父母兄弟亦不自知其非家云分携而後望思年年及余一第叨登自謂報德有日不踰年而余姊沒不及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哭

報又明年漁村兄沒不及報余何能報德甥何所庸余報頌自謂懸車之後數相懽好以終餘年乃余一命服官南北東西去日問且疎何言始願甥年未七十尚能待我歸來而何一疾遂不及相訣耶甥之家不患貧甥之子不患不賢而長者尤克肖幼亦駸駸振家聲今而後余子視之苟可庸余力何能自愛甥當無餘恨矣竊食長安未能撫棺一慟哭南雲在眼涕淚爲零甥平生令德余既詳諸誌銘矣余不諱其行而直以鳴吾情靈也何居間余言不尙享

哭李孺野文

憶昔丙辰之歲余有漣川之行初登龍門獲兄燕喜媿非徐枳爲我陳番且念瑣尾之人未有呈身之日廣爲延譽時招清坐之賓密與忠謀不恤羣小之怨知同管鮑義比慶康論文每至夜分談道忘其日晏瞻言宿昔銘勒衷腸至今幾五十年慕戀常如一日逮宦輪各去遂爲落葉之分及役車同歸數有殺熟之約書以繼書宛若神情在眼歲復一歲竟成雲樹傷心蓋河伯令兩地望洋思君成老倘微軀不一朝渣露會而有時詎期薛荔溪翁便作芙蓉城主驚聞爲位東望盡哀思幾翻問報之書落月照當年顏色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哭

垂老戀徘徊之夢殘缸話往日襟懷偃蹇衰齡迷茫大塊星星老友落落孤吾恨不執紼相將無奈採薪爲病嗚呼昔也赫號今也素疏昔也含笑折封今也橫波作誅如何此別竟了生平柩進柩停心送汝南之元伯魂來魂返神交渭北之少陵會生平之淚於一腔畢永別之杯爲三獻念余精意寧不居歆尚饗

伏呂益軒祭馮慕崗文

嗚呼慕崗天植忠貞山嶽磊磊鐵石錚錚昔陳瑄之燭猷烹焚全楚豈無常事重臣保姦回而爲我公獨

犯手濡足覆翼楚人卒嬰建繫幾至隕身甫得沾恩
生還故里何二豎之爲殃竟一疾而不起頃純如有
從河之役徃復寧陵見呂司寇道及我公謂海內賢
豪公當魁亞懷抱社稷蒼生背負家國天下敏練
精識康濟弘才倘緩急所時有斯固其人哉公與司
寇未交一言及讀實政諸刻半取司寇常談乃知心
一道同不必造膝比肩公年甫五十精力未艾其縲
紲之瘦余竟葆攝其莫濟嗚呼伯寮志或可領天
宇宙之人多矣何賢者之獨殲豈彼蒼蒼亦惡君子
箇中三五哲人頻年淪胥以歿天若祚宋實賴斯人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祭周貞節文

有周之淑媛兮溫惠而貞秉一德以相求兮賴于先
生道萬福安置於晨昏兮躬甘膾與滌瀦先志高而
順承之兮舅姑曰賢謂先生無內顧兮門以內唯子
紛百務而掣持之分井井紆紆遵無遂以自閑兮繁
天子之從蹇不踰乎戶庭兮間指路於歸寧悼薄脂
於先媒兮均予恩乎貫魚殷禮情而下之分志同兮

於同居婦道終而姑始兮謝長勤就而息泣生別於
慈母今日待子之歸日天胡篤其行兮而斬之年甫
稅駕於長安兮乘輻以還聞生者之傷盡兮知死者
之德先生飲泣而悼惜之兮欣戚誰同陳椒稱於几
筵兮以摠吾誠弭鸞驂於雲漢兮林以芳青

祭吳中淮文

嗚呼吾兄中原麟鳳才辨聰明用之於正昔在甲戌
射第長安兄守廣德余令襄垣余欲襲黃兄欲召杜
濟世安民期不相負已余入銓兄補刑曹粉節自許
義氣相高兄於丁亥督學齊魯余亦是年分宜東土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論心談道比輿接肩田畫鄒浩無此直言相關者情
相成者義不謂世間有此兄弟已丑爲別余晉兄齊
如彼一身裂使東西竟夕依依彌月戀戀抵足離亭
極目道院春樹暮雲以日爲歲報有書來喜極欲淚
離合之際天苦抗人兄甫蒞晉余又入秦余自秦來
兄以憂去咫尺須臾不令首聚及余遣祭望望南音
南音不至忽以內聞生別惻惻况乃死別問使不終
余淚爲血千里各天欲見弗能九原他日那復相從
彷彿舊容依稀舊語或耶非耶真與夢與彭殤自爾
達者奚論惟爲造物惜此哲人嗚呼吾兄可無齋志

令妻壽母佳兒能事遺思殷殷孰悔子門余爲後成
無異兄存兄多良朋山濤徐嘯孰欺吾孤而不相爲
撫棺執紼道遠若何辦有束帛賦此哀歌巫陽安在
充塞兩間有感斯格同心之言尚享

祭胡錦屏文

嗚呼吾兄一世人豪神龍不可以羈勒天馬不伏於
槽檻志貫虹霓氣吞牛斗薄饑飢而不爲視金張其
何有其涉世也若弄丸轉之瓦其立身也若進百尺
之竿撫劍不回季布之諾推衣每念范叔之寒三黜
不易一辭而返笑傲鼠輩之樓徜徉雷澤之館所望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待弟歸來直此僑僦或歌景生或記履啓胡年未六
十天奪我兄長安聞計使我愴情既爲位而哭之冀
便道其一酌十年萍梗東西蹇子懷而莫遂兄能松
柏弟已桑榆恐哀夢之無日詠一言而莫之嗚呼哀
哉尚享

祭王禹川文

嗚呼天祚聖明必生君子不有達人孰毓其始猶與
王公詩禮名門厥祖厥考世有令聞公少業儒綽有
大志會丁家難身承父事公之孤也母孀弟童涉澗
從厚產業讓豐公有七子率之禮教行則冠裳其德

克肖日信甫者已丑高登爲小司寇覃思及公公既
貴矣猶如未貴謝絕有司結懽明華會却百金不受
私干曾貸通負不受其還人怨若忘我思誰記與與
由由襟期光霽所望於子移孝爲忠信甫出守不欲
南行公曰汝行我力強健勿拂我意我樂汝宦信甫
勉從康惠毘陵期臻治效以慰若翁天不憖遺公還
大造後命無他惟忠惟孝信甫聞訃徒跣號奔撫棺
一慟不知有身邪失彥方郡失景畧遠近人心靡所
依薄昔與信甫初晤都門髮巷傾談知爲正人嗣是
締交道義相失雖不識公因生知死塞余哀病遠杖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爲難誄詞虔告布之几筵嗚呼哀哉尚
享

祭李吉軒文

嗚呼惟兄剛大之氣鍾爲正人磊磊落落表樹乾坤
嫉邪則蒼鷹獨鶚光天化日之下難容孤鳳植善則
解衣推食通淹拔滯之力不啻其身昔令陽城端方
廉愛召杜去邑至今懷戴及入中臺攬轡澄清嚴飭
吏治底奠民生棘寺載還明允平恕民自以爲不究
獄草曾聞塞路朝者有公縉紳壯氣座中有公人無
嫚戲所部值秉軸之豪痛不識其面座主爲阿衡之

重臣難奪其意猶與斯人論足殿邦胡天不弔令之
淪亡某等或居同宗梓或年同科第悼哲人之不祿
共傷心而投淚既陳薄奠申以告辭公其念我來格
於茲尚享

乙亥歲忌祭

父文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正月戊寅日朔越忌日甲

辰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第二男 坤 謹以潔牲

時候修果清尊詣官吏人等奔走執事致祭於

顯考壽官公行一之神配以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五

顯妣李孺人行七之神曰嗚呼傷哉兒自丙申是受
恩之年逮於甲戌無報德之日瞻昔 家赦宰此
襄垣出而治民入而告 主顧惟乘軒食肉之際
不見粟餐徒步之人覩異味而傷心逢佳遊而頂
涕矧此終天之夕是兒觸地之辰不知奚度當年
已自難爲今日精靈何在憐兒千里之思安俯惟
殷猶憶一堂之食尚享

又祭母文

維萬曆三年歲次乙亥春正月辛丑朔越忌日壬戌

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知縣第二男 坤 謹以循羊

二口南果米麵八梓家常飯一棹祭我

母氏李孺人行七之神主配以

顯考壽官行一之神曰嗚呼哀哉兒在山西矣兒今
做官母果不來矣山高路險兒實小心母不掛念
矣事多身勞每日一餐母不憂慮矣兒往年出門
見希罕事異樣物歸來張大以悅母心兒近日多
所見聞歸無所告矣夢中聞不是真語紙上見不
是真容眼底心頭恍惚相依吾母在此不見無奈
何以爲真在此矣攢筋奪杯往年樂事兒惟歎後
再得如此矣昔也甘旨防侵不能養老今也甘旨
常餘不及養老兒死有餘悔矣難忍悲哭又不欲
悲哭恐傷母心矣欲如昔日懽歌又不能懽歌難
爲兒心矣母不喜見男今滿庭皆男人母只附兒
無自避避矣念兒千里爲客請母終年一席可相
醉飽矣家祭常事兒祭等閑母暫食兒無享家山
兄弟矣母無速歸兒少春戀瞻依嗚呼今日兒不
知其何日矣尚享

先兄嫂祭文

維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二月十日刑部左侍郎
在京弟坤陳設酒脩率同行宅眷南向慟哭致祭於

宗人府學錄大哥東園公 大嫂符氏之靈日嗚呼
天乎六十年骨肉一旦永隔耶千百里同胞生死竟
不相接耶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生離遂成死
別耶廚中臨別之言遂爲靈牀執手之永訣耶嗚呼
永生大故兄弟至情追惟往事五內摧崩昔我故業
僅不饑寒自兄管計乃廣宅田衝風冒雪晚眠蚤起
殫竭心思疲累肢體而我安閑優游簡編衣食薪水
兄嫂供焉惟兄愛我父子莫比疾痛如身悲懼若已
嫂氏初來我甫成童 慈親病目誰與看承濯衣爲
履惟嫂是待朝餐夕飧惟嫂是賴豈不孱弱力疾以
去傷齋文集 卷之十 五

支孰是思也而忍忘之家計漸成兒孫滿眼正宜康
寧樂此歲晚如何兄疾百醫罔功如何嫂病一歲同
終別時聲容恍惚如對夢中笑語依稀非睡兄魂來
耶我魂去耶神憐我思幻相慰耶一柩在堂兄嫂之
身魂兮安在爲霧爲雲家門無祿死喪登見致我兄
嫂殞於南院兄心雖安我心如割百感攢胸如此痛
何知初克家亦能自愛但我長年卽兄而在一官羈
絆欲歸未能家園南望淚血如傾嗚呼差胡同度修祭
告與弟代陳遙申慟悼嗚呼不寄兄書乃寄祭文天
乎天乎如何我心尚享

先兄嫂送葬文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 兄東園公 華
氏嫂符氏嫂將以是日同歸平阡合葬於我 先考
文選公 先妣李安人寧原西南一世之第一穴在
京弟坤地北天南不能躬送乃魂飛故里贈以絃綰
二端爲文而送之曰嗚呼地下人間從此永隔卽疎
交淺知罔不傷心引綿况我六十年同胞骨肉耶想
離庭出戶歸土入泉晉魂戀魄豈不望天涯兄弟舉
眸追隨行行步步欲語不能欲離不忍耶 兄有治
命囑弟莫歸弟求歸未得坐成隱忍此時此情悔恨
去傷齋文集 卷之十 五

莫及真三公不換者而弟竟爲行人遊客若罔聞知
人非土木如何爲心望迷南雲一慟欲歎何物功名
令人作如此苦耶嗚呼傷哉乃 兄嫂則有遂矣自
戊辰辛未 爹孃棄我獨處寧原蕭蕭星夜久無長
伴之親男妻妻霜朝僅有先亡之季婦何人世兒女
之權忻而泉臺 父母之岑寂也弟每入平阡徘徊
雙碣恨不早侍 先靈於地下慟哭 兩親之前
道三十年難思之苦而兄嫂今得侍矣地下骨肉半
於世上親妯娌四人庶婦兩人孫婦一人九原有家
共此堂室之樂矣 二姐 四姐久在幽冥一隧相

通其此親戚之樂矣。壯塵無百歲之家，黃壤自千年之宅。弟今年六十矣，髮半白，齒半搖，豈能久此人世哉？爲我報。爹孃弟從宦仁慈，立朝正直，不辱名義。德以貽父母，羞早晚得。朝廷恩贈，祖父母、父母皆三品卽掛冠而歸，撫有痴幼子孫，稍稍成立，便可從先人於地下矣。茫茫旅舍，擾擾行商，生者漸近，死程成者又登生路，與兄戀戀難割者，世情與兄惓惓相慰者，達語也。嗚呼！千里一言，萬古一別，酒泪成文，惟兄嫂鑒之。

祭三弟文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七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霜容慘悴，物態淒其。二兄甚乃以豕羊肴饌哭於見朴賢弟三哥之靈曰：維予與弟共一爹孃生而接乳，寢則同床，娶妻而後遂分兩室，離居而後遂分鄉邑，相隔雖疎，僅二五日，自予遊宦千里，爲分十年五年，纔一談心，嘆衰年之手足，望歸日以常親比，及歸來各逐勤苦，每旬月不一相逢，而聚談多悞懷之語，方欲拋却塵紛，杯酒聚樂，昏不知命之陰，傾俾吾弟一疾而不藥，憶弟病日痛楚，呻吟觀臨場之肆雪，每飲泣而傷心，嗚呼！遠則相思，近又相違，知天殃之驟及，胡三年之間不日依

傍而夜追隨，昔也初終，弟猶在牀，既也就木，弟猶在堂，能幾何？日弟且永歸千萬年，不且之幽房滿堂人，去獨予假寒想六十二年於一時，轉千百種淚於兩眼，何年入我門一步，再能呼二哥一聲，幾度來吾夢寐，那復傳日分明，嗚呼！別弟日遠，會弟日近，以弟之壯于我也，猶先我而亡，矧予之衰病相催，又何旦夕之敢問？豈是一息餘生爲弟兩兒作主，汝兒能體汝心，汝子肯從吾語，家食雖設不能共觴，一字一淚，斷我肝腸，弟在斯否？慰我傍徨，尚饗。

去偽齋文集

卷之十

卒

去傷齋稿跋

讀父書有感

探賸索隱者鉤玄以為奇藻繪綴葩
者摘霞而絢采為無聞世道莫裨身
心即銜官屈宋鞭撻楊馬自稱千載
獨步者亦雕龍剝技耳家君為文非

昌新書文集

前跋

李一

談性命真詮則論身心實理明千古
不易之絕學策萬世可通之政治蓋以
心得之學獨到之諸發精切之諸透悟
之言具此一種學問方有此一跋特識
抱此一副腎腸方疏此一篇纖論以
心傳以理傳豈在言語文字間哉至

於休哉之正火鑄意之高遠造詣之
精工引用之博洽闡發之透徹懇
到初章之明切簡古余未見吐白
鳳炫誘序者何如恐亦未必出家
君右矣具隻眼者一披閱當自得之
者

昌新書文集

前跋

李三

萬曆丙辰冬十二月既望男呂知畏
頓首謹識

去偽齋文集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呂坤撰坤有四禮疑已著錄是集爲其孫慎多
等所刊坤於明季講學諸儒中最爲篤實是集亦
多有裨世道之文而出於後人之編錄一切俳諧
筆墨無不具載夫韓愈雜說僅數條耳其他寓言
惟毛穎傳石鼎聯句編入集中草華傳嘲鼯睡諸
篇卽不編入李漢所以爲有識惜編是集者昧此
也至於應俗之文連牘不已益爲眼中金屑矣

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明〕邢侗撰

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清

康熙十九年鄭雍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來禽館集

二十九卷》提要

一、愿詩文不止此以兩邢相
挈子才之同於子愿者有三
子愿之賢於子才者有三子
才爲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姦
伏及守令短長無不知之不
營生產糴粟就食及代吏人

父老媪嫗攀追號泣不絕立
生祠勒碑誦德子愿爲令所
日用若酬往交際悉取家橐
縣以大治爲御史出按秦晉
爲楚叅藩察吏如衡鑑不爽
所興除利患悉當衆心金矢
之罰錙銖不染以資艱厄所
在尸祝不衰一也子才事寡
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
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子
愿御諸弟一體無二推之群
從支屬有無相共緩急相爲

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田所出
木綿利差饒什九在人什一
在已一也子才望實兼重不
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
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子
愿世家席父貲鉅萬而見素
抱樸與閭閻浮沉衣褐寬博
脫粟飯蕪菁俎款段下澤不
識金紫貴人一也子才不能
閑獨公事歸休恒湏賓客爾
時南北分據人故有數子愿
之門四方賢愚貴賤輻湊疆

屬和顏接引殷勤勞問末年
析箸產日減客日進婦之簪
珥常在質庫一也子才繕脩
觀宇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
月樓不擾公私唯使兵力然
非當官所宜子愿領職不妄

來禽館集

序

五

五

興作家有來禽館在古犁丘
上龕具木石又與衆共之外
戶不開一也子才雕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
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彼
北朝無豪易高耳子愿當一

統全盛之朝學士雲蒸霧涌
以同郡則于麟之後爲李邢
以座主則東阿之後爲于邢
以鴈行則益都同時爲邢馮
視子才之初稱溫邢再稱邢
魏尤難且其臨池染翰宛然

來禽館集

序

六

五

晉唐宋人手筆上自宮禁遠
及四夷君長購得隻字寶爲
九鼎子才世息大寶有文情
大德大道路不識字子愿諸
子都得父所長家幹戴祿亦
能校六書有區惠恭李善之

致一也昔陳慶之謂衣冠文
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夫
以戎馬蹂躪羶腥穢濁之後
尚爾况齊魯聖迹未湮家絃
誦戶詩書遺風未泯國家積
德二百年禮樂大興子愿巋
然特出籠蓋人群奔走天下
豈易也哉子愿全集出自有
識者所共贊述茲特桂林一
枝崑山片玉耳余第取子才
相方子愿當不受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

來禽館集

序

七

閱

寧父撰



來禽館集

序

八

寶

來禽館集序

今所在文章之士皆高談兩
京薄視六朝而不知六朝故
不易爲也名家之論六朝老
曰藻豔之中有抑揚頓挫語
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
車筆含萬化未足語此又曰
文考靈光簡棲頭陀令韓柳
授觚必至奪色某有六朝之
才而無其學某有六朝之學
而無其才才學具而後爲六
朝非修習日久實見得是寧

來禽館集

序

一萬餘刻

知其然國家文治休明幾與

三代等埒自二三作者淪喪

壇坫虛無人邢子愿崛起山

東而海內傾鄉之如岱宗之

長五嶽如東海之表大風其

文出周秦漢晉諸家殊非六

來禽館集

序

朝所能盡雖然卽目子愿爲

六朝亦吾丘壽王所謂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者也六朝人

論文莫如文心雕龍雖有作

者莫之能易試取子愿詩文

參以彥和之論統其凡而言

之則神思體性風骨通變定
勢情采鎔裁聲律麗辭練字
有至境矣典雅遠奧精約顯
附繁縟壯麗新奇有具美矣
分其品而按之宗經則情深
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

來禽館集

序

三

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
蕪文麗而不淫明詩則采繹
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情極貌
以寫物辭窮力而追新或枕
分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有
曲當矣就其人而擬之則賈

生俊發子雲沉寂子政簡易
孟堅雅懿平子淹通嗣宗個
儻叔夜儁俠士衡矜重心手
相應表裏相符有全德矣天
授之才人益之學囊括千古
驅役百氏建杓執苑傳播夷

來禽館集

序

陸

裔名下故無虛士頃日後進
廣先輩之說謂爲僞兩京易
爲真六朝難真能爲六朝如
子愿豈不難哉余嘗以邢子
才比子愿特取其同姓耳子
才六朝人在北易爲雄長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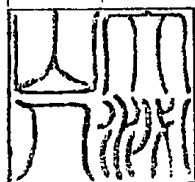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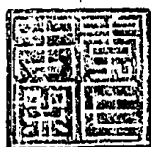
與江左諸君並驅或亦韓陵
片石之類耳山東有子愿而
南北士林推遜率服不謀同
辭豈不難哉子愿每有撰著
注想沉吟良工不示人以朴
故其遺集視弇州太函馮元
敏鄒彥吉諸公僅可十一又
精六書多古文奇字常手校
讐付家梓人仲子與壻史民
部畧余審定余謝不能屬之
冒伯麟喻叔虞茅止生參伍
討論而後繕寫可以剞劂因

述居平所評鑒如此象白毫
殘鵠酸醜臃世所希御之珍
不盡悅口惟識者知其味地
下修文郎庶幾快然若雌霓
之讀矣

萬曆戊午仲秋月穀旦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

寧父撰



來禽館集小引

來禽館集余外舅氏世稱邢子愿先生所著也先生少而慧長益博雅訪冠蓋路爲循良吏爲名御史偶呈浮議遷楚泰藩泰間卿移疾乞休年甫二十餘輒被髮入山矣素不好治家人產日蠹魚經史諸子百家稗官掌故間網鮮菴翠漁獵靡遺嘗恨少人間未見之書而又字勞編絕叩玄問奇反覆商略抽繹精華會非啜拾鉅釘如世之食生物不化者以故高文大冊歷百千萬言悉穩嚴古雋富滋串洽篇各有體語各盡意能令忠臣來禽館集

小引

孝子義夫節婦貞士烈女勞人逸民靡不模寫其神情申晰其肺附即化工之巧亦復爾爾至傳會枯寂意態橫生冷冷穠穠擲地作金石聲讀之若際景會而著見形色則又起雷造水手也更從轉摺處換出天機無湊泊痕纍纍半端如貫珠一氣噴飲敷成大觀即小而跼蹐標題寸幘尺牘泚筆戲言妙臻典午法門縱當日捉塵談鋒亦埒是美今耳詩分科品率幘宅風騷就藉魏晉以初爲祖以盛爲禰間沿厥中絕不傍晚季口吻書法工諸體章懷鍾索虞米褚趙規撫肖像咄咄逼人而

其最會心揀意尤在晉士的是右軍後身居然有龍跳虎臥之致試取臨池妙墨錯雜諸名帖中不辨誰古孰今作蠅頭真指道媚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它擘窠大書體勢洞精奕奕生動雄強如劍拔弩張奇絕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而一種秀活又如楊州王謝人共語語便態出也偶作意寫卷石莎草長松脩竹遊戲點綴羅羅見其清疎大抵昉叔明元章筆意素練方迴略騰數墨上及宮禁遠逮齊夷爭俾快靚即朱提赤仄數流十千不與易矣先生能文能詩能書能畫叢會諸長擅絕

來禽館集

小引

三百八十六

兼品褒獎輿輿爲鉅儒海內雞壇牛耳微先生屬誰推峙仰執也歟哉乃年政六十有二鬚髮蒼黑風神健王一疾遽歿歿之日余方官白下竟未及訣缺一慟計聞亟趣錄貯先生遺藁親諸四人幸長君饒才藻有父風綜緝笥中積凡若干卷寄余余破涕謀諸李本寧馮元成兩先生讎閱再選則付之冒怕廖喻叔虞編購殺青氏蹉跎匝再歲携歸復謀諸王涵仲九涵仲誅諸牟鳳區公祖時卒公以磴臺按東秦然括緩羨擬壽梓矣會余有襄陽之後薄俸可佐不給矧也

牟公首倡風雅涵伸從中悠憑余雖蒙愚蒙亦舍旃且
 在今日非余之任而誰任焉於是更番攷訂集中用古
 寂深屬司李洪聲希襄陽令王士完南漳令李玉巒穀
 城令張玉荀參伍質證期於義協文通仍有一二闕疑
 若三數魯魚亥豕之訛是集也散佚什之三刪削什之
 一俟異日蒐羅續補可耳若乃字櫛句比校讐編次始
 終厥事則襄陽論陸敬叔此君大雅又細索世緒不負
 鑒裁致足嘉也余蟻矐者也不知文翰焉敢妄評文翰
 然得自疇曩口授頗真故稱述其梗概如此以為謬悠
 來會館集 小引 三

亡當大方余甘嫻矣如以為阿私所好也則世自不乏
 具隻眼者在

萬曆戊午九月九日同郡樂陵子媚史高先頓首書於
 襄陽之凝清堂



來會館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鳳笙曲

君馬黃

結客少年場

王昭君

湘妃廟

長門怨

蔡琰

征婦怨

當爐曲

沅沙篇

畢通歌為隆平趙大母作

來會館集 目錄

廬山詩五章為但太翁賦

韻樂天吳郡詩石語語云江山是而齒髮非又

可嗟矣

送呂甫和上單縣大師

梅花曲三月晦日作報金陵詹翰林

演樂天閨婦詩意 浮雲壻

浮雲曉

七言古詩

調謝先生

伯城石觀察度遼



濟南太守楊李沔公傳政歌 有序

竹馬歌 美政歌

平倭歌 權稅歌

喜雨歌 春風歌

再生歌 借寇歌

王受所雙珠照業歌

平生行爲宋臨川風象東尚國季公

二龍行贈曹縣王生士龍士樞

李雲仲爲其尊人請銘有感作

來會館集 目錄 二 五言

水蘭歌

醫國行贈陳東溪長君遊泮作

送別龔丞之蓬州別駕

得山西大計耗走筆寄李本寧憲使

贈藥令君權順天判 寄曾太公清美亭

送季僑石赴官杭州

長嘯篇爲顧頡剛哉東遊作

秋日送元彬孫郎西還吳門受室

古意

卷之二

五言律詩

擬唐人雪浪庵制 和唐人春雪應制

和沈佺期安平公主移新宅宴

秋日寄謝密雲王憲使懋欽年兄 二首

送詹使君入賀使道預奉太夫人詣弟永平憲

使邸 二首 秋日送公武子之京 二首

羅伯符來自中山喜而有作

秋日得郭太史書却寄 二首

來會館集 目錄 三 吳三百廿三

歷城張明府覲已東還取道見訪眷言泉石即

席賦得五言一首以謝

秋日寄城武張明府

鄭司成年兄以言事調官留都南發先過德平

尋携郭甥孝廉見訪喜而有作 六首

戲作大言再贈思成

春日東園池上送汪原啓之吳門尋過吳興訪

陸令君 三首

臘日送野鷗先生赴清源訪狄將軍

張左海以問卿入賀便道見訪

薛鳳儀叙致陸行水滌之苦口占撥懷

秋日送方彥成歸新安

再送胥成 二首

以後代舟與汪劉二子分賦

送吳雲從秋日遊燕

因吳生寄訊其外舅張叟

陽信傳令君拜官比部贈別四章

贈招仙者余逸人

來會館集 目錄

送古雪上人由三峽附官舫還蜀

寄李本寧 喜公孝與重過有作

寄楊密雲子漸姻家 元美先生上意乞謝

起居宗伯尊師于公 四首

送毛懋新山人歸河南

與公孝與登翠丘

送劉公雨之 劉時寓洛中

題陶突泉圖寄所知 二首

冒伯麟移居西齋

二月上旬送仲素先生北遊

送光先輩之太康任 贈四明陳君夏

賦得尊湛新醪再命棧港中

聞王百穀寓南屏寺奉懷

送張元春暨如都下旋歸吳門

敝邑今歲幾大熱連遭陰雨十不一得室廬半

毀徙爨通達即事成詩且以呈諸當路

秋日寄荅曹縣王五雲茂才

送江東八十汪叟北上訪大司徒石公

來會館集 目錄

寄葛仲明太史

數奏書百穀都不見荅聞諸通州顧公所詩以

示嘖 喜知己七夕遠歸

懷夢白 七夕

薛鳳儀解館由晉還吳贈別二章

送祝鳴臯還蒼玉齋 丁五作

常黃門視河東事邀會平原

午日小齋同黔中楊翰學於越施布衣讌集

午日間楚馬文學 久宦移疾五日故園作

秋日得本寧社兄書夜夢却寄

喜周貴中見訪

因周貴中寄訊北山先生

寄鄒平張考功 午日賦得尊湛新醪

舟泊九江寄謝吳明卿先生

寄濟南光孝廡

荅張孝廉曰肩兼寄薛茂才

送吳生還吳因寄百穀

送德州謝學博落進士舉例拜龍泉令

來會館集

目錄

冬日喜孝與丈返駕見訪

再送古雪上人還蜀

四明張平叔過海上訪楊冢宰公尋以屠長卿

書枉泐園喜而有作 三首

得長卿書却寄 寄傅伯俊年兄

送張觀察憲周年兄入賀

贈章丘茅明府記室陸生拙

思成年兄南還過廣川題書見寄率爾奉荅

秋日得李希說年兄太原書却寄 二首

卽席贈銀臺王夫

本寧丈繇清源枉道見訪 四首

秋日送范謬具北遊

秋杪送張德符太史赴闕 二首

秋日送李子有還吳 秋日得潘茂碩書却寄

季弟八妹之雲中塞 孟秋壽萬伯修使君

暮春宗伯尊師邀遊虎窟洞偶雨

寄楊司農權揚州 嘉平送王次公之長垣

任 贈陽信陸明府 四首

來會館集

目錄

端月送陳東父之陽丘謁董明府

謝朱在明寄至精繚

送于楚之海上訪戴大將軍 二首

秋日送南思受進士奉使榆林便道過家

來會館進汪明生結夏

因歙程生寄訊王臨漳伯固 四首

積雨後送王文禎北遊

題梅花紙帳贈冒伯麟

秋日泰京以潘青縣 卽席有作却寄 二首

送戴孝廉洛弟南還別就其兄嶺南督府邸中

送方胥成之塞下兼寄惠伯脩使君

送張伯羽之工谷

秋日寄黃昭素太史因憶昭素座師死友葛仲

明及方外蜀愚公

再奉宗伯尊師北樓燕出魯藩名酒觀法書作

卽席贈于長文

同方胥成侄孫國過北庄問王紫侄疾

送西粵高山人北遊

來禽館集

目錄

八文三首

秋容

鹿中窓間竹影

琴歌

美人汲秋水

花船載麗人

賦得漁陽慘

木綿壤

孝與赴舉齊州示疾詩以聞之

吊宋叟

四首有序

追憶宋叟卜居江陵

愚谷吟爲鄭中丞賦

凡五首

李道甫觀察枉詩見拉臥病不赴聊此倚和

秋日聞思

美人篇

夏日聞扇

送紹卿史甥之任留都司農署卽席賦此

詠塵

賦得馬英花

遠旆

琵琶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楊司諫冊封韓藩

寄朱希尹使君西涼

送章廷綸之塞下兼訊王子廓使君

來禽館集

目錄

九文三首

和西夏李大理年兄

寧夏人

九日同家弟仲季與客宴集犁丘

送傅伯俊奉使荆楚

暮秋贈閩中鄭文學以尚書授經濟南

卽事再寄萬使君

陸成叔以元美先生書見訪未久促歸今且三

年矣緬懷今昔漫成

寄顧朗哉都門

送馮參伯從洛中入賀

喜尹使君見在園居卽席賦得門字

春日東園隄口得屠長卿書却寄

寒食與平原趙氏諸兄弟讌集次日擬還舍中

得寒字

喜周督學見枉作

秋日寄在明蕪訊百谷

寄故兵使者王應父橋李

寄慈師海上

寄荅沈翰撰茂仁

送張參知胡觀察二年兄入賀

新城王一丈入賀見訪

李道甫觀察駐節安德許過園居詩以遲之

來禽館集

目錄

十

四月八日寄問余州先生

余州先生新拜大司寇時長公登進士舉有懷

今昔興言濟南

新營小齋效繁天體

伯與督學仁兄邀遊泰岳不果所期遙同此章

殷一丈折券泉亭偶乏買山之貲以謝以辭

送李叟之京

王明野侍御書徵拙翰聊此寄荅

秋日送万胥成遊鄴下諸王孫作

與方胥成談鄴下有作

寄懷濮陽李伯承先生

公一丈孝與書訂晤期因寄次丈敬輿

寄徐茂吾年丈

得百谷書知移家錦帆涇輒賦短篇

秋日臥病隣家餉酒陶然成醉因憶李觀察

送藩伯叔簡丈之晉泉

送羅實甫先生之淮令

有序

寄訊李本寧都郵

送章丘茅令君入覲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一

貴三豆

送唐尉之黃梅少府

送郡司理吳公入拜司勳大夫

韓太倉偕歲問貽詩以見懷

贈陸逸士時僑居蘆臺

和樂天寄李蘇州

濟南

寄李本寧大梁邸中

追憶百谷命舟維揚感而有作

送濟上于輿部文若奉使還闕

同門李觀察丈奉諱還武功詩以唁之

秋日百谷以其群從兄存把扇對酒漫賦

秋日寄李觀察道甫年兄

太保司馬鄭公解鎮還朝詩以奉懷

李于田以督學蒞濟喜而有賦

寄荅長卿屠丈

二月望日本寧書至謂元美先生于長至後一

日賦玉樓矣驚悼無已輒成三章

是日聞元美先生計偶檢柳集得哭呂衡州詩

步韻志哀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一 卷一百四十五

安肅太保鄭公以經畧使者西巡遙寄此篇

是役也萬使君筵車隨馬并以奉懷

歲暮拜憲周年兄酒貲賦謝

錢存芳久守德平博雅志重赴進士舉俄有國

學之握詩以道懷

與崔明府談鄴中舊事作

寄懷中山刺使尹春篆丈

陽信德平朱崔二令君識集涉園作

秋日送馬使君轉漕還楚

德平王侍御以言事左遷湯賦見懷

簡汝寧太守林公

伯俊南禮普陀舟人告警歸呈此篇

秋日寄思成年兄時以使事歸自吳門

聞盛太古與馬使君有孺子之誼感而賦此

松江董吉士玄宰以座師旧宗伯喪南歸慨然

移疾護行都不問解館期壯而賦之

寄王師古廷尉年丈 閒居再寄伯俊年兄

寄屠田叔

寄光祿魏懋忠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二 卷一百四十六

送張觀察之衡水

送德州趙守之太原貳郡兼訊刺史韓丈

送馬妹丈明府之唐山

送楊子漸姻丈之密雲令

崔會卿明府已爲我君矣忽有他情賦此見懷

酒間又呈贈廣川李使

東所暫變來自太保鄭公所更訪慈山禪師歸

贈此篇

彭直指按嶺淮揚寄訊

奉別明生由臨邑追送思受進士于磁作

送陸司訓之長興掌教 二首

送方胥成之薊門塞 送來觀察從濟入賀

送張藩伯入賀 送宋布衣歸大名隱居

馮元成客臨邑黃中丞邀遊濟上余病未能偕

往遙同歷下亭千佛山作 二首

九日懷謝在杭

喜王理公以公廬過邑枉訪作

張函一孝廉來自半偈庵寓王二丈書兼有問

來禽館集

目錄

十四

貽賦此却寄

贈同邑高進士

送秦京由青縣見訪復還青縣時重九前二日

二首

用韞學士待命長山許枉涕園詩以奉遲

人日齋中與二客小集

懷登州胡郡丞胡先是爲杭州守

和屠長卿十姊妹詩 二首

喜公孝與見訪山居作

寄章廷綸都門

秋日送郭甥孝廉之白檀塞

送張比部奉命恤慮以偈除啟行聞歲入關

又八月七日喜章直卿司理見枉涕園卽席作

贈鶴山逸人

送崔明府解任還鄴下詩 并序

太保海豐湯公逾耄期屏跡人外間携僧侶栖

依禪寺蒙示詩篇敬此仰和 二首

歲暮東阿尊師邀遊東郭留亭卽席詩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五 卷之三

送李伯建計曹奉使吳門

賦得宮庭鎖鑰 麥秋

邊 越溪耀光綾

送陵縣王令君入覲 咏江妃真珠

秋日寄懷黃開府寧夏

秋日寄芥荆使君蘭州

秋日寄陳明府 送張元春

宋鶴山言魏見泉所來涕北作

思成年見請告扶侍尊翁太保年伯詩以奉懷

秋日再送鶴山訪李尚寶漢防

秋日寄公孝與時爲其先太史勒碑

送周職方由南都北上上最作

送武德董觀察以治漕參知浮淮 二首

卷之四

五言排律

送元定先生 有序

送靳參知入賀便歸省觀十四韻

九日對菊有懷趙李卿兼訂晤言

來禽館集

目錄

十六 吳三百八

百穀寄茶分饌司農觀國先生兼謝嘉招賦得

十四韻

武德陳觀察惠甫以入賀先期還溫陵遲以秋

信

送陸三茂才之臨邑學令省觀二親還雲間

送方胥成之蒔門請督府萬公

送汪明生之古鄭縣訪南太史子興

黃昭素宮允予告還里寄聲見訪詩以奉遲

寄本寧參知并州

送瑞軒崔公由濟南刺史擢洛中觀察十五韻

春秋張紹和落進士舉迂道見訪即席有作

王正廿三日唐昭甫以元學書至喜而有作

得東郡謝在杭司理五月書以彈丸射雀見矜

也爲詩答之兼及餘情

臨邑烈女

輓東郡尊太史朱父

七言排律

楊以德中丞遙自桂林寓書曲右丞申答見臆

奉寄行省左承黃公濟上八韻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七 吳三百八

擬送沈方伯

送周司理

送白公之任上元

午日偶病暑從架上抽得白長慶集嚼玩良久

因念晉叔載君效爲其體贈之

卷之五

五言絕句

沛園吟小引

犁丘

沛亭

東山

南嶠

中阜

陳歸堂

來禽館

半舫齋

暢叙亭

空游沼

小酌突

亦山陰

團槐塢

浮螺館

思易湖

永廊

長房洞

毘星閣

臨高臺以軒

浩聲洞天

夕佳亭

優鉢羅池

鵝群榭

來禽館集

目錄

十八 文一百四

觴鰲臺

鶴田

清隱山堂

八月中濟清源信至知元春即日南還愴然賦

此

柏下小憩

方丈竹

山僧迎送

花下日暮別靈巖

古意秋日送李一觀察

七言絕句

撫中丞黃公東巡曲

四首

走筆戲贈萬伯脩使君十章

朋舊有亡數通宵夢各賦一詩寄懷都不書地

望姓字儻亦有深思也

二十一首

效唐人雜興詩

四首

古意再寄于田

四首

寄胡順庵中丞

送張仲儀

六首

送顧明哉恭謁岱宗小序

四首

詣大庵百歲僧所偶話先朝遺事感而有述

二首

東阿先生

問弇州公出山

代弇州公答

歷下先生

楊以德使君以濟南藩伯擢岢嵐觀察賦贈

十章

來禽館集

目錄

十九 實二百五

九日送汪李吳三君子南歸

二首

偶因趙人寄懷夢白

寄章廷綸畫史都門

送宋中丞拜少司空北上

十二章

贈況重勅督餉還朝兼寫鄙懷

八首

中秋柳塘重送雲從

二首

壽青州邢太保六章

二首

寄問半偈庵江雲樓兩主人

二首

李一觀察壽其大人卷賦四章

送邑博楊汝霖偕計北上

十首

秋夕病臥齋中

江上惱李本寧

秋日小亭筭成紫微本卸乘醉作此

即席送傅使君

二首

濟上鄭亭會黃中丞

奉別黃中丞一首

擬竹枝詞和樂天韻

四首

長清崔會卿明府考績詩六首

偶過平原縣次訪康先輩會同社徐汝惠在坐

夜話輟成入章

希尹朱丈以河東憲伯入賀遣信見存聊此奉

答

寄楚督學鄭彥吉

來會館集

目錄

汾源年丈自并州詒書見訊詩以奉答

寄訊慈公海印寺三首

冬日孝與應鍾直指辟僑寓濟南奉訊二首

秋日因李民部伯建寄訊百穀先生

送林師之濮陽掌教

二首

送遭道孝廉姪謁選北上

余家雪木蓮花酒其佳也丹東夢白期一過臨

送仰齋姻丈之官海州

代壽陳公

三首

夏日過青崖訪雲清師不遇

寄問靈巖四首

寄履空上人

送養生夢還楚

二首

秋日送友人還閩

陪公孝與下第兼送北遊

四首

擣帛

題管夫人山樓繡佛圖

錦堤六景爲李叟作

乞劉觀國先生紫薇

乞張舍人蘭

鄰人送金錢花

乞趙司徒竹

乞德州親友諸花

乞劉觀國先生秋桂

中秋送朱子命歸閩

來會館集

目錄

握憲

四首

碧樹

二首

送來禽與李觀察

春閨怨

出塞歌

頌

泰山篇以清亭父老子弟指爲崔會卿明府頌

卷之六

詩文序

吳景猷先生詩序

穀城山堂詩草序

居東集序

王百穀謀野乙集序

楊德潤青李園集序 管鮑千秋錄小序

彭伯子詩序 刻世說新語鈔引

汪明生詩序 孫使君家集序 代作

顧水部竹梧集序 張攀龍先生芝樓草序

曹太公永思錄小序 樂陵鄉約序

棗強縣志序 代作

忠勤堂碑版集古法書序

平昌葛端肅公家乘集古法書序

平原縣志序 代作

來禽館集 目錄

卷之七

考績序

平原劉明府三載考績序

藩伯晴原李公奏績六載序

廣川守聚齋劉公受誥序

臨邑藥明府考績承恩序 代作

齊東白侯上最勅褒二尊人序

濟南沈郡公上最廣命序

歷城陳公清考績序

藥令公三載上績承恩序

金鄉郭公兩賑承恩紀序

齊河令霍公考績榮膺異寵序

卷之八

贈送序

歷城陳明府首應公車序

參伯亨融戴公之官頌東序

武德觀察董公擢淮上治漕祭知序

念蓼劉公由濟南相擢睢州牧序

來禽館集 目錄

濟南郡守文翁擢濟兵巡觀察序

中丞黃公晉大司馬兼憲填齊序

偏關兵使趙公閱叙晉左方伯序

卷之九

壽序

大宗伯尊師東阿于公六十壽序

壽新城王大司徒七袞序

壽特進鄭公七十序

劉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賀魏公封大中丞暨九十春秋序

方中憲先生七十暨配陸恭人偕壽序

壽太子少保大家宰孫翁八十序

代劉華石作

冢宰楊夢翁奉詔優有兼開九袞序

壽徐母王太君七袞序

卷之十

傳疏 擬古書

漢書朝鮮

擬井公傳已上稷天子書

來禽館集

目錄

三十四 頁九十四

擬晉郗克與魯備曹三大夫伐齊書

擬范蠡居陶上計硯書

擬司馬遷與李陵書 擬張湯劾鼠盜肉爰

擬單于訟右率陳饒椎印書

卷之十一

碑記

淄川縣文廟碑 武定儒學重脩泮池碑

城武啟聖祠碑 章丘縣泮池碑

德州學宮創建文昌閣碑

重脩泰山碧霞元君靈應宮碑

平原縣重脩顏魯公祠堂碑

邳州張婦瞿貞烈碑

大司馬御史中丞黃公城德州碑記

德州戶部司庾使者題名記

觀察方伯荆公泚陽府屬學倉記

分守濟南道右叅政寧陵呂公德政碑

司農大夫溫陵傅公德度去思碑

金鄉令汝南桂公去思碑

來禽館集

目錄

三十五 頁九十三

蕭公生祠碑記 半舫齋記

按轄館記

創脩齊河小東店石橋記

卷之十二

傳

仲父南陂先生傳

延安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元兄小原邢公傳

邢大姊傳 累封夫人葛大母傳

同安高士傳 江大母傳

工科都給事中兩峰陳公傳

廣川何氏二節母傳 臨邑烈女傳

朱方伯先生傳 諸清之小傳

卷之十三

墓誌銘

累勅封孺人亡妻陳氏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章丘逢原張公墓

誌銘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鎮守保定總兵官齊河

來禽館集

目錄

二十六 万二百五

尹公墓誌銘

刑部江西司郎中平原張公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近田許公墓誌銘

詔授徵仕郎官故孝廉洲亭許公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南槐于公配恭人

顧氏合葬墓誌銘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濟南于公配恭人許氏

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四

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省齋李公墓誌銘

孝廉將軍菱洲楊公墓誌銘

文林郎洛南縣知縣心禹徐公元配郭孺人暨

次配王令人合葬墓誌銘

徐室郭孺人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杞縣知縣李公暨配劉孺人合葬

墓誌銘

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加四品服色禹城東園

來禽館集

目錄

二十七 万二百十

劉公暨封孺人元配王太君合葬墓誌銘

封文林郎蘇州府推官靜庵楊公墓誌銘

王母張氏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拙齋史公墓

誌銘

勅贈文林郎章丘縣知縣元城董公暨封太

人元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廣平府知府公墓誌銘

銘

平原處士趙次公暨配孫孺人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誌銘

刑部貴州司郎中雲門魏公墓誌銘

勅封安人張母夏氏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永平府通判後裔馬公墓誌銘

進階中大夫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平原緝察趙公墓誌銘

公墓誌銘

來會館集

目錄

二十八 隆 三 四 八

寓公劉叟薤銘

卷之十六

墓碑

明雲南督學華容世其孫公碑

富平令大梁王君碑 先師穀城于文定公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萊陽龍池張公碑

少保李太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墓闕

陸令人墓碣銘

端道人出辭

卷之十七

誄

安丘大中丞馬公誄 有序

新城大司徒王公誄 陳母嚴太恭人誄

東郡大方伯吳公誄

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青州仰光

馮公誄

卷之十八

行狀

先侍御史府君行狀

來會館集

目錄

二十九 閏 百 十 五

累勅封孺人先妣萬太君行狀

鄉進士遵道邢長君行狀

卷之十九

行狀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王公行狀

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尚寶司卿加四品服倅德

平龍池葛公行狀

累誥封中憲大夫潞安府知府紹庭王公行狀

累誥封淑人王公元配張氏行狀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行

狀

卷之二十

祭文

也鄉宦合祭賈烈女文

家廟告長兄主入祠文 代父作

亡妻陳孺人發引祖奠文

祭東阿尊師于文定公文

祭四川督學傅伯俊文

來會館集

目錄

三十 黃乙百

祭檢討葛仲明暨配任孺人文

自東阿回祭文定尊師文

祭先師文定公祠文

祭通議大夫按察使王栢翁暨配李宜人文

祭誥封王恭人宋母文

祭趙妗母楊孺人文

祭濟南劉母王太君文

祭累誥封王母劉太淑人文

祭東昌傅太君伯俊母文

祭東阿于師母文

祭封柱史淄川廷尉高太公文

祭封中憲大夫上黨郡守王紹庭姊丈文

祭文太母文

祭野謚貞愍先生張公文

祭尚寶司卿龍池葛公文

祭封吏科給事中楊太公文

祭累誥封一品夫人鄭太君文

祭岳父趙公暨岳母任太君文

來會館集

目錄

三十一

祭肥城大中丞同川李公文

祭齊河房大中丞文 祭東光馬崇知文

祭封奉政大夫拙齋史公文

卷之二十一

雜俎

古今名人書法評 淳化帖右軍書評

淳化閣本跋語 澄清堂帖跋

評澄清帖 又評

題家藏宋搨澄清堂帖

十七帖題

題王弘宋揚帖

題定武蘭亭序

自藏石

題顏上脩稭序初搨本

跋蘇歐顏書

題新城王太公集古書

題重太史字卷

題沈石田畫

題蘇東坡墨竹贈王維縣

題趙子昂畫

惠泉銘跋

題羅伯符秦國入官圖

題趙子昂真蹟

題汪明生手卷

題王相公書

題元人胡馬圖

來會官集

目錄

三十二元二百十

題出師頌

題吳文定書

題湯翰林于文

七才子入關圖跋

跋王若水畫

題趙子昂真蹟

題德州牧邵北卿家慶圖

題趙文敏畫竹

題錢聲室畫

題王雅宜墨蹟

題趙子昂畫

家藏石刻

題唐鵬翼小像

馬鏡石像贊

弟子類像贊

讀雲中君像

王羲之像贊

達觀

爲張元平題

演盧士深妻疊言

程君房墨蹟

又

墨談

評墨

筆附

跋紙

古鑑銘

湯題

卷之二十二

記

歷城陳令君爲李于鱗先生立嗣置田記

逸事

來會官集

目錄

三十二元一百五

參知馬叔先逸事

呈詞

上黃撫臺呈詞

代德平諸生爲葛東山應詔呈詞

卷之二十三

論

倭國論

卷之二十四

啟

荅新城見峰王年伯

荅于長文

荅宋撫臺

賀東阿于尊師命相

上楊太宰

上申相公代作

上喬侍御

荅王百谷

代泰山請直指

荅獻縣徐明府

上黃大司馬

上廉訪許公

荅吳對渠先生

與周斗垣使君

上申相公

上撫臺孫文融

卷之二十五

來會館集

目錄

三十四 貴云公

書牘

報公孝與

報南宮況重初

報王百谷

與姻家尹大將軍

荅山陽令郭姊丈

與馬明府姻家

報郭使君舜舉

荅廣西楊中丞

荅孫湖山給諫

與真定守尹春霖

與宋中丞可泉

荅沈東霍參伯

與陳廣野太常

與屠長卿祠部

與萬伯脩

與郭太史明龍

與鄒太史四山

升春寒年兄

與蘇松徐按臺

與井陘吳觀察

與蘇松徐撫臺

荅經畧邢太保

荅淮撫李道甫

與鍾幼芝

與陳觀察

與傅金沙

上黃撫臺

與董太史

東平原劉本初姻翁

又

又

卷之二十六

來會館集

目錄

三十五

書牘

荅李本寧

荅

與黃撫臺

與黃撫臺

又與黃撫臺

又

與俞參知

與曹縣孟明府

荅周斗垣民部

與張太華太史

荅大司馬李于田

與大司農趙南渚先生

與雲中霍撫臺

與王百谷

與武德陳觀察

荅呂心吾總憲

荅康驥漢侍御

與撫臺尹春霖年丈

荅中丞魏見泉

荅毛直指

荅總河李于田

荅大司寇趙吉亭先生

上溫按臺

卷之二十七

書牘

上撫臺孫文融

與萬伯脩觀察

荅王子廊中丞

與少宗伯孫以德年兄

再荅萬伯脩使君

與撫臺李于田年兄

來禽館集

目錄

三六五

荅王恒叔叅知

與兵垣

上申相公

上申相公

上撫臺黃公

與李于田學憲

上御史大夫溫公

與張仲儀轉致歷城趙大司徒

與兗東戴觀察

與徐汝惠貢士

與王子廊中丞

荅愚庵上人

卷之二十八

書牘

與李本寧

與趙吉亭家宰

與阮民部

與王成所年丈

與馬見素給事

與馮琢庵宗伯

與郭禹門明府

與蕭含譽

與蜀撫王霽宇

與康驥漢侍御

與趙南渚司徒

與茅二岑

上東阿宗伯于尊師

荅黃撫臺

上李相公九我

上大司徒趙南渚

來禽館集

目錄

三七五

荅康驥漢侍御

與高東溟中丞

與李于田年丈

與李于田年丈

與李本寧社兄

與徐鍾嶽學憲

與李侍御

與總河劉羣石年丈

與王霽宇年丈

荅王霽宇年丈

荅于振方觀察

與高東溟學憲

卷之二十九

書牘

與趙吉亭少宰

與李于田論文

與趙南消京兆

上穀城廐師于宗伯

賀黃撫臺

與傅民部

荅黃撫臺

與謝在杭司李

與王百穀

荅武德陳使君

荅青州趙太史

與黃撫臺

與王百穀

荅萊陽文太青

荅黃撫臺

荅劉華石年兄

與保定撫臺宋可泉

與撫臺李

荅謝在杭司理

荅王百穀

來禽館集

目錄

三十八元百五十一

與張觀察

與萬撫臺

上曹撫臺

與王撫臺

寄王百穀

荅樂陵史燭錫卿紹卿

與署縣汪二尹

荅南和朱撫公

與于直指

荅南比部

與鍾都諫龍原

上漕儲董祭知

上蜀撫臺于王姻家

上黃撫臺

與少宗伯郭明龍

與張北海

來禽館集目錄終

來禽館集卷之一

濟南臨邑邢

何家誠著

五言古詩

鳳笙曲

鳳笙不須炙和鳴千載期白日弄霞采悠悠隨所之人
代亦自好綠鬢無常滋所以抗手去青入暮四垂

君馬黃

何因識龍種玉牌黃金鞍望風馳絕塞轉戰不辭難箭
簇桃花落霜影赤電殘祇綠蒙一顧難敵寸心丹

來禽館集

卷之一

三十八元百五十一

結客少年場

貂帽黃金羈行行日飲西馳道一驟馬千人自離迷魯

朱虎臂左郭解甘夏畦侯印曾不顧且闕坊中雞

王昭君

單于非重色漢主爲和親薄命悲蟬翼君恩想月輪暮

愁沙雪亂夜語蘆花頻寄謝昭陽伯新歡難及晨

湘妃廟用前人韻

寒色連江近荒祠鎮北墳竹枝斑淚雨苔蘚繡春雲水

兩新啼鵲風迴故舊神浮湘吾去國楚些不堪聞

長門怨和劉長卿

長門閉清曉漠漠繡簾垂隔樹宮鶯啼竟臺漏水遲不
將金買賦徒有玉爲枝報道芳菲節春風何處吹

蔡琰

心似泥凝絮身如水漾萍悲來渾抵死歡異轉愁生胡
馬乖天步穹廬亦月明黃金誰贖取行迷鴈南征

征婦怨

見說塞垣苦紅綃城帶圖夢魂何網遯心跡恒乖遠舉
蘭阻前坂綠蕙產中扉蕙開還復落夫戍長不歸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常鑑曲

卓女逐人間藏身酒肆邊擎竿露指筍倚桁墮鬟鈿百
態羞仍澁千錢數若旋家本田儉富今來殊可憐

浣紗篇

苧蘿山下女如雪復如花丫頭謝鈿妝煥炫表朝霞將
紗濯江水返景栖江沙流盼一顧影浩淼思無涯頻妍
命應賤年及誰爲家捧心時作劇女藪相環遮傾城何
必笑含顰良自嘉

卑通歌爲隆平趙大母作

寒霜噪畢通平樹東門郭前林響渴勸我城頭呼問

君胡爲呼爲茲黃口雛雛非我乎雛則我哺有巢戟胡

有粒英茶寧劬寧肅雅雛之虞雛竟撫雛復生雛朝

采藻且上林一株慈兮義乎字厥烏於戲作歌詒趙嫺

廬山詩五章爲但太翁賦

廬山表江鎮曰三天子都真仙託靈宅名流依隩區星
氣結寓縣乃在山之隅賢聚諒非偶史奏應不誣

其二

匡君封鄱陽匡父元佐漢我觀今但君貽欣父華貴父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子通官封異代等服玩但父笑無言身合自戢翰

其三

但父抱瓊奇白鹿時証易義學標殊尤胷腑絕樸枝

威王祥魚數溫姜肱被千載江州門再見此人瑞

其四

匡俗兄六君爾僅得中半道術與經術鬱爲名山冠不

必問廬烏所貴兼圭璣問足奉尊親飲食常衍衍

其五

五老化爲石耳孫布江州東野潛靈源支分九派派大

小亦川新想敬輓別駕駕聊報前駒騶

韵樂天吳郡詩石語語云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

院矣

房公饒酒德常守壘詩名一醉還一詠兩州欣賞并我

乃遙領取詩成酒亦傾江山助文藻齒髮悲平生轉憶

少年事言軫蘇杭情

弁州公謂自公至老不忘仕宦余乃爲暴露一班云

送呂甫和上單縣大師

誰鳴單父琴君振此方鐸政教非兩岐明府鞭行著著

眷牛耳壘脉脉犁城郭相勸慎加餐聲光麗丹腰青髻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四 元三〇三

尚青龜爲十鞭行著

梅花曲三月晦日作報金陵詹翰林

此日春光盡何來寄隴梅寒英猶歷亂遠道爲徘徊倚

笛難成韻臨風不可裁昔時黃鶴畔曾共落花杯

演樂天閨婦詩意

三歲戍邊陽無日不長歡夜合花幾開刀頭望來慰紅

綃帶緩無綠鬟低也未正詠白家詩隔牆啼絡緯

浮雲嬌

載去秦淮水深闌不繫愁有時迷極浦何處驚高樓逐

逐空多影蕭蕭薄似秋妾身行作雨願向峽中求

浮雲驄

槽櫪非吾願雲空日夜心離群應矯矯馳影自驂驤血

汗凝桃雨霜蹄灑練陰詎云天上種常得帝星臨

七言古詩

調謝先生

朝度不其暮度不夜寒霜霜衣裳恐凍過前壩長鬚不

鮮禺夷音抑掄時被土人罵吁嗟平文章滿腹何必言

仰天大笑歸山樊

來會館集

卷之一

五

四三〇一

伯城石觀察度還

石卿石卿二千石先伯東萊後東魯肝腸一片照雪霜

郭鮮朱家讓明主吐辭如錦氣如蘭醉裏揮毫灑素紈

奇乃張顛縱懷素琳瑯風雨驚珊珊呼我河間真小友

酌我蒲桃清瘦柳眼青時復作眼白造化離黃在君口

問君何地置邢侯謂我其長第一流頃之不語且不笑

四筵蕭索來鸚鵡支公養馬復養鶴君性依倚並廖廓

凡情曾不到胸懷春香秋花供企脚君今手把黃金鞭

長白山街近照圓腰間印綬是何物醅醕猶當青鬃鬃

島綠江邊曉波綠縵走馬看紅旭還軍一道練光疑
却是前溪飛屬玉彎弓直下毛羽墮高招大纛相喧
回眸一兵進玄菟淋漓斫脰稱雲墨樂哉石卿誰可擬
萬歲千秋聊爾爾烏冠繡服等浮雲不道他人馬頭駛

濟南太守樽李沈公德政歌 有序

伺索居縣檄人自齊城來以劉先生沈公謹見
眎也因嗟嗟嘆焉齊之民其猶有古之遺風乎

人情大抵飽則嬉安則娛愁乃吁病則病我公

去吁即嬉起病就娛民是以謹焉出口成聲情

來會館集 卷之一

生而質且文亦有之其古之遺風乎余于文質

兩無所底庶幾近情焉齊民于而余則偶以藉

劉先生

竹馬歌

使君五馬馬五色兒童竹馬馬以百朝朝遲公吁與陌

胡爲使君不夙來令我父兄頭欲白

美政歌

古猶期月公乃三月文翁石室劉寬鞭士有師保民有

天不茹不吐歌以絃塗者擊節漁扣船

平倭歌

颶風揚兮天地黑妖氣瘴兮海無色控扼塞兮保東國
島夷平兮曜靈出賴我公兮振威德

權稅歌

天不垂眷蛇虺載塗太陰蔽日蒼生號呼凶由道疏歛
以義扶誰拯元元其我公平

喜雨歌

東海揚塵白日丹草木焦爛禾黍乾禾黍乾兮民無食
郡公切切中心酸一禱立酬禾黍起不有郡公民已矣

來會館集 卷之一

春風歌

歲多舊疾癘起富者半生貧歛灰十室九室呻吟中千
戶萬戶倉皇裏朝檢方暮發囊口始能言目有光令我
再得見日月感君之惠天俱長

再生歌

東主饑民流離婦姑不顧乳下兒衰羸夫臥道塗烏鳶
睥睨號豺羆况乃有賦官追呼公爲極狀天子俞公適
既緩吾私逋一不使淪溝洿吁嗟兮捐軀報公公不
欲願公世世食天祿

借寇歌

男安嘶兮女安織
淮僞社兮爭訟息
飯蔬啜水民風一
治郡賢哉我大夫
三年功狀天下無
祗恐馬鳴鈴曄曄
願借大夫留一歲

王受所雙珠照乘歌

滄洲客是浦都客
猗猗東來事鹽筴
青雲未就臚旬傳
小隱波心飲雄翻
新詩一一凌古人
庭有芝蘭謝家跡
行年垂耄蚌吐光
喜見雙珠掌中獲
由來餘慶善可徵
此日于公駟門開
君兮君兮魏氏儔
何慮年齡不盈百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八 四三百三

平生行爲來鶴山賦兼柬尚璽李公

平生布衣交多與
樊膺伍雜逐少年
場風流何足數中
山宋公當世豪欲
從末季迴滔滔手
提如意鐵花古徒
步千里寧云勞策
杖俄經歷山下爲
問齊疆誰大雅道
傍人指馬坊城曰
有那生秀堪把那
生卧病首長搔
縻從教點白袍支
扉片石耐剝啄砌
松欄竹流雲濤聞
道斯人來北寺倉
卒披衣服纔屣庭
前繫馬不暇騎半
刺何遑題姓字相
逢大咲復說世上
誰人能解嘲歸
皆坐床索茶飲天
花歷亂空中拋幾
迴過我來禽社書

山迴山迴巖巖
雖不飲與轉佳
夜半談深如炙
縣論

鬢髮到黃私識
字仍頻兼拚
先朝尚爾舊知
已孤

鴻心躊躇俄然
對景思東色
滿目寒花紫烟
濕明

朝掉臂重行行
凌曉西風吹
簑笠與君攜手
上河梁獵

獵新霜凋白楊
馬頭南向嘶
不定橐中短劍
寒無光百

年意氣千年調
都付臨岐一
長嘯清平閣下
爾同祠涕

水灘前我獨釣
同祠獨釣兩
牽懷南北東西
羽翼爭丈

夫踪跡通天下
到來契分應
吾儕

二龍行贈曹縣王生士龍士樞

來會館集

卷之一

九

東南躍二龍西
北亦復爾二
龍何必凌二王
一片瑯琊

石堪倚更有東
樂與阿連池
頭水楚陽秋花

棠作舟二仲行
吟推余狎王
盟幾欲向君

齒題詩聊無
言在蘭芷

李雲仲爲其尊人誦銘有感作

向兄少孤萬年
太丘有子瓊
花十丈根

不芳憶得姓
字香一夜髮
鬚渾欲白可
堪前度問

劉郎

木蘭歌

常戶流黃紙未成點兵驚見卷中名倉皇買馬家東市
結束從軍雪外城朔塞十年金折怨明曉千里木蘭情
幽閨不受尚書賞贏得填門火伴驚

醫國行贈陳東溪長君遊洋作

嘗聞古人言士深則木茂脫不在其身知必在其後又
聞語有之務德莫如滋所謂滋者何無以良於醫平原
陳君世榮此方書云魯傳蘄子持心有恒真滿腔活人
無數憑三指針德由來日已深即看木茂成陰森翩翩
令子方弱冠蜚起英聲表士林明王求賢使者來陳君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十

五五五

之子當掄才進之庠序鼓篋遊行歌采芹泮水隈足下
青雲此伊始扶搖不遠九萬里從知而翁杏對林映却
醉君曲江水還將而翁醫國手轉被天下疲癯起吾爾
大人嘗抱病陳君療之一七多酬君無地可裁杏開君
有子樂如何爰携卮酒敬爲壽三爵觴之侑此歌

送別龔丞之達州別駕

桓譚將去安陵境黃綬解挂犁城門方州佐政良不惡
蓬山蓬水開屏藩蜀道雖難君不顧蓋轉清秋閩西路
由來儒術重儒冠別駕度刀割江霧與君交誼三年強

把酒曾同月未央詰朝倏忽成嚙昔滿眼桃花都不芳
臨岐肯効兒女哭但祝香名滿華轍莫羞持版常拜人
鄧榮王祥匪君獨

得山西大計耗走筆寄李本寧憲使

并州已謝廉訪使何事疊拜復相及一夫見譽胡爾爲
俗欺驚摧海波立顧余淪落更甚君淚眼模糊百憂集
君今僑寓邦溝傍想像瓊花根入蟄才名大抵不惑人
鐵劍無光轉羞澁同年同館多相臣疇也升車疇戴笠
一生一死休問天願占鵲沙飽殘粒浮雲卷盡日未西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十一

且教兒曹擴書笈

贈藥令君擢順天判

野老相扶話晴雨取次殷勤及明府五年無吏到板扉
四境恬眠徧環堵釋滕欲舞姑整冠鼓嬉比鄰兼南端
華胥之土大槐國旁髯僮似吾人安瀾度雄風能得士
潘令春城富桃李吾曹茶跡希偃庭明府寒溫數相齒
誤言曾未涉爰書傳視新膠饌有魚團圞一咲還一詎
共邀座上瞻光虛舉冠東秦書置驛中朝競慕王喬舄
一朝帝命下犁城京兆冠裳延半席從來三輔重才賢

以望今過尺五天羞將便面來驅馬且秦民暴 聖主
前

寄魯太公清美亭

龍蓋山頭風日好踏步間將落花掃方罨移來水石間
父樾天垂蔭芳草追如徙倚太公傍爲避陶家覆局狂
南風競甚客子北太公却擅支公長儼然收棊亦可喜
成敗何緣電光似只今清晝美遊遊冠履紳紳都不滓
追如風調相如流我欲從之雲夢鬼相思莽莽湖南路
一片寒烟杜若洲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十二

送季岱石赴官杭州

杭州太守平昌客手把雙螭向炎赫彭鏗郭外易布帆
千里隋堤五湖白計程何日到錢塘榴子成芳齒舊香
緋衣禍蓋露行見傾城老穉奔如狂煌煌列炬照溝瓦
虎竹西樓月將下月光火色交不休滿百無留進三雅
如藍湖水拍天青五馬朱轡時一停六橋楊柳烟波織
三三樓臺風雨冥平生見說杭州好出守真堪恣探討
泛他几席出溪山那得紅顏鏡中老當年按節過金閭
總有扁舟不可方送君魂夢逐流水相思夜夜吳山傍

長嘯篇爲顧朗哉東遊作

有刺不傷原嘗投亦不下與荆高遊竭來長嘯出燕市
躡屣一過東家丘靈光古殿舉恭瓦狼籍殘陽故臺下
拾將一片比嚮瑛劇作風形秀而雅戟門老槍柯挺霜
雙手摩娑鐵幹長孔林更有千歲楷截爲拄杖蛟龍翔
探奇次第尋名嶽杯底松陰圍帝幙秦斯古篆拖莓苔
坐卧雲根洗班剝秋空漾潏潏秋霞巖壑峻嶒凍雪花
扶桑喔喔一聲曉叫徹山城人萬家倉忙未盡登臨興
便面從教驅馬歷雄談稷下今是非柏寢梧臺應不佞
來會館集

卷之一

十三 余三百甲

秋日送元彬孫郎亟還吳門受室

姑蘇此日秋風起客子猶淹九河水昨宵魂夢到鄉關
及早倉皇治行李乍可青山別在茲回頭應念舊恩私
須臾下馬成家慶取次叨銓啓繡幃繡幃銀蒜間流蘇
箇裏風光事事殊行年三十稱夫婿玉鏡臺邊問老奴

古意

銅堂高揭漳水流中有佳人字鳳脩鸞簫逐空引仙侶
彩鷁耀日巢飛樓我本鷁鷁落羽秋感君並蒂鳴相求
排天六翮徒爾羨早飛無那蒼雲愁但許同食歲寒實
君自天衢我故丘

來禽館集卷之一終

來禽館集

卷之一

十一 札全四

來禽館集卷之二

濟南臨邑邢 餉子愿甫著

五言律詩

擬唐人雪獵應制

七萃耀雄武三驅匪樂盤星狼避箭急月兔怯燿寒雪
壓枯栗樹風鳴獵騎鞍君王行復問若箇釣谿磻

和唐人春雪應制

積素紛麟殿迴風蒲玉除傍梅流艷彩調管和陽嗟瑞
愜三農望光侵幾軸餘莫教零亂盡留許問蓬廬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一 五二五七上

和沈佺期安平公主移新宅宴

錦瑟排金雁芳筵敞桂尊纈羅梅蕊綻調舌鳳笙溫俠
有前樞客歡承秘殿言主家森列戟甲第屬何門

秋日寄謝密雲王憲使懋欽年兄

二首

一別軍麾久金天火復流錢分憲府俸書報寒門秋飛
夢平沙月馳心古驛樓懸知幽朔節早晚下檀州

其二

同是終軍侶升沈柰異塗思從天末起淚向雁邊枯木
落鄉心共笳寒塞月孤年來幕庭靜已道繫單于

送詹使君入賀便道預奉太夫人誥弟永平憲使

其二

捧章趨帝闕遠道奉親闈主作盧龍聚歡成鴻雁飛秋
光清蒸思風色耀兵威遙羨青天外雙雙動綠衣

其二

楚侍慈親去遙從令弟來山川駟牡度風雨五兵開奏
表承明殿鳴珂建禮臺翩翩千里道爭識漢庭才

秋日送公武子之京

武子先是就婚京邸尋
歸省親茲復詣邸舍云

古道帝京遙西風萬木彫親親來戲綵乘鳳去吹簫雨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 庚三言

別蒙山樹天臨潞水橋翩翩貴公子蹀躞紫駟驕

其二

弄玉何時別秦臺此日思征蓬飛馬首望月憶蛾眉回
轡雲邊舍衝風雁外期懸知依帝里夜夜夢青淄

羅伯符來自中山喜而有作

衣上滹沱色猶兼霽雨流停車開夕酒襪破畏宵秋共
話邊塵苦因憐月幌幽贈君無編帶十日但淹留

秋日得郭太史書却寄

二首

交情存帝里遁跡老犁丘木落孤城冷書來一雁秋片

雲吞碣石殘日下幽州能是尋君夢時時繞鳳樓

其二

憶昔江樓畔同餐江上魚十年隔河漢千里寄封書
近騁三子人懷惠五車山林與鍾鼎徒倚意何如

歷城張明府觀已東還取道見訪眷言泉石即

賦得五言一首以謝

觀後方歸鳥懷人此駐驂靜琴陶雅思飛蓋遲清醺
顧先趨府應愁後盍簪貴遊吾久謝君意在巖龕

秋日寄城武張明府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三 三言

重來出宰地單父是東鄰歲歲防黃水家家負野薪
從蒼蘚合官與綠莎親左鬢凝霜否含悽問雁臣

鄭思成年兄以言事調官留都南發先過德平尋

携郭甥孝廉見訪喜而有作

有甌排闥闔無緣滯漢京權從春水放花傍野橋生
國人如玉休衙飯是秬由來佳麗地此日重行行

其二

重過河陽縣桃花照水明諸生開舊帳野老拜前旌
酒鶯窺醉臨春燕掠晴并州風日好何限渭城情

其三

言訪來禽館來禽初作花十年感舊夢今日對星槎坐
有羊曇秀襟同鄧老嘉年歡方卜夜明發又天涯

其四

白下農曹暇幽懷憶客郎門羅帽鳥雀苔繡玳瑁倉解
帶簪蓄濕開樽齒齒香到官能幾許終日醉爲鄉

其五

好着登臨屐清時早放衙雲屯官草沒江見步沙斜花
問臺曾雨栖知寺有霞數聲桃葉曲無奈思交加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四 卷三百六十六

其六

一舸下楊子春風生五湖溪橋魚總美邨市酒堪沽此
夫官成隱重來客似逋平生饒勝具贏得住名都

戲作大言再贈思成

大言今送汝天際見鵬鷁洒血一萬里陰風來坐隅擘
鳳佐豪飲賭梟輪海駭樂哉吾與爾茫茫千歲徂

令君

緋桃一萬樹那不醉流霞祖席臨池靜啼鶯傍客譁秦

郵家亦寄越絕路非賒會見吳閭侶還邀過狹斜

其二

重過蘇臺畔應時花月杯舞鸞驚顰香彈雁落玫瑰儂
恐行雲去人憐舊雨來坐深堪下淚乘劍欲藏摧

其三

澤國莪花今相逢畫前幾年板橋別此日故情牽置
驛分官酒傾囊給俸錢怕爲安邑累不住石尤船

臘日送野鷗先生赴清源訪狄將軍

殘雪猶在地送君將奈何客衫翻酒污鄉夢落梅多曉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五 卷三百六十六

寺鍾初定寒林鴉始過行行遇知己按劍一長歌

張左海以罔卿入賀便道見訪

秋旬花仍艷晨裝露未晞覽拋沙苑節入觀紫宸扉燕
市良朋洽盧溝旅雁依王程今借便來訪釣魚磯

薛鳳儀叙致陸行水潦之苦口占撥懷

改陸從鄒嶧山橋野路微潦痕侵馬腹苔色上人衣前
浦鳴榔是他鄉問渡非桡皇餘一劍遮莫寸心違

秋日送方胥成歸新安

愁看白露下斗酒送將歸雁陣馬頭起客懷楓葉稀迴

鞍山寺出響獵野雲飛前路不可道迢迢知己遠

再送胥成

已驚木葉下况兼寒雨零送君當此際別意滿秋堦
弱須加絮囊輕每帶星前塗幾知己驪曲若爲聽

其二

彩筆能千象青錢莫問囊酒爐頻泛蟻頭髮暗凝霜
候館驅羸騎寒鴉噪野棠亦知爲客苦容易度年光

以筏代舟與汪劉二千分賦

剡水徒爲爾成舟羨咄嗟凌風疑采鷁迎棹誤神鴉

來會館集

卷之二

擊者溪轉颿迴聽鼓撾吾曹二三子底事共浮家

送吳雲從秋日遊燕

秋色臨山館炎蒸減緒風荷衣騎馬去綬劍入燕中
酒貫壚頭碧塵驚陌上紅何如理歸轍高臥太湖東

因吳生寄訊其外舅張叟

老作山林長今成汗漫遊曲臺勝伏暑執扇怯新秋
年鬢長安換風烟故國愁偶因王逸少一爲問郗侯

陽信傳令君并官比部贈別四章

厭次神仙今嵩山右故盧鶴笙真侶在調笑宦情疎世

豈有斯士人今誰隱居茫茫塵劫裏君獨問樵漁

其二

一官才得調隨例復西曹巫拜君王寵應舒薄牒勞
雲光白作署若色綠於膠小啜看雲意如臨八月濤

其三

尹叟多親我王郎亦起予兩鄉常寄語爲答去秋書
聞字拚沉醉遊仙憶步虛盟言猶在耳那得一迴車

其四

世路太行險君心如砥平一噓真長價相顧欲和鳴未

來會館集

卷之二

七

貴言七

死君親願浮生水石情寥寥知己輩肝膽向誰傾

贈招仙者余逸人

交甫君應是年年逐洛妃明璫和霧解仙錄截雲歸
渥金莖醉狂乘洞鶴飛欲留留不得踪跡竟霏微

送古雪上人山三峽附官舫還蜀

何年修淨土此日楚還家春權瞿塘水江程白帝鴉
鄉山唐俗舊僧梵漢音諱莫訝頭陀苦來乘博望楂

寄李本寧

春色濃如許染園歌落梅晚風將笛韻吹度九河來我

夢杳梁月君情深楚臺兩鄉常好在滄海涸爲杯

喜公孝與重過有作

孝與謂我輩交情何必人間兄弟矣要作苦語因及鵲原

客久竟何意感君重過門立談呼茗疾坐對落花繁別至愁先入歸與道益尊相望三百里誰斷鵲鴿原

寄楊密雲于漸如家

近報檀州令風流子賤情夕星傳燈寂朝綺見霞生簿與軍書雜囊同藥裹輕所親今在遠吟望苦營營

元美先生上章乞謝

時羅小美之勸肯甫司馬尋有異耗

萬念縈家國殷憂兼勸游亡琴傷愛弟扣策悼西州世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八定音至

逐千人玩名從一風收露章今日事還理釣魚舟

起居宗伯尊師于公

七上書移疾三經月改弦臣心霜露切帝命起居駢去住適今日遲回易長年獨餘秋夕夢常繞汝陽田

其二

玉體神明護春卿禮樂需門人方慰藉鄉思復須旬日

鑒派情劇朝憐紅詞無寄言黃石侶先佩赤靈符

其三

勸講頭堪白金門隱客星不隨歲子鈞已授伏生經衣

關辛勤補卷阿一再聆八方懷舜德薰吹及焦螟

其四

下里甘馴厥山胡想佩魚建諸勤報疏獻馘幾傳臚曹鮮山郎入庭客月魄震履聲來几几偏識鄭尚書

送毛懋新山人歸河南

落拓憐吾友知音聲俗稀天秋一鴻動人老外黃歸客夢迷吹角開情入擣衣送君郵樹轉寒雨正霏霏

與公孝與登犁丘

一片陌塵近吾兄驅馬來露寒花破閨醅發酒盈盃對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九 賢三百

坐驚殘鬢牽衣上古臺生平吾與爾肝膽莫教灰

送劉公雨之楚

劉時寓洛中

家遠懷靈鷲秋深感洛橋萍蹤嗟不定維氏恨難招露重挑笙冷風高塞鴈遙別君當此日人馬共蕭蕭

題釣突泉圖寄所知

中有白雪樓

斯人不可見小築寵斯文雪色照梁月雲光清戶蕭瑟急玉虹立石靜蒼蒼若紛我亦郡中士緬想空氛氲

其二

十載曾過此重來興未央馬蹄穿篠入酒榼逼林香碧

揖南山夕清邀北渚涼畫圖堪省識一爲寄川光

冒伯麟移居西齋

槐院秋光逼空堂夜色侵城低逼尋鴈風峭急寒礎故
國親朋思池鄉去住心小牕吾屬耳彷彿動哀吟

二月上旬送仲素先生北遊

幾遲山中信俄驚匹馬過攬衣愁吟薄看鬢訝婆娑去
路水漸急臨春鄉夢多會稀兼別蚤其柰寸心何

送光先輩之太康任

孝廉今出宰百里古諸侯井邑通梁宋人烟接董緱政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十 英三百

成河北潤俗美雉來遊千載空陽夏名從我輩收

贈四明陳君夏

泛菊陶嘉月臨流送遠人可憐明下客幾作旅中身飄

泊依公子蕭條去故親似鳥能漾彩無分上林春

賦得尊湛新醪再命從港中

伏雨沒河岍悠悠江海流水寬堪泛宅糟熟欲舖丘愛

客檣烏集餘散壑日留泊來荒市晚見鴈滿沙頭

聞王百穀寓南屏寺奉懷

卜築南屏寺多因太守賢榻移千竹潤書枕二床眠禮

佛沉香火看花細雨天無緣陪勝侶吟望獨淒然

送張元春覽如都下旋歸吳門

秋極欣相過春深恐送君花泥融點點水穀亂云云去
拂千門柳歸占九夏雲鄉愁兼客思都付野橋曠

敝邑今歲幾大熟連遭陰雨十不一得室廬半毀

從樊通達即事成詩且以呈諸當路

有歲占天意淫霖奈浹甸壤垣連萬屋浮甕及比隣無
計醫水耳還誰念饒慶裁書報憑帙臨紙淚痕新

秋日寄答曹縣王五雲茂才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士 明言三

一鴈迴風度三秋冷雨期夢中人似玉書到色爲絲古

學食秦璽名家出晉義愁心殊不極河水正瀾瀾

送江東八十汪叟北上訪大司徒石公

人世神仙侶詩篇冠栢梁白頭俠不減清嘯興彌長芒

屨三千里綸竿百二鄉王維依北闕客得孟襄陽

寄葛仲明太史

幽意向來慳年光任轉蓬折花代賓友撫軫送雲鴻風
轄天風度龍樓曙月空可閃江海闊魂夢失青楓

數奏書百穀不見答問諸通川顧公所詩以示噴

葉落將書去離心一寄君如何花欲發不見鴈歸群久
泊通州步應忘俗岳雲江船今借問三編絕交文

喜知已七夕遠歸

愁刺繁星遍歸常大火流馬驚新露濕人感散貂秋經
歲家園夢涼風菊林芻薄遊應自喜指點說并州

懷夢白

感慨俗猶古才情今屬君難負長調笑作賦動風雲候
館連城壁垂楊赤幟軍舊遊曾此地念俞思逾紛

七夕

來禽館集

卷之二

王定言

一夕罷龍梭盈盈此度河鵲填橋作路霞捲帳爲羅乞
女迎殘巧寒蟾駐暗波悲歡不須道從古別愁多

薛鳳儀解館由晉還吳贈別二章

命犬吾家子成虹禽劍裝義分豐懋氣數借壁魚光玄
暢酬山水清鑒激羽商賞心非一事那得不霜裳

其二

听柳窺青日官橋酒一杯春風尚寒峭裘馬欲摧頽入

晋河山險歸吳柁纜開王褒共徐孺岐路重徘徊

君之
晉吊

所親還家
豢舍故及

送祝鳴皋還蒼玉堂

丁丑作

且住亦不惡欲歸將奈何臨風堪墮涕立馬一悲歌客
夢舟邊雨鄉心月下蘿還家問葉竹秋至幾莖多

常黃門視河竣事邀會平原

楚客三年別相思奈何節旄天使重經略故人多共
卜平原飲還同郢上歌河渠應有策入奏莫蹉跎

午日小齋同黔中楊翰學於越施布衣讌集

小閣聊開讌同來玩物華書談越絕古人自夜郎嘉樹
竹披新徑蒼鳳薦曉衙欲將今夕酒醉殺石榴花

來禽館集

卷之二

王

午日間楚馬文學

時其家仲與俱

楚俗還今日龍舟逗午慶君雖美吾土鄉思復何其酒
共端陽樂花增故國悲客中看愛弟一爲賦連枝

久宦移疾五日故園作

旅食頻年換鄉心此日移火櫺遲客醉青鬢逼人衰絲
綺裁方勝靈符繫五絲留歡無不可紗帽任風吹

秋日得本寧社兄書夜夢却寄

近得梁園信深宵頻夢君黃河疑雪沸紅樹學花紛愁
思關語書題托鴈群遙憐衣帶緩三歎問休文

喜周貴中見訪

白首譚詩健青雲末路稀故園秋浦外鄉夢曉鐘微策
馬訪同調憐余慣思機臨風更相囑休負北山薇

因周貴中寄訊北山先生

老淚窮交盡知音難新清平誰屬和儻易獨斯人見
客先驚問因秋倍愴神前川動南鴈聊此寄情親

寄鄒平張考功

吾黨張平子官曹歷四銓忤時甘落魄移疾豈沉綿小
閣旃檀蕤蕤堂密樾連自憐幽意愜不草絕交篇

來會館集

卷之二

五

五

午日賦得尊湛新醪

酒憶重陽醞端陽亦發醅液侵雲母鄣色借夜光杯的
的榴花泛盈盈籜葉開玉山還余健日暮未言饋

舟泊九江寄謝吳明卿先生

昨夕遙林夢依微下雉城雪舟清讌集風蓬旅人情天
意存黃髮鄉心滿綠蘅寒余通籍晚猶及歲寒盟

寄濟南光孝廉乃叔爲故黃門給事懋

君家厭次里托跡濟南生漂瞥看人白飄瀾舉座傾竹
林賢叔謝阮氏阿咸清別爾垂三紀愁來意未平

荅張孝廉曰肩兼寄薛茂才

問訊吾門彥秋來可自如昂藏人代裏飲啖葛天初興
逸籠鸞外悲叩珂璞餘能將書寄薛新鴈掉行疎

送吳生還吳因寄百穀

君是吳中彥風流自不群綠沉茶闥夜青靄翳分雲慎
夏歸齋艦乘秋改練裾將書附魚腹把似右將軍

送德州謝學博落進士舉例拜龍泉令

卞玉終遭別牙琴安可期夜光百里照流水寸心知佩
有龍泉舊官從露冕疑起家吾亦爾至竟鳳凰池

來會館集

卷之二

五

五

冬日喜孝與丈返駕見訪

入門驚握手衣上五陵塵慙作燕關客歸來白社人逼
年缸面綠披霧石華新茗椀兼尊酒能無憶所親

可爲
茶

再送古雪上人還蜀

虎亦窺行李猿能識梵音無歡故無怖長嘯復長嗟瞿
峽非爲險巴江豈是深月光凌卓錫相送度前林

四明張平叔過海上訪楊冢宰公尋以屠長卿書

見枉涉園喜而有作

春明當歲問嚴瀨一星臨期豈尚書願恩深國士心海
魚猶石首霜桄別來禽細語江南北風期入雅吟

其二

幾許桃花嶺重過涕水園上公欣擊節下士潛忘言道
味君堪把清齋我共殮何時返鄉路三徑菊應存

其三

下馬人疑古開緘墨未淪四明滄海外幾度白榆枯問
俗知無恙吟詩一劇呼兩鄉如晤語不必嘆長途

得長卿書却寄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十六 友三六十五

章柱違天尺烟霞占洞壺四明往自署五斗夜須沽蘭
省芸香杏雲藍彩袖扶醉中論出處吾亦愛吾徒

寄傅伯俊年兄

朝請朝鳴佩招提午駐驂宰官諸大隱佛火淨名藍片

柳灑爲雨千花落是曇飯依且隨例何必問抽簪

送張觀察憲周年兄入

賀 公往爲諫議

聞道朝京去秋風滿甸花掖梧應識主都合似還家對

月斟芳桂臨岐折野麻獨賢君莫嘆來就日邊華

贈章丘茅明府記室陸生拙

管記非長策栖栖一客卿年光淹陸暢仙侶逐茅盈匹

馬秋原外孤燈曉寺情明朝問燕市誰與結平生

思成年兄南還過廣川題書見寄率爾奉答

連鴈南飛盡題書到遠天廣川舟送曉寒月樹交烟少

別經年幾豪遊入夢偏新詩能自媚不必單珠還

秋日得李希說年兄太原書却寄

故園風烟古天涯草樹疎月通汾水夢雲度太行書出
處皆吾道寒暄有敝廬題封猶未悉瓜地待春鋤

其二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十七 三三三十五

別爾才經歲新聞定不虛季常歸隴堯 馬別駕九崇嗣

荷除書

管太學公故

人八月授官故舊存亡裏悲歡代謝餘更多堪

慰藉吾姪好懷舒

余孝廉姪公莫逆交

卽席贈銀臺王丈

近甸楓林赤侵星夙命倌觴稱萬年冷木授九秋寒義

渴輕長路杆深壁古歡江亭愁立馬那不勸加餐

本寧丈跡渭源枉道見訪

征輶千里命憲府一秋遘語共清尊倒門驚紫鸞肥支

離慙我貴胸獨和人稀不盡鍾牙意相期保布衣

其二

驚見真如夢歡迷却問年添盃驕午夜旅被怯霜天齊
分星從聚江鄉月竹圓歲寒敦白首誰受世人憐

其三

暫泊清源清鄉關自可期路隨沙鴈宿帆共野雲馳殘
斜砧邊墜寒菰柁底炊晚烟迷澤國此際若爲思

其四

一借西陸節飄然拂袖歸鶴犀甘脫屣猿鹿任牽衣酒
罷香凝座詩成月入扉從他嚴檄至有使寸心違

來會館集

卷之二

大

三三七

秋日送范穆其北遊

纔極接余好清狂見爾真霜風催壓酒燈火解親人岐
路阮家泣新篇孟氏降預愁寒序偏未別已傷神

秋杪送張德荷太史赴闕

霜落愁行路情深眷所親且扳將禿柳行渡未永津金
馬人相待荷衣我不貧憑君報朋好心斷洛陽塵

其二

寧親逾二載請闕及三秋去接雲邊翅行經日下郵離
筵花羅列別思曙雲愁君莫言軒蓋驚翻海上鷗

秋日送李子有還吳

老嫗言安拙清真爾自嘉有懷同白水相送折疏麻驛
驛晨逢騎山出晚帶霞到家應帳望極北片雲遮

秋日得潘茂碩書却寄

當秋忽如醉因得故人書展轉烹魚後寒溫結盡餘燭
花兼雨白桐影帶霜踈料此懷君夜君應夢敵廬

季弟入妹之雲中塞

弟妹駕言適舍辛將奈何同林乖去翼立馬竹鳴珂首
路郵餐供稽程寒草多官衙定南望才說鬢先皤

來會館集

卷之二

十九

三三七

孟秋壽萬伯脩使君

憲府初筵敞新秋爽氣生歡言聚佐洽麗曲倚童清鳥
識接壺意雲含上酒情從知塞垣重稱壽亦稱兵

暮春宗伯尊師邀遊虎窟洞偶雨

幽洞何年闢芳筵此日開依希聞虎嘯颯遇見人來曲
細塵纖合談深鑿落僊吾師能好客泥滑尚徘徊

寄楊司農權楊州先是出成都令擺令官

蜀道方停帆還來駐蜀岡擁舟清似水懷玉美如肪到
處簫吹好河橋月未央勝遊兼勝賞無分共徜徉

嘉平送王次公之長垣任

兩借郊圻舊公鳴右輔琴仲由當日政汲黯異時心臘
色永霜集鄉思棣萼深但憑驪騖在衢道自駸駸

贈陽信路明府

明府瞻雲處中山臥大儒含光韜異彩赤電老神駒門
闕分符舊郎君擢秀殊試看棠樹蔭奕世畫堪圖

其二

東海爲邦日并州借倅年兩鄉存峴首十載兆堂鱣駐
志兒曹繼幽懷水石偏太平占一雨齊趙正相連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千五百六十一

其三

君今令北海方幅亦東秦緬想嚴親澤同教野雉馴家
聲推寶樹國宴憶芳春惇史何人紀徘徊絕後塵

其四

鳬鶩經鄉縣萊娛近帝都居諸調署鶴昏旦視林鳥孝
義君家禪清公父子俱茫茫天壤闊把臂自吾徒

端月送陳東父之陽丘謁董明府

若榴朝泛酒送子出重關問渡大清水逢入小朗山南
風吹憶夢赤日着愁顏莫忘并州路期君楓葉斑

謝朱在明寄至精練

繡段來江國封題至遠人雲裳欣授尺花暢借藏春玩
態輕褫失方珍白氈鄰春茶尋有寄感極一含辛

送于楚之海上訪戴大將軍

此夕歎搖落明朝君遠征雪宮問齊址霜俠閱萊兵市
海出沒見勞山大小迎論文復說劍感激傾平生

其二

海上將軍第秋花明夕天巡遊帝王跡碑碣漢秦年蝦
菜猶南國悲歌似北邊一登蓬閣望無數島門連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宋三百〇四

秋日送南思受進士奉使榆林便道過家

擢第名都好還家驛路長竹林催曉宴榆塞急秋裝牛
引關門紫雲分隴對黃華峰遙在眼奮屨欲凌霜

來禽館遲汪明生結夏

過從每朝市心復戀滄洲遠道能相訪嚶鳴若有求禽
來知果熟雨積覺林幽愜夏宜居此君應三伏留

因歛程生寄訊王臨漳伯固

少別已十載含情難具陳卽官雙舄舊風政兩河新壇
堦遙盟主雲山問美人相望纔一水何事乏遊鱗

其二

三十六鱗至君還相憶無憑將歛州去莫作石城通吏
散吟銅爵官閒愛野鳬四年猶不調迹莫歲華徂

其三

拙宦堪憐汝遭逢莫怨渠太湖雁冠益明府罷遷除壁
面隨鄉少攢眉近里胥亦知腰膂困不作貴人書

其四

漳水三臺下三臺漳水邊經過幾徙倚賦詠數留連賀
雪春城劇鄴孟夏日偏吾園臺十丈西眺滿雲烟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二 刻二百八十七

積雨後送王文禎北遊

策馬果安適凌兢將奈何書囊吾已消襖祲瘵痕多投
宿纔隣墅贏糧欲渡河王孫吾寂念無計挽蹉跎

題梅花紙帳贈冒伯麟

純素豈不貴障風借陟嶺破霜開臘封暈粉出春枝夢
涉羅浮近香殘襖祲知蟠根君目見願訂歲寒期

殊日秦京以潘青縣書至即席有作却寄

何事潘青縣封書到濟南鴈鶩霜墮陣人喜月停驂問
訊情如舊板留酒欲酬同鄉與同調此夕意雙舍

其二

蕭颯看提柳鄉心共鴈程題來吾道重且任旅懷輕霜
晚喧秋序更深寒夜城徘徊良不慙一爲問秦京

送戴孝廉落第南還將就其兄嶺南督府邸中

相傍一龕燈相將酒若澆垂楊三月暮遠成暮雲層戰
北餘長劍還南理散膝賢昆方軫念宵祲似姜肱

送方胥成之塞下兼寄萬伯脩使君

長劍倚天外驚風飄比陞顧君歌騷握歸路瞻犀毗絕
絮年來事刀環塞下期因聲問朋舊胡運幾時衰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三 刻二百八十七

送張伯羽之上谷

鼓鉸出東齊停轍問路蹊心馳荒塞外人去白登西殘
曉迷秋驥涼雲動曙難可憐閑病者那得不悽悽

秋日寄黃昭素太史因憶昭素座師死友葛仲明

及方外蜀愚公

藉甚黃夫子當年漢長卿蜀琴操絕調官勢御前旌月
照峨眉白鹿馴劍路清玉堂深幾許爲爾獨含情

其二

後死誰何氏先鞭自爾儔泉臺揮暗淚風雨送殘秋向

汝看千頃輸金老一丘君還念濟北同代可相求

其三

秋盡驚寒序蛩聲響夜牀同人隔疆吟異縣獨彷徨地
偏星辰近琴從月露亡問渠誰最好方外得支郎

再奉宗伯尊師比樓讌出魯藩名湖觀法書作

莫問平原飲東阿興若何上樓開魯酒中饌出齊齏帙
散春雲清歌停縹日過心期欣共賞寧惜醉顏酡

卽席贈于長文

玉對欣相傷交期此日披卷簾來暮驚當檻度輕颼百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四 劉二首

縹千峯遶青尊白鳥窺東樓奉茲會依約見連枝

遊五峯山

琳宇初開地翛然靜者居駐車聊啜茗臨水覽觀魚有

意栖青嶼更端問素書行來林壑暝塵坱欲安如

同方胥成佳孫固過比庄問王紫侄疾

伏枕憐吾侄新秋到僻居案拋殘籠藥門掩舊畦疏命

瀾頻斟我呼兒故傷渠夕陽堪徙倚歸路轉徐徐

送西粵高山人北遊

西粵客鮮遊京國若公先高先生撫簪萬里至

不異行脚頭陀問所以之訪蕭少宰公卿尊宿

敝裘織笠無所求也本寧社兄爲先談見過留

三日卽請行僕則悶焉脉脉動情矣素空靡所

贈贈之以詩詩寥寥數語腹亦空空如也諸公

悉大書行卷僕乃作學人細字六十老人強勉

踟蹰率如此

百粵牽鄉夢燕遊事事難鵬鵠經歲敵風雨去塗寒度
嶺梅初發還家臘已殘故園魚稻美天末憶加餐

秋容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五 宋二首

節屆金商候飄飄道上逢蕭條砌桐病寂歷野花紅細

雨孤舟暮寒砧萬井通閨中有思婦徙倚玉牀東

瓶中窓間竹影

誰擘淇園秀瑤瓶鳳條欲綺疏凝粉翠素幌借紛披夢

覺燈枝會書籤暗簾移好將縹緲意都付韻人知

琴歌

城烏半入霜開宴晚雲涼清歌奏淥水妙伎出幽房簾

縷連心潔鑪鼎竟體香夜闌離客動真箇斷人腸

美人汲秋水

船版朝提汲寒侵步履難觸波疑雪沸漚面訝花發力
引銀瓶綆愁繁露井幹近桐磯一葉拾得倚闌看

花船載麗人

青翰牽紅袖相將事水嬉浴眸隨浪轉巫管逐帆歌柳
翠招紅女含嬌問櫂師輕風吹五兩彷彿見蛾眉

賦得漁陽慘

誰奏漁陽慘征人不耐聽颼颼邊對動蠹蠹陣雲停遂
苦遙相和鴻磯近亦冥何當憑驛使傳響到幽肩

木綿壞

來會館集

卷之二

二十六

下邑浮沙白微生倚木綿縱纔堪再摘雨已濯枝捐泥
淖盈霜霰田農苦涕漣謀生已無策况復給官錢

孝與赴皋齊州示疾詩以問之

一病緣何事誰堪破旅愁錢刀羞橐涖容鬢覺身秋十
上還家路千場罷酒樓今年應擢弟老弟未全休

吊宋叟

有序

新河古信都地隸今真定宋布衣鵲池名登春
邑人也往落魄近江陵荊州故守徐太室先生
延之上客數與譚詩語合謂吳門詞客如雲不

如一中山布衣矣比徐公以封守事忤當塗解

綬家居而山人衣道士衣徒步三千里過訪坐

徐公竹林中日持螯飲酒意良適未久別去且

二十年而徐公邁會風雲超拜大宗伯山人乃

走上都追叙故驪徐公不厭也又三季徐公歸

山人從新河過余言且將訪徐公山中索醉談

別尋錢塘弄江濤脫屣江頭乘潮上下樂哉卽

南面百城不與易矣已復謂子愿子愿君祝朱

登春豈杉栢四周問人余時大罵笑老庸燕趙

來會館集

卷之二

二十七

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聞死潮比廼甲申寒食

時也居數年絕無音塵而是歲十月新安余叟

適從江南來才繫馬卽噴噴道宋山人狀謂山

人某歲過徐公公館之禮敬有加廼山人瞻顧

異常也時時風其主人撻家僮謂僮僕我甚徐

公卽鞭家僮百山人僂謂杖才從青衣上拂柰

何惜一平頭奴令傲海內名士乎一旦懊惱辭

且去問舟徐公公爲呼艇子與載米數斛并脯

酒漿稱是仍移榼餞之城門外山人爲強一舉

白造次趨榜人勿悞我潮信意殊不屑徐公亦
掉臂去山人乃趣舟抵四十許里海頭不知昏
曉徑跳白波逝矣榜人勸意徐公客觀舟觀潮
不謂咄嗟自塋魚腹中也嗟乎汨羅采石登一
咸三亦自燕趙慷慨悲歌之氣作使然矣余適
爲詩吊之復爲叙致前方東南好事之家儻取
余言壁石正自新奇可喜何必重問要離之墓
廼俠骨香也

倚寓江陵月徐陵作卽年重來滄海上依舊孝廉船醉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八位三百七十一

齒松枝雪狂吟桂樹崩浮生無住着點蕩白雲天

其二

不作吳門隱飄然汗漫遊尚書重一諾遊子合千秋宮
錦鯨魚香烟波采石愁前身應李白終古揖風流

其三

憶別來禽館余山曾言奠汨羅落花猶且住芳草奈君
何吊死文姬怨山人悲生殢露歌茫茫江水闊應比淚
痕多

其四

佩強憐吾子蕭條安可論渾沌流日夜蘭芷憶王孫
竹新冠幘山人自製簪冠垂楊舊酒尊往共飲官西州門側路
卽禁哭聲吞

追憶宋叟卜居江陵時耕田釀酒携老僕鯨自隨
甚造也爲賦一章

買宅鷺池畔躬耕湖上田綠荷朝餉餽青稻夜舣舡一
僕更孤獨他鄉足醉眠怕言懷土事生死任皇天

愚谷吟爲鄭中丞賦凡五首

鳩峯

龍馭杳難卽雙峯傳至今括蒼還對碧勑木澹疑森放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去化爲石飛來懷好音一窠安計拙刷取屬家禽

愚公洞

拓拔矜人代愚公亦此曹不周分地肺小隱解天毀言
鳥栖花爇神羊啜石膏洞畧今改屬名姓笑徒勞

雲谷臺

臺自中央峙山從面面分披花香巖谷拂石冷生雲四
望環鼓黛孤吟對落暉萬松何處是猶似碧氤氳

山郭

野色分遠句晴烟蕩瀨空濃花籠細細香噉認瞳瞳奏

人縉雲郭霞連滄海東此時聊倚杖身世盡鴻蒙

仙巖

接簷來飄拂和雲入渺茫紆宮尚天表度壑自諸方混
藉通元氣虛鳴應早霜聞聲憶疇昔多在朗公房

李道甫觀察枉詩見拉卧病不起聊此倚和

讀罷停雲句翬飛縹緲間欲攀璫作針轉魏玉爲山藥
桑經秋劇監輿故爾閑一尊齋閣夕料得破愁顏

秋日閑思 用杜牧之韻

殘光浸簾箔慵起看花細關塞久離別居諸傷歲年泣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余三百二

空倚倚露愁深木末天驚傳有靈卜特地數金錢

美人篇 用王允亭先生韻

有女纖流黃迴文炫彩章罷梭聊輝袖拂鏡一臨粧不
語堪傾國含顰倚夕陽惟他巫峽夢底事怨襄王

夏日兩扇

暖殿度薰風盤迴避暑宮羅幃捲空篋壁月映疏櫺色
借宮鴉曙思催班賦工預愁將滅熱淪泣怨秋蓬

送紹卿史甥之仕留都司農署卽席賦此

錦秋秣陵好之子適之官綠鬢司農署清尊白鷺灘衰

顏對玉潤幽夢逐鴻殘應有相思字雙魚下碧瀾

詠鹿

撲撲隨風轉霏霏作雨吹貧憐范大令污避庾元規洛
水生羅襪階隄透趨絲還誰歌未歇應見落梁時

賦得馬英花 一名夜合

芳封依孤榭瓊英爛曉葩蒙茸紛綴纈幕歷宛披霞雨
泥如蘭度風飄學柳斜遶陽消息杳愁殺絳綃髮

遠旆

遠旆臨燕甸新秋去濟涓挹滄持作壽籠岱屬爲詞舊

來禽館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劉百千七

舍烏臺在孤臣省封思君王行召對端合及化儔

琵琶

獨凭繡床側慵來拂四鵬然攏並挑抹泉迸復珠纈調
古按初拍情深無一言何似潯陽婦聲聲衫袖痕

來禽館集卷之二終

來禽館集卷之三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七言律詩

送楊司諫冊封韓藩

久別玄亭楊子居頻來諫獵似相如
函關氣繞天邊節 仙掌雲迷柱下書
玄晏先生猶有宅 秦川風物可無魚
君應擢管四征賦莫遣新秋一鴈疏

寄朱希尹使君西涼

使君風采人爭傳獵獵牙旗西海邊
十道軍書促茶市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一 詩三百十

萬里胡沙開濁泉蕃菊味甘勝剗蜜
塞監色美如峰蓮 黃羊紫駝亦解事
若爲遮過雙旆前

送章廷綸之塞下兼訊王子廓使君

愁露愁霜不奈君馬頭黃葉復紛紛
人從方朔祠邊去 路向刀環渡口分
客舍并州成舊雨 家園江對隔重雲
懸知奏記陳琳好憲府于今正策勲

其二

南來蹙蹙昔行役今日驅車薊北天
鮮裝山店婦留客 沽酒河橋人渡船
悠悠聽旅誰瞥眼冉冉離懷堪長年

到時使老定傾蓋寒風寒花爭欲然

送濟南趙太常先生起家大京兆

三輔風烟傍紫清微書一道及躬耕
起家杜曲新京兆 入對齊川舊伏生
篋裏殘荷田野服馬頭斜月引王程
太常不忘玄都觀重開繁桃醉玉筵

和西夏李大理年兄 寧夏人

立望千門滄泗連西來烽火尚依然
高秋暮入胡兒馬 近塞沙昏野戍烟
尺鯉不傳河外字 哀鴻堪斷匣中絃
籌邊數子今誰健佇聽清笳奏凱還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二

李貢生

九日同家弟仲季與客宴集牟丘

絃管無多醉不辭東籬堪翫菊花枝
客憐鴻雁同家遠 酒有茱萸對弟宜
暮色冷涵秋水碧 晚風斜颭帽簷欹
詩成點筆邀俱賞乍聽寒林一葉吹

其二

烽火甘泉接野燐那堪此際對佳晨
茱萸猶及家園酒 鼙鼓真憐塞上塵
葑杜公懸淚眼停雲陶令憶閑身
諸公並是他鄉客寒燕撩人倍愴神

送傅伯俊奉使荆楚

曉光初動微宮鴉遙降天書帝子家雁背楚雲迎使者
望消江岸見仙槎春晴載酒華館艸綠吟詩宋玉衙
覽眺不禁懷古思夕陽回首漢川斜

暮秋贈閩中鄭文學以尚書授經濟南

夜猿曾記別家時今聽燕南秋雁悲衣上紫埃緇化素
鬢邊青鏡綠生絲洛濱交甫仙妃佩濟水明經伏氏祠
悵望千年俱感慨紫吏無那對卿危

卽事再寄萬使君

漢王離宮卧正深諸方羽檄尚駸駸千官動集和戎策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 劉三才

九廟驚傳奏凱音舊市黃金消塞馬幾家銀漢怨秋砧
知君建節天山北無限風烟萬里心

陸成叔以元美先生書見訪未久促趨今且三年

矣綢懷今昔湧成

敗服春程憶昔時秣陵垂柳促趨期行過北里教調管
看到南山對舉危入洛紙騰誰與借登牀琴死痛何支
王孫舊路依然在底事秦淮棹屢移

寄顧朗哉都門

黑貂曾不受緇塵歲歲風光鬢色新辟土書從何府至

望鄉心遂放情親蠶頭貴碧千場慣坊曲貪歡萬態頻
如此王孫遊自好天涯芳草可禁春

送馮參伯從洛中入賀

參伯今宮名用韞父

玉帛中原戒曉趨月光低佩映仙檢來驂縹緲千齡駕
去效嵩山萬歲呼星使却兼金馬養鯉庭還借彩雲扶
何人家國衷情慙太史聲華滿帝都

喜尹使君見枉園屈卽席賦得門字

題書三度過衡門物色中林起病蒐羅雀十年情始見
灌園長日頗堪言將酬白雪無新曲但枉青山是舊恩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四 宋三才

莫道風期難再續一尊今復近平原

春日東園隄口得屠長卿書却寄

雪實天窓落日低斷雲南望綠莎齊迢迢夢逐千山度
漠漠書從一雁迷鄰客抱琴時賞酒砌花霔雨半成泥
春來事事堪幽賞無計同君醉大堤

寒食與平原趙氏諸兄弟讌集次日擬還舍中得

寒字

雨色霏微上井欄桃花猶自怯春寒依稀禁火當年事
合卺甞杯半日歡客舍啼鶯催別管平原芳草促征鞍

明朝兄弟東樓會，還作荆花此夜看。

喜周督學見江作

執法文昌照路光，風流猶自羨何郎。囊開白水垂花鏡，袖挾靈蕪捲穗香。影益黑雲飛雨過，度杯斜漢逼人涼。相逢且爲投車轄，明日書帷又一鄉。

秋日寄在明善訊百穀

霜天淒切颭霜風，一夜心期付塞鴻。問歲書郵嗟遠道，半江烟樹隔遙空。平生臭味椒蘭似，晚暮因緣杖屨同。更有王猷情不淺，梵時携手問東蒙。

朱會館集

卷之三

五

詩三十一

寄故兵使者王廉父樞李

平原十日故時情，幾度相思芳艸生。割肉東方官况達，吹笙子晉俗緣輕。沿溪野墅千花艷，隔隴春田數畝平。極目烟波天萬里，匹幘何處問江城。

寄慈師海上

一片軍聲徹海東，吾師猶自占林樵。山門月湧波光白，洞口雲扶日氣紅。飛錫幾從昏曉度，鳴鐘每與曉潮通。天風忽送蓮香妙，夢影匡廬對遠公。

寄荅沈翰撰茂仁

吳越風流素所期，主堂無路問壻枝。携來蘭扇青雲氣，讀罷新詞艷雪姿。長樂鼓鍾懷往事，幼輿丘壑足吾師。思君恰對雙桐樹，一夜秋聲到鳳池。

送張參知胡觀察二年兄入賀

使者征車拂曉過，夜舒風送後湖荷。王臣共獻千秋頌，帝里雙趨白玉珂。寒色一川看鴈序，曙光三殿聽雲和。臨軒倘問羊裘侶，爲道河干有釣簑。

新城王一丈入賀見訪

河洛風烟滿素秋，筍輿與朝發開東郵。中郎待滿行宣表，內史還家斲沅旒。畫省冠裳清曉夢，繞衣嵩少白雲流。相擠一醉山中客，明日天涯祿祿愁。

李道甫觀察駐節安德許過園居詩以遲之

聞道旌旗駐上游，一簾霜色萬家秋。長安北望吾廬近，冠蓋南通故省幽。獨戌月明津鼓動，千鍾酒美玉驄留。年來謫宦飛騰意，何似閒門占白鷗。

四月八日寄問介州先生

浴佛嘉辰萬念虛，獨從天末望精廬。客來寒暖知無恙，人去殷勤問卜居。半夜鷓鴣沙海夢，幾年繚繖玉真書。

仙音似隔風流盡都向無生一破除

介州先生新拜大司寇時長公登進士舉有懷今

昔與言濟南

司寇新除到白門兩都八座并稱尊婆婆人地香山似
浩淼天池碧水温正及郎君春躍馬誰從南北夜開尊
因憐白雪朱絃絕悵望空樓掩淚痕

新營小齋效樂天體

新結茅茨近水湄水堤茅屋恰相宜道人裝有沙鷗識
居士卅成海鶴知禪侶過時同誦偈酒壚行處不須期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七位三百十二

還炊一甌黃梁飯飯罷殷勤課小兒

伯與督學仁兄邀游泰岳不果所期還同此章

向平婚嫁苦相仍叩竹因緣恨不勝望岳幾迴明月嶂
驂鸞何日白雲層青蓮巢父人俱遠玉蘭金書事可憑
悔不蚤題名姓去最高三觀有人登

般一丈折筌泉亭偶乏買山之貲以謝以辭

夢殿風流漢省即開園三晦種篋簪塢園澗添霜花亂
人醉水壺雪乳香結夏比鄰應作好買田陽羨勝吾鄉
獨憐宦薄青錢澁負却前山數點蒼

送李叟之京

永斷春流照佩鉤薄寒輕戴洛京游天風時引三山夢
海客遙憐一片鷗筑傍故侯還俠烈馬雖垂老自驕留
身隨燕鴈今俱比華髮差池可耐秋

王明野侍御書徵拙翰聊此寄荅

南床風采近如何珍重雙魚破暑過五月霜華烏府劇
六朝烟靄白門多爲憐湖水君家帖翻愛崇虛道士鷺
無計可凌楊子去雨花臺館共婆娑

秋日送方胥成遊鄴下諸王孫作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八位三百一

猶酣浦剗雁衝雲匹馬蕭蕭向曉分一葉乍驚衣帶緩
雙砧遙隔戍樓聞依劉無地休言命入洛何人定識君
隨分且應甘穆醴度遼戈甲正紛紛

與方胥成談鄴下有作

惆悵漳河舊路遙客懷東下轉蕭蕭從他朱邸婆娑好
其奈青山意興饒殿帝遺墟非故壘魏家荒榭認前朝
相思再過平原里聽話奇蹤坐徹宵

寄懷漢陽李伯承先生

壯歲懸車逸興偏泰然亭子枕流泉書成蒲架青堪殺

竹長前溪綠可寒老境未停春夜舉醉鄉猶施佛燈錢
詞場故侶唯君在敢擬靈樅頌大率

公一丈孝與書訂昭期因寄次丈敬輿

去歲紱詩游石亭今奉秋水接天青鯉魚縱有河苟斷
鴻雁欲來風雨冥把酒孤吟飛仄鏡昔人無語立空庭
此情可待何時寫會見沙頭送鵲鴒

寄徐茂吳年丈

攝瑤江城事已非宦情原與世情違邇來負郭無田宅

到處寒波有釣磯啼鳥似關愁客語亂雲如曳故人衣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九 余三百五

知君詞筆頻年健幾向秋空詠落暉

得百穀書知移家錦帆涇輒賦短篇

梵幢偈火坐疏櫺宛轉題絨達曙星賣賦欲營青雀舫

卜居新在錦帆涇南鄰古木濃陰合別院深松暮靄停

興至詎難千里駕大江其奈隔冥冥

秋日卧病鄰家餉酒陶然成醉日憶李觀察

八月一日涼風發條然卧病衡門秋龍涎清蕤紫烟起

塵尾乍動玄言過到門欲扣李元禮觀而不減韓荆州

西鄰忽過過濁酒一醉自署東家丘

送藩伯叔蘭丈之晉泉

風雨端陽滯祖筵畫熊車畔草芊芊三齊間歲枯還南
千里提封戴所天夾道野棠碑作口臨岐田父淚爲泉
太行何限雲山隔兩地心知皎月圓

送羅實甫先生之灌令

先生一時翹俊三楚名流用獲麟之筆以起家

借嘶鱣之席而脫穎項上春官復成遺蚌路人

爲之飲泣門故更覺襟懷領縣爲花在蜀之灌

權纔江頭之錦濯以成文目遲青城之鶴隱而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 余三百五

沒羽且休明之代毋氏違將簿領之餘風期未

謝信宦遊而偕仙侶陸地而有洞天也其高足

劉生本初戀別酬知命詩爲贈本初明月丹霞

先生黃鍾大呂謠言未工刻羽行藉二公以天飛也

撒絳西凌錦水波馬融門下散人多傾城榴泛陽關酒

載路驪喧蜀道歌鶴帶鄉翎盤縣閣鳬眠沙渚亂江沙

郎星入益兼將毋竹聽神京白玉珂

寄訊李本寧都郎

浪口春風度艤忘蕭然金馬舊旌幢一時流輩多攀省

千里鶯花到曲江，夢繞楚山蘿。外月詩成，京洛酒盈缸。
故人听慣，聖楊裏不見當年畫鵲雙。

送章丘茅令君入覲

若雪才名少日收，一爲仙令領齊州。年來花覆千門麗，
君去人悲萬室秋。無那王生虛托乘，真勞天子問陽丘。
黃金亦是尋常事，竹帛應令異代求。

送唐尉之黃梅少府

層臺高閣送君行，垂柳千絲縮別情。沉李甞同今日宴，
炙笙誰共隔江聲。明州風物蟬田美，楚塞秋期漲雨晴。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一 神三〇五

家計宦遊俱不惡，路人何必問浮名。

送柳司理吳公入拜司勳大夫

華省人推定國平，歌聲聲轉雜還驚。分來濟上湖天色，
併作山濤水鏡清。荔艸絳紗鄉夢杳，杯浮仙露客愁輕。
吳公自昔稱高第，部下還誰似賈生。

韓太倉偈歲問賄詩以見懷

卧病經年歲且除，案頭常草絕交書。霜鍾一片驚迴腸，
雪涕雙痕濕故裾。飛夢海天寒角裏，散衙蝦菜晚湖餘。
故人莫話雲霄事，已分滄洲釣魚。

贈陸逸士時僑居蘆臺

邂逅風塵意氣偏，坐中心賞忽泠然。步虛雜珮青霄外，
洗藥寒流碧澗邊。滄海魚鹽供越客，桃花鷄犬憶秦李。
相期他日尋真訣，共採三峰玉井蓮。

和樂天寄李蘇州

蘇臺歡笑與誰同，春艸秋鴻約略中。樞纜沙棠銷夏曲，
月移籃輦館娃宮。吳儂若個淒驚骨，越女縫衣斷似蓬。
試屬楊環歌一闋，柳烟江霧轉龍騰。

濟南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二 劉二百九

七十二泉清郡城，踏歌清夜一聲聲。湖頭解艇驚窺否，
山畔樽罍僭解迎。我欲卜居無長物，昔時老友尚多情。
醉翁何必在山水，浪得林泉湯客名。

寄李本寧大梁邸中

十年曾寓金鑾直，走馬人呼李謫仙。隨牒忽煩秦隴檄，
尋真應采華峰蓮。情貪竟體芳蘭好，書及孤鴻臘雪前。
此日繁臺推作賦，夾池霜竹爲君妍。

追憶百穀命舟維揚感而有作

春潮仄步暮烟收，短檝垂楊度子猷。瓊蓋欲尋空廢苑，

玉蕭何處問揚州愁中舊雨人千里夢到寒江月一鉤
轉覺比來音信杳幾從天際誤沙鷗

送濟上千輿部文若奉使還

湯湯濟水汶流通結駟高門定國同畫省夜藜催視草
塞垣秋燧遲行驄邀賓醉洗南池馬納節寒衝北地鴻
我欲送君賒月色夢中無路逐宸楓

同門李觀察丈奉諱還武功詩以唁之

邊馬躊躇度隴遲蕭蕭似爲使君悲腸摧岳麓三聲裏
淚逐關門片角時擁總几筵山轉白曳麻鷄骨命如絲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三 宋三百五

平生分誼猶兄弟無計西攀壠上枝

秋日百穀以其辭從見存把扇對酒湯賦寄懷

愛弟隣莊意氣雄托將書札及秋風乍拋漁獵游初薄
纔隔池塘夢已工狼籍素紈霜杵色綢繆香露菊花叢
相看兩地成追憶練影雲封入望同

秋日寄李觀察道甫年兄

河廣誰云一葦輕隔年吟望此盈盈行人來及塞鴻動
尺鯉去憑秋水生雞黍范張存雅道楚湘蘭芷見幽情
君還記得平原飲枕谷巢雲當日盟

太傅司馬鄭公解鎮還朝詩以奉懷

佩玉紆朱八座身十年憂國鬢如銀古來龍馬神元王
天上星精日拱辰沙寒生還班氏節露桃霑上陽春
平生一顧稱名下東海于今有釣綸

李于田年兄以督學蒞濟喜而有賦

埵院同標海內名于時鴈序忝稱兄十年浪跡隔銀漢
一夜清飈酣玉笙金奏振衣滄海沸賦成揮手石閭晴
故人此際勞相憶月度千門春漏聲

其二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四 宋三百五

梁園學省人如玉文信沉風及大東稷下雕龍供彩翰
穀邊黃石度青驄三千魯士名門籍一代齊盟仗國工
與俞已拚十日飲醉歌齊扣嶧陽桐

其三

鍾山朋好舊遊從江月江花是處供絕度鳥衣懷往昔
還因芳艸歎蒙茸天曹小宰神仙侶地肺真人邂逅逢
君夢南征應拉我與君同聽秣陵鍾

寄蒼長卿眉丈二首

水月山物外期相看玄鬢未成絲關河春盡樓船別

海曲秋浮桂樹思三徑月離閒綠綺九華仙露已堪危
生天慧業前身定世上窮愁徒爾爲

其二

十年心想玉龍從我已相期在岱東
姊妹未緣叩竹枝逢迎無計碧霞宮
晴窗午雲常合曙海荒雞夢亦通
七十二君煩寄語美人愁絕越來鴻
長卿數有書期登泰山

二月望日本寧書至謂元美先生於長至後一日

賦玉機矣驚悼無已輒成三章

隔門長日戶深局傳到吳音涕泗零海嶽忽傾天一柱

來禽館集

卷之二

十五 吳郡

彭鏗誰較盡千齡南都罷曳尚書履北斗虛占太史星
無限武陵吹簫客翻來新曲未堪聽

其二

綿竹山頭鶴駁來介州華表鬱崔嵬人間題鳳非凡鳥
天上騷鸞逐吹笙長主忽驚年笑至夢迴旋領色身迴
公謝政旬月而疾作黃墟一笑千秋盡塵世何勞賦七哀

其三

愛弟當年赴九京巋然鼻殿有難兄孤芳棠蔭爭相倚
已先琴聲可再東麟鳳兩洲摧海外蛇龍連歲泣門生

中原未老吳夫子彩筆猶堪定後盟
明卿作

其日聞元美先生訃無檢柳集得哭呂衡州詩步

韻志哀

南雲黯黯失孤峰地下斯人未可逢我已無心馳練馬
誰同清賞續歌鐘身還淨土如來偈哭到重泉若輩封
記得扁舟江上別祇應魂夢一相從
余按吳時舟別妻江

妥肅太保鄭公以經畧使者西巡運寄此篇

控制宣雲已數秋節旄今屬鎮邊樓大將軍客誰堪揖
司馬家兒盡可侯縣道忽摧騎屏氣豪街行揭月氏頭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六 世言

三冬兄值枯楊運十萬天兵却甲休

足役也萬使君造車隨焉并以奉懷

帝遣元臣出塞雄使君參佐羽書同泉蘭苦雪埋殘燒
河曲悲笳咽暮風染翰幕中飛簪布倚戈天外問崆峒
十年一劍慙無補萬里相思贈白虹

歲暮拜憲周年兄酒賞賦謝
公汝州人

歲事蕭然罷掃除故人魚腹到幽居汝州舊石何年搗
天后流觴絕代餘往蹟欲尋難縮地野懷無那懶題書
損來月俸都沽酒醉擁黎雲意自舒

錢存芳久守德平博雅志重赴進士舉俄有國學之擢詩以道懷

絳帳傳經陋馬融六年鈎曲遍春風松枝折下供談塵
公家 茗椀浮來憶故宮陽美 此日四門賓博士有時三禮奏

宸楓壁池亦是鵷鸞地不必逢人歎轉蓬

與崔明府談鄴中舊事作

相州城北正黃昏猶記春衫汗涸痕一自簿書淹墨綬
頓令花月負清樽詞場七子看前輩魏帝三臺想舊恩
與爾夜深談轉劇九河風雨暗千門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七 禮三百五

寄懷中山刺史尹春篆文

中山余故手板地因及

晴川連江江對青故鄉遙望江冷冷中山太守走吏牘
關尹先生談道經如此風期仕兼隱誰其參佐狂而醒
十年趨府勞憶夢曾醉松醪雙玉瓶

陽信德平朱崔二令君讌集涕園作

朱烏程人崔彰德人

綺疏籠霧柳千條上客過從莫待招舉酒亦堪烏氏醉
羣丘兼接魏臺遙門前班馬鳴相向厨裏枯魚夜可燒
星聚一堂占入沛朋來今雨洽深宵

秋日送馬使君轉漕還楚

轉漕二度下樓船使者威名盡楚天岳牧自憐分轄久
省闈應許召君還殘花古驛迷寒雨疎樹晴川滿暮蟬
此去衡陽看漸近客程猶在塞鴻先

德平王侍御以言事左遷潯賦見懷

非是王猷逸興窮舊京爭避李端公霜飛節下連章紳
風動輪邊一馬馳桃葉冠裳催送轍雨花烟月別行宮
堯時恩澤寬如海夢逐征鴻共向東

簡汝寧太守林公

先年曾蒞通州

六宮底事妬傾城一夕長門罷玉笙司馬通州稱允長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八 金言希

寒帷新息見平生刺桐遙隔家山杳淮水翻如太守清
陽鴈正來逢驛使落梅吹送隴頭情

伯俊南禮普陀舟人告罄題呈此篇

宰官身屬羽空身一葉輕舸萬鬼騰怖鶴不須驚弱水
機鷗早已破重爰去爲海畔真行乞魑是聊城舊道民
我欲就君前禮拜金沙巖下有通津

秋日寄思成年兄時以使事勉自吳門

平生三絕堪誰擬不減當年鄭廣文父曳平陵尚書履
弟提京兆羽林軍門施行馬心如水徑轉深松月是君

近報畫舫來茂苑載將湖石帶秋雲

聞盛太古與馬使君有孺子之誼感而賦此

管記曾隨馬少游恩深國士未能酬豈知畫舫圍暮夜
遽作悲楊咽笛秋紙筆五男賢足慰衣冠三輔望全收
憑君爲覓巫咸術共揖英魂到十洲

公與客對
英而逝

松江董吉士玄宰以座師山宗伯喪南歸慨然移

疾護行都不問解館期壯而賦之

駭策人傳董仲舒玉堂標格復誰如環隄御柳青眠梵
近苑宮桃絳咲初鄉夢數過黃欵水生芻先傷馬融居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九 劉三百七

多君古誼兼高尚願謝銅龍緩佩魚

寄王師古廷尉年丈

簡貴吾憐王右軍慣從清隱拂苔文篝燈起艸驚風下
去國深秋落葉紛人到秣陵官轉達門開廷尉雀成羣
同年與侑同辛亥寂寞心期付夕暝

閒居再寄伯俊年兄

盛代無人問子虛茂陵空卧馬相如夢裁春艸池塘句
醉搗蘭亭脩稷書鼎篆拂皆觀物候雲光垂石樞幽居
故人臺省今何限不遣長河變鯉魚

寄屠田叔

二十年前爽鳩客一千里外濯園人愁來中旦不能那
夢度遙林何處頻拙宦潘安頭蚤白能詩江令筆如神
因君一問先司馬宿草蕭蕭經幾春

寄光祿魏丈懋忠

夜夢長馳雕馬河美人瑣佩玉爲珂題絨尺鯉情如昨
入剡扁舟與若何當日荆花連笑對鵲來鴻羽戀卷阿
曲鈎直矢君應見且向尊前一放歌

送張觀察之衡水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 李三百十三

柳乍舒青雪乍消使君南向駕征軺陽春送潤湘流浦
紫葢浮空岳麓朝楚已無年三市歲誰從行部數停橈
山人原是微堂客滿目烟塵未可招

送德州趙守之太原貳郡兼訊刺史韓丈

絕塵風格羨君侯玉映冰壺月在秋落穆虎祁新刺史
浮沉河上舊方州春郊策馬胡床挂寒曲寒帷鴈陣愁
我有故人韓太守相思馮翊一登樓

送馬妹夫明府之唐山

唐乃漢相人城而順德
余那郡望也語中及

再捧除書出帝庭腰章還是舊銀青城荒漢壘猶名柏

卷秀堯階幾葉黃北俯冀群空萬馬南臨襄國憶諸郎
所嗟人異雲中侶月折西原送鵲鴒

送楊子漸姻丈之客雲台

書生非敢議臨戎詔屬斯人赤縣中國馬不耳還旬
必琴猶奏近郊風千旗谷暗迎明府十道書飛佐令公
我亦有心馳塞下燕然誰掃待文雄

崔會卿明府已爲我君矣忽有他借書來殊感領

于東帶折腰也余爲賦七言見懷且以二事相

敬發函開楚雲光冉冉濕衣裾矣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一 劉三

崔顥題詩自大名欲從邢邵結平生除書不分他人得
俠氣空寒我輩盟靈巖月光時徙倚岱峰霞色與縱橫
還君洞府神仙令手板婆娑豈世情

澗間走筆贈廣川李叟

俠氣填胸燕趙間個身羞逐孟嘗君花從迷處呼歌扇
酒每中時掃練裘七首風霜常自許錦囊烟月與平分
何年徙倚泰松側共指扶桑海日懸

東所替叟來自太保鄭公所東訪慈山神師題贈

此篇

君是當年高漸離蕭蕭片瓦暮風悲千秋馬骨懷燕市
萬里相潭吊楚壘家本莊門下客身同郗氏幕中兒
荒原匹馬西歸急問道來眞訪德師

彭直指按嶺淮揚寄詠

春色驅人海國郵使君風采動三騶誰能不避桓公馬
我乃常便晏子裘明月夜橋清似水絳花寒雪峙如丘
當年共醉犁城酒那得書成不繫愁

奉別明生由臨邑追送思受進士于磁作

黃葉鳴階朝露盈留君不任復南征河橋人遲深秋別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二

川路雲迷一夕程壺酒市將荒菊泛鉢餐供處薄縻傾
臨岐轉憶關道曙角三鄉共愴情

送陸司訓之長興掌教二首

紅亭相送兩含顰夾道風烟淅裊塵三載絳紗留雅詠
半帆青翰引離神重尋林竹新筍冷小駐粉榆舊雨親
總是還裝無長物白鱸黃甲未言貧

其二

移官猶是舊青氈稍向南中樂事便紫荷焙雲收顧渚
綠茗舒舒靜江天方音吳越微茫辨土俗菰蘆上下連

何羨昔人鄉郡好齋祭兒女足流年

送方胥成之薊門塞

三月鶯花促別筵三春離思逐行邊風烟不改廬龍塞
客子今過飲馬泉鄉路半年無鴈字將軍諸道有樓船
紛紛家國堪垂涕君去并州又幾年

送來觀察從濟入賀

玉帛梯航拱帝京中原使者重行行花披甸服秋猶麗
人向春風暑忽清此日曙星陪六傳有時昏夜突雙旌
堯樽正滿君須及絕勝相如渴露莖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三 郊外五

送張藩伯入賀

路轉齊川驛騎連使君結束去朝天秋林罨旆朝如織
玉節衝煙客若仙三殿日開幣舞潤八方嵩祝慶堯天
小臣巖壑多高枕微物應知聖澤偏

送米布衣歸大名隱居

冬至至後復三日握手城南官道傷綈袍媿我故人薄
襖被愁君飯夜長層冰峨峨來浦眼大雪漫漫寒撲裳
笑他阮籍徒下泣掉首東山還舊鄉

馮元成客臨邑黃中丞邀遊濟上余病未能偕往

遙同歷下亭千佛山作

同人春首赴佳期地主娛賓小隊隨溪似浣花堪取醉
曲翻楊柳却傷離牽回列炬千燈合月帶疎更五夜移
此日招遙原忝竊東風吹夢未須疑

其二

城頭王母玉函宮並轡來遊二馬聽卜夜未遑先白晝
題詩瑞合領羣公乍看華注青蓮出却憶明湖畫艦通
共道中丞深作事可能無意醉春風

九日懷謝在杭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四 吳三百金

聊城西望鴈通郵沛水南臨客上樓兩地煙塵悲壯髮
殊方霜露挽孤衷素黃小摘梓中實踴澗初披檻外秋
向晚挿莖來泛酒何人能共此風流

喜王理公以公慮過邑枉訪作

使者軒車破綠蕪野人何幸御前驕居然煦日廻霜往
候爾炎天坐玉壺慨懷西京千載士驟驛大國五文駒
多君不棄林中叟共喜款水澄夜沽

張西一孝廉來自半陽庵寓王二丈書數有問貽

曾過吳閭處士家
菜羹同泛暮天霞
舟迴愁繞卅陽郭
書到欣從碧漢槎
無那勝緣虛雪夜
有懷清夢隔蘭闌
白頭傾蓋誰新故
一諾相憐轉未涯

贈同邑高進士

仙郎擢第經冬夏
試轉軍笏向鴈門
紫馬曉風肥苜蓿
綠蕪疏雨滯王孫
過家牛溲君王賜
抵掌桑麻父老言
我亦忝芳枌杜侶
幾迴相對道寒溫

送泰京由青縣見訪復還青縣時重九前二日

驅車青縣來臨邑
世路窮交此獨難
十日平原追昔飲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五 應百五

重陽叢菊罄今歡
衣裳初授微霜薄
栗葉多黃白露寒
明發野橋逢候鴈
相思應寄數行看

其二

一日相過十日還
留君不住悲心顏
離堂琴瑟裊霜菊
客鬢風塵驚白綸
莽莽天空下碣石
斑斑秋色行河間
好將消息報潘令
歲晚林中吾髮閒

用韞學士待命長山許杜少陵詩以奉遲

擊節曾同雪夜歡
別來離魂時難隨
南窗夢落東風春
雨寒

卽今聖代思公等
一爲蒼生起謝安

人日齋中與二客小集

屈指元正又此辰
雪消雲歛歲華新
應憐第宅春爲晝
與報風花日是人
客枉高陽傾醖急
萊傳纖縷簇盤辛
明朝草閣仍相遲
容易香醪許再親

懷登州胡郡丞胡先是爲杭州守

左轡誰令徬海涯
行春風采路人窺
猶餘五馬驂驛步
不盡孤城佐理思
衣上曉星臨不夜
日邊殘嶠認東夷
懷君但有盈尊酒
夢到蓬萊共舉卮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六 禮二

和屠長卿十姊妹詩二首

客有談屠長卿作十姊妹詩都不記憶余追想賦成此花似薔薇而華跗妖冶過之倡余和女余又一長卿矣其嘯爲余和平哉

麗日和風淑景移
翠裳紅袖闌蛾眉
諸姨共擅傾城譽
貴姊尤標絕代姿
寂寞莫玉蓮羞並
蒂紛披朱杏讓連枝
芳蕤帶露愁無語
彷彿啼痕洗面脂

其二

一院名花滌架鮮
萼州相藉復相牽
真妃舞罷依羅幕

秦曉粧成擬錦鵲。賸有暗香飄曉露。鮮將芳意駐流年。
宜春十里空多種。未比群姬競鬪妍。

喜公孝與見訪山居作

枿黃霜白暮秋期。送爾紅亭酒一卮。客路定依沙鴈宿。
馬蹄應共野雲馳。山山度盡殘燒曉。驛驛行來見晚炊。
十載重過三日別。對人猶是道相思。

寄章廷綸都門

底事南徐故業荒。聊從燕市筑歌傷。吟成丹雘愁鄉國。
貌出青山換鶴鵲。念爾舊通門客刺。報余新改道人裝。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七 余三百一十

秋日送郭甥孝廉之白檀塞

西風切切正吹裳。送子河橋不盡觴。黃葉墜階時聽雨。
敝裘當曉欲霑裳。旌門九月寒沙颺。獵火千山入野桑。
莫道遶庭前路隔。馬蹄行處是漁陽。

送張比部奉命恤慮以偕除啓行聞歲入關

夾陛傳呼下簡書。王臣嚶嚶入關初。青牛導路疑非馬。
玉節停郵不薦魚。氣轉霞灰看壁畫。人從彤管布陽舒。
子公門閭由來聞。會見雲仍結駟車。

又八月七日喜章直卿司理見枉泚園卽席作

當年行縣急前旌。秋閨重來意興并。勒菊未應開冒雨。
鄧盆渾似對繁英。談深約略霜全減。坐久依稀月漸生。
君自射書城下至。一詢風義倍關情。

贈鶴山逸人

宋公半生江海客。晚就中條卧翠微。鉢裏松泉香似瀉。
洞中霞綺照成緋。孤鴻乍動心俱遠。野衲相依願不違。
吾有玉琴塵久暗。敢將山水托音徽。

送崔明府解任楚還鄴下詩 并叙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八 劉三百一七

嗟夫世故難言矣。傳甫之去抑難言矣。他人以
不予元被咎。鄴或以貪受賕報罷。或以才力不
任職得量移。而傳甫以境內曠蝗爲元元請命。
頗用詞色。小失獲咎。當路露章。上聞司鈐大夫。
僅僅擬量移。且美其署詞含蓄婉轉。以不教戒。
赴臺告灾。昨庶微罪。坐其非才力不任職。密矣。
去之日。囊無一錢。邑人遮留以萬計。車枳不
得行。哭聲震天。茲其廉文明甚。吾故難爲言。難
爲傳甫之去言。

著姓名家久屬崔後渠門望動三臺雕龍繼武推高第
倚馬如君數妙才欲爲蒼生起起色翻令白壁受纖埃
塞翁海叟行年事都付臨風酒一杯

太保海豐楊公逾耄期屏跡人外閒携僧侶相依

禪寺蒙示詩篇敬此仰和

投簪十載卧巖扉遁跡人間碩息機花雨石牀僧共定
鳥啼山院吏來稀宵分竹火烹藜饌曉對松檀擁衲衣
爲識永年還寄語白頭長見白雲飛

其二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九 劉三

冢宰黜名漢代賢一星曾傍紫微邊夢辭丹禁依青嶂
老戴黃冠主白蓮親供鉢時菰米薦公詩有永懷
慈朋易故云佛香
鱸采桂枝然因風碩進長生術不數彭鏗八百年

歲暮東阿尊師邀遊東郭園亭卽席湧賦

學士池亭傍穀城山光面面曉嵐生幽栖欲下寥天鶴
倚杖如聞上苑鶯檻外花香供酌酒松間春籟入調笙
十年纔到楊雄宅歡極侯芭更慘情

送李伯建計曹奉使吳門

野潦搖空苔染衣吟邊秋色見鷗飛轉漕江左餘艎急

此日吳門杆杪稀人對塞洲愁雁序月深孤館戀萱闈
依稀練馬當年事回首封雲一當歸

賦得宮庭鎖鑰

九關金鎖秘嚴更銀鑰初收玉漏清寂寂女牆鼃犬定
迢迢城柝乳鴉鳴于時盡閑昭陽伴若箇偏承戶牖情
鄰磬里笙俱索莫天街十二月華明

麥秋

綠浦平疇映碧空漸黃如粟隴雲同山妻餉饁經前坂
田犬穿林吠晚風蠶子在眠行作繭維媒群雛劇呼雄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九 劉三

江南總屬萊麻地也自輸余歲麥豐

遣

單于納款碩稱王更領闕氏入舉觴不是中原渾却脩
原來胡馬罷騰驤宣雲節鎮秋開市文武官裨夜射羊
見說近年王太保白頭垂淚拂金瘡

越溪耀光綾

江淹集中壁魚蝕化作石帆山下蠶繅絲女子夜見夢
登機玉腕春生嵐樵風一夕豈人力鮫綃百人開永幽
迷樓詔賜原不數唯有司花肩袖僮

送陵縣王令君入覲後即古平原又獻次去城四

十里許東方先生遺塚在焉

平原獻次近吾鄉王宰彈琴不下堂天子旌舊唐太守
禁中調笑漢東方異時風格誰相似此日君侯最可當
鳬島凌空繞尺五未央仙露正瀼瀼

咏江妃真珠

花草樓前一斛珠封來密勅自天厨勾圓萬顆心如貫
明媚千顏色應膚感黛微開還復怯洗妝長日竟何須
從今轉作鮪人泣灑向寒梅夜夜枯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九

秋日寄懷黃開府寧夏

雲中數報霜鴻至此日天西無鴈來一線濁河分內地
千年靈武峙高臺時平卧鼓閒清晝獵出行營奏落梅
黃憲不將千頃挽賀蘭堪與關崔鬼

秋日寄荅荆使君蘭州

沁河雙鯉綠波盈書到加餐萬里情晚磧泉蘭愁玉塞
秋風羌管憶金城盛中赤奈霜前葉寒外黃羊臘後羹
聖主垂衣莫西顧已將方略付營平

秋日寄陳明府

明徵新綠動輕颿明府開尊曲宴移盡舫乍驚鷗鷺陳
野人真慙水雲期談邊勝事供揮塵眼底幽情付接離
無奈一秋長伏枕夢魂猶在習家池

送張元春

河水盈盈隔九秋歌成采葛恨悠悠客來道汝將移棹
我水含情一上樓沙鴈漸依隄路宿嘶孤行破旅人愁
懸知到舍西窓話應及東園夜命菊

宋鶴山自魏見泉所來泚北作

非馬雄談稷下生憐君幽賞到孤城詩同何遜梅花艷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一

興逼王猷竹樹清已繼襄陽前代跡還游河朔大人名
天風渡海蓬蓬至與爾婆娑世外情

思咸年兄請告扶侍尊翁太保年伯詩以奉懷

烏鳥情深拜跪還畫庭如錦照家山烏隨堂上尚書赤
巾效林間處士綸荀氏由來關象煒壺公端合駐容顏
依稀郭隗臺邊月遙夜思君未可攀

秋日再送鶴山訪李尚寶陽

犁丘南望隔霜林終夜迢迢千里心君向寒蕪衝候馬
我從孤館聽鳴砧三秋去住悲歌裏十載年華感慨深

寂喜汪倫逢李白桃花潭水校沉沉

秋日寄公孝與時爲其先太史勒碑

東家秋曠海雲連中有高人欲學仙
笙韻乍調憐子晉藥鑪常守憶高
斯尺書題就誰將去塞鴈征時可
寄前爲掃秣陵山一片那能堪語
似當年

送周職方由南都北上最作

三載留京報最書二洲芳草送征
車分官尚屬周方國述職應陳漢
版輿闕下軒裳憐舊侶殿頭臚句
報新除秋風且莫施南權天子行
勞問子虛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三 四言九十六

送武德董觀察以治漕叅知浮淮二首

蠻夷氛掃莫遐荒藉甚雄聲遍廟
廊握節久勞臨海岱治漕今後借
淮陽雲含五兩搖秋水風走十帆
拂曙霜若問聖朝飛輓事從來恩
寵勝東方

其二

飛飛玉勒下遙天使者新恩督餉
年粟轉萬艘輸上國名從三載對
朝鮮淮南草木迎齊月海上旌麾
入句煙畿內自今倉廩實君王不
復問屯田

來禽館集卷之三終

集卷之四

濟南臨邑邢

何子真著

五言排律

送元定先生

有序

司農郎夷陵劉使君元定者才成天
拔系出名家萬卷蟠其胸中三象驅
之几下經綸風富何必李贄皇之雄
標丘壑獨存雅類白香山之風致司
倉德水治粟齊方銑然抱雪而寒徹
矣激江共湛開陶琴酒兼洽文鴛塵
颺設雨花墨

來禽館集

卷之四

一 四言九十六

潘輝輝榮來抗志九霄之上栖神太
始之前願坦腹之腥腹任掀髯之跌宕
兒敦七紫室便敷祿貴不挾貴良佳卿
自用卿可尚忽忽導鱸風念車馬星言
氣凌南紀之雲書動北辰之座顧伺自
慙驚勿謬荷嚶鳴一尊小阻拏舟十韻
聊將折柳不凋者語不晦者心

使者勞于役移書漢楂里人虛尔雅
臺名鄉路轉章華冥果先嘗橘幽
瓠續噉瓜關身歸客健採蠟穉兒嘉
告祖祠如在遺榮官不詳東床推
飢饉南郡絕紛葩往

事真堪述新聲更莫加飲冰朝治粟調鶴暮休衙彩華
千蹕緯雄心問莫邪俠僞幾紀傳文武並名家柳韓依
依線蘆掀細細芽板橋開祖道珂馬戀蘭閣念子投朝
策憐余寄串茶風塵正擾擾相訂老烟霞

送新參知入賀使歸省觀十四韻

靖路初成餞楓坪欲覲宸暫違齊境土去祝帝秋春月
滿侵行騎天空度使臣遷喬方改政捧鑑遂占旻夾岸
諸儒送隨車一鶴馴到親前粉署遊命舊綸巾序鸞落
苑酒驚鴻謝漢閣思鄉心獨切拜慶禮須臻錦畫親庭

來禽館集

卷之四

三

謫筵芳壽筆新皇恩餘瀝在子臧寸暉均勞釋談經久
歡催嘯侶頻黍苗嘗社味霜葉啓征塵稷下雕龍士東
方望歲民皇皇共屬目悲喜見情真

九日對菊有懷趙季卿兼訂晤言

搖落霜天迥幽懷對菊新櫺林紛似錦鳥翼勸如人北
海賓盈座南端月入齒雲停思作賦湖碧欲呈尊落落
陳蕃榻依依郭泰巾三秋成偃蹇一疾誤肯塵白玉堂
虛席青油幕此身課兒朝與夕求友賤兼貧我已迫會
向君休歎鳳麟世貽安是耆老覺起爲真晚暮論知已

高風歎可親因交深比漆齊哭篤於姻僚爾通今古脩
然愛隱淪野鷹呼裏醉寒燕笑中馴杜牧之詩嘆他
寒燕一雙雙榮
杖期寧負登堂意迺巾此川矜從事何地狎征輪十日
端非滯雙眉盡展顰稷丘千萬戶應共頌陳荀

百穀寄茶分饌司農觀國先生兼謝嘉招賦得十

四韻

新薌來江國籠頭手自煎葉囁露露潤花鼎泛細圓滌
寐情偏朗清襟疾盡蠲素充便靜夜香沐媚炎天際此
真興想還誰解解寤玄司農三舍近風雅十行妍朋道輕

來禽館集

卷之四

三

遺珮鄉題帳貼鶯沼亭曾祓稷書秦數留連許共松枝
塵要同竹篠筵碧簫追北渚河朔失前賢山水應如對
形骸計已捐百年吾道在雙槳客舟仙緬憶中冷水因
之顧渚田殷勤寄靈草七椀憶中傳

武德陳觀察惠甫以入賀先期還溫陵遲以秋信

無棣仍周履明公寵漢旃鹽川寬夜色關戍絕烽煙端
薦三齊重行馳一道便飲水寒徹骨霏骨劒如泉天際
疑真侶人羣仰大賢時情都欲盡古道獸推先不鄙沈
淪士長開偏淨天曾班鳴鶴視復賜商夷錢蕩子來聞

騎鯨房勝湖濱鰲魚腹信珍重菊花筵過我清醪醉
呼僮白日眠襟期同慷慨風素令留連忽動親關思能
邀部使憐天風眞借便金鑑屬新年預遣南江舫聊停
北閣箋絲衣華轂客錦書閣顛仙問月經頻破稽全復
數千波春吳越裏圍夏葛蕉前靡鹽須行役趨程試整
羈征衫秋度暑換節燕移蟬人吏欣相遲川原曾有綠
入甄山故事輯瑞舜垓埏體國家還置紆忠孝並全勞
勞繁寸念沾沾釋雙攀期爾迎霜雁偕余縮項鱸旌旗
遮漕道拭目寇君旋

來禽館集

卷之四

四 卷三百五

送陸三茂才之臨邑學舍省觀二親還雲間時共

尊君候除書未至

小陸雲間彥寧親宛在茲南江下采鷁東道儼繡帷肯
藉朝盤共官墻午砌移蟬編時上下芹縷對差池散步
吾園適驚蒐故里思含幸將被襮長跼酌甌窰楓岸迎
歸客村霜送解維袍綿毋加著書笈父教隨擁禍危初
定行程穩若斯斫鱸經月事懷橘再年期去路依征雁
除書付灼龜我懷窓竹切君報隴梅遲爲感今浮梗因
追舊乘麾故人如借問應道賢髦衰

送方胥成之剡門詣督府萬公

雙鬢飄然變勞勞虛此生故人憐藥物地主進藜羹候
至涉鷄語離前別雁征客心黃葉渡馬足白檀城幕府
披襟待將軍執轡迎旌旗開野况詩句敵邊聲羌管連
聲起蒲桃共醉傾沙骨念玉塞天近渴金華日月殘杯
盡風霜恒褐褐驚祖筵應破臘鄉路欲還鶯草檄誇空冀
番轍憶偶耕行行莫相負長此遲同盟

送汪明生之古鄆縣訪南太史子興時太史它憂

覽曉過三輔寺盟指渭川路廻邛樹失馬蹙華峰連蒼

來禽館集

卷之四

五 卷三百六

莽秦朝舊依稀漢代先金人思泣鵲瓜叟憶留田雨暗
渾灑領雲閒郭杜天古亭標杜老新隄表秦阡入戶家
童喜寒棠地主憐故驩仍竹素幽憤復廬鍾乍見疑今
雨深交掩昔賢液波偕夢斷關月共盃圓欲接諸琴宴
應陳七月狎船駘驅並漿錯錯起雙烟留滯君非土消
搖客似仙兩陀歸賦詠八水閭鮮妍幾換王孫草空懷
楊子玄曰歸頗破日言別定開年追賞並莊騎舍樓落
景筵覽今山水絕寥濶一琴旋

黃昭素宮允予告還里寄聲見訪詩以奉進

紫閣登黃憲清秋下赤扉寧親茅子服給驛楚人炊
共雲西去身邀雁北辭幾年懷隱約此日息神枝履道
翻無伎藍田較有兄客談矜蠟面僧供出精祇鹽火尋
雙井泉橋認兩碑袖隨節竹杖齋謝屈金危度渴卅板
雨消煩縹帶梨幽承成野鬱露滴朝葵住岳峨眉勝
觀川濯錦奇溫文破堅悍風素表清夷天韻真難並人
倫迥在斯夔龍醵巢許無計重臨岐

寄本寧參知并州

廿載參藩舊如何尚積薪馬蹄恒啾啾駒隙共駢駢度
來會館集 卷之四 六定三首

龐經孤蹇行邊感雁臣一官非小草三仕豈逡巡夢劇
虎祁觀心閒涉潔瀆朋儕多落拓吾道弗沈淪課子還
經筭懷鄉每釣緡夙知家本素無奈紫常貧門故寒暄
外篇章踴躍新頭顱吾與爾意氣笑兼聲書信違黃閣
詞名入紫宸退非明主意來是奉身人末路風雲起千
秋伊傅鄰未妨今屈宋讎歎古良歎引分浮生酒忘機
挂體紳并州佳且住無限綠楊津

送瑞軒崔公由濟南刺史擢洛中觀察十五韻

行春崔刺史甘澍遍郊園車認緹油是驟餘赤汗存

中無陸賈道左有壺飧勞績三年著謳吟萬口繁自天
題寵詔唯爾被殊恩冀遂空羈盜王尊狂叱嚇微書先
十道功狀列千言帝念襄城郡官張陸海濤繞庭看帖
古何地訪泉溫靈洛雄圖舊伊瀍故浪奔霜威凝井邑
膏澤下閭門治郡名如昔提兵望蓋審中原開府待八
座上卿掄寇盜時方劇棄榆數及施臨岐路勝美前浦
夏雲昏

春秋張紹和落進士舉迂道見訪即席有作

淚眼看花日尋盟沛水隈到門吾倒屣解帶客啣盃談
來會館集 卷之四 七 元三百四十六

劉譙窮滯歌深遂落梅抱荆頻刑苦衝雁並聲哀浣樹
行邊獨殘暉坐側陪馬蹄征陌動驪曲別筵催彩筆干
時左春風落第回未應謀鴟適終不老龍媒離思寒江
杳清吟列嶂開襟情牽縞紵音驛遲瓊瑰延想二年外
期君郭隗臺

王正廿三日唐昭甫以元學書至喜而有作

臘雪融春鳩征鞍駐此辰小僮青箬笠孤客白綸巾君
欲聞齊語吾能愛楚人行蹤欣有託篇詠契無隣朋道
頻年絕書郵少日親一談償憶夢千里問迷津寓趙臺

持竿辭燕笑數經阮塗車軋軋馮舍缺璘璘坐遲新鶯
動行逢別譙陳拂衣烏戍柳逐路馬蹄塵望望南湖棹
悠悠北道賓傷離兼惜侶相囑重加珍

得東郡謝在杭司理五月書以彈丸射雀見矜也

爲詩答之兼及餘情

代擅王孫裔羣推小謝才簿書情蹙局丘壑抱常開
搔首人驚借圖雲客爲裁嘗連懷故箭哀紹負深杯慕羽
飛金彈憐妝倚玉臺晝眠猿警夢午吸鶴侵苔曝帙依
駒馭熏衣仗麝煤送茶將舌去題葉報禽來曲却俄霏
來禽館集

卷之四

元音四

臨邑烈女

未嫁身能殉芳齡節已安自經豈溝瀆就瞑亦團圓
明月含珠蚌良與韞石碧盪輝青嶂秀呈媚碧漪寬
瀨氣歸星采遺形箸玉棺冢成連理樹笙遂並飛鸞
白日猶頻鬢清霜識肺肝望夫疑化石厭代媿彈冠
仍立千尋壁風迴徑寸卅喧歌騰萬宇欣賞合千官
信擬堯堦草芳同楚澤蘭月當秋作皎冰映玉生寒
燭節凌終古關

泥塞一九誰將離雅操試向總帷彈

輓東郡尊太史朱父

東郡趨庭日高堂赴岱秋昔今雙結念風水一幽憂
太史襟期美先生譽望通明經推父子佳誄總曹劉
未敢冊霄翼常便碧浪鷗飲惟安竹篠榮不慕車騎
日月天書迴山林地主優封君超種植隱德絕雕鏤
魯箭還同俠綿駒坐廢謳老應能閱世人自適浮丘
故篋輸殘蠹當場引勝流無書千五馬見義勇千牛
生擅君公鄴冥宜俎豆修此鄉矜此典前路抗前倚
史也兄稱舊翁今來禽館集

卷之四

九世百六

父行侔哀詞因病拙清謐豈私求桃李輝承槐雲虹
返十洲欲知心不死請覩殯官旒

七言排律

楊以德中丞遙自桂林寓書曲右丞中丞見騰

荒戍迤迤度雁臣八行郵自桂江濱迢迢白社雙
傳淚寂寂青山半負春熊羆畫城中閑節鎮銅標
天末望嶸嶸休衙僅作傾鬟伎近峒猿爭祀水神
青箬趨墟驚野市綠荷包飯拜行塵烽烟荔浦寧
教少手板龍城莫厭頻坐對薜梧悲渚女行過
唐柳憶州民凌晨魍魎窺人巧

亭午鰯鱗入饌珍，斲前庭栽木榭，旋吹清角戴綸巾。
濡砂印牘夷王信，滌墨飛文粵俗馴。憔悴西垂慳日月，
倉皇中使算錢綰幾家。痛哭傷離亂是處，謳謠藉拊循。
和雪心期隨涕盡，傲霜眉宇逐時輝。君王不問安疆策，
開府須捐報國身。萬里關河黃耳健，十年朋道白頭新。
計程風水無虛夕，取次書題動涉旬。今日祇將藤紙去，
劍虹終久借斯人。

奉寄行省左丞黃公濟上八韻

左相清風肅省寮，依稀微郊句。轡聲遙探碑，魏寺標麟枕。
來會館集 卷之四 十一 劉三才

選對房園護鳳條，月倚華岑逆似吐。風淪灤水客須招，
黃金漢杏和雲噉。白玉仙函掃地邀，進港畫舫開碧藻。
隔花朱火散銅鑊，岸毗帶露園新竹。熊軾牽星度曉橋，
觸緒抗言憂國步。休衙有意駐年韶，懸余虛奉城隅宴。
日日相思鬢欲彫。

擬送沈方伯

雄藩擁笏鎮垂魚，恩命輝煌出帝居。錯繡五花天女織，
開函什襲史臣書。當官祖父崇銜重，表懿閨門寵詔舒。
三錫侈承三代脩，百祥欣竹百年餘。蘇山晴日遙迎錦。

蓬海春濤近應臚，經世業惟愛呂共名家。文復馬遷如
籛多，畢氏矜黃卷。掌有隋侯照，綢繆西吏尚供鹽。猗頓
東人猶上蠶，匡胥齊盟泣。處陽爐清趙壁完，來意氣紆
家味幸深千厦庇。鈍椎無計萬言舉，徒將丹慊申芳纈。
末座依條聽珮珂。

送周司理

紫詰瑤函映楚鄉，飛馳東魯龍靈長。太丘自昔封非素，
漉母于今夜有光。花縣增榮頻惠動，萱堂雖謝亦憂忘。
眼前並妙青藍色，膝下應知弓冶良。司理神明傾六郡，
來會館集 卷之四 十一 劉三才

風流文采慕三湘，人同玉樹清無比。氣若幽蘭國作香，
縱是伯仁達絡秀。還教阿母得王祥，雲霄劍履雄名起。
雨露江邗奕葉芳，愛日長臨庭下彩。法星高倚斗中芒，
醇醪公瑾推吾黨。廷尉賢于結襪張。

送白公之任上元

衣冠文物古今同，赤縣衙齋近謝公。三輔舊推京兆急，
九州偏讓石城雄。江東借牧君都會，冀北論才爾大風。
群鴉竹爭桃李渡，一郎星照雨花叢。均輪大府千般集，
傳教長淮尺鯉通。閣封深迎夕，鴈登臺雲杏到。遙鴻。

夢迴彩華江花迥煙入絲楊步遂籠偶至半山題林
更臨殘冶吊吳宮興來不礙尋幽客政洽唯應敬晚
暮暮朝朝飛陞鳥融融洩洩韻絃桐誰將父老頻年
與達 君王乙夜中歡喜清曹才咫尺不須行李問

午日偶病暑從架上抽得白長慶集嚼玩良久

念晉叔臧君效爲其體贈之以稽康之頰遂

孟公之積至竟不能寄知晉叔者

憶共韶年洛社遊兩鄰心事總悠悠輸君團扇班姬

來禽館集

卷之四

十一 札言

老我私門晏子表下下高高題處寺溶溶漾漾汎遙
青山建業懷如昨綠酒烏程醉未休採藥幽巖妻
茗傷春佳節復悲秋慶亭合在遙天末着眼浮雲暗

來禽館集卷之四終

來禽館集卷之五

濟南臨邑那 侗子愿甫著

五言絕句

沛園吟小引

余家濟北善富以數世王父迨世父相沿邸店土田甲
一邑而自余讀書解事則諸院謀爲秦人出分計家侍
御公適當戶一切部錄瓜分率用河南卜式指多推美
田宅而余兄弟凡三人猶鼎峙各支一足僅不覆折耳
無奇贏也爰自勝冠仕宦性與錢刀遠漫尋家日衆務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一 萬三百五

日益拓蓋還山而租稅踐更之外幾不飽僮僕勢且剝
上田第一再忍他如酒鎗諸器物則什不一存徒有大
第一區類卿子眞身如羈旅人終日與檐雀對峙或繡
書虛得口人一言半語欣然有會乃自謂不貧也居恒
家侍御公謂不肯而王父諸父好行陰德計享年無着
耆者余老人獲藉祖宗餘蔭今且八十餘幸甚康強無
恙小子聽之余老人行樂所不足者日耳嗟乎乃今而
後安敢托言儉陋以不中大人歡此罔所繇作也圖成
版與月一御童子携鹿盧狀選桐健倚亭午爲展桃簟

供高眠醒則啜茗一甌還舍中間日若節春秋始及具
杯盤作小譙集不肖每每從行遊司所愛惡手荷長鑱
壅培芟薙期不倍素懷庶幾一當菜子嬰兒啼以娛厥
天年不愧人子也竊伏自念是園一柱木一把茆皆出
轉貸歲且逋不訾而意實安之者不欲以貧故傷大人
志耳夫以五十年溫厚肥美安享擬素封而以余不肖
宜拙分箸兩事減暮年歡天地雖大何所著此七尺哉
客有問園及訝余本末失宜資身無策者請以一紙應
之我知我罪其毛釐無所掩覆矣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二 上三百七

犁丘

穆天子八駿行遊相傳歷此地其稱犁則春秋分邑
所繇始史傳壽春等凡三犁丘吾邑居一

犁丘此邑傳犁丘此名古一片穆滿秋和雲戀抔土

涉亭

按山經地誌俱稱涉水出臨邑邑故有涉廟神爵改
元使使者持節侍祠臨邑界中今莫從考渴烏轡車
泉乃突出君其問諸水濱

涉乃四瀆一相傳敝邑是彷彿認葉田微微漏清泚

東山

疊石爲之不消數武巉巖洞壑具體而微以據地東
偏借名方隅客乃引喻過當非其本懷

我家山之東我舍東山塢小築近官牆馬隊何足數
在儒學東

南嶠

東山所不盡石雜置成岫有澗有島僅逾盆盎間觀
白石赤欄下眺垂柳北臨疎豁瞻之在前

峰巒攢十二飛棧入烟霧更對十二樓增城列仙妒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 上三百九

中阜

覆土爲丘南顧來禽後除高不五尺延眺乃盡四週
曠陵不盈尋所貴得其據徙倚到上頭臨風迂仙馭

疎豁堂

杜工部詩云草堂本買爲疎豁吾堂出自舍中餘材
實不費一錢此公地下應以王石目人

平生厭喧湫林陰一堂豁千載杜陵人吾儕仰流沫

來禽館

主室甚夥家園在所不乏毋展右丘蒙盛書令人神

爽乃錫館以嘉名

買絲繡右軍分行種青李總是愛來禽帖與樹俱爾

半舫齋

山房鑿折宕若艦齋推牖東南向百雉萬柳爭來獻

奇幾欲浮家泛宅

北人不識舟謂是西戎屋我屋翻似舟書帷當帆幅

暢叙亭

空游沼南嵌一洲結亭洲上三而臨清流一詠一觴

幽情足暢頃覺蘭亭下逢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土俗舊刀環風光儼蘭渚觴詠暢幽情斯文感來許

刀環水
出隘也

空游沼

用鄴道元水經注語意澄潭展鏡一碧無玷文魚歷

歷真若空游

千頭在沼鯉都作金粟身鏡中看不定疑是倒連淪

小酌哭

出南嶠中趾伏流仰濺如郡澤泉

齊州古城邊平地湧寒雪坤維折復西吾園亦霏屑

亦山陰

石子齒齒甃爲曲溝左右凡九疊可以浮杯在南嶠

比陰疎帶中庭

靚賓集上已歡樂移下春放溜成曲水山陰今屬儂

園槐塢

園樂離披屢株不揚晴雨張油不減帝幕

輶川宮櫓名余意良有會似是雲中君團圍下車蓋

浮螺館

臨湖面山度屋凡敞縮轂之口無所不匯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伐竹爲橋好誅茆蓋屋宜片雲剛露紛縹緲對脚卮

思晏湖

竹橋數折中突小灘垂楊楚楚張緒當年

弱柳絲絲漾晴湖艷艷光風流張緒遠雲水憶衣裳

米廊

泝水迤西懸厓置屋登島自下漸行樹端澗漾瓊碎

波文映壁人在米堂

迴廊置厓壁燈道如上天流泉一飛濺漾漾琉璃田

長房洞

上接毘曇閣口縮腹寬中有天地

長房能縮地我乃傳要眇跳向一壺中方幅未云小

毘曇閣

佛以講論經義爲阿毘曇余有方外友山上人間日

過從於焉是栖

灑灑阿毘曇妙義不削柿長日坐隣僧鑑香兀相對

臨高臺以軒

樂府篇名五字署亭似無前匠片言有會何必古人

臨高臺以軒樂府於古有大雅久寥寥請視此培塿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六

浩疊洞天

浩疊海外福庭超然欲界企其庶而必弇州也者而

後可

海外有名山廣崇携我入劈得一丈還蛟螭爲移蟄

夕佳亭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是陶公會心語亭面東巘

盡收晚照凝嵐散綺帶人胸懷

返景復照苔山光亂飛鳥欲辨竟忘言悠然在林表

優鉢羅池

梵釋爲青蓮花以代夫容池似小超播更拓聖教法
爲頽風骨挺然不愧名義

人道是青蓮佛說是優鉢色相本來空無須太藤葛

鵝群樹

取右軍換鵝故事又大令帖鵝群二字有擘窠法摹

以署榻若還舊觀

曇邨人不返是處有鵝群但會寫黃素前身應右軍

鵞鵲臺

蜀都賦鵞以清醪臺提優鉢羅池東北岍池計三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七

一妙香飄拂一洒人世伊蘭

我有清醪酒與君醺千觴臺上方了了臺邊笑頽唐

鶴田

南對鵝群樹夾岸五柳間之中啟白扉樊木爲柴以

居胎禽

華亭音響逸青城毛羽便晚暮欲依爾千錢營鶴田

清隱山堂

堂爲犁丘右翼左與東山直踈籬四敞儼若殊庭前

列五石傲岸如五老人唐詩清隱山書小篆文其

則竊取之矣

不入清隱山但學清隱篆一領故朝衣春雲繡成舞

八月中泮清源信至知元春即日南還愴然賦此

江南秋稻熟遊子歸鞭發我夢繞秋池殘陽帶江月

柏下小愁

繫馬雙樹遶胡床聊一愁柏子若相憐無風落空砌

方丈竹

誰散淇園色紛披滯上方平生此君意今日獨彷徨

山僧迎送

來禽館集

卷之五

相逐此山門相送此山趾豈知軒冕崇客至聊渡雨

花下日暮別靈巖

輕風度丹壑微雨濕紅雪不道有情山却從今夕別

古意秋日送李一觀察

檐外青桐樹朝來風正吹不堪今送汝誰共坐題詩

其二

博山鑪正薰沉香火已斷水簾條秋不眠攪中旦

七言絕句

撫中丞黃公東巡曲四首

寧戚城荒墨水不共書關晚烟收停車忽訝羅衣薄

春到齊封海尚秋

其二

清笳疊鼓對嘶卮片片晴雲上畫旗萬里滄波舒眼盡

日邊殘嶠是東夷

其二

白鹽黃甲紫蜂窠間俗行春此覽過轉憶故鄉生事好

夕潮蝦菜較來多

其四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大竺小竺參差前島樹鼉田列似阡一帆飽趣可攬挈

二月東風明月天

走筆戲贈萬伯修使君十章

五花胡馬鵬鴒裘夜獵歸來興未休教唱西涼新樂府

一時霜月遶幽州

其二

杞花垂實玉關秋壯歲無端去國愁自笑年來身暴貴

畫旗春色上龍樓

其三

無事邊頭樂事偏手提玉靴青絲鞭當場意氣最雄俊
持取半段黃金錢

其四

渾炙犁牛熟盪酥漢官羞子共翫餽嘈嘈捍撥聲聲樂
不問前川塞草枯

其五

千峯萬嶺黃雲合榼榼金龜白馬來胡婦舞時離按曲
塞門楊柳未須猜

其六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 五頁全七

叱撥桃花價果殊牽來噴玉望風呼他獸錦三千足
贏得龍荒萬馬駒

其七

錢衣常捲臥私門盡道單于不負恩從此種田沙磧裏
更無羈鬼泣幽魂

其八

銀花鑿落醉蒲桃能耗憑君弄彩毫一斗喻麀三斗酒
罪懷幽思滿弓刀

其九

編繁芳樹照中堂鈿鈿熏鑪沉水香明下妓童拚一顧
數將聲病試周郎

其十

君向清時作大排野人無分宴高齋楚俗滌倒吳儂醉
狂殺邊城酒似淮

朋舊存亡數通宵夢各賦一詩寄懷都不書地望
姓字儻亦有深思也

一疏批鱗意不孤九臯鳴鶴絕群呼中原亦有長沙地
還莫風霜保畏途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一

雪三

其二

淮海維揚有此君判將詞賦滯青雲天台瀛海遊俱勝
往筇高城惜日曛

其三

此地毛公與薛公賣漿徒轉寄避風憐君意氣真堪擬
張望浮雲落照中

其四

攀栢年來隴樹秋幾將哀思付江沅霏霏暮色南雲至
應是毘陵哭未休

其五

赤壁留題事可傳至今草樹尚含烟
扁舟落笠春申郭何似風流太守年

其六

葛天飛電驪群空劫敵無須避火攻
此日連枝同作賦阿誰春草夢魂中

其七

少時相狎壯相離至竟雌雄各路岐
鴻雁不辭窮海畔鳳凰長距萬年枝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一 黃一頁全

其八

南國掄材奏楚書楚天雲物武昌魚
携來賦草誰相賞苑雪宮鴉自直盧

其九

楓落鱸肥憶往年楚天東望接吳天
年來娛悅秋雲裏欲寄故人心自憐

其十

跋扈詞場未可當含香近拜尚書郎
乘輅過省飛猱府太保閒尊自喚嘗

其十一

啓事山濤水鏡清秋陵秋月照盈盈
卽今中主文章伯洛水嵩山無限情

其十二

江東大海迴瀾紫歷下蛾眉雪月奇
初日芙蓉清夜瑟爲君惆悵立多時

其十三

傳道人琴事已空乍聞如醉復如驚
滄園寥落何人主極目南天哭斷鴻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三 上三百〇五

其十四

入洛才名小陸過一官壇殿長青蘿
清齋暮雪生前句贈言有旅食清齋暮雪繁語夢裏沈吟涕泗多

其十五

憶昔單懷建隼時側身天地一譚詩
傷心借寇堂邊樹懷慶北郭有借寇堂零落偏東第幾枝

其十六

寒同山下寒烟白海印寺前海月空
載酒繡經兩無那幸官身離却塵中

其十七

江夏年光二月初
據摺齋敵薦江魚與君傾蓋成連理
莫遣秋風怨燒好

其十八

吾世斯人未可求
玉笙瑤瑟氣長秋
無端蘭芷孤臣思
多在晴川漢水頭

其十九

世路紛紛荆棘生
當年張范舊同盟
卽拚一死人爭棄
夢裏依然喚巨卿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七
世見十二

其二十

觸目浮雲十載同
掖垣今日領春風
蹊桃自分無言語
曉色憑君醉九重

其二十一

廿年裘褐識君初
太學諸生交未疎
近日玉堂清暇否
雀羅門巷絕雙魚

效唐人雜興

秣陵花柳接平橋
渡口垂絲隱畫桡
君且莫歌桃葉曲
秦淮今夜不通潮

其十二

四條絃上聞朱顏
團扇詞清似是班
試向綺窗聊一聽
小金鈴子玉連環

其三

一曲楊瓊萬態生
眼中顧盼耳分明
何人解得筵前意
腸斷行雲此夜情

其四

霜風如剪夜颼颼
歡去歡來不繫舟
今日一壺臨古渡
隔河人唱白苕鳩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五
上見十一

古意再寄于田

零落鈿蟬出漢宮
闌干雙淚背春風
君王揔署迴心院
再畫蛾眉恐未工

其二

拒霜花下別歡時
記得綢繆鸚鵡危
無那驚風漂落葉
雙雙鴻鵠影參差

其三

小小游閒客洛京
莫愁湖畔塢來情
知君原是神仙侶
重聽緱山子晉笙

其四

當門瑤草鬱如林若箇悠閒物外心一片綠蕉春不管
隔花人語夜沉沉

寄胡順庵中丞

中丞納節住青山三暮三朝任往還囊有俸錢隨分乞
更將腰帶施禪關

送張仲儀

鬱金枝拂鬱金尊送爾銀鞍過遠邨十日春城三日雨
那禁芳草閉黃昏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六 上 一百九十三

其二

董子園邊放去舟故人牽纜數相留客心已逐花前發
總聽驪歌不解愁

其三

燕市酒如寒食錫爐頭小女撈銀箏聽箏酌酒不樂意
睨日銀天空復晴

其四

別家二月復三月忽湯宮鶯恰恰啼一聲喚起客窓曙
令人懷抱增淒迷

其五

爭傳主第牡丹開十二街中喧若雷恠爾灑蹄嘶馬汗
與誰同去看花來

其六

九重嚴召動千官五嶺流人髮漸殘可笑張兄與邢弟
對床時把劍書看

送顧朗哉恭謁岱宗小序

朗哉先生者東吳華裔盛代逸民跡旁要離之墓
骨與俱香家隣臯氏之橋身焉同隱壯遊燕市趣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七 元 二百六

適人窠帛擊筑之漸離慕街杯之俠少低回偃仰

囊有草而不減上都感慨悲歌劍在囊而耻彈下
舍于焉言辭帝里行指齊疆望雲氣於封中蒼茫

衣狗見人烟於樹杪指點青徐三觀攬其襟裾兩
輪落其杯盃其在侍者爰有長君漢符下馬臨流

睨丈人之秀色捫展驚座俯梓樹之遺蹤父子偕
爲勝遊人天輸其獨往問大夫而五疇是秦官呼

萬歲者三緬懷漢帝乃率丘同人邢子烟霞成癖
張狗馬而難從雲雨爲虎似陽臺之入夢蓋贈言

相定聊代同車而握手重盟尚圖今用七言成韻

十日是詹脫爾愆期詎諸若礪

十年同結泰山盟多病憐余似馬卿今日送君成獨往
不禁清夢逐鸞笙

其二

海上荒鷄報曉籌岳雲如馬旁輟輟仙人對博芙蓉嶼
拍手招招汗漫遊

其三

古碣殘碑歲幾千秦松漢柏自何年憑將彩筆都題遍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八

二百二十四

喜霽朝嵐開景鮮

其四

回首鄉關望眼舒微茫烟樹失青徐須臾前礪飛晴雨
訝道吳門練影疏

詣大庵百歲僧所偶話先朝遺事感而有述

巖中老衲百餘歲共坐移時口不言見說孝皇今幾代
若爲嗚咽泣陵園

其二

底事來栖豺虎穴道人無意受人憐問年但指庭前樹

楓枯齊雲伴坐禪

東阿先生

講筵初散轉銅鳧思繞冬青一萬株
閒道後堂時置酒可能還憶戴崇無

問弇州公出山

海內宗盟王弇州頭冠胎祖白雲丘
惟來又看緋衣去十二層城起暮愁

代弇州公答

小草人將喚老夫金門避世朔來無
總然司馬猶都府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十九

二百四十五

依舊黃冠白恰徒

歷下先生

一代詞章千古情授經無分濟南生
樓成轉屬他家有白雪吞聲恨未平

楊以德使君以濟南藩伯擢晉總觀察賦贈十章

公邑縣人泰
山正在郡中

奉高遺址接天門樓觀雙鸞帝女尊
莫道凌空惟錫杖

仙山今日屬滌藩

其二

起首詩曰老當益壯三畝亭中間多佳景
猶作詩論之

其三

幾度聽詩下鵲羣墨華霜線偏羊欣已拚問字楊雄宅
兒復頻呼殺下君

其四

太原迤北是偏頭虎豹重關據帝州爭開北門誰鎖鑰
節旄今已付郵裘

其五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嵐雲嵐雨滯荒沙隔成胡雜射鴈鴛伸臂似微團總
搖唇應索闔中茶

其六

誰似神明新使君能將雙劍欲防重通官邏卒驚傳語
老見椎牛享六神

其七

杜鵑聲裏杜鵑啼物華過到紫乾鄉思減
十年猶自憶三

其八

翟家門巷斷紅塵憑軾過從物色新一別歲時花又謝
晴湖楊柳爲含顰

其九

大夫譚國奏聲詩小東大東傷析離賴得所天剛覆露
檐帷去去絕鋪糜

其十

鼓旌今日向邊州千騎東方可雙留此去勲名邀竹帛
清堂絲管不須愁

九日送汪李吳三君子南歸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北鴈寒凌南浦雪南林晚颭北霜風客懷聽鴈思楓葉
又見棠梨一樹紅

其二

暮鐘寒角逗霜風與爾燈前對菊叢明日關河人萬里
野橋流水夕陽中

偶因趙人寄懷夢白

十載烟塵兩地悲都將窮達付明時平生兄弟今餘幾
可道秋風浪作期

寄章廷綸畫史都門

井陽郭裏誰憐汝
沛水亭邊最憶君
此日謝安團扇上
無人爲畫敬亭雲

送宋中丞拜少司空北上十二章

當年分竹向齊川
萬井人家春雨邊
不是羣情思借寇
那能車慢迓重褰

公先爲我
郡刺史

其二

抱臬依然一丈夫
月當秋漢玉爲壺
還將舊日解驚曲
彈向霜臺砌鶴孤

次擢山
東廉訪

其三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
世百十六

杼柚其空賦大東
廷推還復仗明公
一從開府都雄鎮
六郡泱泱搆大風

最後拜
開府

其四

停輿何處不周咨
田媪村童皆我師
筆札數行題已遍
更將紳帟結纍纍

其五

總爲元元雙翼秋
勞勞下記東諸侯
簿燈一字還一泮
聽徹楓宸意未休

其六

閱道心期千古同
焚香清夜禮禪空
向來昌邑黃金絕
何必關西擅素風

其七

俄然赤白羽交馳
十萬倭奴寇近陲
縱有樓船橫海捷
何如單騎令公奇

其八

湖心開閣鎮談經
座上風華座下鈴
已是列卿台作輻
諸生猶認赤油墀

其九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二十三
上言九

三任齊州踰十年
湖光山色也相憐
生男半冒君庚姓
有子教看趙絕篇

其十

十載陽春宋廣平
百年棠樹思公情
人憚秋雨皆成淚
水咽湖波轉似鯨

其十一

頻年琴尾分成焦
隱隱空山自不聊
賴有中郎心賞在
爨餘猶得奏蕭韶

其十二

青山如故舊恩新淪落江湖一病身倚劍自嗟還自語
古來誰是報恩人

贈況重初督餉還朝兼謁鄒懷

伐鼓鏖金領列橋如京芻粟海陵倉黃龍青雀誇神速
桂權蘭橈擅國香

其二

篝火樓船刻漏長含毫終夜坐爐香不將山水牽情思
平準書成獻玉皇

其三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江風色送漕艦一片霜華下鷗鳥無限長淮看似酒
代興誰與共投壺

其四

呂梁懸水迥如雷北望天家輓渡來爭道倭奴重入寇
一時遂取萬靈催

其五

與君俱是南亭長媿殺安仁廿載餘君更栽花千萬樹
舊時荒穢不教除

其六

故國故人天浩淼三春三峽思飢飢廣川今夜如夢
解作蛾眉照使君

其七

去年問疾到柴門瘴鬼繞銷倍感恩強憐督郵三日
忍將佳事讓平原

其八

君能泣灑巴江雪我亦歌凌岱岳雲西蜀東秦兩無那
坐移冰井破炎熏

中秋柳塘重送雲從

來禽館集

卷之五

秋染楓林赭色殘莫郊羸馬路行難故鄉尚隔三千
忍見清光後夜闌

其二

濯濯關河楊柳枝渾如思曷在當時明朝又是臨風別
更作慇懃掌上吹

壽青州邢太保六章

酒滿金尊菊滿筵深秋曠朗白雲天當杯賓客應酬
都爲汾陽頌大年

其二

耳鎮陽和兩借麾四輪精采破規隨乞身不足君王意
保塞還須六出奇

其三

畫戟如林劍似霜轅門清角動牙璋一麾白羽雲中塞
三徙黃沙幕下王

其四

北闕訛傳叛播夷夜郎秋盡颶風旗牕明檄下棄榆定
蠻獍于今噉太師

其五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二十六 三百四

百萬雄師手自提樂浪重此北碑難還他箕甸渾如舊
畫絳旌旗捲向西

其六

誰道山林老令公舉朝東向指冥鴻蒲輪已出臨交廐
麻紙行宣到雪宮

寄問半偈庵江雲樓兩主人故愚主人

百載在明

半偈庵中一榻虛主人頻歲著何書梅經虎苑關誰事
祇恐塵言惱盡魚

其二

沙鳥池魚結陣迴主人應是愛林隈怡來詩思中年健
不住江雲作意羅

李一觀察壽其大人卷賦四章中間詞旨似都不
染世味者談何容易哉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
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封君拜命自彤闈猶是西秦一布衣明月似從清渭照
白雲遙指二陵飛

其二

甲第歌鍾散晚風帝城誰不競春鼓惟餘一派西山色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

三百五

盡落君家校屨中

其三

他家仙吏但含香勝有名郎白簡霜一洗故山君耐老
千秋風調意何長

其四

掉下秋風問鵲鴿尊親應是昔時寧送君不飲我先醉
向曉青鵲占德星

時將買舟過都城外要其愛弟省問尊人

送邑博楊汝霖偕計北上

曼落交蟠古夜郎瘴烟蠻雨開機槍自憐不及中華地

今日輸君大國香

其二

四明陽羨舊家聲楊先世兩邑俱稱助廩名家兩地金貂帶礪盟君

自夜郎楊伯起關四何限故鄉情

其三

萬里征塵撲鹿車俠來不食孟嘗魚老親番骨將軍肉

莫問聊城一箭書楊之先將軍被里密雲汝霖間關塞上得幸戚公扶持生還

其四

去年鄉國別匆匆老母牽衣稚子同轉覺一天情思苦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二十八

黃言生

并河回首失江風

其五

都講堂開橫一經壁書人遠不勝情孤裝匹馬殘陽裏

蔓草踈花憶伏生

楊世祥尚書濟南故伏生里云

其六

十載囊琴未敢彈爲君一奏千闌干臨岐更作陽關調

翻入燕山易水寒

其七

蒯綏猶似布衣時題柱休令關吏知曉渡白溝河上路

雪殘鴉拂野棠枝

其八

入京翻遣似并州數醉鄉人春酒樓來日寄將消息否

綺窓寒樹着花愁

于維詩來日綺窓前寒梅着花未

其九

昨朝春榜放長安眞箇全勝十政官章孝標詩及一着第勝十政官

宮羅楊柳色青瑣今夜破輕寒

其十

金作連錢玉作鞭曲江馳馬杏花天惟來兩度傳經客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二十九

三百四十

汝霖及今兩司訓云依舊青袍美少年

秋夕病臥齋中

孤燭幢幢對壁幽病來身與鶴爲儔不知雙鬢秋多少

鴻雁撩人風雨愁

江上惱李本寧

與君江上乍相逢夜雨潮連曉寺鐘儵忽片帆天際沒

故人眞愧石尤風

秋日小亭笋成紫薇未卸乘醉作此

簾簾抽條拂檻平更有紫薇花亂明我醉欲眠眠未得

使涼清露襲枕筵

卽席送傅使君

使君襟韻爽與瑤輝塵西堂敞楹樽方到瓜期秋始半
蒲川梨棗送高軒

其二

綠堤榭葉黃時去遶砌菊花開沒回拚向并州三日住
家家缸面發新醅

濟上郡亭會黃中丞

空館山櫻開欲遍倉皇主客坐東風笑他沽酒劇亭長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一世三百三

醉數一片南來鴻

奉別黃中丞一首

楊柳絲絲李花白道傍特地遲征軒戴笠乘車各隨分
相看脉脉兩無言

擬竹枝詞和樂天韻

以吳代蜀

一曲吳歌高復低行行路歌日欲西歌罷寂無人語響
唯有前溪沙鳥啼

其二

儂是江頭採芰人語翻新調不堪聞就巾女伴猶自可

爭奈帶家舊使君

其三

虎丘南望石湖西兩地歌聲蕩酒齊日暮問郎城下路
館娃宮畔草萋萋

其四

嫋嫋楊枝共竹枝枝枝和露殢風遲人間若箇銷魂事
盡是多情白傅詩

長清崔會卿明府考績詩六首

黃鶴樓中題句人高名千古鎮長新雲孫奪得詞壇幟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一世三百六

賦就河陽未是貧

其二

涇水清秋起白雲謝家兄弟總能文卽今兩地鳴琴並
池草迷離夢不分

公兄令中
州有聲

其三

射策翩翩爾最賢風標宜直御爐前料因誤草神仙詔
謫下雲霄已十年

其四

日午庭陰聽政餘如椽彩筆奏爰書百毫一再沉吟畔

問道懸魚落綺疏

其五

生來逸氣澈冰壺一曲朱絲皎月孤
三輔五陵豪似雨
崔家俠少博泉盧

其六

雙鶴分流竹樹殷明侯封內有靈文
邀余共撰廬教杖
路遍崕岬萬壑雲

靈巖在長清郡

偶過平原厭次訪康先輩會同社徐汝惠在坐夜

話輒成八章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二上二百九十四

趙勝遺墟草樹平東方荒冢暮烟生
憑車吊古思無那
又聽前灘沙鳥鳴

其二

開元舊事已茫然太守平原爾獨賢
晚上翫花臺上望
牧樵牛馬下平田

其三

片石崔嵬擬古堂瑯琊波法掩鐘王
拓工遺火年年偏
不獨轟雷薦福傍

其四

廟貌巍然漢大夫歲時野老共鳬趨
明妝似待歸遺割
坐對神鴉競夕鋪

其五

逢占射覆有遺書一任田家飽蠹魚
賴得孝廉公子在
梁塵擬出數行餘

其六

徐幹同來感廢興厭厭長夜幾篝燈
相憐酒態還詩態
更話無生到野僧

其七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三上二百九十五

離披雜實間銀黃古堞摧頽辱斧斨
官府至神民至懃
至今猶說姓名香

比有假令盡撰寶器去故及

其八

椎埋屠狗記當年霸業銷沉歲幾遷
依舊平原厭次路
古槐疎柳夕陽天

希尹朱丈以河東憲伯入賀遣信見存聊此奉答

一疏排天仗馬驚魯朱家擅直臣名
掖垣梧樹今餘幾
猶記瀟瀟夜雨聲

其二

一麾分憲屬河東蒲坂平陽岳收風我亦當年稱使者
題詩曾過貌姑宮

其三

禹會壇邊動使車勢將玉帛臥庭除太平天子親驚問
袖有朱雲舊諫書

其四

翟尉門堪張雀羅君能三度遣書過舊恩零落青山在
一片平生爾較多

寄楚督學鄒彥吉二首

來會館集

卷之五

三五

三百十二

伏

七澤三湘控使旌蒼梧斑竹入幽情手披帟括風生砌
候館山禽交戛鳴

其二

斬春遂竹玉爲姿截作參差猷鳳池三十六宮絃管罷
一聲聲透萬竿思

汾源年丈自并州諭書見訊詩以奉答

郭泰人倫天下稀却從那邵問忘機并門五月雙魚下
剖腹驚看塞雪飛

寄訊慈公游印寺三首

一杖行騰東度初我公所至有與如何緣却動宮闈名
榜作烟霞海上居

其二

種得霜秔第子春掌中山雀針中龍諸方衲子歸香積
可奈齋時一片鍾

其三

一窠聊爾寄鳩巢似月沉潭似水泡幻住道人元不住
海鷗何事競相嘲

時爲狂道士所詆

冬日孝與應鍾直指辟僑寓濟南奉訊二首

來會館集

卷之五

三五

三百廿七

春

辟書讎遣潞川遊馬踏寒沙舊酒樓猶是昔時歌舞地
樂人爭按小涼州

其二

嶠湖南望報新詩欲赴幽期恨馬遲秋憲府中能授室
十年三別未須疑

秋日因李民部伯建寄訊百穀先生

偶因南雁寄相思到及青楓乍落時莫問故人丘壑態
李膺門館足心期

送林師之濮陽掌教

五載楊雄詩字多俛芭紛向絳幃過老夫也是幃前客
莫漫從人訝玉珂

其二

鄆城霜色斷寒郵君至封書問濟州無限愁心付知己
高天片月共犁丘

送遵道孝燕姪謁選北上

幾度春官下第時常將淚眼見花枝今來小作人間事
晚向宮桃也自宜

余家雪水蓮花酒甚佳再東慶白期一過臨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六 隆三

釀出藕花缸面碧分將絳雪百壺春試携千日中山酒
來作平原社裏人

送仰齋姻丈之官海州

天邊賜映人長健淮上投壺爾代興咫尺送君千里別
夜深疎雨耐孤燈

代壽陳公

人如五老初加六族似廬君不姓匡捲幔九屏江九派
此身真可做羲皇

其二

李白松堂太子宮雲泉相蕩似鴻濛竭來白鹿天邊下
不傍仙翁傍若翁

其三

庭梧引月薦新颺濟上初筵碧玉簫七十二泉堪佐醴
那知身在渚宮遙

夏日過青崖訪雲清師不遇

道人衣衫復不履蕭散江湖挂一瓢我欲尋君同結夏
凌空飛錫最難招

寄問靈巖四首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七 隆三

乍拋紫綬戀青山敢向人間問大還我自會心君自見
竹枝嫋嫋水潺潺

其二

久向雲巖欲卜居那堪車馬困除書買山錢是山公乞
中散徜徉可自如

中朝故人有許買山之贊者故云

其三

壯巖巖畔數株松菴靄雲嵐幾萬重好結一窠松樹下
度檐蒼翠盡成龍

其四

萬頃秋雲十畝官款冬何事不相逢
歸來似與貧居士
管領清涼上界鍾

寄履空上人

上人闍里耳孫戒律
精藏山中稱上座矣

松頂年年巢野鶴上人僧臘幾回看
只今秋淨山光暮
一衲和雲坐夜闌

送姜生夔還楚

白雁秋聲入晚鍾送君江上採芙蓉
寒枝滿握勞相寄
一夜霜華恐悞儂

其二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八

三十八

授衣九月送將歸恰到家時雨雪飛下馬不言
先拜母
依稀魂夢是耶非

秋日送友人還閩

甲戌作

楓樹青青桂子丹送人時節早秋寒
知君不淺懷鄉思
一夜魂飛五百灘

陪公孝與下第兼送北遊四首

聲俗相輕奈爾何曲中流水較誰多
盤飴腰鼓三家市
認是陽春白雪歌

其二

凍合溪流野燒分馬蹄衝雪冒寒雲
黑貂裘有風霜色
鑿落銀花好勸君

其三

吐握周公下士秋此行非是少年遊
到來曉夕長安邸
桐馬帶桃飲未休

其四

石鼓累累列壁門周家文雅至今存
於時太學多張邵
驪酒登堂共結言

其五

來禽館集

卷之五

三十九

三十九

羣鳥聲中度晚蟬隔隣吹笛美新商
無端又送城頭角
一夜令人髮欲霜

題管夫人山樓繡佛圖

修綉眉樓骨網蛛絲絲縷縷貌曇羅
勸來素面流輕粉
高衣羊肝半臂無

錦堤六景爲李叟作

弄里春朝生野烟隔墟婦子餉春田
伊伊軋軋農歌發
響答前溪有釣船

同井農歌

其二

白鶴過灘飛獨往行吟願不違
款乃一聲山水碧
寒翠濕人衣
滿灘漁唱

其三

新亭片玉裁水邊林際獨徘徊
斜陽徙倚臨風聽
曉來入落梅
新洲晚笛

其四

頭陀夜不眠
蔚藍曉色散
諸天科頭散
柴門下
疎鐘憶往年
古寺晨鐘

其五

卷之五
湖光一鑑收
白鷗慣與白波浮
主人原是忘機侶
落天兩岸秋
臨浮焦渚

其六

赤岸斷仍連
擊汰揚舸去
復還人到渡頭
潮似雪
曉風將汝過前川
茅津野渡

乞劉觀國先生紫薇

東堂紫薇開爛熳
野夫無分對題詩
使君有意能相送
借絲綸白傳詞

乞張舍人蘭

湘蘭楚楚未着
眼爲問齊川張舍人
明朝帶用且移至
浣盡馮頭三斗塵

鄰人送金錢花

幽窗綠莎強一尺
風動床書攪熟眠
踉蹌童子報消息
道是鄰家來綺錢

乞趙司徒竹

北人不識簪舊種
我有渭川常滿胸
趙家亭子分千箇
明歲應來看捧龍

乞德州親友諸花

本會館集

卷之五

四十一

黃言玉

廣川絳繹花船過
戶戶買將江左春
乞得人家數十盞
老夫顛倒着衣巾

乞劉觀國先生秋桂

猗奴乞來花滿園
紅紫參差相映繁
獨惱出輪芳桂少
和榆移得種前軒

中秋送朱子命歸閩二首

絳紗籠實擅其香
去歲炎天佐酒嘗
今歲今晨家萬里
絲梨如橘試新霜

其二

自別壺公不解愁偶逢南客話同遊非關嗽麝思公味
一領蕉衫不耐秋

握憲

握憲東秦亦壯哉岱門松栢倚徘徊乘秋爲祝君王壽
携取仙巖瑞草來

其二

小湖荷葉正田田葉下蓮花作底妍爭道羣公來出祖
湖頭甘醴冽如泉

其三

絳雪如丘爛曉花長安西去是吾家鄉關此日驚相過
衣上猶沾鳳沼霞

其四

繡服仙郎洗沐歸遲君堂上舞輿衣何人得似門闌盛
奕世清霜上畫旂

碧樹

碧樹紅花間綠苔山空長日少人來停車試問玄都客
謂已尋仙向紫臺

其二

駘蕩春光遍野原石樓寒氣到前軒倦來且枕松根臥
洞口簫聲清醉魂

送來禽與李觀察

平生最愛來禽帖不道家園美更饒書後恰題三百顆
洞庭霜雪未須驕

春閨怨

夫戍交河妾孟諸兩行清淚一封書行人此去勞相問
驛騎何年罷戰車

出塞歌

來禽館集

卷之五

四三 五三 五十六

絃絃如怨復冷冷沙雁迷茫起夕汀一片暮笳迴北勒
或園斜日幾長亭

頌

泰山篇以清亭父老子弟指爲崔會卿明府頌

我所思兮在彼泰山有美一人獨立嬋娟神馳八極九
土歸焉衣裾繚霞指爪挂天挹玉女漿拍洪崖肩拾金
先草駐不老顏暫扶桑日翫滄海田樂兮以極就雲封
職曲肱而枕冒絮孔殷反覆其手雷電翻然山巔列星
下界流泉龍驤駟揚灑大千麥秀油油較實樂樂南

薰風疇是平平岳牧曰吁洹水大賢帝心載洽大呼
揖川載陳玄纁載鋪廣筵載奏虞韶載設百官臣拜稽
首主臣上言瞻茲天澤臣胡敢專精虔合答大造無垠
牛馬下走夾服承乾帝再舉勳臣恭以前唐哉皇哉大
家萬年

山十四 上九十四

米舍館集卷之六

濟南臨邑郡

何子惠書

序

吳景猷先生詩序

今海內物力多詘獨文力校盛窮閭下邑人人人工爲詩
然而外強者中恒乾聲炫者實顯渺塗鴉僞署以爲鳳
畫庸自匿其近尤壑保無裨于巨匠木奉牛趨下瑣惡
者矣其或涓城止限于一曲則全體之艱金刀未槩夫
髮鬚則蕪歲之艱雨旣歇而緯旌未耀則啓晦之艱天
來舍館集 卷之六 一 吳景猷
方春而甲萌弗墜則振秀之艱百年萬里反唇離合曉
能爲何李故教也中原白雲綺重雄桀誰其爲王李璽
諸也程季說解右軍敬楚亦旣著明矣而必文之以起
搜拾條薄持牢九則用脩之爲累乎秦時明月漢家長
安亦旣雅馴矣而或雜之以聯拳足竭細看淺把則德
涵之爲病乎吟箋率承晚季則停雲之波靡乎壯氣間
沿叱咤則樓居之俗漸乎加以人懷心競物情賡借傳
武弗愿于班掾柴卽力訟乎禿竊爾窮忽遁才致受困
朔風下而綠珠上後彥妮交讓之陰脫光斬而鵲鵲瀝

雋異厄剗削之數嗟乎此道誠難言哉余年友閩漳吳
景猷先生者墮地靈異弄身涉誦不器允屬乎君子瑜
勺卽推乎國士弱冠對策舉州家入佐司寇歷陟藩
臬間而里居廬處歲月斐易觸情抒性撫運感物階除
移半甕之影燭花垂一寸之炷夏歌廣辭陶之致楚謠
極正則之變凡百先正嚆矢枚馬爰有隻婦擬議團扇
劉司空之傷亂郭弘農之遊仙許徵君之自叙陶彭澤
之田居盧照鄰之折柳陳子昂之感遇岑嘉州之瀝水
高達夫之安西孟襄陽之清鏡王右丞之輞水杜拾遺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二 世三頁五
之秋興劉隨州之聽笛皇甫氏之江草靡不條流縹緲
興象遶背南車首路岐道下泣高宴排當薄主退舍襟
情餘乎雲濛濛思灝其泉薄迴風舉于麟閣併隱淪于
環堵梵靖挾其幽閒夷裔彈平車外洵可謂詞躋七曜
語陣三行者矣先生靜慈孝子惻閔忠臣耿介廉士淹
洽秀才忼慨將略差分計智徒以短造未臻乎阨境齋
志索觀乎滌盥賈生未返乎前席仲舒竟虛其廷獻所
謂交讓剗削之喻不獨詞華吁可悲矣蒙而持論眷言
先生孫前云云總之去蹟而攬巨壩中而詣寶鴉尤遠

于萬里庸鳳還其所如四艱妙于風削八士失其寸跡
斯不亦盛明之罕觀吾黨之大涂哉先生有子亮恭嗣
成進士代倡建鼓以蒙同人忝厠屬以前茅蒙也腹痛
未申何心結綴嚶鳴在臆猥抱拙拙聊積數言用質震
旦騷壇云爾

穀城山堂詩草序

吾師宗伯學士先生以日講事 今皇帝最久受眷知
最渥其予告家食穀城則以先生婁疏控猥移疾休沐
云乃今居諸荏苒十餘年往矣先生時年正六十色益
來會館集 卷之六 三 世三頁五
澤志甚愉而召還之旨迫在旦暮先生一若弗聞也者
比以一編馳示小子伺曰此余平生所爲韻語也子其
爲我較之紀之伺受而恭讀焉凡踰旬稍稍涉其涯涘
乃僭論曰有是哉先生之值盛明也盛明之獲有先生
也洵非偶然爾也夫有唐制作之業獨燿之詩要之擅
絕而難繼則又獨燿開元天寶之際而名盛唐神龍以
上詎乏宗工而以沿襲近代之餘流波未泯靡麗勝則
嗟其爾雅痕態露則失其穩嚴是之爲初唐彼盛之軼
于初而初之不及盛則時代人情之境會爲之也譬之

醴醴以重醴醴以法極漸漬深而蘊懷冷醴和溢而
天籟鳴盛之爲盛可知已我明荷天隆運氣化涵融故
其于詩儲精有獨厚表盛有間才思得抒臆而談焉李
何端然更挺力振筆學猶之產神景而跨開元墜疆竭
歷以爲盛唐而化鳩之眼厥有微識江東歷下據時全
盛流羨開元之座卽人士不無岐舌先生起于歷下之
壯歲而成于江東之末年論其時代若合開元天寶大
曆之世而先生者猶歟休哉昌明之際于斯爲盛矣先
生隆神名振夙負幼清蚤奉嚴庭切劘屬序書箱付授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四

余言

之日雅言乎詩而又加以熙朝之所淳湛逮官翰苑
厲家學以茲地型不以資詠達而以窮秒檢不以廣遊
道而以適深衷性靈所會遂百同曹窓戶瀾落蕃置刀
筆而後其書成書凡百卷不盡述今略辨晰其詩清靜
厭慙則孝子之處心乎優柔溫厚則君子之厝躬乎欽
嚴秀特則太華之孤標乎汪洋吐翁則重溟之巨觀乎
拳拳勇與則霽瑞之卷舒乎條流總統則簡齋之集成
乎從盛明而出先生之業就盛唐而測先生何竊謂先
生律絕歌行等取以擬盛唐則先生與盛唐無間負若

以樂府古詩而脩先生于盛唐則盛唐猶似負先生者
此其故難言矣降而論代屈先生與李何角則李宜遜
矣而宜遜骨不寧惟是假令江東以飲野歎山之勢而
遇先生不能不左辟中原之國壘卽起歷下而抵掌于
黃石之次歷下能無爽然于街勒而推先生國步乎夫
抗聲文苑則夔龍弗愈于馬班正色台司則李杜或慙
于伊傅何也則以全力之難而齒角翼足之鮮兼脩也
先生貴爲王佐尊則帝師託詠屬詞卓焉名世不亦天
授也歟先生係著人心甚切有頃 天子亟下黃麻而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五

劉言

相之屬所司親勸爲駕馬則馬班李杜一日而都伊傅
夔龍之席所爲稱報張大盛明者曷極而盛明與先生
造不徒以聲詩故斯又無前之緒矣門下士侗老于一
壑間無裨崇濟尚能勉撰中和樂職宣布詩以爲先生
藉手卅陛下也

居東集序

今夫海內鷄壇錯峙則掩句充郊牛耳狎執則連蹠接
幕巖璞涵夫暗鼠莽荒亂乎人役是以葉公之龍非應
蟠之物木寓之驪眇駢驂之材匪夫極研窮討益以卑

斷則朱紫恒至易處真贋卒之爾殺以余所得聞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冕黼冠族細素世緒切而清令
寢長英特書乃誦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蚤成進士頗
厭時學屈首司李遜業並惟遂乃扶微靈祖淹函雅故
褒衰輿輿爲世鉅儒爰自吳興量移東郡依類託寓一
意者書發輶射書之閭駐車歷山之麓狀次吊乎方朔
留墟乎齊境屢市示勾于海澨不其之書帶侘存成
山之篆文垂滅爾時撫景其能含旃抑或訟庭讞慮積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六 李三言金

有餘閒寮佐周旋問成曲謠山郵攬空館之棄鬼廡借
青嶠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寄
慨凡于此際文筆迺適君喜爲詩詩分科品靡不峭宅
風騷枕藉魏晉祖初彌盛沿及厥中叢會諸長極之融
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瑟
至于出言天拔絕玄人匠森然骨節眉嫵下拜視夫孰
孰飾其孩嗷歔歔矜其齟楚良以還庭矣若夫文章大
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屐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愿素
平大祛重舌之譁雄成免碎金之誦時乎登高授簡則

君家希逸之蹤也時乎遊戲泚筆則休文并蕉之致也
時乎雜俎會稗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
子雲油素之例也篇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斷更傑英氣
露于捉刀靈襟標乎荅版致能冷華簪于上座聯風政
于遠阪總之質稟軼群才情開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
以斯較條泥于吾黨論真贋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
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落拓茹菜餚宸席饋殊其所
如倉奴絕于常隸報友輸一端之踞綺娛內足四種之
好香寫論將付諸官奴營壁竊比于宗氏風期美矣官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七 刘三言

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鑾潯耳溢者廣陵
之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淩躋
也今來遙羽太守浚飛轡直指前甘季老明經三日新
子煩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婆娑安昌之野追逐
蜚走之侶大蒼出櫬黃棘下兔毫以乾葵壓之濁酒真
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作
文字田僧超結撰那得不佳在杭大噓集署居東記地
也亦有風人之托也夫

王百穀謀野乙集序

空尺一假其羽毛困田在淵八行鼓其鱗鬣
匪一傳之使會魚鰈含靈之性而能暢懷天末傳
功臣由之返國良朋因而加飯斯之託寄顧不
以乃好緣于肺附誼重于脩講勢出于蒼黃事關
冥卻呼吸判乎頃意占授次于言面非夫東里之博
笑先不總粹鮮不錯維其首猥庠其說啓友邦之反
刃降士之掩唇矣我友王百穀先生含貞蹈餘苞素
志上延陵之舊居儼伯通之故廬豐儉之穀王耽
不說激茅茨非賢而卿相造門逢按本賤而鐘鼎
下館集 卷之六 八 宋真五
下惟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君家之節信遊道侔
入石明簪洽于蘇李竿牘靡挾日之問交訓盡四垂
遠矣竊見夫情至禮若裂素伸紙吐章陳文霞蔚河
學義冠于人倫言語妙于天下其或宰執方醖露調
于於莊寒暖失職寓陶沐于娉罵其或朱邸陽慕羅
其其清疎熊轡委誠岳岳表其耿介其或間門接壤
以別區生芻一束羊酒兩家沉痛極驩造微筆下其
疏屬密戚頭岑腹痛量水稱藥分甘餉鮮壹鬱三歎
奇心行間其或良晨佳夕藉艸黠炬檢校鶯花指揮盧

采倚馬常醉觀縷頤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胡買彈指
疏闊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閣少婦桃葉小
姬潘毫代金剪之怨會辛報蔭濤之錦大乃鉅幅小則
掌號聲振金玉規矩騷雅械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
雪磊砢無節目之累浩汗撒潘涸之障古則陳孟公今
則王次公可謂異代齊軌書場文府均被談談之許者
矣嗟夫在昔 世廟揚用脩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
價難林懸購彼猶衆羽之表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
其龍吳得其虎借茲爲喻未爲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九 望五士
道亨廷尉世家代結王生之轡桓譚玄賞獨信楊雄之
神爰命副副于郁氏道亨辭辨清發風氣適上余略
得于其先大人茲特修厥嚶鳴未槩及其鴻匠云爾
楊德潤青李園集序
德潤以春秋肄名燿燿擅中土海內賢士大夫靡不頤
交之亦靡不以太倉漢陽大物相期許而究之以拔萃
貢出身膠庠非其志也德潤北走上都所交悉賢士大
夫諸賢士大夫初謂德潤春秋明經耳及覩其文班史
之軌也及披其詩三唐之矩也及盡其雜言旁記則國

是世故犁然矣以莫不拱揖相向謂德潤身兼數器絕才殊致哉嵩少熊耳輟轅其山伊洛灑潤其水人則德潤其庶幾矣德潤數上都試卒不第乃就選人得邑令邑爲通渭通渭邇戎荒塞德潤卽與材官甲士狎言兵幾以兵事起遂罹幽憂蒲制復得吾濟之齊東夾河清淑地多大國風而德潤卽亦陶民訓士有古之風類焉蒲考則以歸州借矣德潤溫文醜籍白晝清揚恂恂猶儒生遇當憤激則又忼慨激發不爲悅豫一切而碎首陷胷之無所難讀書破萬卷人稱行秘書如虞世南書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一 聖旨五

潤文從俗變者也非變於俗者也德潤鋒錫名士之業將繇茲不朽矣雖未以春秣顯其所就卽太倉漢陽何忝焉今世賢士大夫往往訓中原一片地風烈助名勝而不屑於雕蟲之技賴德潤差爲一洗之不佞生山東乃文質兩無所底以視德潤腴腴矣齊文學王君江君輩以青李園集序請余序之乃如前云

管鮑千秋錄小序

夫康侯一書生耳父兄沒而稱當戶上無所要東下無所忌彈輕裘肥馬擊鐘鳴琴之樂不足貴遊所乎而乃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一 聖旨五

沾沾丈夫事今日置義門明日旋從兄計常產此猶爲吾折檻公族地耳至念友人姜君爾一妻子費慨然捐五六百斛之業而升髦賦之豪矣哉康侯讀書窮上古意不可一世惟是薛包汜觚邱成鮑叔旦暮恒遇之壘誼而後負勇班而絕怯匪曰我收贈族而博宗黨開門譽我爲德美而令姜重德我聊以行吾一意而已晚未財用入心脾亦不來提甚於生活之命居平王珉一頓美食囁囁自取飽垂臨訣願項兩手捫錢猶不休矧去上田良產乎康侯上下千載知有吾族吾兄弟朋友而

已貴產關何事焉若康侯者以津濟天下可也張楚云
乎哉

彭伯子詩序

元美先生云名邑名里名家之子伯允是耶彭世言詩
至伯允而以鑒稟承之亂而成語齟而成韻自親外傳
往往舍佔畢而就詩勝冠而後詩以大成大抵立骨
而饒氣含澤而略姿稱獻吉而祖子美卓然翹獨之業
哉伯允生平不欲爲七子要以七子者詞條互相爲襲
格律過而爲厲云爾躡蹤希響誰是之無然而伯允超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二 九 三 五

然風尚之表爲豎正統倡建鼓而脩聲俗厥志良足奇
矣夫詩有別材非關理詩有別趣非關學固矣伯允風
華奕奕涉日十行下縱毫騰舉絕不作今人語相斲書
耶蘭臺史耶六一公集中僻固狹陋而廣大方云者意
有所譏謂唐詩人聲俊俳耦之外莫能文焉耳即文焉
猶之聲俊俳耦爾也伯允高文大冊碑銘記述授之所
向無不如意網鮮罟翠漁獵靡遺炎膚並陳儒騷合燬
唐詩人值之能不匿形走哉伯允尊人方以風紀名天
下輒軒所至首直觀采所部之詩皆其詩也伯允無亦

包藏山海乎余所進于伯允者太延之對木天之學文
章冠蓋閣而寔竟請左班詩猶小道所爲大前人者不
第以詩伯允河翹獨矣伯允應咲耶生迂腐哉伯允尊
人將捋余鬚而澆之若下也

刻世說新語鈔引

蓋自隆萬以來而世說新語大行東南天地間若發中
郎之帳而斲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談士不授不
得稱名下也吁亦好事貪奇甚矣夫書所列凡三十六
卷標目三十有二則總之逸流之勝致韻士之清言耳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三 余 三 五

蓋引之而劄記不逾十行微之而詞條才可二麥也而
乃按之無盡味之有餘含哺宛其欲吐拓綬令其可長
二難欣於參對一座似覺無人塵揮笏拄帳施膝前致
足墜瞿曇之天花躍清池之方響矣書本資談談亦不
盡於書此固瑯琊兄弟所爲箋評廣演三復津津而不
能一日緩石室名山之訓則江左之流風未泯哉此士
深沉往往病聲俊而狀清譚謂此書能啓人跳泝心助
人浮薄名未爲非是第南人童亂習之長而骨挺未必
盡戶無沉深也若夫飾雅文陋倡雅成趣則北士須之

更棘矣余故爲南宮業與廣野期用暇日盡此書仍期
各出臆評而會名法簿書相糾纏卒羣初願又十季而
廣野守諫議久封章朝謁之間爲畢此書研精蒿目厥
志良勤其所爲鈔蓋主習見者汰冗長者節亂雅者滿
古語轉譌不可了了者闕吁其于世說家言思過半矣
余齋居病卧一夕爲是正之稍爲廣其遺逸如千條卽
嗜痂好鍛去取小別式執輔談致無弗一貪奇好事之
士人秘一編庶免無忝於智囊何必親躐乎楊亭也

汪明生詩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四 刘三羣

夫輶以載也簋以盛也削以斷也帛以蔽也皆物也而
法存焉輶欲頽典簋欲腐厚削欲敝而無惡帛欲器廢
暴宿之相得皆緣法也無法則無物也繇是以談文府
稱詩是謂善物也而法或侈之抑或介之巨人著態於
蓮胞小兒呈姿於炳娉皂隸僭質於乘韋王公降行於
執戟易形變位詩以衰已明生故欽產北遊中原而立
之齡戢身四壁藜床布祿不關聲聞非石室玉板之藏
不涉非龍鳳敦鼎之識不辨非生金填麩之引不博非
鏤燒破析之餘不闕而又窮煙柱史猶獵紙於蔡倫搜

筆於蒙氏討研於仲由推征之市雖照隱名殆十餘年
而書始出其書大抵皆稱詩今觀其詩不貲形不以造
不定位不以發條流躐格可借而言譬之純王則彷彿

於冠冕譬之英霸則肅肅於壇坫譬之刑章則斤斤於
科令譬之軍政則鑿鑿於訓厲而明生猶不自意也曰
元范布衣蘭賤奚知詩能不苟於爲詩而已夫輶之頽
典不苟於爲輶也簋之腐厚不苟於爲簋也削之敝而
無惡不苟於爲削也帛之器廢暴宿之相得不苟於爲
帛也明生其諸輶簋削帛之爲工乎於志有之舌敝耳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五 李三羣

聲不見成功明生之詩林慮剗心功乃以成關中南史
子興雅負敬禮之識副在和疑之技殺青甫已森絕奔
騰家見賞於鄧音人盡赴乎淶水斯足傳已明生行詣
渭川便姍磨鏡拜尊恍乎無及攀指企其庶而明生其
或張大乎殷函南史則亦闕尹之續爾

孫使君家集序 代作

夫郡二千石之難也難在橫金紆紫蓬諸藩臬席而諸
藩臬率求多南面擁車城三十六幅聽于軸而一切屬
城咸我安車俟僨懷待也故上爲撫中丞直指使君引

均我而我不便印示倨我云而我不便煩郡凡承逮俸以
下爭言卽行以高兄而吾翁蓄虞不信遷人播吏輩冒
約結而跡趨且局外傍窺我而虞不服此所謂難矣凡
若此等他二千石恒有之武昌不寧惟是也南紀雄而
鄂當會則標表之難藩封大而瓜分繁則調停之難縉
綬鼓而衿佩夥則和劑之難山谷通而川澤遂則彌已
之難鄂其什伯他郡鄂二千石什伯他二千石乎不肖
乃今曲聽歛容以讀感遇編也而後知我觀察孫公者
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耳集所哀小則同人贖贈之言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六 刻言金

也牢騷絀而閨悅著風雅廣而惠露洽至誠動而光輝
符槐安土而化人國鄂其文獻足徵乎難在二千石而
公易二千石難在鄂而公易鄂繇此重申眷命悉已訖
之規矣遼急借公遼齊急借公齊鄂其嚆矢今地中黃
其注乎哉某極庸庸側在臺皇上吏又黃九里之所委
泥也觀斯編而舞蹈若置身于堯天輒自忘其固陋賡
塵向前也萬人一人千百年一身諒某言哉楚既已書
之矣

顧水部竹梧集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七 刻言金

夫洪興朝陽參見于風雅荆揚嶧山並列于禹貢維楮
與竹表厥詩書尚矣乃水部公用二物自名也復用二
物名其所自爲詩也何也言嗜也又言寄也以余聞公
所繇生則宜署毋薛邑大家云父則脩身蒙難公能泥
跣上下之左橐饘而右綳帙朝涕泗而暮吟哦爰自求
脩之歲強半半愁而公所得于詩者深矣中歲有聲諸
生問稍屈其學無難墜手于一第而其湛淳于詩日甚
也跡公雅尚其所徙著卜鄰非孝子之廬則忠臣之祠
壁耳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而所興寄僅于六季三

唐之際則公之志悲矣公蓋以其力奉辨而以其學課
子子方伯若成而公升爵公予貴仕而所以娛悅焉此
公所爲寬然于竹梧之託而長誼短詠若弗一息而醉
夫六季三唐之業者公之响响而樂天也卒之徘徊鄴
蹕若怨若慕而皇皇如失者則以父之脩身蒙難而與
夫我之六經四海之志竟離而未伸也嘯歌幽憤時一
中焉而其于竹梧自若也今閱公詩一切本原于情性
而以黃絹幼婦之詞出之然而弗聞焉周之云者北上
風格南上色澤南之不能爲北而北之不能盡折而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八 詩三百五十五

顛桐之木王子猷愛竹至竹所不問主人二子言嗜言
寄矣夫叔夜傲僻終乏保身之圖子猷僅易顛乖檢押
之訓卽逸情勝韻君子率譏焉以視我公何如矣公蓋
選神蕭散而取券于天道人倫者也又聞之竹以截焉
翠篠玉柯爰就龍遠梧以材壽重碧紫霞蔚爲雅翠班
匠呢而蔡牙值清廟啓而簡韶作其斯爲方伯君之今
日也與哉是公之于竹梧也根葉同矣柯葉暢矣騰輝
播譽煜其未艾矣則夫世之離奇寒產終于不過而汶
汶雌澤者安可同類而比倫也蓋方伯君講業齊魯焉
休卒于奉高之陽嚮青蓮而延佇知其爲唐六逸之竹
溪也曰其爲我獨戶奉之令綱紀報平安乎結夏于行
省之後湖是歷城齊博陵君之山池也有梧在焉曰其
爲我善護風條乎維葉與梓必恭敬止方伯君之以竹
梧猶父乎抑在所而明孝也書來鄭重委序余余爲序
竹梧集如此何視方伯君同舍友也公視何孔李通家
子弟也何鄉行部金閭之間觀公顏承公論議益欽然
以家人之禮進今且二十祀矣而存沒槩中望蘇臺而
以致慨焉天子而採風諸侯而貢詩者何其無憾于唐

張攀龍先生芝樓草序

張攀龍先生芝樓草序

大廟堂之上高文典冊川相如軍旅之中驚機巧捷用
枚叔固也則又聞之江南之致韶秀而龜虜中原之風
雄勁而扶疎然乎則又聞之李白杜陵兄長于有韻史
遷班掾取勝于鴻裁然乎則又聞之董賈能文而絀于
武衛霍能武而絀于文然乎以斯論代以斯程人則攀
龍先生者可指次談已攀龍墮陸即奇長而舉體無比
情郁桂一枝湛若秋蟬之翼而意在必傳之緒于其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 仙三言

來不知姓名者何人雲夢之襟依佛八九雲臺之續
蒼三三演演濯其目墳素質其腹銳頭之奴與螺首之
卿更相稱進千古役而萬靈馳六合并而四裔縮以一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勸欲死矣而大業成爲名即爲名
二千石風流節尚之凡樂之如琴瑟使馬彎弓之技快
之如風雲亦成其爲攀龍矣嗣之走渾中萬虜薄城咽
噤流連激矢倉皇間左伊秩寒戰齒相擊攀龍單騎臨
之衝口一二言翔夷瞥然鳥散頭項莫敢回此不必賦
詩退虜詩人退虜矣嗣之走朝鮮餉乏問餉兵缺問兵

樂浪玄黃之墟滿闕萬出幾于罵矣而攀龍植踵如猗

弗徇阿卒之青海恬島頭之色白衣還翰如之封此不
必脩文辦賊文士辦賊矣自頃角巾歸里口不言平吳
一秘之素數表之細與上下周旋耳而寄余所爲書書
凡詩文分部余受而讀高文典冊與露檄巧捷俱矣詔
秀蠶靡與雄勁扶疎劑矣杜陵李白與班掾史遷合矣
而以究其平生之用倭虜恒賴以襄夷此何云衛霍董
賈兼乎哉余文畢憊人言攀龍名雲故好雲其或峯峯
突如機錦習如蒼狗照如上褚之縣皓如攀龍悉撓收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十一

麓中已而放齋中四壁滄然號咷大叫曰來視雲中君
攀龍好花故多藝牡丹其或雷槌斗如掩抑髮如越女
絕如沉香亭子之妃醒如攀龍差誰標目之擬之三駟
之品六官之好亦復號咷大叫曰署我爲國香王人攀
龍更善澗姑不言酒所謂善易不論易矣異日一杖過
攀龍攀龍其出威碩之婦誦魯靈光賦坐邀子愿而盡
攀龍余寧加前說上哉有若天子受釐耳泉宮朝勃交
道廐攀龍暮不遑寢矣攀龍身兼數器材其無難此則
此論著一編者姑度芝樓可也

曹太公永思錄小序

余讀獲嘉曹太公狀及誌凡三過已醉卷而嘆曰先侍御公已矣乃世有義烈仁質如太公者近親而慕同好而述余不覺淫淫淚下也太公長清明府一蘭父也起自閭閻世胄終明農田間先是用少疾疾不及肄經然于書一目即通曉于古今倫常節俠禍福興衰之際較如指掌居然魁宿儒者也太公蚤當戶值親喪拮据哀禮迫兄弟分箸一取瘠少有薛包之風焉過繼夫人息女不殊胞裏輓衾羅襖又事繼夫人毛髮無嫺容曰晉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二十二 余三十三

王休徵尚掃除牛下此其爲人子可師也亟姪必恤多睦之屬必睦平居恒問孫氏姑率火乎于胙城姥畢身脩館甥之分死與葬焉世母孑然臨命沈如矣太公爲條牒棺具及收而後嘗食其最灼灼異者清源郎中還鍛工金天津蕩中神告以事而獲脫陽侯之厄其于陰陽報應驗如持左此太公所爲焉德有卒而逋負不責質劑質昇諸炎火也長清君每向余泣曰先公之所以教導不肖者文義悉有度閱世皆有法在鄉爲鄉祭酒在冢爲家督庶幾陳太丘王彥方其人焉一蘭今仕矣

而弗及以百里養心憾憾若刺刀先生其爲蘭發明之余謂明府何虞報也卽今身領嚴邑竭虔狗衆舉數萬蒼赤咸浴明府汪澤欽氣吐息無相閤沮量可而處衙齋兩飯菜茹數杯脫粟盈升止矣長清令一日而蜚廉平聲太公之地下領而喜可知矣矧夫如絳之章且自天而下若曰長清令能其以考功令父母被旌異玄宮將及貴焉太公之爲樊侯對而食其漆澤者正在斯日明府何虞報哉矧夫明府清邵端醇功名固未可涯浹由今而上所以貴及玄宮者浸浸其未艾也明府何虞來會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三 劉三十三

樂陵鄉約序

蜀王公以燕訪治兵武德蓋屈第三品秩而親董訓飭封疆見若謂官尊地重豈然不屑其爲武德也乃公下車與郡邑長吏要亟取聖諭六端而精爲言動闢元元之民綱以統目目以系綱大段用昔先達先生之憲錄俾以已意溫滙臨評之已又爲絮法若干條一以化俗彌紆爲務而本之深畏釋其隨指文不虞艱實不涉

俚要在田里婦孺靡不曉暢而佩磨焉道鐸所經振聵
覺噴儿再歷歲而無棣四履之鄉割齊之強半達于長
河若撤宿部一新之心志濯濯靡然風草子言孝父言
慈兄弟言友悌婦女言從婉土著井間病相問而貧相
假彷彿華胥化人之國庶乎隆古之際矣公職主盜始
焉名厥魁宿而捕殲之意陋桓東之酷而過令辟之至
索無徒也久之拱環嚮德盜以不生寢衣耐髮以上較
昔臧哀健兒休騎投牽弓矢在橐經月無所庸郡邑賊
曹幾受空署教化誠何負哉公品流溫壘表裏若昭華
來會館集

泰山不可終古無配林則以方之公與令君也夫豈謬
悠歟哉
東強縣志序 代作
接漢書地里志東強爲東強蓋爾時古文之遺蹟未泯
哉降而近代相沿爲強而我 明畫野分畛因仍未改
則遊泳同文之化者知有東強而已余不敏釋褐領茲
邑坐堂皇而問賦賦登耗異矣而問田田腴瘠異矣而
問戶口戶口生炁異矣而問賢科人物異矣而問宦跡
官師異矣而問風風遺俗異矣而問亭舍置郵異矣而
來會館集

募寧嚴勿濫寧熱其臆測而保諸蕩蕩平平之路則庶幾乎一方之龜鑒乎方今 聖天子銳然國乘大搜二百餘年之業而作新之以莫不曰徵故采諺宜自圻郊也棗強非其部內乎有如按圖考狀而及境上之小正則夫引對而爲王生者誰其渤海若也謀野程志而較列乎始終焉則不敏者其又何敢附于羅石二大夫之後耶邑故以棗名今其漸不成蹊道爰而歌纂纂者聲且嘶而不屬也則夫所謂依然四境者延袤浹沱之無別耳而以求乎百年蕃廢之舊其將能乎不敏非爲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六 宋三百字

哀言諱言僥彼夫夥熙而沈沈者天下之滄葉猶是也其可悲哉司國計者其繇棗強而推之列邑也其軫卹之惠有同然也則不敏者其用此書爲叩閣之副乎不敏小臣實藉休光甚矣

沁勤堂碑版集古法書序

恒至王太公自以叅議死事勞贈太僕少以仲嗣戶部贈少司徒生榮苑哀寵冠黃腸之題金鑲織文寶記一砂之璫貴泉曜代不翅足矣乃所奉 諭祭文津滄督木平蠻事厥奉冢祀上谷中丞象乾子廓謀以刊

諸廟也以諡戶部公公曰于吾父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廓曰嗚吾父父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今日之事我不爲政嚆嚆當爲政于是脩搜家乘檢鏡歲篋厥有墓門之闕祠告之製列傳播在寰寓彙粹託于冠冕以逮大毋劉太淑人素旂表懿重闈詠幽珪判壁聯琬然具矣子廓意謂單碑介立則騰播滯遠樂石雜陳則簡冊斯便青相宛其遺習梵夾踵其故例而又謂宗資獸石以雕瑒見推林華雁足用款識示范田畸八分以存手詔鐵石千字以括韻語魏表重煥于王濛狸骨再新于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七 卽三百金

內史其或江左撫疊衣之跡秘監影頭眩之帖自昔云爾今胡不然是用悖徵往揭以勒斯石厥維太傳清廟琮璜右軍奕奕鳳質龍章大令嗣父開美無度永師遙肩厥體溫然率更方嚴直鋒隱肉永興虛和層臺緩步登善王佐羅綺騎春清臣端士墜石奔雲相彼誠懸凝霜列柏猗歟太和攬轡榮榮嗟乎世閱人以成世今閱古以成今厥亦文質彬彬茂以尚矣是役也麟閣舊勲枉青雲以載筆詞壇宿彥眷緇衣以作誦如綸如紵震煜于庭而迴觴濫以濁水竿吹以猥管祇襄飾以羔袖

郢曲發以鄭脣胡以和焉子廊淹通多許載歷年所辨
耳歲于十丈析蟹蒙于四種恒欲招永和之高步復淳
化之大雅而廻彈心匠構託志作求夫自魏而隋若嚴
成以積閑繇唐邇魏猶正嫡以承祧自餘竊病其未馴
抑亦舍旃而不錄所謂中原之奇事宗衮之令圖也何
竊私臆太公而降家擅萬石門對三戟樂詩書于鼓吹
耳仁義于牢體恬素族以平進涉華艷于脫屣始興之
代將永暢于山鍾太原之鄉允宜避乎鉞鏤云俞

平昌葛端肅公家乘集古法書序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八 吳昌言

平昌葛幼明氏以所業先端肅公家集諸石跡小子侗
侗沐手受歛矜閱之竟作而歎曰是何異躋二華岩巖
而茫昧其丈尋淒四瀛浩渺而慨悅其涯際也粵自結
絕代逸文字漸興古文春矣猶篆夏秋隸正冬矣草行
餘聞是知矧刀流滌乃根柢之隳行墨吮毫爲明華之
繁逮夫語言熾則紀著滋多體度繁則札行浸盛無論
聖作明述紛然鏤金猶蓋冉之遺規鐫礎仍闕珉之往
制以故高門大姓孝子慈孫妄殫力于不刊詭競心于
恣匠厥亦滔滔皆是涇渭靡分矣弟識鑑得則甄收弗

慨搜剔寡則槩括未周徇好則波濫已東泥遠則木龍
猶寓化裁通變夫豈無徒我幼明氏博擅三倉智淹六
故每致慨于韋成念祖未及誌諸幽壘孫相紀思僅有
賴于來宰填胸赤銀希步素風生活丹青豈異人任而
乃聿追王父顯冊高文羽已邁于三公衮浸華于兩宇
懃遺一老寶誅孔之王言附驥千秋徵傳夷于朋輩隻
詞片語塵牘網編逸同拾漭之艱精擬揀金之密目標
懸帳歷竭臨池以爲不石不堅不古不雅爰採名賢之
妙蹟用光吾祖之彙章登自祖乙姬文羸秦炎漢魏乃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九

冠之鍾傳晉則斷自王 粹六朝以瀕隋李唐則多
其付授宋亦輯其偏長下迨胡元不乖餘系一人數紙
則紙紙揖其風流一代數碑則碑碑攝其神駿亦有滌
痕駁蝕昂薛爛班絕夫萬軌之淵掄士千尋之壁諸求
印可脩極體裁是役也筆花霏拂若晉子敬之掃白書
丹理郭填即蜀知徵之勒淳化蓋吉光萬羽而集爲重
無 跡 章千材而構爲大厦疇見材端祠廡周
遭孟樂交映景裏鐘 鼓鑄之未工饗餐亞形較款
職之祖脩 壇之 子 恩也

洞間與幼明言明盛以來祿輸之長群遯江左碑版之富亦首金間似汎支流未窮本始夫伯喈陳留口籍孟皇安定爲鄉茂先著于范陽有吾奮于新野枰諫生于京兆蕭卽望于蘭陵鍾傳王羲卿那穎水舉世所知已唯是介碣豐壘瑰篇偉製祖傳北地滲瀉我人偶覩黃河一曲文豹一斑而謂崑崙爲南發之源澤霧非西鍾之秀斯則不達之甚也從此平昌以幼明大矣幼明用中原幟矣他出數娒再見漢唐之世齋堂半畝足當幹墨之林義鳳出于賢尊暉生綈褻勞未經于令弟緒就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十

木天蓋坐而論道維瑞蕭公作而行之則幼明氏緊云吳叟王脩刮摩有其舉之厥在周禮孔子曰美哉輿璫遠而望之嶼如也近而視之瑟如也其以喻茲石也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天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其以喻致石也何也尋丈測岩巽徒勤仰止際涯窺浩渺祗切望洋斯石也人保諸無數而已

平原縣志序 代作

平原爲郡在昔一天都會與青州河朔懸衡等勝而至

我朝濔濔降爲邑今所名爲陵縣是已乃我邑實故郡

四封地歷世而往獨得仍舊號不淫城更置云葢爾之士往董獲列於附庸而今衣冠風政田園物產至此故郡聲光不翅雄埒則余不勝滄海桑田之感矣邑有志故廢再啓于張大中丞隨成于高明府而宋大中丞且不悞衰然爲序珠玉冠前三先生者所謂粉榆之祭酒菽苑之宗工也其于茲書如老宮監談天寶年間事言言中覈當實不虛以寄慨于杞宋之無徵功德金石與並矣咫尺之編識大舉細彰往古而揭來今其書類史來禽館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宋三百五十四

隸厥幅員而非野其義比乘副載名山而非家無論下龍門蘭臺何若而以繫于當實不虛之指則有賢者莫爲加懸金不能讚矣

來禽館集卷之六

來禽館集卷之七

濟南臨邑邢 侗子應甫著

考績序

平原劉明府三載考績序

今制郡縣長吏率三載殿最乃縣長吏殿最獨厭錢谷不及格卽賢不得上司功選儒而廢事剛愎而喜事聞者簞簋小有指次則皆不能帖然三年淹望司功之最千里矣故必朝而戴星居而持盈清湛如水壺士民交口而後政理乃見成績及考兩臺始用報闕下司功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一

按覆考內表存凡幾然後稽制而請予之告身若是乎共難矣吾邑稍西爲平原於郡爲衣冠大聚雄繁甲全齊天子擇令而屬劉公非湯偶尔也公治及三載兩堂以最報上爰下司功核奏稱朕余之音身父拜爵如已官身受文林卽毋暨繼而稱慈妻暨繼而稱室者咸儒人而比堂存者加太焉六勅煌煌褒嘉倍至臣儀鳳百拜稽首舞蹈專承邑縉紳士三老子弟悉賀于庭以拜以覬威及於禮何其威哉不佞從隣壤客戚友執得公頗深乃公所由獲譽命非炫暴鈞竊以適資逢世皆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二 米三石金

用懿實積累而然公關輔名儒本之家所研習一以西京大師專經之業而無曲學及服官政則又準西京循良朴茂廉平之指而靡回思以故諸所徵之行事可折而言公往下車與元元之衆要標舉六條大抵欲民欽聖訓而重犯法顧尤先法左右近習人靡不重足一跡吏以去奸邑櫃收牽率頻年爲累每每傾產喪身且黠者漁公至不可究詰公爲調停一歲一易所署主名皆殿實認謹輩公私便之依馬官自招買牙儉不得用爲市泛募不知姓名誰何名貌駒戶起俵厚給厥直數俵皆竣於事駒戶家所省不訾矣時值旱暵公教人助蘇長公治杭法多攝井甃計各團保得井四千有奇禾以獲潤焉至于困儲大命公彌益蒿目爲圖閭邑鄉正所貯錄總計穀五萬有奇較認爲他邑最又以意捐貲爲儒學立倉小權子毋食土藉以緩急至居平諸生以緩急告則又悉心擘畫人人得意去也其最鉅重當窺則在撫亡彌盜等蓋念流竄趨而無居則爲于城東近墮設下舍百餘架以待還集歸者如市則又給牛以開故幾城北與廣川接州邑互匿號爲盜藪公跡其遺宿名

捕治之獲其巢穴隨善慰株連一勿境以大寧公之凡
爲此不過孜孜以狗萬象耳而措紳大夫士安然安之
良由公誠信孚于措紳大夫士不爲矯矯自異乃其相
劑如和羹相引如督繩故貴者亟枯于傳保而賤者仰
時于慈親公真不媿其爲民牧歟哉錄前所論不能三
年淹者若廢事及喜事公乃剛克柔克無偏陂且厲操
持繫神與質焉衙齋三飯咸脫粟冬一水綿裘夏一敝
紵衣依然寒士家衆化之無室人交徇之謫刑于如此
其于一邑何有公流三載南稅不通毛筆表薦以十餘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 前三百五十九

藩伯晴原李公奏績六載序

我邦藩伯李公比合左右轄滿考六載功狀奏闕廷矣
歷成長其等操贖何何曰愚董沐浴藩伯大人恩德隆

厚甚頃効一言爲頌幸當最績會又先生與大人梓白
交也唯所命令勿辭倘受贖報然已灑然若有當也遂
言曰公蓋崑崙良璞云凡玉初剖首應戊辰拔萃科是
時海內流品推第吳越甚然而吳越推第文章鉅匠則
又未始不公第一屈指也公道成名立脩業里居吳越
名公卿爭致爲子孫型範公勉一就之正顏臯席都肄
下上昔昔必滿品第子貴介諸公子屏息偃僂而弱其
側無故不敢獻頌咲若名公卿則借瞻海赴莊事維謹
僅隸趨趨嚴于家督益瀟聲歌一切謝不與而諸公子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四 前三百五十九

小鄧士至所布爲挈令等縣諸門闕靡可得短長越寔
鄰鄉土又公舊遊地三歲未嘗私徇一童子及溢科條
毛髮事人至今服焉尋爲察政爲廉訪周歷楚黔東粵
地回翔萬里壹意秉節蓋遲速哀序之際公寔有槩于
衷矣最後晉齊石方伯遞遷爲左方伯右優游養望
而左則無事不總統齊列專城以百計元元之衆以百
萬計文武青紫官屬以千計錢穀以三百萬計公日溫
質而慮高目而籌兩臺朋寮間不恤同異故數壹求其
當公又喜受善言值時與勢僥倖災莫則又考問黃髮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五 世三頁五

務叶機宜而後已每謂人大禹聖人所謂僕僕亟拜也
何故河之役呼吸告急矣徵發唯齊之以公應如鸛電
取給必時卽至固不爲辭說歲數不稔盡境啼號公曰
于志有之骨肉而生之豈異人任于是奏記兩臺大行
蠲賑釐困刷帑之外以至下羅瀕海比費如許而致一
鍾舟車並任水陸費送猶之哺雛也權璫餘孽未盡公
不惜以身抗之所名錢悉公行省措計不以煩下邑諸
王國租稅衣食不時倚辦公亦不時輒應不令嗷嗷守
車門其所出校所入不負忽秘下逮俵散武人子亦往

往如是四方臚俗例有金錢繡黼布帛什器之類其職
典屬公公目無阿堵曰此何等者神武憑之命付諸帑
而以代奉料供非時需也官所平次不驟置人下考于
諸州邑長吏盡推心腹與談綏災疲民策日數移晷教
以身先廉靖法舞文符掾卽有小過亦輒面相規正陽
浮道與無有也丁未泉央舜階暴溢諸衛市肆皇皇矣
公率寮屬拜于祠集工百方釀導三日水乃平民乃歌
曰微吳天兮齊民以魚兮大俠拚廷瓚白晝攫拔上下
驚擾公一咲授官徒曰此正孤豚此取此才熟羊腍頃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六 札言金

耳果挾日而隸其縛公大抵淳然淵著不妄出一語愴
囊應變若參連之弩一發無留行又若萬斛貯膏隨其
挹酌略無加損又若斃社一珠光照十里泯泯凡火鬻
前最長舉要如取如携又若隨何將二十士足抵步卒
數萬精騎五千也然則公者詎方伯藩屏才哉我撫黃
公適推擇大司寇則有旁州例在公不猶之以左轄取
轅門印代焉乎公資二品六載滿于仕不爲不淹久固
自 主上重遷徙然適當事會唯時齊撫舍公其誰舉
朝通論益如此齊大夫士惻惻更殷殷也其在今日人

人思欲借寇君竊恐奪公東郊去百城察吏尚亦有同心哉此不待牘陳戶說徵之宿昔可知已夫盈虧瀾洑雖云天道端實在人公先大人隱德冠吳會犯而不較備古賢風譬之龍醢鳳穴必種靈異此公之爲先者也公冢嗣舉首留都以子大夫爲太史氏龍鱗鳳羽以續衍焉此公之爲後者也公之滋培日茂多福寢集褒輸顯駢莫可殫述一大中丞何足爲至人重輕要之家慶國恩絡繹蒼粹天時人事夫豈偶然此不必準盧先之考政劉劭之課官連最在公功寔莫掩唯時齊撫舍公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七 余言年九

廣川寄聚齋劉公受誥序

國家制幣馳臣下獨隆前代六品而下所給告身率稱勅五品以上率稱誥勅所受墨書硃光花綾而誥則五文五采灼爛七襄稱至麗矣士生巖穴頽首脩業固將期建堅報縣官而所營營一念真切不可解則在光揚張大其所生其爲典咸有一定之式哉然之制而郡縣

尤匪易易焉者期則視三載敢則憑列牘無論品在中駟卽超乘絕足非是則格不報成績甚哉遭遭之難矣用是僇魁敏茂之夫苟非其會恒艱一獲而况述官通獲則豈不難之難哉廣川劉大夫以江黃上材移守廣川謂廣川煩而躬在簡謂廣川侈而持在節謂廣川氓萌沉夥而用在盡下謂廣川軍卒交雜而刺在絜均謂廣川如穎川置而戢之以化謂廣川如交道廐而服之以勤以故譽言四起刻書更僕無虛二十餘中所揚詡靡非粹潔端凝豈第翔洽之指而多賜于大夫之養益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八

大夫室怒色市略絕纖毫積金至斗等諸糞土而乃和風飄拂坐人穆如中洵有道君子也比三載而政成而值大夫蒿日膠庠初建傑閣于學宮之東南隅歲當丁酉桂林中雋卽東省第一人應期而出在大夫之郡中然又適與大夫之功狀會也不亦絕奇足紀哉惟時綸音自北題躋輝煌薦紳秀茂三老孝弟有秩力田無不迂于郊慶于堂者伏誦誥詞其尊先大夫振鐸傳經之業彌益以光也其先夫人斷机和凡之教彌益以彰也其身所孜孜徇民駕龔軼卓之閭彌益以信也其內夫

人之聞德懿淵勤劬我彌益以微也郡人曰 天子
其有以報大夫矣以我民故歡欣鼓舞而聲于謠也萬
人同辭也蓋大夫先是爲鳳陽令業以七品考恩逮父
母及身與內矣是所謂勛也而今由州五品再拜誥訓
詞視昔有加焉且也五文五采與研光之軸相輝並麗
豈不稱難邁哉大夫純孝人每言及其二人潸然涕下
若曰祿不逮養也而今所蒙被光寵如此蓋盡國家幣
貲力方剛其視嶢嶢不翅三十舍由今而就京朝官則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九 李言志

臨邑藥明府考績承恩序 代作

余代置諫官濫司天省其于銓序流品恭竊竊念焉
向困家食每從鄰境默然程長者未數數厭心也若

臨邑明府藥先生則予願爲執鞭非虛矣先生以三載
考上司功司功按令甲爲疏請譽命上逮二尊人身授
階內子并拜譽命煌煌烈矣邑之縉紳士暨三老子弟
靡不加額其侯者曰今者庶有以藉手頌侯休矣報侯
勤也問言于余爲侯加爵焉余唯唯先生之令臨也非
以臨治臨也以天下治臨也天下之大應越情法二言
盡矣徇情而飭法則人慢任法而不及情則人惧兩劑
之難而吏治兼長之不易也先生賦質弘毅坦直又思
精每事必推見毛髮屬當識訊則以三尺衡之曰王律
來會館集 卷之七

金科在耶不敢輒以婦寺心視堂下曰法必當辜而後
可然又念林總元元蠢蠢耳或血氣張憤而成于偶或
志慮擬諫不審而蹈于文罔此盡赤子之可矜者爲反
復周繇不敢以礪刻心視堂下務爲開厥三面丹筆徘徊
者再得一隙曰歐陽夫人之指告文忠如是焉已矣
以故爰書所就情法應簡重兩造俛首叩首謝凡身負
重譴者亦必曰仁公爲我求之數矣而卒無隙也死所
無悔兩堂監司郡守丞倅李煥不委腹心先生若左右
相持借若履綦跡相踐躡而無能一字易也無論濟南

一郡獄卽他郡亦往往移以相屬先生所居僦于大府
刷于騰許日昃不及食德矣先生神毫末無侵鑠也先
生指天矢日諸所出納惟一無昂尾垂尾異代聽而外
邑浹旬無贖撰半錄入居恒遇下用末薄半寸竹決遣
去邑洛待鞠輩亟還舍尚不及熟炊先生若曰吾嚴金
錢一介法也吾此無知之萌隸雞狗犬豕爭言耳吾決
這不逾畧情也吾平時所煦沫災殄而若保身首者何
也而忍創鉅此曹平先生律已斤斤不越尺寸表裏無
纖塵瀾嶽嶽滿大宅驟似未易與然與人交必據衷竭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一 宋三原五

赤久要不渝友邦資之龔礪靡有所不盡之惻絮法與
情稊躬具是矣與邑鄉大夫背面無違言相得甚歡而
無相驕學官弟子亦稱是總之絮法與情先生庶體緒
季野四時之氣以治天下可也寧獨臨之彈丸也乎先
生荷宇環棘飛鳥不得度日用鮭菜飽其孥曰困腴何
爲者退食自教子文督書課廩廩務及程品已而呼童
持一皴木案共餽脫粟耳干珍異父子油然一咲相樂
所見居室無非法無非情無非情法劑先生用是洵可
以治天下干衣帶屨展問卜之矣先生尉薦幾二十許

剡最績于齊魯不二三屈指執是而付銓序行膺騰要
爲其先代重不直今一命及尊人暨其身與內然而臨
之縉紳士三老子弟頌休美而報其勤願自今始矣願
自今始矣

齊東白侯上最勅褒二尊人序

邢州白侯居平治夏侯論語類其家奇治孟喜易類其
家沛而其治齊類其家幸康之治溧水家景亮之治台
州云深水誠信化人不尚威刑而惟清介一切無所取
邑人至竟思焉台州明法律善記笑均徭役興學校儒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一 詩言志

風大振自奉甚薄妻充儉素脫粟對飯特詔褒美以宮
錦賜之錄前四白先生皆異時瓌傑其專備術嫻吏術
照代耿耿而我白侯一身適兼數器諱言何易也白侯
自長者治齊必木父母侯之言曰自先太公善易而鯤
學經先太公篤孝誼讓而鯤知脩內行家太君嫺卑自
厲撫翼諸孤鯤則靡事必稟成猶夫銅川夫人好藥而
王通氏檢述方書也侗不佞聞之嗟嗟歎然異之曰
白侯之政其有始乎白侯之治齊東齊東不必野而我
飾以儒齊東不必詐而我貫以丹艱米鹽案牘靡密煩

碎在所必察而弗行以應也。有觸乃發。有咎乃應。發之無遺。慮應之無留。跡應衡出量。編教漁門。其或忽秋昂而圭撮溢者。司空城旦以上繩之。痛戒黑衣勿下鄉亭。鄉亭令自爲度。以次灌輸。所不如度者。繩以司空城旦。刑輕重各等。倫鄉亭率教三番。夫耳目輪頑。愚月刑懲。賞薄厚各倫等。黑白分明。境內連侵。秦記食餓人。鈎鈐炊簋。蔬鉅留犁分曹。而置計。响而條百里之內。噓起郵舍。無贅聚一人。其或米豆賦。妻人人。霑實惠。王守不得沒毛。釐奏記。出糶利。宴人如估。獲義。復用充。營田。薦者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上三 吳郡志

棄死者。構構不繼者。臺市隙置家已無。暴骸以故。齊東荒政。甲濟諸屬城上。司尉。薦百出。榜示。繫令爲。傷州。又能案核。墾墾田四萬畝。招墾。通田萬餘畝。依。魁魅之。最而。博。策狂。管者。治母。貸。僦。僦。師之。能。倡而。實人。應。律。按舞以。蠱。惑。狹。斜者。治亦。排。貸。其所。允。弁。心。一。氣。以。先。諸理。則在。興。起。道。學。學。官。第。子。秀。異。者。館。設。肄。學。官。僅。子小學。肄。彬彬。嚮。化。若。蜀。文。翁。而。其。所。置。文。廟。神。龕。若。于座。悉。出。俸。錢。請。廣。文。官。舍。圯。則。又。與。文。翁。率。減。少。府。用度。而。贍。博士者。無。異。妻。聚。大。布。衣。簞。食。無。珍。一。肉。餉。毋

而已。盡齊之境。道幾不拾。交關以息。揆厥繇然。則侯之寡欲。潔應愛利。而周于事情之所致也。比歲侯三載上。司功。司功用。國令甲。當侯最典。述所生自太公。地下貴孫太君。生貴矣。夫侯視深。水久而見思。同視台州。特詔褒美。而錫之官。錄者。亦何古今不相似哉。奇之論。語。沛之經學。庶幾體明。而用暢。所謂身兼數器。云者。侯則能之。惟邢與齊。以泊寧。卒純終領。聞其有幾乎。傳有之。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斯言而信。自太公。其以齊。東社。白太君。其撫孫。子十人者。梁昌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四 世三頁七

百歲樂哉

濟南沈郡公上最膺命序

我郡公以濟南三載。敢上考功法。宜四品。譽命上。及所生身及所敵體。而令東朝。詔更優異。天下賢久二千石。公乃奉五采。織文之。而。躡。冒。黃金。塗。凡。兩。軸。綸。言。溫。藉。推。本。訓。迪。茂。明。闡。德。造。所。褒。嘉。近。甸。守。臣。者。率。有。漢。沈典風流之旨。猗歟盛矣。矢其屬。歷。城。陳。令。君。合。三十。餘。城。諸。綰。綬。長。吏。謀。所以。盛。樽。下。者。以。謂。不。佞。侗。公。于。某。等。提。挈。保。抱。則。父。規。繩。也。導。則。師。明。公。其。代。之。言。以。當。樽

下何如不佞侗素受公特達知又令君文字友其何敢
辭公之守濟南也初非拜命濟南也其由閩大郡奪而
之濟南則以尹大中丞具人倫賞識特疏借公與共事
朝宁壯之其所由借則謂東方多故瀕海斥鹵皆稱兵
島夷深矣願得大度士作涉北長城其可乎覘其始滿
意勞公以武事終將以非常職要償之也公風期超等
神檢四市甫下車不待賞儀禮服之餘僅一祖褐掩
體食必簞食器案無重肉飯已畢一卮卽呼舉案去手
口拮据而速心目無弗吏民者諸長吏手板謁則輿據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五

徑寸談教以廉白教以勤事教以無墮奸宄計已而釐
按之某也廉白某也勤事某也無墮奸宄計若數一二
別黑白事皆灼然鑒鑒有公據稱引翹拔不翅已稱其
有不廉白不勤事不無墮奸宄計者亦輒面風再三俟
其改步又教以某某傍州可師也或不諭指則又輒墨
帖規之諄諄若家人提耳狀俟其改步而後已意在不
輕棄人陽浮道與無有也公簡貴甚然雅善爲鑒不假
一私人色一私人口而三十屬城毛髮忽秒無弗知據
史錄文受賂諸不法析千目覩黑衣下鄉鄙一錢以上

悉可難質而至坐列販賣孰誰境外轉貳于錢孰誰害
粟善富孰誰掘家搏掩孰誰箭洗誰孰誰然不輕洩
半言過到郡對簿及課逋賦有無滿品等無意一詰之
若曰某亭藉子可祭某木可材也庭下人驚謂猶神顧
不用是督過短長人語過如洗大則待其自扞罔累人
叩首請死爰書脫手就則似一切夙辦諸胥矣公每自
言吾守濟南視帑不足當江南一縣且亦不當嘉隆間
什二盞自飲齋之法脩而吾帑王國奉邑戍邊口實之
類如干而止耳其金出視入衡絕不敢封識其粟堆金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五

出視入槩略不覩卧儲卽逮賤擷下役無不如之公經
四歲刺史邸中藏獲目不識朱提銀異哉公在事值行
礦權稅二中使磨牙向也曰濟南大東首郡吾得諸此
餘郡破竹剖篲耳公不爲動置酒爲會僮惡草具從容
謂權使若相調者曰此一郡城七十二泉可飲可濯也
自餘數十賣菜傭日才博一溢米而堪貴人垂天之手
乎其謂行礦使曰濟陽卽有山骨山耳必欲戕高斫深
則有太守之頭顱在焉耳行礦使倖恚瀾不旨則答謂
不旨瀾勿爾先後二使神氣爲沮沲郡及屬城不羅瑞

禍公之力焉竊又念公四年之內難矣郡及屬嬰公
蒿目不寢動數十旬旱則祈澍蝗則戒捕疫則俯藥楊
則賦粥死則辦櫬櫨不繼則給藁其所上記于兩臺監
司而下記于屬城令長者側理如丘山感額創膚若弗
一昔自生活而後屬城以荒政應兩臺監司報可相屬
也以故積逋十餘萬力請獲蠲其新之不辦則又稱主
臣耳哥曰腐幣任賦乎太守任殿足矣曩者倭之役公
實始終之登萊兩郡諸視濟濟當漢經見楊僕樓船海
議殺議芻芟議一鍾凡費幾鍾乃致何如起陸何如抵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七 劉言九

歷城陳公蒲考上績序
歷城明府夏邑陳公爲都諫太公元子世愛田何易通
明經術穎秀多文絕過倫等綺歲連上射策成進士以
次授我邑凡歷朞月輒登上理譽望卓卓百城東諸侯
間而以才大換縣歷城歷城六鄰首邑諸臺藩臬監司
郡國守相胥我臨蒞一不獨其指少不叶其驩則情或
闕于上澤或屯于民是爲難我或多方聒合以身爲臣
妾以官爲戲劇則上見鄙而我則承之羞是爲難千人
指視志已謂嚴而別聚涕之屬游我于兄弟者若干曹
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八 李言七

先下牒記而上其手曰此寡人之貴介乎亦不敢左穿封尹要當三尺卽上官數有駁正誤則自引咎不則數駁數不易爰書歲時爲賦勞問具洗沐幽仄宿暇僅僅取成禮絕不徵賣他珍奇至稱過外臺他使客案才數毛枯及于一飽則已友邦長吏捫赤往來不以一字相誘其所更理牒記亦求當三尺不問異同至一切評看則率師諸邑以恕心行尤護尉若諸小吏曰我曹一握筆此曹卽寒乞食嗟來食可念也公斤斤所重在錢穀特厲王典罰毛菴以上不得昂其入山數羣民往往責來會館集

卷之七

九 金百金

還故辦錢物或多市餅餌笑樂妻子曰此吾明府貽也公若日從枕席過元元豐瘠如灼之燭緣爲登下其後而諸富人鹽實用高貴得其丞或秘書郎吏則亦一繫比富人弗復人盡踴并稱公平還集民唐守業等予之牛墾蕪民井九策等蠲其賦鄉墮在所教之桑教之桑餓賦粥死賦樁淮家窶村水賑之穀數以五千計而不上記移粟及吾邑吾則曰河之潤九里沮如三百畝金乃恩逮三舍耶公驟然曰臨吾故民吾實不忘雅意學官弟子多所捐貸孫夢高等養生送死咸有須而所詳

茂異不辟士挾日三課之其所點定汰撤無不惡可諸士心人文蔚起則又眷眷學官僅子李生嗣嗣卽嗣于麟先生稱曾家孫者煥然朝夕爲計督學以卒前陳公德衣冠之族偶小振觸倖倡色于市直于臺公爲委曲譬解示撻伯禽于衆數其罪而寬其罰兩家頓首口塞卒乃不受衣冠一揖謝人盡服公休休度而又未始不謂公嶽嶽君家元龍不下豪也公侍太夫人邸中極其色物其遇諸郎又極儉朴短褐簞飯以爲恒公恒自誨兒五郎通遜業問其不勉無少假焉一日公自奉高來會館集

卷之七

十 劉三金

還持數朱提孩上太夫人曰此物奚宜至哉公則曰此四方虛貨物兒從郡相推廟庖分來不受則疑矯受則懼以神貨爲溝壑毋則云何太夫人曰爾云縣東衢宜治則以治縣東衢公爲增俸合給邑三老立治衢過者指曰此銀孩兒街也公居平脩然自遠衣履不具纖塵尚傳家篤素見諸吳越巧僞器爲之蹙頞衙齋縹緗數卷退食蕭蕭與庭封對恒有餘閒交酬執掌咄咄馬蹄悉不能爲公因夥沈智故之衆畢趨泉牢卽向者閭氏號馳濟南輩今不必無而不及亂則公之診審復稟有

良禁方焉黜前所謂難吾所屈指數而公唾手易公真
天授歟哉公先人吾邑吾邑雖小不得竟有公于其去
而興歌曰衮衣甫今歷之人不謀而興歌曰章甫衮
衣公之異日社于齊兩邑不必論而今以三載上功狀
也銓宰且將何以處我公則惟前令陳公之傍州在則
又惟太公都諫之箕裘在若夫織文舉命之典此公家
狎承事不必刺刺談矣歷城諸佐尉以公休明問詞余
余則何辭雖然詞不懼寡哉則有兩邑細民衮衣章甫
章甫衮衣之辭騰諸碑口具矣

來禽館集

卷之七

藥令公三載上績承恩序

我邑之敝于一紀餘胡敞也茲時勢然矣邑故醇饒元
元靡有羨讀若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此四紀前事而何
爲兒時猶及目擊且又聞之父兄吾邑非他邑比所謂
葛天無懷大槐安境云者歷歷可指次焉降而嘉禾隆
初繇役繁興諸額外無名費不可復數一郵亭使馬過
則主典力動靡二三金令長襟被什器串茶醪酒皆取
自主典力承以下尤而效之旦旦以爲恒茲所謂時勢
然矣降而迨禩長人者多任長厚不能察亭長寄問以

上爲何等掾曹恣寄請以獄爲市又主典力乾沒官錢
至不可訾省蓋又時勢然矣此所謂敝于一紀餘者也
我令公才授職輦下輦下率噴噴臨邑難治難治令公
初亦謂難治云何比蒞事而毫末必審諦手記心存亦
必盡毫末然又坦其胃懷不遑億人事至則灼然秦鏡
肝膽畢晰兩造對簿不三數言中其隱伏庭下叩首對
實有實無左證面槁死心自語安得神君如此也以故
臺監遇大刑獄日久不決爰書什九下臨邑令公隨至
隨訊不稽留信宿車門而外朝而市夕而聞然也其所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劉景玉

傳爰書緣情準律不緣準臺監先意臺監問先意示之
却令公詳若不知也者卒之臺監揖手謝明侯惠我輩
甚厚俾我輩爲朝家守三尺強半明侯力也其所宸敷
日青天則于出入錢穀無低昂易錄兩主典力守廐守
藏史綜成筭竹無所與即黑衣經歲靡足趾抵鄉落里
正無狐假督訶百姓輸納若灌注不休曰我君四體我
一意無苦我我等何忍以逋負苦我君也年卽少不登
令公爲弛程戒品曰寧受公譴不欲目見我股骨民百
姓則又曰我君四體我凶荒甘譴罰我等又何忍以逋

負苦我君也輪納亦漫尋不休連當 上發賑令公先
日一欸段出從二卒史暨楚僻遠輒牽難歷月垂死翁
嫗奄奄飢孺在床薦得狀必謹書其賦粥粥餘人或不
足賦銀人不足銀乃有餘蓋得調亭法一遵漢書勿贅
聚詔荒政遂爲諸城首居平喜士謂鄉校吾曹發身所
一畧不敢忘青衿士吾緩急務與精意區處得當乃已
又不緣是屈抑平民吾膳堂僎每預給浹日朱提燦然
瓜分權之無小損黍案中常侍鷄豚布縷稅例當屬商
令公曰此三如十千征商掾隸通相滯染是一稅百常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三 宋百六

侍也爲節他經費竣解不名商一錢舊有盤撥米亦用
此法不頭箕擾下戶毛髮城隍圯塞計口筭人日設才
一撈示各有期樓櫓懸門所須陶木咄嗟立辦視奏記
官物倍以數十計民若不知邑舉大役者僦功且千金
等矣日所食飲僅菜茹白水涉旬不以肉門鍵嚴秘語
言內外不及通間行後園曰畦葵茁矣時雨佐我庶課
兒讀誦食飲皆有度曰庶吏子食貧乃可于是邑盡洗
一紀叢弊以較嘉隆又大懸絕民懷吏畏漸以康阜幾
還四紀前葛天無懷大槐安境景光矣凡歷三年堦使

尉薦二十許卓然齊魯冠冕兩臺上寂如令獲以譽命
及二人身授階爵及內此洵洵官拊民之明驗也邑其
差解朝于難治也與哉令公遜心博學鐫刺聖經不安
爲盾誦其居塾時恒設都講彼中雋異悉來學僉僉盧
鄭若而人我邑彬彬化其文學制舉稅額以道上知不
安爲膚誦在齊猶晉云邑寮佐及尉造制而言令公藥
先生寔覆露我屬我屬無以相德會當寂考頌句明公
一語爲三雅先侗故不辭而奮筆娓娓如前指令公行
目應公車詔則侗所宜任有片石嶙峋在也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三 郭三百七

金鄉郭公兩賑承恩紀序

郭公冠成進士由蘭省歷外臺卽懸車之日猶然未
強仕也公生間賴秀比當象勺讀等身書迨長所結撰
動合前策文法左氏司馬史記韓柳諸公詩一意祖盛
唐以文政術流通本諸蘊藉爛然建豎所至雅足傳述
如者竊竊以起乃未強仕卽縣也公略不爲動曰
爲于里與爲政于官有以異乎頃而得俸錢若干
婚用治生產合其先大人所遺業田以糞奴以力不
歲而因窮致小贏餘則爲時時先多睦而周存之頗

勝范文正公贍族之法同姓洽矣已又及于秀異高材
生已又及于間左之藍縷無依者且二十年鄉人頌義
津津哉會 今上之十六年境內大饑公輸粟千石于
官而鬻餉之意猶未已也出粟減直而公之糶數亦且
近千兩臺疏報闕下得如例棹楔表焉又數歲而值侵
如疇年公再捐粟千餘石減直而糶復如之兩臺疏報
闕下錫三品服鑲金孔翠卧內拜嘉于禮數恭隆矣夫
公仁心爲質見可而行朕意自視亦居平家食孽盡之
常耳豈望報哉讀所爲控辭恩紀泰記言若恐恐于近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三十五

名而來乎同儕同間之側目者逃乎坊表猶之荆棘于
目也惕乎章服猶之芒刺于躬也夫且逃且惕且惕且
逃是在公云爾而羶德之行大情隨之矧夫 上命乎
而公又安所卒惕而逃之今夫人情無論世富與否往
往一錢捫之汗出倉倉有餘粟日飽碩鼠即陳紅山積屬
驚之不食狼籍供滌除黑墳墳起如是焉已耳是豈異
人爲性圓顧方趾之不載而一膜胡越習漸使然又不
然而用貲爲豪舉園池鍾鼓賓客繁饌之費率日以萬
錢此爲媿系榆者也餘羹搏餽嚙嚙焉公所前後捐損

及賜糶粟物要以四五千計驟而言之似駭聽聞然有
一區釜之不實在民間者乎且公不過俸錢居積之羨
遠奢去濫儉以成裕之恒門耳非有江南大姓鉅萬不
貲之蓄及史所稱蜀土箸而女懷清敵王埒國足恣行
散者也公意若謂無民則無邑無邑則吾一二著姓泛
泛如浮萍將奚薄焉此其爲識達乎占同井義者也此
爲至仁也然而智勇具焉公之爲鄉先生也亦成其爲
恤災捍患而熾然黔首之望不虛矣公諸子森然玉立
人與業俱奇天其報公將在郝桂抑大椿之歲餘且延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三十六

焉以永受鄉邦祀等之壽公真成其爲鄉先生矣異時
尸而祝之以比于社而稷焉者今不宜生詛公要是大
情所歸之必至余言不腆願留爲金鄉父老子弟手口
藉資矣

齊河令霍公考績榮膺異寵序

齊河大令晉沁霍公以今齊河續令前陽穀資歷清三
載例上功司考附臺爲疏請于朝按功令州邑長凡經
兩臺暨諸臺刻薦及格乃獲譽命典公及格矣宜被譽
命而公有明發之私具奏上聞若曰臣準少出繼世父

世父母也譽命應逮而臣本生父母不及沐王言
臣臣妻儼然從地上受綸帔而戴面目其謂地下二人
何顧移恩如故事臣不階卽臣妻安荆布臣死有餘愿
上旋報可于是二父二母垂膺帝勅勅詞脩加褒美極
隱德專經閨闈誕懿懿實之大煌煌烈矣語曰不知其
子視其父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今由其子知其父猶之
乎由草木而識地也請寃言公公筮仕爲陽穀矢飲穀
水一剔宿弊而新之胥吏惴惴重足無敢假言亥系陰
陶誤以勸文法兩造詣庭對簿不數言立剖佐證垂首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二十七 三十五

靡所得低昂其舌編役咸察于衆視田量實不以已立
上下一口筭爲之程率以五襪計付黎昭示重若鉅璫
中使稅四百千不毛毫微悉取公費贏餘及他小處
辦副之民以無擾困儲三萬石懼歲久腐敗春際聚量
給平民秋則如區畚還之官盡得佳穀如數奉檄治河
躬暴沙渚中與下共脫粟邑人慮工不竟相勸遣役滿
千人若急父母黑羊水泛溢民田廬則爲主議破促
殺流諸獲全活無筭會入覲北單騎不與士民追送僦
貽中茶以上都不紉迨再令于齊策輟就熟指其彌腸

其所馭吏平刑一用陽穀法齊鄰省會諸上官競相購
訖謂安得通練如今者一切疑難大獄往往屬訊公視
陰而決爰書確于金石上官藉手轉報不更攬一牢編
役亦用陽穀法赫于日監焉守臧胥侵盜盈千久不發
公下車遂得奸狀治如律比歲殺皇皇若身首爲設糜
粥擇人日賦蚤暮填無贅聚又竊念粥糜之不繼則復
商略出糶受糶屬寂寒乞人不得逾斗者二價則城市
直什四邑累科頗慳中第公用堪輿家言爲樓東南隅
挿膏麗曜觀表燼然苦心區畫曾未損公帑半鏹許其

來會館集

卷之七

二十八 三十五

課士肄資膏粟孜孜月日猶夫疇昔之流陽穀也公天
性廉潔目阿堵如糞土典歷役不得以銖銖名羨及散
予諸人隸則又不得銖銖名詘孝駿無告又復晴勤存
恤俠輕無賴畢照幽隱蓋無不稟稟三尺在側者輒私
相謂我君幸尚貴我其勿犯旃公政譽一時爲六郡首
友邦寮長就而質問公絕去陽浮爲吐赤誠相告儕耦
倚爲吏師卽諸上官亦手語友邦寮長諸君其以蘇河
吏道相師乃善公則恂恂自下也先是公覲遠抵清源
以所生母太孺人大故棄官歸治喪至心純孝播滿士

林有曰于古所謂君子大賢庶其無忝今之再政燁然
正其從閑之緒則夫帝勅駢臨四親昭旬用以耀閭門
而勝宦路寔惟丹戾緼積之素過重爰而徽白日夫豈
偶然之故歟公行且以公車徵命行矣身依日月持國
是而贊皇猷此不下卦事兩邑人士拭目我公之重以
五文錫也都甚休甚哉齊之孝秀冠裳強半余戚屬也
三揖而問言余余何能光揚我公萬一第述所聞于兩
邑及齊魯間曹談大段顛如也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十九 五十五

來禽館集卷之七

來禽館集卷之八

濟南臨邑邢

何子翼甫著

序

歷城陳明府首應公車序

先生名諫議子身白爲綺年名甲第風神氣尚著見昭
賤間襟裾藎藎輒以數十百輩諸爲泠泠慕說者不翅
天上人若握內昭華林中翹秀而先生殊欻然自下也
每對人謂丈夫一片氣直須爲縣官徇此三尺南北東
西唯所使矣於時先生用次得臨邑覆露先我人期月
來禽館集 卷之八 三百三十四
國俗一新元元方狎喚吟共相誇詡曰我曹禱祠而獲
我君寧惟我邑鄰壤將歸政焉良幸甚頃之當事鄙小
我不腆邑乃用先生爲歷城借民之奚罪焉先生去我
邑極難我邑萬衆走臺挽之莫可得歷之民胡以進臨
民訊先生率歷凡四年奇首尾於舊相歲月早則祈澍
潦則祈曝蝗則祈出境颶則祈返風饑者粥病者藥流
者勞殍者羅荒政具矣而先生居平所爲歷畫則又未
可更僕悉先生繼穎上上谷後曰蕭之規曹將無隨乎
歷饒錢較衡量必慎入無桷忽升計美川則無杪忽升

計歎役則視田肥瘠多寡無准困索積卽素稱豪有與
援輩亦不得希脫漏萬一乃獨周恤士曰此秀民也卽
小復其家以安佔俸慰藉乃父兄冒義何矣若胥吏則
毛毳不少貸一字坐膏魚陰陶扑有等稍涉舞文則當
鬼薪城旦此輩惴惴累足立家不及烟突非所絕輕比
獄卽繫人皆有不可竊詰故非不得已不以金選媚其
上所最嚴在盜伍伯相糾察諸爲鈔竊類咸徙他境境
以大治先生意不安小治辦從圖經父老得小清河開
塞狀乃當日條牒數千言撮其肯綮奏記力行臺監競
來會館集 卷之八 二 五三八五

不忘歷之民試以臨之口其證焉其須焉
恭伯亨融戴公之官嶺東序
夫夫縣南脉得賊而遷秩出爲臨沂監於制監得察
一萬利弊拊擊權勢稱外臺然而視南脉要費左矣大
解章而出按轡而泄以登瑯琊之臺極目莽蒼彷彿
吳氏之墟是伯禽所封邑也問何以治魯尊尊而親
乎俗既益薄洙泗之間猶斷斷也大夫治之以唐虞
三代之道修六經重庶耻祛訾毀去巧僞庶幾周公之
遺乎所監故設淮戍如千人撫中丞沿節省汰大夫抗
聲曰鳥冠寤寐深矣此去東海幾何而議撤撤將儵復臨
敵而問師山城君鼓腹笑人矣卒以不撤臨沂夙昔名
金穴語窺聞 上上命郎謁者採辦金甚亟撫中丞
請益戍便大夫抗聲曰臨沂與朱提異畫骨山耳卽劇
石及黃泉至竟無金野與市無爭民奚以戍爲卽天子
好生金於境內已怨守臣任之而議增戍是樹一敵也
爭已之兩事撫中丞莫能難坐迂意指諸大寮屬吏屢
廩於大夫焉大夫意不自可要上計乞身寢不報無何
而嶺東恭藩之詔下矣嶺東千百畝地置郡南海適徙

民與粵雜處南海在尉龍川趙今所雄霸興兵之地而
蠻夷壅蔽詩暴之鄉也在 今皇帝幅員內頗稱貨貝
數番船往來率無庸禁採山漁海側輕通俠狡獨百出
蓋遠徙民與粵雜處略不易古而販賣競利則實倍焉
天子擇地立之監令彈壓一方乎抑欲教導化誨之也
粵卽僻比號海濱鄒魯所謂唐虞三代六經之治何渠
不可大夫用周公而易趙尉以海外而比淹中孟軻氏
不云乎易地則皆然信夫粵戾多成成當否興章大夫
計不難一撫中丞如臨沂監粵所繇產九孔之螺龍慈
來禽館集 卷之八 賈三頁十四

之竹明月之璣乳藹之醬不減鏐金 天子非時而問
舉勅而徵大夫何應之庸詎知夫大夫不曰他日之礦
我爲政今日之貨亦我爲政大夫以身徇萬衆堅令
天子不言寶豈恒與撫中丞口舌較量哉大夫美秀多
文旣部以瑯琊又部以羅浮山靈臺觀之奇在所互發
不已灼燦足術耶自魯適粵見謂下泰山而抵配林若
視南牀益左然金紫貴矣大夫山林之念無日不怔營
於中庶藉羅浮一吐之瑯琊自煎茶及四十大夫嵯峨
尚遠其圖利事功以媚 天子乎毋遽有遐心也大夫

節下吏臨沂宋守以下合十城十人謀以言藉大夫乃
屬不佞不佞知大大深爰爲叙致如右云

武德觀察董公擢淮上治漕察知序

公之以臬副治兵武德也蓋用朝鮮轉餉績奏可優叙
輒從郎署超數階所繇受受卽以治兵借借復以武德
部也 天子無亦嘉鄭侯飽我師旅張我撻伐故不次
遇之耶武定濱海卽漢楊僕將樓船軍入朝鮮道今

天子守在津門武定視漢於朝鮮孰爲近急且島寇挾

朝鮮假道虞而窺上國較厥情形其視漢徑以朝鮮壘

來禽館集 卷之八

五

上三頁七十一

而罔遠收越藩之書相提實萬也所司以茲役而勤縣
官縣官以茲役而畫便宜則武定者可容第二置勾股
乎蓋魚鹽閑曠之塞而儵然係天下安危之大勢使之
然耳董公之借部武德也所部以治兵也其縣官終始
我公意哉曩之日舉異域三百餘萬芻糗糧食而付之
公公朝而釋夕而籌心徑寸也費一千舟費一千陸島
翔獸蹶之儻來而吾以十萬軍徒僥應之得南則失北
顧後則遺前水則虞漂風途則虞泥淖齋則虞要梗居
則虞竊攘憂憂乎難其爲我公矣而公三年所至無餘

策三軍所向無咎起卽兩兵相決不無存亡然以虛枵
張口轉徙于溝中者絕跡其無焉于時朝鮮復社稷之
丘夷還官嬪之跣跣提孩養其壯髮扶老益之年齡伊
誰之賜公之明德不可誣也則夫縣官數階之擢安所
云酬唯是借部武德也所部以治兵也庶幾縣官終始
我公意哉入乎朝鮮出乎朝鮮出乎朝鮮入乎島夷挾
朝鮮而必徑中國之道夫兵餉寧分二事朝鮮武定寧
出兩塗我公據司監而與東撫任身手之勢舒冠蓋之
勞又與經畧經理張堂與之重聯輕熟之機則縣官終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六 世三十七

始我公意大抵如斯爾今復以治漕參伯行矣漕控淮
所關京夏命脉筋骸最鉅不第一屬國戈鋌事縣官詰
主爵而屬我公要亦終始成其爲鄴侯紫爾公慎旃哉
公此擢亦非常叙要以朝鮮舊勛故足行也去淮撫及
治漕尚書不跣武地會見縣官真能終始公則中興之
盛可跂足矣倘荷公獨知契敢周諸州牧邑令之請
而聊一剖白之公言如此非以道私也

念蓼劉公山濟南相擢睢州牧序

我國家兩都並建則齊魯梁宋砥平矢直猶之縉帛則

東幅土地則中原也民於斯者孳官於斯者逸民能於
官則官愈逸官能於民則民愈嬉官民交相能則治道
成而太平可跂踵俟矣要之職思其居在民易而在官
難官無見難則民之恬於其易直反覆手耳我念蓼劉
公之爲陳留也是遼梁始也于時陳留多故矣公以撫
字行而以鈇裁佐撫字什而七鈇裁什而三鈇裁定而
豪右飭撫字裕而良弱寧且也處膏無潤歎泉逾潔公
則有焉以故三十四州邑咸避陳留異蹟諸上司無不
剡牘上闕庭者此其所崇積內召不疑無何得濟南屈
來會館集 卷之八 三 上四百八十五

爲別駕此其故不能參口談矣直弦曲鈎之喻寧詎不
爲先生設哉公意不無少介而以馬遷講秦之地惠然
而臨之其所典司才郡一事若可高枕見華不注山耳
聽灑灑七十二流泉吏隱耳而諸上司坐委無虛日察
長揖借無煖席其所興建虧除悉諸上司察長歲月以
幾筭而公獨畧刻饒爲之自泰山廣川諸巨鎮以及禹
濟吾臨諸疲茶境無不通勞綈握民以更生車轄東則
西輒以僕曰奚我後也車轄西則亦然盡三十屬城望
別駕寒帷真同時雨而其最大最得譽則在假守濟南

時文符繁則辦以敏刑獄夥則辦以平困帑勞則辦以
覈年穀噸則辦以調劑用是三十屬城民吏競稟廩于
二千石而日夜頌公真拜我濟南也此豈可以聲音笑
貌哉蓋山以東諸上司亦無不刻牘上闕庭者而僅擢
方州以去見謂非所以處先生也余則曰不然雖妄害
也介在梁宋間別設百雉以屯軍兵隱然負監司之重
焉睢政報而監司郡長誠無難于序次掇之耳公行矣
無厭睢也睢去陳留烟火日相達鷄犬日相聞語曰民
所歌舞天必從之陳留故侯頌而睢新牧矢口增誑焉
來會館集 卷之八 上三頁全

濟南郡守文翁擢濟兵巡觀察序

海岱間一大都會唯是吾濟緊獨海岱即舉中原幅員
半而其臚布列胥不得與濟同兄弟稱維濟居今左輔
長河滙其西歲漕所必經地定與東兗二郡介河而均

欣政東而滄海諸郡拱仰於式一切厲兵戍守亟在境
外亦靡得而加吾太府之憲焉蓋他郡屬城厓厓而濟
則屬凡三十有奇稽漢地里延袤最廣本郡而外幾奄
泰山平原渤海菑川清河諸郡之半非真所謂一大都
會耶 天子爲濟置守每難其選往往用郎高等出不
則試守他郡而最在高等者移治之夫他郡去兩臺藩
臬諸監司遠課皆踰關即朝旭三十丈坐堂皇沚崦嵫
才一放晝漏簡自詭云勵精川觀巖攬山客狎賓之飲
噉絳繹凝香間與簿書雜猶不失聲良二千石也若吾
來會館集 卷之八 上三頁全

濟之難與官之難濟抑難言矣我文翁之治濟也以司
農郎高等出其出而流濟也由吾鄉先生之巖然孤介
者請請其曹之名郎有梓里藉也銓曹則以司農之名
郎爲巖然孤介之重臣梓里藉也文翁車朱兩轡享二
千石不槩祿意常有以自下者曰我一鄙牧長盡三十
屬城而求芻牧我孱孱何能爲不假耳目人則善敗塵
闕而不得聞假耳目人則善敗或倒置一不得當是令
之以清調進也文翁唯推赤誠御人其所下教屬城大
段在精辦其職而不及溺徧校其錢穀而要其無以身

作壑胥作漏卮也屬城奉令維謹而間有不喻意指澤
弗究民老文翁則爲手書好語之若家人父子然曰爾
牧長空洞無他期于佐濟上四履元元之急爾非吾二
三賢黃墨孰與共之其恭甚宜去其小未治辦宜矜奮
而前于是屬城皆歡然相謂我文翁不鄙夷我州邑吏
我何忍以不競累文翁旬而信期而洽再期而忘若三
十六輻一聽于居中之軸而無相盤卽或臺監司以鉤
據甚官某事詢曰太守抑知此乎文翁正色答守臣卽
不假耳目人亦不敢妄蔽聰明已如今所問詰守臣知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一 三百八十五

稔矣第數案驗無左證不欲驟張皇爾夫吏安得盡龔
黃州邑安得盡化胥境在吾有以鈐馭不至大逸群敗
良足矣若憑紙上言守臣受僊如牛腰臺監司遯席謝
曰太守持重甚人以不究文翁戴星坐堂皇濟理奏記
下記牘落紙如畫其所理牘不盡用蕭氏律半依古經
文老吏吐舌莫能難一字抑有職諸卒史累足而立靡
疵一笑嘖諸對簿因半言立決堂下叩頭謂公見我肺
附有誣服獄則又爲后時暴虐白絮鬼薪以下不令繫
罔聞曰送徒安在爲我還還本州邑此間罔靡罔靡不

照地也諸所擬爰書輒面語兩造爾傳何等法爾徑貫
勿論總之斷斷中出以平恕胥吏受成削牘無計營一
緩郡車門炊烟恒令以無滯獄故居平飭獄官慎視囚
勿以薄罪羈勿以瘠而瘦勿以疾病及鬻藥勿時乏其
所最極心經理則在解允一大事入不以忽秒重出不
以忽秒縮往往承委官入手流目契刀錯刀五千五百
封識宛然也守藏吏奉身坐藏如木偶州邑官吏不省
姓名者何人人咸目文翁至履無貳夫廉者不取云耳
若文翁者生而墮地不識阿堵爲何物矣郡數值無年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一 三百八十五

文翁爲減七箸蒿目耗精而曲爲籌縣縣穀陳作何狀
亭亭道殣凡若干悉用痛哭達臺監司報聞不中度若
不及時稽固者治無資其議振榮則又參亭三十屬城
而准歎豐如以歷下灌輸之粟給臨商待哺之衆如家
督均家衆而予之食弗以遠近困儲別也諸荒政甚多
要之皆類是而其所尤沾沾不置則在學校間郡學廟
赤白剝如爲捐俸入四百餘千新若初落敬群咸有所
郡邑學官弟子學官僮子以品程試不惜評騭高下猶
師友父兄置不爽毫毛以故郡當鄉舉凡入穀者二十

有八人悉向試高等輩文翁爲鑄應宿編流播海內翁
然文匠歸之矣他如疏濬河渠蕪古稻田使者職作起
貞孝兼古美俗使者職奉太夫人行後園掘蔬供饌日
告所興除蹟倫極色養散衙事佔畢矻矻儒生蠹魚
與伍曰我何弟希蹤作者行用自教兒也夫文翁豈不
誠車朱兩轡享二千石不繁祿而所自奉才簞食練衣
非高堂重客不加豆雅性愛利人意欲人人嚮德而當
意所不可卽臺監司不得一阿徇語秉節如山責育不
能奪也泄濟且三年綽綽餘暇若他僻小郎卽餘暇亦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三

卷之八

未嘗數數過王母青島之官房豹山池之次宴會稀簡
恬然自適其天授然矣臺用資望疏乞爲臬觀察仍治
濟三十屬城地旋踵報可臺意洵深遠謂此劇疲濟宜
用輕馳熟福此濟人諒亦當鄉先生巖然孤介者指文
翁無難二千石濟乃至難觀察濟哉濟屬州宋君董邑
陳君輩合三十屬城虔潔書幣而徵文偏曰無以報所
天庶幾公爲濟南生詞代我曹張之言蓋不肖侗夙欲
自言答所天久矣矧也三十餘載之鄭重乎文翁之歷
濟久而以濟顯則遠之爲宋以保宋司馬近之爲撫中

黃公則不肖之言將更僕有加焉

中丞黃公晉大司馬兼憲真齊序

今上之辛亥春王正月上浣維吉我撫翁黃公用
命晉秩兵部尚書仍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舊龍隆赫
奕叶煥律而迂齊邦人天交暢氓士競前曰我公而器
縹衣可嗣也我公弗歸袞衣無庸也其屬濟南太守
大夫則以某等備在公紀綱恩義良篤誼宜有辭以
屬言于侗顧侗鄙生安取爲華膺借然而大夫命之
敢百拜稽首而綴之言曰國家于省直真撫凡幾大都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三

卷之八

主拊循百姓兼理六察而已邊徼則專兵河漕則專運
至于非時之設行荒則言荒契勘則言勘得未曾有總
統而兼司者則以勢不相能而力難周攝所從來久矣
公之我撫則由我齊之廉訪左右方伯遜陟云此數年
間錢穀刑名全齊洪鉅纖微之故靡不諳厥胸臆
故動輒輪卽輕車爰啓卽熟路公平恒小心翼翼
下真若所謂單匹勝予者及遇大事則岱岳不可撼
其所持議率原本姬公尼父六經之大指而以天地
正氣發之卽其容粹穆可掬令人欲傾家釀至剖明

不證擬疑誤不冰而栗擗然聳立者蓋鮮矣公于齊凡九年小則臺記行大則郵書奏研席屹屹無異儒生入夜燈火青燐所規裁七寸之牘莫非軍國民若一切卽晝日巡檐小步口誦誦亦唯是靡有孑遺等語而已聞人辜推魚肉赤子公創猶四體皇皇汲汲懼以毫末圭撮溢頌我東國正界絨破梗危而摘其轉相囊橐者卽鄰之監曲徇逐羶覬面甚舉奏無少貲焉附閣翼虎禽逮囂囂狴牢擗繫大法小懲一遵憲典罔或含旃河之役加下劉李吉黃決南陽爾馨地日久焦灼無減漢許

來禽館集

卷之八

十四

閔貴玉

商官稟程度工靡枵腹其疾病暑濕而方藥賦于是畚鍤觀厥成若魚臺若膠新固屹然金隄小清河水疏導不遺民有舍次陂澤利矣齊安無年旱暵霍潦蝗復挾以爲菑蒼蒼口食唯我公是怙公涕淚而等便宜蠲賑疾置無停時帑則竭帑庾則罄庾甚則貸臨德之儲積風富人出賣鬻逮窮噉戒無贅聚究之惠露翔于衿子洪資洽乎帝商心不翅盡矣力不翅殫矣瀕年沿海僻俸物力多誦公酌沿革視緩急于守僻則罷王徐塞于遊擊則罷青州若旅順則吾東齊馬腹耳亟圖改置

尉似一歸之遼我糧息齋我人息肩使之使者也其裁節登州大嵩等官兵馬匹費又不第十萬許金城以盛民臨德何地而任其傾圯失厥險固何以稱撫爲濟及繕矣臨乃嗣卜德則大興工作估以鉅萬計因勞獎食民以不譁孔顏廟貌陟渝公罔然加慨曰撫中丞封錢贏矣經費奇羨繁有焉鳩僇煥然竣以不日已而曾氏祠宇如之東昌文廟亦如之公居常振厲風威申嚴部曲以時簡練賜夷宛景崇蒼藹石之具靡所不勅備又浹辰下教瀕海要寄俾諸將校日從枕席過師也先

來禽館集

卷之八

十五

三百八十三

聲所及大俠卿廷瓚等旋踵就縛青嶺綠林抱頭遠遁境內以寧齊泱泱大國無諸生居業地公僉謀雖使者以堂以廡學以致道若曾南豐所構濼源之館儼其政觀圻輔借糶于鄰公以天子尺一重水疑陸輦沾沾乎四海一家圻省等民耳吾何憂徑寸丹盈咫機乎王家口之不競于事則公實無術焉山東撫每先他撫絡繹抗疏此事天丁問東撫何以無疏大有疏則詢矣排衆口而偶然視力唯公獨耳公壹意經民煥然出而其察大吏則于六條所云倍公衆歛任刑罰裁可附

豪強通行貨賂者尤加之審百城凜凜承奉州幕焉
廉循良直道齊治甲天下焉他撫撫耳公于兵于河于
荒于契勘靡不總統而終始條理奏凡是九年者公由
艾而駸駸髮鬢白矣無一昔不服微七箸覺小減損于
孫聽前曰大人得無勞乎公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且縣
官可負何以戴顏天壤間公生稟懷異洵倫四時而兼
數器至其操緊咄咄伯夷今世無有也嗣居端雅商
默庶幾孔子家兒不及于焉歲時腊臘舍館屏屨才取
成禮而止凡是九年蓋房豹之湖無亟助杜康之果靡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六 三十七

偏關兵使趙公閔叙晉左方伯序

往者吾友萬伯脩司馬書寄余數數其鄉之虜及今趙
先生所爲策虜狀大抵謂偏關在山西與寧武馬門並
而偏關界極西脉二關尤重焉黃河繞偏如襦褌之綴
衣套虜疾騎而馳睇目可至而又凜冬水堅保河一帶
猶康莊耳且雲中平虜西連老營與偏關接近故他鎮
獨防秋此鎮兼防秋冬他鎮獨防西此鎮兼防東西蓋
舉山西邊事無能踰偏關而舉山西之力以奉偏關無
敢斯夕懈焉者其勢然也而我兵使趙先生則謂今且
市矣而計所撻齋幾何能饜虜心否軍且玩市矣而計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七 隆慶六年

所脩練若何能備虜情否將謂虜愚乎而此者賓客關
我人要爲秘書教爲天官言揣摩漢胡運炊火置釜聚
飯朝哺俱以時耻噉生肉部下奏酒炙施甲乙帳吳越
之果實陳焉王者爲貂羽黃金附蟬漸漸去胡服擊禪
揮帽眩人刀輪之戲靡不畢具而又吹吾中國執驅驅
馬弱甚兵杖不如農人棘矜利一切溺攢兒童事耳而
我乃枕席帖然謂虜卒無意我臥脫夷平淺然爲樵薪
刀斗盛水讀而鳥獸賦載爲下妻衰裳如云漢寶馬騎
軍取爲賭簪博進資如是已矣比余則問先生策何足

先生則又謂余蒙也何知策虜乎今者不過以中國治夷狄也抑以夷狄治夷狄也經其可也權其可也經而未始不權也權而未始不經也經權互用其可也何也中國堂堂羣夏子體爲至尊彼安我撫則常爲撫彼搥動譎張不堅厥要則聲罪討之此經也而撫之日吾則未嘗不爲厲兵秣馬討之日吾則猶領改嚮投誠而全吾不殺恩焉此所謂經而權也夷狄慙勝犬態在性爲至狡彼乞我撫而非質則姑與從其撫彼佯爲擺動挑釁而獲其形則吾且若爲不聞此權也若乃詐乞撫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八

上三百八十五

而徐成馴吾則至竟而與之撫佯爲釁而寢成決吾則索情形而士馬亟兵之此所爲權而經也主臣蒙所爲策虜者云爾矣伯脩綢繆尺素字命余子愿其謂趙先生何等也侗蓋心降焉積至今而明將軍姚公爲趙先生微言余余因述時曩伯脩問答語如此即伯脩地下陳當不謂余飾言相謾矣余又聞趙先生仁智廉果人也仁則盡下智則應猝廉則飽士果則斷疑四者備而于伯脩問答語策也何有及畢姚公札所刺刺趙先生款戰悉堪重寄它與學校設常平字孤恤癸振業種種

乃其大者儲倚至十數萬在鎮幾十載蓋儉嗇猶之家焉即左丞顯秩亦未辭勛什一秉鉞詎盡酌哉繇前伯脩稱偏關兼防秋冬兼防東西語俟先生秉鉞時余爲員下吏面證之余老矣猶耽耽濟南請纓少年也

來會館集

卷之八

十九

上八十八

來禽館集卷之九

濟南臨邑邢 何子愿甫著

序

大宗伯尊師東阿于公六十壽序

吾師東阿宗伯學士先生 予告開門蓋十有四年許矣今歲甲辰九月則六十覽揆辰闕內泰母封淑人白頭偕也先生未艾而以秩宗命卿歸歸且一紀又二歲而召六十屈鍾鼎之業于水木丘園間擅水木丘園之適而弛擔乎鍾鼎之業者凡十有四年而年甫六十也來禽館集 卷之九 一 四三三

六十之視耄耋期頤猶禺中而望崦嵫刻年程日其未易以更僕指數明矣而海內同人門故合中外元臣卿座館署勝流藩臬郡邑布衣寒賤之輩無不延頸戴城而拱手加額者走幣走言無虛月陸蠡水舫無虛人則以先生之爲人大人也先生之爲年大年也非可以尋常甲子稱慶也矧而六十則又始壽也胡可以弗慶也于時邑之文學弟子若而人戒書馳信紹元兄長文而語不肖侗曰諸生受于先生德厚甚深知先生宜莫如之下足下其爲報言侗拜而受焉已而爲報書曰

先生介壽海世至瑞合鄉校而薦酌者之詞又至鉅典侗胡敢辭先生事 今皇帝最久其過見寵遇則以說經故先生往往石渠與今二三碩輔比肩都肄經術沈沈也其相期許要于脩明先王之道用經術爲經濟破離左右貴人之助不荷俗以求富貴已耳及先生都秩宗則裴言 建儲事 天子意微若不憚云者又諸王國非禮非制之乞闕尹居間之數率以峻絕而先生遂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然 上猶知舊學重先生慰留數至卒難屢疏聽之歸頗行恩資金幣中使敦臨絡繹續食至隆厚也先生歸築別業黃石山取賜書而旦精研之邑文學弟子絡繹投誠請先生弗拒也文學弟子競前問先生在朝何以事 王上先生爲述總五經之論朝夕王前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興亡得失之故未嘗不極口深陳之也文學弟子曰先生今日何以詔諸生先生曰某說經臣惟經篋在其有貳事諸以易進者先生爲督商瞿子本旨諸生則寢寢乎橋龍子庸等諸以尚書進者先生爲督伏生勝青諸生則寢寢乎周勃賈嘉等諸以詩進者先生

來禽館集

卷之九

二 三百八十

爲哲中培公肯諸生則寢寢乎孔安國夏竦等諸以禮
進者先生爲哲后倉氏肯諸生則寢寢乎聞人通漢子
方等諸以春秋進者先生爲哲胡母生肯諸生則寢寢
平贏公段仲等此十四年中非大風雨至不可已事靡
不與諸生經義相周旋廷中推擇之耗宗伯館師之啟
事決日一及門而先生一若弗聞也者而其于諸生經
義周旋如故也以是盡阿之諸生淳湛被服靡不善爲
頌善爲歸指及善爲言盡阿之諸生疾痛頓躓未昏
枵未臘更跡未復屈抑未理者靡不先生通假其師附
來會館集

卷之九

三 五三六

而四體營之也諸生所謂德厚其深者以此伺不肖越
在甲戌與諸南北士專經而辱先生先生子蓄不肖輩
其所爲淳湛被服何翅也文學子弟輩即今同門之友
落落晨星而其五六在者尚能以文學政事聞于世他
所樹植士勾股莫竟其爲淳湛被服有聞于世亦何翅
不肖甲戌南北諸士輩則先生之以經術體而經術用
若雲興四岳而天澤之是尸籠中之士與也文學弟子
之屬一葉一技秋毫而上皆先生年也不宣惟是先生
身爲儒宗職居師席其所啟沃嚆昔者皆社稷磐石之

第 帝用納焉時布濩焉此當是相奪情倡言大義及
典禮則又數奏 建儲今 東朝麗明作貳而先
生之諫卒行則國家大經大典秋毫以上皆先生年也
先生溫文敦大坦易直方自翰林而游春卿其所陽示
者縉紳之模楷其所默持者王路之平康究其發存君
子不得遠而小人不得邇則熙朝世衡風化秋毫以
上皆先生年也先生訓詞深厚允愜王言先漢典謨卓
然無忝而至傳論記序樂府歌詩則又淵源經史陵駕
騷致令古無鄰中之七子今失歷下之五君則千古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四 三六三

望述明之緒秋毫以上皆先生年也先生厥考命世
聖儒德言擅絕賢昆聯跗發藻驪駒先登先生蔚爲國
寶衆賢父兄以故先輩之季爛然于鴻編諸石之休續
庭于手篋曾未侈文章以掩世言節行以高兄卒之人
信光于東海家鑠大于穀城稽父者視其子考兄者綠
其弟則夫一門歲月咸自先生予之先生之年何如矣
余故曰先生之爲年大年也先生之爲人大人也彼夫
老耄期頤自先生概之世壽耳而先生之爲耄耋期頤
極上天下地往古來今無刊磨焉此其爲大年大人

也哉侗小子懼無能爲邑文學弟子酌者藉而以素所知先生者爲先生獻管窺蠡測不識可當先生一軒渠活元兄長文博綜藻識克紹其家而又每事必圖懿實其取余言而衡較之四方之文如織侗居其質可矣

詩新城王大司徒七袞序

夫吾東秦廣輪千里耳乃巨鎮則泰山巨浸則滄海兩者若帶礪而地稱雄焉石閭梁父亭亭云云之爲峙者不一而泰山處其尊涉潔汶泗扇頰盤駭之爲流者不一而滄海處其長此何以故群峙拱而後見尊衆流蓄來會館集

卷之九

五

賈言上三

而後見長尊與長著而壽之道可幾幾焉辨矣我新城左司徒王公今年六月廿五日開七袞之期不佞以肺附世講誼宜脩酌者之言乃今不他旬而用不腆之辭進要以自言近質明吾肺附世講云耳公以壬戌對策甲科周歷侍從數以封事顯積資列卿爲罔爲臚句爲棘爲京兆爲南爲北最後爲御史中丞撫楚都凡三年晉右司徒又二年所晉左司徒貴倨矣計以六曹長可唾手得而公乃請急用太夫人爲辭予告歸歸而日侍太夫人于于然樂也于時公齒已望六而太夫人會

及耄對諸子姓諱言者以太夫人在耳又十餘年太夫人耄矣公年已望七而對諸子姓諱言老以太夫人在耳比太夫人逮養僅三年公實七十春秋矣諸子中丞君以下擬望雲爲舍中壽諸猶子侍御君以下擬薦觴爲堂上壽公愀然若不懌也曰自吾司徒府君殉職瘴鄉不覲吾一賢書名而今五兄弟輩及若曹累累佩印擁高車盛矣而吾父不逮吾養也吾何敢舉茲觴且也太夫人九十時吾率吾兄弟及若輩佔佔進前頌南山盛矣而今不逮吾養才三年也吾何敢舉觴不佞聞而來會館集

卷之九

六

上三百八十三

隨之曰偉哉公也其于出處孝慈之義備矣公以母太夫人故去二卿如脫屣卽十年淹若將忘焉意蓋曰報劉之日短矣十政之官六月之息疇不願之而公平進至二卿容容以母爲請此其出不越階處不近名近古大臣所未有也家食十餘年不離文史親弟侄子孫而課之凡相繼爲子大夫臺館聞人無不自公鑪翰而金所從治焉父教彰矣近古家督所未有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不佞曰公今宜駕夫大臣視神理王德不以筋力盛衰乃公恬然無欲卽筋力五十許人何論神理

志有之伊尹過期乘政尚父黃髮造周公視之二公
不超十舍寧詎傲 天子之尺一而甘一家食終乎中
丞侍御君十餘輩山則石間梁父亭亭云云也水則冰
潔汶泗兩頰盤駭也無陵高而益其尊無爭流而益其
長公其泰山滄海也歟哉茲爲公壽乃復以壽之道申
焉公听然而顧左右曰邢生知我我其強酬一觴矣

壽特進鄭公七十序

漢孝景朝萬石君奮以太子太傅歷位九卿矣而我
主上在宥久漸摩培植雅多宿德鴻碩之佐則遂州鄭
來會館集 卷之九 七 世三六九

公其最也鄭公生而魁傑深厚豁朗多謀如川莫禦如
岳靡摧洵負命世鉅材云而會起家多從西北塞持籌
策虜無寧月抒肝事 主無寧時竟此尾至正位元樞
海升阿保破虬橫玉至貴矣乃壯而請老寄意巖壑去
三公之列而改署平世道民異哉此其度非尋常什一
窺矣其紆所擁思成藩伯以下凡五男思成正若郎中
建思純司隸都邑以及諸季若任子若孝廉若文學章
彬彬競爽視史所稱石氏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而通
爲二千石者相提以論胡軒輊也若策少君值當戶且

率諸弟以興印墨累而綬若若詎止河東太守而下十
三人鄭公三命兢兢循履步武蓋不翅奮有恭謹之風
焉思成馴行與建爲徒司隸諸弟又靡不爭爲孝謹也
鄭公其猶之乎萬石乎抑過之耶奮以上大夫祿歸老
于家歲時爲朝臣不聞再政鄭公物望滿寰中嚴廊推
弟司馬冢宰御史大夫時以姓名聞卽鄭公逃之若免
正恐安石捉鼻不免也其猶之乎萬石乎抑過之耶鄭
公今年覽揆初度七十矣而髮猶鬢齒相擊有聲淳于
酒可一石不醉王珉美食尚兼頃不至果然察其形氣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八 三六九

才四五十許人較之奮當高祖遇諸河內甫年十五而
歷孝文孝景康強老壽者亦復相等鄭公則去礪礪之
歲尚數舍蒲輪及矣奮終輪公一籌矣余不能爲酌者
之詞而用萬石之腐說進夫萬極數也以申以長爲不
盡之筭石量器也如京如坻爲不盡之積因公經義則
亦可當樽下乎余視鄭公猶父也余戚馬令君視鄭公
則師保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敢以爲初廷獻國香拂
拂動矣鄭公其酬一卮乎萬石張漢孝景朝而鄭公其
張盛明之代熙朝宿老其交爲藉也振古如茲矣

劉母胡太恭人七十壽序

榆林觀察劉恩徵先生生而少孤母氏太恭人集蓼含辛撫觀察長養教督至勤戚也是時太恭人有良媛都下是爲觀察妹齒少亞觀察婉嫻淵靖視觀察若圭璋并列閨房書閣兩重器溫如也栗如也唯是太恭人左經籍而右內則朝筆橐而夕女紅鴻雪程業青燈課勞鰥鰥硠硠所爲長養教督不直于恩徵極身孟母于良媛并殫思班大家七誠規矣恩徵由進士庶常吉士歷諫大夫上書自言母卑孀茹苦狀所司稽核覆奏詔表奉命館集

卷之九

九

上三百七十一

給事中劉餘澤母胡氏門于人世甚煜赫踴躍矣而恩徵復用官閱數封太恭人爲太恭人拜誥焉里人更榮之若前所稱良媛則爲今督漕都御史道甫李公配夫人毗贊勲猷耿耿饒風雲霜雪氣婉嫻淵靖益不能盡之太恭人從兩兒稱母氏顧安不足北堂所乎恩徵板輿迂太恭人榆太恭人將就輿也而懼寒寒不任行明駝之使援甲露矛環跽誇太恭人謂吾公設榮戟臨雷鼓以遲吾太君官脂肝膈猶常珍耳太恭人尚允豫而李公自淮走信采鷁巨艦薄河塢書謂而女甚念太恭

人不腴小弱嘗有酒如淮有肉如陵願爲太恭人羞且大恭人既罹榆塞寒其庶幾幸臨淮淮風氣柔嘉飲噉計安適書末復調笑爲一語而女門楣不薄勿弟戀榆也太恭人乃抗手謝兩兒曰老人病憊訪輿俱不任行矣吾有安都亭舍耳而會丙午初夏太恭人屆七十齡榆之馬蹄穿矣淮且銜舴舨于江縉紳韻士之酌言具焉韓子不云巫祝祝人動曰千秋萬歲夫千秋萬歲之聲聒于耳而一日之壽無徵于人何也無關壽實也太恭人大節凜凜用慈于恤用教于勞壽實有矣今享貞女千秋萬歲奉而騰千秋萬歲聲若立標察影持秀貴償胡毫末爽哉恩徵文武無備若尹翁歸襟際澄朗若皎月竟宇寒潭在秋緯緯海內名士目焉伺與恩徵之于濱棣則吾同井也于詞賦則吾同盟也敢爲太恭人酌者言且督漕李公又吾同籍吾同盟三十年肺附交也此說語絮語爲恩徵也者而可爲道甫也者而可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

上三百七十二

賀魏公封大中丞暨九十春秋序

天地之元運流行常懸衡于南北而南較勝以精英清淑得氣獨先著物則靡靈著人則韶秀云而於北則天

行稍後荷榮膺遼南物與人若沉酣不暢也息未達
然而積極之餘則悠遠博厚斯微焉以余觀于南樂之
魏而天運可較言矣魏自前世世祖忠厚代行陰德勸
農課書之外都不肯視而追部齊先生尤孝謹勸備有
萬石之風明經不第屈而爲縣貳令上舍晚修別駕開
仕皆執義秉節得名爲清曰吏已乃嘆曰那容何人
哉行矣余歸耳先生凡三丈夫子歸而身督教之長中
承懋忠次吏部懋權又次刑部懋誠率以雋異唾手成
甲科其所繇得榮異恩光顯先生者後先不一而頃以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一 元言五

懋忠建西晉御史中丞之節三載封父都御史如其官
拜 詣于家織文五綵躋賈金塗代言如綺津津魏
先生家世儒宗壅本茂其爲馬隆詳魏也乃詣至而先
生適開九袞期不特靈壽趨踰蹈舞如四五十歲人鄉
人觀者咸謂魏翁上壽大貴康強福優會天人之極而
不知先生之得在懋忠者多也懋忠自爲理官入拜御
史直言天下事數以身試問鑒逮遭貶謫先生無戚容
家人問故曰兒爲御史思職敢言自分耳庸何傷家人
乞醪則無不醪觴酒者懋忠尋還朝游歷華靡身從都

邸爲世模楷縉紳一切覲見魏大如龍門先生亦無喜
容家人問故曰兒爲京朝官過自洗濯自分耳吾猶虞
其皎皎也家人乞醪則又無不醪觴酒者懋忠推擇爲
晉開府不作他開府而孔亦不作他開府肺腑其所興
建剷除悉百世業及料理屬門旬注諸案實著威信不
令有奴文降所貯郡縣錢穀倍數十年積不自淺半銀
先生欣欣喜色曰兒不負官兒不負吾家人乞醪則又
無不醪觴酒者於古有之父于一體而分也筋骸脉絡
無弗通也喜怒哀樂無弗與也以節齋先生之仁賢坦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一

三百八十五

易動合自然天倪和矣卽三公具而六情拂貴則有之
壽之道猶未也懋忠呼吸踐履唯義是徇唯道是遵懋
忠呼吸踐履一先生先生呼吸踐履不殊也先生其執
與滑其衷撓其體哉懋忠是之故卽令先生開百寮
無難矣若夫光膺顯冊跨三命而臨鄉里焉先生視猶
土直耳此非所以爲壽之道也亦非懋忠所用爲大人
壽本懷也先生坐擁三世而處其尊佐佐鱗鱗孝先長
文所謂悠遠博厚積久而微吾于南樂之魏觀其全矣
彼夫靡麗韶秀又魏氏之餘耳吾觀南樂而知天行之

運北又較勝南也

方中憲先生七十暨配陸恭人偕壽序

余左伯沈公拊循我人久且以中州中丞之節口日抗旌去矣而念其座師崑丘叙道方先生今臘嘉平正七十矣乃其儔陸夫人齊年黃髮合受祝延此亦東南冠寫人門一吉祥事也爲書致伺曰將薦幣我先生及夫人願聞酌者之詞伺被公國士知而于先生爲同籍翁敢辭有言余嚮行部首崑丘獲以故事式先生間舍先生于時赴銅仁守門閱其無人也微見署相若逢禮若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三

三

官案若臺察云問其鄉大夫則曰逢禮先生大父官案先生世父臺察先生父也蓋兄弟父子間致位通顯輝聯赫奕而其廬見守舍蓋綏若聞其無人者余因竊竊歎焉曰異哉又三年則先生謝銅仁歸膺力方剛髮鬢然純漆有與疑年先生寔建艾期耳有與復疑出處先生曰其不敏幸以二父庇及登途今者儼然平朱兩轡黃金橫腰視二父所得不薄矣田視季子所爲烏有者再倍吾率礪礪以犁以播水牯數頭賦賦望豐影馳黃雲繡纓紫燕燕吾竹度冠瓦盆盛酒手斟授辰子已奴

產子等以耄耄進余爲欣然一飽此何如掩閉障泥

作三日新婦態也而又四五虎狔虎犢習爲祖父體用

茂明科大者下帷矻矻研精武進常熟之緒論居不敢

先人試不至後人即至小在象勺下亦咸斤斤句讀口

翻瀾鄒魯家語晨窓夕燭來睡吾耳一部鼓吹何如哉

此校夫堂皇南向末薄半寸平節疊江之竹而日敲筆

黎庶以幾最理者天淵矣問者唯唯退而先生處居在

苒率用畊田課子二大端崑丘人好爲閑先生亦爲閑

紅橋綠沼紫蓮黃英稱心而止不斬爲閭閻觀結社擬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四

三

香山徜徉奕基舫岸問問以子夜前溪佐之家猿報客鶴銜童子衣于于適也吳人好爲古文詞先生更好爲古文詞曰首嗜蠹魚比于飢渴之于飲食然時發先策得庶子侍御兩文編校讐至再叙致詳妮付梓而公之人其諸丈夫子所謂大者隨年道上唾手一南棘南宮第若取諸符小者俱沾沾第五風氣韶令而諸孫肩摩踵接又盡豫章材份份萬乘器矣先生夫人從堂上而著膝前授衣割炙心腕爲勞而其所治各執劉殷一業相用而不相爲勝崑丘才美之地幾用諸方張大光揚

之都休甚焉唯是顯顯令祖皇皇二父式靈食報令
黃壚中先生其爲啟承先後者至矣哉夫人世難幾者
壽難全者諸福縉紳而齊眉黃髮伉儷者幾齊眉黃髮
伉儷而有子孫者幾有子孫而子孫皆賢待庸者幾
肩黃髮伉儷有賢子孫康強而未艾者幾無論吳縉紳
輩卽舉吾甲戌籍中諸兄弟而望先生之全盛指靈三
四屈卽左伯公于先生爲高弟先生所屬爲房魏彌天
之業者適見諸行事崑丘撮土地自是何減河汾王氏
鄉個且意公必將取先生所著元經諸秘密而公諸人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五

壽太子少保大冢宰孫翁八十序

代劉華石作

今年辛亥王春屆仲吾師大冢宰孫翁政八十春秋矣
某小子向備員圻理首荷尉薦恩藉有今日此自田畝
起家則以師在事內舉不避嫌且某華下產誼與師又
份社戚也恐默然無酬者詞詞曰朝家氣數

江漢爲中興靈振秀千載一時而師生于 世廟在
位之十一年王者代興乃鍾名世雲龍風虎夫豈偶然
是爲得天我泰三輔故都山河四塞渾淪磅礴時出異
人而師馮翊標奇一華孕哲三原朝邑駢接踵肩是爲
得地謝傳之身蒼生係望李膺之里群歸龍門而師弱
冠登奎同翔朝野者垂六十年士林有天下大老之稱
黔首切中流一壺之想肝衡跣足咸籍籍幸所天是爲
得人由前三得足述矣而師生平大節益又徵諸三變
云往師埋輪都市新鄭特破紆繩及當再相兼攝銓曹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六 萬三石

亟諷私人誣師賕賂屈惠文以囚服化仁里爲狴牢坐
之適戍飛章過馳而神勅於菟健人立骨于時新鄭卽
亦一夕罷歸瞻靈依畫會見太陽此一變也師撫中山
江陵炎威正焰閣尹鄉郡營宅棹楔之請爰託相臣而
師正類抗手三謝主臣若曰不腆拊循知有子遺赤子
宮庭貴倨分不與聞也于是江陵志甚遂屬臆近諫官
彈章隨上師得調南定力如山宵小乃爾下石此又一
變也師往棟銓朝綱不競濤洶瀾濁壹意挽汰爲圖而
新建權竊滋深事多盤枘是非非是視賂以行孤掌既

以難鳴重閣嚴千虎豹一身去國飲淚九迴此又一變也久之 聖心感寤慨念老成帥子 今上戊申歲優詔還冢卿時年七十有八師奉蒲則號于鄉人曰強長史之詩諫王三原望沮其行是或一說也 君命詔不俟駕焉吾有吾師之訓詞在也且 主上知老臣老臣何愛益辭墓則忘老驅車函谷則忘家望交道郵則忘身及陞見已居民衛士遮道聚觀欣欣色喜曰吾屬不灰尚恃此翁及遍接臺省庶寮輩臺省庶寮又無不欣欣色喜曰大厦拉攏尚恃此老師悉知人情皈依切至來禽館集

卷之九

七

上三百八十五

盤得高目而精爲籌其所用舍雖憑曹議然本之獨斷居多黜貪一念根于由衷不可解曰佞曰險深于仇讐然于小過失小註誤則賈貨必加門狀僅通名姓無論苞苴不敢鄉邇卽弗茶統扇萬里屏絕矣師好談民隱好談刑名好談兵法卽曹曹不及師不惜爲諸曹剖哲諸曹亦無不傾耳滌志以聽其所施設率用師什九師聞而若不知也封章條牒一出手裁剴到蔣裁都關大計赤衷抒寫靡諱靡遺至與政府交淡若白水荆岩和羹期于共相嘉善庸直餐恬還樸躋諸休明而後已焉

邇日曉曉爲政締結成俗所嚴憚取裁無之而非方今冢宰者良以灼然秦鏡妍醜不能逃也卽以 主上之深居簡接未始不隱然尚父倚之不則師一日留哉師政八十精神意用筋力憾理視五六十許人飲噉如平時燈下讀分行書如燠時布衣糲食自其天性然不至苦人以難曰物禁太甚事莫可行如是足矣以故人人樂親師師隨大小貴賤飲之河無不屬厭而去孔門之所謂中行師焉是矣 主上隱然尚父倚師師安能謙退且師精神意用筋力憾理視五六十許人其將于來禽館集

卷之九

九

上三百八十三

主上奚愛焉計非久 主上沛加公孤非伊異人事然繫唯吾師無忝于志孤者無朋也公者無私也非師其疇無忝焉某竊緯史編一二所修爲赫奕久遠者非世壽甲子謂也蓋有大年焉可馬溫公忠精粹德風爲人主所鑒知乃更千年而婦孺所率無不君寶在口者夏土之大年在也包龍圖操聚風猷凜然帝天矣至于今而異竊窮瘁追頌皇皇驚于宗祖廬江之大年在也吾師一語之出若懸書一事之行如懸象擬其印地何必二公平其謂吾師之大年庶幾齊光日月等敵天壤不

在今日三雅入吟之加爵大椿度索之幻說而已也夫
念誦則類蘇其雷馬則諸滕長竟百世而富平大冢宰
與馮翊之疆偕不朽中國四夷之名永永不泯城所云
齊光日月等做天壤者于今茲預卜之矣 王上紀辰
萬曆今才年壽望五十駸駸之笑夫何窮極吾師元老
佐之猶夫召公太公董召公百六十歲太公百有九十
揆師事 王之年今方強半其以竹是君是臣之伴于
三代也以師葆和晏適行見伊陟誕生于大耋之歲優
游二老之境將抱壯孫焉其髦髦復爲吾師開世壽復
來會館集 卷之九 十九 三百六十一

爲吾 君所世臣即蹈平恒項項所弗計爾

冢宰楊夢翁奉 詔優存兼開九案序

海豐大冢宰楊翁奉身歸田間凡踰一紀又數歲會

上舉麗明典詔所屬丘園三數大老自宰執外若尚書

則翁首蒙存問禮數甚隆里門驚詫而翁于時年且迨

九十矣邑鄉校諸君謀爲酌者之詞則以下問伺伺小

子受翁眷知最深且久敢抒赤懇言曰猗歟我明叶

光所鍾會哉蓋自國初有百數年而鍾會愈益篤中間

提發大人不使指而我東土有楊翁以出舉有明合八

挺之際得楊翁舉齊魯六郡極岱宗濱海之盛而得楊
翁斯言若近阿邑遠情實然取翁所立身立朝進退後
先之大節并觀之正惟小子不能述也翁以進士起家
爲長令入爲夕郎序遷潘臬顯躋開府濬用陟貳卿廻
翔南北最後正天卿席寵承衮玉于人臣極矣蓋優游
臚路且六十年由青鬚而黃髮由初政而懸車此六十
年中合則出不合則退退而出出而退數進數退數退
數進猶之神龍時泥蟠時天飛于龍何王遷屈一靈與
雲四岳固自不能違時而時于我翁爲近翁時當芻牧
來會館集 卷之九 二十 三百六十二

則言惠養時常論議則言抗直不容則于風憲時言條
察于藩屏時言旬宜于旄節時言綱紀于貳卿周歷頃
時言錢穀時言名法于天官時言人材中若太虛物來
則應物去洪如其在生平所條上封事一意崇王德重
主威大要明人臣不敢自專擅而歸之奉法循理不體
其職之爲兢兢又最重人品品高而材稍遜則寧見庸
品中下而材即超軼寧見抑至于愛護人派寸長必錄
猶大匠之用材不以疎柯累巨棟引而就繩墨務伴不
父諸溝壑青黃一切而當萬乘之器蟠木不遺也翁之

言曰三代而下無全人總之取節爲是古人不言節行以高兄而今動以後輩暴前輩之短小辦掩巨積之能其數評皆其及諸方寸能保盡無驗諸厥躬或亦佞有以故翁所存發一本平恕若志所稱絮矩然翁又言譬之舟焉操行士人之柁也厥柁無良患在覆舟以故翁持廉葆素歷官若干政不取轄下秋毫以上物練巾帟帶散衙讀書屹屹如經生察友或以過自損裁訝翁咲謂我故田家子布被糲食自安也及都政事貨賄遠萬里一紬不及邸中門故人以暇茶茶筍進欣然領一來禽館集

徵翁善退云翁在銓無日不念初服無月不乞骸書久之上章遣翁志允其請特給驛歲夫月廩重舉舊章都門供張翕然雲集而翁以鶴一翦頭雛一自隨曰鶴吾五銖友僧吾三乘友從此匣玉幾緋誓不掛四體曰桃花嶺吏得從嶺際以天年老幸甚及歸以一丸塞車門闔扇不與世故通乃時從後戶策杖過嶺園持斤斫樹開徑種蒼葭竹亂草結團焦堂室山木留皮塗不以望曰此華胥界安用雕飾懷覺且無礙吾栩栩蝶夢乎翁時而遊時而息時而啜齋時而浮白但不能爲菜翁拓杖舞以此自嘲而翁膝下丈夫子丈夫孫比肩接踵強半能文章通經術經濟其二三爲濟北大儒而翁猶時時督課舉子言又爲邑諸生秀異若干人講說中庸專宜與言如啟孔堂問一傍及人外侈語解頤塵尾飛而天花墮也翁此歸按年上章時至而止非直以隆替對出處而翁往者非移疾病則稱親篤老稱心舒卷脫屣如遺烏計晚節棟銓哉此翁故爲神龍飛蟠之用而翁與神龍俱無預主能不遊時而已翁今爲德于鄉莫可訾算舉邑號曰楊父少者字吾翁不再歲大耋及

矣飲噉勝壯年骨強神王才如六七十許人翁以百歲
稱吾鄉先生而以大老光吾熙代蔚然人瑞用我生我
天且不能以甲子限量之則夫九齡百歲之典絡繹責
閭門轉曉可待翁若曰爲我問雲間陸宗伯先生何以
希蹤老彭氏有無壺中術且就區中緣兩老臣何以教
子孫報荅 主上異恩哉那生善陸當藉手一函矣
壽徐母王太君七寮序

宛陵徐先生以岬夷借也蓋自河南太守云先生在所
皆奉其母王太君板輿行今者東征逐子哉先生若不
來會館集

卷之九

二五

上三百七

擇于此行也曰人臣夷險何知人子以母歷窮陬涉大
海而日隣于鈐宮蜃市之間曠莽之與居而風濤之與
伍毋其怔怔心動乎此何如洛陽者天下中也而甘肥
之易致寒煖之適宜而今者五月凜秋蠶菜之外說曰
杜老之所謂盤中水晶耳不佞一守臣盡熊轡朱而以
中土易東夷以五鼎易一栢溟渤水其于供養之道何
如也我心有戚戚矣太君曰君命也王事也嘗聞貞臣
不擇官勞臣不擇地夫二千石猶故也而以夷陋輒敦
汝若不崇朝而亟亟焉者日本未俘朝鮮未臘故耳此

出廷議而更代推薦之謂若尹翁歸文武具備云者用
以恬鯨波而惠子遺存屬國而尊朝堂夷陋不必嫌勞
勩無容介介也且若不憶而父之佐豐城乎而以潔勤
著也若將傲 天子之尺一而屑越軍民爲吾老人志
不朝食矣先生曰毋詔之矣何知夷陋君命也王事也
于是平戴星而理篝火而籌常持信節訓和節所置蘭
錡之仗幾犀渠之甲幾糗糒幾草焚幾轡車幾下瀨戈
船幾而底有辭于其爲登州軍夫濱海頻年黔首骨矣
而胡以臧若一二筭胡以挈困而授之糈胡以令渠不
來會館集

卷之九

二五

世三三八

當壘輕敵敵胡以令渠不蹂躪江東兵胡以令渠防危
而依依間左不鳥獸散也而底有辭于其爲登州氓先
生之心良苦哉而後與人之頌與焉太君曰顧誠何如
若治登州如此蠶菜珍矣盤中水晶甘矣凜秋九夏矣
奚必河南先生踞受教兒安敢忘君命王事者兩言竊
又得之諸薦紳稱先生之爲人豈窮而盡下忠信而厚
與才敏而去汰廉白而遠名居然公輔器也且先生餘
事多能研精相研以下書者從胷中出窗間之吟絕妙
毫書法無所不底極抱犢鼻祖鐵限耳孫又居然藝林

長也無論竟此尾不可淡涯卽說今日太君其循吏文苑毋平窆封大國何足擬焉今庚子九月之吉太君正七十戴大將軍以酌者之詞屬顧侗山東潞側書生耳言語何能爲太君重然而有述焉昔漢武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卽此地也此異世帝王不敢稱引毋要之太君板輿所歷地取精弘多且輿人之頌徵之矣萬口徐先生皆太君壽也百齡則有之矧夫山海益筭乎覽揆之日先生其以一恬泔渤上太君太君忻然色喜又何須五鼎哉

來禽館集

卷之九

三五

一百八面

來禽館集卷之九

來禽館集卷之十

傳疏 擬古書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漢書朝鮮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管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遼東復脩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來禽館集

卷之十

萬三

王險

疏曰太師箕子以八條教朝鮮俗厚守禮至戰國率乃稱王先是其地畧屬燕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亂燕齊趙三方往避地者數萬口漢復修遼故塞燕衛滿乘虛綰反以黨衆詣降準賜以主封之用亡幾遂攻準自王都王險所謂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是也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疏曰遼東太守見滿差橫請爲諸蠻夷君長要東備我外蕃用以羈縻滿耳滿先是降準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敗準其侵降旁小邑伐脩應亦顯是不獨兵力至是并服屬臨屯不惟稍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也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

疏曰滿子名逸再傳及孫右渠滋益以橫倍漢要不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三

與眞番辰國通已又不入見其誘漢亡人多不第燕齊亡在者慮未始不欲帝制而中國自爲也所進關上天子書是何等書以今言之卽設好書要自有說詎不宜令天子見哉按眞番辰國故三韓辰韓也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涓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禪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殺殺何

疏曰涉何必漢一才辨士其刺送已者幾於搏掩殺

人乃曰上爲名美弗詰夫奚以美哉卒之朝鮮發兵襲之身死東部共與自殺之者一聞耳史贊置何於唐蒙嚴助列通曰好事之臣意戒窮黷禪王長於漢外夷臣下稱禪小王則長亦禪小王矣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三 元三百六

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疏曰樓船將軍從勃海將水左將軍從遼東將陸其所募罪人不知凡幾及隸何軍據左將軍將燕代卒悍而樓船將軍亦衆不下五萬人豈其軍興不振哉夫以五萬人往而以七千人先王險所繇齊卒入海多敗亡耳以七千人而欲冠軍鋒輕軍敵又輒薄人城是宜右渠易已左將軍乃軍涓水西按王險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涓水則左將軍軍去城實五六里許自西據東業有其勢其視輒薄城下而以身後

險者不超天壤左將軍識度於入軍始可什九決不及敗矣

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八衆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

疏曰衛山以使者持節至朝鮮王太子欲其觀兩將軍來會館集

卷之十

四 代三言十二

情狀及右渠逆順耳右渠頓首銘卑下遂請降服遣太子獻馬餽糧不過謬爲以好往徐觀變持兵甲士衆及萬餘實用備禦非常非果不自佗於盛漢也使者及左將軍乃謂已降不宜持兵然則太子寧能爲石人耶彼其早見給欺兢兢勅嚴尚復有意沮水西南跬步哉山川無成事坐誅則左將軍輕信誤之耳時樓船將軍絕不與山交接實亦山嫌樓船部署敗走計無復俚左將軍擊沮水西出勃動有氣故與知之者謀之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乃山以斷頭乎惜

哉

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聞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有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懸其圖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迴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來會館集

卷之十

五 玉言

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疏曰左將軍稍一破沮水軍氣差驕盛又素侍中幸難近樓船將卒懸沮本自易與乃又常持和節右渠安得不揖厭狎之哉其使大臣以私要降樓船意今兩將軍自貳非真有意嚮通樓船歸誠天子也左將軍期戰而樓船不會曲在樓船將軍固宜左將軍疑有反計使左將軍依附樓船則右渠視左將軍與樓船正等左將軍何以竟此尾乎而收棄綸之烈也哉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

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
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
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
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軍計事卽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
軍以報天子許遂

疏曰公孫遂故濟南太守天子訖家拜起假之便宜
往獎勵兩軍事左將軍復以所意告所謂先入之言

來會館集

六

三

哉以節召樓船入左軍令戲下輒縛以報疑於太擅
然猶見爾時天子任人不幸文法差足爲杖節臣吐
氣耳樓船失敗首鼠固宜縛但出同遣將軍口而入
太守耳則去同仇義遠矣雖然左將軍近果故太守
近公律以國是亦何渠而不可

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
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口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
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
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

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
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論其
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
參爲瀋清侯陶爲秋菑侯啖爲平州侯長爲桑侯最以
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疏曰樓船將軍并其軍被縛入報左將軍一意敢擊
或仍前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如法用卿問朝鮮乃
內亂耳卒之諸臣市國尼谿相參以右渠首來降意
不欲如陶啖徒身降漢路人第道路死也下王險城

來會館集

卷之十

七

三

復使右渠子長非左將軍威德亦滅國無聊之所必
至耳夫以弑王爲奇貨而令其子及逃臣之子於兵
無諱第逃臣子比出何策論故王人民若右渠子則
可悲矣卒受幾侯視然戴目異時何以見死父地下
哉餘封四侯想當漢制定朝鮮爲四郡元封二年以
涉何故用兵三年朝鮮以平

左將軍復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疏曰定朝鮮實左將軍荀彘功樓船將軍楊僕以光

縛入報天子見謂左將軍齟齬之佯坐相嫉爭功棄市不得以勞聞贖毫毛天子益誅心意風厲並將裁樓船將軍所繇坐不待左將軍擅元縱當誅抑亦風厲並將指計漢法應爾然以贖免楊僕固多財乎燕吏安可爲也考楊僕本傳天子以伐東越切責五遇復令盡死破東越不誅或以南越東越功故武帝之取將意深遠矣

贊曰衛滿詐準有其國再傳爲右渠隨以滅亡天道好還如此哉涉何意圖異域功卒以一死易一都尉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三

今人搃擊於功名之士耳天子遣兩將軍楊苟又遣兩使者衛公孫可謂並意武功卒之衛山誅而苟誅亦不免悲夫武帝上刑果殺可聚以觀矣余謂山與右渠太子無私牽脅不足以誅苟有功可圖而卒以誅死無亦道家所謂矜伐驕強鬼神忌之哉朝鮮四臣一子錄錄無所比數然亦天以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予漢縣官也然則爲君父計宜有苟誅不宜有右渠子長相路人等爲中國計不害有右渠子長相路人等若楊僕者即當贖刑飾巾人世耳其何以

辭於天下辭於來興哉

擬井公博已上穆天子書

草莽臣井口再拜頓首天子與化人游執化人祛及化人之宮耳目口鼻觀聽茹納皆非人間之有自是益薄腥羶厭膻惡肆意遠騁不樂臣妾造父爲政八駿雁行七萃之士是憑是將徒卒所至方寓外內車轍馬跡若將適焉迫見西王母賓而觴於瑤池之上謠以白雲倚而和之其辭頗哀乃紀丁跡於弁山之石樹之槐眉遊行殷殷自西徂東諸侯王吏或飲以白鵲之血或雪以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九

牛馬之漣或獻瓊瑤或貢錦組金膏銀燭豈柱朱丹旌厥源源靡不畢集天子樂之爰及於剛臣實敬承呼臣與博臣敢不拜從官廼設六箸十二棊王投在前臣投在後左手辟王投右手自爲投王贏三倍臣贏六倍對博三日臣勝十八局界之內烏曹若臨其不以寵靈天子而幸下臣口也何故是日天子親償博進士之瑤以五鹿人之瑤以十帶罌四七珠三十裏稊麥百載醇酒百斛臣乃膜拜而受天子既駕臣遽寐及側思博雖小道而有常於大途也臣隱於枋他他手顧睥而不顧博

王乃幸臨伎仗乎有博而不有王是以臣勝勝乎臣氣
素定而臨事若忘也王臨下臣盛氣加臣見臣小勝爽
惑在心是以數博而數見負也臣聞金注者惜鉤注者
憚无注者巧臣之今日載注之无矣王之所注匪鉤伊
金矣夫若驟若馳若霍若揮無動不變無時不移博之
象也其合縉縉其分芸芸若相棄也寔相收也若相及
也寔相遺也博之理也情莫若率形莫若緣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形神弗膠十博而十勝百博而百
勝矣寧一日六勝乎哉臣而後乃今知夫技係者滯技
來禽館集 卷之十 十 卷三百六十四

擬晉卻克與魯衛曹三大夫伐齊書

克不佞以敝邑寡君之命來會於齊三三大夫咸在焉
唯是三三大夫不鄙夷克而納諸齊侯之館我不佞克
實利賴之於時齊之資糧屏屨共矣克駕於宮及聞御

者暨曰倦乎曰臣不敢觀其左足也奚以倦曰齊多川
乎曰匪別之以實臣有疾以問三三大夫俱至反而願
魯大夫寡髮從夫顧衛大夫駢膝筮肩夫顧曹大夫嫗
鵲鞠以前夫以顧齊侯之宮堂而帷婦人觀而笑之問
孰誰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嘻其甚惟山藏疾而齊
庶暴諸庭天實我刑而齊侯婦人笑之也嘻其甚其惟
我三三大夫將四國之君躬自創而疾焉用益也嘻其
甚夫蠱猶有毒而象人物玩之則亦胡顏之與有且也
國卿抑微會也齊其長有諸侯也與哉克也不佞敢先
來禽館集 卷之十 十 卷三百六十四

三三大夫爲之辭曰紀甌亡恙乎玉蔡亡恙乎丘輿馬
陘之地縱橫其畝乎其盡東焉吾將以土齊也豈必土
齊繁蕭同叔子是質其不請諸其胡笑焉而魯而忘此
鄙之敗乎而衛而新築之鬼新矣而曹禍小行其及也
二國以復踣而曹亂萌是過奚爲而不可且其國有高
固焉豕突而踣易與也有賓媚人甚口善辯焦焦至矣
有丑父膽諦絕人智而辨於事其勍敵乎爾三三大夫
其悉丘甲而爾鄆之師鼓爾蒨澤之氓以與我八百乘
合尚其釋憾於齊及於鞍飲馬華不注之泉獲齊侯而

飲之令盡復爾魯汶陽之田願及吾世一
彼其母有賦心

擬范蠡居陶上計觀書

西陶陶姓朱某故越區范蠡季子孫也先生近會越人
貨生翠桂過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陶
如輩皆狼籍失職之人入其家入其家入其家入其家
書遺文大夫先生試之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禍而虛誦勞手同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所如飄飄若馬以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來會館集 卷之十 十一 元三百八十五
死是以王無我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子皮蓋以伍相將自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千萬拜用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受而久之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故相繼名也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湖周百頃若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更十餘年可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膝被龍君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腐腫不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其書

醪酒無不俯俯操斗操概曾不言勞要之用先生策

縱橫握美在齊日久兼法太公取截管仲生死金粟分

合乘除天地陰陽亢承順逆此大較也是故生淩死則

歲大美死淩生則歲大敗當寒不寒則殺暴貴當溫不

溫則殺暴賤承天之時察地之宜從陰收著望陽出糶

貴賤贏損什不一失若何而金生粟死若何而金死粟

生若何而粟金俱死若何而金粟俱生富國強兵此爲

至計萬貨廢舉端不踰茲是以數年以來居積之厚其

蜜不翅九櫛文筍不翅七枚明珠不翅數排晉竹不翅

來會館集 卷之十 十一 元三百八十五

十度以陶較越無所不備布衣亡徒微天之中以至於

是是亦足矣第所介然者死委之山銀編玉字窮極瑰

麗語兒由拳羸蛤鱸尊冊祖碧袖在在不乏姑蘇麋鹿

可射鷄陂鴻城諸所困臆可噉也然王有驕心亦有疑

心吾聞驕君不度疑國不居於是三十四年九月丁

未備然入湖諺曰鳥不及弋獸不逮檻吾將以避夫長

頸烏啄鷹視狼步之主甘心蓄牧晦跡埋名坐招太山

之福而自佗於兔盡提湯之慘也近聞越子詔募良金

范鑄蠶軀非蠶可思思夫夔皮之鼓總建行前而蓋雨

汗交流惘然前蹈而以雷獸之骨振之也若徒見蠡面
貌熟蠡步踊得無曰蠡來其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
謀吳之前人嗟乎則亦文大夫屬盧之續耳其能免於
伍相穿山者我發憤騰潮而蠡遊魂慨元厥後以重水
從耶蠡今遠從閩上重先生爲介許王以蠡還而爲王
請固陵固陵可得請陽城里陽城可得請從苦竹而大
其廣輪拓其奉邑亦可得而設城一旦歸山陰竊恐王
之提所金鑄蠡軀而瓦礫擲之也詎寧惟是蠡之頭顱
莫保矣是真所爲屬盧之續耳日者中男見法於楚卒
來禽館集

卷之十

十五

擬司馬遷與李陵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往在任少卿
門見足下身長九尺五寸掀鼻印臆露目赤睛大聲自
叫瞻視絕異一飲盡桐馬酒一石謂犖犖男子耳以今
觀之乃作降胡非耶咄少卿僕不志足下敗走足下降
耳敗人情所恒有降迺羯羯獸性慙腸狗態不顧誼禮
事足下面不黥墨衣不綴覓頭不樹鷲鳥毛何以降耶
足下文降自可乃受虜馬畜妻虜息女自今余吾水北
號名少卿婿鄉矣少卿足下僕以足下及於熏胥卽死
何所復恨足下得無久溺穹廬富貴之樂而笑僕關尹
來禽館集

卷之十

十五

春官生

相而相乃母妻耶夫臣能相士和工相而必相也者諱
起內使叔服上愈益大怒謂群臣遷與陵雖計沮貳師
軍爲陵也游爲單于也地感慨多言適與獄會卒從吏
議當以誣上餌之蠶室遂就腐刑於時上尚無意誅足
下母妻也上所爲遇少卿何厚而遇遷何薄耶少卿借
言因杆將軍誤我謂我教匈奴爲兵備漢上遂誅吾母
妻族吾家屬迺始發憤拜胡右校妻胡女子設用此等
少卿何不逐韓延年而死戴目見母妻誅絕此所謂
疆顏耳啁少卿見蘇子卿身所行事尚不絕咽死而甘
來會館集

卷之十

十六

隆言

啖酪齒斷生肉如以飽養牛何以少卿爲夫坎地煨火不
以蹈異人背而蹈子卿劍不他擬而擬子卿皇天后土
實式鑒諸而足下友聽燒膚誘骨鯁杖節之臣曰子卿
不降何以過陵也不亦羞盛漢辱隴西之世乎近薄從
上雍會見霍子孟上官少叔甚念汝擬具善銅良鐵繒
絮器幣翹翥盛鼓以賂單于贖足下南歸僕謂足下歸
易耳獨何向月復奉高廟齋酎乎卽陛下假貸不誅令
以一牢豕告韓延年墓足下此時不免辭舌歐血死死
不亦晚乎卽不然而陛下躬秉武節親帥師旅勒兵十

八萬騎深入單于足下按左則左勝按右則右勝足下
將安嚮耶以僕爲少卿計死當埋骨幕北苦寒地爲單
于虜螻蟻耳魂而有知鬼且抑掄相驚以太夫人夫人
曰太夫人夫人至矣足下此時復有雲母翳面乎少卿
地下不乏構乾肉吾知太夫人夫人之不舉七箸也及
以至是天四行尸耳亡在漏刻而尚喋喋佔佔欲奮大
辱之積以幾曹柯之盟曰吾將以復居延之跼孔子曰
吾誰欺欺天乎輒因當戶且渠行以書喻指家有上世
鎗瑱一枚用先尺帛以與少卿訣絕足下素善五言詩
來會館集

卷之十

十七

附言

其以一篇相報若乃逞脰頰頰啁啾胡語鳴鼓示勇以
報使者使者至之日僕其焦熱灼胸望少卿而敬之也
謹再拜

擬張湯劾鼠盜肉爰書

杜人小兒湯謹按爾鼠玉衡稟氣石蜩託宅近譬則韓
盧東魏以並形邀稽則伯勞彭蠡之聲化地支取象朕
子建祔國風興歌無牙寓諷若夫量盈一勺技嘯五窮
在庖則雀共分糧去穴則貓忘爲席亦有奮耳飛尾命
噉嘯侶綠架破鞍盪櫃銜炷騰擲攪乎熟眠潛齧損夫

被具斯其故態無足深適者矣邈乃伺吾大人出舍押
吾童勿盜吾蓄肉撥皮狼籍剔骨委積猶爾白日人立
藉神仲龍向夕狐蹲炫彩赤豹詭謂聚淵於大社竊據
手美好作雙鶩狀莫可倫擬用爾之故大人見譙謂斯
肉未賦庖饌又匪烏攫爾湯奉守不謹當戶謂何於是
鞭扑交下肩背流血喚爾童子疾名捕之余廼發其囊
藪極心重灌遠不及於嶠豕猝未營乎覆壁爰得爾鼠
一頭厥腹果然餘肉尚在不覺發憤裂眦幼掠驗服爾
鼠垂首跪足彷彿請命余遂祭石殲旆客不移日北苑
來禽館集

卷之十

大 五三三

之剖有經南淮之粹莫採採綰報珠昨衣兆福設曰小
瑾匿瑕吾不取也嘗聞爾祖肉重千觔壽以百歲宜爲
爾因物著惟憑人示卜何物并爲腐脂待饑餒而鼓吻
者哉兒湯敬謝大人緇教鼠背趨徇長安永舍自後復
爾爾者爾均餘黨罪坐他物踐毀舍中新菜鹽炊食器
席蓐者罪亦如之

擬單于訟右率陳饒推印書

單于知敬問無恙中國受命在所一新單于幸備北藩
竊樂觀聖制慕化亡極使者五威將王駿等至宣陽印

及綏再拜受詔譯前日坐使者穹廬前爲壽畢使者
邀取故印紱敬詣遂與接授譯奉上將率單于區霜不
解視印不知印文有變更也賴左姑夕侯蘓反覆諒喻
趣視印印爲新匈奴單于章米不齊同紱亦異前隨遣
右骨都侯當往白將率石率陳饒乃引斧椎破故印且
曰有詔故印得隨將率所自爲破壞當還白單于忽忽
不樂咽不下湮酒因道導右賢王與待詔蠻夷邸謹以
牛馬從皇恐言事竊見漢賜先單于印黃金佗鈕今裁
得中金鈕又龜此可疑一先漢賜印五字今六可疑二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九

先印稱璽今言章可疑三先印無漢字今加新可疑四
先印帶綬色盤今綬紫可疑五先印文鑄今文斷可疑
六左姑夕侯蘇頗悉漢事備言漢儀諸侯王黃金璽索
佗鈕列侯黃金印龜鈕名章下則銀及銅有差諸侯王
印盤綬公侯紫綬以下青墨黃綬用銀銅有差朝爵印
文鑄獨軍中乃斷五字應土德數五明漢據也卿言璽
不言章又璽文從土或者先皇帝有意先單于若曰使
爾主其土云爾且未肯加漢蓋示不統一單于而臣妾
畜之也今皆反是又文六漢渠何罪而親欲背之爲

仍舊貫如之何當五威將駿等擇日舉遣從大行令出
教徐緩非有壁壘息遽事而印乃斷豈辭銅別火之不
職抑中國乏薪炭耶單于謹按陳饒恃燕士果悍不顧
禮誼輒破故印蘇言惟故印無詔饒推印多自功色右
骨都侯當詰之亦無悛容諸主客以下相目并栗謂單
于宜且留饒爲質以索故印不則磔饒等如燬鷄耳單
于不從復令右賢王與將兵萬騎護饒等直抵朔方塞
與朝閣下稽顙用王駿六人資至金帛重遺告至因問
中國易故印何故饒惟故印有無詔蘇所言漢事是何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二十 元三百一十二

來禽館集卷之十一

濟南臨邑邢

銅等處諸著

碑記

淄川縣文廟碑

蓋聞勤宣社稷爰重職司秩祀廟堂是關令典黜其淫
黷誠何有于叢祠標厥經常更何加于尼父律以在三
之公義褒然群聖之大成俎豆孔陳仍屬特峻制有隆
于疏杼禮僅亞于賁庸夫道則歲而聖則時揭時所以
明歲師以尊而帝以貴貶貴所以表尊凡自鳥言夷面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文三百一十七

之鄉均識地負海溼之業維茲古薛淄川者幅隕隸濟
雄紫甲齊年代相沿廟庭不治類扯羅之大夏見赤白
于舊宮疇鼓舞而勸勤俟神明之載煥濡須朱侯下車
伊始扼腕已然基月政成殫心力作以爲禹中不事將
薄景于崦嵫黔首漸安政後期于逢掖然又謂勞民者
府怨拂好者室疑念夫官下之緩副以王家之緩緩稱
金選豈鄙邑之收專穀比玉豐乃凶年之仰命當之莫
矣計無復之俄而天庸厥衷遂若神通其奠蓋鄉大夫
爲維衆之彥諸紳紳若衆腋之材以衆腋緝一裘胡難

弗易以維素供在類胡後弗前我也于于人皆喁喁赴
之如流水輸之若轉環損費有差視費爲準緡錢益大
則桓相之紀豈碑構匠鬱雲則益州之營石室自冬以
抵開歲由孟以迄季春丹青漆澣之必儲土木石金之
具待廡門更造殿宇加崇平直圓方起輪奐于再世高
明廣大揖賢聖於同時再輝坐茂十重並設板輿四軌
陋張麗之二千厥史是之六八勅勵無補嘆樂多荒試
按昌平之會市請周鼎并之文梓道壩之餘表還民人
其悅矣尙書之靈版卷下侯其妥焉歲屆缺脣奉標鼎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二

足繫：若、舒顏閭閻秋秋者鼓氣侯則離致此侯忍
舍旃自茲治道教于中庸以封可冀躋文章于上乘列
壤共推是則作新之明驗長師之巨伐也邑博士先生
博士弟子某某輩微記余余爲嘉樂而記復系以詩侯
名萬春字某辛丑進士詩曰巍巍我師汁光挺靈赫赫
我皇橫斯孔庭寢成大饗乃在宗國凡百有司各
守方域域民嚴祀厥惟春秋而之不飾寔官之羞顧此
淄川令來認認有其舉之貴毋廢祀載脩載繕而貌靡
然崇朝俾功大夫之賢誰共尸之曰我長令令弗敢專

以何與民所... 以其無舍廟功

香股股鍾石我師樂且奚與非責令開都講式我

生姓姓孝秀道其荒儉子弟孔嘉大夫是喜覃厥風

不疾以駛坐師南面令面北莊坐令南面諸生向方

喪斯文庶幾先覺爰藉聖師立我蒙學洽茲膠頤圖

貢珉令君伊何爲朱萬春

武定儒學重脩泮池碑

聖聞宮牆萬仞非一手一足之爲勞洙泗二流豈盈尺

靈尋之可測自尼父與天無極素王亘古同休歷朝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

封號出出有加在所之崇嚴兢兢勿替有虔俎豆甚幸

生儒第寓豪之廟貌鱗如歲月之浸淫不戒丘陵川澤

高下反至于相凌土脉水泉虛實胡出以占勝竊每歎

夫縮衣白哈多方結萬姓之緣約願青衿無計購半鏹

之入豈吾廣大之教不及旁曲之流事在人爲時誠有

待我同郡武定州者無隸故封東溟巨鎮孔父之廬未

簡堪輿之相攸同機戰而池止水瀾而不治采芹在泮

高山仰以無從且經傑閣之後隅迤邐如岡而突峙

文昌有祀累劫爲壙有兵使者許公載瞻浩歎乃予大

夫馬子銳意復興尚爾托諸空言亟有須於義舉唯是
漁陽署篆郡貳吳君學博望江李君協謀祇事殫力宣
勤謂莫非官下取傳舍以視儒林爰歷歲餘竭勤而
弘鼎建疏壅去穢居然半畝之方塘湛碧環清恰受一
天之月暈中開小沼種佈青蓮傍得甘泉鬱成文苑若
天啓秘寶地效靈井幹美陋乎銀床環砌不殊于雉堞
砥肝審同次第永肩閣沿函道屹蜿蜒以猶龍路亘崇
臺儼輝輝而下鳳翥鍾有嚴于紀律登馮不謝于昏朝
以故臺漲兩翼水道雙流不霽何虹悅畫橋之北直未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李三真

雲如墨見寶對之中連是役也計費三百許千鳩衆數
千餘指赴工樂施多紳萌見義之功經始要終乃刺博
獨賢之力嗟乎任勞者不辭爲怨府計遠者弗責于目
前以彼其助渾似不言之桃李若而人者真稱大造之
鑪錘聊紀貞珉以先輿論云爾

城武啓聖祠碑

啓聖公控制郡邑俱有祠祀之城武故無祠祠於尊經
閣追惟聊大夫裔殷生周禱尼毓聖先師萬世爲士聊
大夫實賜之塊矣雖曰汁光之精大帝所擬揆厥水木

以報罔極以祠啓聖其胡後焉城武假祠於尊經閣迨
襄諸爲城武者不脩國事近慢不有趙人張令居仁其
胡與於茲役茲役正而經廢而舉自以奉餞不煩王家
殺四民靡所諱卸令其知政矣祠卜於尊經閣前方凡
三楹廩括支柱挾檻闔皆悉中飾度爽增賄寃不乖神
明令其知禮矣令屬伺爲碑詞何厠魯諸生後又若仁
童子師敢弗以碑碑曰以稽厥生昌平鄉以迦厥祖爰
肇商帝乙苗裔合永昌况乃歷世銘循謫身長十八貌
且矚神明無忝厥以莊挾縣門發於偏陽諸侯之士曹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五

三

是秋維季庚戌庚子良乃誕我師丁魯襄繇縣禹禩吾
遠光問河何自崑崙長依稀往季錫號王錫公昭代崇
義章一杯椒酒東山防四海明祀爭趨踰粵茲下邑隣
先堂俠毓無所官敗常有美張令如負霜程王度日營
捐棟甍杼不儉燔燎藉漆漆濟濟來洋洋辟淫尸鬼恣
之若安符我令禮教坊警宗東膠日月倘尚其無怠房

章丘縣泮池碑

堂庑流事市月而汲汲也延三老有秩於前曰政美

辨乎曰侯之以也民其奚與知延行義好學而前曰敦
奚倡乎曰侯之以也士其奚與知侯默存焉曰是在我
是在我以勤朕形以厲朕精其月可矣乃臨環橋以觀
殿廡殿廡巖矣以觀堂齋堂齋飭矣以觀門戟之間曰
泮泮乎曰無泮曰無泮奚以廟也亨不敏敢脩闕事于
焉諏日徵工度廟前地而闢之朕形半規取象于壁取
制于泮大都其矣而池之前民居業焉弗大隘也弗通
塞也奚以池奚以廟也廼用皆給券民得地延袤若干
縱而衡之與廟直前直城城東南隅而塔焉坊而議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六 吳 卷之三

爾祖伊何祖且維烈厥孫伊何仰止在位凡民有生匪
偷胥適以叙以明茲池永宅

德州學宮創建文昌閣碑

德州學宮據址叶旺夙也人文碩德雋異代稱不乏比
日歌鹿弗都題雁未慙人或咎于軸位兼亦竹于星緯
待時彌渴于胡能然天以黃劉公重界茲土諄諄單赤
損已益下水則避其寒瑩亦則妙于若剗其月而可獲
上寢洽乃行類咨歎周步審協謂異嚶昂聳于經宜而
乃謀于薦紳士父老子弟閣焉文昌居之歡欣啟素躍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七 大三百七十四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七

大三百七十四

其指却幣而領以文荏苒紀餘遠遁未果給諫程公紹
司農宋公鴻儒復以書凡屬敢託顏氏爰勒貞碣庶答
廣川士民之勤藉掄齊安師帥之繫云爾宋公卽前所
云冠賢書者先是謁余爲張文學鳳翼梁文學材公名
道號聚齋楚材最良今爲名二千石云碑曰有類斯閣
龍首爰元文昌赫臨文教彌邕鄉魯駢駢奔解靡讓入
歸我公公曰暨貺廣川世延台躋臚唱我公之庸靡可
形狀千秋萬年興詠悲匠血食廟祠于今歸

重脩泰山碧霞元君靈應宮碑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蓋聞之孔子云質有餘者不受飾也碧霞宮胡以脩也
又聞之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碧霞宮胡
以弗脩也夫大室不營春秋致災華山加繕光和尚述
張寵以二千祠克史晨用王毅表聖東漢標燬乎桓相
淮源歸助于郭守沿經舉廢自昔然已岱宗爰長諸嶽
冠以帝稱廟貌崇閭雄峙州治而碧霞元君靈應宮則
巍然托趾抗擢岱椒其列在集僊鬼神道錄等編未究
元君之始寧襲耳食之謬唯是四岳避峻九山推烈碧
霞于斯宮焉要之人天允叶精響合答則下臣彷彿可

言無懷之所稅軼黃帝有虞之所驅蹙三代以降
秦漢臚禪紛如廣心就設乎壇陵中衆厚集乎壇
邊尋無已輝鏤若何昭代列皇重厯遣告倖福陋贊
之罔竭裡酌刻牒之緒以故明祇惠以豐楙下土迨
于穀輿蓋有馬談攷其冊典寬舒哉其頽頽者矣厥有
冠帶之僂布衣之醜估販之魁惟閭之倡靡不指奉高
以首路聖雲封而騰地珽則珠松微尾飾錯師比帛則
翠草雞翹黎單毫毳幣則楊邁朱提緞文白撰供則登
疑阻膜豚拍宮脂器則雕簪黃目盜盤梳炭樂則雲和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爲桐丁寧埒竿儀則金支翠葆徽章星施焚燎降天于
震墜蟬匿畫輅木寓龍駟股麟萬狀不可勝窮百千
飛踏藉雜選或造檻乎榜木之采或下瞰乎治邸之
或依倚乎白馬之影或隱見乎明堂之墟群情翕赴
已極矣岳靈恣穆能無應乎竊見降瑞錫祉調風布
帛屬寸澤乎遐表彌天飽其至德所謂迨穀驟而致豐
標則又惟一人之所暨及也元元之衆則有疾癘覬瞻
思東思廟率肅句矩于嗣祈夥水火希遠離睽求聚休
下諸各聞所懷亦有樂其云亭殿爲德命共驅族欣

施康之屬益廣金銀鍾銅之用凡此有位可無報稱親
傑構之少渝廼鳩僦而不懈藻井連茹會邁脊茅之地
飛雲麗日若開室雞之天席葺葺稽典還嶽峙子來者
可念行築者云勞遡惟画議之先寔出尊明之斷方諸
前哲今古同符則此碧霞宮者胡可以不脩也胡可以
不紀也詞曰泰山巖、萬物伊始帝冊帝孫儻元君是
呼吸上通瑩尺有咫膚寸八荒人事甚邇四岳苞祗四
流遡邇唯岱是宗靡敢抗壘先民有言神怪詭譎我儀
圖之祐善珍否乃方王帛走不停踵孰云奉高有道如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

矢巍然仙居棟厦丘疇新茲宮我撥則以灵藉載輪
神司其醮發函燭霄皇乃受祉

平原縣重修顏魯公祠堂碑

竊惟臣忠士誼植萬古之天常歲逝人思永千齡之紫
蔭是知徘徊路寢下涕泗以發從躡躅灵旗信神明之
有覺音誠可賞則柯亭之竹無求枯樸苟可彫則峯山
之桐無半死而矧人倫益代本節于霄岳金振王之標
掣電驚雷之望則夫一系一竹安足擬其大成可賞可
材詎止起於片技益振古興頌風之感乃方今有藻潤

之羞維顏魯公者少唐家訓紹良治于之推長薦甲科
拓高門于沂水繡衣持斧路冕行驄入呼御史以為霖
名冠殿中而獨步出司大郡在我平原適當胡維犯闕
之秋愈矢神羊觸邪之志內嚴警備外飾文儒軍麾伏
李萼之便宜秘密藉從兄之書詰二十四郡獨厘天誥
勞存一十七州盡歸先生盟主王屏則臣宜効死國危
則家不可私漁陽質十歲之孤靈武拜一丸之蠟用是
數撓賊備畏挫逆鋒關隴緩動地之悲李郭展垂天之
勢氣吹四隅溟渤身當萬里長城已復奔詣鳳翔疊遷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文三

權要孤忠岳岳豈窮鳥之依人神昧皇皇若將師之得
相詎意登言荆棘視購婁京汲黯必置於淮陽賈傳誰
堪其痛哭通遷通罷或憐或疑舌在而百鍊常剛丹存
而萬方不化始之元橫繼以虞姦檢校尚書白副封之
可去出宣方鎮奪李勉之請留嗟乎垂齡八十使于四
方投虎口者何人探驪珠而無日秦州西壁曰死所之
在斯汝水南冠其積薪以如蹈且出其文教自誅平生
屬奴之詔矯來耶耶之鬼未返盧卿頭血猶懷報于舌
端阿呆靈風計咲迎于地下精忠大節史不絕談而又

加以將聖多能兼身數器空玄十部悉已獵其精華文
酒千場率未妨其雅譔高文短韻勝地名德適意而潑
墨千鍾會指則押麻百匹乃若臨池神授地素同功行
押正書超凡入室致石則屬之家幹判牘而不厭老夫
妙喜石鱗方外推其巧製白蘋芳渚宇內賞其名言在
昔一字朱提今則斷珉白璧最然我土趨乎典刑東方
曼倩之奇蹤夏侯太掾之麗作而公擘窠巨筆恣匠精
心墨盾穹然龍鸞儔若環而四面宛然燕燕之廻文屹以
當庭匪韓陵之片語至今陵州敗郭猶傳太宰之臺狀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三百

邳州張婦瞿貞烈碑

張婦者姓瞿氏下邳張子道妻也子道故襄人子又左
足跛瞿二十來歲張凡八年子道病噎死瞿仰天大哭
不復食新後十八日以餓死節烈其著垂十年而陳大
夫王廷治後次縣上詔諸臺會直指馬公報命則以

兵使者莫公議狀開闕下詔可令以縣官錢三十千爲
封梓樹若曰故民張子道妻瞿氏貞烈之門陳大夫復
拓祠立像諸所規畫甚具大夫顧謂余先生凡三過下
邳不佞數承風教靡不澤于節俠文章也者茲役也先
生寧無意寵靈之尚有賜言瞿也不朽不佞守臣亦不
朽余重大夫請敬作瞿婦碑曰下邳之里瞿氏姊二
十出嫁張家夫夫今何狀賤且愚下堂傷足蹣跚倚平
原美人恣胡盧瞿也在室恒于于勗勗焉夫手龜紡
車佐之聲軋如夫夫婦婦窳巷居豪華庚識何門朱日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三百

章疾置承明廬春卿核報 天子俞詔令鑒表張婦瞿

上虞廣厲風教與爰增廟像恢門廡冠旆儼然靈妥諸
畫旂不揚神來徐辱女子者羗何脩歲時伏臘牛羊豬
一朝之餼千季餉人間脩短誠須臾我來下馬重嗟吁
適今不術後何帶長堤垂楊萬禩居誰其作碑那相如

大可馬御史中丞黃公城德州碑記

德州北拱天邑津門怕爲要鍵南控水府漕綱通其利
淤困窮倉城之所屯倚脩樂番休之所歸宿東泰十二
斯爲吭喉顧不重哉唯是蓄衆容民繁城是賴瞻茲德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十四 宣德元

水則何如矣百雉殘于颶潦下魚宅乎狐鼠頃令仡言
者竊削扁鵲者拉攤土箸惕其群處行李婁其瞻矚繇
前基重之論容狃因仍之貫乎我撫大司馬黃公登長
藩臬以逮臨拊所忘城德唯寐爲然第連嘆有秋人盡
詛歲暮之河倭兩劇公私百孔既剥膚以椎髓復罄盎
而竭帑徘徊惘惘靡有底極我公者雅變至道之俗數
騰歸袞之譽每謂成城之役恒繫于衷遺難于人爰歎
其恕于志有之浹辰及三城之危負戶避一軍之棘起
沙過千竟夜置塞迫于四墉大易設險春秋城築書若

既勤詩詠百堵皆齊誦覽其諗能無鑒諸且頻年浪激
乎江夏垣闔于膠水居諸通易入代幾何此之不治而
終託言民以創距天以降割是襲屠越之故玩門庭之
圉也公智勇沈遂凡楊研算匪朝伊夕頭鬚爲白以爲
不諮官府則不審不講金錢則不任不順物情則不允
不劑豐殺則不叙不敦工匠則不力不立程度則不飭
不奏 旋戾則不重于是疏具所以業陳乙覽而以申
齒少府之供遂擬九關之闔公曰大夫國人無異喙矣
職在疆土何說之辭爰乃議賞五萬收致數四或括其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十五 起言六

餽贖之品或倒其倉廩之貯或量其臚岱之入或剔其
稱過之義或哀其賑餘之數或舉其節縮之槩增益勤
于大吏纖悉屬于州郡而又義錢輸灌袞袞來佐人誦
土酌所不必爲乃檄濟南二郡孫君來董其事孫君以
告武德觀察陳公陳公領謂敏練庶平若宜爲政下記
方畧不憚力圖孫君左顧州牧邵君今日之政碩邁斷
金邵君唯唯孫君灑灑矢衆抗聲而言今日之政名脩
而實創鼎新而革故水樂聲共鄭重興建比于大國以
爲侈費則漏卮不繼稽固則三旬見責辨說則誠信不

行憤懣則心志弗寧嗷嗷寧敢後時伏思灰石亟
于付工人牛艱于越棧神謀天啟假道津海事沿齊東
之驛跡同文欽之載路似迂而實駛樁如林而狎手銚
甌埏埴列竈比櫛苦茆爲尸厥坏無壞四時之六恒考
陶旋之工輒倍又思組人代庖必岐二事原田芸已則
專一意以故陶人運薪灰人運灰二物無狼藉之患二
人利與人直若夫撥甕于陶移石于野輓輓並任抵
庶以休矣公擊節稱便者久之君凡爲此躬秉賤技法
月令之補築舉大工以維時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竭其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六訓言全

離婁審其拘錄奮其銳銀密其模蕪除其涇溪增其區
匪莫其掘搜昂其厥固虞斯謬則加卑卒虞魏迪則事
擊探虞虞考則力終葵虞薛暴則先鋤董石必輪細甕
必棼僂灰必縣攀土必復陸時厥趨趨均厥濇濇中厥
搏鑪沃厥精鬼是以黔首偷勸匠人競勸衛士與譟備
係叩勅人無問類視力賦繙大侵大役庾幾兩利並存
者哉築斯城也務濶而固務深而握務固而規務方而
矩水之風之宿之暴之計之論謂門堊首鯨寃之微猱
輪匝監濫燿閭森素蹠絃庾諮泰判居然壯郡焉矣是

役也決下則蜀劍臨定則脂德榮石則韓晃增陴則平
原徵瑞則遊鹿志義則復耶于智功伐不亦偉哉我公
我不自我故物乃相物如此乃若師表百條主盟斯道
是關營繕所不敢及夫櫓楫量敵無累議守警保失策
眺激艱舟旣城之後責在守土完城足恃毋狗管言此
又我公激厲當職意爾侖質魏穎撰詞謝章采覲商爲
記系以韻言辭曰曆縣四十 聖人在宥公城廣川重
民慎守無以公歸潯築云授天其脯之方幅良遯載度
載謀甕石輻輳公曰懋哉毋勉簡陋丞臣受事言其言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七訓言全

孫庀徒僇工厥績斯奏爰歸我公公懼却走曰慙素餐
聊謹尉候我官我家人嗽公後經之營之如刻信漏聽
茲成甍靡壞靡舊 天都南當 天子壽壽

德州戶部司庾使者題名記

國家定鼎燕都則德水實雅紫咽喉地蓋傾東南郡國
漕綱脈絡屬宿所必涉歷境而豚初建議議裁貯漕實吃
然京坻以示近甸重而示天下脩是名水次介大農外
府之政茲實當海內甲良匪細故造常豐倉並建所由
出納在衛所官軍城守與番戍之役幾中分而主者持

權執概以酌金粟宜則恩怨實府焉其所布在方冊兼
總庶事未更僕數若漕白二艘則以我爲風伯天吳使
若權署則以我爲繩算使由前所云大農外府之政如
經終然如儼然主者得無告勞乎勞則何知唯是瑩
水其操而以大智周其務則今桐城阮大夫其幾矣阮
大夫之言曰先生抑知德庾之今日乎漕艘貯石不能
留而發困之令時時以下乃積乃倉量十餘萬止爾此
存豫兩州人牛推輓物常豐唯齊分拮据亦等是余當
其入視輸戶如吾佳子弟及當其出視官卒如吾密姻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一八 卷三頁七

咸世有凌暴摧折其子弟而斗剝浚溝壑其姻戚者乎
總之先王父以赤心治軍旅而余用緒餘以治粟何渠
而不可余聞之曰有是哉微大夫言縉綬軍民之口足
徵焉大夫世祿一褐三柄如寒士大夫目阿堵如腥臠
着衣裙大夫戴星料量一切夜漏下三四十刻方及寢
大夫疾舞文吏如寇讐大夫不以日力稱過諸使客大
夫之于庾也纏絃解而縱倪無能難焉甚矣大夫之辦
治庾也庾自永樂乙未設諸監督姓名則自天順五年
始大夫第石記焉亦自天順五年始迫于今方幅留餘

大夫世所名文章家遜弗操筆而屬之伺伺則奚任焉
記石意在備厥觀省當其碑拱手嚮碩閉目眇眇凡兩
途孰爲嚆矢孰爲烟監則天地鬼神寔式臨質之大夫
勿謂余言靡慶哉大夫瞿然曰子詩有之他山之石可
攻玉伐山爲記碑也將無同凡余同家嗣至猶玆璜
其以礪諸解監督每閱歲爲代三歲乃代則由大司
肥鄉張公請厥有深指宜特書

觀察方伯荆公洮陽府屬學倉記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九 卷三頁八

伯荆公以名諫官不能干權貴人出歷藩臬遷廻臬
而塞蓋有年所矣諸所爲飭武備營屯田繕閭閻拓邊
畧者靡所不具至而一念貞廉之操廩廩鬼神祿稍而
外等視糞土妻孥僅僅脫粟口再飯蓋一中單不浣者
彌年公每向人吾承乏此間所蒿目者兵食所隱軫者
菜色之民所憤怵者權幸之使度吾力所能何如止于
三者實有餘嘆不寧惟是唯是洮寔龕陘不毛地執爰
什七乘障半之就其中躬絃誦而肄詩書則千百不得
一且此龕陘不毛地軍興之不給而欲士有宿飽以無
虞子居雖讀父兄藁裡之恒具而有解于予子蹙然泚

賴之戚婚姻會眾之有章而不至于後時歟怨之爲累
難矣而又時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則此寒曲青杵粟
繫如抱疾所司宜何如計也公于是則捲捲焉曰學校
豈監司職外事低徊不擇者久之曰今茲之舉尤豫而
弗決則事卒不可幾也稽固而垂妥則士將不可待也
于是爲調停均節之法議待儲焉問諸郡問諸州問諸
縣于囑令同漚朕盟矣而置之困名曰洮陽學倉建迺
自郡以統諸州也諸州也續有輸漚以需源源請也
而觀察總焉而郡而州也惟所奏記惟其實也惟其時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三頁八五

也實則無滯予時則無滯期厥制詳焉飽食供其讀藁
裡供其莖禽采供其婚而金城千里幅幘之內縫衣之
輩若恃外府而一意于絃誦勿替乎詩書則公創始之
功大矣哉繼此而本郡州邑同袍仕侶時爲之計則困
不至告匱困不至告匱則士不至告乏有如繼荆公者
而荆公其念則金城千里幅幘之內縫衣之輩永永戴
所天與天亡極也公先是置鞏昌學田若干頃蓋捐俸
爲諸屬倡公不傳舍其官即攝職亦兢兢學校事合今
洮陽舍並觀焉公之官方節繁大抵可知已公諱州俊

別號顧吾晉之倚氏人起家萬曆癸未進士

分守濟南道右叅政寧陵呂公德政碑

蓋聞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始治迄圻遠鄙率胥訓而可
興方範則不受圓鑄則型則難規脩器操狄尚教以可
升螺贏恒祝以肖我况乎五方之產元元之民含靈蘊
性戴天履地乃至衰惡醜營恣醜倖俠野爲疆肉懦則
悍使絕滅倫化罹觸彘意是豈吾胞之赤子不殊遐裔
之羅鬼哉良繇人上非薄斯民據稅官守極盡衣于末
季昉立木於輓世甚則苛婦猛勸密羅數告及鏡索明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三頁七

壅瀑責澆是猶希蠢動于化人之盛驅魑魅爲俎豆之
雅所撻者肯所望者賒斯以難矣我分守藩伯寧陵呂
公中岳顧秀大河酌濁良璞比其溫厲益齊方其醇湛
少不好弄長不踐跡目絕非聖之書識絲萬有之變見
道則程昆可參詣治則賈生可二乃又口不立乎門宗
志不泥于憤激著書而旁采漢儒之註疏爲詩而無取
李唐之華艷心聲間發天籟自鳴郊廟朝宇之典章忠
誼節烈之風樂驅域星野之大凡殊方重譯之侮列簪
裾竹木之近螺醫藥卜相之煩夥六經歟其疑義史稗

逸其元指靡一不探委窮源殘燼走蠹窓戶淵則悉置
刀筆自昔鴻寶充枕論衡秘帳方之我公不遇平昔之
一毫大千之粒米矣越自掄魁鄉省上第南宮慕古損
其心精閤時幾于委頓一行出宰再攬墨綬襄垣據櫺
以文吏大同學軍以從政兩地氓紳立石肖像狄公之
頰常赭藥氏之社再虞爾用取內遷時維小宰清通簡
要王裴合燬回翔舉省亦既數年尚書安其公正寮友
樂共夷粹門無刺謁室寡賓從也置却于千里請託問
諸水濱程功校資清卿在曉而公耻不事事邑轡終日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二

會當 主上責問天部例有外除而公抗聲力請頓塞
明詔恬顏含和略不爲動用濟上爲淮陽去汲公于禁
闔乃公單車就道締組于蕃潯慮熏心蒿目據于衆視
守臣如疾郵而公則孕男占籍以爲圖俗謂解領爲專
業而公則官方民瘼之必稽已下車而下記諒諄千百
其科條尋按部而按圖鑒鑒金石其計畫大乃鉅榜小
則單詞或言富而意簡若語徑則指深首崇鄉約爰布
成書敦長吏以提衡仍非時而案驗中間主在別白良
憲風勸百一城已墟市雄宇改廡講席基列月朔日望

披期蟻聚不妨工買率便農訟各心儀乎 皇祖六言
抑意懷乎我公三尺矣頻年屢值歲凶人莫必命公乃
朝無寧著宵不帖夢捐瘠丁躬號泣填耳觸一事則出
一便宜歷一方則增一响沫繇匹夫而計殫盡人之黃
白緣孤嫗而法周閭境之孀嫠括萬姓于徑寸額千里
于十指發倉倒困傾帑竭輸奏記之文月以十計猶未
厭其數數也至於草根對皮苦董毒狠遍閱神農之書
示以食物之性亟在實枵隨恐中惡才於溝斷復念招
撫振則虞其贅聚籍則汰其人類死傷則時其湯砭死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三

喪則掩其暴露重貽則納之教導旨警則肅之伎倆公
素神明爽奕遂致氣力憊憊人百其身公百其慮卒之
已瘦民肥大東奠枕荒政之役公其獨奇者也公恒念
夫不封不梓不畜不牲不蠶不帛不績不衰乃教我民
及時時種栽幾本榆幾對東幾株桑幾畦麻場圃任園
牛牧任郊雞豚狗彘阜蕃其物益繁筐奩備其器又
令質劑結信毋相誑或貨賄六畜不宿于家酌入以爲
用成賈以徵債廣而及于耐費城旦白餐鬼薪獄不輒
署罪是惟輕豚離鉅重爰書持論不下人鑒我拙衆倡

余否足非非是較然太虛矣齊俗誇詡相高炫服吊奇
練裙帶中黃之色男子襲袿結之制六博微逐飲食若
泥家無儋石之儲坐有兼珍之膳是風競煽本實寤微
公則削雕剗訓寧儉塞泥絲枲糧食卒歲贏積再年以
往能無比屋洋洋者哉余每忖夫上有渥膏多不究下
心竊惑焉乃見公之吏治而得師也公制一令則輒任
長輟喻佐領開草食輒戒胥吏舞文詭法是故三十
餘城長丞以下目囑監司心怵要束吐糜曉上意猶完
破積習此尤我公立政之大端既試之明效也那何曰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四

往者公流藩服才一年所屬城百姓卽有謀爲立祠祀
之者僅僅十一耳乃今且再期而人無弗呂父里無不
仁君者政成績久民乃以和不虛也初民聚族而謀詣
闕請留擬用累勛超拜例不謂山西之命我人失借百
姓猝猝莫知爲計徒走犇惶已耳唯是天不佑我不腆
之齊古有詛楚移以詛晉其可乎公大抵作用一準中
庸不爲祿暴聲跡又不一任寬仁故所揮霍率無留闕
屬者與公論事公從容謂余不見古人安復古道不復
古道安觀古俗吁嗟乎意念深矣既當吾世而得斯人

卽爲之所役所甘心焉公名坤字叔間不佞侗子愿其
字徵文者爲邑三老孝弟其其若干名貧不能贖金而
尸祝之者萬萬計矣

司農大夫溫陵傅公德庾去思碑

于史有曰安得天下長者而稱之夫長者之云末季所
謂笨鈍庾語也余讀關中王維楨氏說而後悉長者之
義焉王氏蓋卑才智而尊長者非繆尊長者如末季笨
鈍無所見長狀若云才十則十智百則百而長者博大
并包遇事見才當機見智十百其才智而無才態無智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五

名卒之收才智萬千之效而十百者詘焉余蓋甚服其
立言之精乃今司農大夫傳公其人足當之公以深資
劇望領德庾始焉驅紡泊城門之步徘徊而卽署焉兢
兢乎若不勝其任也東向揖縉紳士西向色假諸父老
子弟而問庾政焉得一言愜而次心輒手記勝裝計將
不下帶而理茲庾其猶若不勝其任也耳而目者以百
端又無所不次心手記以資吾劑量調停而後可而庾
之政舉矣凡三年得代行已挾句所而侗適以事如德
德之人皇皇如有失汲汲若有區聞伺至而欣欣有喜

邑也其父老子弟向余前竊爲傳公頗有謁也曰先是
庾益有二量小大凡兩等小者名官量而別制其制大
焉託言揚晒濕潤耗先入率川大而入庾則以官量累
公乃剖大一共量第稍循尖乎之舊川抵揚晒濕潤之
數遂已至所剩積斛石美一聰解戶轉販爲常固及城
還資故例齎執通關若連鷄法十五五通者安完者
之累完者甘通者之逼人情扼腕久矣公則立期以逐
日受納以逐人完者先給公據去無得一槩留而通者
懼及州邑違限罰亟相競勸無風通焉至于居停米戶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六 李晉

甲乙主名列奔豫之役先後集甲乙束濕若牛馬自計
聊蕭腹剝以數倍公曰居停米戶甲乙主名列者假言
部署屏廳僕耳吾自有不借無須此曹下令去米戶大
戶隨意卜居停寬然自適羅買遂以時直辦公案辦且
多多許則諭之進收無他難比年奔豫歲賦半折邑數
幾四五萬獎孔滋大則以稽固月日不卽准允之致爲
蒙氣深也公嚴出教今日文入請朝懸衡待庭中白日
可對守藏吏僅同土木梗偶批發不驗時公又極監州
邑騷繹皆自未撤走督道吏下州邑勢移凡紙數數促

州邑長吏歡然感頌各奏積欠輸漕紛沓至踰于往
云德庾故兼稅肆藉給天津衛官俸歲有額公厲禁官
籩漁取及額而止不至與權監拜竭涸澤焉兩衛更番
軍若節春秋仰餉司農署公臨番爲月會帥同州佐及
衛弁長冒名給發精鏐燦雜人各及數不以瓜分縮短
預支輒滿品無俟請託行自餘騎員單卒則按時予之
俸予之餉或羨予米麥俾視市受本折利而軍中或病
委壑老無嗣鰥無室者俱單格外恩州民亦爾其最所
加念篤厚則莫如學校兩衛諸生素仰督司農署公予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衛亦視市俾受本折利齒膠賓餞則又大加振作及公
俸事得歸獨彬彬盛其他州學士及衛士均沐膏油瞻
養惠至不可僂指父老子弟之言曰公之庾政此其大
都矣碩先生紀之以永德人思已而州之縉紳諸令士
之語合衛弁軍人之語合亦各有請焉余不勝咨嗟歎
之有是哉公其長者而才智歟夫庾固豆區鍾釜之藪
仕見職者往往使人窺見困腴且社對其下亦猶之聚
國耳公一意精白不自炫露率心而行一切剔剗宿
垢循潯敞俄而卽維新又如築高基而法碩鼠不僥眺

而收功速不盤盪而剗軌端一日其壽而百齡其美其體其勤而兩方萬億其僑轉之任席也君子之澤斯于五世公共數十世不替也乎公持重安雅廓落大度巍如泰山之不可陵浩如江河之不可禦所有家釀喜醉人人亦樂向公傾其家釀彼已俱相忘于何次道移如也日者四方之士常趨之而于鄉里士布衣窮老則輒人焉如寺人盡得意去不顧橐中裝貴人輒上三杯設案稱過負客而已耳不及汰也居平好竹素散衙解帶手一編蕭然與梧竹侶白晝不入後閣子孫統鄰躬課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八

文業上下其第而茗醴勞屹屹若塾師夫人請簪珥則大謂吾頭上進賢敝不暇爲汝曹計也鞭笞不及僮僕日彼亦人子耳足不履生蟻日宋公序何人乃若遇事見才當機見智則轉圜不及捷責育不及勇加之廉而不倨功而不爭關中王氏之稱長者固如此哉以斯之世雖用天下長者如公達闕下者古諺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闕下其不竟卓異酬公乎則公道其漸城無餘矣七尺之石敬謏以待其無至伺也失言公名賓鳳

字

萬曆己丑進士閩之晉江人

金鄉令汝南桂公去思碑

今上癸巳序在寒孟金鄉桂令君以治行第一應公車且入矣邑之三老孝弟勝冠毀齒竟萬人徘徊焉鳴號焉鄉鄰焉踴躍焉載道振留若疑若寐然後能去之也已而聚族而謀所爲志厭不忘者蓋輕千里之塗冒暑雨而灘然止于奔馳而前曰某某邑之鄉有秋也某某仕而執珪者之才子弟也某某輟車以下力田務本者也某某鑿桑待盡僕遯重脰不必爲人者也請以事謁余進而問故則踉蹌嘶聲言本木疆相籍而言曰令實生我令實生我中有鋒錚俊辯一二其曹則手一編相及曰此桂公大都也唯先生財之余不敏何敢以腐毫涸硯辭而負千里奉奉之誼爲按公汝南華胄生而風穎秀適神檢湛匪少未慈訓挽髮性成龔厲月評贊爲國器識者知其非常人也迨解褐爲金鄉曰余小子區區胡敢以臆行事夫余誠髦髦而用一切吏士民之懷懷政於何有降顏據赤務拯民所疾苦而鑄識之其所條牒不以實而藉上爲市者爲別白存之遇事考驗是非非是猶夫大黃之弩一發無留行又若研桑之計笑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九

無遺握而銖銖錙錙無相負也於是前告不以實而僥
藉爲市者心胆震裂疇足不成行也中翕然遂號爲神
君而公雅性不喜抵諷又不欲奇請坐人農賁兩造一
吐情實爲曲直而遣之好語慰藉之以故贖鍰月率不
滿品至屑越王法搏掩沈命之屬則必囊頭三木僞試
楚毒以爲淫惡象刑一時圍扉噴噴翻自悔艾曰我乃
不省死公乎何私近旬遠壚喧騰萬口莫不望公爲賢
成莖察監司移牘待報者無虛日而金鄉之市虞芮交
跡矣公每疾夫憚不檢者之夥而沈沈也曰堂堂皇攫與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百五

白晝市攫者等盜耳乃庭權衡而籍屬之一泥豎一忽
秋多寡有差等而輕重無等差即三尺一童子可叩主
者灌輸已干賦而較則令行者居者坐相授身不與一
錢事卽慰宿役微以奇贏問掌公公輒置之法仍榜諸
衢曰乃公卽不類而須爾鼠輩爲地耶自餘票稟謂我
公清如玉壺水勿恩我公爲也其所最鉅功德則以督
程邑諸商才生示矩矱而制舉之業一變而遂
堪前茅蓋三十年之脫穎士而自辛卯爲垂後之跡故
邑爲之謠曰前卯寥寥後卯翹翹匪士之饒唯公之勞

吁是不可爲軒軒者采奏乎據士民所爲狀公平居不
見喜愠不刺候人陰惡終滿任莫能名居間私人見一
廢有其舉之矣見一蠹有其剔之矣乃若供億一任之
當官毛髮不及于單下節孝被其弘獎笑獨沐其煦咻
行荒形于瘦癯壁畫竭乎心思此雖仁公之常業而友
邦之所率難也公驟今爲名諫官又晉而爲名九列光
大顯揚不可思議而更十政不及金鄉億姓之口以召
伯之甘棠雍容刻誦亡窮極爾李札不云乎美哉始基
之矣則公今日之謂哉公名有根萬曆己丑進士河南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百五

汝陽人

蕭公生祠碑記

余嘗聞之古老士貴弘毅吏尚廉平夫人固有品人亦
有材品爲根亥材爲柯葉總總林林求其身兼數器不
局不匱率解其曹我與都蕭公者蚤以射策甲科領在
平令下車指水入宵對天居平自矢輒先厥宗右我蕭
引左我蕭傳入室賞蕭映之記脇郡慕蕭景之治烏梅
必返思追企其度而青蘋致奠升佐儻其無忝迺惟前
古用畢視身召三老孝弟而庭揖謂公等有所欲言事

請卒厥辭召文學行義而堂揖謂公等有所欲言事請
卒厥辭三老孝弟通巡曰明府聰穎正直氓等復何言
文學行義通巡曰明府敦厚雅素生等復何言公曰即
公等不言業已報我矣聰穎正直敦厚雅素是公等諄
諄相教也公則戴星吐哺勤渠聽政四境萬衆要諸寸
丹日賦均乎賦不均則爲酌田役均乎役不均則爲視
力錯契茂手繩之美騎隸差授稍之等續食之貴案間
僅供三杯疾郵之賤道上裁給一贏早乃嘗禱賑戒贅
聚止溺則東先生之神明全活則富貴州之京甯黑衣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宋真宗

絕跡有秩承令响沫赤子則吉貝資其紡車摘詰綠林
則干振窮其荏穴墜荒至七十餘畝俱登名田撫泥滿
三百餘戶還其土著先師之宮圯乎吾當新其赤白也
第子之僑困乎吾爲經其婚喪也步狂丘以發慨臨漂
津而軫慮匹夫不獲者何辜一物失所者嘯嗟扇暍寧
惟王者納藩寔丁我躬用是亭豬必審敗樞務察民不
我欺我乃信衆支錢便其綃輸移叢破其鬼膽虎芮之
質盈庭犴狴之區鞠草採曹安其枵腹佐尉化其飲水
才灌戢其輕俠節孝露其精白竊復聞之人人公涵涵

平大則巨浸之廣受百川粥粥里牧則須彌之不細一
芥至于理所不可法所未襄則又華岱閭城賁百靡奪
蓋有河清十奇不得崑厥美稱梁令三惠無以加其繼
思者矣公任以壬辰去以戊戌公車紙下憶皇載途接
鳧截鐙兆億奔一借冠欲叫乎九閭製錦希終乎大邑
卒之時苗之犢疆留鍾離之轍莫挽隆天重地日居月
諸聚族合謀爰表生祀乃于南郊道左邇厥城闕購木
伐山堂室斯建運甍者雲集鍊泥者蟻赴不匝月而巍
然煥然公其儼如當座猶夫嘯囊之南面而臨我也公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宋真宗

羨屬追述友悌邁等身先自教着鄉大儒一門極雍睦
之風比閭漸仁義之範施厥有政良繇于家所謂弘毅
廉平品材綽綽允兼數器擅長諸蕭其在公哉其在公
哉三事佇躋一政肇武蠡蠡凡愚洵難酬德恢恢天道
詎獎報功所幸野塗在口至愛著心則此祠者並任延
而輓代其可也則此像者儼李翁而永世其可也公名
淳享天民原家山西繁峙後占燕都登萬曆壬辰科徵
文爲諸生某齊民某等合計數千人書陰

平朔縣記

余家東土率皆平原廣衍無衣帶濠濮之觀而自余宦
遊吳楚數數涉江湖樓船彩鷁習金奏而撓迴飄靡幾
乎平生大觀矣越自得謝家食爲園東城之隅大則爲
犁丘亭古堊高揭鉅麗甲一方而亦有茅茨短桷委檻
曲廊依稀吳越間菟裘中敞一齋仰施藻井俯則裁文
杏爲梓左嵌綺疏者六才與斐几齊綠沈爲飾宛若艦
窗右則徒壁立東西通弄對啓雙扉直北爲中扃南向
穴壁甕如也主人有味乎歐陽畫舫之旨而領之似舫
之半曰半舫齋云縱僅爲尺者八橫殺八之一可吟可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四

揮可酒可基可與羲皇遊可與頭陀居傍睨遠想居然
三老長年之在御而鳥乳欸乃之聲互相喧沓也已乃
推窗延眺萬柳迴環若度秦郵之浦隋氏之隄俄而新
隄柳升烟雲合而隱隱百雉三數樓櫓爭出較奇則又
若放溜懸水柁帆彭城黃樓且其前而坡翁月中遊也
若夫隔林洞簫深巷寒犬童晚炊隣媪相杵又何減
水籬吹釣遠天長笛前村漁火野泊夜春者哉余風濤
中人也比雖漸遠舟楫曷敢一日而易波臣兒曹第誦
斯言尚亦無忘陸海吾鄉信美其永永勿見嘲于河伯

也

投轄館記

榆塞柱日章氏三千里走營黃之足以投轄館屬記于
余余爲濡筆記之曰漢陳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
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千載而下遂
趨遵大度好客爭艷爲口實日章生長榆塞日所坐卧
便習非犀渠之甲則勃盧之矛非笥雷之鼓則闐石之
具身手撒旋若鸞鳥捷猿下武擊技吹飛射聲之與伍
而牛酒椎醢之爲政爾胡取于投轄而顏之捐日章大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劉三書

度好客類陳遵襲其大人將軍之業略一染指壇坫
間卽謝冠軍安家食所讀盡七略四部之書所湛漬咸
黃虞秦漢六季李唐之故筆花墨瀋揮霍鉤擄長篇短
韵若大黃之弩一發破的又若八蠶在簇網絡纏綿良
工獨苦而後絲綬秩如也縹緗黃素在左旂旄旒葆在
右長鞞短鞬在前鳥標蠻畫在後客而折簡客而不速
客而四遠客而比隣客而冠蓋客而布衣客而繁繁門
子客而桓桓將林無不羹素慕之味沾渾丘之漿抑又
庶產千族方圓雲進蹙融格五激矢博驍戲車立騎奔

曉關虎方丈之地蔚爲勝觀已而合樂大作咕陀婆門
破破嗑嗑突厥阿鵠二監並陳聽雨聽風透空碎遠涼
州大徹颯然四筵已而脩過餘簫合蟬滴溜瑣兒女
掩抑羞澁已而陽義就頽銀缸嗣暉桐馬蒲桃移尊改
席瑟徽紋軫始奏雅琴客主洽于丙夜遙壽暢于百齡
卽有刺史大窮尚書期對孰爲假之後閣者循井之眉
車皆脫轄日章于客技亦單矣客過吾廬輒言日章不
第聰明才藻士其于敦樸檢押精嫻治辦蓋天性然視
遵放縱不拘廢曹甘適者不可同年語則日章于遵投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六 三八

創脩齊河小東店石橋記

我東齊蘇大夫恭知南昌其公允泄事八年所矣大夫
同儒者其所施設一本於仁質體國事如急身首廉不
近名察佐化之牢盆之解猶水清焉諸爲利孔開矣弊
源窒矣商旅通矣丁口勤恤而置之掌股時其乳哺萬
甓熙然嚶洽矣則猶僂焉宵晝不遑曰一手足所利益
縣官益筭幾何則爲按圖經按海岱汶濟諸流曰源泉
混混者某某宜疏諸圻亦听某某善崩善走應備蓄洩
宜開悉吹第舉行之當奎嘉與竝議爲上聞疏首功矣
乃以餘力治今橋夫齊之橋鉅麗如垂天之雲飲渴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七 三八

轄事取節焉可耳若日章者第師統素輕繁稱過賓客
以爲娛而遂忘尊大將軍破虜策勲之業令揚玉節計
落他人手日章宜何如者及乎三城未築韓公耻之日
章亦耻之矣駱駝一鎮如磬地寧不足日章父子起家
所而沾沾乾餼以愆之爲託其何以得名朔方義烈慷慨
慨爲雕憶駕而飛輕驟其勿徒以稱過賓客也而以厲
兵秣馬爲封侯畫像圖則投轄之館余且用武邵九土
爲日章封之矣日章日章其領之否

一日無而大橋之所屹然倚之爲層齒若長撼短摧然
相成于共濟也不須明智而灼知其審矣此我大夫之
銳意于茲橋茲橋之易土而石易歲月而卒百年其計
也非甚明智無繇及此矣鏗鏗而砰砰者百千萬億之
展響耶扎扎軋軋三十六輻之轍跡耶金鐵錚鏦如聞
戈戟者六羸之鐸聲耶問渡而不病涉望大橋而及于
前視此如鱣脫然于乘橈而如趣平陸者大夫之功德
大矣且孰非王政乎而第沾沾於商無停策鹽無留行
若曰此自以巖爲政也淺淺乎其睹大夫哉茲役也計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八札 貢生

費銀一千六百有奇灰石油鉄凡因劉家口等五關羨
計十五復佐離司歲脩帑金十二藩司誼形于色慨損
公羨十二先是匠石預奠諸閭工料食費展轉盡矣念
急之則稱厲通之則病官大夫主議而竣此鉅重工捷
於承綱所見無非長便者務材惠工通商和民祛逐年
之歛散而肩永圖卒興不朽一大事所謂五閭之續莫
海之餘烈也儒者作用乃爾大夫其以齊顯重哉于時
撫綏貞作則撫中承延津李公武林宋公臨傍藝畧則
塩使者晉江張公義國疆民其和相劑則塩法監司原

武胡公寔與我大夫始終之勞苦匠事恭肅風日吾鄉
判閱君齊尹單若長清尹崔若厥有民紀倡諸父老子
翁爲牒書達上者尹大將軍秉衡此日伊其稱國而厝
之兩利者也得并書之大夫名一驥

來會館集卷之十一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三十九札 貢生

傳

仲父南陵先生傳

仲父諱如愚字梁甫上築城南五里許遂號南陵先生
公爲封都督次子後我都諱世父十年生實先我
封侍御公四年云公生而面帶峻峻起高準豐顙目光
視百步不矜音吐洪亮如巨壑與群兒戲兒盡辟易若
大府在側亦復驅使草木爲角觝之具劍劍撲兵鼓列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一 萬三自六

黃口嚴於壁壘若曹競目爲從約長一聽指揮稍長肆
於塾猶然好弄不攻爲伯嚭然卷中大義輒解輒能難
其經師矣及冠爲弟子員入太學請急歸代我世父
脩晨昏節間以餘力小遂什一蓋世父俸入才若干緡
而公脩業以息十年之內漸就中陶迨我世父晚得謝
歸橐中裝垂盡矣公爲治大第堂室翼如次第營莊若
歸然而樓櫓果藝茹菹井泉買半字續爲開四十雙而
田之曰吾兄其樂哉良食乃公後愈益書月家乘居
恒對所知友贈伯父山分韻 晉不任家則孰與安

濟南臨邑郡 伺子愚甫著

吾兄在政者且時大吾門而吾游聞自放不虞繁庶吏
子孫乎世父九丈夫子強半未植立公俱著之鄉前一
旦無幸世父見捐背則爲挺身號家衆曰吾今無弛擔
所矣上而王母太孺人在膝下而紫纓纓諸孤公俛仰
無寧時泊我侍御公一庖三院錢帛無私歲世父孺人
者姆一意稟成二叔無或有攜曰三飣二父必同恬盤
侍御公從兄任長莊莊嚴親以故家無常父人無常衣
童僕千指卒歲授衣給簞食罷莫可嘗者擊鐘而食有
九世公藝之風諸猶子孫從變變成立不悛一歲數更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二 明 三百八十五
師束脩之費朱提十流所招延皆吳越名孝廉及邑宿
老遠近爲語曰家不支爲那師于時伺以最幼儕其間
獨見期許謂是兒十三有先伯之遺風先伯者世父都
諫公也自餘子姓彬彬英質相劑試輒冠首乃公猶用
朝夕自煎灼恐不及諸兒弟問卦及相人者前無少厭
煩而伺舉進士王道舉鄉舉俱在公大故六七年後
戲種不及獲樹不及陰痛矣痛矣公力能鼓舞豪傑作
使輕俠六郡素名能奸士者莫敢與均茵馮盡境人人
傾向那次公貧者儵贏或者儵收困在伺懸者儵解縣

大夫起大器舉大工必於公周計公亦即坐中爲條牒
靡不曲中嘉靖己庚未歲大侵先李芝輩輸粟百斛振
起饑人學宮歲久上用漆瀦神座爲淖旁風晝夜號門
際柱礎欲仆碩鼠白日人立穴壁盡空矣公乃仿皇
謀諸弟姪慨損二千金撤而新之諸臺監司競署世德
尚義標榜門閭乃今素王之宮僉名爲河間宗祊豈虛
乎哉然又風流儻蕩廣治臺沼元夕爲燈宴穀而爲牲
丹宴午日爲菖蒲宴重九爲菊花宴歲如券質所迎致
盡三黨尊老邑僑人快士盛張音樂朱絃紅牙雜進不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三 元三百六十四

問所斥爲繩頭歸庶幾一弗殊一匹綾矣及年望六意
忽忽不樂徐屬家侍御公諸猶子孫從曰前前吾且不
歸奈何口授簿錄一切田莊第宅及小藏穢物纖介無
遺忘已乃厲聲誓平生一簪着身一錢自名者其疇與
血食隨呼其子脩曰礪礪之區倉積之餘爾食爾居儻
從若叔與世父子孫口量心競者吾歿且必爾穉家侍
御公以下心骨寒震莫忍仰視未幾逝後數年侍御公
一用治命分部家事各厭大小心意毛毫無間言迄今
且三十年但言仲父相視以淚矣公中歲稍仕爲甘肅

行都司斷事觀塞下風氣彌益抗慨唯時蒲州楊襄毅
公爲撫中丞敢加激賞圖所爲尉薦公而公堅意莫回
趣裝歸楊公當世人倫鑒裁於公亦足以觀矣

延安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元兄小原那公傳

元兄爲吾宗元子爲吾邑祭酒爲州郡循良爲東秦黃
髮是宜傳侗乃傳曰吾那之世瑯琊先生業有志及吾
邑乘皆可考見庶幾海內人門而元兄以都諫世父當
戶男生而磊落奇偉目無今人少不屑屑章句曰丈夫
當用白身取君王寵傳雋異名而屑屑章句爲也好讀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四 言六

史稱書歷觀古忠孝節俠事說之又自喜爲唐人詩沾
沾杜陵甚性近法書學書輒大成十八工爲院體二十
以書得幸 肅皇帝不三年真拜中書舍人中書號鳳
池清貴寮友皆極甲科妙選及宰相勳賢任子而元兄
處其中睨而相視至不加平揖又時時諷分宜相發憤
時事遂不獲安位出爲河間丞河間隸在內史部多矜
氏豪元兄一意鋤治不就令孰誰又佐守尹畊治兵名
以謀起稍遷爲合水長合水地濱遼虜且旦虞外警一
日虜薄城下元兄據甲操升率編民戍守日從陴上飯

一枯青標及清少酌酒三日不解甲已督撫發兵至得解去遂起推武名謂合水長實邊材臺擬特薦起授景使會丁都諫世父艱歸歸治喪一稟文公家禮越祥間親筆研爲詩遇上有唐人風調福故城敗次猶昔數治大獄鄰境虞肉質臺恃以平然不名甘陵一錢用前資地陞通判駐真定焉亡何承大母重家食凡三年補保定尋遷爲絳州守絳山晉望國俗素剽悍又王國入往往梗沮有司鄉薦紳日夜司察守所行事甚口騰播以爲恒元兄率行一意不入藩王一茹菜不交薦紳絕筆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五 世三頁五

奸人有犯必法無貸而于廢簷下戶則櫛櫛煥味如保嬰兒州以大治三年遷延安府同知延安古上郡儉塞不毛郡丞強半治軍事時奉諸臺尺一閱軍實殿最擢弁而已元兄精勤于職贏車小馬在所必歷其所稽核評署一字悉當實守陳公每舛陞異曰世豈有若人而不當一面者吾忝守實甚媿丞居延凡再歲值庚午舉士元兄長子王道舉東省而何舉順天元兄曰張翰思葦鱸未必有佳子弟六百石石不止車且生耳吾行歸矣會撫中丞大間士元兄什于階又察董公一夕無

陳元兄觸念一切遂用疾請不俟報促駕歸陳守發騎馳檣遞遞境上元兄咲謂陳公意良厚勞苦諸君吾憶夢不離汴水也諸臺歎惜勉留檄及于家不能挽已爲會奏以禮致仕焉元兄歸時余伯母趙太君高堂尚無恙諸兄蓬履元兄後濟濟踵相接余姪孝廉以下稱所爲元兄嗣續者光采滿襟福間瑤林玉樹不足奇也元兄視先侍御府君齒相亞然事府君如父府君亦輒客主遇元兄兩人交驩林麓間日通治具拉所知厚友同行涉水屏第二園中間及郊野或貧交疏屬家上畫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六 世三頁五

繼夜賦詩分闋于于徐徐冠紳儼雅言矩動規覺阮氏懷易不節謝氏靡靡淫矣所見謂庸德至難者府君且朝每過元兄邸朝廟元兄即隨過府君邸相勞問胡床茗椀清坐移刻晷如是三十年若朝夕信潮不棄其度侗輩竊窺儀範不減朝典蓋莊事元兄甚優略無異先府君焉元兄當伯母趙太君喪已踰耆壽猶作孺子哭不以年逮自取逸棄事肅辦遠近觀禮噴噴稱慕不容口咸謂老而能孝如此元兄中書故察鄞陳先生貧而無家僦于都也元兄爲駕梁舍第側曰爲三飯飽其孥

又爲營近城田墾唱簫和驅千毛裏竟五六年及陳先生卒還其棺桐讀漢書而誼兄曰此何必窮老故舊呂公也元兄少意不可一世士晚而折節務爲恭謹鄉人吉凶禮在問在門登赴必夙此自侍御府君家法云邑鄉飲酒禮蓋與府君分席而酌者十年矣壽七十七諸子孫婚姻世系門閥具他志狀中侗曰元兄以彼其材在前代用白衣射策或奉徵辟例可博大官都尊顯而僅僅以邊郡丞貳終也惜哉雖然太學上舍而起家中秘郎兩令邑一仕名方州最後爲郡相與望守顏頤上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七 三百卒

高

下守亟歎異材吾不及卒冒金紫終其天年熙朝亦何負兄哉蓋其人材氣舒發不齷齪爲苟合驅就行雅足以當之耳元兄詩贊而任格侗雖就少藻麗風骨所不如有孫固能詩有祖風食貧自力不替厥家無之孫曾業舉令上斯足以慰兄九原矣

邢大姊傳

邢大姊者不肖侗女兄也姊爲家侍御公家慈萬太君子女合第一今歲四十加入而不肖尚後八年生爲弟一第弟生孱薄五歲痘創甚憤不肖事而姊偕家太君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八 三百卒

集

朝夕視身受溺手受痂不少猷余熱極中焚從弟間憐鳥獸舐姊爲小損輒亦膚受之嘿不令我大君知也逾時及笄適邑李子乾茂才易知實繼我仲父者姊而室有家矣子乾兩世父俱甲第名薦紳父亦入貲有官閥不齷齪鄉里而會姊嫁時產中削一切不顯富人居姊怡然自適也又其時吾家襲素業衣補僅僅襍木積不華鮮無以藉稱名豪送女者姊怡然自適也子乾比乃有所生母姊矜嚴事之晨炊夜爨躬執婢媼事猶恐逆母心母乃勞新婦故任女今任婦耶爲名茂才而所然曰易知豈其娶妻必邑之耶子乾唯唯兄乃有婦幸甚子乾性伉爽不喜齷齪更善酒間從所知飲茗芋復籍歸稱稔不及解齧齧睡矣而姊爲調漿汁張燈謹護不醒解不交睫也子乾每謂人吾糟丘亡恙賴有伯倫賢妻居頃之子乾有外侮產愈益削襍木積以及上世菟裘良畝立盡而姊繞棠纈繡以佐不贍終不忿軒外家鍾石姊亦諱言貧每對家太君李郎誼不食嗟來食母幸母念兄兄懼爲李郎抑掄然又斤斤報施禮嚴時伏樽下爲我二人壽倍極精腴不肖數宦遊數飲饌

我邊豆有踐驚而問故言姊之中襦禿矣姊故不宜子
道中歲則以一姬進所繇置一損敝簪珥子乾喟喟惟
事久之逾年而女再逾年而子久之復子含哺視乳道
時有加豈其有母必已之耶子乾每謂大姊汝功德我
實唯隴西如綫之緒我生勞無以報不審兒曹若何六
親三堂中婦慣爲妒者競相誅勉曰得無令邢大家知
乎姊壹鬱善病惺惺床薦間日猶兩走行脚問家太君
加粥及兒子輩跳地狀太君賴同里閨族從大姊臘臠
思慮姁姁相娛謂有女當嫁比舍見不肖扶侍家太君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九

五三百八十五

亦藉姊破顏什九而姊竟厥矣嗚呼痛哉姊後子乾大
故可二年許日夜苦當戶又長女及歸倒篋資送力疾
喘急必致嘔豈美一鍼半縷寧耗氣畢之未兩月而二豎
及矣吾太君日兩視不肖輩日一視及危顙而加枕拊
手向我曰生平累吾弟曩者亡人衣被棺木飯食俱藉
已事今復相累奈何淚簌簌下不肖輩目微太君掩面
沈瀾不敢以聲已復屬余令兩甥前曰灰則灰耳所不
暇者唯二豎子故阿舅其置夏楚二物交捷期不絕李
氏書碑甌不以勞爾姊地下悲人矣余忍淚應唯是吾

姊之治命敢不敬從又三日而委頓不起矣則五月廿
四日也嗚呼痛哉吾姊天性孝誼溫厚勅備處李氏大
族毛髮無間言子從姪崇明及婦汔于成立所謂世父
叅知公者裔孫也今爲行喪若喪其妣然吾宗姊妹以
下無大小靡一不嘖嘖我大家有人乎太君之側也僕
妾以道鄰親黨以舉煬矣今十月廿六日吉偕子乾
柩以仲父姊合不肖爲敦葬事略具厥子士忠逾齟次
士良未離此女三一嫁二在室姊或猶是不瞑也者不
肖請終任之作邢大姊傳以諭邑父老子弟且以券質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

高言全函

我畢命不遺子乾見女子永永相藉云

累封夫人葛大母傳

夫人德平太保端肅葛公元配也以公貴累封爲夫人
夫人父爲王處士母盛媼王在邑一切小腆諸孺子女
及孫無不競驚華飾而夫人獨從嫗姆坐帷廡間即素
非誦習而天資端閑于班大家七誠若夙洞諸其胸中
年二十有二歸端肅公預謂父母兄適士宜士奩固應
膏蓋歸公而薪菜鹽炊食器席蓐之具無弗親操也者
又夜必續鐙緝佐讀駒駒抑畏奉尊章務極志體里中

稱賢婦焉公以解額第一舉于鄉公所從授經邑唐令
計出亦不三百千爲公食飲及首塗費夫人謂公于制
有棹校資大方伯國中爲縣官禮士至矣而令乃益之
其何以辭于間黨謂始進何公領而却之迨成進士倅
彰德夫人勸公慎獄每曰骨生人易肉死人難公卒用
稱厥官尋爲司馬尚書郎議關山海署園有系夫人乃
親蠶又風公謝高句麗貨遺已公卽儀制值 世廟臨
朝肅珂馬微動夫人已起視廚矣及公督中州學用括
帖贏億歸劇夫人不解衣帶者浹月而疾以平公積資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三百八十四

爲衆知爲廉訪爲行省左右丞夫人皆從會以行省上
計取道舍舍中夜從燭次見姝者咲謂夫人嘗我耶亟
屏去之不取置妾金鄉人兩重焉嗣是爲撫中丞爲司
餉侍郎爲少宰爲兩大宗伯時常貴溪分宜虐燭薰天
海內靡然變易而夫人儼體飲水輔成清德實罕厥儔
矣公由南都拂衣歸君姑垂八十老也夫人所爲朝夕
饋漿省脩無異新筭君姑蹇然曰無以報吾婦願吾
婦有子有孫皆如吾婦孝敬頃之君姑違問食夫人曲
盡禮制公以不勞終制公詔起爲大司徒會以公子貞

慈君行君額御一羸如農環人不蓋不車困踏黃埃中
見者驚謂曰此田禾公子耶此其所繇產賢母也北舍
京公月條上封事君從子舍任薪水又時時爲公商訂
條牒狀卒以劾欲不勝卒夫人聞而哭之哀已曰兒奉
父歿孝書生而憂國疾患單騎不與疾義歿可矣寂後
公起爲大司寇遷御史大夫夫人造車而隨事必內圖
于時故相華亭見啗于新鄭相君急公退色慄已告夫
人故夫人乃曰我家何用負華亭而華亭辟倪之于詛
新鄭通家也今日之事宜論曲直不宜論恩卻新鄭任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三百八十四

文內而華亭任答魚公意何居已而江陵又嘶新鄭夫
人曰此所謂雀彈之喻也吾聞公言鼯錯詆中屠嘉而
嘉以灰素益譖殺鼯錯而盜亦亡諸相相殘不解卒亦
漢臣之續耳且王大臣故游開嬖奴胡與高相事而必
欲誣服爲于是公爭兩事皆得不坐所株連若戚大將
軍若陳內黃門咸以無恙夫人有力焉公弱第五女弟
一夫人撫育保持不疑非母及叔捐涕謝半遺子女則
又相吻以濕相濡以沫益舉屬毛離裏之屬下及多睦
千指夥如也乃爲畫一其制門內整然夏則予方空花

練有差冬則予吉貝氍毹有差婚若嫁則予綦綺衣補
有差喪則予兒襖喪則予幘輓出則予幘帽處則予甲
襜均齊方正略無低昂生齒漸蕃遂至居恒通室身恒
通衣迨七十年一庖五世肅肅如也雖離如也夫人作
法良峻行意寔寬孩幼孫曾延師就塾僅一袒褐不得
名半鏤曰撲蒲喪志乎乃至房幃篋笥則又肩鑄不施
曰八荒一閭而我乃規規防範篋笥則又何其不長者也
外家弟姪擇可而周之其周親黨疏屬輒先外家每誦
明德皇后語未嘗不惕然中警終夫人世王氏無一調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三 五三頁

抵于科條者矣公素欽祖禰時祀必虔夫人以勅備承
之蠲戶滌器散悉重耐無不如禮僮僮祁祁夙夜在廟
若有睹也夫人雅性勤素迷老刀尺不去手居恒躬視
澆及汙滌統不避穢瘡所湏旨蓄配鹽幽菽即髮漂許
不假婢僕至于命服斯呈取而稽之非嘉禮不輒御皂
綳冒首大布被躬心自安之兩孫貴仕時進采衣非曰
司服乃不給于鮮也先是家孫尚寶君以水部郎奉使
過家報請夫人北御弗從已尚寶君就家拜屯部復請
北御又弗從尚寶君歎簪泣下也曰母在兒焉往夫人

謂尚寶君弟往矣汝職在 山陵幸及于事而竣吾老
尚耆醴粥也即而父母無祿即世久及今爲國勞臣以
安泉戶且悼再命及而父母何渠不可而固請留侍我
老人志不食新矣尚寶君唯唯就行極身大役所爲節
約者萬端晉秩加服沒用使命歸歸而夫人迎勞而後
喜可知已曰汝爲國家省費金錢至四百餘萬今而歸
自賜鏐幣外敝書數卷耳以顧諸曾玄曰此何必瑞物
楊適朱提糞土矣尚寶君使已請急留乃規城南地爲
小山數畝與其內恭人御板輿行園中而後喜可知已夫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四 五三頁

人曰而父母無祿即世久而余老人撫數世而處其慈
而奉觴酒酬我而遊我于林巒之間而各行不至虧闕
可報先公地下矣夫人年政九十甫介眉壽無幾而終
邑之人塗者行哭戚者臨哭如喪其妣諸猶子群從盛
饗營雖苦塊與俱不別其非三年之制也夫人丈夫子
一即貞慈君引生曾閔倚也孫長即尚寶君斯次檢討
君曦先以省試繼端肅公弟一人一爲國楨一爲國華
表表寓內云餘孫曾以下林立奇穎不具述以有狀銘
狀銘拜詳 諭祭介寤等事那侗曰輓近世婦道蔑矣

母儀尤重。竊自意古今不相及也。有如夫人躬秉勞作。如鮑宣妻。佐夫辭不義金。如樂羊子妻。戒私舉火。如張待制妻。明兒遠略。如齊國相妻。乃又曲意奉姑。如崔遠母。廣遊子孫。朋道如吳孟仁母。風厲勸官。如劉安世母。體卹婦孺。如魯九子母。此數婦人者。炳耀青史。弧矢腴頰。而夫人一身幾備之。奈何以世代古今論人哉。至于夫人身享大國。妻拜穹封。于孫擅世。黃耆康耄。則又前數婦人所不盡有。而夫人天人際會之極也。伺小子從世講姻戚末執筆而爲家宰司徒狀銘後亦云幸矣。四履九伯。惟茲一母。斯言不阿。則以俟諸國史氏。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五 費三十七

同安高士傳

王君閩之同安人。名崇德。字道脩。以地有大輪山。自署大輪山人。又以意所歌。請別署雕龍氏。云君家四世同欽。孝謹友睦。有舜汜。毓浦江。鄭文嗣。風人以義門歸焉。所司標榜。斐矣。迨君生而穎拔。少爲童子儒。已而棄去。一室之中。鑪香繚繞。川原四壁。七絃響答。曰。吾縱失之。常應物猶可得之。宗少文奚而不可。則又曰。吾蠟屐亡恙也。而禽向者何人乎。遂鼓一權杖。一篋。歷浙東西豫

章東粵吳會中原兩都之佳麗。九塞之險絕。蹤跡半天。下所交與多名宰執。要進賢。雋人韻士。把臂入林。時而分閭刻燭。首低昂。哦不輟。間得一言片語。秀色可餐。冷冷自賞也。君丰儀瀟灑。是裴叔則。沅等人。且胸鮮城府。口絕猥談。無長輿之槎。燕有平子之落穆。居然名下士也。暇日。心口自語曰。彼夫溝中之斷。而晉爲萬乘之器者。何居。迺取旃檀一片。規昉刮摩。爲瞿曇。卽瞿曇爲柱下。卽柱下一時大紳。要爲小像。瞥眼一過。神情宛然。抵掌肖其人貌。振袂攝其天姿。席貴寓中。卽之典刑。優孟。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費三十七

循叔敖之上座。方之戴顓。削瘦于銅駝。殷積已暮于劉妹。以斯巧捷不足奇矣。夫前良不得于書。則去而爲畫。不得于畫。則去而爲塑。君之指將無同乎少年。或以意氣窺君曰。是技焉耳。余曰。不然。公輪之雲梯。諸葛之流水。冲之之機器。景山之酒鎗。士龍之馬槊。鄧展之蔗杖。此豈不名一技而達士。馳焉精心。所極鬼神所通。道成藝就。不可分合論也。客又言義之。之文以書相掩。淳風之學用術靡彰。君之才孰得無相蔽歟。余又曰。不然。君之光價在里。撲在韞籍。情綜卽不擅。佗長庸詎爲害客。

休矣相馬以驪黃者不知天下馬者也

江大母傳

泰山太守江君治泰山政理甚著薦疏凡二十上一日
函書及余漬淚盈其兩余發書露狀則悉其大母事意
屬余傳之余企芳景烈開函宜懿其焉敢辭傳曰母自
班掾九品不遺夫婦人劉向一編特標乎列女良以柔
順者從一之道微貞者未亡之誼伊何而闔閭丹腹伊
何而流聲竹帛夫麋鹿同从草木俱腐者可勝道哉而
一孱婦人質邁挺拍心踰匪石爪爬綿其綫緒冠裳表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七 世三頁三

其操閨此不足坤維象厚乾昊並隆者哉江大母汪其
姓故名家女十九歸處士公樞二年樞卒有子在母腹
也勺水杜吻臂甚塌城之泣殯樽吊影矢就投繯之烈
而以君姑吳姬伯姒宗姥競相勸慰文通之裔延蔓翼
其得椎瑕丘之鄉付授庶其無豸母也沈瀾領之強進
僮粥距虛士狀代之又四閱月爰誕厥男在門遵克聞
之色始啜著成人之度于是母氏濡燥必審寒燠必躬
後房鞠養魏緝儵其十旬忍死保携鄭累浸其越昨朱
頰隻夜青燈照人庭蒿伍夫閒寂朝哭宛如縋縻且也

左右君姑三世爲命遭家中否伯也爲政公賦穰穰而
蠅集里豪競就以肅視君姑朝露藐孤秋葉有頃伯也
復亡維母竭身營辦奩幌洗然廬舍他歸室如懸磬久
之彼蒼悔禍子壯孫毓迫于清臣秀擢賈頴學成柳膳
獨以辟徙四立禽嘍雙委鄰氏絕締于逸少神夫致阻
于河漢母兮惻惻胡以爲懷比當莊子出販瀕海資斧
久殫母率厥媳拮据口實孫不給于飴弄家未瞻于腹
果蕭然屋室略不動容所恃清臣門承樸學之業徒授
壁藏之緒束脩以上餐膳不乏乙酉之秋清臣南闈獲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十八 世三頁四

弟母氏思芳永託字詡有微所天齋沒之志其賴斯今
以慰也哉清臣借守岱畎俸料差具歐然負米之瘁兼
冒風樹之慟叩心九地嗟何及矣 今上在宥三十六
年歛諸生以母狀上邑郡監司會直指宋公巡方竣報
母得如例奏列 天子報可旌其間豎棹楔焉行義桓
姬業歸膳于逮老貞和虞母作賜定于易名猗歟休矣
母得壽七十有九仗節五十有九年喪厥天實惟二十
有一歲清臣名湛然文章名輩自爲母狀甚晰所徵族
尊老太僕公紀略及諸宰執太史頡語鑿鑿可述具符

十大人應感之會云

貧曰汪一婆少婦人耳卒能克婦克母大江氏家異矣有美清臣一枝秀出可槩全林江源于岷母其岷之導手哉

工科都給事中兩峰陳公傳

夏邑之陳徙祖孫金陵占著夏邑則自國初始十世以降爲都諫公尊人以安離優麗厚曹歸善士凡三子長爲孝廉世德里稱陳長公次即都諫公名世恩字慶遠兩峰其寓號也公生而幼愿亦復幼清八歲就童子

來禽館集

卷之七

十九

明三言

學有肄輒兼人一日舉卷中書跪而問尊人讀書止伯畢已乎夫口耳之間四寸耳文臧其質腹曉于舌何以讀書爲尊人驚喜謂兒他日當非章句儒公倍年成覺書上口即莫逆于心沾沾自整將用厥習肄于家于廷意欲有所美七八軀也公尊人不甚束濕公等而公母帝太孺人督課極嚴身坐流黃機手不去瓢勺勞也隣姬見謂夫人何自苦如此太孺人曰我乃自教兒于時長公廊落大度或從則遊嬉而公裏足不越戶限下帷不輟寒煥以爲恒儕輩間挑之遊公正色答慈氏作勞

而吾乃逸吾懼軻母之斷乃機杼也聞者縮舌孝廉公每對人家步行步輿輒無高趾居諸不妄言啖淡目不見喜愠色讀書務究厥歸指以視吾弟吾乃問書生耳孝廉公固爲爲者其家庭自相推服如此常太孺人及其尊人相繼謝公毀瘡不欲生將棄故所習經生言曰向者矻矻妄意華臚路爲二人計耳乃今而後復忍爲妻子作緣耶久之孝廉公泣相勉乃相與理篋簪錯大暢厥辭名諒州間中矣公群校且十年舉已卯省試又八年丙戌舉禮部未及對策即調告歸歸途二歲缺傘

來禽館集

卷之七

三十

明三言

則以書數囊童子跨其上上不勝負重故公乃飭童子下徒走二羸獨負書始良行抵舍盡發市書及故藏書漸漬沉玩古文詞而外獨注心經濟曰吾向爲童子儒不欲端緒事章句學而今且如何矣夫宦學之與信而後仕孰優坐臥一瓊幾三年几榻多穿穴夏之人謂子大夫陳公面孔作何狀爭欲識之不可得是時也金令雅意下公又念公謁歸貧風公宜若有所言事公曰主臣明侯不貴陽鱗而過念其甚厚卒之無綾紋咫尺通焉已丑入對于廷用次得保定理部定諱粟米部常尚舊

紛相競爲武悍多戰亡命不可孰誰徒而又乘輅使者動以十數計中常侍父兄田宅于茲常焉自昔稱難矣公直躬任事一字不阿邑其上會常大訊堅意不納朝客書卽所當殊灰若而人簞燈披牘丹筆屢舉不能下既就爰書疾蹕以達率不及享及連櫬一切中常侍稍有間遺以好謂之不入一串茶團扇諸上官屬以官屬陽秋片善必錄主在掩覆人小過著置如列白黑不爲謗語相應稻田事起公與其議備畫南北土所可否難易久近害利便宜厥後所言靡不酬公在事日中丞直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元三百八十四

指有所尉薦必用公爲首比詔察諸郡邑吏召致闕下難其第一者時時宰意有所睚屬吳侍御徐公抗聲諫言曰以某按行三輔三輔吏未有正直忠厚如陳某者合其第一僉曰御史言最當遂以天下治行第一徵入拜戶科給事中尋轉右通轉左公觸事拜與白紙悉關國是主德人材民命之大不樂爲苛細毛舉羣下籍籍陳給事真諫議云甲午持節奉使乙未北入還報選爲工科都給事中未幾遷疾卒得年才四十有四常備留日吾奉使所過地目有所按指將以覆章言上而今已

矣既而家人檢其草紙墨猶新焉公舞象歲從孝廉公每罷讀依依二人鄉于古所謂食已請餘屑桃取涼者無異其事孝廉公不殊厥考終世無違言念孝廉公無子慨令次于嗣之卽丙戌中第不及對策歸正用孝廉公無祿不勝鵠原之感慨然仕進不欲亟以甲誡高兄地下中有足悲矣公奉使便道憇于家大治牛酒上冢哭聲四震若遭初喪哭孝廉公如其父母推財班給親疏各有等橐中緡軍小物無少遺留室如懸磬猶故孝廉時也公五歲與群兒過城隍祠因而病悻悻頃之爆來會館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元三百八十四

然大寤曰適見祠中神來瞽我振冊示我令我毋泄大抵中寔識甲科諫官子孫種種公生不偶靈書告之矣公偉幹美鬚髯風采蔭映數百千輩宜動靈書孔子不語怪神吾則何知吾則何知公元配李孺人備母儀婦德今晉封太孺人子男三長陞繼公成進士爲臨邑歷城兩邑令聲蹟卓卓冠百城時以高第徵猶公保定已事焉次陞又次壻陞卽出嗣孝廉公者兩君競美行繼歷城公已事並名震且中諸後歷城起者林林皆備材侗事歷城公久竊與有獨知契命侗傳其先曰陞先諫

議束脩力學勅厲以迨沒身年位俱未慝生灰有餘惘
顧明公哀憐之何曰楊諫議先生先之矣何何敢辭惟
是齊人齊語安敢以施敦測泰山嬰之當實不浮藉以
差迨厥罰儻其可焉

廣川何氏二節母傳

何氏之先故武也代爲百夫長至文卿冠鶚世其子治
瘡斑擢其雄捷每曰義烈忠憤人所珍貴奈何棄之受
室爲王氏生子大清厥膝繼育爰有大洪大清貞亮文
雅頊謝桓桓之習簡重欽藏不爲矯矯之行里人稱之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三 永三百年十九

受室爲鄭氏繼宗顯宗生焉先是文卿捐舍霜鵠年栖
厥族無良來聞于室遺囑見姦于狠毒藐孤垂墜于梟
縱兼之逼嫁弗峻刑剪自衛而又妾媵之男野心羊舌
之家幾敗所賴大清唱隨諸慰慰藉相沫而鄭對江効
安養之節對鷄成不言之化未亡一綫庶其寄之邇者
昊天不吊大清云殂王媼瘋憂尋亦告逝何氏之室一
寡婦人鄭挈兩孺子哭哭耳無何膝孽爲虐視昔尤翻
若曰嫡慈將讐之嗣人丘嫂奚庸以羹頡比乃恣卷土
之強橫甘覆篋于戕賊嗚呼鄭媼危矣于是烏飲洞其

赤心鴈鴻屬其禍慘畫而居作夜乃防禦總總焉髦髦
焉當陽剛于婉孌極生人之灰力彼孽率其穢傲則綠
草奪貨任其據捲則車帷取質提洪之過不勝任助之
誅若洪之爲豈測文通之跡也嗟哉鄭媼懿乎顯宗天
忽悔禍于何矣顯宗稟教畫荻林懷斷杼出之虎即之
餘空諸驥群之表高秀挺于貞閭茂異彰于德閉體洪
正業則落夾者而慙用綜六秋則偏技者舌縮竹筍木
履之居交肩悲葉之飢虞之恬如而乃奉護竭其二簋
連跼歎于三荆竊就時賢之品目則仲由負米季江共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二十四 隆三百年十六

臨邑烈女傳

賈媛者邑人賈儒女也母苗氏不宜子生三女最後爲
媛父母絕憐愛之比於當戶云儒故婁人子偶舍賣漿
任質無他長縣大夫令以木鐸狗衆猶鄉三老矣二女
俱嫁爲邑人妻媛以寡幼最愛憐愛澳金雞脂危兢作
勞若平寡言語絕去薄僞隣人噴噴賈氏雙鬢兒何必

愚弱男子哉先是許聘郝家兒尚士矣尚士從里師請
不難一學官弟子員而媛今歲垂十六齡郝家擬是月
十九日吉以新婦歸而尚士先七日中疾歿媛聞之累
不以發也頃之鄰許媼過勞母媛以問請媼曰兒許郝
氏長久矣茲且臥地未收兒隨母詣哭其可乎媼爲微
母前母啐媛謂駢女子談何容易老婦聞閣未深見安
得以未婚出吊媛頷之再日天薄寒及耽醺酒向二親
手自斟酌曰阿爺身無冒絮阿母操作勞苦請各舉一
卮父母爲醕已而街鼓微動伴入室烈乃檢待嫁衣補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二十五 則三頁金

而潔新者夏衣之即寵前行自經歿詰旦邑孝弟秀民
報我大夫劉公公爲舉幡召之曰欲吊賈女者會此下
湏吏青衿子滿百人大夫躬率臨問出俸錢厚訓棺殮
學官與俱鄉大夫家侍御公以下亦與俱各爲文吊之
大夫爲先榜貞烈暨旒旒一時觀者如堵墻麾不能去
聲震閭巷車者式騎者立徒者累足矣大夫崇朝爲奏
記中丞御史藩臬督學及郡請上書闕廷鄰封二三大
夫誄詞亦絡繹踵至焉柱下史曰天運循環歲餘遽更
臂之四時儼其秋矣習俗流坐罵立誅士風之不競

而女德憂憂乎難焉即令父勉兄勸長論友戒言提其
耳央燥口吻聽之藐藐耳外猶象人中實敗絮也賈女
居無鳴環下堂之誠家鮮詩書絃歌之漬厥父歡伯爲
業壚頭選雜而媛乃頽然人模至性不移蹈歿如歸咤
焉長化彼亦何知異時之丹簡旦暮之青雲哉德厚流
光自無容泯爾彼夫截髮娶耳引劍湛水史不勝書方
斯絕紀矣又何論夫虧閑爽操人面獸行者耶我邑十
年以來兩見貞節馬淑于嫫賈參以三聯茲大誼如彼
美實聘作人立履亂胡懼於戲皇皇烈矣縣今不腆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則三頁金

朱方伯先生傳

朱先生名祚字汝震黃州蘄水縣人也先世家樂平顯
卿始遷楚繇曰北海有鯢迺徙南漢鐵冠丈人荷鋤止
畊九世其興因携家過蘄道徑油河適天雨見老人戴
笠而來驚與繇合遂家焉八傳至中憲公名文奎配姚
恭人生公公生而岐嶷稍長則好觀理學名臣錄屹然
以聖學自肩嘗曰丈夫提躬繕世不如是安比人乎乃

刻意敦行所如嘆攻苦一稟度薛文清王文成而松城
挾樊肯與紫陽小有異同比紫與麻城耿公在倫斷春
顧公子良昆季以名理相證衡迺累試不如仲公提年
三十餘未補弟子太公力以穗萊教之不可冬擁敝絮
夏揮汗御燈火每逾丙夜隣寇鄰里人盡引去先生尚
伊吾手室未幾學使者王公錄茂才邑有爲諸生冠軍
者善睥睨人從鄂渚道上擲掄先生曰咄咄何爲者先
生地忍之已而舉壬子省試第七人擲掄者魏匿不見
先生竟步門謝先是薊臨川大年嘗謂王太保宜直不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三七 三五頁十五

實竄之則移書監守洎諸介胃曰卒 請盜吾當問卒
官不詰卒吾當問官御史舌本無恙 君試自爲計書
去若屬省息復條畫方畧下諸部所在盜平前後抗疏
諸如技劫世蕃論罷採藥皆關切崇竑無復撓舄屈
薦導詆媒以自就其聲者按部罷一切供職騶導人莫
識爲惠文報政最以無援平調常州常故饒值兵燹水
游俗駸以敝先生訊諸故老詞其狀因與民除苛解矯
約法挹畷際無旅帛肅客董竹著木豆大筵不盈十簋
酒三行罷去一切庭實貯外帑備酌給婚嫁喪祭一稟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三八 三五頁十六

仲云尋擢陝西備兵使去士女逃道擁留謀爲立祠繪像以祀中達貽書諫之曰碑于石水火不度碑于口日月不漏諸君惠而好我願無以不漏易不度且末世官取近名無問治狀才一迷轉卽示意于所嘗交好者令以畏壘從事千秋之舉遂成故常願諸君無以故常向守士民捧書泣數行下祠旋立且止閼歲庚子凡三十有七年先生墓柏拱夫而祭縣鄉公彥吉宜興吳公安節爲先生門下士復鳩其長年祠先生于東郊而屬其記于雲間馮公唱嘯先生輿輓近借交獵聲龍旌旌遠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者同乎先生至陝治臨華事度地無如金川險乃城金川听夕訓練片候望烽燧不得臥虜不解非復昔日阿西私與番合寇我金川我金川兵與殊死戰不決先生率步騎逆其類行虜折北不救從間遁然啣先生甚已復犯靖虜弘化先生自決戰如前而別遣死士縱火焚其營遂大潰虜獲牛馬鎧冑無算恭府上功 天子爲賜金綺勞之虜自是無復西窺而番益斤斤抱頭鼠竄河州茶市皆相顧驚曰此曩所指麾捕首虜夫也率戒無犯邈然三軍以是餒且驕矣庚癸之呼肯聞先生

啓邊餉自不乏縣諸侯王與吏胥因緣作奸因請于當事窮竟請調奸吏誅諸侯王悉從既參卽金壇王長于雪成其賓客廝役奏劄鳳陽弘化僧秩二品以睚眦詔獄廷尉不能屈先生論番性好鬼令群矢于神而得其情復奏當罰馬蹏數各千二輪太僕望之成雲錦一時臨邊肅然于時黔國不認橫桀已孰廟議思得耆碩彈壓之而先生西隔固嘗懋奇功乃以叅知滇故事潘臬甫到官應謁黔廟叩必城下如人臣禮先生慨然授祿起引 天子廟儀譙讓之迺排庭唐園入廟中拜成禮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而去黔國愚俱其它違以諸玩嘉貽仲子逢仲子母阿長鬢而遣之滇故有金冶委人多乾沒自濡事覺嫁既齊民已徇其利皆有沒四千金者同郡人也先生訊之如法不少假諸被嫁既者盡曠然得平反比同官若藩司陳公善臬司徐公栻皆名德祭酒迄今三大夫顯鼎稱之是年爲隆慶庚午先生摠裁秋試得人最盛冬擢浙江按察使旋以右轄復之滇其明年姚恭入卒自滇奔歸服竟當出中憲公亦卒與堂家食連七年哀毀骨立兩喪一如茹慕樂不御味不燕瘞瘳施博療病溺饑

好行其德絕無意小草人間而浙之命又下先生固
戎政而頌鍾官事賴勵精釐滌故家大豪遂無敢僞金
錢者遭里相有父喪議奪情先生上書授宋富弼及劉
珙故事風之歸而兩吳練爲賄賂相謂先生易已志
甚自度不能以選與回相意竟老病自劾凡再上始得
請而別武林舟徑毘陵毘陵故先生故菴父老子弟爭
持牛酒逆其境勞苦如平生驢撈人不得行道故數日
揮涕爲別送之京口扶携而登金焦兩山送者見步履
不瀕靈壽相與歎曰誰謂乃公老不屈乃老耳酒酣坐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世百八十五

客多戟指詈故相不已先生起謝曰吾自欲歸縱里相
憐而容我我能以譚然之齒闔蜉蝣之歲月乎識者心
高之歸則服食廬舍如寒素堯夫牧豎亦驅就無悔而
追尋舊盟與故所善耿在倫顧子良諸先生倡正學益
力第諸先生類標隻字煩辭說廣延高足以識其門戶
而先生獨壹意闇修愼愼妙妙篤行之爲務居恒嘗言
今世學人聽其言皎如按其行穢如日皮道學眼孔知
能所謂終日吃飯不曾咬着一粒終日穿衣不曾掛着一
絲者近是最後學稍旁及釋典道言浙闕不輟靜業

然嘸咲杖屨斷斷一軌于萬變而絕馳空沈寂之弊學
人間以儒佛容際無咎曰吾畏聖人于族慕文正忠宣
家法義田義塾義宅義丘所在而是族之貧者待以舉
火讀者待以援師無室家者待以婚嫁鬻異地宅姓者
待以收宗無歸者待以殯零丁閨閨弱植而孤援者待
以魚沫而卵翼推之姻戚里井微不恩施旁謁層累而
逋及之有司推轂東山堅辭謝去非賓燕邑長吏不得
接至事不便民民抑不自信者輒移書別白之選選秘
不令人知鄉人竟德之謂前有端簡後有朱公端簡姓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世百八十五

劉氏前大司馬致仕鄉人甚德之云始先生縣弧時先
期有老衲持摩尼叩門言三日後當產異兒如期先生
生如達母使監奴追衲子已跌坐化去逮下世復有漂
衣玄裳者若而人還榻而請諭度先生殆去之清都玉
虛矣而遐邇赴泣族屬哭殯哀至服盡亦人總麻三月
形家相朱氏先塋居華桂者自佳城族而謀奉先生遺
骸附之仍即塋前築宮以祀伏臘泣奠如初而走下雉
吳公明卿勒珉爲紀其事先生生平嫺懿更僕不易語
具習學鄒公彥吉墓碑宮諭顧公太神墓誌中客有鄉

余問先生友孝收族孰與邵公寶清強介貞孰與秦公
紘董修實踐孰與賀公欽戒利遠名孰與劉公大夏不
辟權險孰與章公濫夷易真簡孰與薛公瑄引賢推士
孰與章公懋設奇摧敵制勝尊姐孰與劉公天和余謂
客所爲寫照先生良真至而姑以此嘗余敢妄爲持
論必諸先生合併而廼當先生先生其具體矣誌所云
貞弗刺人介弗傷物碑所云若濃若淡若執若通而之
于大中殆庶幾乎先生哉先生伯子期至與余同舉甲
戌進士歷官河內守河內人從祀寇公祠有屋稿十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一

三三 五三六五

二卷覃懷錄二卷行于世仲子期昌舉庚戌進士與余
友黃岡王伯固一鳴黃梅瞿孟堅甲沐城周子中應嵩
子良應明黃安吳敦之化諸子結社稱詩號江漢間十
二子孟楚才章光先德詎有艾云邢侗曰余與先生伯
子仲子交稱世誼云習先生所行事籍劃分宜道辱榮
康兩纁暗江陵投袂折黔國卽古汲直寧有加焉乃居
常好行其德讞獄務祈其生少年嘲反爲謝權相敗不
競名抑何深隱篤摯君子也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庸夫
謂先生學有本原絕似咎繇而舉書慎厥身修以稱不

虛耳竊惟先生哀然理學醇儒也今試舉其終始出
異光而沒異數象教家宿命通之說實其有之儒者罕
言命固不得並黜命實臣之去來草草乎哉

諸清之小傳

諸清臣字清之越之會稽人也山陰多冠冕族而諸諸
尤以人門風雅擅閭左右稱清之生而幼達于晉諸王
中可擬逸少目下數行占費十史若夫制舉之業含醇
蘊漆儕伍卻步不及也一再就童子試不售去而發憤
遊京師其游則以尊人客燕市依諸節下云一時館臺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三三 五三六五

名輩爭慕說與清之遊庚通從吏占籍近京邑丈筆日
上視一青衿若擢矣會言者求多四方士不宜聚溷都
邑躡終南捷士以散去而清之亦復發憤去京師焉清
之放蕩秀然而氣尚感慨漫之薄制執而爲塞外觀白
檀盧龍鬚間樂浪玄嶽牽軋蜚狐句注靡不歷所至督
撫監司郡國守相縣道諸長無不上客致清之者清之
軍衣交輪幅巾純扇繫跣顯者門若遊蓬戶諸公大治
牛酒以得清之一顧爲幸呼盧闔博藏關投壺相與爲
布衣歡先生溫然酒所合周公瑾何次道成其四體人

人以晚遇清之爲恨也清之僑寓邊庭浸淫五車文祖
六朝組造綺麗詩窮工絕致若琢玉葉人力盡而天巧
侔書原魏晉下追隋唐臨響終日油脂繼晷輒忘其疲
間以餘適揮霍雲烟渲流花石匠心所詣卓爾名家置
之趙子昂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座幾不能辨主客矣
業成欣然自賞復悽然自悲時聽胡雛奏茄鳴鳴和之
歷以桐馬胡婦競前衣裾縈曳清之亦勃勃柘枝伎癢
禡舞不休斯時也爲楚聲而咏沙門雲合北舞蓮旋之
句真覺身世之兩遺也久之忽而京之思躡屣而過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三十五 五頁十六

二室擊磬三花徧讀碑板而樂之乃有意齊魯講業
之都登泰山而陟其巔下瞰齊州知右培塿已之海上
翫海市眺蓬萊觀廢幾止矣乃廢然自誓曰人生七尺
在宙之幾何而日咄咄馬蹄間不虞宗少文笑人乎且
篋中之業而欲于馬上竟之吾誰欺夫吾尊人消盤之
景偏矣吾親不能遠窠曰而吾乃逐逐事遨遊人子之
謂何雲門勝地也又吾家山也速營菟裘吾將隱焉其
作室率味乎白文公山木留皮紙閣蘆簾之旨而規裁
之曰吾以綠虹爲棟間雲爲望其可乎中煩繩床斐几

筆格書程佛道僞臣錯雜盈案向南榮以晡髮就北牖
以納風長饒夕以擗藥苦菜午以供食山泉刻其如酒
崖蜜甘其如飴用而爲吾親一日之餉將南面百城不
與易矣且吾耽耽與逸少結終古地下緣也躋高丘而
望焉葶蘿之墓道在也俯仰異世晤言一室之內逸少
其領之乎因爲之歌曰吾之鄉足剡溪之藤兮其所以
箸吾詩與吾文吾之庵饒零陵之集兮其藏以肄吾字
孫登在前清之在後長吟振籟鸞鶴鼓吹所謂盛世之
逸民亟返以還其真者耶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三十六 五頁十六

來禽館集卷之十二終

來會館集卷之十三

濟南臨邑邢

何

墓誌銘

累勅封孺人亡妻陳氏墓誌銘

余邑稱科第蟬聯者惟余不腆河間氏而家累鉅萬任俠慷慨則歸兩陳翁陳子孟翁尤慕義好施予則余亡妻孺人之王父云孟翁生蘭陽主簿元是生孺人蘭陽公少通經術內行醇備而其配夫人于八則畿內亞魁于次公之妹在吾邑稱女師于夫人

卷之十三

一上志三百三十一

從兄何次則孺人數歲從之官無何二尊人皆暴亡而適余從兄者姊將孺人歸歸甫八歲蓋蘭陽公無三尺之胤而余孺人以一孤弱女子無可棲托則吾母夫人女蓄之吾母同生六女子介孺人其間不問不知其異胞也吾孺人視吾六姊妹不遍舉七者不食也不俱眠不就枕也蓋自八歲如成人即不自謂陳氏孤女介在姑愛女間過自挹損乃若自托在吾門家婦也者志意復揚揚矣八歲又七年稱有家而余時就外傳兄弟子在群處一堂不時時窺閣門間一入臥內

孺人不色見也余十有八歲應拔萃貢其二年叨薦京闕僕僕車馬半在長安道而孺人猶女侍母夫人一襖被從夫人床第間不知其既有家也經歲無一語及不肯不知其在遠也不肯辭舉南宮視刑部政孺人隨之京已領南宮令孺人復隨之南宮居邸中可五歲身裝嫁時衣補簪耳無華曰廉吏君好為之所媿新婦不能為廉吏婦耳竟任未嘗私市一縷帛乃歲時生日則手製輕吹純酥及甘脆茗膠封題寓里中問尊章萬福家僮回報亡恙則謂余舅姑冉冉老矣新婦一日之奉及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元三百三十一

里門則一日朝餐下咽未知狄公之妻當年作何狀有如新婦無似倘亦寬君家望之思乎舅姑從里中數數稱賢哉婦矣余以庶辰祓微為御史則孺人復隨之京居數月余按鹺三河已按三吳孺人兀然一室晝督姬婢紡夜篝燈刀尺聲不絕滅獲數百指所湏衣褐半出手指即朝哺所御食率用蔬糲吾母夫人時時甘滑餉則以食兒女母謂新婦何自苦乃爾曰良人以身勤國事數千里外新婦坐享榮華後自逸美服食他日何以謝夫子不亦墮吾姑勤儉家聲乎不肯比隨例出為

楚秦藩孺人兩度隨之楚兩從檣船渡大江間從船窗
一觀江山之麗則曰閨中婦俗在東鄰夫安得浮家泛
宅於此此無亦千百不一觀遭乎丙戌余復量移秦太
僕兩上疏得請栖里中而孺人八月有身矣及有身頗
夢旌因奉觀世音精虔甚數十課得凶兆彌月身忽腫
檢方書於法謂子脹按方雜進諸藥孺人搥手不御曰
吾病則病耳安可令生子腹中仰藥乎小覺患苦未一
日卽床席于時按使者毛公過臨猶手辦脩脯曰諸婦
婢安任此大賓餽飣乎頃之同年友某給事廣野促余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三 五言全五

小昭四女樹越一日而孺人臨蓐矣愈益患苦免身得
雄旋不育卽厭去幾不起已更數刻復蘇曰吾病如脫
矣余自道中亟趣歸臨視若常產小喘不足異不肖喜
謂更生都不悲又越日及午喘甚諸醫環診進藥不奏
効氣且不屬呼姑曰新婦平生賴母撫養涓滴未報今
復以小兒女見累矣且不暇復呼不肖曰視兒視兒更
不復及他但嗚嗚作哭聲余謂必不相及猶領之者
屢矣至屬續不亂吁嗟乎蓋孺人平生不食牛犬菟鹿
魚鱉水族之屬曰卽快一時口腹獨奈何不虞他日兒

身乎且婦人安可以滋味悅也吾每服孺人明達不謂
竟用免身矣吁嗟天平痛哉孺人大抵賦性沉毅色
笑不輕衣履不受纖塵汚卽平生無寸縷粒米出中門
外家之親有所請曰吾爲邢氏家秉計安得長河之流
充此漏卮乎少精描刻已棄去曰縫裳吾事耳其於巾
厨若出天巧倫極南北之致余遊道廣而孺人日備數
人之饌必親必腆常至亭午不御食憊甚矣余性常漫
而孺人以莊簡佐之以故無大小臧獲憚孺人憚於不
肖甚也孺人自十七八迄今問歲有身凡產四男子其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四 三百六十五

三塲今一獨存王瑞年九歲頗韶秀能讀不肖書其最
後殤于則東光兵備副使馬君允登許與爲婚者女二
長適齊河都督尹君秉衡子功懋次許禹城鄉進士楊
君士鴻子瑞明又次許樂陵營田副使史君邦直子高
先孺人凡兩得封俱稱孺人生于嘉靖三十一年十月
初八日卒於萬曆十五年五月廿二日得年三十有六
卜塋於城北新兆毛家庄掩塋則是歲臘月六日也蓋
吾郡于鱗先生狀其內徐恭人也曰恭人人樸耳夫人
樸之稱無乃質勝乎而我孺人謝絕脂膏誠樸矣至人

偷物理之鉅以及米鹽履屨之微無不曉暢當實者則又不亦慧甚哉夫撲慧兼而女德庶幾矣吁嗟乎此吾所以不能一息去懷於孺人而負有裂腸之痛也不肖生有三十七年其於俯仰之間差稱完善居恒亦汗下於天道忌盈云者不謂俄而陷割逮我孺人吁嗟乎身當之易耳而令生負裂腸之痛何必度巴峽聞夜猿乃下淚三聲乎生平人理盡矣竊私念鉅公長者海內契分不乏豈無能藉一言寵光逝者而文勝掩實實用滋思故不揣黠謏略爲志之如此葢投筆欲絕者數矣乃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五 隆慶五年

復技淚而系之銘銘曰生而撲慧具女德于歸無良供婦職兒垂九齡領負奇母兮見背天何知余忖度之行不虧何因陷割逝如斯青鳥之儕江與巫爲余相冢毛家區皇天后土式相之成者安兮生者治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章丘逢原張公誌銘章丘之張徙自東強徙祖曰其其徙以金河決故按章丘牒王名可紀爲從政從政子文顯降而紀而能而推而鸞而煥世種厥德煥季子朵肆儒爲諸生聖業卓犖晚封文林郎獻縣知縣里號封翁元配封孺人是爲李

太君凡三子長卽憲副公署號逢原字子發汝繼其名也公生而外樸中慧孩而多疾父母斬就塾稍長從青城楊君遊書一目卽成誦授之大義了辨如響未幾謀學官弟子試輒冠同曹孤立行一意不逐時好下帷矻矻生產有亡弗問也直指吳公觀風試列名第一品目起東秦濟南謝司理延爲子弟師公傲岸据南向席略無假貸于司理亦無所曲折踰歲未嘗闕說片言人謂公君子郡都尉如此無禡乎公曰古稱廉蔣吾禡庸何傷是秋癸酉登解額高等連上南宮見落則曰吾一人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六 閏三月

冉冉老矣吾焉所爲娛諸鄉下者乃去之柳村發憤理篋與陳獻衷諸先輩及胡文學日夜討論文筆道上庚辰成進士以次當令領東安東安在京兆部中常侍田僮無筭胥胥吏與市猾轉轉爲囊橐地又盜數元元之民敝也久矣公至先察不法殊尤吏一人適于嘯聚衆第殲厥渠魁而止故盜十數豪首竄入民其賊魁伺使將有焉卒之無郤可乘相率投繯灰丈田得粟汰位僮若干畝匿戶陵海若干丁俱及隸籍中常侍伏田多盜僮亦無敢跳出入盜漸逸他竟公曰邑垂在席矣而陽

侯毋虐爲政奈何于是抑樹築土亘二十里猶金隄也
一日渾河溢公立爲文禱之河以不害畿人異之公夙
昔留意學校斯則益脩明禮教月朝日望朝廟已則進
諸生講德析藝以爲恒飾官浚頽不名帑一錢東安安
師帥父母焉于時獻號衝疲難治當事表公以繁移獻
報可公嚴裝將發萬衆枳車不得行及抵獻諸用東安
治以治而愈益加勤曰吾而仗仗綈綈焉將稱過使客
之不暇而暇爲黔黎計耶乃爲補直僕擇杷搔複陸量
可而行如汰積收公審編均驛騎一切皆當邑人鼓琴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七 萬三十八十四

印聽勅直指監司按核某言實無據坐當此因更得公
治狀褒然舉首而會墨守以墨聞口語不無連攬遂罷
公車僅遷南京工部主事當守敗對簿也日跡公孰誰
狀不可得公實爲守數陰諫乃得未減守乃自訟張公
天下長者吾宜辭舌自殺公泄南曹時弇州先生爲大
司寇見公所爲詩嗟賞不已曰一昨得子愿今復得子
於濟上何多賢也因序其詩付厠工遂定石交公先監
賁源局一再摧龍江蕪湖最後理街道商民交口頌誼
其所當監摧吏人咸惴惴三尺卽有少羨縉趙且數四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八 上三百十五

廳積弊盡刷丙申出監天津倉天津天下解望獻艘泊
宿處故事使者旁午交酬授殮加璧無靈時大傳于官
而家于庾庾之厚民之薄也公在事才具客王靡靡濫
費以故運戶脫然無所困苦公同邑吏部胡公往爲廣
武理署永年永年奉檄釐粟輸洋倉輸者以百五十金
返胡公驚問故輸者對言今使者匿釜區釜耳無他魚
鮑故得以累易銀歸他邑亦稱是民等度使者之必有
後也胡公咲謂使者吾邑產幸不及惡言時倭犯朝鮮
公爲蒿目條牒奏上如調班軍借清糧固守傳飭營壘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九 元三百五

數事旋得請俄還寧夏參議督撫急公甚既以監司兼
部務留之津公竭蹶簿書軍書間夜漏恒三十下不及
寢自是亦少食多疾苦矣倭平僅賞金列人爲公不
直也公曰糞土臣斤斤官下而冒上褒貶錫手于分
泰矣始願不及此也津傳吏不任席符節標積舍人暴
驤也往往縮脰壁荏許不則自裁公爲定來往程品
非信節不得橫索騎吏獲以安稅監王朝洮南兵亟將
自言爲地某帥且陳兵甘心矣公喻朝洮敗及覆遂寢
不奏事以平馬堂繼至公邑快壽者數夕心口自謂吾

不難一去去則吾民何辜公平生氣岳岳不下于是則
微用休好遇宦者卮酒慰劬期不魚肉我赤子堂乃爾
賤子樽下及公共事不敢以毛髮轡津門安校奴產子
帖然歛手及城邵稅數萬緡汔以無擾焉某弁獻寶珉
魚幣上遣王席往勘督席冠而加翼民用不寧公料一
可以誼禮爭則爲具䟽䟽席奸狀願假尚方禱殛即事
由中格閣寺人人吐舌矣庚子大稔公騎而行荒殘益
敗機臥壁間必問所以上記撫中丞出帑金清萬分賦
州邑教以佈散法令無贅聚已復大疫則又捐貲市金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十 元三百五

石草滋務及病者所全活以數萬計若闕書院表澤宮
廟文昌一修邑宰之舊興學造士意不少怠而至鉏疆
莫弱事尤極軫懷景州某氏以貴雄里中被詰當訊百
計用錢通居閒不爲意卒以論坐比年遷陝西副使備
兵靖虜士民上書詣臺挽留不能得則爲述列于道哭
聲震天地公亦泚潤向公之去津也紫衣歸志對所知
言吾爲縣官數年奔走筋力不可支郎山繡水間將無
假余六月息乎且平子田園在也遂移疾乞休抵舍沾
沾一壑課子弄孫與邑藩伯李公六七輩結盟林下文

酒甚洽也前告會未允而部檄星火趣西上親串亦復相勸爲駕途得隴右耗意中戀戀鄉國悽然不樂也行及邠州登樓有感恙乃發疏上部從優覆爲擬痊日起補公扶疾歸歸值閱叙賜金猶能向闕謝頃之稍劇已而瘡漫尋後劇乃復加前丙午冬竟無祿卽世惜哉狀稱公孝友自天性其班給兩弟財產必先美好意在慰快親志薛包卜式何人乎儼然金紫自處猶褐夫食無兼豆坐鮮重席北窻企脚南榮曝背聚書萬卷若涉半醴而甘之管城踟躕頃刻千言所重者倫懿所適者神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七 五三六古

情一何溫籍大雅君子也且爲德于鄉緩急每先人赴之貧交疏屬靡所不周至饒以炊婚以采灰以桴讀以膏油如取諸寄年逾耳順見諸長老晉晉然不識人間貴勢爲何物一門子弟粥粥卑恭若女子族鄰戚獲縮懼畏罪疇其相教哉公坊諸衢水石取于家役車誤踐田中稼爲摧謝厚償之且口是役也將以爲先人寵光余不穀則何敢專焉夫棹檣表閭而借手吾鄉曲此吾邑已事余不穀又何敢借口傍州爲也哉公者守其所風使告公部人某後爲母以忤告公答焉晚其母曰若

子常抵冒我我已令棄前過矣而今乘彼之危不祥孰甚焉且汝不難母子如初也母子相與抱頭泣遂驛之公大郁仁質豁達類如此野史那侗曰往歲公車騎過臨邑款門相視余出斗酒勞焉公引滿數竿慷慨而談天下事謂今可慮莫九邊若貢市徒自愚安能愚虜今宜求下耗昔何策下愛閭民何策下兒單于何策下呼衍渾卜諸種姓何策夫我局紙上言而虜直能謾諒以包敵我蒲弓紙羽而虜真能使馬如熊虎我裹糲乾肉背人自哺而虜脯酪每通口交嘗及獨將安較勝負哉

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七 五三六古

夫斬金鐵予母予上黨似矣今虜上黨釜豈勝用猶夫漢稱牛馬予壯母予牝彼南粵于時牝寧可勝用手夫靡金錢者疲弱卒也疲弱自可名存實空爲可嘆語既歎歎罷酒距今且七八年余睦然在耳今安得趙公九原使辨賊辨賊公逝之日邑里爲罷春杵卽位而哭者踈賤盈千人所論著甚富仕優應急二稿先已翻行公子伯仲以胡先生狀問志余余卒狀出入左班典法雍容寔難爲繼伺執筆更焉以諸公子請不得辭後之覽者去志存狀庶稱良悃諸公子咸負勇異聲非久

次第名域中竟何須此謫謫言銘曰風領端然淵瀟泓然文理察然倫鑒儼然孰是方敷來試必絃舟獲長年民歌所天久而稍遷卽曹置員弗曲以卷畫指平平司厥津辭目藐刀錢我有賞筵二簋雙邊厥積戎戈爲諸度先東夷投鞭我饑我飢寇借散宣妥此若鄺中使憑祇靡我腥羶孰云便嫁敢我作綠勸徹司銓爰抗西旃我遭迫遭我馬言旋驟方勒燕喀然卽田洛社相沿共虞華顛疾疾連牽厥命弗延國失靈等里喪大賢我人涕連憂心如懸家學陶甄孝秀聯駢底其入延全昌得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十三 貴三真

全我體雖捐我神永縈生哭粥饘詒厥機杼不忘不忘先民允詮營此中穿樂石載鐫子孫億千原膺祠緡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鎮守保定總兵官齊河尹

公墓誌銘

齊魯于文學固其天性列國而降率紕兵爭而右文學漢一駟先生齊產號精司馬法而究厥名實則子虛烏有耳及明而騾騎尹公者出其先蓋由卽墨徙齊河三世而爲王父天章贈都督贈都督生綸是爲觀察府君以射策中科身自起家始曹卽歷觀察而最雉于武

亦封都督則以騾騎貴故母李累封夫人夫人夢遇神人授以信節而生騾騎也騾騎生數歲就塾矣塾師課讀騾騎不伊吾塾師課字騾騎不揮灑曰男子墮地自有一片氣何五車也厥考觀察公惡其媿媚答之百騾騎內心不服騰擲泥滓中號咷震四鄰曰大人雷大將軍大人不欲身享封侯貴乎自是觀察公置不問而騾騎愈益億萬不修曲謹人以狂童目之矣一日夜過故神祠從屋廡間出數短人偃蹇而前問大將軍亡恙已忽不見處騾騎愈益自負神示我貴徵比及摠髮益執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十四 上三真

降之父群盜二十餘曹儼甚也騾騎徒步挾彈持弓而射之發如流星創顛洞腋盜盡奔伏弱冠舉閭千斤見白鵬鷄尾而駭焉寸寸折之如折蓬蒿曰安用此蒲弓葦矢乎又嘗挈水手餘超所立馬忽過別馬觀者驚謂猶神已隨觀察句注塞之署中益習雁代豪傑講明韜畧稍亦親詩書恢恢手有騾弄八極之思視九邊綦綦間物矣當嘉靖三十三年時督府東粵翁公疏表天下武略奇才士騾騎年二十列名第四用布衣奉旨置陽和軍中是年虜犯鉞果門騾騎三突重圍獲級二十

有七身被數創血流殷車而同表奇才王邦直遂及于
難驃騎裂襦褌屍還轅門叙功第一而驃騎貌然若罔
聞也曰今日之後主將張達發蹤那直必難宜用弟甲
乙衡則何知且衡儒門子行將角巾歸私弟矣于時督
府直指成謂驃騎退讓不伐疏請置員本學弟子而所
獲功盡以推達達藉是復其官驃騎復隨觀察井陘之
署中歷覽淮陰成安交戰拔立漢趙兩幟地曰了不異
人意即從署中詣順天舉武舉第二人隨舉會試第六
人相國華亭徐公見而奇之召入邸中為設食飲甚具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十五 世三頁

謂尹生命世才非直邊庭緩急吾將借一臂力焉驃騎
于例授濟南衛鎮撫而督府翁公念前勞未賞亟請守
備薊州改授標下遊擊倚為贊畫明年倭獫東南浙督
府新都胡公廉知壯勇疏請驃騎肇倭驃騎被 旨南
征所部署摩齊勁卒千五百人軍繇毘陵橋李四明天
台所如必捷而最後酋長陳東棄麻挑戰兩頭門倭詳
敗走至石礪山伏兵儵起盡圍驃騎蓋搦而拘者三日
而食馬飲游得以不灰又越夕則神氣勃勃提刀衝萬
人軍堅若堵屬俄而萬人悉見雲中壯繆侯現軍自披

靡踐傷無算驃騎買步而前步入倭陣徐游壁壁所屯
軍亦悉見雲中壯繆侯現莫敢與交跳躑還軍中參將
登州戚公以酒澆之驃騎連舉大白已而循髮捫胃所
中彈二矢五鎗三視膚之役創乃三倍戚公撫而哭驃
騎乃大咲計先後五十餘戰所獲級一百二十有四奪
還男婦一千八百三十五名口督撫直指曰其功乃以
他與援負力先趨而驃騎次叙稍後僅得 旨陞二級
云倭平驃騎入內為五軍三營參將分督 皇極等門
工大工竣蒙資金幣踰涯已復用警令統五軍貳營聽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十六 兼言平

征士卒垂入京而相國徐公推轂愈力居常召以自近
諮議國是自餘浙直留都薦凡二十餘上而大司馬蒲
坂楊公灼知更切孫崇將非久得陞左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五軍一營副將復委督修 仙禧宮門屬于時
世皇帝祝釐別館間有不時司察察知驃騎御士卒勤
廉一日見驃騎周行赤日中曰備哉丈夫也其貌與才
行適合遂出紵絲一表裏內帑銀一百兩給之且命賜
茶驃騎叩頭稱主臣朕明至演象所盡分所資銀因諭
諸卒曰一錢 上賜也庭中盡呼萬歲已復稱將軍萬

福自是名益譟起而烽火適達甘泉宮需材甚棘奉

聖旨只着尹秉衡領兵前去聽江東調遣勦殺江東者

督府江公也驃騎統軍至古北手斬酋虜五人聲震京

師及叙復叨資銀幣踰涯居有頃遂以宿將充保定總

兵官度受勅予大紅織金紵絲二表裏銀二十兩驃

騎駕而臺省貶顧鎮遠不堪戎政至舉驃騎爲代令典

親軍卽上難于格不報業隱然有重臣之望矣及至

鎮披挾其軍輿而振之鎮故置私卒千名其什七率納

顧山錢而以其三籍伍驃騎曰何用糞土汚乃公且此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七

上三百公

七百者不以急縣官而令入賕高枕吾何以令衆乎遂

盡撤入軍而復奏擬九邊用爲旁州鎮有養廉田歲入

幾萬金驃騎取以市馬凡得二千七百匹鎮號爲尹公

廐云當其時驃騎所受勅最倨出相國徐公指而保

定守其不甘爲手板禮遂脩御鎮臣驃騎滋不懌曰吾

家去華不注峰三十里歷下之亭可遊也而守臣乃難

我我南當倭北當胡不怵而怵一白面書生爲吾行性

矣凡三請急而予告歸歸而挂一幷州鐵杖行履若飛

自署岱下道民以二童子隨居壺行楹在所不乏而所

與下上則貧交疏昆弟困縻與共之又捐負郭百畝爲

學田日讀左氏春秋撮其大指人有叩者應答如響

獨不見尊貴人凡二十年而會島夷倡亂上忽召元

相申公而問之謂今尹秉衡何如漢趙充國上知公以

老官監誦平倭事也于是南北言官盡用上指章滿

公車旋召起爲右府僉書卽日刻印佩之稱備倭練兵

總兵與太僕少卿兼侍御史王公諫並受特勅軍天津

所招選河朔健兒所統肄江東步兵驃騎進兩軍謂北

士若慵庸南士若猿獠大偵探狡捷則南士差勝馳驅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八

上三百公

獯悍則北士爲優匹夫相能尚相得成何況主軍我乃

衣食心腹若兩軍一軍兩軍一心倭柁何有語訖人盡

感奮尋以解嚴改授保定總兵逾年移疾還未幾薨

于股卒彌留數拊其骸骨三問其刀又二年刀沒于盜

云志曰嘉靖間倭大入犯闕越江南幾掃矣自二三文

臣外以戰伐立功名無不稱少保戚公者然而驃騎固

在馬行也閩無論論東越江南驃騎與存亡而名不著

卽諸文學大夫志日本亦無一言及驃騎者耳目可盡

塗哉要以文墨議論恒佐聲孤以先登則驃尾千里之

喻矣細人之言曰驃騎北胡煙燧驃騎南鯨波恬幾若
連營遺勇而柱天負地云者然而志傳寥寥無託也則
驃尾千里之喻然耶厥初驃騎將而守臣梗越二十年
再將而人代遺驃騎之不少保也天乎徒歷天語清問
從容而所繇出一老宮監口亦可思矣雖然驃騎少保
而在今日俱將矣兩公地下其無忘殫賊乎慨然英靈
庶幾遼左銘曰宣王中興青甫先登 肅皇中興雲仍
作朋雲仍伊何曰惟驃騎再事 今皇借公左臂爾髮
瞻瞻爾軍不顧爾身寢病爾辰耗磨平廣不俟自昔慨
嘆驃騎臨危問刀鳴軒行地流水行天太陽於戲尹公
邦家之良我志不誣傳公少保國有青編尚賴探討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二

十九 元三十八五

刑部江西司郎中平原張公墓誌銘

濟南王十庄之張素稱大宗幾世而上有爲御史爲知
縣者名字俱無考再降詔善從平原人學遂家平原善
生見見生子榮子榮生還還生封翁翠翠凡四子公其
最幼也公名敬字子聚寓號成庵先是公母宮宜人哭
殤子纂纂下至哀也俄而空中大聲震響作人言曰錫
汝貴官勿哀也已而生公公幼不好弄儼雅若成人里

中兒咸憚之莫敢以狎進七齡即就塾塾師楊數日謂
封翁即君驃驃品非良樂輩安得盡厥材用生從此辭
矣亡何封翁遂與族侄東麓孝廉言小翁弟願受書門
下東麓諾封翁從二十里外携公授東麓東麓教章句
卽習章句尋教爲文卽習爲文東麓久之向封翁謂阿
叔此吾張氏寧馨吾當避席公及舞象年歷試俱第一
遂隸學官爲弟子自是督學歲校御史觀風校又無不
第一者是時家貧甚膏油不給官宜人每聚斷榻香燭
供公夜讀窮神蒐討疑義未析遲明不就枕一日誤步
後園見汲者曰午夜汲何爲汲者疾應吾乃朝汲胡夜
也丁巳與今廷尉宋公結文字盟並席連床不翅同氣
庚申封翁寢疾公藥必親嘗扶持以日夜未不解帶者
凡十旬遍走祠廟漸用身代竟不起公口絕水漿誓以
身殉邑中丞張公亟相勸慰謂宗祏重矣公孝將安爲
公乃稍進粥糲事如禮焉公素嗜陽明先生學居與族
弟興泉若言此真可羽翼聖經才一展繹覺尼沫去人
不逞丁卯安成鄒夫子來棟文柄復首拔公夫子世傳
道學見公舉止應對而說之曰此非徒執文士將衍吾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二十 西百八十五

南宗乃檄入臬署與其二子遊即僉憲公德涵編脩公德溥是也侗亦在列共矢不爲口耳剽竊務究厥懿實公名遂先我諫東秦間矣是年公中山東解額夫子喜動顏色曰吾不喜張生第喜朝家收棟厦材耳乙亥官宜人寢疾厥喉創公淡敷持誦三泱日至感異人以奇方進病良已已而復病公瘦懼形色垂大故毀慟甚封翁大故日襄事如禮焉公數困春官丙戌見落則從年家大宗伯馮公辭且歸馮公力主謁選而又考功趙公文選劉公皆公誼故遂相與合爲地得河南之羅山羅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三百十五

時旱暵數月公泚事一雪遂涵人呼明府雨羅邑夙號爲獷悍難治人人爲公危之公曰古不易民而治是在我劑量調停如何耳于是藝畝告天當職不得名羅一錢身先劬農俾相競爲力本民以無嬌公恒思食爲民天非廣儲待何以待凶乃出貲糴穀若干石微權子母出當人急入倍官數四年倉積至十萬石值中州稔行荒使者鍾公借羅五千石予信陽本邑則倒困賑公復招人濬塘賦粟視工力四方皆來就食所全活盈數十萬于時井陘兵備吳公榜示恒山屬城屬以羅山荒政

爲法此得之公姻家贊皇令趙公目擊優談蓋如此公在邑課民種樹彌年消寒吟又起星百餘間以徠亡竄更急鄉要保甲法中以孝悌惕以刑章民往往易爭爲睦輕俠魁宿不寒而慄境以大治麻城天臺耿公每對人羅盜藪其禍吾人則羅之波餘也今張公乃以高枕波吾人幸甚吾聞張公安成高足此真不負師矣比滿四載業及公車格而以所覈邑蒙右某賄入抑公得階州邑民大開舉幡集衆幾萬人樟皇赴闕及守兩臺門積日成市兩臺重違曹好疏請以州術仍治羅旋踵報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三百十五

可獲以光州知州治本邑事民以深慶凡再年餘膏澤滌灑生兒強半名平原及張矣當入覲民枳車不得行抵都薦書給繹上乃陞刑部貴州司員外郎時有大璫獄大司寇特東屬公公一意持三尺竟當重比執政遞爲先地略不之恤朝端靡不悚慄又一歲公奉命欽恤秦少司寇呂公臨別執手惓惓謂張君廉練必能肉骨儉寒無辜人公奉長者言時揭公恕仁明四字于署所開天平而釋狂囚計二百六十餘案當獄有傭男子自言情真公疑之及再鞫則男子有所避帷簿耻而

甘以故殺誣服也公立爲殄滅衆歸神明公行縣基所
土人患從問曰卽少迂當無礙霄酒酒值也公不之信
曰使者由徑乎少選水暴至傳從盡奔散止遺輿夫八
公伴謂關壯繆目前引道胡以驚爲踰瞬果一壯大人
前若爲之導度嶺忽不見頃之縣令見迂迷頻中出扇
裏間則有分行書是夜半夢關壯繆下通語曰來護恤
部公來護恤部公公心骨震越默禱建祠報壯繆卽今
草園南南向當座者是竣後部第秦恤當上上倭寇朝
鮮需異材亟萬中丞公疏置治粟使語中津津往昔中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三 閱三頁

州採荒得策積粟數萬者宜越資用意蓋指公也政府
據疏問前撫戶待吾郡趙公趙公以羅山實跡對政府
曰若然則當簡任如疏中言公開而駭堅謝不可識度
大都類如此已亥當京察俄中舊屬鳳翔險今微詞益
以貴勢力遂及罷省程公臺趙公爲不平公曰吾以
一寒儉暨儒厠跡六卿卽二親妻被恩紀于分溢矣歸
田不亦晚乎所謂妻被恩紀者公父母先以公受羅山
七品 勅嗣復拜刑部五品 誥此公生平最慝可事
故特書之公還舍日下鏡臥間閱道書種樹書課子孫

爲制舉文恐有程度不數數出見客亦不數數詣縣入
夫蓋詣世數而適天遊未易涯際也公素無疾一夕呼
其長君基曰吾西體如恒神忽忽若有所知往吾不祿
矣異時葬我當別卦滕公之室而安焉長君奉治命旦
日喙會濟上觀察韓公以舊契遣名青鳥趙君至獲吉
于城東五里許于是歲九月二十二日卽兆域銘曰年
原大邑人文黻黼公產其鄉前抵嗣武學宗鄒尊煥厥
華無詘于南宮仲于中土飲民以和如醉甘醪民乃抗
留載歌且舞身都白雲恤布幽宇于公之門陰陽成府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三 閱三頁

晚歲歸歟爲林壑主今子聞孫騰躍旁午得全全昌于
于殉殉俯兮仰乎震且無悔公從黃壚一咲揮塵曷亦
曷存領略終古

鴻臚寺序班近田許公墓誌銘

許公先大母之諸侄不肖中表叔也名繼光字道晦別
號近田其先由汝南遷襄陽由襄陽遷臨潁路由臨潁
遷臨邑臨邑祖名漢臣自公上溯凡九代矣漢臣子名
輔元末爲青州路總管以勤王灰事稱輔孫爲河間守
侃人地高邁祀鄉賢又四世爲義官天祐是爲公父公

兄弟四公于次則叔也公生而穎異秀發有心計蓋自其童時入塾塾諸兒望見辟易不敢以雁行進讀書通大義不屑爲章句儒意在明習世故有所踴躍于官下行問塾師以觀觀難公囂然不受也及魁娶王孺人孺人父王公謂公此生磊落大度即不從書衿起後必能家與之母錢令遂什一公輒善計硯策不再歲索隆然矣旋以貲入太學太學四方俠雋數公推爲諸舍長事必相質大司成少司成咸相目爲山東許氏子魁壘人迨返舍益用計硯策饒資每對人余身匪家督買則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二十五 三頁全

廉賈余筭不什一失諸兄弟一切率倚辦第三之名何必臧驃騎耶尋復入貲爲鴻臚序班已而真拜爲大行屬禮度嫺雅若都肄有素信心處僚事長靡不相能頃之奉使抵里門牛酒上冢慕班少俸及族視五服等族苦征役向公刺刺語公如都以京朝官例爲言當事俱及復埒于子大夫焉于時寺缺鳴贊僚盡辟席曰許公可公略不爲意卒爲有力者先之亡何以 覃恩授登仕佐郎望見秋風咨歎曰一田間子鳴珂帝里爲祭近臣數年遺羽華臚于額溢矣吾其歸乎遂請告歸歸

營城南墅與二三兄弟踞成姻舊互設薄主人咉牧時獲取計硯策而酌俗觀變不少爽違曰我任天地自然利疇其心競我我于人世間超然燕也糾族爲社婚喪有程品不至怨曠暴露貽先人地下羞又卜地起瓦屋群族延師業學官童子浸多成立者本之公束脩以上具也諸侄蘭材氣加等公損倉積令從事臬掾曹今爲大邑尉邑諸生馬君嗣光兄弟無口食膏燭費長揖向公謂公長者其無念北道扶風裔一寒如此耶公慨予朱提黍麥歲歲以爲恒嗣光後得亳州訓書抵公子謂來會館集

卷之十三

二十六 上三頁全

微許父胡以至今坐臯比獲計食也公生平任質無他勝與人語低裏盡見視人之急甚于已私與鄰黨時通酒食往往假貲錢用久而忘之不責償報邑目先侍御公爲佛子公則以氣調相得甚歡也公在殯二十五年往矣厥子盡偉然男子子女在列始葬公公地下其無遺憾哉銘曰家世于犂代顯于齊稍仕臚何兮班金閨爲德于鄉兮嘿成蹊于孫駿烈兮系可稽于萬斯年兮永厥拙

詔授徵仕郎官故孝廉洲亭許公墓誌銘

余里中稱壽木底幾余不腆那與南許窠條相望又世
婚姻家洲亭許公則余小子中表兄也許自諫議發源
華州衍流閭閻遂翹然東土不第吾焉坊三戶邑公爲
黎莊翁嘗尸于翁書計然白圭策家較先世日以興起
而公席資溫厚一意服儒學象勺著俊異聲一試爲第
子員再試獲既庶數與棘闢文戰數負不勝益復發憤
古文詞隱然諸生祭酒矣久次當貢學使者手卷而難
之曰此尚堪一第所而逐逐諸老生爲公曰父且耄矣
願見壯子終一經局使者領之題賞策上禮部隨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七 元三 頁八五

廷對畢即跨蹇還山樊歸命黎莊翁曰兒今得常有斑
斕衣矣一柴車載孥入舍視屋椽作鷄肋狀當祠二三
官案注曰瘠羊豕有鬼斯首有酒如行潦歸遺細君喜
氣滿大宅曰此日王石甚少年輩何得以薨殯窺人乎
兒歎不願爲此也翁相與大咲謂諫議華州二祖地下
當矜詡兒公卽不慕時食仕要其中一日不忘翁起居
園腴園菓畦蔬以時進方物以日進來綺以月進綠閨
蹋高筵延魚龍之戲乘間交作務當翁歡一門五世振
振會玄隴晦燈窗不相對業公以家督勤勤分脚靡不

得職黎莊翁黃耆撫之競躍而前至不能辨小字猶汾
陽家風矣公善治生如翁指有所假母錢問左率取于
僅僅不贏侵科外毫髮里人有貸爲買時有窘失輒置
不問問者獲利十倍卽與中分不復按左契同祖昆弟
十餘人強半不饒裕公倡爲社醵朔望意在通給貧乏
又立困窮醴穀盈千石歲時傳蒸祭及通給閭族貧乏
婚娶大事大槩用范文正公義田法從弟蓋幼孤受季
父爾留囑相以有成居平好貯錄禁方珍藥以疾患告
立應不言疲又好推餘飯飯人妻人行乞日集公門不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二十八 頁八五

少厭往歲廟學告圯公損二十千以佐鳩脩比復獨力
營東廡庚子大噉日作廢有度全活以千人邑令劉公
甫上亡其父也倉卒難滿圖材公舉佳木爲殮直可四
十千不受半鏹報廣川宋策平昌胡小連皆公貧賤交
與生爲橐炭爲樁清亭郭遵信故窮老郭翁子遠相栖
託則爲具篋置妻邑民李交脩迫官事來告願以息女
券公曰所須幾何矣曰六千辦矣公如數予助好謂不
忍爾父子輒道路也廣平人來贖荒年所賣女公送贖
子女好謂爾父子聚面甚善舍中忽亡金家人下平有

所證傳僕盜也公曰不證人而證鬼異哉不可訓卒不詰亡金公雅性簡重不面譽人不削毀人擇可爲惠未嘗諄諄自暴橫逆愾加略不爲動一言相諾即千里數載無少違終身篤孝垂七十猶致毀邑士民遮臺上狀使者下記署表立之程品歲給米三石公卻至再三不能得推以與隣里鄉黨之最貧下者焉晚值 詔書歲貢不願仕者准授七品散官有司以公應部覆報可銀青被服里閭榮之海內無兩焉公每遇節慶禮依次拜縣庭迨衰老疲曳亦型闕拜于家曰士人家祠之謂何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九 五三 五十六

而以嚬嬌後吾 君何以訓子孫忠孝乎公諳識大義類如此公諱詩字君采洲亭其寓號也公子爾實輩擬于戊申二月廿五日舉公寔于城南之祖阡同志余余以骨肉雁行處其卑齒又素慕公眷知異恒常且嘉爾實輩圖所以不朽其親者有至心也乃爲志之爾實輩英茂具科第才矧繩繩者未可量乎志矣而系之銘銘曰文學祭酒弟子部講其唯公平孝乎睦乎操而惠乎開耄之齡涉世倦乎子孫繩繩作善報乎銀青者棺仕學竟乎嗚乎是爲沛水許長公之郭

諱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南槐于公配恭人顧

氏合葬墓誌銘

于氏故出東海自漢于公已然而今于公家歷城則亦繇徙祖六公者自東海占歷城云六公生仲淵仲淵生俊俊生興興生美美生壽官恭恭實于公府君子公生爲第一子長也稱于長公既以子太僕君貴晉封太僕少卿遂得稱太僕于公公先世不離農瓊至公頗負大志去農爲儒爲儒不成去爲都司掾都司大吏率用鴟弁武人子而公以長者爲文無害視郡決曹先後大吏鴟弁武人子見公長者無不就而問計公一意區畫動中科指所言傳經術先後大吏無不謂于公實教我何掾也會當滿考且受牒行而公丈夫子長君颺次太僕君隸于時成就外傳名能學經公慨然謝去掾力督二君學且爲延齊魯大儒高先王尉遞置于塾束脩以上必及小腆不復問家有無制業之外占對屬律沉吟口授夏楚二物身自操之晨寢夜燭隱然與外塾分席矣先是邑人許殿卿以解元推第六郡所遊惟殿正甫李于鱗目不可一世而太僕君者童而過其門殿卿大驚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詫曰安得此汗血者竟千里當無契需吾請爲帛儀二氏矣是誰氏子也人言于公仲子殿卿至于公家曰才有息女願爲仲子箕帚婦于公遜避久之殿卿謂于公此何必蹇脩仲子固吾倩也太僕君抗聲言主臣敬謝大人是日于公貴酒與殿卿飲極驩自後正甫于鱗開者休沐里門中亦無不爭致于公引爲上客而潘臬郡邑諸貴仕要人畢欲一見于公咄咄于公何狀謂于公者何以得此于殿卿正甫于鱗間哉逮歲戊辰太僕君踰冠成進士授比部郎公曰決獄固吾家事吾家廷尉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賈言八十三

三尺具在也見則奚程已而太僕君用才望改殿中御史公曰御史視比部郎貴倍矣然而決獄固吾家事也彈壁有加焉吾家廷尉不舉侍御史不遷御史中丞乎彼所爲三尺具在也見則奚程太僕君跪受教所持檢務一切整峻哀鰥折獄審昏不䟽則實用廷尉指士大夫以尊信民以不冤太僕君居平曰定國精明任職爲于公後鰥即鈍得家于公先古今何憾焉太僕君除比部公受勅如其官最後太僕君遷太僕公受詰如其官蓋從鄉里再命於車上憊時也公乃恟恟勑謹無

異時昔比當太僕君門故若東里麾伏謁脩家人禮而公夷然不屑絕意交關里人相調謂于公者名紙不生毛乎太僕君跡太僕歸侍公于濤源之亭幾十五年備極色養公羅繇分甘日以爲恒又開社如洛中諄辭雅訓與軟語溫謐互發並陳忽不知其消盪之景薄也公諱芳字時春別號南槐那何曰方漢于公爲縣獄吏與今于公發身正等今于公固自長者決策大吏不亢不阿課于學經不希榮利父老業已規知其繁矣高門大閭今容駟馬于公何必自言也厥後太僕君起家御史歷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二 上三百八十五

位僕卿究所表著庶幾廷尉今古治第兩不虛哉定國子永折節脩行官至列勳封侯傳國其在維直之世乎余見維直美秀多文幼清檢匣永亦何渠不可爲今于公地下其謂那子知言也夫銘曰從古有云廷尉之先治壤第請令大厥門可容駟馬高蓋車試觀封太僕何必漢室之于歷山之西徵厥間疇而畊疇而精封君太僕鼓腹軒渠充庭著膝雅雅魚魚玉函之山青島衛書形歸兮嗒爾魂來兮安且

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濟南于公配恭人許氏合

荃墓誌銘

公諱鯨字子長姓于氏系本故東海于公後自六公始徙歷城是爲古籍第一祖又六世而爲封太僕公芳實生公母爲贈太恭人顧公其仲也公生而龐厚奇佻淳泓廓落越在兒穉時已有成人風四歲授章句朗辯如響九歲能文卽精意左氏相研以下書靡不洽貫甫嘗舞勺冠諸童子習學河中裴氏大奇之曰此生風穎秀邁古蒲衣項橐何人哉手携入壺中呼沐與沐已飯之乃去而是時開府太倉王公在郡聞而召問試而三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三

三六九

獲之曰阿瑟尚不及伊謂次君敬美云遂緣是得雋異聲而于鱗先生會予告則亦察公不几狀命駒千里爲文章交邑左史殿卿者簡貴甚自負其家靖而人倫鑒數危快婚離焉一日乃從鱗先生見公執手而驚曰此誰氏子真吾情矣封太僕公猶謝不敢懼均茵馮而公挺身曰公昉今處濟南鄉安在殿卿宅謂人間許長史何自比于成固升天事雖然磊砢有之此子真吾情矣甲申交賀兩家羊酒遂成婚姻殿卿乃之正甫先生言述澆我酒我以名上餉公正甫曰是輩何等殿卿曰

吾情也我不失一郝太傅公不失一馬南郡正甫自是引公大義久次稱上足而殿卿時過問焉曰吾情云何正甫正容對其在吾徒則盧子餘之流兩人命酒交相勞也甲子公列鄉試前名戊辰成進士其成進士則正甫先生適以詹長典文衡公實出門下亦奇邁云試政刑部未幾奉內誥歸茹蔬隱割不關塵囂及去輶輅除爲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于職通閱諸郡國獄候其長尚書主裁而公有所可否尚書不能易一字尚書問有所難公條牒上竟不能一字易也以故名籍籍輦轂下

卷之三

三十四

三六九

而值有詔用曹卽傳臺臣之公首以監察御史拜河南道焉頃之出按真定真定于三輔比右扶風地頗稱饒樂公從濟上駕馬指天而誓之曰此西走邯鄲道也使者不結一絲杜乃結一絲還人將唾吾背矣至則與吏民要要在黠貪通而會元元車轍所嚮墨夫佗羽公子之屬無不竄境外農人相與歌于野曰安所得冬之日及吾儕孰謂御史徒霜厲乎其所平反多引經以斷邢州富人置同姓姬前使深文論適矣公一覽而咲曰于禮有之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尚不足司空城

巨春而當適爲立破械而釋之自餘冤死刑往往原情求活以及歲所論報伏質囚視他方獨賦用是失大相心至鑄俸及瓜而返一襪被如京師御史大夫賢之爲奏上報可回道久之按順天順天較真定彌重所謂京兆馮翊地賦畝徹侯輕俠相通而又宦官廬兒寄請爲奸利譬之驛失之不可御而公箕踞視之殊不爲意若輩共相告誡勿犯于公三尺京輔以寧行縣源陽爲少保戚大將軍所部略將軍居常怙寵頗視持客諸少年而公按覆軍政獨嚴將軍至屏鼓車戲戟物伏謁若家來禽館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五 上三百八十五

以世口見星遂趣棹歸歸以九列朝夕朝封太僕公衞幣樂也已乃撫襁中兒曰于氏宗祊在是矣稍長則誦之讀曰于氏其獨無家政乎濟上故七十二泉所公覆其一清池朱華文魚言鳥恣其泳飛鳴夷膝在所自臨紫百舫船絕平譚卸嘯歌獨賞廬胡叩空真覺伯倫非蓬文舉之座賓客滿前勝流工執方內方外一是平等逐之彈絃跼蹐戲馬踢高之伎雜進無間真有芥視六合之度悠悠者不足與道也其最善爲宗長叅政于冲于冲居里時公與爲要率以月朔壓羊刲豕合族上先人隴于冲比客死則爲大慟欲絕行喪立後如將不及事養嫂一無所怙遇季鮫友愛備至推與美田宅商民姑二女藐然孤矣則爲填館而居之長乃擇對嫁焉于太僕公每向人我仲當我心不第以封爵貴嗟嗟屬念深矣公不欲以詞賦名乃若所構撰無不出于鱗法有于文自左氏外尤喜龍門太史命字子長雖以表諱則亦惟慕說故其故爰書在刑部三輔者競持爲法比謝事且十年晚得末疾食飲恒湏人然而神明未眊一罹封太僕公變日以委頓不逾期卒可謂死孝矣先是

卷之十三

三十六 上三百八十五

今上元年受 勅父母妻視公封贈已用 皇第一子
 生復受 誥封贈父母妻如章門榮之例曰以人事
 君人臣之上績也公按真定所尉薦如今督撫中丞尹
 公海防經略萬公悉川門故在東起居府主若張北平
 禮樊侯樹漆逾十年乃至縣官浸假器公之績蓋什伯
 身自豎勛也小子何即至不肖亦能舒翰紀公疇昔所
 行事星之黻黻安所配月之昭昭乎先是正甫文莊公
 書致于鱗云于鱗天下文宗子長長才大器勉矣自愛
 而爲元美者書致殿卿云賢婿音黨風期阻于言者千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七 元音全三

秋竹素何渠不足于君所乎而爲宗伯于公誌于冲云
 子長長于子冲而屬甚卑子利則同舍生此兩君名聲
 韞籍卓出人羣子長與予同年遊亦甚歡而爲子利中
 丞書致于長云子長瓊瑰未揚才不竟厥施非太公相
 與娛樂幾爲澤畔行吟之三閭矣公品流氣聚得之四
 先生識客人倫得之兩大巾丞余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誌已乃銘銘曰東序有言阡陌條暢公之舉體得無是
 似林公有言山川坦拖公之靈標庶幾足擬卓卓人倫
 混混名理所不盡公如意補凡九列一臺僅公穠稅問

公之精以俟老子

來禽館集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三十八 元

來禽館集卷之十四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墓誌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省齋李公墓誌銘

蓋余家濟北臨邑去吳川數舍而近稔知有觀察李公者是歲之春東光姻家馬次公偕李季子過余以王慎齋先生狀見屬而言曰季子先府君余不肖丈人也屬當窆窆之役幸有意龍靈之余重爾君則爲之志按狀公諱懿字美卿號省齋世居吳橋里上世譜逸莫考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一 劉言字二

大父旻爲邑諸生娶於陳生三才夫子仲曰順封中憲大夫公父也娶于氏封恭人公生而穎慧絕倫八歲就塾師授千文一目不忘已而中憲公授大學章句篝燈稍肄丙夜而瀾翻其口中矣十歲屬文文多奇語又六年而督學胡公按試郡中學政苛礪甚試之日而公卷獨得先完胡公者趣至其案目而微之已心賞公已而果見錄得附學官弟子庭諭之令多治古文辭丁酉公二十二舉於京闈是歲棘中強半不省論目而公爲傳喻無少怯用公餘款得雋者獨多自是兩上不錄公益

刻鴈爲文晨窓夕膏砭訖 於諸生時甲辰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九人卷在進呈列所不爲一甲者毛鼂耳初授揚之泰州及官甫三日卽奉于恭人諱扶服勉已除補陝之同州同州故荒瘠民居落落如晨星蓋安生之琴與沙苑之馬嘶聲相發臨風慨嘆曰民胡以食則爲廣闢蕪蕪之場若干畝與下戶佃又復恥猾吏而舞文者數十人資於理諸所摩民剔蠹不遺餘力凡三載而城邑改觀若响于陽春之臺矣以最遷南京戶部陝西司員外尋晉本部貴州司郎中甫年餘遂擢守漢中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二 李言字三

府故事曹郎假寒數年始得一御筆旗領郡竹而公獨不數年淹也且漢上善地莫不謂李先生何自僥得之頃之華州諭德王公及所與共事然知遲公歷歷道公所繇速得郡狀蓋少宰三渠王公雅多公同州治蹟力爲居閒語有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之謂矣公在郡持大體不責苛細一意拊循屬城若干邑人人如在其襁褓諸所漸除興舉一一條析上諸臺至得比于功令漢人迄今尸祝之若藥公之社云蒲三載遷陝西按察司副使駐西寧衛西寧介在萬山中古用武地公至而

捉鼻誅詩至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之句
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于時將吏士即識公忠誼風
繁爭自洗濯而會茶使者甄公行部至公以遮虜不及
見已而全軍護甄公行虜伺知城空又心輕公初投事
不關介冑遂大衆薄城下一城盡驚公曰何恐也城存
俱存城亡俱亡廼調鄉兵援秘策嚴加守禦虜知有備
夜遁去而茶使者竟少公不一來相見意不無少望公
固笑虜無意往見甄甄乃大衛公尋據拾効奏得 旨
回籍聽調公怡然曰吾所爲卧番坐虜浙矛炊餅飲羊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三 劉言公四

慶其復以其餘新廟觀佛廬數十餘所橋梁衢道其爲
力億更復不貲以故黃冠衲子望長幡慧燈趣之如趨
出吳橋而道者馬不僵人不櫟矣公晚年力行鄉約月
朔聚鄉人而教之自署爲鄉祭酒里人有所持就得公
一言而解不復知有南向而長民者至呼爲我家太丘
先後負責者幾千金一取左券焚之曰我自不爲田嘗
何必假手焉先生雅性不喜脂韋家居一字不欲通官
府傍郡邑皆噴噴李觀察望周而式爲文不務藻飾落
筆數千言冲然可誦詩喜陶靖節得其風神唯其有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四 宋三頁五

是以似之矣又好作徑尺署書道逸有致不知仲將大
令何似要之近代妙蹟也酒後耳熱往往自度曲爲新
聲一座盡傾乃又善顧曲如周家公瑾朋舊親戚人人
得見親幸然才及生進家人事咄咄罵之矣屢有薦書
不起所著吳川志三五世家擊缶集省齋文集傳家錄
諸書行世爰爲志之而復銘之銘曰於維先生矯矯神
奇早奉大對皇覽在茲方州雄郡三仕遺愛出儲羗戎
攘外安內彼諸人子貽公丘園所得孰多孝弟力田七
十古稀更拓其二三十餘秋飲和葆粹子孫振振吳川

萬年家聲不隕隴西大阡

孝廉將軍袁洲楊公墓誌銘

孝廉將軍楊公袁洲煜字文貞吾邑博泉州楊先輩應
需父也楊先輩數過余數數稱其家大人孝廉狀已又
咨嗟泣下閱其大人爲法受惡脩印天地指畫謂余曰
班昭身自詣闕上皇帝書願乞而兄歸國卒得生入玉
門縱縈請沒身官奴贖父死刑亦卒得賞名垂竹帛
需至不肖含戴齒髮亦自此於夜郎一男子曾不能一
言爲父暴明恩辱徒令悶悶以歸泯泯以死卽需至不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五 三百五十七

肖不能濯磨自豎不令兩女子地下哭人乎已復咨嗟
泣下意若有所欲言事乃余輒以大白浮之字謂楊君
曰咄汝霖脫欲不朽尊先將軍余敢持文墨議論而從
前總之涕泗如河迺徒使長裾盡濕耳不如令不佞持
文墨議論而從前楊先輩唯唯投地謝連浮數十大白
又越數日而以狀來相屬顧余有成言則安敢辭按狀
楊先世蓋出漢太尉震及宋南渡有謹橋者徙居吳越
傳至成富從 高皇帝授萬戶成富生遵陞南京江
阿指揮僉事調賓州威清衛數有功伐卒 賜諡祭

遵生鎮鎮指揮僉事鎮生淵以功陞指揮同知淵生權
以功陞指揮使權生鳳仍襲淵故爵級是爲五泉公數
署衛篆有聲孝廉將軍父也將軍生有異質比長孝友
溫厚開敏洞達不習爲脂韋遇事確然秉志謹形于色
雖復起家介冑而動非尼父子與氏一字不里其口也
又旁及星曆卜相書皆能通曉大意云先是將軍爲兒
五歲時已溺於嫡母紀所母不欲名兒他姬子將軍亦
心會之而會所生母紀發疾懷數僧往遺之母越至將
軍伴言曰兒請以老萊子班舞娛母其可乎遂起舞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六 三百五十八

郎潛樂辟足踵在堂懷袖及寢併忽不知其及生母前
矣又逾年而生母見捐號哭如成人踴請母母幸乞兒
衰經毋領之爲雪涕而听然曰是兒初能志志於孝誼
者也是必元吾宗年廿五襲授威清衛指揮同知鄉時
衛士以驛傳脫巾謹未息將軍之先惟患苦獨深而將
軍一置不校有所檄覈屯田更爲調護衛士黠指而驛
曰夫安得以德報怨如吾將軍者丁巳春 詔採木臺
使屬將軍將軍身所處上霧下潦岑牟短後暨暨從事
暇穴膚翼千童若馳還值推選軍政基血用前勞錄將

軍將軍所縣得撫務前身後肅精采改觀已而三署衛
歷十有一年所與典除務存大體中利害不瑣瑣苛適
細舉如小家子術故有諸生肄比於學官既廩人止食
四斗粟無膳夫供而將軍爲上祀常路得歲給將金如
例復增既廩主人滿一石諸所爲嚴重師儒興學黉社
皆他介胃緩不有事而將軍獨必亟如奉身首又以餘
力飾辦館穀禮敬普安以西五州衛青衿子三歲而比
於試者士繇是益多楊將軍將家子乃甚厚善曹以莫
不交口縉紳先生聞噴噴楊將軍國士門風矣部人李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七 位三見十五

旌甫及歸而參佐有衛將軍者詆將軍受私謁擬飛語
聞當路而台州檄且至稱錦已復官宜削威清名籍謫
乃錢後十年將軍卒食其報吁嗟乎張蒼王陵何必古
人也貴竹夷人用劫爲生產而威清環接諸夷落又寨
且當通達嘉靖甲乙間剽掠爲患縣道汔無寧時將軍
妻出提兵環甲不少賦用是斬俘略盡而所發估人金
繒羅寶簾得主名趣盡持去不自名一錢又春秋計啖
諸夷酋人人爲用死力通間謀久之夷人各相引避無
敢犯威清道上黨按部部公用好語所爲慰藉者良厚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八 札言金

秀逸因法當坐代將軍爲免之曰之恤使者王公公謂
囚至秀去囚逸秀繁將軍薦聲而前明公獨不見傷弓
之鳥乎今者所有幾去耳囚惡可復得王公爲改容謂
楊將軍仁心多識卒論減秀而里有王柱林者以兄柱
林不法事人冒其名風曰御史臺御史下將軍密逮志
欲自裁而將軍慰譬之且爲直之御史得毋坐比有豐
城估人楊道二亦在贖中將軍并爲庭辨冤狀左右駭
愕御史用兩事類將軍矣浙台州把總任錦以僞倭失
計成威清將軍與鈞敵尋繼之臆曰任君快士行矣勉

同里閭又素微介控將軍遂以白閭聞 上若曰銅仁
守倘熾濫繫平民冒功闢死無罪若而人某某 詔下
御史問狀以屬貴陽李守其案驗無左證改署瘦死委
非平民捉獲原係哨官擬楊守備輸粟自贖而值當路
互爲遷就遂論成戍密雲將軍赭衣徒舛閭萬里行
塞垣無何戚大將軍聞將軍名爲衆召將軍而趣之曰
爲我亟覓夜郎楊孝廉故將軍安在將軍仍赭衣而見
戚公立與語合令脫赭衣衣處士衣數數問西南夷狀
已復相調謂夜郎王果復識漢大否也已乃慰勞謂黃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九 余三言三

心哉將軍以不附墨羅文西卒亦以孝廉得幸戚大將
軍生還萬里冥漠之中如環轉循若所謂功狀冤情斯
置之矣我言而在系諸銘石銘曰家也萬里身也萬里
南北東西孰泰孰否胡爾誓胡爾勛正首丘視兒孺
文林郎洛南縣知縣心禹徐公元配郭孺人暨次
配王令人合葬墓誌銘
徐聖光州徙陵縣可紀祖爲榮榮生海海生斌斌生宦
宦生明道列祖皆有德義稱而宦尤以崇尚風烈著明
道起而劑以儒鴻麗儼雅跡邑弟子上國學鄙間趨美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十 劉三言完

史大夫子章由京兆遷喬崔郡承淳不肖侗輩卜居蕭寺下上古今制業而外不廢爲安成學蜀黃太史輝稱後至更相慕悅爲爾汝驢諸同人無不上第相期許而以時命不淑見落庚午返于家未幾差次遭大喪者四帷歛敢掩一酌諸禮以告殷淡率過禪期通濟呼爲孝秀徐君云及爾未嘗一日離佔畢制業愈益高徽當時式而通當陽九至竟見落傷哉公自是無復科舉聖遂發群書日夜探討視昔更力大而朝常國是刑章兵政以及方寓人情士俗之凡小而裨官廢說種對活人以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李言金

及文字夏五郭公之幻靡弗研窮黠乙反覆絕編時就厭次姻家康侍御質難同異務極洞明然後已公以餘力藝落陽牡丹徂徠松洪園竹篠泰山櫻桃無一不根株滋茁擢本成林倘過公飲戲謂公公對植得天甚學植乃失之何耶公答謂學植弟讓兄對植兄讓我蓋何沙園花木禿如獠奴不率賊公用爲清譴耳公怡然林麓絕意珪組久偶以知交勸駕遂從遷次得洛南洛南泰下邑据山當險民習爲悍賊不易治又礦使什九窳洛疏渠南新遍山谷原田開豁矣前令坐不得職去而

公下車則自矢平生擊節強項之謂何而縱閭人魚肉吾赤子吾將不與此曹俱生也礦使輩見公嶽嶽相向耳語歛戢公又每每持領防其饕餮屬禁發掘田塚且陰戒吾人謹脩境內沆無擾焉先是監奴以攫礦告礦戶日久不決公至當事改屬公公則破拘攣而廣司啓得狀大言曰佐饒者嘗去糟床而問酒竊奚其可諸非峒禽者悉不坐其非峒而獲從于進家是誤進餌而暴之功也亦不坐祇論其尤當戍一餘盡貳釋當事無異詞寔呂生幼識婚是幼具也其家難寔他女焉呂以訟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二 劉言金

公公答其數之曰此宜禽犢所不爲隨顧呂生渠女婦矣拾潘將焉爲吾更灼若遂出金若干爲呂擇佳對而遣已氏夫婦安其初洛民感之化其悍黠不至以非理煩公庭洛俗巾襜士隸校始饗令以百千公曰卮酒良足矣力新釀錢陋而令小準疇曩大漿數餉校師第酌用爲德焉時值大比檄屬生儒試公出教嚴甚鍾餌精辦甚評薦文卷美劣等級悉當素士噤不譁及代商南試昏而入晨而試再昏署甲乙悉當素商士亦噤不譁兩邑共隄衡鑒文舉徹長安中矣洛數侵公至壹意

輿休羸頓天予之歲相率復業以千百計四方來就食
公亦不作秦越視多所全活公素健善飯迨治洛礦事
民事靡片刻暇遂減七簋因而歎那昂客何人哉于時
藩臬監司交最洛南從史臺祭薦書旦日上而公不顧
解綬去諸監司郡守追遣至途手書勉勞賢令其爲我
等留終拊洛何如公遜謝卒不顧抵里未名洛一錢則
出困窮班其族尊老卑幼各當意又出帕物通詣庠校
不第小腆公枕且高矣而秦善爲幻者廣昌閤人校詭
私公謂礦使稅使跡公遺事疏且不利公于公云何公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宋三百五

心口語礦業滿品而洛無稅是自實其詐也姑飯之已
聽入白濟泉臺臬詰問本末廣校色變口塞臬爲頌繫
夜逃公恬鎮不亂類如此今陝督府顧公前爲其省左
轄伺書證徐公洛南廣校事公答謂徐君繁蕪愛利洛
南直欲尸祝之廣校洵廣不足介徐君方寸也顧公尋
且柄大政其人與言足重故系之何必上洛碑公晚造
得丈夫子時時屬塾師劉文學課亦時時自教兒公
誦李獻吉任公羨贅語意終不懌曰天下有落鬼徐
哉兒又不速成侵尋及病病劇執文學手以是辱貌孤

重委君公元配郭孺人具婦德母儀且頌賢淑而助造
壬令人則丈夫子因母也令人盤陽王富善女在閭莊
簡明惠里婦多奇之曰此豈宜田家婦笄而黽公公時
未胤也已誕丈夫子郭孺人喜動顏色曰是婦不直宜
男且宜家內外多倚辦而令人勅勵從事蘋蘩筐篚米
鹽細瑣靡不治事郭孺人不翅堂上郭孺人亦降嫡相
與融融洽也及孺人捐謝令人三年無改政徐族蕃夥
往往令得意有偕語則毅然形色不至猖肆田僮婢侍
以數百指無不振媚而慝心所乏非財不濫暴一纖居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名十四 吳三百五

嘗不如輩不御錦綺遇子愛而能勞不以青衿滿志意
其當公在殯脩客具主僕皆極豐溢役役終日夜漏未
嘗食所由寢疾以此垂彌弱前適侶王曰佳兒佳婦女
孫在襁幠以累若選王涕泣下曰姊脫不諱新婦敢弗
勤弗劬以墮徐宗令人乃喚那生曰余與徐公締四十年
往矣察其才氣耿介不阿已沈毅而敏于事事不百
中不輕發西門安于之輩弦適矣若所爲文章期于見
志明白正大不爲訛體掩抑態千言涌而萬夫辟庶幾
乎彬彬君子者哉至其閨門雍肅四氣備而種族祥子

而室女而家子而朝朝直上黃廬視而白日曠公其無憾乎人理乎郭孺人翁斯至德其有焉公後余志志孺人最慈今則稍悉令人附公後亦孺人地卜捐嗚呼徐氏其有辭于居往余奚愧色于立言銘曰陵州沃豐鍾大儒也試官南山輕弁縉也四氣體脩理性符也得全全昌祚胤都也時人伴天饗答呼也奉身完歸魯氏徒也三屢即安永黃廬也誰其勒銘山澤精也廢縣孝孫視哺烏也後千百年考鍾焉也

徐室郭孺人墓誌銘

朱會館集

卷之十三

十五 四頁五

蓋郭孺人及笄而適孝廉徐君徐君擢髮少也于時大父處士先生父太學公大毋即太君毋李夫人俱健良食相視而謂兒勃勃適上有婦幸甚云孺人婉慈名家女比無妯娌踰籍之助汜川一身竭其筋骸心志誠會如躬門老人之寒淫燥瘁而無違還而此四老人亟稱賢婦如出一轍此豈可以聲言笑貌哉往孝廉之北對于建尋入太學也李夫人擬以孺人隨孺人請問曰新婦辱女子何事僕僕長安馬蹄問耶且不隔范氏張劬要結期許時有婦作羹飴則然而在堂者何人乎我

乃行未幾大父疾作竟以不起而孺人猝治棺歛獨當纖微不翅孝廉之具記職辦之也其先後侍大毋父母疾及治大毋以下喪耗精畢力略不言勞迨夫磨鏡生芻之客多睦阿錫之屬靡不舍館飭具人馬殘羸遠近大小躡尋端緒絕無罅却此固宿姬惠媛所爲咎嗟歎羨頓拜後塵者矣寂後孝廉遭疾獨奇胸臆牛鬪神漸疲而孺人萬方調護瘦懼形色凡越兩期焉于朝暮孝廉謂人區區病深在瘠目不見監惡耳不聞啁噉七尺之軀新婦實乞之其所重德孺人則以一姬垂乳復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六 九頁五

一姬進免男男字之免女女字之庚免男女庚字之提挈保抱放惠在桑即子若女昏而傅孺人晨而出出以告孺人無毛毳間也乃今而後孝廉有女子歸而有男在室其大造于偉長之世豈小小哉竊聞孺人居恒之言曰東家羸秀少婦沾沾輕裾服終日黠黛窓間不知所謂服媚夢蘭爲何事西家獷悍長舌不冝子子在他毋腹輒陰壞之甚者得雄慙以手自搗頭擊壁戶柱葦茵方底倦不自保者兒也此宜輟暴市中我愚駭不欲人指笑我他氏婦如唾吾背也乃孺人之言如此可爲

女嚴矣孺人貞簡成性動合天則專不爲侈富而能貧
歛賓慕截髮之風追遠慎蓬賴之薦督作不後于臧獲
溫年必先于三族至于綆缶絃器編管秉秆場龜雅春
幽氏冥果一切靡密煩碎無不心手拮据汜布周摠一
司筦鑰垂三十年通族頌乎丘嫂一門戴乎所天相莊
謝慰贈之義續鐙多佐讀之力古稱子疆于彌衣韜于
裏此孝廉所爲悃邑無已請表厚夜者也徐氏陵邑巨
姓世行陰德以及孝廉罷業竝遠文章瞻震三家之市
蔚挺巨儒當隆慶初與余偕應 龍飛拔萃科繇前所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七 余三言金

謂北遊太學者也孝廉久困場屋意不可一州郡吏坐
是不赴銓謁亦以孺人之賢有足安之于家者孺人德
平故松江別駕郭公第五女母爲李安人其諸兄弟姪
彬彬以科第仕宦寂顯有聲諸女兄弟女姪亦強半魁
字閻閱家孺人之漸滯觀法所從來遠哉且弭太君李
夫人代封母儀是自宜孺人賢矣銘曰昔紀徐吾今表
良妃摠富膏油不忘乞夜昔訝萊妻今見名姝續毛裾
粒安夫隱思昔稱女宗今仰東郭罔顧歟言藉妬發藥
昔頌趙姬今覲齊娃撫庶作嫡恩逮叔隗於賦噫嘻後

千百年祝此碑

勅封文林郎杞縣知縣李公暨配劉孺人合葬墓

誌銘

陽丘封杞縣令李公以鄉射賓學宮非徒以封爵貴也
鄉人素稱李父亦非以子侍御君貴公益具長者行而
鄉人瞿然顧化不忍他字故群然父之云歲在庚子冬
十月侍御君函幣介書抵侗所曰化龍所脫屣二官者
爲二大人暮年色養地耳乃今未十禩而家嚴倍家慈
旋踵繼也吁嗟嗟慟哉卽二大人逮祿仕躋眉壽化龍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十八 州三言金

有終天之慕焉唯明公一言貴之殆且不朽侗曰以井
廬契分李父猶父也賢父也又賢者父也李母猶母也
賢母也又賢者母也侗其敢辭按狀公諱道字文明別
號南泉其先葉之豪隲人遷祖李那兒占籍章丘清平
鄉卽姜李套居焉中間譜系散逸所可考則尚義公曇
聖懷德公楹楹生樂善公正正生省祭公貫貫生公公
爲省祭公仲子母夫人郭也公甫九歲郭母以自經死
其死則以省祭公嗃嗃故公口不言而神傷溢米間日
一下咽也遂患病繼郭有實撫療以百方病將不治卒

賴一尼姓艾清少長從高才生郭堅李逢春肄日見遺
上乃以家累隨廢學時僅弱冠云公蕭書記尤精方田
以下九等及勾股者法以故閭邑錢穀倚爲準繩里有
程氏甲與公主齒于邑也程私耗所主財令君持之急
公爲潯產代償之令君陳公誼公曰若不荷半錄已矣
而爲蔽蔽子償若其有後乎公之主辦于邑也隣人劉
仲仁醉詈袁子成被繫矣及入訊而倉皇遺聚金置公
損出而創甚沃以酒已抵家省亡金恚欲死公以他委
驥馳聞而驕謂曰金固在也趣還之仲仁率拳叩頭百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十九 李言全五

之屬矣仲田乃自搏擲破頭首已中傷寒挾日死警嘆
其家自言也曰仲田死東秦手宜坐公所爲居間也者
無遺力體康儼絕視前獄難矣公之居平曰兒幸不坐
賴董公明府可謂有入是獄已而竣則以甲次受閭胥
是役也官務肥已近習社官壹億當萬壹萬當千壹千
當百壹百當十鉅積之家反手盡矣而矧于公公乃敝
精竭屢不惜毛髮以佐公家族衆不能前則曰舍旃東
秦尚任虜也卒之公家無婚誤而族衆無流亡則公之
體康儼絕視二獄難矣嗣是家難漸息繇賦亦漸平日
唯課侍御君讀食寢與俱會就里蹕蚤莫覆驗所程業
意在陶甄大儒一昨偷兒伺青瑣公篝火燭倫也倫者
竊語人謂李公四壁餘光耿耿與郎君對此其人清明
在躬吾甚愧倫侍御君辛未補縫衣公喜見顏色曰譬
之農人今其播矣自後庶有秋甲戌省祭公垂毫卒不
以中落廢易逾艾廢戚侍御君已卯中省試時公六十
有四齡督學周公川兩基僉議授公鄉有秩浸浸與冠
蓋齒矣侍御君癸未舉南宮是年出令于杞歸里受訓
言公曰而父以上起家寒素若以子大夫出令大邑克

光門閭不翅足矣第大邑染鼎易嬖子大夫發軔易肆
行矣勉之侍御君長恩前日謹如教次年逆公于杞並
以劉孺人板輿行既至徧跡杞邸中唯圖書數卷及爰
書數姿園丹行墨積案間耳公曰若習爲吏且清白吏
也吾與若毋屬目有秋今行覩倉廩如京矣顧金磨磨
爲性而縣邸若樊籠卽五釜羞而列鼎食余弗適也且
而毋沾沾少女衣補事兩老人陽丘同夢矣以是再啟
火而東其轍其往返以昏夜屏騶祛衛僕僕盧兒里媼
相周旋杞遂無一人吏詣太公太君前祖道寂如卽侍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二王 朱晉圭

指敢不佩章追按蜀風采疑峻巖百寮三尺無少假卽
又壹意原貲矜疑因每常慮向作土色客嗟慨歎無寧
音公聞之爲罪一厄曰吾家幾敗于輦上人兒當斯役
其所原貲一切必本諸父兄蜀云漏天吾兒其煉石補
之乎羊卯侍御君自蜀歸適坐積勞病脇因念二尊人
冉冉老也曰頃過王陽所廻車道而怔怔心動也兒其
移疾就子舍乎公止之力曰吾二人猶健餽如平時若
乃淹蹇 王命于家且 主恩深厚非若稅駕所耳侍
御君亟還臺旋按三晉未幾叙遷河南之少參知尋以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二王 朱晉圭

川與席應時私也慙而繼王守業謙其妻與周邦佐妻
關助之禍也勒之繼魏厚計欲自裁以謝生沈陽抵死
妻也公曰噫其甚魏景初歿不及歛以牛衣覆也公曰
傷哉貧也或爲之收或爲之僱石允平或爲之開諭過
已拮据靡密無不爲鄉隣所者若公者故宜傳史書之
公始受室于劉封孺人則劉之弟四女弟也是爲侍御
君者母侍御君初凡三兄東秦大德有德一女兄線是
爲前劉遺體方劉之逝也東秦以下稱藐諸矣省祭公
殊憂之公以省祭公指屬意脩意若曰不知其妹視其
來會館集

姊姊婦而順母而賢請以亡婦妹氏婦吾兒劉公領之
也孺人隨公卽安推布事耗舅繼姑以孝謹聞繼姑實
勞之謂新婦固任酒漿慈纖復爲亡婦任襪襦提挈耶
四藐孤其與若分字之東秦大德我爲政有德暨線若
爲政居數歲大德有德相繼殤東秦線婚嫁各如禮卽
用誦不及于儉無論地上尊章懽可卽地下姊晏然瞑
目矣孺人督侍御君學本之蚤歲所謂耿耿四壁餘光
頃則解解若飲餉之也隔戶機杼聲軋如相若數歲以
爲恒母對公言兒沉毅有萬人必往勇一介不易然此

任重器也自是公漸摩期待若預識其有埋輪攬轡之
標矣孺人凡兩就杞卽所御才簞食器侍御君以甘膳
供往往不盡錯鋌也當侍御君按蜀復按晉孺人帥諸
婦婢業兢兢有度絕不異農家或諷之曰一侍御太君
安不足晨昏所而咄咄勤瘁爲孺人正色謂吾知吾爲
田舍老嫗耳何知侍御太君冠帔在篋韞而藏諸若不
識人間世耀首華躬爲何事也居嘗恬鎮最忌甚口且
處諸奴婢至和而莊卽一綫餘至微無不獻功取賞允
矣斧幃之范型矣其於公若待火若待食若待棹若待
來會館集

緩急靡弗應曲中姊子李美孤爲之衣食逆婦同胞
兄紀時時騎而置之邸與公起居上下若雁行至問遺
則僅果蔬酒脯而止無一縑私也若孺人者故宜女史
書之公先是七十有九而嬰疾也侍御君榻柑之具無
弗脩矣恙乃已又一年而開八袞之讌竟日酬接無孺
容賀客張憲使康孝廉輩無不以百歲期者凡又四年
臘嘉平當立春觀所爲勞延魚龍之戲蒲觴而醕衍衍
樂也遍除而疾復作迨于庚子正月十一日正寢終得
壽八十有五年里中蒲伏來吊者數千人強半卽帷哭

又百餘日是爲四月二十四日孺人卒得壽七十年孺人捐栢棧則以公棄賓客又以愛子壯孫母兄一旦就賢謝悲不自持矣里中蒲伏吊哭如公喪銘曰嘯其鈞公乃弦嘯其刀錐公乃田嘯其潢公乃淵嘯其涼德公乃擅鹿門驂駕偕偓佺王函青鳥翔以駢應龍斯化用八埏公兮與母雲在天陽丘懸懸柱下卅嘯其旦暮爾大年

勅封徵仕郎中書舍人加四品服色禹城東岡劉

公暨封孺人元配王太君合葬墓誌銘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五 余三百五

穀城井野二亭相望猶布基而兩邑之親戚故舊狎暱如朱陳余識封君劉公以子總憲君故以總憲君故復識總憲子孝廉蓋總憲君昔者吾友而封君余父黨也孝廉敬狀大父及大母屬致諸石余何敢辭按封君諱貴別號東岡世爲邑人譜可考則唯大父海海生峻峻實生公公母則張夫人云公生十有四年而孤張夫人遣就塾矣顧家貧不能爲塾師毒遂罷讀越田間出汚邪農瓊穀嘆無以養也然又自矢非力不衣食拮据以萬狀而後母氏稍稍獲寧居矣公性與歡伯善日盡淳

千一石不問餅中粟每醉輒呼王鴉人兒子大吾門兒子大吾門謂總憲君也公督總憲君學無間刻畧冬之日窺其帷曰鴻雪深耶夜乃從青熒中望見佔畢狀曰兒真不負餘光之在四壁者不覺頓衣起舞已低回泣下曰而翁衣褐而衣繡吾志畢矣總憲君跪前受訓言無幾何崛然起家成進士拜官中書又三載封公爲中書舍人公拜勅于庭曰幸甚國恩良厚間小家事

何德以堪焉乃顧蒼頭取吾故褐衣而褚之非褐之父

何以博兒曹繡衣蓋書遺總憲君絡繹不絕于京而大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六 劉言三

端不越四言也曰婿鹽者歎歎發者憤憤悞者乖絆悞者擾而其勿歎勿憤勿乖勿擾何官不可爲總憲君出以示同儕人人吐舌謂安得劉父良箴迨後總憲君守黃門率用公指稱名諫官尋以忤大相出叅陝藩公曰樂哉借令兒倪首摧眉墨墨而至九卿乎不如落落一節函谷關也總憲君任職爲叅議而會皇弟一子詔詔得晉公視叅議四品服公復拜誥于庭曰幸甚閭閻小家子跨再命而臨鄉里乎吾滋懼矣乃日與所知故人飲故人半皆疲憊偃快短後莫亡而公亟請均敵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七 李三夏五

之禮拍浮達宵間山之市申一欵段馬不施連錢塗過所知及斯下馬鞭相揖咄咄道主臣有微時小卻者某懼其及也公謂此曹吾故人貧老厚遇宜無如此曹又總憲君素所最善某守濟南雅敬禮公里人覩知守意夜懷百金求居閒公叱曰吾惡用此糞土污我濯濯郎君不速去執付邏矣宗黨周親連薨接非宜婚則僅見幣則稽古所稱班財赴義視公寧有二哉公配爲封孺人也處士王公永嘉女娶于李生孺人卽從總憲孝廉所稱太君者太君十四而隨公永孺少也會姑張夫人性頗卞急捺下嚴卽遇新婦無少假資而太君壹意恭順曲侍敬寢晨昏寒暑無孺容張夫人極安之當公治田穀雙拮据萬狀時太君無見愠也書綴雜常之皮笥績吉貝之絮手爲龜裂不云勞曰吾以佐君子而事君姑終恐婦道有虧耳及總憲君就外傳太君市珥爲帖括費躬縮腹裁爲束脩餅餌資靡厭也又時時取兒所肄書尋行數畧而程之務令糊澗然後已所謂鴻塋深而餘光燄者太君悉用雜常吉貝之業先之不翅勤矣太君居恒教誡總憲君曰尊官大位無難清白吏爲難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八 劉三言五

以故總憲君卒爲大儒廉宦一切名實幾照海寓唯母之訓不獨封君之力云太君素性慈良好掩護人卽臧獲小過絕去詞責晚受封命益安爲節儉不滯不易衣不饗不加豆嘉禮鄭重副祿一臨餘唯大布之裳絳纁蒙冒見者不知其爲廉訪太君也公常謂人吾內實代吾爲當戶輔吾爲嚴君吾所不忘蓋相將白首肅穆如賓一門風範良足以觀矣孝廉君持狀歔歔泣向余曰吾父自爲參議爲副使爲參政必取道趨覲大父母前最後遷總憲隨大父值微疾擬自言謝矣而大父色動促之行甫抵泰而三奏記臺臺復溫語勉之留天乎遂不及與大父訣也又不旋踵而從大父無幸歿也父蓋有不化之心焉顧孤不肖日幾一弟俾吾大母生見之而大母復已矣其胡以安地下二父爲蓋兩世有隱中之痛也惟先生一賜發明之庶有聞於世而勵將來不肖孤有至願焉蓋歲戊戌孝廉赴禮闈文卷絕奇中殼矣而以終場甲乙署誤格不錄主者自悲寄言劉君此巨鰲吾網目良疏甚愧劉君孝廉謝不敏余比聞于儀制臧君及鄉者同里諸孝廉具道如此孝廉行復戊戌

之崎以安大父母父地下云銘曰庭中園中白衣其黼
有美盤壘嘯呼乃鼓聞子聞孫馴馬其戶有美東筠嘯
羽乃楷鄉題義評門元功祖以考厥家不仰而俯祝阿
之陰長原臚臚千秋樂且王媼劉父

封文林郎蘇州府推官靜庵楊公墓誌銘

昔郡青城都諫楊君以其尊大人狀來謁不佞伺日墳
中之石頌以累先生余僭不揣按狀而誌之公諱若山
字道瞻別號靜庵王父倫唐縣令父獻章考城博士師
博士有子六人公其家督也生七歲而失母夫人趙繼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二十九 朱三三

母以孫少長從萬從野先生學令君愛孺孫携之唐未
竟學年十九始補博士弟子業亦漸精每試郡邑輒亦
高等省試輒贖未幾元配鄭孺人謝中壺繼以成孺人
又繼王又繼李公既以遞試述不售又妻喪其耦益悵
鬱係怙者三十年五弟皆肩及競爽矣公曰天罰丁余
而四更室愴昔撫今神理幾盡而尚欲呻其佔俾以幸
二弟是與命爲聞諸弟詔而才奮當乘時而兄不能老
一經頭搶幾如病軀就瘵也自今日蘇萊弗勤於野
葉盛弗索於廟者咎兄廢世經而臨家聲安緣習而情

士行者咎弟諸弟唯唯卒皆有聲學官焉追博士公致
事題議分箸人或疑公久當戶豈其微毛毳私潤耶公
如弗聞也者至日祛一簾寢中堂衆視簿記外散帷褥
數事耳引身退一簪弗着也乃析田僅二十畝計日饗
餐不時給准攻苦督都諫君肄習稍逸則召立庭下畫
屏不與一語都諫君股栗創於根楚及之矣萬曆己卯
都諫君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拜蘇州府推官以嚴考
封公如制追 贈鄭成二母俱孺人公愴然曰余一儒
不成名而農恒饑乃不控其身而控其子耶以及無恙

來會館集

卷之十四

三十 吳三

而有今日顧兒曹安所答 主恩歲丙戌都諫君徵入
爲吏科給事中積資爲左右諫議長公寓書勉之曰諫
諍之臣言無當於國而有所合言有當於國而有所惜
均爲規朕職余不碩兒有此都諫君抗章封駁極身毋
貳往往與 上意旨逆遂同鍾給事輩一日罷歸天下
莫不壯山東多直臣云公迎勞之曰余固知兒之必有
今日幸吾驪七箸題持半菽勺漿以當余壽觴不耳于
大官之饗乎即諸臺史數疏都諫君節行公曰華衆而
父多矣何必貴仕爲會季子其光卒光李毋出母以過

賦亦卒於是公益不可堪疾遂寢加都諫者遺四出求如楊慶者不得而公竟不起矣公感慨厭爲瑣尾衣履不受纖塵汚讀書請曉古誦烈典亡大致終身不忘居平譚議世故獵緝振袂古本如捲白波無不中窾然又率用仁賢行之一字畫諾重于太丘里故有確田宿莽爲狐兔宅官廩畝而稅不少假民多竄避公詣令曰沃田畝四鍾片園收蕪不足禽獸食而必取盈民不支故逃逃則農寡農寡則確者益莽而沃亦因以確矣不有損益而酌之通賦將深留瘠民而事鉏鋤確或可沃也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三十三

令驚曰如公言良是民得賦稅不徒奮奮亦日闢然地窪下善滂公文說令曰此去河咫尺矣渠而洩之無使潦集可成膏壤也定以利民而民敢稱勞誠一出諭春鍾如雲矣榮成民至今利之令因得能聲擢去公事孫孺人至謹煥寒食飲不敢須臾怠事無巨細必以告孺人則曰惟兒好爲之或顧諸子曰而兄云何姬所不能決也其得孺人歡心如此於諸弟友愛尤篤每宴集陳說平生至款歔泣下已復暢悅慰藉郡邑脩鄉飲禮虛大賓席公第一再往終不欲以見貴故數掩邑屋者艾

也素無疾雖能平能御怒馬出入肩輿覆其曉人咸謂壽徵然才得七十耳曩不佞按江南得悉都諫狀蓋吳四大郡爲國家粟帛珍寶之數民黠巧難治而蘇尤甚都諫君以一身周旋諸部直指中丞臺監司及郡寮長佐間凡當沈命法夙通魁宿諸所刺裁以莫不屬楊司理都諫君撻發如神又常積思求人生活每用寬衷隨至勅飭寢疾公聞日夜馳抵蘇藥之愈卽趣駕歸日視兒郡厨如水震澤之水與穹窿之藥稱其官矣今以我口腹故而溢取民一魚菽可乎勿取則爾爾謙取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三

則余慊余豈以四簋傷爾廉哉都諫君蓋惕焉不敢留矣及入爲給事不能不廢孝爲忠都諫君若未嘗一日安於省中者卒之批逆鱗而犯上怒歸侍公田間如千年以逮含歛封封必誠必敬毋令有悔焉者蓋天之兩曲成之是亦都諫君不忘忠告而獲畢其孝云耳今天子拊髀思骨鯁之臣都諫君禪而賜環命公不益含嘻九原哉銘曰於昭文獻徵世美兮煌煌牧師祖若爾兮履惇齊體亟用誅兮說令酌賦止流徙兮春舉得渠寫清泚兮秉耒禾稌以盈畝兮享其利者謳諸里兮

而不試寔委命今掖諸弱季操家乘今勾吳士師子爲政兮不隨不阿名諫諍兮琅函褒嘉炳以耀兮耆而無疾考終令兮原陵鬱芊儷題湊兮倍萬斯年子孫佑兮

王母張氏墓誌銘

肇昌公之在王王有公之在景州傑然宗袞邇然其爲粉社長也詎弟景州九河之間無不知有肇昌公敦仁市義者詎弟九河間即大江以北擅研泉而推氣尚則又莫不可南指而北道颺也詎弟大江北而西楚南越齊魯晉秦粵在萬里而黑水所滙赤日所出鄉其或不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三余言上

悉肇昌公名行而慷慨談說者是夫不與世諦而不聞聲聞緣者乎吁何以得此于人間世哉肇昌公初歲難舉子卜所爲宜子者得孺人孺人父曰道姓張氏河間處士也斬斬有家法不減汝南李氏而孺人靜莊惠辦亦正與絡秀爲徒入門見率屋櫛列曰此宜汛掃不應苦緣溷聚也見衣桁擣砧臥篋篋等曰此宜位置如所不應狼籍委棄致敗也見僮奴纍纍肩隨曰此宜隨事分曹所應量體衣計口餐也蓋心口所自語才力卒任規恢而闔內姍姍以及三黨婦曹莫不驚相咨訝謂

孺人何自少而嫻事如此已從公官遼東則以都司斷事行也斷事在邊方居然太府之憲而公雅性嚴毅又自矢水漿甚一切不少貸絲毫孺人時時風之曰樂浪玄菟之間何自遽得孝子順孫而治之公其去子產之刑書而法殷王之三面塞曲益如矣公領之諸從寬政而以子惠行法中中丞直指大將軍爭器斷事廉有調劑靡所不倚辦而寂後得人譽則在虞中行荒云孺人之言曰荒政在主者勤勤則無贅聚在主者耐耐則無遺備公領之謂一孺人妻任政耶公喜而登車披白

來禽館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劉三言六

草而走黃沙足跡遍全遼矣所起溝中以數萬計中丞直指大將軍愈益器斷事可大用謀欲上書爲久借計而會以資及序遷肇昌府通判焉復用孺人隨公至目極蕭條而歎堅卧不起曰貴郎固宜塞孺人曰疇昔之遼萬億口碑公何負塞塞亦奈公何也公起而視事謂人吾家孺人爲我用僧超不淺又復顧孺人而謂曰吾至此弟見衮衮崑崙一派水耳吾所與計者番漢閩而黃羊羗牛之幾號角桃花之駿累卵之巖凡幾匹石而渴而飲捫馬之漿飢而噉明駝之肉如是已耳而胡

不慙也吾有柴鼎三徑在也歸人曰五馬別駕貴矣公年三十有六角巾歸第蒙矣公如戒鄉吾當挽車公遂決策還而時直指耿公負一世人倫聲未嘗不肝衡擊節于斯人也公慙而孺人一意秉家政公故稱素封萬目睽睽率難應可而孺人以至公極梓常之客至而公小不問茗汁大不問栢案馬不問芻秣廝不問繁肉吉不問羊酒凶不問賄賂親不問亟饋跪不問舉火而公胸肝在枕一一受成日惟焚香匡坐展一編繹遠古興亡問一企脚比憲下作天際真人之想而已蓋如是者來會館集

穆君力勤南畝因地承天歲獲上農獲門之內中雷之外煦煦而默徐徐而俯翹翹而厲炳炳而白川析河東之說而參亭互發者孺人耶至于交酬百出經費萬端靡不穠纖中度風莫以時以故國有餘粟筭有餘帛閣潔得六畜之宜儲待及賓祭之重其視輩昌公世不更廓然大哉又聞孺人之訓其子也數數致名師腴厥東脩朝夕自程業不以夏楚後姑息其嫁諸女奩奩資裝不爲過汰而衣補鮮潔取衷于制大爲里中觀式云蓋光祿君歲首以孺人板輿北計當真拜其丞其上方之物孺人且與享焉而乃一疾無幾棄栢捲逝光祿君始願曾及此乎此光祿君所由復悲也雖然徵棺得棺市柳得柳木若以美側而視之其厚倍焉分祿都郁淡最香國而憐然無遺憾者光祿君之成其爲大孝也吾妹適光祿君當室婦孺人與觀南也妹縵而從且妹嚙昔能道其姑賢也余志孺人以光祿君故而以吾妹故銘署諸左世系子女婚姻家署銘左銘曰有荷一丘厭土沃兮堂堂哲人乃著玉兮爰逮三冊榮以儼兮維母靈光晚乃稱兮厥子洎孫都且美兮千秋萬年茲不毀兮

來會館集卷之十五

濟南臨邑邢

何子規清者

墓誌銘

詔封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拙齋史公墓誌

銘

按狀公諱榮字雍如其自顏相則曰拙齋蓋公雅性不
樂儔巧事類相因其質云公遷祖秀元末從今左馮翊
乘白馬馮雅仲良至占著樂陵禹津鄉素愛馬謂馬死
埋常傍吾墳人遂稱史馬焉三世爲勉四世爲宜五世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爲翺翔麒麟四丈夫鄉以舉人仕海寧令麟豪長者生
述由歲貢仕 祇府典儀鄉里推爲善人配闔孺人公
父母也公蚤隸諸生籍會年及當婚矣典儀公將之官
擬用伯子入楚而留公受室周視其田廬公長跼曰兒
尚少胡以婚也敢一日去大人前乃扶持入楚無幾典
儀公無祿公拮据喪事備備委諸草野之爲鄉人羞比
終幕及舍公鰥黑骨立無人形終喪產削踰冠猶未婚
也外舅鄭公爲授室置田差給朝夕藉以事闔孺人務
竭志物身與鄭宜人時減口實曰吾將以效所未盡于

典儀公者于吾母也公精易專經當席口授長公觀察
君父子相難變爲世儒觀察君省試魁其經連第進士
靡所名經師若每向人直所繇就業父教之也公手纂
十戒五箴寄若官中大抵皆視身自下意君服膺無替
在所著庶平聲而公亦用君五品貴得受 詔爲奉政
大夫比當邑文廟地卜日僭功公損金帛緡錢幾于空
橐日月勞獎以汜于成伯兄以文學祭酒老于鄉公每
尙儂而弱其側腰臘治具奉觴爲娛且勤視放處莊于
嚴君相將黃髮填倡僮和有伯康兄弟之風焉從弟貴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不能爲家矣公衣食有度迫其終身貴遺婦子又須公
以活若干歲死爲葬僞爲居未始以疏屬生厭心至遇
張氏甥備極恩義自少至長置哺娶婦下至嗣子復啣
沫無貳及就外傳束修以上悉公營辦不令其家自名
一錢也邑窮老無歸孫孱孱單莫必其命者公輒召至
賦之食旦旦以爲恒有女徒睽睽寒創濱危矣公屬僮
取火燎之予敗絮衣日兩食無缺獲以不死久之爲僮
服婚任其所如往數歲睽睽女抱子曳夫而前倉皇及
公門曰嬖人夫婦幸有糞土之息非公不及此噉咷叩

首頭肉墳起公溫慰謝遣之歲舉出粟寓囑于貲計數
二百許斛恣意所取垂豐收責才視卦石諸以子母言
者公笑曰老人往者志無遠年乘人之敝而家于荒是
自爲不誼又觀察君間以俸錢應里中緩急需已
而償者難之公謂此王家料入老人藉茲惠養多矣而
維棄之是亟奚爲而不可請用馬之■事劑券一昔
畀炎矣■陸產■我產盡糧存往往而是公曰地縮而
糧贏往■笑罪地轉徙而空糧是累是宜屬新地
主■敢不專承人曰■者罪公胡弗治乎公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曰是■姑置之公歲賦率■倍■他家矣
時侵也■或暴搔吾衣盜我■實也公儀爲不
知也者■問公公曰勿言比如■等昔我善鄰也公
何得有■老幼強■均傭公家公畧不加擇無論老者
任老者之■食壯者之食卽壯者視者若之肆食壯者
之食亦不■過曰造父不盡■力吾敢盡人力乎公之
遇宗人也多睦而卜悉忘寒■不直一從弟貴然又斤
斤糾宗■扑勉不恪以厲餘■時令族燕毛雁序
秩然井然■則■等北洽驪里中父

老欣欣相告若見三代之隆夫公平生少不好美長不
好綠飾迨于封爵依然襤褐練巾非故不御醇綠服觀
察君秉憲于淮公跨一羸往視之人曰觀察太公豈少
數尺輿而猶是畦夸卑處爲公曰觀察宜數尺輿觀察
父惟畦夸羸固當家居不治垣屋出入一犢車曰入車
吾不忍也素善詩詩以適情導俗爲主然亦沿襲白香
山多自得語中歲逐子秦晉江淮間遇所慙會詠歌殆
遍晚築園榭開沼種魚來禽青李時藝成列時與朋戚
相羊其中于于其得也其所示觀察君十戒五箴蓋篤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四

四

老行之里人至不忍自他于姓相謂爲吾翁卽加姓謂
爲史老佛云當塗馮軾過廬禮敬造請邑令長上記用
養老尊賢指歲奉粟若干石帛若干束鄉飲酒禮自公
乃重此不可稱達尊與我當其負茲時然然玄靖屏去
血食日延老衲講西方之業從容待盡絕無他責次困
陶陶未適以及大歸此不可稱考終與哉其所值事勢
最難而公當之若不見打惜者伺以末戚猶予知之獨
深觀察君負蓋世安誓必爲縣官任鉅重方其營田淮
鳳間惟萬衆三尺是徇耳大相意不合俄然罷之歸公

不色愠曰自土而金紫何不足汝所乎亡何大相告猶
言者交趾直君屈立補故觀察官公不色喜曰寒暑代
謝常耳吾老人任運已耳天其不吊觀察君條爾云亡
爾雛孫舞象舞勺文筆方遒成毀反手間耳遺書在篋
公破涕程督如少壯時且爲召邑才士爲醴諸資不數
年俱成器紫差次爲受室不以老謝田中事妨兩孫學
卒之長用禮記嗣父魁東人次乃勉勉不減驃騎公與
觀察君名父名子九原饗茲利寧無交相慰勞哉長孫
倫魁之日公從几筵受提書尚其灼灼人閒世史氏之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五 萬三百六十五

天定矣何必窮滄浪而問之公所著拙叟春秋記載于
家銘曰生世魁儒不售而紆朱則以丈夫子亨衢晚節
憂劬匪父而維聖則以丈夫孫名駒閔代區區徑寸于
于槐安爲境葛天徒壽考福祿惟公俱

勅贈文林郎章丘縣知縣元城董公暨封太孺人

元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董公諱增字謂補天字謂孟出竹龍劉先生指劉先生
故從關中趙浚谷學及登路以文章氣誼高一時字謂
公則謂公甚若曰若其爲女媧氏鍊石成五文而令彼

蒼蒼者無缺焉公系出廣川已徙藁城當金貞元季遠
祖俊以死事功贈太傅諡忠烈加上柱國壽國公有子
九人而文炳者在元以平江南封趙國公贈太尉諡忠
獻下及諸弟並焜耀著勳伐沒膺贈諡類如文炳者復
三人以是終元之世稱藁城閥閱近代無兩云文炳第
八弟趙國公文忠後入明而爲平之孫才興之子名志
能者以子芳貴封刑部工曹主事是謂主事祖先是主
事公避亂北走爲遵化陳氏贅久之與其內兄某有卻
內兄欲得而甘心焉陳安人語泄主事公携家奔通州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六 上三百八十五

舉一子小字通州卽主事公所用封貴芳也者而芳勛
以未樂乙酉北平解歷官卽中此蓋主事公徙大名元
城以後事主事公從元城卜郡北四十里盤堤家焉遂
大郎中公郎中公陳安人舉四子叔曰茂爲公曾大父
茂舉子三仲曰僕爲公大父而僕以選貢今泰安歷長
清俱有聲舉二子長曰文公文父也起家決曹爲省祭官
是謂省祭祖爲人磊落感慨善治生年垂七十其同胞
弟老之謂其多女獨也省祭公大嘗謂而兄錚錚者終
不作若教氏餒且若謂景迫高春耶行見吾收之桑榆

耳亡何闕夫人卽舉公已而郝夫人復舉仲廣
復舉季朗而前老公者弟一夕慙憤卒公生後與
長入塾目輒數行下習爲毛公詩兼通魯齊韓三氏之
故而稱專經文力日勝是時卑從先達東岩都諒君過
里中得所爲制舉業而奇之曰此吾家駒日遠千里無
契需者古諺有之老蚌產珠此夜光真可照十餘乘幸
公之不及于溺焉此其于功名闊遠矣而矧于余會
祭公卒公遂起當戶此去嬰彌亡幾卒然舍吾伊而
治辦如弗勝何又婁遇試輒病試已病良已公乃
來會館集

卷之一五

七

元三八

天歎曰此所謂命也錄錄儒生而與造化關無不祥
焉此一弟子員何異匏瓜吾有沙鹿之田可耕耳遂
學使者以楚服歸歸曰夫木寓龍不任爲雲或借以
雨貴似也吾泥蟠而池中者耳而人將寶我以似吾
耻之頃之旋意果以大師推擇公公爲強就席學徒
集公爲講說經義一如君家仲舒又如鄭玄載病
千人響起卽二子復與復亨漸列久次靡不湛浮公居
恒曰兩兒子大者多賢小者多文質則四封之騏文則
萬舉之鳳任重致遠翔切下暉其將奚擇少選兩君

日入類宮公爲色喜又二年公遂寢疾往歲公夢神遺
喻虞者三隱隱筆形一爲字四一爲字五一爲字壽屬
當綿悒乃謂兩君曰若憶疇昔吟嚙兆乎夫季父四十
云徂吾年始逾知命妖夢是踐厥數唯五焉仲父壽徵
矣聞之薊子訓與數老夫笑摩銅人曰兄鑄此以五百
年吾視吾五十猶薊生五百耳且世戕橫生而奉縱生
余心有戚戚若倭伽尸而設爲輪迴必不可知之說余
額有泚矣語訖而瞑卒之日遠近來哭者如干人公性
恬穆然而界限甚嚴當其授徒時夜一姝者躡庭中公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八

三百八十五

曰是狐祥也吾亦將斬矣答曰妾人耳憐君閑寂故來
相從名沐沐自薦藉焉公立叱之外者怏怏去公亦絕
口不欲談踰時則以姝者自與所私語語漸外聞聞者
爭訝長者長者云于是里人愈益尊信一切質成若大
府之憲而公亦時爲判曲直曲者應原如答箸背直者
儼平華袞之在躬也且孝謹與友愛交至值省祭公問
母夫人喪哀毀備禮出分兩弟獨取瘞下曰吾慕下式
薛包之爲恨家貧不能極意聊以畢吾懷耳至于好爲
振業人自少至壯率以爲常卽儲石董董不避貧病

生未始不厭人之意而後已也公所最不喜者清調輩
一日署其門曰巧言亂是非利口覆邦家幸同土壤死
當相直里中人人循趨撫慰曰董公爲我耶相務爲齋
輔錢精時時董公在側矣誌曰按狀謂公嗜酒好家戲
夫魏文角巾撒勢梁卿善彈格五稱名雖異巧捷一同
若夫伯倫託寄于歡伯次道致傾于家釀此又往代通
人之高致而輓近士人所不得望其津涯者也章丘君
復搢擊于公大故時舍欵題奏不及禮太孺人一切具
矣而以仕宦去家軼于齊魯之一訣號天踊地誠傷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五頁五

焉雖然章丘君孝情備矣循吏文苑卓然名世百祀而
下人得稱焉元城董君父若母斯爲不朽即前朝者奚
憾耶語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此言而信章丘君以降
所爲復始而徵諸壽國趙國者漫漫其未艾矣抑微二
國即公積藏成鉅而德後善慶之餘無能不復要諸其
始詎公侯已哉太孺人者同邑處士張公季女也生而
不茹葷血見諸耳聾物輒厭之十五歸公佐公爲勤儉
及公捐館督訶三子焉于平時少婦則涕泣道爾等即
不念地上生發而不念地下死父耶王辰復章舉進士

尋補章丘太孺人以板輿從時時教誡章丘君曰章丘
沃土其無染指爲民父母而刻人鴈禁以博名高者非
夫也兒其以廉惠終焉彼夫東海嚴廬是誠明知吾不
欲兒有此母也章丘君卒用愛利潔清爲齊魯循良第
一則戢母良箴云比人計便奉太孺人還元城觀已章
丘君聽請復東太孺人以不耐車乘道路苦不果行章
丘君聽而辭曰母幸良食兒不十挾日及鄉前矣太孺
人沈瀾曰兒乃少此駒際耶老人政以歲月祝朝脯耳
章丘君意資久于格宜量移計省覲旦夕事耳乃不四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十 三頁五

月而太孺人逝矣章丘君剗腸慟大悔曰天乎詎意有
此銘曰鉅儒苗裔通侯耳孫量才八斗較受五樽鉅爛
列星無裨蟲雖瞻彼靈巢乃長文鸞載鳴載翥驚世冲
天公也不亡含怡九泉樹滌歷年視此重檢頌德承休
白馬三老公偕厥內永安其居王言煌煌燭精扶輿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廣平益軒姚公墓誌銘
公姚姓三讓名厥字崇謙益軒其所署別號也先世由
太原掄社奉 詔北徙太携士遷占末年士遷實惟公
高祖四傳而爲處士儼即公大人封文林翁封翁天資

樸厚世延爲施予里有義門姚氏稱而公生異發夢于
封翁云夢爲關壯繆與我戰北而痕額已公墮地痕額
宛然也久之借現乃滅稍長從叔父學穎悟絕倫十歲
嫻爲制舉文最暇令上又數年爲嘉靖壬戌吳興潘公
以督學試拔置文學弟子第一屢試不再屈指聲振膠
庠間唯時郡人春臺蔡公講明心學而公以後進過見
延接討論尚書悉其與旨公遂推擇爲大師從者雲集
矣萬曆癸酉舉于鄉連第進士踰年用次得祁門令抵
舍壽二親旋以板輿之邸蓋身率婦子僅飯脫粟而樽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貴言全

下之奉則極旨甘公披誠盡下不樂爲鉤棘祁人亦安
公坦易微悍化之若慈翁之趨陽光也歛民怙勢將嫁
絲絹稅于同郡五邑民四邑操挺起矣祁觀燦而動公
亟諭之謂有而今在必不忍而曹代歛民肉且諫能已
稅乎祁以令故靡所譁鉅卒之四邑打文罔而祁獨按
堵稅竟以不坐一時上下服公恬鎮足屬大事隱然具
公輔望矣三載上績父母以下受問勅如制又二歲
公及于微矣值母孺人棄養倉皇扶轡歸邑民攀號如
喪厥妣枳其車三日不得行已相與醴金建祠勒石紀

事他以常食位祀公者千家矣癸未服闋拜山東道監
察御史乙酉出按三河縣周視鰲池劑量池勢高下亢
燥別爲塍畦翻車渴鳥以時轉運不令亢乾潦淖莫可
涉誰猶夫土炭低昂屬諸造化而以吾陰陽反移之鰲
乃大有秋于是三河不至割裂方幅爲長蘆倍公之力
焉丁亥出按陝值歲大侵公一意荒政發賑勸貸迄無
餘術至感神示者石爲糗糧石爛可噉也奏石于朝舉
朝咤異謂公誠感公按部務持大體不苛毛屑然所至
不寒而栗即諸王國人各屏氣相下曰毋觸吾驄馬姚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士言全

公他可知矣垂已于事而竣用俸刷移疾歸數歲未
嘗以斥謁抵郡邑門郡邑聞管不識驄馬姚公何狀諸
守相令長無不凜凜于姚公甚者辛卯起補浙江道出
按應天諸郡所轄隸強半公所舊耳目地一切虧除興
建風裁之外佐以陽和然至郡大吏有所憑依軌法則
又露章糾舉略不假毫釐人相指謂曰此其爲真御史
邪及報命肺疾以作又驟聞封翁疾疾置以歸尚及
扶持未幾罹于大故哀毀踰恒丙申服闋猶委頓不能
北會臺檄屢至不得已趣駕入臺補河南道掌道事用

賦澤清理軍政拾遺疏中多冒時所諱闕文爲疏

不能一日安于其位于時直言見諫南北省憲幾空

人而公與諸省臺愈震赫于朝先是權璫煽煽止其

人同年某氏風公往詣之公曰七尺之軀與三尺之

孰重君且休矣聞者咋指高之公晚居林麓杜門掃軌

卽密戚執友無故不一面遇婚喪可哀憐事則不悛傾

身似橐期于得當而後已擇地營兩塾群諸子弟至臨

誨之多睦戚寵致焉公奏疏剴切及他文爾雅稿多逸

去亦見公生平任質不銜云公元配孺人李處士公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十三 世三

儒女敬其勤儉于公多所畀贊其仁逮遭廢慈遇諸

尤壺德所難與公生同年先公三年卒側與公甲戌

年又先後臺誼甚暱文光謹錄其日吉葬公于某

舉孺人合以諫議盧公狀來徵窵中文偶卒素曰狀

饒言之矣奚以志奚以銘重建文光指乃以志乃以銘

銘曰奉壯之湯湯維我公之帶裳紫荊之巖巖維我公

之劍函侃直公廉義溢仁漸家政閭閻警視壬恤是

公生平之大致而山水相爲無窮者邪

平原處士趙次公暨配孫孺人李孺人

銘

平原非故郡址實故郡四境其土域衍沃康阜

醇明韶秀與他四境異而閭閻高門則趙氏更

趙趙之世代以耒耜詩書爲政至長垣太公貴矣貴以

長公廉訪前令封爵云次公太公次子也次公諱輝字

子觀太公兀五子世用諸趙擬諸實而次公丰儀峻整

負絕異姿磊落慨耻爲人開瑣尾態俯首就帖括固

固不樂也曰此二三冊擱四吾吾將以計硯荷瑱爲師

遂同邑人蔡氏子往假張氏母錢萬與之寤微逐之術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志 三

問諸剝卜告吉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復自垂次公大

叫曰神其詔我矣吾其擇人而任時精萬貨之情而修

之居恒謂天其雨粟吾將倚建元景元乎而其然歲

熟取穀予之絲枲疇其方踞據樹而嘔絲乎而不其蒸

璽出取帛絮與之食而務完物而無息幣而無居貴而

按上極下極相反之數而今財幣如流水而薄飲食而

忍嗜欲而與用事童僕同苦樂數年之內所業不

陶是時太公太母無恙在堂廉訪公仕久矣也

付家乘次不欲妨叔季輩請次公上奉二尊

下佐弟膏油以時晏息風興位置內外靡不有條至于千畝之田五畝之宮時耕時耔時樹時畜効率覲蹕儻個稽固無自愛焉且又饒皮溢米無自私焉每心自語譬之燎原家則火焉藉芳而燔者非夫也吾兄吾弟其將無家何益隱然有卜式薛包之思矣往所同假張氏母錢蔡氏子見公寢盛心不無內忤日計毋錢負盡以推公公盡任負蔡氏子一旦無祿張氏之世微矣而公颺言于衆曰蔡氏子推負我我復坐負張氏爲夫倍德者不祥衆敵者不義乃大傾困積而償之券乃以折

不令與匪人交曰薺尼亂人參鉤吻亂行華爾曹勿爲薺尼鉤吻亂則幸甚公善心計即研藥遜之而以靡審繁夥丁其躬蓋營練者及二終而公瘁且不起矣迨于殮殯太母憂不食沈瀾而視公猶疆冠跪從枕上譚其爲孺子慕真終身無間可謂孝矣配李孺人忍痛撫五子逮終喪人各成立閨閣以內莊于震門之外斬如也五子秩如也諸奴娣穆如也孺人蓋代次公父而以身母舊貫一新後公十二年亦用瘁疽發背卒偁于公爲從子婿分宜執後墓石誌曰按狀嘉靖末年倭與夷交來禽館集

賁而不書人而無禮括康及米於志有之李代桃抵動
不見非濁水之微於志有之我貴知稀不離而璞人倫
卓卓於志有之吾謂已學城隅之阡隴時暨延於志有
之億萬斯年

刑部貴州司郎中雲門魏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允孚字懋誠別號雲門家世南樂南樂之魏
天下莫不聞而公于魏爲季子封刑部主事節齋先生
其父也母楊太君贈安人節齋先生以明經及貢先後
爲青州鞏昌郡別駕潔廉豈弟擅時循吏稱而于諸子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十七 元三百六十五

則又躬自督課之長爲光祿公懋忠次爲吏部公懋權
公以最幼從兩兄切劘淳湛能自得師于父兄間而以
性夙慧十歲能屬文十六遊膠庠又十年舉順天癸酉
鄉試明年成進士其成進士先懋忠三年懋權六年釐
仕爲吾郡理吾郡濟南名東方第一煩劇區刑名牒書
多倚辦理官而屬傍郡大獄最難亭平者御史臺率下
記嘗之夫公一意不爲動加精致誠求常情實而後已
昏夜治爰書手書輟寐一字不肯假胥掾諸胥掾吐舌
相異謂我曹閱人多矣安得神明練核如我君者又我

君少安得更事如我君御史臺及撫中丞毋出公所平
反暨所置察吏臧否向藩臬稱賞不去口實以故名奕
奕冠同儕凡六年懋薦之書二十上而以不勝忌者稍
遷爲刑曹公夷然曰我生之辰職當治獄刑曹固宜又
之遷晉爲員外郎中有胡都御史龍同知用大相指殺
名士無辜公論都御史同知抵大司寇風欲奪之公執
不可而會大理少卿王公獨當公議嘖嘖比部名郎矣
乙酉以行誼文學推擇爲山西考官與吾鄉淄川吏部
王公偕兩公岳岳正氣連鑣並馳一時識拔皆純粹士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十六

三百六十五

程式之文獨踴躍雅序諸後簡者不寒而慄凜乎冰之
在壺也明年卿 命恤刑河南日夜爲囚原所當更生
者數百人蓋入郡之牘數倍于他方伯之輿而公亦浸
倦不支矣在告二年所竟用前疾終狀稱公事親孝居
家整整有法以余所覘記何如也公踰冠爲理官已爲
刑曹已出爲欽恤王人離佔畢而服官常什九皆刑名
爭不虞關入失出乎乃公以常節齋先生心而備無闕
入失出也先生乃從懋誠臘哉郎署如林祓文衡者幾
兩公能矢天日情人材以若所謂嘖嘖名郎之譽崇遍

位著公卿問寧獨■泉王公一人而已耶官垂顯而身弗逮名欲成而年不蓄此節齋先生所以愴懷于舐犢而懋忠重慨于人琴也嗟乎先是懋權死死憤邑國是乃今懋誠死死盡瘁活人三公者獨懋忠在耳孤情絕俗巋然魯靈光魏氏兄弟死生之際可以觀世可以程人公有近體詩若干首懋忠為殺青行之餘論者多逸去不存銘曰繁水之陽三鳳雛九苞耀口名聲區胡為鶴令原上呼季兮逐仲儵爾徂緊仲泉臺吹管乎乃邀吾季和且愉二仲無忌伯也妹神其式相鳴天衢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十九

三

勅封安人張母夏氏墓誌銘

蓋安德有元羽張仲鳳翼云世名胡氏春秋學而元羽尤磊落感慨風雅愛利握一方月旦權衡名隱隱起海內乍而卽之不知其猶諸生也其交于不佞父子兄弟間款然骨肉靡間又兩家外內相問遺無寧時嗟嗟張母吾母也則余何敢以文詞自愛先是張母寢疾余不及稱水量藥負元羽負母也則余何敢以文詞自愛所謂不敢自愛其文詞則元羽以母納贖之石見屬云者元羽故得幸于介川先生父子矣而王長君復走信自

都力任不朽張母者子其尊尚書公乃元羽服匪辭若口業已屬之邢君謂不佞陋習母深也則余乃今而後何敢以文詞自愛按元羽所自手狀母封安人夏氏觀祭府君元配也系出會稽夏后氏國初徙吳縣有以武畧起家為萬戶者尋以豪不羈坐遷德州衛編伍中遂占籍為德州人其任豪自若而晚復削奇為德更三世祖為林林生處士奎奎有行誼顯重百里娶王氏寔生安人甫三歲見異于卜相者前謂女富厚貴壽不可言俄不見其處而處士公內懷鄭重不輕諾適者張大父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

三

承德公有心計意夏公鄭重女必非凡女為厥子次君擇對而處士公領獨有會曰此一介嫡女得所天矣十九而歸觀察先生曰無睨視足無仄步風儀進止雅有常則三日而廟見則為潔廚調膳奉尊章息休如也翁媼怡然色喜曰兒有婦矣已乃出推布懷中曰小家子知有操作耳一切米澆衣絮必親膚為戰疥夜乃篝葛籠而燈木綿絲枲纈纈出諸其手中而觀察先生方與左丘明一編上下也四壁青燐夜闌相勞第曰苟富貴毋相忘矣于時紫有丘嫂安人莊事之卽一切倚為治

辦然而不敢名勞比爲兩叔娶婦則又損不腆奩資及
觀察先生既稟之入也承德公絕意德之而安人則復
安二新婦于家日堂以上二老人爲政堂以下我孱然
四女子爲政母若他家闐然譏間簾帟與交之際戈劍
戟如也迨嘉靖癸卯觀察先生用春秋登上選明年成
進士里婦屬垣相膏而毋獨歆然自下曰子大夫數百
其曹矧而子大夫婦公磨何足比數而從柵內自高標
榜彼夫孟姬祭婦系何等官閭耶而百世仰之婦貴自
持矣無何承德公捐館舍襄事之不愆則毋力居多丁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未除服將從觀察先生北裝行矣強姑在待不可則曰
姑意便于家新婦安所得宴然于塗恬然于却也在官
日夕猶太夫人臨之而會歲時伏蜡必飭具戒僕起居
太夫人前已次第逮張氏族不逮及夏壬子以觀察先
生戶部主事上績封安人比爲三女子治出嫁衣被重
重耳不喻侈也且戒之曰吾昔嫁書生才免王章牛衣
中涕泣耳汝輩被繡衣帛幸甚夫安得糞土庶吏五斗
而競此無益之觀爲我死不願也不見東鄰黃荆作釵
又不見紫綯溝中瘠夫非人子乎汝曹爲人婦行矣勉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三三 五頁五

之已而觀察先生出守潞子潞強藩作梗陰中前守去
先生意難往矣安人從容謂潞竟常不除吏耶而丈夫
擇官在政不在官而丈夫擇地在人不在地先生爲發
奮斤斤自勑剛柔互出一事必證諸安人而後行卒之
和寧百姓安強宗助縣內焉安人時課童行後園治
菜布帛遠溷于家及出諸手指都不假外市郡人至爲
歌之曰氓乃有八口我君獨無用那駿聲還副使兵備
密雲密雲故兵藪于時權相驕帥非金萊萬計不行矣
而先生獨一意策虜必欲探甲馳塞以當任使安人曰
得時而駕不得時則龍蛇今豈夫子張膽行意日耶且
顯然布幣行禮君素羞稱而一官如寄矛頭漸米劍頭
炊飯何爲者何如拂衣高謝五畝敝廬無恙乎而矧二
三豎子大者任薪水小者跳地作虎子一咲相樂人生
適意耳觀察先生領之而力解綬歸歸而偕隱者七年
晚移第城中方圓終鹿門之操而先生無疾長逝矣時
乃乙丑春仲也安人哭聲震動四鄰閭絕者妻矣誠不
難一身殉地下而會仆地耳中鏗鏘作聲謂兩兒子安
在兩兒子性弦韋不均頽汝以立汝生平吟淡茹苦且

三十年至竟慈航泊岸然今非示寂期也兩兒子安在
良久甦夢耶真耶繇是稍稍強粥節哀勉已奄奄之後
而後周視兩兒勞伯于鄉曰無忘咩也勞仲于邑則曰
爾父其才足倚今者去其幾何而促局轅下一
寡婦人將何所適不戒之辜而令千里駒跪足乎吾平
居目矚心動上扣九閻下詣三泉靡所藉手稱後死也
嗟乎夫非義方者耶狀稱安人音響洪亮以故終身無
咄囁亦無嘆喟家人親黨遠近大小以嚴見憚夏氏諸
舅來必闔戶與語所至宦輒無錢乃私藏曰婦人操栗
米食館集

卷之十五

上三百八十五

漿汁之外無交也佐觀察先生均視一兄二弟推與美
田宅迨老強近期功無間言臨二婦成幼無異莊敬相
劑曰爾輩試出歲終之餉倘有一鎰金一縑帛吾當呼
爾作姑至于土毛之賦則上下諸姻黨食者不敢後疏
者不居薄且不好乘人之敝務劉已名德禮佛持齋精
虔香火斷機之次薰爐經卷而已元羽近復汎瀾占叙
戊子當省試也毋畧減七箸矣孤趙且不敢成行毋為
詳進一杯糜孤抵歷下會雨潦又東人士譁不安于主
者毋為憂之曰得無挑蝕李代之僵乎吾家不滿調吾

有見免夫及孤垂翅歸則又陽慰之曰得不蒙恩聲
哀大吾兒去曉曉不翅十舍何渠憂一第耶自是母疾
益加揮藥不御神理漸極更十數日無一語暇矣夫母
氏正心慰藉孤無寸策起毋疾疾此孤所為據膺疾
之踴躍悲號而無一御自容也嗟嗟元羽苦心余不為
志其孰與志銘曰夏后之先神明胄也自吳祖東魯德
後也有女丈夫惠以視也相厥哲人早末譽也啓爾後
昆大造張也衛河湯湯折而西也千秋萬歲視茲藏也
勅封文林郎末平府通判後齊馬公墓志銘

李食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四元三百八十五

馬公諱廷荆字汝茂邑學士大夫稱爲後齊先生公先
世爲勝國名臣家雲中迨高皇帝肇造區夏徙我主
遂古籍爲臨邑人始祖昇生駿歲貢太學駿生惇領成
化間鄉書授臨汾知縣惇生錫領正德間鄉書授真定
知縣後齊先生府君也真定翁先娶于呂後稱太孺人
云云丈夫子其四半用茂才異等著稱有衣冠不覲觀
望而公行列正第五雅如昔人所謂不減驃騎云者
吾而室爲趙太孺人丈夫子二一與公同舉鄉舉一
膠序又負傳聲兄弟疊累儼然在系趙太母均而字

之門閭壺儀爲一邑冠冕不忝故扶風燁燁關中夫公
在遺孤中爲最幼于時前任太母襁褓一切能順母心
意無纖介觸忤孝誼若天性然已更數襁值真定翁大
歲孟康吏之室器知而七子者教養一寡母前懸旒耳
公獨泣謂諸兄弟曰吾馬四世科貢殊不汶汶而今父
加家貧遂令斷機之次無估岬聲卽我孱然七尺者七
人何以謝地下慰地上也母子兄弟持抱泣各益復下
帷祀祀未幾公卽繼踵諸昆既廩學宮詹石之入佐趙
大母朝養差足自力而會太母拮据壹鬱爽乃作劇公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五

三百八十五

則問醫徵藥先諸兄弟足重爾夜十起潛伺氣息小未
成眠歸則淚光熒熒枕席間無休矣歲嘉靖己酉領鄉
書遂得漸竭志物甘羣美新百計羅致千里而外函封
登負數數不稱勞上事諸昆下撫兩愛弟有美肱大祇
之風閭第之間穠如賓友孑然一子終身不置蓬蓋與
張孺人相莊白首也外家二老人無倚公處其館甥生
養死葬一如家人禮此尤末世所難者公天質木樸器
宇闊重文史之外一無餘美好作八分書得漢法保
愛細帙什物隻字片紙不令在穢渾見則手理之青燈

燎之矣申歲以還日益勅厲屏絕遊讌左規右繩無少
墮行狀幾處不愧其形影者少減弱獲戶闕爲限內
言外面居諸不交自奉三簋食器而賓筵獨饒褻諭必
數浣而盥送頗華一錢不苟授而諸辟從子弟又無不
沾溉餘沫小遂什一婚遣厭意備調無虞鄉間長少無
不嘖嘖太丘太丘與家侍御公埒聲等頌矣數上春官
不見收乃謁選得保定之安福政平人和邑甚安之而
以直道左上官意量移高陽高陽視前地如斗矣公則
曰上有擇官我無擇民一意撫摩其疲瘵而運之精糞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六 五百八十五

首繼學宮拍俸錢若干緡咎無愜色沙河之後銳然百
年所不任之力而不日成之徒枉輿梁抑王政耶有其
舉之矣至于清繇平賦條牒詳明平反大獄當法不苛
則其灼灼大者邑人至名爲慈母爲陽春蓋有惜于大
寒之後云已政洽則令子姪輩逐趙太母版輿至邸中
其羣美新之供視孝廉時不啻爲倍率其配張孺人暨
子若婦朝日一朝日三上食暑則繁辟躬御執扇曰母
無苦離職手迨嚴冬則施罽幕而地而爐酒脯在列戲
爲更日帝曰母其割炙賜兒三世一堂哄然盡歡曰兒

得一日耕五斗奉晨昏及母無恙見幸甚太母乃數數泣曰番老乃及吾第五之成而食其報也老婦幸甚凡五載無紕政以皇子大慶其定翁受勅二母得稱太孺人身受勅及其妻尋遷永平通判永平故塞上郡當事者授半刺意不無重借而值樂亭缺署則以公行公至則剔蠹疏滯三月大治贖金未携半鍰入郡齋諸上官擬且以塞微勤公而太母諱至矣承訃扶服望廬而歸臥苦枕塊足不入中門時粥乃勝語視杖乃勝起日夜孺子號者凡再閱月而漸輟聲衣衾棺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五

五

調大脩木若以美矣迄襄大事一出寮中月俸易以佐威觀者賞歎焉公之慕何但五十云爾也公自是亦歸遘疾無復仕進意會故部使者巧于相成坐公及年當罷公怡然曰速營一丘吾將老焉不謂疾日漸深猶治家人人生產不衰謂其子曰我非白首刀錐爲若輩虜正虞虞則妨讀也我三仕所入俸錢幾何而勝若輩坐食吾營營十畝豈得已哉至所自勅屬視壯視少不少易輟晚好岐黃之書意在藥餌活人而今已矣痛哉我邑大夫劉公榜其私第趣爲鄉飲大賓亦與家侍御公饌

嗚呼古人不作古道稀澗若公者去無幾焉天何遠哉用相人術占公方面虬髯體骨龐厚是宜百歲而竟用未疾終也痛哉痛哉卒之日衣冠危坐神明湛如第曰余素不達天儵然若脫者又三月而其子亦相繼隕歿所謂不達者安在余每過馬公之廬未始不咨嗟捫頤致嘆于未定之天矣雖然桂林一枝朕秀亭亭不于其身與子而于其孫遲年一紀余拭目俟之矣天乎安在其爲未定耶公猶子應義吾黨聞人所爲狀公者不悉成目且能經紀公于父子死喪之際細大無遺余姬玉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五

貴言六上

榮與公子爲姻親亦能周旋公家生死間吾曹不落背矣銘曰公家之世維扶風胡元末季西雲中黎丘占籍聲教同科名禮代文戰雄追公中葉紹表弓一方籍籍稱儒鴻人倫併美天可乘詎期蒼昊多朦朦官兮未歸身委蓬縈有厥嗣淪蒿菰國人相呼憂且冲善人何恃依可宗遺承五尺氣如虹九勝素榮十畝宮良辰重九先六春歸兮爾宅樹且封孝廉千載石可憑我文爾族相無窮

進階中大夫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平原緝齋趙公

墓志銘

余以平原爲婚鄉受室于趙而兼訪公親則余內之長伯父也余得稱岳伯父云于情則尊于里閭誼則先生長者且其鄉行宦蹟燁燁滿聽觀穿中之後余何敢辭按狀公諱煒字子明別號緝齋趙望天水于姓苑爲天下族氏第一平原之趙則出樂安縣寔用 詔徙以國祔至遂家焉世務農瑣至封翁惠始服賈蕪而善息卒以饒裕生五子公其長也公墮地異羣兒五六歲許儼雅若成人八歲肄于塾所受書輒琅琅成誦任氏父見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二十九

而異之曰此國器也字謂封翁喜極深相結以故兩家通爲婚姻至今不絕焉迨公稍長隸弟子員益刻厲向學所爲文不蹈襲前人一字夜讀恒至分漏聞雞即起令人以柝警有甕然之思矣日督諸弟業不以家務相勸弟所當合醴錢用往往爲代辦不使知邑王令素重公延公暨諸名士爲宴會一日諸課皆先成公譚思獨後出舍則棟折壁頽當公坐處几席墜覆盡糜爛絮相咤訝非有鬼神不及此是歲戊午獲省薦禮闈凡數頃公矢志彌苦三歲不辭服文益精進遂舉乙丑試今

得長垣長垣畿南巖邑號稱難治公至一意行三尺閭閻悍獷然于平民則極心噢咻賦繇手自上下胥吏不得窺其指最嚴胥胥益重足一跡焉有布商被殺獄公禱于神神憑病憊人語口城隍索某卽逮某訊不兩言服一民妻戮小塲中跡所傷顯屑挺斫公召屠曰爾等勿恐誰假爾挺去也一屠謂某假挺有日巫名捕之不訊自服歲大旱公憂惶廢寢食大舉雩日治事于堂夕一襖被廟所恒齊四十日天乃大雨鄰境皆不澍是日平原鄉喧囂獨謝異矣適常齊鄉倅過其邑公一切肅給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 萬百八十五

獨縛牲不殺倅得故以告直指直指賢之會報最與法上考例封封翁如爵胡太君恭夫人皆如制未幾 徵入拜河南道監察御史以獄獄敢言顯唯時平原困大縣所遣佐傍州役動損數百緡其在邑供辦祇使費計且什百徵兵坐戎馬一馬朱提率十流人不聊生極矣公具言兩堂曰平原吾鄉縣也吾安忍吾縣井茶毒至此臺欣然爲汰去其甚至今安之用資按廣東不以南粵險遠風厲有難色抵會省二尊人二尊人爲辭訓之曰南粵維夷且萬里中丞主掄掄御史主六條察今日

之政勿隱爲義汝慎勉之公拜受教促駕行值廣東舉
鄉舉公勅衆維謹期勿負士負 天子事峻垂暑榜偶
從棄牘得一曰此當連第無稽固者宜冠刺曹遂首之
衆心若不盡諧已而果成進士同事始嘆服粵人多嚼
檳榔避瘴氣公初不備及于疾已感奇夢始嚼檳榔疾
乃間已復夢人告語曰公病良已然非服補中益氣湯
加白五味子弗全瘳也覺索白五味子醫工莫以對已
復夢前人告語曰白五味子卽枸杞子也寤而索之一
飲卽奏效粵故貨數珠池番船之爲厲階甚公峻通山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實三百八十四

網水禁民以不 地鄰蠻府軍興之不給公則劑量百
計客主 無害及瓜不持一珠吏人廩廩于包端州矣
侯守怙內援穢德彰聞公疏其諸不法失當塗意叙轉
江西叅議以出歲餘改陝西再歲遷副使又再歲遷苑
馬卿兼分巡平涼通儉塞非移中監比馬政告弛脫尹
失職久矣公曰此莫非王事莫非王臣振迅拮据清刷
忠牧獎令人與馬相習馬足芻秣資寬然季息季年馬
乃大倍茶馬使者薦于庭由泰多大盜與華洛熱趙要
更互爲囊橐莫可究詰遠賈由東強界遇盜戕于途獄

連多人撫其屬治獄急人多誣服死公于秦隴獲盜盜
告衆強行劫狀移文案驗盜實戕衆強界中賈歷歷明
白直指具獄馳上旋報平允盜坐法誅衆邑繫餘累人
獲全活者數十家矣川是撫其內愧咍之以公入覲官
不宜縣次續食論謫少卿公奏遷山西按察使而秦兩
臺以馬政留改陝西按察使兼馬政諱則視故三品秩
會亦以外艱赴奔于家公淹秦得瘳後疾至是轉轉以
劇朝一瀝米夕一瀝米哭聲若斷絲殘竹不相屬勉已
裏事形意俱瘳所爲率諸弟修色而娛胡太君者萬端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二 實三百八十五

絕口諸弟出分事凡三年孝弟爲鄉閭範焉服除補陝
西行太僕寺少卿復遷苑馬寺卿頃之遷叅政分守臨
鞏道鞏昌土素熾悍之水泉卽綆長數十丈猶胥井也
公爲苦之按視近郡古湓河可治卽掘引直郡中家家
池沼貯充然口食而以其支旁溉沃田數千畝民以永
利人名趙公泉比公竊竊自語曰成紀之赤子孑然夫
安得賢守令而相與撫綏生活之令連某乃與其元元
譬誅苑于枯靡所不至取逃賦而加貧民若陽爲調停
嘗省而實令民倍等輸民見賦溢額一時譁呼幾作負

杆擣週口以至公則爲自高請以建謝百姓然後以書
職謝連臺爲愕然更庶實論奪職去公以是年齋表
如京師歸丁胡太君憂居喪摧毀不以禮稱年至道哀
悰仲弟奄謝所遺諸蕝亦肩踵相接公覆育化誨懇懇
不稱勞汔以成立既葬胡太君始從諸弟議祈著初封
翁負宅屋資公獨貸貲以償又捐俸爲二尊人營室卒
不自有盡推與諸弟乃什器田產沒占瘠下諸弟每向
人吾伯氏真所謂仁兄也服除補福建按察分守建南
簡重清理閩人甚宜之而用前所見劾令從中嫉孽吏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三

三十五

垣評官以老人彈事然卒不能註履素毛龍曹議爲屈
加按察使銜致仕歸歲餘前令猶據引河渠事謂公受
富人金錢役民掘水爲人灌田公笑謂渠在彼中爲公
爲私灼然耳目間吾何置辯爲已而其說竟不行先是
原邑儒學玄武庠下堪輿言當治公帥先畚揭衆力合
作遂隆隆起及闔闔乃過行學官證前堪輿語爲藉以
勸爲紳無不響應即巨姓賈豎亦均財力土木乃大興
公旦日露蓋躬自程督時損食爲勞三閣饒然霞起文
物改觀而公子之子女之子兩及提科名邑族姓蟬聯

自今日始焉公居平以二尊人不逮合殮爲恨朝暮
主前焚香叩首數下具饌桌所朝朝望歲以爲常即小
疾苦不敢廢而公念蔡夫人誓不再娶夫人貞孝儉嗟
卓然女師公從閨閣間相禮如賓往公西秦役夫人病
不能從未幾捐謝公慟悼居諸不能已維時甫踰五十
至終身不蓄姬媵晚歲蕭然一榻一蒼頭炙衣一平頭
淪茗三十年目不接婢媼侶歷官所至二三僮僕隨布
衣簞飯自奉簞食器數日薦少滋味耳負性孤特卽燕
居無褻言嫺容望之栗栗就而傾挹則又盎如春陽忠
來禽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四

貴三十五

信篤敬家邦遠邇人盡愛戴長垣爲生祠祀之秦隴有
故吏故民頌德碑公好讀易動則占筮旁通醫術時賦
藥活人門多乞者雅意置義田未及終事心悅城隅西
比菟裘而安之病及殆不從諸子請還城居其寢疾則
仍前寢後證在簀十餘日卒銘曰平原臚臚乃生慈人
敦仁履義茹粹含醇疇其雕鏤公則璞珍疇其風波公
則恬津如彼五色素質成彬如彼五音宮響若鍾官歸
史範鄉推天民內行卓卓夫孰與倫王少府革陽道州
隣八方宗仰萬衆主臣挹其煦受詒撫振提其遺挂

俯仰閭閻佳城有巒壙石維新誰爲銘者側也懿親

寓公劉叟葬銘

浮光劉相挾日者及相人術遊余邑余仲父斷事公文
侍御公宿昔恒衣食之余仲季泊群從次第亦給少衣
食不乏且三十年其人嗜酒卽一錢付酒家貰醉輒道
上臥若湏人荷鍾者醒則若忘居常口不道臧否衣履
垢污不可近中實饒如也有與疑年曰老人今且八十
矣而疇逸余之大勞而疇爲余業糟會邑盛疫死于歲
之六月中余適之齊河余仲棺而瘞之城南之阡余歸
來會館集

卷之十五

三十五

二百五十八

依

而痛焉爲歲要寒食十月月朝若節春冬屬僅醉之籠
炊一棒濁酒一壺其畢余身其不畢余身以視此銘銘
曰生浮光死道傍河間氏收以藏卑丘首丘胡必爾鄉
爾形雖穢爾行實芳余其謚爾黔婁

來會館集卷之十六

濟南臨邑邢 伺子愿甫著

墓碑

明雲南督學華容世其孫公碑

竊聞楚子之分縣洞庭以包舉辛氏之世至潘鄉而表
大乃知地以氏顯季札之標延陵族緣區別瑯琊之譜
文獻今華容孫公世其楚辛之苗裔乎世其穹清孕
秀后土含氣少成富于天性獨立陶于詩禮兼之淵源
者元舅塋埴者大師攻玉悉聯璜之彥在類極俎豆之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宋三巨十四

學逮夫王庭抗策皇路馳轡萬舉欽其振羽一軍戢其
鳴鐸刑曹展步兵政嗣握意欲扶地軸以結主絳天旗
而靖漠而值昌朝多故璫璧煽惑賈生抒其痛哭徐福
列其忠憤其所不濟命也何尤若夫遼南典屬之役建
明獨倖分任禮闈之衡罕掩最盛斯其翁勉文武時露
一斑者哉已出督學逃在遐域文翁之禮教載起元龍
之豪氣猶昔仲憲故于巡方排人車于闕府不悟青蛇
之侶遂闕丹霄之路也夫柔馴保孚于嬰孺穢悍鉞裁
于缺鉞得其質矣而又楊伯起之暮路門故轍卻任彥

升之枯麥兒妻共詛咬發揚污職此故爾至于當官之
休必購二酉之積稽天之潦首倡三板之作顧茲質行
有匪其聞于稽厥世則陳太丘其徒也唯是太丘鴻範
垂後駟門禮美紀謚親乃著郡群忠繙成燕翼玄伯封
侯益邑桐溫並列五等及于林道位譽不貲以蒙竊論
宗宜紀謚乎億傳群忠乎羽侯玄伯乎毅兮毅兮顏行
似續其未可量也太丘六葉聯聯我公七代俯仰程簪
笏則今少遜古哀軀翰則彼不逮此彼猶遙懸者公卿
此之不忝者風素矧乎六葉者有盡而七代者無窮哉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三 三頁五

衰淡血斷友道一髮公差延禮閣校文公造員惟時所
時俱惠荃嬖奴不軌公內煎賴公秘計人安眠邊將署
名行貨泉公曰承還余纒牽一僕長營鈔髮錢一驅漢
驥走且遠數緡羸得主人憐小臣俸薄爾代田侍郎同
舍任巧僕主今竊臣臣不然滇南一封公式巡淹中何
必歌與絃竭來荒裔風教閭五文五采交相鮮中丞無
良難譽復公曰人車嚆敢專少年御史侵我權公曰若
庖余執遽群信爲政內聽偏公乎視之猶馬齒飄然馳
歟慶獻猗瓦盆翡翠無糾纏相君太宰疏按聯公但託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三 三頁五

仲孫韞籍如父兄今補城武令廟操字人行荒洞宿漫
漫以循吏聞以諸生斯似斯似斯似斯似孫嫡長
羽侯出斯億繼公成進士爲庶常吉士爲諫官器業震
寓中羽侯弟畜凡十人通侯則斯傳皆戶男弱冠負神
駿聲餘婚家姻家及諸玄來以有他志傳茲不詳公得
壽五十有九厥生成化無祿卽世嘉靖間

富平令大梁王君碑

縣官工作無之大興推採以是闕使四布遍寰寓間天
憲臨赫地軸爲震而矧虎假輿于旣翼狼封頰于始食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四 孔言

辜較頃烈于鈔竊蝨傾滋客于瑱蟻者乎海內盡爾關
陝尤劇焉于時士人咄咄明哲之云萌隸感感下無
從之滯孰有挺身犯難如富平令王君者王君名正志
字淑明戊戌成進士筮仕爲富平令以侍御公爲大父
黃縣公爲父奕葉縹緗不忝耶耶之緒聯翩甲第大衍
長淮之流淑明厥兄繼縣公力撫少孤備極友誼伯淮
之被常煥已毓之衣通版義方厲于厥考切劘勤手殫
儲以故淑明志操不貳彌益頴拔加之天性孤潔雅潔
骨鯁童而之塾恐遺錢之塊已髫而破卷至請劍而抗

顏迨夫稍長竊謂龍比斯夫昇平乃世慕岑暉之董正
嘉范汾之澄清以惹葉草飯爲高致以耕息偃詠爲上
流半面之交輒甚口以理折同儕之嘔率失氣以虜服
繼縣公居平私憂之調謂阿季擻織不虞朱雲扼其前
叩淑明內不無動意卒難下及爲富平精心出教狗我
單赤渤海移風于牛犢濮陽耀光于輿玩青天白水官
方禦焉而所最介介者刀鋸兩腹之夫數擬搜斜谷之
路書備陽球之劍客鳴散蒿目寢啖不遑久之密要紉
號曰恣西園之騁金玉蜀耗悉憑張汎之畫昌黎乞以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五 金剛

富殖肆田廬之發掘騷然四境譽犬駭鷄矣甚乃我民
陰附爲囊橐彼醜實藉爲奸利淑明積志所結其能舍
旃于是逢怒益深縱輾轉至多方橫逆傾邑若焚淑明
遂決策拜章爲民請命庖生禍福一惟置之買長沙並
其太息而輸其痛哭陸敬輿多其婉致而乏其峭直蓋
無不盡人動色舉于坐舌而此曹飛條造語疾驛以聞
羅翳障天 詔獄斯下檻車肅郵亭之禁械枯極繫人
之狀逮至榜掠加慘爰屬司隸繫焉淑明引分園扉讀
書散淡間有論者略無怨嗟凡歷三階溘焉賈卒徵感

夢寐儼爲明神孟博託骨于龍舒然明臚覓于父母追
諸漏刻臨命不忘者也嗚呼楸棺禿釘白骨聞其靡親
土壁瓦燈青蛭厠手吊客良足悲矣臚覓大梁厥姪職
方君任其喪事靡不合經置嗣惟佶庶免若敖繼縣公
華顛林藜鴈行虛其接翅職方君壯齡巾幘竹林孤其
泛竿不弟海內簪紳公共之慟而實王氏公子悵悵少
哭之私也 九重之闕正深六月之霜弗零姑掩黃壚
俟之青史云爾是宜碑碑曰含光承影澤之鵬鵠弗匣
而藏出以剗犀剗而不勝銛刃殘缺雖則缺旃爰謚良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六 列傳五十四

先師毅城于文定公碑

萬曆歲在丁未十一月二十二日吾師于先生薨于都
城相舍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三嗚呼痛哉先生神稟名
岳靈淑間氣蒲衣專聖童之譽思王破倩人之詰父兄
魂傑母氏明粹而我先生家庭閭閻靡匪教學挽髮衰

舉降心名輩迨成進士擢東常吉朝沐殺青之部夜然
太乙之棧包劉殷者七業難安世之三篋商假擅乎科
品顏閔翹乎德固一時曹論公輔是則華爲編脩脩撰
太史擬終古之任禁近迫門下之署遞纂則 兩皇之
實錄兼重則六曹之章奏變曆日講時侍幃凡啓閣道
于聖聰總聯論于經指 王上多其端雅同列讓其與
博者矣洊周麟德華遠前俯沈素坐司平典帙贊諭職
侔乎常侍夫少伯者敦庸之副佐銓者鏡均之亞而乃
拾級以上八座倣屬形伯入急乎宗周春卿嚮邇乎右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七 李言望

相乎司馬阿衡晉尹手王室太平跋足人流拭目而乃
一疾不起溘焉告終黑轡甫稅白鷄旋兆嗚呼痛哉先
生居平溫益遇事持整先是江陵奪情議起輦邸風靡
而乃憫焉發憤抗表陳奏脩郅者從中以傳會甚口者
競號爲多事及夫永山見峴柏奏聖斧先生剖明功罪
之準取喻帷蓋之義飛書纒纒禍以不極中流屹龍門
之砥京夏快鳳德之獨可謂偉矣先生易簣之際忍死
載筆史魚棘表乎尸諫聚澗乞佗于君側遂致九重加
側贈卹邁等持節屬其謹護輜輶侈以載道十七之餐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八 刻三百六十六

生臥靜假之數死被榮哀僉慕遠邇響臻者矣先生屢
官近要賞資稠賧金晏祿班親述遜禮本寧儉貴而
安寔學徒不劫于鳴鐸音災數勛于抵掌藩戶悉刀筆
之地襄燕著儀刑之美文章立乎正統訓詞還于大雅
括族則河東鄆鄆未足以方馴程度則叔度林宗胡慙
于均蓐者哉先生兩借衡轡聯樂虎布滿在列馳驟
賢侶或嗣厥政事或續厥文章淑中之學未替河汾之
業不衰也先生未憤傳講及參問輔衾影洵以靡惡天
稟訖其無忝邁茲大故宜付刊記而矧易名文定厥典

煌焉伺念景鸞以奔詩見系元賓用殊操動輪商苞致
石于太尉曹鈇標碣于涼國防甯抒其赤艱後沛享其
義錢侗也業酌斬經遠就奔會高彪引縹侯也土簣寧
敢後焉乃與元兄緯謀擊石佗山爰勒斯作以今視古
何渠不然先生名慎行字無垢人稱穀山先生詞曰先
生之生滄溟泰岱先生之薨璫璣與鼎敦出心八挺處墓
十賚如彼源泉渟滙灌漑石渠帝傳山東大師有本如
是流風在斯疇其推轂阿衡屬伊疇其收精輟茲綸絲
皇斯閔焉奪我尚父高蒼不仁虐彼下土哲人其萎有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九 刻三百六十六

步踴踴知我者稀永挂談塵詒謀孫子未締朱陳我有
息女敬諾主臣先生九地秣馬載帳言歸言告以健賓
姻元兄葵親靡或不競聿觀熙成前茅後勁四方來會
交口相慶世祿之家展也稱令穀城南嶽 帝予厥肝
廣輪弘曠俎豆潔蠲黃腸箸玉不崩不騫雲來赫赫億
萬斯年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萊陽龍池張公碑

蓋聞崇壯上薄則培塿均其示仰淵浚下滙則潏潏失
其靈灑及臨深者委潤之資望崖者借蔭之具我萊陽

大廷尉張公其名山巨浸不可得而量測者乎惟張公
諱夢鯉字汝化別號龍池先生厥先家于樂安勝國始
占今籍高大父雄以行義散財被旌三傳而爲昭嗣使
公銳實公府君毋蓋恭人公其次子也觀張制府受姓
始于列宿誦詩考仲論世本于侯誰公緣巨魚躍梁發
夢而生資稟絕異含醇挺靈總角屬文有如宿構家嚴
領面試之對里先謝北河之席已復羸勝負書之卽墨
學焉專經邇二十八卷之舊訓傳得毛氏一家之傳遂
從孺子之行抗顏大師之列昌陽不其博益官地交口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一 癸巳年五月

頃張次公明經矣一試補學官弟子又二年試輒高等
既際于膠乙卯舉于鄉明年丙辰成進士射策之文見
賞當軸而以語少觸諱甲次不前視政刑曹曹偶咸下
之踰年以毋恭人喪廬服除補戶部四川司主事奉權
潯聖閣旋以父副使公捐館不果行乙丑起補兵部武
庫庫歷職方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主典判帳奏決承
寵于夏官掌領典僕閣對不殊于閔憐唯時蒲坂襄毅
楊公爲政素負人倫鑒裁毋謂人張君明明超著遇事
不撓六署擇名卽此爲獨上凡伯成國士此其絕塵矣

未幾以格得開封府知府出守焉開封中原劇郡提封
百數衆指最易剗割最難公一到官指河爲誓龍夢下
車弘攬置水之情任延致書率先祭澗之署以公方茲
不翅過之也比當新鄭樂聖家居宣麻計日泄茲土者
過門必入諺云西河武閭之節把膺下拜實踵張蒼家
人之禮而公略無遺問不狗竿櫓及以元宰兼攝首銓
卿公欲發計以百出卒無端倪已而嘆曰老許媿見張
君而公者又營救扶溝王令甚急新鄭詰之厲公正色
答曰其在今日諾諾藩臬諤諤守臣彼自用彼法我自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位三百五

用我法庸何傷令竟得免公亦以懲故叙遷兵備靖邊
靖邊介在陝洛之間號名儉塞諸使君往往權使其土
虜使其民傳視其地警視其卷久矣公值初開貢市一
切孰計乃行威宣則六條並舉惠播則八風並翔藉令
給賞盡煩乎公帑互權僅充乎漏卮縣道蔽甚公也患
之自公研慮以市竣市用夷撫夷繁縟金縢積羨如援
轅之衆毛稚羊馬按堵循畫疆之要築塞代夫雲火剔
弊寤于雀鼠列障黨天聚困如洗興學講肄易馬隊以
詩禮休士粉榆脫烏延之羶跼此實張英時瀟所不及

等謝發拒氏所不敢望而 天子眷乃丕續賜金晉俸
月異歲殊者也會行邊大臣王公遴極言 閣下褒厲
有加且當大慶恩 贈封駢至亦奇邊云尋擢山西布
政司右叅政職在督儲公爲察沃瘠酌登耗卹其錦榛
水其殊牘法其緣矯劭其曷美始之乎方田卒之乎旁
要燭照數計籌謂猶神若乃設爲按牘之規潛弭蠶食
之蠹則又唯晉作楷方幅取模者也及僉江南按察使
首抑訟師不三月亟拜山西右布政使董鑄繩環公乃
上記銅非晉產董子之鍊柱竭矣民誰則估以十倍官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三 札三百三十三

迫則技嘆五窮牒凡八事泉貨以流兩臺復以賦籍屬
右轄公乃心計手纂裒益成書書奏最當 上心厚被
嘉與遂卽其省爲左布政使不三月而順天撫中丞之
命下矣順天撫臣所部比漢三輔則京兆馮翊實隸之
間右避茂陵之原國中齒濟南之囑公一意斷擊式安
元元揆厥大指要在節縮徑入蠲免積逋所節以十二
萬計蠲以八萬計畿內有更生之慶焉公在事三報大
庸三舉大師一禦古北而用裨帥李如楨勝是爲已邪
二月之役也再防遼前屯而用裨帥楊栗等勝是爲是

而臆竊目品流譬之五音繁會則獨擅其宮五色錯陳
則獨標其素五味交和則獨收其淡五行代用則獨主
其土比之呂暉千外而餐誦于丘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公夫夫子四長乃計部君嗣誠仲乃拔萃貢嗣謨叔乃
饌堂生嗣誼季乃弟子員嗣諒猶夫鳳穴之羽無弗五
彩鄧林之幹動以千霄猗歟盛矣惜也公六十有五卽
于冥漠焉年調杖國之期人軫相杵之勸弄聲肆譽狀
云脩矣逝芳往駕奚其遜旃邇者重部大椽筆門義故
聚族豎碑厥亦崇壯巖巖後步依其泰畔淵浚浩浩下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四 列三百三十四

士涉其溟際焉爾據公三品京朝官例應 降卹起墳
業已報可而公夙昔晉俸從一品其置翁仲以下石物
不得云侈是謂萊陽阡

少保李太公暨元配一品吳夫人墓闕

長垣贈少保李太公諱棟字良材人稱湖西先生由譜
租四世而下三贈爲少保太公其一也配吳太君贈一
品夫人今少保兵部尚書于田化龍則其仲子云惟李
三輔者姓貌從訾之裘馬一經世業陋滯籬之阿堵太
公孩猶孤立毋張拮据長育躬孝源之菜食顙駁輝之

毀瘠時及受室值里鍾歸吳公者子將弘其盛識叔爲
慨以予女是爲吳太君太公性全豐稟行應規表少成
敏慧不假學習犀籀雖亡千入宛其口紀勳名殊夥一
閱矧于腹貯張大毋遺就吳公學太公志略宏遠狹小
佔畢稍獵文義卽通大指乃以薛包之荒墳奪車籠之
動肆懼歟晨夕一意力田污邪蠲螺均區豆鍾釜之入
粟楚果布任折閱暉壽之變于是家以滋大慈氏晏如
會張大毋孺而顯著褒屢有赫而于田兄弟于時適當
受學太公聽而前請孫業何居張大毋手授遺書趣詣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三十五 李三金

外傳太公唯唯則爲置塾于邑張大毋墓耳泉之晝掩
率風教于兩子索靖矜其廟焉遂精乎儀易而太公
田問鷄黍率內時供一堂三世爲樂可知未幾于田勝
冠舉進士高第太公訓言相誠若曰少年善感者志易
衡者才能捷毋及于敗阿區必詭于正一時後彥靡不
戰李父良歲于田以次爲高縣令太公踰河如邱吳太
君板輿偕焉阿威無愧于庶質孟毋弗戀乎川鮮載彌
弦翔解精以颺迨于田周歷郎署清登藩臬鯉庭布桃
李之蔭槐甌溢耳棠之詠旋升問伯漫借建麾途左絳

天旗以靖幕匡邑佇雲容而返舍翁嫗安其絲養伯氏
叶其墳奏太公問東風之幾嚙倒西鄰之三雅八公倘
徉于桂樹五湖逍遙于菱唱以方今日未之或殊有頃
夜卽告驚朝命條及于田難其私懷太公敦以大義受
脈爰戡秉羽卽事度瀘梓以聚燧平淮兆于禽酉忽彩
妖夢太公寢疾移書咫尺慮遺賊于君父治命檢帛毋
懈恨于含飯于田心曠耿弁之侍永惟張醢之憑據刀
坐鐺拔淚援鼓吾父已矣其惟吾君距赴凡兩月賊乃
大平淺張匡之持節茂陳立之斷脰彌天之業成于終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六

十六 劉重

天吁緊惜矣吁緊奇矣事定太真屢跪以請北幼度茹
辛而叙難哀毒纏于陽翟剗剗添夫叔胃 皇乃西顧
遲以踰年憑棺之日則改練之會也穿復侈其異數醢
醢加于常等九原其慰焉于田百粒糝以過日赤烏巢
以資閱駛其日月大河爲梗 聖人雷茲保任惟吾勞
臣于田數控弗獲奉毋以上沈濤浪彼白馬下捷聲厭
淇竹功幾就緒毋乃亡祿賜奏風沐口玉素臧九飯淪
于隕絕隻扇興其感愴 天子命以一品禮故太公曠
合焉則以播功故云太公往喪張大毋惜二連之哀猝

兼頽丁之禮制庭穀遂其物性家衆化其德美三族周
其禽禮四境差其炊火散懷則野老爭席狎盟則海鷗
成陣至于中閣持整如賓白首閱日儲用凜冰黃臚此
尤卿貴之世人情所難也吳太君引經示景披卷導定
二方競爽咸母之伐且也焚券棄責輸粟賜急與國分
政于家市義毗贊夫子一德靡違若夫發千金之賄秉
謝塵之節迎厥闈闔卒罕其儔夫鮑桓齊美鴻光儼操
不過闡微于閭史標軌于女士孰與起家表褐偕老袞
狄侍中拜平珪爵令公遭夫家慶極榮哀之生厄擅綏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七 宋夏六

饗于天壤求之人代靡兩覲已太公以萬曆庚子四月
廿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九吳太君以萬曆甲辰七月八
日卒得年七十有四太公考翁繼古諱負才略諸子孫
婚姻應叙具載表志不再書于田向人甲戌同籍則鄣
趙子隰邢子相望齊趙藉甚文筆先人鍾石豈宜無言
伺也良久却避王臣則念于田中原赤幟野鷺非顛夢
白吾黨上座連璜自失勉爲結撰聊脩餐誦詞之工拙
所不計爾詞曰苦縣受氏析箸蒲是則子路爲邦區河
流混混南向紆豕韋雕馬風弗殊此中二氣相與扶哲

人誕降鼓應桴大公含抱造化徒敦仁起義恒不違須
史膚寸浹八都誰其尸此東岱乎媼今自出延陵吳生
兒蚤入麒麟圖媼媼翁媼俯以病天司慶澤如手料名
家代產名世駒五文爛錦房星符人云天驥需龍駒
天子一顧萬馬驚德兮福報不爽鉢魏邨之土神人媼
少保皎月水映壺斯文一柱千秋儒斯人翁媼斯掩軀
山輝玉兮水媚珠

陸令人墓碣銘

吳人王百谷先生天下士也既塋其內陸令人之明年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八 宋夏六

幽書戒使侑以趙宋之研竹篠之拂以誌屬余而申之
曰不穀亡妻奄然地下者二十有六年屬者歲在戊子
父母兄嫂之墓田治矣乃敢以研田之美對之封之誌
則不穀任實無文聚壤之傷願以鐘石累先生余發書
卒誌客嗟久之乃爲作陸令人碑陸令人者王百谷先
生元配也令人代居金閭二世而上朱轡起家曠易教
授官方家政卓然儒宗其裔孫子紹大府箕裘諸生祭
酒令人父也女子四人令人是仲百谷移第伯通之廬
企心德曜之擲二十米燧授室毘陵于時子紹暨其內

劉娘頗資洗婿之華豔乍卽王生之儒素炎涼未能等
視翁媼爲之慘顏而令人清心玉映雅搽冰凜索攬剛
健少嫻長慮鳴環甫且操作終夕安二人控眠食樂夫
君之才彥頃之丘嫂儵謝家棄羣躬辱彼少女穉當筵
鑰口謝勞悴志極酒渥三族之駭謫然繾綣之誼一門
之內儼若朝宁之典縞衣綦巾苧縷繭絲寶釵弗以耀
首寒機用以卒歲起先晨窓之鷄眠及長河之沒廝養
百指童幼盈抱豚圈鴨聞醬醃鹽盜靡一不什全其算
上下其手以故洽親附疏習器馴物大乃祠祀之享微

來禽館集

卷之六

十九

而裴臉之末必親必躬無厭無斁季女宛其有齋我姑
庶幾無忝矣已而蒯太夫人見背百谷哀過損神力歎
持內而令人拮据營綜動中禮儀生事堯姑慈娘順
不謂房闈之流乃能當乎大事者也百谷日無阿諸跡
慕義俠繒綺錢刀隨手略盡其先府君患之令人潛損
簪珥衣被以逮篋篋薄裝買宅兩區意將助陽羨之菟
裘佐皂帽于龍德百谷游燕紹敝奔吳鳥號憔悴惶惶
棠垂困窘非藉令人卜隣有豫乘屋亟其則半偻之佛
火漸寒解朝之堂厭無托矣百谷又稱其屬纊之晨施

予介然有美步搖不欲濫及女弟彌留目瞠尚呼愛息
鳳凰此尤不易割之柔情凜然士君子之風采也令人
二丈夫子無曲無回英英競秀東南雙箭其他女子孫
子女以誌評不再書百谷是役也族節灰屏三泉之痛
既沉殘查故總九迴之腸愈劇循題擬標望靈酌儼信
夫安仁之髻易攀奉倩之譚不過爾微爲標表而系之
銘銘曰夫也名下子也名下白日行天泉臺不夜夫及
遷汝子及塋汝白馬澗邊如鬣墳起後千百年樵牧豎
子曰此太原王君夫婦之室而牛不礪斧不砥者耶

來禽館集

卷之六

二十九

端道人碣辭

端叟名松里人也其父爲巡徼小官以潔廉稱從井間
事先侍御公如父先侍御公視松則諸孫輩也松質性
本樸內實慧遇事井然有條理卽寓身賣漿胃脯間取
予不苟一錢獨好檀施道人佛子一塵一錫及門靡不
解鉢相欸冬或給絮歲月以爲恒市閭及室闕取決松
一言卒醉一切解何費酒肉不惜已不自任德遠近有
善人名矣邑近郭泰山行宮圯松發願來謀何募脩計
資銀千許錢數十萬米百斛不乾沒毛髮卽在傭工啖

一柸粥輒出私錢償搯行懷懷實鬼神邑大夫邑紳士
爭榜其門比于通德此亦間氣布衣也松素持齋諱
神恬氣溫顛壽者相俄于今歲八月中旬病痢不十日
卒卒之日爲廿有五得年六十有三吁嗟乎松不宜死
死矣所不死者視余碣言

來禽館集卷之十六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來禽館集卷之十七

濟南臨邑邢 何子愿甫著

詩

安丘大中丞馬公詠 有序

公姓馬諱文煒字仲翰定宇其寓號也爰自扶風肇望
渠丘占箸指次而論四公露爽于於菟五溪發嘯于章
掖贈公挺高門之彥門媼兆長白之孕公乃誕生于時
贈公寢覺體中有異以謂門恭人兒必亢吾宗吾不逮
見成也越歲贈公卒恭人習茶集夢九熊畫荻公六齡
就外傳受讀稍長從季父受易獎助無資于同學警敏
動符平上智網羅百氏藻斷賸逸舞象之年一卜千里
俗季人僞洙泗頽經而公一意聖真希心六籍吐言破
律儀止詳整此已足緣葉識幹据標見影曹人邦族國
器預期者也嘉靖辛酉雋子省明年成進士以次今確
山指水誼軟泉之操戴星誚垂簾之誕烹割獨負蘭麝
彌精王經誓不入乎私謁陳矯志專在于決斷概微之
首途枉戮行販之中泐搜殺計令吐實旋以當華諸如
此等靡可更僕郵亭推轂書以數十上隆慶丁卯詔入

爲山西道監察御史隨輟五日之制寵居八使之列淮陽慕乎懸汲濟南警彼俠牒職掌所被寔先于離咸陽議均于益價衛覬牒條手監賈準今酌古政以大行積羨十餘萬金廉聲蔚起焉尋以病告未久起補浙江道公曰牒筆非也埋輪庶而于是京師改匿加憚于劉祐直方允歸于石鑒移獄大獄按法不阿執政街之乃出爲德安守公曰二千石不負我我可負二千石用聖人之清槩滌貪夫之濁范隨州牧竟以賅論畧無所徇已乃昉劉馥之立學追王尊之飭隄規世隆之埤維擬延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二 上頁十五

壽之喪娶跡牽招之威服體吳仲之懷嚮郡以極治譽乃上聞鄧晨之高第廉兩黃霸之賜金無忝甲戌璽書還郡乙亥擢兵脩按察副使治荆南瀕發旱魃爲殄旄穉遯避公留三日齋虔露禱甘澍立降遍滿郊野掘埋陋息壤之妄俄頃重遺棠之感泣荆有日人爲公難之公遠惟楊震之廉靖蕪任孫饒之惠化消勛目無乎宰執任防戾知乎豪右列壽所樹八方盡闢郡邑凜一臺于枕席黎元奠三戶于孟堵竊念夫上游重區日厯討練餘皇蔽江戈甲成陣長壘頓雄乎天險內薄靡庸夫

人力所謂肅育在事南郡之盜賊滅跡馬敦建麾鄰羌之部落攻心者矣凡四載晉左叅政兼發事兵備荆南如故屬歲大侵亟詣振貸且與屬城爲要方今之際班金幣粟務令金粟兩生則人民全活贊聚者謂繼富者治荒政之善天下宗之公尤加意才美遂東茂秀重禱許第人文丕變省解南宮得士爲最文翁敦教于石室柳君布化于選裔以涖斯日不足多也比當江陵貴福上遣第馬監奴橫行于所部請地闢出于非分而公堅持不可嚴逮驅近江陵滋以沸然及歸治莒監撫削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三 上頁十五

均敵之禮冠蓋多屏息之態而公獨岳岳不下據坐無避揖客督其洵有強項絢其自昔辛巳遷按察使駐武昌楚寮吏咸惜公威公霽憲撫赤絕去浮與反陰礮于桓東展陽舒于南紀浸尋仕楚晚歷大寮游卿之閔度累括李常之最良招納繫諸宗姓蔑以加矣癸未以臬長上計當事閱其久次因拜江西右轄旋轉左轄居頃遂晉食部御史撫江西則江陵旣沒之又二歲也公于時出教類以十事大都大條課吏百計便民十三郡恪中糾訓毋敢踰越獨臨江守殘鷺不戢舊稅無筭酷烈

埒于次卿先見彰于嚴媼公勘實無賞傳以重比至于
均田御金谿之開褒忠洗革除之枉正色已悍宗之擾
旁迫次辜摧之濫如斯種種未易殫述公皦然白日致
累炮魁丙戌中臺抨悉抵誣勿用事銓部爲覆其奏若
日坐柏舟以宣淫命伯夷以鈔盜反覆詳辯甚于慰憤
卒難言者體議量調留都焉其所勿罔此著謂持持鼎
入賂相君某乙酉行漕楚會暮憇安陸訪弇州之片石
撫欵難之有耳爲之徘徊一晌竹牀九嶷且昂之雷文
色凍寒瓜直不四五千何以賂相君茲當執筆左證顯
來禽館集

禮海君暨弟聆音莫即瞻頻弗觀援重譴于皇天付微
骸于后土乳焚靡所憐心不朽以爲刻補之荒唐矣謂
擢穎之醇懿可尚戶詠家畫報邦族豈異人任誤託
于蒙某也飲風味道寧汶汶于前哲傳芳萬世敢弔
于淺學庶幾素旂謫行厚夜靡幽太常稽勛旭旦恒鮮
云爾其辭曰鼻祖伯益支衍東海大賁一期五百應載
其人伊何天挺魁磊其出伊何世寶蓋鶴孤童依母訓
著三遷起家義易直上連鸞牛刀試割目洵無全笨鈍
孝秀我譽我屢燕召端公淮驅馳馬心計幸益圭璧
來禽館集

官我家湘漢允喜權長江瀟出納校齒誰拊循乃干
公以相君常輔公恒積薪大星告隕公乃專茵下成蹊
者不聞斷斷升沉默定胡關望塵他撫示慈公則紀振
匪公狗威斤芥芒外表忠弗通按酷無恠有王國人大
法小趁時令檢輩連彼悍宗告書訖布黨俗聲攻留都
辭說署加爲春銓曹辦理捕諸洪鍾量議移南公則止
坎進退枯榮超然玄覽門屏雜質沼擢從舊中宵念施
野或不謬公庭弗踐朝客杜書當塗慰薦喧喧縣車古
有萬石今則填間古有捧笏今亦垂魚所可周爾文章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六

三言八十五

道德所可式矜續繼稼穡白首齊眉重爵大國老二老
人弗見顏色公當始第痛惟母貞小憊年限靡敢誦情
同人汲汲意切丁丁公心不昧曰邦有程忠信可行三
晨麗上仰不愧天俯不我喪天卒報公赫赫命貺父兮
母兮九地隨唱敢私公後勿忘公勤造化蒸積乃胎芸
芸水薄則照日曷乃曠公沒遺囑有言無文嗚呼哀哉
日月悠悠正衾在廬孝子朝心凡附必慎國石方塋篋
吉舉概倚謝繇悲人願身殉嗚呼哀哉哀榮生死于世
良奢如雲門故服經制麻嘶風石獸肅堂林鴉若從情

感共噓靈閣嗚呼哀哉名子開孫衙恤掩闕四方來觀
停軫立繼加餽賜肝倚遲遲滿千秋有那視瞻鼻鼻嗚
呼哀哉

新城大司徒王公誄

岱宗中峙重渤環焉是爲古先講業齊魯之區叶光鍾
篤禮樂淳漸京夏咸莫與比倫其在我 明繼積尤厚
爰有至人具至心舍至德備至行則新城王父以焉王
父者贈大司徒見峯先生也先生累葉名德發祥匪今
爲贈太僕公仲子少不好弄瞻視步履一如巨人家沿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七

三言三

簪紱力學食貧入塾則數掩衆雅在類則恒難多士踰
冠舉于鄉爲第七人是日歌鹿之延極極心動箸欲下
而不能酒入喉而三咽詎意天親離屬精寢必先其先
太僕乃于是月捐舍貴陽也先生既奔萬里勉以喪歸
尋舉壬戌進士拜楚荆之李官直道平刑開罕得儒士
民胥服比當遼王汰參不法先生悉發其奸借天之幸
奉中蠶毒以望詔授刑科給事中洊歷禮刑二科都給
事中安民固本之疏 穆皇爲之肯領責實圖功之議
休采聲不縮舌迨夫出冊名藩則遠腹也于若挽其心

疆貴則奮利劍以無貫披胸已興化之託正色折新鄭之風倡言安華亭之桃持平故德平之歎所謂敦大正直深靖竝遠一時諫地號稱無兩者也川資得大僕少卿未幾改鴻臚卿岳公望之夫屈焉大行之任畧無動容已擢大理已晉南太僕已北太僕已順天府尹遲回數歲周歷九列若近若遠若信若疑而先生秉節不回隨分共職久之以副都御史撫熊羅馬先生矢天指水峻厥勿鷹疆王失拔刀之向橫士罹範翁之典遠邇快心凡三年擢戶部右侍郎癸未轉左一代京營一督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八

萬三首全

倉場皆劇任云于時先生母劉太淑人春秋高矣懇疏乞省奉旨予限才六月先生遂堅臥不出若將終身焉半菽眇三公之大象萊詭駭童之戲薦剗婁達厥耳如塞朝命臨迫決死以辭先生視兄封公跋踏既貴躬踰萬石帥諸弟子姪聯翩上酒太淑人前金紫銀青履恭相藉畫遲明而炫繡堂閣世以成絲先生俯然飲退懼其滯盈恒戒以無辱諷之不如其家化之舊肄毛氏詩得其理解思欲傳之人人而口占編授先我一門兼致名世大師分座合肆載經寒暑晨鷄夜燭屹屹素

儒未一日告勞以故鄉林非叢桂之一枝鄧氏引諸郎以並上如斯家督舉世所無也先生孝忠絕人垂老無替感夢新忠勤之廡表德勒龜螭之告維桑與梓厥念鍾于樹槐見先于盾無改徵于圯舍瞻三族以歎羨連四境之衡降大布用以飾躬視鳩緣以佐步安安大臣之節藹藹吉人之風曾何知夫冢公膺御史大夫之尊諸子極郎署甲科之選乎先生書示西蜀謂兄幸無相念我齒尚堪礪石我目尚堪察蚤以故冢公安意治軍消其紛議保有三垂守道守官屹然長城之固視帷視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九

上三首全

膳無煩兒女之暱先生之目可以瞑矣先生晚涉養生家言飲啖臥起俱有常兼所著書悉以牖善導愚陰隲報施爲主本居平嚴勅子弟蒞官毋鮮以上比于盜賊懷懷訓言毛髮爲指端凝廉儉此豈有死道而天年終此則管公明之數理誠有之先生得壽七十有八平生所需有朝廷譽命恩更僕不可數計聞贈爲戶部尚書禮工二部所擬地上地下典一切優于恒叙云某廁在世牒復連姻籍而先生素與先侍御公講德砥名是稱夙好旒旌之役誰則任之至人至心至德至行光光

由夏詎第重湯岳宗間其因抒哀作詠以廣聽觀言辭
弗斐非所計也諒曰瑯琊發源桓臺潯流日維太僕爰
抗前騶駕生名世廟璉天球肅雖在列疇足與儔位在
上臣行則儒素迹厥有生誦賜詳步筮仕司刑以逮言
路狗職守官不茹不吐周迴列寺京尹是憑狹斜晚貴
就其規繩出隔楚甸馬奮車軛吏無軌法堵安可徵老
彼司農借公來佐右之左之以視成課嚙指動心臣謝
八座有母之殮間黨相賀公捐簪組手把犁鋤校陰量
晴祝禾盈車爰咨慈氏父詞載繁鍊泥運甍赫然寧居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元三百七十

我有遺書以詒孫子庶其賢科勿狃肖齒我無黃金以
侈鄉里庶其不爭允妥營泉九卿之父九卿之身敝舄
凡凡我族我鄰忠臣之子忠臣之親丹情毫毫其闕其
志開八之齡喀焉觀化木壞哲萎傳靈京夏如儼斯歸
猶晝卽夜黃腸湊題斯是永舍嗚呼哀哉維 帝之春
優渥無倫顧彼三官交申溫綸司徒正位皇鑑孔陳既
穿復土天光燭銀嗚呼哀哉于姪皇皇吳蒼曷置生順
沒寧俾昌俾熾自有塵寰自有人事展如我公萬古不
隆嗚呼哀哉

陳母嚴太恭人誄

嚴太恭人者吾友陳廣野母也廣野自成進士卽弟畜
余建後爲理官爲諫議兩人聲跡相頡頏以故兩家尊
人亦互相起居修樽下之禮一如其家人禮客歲庚寅
春廣野由吏垣首諫積資拜容臺少卿司觀譚事隸在
翰林稱清貴矣而母適滿八十歲期廣野請急擬歸上
卮酒而介弟郎中君亦于時拜秩爲南昌二千石會且
治裝行亡何以訃報嗟嗟天胡不少延母而令二大夫
割心崩槽爲余走馬爲吊廣野廣川之潯廣野沈淵而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十一 三百七十

請曰孤至不肖辱不鄙夷而兄視之先夫人儻亦猶母
也其一言哀之余誼不獲辭乃詢葬期爰束帛炙鷄屬
家童裹糧往告焉佐以誄辭文不文何暇計哉誄曰婺
宿麗天瑞采細緼遙臨滄江鬱爲赫文洪波巨芒鍾乃
母身深山大澤馮之者神天非夢夢理豈汶汶宜爾子
孫駢駢振振維何兩席上珍伯冠春官仲躡華紳
諫官卽署咄咄要津版輿婁駕逐母海瀕母曰長安不
如此隣我身差健不廢縫紉香枕碧若其樂何堪象服
王珈褚而流塵庶哉黃壤以謝隱淪庚寅之歲壽八十

奉伯陵清卿仲非守臣精金鑒然腰章亞鱗連轡南還
幾母一嘸書先白屏毋坐重茵召乃叔季以建諸荷我
故里妹今稱太君我故儒門今列雙轡福祚已極探厥
本源爾考爾祖播種實繁嗚呼哀哉鬱鬱賀邑詎爾告
煙一夕之疾瀝馬謝餐爰辭奏栢爰庀禭巾家雖不富
飲乃不貧嗚呼哀哉應見比走出關連旬天崩地沸兄
孺弟幸難必者天不待者人一雙襦衫易爲麻絰夜臺
何祥仍上重闌相牽拜毋解帶行醢儀而夢覺苦塊獨
踰肚裏淚下痛劇呼旻狂奔抵合攀棺若新左內俱裂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三 五三頁五

視息僅存嗚呼哀哉占星問卦支卯于辛歲年月日元
吉其旋載揚丹旄載指靈輪萬年華表莫此夕電嗚呼
哀哉其與伯氏若一壺分同心之契如並斯重結言拜
母每嫗范君終天已矣望酌如焚嗚呼哀哉萬石嚴嫗
賢知聲聞千秋東海懿烈並芬嗚呼哀哉太丘作配元
季雙鑒猶歟母兮獨秀榮堂忘憂衍衍代苗芳藻長文
孝先視此後昆

東鄉大方伯吳公誄

夫賢者云烈嘒嘒寄于宿老旋旄頌德哀輓託諸睿匠

是以仲尼興泣于鄭產伯牙輟響于子期申郎載筆于
有道延之極思于徵士良以知已誠難則綴詞不易在
公動盡則流美匪私以斯證之我方伯公不亦古今一
轍異代無爽者歟方伯公姓吳氏名道昇字名輔東郡
聊城人也延陵布葉弗滯乎札鄉晉安移柯允卜于箭
里祿仔而降代禮義聞英文錫俠二祖尤烈迨處士江
合醇蹈和州壤向化公其子焉公靈稟淳岳體周陰陽
厥有度索踐履爰始覽揆少肄毛氏詩屬撰奇敏里歸
聖童及隸弟子員屢試卓冠千人自廢比安成鄒公以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三 五三頁五

累代淵源爲東人師延入內署共諸郎學一時奕奕名
振曹耦而值 先帝踐阼詔拔異等公以片玉遂登是
科六館下郭泰之僞異環橋欽陽城之賞識某以髮歲
亦獲與焉公連第進士益仕李官三輔雄紫之舊西京
風物之美公精心棘聽聞亦樹人尋丁母胥夫人憂滿
祠補鎮江斤成風于往斷鏡徹膽于伏魅于時雲間興
長假守于公禽逸著警提之譽品士收藻雅之號四郡
蓋傾矣扁當公車有召牘簡借前而公考厥世故里倉
卒奔歸連君之苦塊幾毀汲直之禁闥遂邈滿制比首

夙望益隆乃以不阿大相僅得刑部主事焉彼詠埤梧者誰歟此拜雲司者懇哉官以拙而名愈劬曹用開而職彌厲後宰善之猶以前僂失青瑣欲改置銀臺門公匿不應選堅守故秩尋叩恤命復之關中雅有意于縱畢畧無心于擢秦虞祖何覲于九卿世軌殊當于一絕事竣報最稍遷郎中大同冠李公一世人倫倚公爲重訊讞大小悉以相屬挺身發干振之謫盛氣折威晚之恣曾不曰西曹地忍之卽丞相無如予何也時公計資入載數擬參藩竟以默默才轉陝西副使理涇邠兩當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十四 上三百五十五

西寧告變勢誠岌及近甸戒嚴而公繕甲訓卒目不交睫四塞之地藉公長城及攝學校議拔失職寒士吳岐旋奏鄉書第一伯樂所至幾無留良此固政術之餘緒而章縫士類吐氣實多矣分陝甫二載以前刑曹資陞拜參政仍兼憲職治績馬瀘兼治蒙撒諸區地交夷漢三方萬里朱提不足仰活撥旗幟于自衛焚候非化導之素健爲乃用鉞之數而公宣威飭令推誠布公如警貪濫如清驛傳如革木夫如厲盜禁如法罔舉人如逮橫通判皆剪難奸蠹不令賊人而又行荒恤歉傾帑發

因迨我秀民置田永贖鳩僇素王之宮表正蠻獠之俗班班厝注沔以不刊播州之役今大司馬邢公奉命經畧公代錄川東佐理軍事先聲所被醜虜乞降未煩一鐵堅銷萬甲在公攻心上策秘未盡聞而司馬公意肅形服表公才畧賜金勞慰世所共知者也及于三載西臺以功狀聞隨晉四川按察使勅領清軍驛傳屯田鹽茶水利諸務公由裔土監司入省蒞事風采動于全蜀官方貞于八面曾未逾月大寮小吏師臣士伍凜如也尋總藩篆人目爲金穴公以公綽之無欲行隱之之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十五 上三百五十六

秋水出乃視入無以低昂藩府諸王交口申頌御牧歡鼓所不論矣未幾賁捧入賀還以臬長監試蜀棘闈御史津津歎肅給馬已復以臬長入計吏許騰可否畢照肝膽公論所在絕無依違部院遶廉大吏以卓異上公居其首兼之長安戒賄賂之跡屬員暢束脩之薦清風足表朝霞失嚴者矣公由闕下蹙返閬杜山公之啓事臨臨越藩之右丞爰及一麾聞其未抗二豎僞馬見侮裝相午橋之莊虛其軟碧杜公丙穴之吟曾其胃想此士修等仰天長號囊身莫贖者也嗚呼哀哉公百

行具足六合等視廊子分宅于疏屬杜誠示悲于同氣
潘楊篤其姻睦班尹洽其朋眷若夫矢口成韻官商朱
紫洪流浩浩動見紀述此又餘事詩人踰絕國士美公
正命以戊戌八月得壽六十有二年不配德位未三事
縉紳勸焉有子二人士修士偉雙珠宛其照乘于門竹
其再大人理爾爾厥應侯施公凡三考三奉 聖書最
後溯窮二代爰逮厥躬閭閣後先掄秋嘶耀公于塵世
可無憾矣某誼深杵臼情均死生謫厥懿行豈伊異人
乃作誄曰延陵衍派溫陵揚潤爰居爰止聊城孔安積
來會館集 卷之十七 六 世三頁

德累葉靈鍾穴丹五文五禾鳳矯其輪夫子登途試理
三輔家難中罹起倅江土馳驅吳會政譽清臚大喪再
丁無父何怙及年終制趨召公車失驩當軸來主刑書
白雲司近白雪人踈俯仰一代感慨淪胥坐曹平反援
經證律三尺如山其大相詰出布王仁俯躬恤恤苟得
其生我我丹筆一麾司憲復在秦關驛驛角弓向西而
鬱翠嶽蜀政帟彼斐纓章縫燁燁文其編爛尋正臬司
綰厥六轡曾弗告勞君子不謂滿長偶鹿借公赤幘朱
提千婆不遜于賦負時雅望擢越右丞徘徊問井一登

見陵爲善必報斯言可憑云何實喪天胡嗚呼哀
哉夫子之身備具四氣夫子之才兼總萬彙自昔翰光
斷保我貴不逐塵氛應迴世味文犀耀鶴繡非華坐
進此道天爵無加刑積頃遠祝史滿家誰能起公易茲
奇哀嗚呼哀哉又厝殯宮堪輿失題惟地啓文君早逢
歲月吉時良即此穿窬孝子至心爰表世世嗚呼哀哉
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青州仰芹焉
公誄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北海仰芹焉公卒于正寢得壽五十有八嗚
呼哀哉維公累葉名德南宮起家數歷中外致官叅知
可稱謂貴貴機明哲未老懸車疏傳不遜鹿門再親可
稱謂達二豎適及咄嗟寢疾朕躬宗伯請急卿歸齋臂
示痛年命若寄拜床嘗樂于舍三夕天幸一也單欣封
章秩宗學士宗伯手誥建公殯殯伏枕憑茵主臣叩首
亟呼掌記刺達王家天幸二也臣情于職倉皇奏書等
封異恩獲焉若掇居頃請卹視內三品以祭以葬問等
有加天幸三也恭志有之身沒名垂是爲不朽孺子通

家託分敢副旒旄恭作誅焉誅曰炎漢之季繼踵因循
馮氏之世衣履綿繆黃河萬里沈濫三津亦有北海浩
淼漣淪極遼洌水飭派維新以委以源盡鍾哲人惟公
挺生大行爲父母媿父外父死兒乳彼蒼不仁降割旁
午人勝劣天視此當戶當戶慧中不教伊怒鉞掘九流
踴厲終古年垂挽髮文府馳聲四蹄電戒萬馬避行旣
登天路沐血悲鳴小臣有母單孀合旌煌煌天鑒錄此
女貞臣可以仕牧茲旬氓奏績維時量移駕部旋歷職
方尋膺晉斧載泄雲中民歌士舞虜來問弓公曰予侮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十八 上三百八十五

我榆社公既稱羸宗伯賜假父倡子康優游臘夏王程
不留宗伯炙輶子孝臣忠公頗如楮詎期二豎忽忽相
攻宗伯於朝憂心忡忡尺疏朝聞巾車夕東疾置以覲
公神尚惚侍藥三日遺言薄嚙臥而拜命無幾告終嗚
呼哀哉公負賞評羅羅清燕片善在人推轂必先公惟
喜施不遺賄賤石卧繚幘恒首知春公體令和顙條風
扇遇乃僻邪立折以向公愛徜徉慶每會拊一絃錫衰
盡馬損膳嗚呼哀哉旁躬博藝打馬行棋雙掛斗酒鼓
吹黃鸝才凌班左技擅絲義霑醉染造神來氣隨迴翔
來禽館集 卷之十七 十九 三百八十六

廿載軟臬是師自公而他楊邁朱提鄉多後彥斯焉取
斯自公其指疇館疇緇嗚呼哀哉公身所遭人倫會極
身公所行而報斯食漆漆萬顙陂曲平直悠悠兩間公
乃多得公壽弗延若日嚮乃太完微鐫余量以臆嗚呼
哀哉

來禽館集卷之十七

來禽館集卷之十八

濟南臨邑邢

何子愿甫著

行狀

先侍御史府君行狀

吾邢之始具見弇州公五世事略志遷臨邑則河間鄭
順子昂裔也北土碑版文字莫從考遷祖始彷彿自
商河遷臨邑所可紀則諱伯通公伯通生陰陽公諱仲
玉陰陽公精相冢言夜遇鈔盜盜司爲公曰幸不至
誤相率送閤門仲玉生處士公諱鑑子三三則孤曾王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父諱政曰崱嵐公邑志有傳政生第一子諱溥爲孤王
父以邑教諭贈吏科都給事中入稱博野公從已爵云
至行孚里開博通經學配許太君實孤王母許邑喬水
給事廣平守侃華州牧廣王母曾王父叔父也博野公
生三子長都諫公諱如默次斷事公諱如愚次府君諱
如約字信甫邑稱邑涯先生府君生而疑重少不好弄
稍長玄靜澹泊言少理多不愧其鼻祖順子昂矣

府君體質龐鴻元首盈尺高眉豐準美髯踰耄登耄
邊鬚猶時時生新長數寸許素光豔發若神仙中人矣

俗忌岐頭蛇及三足蟾府君弱之城北塔莊釣焉獲蟾
府君識之羣兒不識也掣搦良久置之泥淖中卒亦不
爲祟

府君少稟清羸不勝授章句未畢論語追勝冠始發策
涉書極力覃思微文疑義一目卽了了厥後隨世父京
師世父爲購書恣其探討久之博若宿儒世父時有所
引實不按覆卽對其治司馬史記尤篤庶稱專門府君
口重遇客及史則爲娓娓劇談一出若高屋之建瓴水
也弇州公亦謂府君之于太史公深矣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 劉三吾

府君爲詩從白香山入大都適興達情而止然而四聲
三尺斬然無少縱舍如比鄰待舉火寒士念無家臺高
不礙鴈場熟且肥鷄陶菊秋籬行泛葦隋楊春水欲行
舟已白衣冠稱御史不將紫棗比封君漫漫雅道亦可
窺見一斑云

府君以身夙抱癖好觀醫經脈力久之大得其解鬼神
通之矣用是名精其業 御試擢第二乞外得德府良
醫正就國一時王國人無不倒屣傾鄉不敢以庶寮相
孰誰比劉選君希尹李先輩于麟胡三老陳道鳴薛儀

猶相拉爲社麻君以官爲聚意于于安之矣

前妣趙夫人寢疾久待盡矣食天醵白燐然而留燈雨
交下雲陰四晦百靈現焉一巨人冠黃金塗朱衣白
簡長且十餘丈鬼物呵擁擗掉磨旋麾鼓角震耀地
天相與踰藉躡履大呼曰當死者死當生者生府君匿
于床巨人謂府君那君何歲之深也憐悅示之符籙鏤
書篆若曰富貴壽考大昌厥後云者府君捨地謝不知
所出凡三日硯氣清庭中室中凡皆朱書蜿蜒不可辨
別府君平生秘不盡與孤等言但曰老人平生神具告
來禽館集 卷之八 三 李昌士

之矣

府君依世父諫議之邸主進焉白紵黃絹下逮髮髭微
物絨度維謹無所沒毫毛竊年上籍世父驚謂此菱菱
者宜爲第費奈何株守之汝節行高兄矣府君恒爲孤
言世父兩歲入銀不滿十鎰物不滿百鎰當時俱付兩
弟田矣

福山大司馬郭公往爲御史川星變應 詔上事激切
肅皇帝怒逮獄杖創露骨矣已免就邸創數發動世父
比在言議時時過相勞也會入直則以府君往府君時

弱冠業精倉扁家言則爲揚潘沈手注善藥越日診審
以爲恒郭公家每不舉火府君與清坐相對或問市僻
邀啖府君曰今晨已大進食越則畢世父餘歟世父謂
府君季從郭侍御所來耗悴困乎府君答弟幸周旋直
臣如飽太牢郭每向人吾創不死則以宣甫弟故宣甫
世父字也且四十年郭公起歷南大司馬駕而問府君
驩若同袍顧不肖侗曰是宜有佳兒又曰三兄福人福
人宣甫今且爲地下陳矣爲哭失聲

王父搏野公卒于搏野之學舍世父從工科都給事奔
來禽館集 卷之八 四 劉三言

府君及收含歛楸拊悉如禮王母卒則後世父蓋棺六
年諸所營繚喪具靡不嚴脩會葬千人皆名紳國士府
君比及于構曰吾將以異日地下報吾伯兄也

世父在吏垣主計書德平故涪川蘭令與山東左方伯
張公都也中之世父將列以聞府君前白謂果爾如父
母之邦何且方伯涪川族屬則其縣大夫也安從取直
事竟已方伯以功名終

有異省某選郎風世父非心部侍郎世父領之已已而
府君問適來貴人何言世父曰議彈事曰彼爲其屬而

令讓官代擊其長于誼若何且侍郎不職何必選郎言
世父曰甚哉吾弟之矜于事也吾亦湯領之耳議遂寢
侍郎後至正卿

府君素父事第四叔父孝廉公無幸叔父三十卽世叔
母孀無嗣二女子孩也府君與室與居醴醬以日給薪
米以月給帛繇以歲給如是四十年及終二女初爲裝
而嫁之厥後女夫不業則收與叔母居益食焉

仲父收責得善銅甌然訛金也大倫王尚朝等十餘曹
登牆而入傳我王母樓招鎖鐵門府君帖帖中楹卧也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五 宋三言

尚朝三跨府君火而燭之曰此季公善士勿驚那季公
已而事發就縛府君猶往視罔罔死調棺焉

世父諸子孫悉付府君課責府君群于塾卽舉人姪舉
人從孫有過亦跪受讓諸爲諸生異等以下童子以上
盡受授楚世父一切不問所以延師動百千購書動四
五十千一堂之內絃誦數如也何則其最後授讀兩弟
及兒則又後

府君偕仲父事世父如父世父友愛二父卽長如在結
童共被通衣雅雅如也三父無異財三院一庖經用俱

有度諸子孫子孫婦媿面無違言如是三十年世父卒
仲父當戶最善治生府君以桑道輔九族各霑恩仲父
卒府君乃分與諸姪田宅器物率自取瘠散又不餘平
三姿自取少既分箸府君產漸以削班施以爲常又教
伺在官庶家遂不支矣

府君淵箸淳泓負人倫鑒裁邑人士在齟齬卽與默定
品目某薦賢書某舉太常某爵至弟幾等某序某資奉
某起家累千萬某老壽長年某多子孫某貧天某通蕩
不守某廢墳漫興一如持券取責不爽秒忽然又都不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六 宋三言

欲泄言久之奇驗人乃盡服

邑文廟故制猶樸隘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楹赤
白彫剝不脩圖像之威歟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
周觀兩廡波濤帶勃府君悲焉乃叶謀仲兄予其大治
是仲兄謂曰此都給事元兄資沒未暝者盍審與圖于
是斬材陶瓦延運而宛圻徙千數嚴于公工我呀萬太
濬載其樂食分給以時逾年訖事育於濟濟肄習貫達
獲以處所臺使者榜門表焉

世父奉先有廟焉府君居南第相去四十武每旦雞三

號則起櫛往朝廟祿必傍總總不懈者四十年未嘗以風雨寒暑異也

嘉靖己未噍人多析骸以炊富室溫年矣府君謀諸仲兄輸粟三百石流人鬻于官且爲期要無資聚焉自餘私哺廬兒貧戚還忠李敖南華李朝宗等百十有奇是年鄉人石崇仁邵表正劉堂等死凡二十七幹悉指掩之他平歲災窮給糴有差

壬戌境大熟吉貝以數千萬計狼藉與令城困窮獨矣販者四方至府君則視市價贏其貨縮其直販乃蟻集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七

販去僞金見府君委諸塗僕人拾曰人其嘗我我將管人府君曰此等小賈安得聞金所從來取以授井中曰爾曹識之吾不令吾三戶邑見僂然者幣也

張從仲兄舉人仕季兄學生任先後疾府君護視以百方夜以十起兩兄每從枕上呼曰無以報叔父願叔父多福多壽多男耳至今諸伯舅雲屬依依字下忘其與暑吁詒厥烝仍莫匪爾極大矣哉

張家自王父相沿多故敝宅及仲父邸店稍增矣府君不靳人請宅尤不靳族子請環邑之居什四皆河間苑

素然多族子疏屬請以居無一錢儲也邸店俗受上飽卽平民饒府君亦不數數按責焉

每當歲杪邑里望府君如外帑府君壁畫朱提白粲予之歲自祀竈日迄除日柴門成市人人各得意去疏嘸無間言如是五十餘年若懸諸政令惴惴焉懼不及里人臘元正已召則猶慮班給有遺笑焉

府君佈木絲盈隴採掇才十七八其二三悉恣鄰鄰男婦遠方沅乞招取秋行盡矣手舉弛于振蓋棄地之貨人獲挾纊者百千曹矣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八

盜竊田中餘叢禾穉墮幹間逮之城府君伴爲不見不聞也者手目語傳僕令盜者逸過貧老婦稚仍以所益物付戒勿盜他家當秋實無夜不滿田中跡墮幹久之亦若與相忘矣

府君謂姻黨曰人所宜先者公賦宜不後者窮交食土之毛勤王之稅是固應爾吾每當酌稅限旬挾不爰席又常爲夏公都陳公士寔等籌見諸公拮据逋負火輒出眼中吾亦若芒負于背敢不亟解吾囊也

邑人有持銳小閭闔俱就府君求平府君徐出一言

而決兩家各冰釋去間作譴浪或極酒過曰得無令邪太公知乎府君姁姁者乃使人尊信如此

府君平居調百藥齊和之又爲儲諸珍貴遠方難致物待請四方以病告無不如乞每爲出禁方期于起色粗疏翊僚望風投至府君略不嫌人門醫工張龍徐嗣歲所輸金石草滋百麓強半與鄉人共之矣

省祭麗世祿質引抵當庫不及稱選人矣府君出金一流爲贖之得與隨牒官京倉趙福全降補鄭州驛丞無貨往也府君損十千周之獲成行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九

鄉人荆朝用大繇困無產可鬻則以祖塋券也府君當其直棄不舉邦至今名聞田

城東三里廟張梅以黑墳業也府君車屢過之問汝娶有室乎梅荅謂妻人子安得妻府君捐錢數緡爲置妻久而梅竄他所忘之矣又二十年壯大男子及門叩頭百下涕泣言我儻長山我故三里廟張梅者子以有吾母子咸公之賜府君乃予食厚勞之

鄰瞳大豪黃某數以事恐府君府君不爲意一夕府君騎而從僮騎駁娑行其旁弓馬儼掉前大呵謂邢公

復識此夫否府君從容謂君黃某也馳馬儼掉得無勞

乎某爲色沮徐攬轡歸自是不敢以氣加府君矣

里人以版籍訟府君撫移別駕章公聽焉及對簿府君實不與版籍事章公謂訟者汝何滿調至是訟者荅某故諫議介弟誠長者吾儕利其少資芥耳明公幸貴我自後不敢復然章公薄坐而遣之訟者出謂人吾不訟邢公則歷山之麥不必傾二十三鉢之泉不必沛吾與邢公俱城東上之庭汝曹狼臚市耳蓋府君見訟而訟者人馬道路費皆計日賦也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十

劉三至五

鄉有秋黃堂詭張刺殺按君置之法立當盧龍戍與小妻偕就縣送北矣府君曰是瑣瑣者謂母崔妻蔡何念與連珍即日付狼窩汚邪六十畝窠址稱是厭子節至今家焉

府君平生所敬禮必先高才生邑呂大等數人當受室身自爲采諸以稟日以脂夜則不可勝紀凡六七十

訖老無勑多睦之屬待以溫經舉火者尤多府君夏日之宿安店夏公與俱分榻而卧寂無人聲月明地白未成寢也頃之堂中敲隱隱發已連擣轟然若

雷夏公無卻避府君略不爲動迨久亦無他

知人麗學詩坐灌輸役無家餬口出下矣所遺十歲女

聯聯也失足墜臂中府君從井拯之爲何田姐戒朝

夕與康遂得全活

武定人從宿安莊居市木縣數車直以十笏計相載行

矣抵家權之準之木縣浮于直亟奔告府君木縣視所

進入直數溢十二柰何明公得無誤乎府君曰吾衡無

目吾詎無目謝去之武定人歲以聚絲至府君加等荅

祖第北樓火家人請葺府君曰梁檼無恙乎廳壁無恙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一 李言平

乎什器無恙乎對曰器毀木燼矣壁堅無恙也府君曰

幸甚屬工勿易甃庶見先人于廬

邑諸生某與孝廉某以小睚眦發憤上書北闕屬御史

臺治矣御史大夫時爲德平端肅葛公府君戚也府君

夜過公公迎勞之曰辛公過我我欲有所質府君曰某

亦爲維衆來此兩人等書生耳所爭至微細事而欲重

勤大憲此兩家者累卵而泰山壓覆之危矣惟公幸貴

之公曰有詔奈何府君曰明公廣正天下莫不聞卽貴

之何渠不可者某以視兒進士來燕京有狗則以父子

雙酪出國門公瞿然曰公忠信我所夙知何至危言媚

此其事置不理已而孝廉不兩月以病死舍中兩家無

纖介焉

仲父遺子錢齒券者千萬矣派入臺報至卽日取焚之

罷償焉

府君視孤朝列兄化爲奉冢祀家督卽叔姪和好如墳

麓朝列兄齒相亞乃其莊府君如嚴君居弟相錯旦旦

省視及寢門府君盛衣冠迂旋踵過勞以荅林擲三十

稷非疾病往復無間焉朝列兄能詩府君倡和以詩府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二 劉言平

君朝列兄俱不善澗然每再過必各設薄主人談則惟

來會言李農瓊桑麻量晴較雨之外談言不舉人過郵

人以方之廣受阮氏儼焉所不及也

海豐楊公往由卧內起南大司徒首途臨邑之道中道

渴下車汲水問傍汲者汝邑孰善人也汲者謂也有邢

太公天下善士獨吾邑已悲敗剝間僧徒五六合爪禮

揚公公復俾問如前汲次言僧徒荅我邢太公無少長

皆名佛公豈不知而猶見問耶凡行七十里參問二十

許渾無貳詞楊公在家寧每向人語取爲里黨範焉

府君對客移日不吐片字有節之者第以天理以鬼神以陰陽以羸金不如一經數言對自謂終身無失口人謂公一語如河清焉

邑累歲無年招王旃劉孝張強劉景和等分付所售地三千畝爲業田曰吾不欲以養人者物多遺累子孫且汝等故上世產今稍復踰又無年藉粗存活足小暢懷也

府君謂伺吾近四十始生汝自惟薄祿居非命所當託董董書種足矣不圖汝負倍年之覺總髮應貢踰冠成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三 朱三

進士甫三十稱天子耳目之臣神羊嶽嶽以華吾躬而誤西臺之貶命兩老人目成心慙馬初頤不及此也辛巳闕侍御林公以長蘆鹽政出矣孤亦領三河鹽惟時過家濟南大商極有所欲請携藁隆然也府君逆諸門曰西臺使者而乃交關東臺使者前身將行法而教人執法此與自攫其貨而亂其官常者何殊公且休矣因屬街卒送之二十里外而後爲孤言

壬午大丈田人思暴瘠體也府君則曰五沃五隱五悉五猶相去凡如千倍而紛紛互置爲且吾而不腴誰

當腹者屬田中盡署腹田僮爲言賢瘠若何府君曰瘠當養之生人之幾何而令人爲土役佔佔喋喋敝其肢舌與三老番夫較尺寸至雖主者而斬其持乎吾何以載目向三齊豪傑乎武德使者賴李公聞而誼焉

帝熟相國嚴公世父南宮所舉士也夙知府君高誼歲久絕起居會孤按吳則爲書問吾師有翁沉深而練于事胸可納萬斛與公爲何等屬也孤答謂吾父也嚴公書復伺曰久不閱賢良閣閣書老脆幾失言矣惟明公寬之向亦疑非甚盛德不生明公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四 朱三

邑舉鄉飲酒禮令長率蔡佐廣文免生數及門遶東一出郡太守蜀李公下記邑令爲府君具殊尤禮記謂黃髮名德朕號那父蓋用食州公一邑嬰兒手姓那語推演之嗟乎意念深矣

中歲分與姪田已田差夾列也姪一日忽請田姪田不稔請易叔父者府君諾踰年姪復請人給吾叔父田田亦不稔願更得先所分箸田也府君諾人謂公不憚煩乎府君軒渠曰失之東當得之西嗟矣失之西嗟得之東當此直賦亭賦耳府何傷

伏日曝衣陳彼故緇履殘翁薙髮率其巾服也孫
問故府君曰往與世父同居相戒勿入內此姜伯雅
卧具也越自給事黃門時季江惡得而舍諸因客楚掩
袂襲而栖梁間

北門庖丁解牛牛犢也府君有事北門牛騰擲斷刀翁
翳鳴曲踞府君前若有所矜狀府君為詫然曰誰君殺
此者因問直庖丁王某以千五百對府君加參之半贖
牛付宿安田已生四犢牛老九府君舉古帷蓋義舉局
府君惜物命自天性見解鷄到豕輒為不擇每誦宋公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十五 卷之三

序編橋渡蟻事浮浮動喜色又惜物具一陶瓦盆用之
十年不易見殘零紙病黃葉茹必擬取付閭恒曰此豈
風曾王父家法也
邑林縣簿李公芝與府君相競為施予尋以非調用
莊舊府君獲善價矣又二十年而李公仲子恕為廣州
端禮無家府君舉改莊立授之為易制焉直以二百金
目吾幸足饘甯不忍見廉吏無家善人無祠所也恕為
位日夜生祝府君矣

長兒端十歲能為頗平原麻姑壇書府君摩其頂謂汝

父以名書稱今且及汝矣義獻逝矣自覺嗚咽不逞瑞
既既稟曰汝父束脩而糈汝兩叔相次皆及糈今日汝
及矣試計三十年家靡縣官僕堂構凡幾鍾石而列數
世在官祿稍之入者君恩不可不知也

府君即名好士然門無雜賓居視人所上綾文刺謁非
禮辭焉坐有相謂非分默然不作荅意所許可一與之
締終身不改富人輕俠伏在樽下不能博府君一咲更
不與叙勛僧正隊父道人交居平無故未受人一障面
方麴一被體阿錫服自粉塹然矣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十六 卷之三

器苦竊屢訛黑墨臭淫紙班黃魚飯肉敗酒醺補隙傍
風上雨遂不足虞矣

新城少司徒王公往來道邑必就府君款語問所以提
躬治家法府君具對以質王公持以訓子孫府君恒謂
孫曰王公身至九卿窮粥然若不勝衣衣縵繒白裏已
耳此其為雲來錦綺多矣吾兩家尊親用古道相往復
各極厭生平焉

世父從鄉賢典得請入學宮府君為綵服從之膠脩爵
令長學官學官弟子前曰老夫不意白頭為繡而近見

八祠也已崔蘭泣下蓋友于之念附著于骨在類羹牆如或見兄焉

東萊趙公以太宰過翠勞府君用慶亭之繭先焉且曰某每過率心怔怔輒動以公之近吾親也府君曰縣定奇溫又大賢賜爲吾製上褚衣何乃裝復陶之裏府君衣三歲不忍敝曰何以報趙公孤曰詩人桃李之義何畢世誦之也

比歲境內歉家無餘貲欲抽貨衣物問以收贖人府君聞而責之謂汝父兢兢五十年所與宗人戚里共財產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七 余三百九

者損有餘益不足也天道乃爾薛憐成幅奏詣府君府君哭應之悉與平估日中之市府君意主藏納賈融融焉

戚耳戚趾之徒弛刑徒過府君必悶然憐恤隨分予少錢米篤廢若四遠流饑見則必及譬何府君大故邑非所亦盡一哭焉

有酒所者過府君門見童子偃罵焉人謂以公之家而不免罵我等將無處所矣府君曰我其可罵是吾砥身資我無可罵彼自墮舌獄耳于我何與焉夫此罵者

人以爲鵠鵠吾且以爲鸞鳳鼓吹矣

小奴黠而盜家幹司衣形以告府君曰我原無此等衣也盜發所司送盜衣府君曰衣人所恒有卽繡何門無繡也終不受盜失衣已有竊徐景山鎗范銀省人者八人謂某銷銀類省人形府君曰舍之古不跡竊器奴者寧天人乎

府君無心微福然于梓里佛廬廟觀傾圯必議脩葺橋梁道路匪公督舂錫無後焉寒士靡寧宇瓦甍隨之邑校舍或曰陋如之何府君鍊泥汝乃欲挽溝瀆而妄比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十八 劉百四三

西江之大亦謬甚矣莊子不云乎踉跄爲義汝與汝父何居聽者欽容

邑儒學玄武庫下會議宜樓府君樓焉是維歲辛丑去大脩學廟四十年此以誦舉視往者難且什百矣

辛丑寒孟將率宗人祝延府君百年也特闢西第錫號雲腴以居室盡白府君比及覽揆飲于斯已而憇于斯樂矣遲明命舉隨故樓以好謂平頭曰吾夫汝主必讓汝然吾魂夢在故樓奈何夫雲腴豈不瞻瞻吾目眩焉吾亦安吾黠黠者耳故樓王父母几杖榻地也

馮用韞先生謂公之家少不脩長不娶公之里居不恆行不決公之庭禽以馴犬以伏公之廐牛以饒馬不蹊狐所不能道也

府君庚午疽發背危孤京邸侍獲全癸未孤按吳淞作幾殆亦輒瘡不則孤哀兆將失舉男婚女嫁勸閨期孤其不及訣矣此所謂天也

府君與姻家樂陵史太公禹城楊太公年德相望鼎足爲消盤幸丑史太公謝府君忽忽不樂壬寅春楊太公謝府君彌不樂曰吾安能如魯殿燬光而後二公者歸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十九

然獨存乎是年冬府君謝孤駐聲在耳心念之悲焉府君逮耄良食偶少減食越日通良食已復通臧神氣絕無異小極才七日及就舍手足如綿四體盡可就舉脩然若脫猶吳文待詔先生

府君當彌留貴請續賤請代戚請終嘔疏請終蔭貧窶請終命已邑好學招號會巾衣冠整巡幾于傾國舍懷什九隕涕什三貶子菜傭勉擔釋肆行哭奔臨如喪考妣介山斷火脩里罷社方斯狼至未足多也

府君視百歲戮歎九白耳餘分閨積則百歲盈矣邑人

素目府君佛已疑住世爲仙乃府君竟以人理終始焉孤伺曰孤執筆投筆幾絕者數矣初意爲府君述所行事結撰大篇猶不憚而今乃支綴畸零取裁無所實開百罪焉府君臨命卽徵所行事于族于鄉人報一惘恍言多街里而孤稍加點定踵其行札遂不復成篇狀由標心沉痛不暇爲文抑亦爲尊者親者故不敢文矣尼父有云述而不作于中有戚戚焉府君貴系道類老子脩三君子類史鮑孝謹類萬石石奮分產類卜式嚴兄類司馬君實贈族類范仲淹化俗類太丘長清不近名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 劉三言全

如胡質倫鑒如郭泰恬適如陶潛急兄子如第五氏脩禮殿如文翁御子孫如荀淑撫內外孫如王右軍朋交如僑札神明康耄類轅固伏生嗟乎是諸古先慈各用桂馥一山耳而府君陽和勇布草木盡萌于藉斯世亦可謂撮其條貫集厥大全者矣自孤 予告未一日離庭中然于府君高年不能無喜懼謂吾母太君少一紀計可久奉晨夕而太君無祿先焉彼蒼迴照謂將貳貳孤等予府君百年而今若此天崩地坼孤尚復視視息稱人子乎唯是前烈未揚貴闕後死孤卽至惟無識

奚諉矣孤一念府君髦聵及太君容髮刀劍據焉圖以
陶陶鬱而永之不朽則惟吾師吾友名世之言在臨風
淚血孤日與腸俱斷矣孤同等不任岐子待命之至

府君原任德府良醫正以孤南宮縣滿考封直隸真定
府冀州南宮縣知縣尋遇 今東宮初恩重封文林郎

山西道監察御史以伺今職控制得稱中憲大夫配爲
萬孤等者毋狀名太君以孤初任封孺人尋以孤御史
任重封孺人控制得稱恭人府君先配爲趙孤等前母
以孤御史任贈孺人控制得稱恭人府君生正德壬申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宋三百全大

十月十四日卒萬曆壬寅十月初二日得壽九十有一
太君少府君一紀生卒見狀中子三個官陝西行太僕
寺少卿兼寧夏河東兵糧道按察司僉事丙戌以湖廣
叅議督漕從徐州上疏移疾部擬促之任已再疏乃得
予告及養父母卅十六年婦陳氏累封孺人控制得稱恭
人邑蘭陽縣主簿公完女繼婦趙氏控制得稱恭人平
原太醫院吏目公煜女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公煇姪佑
邑廩生比業太學爲國子生婦張氏商河光祿寺署正
公邦輔女操江都御史九叙姪繼婦丁氏德州處士公

鰲女仇邑廩生婦葛氏德平光祿寺監事公守貞女左

都御史端肅公守禮姪孫男七王瑞邑廩生婦爲德州

貢士馬公兆明女都御史九德孫王稱聘德平尚寶司

卿葛公昕女卽端肅公曾孫王萬聘歷城戶部郎中殷

公盤女 少保文莊公士儋孫王桓未聘伺出王璽聘

德州貢士張公鳳翼女兵脩副使子順孫王圖未聘佑

出王孚未聘仇出女七一適邑京衛經歷李公鈍子諸

生易知一適德平松江府通判郭公文顯子陝西山陽

縣知縣鏐控制得稱孺人一適前張公邦輔子國子生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三

完一適陵縣國子生趙公際子合肥縣主簿禕一適前
郭公文顯季子甲午舉人鎔一適武定贈平陽府同知
馬公志德子新除大同府知府拯封宜人控制得稱恭
人一適景州肇昌府通判王公樞子光祿寺署丞沛然
於制得稱孺人孫女八一適齊河都督僉事尹公秉衡
子濟南衛指揮功懋一適禹城吏科給事中楊公士鴻
子廩生明庭一適樂陵營田副使史公邦直子廩生高
先一許兵備副使王公再聘子鍾恒一許新城兵部左
侍郎土公象乾子與定一幼伺出一許歷城臨汾知縣

吳公聞請子才植一許而王公再聘季子鍾華佑出外
孫男十二士忠士良易知出湯辛卯舉人湘諸生鏤出
茂梅國子生完出上哥二哥棹出津諸生鏤出天行御
哥拯出重姐斗哥沛然出外孫女凡十人
塋在城西盧家在東距城八里許北距祖塋十三里許
擬今癸卯三月初四吉府君太君同日歸引就于道由
祖塋啓趙太君令

累勅封贈人先妣萬太君行狀

先太君出德平萬氏萬于勝國爲侯王世裔崇以勳至
承會館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三

顯重城南拖東故弟號爲駙馬府諸萬至今仍襲克襄
居焉國初祖損錢犒軍因賜名萬縉縉降而爲永年以
人材授給事中太君五世祖也太君以大使公爲父張
編爲母是爲孫外王父母外王父恂恂贊行不羞斗食
未幾廢罷與外王母就遺田百畝樂焉而我太君生于
外王父母農作時廼倉廼積家固不貧也太君生而持
重蘭穆終日無支言與兩姊處帷簾競業女紅衣補不
師而工極梳令辟綦靡席几至細事以上無不調停護
辦率當品料里人有賢媛日矣先侍御府君時喪我而

妣趙夫人則川良灼以我王母太夫人世父都諫公命
幣誠辭朕委禽德平之里中越笄二歲授綬來歸王母
太夫人葢然閔太君少也太君入門則竊竊心自語此
爲君姑當竭廢事此爲都諫公夫人丘嫂莫敢與耦敵
此爲都諫公諸婦卽吾諸母甫入門少也意吾其諸母
妣理季孟間乎居年餘王母大安之曰賢哉婦也誰其
相教者恩而敏諸事如老成人迺爾頃之王母北就世
父養于官府君以家太君副車隨至邸膏油炊火必先
其勞奉王母恬于子舍相伯母周于賓客竟歲一布裳
來會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四

皂綈綴首身自進礪礪轟轟有聲鄰儼江南一大官婢
從鄰視之問爲誰曰我給事季者婦也婢以白王母王
母大駭謂其家大官安有給事顏行者儼而躬親厮下
吾曹喪中指當截矣于時府君羸疾未盡平業謝童子
儒然好觀書書自五經左傳戰國策老聃莊列馬遷班
固和諸素難占覆百家李杜韋白之詩無不汎濫該博
精其家言太君每每續燈佐紡車刀尺若與府君帖括
相督程世父聞之曰吾季者無意青紫而力學吾季婦
無意青紫婦而佐力學其後必有興者已而府君用專

岐黃學 御試大醫名在第二而坐母老自諸外從
德藩八案以我王母歸歸而太君與仲父者母駢肩共
事姑仲父者母治南疆浹日一過城而太君朝夕王母
前飴蜜將隨耳滑若與王母精神通和灰以激刺箴請
補無敢怠遑王母每謂人長婦在官仲婦在田微季婦
老人其如朝夕何亡何王母目忽青世父又從家食捐
賓客兩伯母勢難數矣而太君共餐膝下舌爲王母
目指爲王母言饋齡委頓唾洩不時太君掌承之卽傳
婢心狀太君無幾微色見也王母踰臺大歸太君皇皇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五

汲汲喪事必恪仲父曰微吾季者婦吾何以引于垣楹
于竈者中歲天幸家餘于財府君身當戶其所崇事丘
嫂者百端太君亦無幾微色見也曰丘嫂擬母吾恨不
終事太夫人庶幾爲丘嫂盡之爾伯母亦恒向人吾娣
與吾群萃而處者三十年未嘗相謬一語此必有佳兒
報之厥後孤弱齡登第伯母曰顧誠何如吾不如娣晚
節多矣比當大侵人且相食太君風府君出粟振貧活
者凡百千人邑文廟圯府君以兩兄指叶謀撥日具徒
敦匠以百數皆太君綜營手製糗餅日數千枚晚盡爲

腫至今邑子能言之至指學廟爲河間初寢邑青衿濟
濟歲脩家人禮如張北平起居狀若用鄉校勞來相勞
苦者垂三十年太君蹙然弗寧也世父子孫者屬久之
猶同居緝聯斐尾都投一塾悉我太君供餐食計口散
遺畢羅麪起無弗果然然下逮灑掃僅庸亦稱是所延師
朝脯進食芳酸不乏不至歎首藉闌干吳越大師投誠
告至曰邢大母隆師重道聲問滿江南我等灑然而止
于齋以此卒之諸郎科貢起家彬彬嚮用咸母之力焉
太君質性篤孝歲時上冢先日迺趣厨當祭于廟盞酒
來禽館集 卷之十八 二十六 三夏六

旅薦僅僅祁祁四十年如一日每及君姑必泚瀾下泣
曰君姑不及見吾兒女說訛梧梳囊衣之小別于疇曩
也太君遇孤輩衷于慈然無故不假嘔咲非公不給酒
漿遇諸婦衷于愛然無故不命邊坐非公不子縷帛遇
孤諸姊妹深閨嚴傳教以婉婉教以聽從麻泉繭絲組
紉織紵之事務底質文至食飲則類從儉薄曰女子以
滋味悅者異日何以身任婦母屬風規以故名族議婚
必相參校曰何如臨邑萬太君女里姑讓婦則曰汝胡
不臨邑萬太君女而婦而規而隨也新城王太夫人德

平葛太夫人海豐楊太夫人轉相傳說亦如此太君習知臧獲耳苦晨起屬煇人人賦蔬鬻然後乃賦事田僮客作千指爲率遠在郊野亦人與量食奴產子有他勤則別賦美好食而至四境密戚之饒四方問饋之使必躬歸殮膳亟戒所墜人馬要極一飽已屬小鬟傾一切屬歎迺止窶人行乞望太君若投林窟鳥陂瘵風靡疣有聾瘖動以三四十人嗽嗽持鉢太君輟餐分粟以及飯羹美汁無少滯留太君以府君及孤好客日毋設數客不以倉卒主人自設誼有所不可則又不樂以錢用

來禽集

卷之十八

二十七 六三夏四

隨交酬棋脯正復量中曰相以外大竟恩施矣而吾復橫班無度今日闕無儲所謂弓疆于彌衣朝于裏者何居儉適諸禮太君有焉太君兩拜封典孤上冠冠狄人曰斯皇寵矣然非大禮終歲不再服燕處不御袍采服麗貂溫庠積而歲諸寧忍凍不忍敝焉居常不廢績鄰媼咄咄相譏謂胡不足侍御太君所而猶是勤績爲太君曰吾自樂此敬姜吾師也孤自楚藩寄鯖鮓太君寓書郵亭力止之曰老人自甘苦曷何必此一吐戎昌者庭居薦錯太君爲庵去曰姑舍是是可居乎

仕宦兩弟長兒湛學制舉頗負雋異聲自餘兒姪亦次第入小學極小在溺鬻跳地雄矣子婿外孫及諸孫情甲科相型屬目功名翩翩逢掖遠履金紫銀青間絡繹血屬稱構借老抑有袁宗肱路大雅勝流肺腑是憑達通匪覲續紛跼藉煇炫間有太君儼然欽退略不介容此豈平恒閨闈所敢型屏牆藩落者哉孤又伏念太君往鞠兒端時察其飲噉簞清茵煥勞若食毋又端夜苦舛歎溝四溢如沸汎泉太君血光殷殷十指可掬也已從昧夢語曰小郎鼻端灑手奴亦吟嚙對太君厥起循

來禽集

卷之十八

二十八 六三夏六

髮至面黑沾濕乃已其急吾女甚吾諸姊妹三孫出嫁則皆太君在奩篋資裝焉從所嫁家小聞疾苦不憚輟牛行詎弟女孫邑王文學煥病垂死署女爲僅親則其女也太君納據厚其直衣以故帛衣卧起與共弗置人奴中如是幾十年孤等此受禮聘嫁任郎孤所尤烈心者孤四歲患痘貨喚趨趨獸舐于床濱死妻矣而太君偕大姊護之良勤孤與中姊姊目小損太君無恙怨也孤尋下痢頸項不自持太君爲不去燭者十宵孤時過墜夜啼不休太君兒襁不離懷急則呼咿應緩則虛噫

杏轉轉申旦以爲常抵以身故萬不一報毋以男女故
予不一報毋所謂百一什一云者尋常報報之反耳抵
荷與知焉一日抵深衣博帶躡履而過太君太君謂此
服良佳帶垂垂乎履几几也吾聞帶名靡落履名不借
厥義云何頽汝啓處則帶是戒遊處則履是思小子識
之吾知免矣此何但抵古大賢無奉毋訓言若斯者太
君素強無疾望八之齡髮尚純黑面頰和澤孳孳作兒
穉緣如少壯時抵私計百歲可券期也乃以哭七妹甥
適哀服中痞結在膚未十日淪于大故嗚呼痛矣幸亦

東會集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宋三

元辰先侍御府君家太君盛服南嚮常座抵等拜于庭
憂年府君正九十而太君開臺與偕抵意中戀戀私竊
吾粹不意淪于大故也無亦器完則壘物盛則衰理固
然耶雖然抵等有親而不逮百年事無所逃罪矣大故
過于元宵前昔里人爲不張燈不舉簫鼓不設蔓延魚
龍上索賜高船鼎綠撞之戲蓋甚于古不相杵者焉抵
侍太君疾凡九日過告百神請代以身覺是時天氣盡
白日規爲小迨于大故眠不知人者三旬血喀喀在喉
嚔安望不死而活至今日乎以至今日敢不累太君

德而布諸公其唯孤等故則無以寵承盛雖之飾以先
太君而卓然九族宗師故則鉅公名世或當不靳棄家
及之也太君生嘉靖甲申八月初七日卒萬曆辛丑正
月十四日未登八袞者裁二年諸子孫女婦次序人地
門閭婚家姻家襄事時日脩載家侍御公行列中

鄉進士遵道邢長君行狀

余邑介在東表於潰爲濟神群祀侍祠有之而名川
所匯往往秀異鍾焉割族而譚出多挺率持信節處則
黃耆康疆建四隅之準以迄余不腆河間之氏抑有可

東會集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宋三

接而述焉余邢望出河間不知何代徙今邑余姪孝廉
君王道字遵道就所名從祖稱七代孫以吏部都給諫
公爲大父以封都給諫公爲魯大父以貴歲太守公爲
高大父而余元兄朝列公實稱都給諫公第一子遵道
則又朝列公第一子云朝列公伉儷奇策以書侍世
皇久真拜中書舍人後坐忤分宜相出爲令允再爲令
一典大州三佐大府在府有連噪聲而遵道則其直廬
中書時所生兒余丘嫂李宜人少不宜子卽爲置簪簪賈
令人遵道令人子也令人垂免身辛苦墊隘畢夜達晨

宜人然而其見獲黃而見異也庭而降僧僧杖錫持鉢
排走近後門足闌而入帝驚憐而出矣遵道墮地三日
不乳食諸婦通乳乳輒嘔取後一婦乳輒受乳問之乃
素不茹葷者異哉七歲入塾穎慧頃傾其學人邑大父
行夏公每見而難之遵道徐徐謂余奉玉階之犬對
而受老生之猥辯爲一座盡鴆更爲絕倒十二肄毛詩
倚馬可千言視一弟子員如撥矣而以從朝列公官遠
方比十九歲始還籍一試冠其郡守義興曹公招前
而問之卽君驛驛之足不蚤就簪綬而置諸野何以故
東齋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四二頁十八

于時朝列公遠在烏延而家侍御公耗當戶一切賓
友交酬不厭煩數曰吾子吾孫等慰耳則等事吾何愛
此筋骸也遵道屏息家侍御前出告反而無異嚴親亦
一時一門稍盛事云辛未余與遵道俱落進士舉題而
其業復三年此三季中今按察曲公遷喬自長白來及
向所謂十三人者無恙也余與曲公頗窮先古而遵道
猷猷規本業余與曲公實內遜遵道南宮一上第矣甲
戌計偕余叨下火遵道復不見收遂鼓篋遊成均唯時
六館率多宿老大師而毘陵峴麓吳公尤爲顯鑠遵道
乃卽其門同門受學則爲今少宗伯學士青州馮公吳
公翁孝廉今參議吳次公吳公丈夫子今參政憲副邑
令諸吳公下上探討月日有程而遵道猷與馮公驪近
饒同舍居同食每向所知言馮公器宇恢恢可容數十
萬人百王道何敢望馮公直以氣調相許耳此亦庶幾
人倫之鑒矣逾年歸題復上丁丑春官余時以南宮令
大計閱庭按覆其所爲三試文計當得雋也以質吾師
梁阿先生先生比官兩坊謂此舉子業成諸百鍊者得
需宜前又督學汝南吳公時方爲刑曹先生上足也從

先生得其文亟稱之播諸同舍郎同舍郎無不盡謂邢君得雋者而竟不第也悲夫遵道居邑邑余爲蹇蹇歸再逾年而李宜人亦既謝杯棬矣遵道生于買令人鞠于李宜人宜人視遵道焉于所生仲遵道居喪及毀自狀毋懿行絕哀越祥而葵一稟先儒禮制葬已之濟南千佛濟東中宮諸山肆力誦讀大放厥詞極悔必學而亦時理故篋中舉子文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渠不可而逮癸未丙戌間再上竟不第也遵道之五內灰矣馮公在翰林力勸謁銓君謁銓試居第一于次得李來歸集卷之十八
三十三卷三頁六

自今之日作兩世觀耳門內外無不淚下自是遂絕貴仕念矣又二卒而疾復大發經日斷水漿但聞音響便作牛關蓋如是者凡五季始獲差病差則以邑大夫劉公發夢爲兆云亡何朝列公卒遵道不勝疲恭疾以間作諸所治辦悉于長男固是依勉疆獲終奉嗣是類稍吟蹕者不知其爲客火內伏也乃又陡進觥竿日與一二故舊呶呶相樂賦頌油枯不以爲汚而人益迫就耶孝廉矣客有都邑曹公故金吾校上世都給諫公友也校則善朝列公晚寂寒乞遵道推輓逆諸家朝晡與同來歸集卷之十八
三十四卷三頁六

自余飲之酒酒半醉乃輒錄哭余亦哭意實念固余乃
爲書委曲招固太學之邸中復以書抵祭酒同年李公
令得請急趨時固病瘍賴姻家給諫楊公爲營路符還
焉還猶及其未大故五日也痛哉入門固盡一哭遵道
斷絲殘竹絕不成聲見者聞者無不割心酸并矧伊父
子乎未大故一日先招余前蓄縮而語曰今日之午固
則吾子爾孫遲明之辰固則爾孫爾子亟屏左右出枕
上叩頭三四下以屬固曰青州叔必不遺弃兒復顧余
曰叔其後先之吾詎敢并帑于馮公異以旦晚卯翼固
耳余唯唯次辰果不起臨逝自沐沐索衣衣忽瞪目曰
和尚何來李宜人之異爲不虛矣狀曰遵道生而踈眉
秀目若澤門之誓望之知爲貴介矣顧其中朗朗洞徹
諳于當世之故而以欵曲行之與人情雋不見鋒鋷庶
幾有道者不弟文華之足采錄也遵道遇其仲路意常
自下食則弗先衣則弗擇用以奉李宜人而宜人性自
賢毋所爲抑路而昂道者更僕不能數此母子兄弟世
有抑微遵道路實友翁路而不死貴矣遵道所爲
孫路孫者不替于其病憊中可謂吾家風政家侍御

東齋集

卷之十八

三十五 李宜生

焉遵道死而余託孤孤不必言若路與氏之後余
視力是圖以安死者無神何徵有則安可誣乎嗟乎
道已矣今在人間世而及壯稱選人不爲良牧長則
爲名李官竟此尾不粉署不御史裏行不已耳而今已
矣世所覩庸庸皂皂者何限率旱六百及千石而遵道
不沾寸祿淹沒死人安可與命衡也遵道坦胸率腹才
祿之不沾而柴棘其中者每每藉跽以進人又安可與
命衡也余葦然閉之于其大歸爲題旌夏而綜穉行實
石焉鉅公長者其辱而賜之誌焉銘焉余不腆河間
之氏實拜厥貺侍祠名山之藪其永以貞石藉乎出者
者生者死者咸與于寵光

東齋集

卷之十八

三十六 余三

來禽館集卷之十八

行狀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王公行狀

先生予告歸養林間且二十年且開八袞期乃今甲辰十一月十九日俄示微疾薨於寢距生嘉靖丁亥六月廿五日得壽七十有八所謂且開八袞期者也梔枌藉幹之具含玉殮帛靡不出冢公御史大夫夙昔經畫季公進士一一受成事必誠必信則自家法置相朝夕奠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上三百三十三

皆如禮殯於堂戒使赴於蜀冢公聞赴號踊幾絕已而蘇曰天乎胡使我以至此極也而父子不一握手訣也曰天乎皇鑒之逃而使我連章不獲報也而父子不一握手訣也曰天乎乾非湛海祿稍者而徒以疆吏宜狗疆報上也而父子不一握手訣也乾其何卻自容天壤間也有成足贖焉落泉大寮入而弔相勉以歡曰疆吏狗疆太公治命臨之矣有大事在公胡不歡歟凡三日鬻百日爲菜果食十三月菜以醢醬絕肉亟以喪奏上不報伏馮治軍書拔淚飛羽疆事已於竣幾兩

年肝鬲墊隘始奔歸歸而憑棺盡哭慄於袒括然後料理喪葬一切事以狀委之伺伺於分於情俱不得辭狀曰先生諱之垣字爾式里人稱爲見峰先生先生以戶部左侍郎予告奉母既以冢公貴贈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今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而膺身所自致陞爵巍然八座瀛瀛若生人 論祭三壇賜塋穿窬制以二品蓋緣國典祭亭酌叙贈恤殊優厚云冢公革擬歲丁未八月十二日空之節潢鄭潢先生夙十也而重以制即使責麗爲星郭璞爲地吉孰大焉王氏之先諸城人徙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二 世百八

祖諱貴家新城貴生伍爲德於鄉載邑乘伍生頴川王教授麟續學力行也推祭酒四傳爲貴州叅議諱重光世稱太僕公公用探木於官下贈太僕少卿故云已用先生恩贈戶部右侍郎嗣復以冢公恩贈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元配劉由淑人贈夫人先生其第二子也公應兆生體地善病業用危痘起浸以成立家人異之太僕公燁燁名士一意學經日午炊烟絕也嘗屬先生兄弟升卧取諸其外家矣或先生與兄時自運礪硯趙懸供親嫂嫂兄弟食書聲琅琅巾金石也公曰吾不欲以

貧故旬貸無節今人指笑我也汝曹安此真君子矣先生常從潁川公潁川之邸中潁川公數按覆其文而奇之謂必大吾門已從太僕公在呂梁之邸中文益奇進卒以戊午舉鄉試第七人終安心動箸不能下定維太僕公捐館貴陽時也身自以喪歸明年從兄赴闕請追卹父人謂必行錢伍百緡者而後可兄弟乃私相謂劉產能五百緡否且行錢得卹得無生汚迹者乎已之壬戌成進士得荊州府推官劉夫人誠之曰刑官一握手立骨生人立肉死人子曷擇焉先生奉訓言維謹垂涕而置丹筆者數矣以故他郡憲咸願詣王荊州一時平允譽滿全楚而會甲子當鄉試先生得士凡七人時遼王橫恣御史奉詔下荊州理官理先生按逮王國人比周爲黨者十有四曹王登樓盛氣噴噴出惡語曰子若曹胡治也先生謹避之因人以對推官王臣詎敢屑越親藩今日有三人在耳王勢張甚恐驚太夫人因寓家杞縣姪象坤所王卒未有以中也丁卯徵爲刑科給事中值 穆宗登極首疏安民固本四事北虜陷石州先生所條牒獨當詔旨著爲令用將周歷禮兵二科左

右禮刑二科都給事中疏無挾日間至忤旨奪俸二月所進聖功圖基命錄宣付史館誠意伯奸譎無狀遂劾奏大都謂古用酎金小過尚失侯世延匱亡命爲亂階百倍酎金狀宜置諸法政府爲先之不聽也諫官某以受指齟齬華亭不當戍矣新鄭欲還之而難先生相直也使所親風先生先生曰輿論若何與衆爲政耳又一諫臣衣緋入掖庭且哭且笑班行駭愕先生疏謂此人心疾狂攘不足問惟 陛下寬之僅以罷去唯時新鄭方脩舊卻華亭湏臾机上矣先生力持不可謂華亭不無咎且大有社稷功葛端蕭公聞而善之又先生先是奉使冊鄭藩篋篋一無所受有葛公之風類故見推與云辛未擢太僕少卿未幾移鴻臚卿故貲郎格甲科多不屑就屬 上鴈精臨御臚句非暇逸職當事病其強直用以相調相難耳先生夷然不見色且以肅給帥厥屬人謂鴻臚得王先生爲重因掩口當事者焉甲戌擢大理右少卿旋轉左先生素嘗拊循矣兩寮差次先先生得之不爲意稍遷南太僕卿乃笑謂吾卿邪喬而管領邪邪諸勝可謂風緣旋轉北太僕馬收其防丙

子擢順天府尹志在抑輦轂通侯閣尹貴戚名豪而還
赤縣元元之民於起色如均徭役裁無名費發問架稅
不奉采珠詔其灼灼者至脩侯氣室繕治學宮則尤非
五日目京兆者三輔咸戴頌焉丁丑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楚幅輿廣關襟帶江湖五方雜處民悍
而賈淫兼之同姓諸王嗣溪蠻落調停最不易先生下
車巖以爲經儉以爲綿主在察吏廉貪勸惰而登下之
百城吏若霜負兢兢職業而重犯法行縣所至關阨要
害一尉一候率當官守諸王格遵 國憲夷落竟歲無

國館集

卷之十九

五

三百八十五

役闕入我土諱卸樛差者矣監撫餘閒雅意文學彬彬
才士悉召與季公今進士游宗伯江夏郭公其一也其
不坐景王故宮火德安丞梓等飛文流言罪及不輕當
層魯光誣服獄人盡悅服已卯以三品滿考受三代誥
磨一子太學生庚辰擢戶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轉
左提督倉場壬午三品再滿再受三代誥乃從中丞改
侍郎銜云先生在曹久次當遷尚書又望最重可計日
待乃用母夫人老懇疏請歸曰臣犬馬齒尚堪策無奈
報劉之日短何詔許歸觀虛席予程凡六月先生稱疾

彌篤請彌力 上乃曲從先生釋朝事精意奉母夫人
時擁笏垂魚時作唐榆踢索戲帖帖孺戀無斬百方而
當諸翁諸郎數十輩起家中外幅湊爲名宦人會以覲
朝持節便輟輓間門中金紫銀青聯翩道跡煌煌晝日
綺錦不敵序次舉扈爭願高堂一酬先生朝家黃髮歛
然子位勝冠以降諸餘毀齒孫會詵詵步武閨門寵際
自史冊傳聞所未有也所懸殷殷問盛則以先生當其
教父延師命友羣萃州處上下羣經競相發難無敢以
媿供于先生絕凡隆寒蕭灰董董則燒麝麝逆取煖鷄
鳴燈發各畢所讀及都肄則藝香以當刻燭通限者罰
於是人人矜奮子弟數十輩各成爲名宦人夫豈偶然
先生端朴醇一心不載巧僞目不識雕琢一室之內器
用苦惡三牀一榻畧無贏餘自爲諸生至九卿晨夕起
居無改度焉以故一門化之涂不從僮騎庭不聽音樂
家靡有恒父人靡有常衣北海汜君之懿範如此哉東
會故有太僕公祠榜曰忠勤以紀綸命比發夢更建西
南郊視前加飭諸部使者咸移檄洛之祠田若干畝俎
豆之羨用贍厥族先生每回家衆言吾衛有愧吾祖顏

國館集

卷之十九

六

三百八十六

川公愁而飯饑人子所也世世萬子孫勿忘嘉樹其善
護之先生優游子舍多許歲母以大耄終天年尉薦蒸
仍堅臥不起至聞家人道及太僕公殉節事未始不沈
瀾下泣中懷電筆垂牀不少衰乃又極身冲挹不通雜
賓逍遙著書期于駐顏導壽間然門徑依倚上皇之風
且偃之室基履永絕焉宜其一門感化相摩爲孝弟貞
馴之行冠帶衣履被天下哉當家公筮仕聞喜先生則
教之母即于墨及爲宜府監司則教之汝王父宣力恒
于斯最後爲川貴督府則教之汝王父灰事恒于斯汝
其勉旃得令黔人稱爲忠勤烈祖之賢孫子榮過畢矣
家公受命行卒以奠疆拓土標厥元功先生之目其無
瞑乎先生遺書爲攝生炳燭百警諸編皆關切身心非
泛泛作達者前柱下史曰先生自致身地官侍郎復贈
地官尚書請以地喻古人名地爲至仁泰山之上則封
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栢下生黍苗芑蒲水生魚鱉民
衣焉食焉家焉歿焉地終不責德焉先生含凝博厚慶
延來裔流沫蒸黎渾渾而忘其功亦猶是矣侗狀先生
何以大地至仁則庶幾焉爾

卷之十九

七 三百五十五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尚寶司卿加四品服俸德平
龍池葛公行狀

今天下第嘉隆柱石名臣則必用我端肅葛公褒然稱
首而公家孫爲尚寶公幼明公諱昕幼明其字別號龍
池厥考爲贈戶部員外公引生器業所詣足儼孔門四
科邑士林薦謚貞愍先生所司以行履上聞付史館備
正史具在邑志元配則贈斬宜入幼明母也貞愍再世
而上爲林塘公環環而上爲恂正先生智奕世名德仁
以端肅公貴歷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邇而爲徒祖諱士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八 三百六十八
能占籍德平之長魁里譜所謂山東葛氏始也幼明生
于端肅公督學河南之邸中端肅公豪令辟祇有松干
霄也乃生幼明夙慧若成人目光所注極百步不瞬坐
不邊行不傍置履人皆異之五歲受盧氏姑孝經學八
歲就外傳九歲能爲制舉文十歲貞愍先生課以司馬
通鑑輒有倍年之覺不愜爲諸叔弟剖析卷中義相率
無通課又一年奉 詔入太學讀書母斬宜人以染誇
布爲製諸生服雜諸裾裙問略無縮更端肅公謂汝羨
彼裾裾者否幼明答謂諸生固宜韋布見自安之公乃

大喜而大司成若六館師交口葛公雅士才敏與程永
康並舉焉是年端肅公由少宰遷南大宗伯幼明隨之
舍端肅公以見縣令吳公雍容有度言論詳婉吳公大
奇之以爲世不乏名公卿恨名公卿乏佳子弟耳即席
舉爵爲公壽邑有方外士田鸞名能相人術縱酒不檢
于當時通貴一無所避獨嚴幼明不敢讎立因大言于
衆葛長公相中鳳目後必大顯立震世勲好事者札記
三十年取質驗也幼明先後從弭趙二先生遊與翁檢
討公互相論難文日以奇而最後則師博士浙韓公遂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九

三
百
全
書

蓋其學而學焉浸浸吳越名士風乙卯丁母宜人喪括
踊帷殯皆如禮又以意承貞慈先生務學掇其奧叩
蓋薦數與檢討公不食醯醬經時矣免喪肄鄉射禮則
用端肅公指辛酉以文見賞攝學臬會公期以必錄及
落則辭指途矢樂陵史先生謂士果勸厲則渠答可幾
鉢紕不則青犢化爲終裴聞者寒心一日之海豐道有
靈狐婆娑掉臂衣裾言動人也幼明即之則聞然亡其
形已下巫謂葛公頂上閃閃三尺火光其晴敢近幼明
時乃自負非恒常人矣弱冠受王父經于貞慈先生則

自作易經本義詳解朱鼎標乙亥旣窮年世歷三古其
說本之費氏楊氏異時可列學官今尚秘不傳也及再
蹶省試益復自悲我戰不利無亦掌故疏歟乃纂通鑑
人物要編始三代迄宋初共五十餘卷大指與柯公宋
史新編合亦尚秘不傳也丁卯端肅公起家戶部尚書
則侍貞慈先生行閱五月先生卒再月端肅公疏請莊
子客歿恐傷老母心願賜臣還里庭親生母今亡者歸
土臣不勝悽惻愚誠詔可之戒舟而南一辱然者孫朝
輔奉王父食已而吊影踈離少氣困矣又恐以瘦毀見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十

三
百
全
書

色貽端肅公憂嫖好戲抑以博公須臾歡蓋所爲委曲
者百方比及家則幼明神理繇暇無復生人趣矣未久
值會王母李太君喪端肅公猶致毀而幼明周旋生戚
賻賻畢羣姦縶縶成繩碑楹間靡不曲中已則舉貞慈先
生與斬宜入合諸用制當厥文質地叶于夢言無遺憾
焉庚午端肅公之刑部尚書幼明從會當京兆舉待試
銓曹新鄭相君亟謂公賢孫磊落奇偉宜令蚤試更及
公月成而尚隨諸生試何爲幼明猶戀科舉業不敢言
而公卒難相公意遂令領中軍都督府都事時陽武侯

所當侯絕族強有力其賊入欲侯矣相君以此大事屬
幼明偕臺部諸使亭平之幼明則案碑牒及據道路口
獨王至貧下銀銀竟以侯壬申遷太僕寺丞職在提督
庫藏協理西堂事幼明則畫目籌畫期不負同牧政故
事輕費馬價每羸美什二則爲榜示縣官計入取盈額
及額止矣惡用羨藏吏以下憚憚懼無敢索解人經環
緝賈者則又革馬戶告至無用文狀則又檄諸省直勿
郡履驗京儀騎以省往還費而至兩層騎操草場牧放
及宣大密雲古北永平等點閱諸務又無不精勤料理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上

世三頁七

謹頌蒲郊畿鳳洲先生比掌太僕爲之心下曰憲長公
宜有此孫復字謂幼明君不愧其爲憲長公孫相與拍
浮盡一石濟南醪欣然相得也乙亥奉端肅公賜老歸
爲置社讌集公以安樂丙子復補太僕丞丁丑遷戶部
陝西司員外郎屬督御馬草場事一秉杆無私出納肅
騶交感中人亦無敢參差毛髮者輦下說之戊寅端肅
公計至都制以元孫承大喪重括踊孺泣一如夙昔而
中加痛曰天平孤豈背父母而王父有常尊焉有常親
焉有常訓焉在三之義備矣孤胡以弗痛也仁何厭配

谷宜人奉身行三年喪而後以內之匿歸貌然兩赤子
保抱提挈者何人幼明當此滋以戚矣是年秋中舍張
公稱制抵端肅公家賜穿復土贈謚 諭祭悉優厚一
皆幼明當戶及葬遠近來觀禮無不連臂稱歎謂公有
後云旋葬谷宜人庚辰十月禪除入京辛巳復除工部
部水司員外郎奉 旨培築 永陵之寶城條上六事
大司空音甫疏行之越歲工訖費僅所擬半大司空白
見其狀政府政府重之頃晉都水司郎中奉使臨清癸
未即家改屯田司郎中定用曹議 方中大役非葛都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上

三頁十

水弗勝任且引 永陵工爲驗是歲四月適王母王太
君八袞期爲舉慶筵然後行九月 駕幸山陵 欽定
壽宮于大峪山晉俸一級蓋自甲申十一月而方中之
役爰始荒作隨拜紵絲表裏之賜于是條上營建事宜
凡一十有四濟工開總事宜凡四十有一無不切中肯
綮次第奉詔以行其最大數者可倣而言神水殿水在
廠猶可詰往歲營造率輦至工次中人匠作通謂爲乾
沒不可問今則令即廠施糞牡樸而棟梁而後即工次
復用木屑充稍食所省無訾算白髭掌自中人侵冒苦

惡人莫敢孰誰今則出金賈昌平募民填精好踰十倍
所省亦無訾筭往歲大車剗收內史部又曉曉造官車
今則徵止贏摘輪如千數從部製唐梯行地便下記復
贏輪家所省亦無訾筭往歲商匠滇黔則遠食道路騷
甚今則鳩京兆僅從枕席度所役諸僮輩亦鳩自京
兆寓賑于工子來趨事所省亦無訾筭少司空何公憂
木不給議大發金錢招買幼明則以五臺浚官紅松應
用部課致無散晉所省亦無訾筭徐文石告噤則疏權
分取濬三河等用部課致不煩產石地所省亦無訾筭

朱禽館集

卷之十九

十三 元三百五十五

是役也所與處盡中人素封賈兩者望幼明如帝天神
聖莫敢以狎進相勉以興謗凡歷五禩工訖以成凡五
禩間所需旬恩賚如伐木治石則有花幣白金表裏賜
如告木則有花幣白金賜乙酉 駕閱工則有白金賜
玄宮安石則有花幣白金文綺賜 寶城明樓安石則
有白金賜奉安 寶座則有花幣賜豎柱則有花幣賜
迎梁則有花幣賜架梁則有白金文綺賜丁亥四月五
月續白金賜安 明樓碑柱則有花幣賜戊子三月續
白金賜九月 駕閱工則有花幣白金大紅織金錦雞

羅服及玉食賜 壽宮安碑則有白金賜恩紀埒大臣
而所資用嚶喋不及百五十萬視 永陵而不滿者六
之四水衡無大置謀求無他賜焉屯司職惜薪司炭凡
四千萬甲申計賊增額四百萬四分一乙酉計賊增額
乾清等宮金盆炭三十萬十分五又汰司炭五殿中人
五百六十一員名無致魚肉是舉幼明自奏上 主上
且大怒旋廉得狀即報可更覆議無得斬行炭郎美場
地大司空拜手幼明謂藉部力差以不游職屯司職諸
王大臣營兆事幼明一筆制誦執無私徇其議肅王德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十四 三百八十八

王邸僅當原請半及盡抑法外請又抑節福不得以妃
祖濫葬祭典至靖江王則援上世江南功子全葬鎮國
中尉睦樺典宗學有文行聲則為議邸視輔國爵餘若
在曹議罷房山狂易氏開礦疏議已大小官寮奉餞助
工疏議酌量臣請留開納事例銀備賑賑及議清應天
蘆課議鑄大錢悉鑄當公私非傳會目官者戊子十
月差次 方中功幼明晉尚寶寺卿加四品服俸仍理
大工事已丑乃問司先是乙酉幼明三年考部留優叙
及戊子八月再考註授五品勲侯優叙 上為書名御

肩若曰此勞臣宜破恒格及論功才用註授五節議得尚寶所差強者四品服俸耳辛卯持節于汴還以王母篤老請予告乃即南郊園時奉王母甚適壬辰檢討公卒于京人琴之痛盡人則然矧也幼明爲文而酹之哭聲動四鄰檢討當彌留其內任孺人薨殊殆也奴冒王母指申之密戚相與公行竊據如鈔及喪遂孺人益殆鈔益甚轉轉爲嬰索遺孤鳳疇視息不前矣幼明屬于龍等稍簿錄家事微問鈔竊狀遂賈怨語侵家督孺人沒幼明頃足曰鳳來鳳來兒勿問兄弟舅女誰兒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十五 三頁八五

也屬內邢宜人母之臥嗽起居一如食媼疾則兩人親隱若創痛而身自綜揀其家亭豬敗糲以上吉貝五穀所販賣出入悉爲籍記數歲比富人則爲議楊氏婚禹城諫議楊公檢討公同年暉也嘗令客雲有女未笄幼明殊有意而偶爲言焉宗伯公力主盟時康侍御公爲進士從史共成之人高諫議宗伯侍御尚寶四公誼而謂不肖何不作今人肺腑矣及婚邢宜人姑新嬀寔女新婦珍異鮮華必先二婢而後幼明喜可知也辛丑付家棟鳳所籍記藏稿及宗伯公所與舊寄篋而齒數由

侗者庭引朋戚長者面還之于是友悌始終遠近應服而向所謂語侵家督流播宵小者漸滅無遺檢討門人黃況諸公乃加額向東曰吾今而知伯父者三齊九土之賢伯父也癸巳王母王夫人卒括踊痛哭不以艾年有弛沐悼美請卹葬祭悉如制凡物有加不肖何榜皇道側心口自語人子當如是矣自是遂無仕宦心而念端肅公締造厥家不芴貞懋先生賡志苦則爲輯文集輯家訓輯族譜輯四禮摘要輯東山論草又用魏晉名書行二父王母志傳闕謫文刊之樂石極吳會精嫺手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六 三頁八五

遂令殿帛之鄉碑板走天下天下若寶淳化太清然幼明未已也則脩端肅公賜阡則建神道棹楔則創貞懋先生塋樓則新家廟祭需則追寫二親真形五十之墓持以沒身伏臘墓門之儼帥族肅將月朔望辰衣冠朝廟凜于明威矣學宮典作首出醴錢佐端肅公賜阡左則自爲附祀 先師曰白足黃冠之欽其祖也臚孔庸何傷曾子祭田缺則爲道地東諸侯卒獲復諱諱大賢聖終食不違乃爾先年倭有警城工舉則大捐錢穀爲士民倡邑則真武廟野則臺子寺悉以時敦工焉居恒

發憤意在揚威萬里梟蹄林曾首其移萬司馬書所爲
策山城君者甚具居鄉耻一物失所爲周公言復土商
鹽票爲鍾公言復地糧額爲沈公言早菑宜輸爲汪公
程公言條鞭宜酌已纏纏爲邑侯王公言更晰王公題
之大要主在視地沃下稍兼居貨行商而均其賦以劑
畸重間又爲書抵大司徒趙公所力乞蠲賑以活維桑
元元之民咸徵大識云勿明極重喪紀謂此可以觀俗
可以風人叔祖光祿公沒官次棺殮悉從臆服乃加等
歲時不受刺謁賀拮据其視之于廬劉兵馬需次都城
亦會館集

卷之十九

十七

貴三十五

厥則爲經紀其喪付其分還而護其媼表其門諸若劉
縣丞吳茂章劉延年高道士等各爲梓周其葬及其親
樂陵史先生墳有宿草臨穴大哭悲感路人坐罹四大
喪易戚兼至人謂古道復興允存士範晚刻孝經于塾
此勿明艱衷事孝爲倫首何渠百行不濯濯乎三黨親
疎班給以月日恩施下竟同學海豐谷氏甥炳羣之師
友孤清適上成其宅相也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尼巫行
脚斬不得履中唐尤葛氏家法云嘗聞端肅公之教簡
而貞慈先生之教嚴勿明衡量二父間居諸無替以故

諸子若孫觀劇競爽發之文藻相次爲聞達人至于恬
心雅步少壯成習三世而上詔之矣勿明交與有班尹
莊惠風數出入于難不明其功不肖侗其縞紵之一中
歲爲婚姻則又漆滯膠離之固吾不狀勿明而誰狀哉
勿明素健善飯不邇內不他耗暴氣血是宜坐享黃耆
乃今以微疾終不及卦數者一歲蓋有命焉當屬續舉
邑走悼皇數日哀不絕聲弟鴻臚公陪侍含殯皆有章
所著工曹奏疏見專刻其文章簡牘詩篇龍等嗣有刻
癸卯靈芝生有纂集那侗曰余從勿明遊最久察其材
亦會館集

卷之十九

十八 上三十五

氣吐飲山川包舉萬有魁壘大度士也人或憚其風稜
若子輿巖巖者夫巖巖何病哉當中常侍素封買朝而
與朝焉暮而與暮焉溫湯倏熱之瓜蛟龍織文之錦甘
言日睦而中其曲鉤之罌大工將何如矣勿明挺身時
而此輩盈腸改面相與力方中巖巖何病哉至抱方寸
牘索言 御前楮拙語盡紀中人大司空宰相危之矣
而勿明赴之如牢嚙自惟于時拜杖技裔鄉尚屬輕比
角巾私第豈願所及乎卒之丹慄回天慨然減楮拙而
汰中人商受盡言利而我當敢次名豈願所及哉邑文

學聚族而謀爰用貞慈先生故號稱莊毅先生斯名稱
情即上太常其無愧哉吾師毅城先生其惠之銘海內
鍾公宗匠惠之哀輓倘嘗失其糠粃幸甚幸甚

累誥封中憲大夫潞安府知府紹庭王公行狀

吾邑瑯琊氏夙以孝義文章著其可翹祖自趙宋逸其
名在元則十道馬步督大將軍益最顯迨明興而用
漢中貲徙第法乃遷家自萊陽居邑南八代祖始基之
矣三傳爲從仕公輔以明經仕岷州衛幕錚錚節行有
鄉曲稱生次公諱倫倫生處士公諱世禮禮生三子長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十九 世三頁八十

諱登是爲王太公以茂才勝冠既廩雅負雋異聲文數
年不幸無祿于時今封公紹庭先生尚在母腹越三浹
辰而後誕緡緡續續生未聞父狀也母劉太孺人當太
公卒年未三十頭血濺楹七日不嘗食分且殉地下矣
而以其舅姑密戚謹護視又以宗祊一綫開譬切封公
及墮地而太孺人浸進溢米也曰吾其忍斬王氏嗣令
不血食母實騶氏母洵能大厥家狀曰封公諱三遷字
養蒙寓號紹庭生而辟示辟諸文錦器玩弗視也手撥
孝經喃喃若讀狀一時庭中成賦異客歎謂兒有至性

如此在孩太孺人口授四言詩輒誦四言詩處士公雪
涕而喜命公今名意以騶氏母明太孺人者公既就塾
跼步不苟目終日無流覽同學生藉以挑公公獨據案
吾伊不輟挑之亟則謂同學生吾母龜手作勞保任王
氏一綫息若累卵危而從若等嬉天壤不蓋載吾矣且
吾母小則詞大則杖若等爲吾受詞杖乎吾乃從若嬉
塾師聞而憐之口此兒定非凡兒太公遺沃田一畛族
子耽耽欲之也太孺人則謂兒兒命秋蟬翼耳其厚自
防公踞曰兒生有命自天大人幸自寬稍長則撫舅氏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十九 世三頁八十

典客劉公所舅母則伺先侍御公同產妹也以內德里
名劉大家大家輒于公不殊兒格格病癩不別六畜公
第蓄無間毛裏手調羹醢飲食格格不辨非兄每塾歸
太孺人逆而問所誦習何等及黜乙何許應聲響答則
喜見色稍滯則志而予杖鄰嫗以謂太孺人此藐孤盍
少假諸公則問謂嫗王臣嫗意良厚弟舉單孀語懼創
吾母心目後無復爲煩嫗絞淚下也公亦哭乃休耶
琊先域水及倫公墓處士公議有所收卜而難于他房
嚶心口語視力之謂何公前告處士公兒幸體諸具也

宜竭蹶獨肩此兩太父卓錫無所何忍相黜爲處士公欣然謂始以吾兒姁姁者耳乃今而後知吾兒慨慨者也必大吾宗于是搦樹衾褰穿道築土皆公拮据任兩伯氏受成焉已從邑鉅儒李先生肄邑子滿百數公沾沾鄭盧負載與挾微率用資地通相授遺李先生以逸尋入類宮先世起葩經而公獨受易原出外舅教授于公及伯舅孝廉公齊魯諸言易者一時莫與均席久之手著連山挾要難草截蒲錄殊于賢聖微指多所發明焉先是孝廉公用易魁三輔目不可一世偶見公處而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王 上言八十五

悅之曰此駒也而汗血異時服在大輅必良乃憚其弟子女即公元配恭人也恭人踰笄來歸最嫻家政克勤克儉以娛堂上而佐公讀公益肆力千古文業大成視一第猶承調矣今甲第守貞得復二人孫公所署宜復則曩所兢兢欲其沃田父子也父子嚙愧向人世誠有異劫服牛乘馬事否公綴錄必上太孺人尺綠封栗無敢專太孺人意有所振給公則曲貲以承太孺人居平大宅不愉公則雜取先朝諸碑及里巷新語諸節孝誼烈門樹池魚遺簪敗舄人情物理之聚種種前奏期以

當業紉安毋心食必具甘膳衣一權寒燠反覆故敬務極適體帛褱被襪每視時以上藥必視嘗少蜚口則蹠而進曰願大人勿苦不聞瞑眩瘳疾乎會病累旬月晝則盡屏雜謝客夜帷燈私待沕漏三十下未輒交睫蟻蝨櫛比于衣以爲恒公病羸湏太牢入藥太孺人命合丸以授公曰先君子仁信動物誓不食牛嚴訓不違咫尺小子何敢屑越以遺地下憂疾亦旋差一日公讀書故居火發上延屋矣公值熟寢家幹亦別寢駒駒如鼓鞀蒼黃若踴躍者才張目望見赤幘巨人立其戟猶厲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王 上言八十五

聲促幹亟赴火出公火中巨人忽不見處士公老疾卒公曳輓下惡處纓踊號哀動吊人及葬妻孥芻靈一如禮曰吾父已矣吾今藉于王父異日報地下耳同宗三策太公諸侄屬也還自遼左公念兄一寒如此耶撤所臥榻栖之三時進食謀于太孺人界之金使自爲活頃之宗人宮聞風依託視如三策無少厭煩邑大夫河南馮公廉知公經學卓絕延爲二子師公正顏當座授易視程品厥後二子以師學次第名中州方在館邸有束矢罰金輩函幣而乞公先公曰館師非道地其吾奈何

以儼然七尺家于邑大夫捍臂峻辭之邑人服焉自是
公文譽日茂直指郡邑試每高等而當學臺試則輒復
不前壬午之後經房大加賞異垂入毅中矣而以王者
左卒見落公略不爲動已而慨然曰此真有數夫子晉
學吹洞簫耳而白日輕舉我丹鑑鍊液迨四十年而風
雷鷄犬不祥物往往拂亂之此真有數休矣名謂二君
浩洽前吾以付爾曹勿墮吾縑緇業也公由是督課二
君轉轉以劇門下秀異亦雲集蔚然都講不忝齊魯一
大師焉公配于恭人大故太孺人老而未眊也維時憲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四百八十五

使君甫逾舞象明府君及張氏妹才十餘齡耳闔室皇
皇二三孺子朝夕求其母撫刀坐劍傷矣公一手哺摩
一意奉太孺人歛然怡色不敢輒見幾瘦太孺人閱勞
以兒女之故勉爲加一餐憲使君蚤獲饌堂食公十月
廩獻太孺人曰仲由負米自遠方擔荷勞矣此物出官
帑不十武而若淮輸吾家者兒代吾養吾賴道仲由責
母其良食太孺人曰浩也道上甚誚止今日且洽雁序
聯翩可計日吾老人方寸竊竊若有靈焉見其遲之未
幾太孺人寢疾公籲天無所徵醫禱祠不遑寢食凡再

月而太孺人屬纊焉公泣血三日若斷絲殘竹毫不成
聲白水入吻間輒吐沱七日而溺稍稍進蓋宗老人家
大義勉之者數矣既收殮于帷不入內者終禪期及禪
舉禪化剗錢火飛蠶室室盡非也去藪堂僅三尺許藪
堂亦盡菲危矣公面俄土色再泣拜火已展肱抱太孺
人樞大呼兒在毋無恐兒願以身試火蒼浪天其貫人
間節母憐孤兒勿以祝融回祿及也歸土幸甚湏臾風
反得無恙公遲三年始葬太孺人當誦舉羸特鬻祖詒
粟壤乃辨附棺一切蓐簣芻靈視處士公彌倫舉音一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二十四 四百八十五

勵雲天慘愁會葬恣名流快士靡不悲歡交集謂非是
賢母不生是兒三日甘露降庭柏柏乃公在喪時所長
攀號者也往直指鍾公檄檄郡邑諸高才生集湖南諫
憲使君與焉公申之辭若曰吾家累代素儒耳爾兄弟
志業勃發從仕王父以下實臨之勉之此行唯是勿軼
勿惰以躬攻較浸用大家聲我先太孺人黃墟猶視先
君子藉償沒沒久齎志吾老人願過畢矣兒其志之憲
使兄弟至今奉訓辭即暴淪紙敝不戒告身曰此何必
王氏天球河圖也哉辛卯憲使兄弟同提鄉書公聞喜

而悽然不慄也恒對客吾節母所不少俟者五稔耳安得叩厚地而暴吾心當酒輒歎罷酒也當祭于祠淚紛溢墮尊中也二君返舍許許戒以履盛之難不及塵戰推飛一語焉奉二君棹楔裏歸則以如千班宗族視服遠近有差曰五世而上何人哉吾宗五六千指兩兒獨及庸進吾邑百七十士兩兒解額先焉此其福會粹邦家區區京德誠何以堪也越乙未憲使君成進士尋謁告親堂下公始驟然已復覺然曰兒四體業屬縣官矣安得以赤心白意而戀戀田中人滿限道之行抵都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壬午 春 言 全 五

以甲次得戶部持節司保易餉迎侍公公拳拳論此曹軍士終日枵腹受交餽餉據什九在質庫及里閭兒不思亂則灰瘡焉耳餉不時發又恒縮焉不及品爾將奈何則惟有推之腹心憲使君昏昕計調停百出務均務視期務滿品小不繼則羣召而庭慰之汝等稍固一飽使者何翅巨創在身乎咸歡鼓叩頭去公自易歸憲使君以易釀朋尊壽公卻之嚴曰吾能爲胡質兒何渠不爲戚且不入柑鮓者非陶家母乎吾昂藏山東一男子何讓此一婦人憲使君資及守潞安逾年迎侍公公再

越朔擬還曰而公屬入上堂境稍微之謂守廉甚且惠在窮極單赤誼不徇王國作士豺狼節孝粟之厚鄰封無巢瓜鄰干一父恩矣滯我將焉爲吾歸上吾父母丘隴何必王臣膝下乃稱愉快乎公口不道臧否然能以理伏人有小不逞諸酒食過曰坐法易耳安可聞吾王太公師李先生謝公爲經紀其喪及葬手紉徒步極四十里面皴膚裂裂盆酒不霑脣心喪竟三載往者內弟格蓋先朝露血胤絕矣公曰吾終不令劉氏作若敖爲擇從子四維嗣燠咻保挈俾遠侵凌且誦言于公獨其歸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六

言 全 五

邱成有宅居其子母口食衣裝無關二十年如一日也思顧舊恩舅劉公舅母吾姑孺人時祭別室焉陳氏姊遺男啟佑資身無策公僭諸從子謚而收贖之屬司篋綸推解如宜不疑愛于李氏姊逢科澆醕篤于家祠臨風灑淚晚節更深居諸事仲母李如母每當節序伏樽下稱百年無替宗人致誼根櫨戊母老在膝旦暮入耳公爲曰之得勿訖株送邊友人高陽慕蕭九萬外遺上田厥子蒙稚族有齋午蠶食公挺身敵翼力戢邪謀及于壯有室公心始降里更楊提家落女長髮人叙于馮

也公知倍直贖付所親育及笄爲其嫁士人途值朱生
鵲衣百結襪縷不能前公要致舍中爲洗沐予之金俾
販列自全鈎盤高君贊獻次來君儒皆公平生故人慨
念盛漢呂公事歲推赤不白漿爲贈幸不即溝壑何故
從侄王徵受學公門子然餘息病沾臨命公百里致兒
醫爲施鍼石日送醢醢賦含泣屬畢歔爲擗歛更恤其
女弟迄今孝廉李應論有母三十年客亡楚邸不成葬
也從諸生中改筵兆公助之金蒲價一新應論藉成禮
踰年舉鄉書公雅意宗人兒教爲學官童子則購杜氏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八 萬三頁五

廬置學東昂延師歲時損鏤錢餉絃誦彬彬後以廬居
從弟某俾有家憲使君從曹郎以劉太孺人節自言旋
報可如制樹表于門石而堅叩表營祠追近學宮公顧
名追母有深旨焉邑鄉飲禮校他方獨重非甚盛德不
第鄉校族人且議之先侍御公德伏榻官師好學曹議
以公首賓席公遂遣乃赴每賜從及門必先聖北垣首
謝而後乃延邑君輩入也公一拜勅兩拜誥夸三命而
臨鄉里寧非車上僊時即公三命益恭循屬黨宗居里
童孺不押即傑俗俗誦均敵非公數月恭履不抵

邑車門縷紋之謁湯城裏中純弱魯壺即比鄰戒無輒
入閨門之內儼若朝典漸遜時世粧賓祭俎筵旧童衣
屨悉內恭人率婦手指操作不以假人憲使兄弟以公
金紫被躬消盤景偈微託同人間語少置前溪子夜之
倡用資燕樂而公慮胡好謂兒意良佳余老人聰聲漁
色始願不及也憲使兄弟時獻華綺及探釣五方之品
公一御輒却去曰汝曹不憶吾鄉也置然易水一枯者
且人間福宜惜留餘若何葛衫毳布于于超曠食不厭
糲焉甲辰明府君舉進士上第僉用庶常吉士期公書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八 萬三頁五

切囑謂兒子素矢樸忠正宜歷試艱難宣力王家以弘
幹濟仕何必詞曹官何必齋容也有識處之尋領東光
東光故弓高地甫離巨浸民不火炊爰及乎難其爲邑
矣公至邸爲畫荒政便宜若權衡糴糶褒獎緩賦數事
明府君奉持行之遂至起溝壑而肉白骨人頌太公黃
者祈加爵焉公未幾還東光僧軌法僕僕來謁公也公
書飭明府君謂此髡奴敢來相謁慙甚三凡具在然勿
以來謁上下之事惟平心不憶時曩戶牖筆研問言乎
僧竟常法止諸務任丘則惟禮經紳興學崇儒愛養元

元稱過使客勿匪勿侈等語明府君欽于功令至飲水
厲節則父子兄弟孜孜講討有素云公至心活人置肆
懸壺于坊第之右以貧戚許君督歲所捐金石草滋費
不下三四十千都以應遠近丐請且不愛自爲病者手
檢方書與先侍御公先後一轍矣舊城三白楊可二百
株歲侵宗人將鬻之公閱券各予直斧斤無尋焉公每
上冢必躬自荷鍾築列柏肅肅皆躬視堪把北治西第
先建祠廟而後及餘尊彝觚爵斲豆雕籩靡不嚴具衣
冠朝朔望餘日整襟從事即風雨無敢怠遑注心學廟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二十九 上三百八十五

與侗輩謀先以三十千坊諸巽若元君祠城隍廟龍王
祠皆公倡議尤徒云邇日牛僧李賈牛百數辟潦道田
中也麻菽濯濯盡矣李賈後乃自反接項顙請成罪公
咲謂田淖無傷躡足乎田中奴得無驚若牛善遣之草
竊程可學盜門客金法當黥爲城旦公憐其少又婦子
無歸也屬街彈從頌獲末戒竊伏念公磊落沈審實用
世材世迂辟舉坐令抱器以終惜哉然而鄰擁兩甲科
塋然聯壁在東方稱盛絕事乘除斟酌天道何爽焉公
已三拜褒書明府君屬當考績喙噤焉官品壓于其兄

也曰兒秩卑不能重爲命貴大人奈何公爲調護太
于古有之翁不宜高兄老人題蹤滿床黃金橫腰肯侈
矣兒侯諸異時公厚願豐準神恬氣和鬢鬢黑齒堅
可礪望七之齡僅視五十歲許里中所欲善人長世而
延之福澤者再三十年未艾也詎意一朝及此乎明府
君連宵之夢咄咄何祥鄭署牽衣是成永訣憲使君抗
旌河北父子緇衣相聆吟公謂吾春夢必視爾南營音
猶在孰謂茲爲絕絃語際別日哉處士公當大盜鋒堅
視母疾無少搖動可謂孝烈人公以遺腹所謂依依承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 上三百八十六

事北堂而竭于生歿者靡所不盡且緣憲使君赤誠毫
毫獲私天聰報母恩孝洵有踵叩公之歸岱則以會李
節母喪扶疾挽輶近親與感衆方虞委頓而公踏行水
雪中益用淒其不已亟曳登車就舍中繇輟經旬卒不
起公其夙孝哉其所遺二君囑止孝友徇官三事一語
不及冗長治命凜然二君承赴摧殘歛歿差次奔相見
抱頭號咷震烈白日無光鬼神薛暴佐之三家泔水再
見二連及今將禪閭室未齒見朝夕孺子泣日三上食
如平生彷徨總帳如覩而頻觸忌觸節辰踟蹰几筵舉

賜乞醺醺雷雨曰兒在斯兒在斯二君之墓未五十而
賁其情事當垂有耳終當料理此人何及思緒更父兮
生我何以稱人子哉二君所爲事馮恭人藥必親嘗先
婦詣寢門雞鳴冠屨肅請所與甚于公在世時此何必
王休徵姜肱之被孩昵如初摩諸之廬茹蔬共適一門
風素海內所希世程人去豐而稽久遠去飾而觀真二
君賢聖徒矣若夫反風零露間野必書惇則因之矣輦
上其無意乎奏聞自可沒而祀社又奚疑焉伺託言姦
懿骨肉肺附之非一狀將焉辭一言而諛三辰泄之惟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使兄弟世世結好

累誥封淑人王公元配張氏行狀

淑人偕中丞公懋欽于榆林塞蓋懋欽用白檀塞兵使
徙中丞行淑人實從抵榆林甫踰月淑人痺疾發塞餒
無醫師審診卒以不起懋欽爲最後事棺殮悉如禮殯
于中丞署之客位加繆幕焉懋欽時哭冢孫德璋不時
哭長子振宗從濟南受赴哭于寢跪而奔儿 日振宗
達殯所面顰黑哭聲不屬幾絕又 日始諒以殯歸濟

南諸吏將上法賻毛毳無所受垂及行矣而懋欽念在
官下不能視喪事慟不自持乃列淑人素所行事授振
宗曰其謁臨邑狀之東阿志之振宗跪而受又 日以
殯達濟南厝焉振宗乃謁余余乃受簡按淑人之先嗣
那利津人其可考則自五世祖張羽始羽以總旗改隸
濟南至淑人父處士秀遂以閑覽篤行著彭夫人其母
也夫人夜夢大秦珠吞而生淑人淑人生而端默五歲
識文紅九歲即擅巧技居嘗自匿一室鍼縷無停時當
食輒忘食食數易汔不食者數矣時王父母俱亡懋絕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憐愛之以謂處士彭夫人女有貴徵非其人勿輕許而
懋欽適當童幼負雋異聲一郡轟然王太太太淑人亦
難其爲佳兒耦矣一日處士過太公太公置酒與飲會
亦有他客處士難懋欽懋欽衛口荅妻難妻荅如響清
辯粲綺絕類陳思而試之對處士大喜引滿連嚼已復
過嚼客客復請嚼處士爲賀已復請處士太公交酬處
士太公已而自交酬當客許與爲婚姻是夜大醉歸曰
父母前曰快婿快婿誰與王家小郎者又十年淑人歸
懋欽是年太公卒太淑人疾日以劇淑人所倚扶侍者

萬端太淑人間謂諸母孫曰新婦大類余余往奉君姑
於廟見時君姑幸已于疾而瘳今天以新婦報耶孰謂
滄浪夢夢乎丘嫂從旁睨曰姑婦相能樂哉余乃愧見
姑明年太淑人卒家益窘蹙伯兄歛瘞用而嫂脩舊卻
愈力懋欽遂不及見炊火矣淑人積不堪則就彭夫人
懋欽從肆歸淑人即逆就彭夫人曰知君非因人熱者
五賓客館君何害嫂志與分箸所分盡淑席壞盤碗餘
靡一錢以上物懋欽顧謂淑人曰賢哉嫂氏成我薛包
名淑人自是拮据心手無違寧矣值冬懋欽寒淑人則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三 上三頁八十五

煬馬矢相與爲夜因談兄嫂厥薄我我殊不爲意而又
調淑人汝何不從牛衣中意氣望余耶淑人乃唉咎君
固激昂自奮豎視王仲卿何用兒婦人語爲懋欽當二
人喪兩易縗襲縗之服敗爛極矣及禪淑人薦新吉貝
鮮潔照映逢掖竟同學怪問之曰懋欽何裾裾也懋欽
則答謂如賓此服出自機杼淑人屢舉子振宗等字育
不言勤兒襍置諸懷猶力操作沓潮其手左手固抱誦
是以右手任也右手固抱誦是以左手任也如是旦旦
以爲恒彭夫人閤勞以兼人之事悲焉自是懋欽學日

就屢試冠其耦及籍既廩浸以小阜而伯兄愈益振紫
無所粟入則割繫錢入則割紵以至都講束脩之入强
半與公之而淑人略無難色無違言淑人則又不以小
阜安也事事裁損勉爲治辦遂受一廛之居屬伯兄寢
疾則更懋欽行兄弟喪殯于家曰懋欽有兄而今蟲出
諸僦何以成其爲懋欽者懋欽每謂人成人之兄成而
于阜爲之衰見賓之兄成而吾婦爲之殯賓實不及婦
甚于時丘嫂謀他適矣有兒衢在也則就淑人屬兒衢
淑人因風之曰余向聞先處士言婦人守節失節事未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四 頁四百五

始不就就勸厲繫于篋中云從一則青雲荷貳則污泥
唯嫂擇焉且十歲之孤豈終稽固其叔父也魁壘浸淫
于大業日覲有秋嫂何渠不晏然白首也嫂其努力擇
焉不聽旋他適淑人收衢庚午懋欽舉於鄉淑人立促
爲衢聘婦甲戌懋欽成進士丞拜南陽司理淑人逆婦
携之官久之衢婦與衢午遣之歸與具朝夕費不乏丁
丑爲振宗娶李氏婦踰歲德璋生李氏婦蓀而懋亡何
逝也淑人又收璋皇皇字育不言勤且倍振宗時又踰
歲復爲振宗續娶劉氏婦又踰歲懋欽叙遷比部郎北

矣比擬付璋繼母所淑人堅不肯從曰新婦任婦足矣
寧任母耶余奈何輕棄呱呱者而令劉氏婦難爲慈璋
生十歲然後免于淑人之懷彭夫人閔勞以兩世之勤
悲焉乙酉懋欽遷守之開封開封中原都會唯時穀賤
天菑轉轉日甚膳人糗子在所無聊懋欽行荒行疫動
與淑人計賦粥施藥掩骼埋胔以故郡屬元元之衆施
倪萬億無不頌更生焉河時泛溢懋欽廬隄上親執圭
壁沉投白馬身當水衝而淑人肩鈴郡宇殊不爲動振
宗懼乃喻振宗曰河伯爲爾孺子虐耶且不聞而父侍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上頁八十五

祀時一主簿泣在其側策祝未已水下三尺爾爲太守
公子而輕作細人呼暑聲男子冠其冠被其襜褕噉
錯愕旬水偷活令夷門三老官屬謂太守家張皇視陋
自餘七國眈眈視我而咲砥節首公之吏縮頭無佳兒
老婦不爲兒曹願也水退懋欽歸淑人爲述與振宗言
懋欽大服而會懋欽退食擬大獄悉用原情傳法不校
枉及他淑人因前白近聞他郡守往往教吏陰白事入
一切長短及得投書削其王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
弟所言何瑣瑣也君不爲此甚善又太守居得以考功

法自弟吏千石以下懋欽燭下署淑人又前白吏宜用
愛利潔廉爲上上人誰無過而以一青輒當負程繁責
將滿譴矣懋欽曰謹受夫人教戊子淑人以家歸濟南
踰年德珣生是爲振宗次子時懋欽以資遷兵備駐霸
州尋調密雲淑人以子婦喪歸是爲德珣母葬已復携
德珣如檀字育如德璋德珣有所創患淑人如創四體
竟以積勞中痺時時竊發焉丁酉以彭夫人喪還濟南
戊戌三月復如檀越秋七月偕懋欽之榆林塞八月痺
瘳才踰旬卒卒之彌留頃連呼振宗者三其先勝語時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六 世三百八十五

軋澁白懋欽言我往來自檀道見外郡邑發輶人牛推
輓牛喘敝則人任牛力自汗交流日不三十里上番卒
唇口乾燥足重跣無錢買湯手持一杵水自取行勝方
底中構和食之食未下咽噉噉齒擊矣君在此無忘檀
且君今所治榆林塞間遠非若白檀偏介上都聲聞朝
夕可達是非差易明君稟方直今者精意創虜暴露冠
蓋斬馘數多而忌者或曰邀極擊之加以不祥惡聲或
亂中聽且曰他郡父質盟盡可恃也今安得如居檀
時勉矣慎之未幾果如淑人言淑人素絕華蓋平生不

跌倚流視不面折人過子孫子孫婦有所接觸不譏諷
爲便坐對案不食俟其自寤乃已當適懋欽初懋欽去
大懋蕩豪舉不能無小及郵懋淑人曰胡不聽余言廷
事曲中常出懋欽不意懋欽曰汝男子者端木賜矣居
南陽邸數現光恠淑人不恠也懋欽行部歸爲言其狀
相與一咲置之焉晚歲彭夫人留濟南懋欽戒厚樽下
禮淑人輒從殺懋欽間以朱提益淑人裝令詣其弟也
淑人爲伴諸竟不詒弟金每入邸淑人輒索驗印識
明白曰此爲當職之俸也者此爲皂隸之直也者此爲
來會館集

不能害是闕議會教導振宗深居涉學歛成善士德璋
汗血千里一日未離王母寃之行天服輅迎厥泉紵衣
飲恩淑人有焉懋欽一代寶臣取精川岳而俯仰于尊
親之寵逮卑屬之嗟濡淑人一力成之矣寧能脫然于
悼亡之戚哉緊唯亡之足悼也瑯琊四世招泰山之福
而會其全不第屬帷之介介已又三年而懋欽納節歸
暫以六月息淑人尚未卽壞也乃謀形家于年
日葬焉先是越期猶哭懋欽曰誰與哭者德璋曰哭
者兒曰嘻其甚德璋曰襁褓新也胡弗以哭也越再期
猶哭懋欽曰誰與哭者振宗曰哭者兒曰嘻其甚振宗
曰極慘新也胡弗以哭也伺聞而誼之懋欽屬狀我討
諸三年宿逋是媿實亦用懋欽自列淑人行事經史互
陳質文並剗伺蓋遇作者訪焉而又前怯東阿先生鴻
鉅懼露形穢故不知其遭緩如斯也今無可終避矣乃
爲狀如右其譽命紀次生卒寃寃時日子孫婚姻之數
書如左方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北山先生濮陽李公行狀
當世作者率推歷下李先生是謂于鱗不知更一李先

生出濮上其齒同其居朝之日同其談藝同其所不同
歷下蘭貴不暇近人而濮上仇爽政次任俠自豪兩人
者論難過從瑕瑜不相其也迨後歷下名愈高濮上若
爲所掩乃先生脩戈倚耒一日忘于鱗云濮上名先
芳字伯承初號東岱後更北山元美猶用東岱命詩簡
先生生而蚤慧又膚色玉潔也比當挽髮與在駙馬籍
中父母規行使者林君調之謂李郎濮上良佳 帝以
婿鄉遺汝矣先生正色曰芳聞龍門不聞鳳蕭林君內
而而奇之尋罷歸例予青衿先生獨不受也再年試而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三十九 上三百八十五

爲青衿二十舉于鄉僅亞第五人進士不第去而遊太
學凡三下第而遊道日廣韞負日以奇丁未舉南宮高
等用次得江西之新喻焉新喻僻悍民俗踈闊視事大
小賅吏不知官城壞虎夜闌入市蛇關寢門室人交徧
譏先生矣先生夷然謂邑故冰猴令令其無三尺乎乃
司陰岡大盜謝某等悉會論法又得豪牧長嗇夫而登
之其所當他獄裴仰三劉本等靡不驚詫若神邑人章
浚家繁巨萬誤爲大盜連染先生出之浚以一硯爲壽
先生謂此他山也者置之中藏不問也一日藏吏自前

視匪石實銀先生笑曰幽泓清士辱以朱提立召浚而
還之繇是新喻之政冠冕江國卒以不善軌職三歲得
民曹亡何祗後留都抵舍及先尚寶大故拮据終喪北
上改授刑曹郎于時諸郎高伯宗寃心經世彙粹 本
朝故實爲鴻猷錄先生手所著書而言曰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余其改慮從事乎乃輯近代一切名家詩而繕
之逾年亦成書人謂西曹雙壁名籍籍動巖廊矣居頃
之改尚寶司丞尚寶清嚴地居右廣往往唾手上卿先
生侮察任子如嬰兒察簿不憚浸乃欲甘心矣已未充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四十 上三百八十五

殿試受卷官已奉節冊臨德藩德藩鄉郡地州邑令長
爲負黷矢御五封軺如臨叩先生略不爲意撫中丞萬
安朱公直指襄陽劉公俱以氣調脩平生驪先生平揖
而睨之餘客莫得前使事告竣陞本司少卿壬戌再充
殿試受卷官是年屬第茂才同芳迂母劉安人就養京
邸傾囊爲第費獲需次趙府審理副母氏悅之故事繡
衣握方寸印出行部部使率赴尚寶授受以爲常使者
劉宋入先生趣受印劉宋自從行黑衣先生曰印不足
受尚寶不足交訓耶而目黑衣爲二使者大噉之會第

大計因隸諸蠻者左其籍得亳州同知先生自負遷入
一意斷擊無少避回又州孫守卽墨產用井里故莊先
生以亳土屬之先生爲立程課督其援上居閒者若輩
滋不自安遂風校官劉某羅他事擢先生復私淮安劉
通判與謀通判卽志先生以州同括其上座者也先生
未幾擢水壺國見謝眺青山而樂之聞鵲鎮鍾聲而冷
泠然善也至持絜令不詭隨人視毫無異寧二千石以
下憚之用前校官通判中傷坐臺抨竟回籍先生適在
壯年毛甦無戚容曰天其以山林奉我而以溺水之微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四十一 言金五

生者倪文學朱節卿趙景入范貢士若而人爲德于家
者蘇尚書龔觀察邢宗義侯繼宋若而人爲德于家者
叔四老從弟靈寶仲升輩猶子如桂輩從孫炳輩若而
人爲德于僦者余秀仁周正照楊仁輩若而人肺附而
友朱學博周太守蘇鴻臚蘇孝廉蘇右史藝文而友李
于鱗王元美殷正甫宗子相徐子與謝茂秦黎惟敬歐
楨伯張助甫王師古魏懋忠傅伯俊董元仲宋登春吾
師東阿不佞侗相吏而友兩御史大夫南亢王公黃安
耿公兩大司馬銅梁張公登州陳公一督府重慶蹇公
來會館集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春三百五

本朝安懷新編古交編聞微錄明詩集曾家須知壺天
玉鏡蓬玄雜錄凡五十萬言藏于家狀曰元美之序先
生詩也謂似宋延清似王摩詰似劉隨州至樂府則謂
于鱗似合似離先生以離爲合若小有軒輊云者夫樂
府不必言言歌行言律言絕則有唐三子未必遽操前
茅于鱗未必盡歸左袒矣要以于鱗才致橫軼孤高響
絕發昏擲耳駭目洞心矣徐而求之聲實衡而肉好倍
儻絲溫而經麥飽則先生寧甘左辟于于鱗也先生辛
已向予言余爲詩成而于鱗始學詩余見于鱗于元美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四十三

三百八十五

而元美悅元美競稱五子而余見汰余歸獨往獨來而
五子疎試取余言而與五子較同乎異乎是宜弗相急
而寢相遜也余時水矜口噤不敢答乃今又十五年而
獲執役于先生豈復能爲林好語用先生指狀先生耳
大抵先漢之音淫而先生易之以雅于鱗之言法而先
生濟之以通隆萬之趨史而先生主之以騷于鱗起白
雪而先生倡清平歷濮互上下兩君相頤頤各心競而
取舍未始不同歸也先生裔孫鴻臚君以治命狀狀不
佞侗將請宗伯師東阿何銘焉六弟子而爲先生屬草

則可難批而爲珠玉導則不可

來禽館集卷之十九

來禽館集

卷之十九

四十四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

濟南臨邑邢

祭文

邑鄉宦合祭賈烈女文

仰觀三辰俯察九土綱紐人群恃有倫五浸及末世孰能不波至人間生乃揮犀戈不扞鬚眉而扞閨壺白日夜馳清霜晝隕屏彼季女家本賣漿成言在前許身郝郎一十六齡問期將嫁一夕不虞郎乃卽夜女兮有意欲哭其家母曰不然恐生外譁女心內傷父母不測醜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酒向親娛此日具項之漏下新裳宛然素練半匹英魂上天比舍驚呼四衢如沸髮指神搖萬夫雨泣已而悵惶告我縣君縣君曰吁爾胡紛紜此可以賀不可以吊在閭在門若走祠廟譬彼明月珠胎未離抑猶良璞未雕璠璣水媚山輝光動萬宇鏤金刊石照映終古普人希遊在我閭闔編戶縉紳如丹傳顏不貳乃貞殺身云烈未逮交厄甘此同穴既婦死夫尙夥其徒以女殉夫罕覩其儔首陽餓人人譴大謂彼猶丈夫此乃閭第某等世居連井欽此高風臨棺酌觴望風蕩空杞人皇皇

敬告有位三家蓬門佇蹙王制

家廟告長兄主入祠文 代父作

同產三人約實居幼兄先駕鵲仲途中壽謝弟而存門昨漸昏朝夕孔懷靡我未逮自兄見背業三十年簪裾履屨忽焉在前幸藉休明被封憲史白頭多冠近兄入祀兄弟今昔榮遇既夥思紹其先種德乃可種德伊何唯兄是師口無擇言行無詭隨庶幾先民典刑攸賴國標老成家有著蔡耿耿寸衷迷老不化小弟病屨翼我而大我言不違我動是佛委我家乘付我子侄一念朴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二 李三五夫

誠期不相負既種而獲尚亦無咎仲兄念兄既竭其心不圖祭祀乃在扞今仲兄有懷藉手以報三人同生終始相勞一觴特薦告諸學宮明靈不昧啓佑無窮

亡妻陳孺人發引租奠文

自汝棄捐亦七越月婁夕良晨灼腸刺骨纔言舉殯淚則先流時乎不待竟安可留二十一年鳥翼木理胡羅茲展分連折比顧汝夙昔珠掌視兒兒今視汝窮泉莫追愛緣太深生此煩惱誰爲破除哭天欲老素不佞佛爲汝脩齋禮或不可情則無涯憶陽道州三昆不娶何

古何今耶郭望茨父兄毋翁謂非中庸經哉一節終焉
莫從雖則莫從兒女爲質倘貳此心有如皎日汝宗不
祀所親若敖墳澆位爵分焉可逃汝有女兄曰余從嫂
嫂氏孀單善永相保平生燕婉此日憑棺繇綿結恨萬
古千年

祭東阿尊師于文定公文

小子何知辱師甄拔眷言三紀託跡半生揆之世法之
中夫豈偶然之故自師厭政黃石懸車小子依親亦潛
涉水群星敢云配月人隱亦欲侔天而師曲垂教道模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三 劉三

范躬先孝弟力田若噉余以牢體太羹白水復進我以
坤玄若夫六經子史油漆雜篇三唐鼓吹漢魏輶鉛靡
不疏明于臚句選討其真詮維余小子藉解脫乎微經
景大方以窺印洵發覆于閭沕者矣小子有時往謁坐
我園榜竹林賦並藥藥杯傳蓋無山不着乎屐而無水
不放乎船俯慙小子非王弼州之絕代而奚以荷華學
士之奇緣乎往當益都公之北上與師暨孝與宴會于
泰岱之巔倒清尊而吐露言必及于濟北之蒙辱屬斯
人以挽轂若曰余其處而以出付之帳下之阿玄益都

不祿事乃寂然追師麻拜借曰姑是舍旃第四目以相
擊咤然于落落穆穆之境而已也斯文儵喪神返山川
雖師杳茫于一呖而小子則抱公私二慟以彌年駕牛
車以送旌爰迫及于河干旋啣舟以撫輓抵故里以成
攢悠悠六合芒負刀刊益心焉如喪考而不計夫經麻
群居如往之有無矣茲瀕寒臘師偕師母歸安于冥漠
之泉念白頭之翁媼戢萬古于丘田顧腸肝之弘曠上
昆嗣于斯千感元兄之至孝許結締而儻除蠲蓋師母
生而聞此而今此豆登之設聊作二大人兒女婚姻之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四 朱三

祭四川督學傅伯俊文

全才靡量快士不器猗歟我兄造物所畀譬之宮閣騰
轡上駟譬之天機經緯法緘公舉丁卯豪傑如雲踵隨
肩造赤幟獨君嘉興名理一語掩群宣城節俠兩地中
分亦有四明文章揮霍吾兄當之彼氣肅索矣矣名書
奪枝山魄粲粲綺談寒食州消時臨潘縣時驟桓驄時
移郎署時出川東大兵未戢兄御矍矍大役未舉兄鳩
僦工爲國掄木俄爾造士玉璽蒼峨觸目堯李何來說

入浮論以起悠然賦歸萬事不理人謀已巧天意相成
三日入室夢迫兩楹中臂蜺氣欽于豆羹焉時雄心著
于旒旌一巨綳紳兼大檀越向存非存今沒匪沒兄爲
余言最宜超忽余杳兄辭不勝鵲突兩生同籍又復同
盟所不及兄余習世情世情種種名根未輕尚賴兄神
斬其牽縈兄視盛衰如瀝在水人哭几筵按履惜捐余
將傳兄昉古哀謚兄兮軒渠斬余矧畧

祭檢討葛仲明暨配任孺人文

見麟之郊呈瑞于物蓋節之淵厥起維囑仲明捷發乃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五

吳三

應郊淵解元甲科驛祖之詮振在吉人屢試居首尋拜
史官班范作友他或蘭元公貴俯如他或炫矜公則歛
諸廣賴脩輿亭亭世表閱聞名流每取其少秦川杖節
登太華巔茂觀于藩絕交貨錢南省衡文公號得士紛
其豫章亦列祀梓館師元老託其臆心曰吾仲明良興
上金公望驤驤數齒歷武廷納英賢群玉之府府君貞
懿質影徵余公乃藐藐戰其良歲志重淵源夫豈無爲
太丘元方孝先克顯明天不信仁者怨戕哭公哭私原
野廟堂未幾孺人倏與俱謝遺厥孤雛見者痛叱元兄

尚墮閔其念旃第亡存存非余孰天十歲之嬰援襁如
鄰洎內恭人晨夕靡逸飲食齒齋焉于所生萌蘖之材
沱成棟楹積鏹餘錄兩悉授侗與同盟傾座掩袖遺
雛六翩既具而強屬其經營趨公幽房公共孺人九原
含笑伯也如茲爰賁先廟公神清活庶翼此維公歌
恩乞伯帝符祁詵一枝微露其報端肅祖翁溫煦相勞
侗生雅性好紀義圖洵美平昌良惇不誣公兮孺人來
鑒余瀝華表駢聲和其鄰笛

自東阿回祭文定尊師文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六

四

客冬送師綠酒恩州今春迎師潞河素旒我迂我隨以
抵故丘皇餽孔殷聞歡咻屏侗相之惟禮是求休陽
福唐寔尸厥謀長君執執二連抗騶我服加麻我懷日
抽葦兄建祠作計千秋垂當復穿侗則疾郵覽斯告還
一杯清流師其鑒旃神彌六幽

祭先師文定公祠

惟師大造所鑄擬古哲人晚藉綸扉溢焉觀化舉朝及
野嘯不盡然乃建特祠出諸曹臚兩臺合育永秩儀章
歿社于鄉惟師無忝侗來齊會敬奠一觴庶幾傳炤神

其洋洋

祭通議大夫按察使王栢翁暨配李宜人文

邛邛之大白先始興江左桓臺南北並稱桓臺再徙奕世奮矜休徵後啓路籍先登澤翁多祐六子蒸仍公處其季體秀氣凝少從遠宦榻榻是憑整躉間關行喪克勝長而涉學青瑩一鐙啍啍鳴鹿掄魁踏騰尋升南省出理兢兢繼司禮樂鸞鷟作朋三周藩臬車轍輻輳徇民以官折伊馮凌徇官以法繫我準繩治兵治水惟公之能市恬疆固山寧水滌滌登廣訪未罄股肱胡天降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七 九三頁

祭誥封王恭人朱母文

竊聞之婦人政不出梱名不外揚吾邨于恭人胡以稱也蓋恭人實山廷尉而吾邨與廷尉公密戚有連則凌壽懿德實云自中于恭人胡無以稱也恭人受資貞樸

天子慈良少佐廷尉公起家膠序續繼璽璫不言勞

逮事舅姑敬其恬穆有齊季女夫子安之乃者翼成鴻鉅爲國九卿爰自夫子以縣令以侍御以京兆以中丞以副總憲以留都大廷尉彌疆秉轡廿載一朝所爲貴而能貧盈乃自抑庶幾乎天性聞道者也粵自邢尹相持蛾眉室如宮庭已爾矧于士人之家乎而我恭人超然爲度逮下獨仁房闈助道之儔引以均敵之分此固恭人擅代姆師比隣感化而廷尉公益斯麟趾之慶行于恭人遺惠乎卜之矣若夫諸女之宜于室家盡恭人之與訓焉諸弟之瞻于婚學盡恭人之與力焉三族之暨于溫飽盡恭人之與恩焉而後乃今知夫恭人者吾兩姓之所依而吾兩邑姊妹之所取法者也溘先捐謝帝似失職然而恭人榮名顯爵亦既度越于笄副之流矣一觴敬祖何必飾乎無從之悲

祭趙母楊孺人文

伺前母封孺人蓋爲處士趙翁女母雖無出不肖輩追原父姁有罔極之恩焉以故逮事趙氏舅龍溪公恩切渭陽即舅氏視不肖輩骨而肉甥也姑母楊孺人醇德

慈明與吾兩家長少又靡不相宜也迨我母孺人萬太
若有中女實受姁母垂子太學妻會卽姑不宜壻姁然
而吾妹非趙母出也屬毛離裏有別嫌焉而戚宜加密
則以舅氏姁母有不可遺忘之情在耳姁母登上壽子
孫林立家幾中什而復勃勃興得勤儉之道焉遇諸子
諸子婦整整有規不因愛忘敬邑人皆稱趙母賢母其
所與爲婚姻又皆右族巨姓平生無不慊可事母可以
聯矣茲當歸囊啓合龍溪舅不肖輩崇肴醢酒而告也
其有深長之念也夫

不食館集

卷之二十

九

祭濟南劉母王太君

濟上上流前邇後李伊誰繼之五雲崛起李躋憲伯邇
歷尚書究其聲稱不于簪裾千古文章世爭推第授厥
所生令聞弗替五雲有母孟家與鄰三遷斷杼一鷄騰
畏十上邇邇百家淹博彩筆縱橫萬靈揮霍不名官闕
今日李邇里中三母燕翼駢聯矧也青雲異時反手憲
伯尚書君所固有晚成者大易李易邇揚輝盛英殿茅
無前阿母九原爰語二姚唯我三人以子爲士侗生接
壤亦好丹鉛與君一氣何翅同躋君欲報王侗敢忘萬

先太
君姓
左將之墓門三母知名以三子故侗乃不才爲母愬願
萃山龜壘灤水滂滂我言初此將無齊張

祭京諸封王母劉太淑人

今方幅萬里盡人有婦盡室有母而求所謂賢令聖善
則百千不一見焉至求所謂富貴榮寵子孫蕃顯令終
安樂福履未綏不毀如恩備後凋如女貞則萬一僅僅
矣若新城王母太淑人誠有可述者焉母少事灤翁躬
績手麾有古賢婦之風卒以相夫力學餘額貢而起甲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十 李三官主

科寂後灤翁以潘大夫採木夷方母間闢達浹上霧下
灤膏其毒苦而無怨嗟已而灤翁用盡瘁死母扶輿保
抱以三數孩幼魁夫相夫死事還纓故鄉不與于野帛
而播棄其遺孤斯蓋備丈夫之大誼矣自母稱未亡人
而諸子若孫婚宦漸成仲氏司徒公而下甲第蟬聯東
人解領至科占一魁名青瑣烏臺玉堂閣省分藩建泉
九塞中原接踵者軒裳盈床者簪笏祖孫父子兄弟叔
姪無慮十餘爲輩而屬毛離裏則母氏一人以也于灤
有之焉石君家有奮東海嚴娘此父若母各以五子顯

融遂至休明百代第猶未聞石父有名婦嚴母有顯夫
且兩家昆嗣合則僅方分則半歎而我王氏方且駕龍
于八數邁朱于十輪際富之無之童膝擁會果之彥竊
以爲人倫冠帶目擊耳標勾股敵晉百千萬億未有如
斯之盛者也又嘗聞之母舍至性生稟鑒和四體儼
象之儀百行斟士女之範興言君子涕泗滂沱寄我
忘乎牛衣終老若親乎雞警九熊畫荻寡酒縫裳躬
有家彌臺不勒卽諸郎孫子貴仕四方時寓文錦之服
章數走齊鄉之甘脆而芬緘之箱篋盡出賓進曰老人

不食館集

卷之三

士 趙三官

恃粥與鹿無恙也諸子孫婦相繼受國封華鮮驟御明
璫霞而母覺然曰老人所識者推布耳以故諸婦相
示爲不侏蓋中唐之內蕭若朝典約若素門家督不名
乎常尊六畜木鳴于太和嗟乎濟南臺政天下少雙矣
延年齒登九袞神明湛然司徒公身眷北堂夢謝長樂
仲康授出廣退受留侍綵者八座之上卿服官者一庭
之玉筍疇是安毋于家而安諸子第下國則司徒公超
世之識五十之慕厥川胎之也毋今蛻然大隲重厯尺
一臨寔趣合毋其含笑而見漂翁翁其如何慰藉母也

吾故曰王母者古今天下一母也不腆之文佈以潔
清

祭東昌傅太君伯俊母

嗟嗟母今不起矣余知母以伯俊知伯俊亦唯母也伯
俊幼曠逸有氣多豪少年遊而母時時教勅之曰兒其
逸群之足乎不訖衡勒無以服上襄伯俊因折節爲恭
下帷發策人不見其面目者凡若干年而後奮跡取甲
第爲巖邑母復教勅之曰兒今有民社寄亦唯是吳風
滄汰多口事兒其慎旃伯俊到官用坦衷亮節卒以化

來會館集

卷之三

十二 朱三官

其俗而收其聲則中唐之內一日不可無賢母矣這拜
爲臺察伯俊晚而請曰母自今其少息慮以無至大念
兒母復覺然曰兒其未誦指柔弦直之語乎是惟兒擇
之以故伯俊外和內剛陽爲不孰誰而陰摧權貴入數
從行部條塞下事致令大將軍齟指軍後張膽論議大
冢宰御史大夫諸失體狀臺省人盡服侍御謂侍御
居平曠唐不自異乃能歲寒其操如此也竟用是錫爲
大行人而母心愈喜愈慰藉兒矣曰兒自今日是母高
枕秋也未幾川行人出使楚于時母甚情留無疾伯俊

猶內難之而毋厲聲曰此王事也老婦敢以一夕累王
臣伯俊強而前而毋亡何遜矣伯俊得計而哭與楚峽
猿聲相和也已徒跣趨撫棺欲絕也伯俊孝哉毋始不
用小姑息以安兒于王事而卒怡然大題卽不一訣有
臣子之大誼焉且毋素飯依淨業而伯俊捐心奉佛如
王維是毋是子固有超然于死生榮瘁之界者余下士
復何言

祭東阿于師毋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三 卷之三

衡山轟轟湘水湯湯乃鍾楚媛以婉齊姜我師至人含
真抱遺夫人相之不揚以縮我師及第蜚聲曜文夫人
佐之不濫以增我師在朝金華人講夫人進養傾耳珥
珥我師在列玉署同盟夫人解珮雅志琮璜我師孔云
問黨臺臺夫人曰于我酒有與我師未慕手足偲偲夫
人曰喁我鑑有廢我師起家無心貴仕夫人庶而軒冕
泥滓我師閱世駐顏大還夫人企其烟霞粥饘佇目拜
麻浮雲若掃泉橋鹿門擬拉相老云胡不吊夫人上昇
我師皇皇實喪厥朋我師拜章叙致醺楚平生糟糠隨
死殯所皇鑒有赫嗣臣作良安余側席無爲故鄉降卹

自天恩波理玉同穴終則先以身薜夫人不瞑乃在昆
仍我師保裔胡弗繩繩一笑九京人天因果唯是誦誥
孰否孰可某等師門末弟望祀繩繩悲夫人超然雲駕風
綏到岱爲羞酌滄命醴夫人顧之筵几如洗

祭封柱史淄川廷尉高太公

來禽館集

卷之三

十四 卷之三

維當大國歷產勲賢篤生我公義皇以蘭醇質淵懿刻
畫不沿泳遊道直以樂其天不以儒顯乃以儒甄鍾廷
尉公并濟大川亦有和羹梅壺式煎爰師都士翁示型
旃爰秉紀綱翁貽憲焉煜燿奕赫一世所便兄有蘭玉
增旋駢聯吐奇耀采佇觀捷翻曰慈曰儉曰不敢先老
氏之旨翁葆其年公而請急上翁觥觥翁其色喜意中
擊擊促公北發公弗戒鞭未幾翁逝訣舍不愆人倫人
理惟公獨全何則戚末感此絕弦孤鶴橫飛恣情理田
有酒新沛有豆亦蠲生芻何人伺胡不然文章節義翁
興作緣翁之里門屹乎不遷我旌明信不遂言詮翁其
下歆悅乎几筵

祭封中憲大夫上黨郡守王紹庭姊丈

自公離世亦越兩朞卜云其吉題空在茲孝子盡志厥

物孔治無鉅無細營綜靡遺微言游內勒諸焚碑哲人
現行偕天壤垂不朽爲慮罔儉是儀百千萬億嘯窺藩
籬惟侗作狀當實匪奇沒而祀社足鄉閭師馬坊有赫
馬崩生姿我來臨殯爰哭其私骨肉肺腑附痛則奚持二
賢得駕顯賁無涯春言詒厥暨其愛而比風吹雪皓滿
蒙慙名流會契觸感生悲載觀禮制轉歎成悵他人會
弔殺俎酒蠡我所敷告義敦鍾錡嘯今嘯古我言若斯
知生知死金石安務

祭文太母文

朱會館集

卷之十

十五 祭文

太母之逐子于東也蓋自刺史及今觀察之邸中云我
觀察公英邵而練于事文妙而老于吏囑相而礪其操
載星而宜其勤孰是稟成則太母斷機九熊夙昔懿教
之以也觀察公仲春班荆坐侗于濟河之路次首言太
母時時戀土狀啞而挂冠奉板輿作介山之隱而會齋
捧屬且見敦意可藉是便母南颺遂厥雅志遽期太母
一夕無祿卽世乎觀察公之籲天號地將奈何侗于此
徵觀察公之至孝感通焉齋捧而戒塗母且分首詣鄉
園一夕不測扁棺藉幹以上事孰誰親之今安然于觀

察之邸中凡所爲含歛收視具無一之不備諸大夫上
而案下而屬蒲伏相救等于是所親是太母以觀察太君
瞑于觀察正寢也此不可以戒觀察公哀思乎太母夙
昔訓誡觀察公保愛小民禮敬縉綬化誨青衿士而今
無祿卽世民悼惶哭于野縉紳咨嗟諫于位青衿士聚
族酌于郊以莫不日毋逝而我公去濟也父母孔邇之
謂何以惘然觀從來潘臬大夫以喪去事者不至人心
戀戀如此也此豈察言東人定其袞衣繫我公公而反
禪則以學使者及仍觀察借天而能違焉則以人心戀
來會館集

卷之十

十六 祭文

祭野謚貞慈先生張公文

某竊嘗歷覽前代史稱諸書蓋有名父之子而未必其
子有名子之父而未聞其父是故哲參鯉攸不世出而
談遷河軼之代未恒覩焉矧于今之季乎先生產于師
天資龐厚居然任載之器而又蚤慧負博興聲制舉之
外精研墳索竹素部畧蟲魚之贖鉅儒也事親篤孝友

睦蓋鄉閭人每擬之喪太丘設官用世寧詎不可而竟以諸生祭酒老次棟嗣起登慈難爲前博與甚焉而其子制舉業則隆隆待薦旦夕售矣先生比歲室無人次棟所爲慰藉以百方繩床經卷之次身當廝養屢屢褻諭必中任使而後已先生故善酒次棟廣費麴生丙夜少乞先生醕蓋右丞之操深龍如之而無次棟爲之子此其得于天屬者多矣先生萬石八斗以壽考終可稱名父而子次棟名父有其子次棟文章鵲起而饒于孝且重弟焉內行勅倫里推軼稱可稱名子而父先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七 列傳

名子有其父此又天厚人承而旃丹林總不可幾得者也某長豚交次棟久兩人以古學互規繩而余諸孫患痘悉賴次棟以奇術活二家所少歎然者未同胞戚耳今當先生大故余以眊不能躬舉觴聊脩常醖冀先生之一顧而欣然顧次棟以靈通曰是兒通家友而密明不貳心

祭尚寶司卿龍池葛公文

吾濟之封裔水維葛勛業文垂流風未沫公兮絕武兼善承橋李曩齊軌黃近臨鑣國憲家猷綱分目渙公大

其胸明若秉燭外憂內蠹鼎沸絲禁公研其慮昭如建鼓抗疏明廷庸身是顧苟利縣官湯火必赴大工啓舉人爲公難公兮任之靡誠不殫木石金錢往頗乾沒自公手裁間不容髮方中竣報萬年于斯百億其算咸公所遺功鉅酬倅朝誰市撓公曰毋然臣節宜効被躬金紫等子飄虛一日之養言歸故廬孝實忠餘隱乃仕勸出處君親人士健羨盈庭蘭玉行登明堂文章勛業代維闔閭公所有餘人多不足公所不足未罄忠告我知公意公謝我勤九原九土會心欣欣我男未若許以女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十八 李言

妻千載尹班其朱陳契寒燈夜雨白日花林刺談寬酌情好惜惜公勦予柔若委捐剗公墳我篇若樂相嚙孰無親戚知己者稀孰無朋友膚交者違惟我與公目成自少垂四十年朗嗽互照公年逾六不應偕遊造化忌先精英見收率男撫棺一慟欲絕雪地永天來鑒薄饒

祭封吏科給事中楊太公文

磊磊平原風氣攸萃乃產哲人多福斯併哲人誰屬吾翁弘農直方龐厚古鑑巨鐘翁生亶聰懇然玄企等世浮榮塵垢糠粃九流四略靡不挾精經綸經世韜十躬

明抵掌雄談低昂千古冠蓋名流盡避塵埃家孝悌
訓里讓仁茲焉爲政高我允陳翁樂園括開畦繁綺美
實分行來禽青李攬時言具曰吾有秋爾官爾仕吾就
此立仕宦伊何吾兄諫諍著騰前明殊不翅人稱照
乘國寶夜光風裁整峻家允負霜三事降顏諸曹錯愕
于翁庭幃氣足以吐式閭絡繹翁如不聞使尊用腆翁
云去章載拜龍函真封吏諫鴻繡銀青裴服安綬吾兄
所奏豈乏宮羅翁兮素絲其奈翁何踰臺遐齡齊年翁
姥以較鹿門彼寂此懸聞孫抗首業擅青雲太丘之後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十九 劉三石

誠佇領音微

祭累誥封一品夫人鄭太君文

夫人間世稱母以子貴貴子足貴母矣而貴子復大賢
賢子不足賢母乎且也母自賢母則貴所不必言矣我
司馬公唾手建異域勲六合之內六合之外同口一辭
靡不汾陽晉國魁之而母以太君處其上聰明善飯坐

閨闥而受扶餘之捷音賀色動天地于時紳弁軍氓嘖
不申頌及所生曰那太師之母何等母也而太師蓋代
乃爾也司馬公既多受社爵賞本所生母從閨闥衣虬
錦圍虹玉名爲八座一品太夫人其所膺 主上之褒
嘉爛然天章矣而母猶然卑躬自抑手不離績旦夕常
蔬食諸所御房櫳什器動安疎敝有諫劄之思焉見者
驚謂曰太師之母何等母也而斤斤儉慎乃如此也司
馬公繇總鎮納白檀之節歸辭以奉母故而母亦泫然
便上公之養孫子滿前綈綺孝廉駢肩文武而母分甘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二十 宋三石

割炙拊膺于桑榆朝暮焚香嚮空拜禮曰何以蒼滄浪
天吾家所得于造物者亦既隆重極矣司馬公聖著之
歲娛母如嬰孺母所欲檀施無俟願氣輒先之母所欲
收贍窮老無隨親戚故舊重司馬公填室贏糧及焉諸
舍人兒奴產子有一之鮮衣甚口者司馬公必加創拊
戒之曰勿俾我太君知也即今諸舍人兒奴產子臆膺
油恰見人偃僂行不辨其爲上公僕母之意行于家政
者如此豈不誠大賢哉至我司馬公壅培忠厚纖細而
儉之鉢黍而舉之一時孝慈敦睦之政依稀北潯泥敏

風則其大賢視母將母之善令千百年出于虬錦虹
玉壽考子孫之外而司馬公之貴用大賢且掩之曰此
吾君實相公也是母是子交相爲重則在閭在門有徵
言矣伺忝司馬公宗姓之列寔不敢以雁行進乃若以
雁行進也則以司馬公勞謙茹納之以耳母誠吾母伺
誠小甥子侄儔捐環獻誅薦辦陳帛母其用河間氏之
一豚而飲之勿吐也

祭岳父趙公暨岳母任太君文

蓋繹幕之鄉大河環遶平壤豐沃往往名德端方之士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二十一 墓前祭

崛起而閭閻流化醇貞靜淑女德亦饒焉我岳父岳母
其人也邑稱天水氏若昆侖不竭之源滔滔洪衍溉潤
百物至詩書淵濶則又莫敢與諸任齒矣岳父出天水
岳母出任匹宗儷儷唱隨于嚬有宜室宜家之風父治
舉子膏油屹屹蓋破者萬卷而不一酬中歲棄去力田
劬農量晴校雨一遵東魯王氏之書窮困漸積用儉持
之所不酬于萬卷者情百嘯銷其壯心焉其事封太翁
大毋太淑人寒燠若與一身相通假無難色難觀察伯
翁以下雁行者五俱鴻儒有道歡若墳麓離陸之內朝

典在焉一門倫懿今所不視古所僅有也若夫母之安
恬明惠佐夫子而爲強彌蒸蒸孝友贊毗實有之其勤
撫息子筋骸勞瘁教諸女德競勸莫敢與齒之家法
乎以故天水之世閭閻委禽者咸望而趨焉可以觀刑
于目聞之父與母平生無送色無違言汔白首相莊若
賓所謂一門倫懿釐竹不盡述真天壤間兩完人也伺
情切館甥禮陳祖莫縈心百感口舌莫名望北風而長
號其鑒此兒女之深衷乎

祭肥城大中丞同川李公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

二十二 墓前祭

濟南肥子爰產哲人曰同川先生先生生而立飄飄
若仙方寸之間未鑿渾然自登甲第爲名御史以洎開
府建牙仕宦得意不爲不榮而先生自視無有也小與
世廷拂袖來歸岱下閑閑且二十年日唯握牛山之木
阮封中之雲歌白石而操猗蘭人不知其貴人也立塾
延師淑我後昆手鑿章句而課晨昏以其身爲政于里
爲教于家亦且二十年而問然無羨者先生生平之大
都也以故出芳飈采雋厥英賢行爲國楨而輝邦族不
直若阿閼然而屈指其未艾也則先生之謝人門也可

永無遺憾而胡廬地下矣人多爲先生參談一切而不肖獨察先生微而知先生者列星偶謫而復還太清也聖堊以前諸不爲有而蓋棺以後諸不爲無是則先生而已先生先生其領余一觴而收諸死生之知已否

祭齊河房大中丞

房望清河唐杜斯耦維明赫然祝阿稱首公之力學于古爲徙公之立身衾影不渝公而幼清孝豐見賞旣遇安成獨採象洞聲華籍甚拔萃對廷時余小子亦附脩翎齊魯大師橋門講藝威鳳遲聞落登甲第初宦戶省來禽館集

卷之下

二十三 三十七 李

錢谷秩然一麾出守民戴所天望重翁歸假公戎地數載臬藩歷豎邊幟覽移中土以需捫循飲水左省不崇一塵天子曰吁中興良吏金綺璽書旌顯卓異雲中旗鼓遂用借公清風被疆坐祛雷同鉅萬之贊不填滿壑十萬之師飽其饘索繁云王國歛厭矯翰羗彼天驕毀乎征鞍一扎不通上都縉綬譏妬交關敢肆甚口

帝心夙鑒曰爾貞庶彼言可罪彼人實儉公則抗陳臣實不佞願賜歸田期以靜勝自公允告天下寃公紛紛薦剡達于公庭朝野皈心與公起色遽厄龍蛇從此名

德帝稽舊儀卹錄有加黃腸空複綸誥輝霞孝子哀哀雙珠挺秀竹掇魏科嗣衍諸寶如公人理毫髮無虧如公天全舉世所希鉅儒大人公其不負通齊之封競酌公酒伺明小友亦忝姻親特來執紼灑淚青春

祭東光馬祭知文

使君門望品流其門人朱司寇狀之矣同人孫詹事銘之矣布衣上客盛生誅之矣凡可爲泉下藉資者若家茂才諸郎莫不爲而余謏謏與在會壘者之列更何所宣洩而暴吾衷第猶記憶使君夙昔齒頰之談而反覆來禽館集

卷之下

二十四 三十七 李

申析之庶幾以當承詠而已君之言曰意所可則降顏干鸞鳳意所不可則托志于虎跡乃君之爲令尹爲直指爲觀察爲藩伯然乎哉君之言曰最難得者兄弟最可念者密戚乃君身爲政而鄉爲德然乎哉君之言曰河梁蘇李意鷄黍范張情乃君交同籍而仕同案然乎哉君之言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乃君賓列豆而已簞食然乎哉君之言曰鳥啼當戶竹花繞傍池山則君垂謝之年經營未訖而竟不其然者君之少所未暇也君氣如虹君性如龍君音如鍾君貌如童而君僅餘

四十而年不登而君僅躋三品而位不豐則又造物小兒之戲弄而天靡窮要君之森森蘭玉布列清庭燕山培美荀氏嬋隆則又似天定而人可徵余叨獨契一代無雙寸丹不頌山濶江臨指畫哭雲雪茫茫英靈不昧鑒我三觴

祭封奉政大夫拙齋史公文

吁嗟乎伯翁之壽宜躋百歲未已也胡爲乎八十有五而遽已耶夫八十有五人間之上壽最難得也而猶爲伯翁少之以伯翁之德之養之乃猶少之也伯翁平生不識巧僞事若璞未斲令光弗露身通六藝魁然巨儒而自處如不知書親課我觀察兄句權字衡斲于大師卒用進士起家高等鬱爲名臣坐餐封爵赫然人間而自處如未及貴也性好山水疊石爲壘壘峯環水爲池種針藝竹蜂窠成屋鸞殿在檐而伯翁與天爲游與物無競一歌一詠陶然上皇海上有真仙人矣家僅中產困瘡常與里人共之以婚以葬視翁如趨而伯翁口不自言思心弗弗若遺也晚撫二孫若執若轍長先魁提仲乃躬號火攻身錄巨儒奕世以儒擅職種而穫獲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二十五 全三頁

而饒口實述親賓此其爲嘉穀之明驗與哉壽登望九無疾告終嗒然臚化蛻乎若古先之尸解者攘攘世法胡獲考終此正以觀伯翁之德之養而余小子若壤蟲之測造化不亦可爲伯翁地下笑哉伯翁與先大人齒相亞名實相頡頏今之申莫不能無近親之感俱萎之悲雖然吾兩家子姓悉可以不朽其先矣又奚少爲兒女之拳拳乎尊鑒不昧有頌愚言

來禽館集

卷之十

二十六 札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一

濟南臨邑邢 侗子惠甫著

雜俎

古今名人書法評

趙文敏一代清士正行功力極盡無加草書唯帶偏俗
若增朗朗超箸便是羲獻入林更勝國至今文徵仲差
可比肩祝京兆資才邁世第隳然自放不無野狐王貢
士龍秀發天成清池惠風加以數年未見其止周天球
禿穎取老堂堂正正所乏佳趣王百穀適繼不兄未合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萬曆十六年

古法縱橫前代得筆得韻吾聞其語未見其人

淳化帖右軍書評

黃長睿法帖刊誤云第六卷首三帖非右軍書蓋王著

偽作

米元章云奉對屏風共八行乃張伯高臨右軍書

卷至至胡桃十二帖米黃皆以爲唐人書

知問帖乃右軍真蹟

內事肌色三帖亦王著書

七兒至楊子雲四帖皆右軍真蹟亦見貞觀十七帖第

傳摹差異耳

平康蔡家二帖乃羊欣書與第五卷富春移屋閑

十卷鴨頭地黃阿娘鄒陽七帖筆法一手

散勢至鄉里八帖二十六行皆右軍真蹟

是月也以下乃唐賈魯送張說序因集右軍書

永興腫劇二帖亦右軍書

潤別帖亦王著書辭筆皆俗與卷首三帖同

極寒虞休意建安三帖皆右軍真蹟

腹中帖黃以爲偽米云張伯高書得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

徐侯敬豫與奴追尋四帖皆右軍真蹟

臨川帖王大令書與第九卷涉酒陳事二帖一手

表生至定聽帖二十三行皆右軍真蹟

羸疾至觸暑王著傳摹不通文理而上誤脫一畫

秋月都下二朝徂暑四帖皆右軍真蹟

月半長素二帖亦唐人書

許君帖本章草王著改減波磔殊失古意見楊用修

鉛錄

長風帖亦右軍真蹟

恭軍從洛一帖王著書

寒切帖右軍真蹟

前過帖王著集右軍書故筆勢不貫

皇象遠婦阮生晚可嘉興五帖皆右軍真蹟

阮生帖實晉齋刻甚佳著失真矣

瞻望長平敬和三帖唐人書

造次帖亦章草

丹陽至道家七帖皆唐人書

合子至月末皆右軍真蹟

來禽集

卷之二

三 文百九十八

擇藥寫懷二帖皆王著偽蹟

行李帖智果書二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釋文誤作

智永

雪候帖右軍真蹟

弘遠帖王著集右軍書

荀侯帖歐陽信本臨子敬書

窮毒帖右軍書

沉陰帖王著偽蹟

自慰毒熱二帖唐太宗臨右軍書覺矜局不暢

問疾小園七行信本臨右軍書

動靜帖十二行乃子敬妙蹟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折

欽肢如壁上屋漏雨此帖得之

龍保等十六行見十七帖著摹失真不逮真觀遠矣

臨海當北二帖王著偽蹟惡札

清和帖十行右軍真蹟

若耶帖王著書

縣戶帖右軍真蹟

晚可至執手十六帖共五十五行皆右軍真蹟

來禽集

卷之三

四

三十三

阮公帖信本臨子敬書

上虞帖右軍書

蒸濕帖唐人書

西問至採菊七帖共三十一行皆右軍真蹟

罔極帖王著偽蹟

獨坐至此郡八帖共四十五行皆右軍真蹟

淳化閣本跋語

閣帖墨則李延珪黑甚如漆字畫精明而豐腴

爲肥劉潛夫曰真本豐穠有神采此本校世行本頗肥

又豐腴豐穰却合潭絳太瘦臨江太媚一入眼無須別白

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暉有餘而不甚黝黑時有皴皴失字處此本墨色與潘谷雅合且失字處間有真親賢宅本也

前代拓帖墨後微以駱駝油少澤之其光可鑒而無邪清膠黏氣此本是其法也

當時紙以澄心爲上此非澄心大似宣州南唐拓帖多用寸許直簾竹皮料此江南拓法今之作始也米黻論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五 五三頁十

紙極悉惜不及作淳化局中人比亦稱匱紙謾謾有聲而薄若秋蟬之翼此本非宣州則匱紙之稍肉好者耳會稽內史一帖云常將陝釐也此公盡以庫紙乞安石用不節豪議恨不得數枚付知微拓石

唐初字尚道健得晉宋風開元後寢變爲肥至趙宋日趨疑重矧以王知微之中識兼以筆力緩弱即日齊刷爲勁豪比之佩弦之義然終不能自振也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唯蕭子雲知微非不坐臥然資稟之孫虔禮一段迅快故此帖位置無差而筆意常少

校沙門老懷仁詎隔一鄰虛塵評云王著小禪縛律安得大乘正覺信然

評云逸少有女郎才無丈夫氣就草書論耳若真行合居喫井水處第一知微所收右軍草體過多真行不能什二豈盛宋右文平世不辦黃金錢縣邵平種瓜門乃不足知微檢鏡邪草書置右軍第八阿敬却第三信乎天姿限制即大王尚有低昂談之縮舌

昇元帖是南唐徐鉉等所摹綠在淳化前故名爲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壁竹簾梢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鐫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六 五三頁十

手于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鬚髮宛然如在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摹採爲多致傷肥重大反澄清對面九疑何必人理技亦宜然

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研山大駭以爲此南唐官拓的本係賀監手摹清潤天拔品列昇元上件入吾囊中今流在中原願屬那君善寶之婁江公及廷尉兩箋猶在恨知微之吳松大知識乃置澄清不墜采也淳化再轉爲淳熙不勝麓梗雖致石又不及淳化棗材耳濯錦堂未及寓目東書寶

賢一孤王孫而孔煤祗裏人裴堪燕齊全家十七帖似較此猶賢

二王後彥爲王脩敬仁辛欣敬元子時號爲王門二敬又有惠式道人道人右軍彌甥書法成其宅相敬仁早世不足懷惋檢十緒潘谷墨潘中無式道人半行徒令來孫禿永異禪擅場爲之短氣

永欣師有兄名智和亦工八法于時丁與張鼓一智間略不多讓記謂丁真永草惜也不見丁眉嫵和似以快第見遺

永會館集

卷之二

七

文三百三

衛茂猗女史卓然前則皇甫威明南郡夫人尤爲踔絕右軍和夫人倡和于飛疑之細君謝道韞阿翁刑于懸公主所生安儻肩受指家尊唐臨川晉陽二王頡頏金塗房參軍室高媛抗行典午知微冠紳念重都不搜及婦孺千載濟尼言之神王

帝王書多酸餽氣方外書多躁茹氣北人書多怒強氣南人書多鬱縮氣唯是不落積習不囿風靡矯然物表我思今古未獲我心知微供事內廷曾與呂著作文仲李侍御居簡道及此授不

張伯英弟名昶字文舒善章法奕葉清華家風不墜時人目之亞聖即書華嶽廟碑署故給事黃門侍郎者是也姜孟頫梁孔達田彥和黃仲將皆伯英高足文舒鴈行而末季猥書濫及曾未留神後漢知微知微地下汗顏不

鍾元常李太和顏平原多自書自鐫于古所云致石也此帖用木材韓昌黎棗肥失真之語若預爲今日證耶以先代帝王之全力好尚之風流而固愴數婆娑山此正不可解木刻草書猶可行筆則半露強割若正書僅來會館集

卷之二

八

上三百三

具支體肌理全非知微當時何不極評淳化隆準令割嚴郭丹

虞褚歐陽妙蹟流在人間者甚夥乃卷中收取僅僅補綴艱難卽上古稀有殘蟲剩繻不若此也

齊匠新輪縣胸襟論人巧泯矣天則具焉矧夫書爲六藝之首庸可苟焉入手規矩出乎規矩出乎規矩入乎規矩始可與論水墨毫穎之業矣知微在爾時作此大伎倆恐未必撮會如余言

鍾鼎款識琢刻別有途卷中尼公蒼頡數行筋骨不屬

法制未備大于纂帖初指不倖即起知微詰詰
能對也安得遂如表倩毛惠遠沈誠文姚懷瑜李懷
近如米南宮黃長睿者與之縣購名蹟汰擊是正增
所無令王著目爲忠臣淳化洗其積垢大難

作者周難識者更自家察即如晉唐諸名家書隔坐
尺余即能辨其基子昂行押大似有軍然是元晉書猶
非唐摹晉書比也卷中間有朱釋數字乃停雲王人二
十許時筆精謹合度意篆中千億操觚人不能得其
髣余到目便了夙緣益與此公有合也十策中兩爲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元三百六十五
入是關中舊木祖刻亦自具質氣不如用厚料荆川
拓潘氏本易之不失買王得羊耳猶憶甲戌余初登
時粵西張羽王以漕務醵秩係都門臘日手一策淳
周環觀之一少年進賢俄而入庭內謂此足補醵秩
觀此何爲羽王荅曰此却干俗官什麼少年慙而退
時都門轟傳爲咲端在杭付淳化余余題淳化若干
安可今蒸食哀家梨者流輩見也

澄清堂帖跋

唐宋搨帖多用北墨北紙微以路駝油拂之潤而不

致足珍也伏日曬書偶從敝篋中得行故陳釐數番因命
童子以吳懷樞小螺黛拓一十七本并此一澄清覺羅
羅清疎僅與定武秧叙隔一鄰虛塵耳異日從王子廓
中丞上谷覓駝油至或當煩還舊觀

評澄清帖

諸書評中或謂澄清亦謂澄心意澄心是誤爲紙素而
言要當以法帖見本爲據耳太倉王鳳洲先生近以書
來備述上海顧廷尉盛稱此帖道的是南唐楊元以四
十千爲人所購去則余喜藏朱提一流矣行年不惑久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 泰三百六十六
忘晉人結法留以俟兒曹想當有庶幾也

又評

詳觀此帖標目似不止羲之一人想年久霜裂湊合取
成帙便檢藏耳按襄陽雜記董良史江西好事家是本
圖命宛結當是其齋中物

題家藏宋楊澄清堂帖

四明豐南禺口津津道賀知章草書得晉人神秀已亦
往往摹之未多見也此帖傳出鑑湖臨本銷峭瓌然寓
于綿密之內諸王氏拓刻盡在下風矣辛卯人日天

作靈意致汶汶因發綿綿什餘重摩娑喜即頂一再覽
觀旋令家僮煮天池雨前名穀漱久之長安五侯門此
際燎炭開內法鐸呼笙歌敵寒應吟吾曹冷落生涯也

十七帖跋

此唐摹十七帖虛和閒適若挹右軍指腕而對右軍眉
宇也摹石出自余懸椎絲髮椎樞蓋近臨晉人書多圓
熟傷肥而此獨骨肉勻亭時露鋒穎驛留足下起一點
輕塵不似四蹄雷雹黃埃撲人也原本爲蘭溪相公重
購進御留在人間者此數姿佗山耳後百餘年當以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三百九十九

十千享之余非過作狡獪言物固自有直

題王弘宋揚帖

按逸少爲休元弘從王父弘書僅摹椎快流采道越真
是不愧家鷄何論野鶩史稱弘書翰儀體後人依仿良
爲有據而書林譜斷略不經見弘姓名無亦爲文昭勲
業蓋之耶弘性度褊隘少時有公城子野之戲史都載
此而臨染之家竟不授及毫翰才乃生妒耶果妒當先
鍾索及弘父祖洽珣諸君矣此不可曉是卷紙墨黯澹
極得晉宋指腕靈和之致卽老京樓搨小傷直置尚具

優孟典刑也京兩世名能書不以豪侈新邪掩而弘乃

幾成挂漏賢不肖在執死間亦有會厄寧顛凝或者哉
濮陽李司徒吾鄉先達久占京師輦轂之裝其所收藏
甚富印記爲奴檜堂裴池妙好不在朱恭僖下今已蕩
然沉散卷帙畸零殊堪太息此卷幸歸文仲三吳文獻
當不至一博剽錢糊壁也文仲誠佳士其保護之卽世
爲張氏天球河圖自可人弓人得之喻不顧文仲聞之
耳是年戊戌二月上泮余病怔忡手執不律輒顛眼睜
如膠重違文仲勸請乃彊勉題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三百一百零五

題定武蘭亭 自藏石刻

定武以玉兔金龜爲證此不足證證當以拙如椎合書
如瑣窓處子一字一換轉禿毫之致可掬也此本柯丹
丘家藏余以三十四千得之王子廓用四十貂皮易之

題顏上脩稷序初搨本

嘉靖八年顏上邨民畔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
送之學官學官益復不省視齋夫移置隆壁磨房凡來
磴者坐其上真若明妃嫁呼韓有餘辱矣述丁酉清朗
孔文谷先生蒞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念龍諸君

堂中黃庭另石一龕左右列此本揭法不減周藩東書
秋序初拓墨光如漆何必李廷珪潘谷乎

跋蘇歐顏書

四明金君維垣自督清溫雅多才稊居濟遊于象賢先
生于新舍人之門所謂粵璣出疆然後琤耳是冊具八
關七叅家廟參浸浸尚書造羽抵堂至于致石嫻嫻遂
不減伏靈芝黃仙鶴技迺至是哉大梁左生自詭爲吾
世平原終挾僞氣要以獻吉青雲故異時磨崖十丈試
邀維垣壁窠大書之政何必中興頌東方讀乎濟上二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三言七

公其尚借其天風

題新城王太公集古書

粵自生民代謝京夏改遷府庭化爲狐狸之窟城郭蔚
爲熊羆之窟其不朽者麗牲中闕之珉執扇乘馬之砥
已耳桓臺太公名德奕奕山陰相公名章燦燦歐陽率
更名書卓卓墜門片碣遂成三絕互發相重蓋將不凌
矣董恢圭首再盛于瑯琊孔仙麟環復輝于聖代桓臺
其以王氏鐘石重耶鐘石其以桓臺王氏重耶

子廓既勒吳門山陰二師相碑矣會稽之謁趨復飛

州之白骨再肉無論家乘稊林有力焉茲更用伯施書
集填太公傳文文爲江夏郭太史筆立言沈粹若登太
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政與虞書相發負茲二妙
斯足不踰而走四裔也吳生應祈今之諸葛神力與子
廓致石不辭勞勩因並紀之

文皇牙慧會稽手腕靜藏勁鐵懷仁柔翰碑礪聖教千
古絕塵疇克嗣之公子振振振振伊何中丞子廓祖德
梓如雄章煥騰鉤填響搗以假名書右軍九原泣其亂
渠大雅勒碑趙模削柿張翥跌跌爰齊轉使發岷唐輝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三言五

委閣中丞良技六之猶燒藉芳司徒不刊少師有赫萬

億桓臺

題董太史字卷

僕生平見玄宰真蹟幾百種此卷大有李邕徐浩風雖
小下晉人一等總之名世業也是日廣川刺史北卿先
生饒至彩毫遂濡墨爲題此此時波撼河樓不減岳陽
惜筆勢不堪作敵

題沈石田畫

啟南先生畫法高一代所爲闕幘巨軸位置穩密水墨

淋漓天工人巧蔑以加矣宜吳閭光價登伯席衡山上
也此卷都助董北苑長且二丈許靡一筆不惡可煩之
米家船恐蛟龍攫之而去北卿其善有之勿令向日禁
巋鼻咄咄偏人合作旃檀供養爲得

題蘇東坡墨竹贈王維縣

文與可謂吾晉管一派近在彭城彭城子瞻也子瞻則
謂與可到處爲公作記作贊備負天下亦合剝得數紙
蓋指與可墨竹只得一兩竿未及屬厭也彭城遊戲寒
梢萬丈鵝溪澗最得湖州三昧而其文章氣節不翅過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上三言千四

之故宜流傳久遠坐享百金耳子瞻之贊文竹云風篁
雨箨上傲米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鐵其子瞻之自道乎
周伯溫之贊蘇竹云翔鸞展風翻老氣橫几建其猶湖
州之追彭城乎子瞻又云唉唉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
風天然而唉歷劫迄今吾與夷門君復通相軒渠而閱
此也

題趙子昂畫

榮祿公庸如瑩玉神比秋泓以故點筆窗間率多幽致
此卷疎木叢篁穢穢厭態與片石相爲掩映風流楚楚

政不在多無亦魏國何姬衣紫半管呼若對啜已復
水晶宮檻納暑涼颼于時微榮祿作此耶榮祿他幀
頗多重繚厚暉采翠爛然此乃獨標神秀西子未嫁吳
王時都謝鉛華衣白苧衣江頭浣紗則庶乎近之矣

惠泉銘跋

自昔名能好事家斟清挹碧甲乙互騰而惠泉品第二
不少低昂天一之精此爲甲勝豪中灼然甚矣夫澄澗
展鏡玷絕秋毫可稱清泚味侔醇醴寒冽齒牙可稱甘
香淵源太湖一瀉千里其本深矣趨走四垂鉅孟脩綆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厥用弘矣至淡而芳酸以和至潔而茗飲不滓濯錦方
于蜀浪灌畛埤諸皇陂厥變神矣水哉水哉其取于此
哉幼于一世鴻流衡門樂泌口耽心飭神理會焉非夫
置疾遁于洛川較流沫于舌本徒以供荒淫之啜嗽佐
幽奇之談挖而已也余非任育長不識茗茶冷熱倏然
孤澹不撓不澄則于幼于矢諸晚歲其可乎哉

題羅伯符秦國入宮圖

此八姨騎馬入宮圖也何事不着七葉冠來耶其姿其
豔綽綽風舉其妝其飾盈盈雪迴五花拖香以助嬌小

髻便娟而道隊濃深轉潑矜極似愁王孫好手幾于貌
生矣嗟乎此禍水餘灘也而丹青鄭重如此勸百風一
古人類有迷言若作帷幬聲酒間觀不如碎却

題趙子昂真蹟

白麻帳釐臨郭腴玉枯槎輪嶮漆膚若沃既醇且綿亦
溫而栗側而視之厥肉斯倍典午規撫李唐越越並栖
兩雄摩空雙鶴維妙肖形微芒秒忽墨池風沉千鈞一
髮我儀古人疇則咄咄有宋王孫趙家松雪

題汪明生手卷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黃言王

黃平倩太史書雲門法語書從手中得義從胸中了謂
太史自造法語却自書可也謂雲門自書自造法語亦
可也平倩作詩即雲門作語雲門作語何必非平倩作
詩也而曰借此銷詩淫不幾于多此一重公案乎明生
胸中元不惹半點塵若白水陽鏡無煩清鉛白璫盪磨
力即作詩固是平倩作詩亦是雲門作語何淫之足云
平倩計日且還朝試以相質當謂邢居士是學佛作家
也

題王相公書

太原相公書錄聖教孫虔禮出大是書家而斬不
書此其爲州大夫今觀察歸公書初覺風骨凜然久
頃成嫵眉太原一辨香真爲韓雨宮

題元人胡馬圖

元人多作西戎郊馬圖此其矯然者也深目胡兒
眊衣用黎單裹頭與驢足相狎馴而相忘足微跛地
俗馬是馱輪此撥種庶幾四蹄雷電一日天池者
槎在野銑然慄慄寒鴉數點似掠似窺情景宛其
布色大類天水公素亦滑膩非市機織瑤璵目可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王

宛其山其璞

題出師頌

章法余自饒爲之但無百日功耳明春欲移居西
一勇猛志當令柳葉書畢也

題吳文定書

觀翁吳中前輩行誼擅絕不直文翰之工爾也書
蘇學士濃顏厚而祛去吳習亦畢竟趙宋本色耳
實難

題湯翰林干文

史游漢黃門令作爲急就杜度因之傑有骨力而字畫少瘦劉敬王因之變法加濃而結構工巧張伯英因之遂造其極世所傳八月九日是其法也

崔子玉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崔寔從裴克紹以逮羅暉趙襲衣鉢錚錚并名此道鮮解相遞厥有定評羲之急就二卷古法緊細獻之白父前人章草未能宏逸極草縱之致蓋微嫌前代笨鈍而亟欲更之也

王廙是羲之從父羲寔從廙受章郝愔章法亞于右軍永初竹簡常誕八月皇象文武索靖月儀羲之三月廿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三四五

四日豹叔子敬荆川自餘孤不度德亮白董卓七月廿六日曹子建賦蕭子雲出師頌悉章草法梁中書侍郎虞和書評云章書書秩中九十五卷今散逸不復追尋良堪短氣

七才子入關圖跋

眉山老書生作七才子入關圖此其例也畫爲王元通是以字行少師李成爲人豪逸自負每畫竟自呼奇奇數聲蓋踴躍于丹青毫素間者畫繼目爲滄州人行筆設色有滄洲九河之意風氣能助人哉曾見程純老所

藏李營丘山水巨軸此正其法付授之緒的然不爽才纖尺幅談何容易也經理縝滑即小點敗猶如截肪前代事事不苟類如此

跋王若水畫

甲戌余初釋褐從婁江高氏張復壁間見王若水秋海棠一枝上棲白頭翁二深鈎淺渲真逸品也此軸豔冶中見澹致肖似處去痕態骨韻兼絕工士兩擅源自富燮夏奕來不直師承黃叔要趙榮祿而已公名淵錢塘人都不作浙派祖余有揚遇金定鑄此夫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三百七

題趙子昂真蹟

文敏平生規矩右軍即大令中寔不伏此策都從聖教蘭亭幻出而微參北海岳麓余也裏中一瓣香端爲魯南豐

題德州牧鄒北卿家慶圖

此德州牧北卿大夫家慶圖也北卿以藝林才士藉興方州其政德也以德政者也有才而不術才也潔身徇衆嚴使人愛寬使人畏蓋聚德萬億驩心以享北堂北堂樂融融也非徒以五鼎口腹養也以德政養志焉者

也貴至方州及于北堂良食且志養焉都都甚矣北卿功名道上荷天未艾也北卿成其爲孝子也乎

題趙文敏畫竹

讀材今聚彭城此文蘇一段佳話偶觀是幀宛然二老家風榮祿遂饒機材哉僕亦近師湖州

題錢罄室畫

錢徵君書帷前後悉翠竹碧梧大與胷中丘壑相映發故瀋墨爲圖居然玄勝此卷規倣吳仲珪淋漓蒼莽幾奪化工人品之高師法之古具見之矣刺史邵公雅寶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王貴宣七

題王雅宜墨蹟

王履吉書元自獻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援即祝之奇崛文之和雅尚難議雁行矧餘子乎余三十許時寔諳此法久之易輟改途茫然故步殊不任年華之感也此軸陽丘銓部胡公家藏神明煥發校別作真覺精嫺若無論世代真可登于昂上估矣百穀向余言履吉品清

夷簡貴鳥衣龍鳳儔拊今念昔願執斯役于斯人

題趙子昂畫 家藏石刻

湖州之竹真而不妙彭城之竹妙而不真湖州踈踈密密彭城不密而踈二君直氣凜凜是以筆底勁多和少森然劍戟瑣函倚籬無有也子昂此幅于至和處見筆至密處見墨未嘗不勁未嘗不踈所謂瑤臺緩步羅綺驕春或足擬之余家舊藏管夫人蛺蝶一枝猶之芳天和暢麗人臨風彈袞醉嬌媚殊不勝情此花此竹差足當榮祿朝四仲姬衣紫綵半臂援醜酌茗嫵媚相盼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王貴宣七

題詹鵬翼小像

千里無契需萬里當何如退筆十簾緇一栢灣驚噉噉敦聘厥厥縹緗之上細鞋捆自我不樂將胡爲

馬鏡石像贊

端靖鴻龐則泰山之凝立八九雲夢則合靈襟而吞吐以出入筆挾天花蹴踏文士而歛之若無佗技坐鎮邊廐不煩綽足而虜部輸誠隨彼幻茅開府建牙佇屢乎丹宸公方偃曝南榮笑捫螭蟻槩其平生不進而退不

駛而遲知自守黑竟占九杵之勝如今茲者耶

弟子頌像贊

渾金撲璣不露以儲福福遽遽表裏之餘我人待精人
我寄處藝及礪諸靡盈以虛是所謂大器晚成至德必
世者歟

讚雲中君像

玉珮輕攏皓腕微攬神光離合迴戲乃翔彷徨徙倚玄
翳彌長之言託詠款囑楊芳坂衡抬翠悵立南湘沅波
信美誠素無量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王羲之像贊

身兒亭亭玄靈引氣恬淡精華尺宅可治法海四達筋
骨血脉落落玉虛千年反魄童子服伏丹樓俠口道士
仙人忽入我室遺像在圖徘徊瞻佇染跡猶龍永無涅槃

達觀

既有聖泉亦有益泉泉無聖盜惟爾學人強生分別若
聖若盜舌本無二強生分別一心慕聖盜何從起廓然
無聖有愛則二惟爾學人強生分別渾身入萬四千毛
孔一浴聖泉滋垢彌淨非泉爭體我體自潔非體自潔

本來無垢寄語達師觀破茲義詎無聖盜亦無水泉天
一寥寥合掌啓焉

爲張元平題

眉山神奇遊歲翰墨咳唾縱橫軒渠裂眦惟此兩端匪
關大致峻節精忠兼是不器譬薦大羹頌厥鹽豉譬列
法筵先厥揚禪雲從霞旂風輪電轡片帖千金市價不
二洋洋清潁一行作吏點筆題詞展也佳事書帙前規
詩晞往騷蘇李雁行王頰赤幟幸不鏡錢論厥在笥馬
坊城中光惟日熾元平儒俠力可活榴遂令蟲魚訖此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演盧士深妻豐言

虞世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韻
兒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
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花
容伏觀呪言歲難敏妙何云蘇氏之機圓轉周遭不減
相輪之巧且桃花韻面人面解作桃花春日弄兒阿兒
盎然春日六郎翻似今日門中天桃削作湯姣恩移
來樹色曰余不信君其問之永興

程君房墨譜

陳蔡園中之醜矣。爾鼻祖也。上黨嶺際之松心爾正嫡也。至今雲來居歎徧滿遐邇。繩繩詵詵。攻苦淡敷。墨子之世其官不貳其職不溺者耶。

二千卷之黠乙汝之以長楊獵之。夸詡汝之以公輸氏之樂制汝之以相國寺之鬆塗汝之以大宗師之寓言汝之以鳴乎此五墨墨非夫晉平公之墨墨也。

其質則墨石之罪骨耶。其膠則墨牡之膚儼耶。其水則墨葉之溫泉耶。其巧則墨翟之飛鸞耶。其亡幸則墨尿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三十五

之亡賴以殺其真耶。

高奴之脂廬龍水二物君臣劑玄體天章沈郎解厥理

有斐其文代刷制

疇譜汝陳玄署汝容卿也。磨硯不型。砥筆不稽。箸紙洪潤以鑒是所謂四美既具。漚潭文府相待而成者也。

又

邵安與朱萬初帖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

嘉品乏絕。野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擣治之。研

鳳觴。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

潤澤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畫香高齋。蕭閒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益墨之與香同。一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幼憚燃漆成刺。遂一時光價幾成。墨妖余譙幼憚墨刺。乏香幼憚譙余墨有墨香。即蘇合贊焉。矧夫龍腦余復謂幼憚今日墨爲政。胡弗自後香並爲政乎。然香有至韻。沉水梅檀非品也。雕房綺閣非地也。肥肉醇酒非主也。儉情邈邈非客也。勞薪獸炭非奈也。淪肌撲鼻非賞也。狎湘而將身臥。淚颺送微裏。鬬薜而借舌清魂。烟凝

來會館集

卷之三

二十六卷二百廿六

弱縷或無見。鄙於萬初。爾幼憚有意。苟令君余將露句

三日

墨談

方于魯墨擅名。歙州當以色澤規。撫取勝磨之。若糲有香氣。無墨氣。所署非烟寥天。一殊謬。不然左司馬公差

愧太玄氏董狐

三十年前墨止和刺成餅。不施文采。貴在草細烟直。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觀。砥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銘。鳴敦。饕餮。神恠。

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出妙奪化工即皮相之採采可鑑
梳表蠟裡無益文苑有慚上玄

今三十四年故家所藏舊市墨說之如枯松枝略無容
華磨之鬱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許都如止水豪
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盡屬上清高
華鮮今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一笏之費價抵
連城

僕十五年前于都下得一挺署記爲辛亥政與我生之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春三百八

辰相值此三十八年間閱幾家梅月幽香迺落余手彈
之鏗鏗作金石聲色理闇然鑽之彌堅即煩憚浪一擊
不能驟碎然亦不欲研磨寶若軀命再三十餘年擬作
河間壙中殉不復令從世代間磨人

余姻家齊河尹大將軍一日談墨即從秘緘中取一丸
見遺謂爲胡元時物兩首作銳重可三兩醇黑無一字
款識第絲絲起髮理太樸中寂舍光旌似北地松煤剗
想易水耳孫流在中原者差不失彌祖北法耶顧家婦
清心玉映正何必黛眉細額迺始爲佳

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使爲里兒攘取殆
盡間有一挺爲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時物不審
作何色象計今不爲郎舍女兒畫眉則爲塾師小童塗
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郎竈下桐焦

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冒黃
企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磨臍色奪朝曦芬溢九竅如
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荷露清遠韵朝堂高貴不比寒
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擬作薄片多暑龍香剗磨之汁清起重風不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三百三十三

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水不漬
着手不污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手磨之飲河無不具
足捺管頭拓第方丈利可截紙汁堪入木才也黑凝
點漆弱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氣氤木
石傳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爲墨卿解嘲乃知險
慶棄助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實實虛既
沉復清是曰墨卿

松煤不膚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開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剛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爾爾

墨月可盡一笏筆半之研可建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稀膏墨不知從何作始見今歛製墨銘云爾僕不深知墨法第以臆測恐稀膏不能取汁清想以和勝耳和勝非墨所繇得貴也鹿角作膠從來稱尚何渠不辦此迺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五三三

辦稀膏抑亦宰夫多於捕鹿人耶言之可資嗟嘆

余托同年友巡江孫侍御爲製數墨云是受方氏方略磨之糊筆不堪作一字百計爲墨原不可得貯之四年

所卒無一當又從年友牛觀察得數挺愈益不任側理用然獨新樣可人不欲棄置因自失笑非真賞流

于魯墨滿天下聞亦能走四夷想心手與世代低昂此猶末季烏衣中僑盼耶倘亦別有秘合獨爲司馬公出一辦香故司馬楮實標目平北士局曲井畦不免爲墨

氏司馬氏抑掄

評墨

研尚端州近則龍尾墨貴奚潘近則羅小華方于魯程君房紙則澄心鴿白今則剡藤玉山筆重宣州諸葛派演吳興張廷錫陸子復等俱佳

筆附

頗憶李唐筆工用義之法製數筭筆餉柳誠懸誠懸大志謂不中揮染工人復依今製重饒柳乃大加稱賞遍爲延譽工人夷然不屑遂用是定右軍誠懸光價良工苦心亦大高識大較魏晉間布豪如鐵一味整健下此便取隨指腕柔調安得字裏銀鉤僕私自語世有辨筆人迺能辨書談何容易

跋紙

陝釐一名水苔亦云鹿苔原藥品古用以造紙遂號紙爲陝釐轉訛爲側黎再轉爲側理紙名陝釐至今相沿翰札中都辦用之義之一帖常將陝釐也是道藥余借此僞語作紙爲言非誤

古鑑銘

絕照覽心圓輝屬面藏寶匣而光掩挂玉臺而影現鑑

羅綺于後庭寫衣簪乎前殿

湯題

僕七歲能作擘窠書先侍御公勿善也對人云早慧非福也又六年作雅宜楷書越春鄒督學湓齊取僕弟子員謂此兒文筆當以古作擅場書法有前輩風先侍御公亦弗善也謂駒齒未成徒益此兒過耳及登第年廿四長矣殿試卷雜用沈度王雅宜趙榮祿數千言一字無遺從今少師見之頗驚駭謂徐淮以北故無此乃竟不知何說落落三甲後半未餘五十許人耳先侍御笑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上三百字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一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一

濟南臨邑邢 何子愿甫著

記

歷城陳令君爲李于鱗先生立嗣置田記

于鱗先生歿世且三十年所矣其子駒後先生十年奄謝二胤子又相繼無幸死于是蓋代哲人幾同若敖分膾食于蓬丘之上所遺諸寡婦人二稱爲先生巾櫛膠一則駒者婦卷婁浮寄于西郭窮巷間僅僅比下傭汗邪數晦不足供糝稗三孀吊影夜覓少膏爲人作出嫁來禽館集

卷之三

一 礼三百五

衣補藉小餬口而其期功疆近中表姻婭之屬率亦戚跡無與通往來女子之交脯根永絕遂令先生一抔馬鬣荆棘等身經襪無椒漿之奠歲時彷彿廢罷可知已往往動輪之賓踵接濟南惟相與嘆先生無家無後付之無可誰何卽已吁嗟嗟可慨哉上谷陳君采居平脩業制舉而外最好于鱗先生書且亦微聞先生無家無後狀心竊竊念之謂一孱書生何自而播惠施鍾期之位乎天若悔禍于于鱗陳君廼成進士令歷城下車月卽擬爲先生後聚族僉同得先生諸弟成龍之孫世

茂之子市云歲于先生親則從曾孫令君手疏告先生
肇錫嘉名曰嗣爲之娶月賦因數斟歲給布數端以急
此兒三嬾一日而見丈夫子更通爲洗沐喜若撒節望
天而數十年彷徨瑟縮咄咄地下之老遂一日而稱人
祖異哉居頃之令君又心竊竊念此不足爲嗣沒身計
也者而能爲于鱗元宗計也者迺蚤夜盪胸蒿目而精
爲籌曰非宅孰竟厥居非田孰竟厥食也因謁臺上記
一時臺監郡俱誼令君之拮有請必從爲購僦臺百晦
之產宅亦稱是計費一百八十千又爲葺其窮巷故敝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一

二 劉百六

宅迺茅廛填不憚指麾計費三十有四千已又爲嗣課
小學讀已又爲議婚令君之爲此也不沽世俗捐貲俸
縉名第調會計經費之餘取贏自我而靡所病帑一錢
嗣及有田有宅易下傭之處而席人口無饑之業三寡
婦亦遂有家于鱗先生自茲魂有守主墓有時祭一惟
令君是憑是依令君之功鉅矣哉有唐李白有子伯禽
後白先禽子孤絕二女子流落農頃視于鱗今日正等
爾時范觀祭傳正爲白朽骨圖亦與令君同意而令君
惘然視力俾于鱗無子孫而有子孫則更勝之蓋代哲

人獲與繼絕興復之義以快詞林而尤士曹此實天壤
一大事惠施鍾期之位奪諸吳門予之上谷蓄于海內
同袍之素而酬于官下後來之彥益以見于鱗之道大
而斯文之不墜于地人勝劣于志足證焉其以事如
濟南得諸薦紳士輩之談說甚督隨而一夕焚燭爲記
之然非令君意也儻亦天下後世薦紳士輩意爾

逸事

參知馬叔先逸事

叔先行履其長君茂才據拾幾盡矣余不敢復舉而臆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孔言五

其逸一二先是乙丑言官豪少年某川中黨指持元老
申公甚其所用持以山陵故曰法不當相冢書所密疏
極危臣子不忍言旦日跪且上而叔先一夕遺何得實
躍馬夜過少年所佯醉批其關迫少年者前曰勞苦諸
君申公宜當何法吾聞之 天子以天下爲土山陵之
後天且卜之吾曹非堪輿安得以相冢一字書而危相
臣構 宗社大卻耶公等且休矣其以酒來遂開飲至
旦少年者慮事洩不得行而申公乃得枕高矣丙戌丁
亥叔先先後主內外二計先事颺言曰其不憚無耻而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劉言士

酷殺人者毋貳其外飾名行而中實陰賊者毋資一時名士用挂誤株連岌岌累九者悉不坐蓋所陰臨善人實多而同事刻深者泥自是愈益不釋公矣公居朝元英一切不爲訛敝即僚友間履歷不當契輒面絕之至有異人私僚友則又過暴僚友長不令僚友知久之或知愧詣公而公遜謝不自居用是公之意氣徧京朝而依公爲左袒者藉藉如雲公某都諫公懼乖風素不爲采衣重豆而對賓客則率進美食基酒留連務令人人得意而後已其獎成後進推較流輩無訕齒牙不惜若將傾身焉而急人之難則又傾橐以爲常矣今御史大夫李公往以撫中丞與公共漉淮每讀公愛書即公風議而歎口馬君少年即古稱鼠獄雞碑者其才識胡有也凡爲其郡縣屬無不惴惴上記曰此版胡任馬公荅至所馭郡縣屬吏如麻城周君烏程朱君則又平揖而下之曰公等才氣竟當十倍曹丕我何敢以一日惠文而傲若曹及意所不可而憑倚輿援者則又奴隸叱之不少假也那生歲前問計而走唁之出吳橋吳橋老人道伺那生而歎曰此必昂馬叔子叔子而逝者吾曹將

不場又數里那生井而慙焉泣者婦啞啞哭聲曰此必昂馬叔子叔子而逝者吾曹將不續吁嗟嗟乎叔先胡以得此于鄉閭百里間哉叔先五丈夫子皆玉立不墮其家聲強半爲時鴻儒視進士舉如持左券而旦夕折也其所平生交與盡四方瑰偉大度文章節行之士故先後爲兒女子姻家無一不閱閱高門者此其大致可觀矣嗟夫山川敗精英幾見夢我言而在其萬一名世訛筆而采焉

呈詞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朱言士

上黃撫臺呈詞

竊照于文定公扶輿間氣昭代偉人蚤起譽于聖童咸預占乎國寶齒當舞象書泮等身尋及採芹詞薦破浪裴青感露時塵畫藁之悲掩袂扇冷日切靈椿之供歡荆共被同氣叶音推孝友于耆年取魁名于總角迨登甲榜爰東水天親十載之講幃輯兩朝之實錄南宮南國樹多士以如林倡義倡倫諷行喪于大相忤時不悔脫屣如遺以至炙手權消籍家議起于時門故掉首路人而公獨抗志上書副言司寇乞保垂毫之毋力揀

新棺之奇果續連緡人傳戶說正直忠孝迨古所稀矣
復舊法進海登宗伯持藩封于政府諍國本于聖人屹
如山竹之不移竟致麗明之有耀道行身隱人顯我藏
築室東郊戰身四僻國故朝常之益練七略四部之彌
親恨少人間未見之書養成天壤所無之業祇怡情于
殘菊豈有意于樹槐而及門者戶限將穿執經者口吻
欲裂公爲叩兩端以不厭敷四教以達材悉稟洙泗之
傳用造縫衣之輩東人未嫻聲韻公更一意蠲鍾亭多
識字之侯邑堂陋馬融之絳帳蓋何陋之新都養渡以
宋會館集 卷之三
六 吳昌六

講讀詞章補裨文獻此又生等飲河一勺望洋無際者
也頃者清輪走郵司馬如京九域想望太平一日遂成
捐謝用史魚之尸諫動哀雌之生悲眷言優渥之恩已
極泉臺之寵而生等願瞻無所俎豆興思竊聞歷下殷
文莊公業有專祠其家疏請 勅建下部覆議德平葛
端肅公亦有專祠久蒙兩臺批允署扁表楣而德平已
允春秋二祀所有祭品合用一切久入正支徵辦可查
今公長男官生于緯情願自行營建不擾官司水石堅
冊置買有緒且學宮東側基址相應伏乞俯賜准從令
宋會館集 卷之三
七 世三三

其家特建祠堂比照德平一體編銀有司奉祀實與前
例相合至于 勅建句思且不敢輕議生等衆族稽禮
義切情真不任百代瞻仰願頤俟命之至

代德平諸生爲葛東山應詔呈詞

竊照本縣廩膳生員葛引生受性孤高得天迥異蚤當
舞象矩度已邁于成人頃及束脩穎悟殆鄰于上智迨
赴膠序不逐時流他人披倚以晚師傳而君獨肅立如
齋同儕狎暱以倡友朋而君但靜觀若壘足無橫矚目
不傍觀曉夕五車卽蠶納水霜之無開劇閒一軌縱情

寔虎豹而不驚比當乃父與川先生

若掃而挺身竭戶竭力 親躬安大布之衣口絕奇珍

之膳于時厥考坐卧小樓夜恒移丙而君潛躡廢戶

火牛木營咳必伺其微音茶飲不須于亟召命之鈔

教以檢尋目腫詎敢言休神骸未嘗稱息以故 國朝

獻典遠古史編輿博不謝于淹中世學可方于韋氏至

于應時制業絕去浮文全遵朱氏之微言遠紹孟論之

古義即累科三則略不改其鋒鋒或轉難于場未足擢

其岳岳嘗謂賈太傅疏章切理呂東萊博義會文陳言

來禽館集 卷之三

每佐父以揮毫擬古恒標題以著論程宗伯命世大儒

孔方伯一時魁宿咸謂君今人古行今士古文左辟選

以先民後歟甘于下駟及陶二嗣不惜百方臨必以莊

教弗易子履楚與嘖咻並用而履楚爲多文華與根核

同程而根核猶切夏需簞亭冬止絮袍未聞卿相之門

一類乞寒之素以故長承先蔭而吏治絕倫仲繼魏科

而經緯猶主人謂雙珠之照乘悉歸一德之正家若夫

五世同庖一門千指條條井井肅肅婦孺外閭無女侍

之蹤內甯絕惡童之影無論群從亦有諸父其曹靡不

稟正訓言藉資道與叔安弟節兄利師學方之則路自

相朴勉顙顙互爾規程匪古云然于今爲烈矣且復念

夫同人四體環海一家義學義倉追范龍圖之遠駕檢

方軫疾步陸敬輿之高風貧交半賴以委禽通族率綠

以舉火及于疲瘵殘疾尤先饘粥絲裝急友則啗血不

辭拯溺卽濡頭胡怨聞人揚惡如觸尊名兄士雙邪若

親奎炭間遭狂狡罵詈及門唾面不異于婁公何難殆

幾于孟子清如水葉究謝綽之胡威信者卅青儼化間

之陳寔居恒慨夫冠婚喪葬俗習不經比耦禮文制殘

來禽館集 卷之三

無考君則手排儀節身試弓旂不謂叔季之秋獲覩帝

王之世至所難者與配新儒人歸同冀缺案比孟光一

旦閨閣先捐永誓藁砧無貳造丁強歲遂絕賓媒王少

府之凜凜貞操曾子輿之皇皇義烈揆之往古千載一

轍矣貴游胄裔豪侈成風笑田禾公子爲任迂訝范氏

純仁爲傷惠而君友丹若弁步擔如飴往當與川先生

被 上詔書司徒拜命會君夙嬰羸瘵不勝衆謂

管假復與似爲良使君乃至竟冒炎北發卑御一瀝見

者驚謂稍童識者服其大度率以不任粉飾未兩月而

無祿告終此其得正何論結縵易章哉君所著有通
禮考過庭紀宗約族譜易經解四書說文東川論草良
異羽翼乎聖經是足鼓吹乎聲俗以故門人親鄰族
而謀坊文範之坊名準於美觀在里人曰文肅先
生在曹司馬曰貞愍先生二謚並標惟所央擇竊獨惟
夫世人作事于寒素則驕首抗顏于閭閻則逃聲匿影
蓋謂避嫌斥卒遠謗饒慶不知理求富實事貴得真必
也尤絕之資盡出迷高之賤則是松柏果生于培塿醴
泉必出于淵沚永世黜宗之爲肖子而純武耀代者之
朱禽館集 卷之二十二 十 列 五十二

第一指也

論

倭國論

昔杜牧作罪言言浪戰之禍也牧有職守而言非職也
故稱罪焉余山藪病狂所謂隱居放言者也亦言今日
戰陳之事將無爲罪乎噫余之言不出于家不聞于天
下姑識其事于環堵之間而已矣罪焉雖然言而不中
益以見國之福而已之愚則謂之罪可也是亦宜以罪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一 上三十三

言名之萬曆丁酉倭寇朝鮮我大舉救之詔徵天下兵
集王京增沿海鎮巡重臣三四督軍資品具甚嚴山東
諸縣積粟悉陸運至登州而旅順顯設大臣督餉漕衛
入海踰鴨綠而東加歲賦十二督撫復以不足請上
切責戶兵二部調兵食愈急于是朝野談倭事者盡起
竟不知要領所在是年冬太白晝見經天者三月歲星
久處天街之比昔慕容氏起遼碣跨有中原其年星占
與此正同燕太史黃泓所謂陰國必勝者也愚仰觀天
象之異又覩邑中徵發旁午百姓駭惶會病無事伏枕

瘋憂因思 太祖皇帝典訓昭然今後世勿有事四夷

以疲中國此聖人無窮之慮又獨深絕日本誓戒再三此至誠前知之神詎意二百年後倭變忽作禍始朝鮮我受其敝既輕與戰復輕與和事不諧乃更言戰彼窺和戰之隙而擇爲利我無必戰之畫而漫然應之前事則非伐謀于始後事則非定計于鮮均之僥倖一擲而已蓋我之勝負視倭奴之強弱倭之強弱視關西之能否余足不涉海上身不至行間其能否何由而知然自傳聞測之儻亦可以得其似乎彼關西之跳梁幾年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二

二 三百八十五

矣謀吞朝鮮而朝鮮不覺和誤中國而中國不知且今年六月始有變運之形八月始有入寇之事水戰而關山之卒盡殲陸攻而南原之戍再殲畿南四道望風瓦解無亡矢遺鏃之費其用兵亦狡矣夫乘勝長驅直逼人之國都而徘徊養威以俟其洵懼自潰此持重者之老謀也既而王京不下情見勢屈若頃兵久暴我出奇奮擊勢必得志若情皇帝節長無情追則成擒今乃從容遠引左次無咎或欲致師或欲他出杳然莫測其形藏兵家不難于進而難于退以曹孟德桓元子之將

累猶敗于此今倭奴舉數萬之衆深入敵境何其退之易也成師以出來如飄風我則不知其所守全師以退去如脫兔我則不知其所攻若此者可不謂之能哉然則倭固勁敵也若與之遠闘而角力非智勇倍之不可也今之憂朝鮮者曰倭有朝鮮則爲門庭之寇我無朝鮮則失藩籬之國此惟原有朝鮮不得不云然耳假使國家幅員如兩漢東盡沃沮將不與倭爲鄰乎使倭與我構又將何所借以爲屏蔽乎又曰朝鮮近遼左遼左近京師故焚慙溺理固當急吾聞天子守在四夷內寧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二

三 三百八十五

自無外懼今北虜強踰于倭去國門數舍我朝二百年來金甌輦回以也先俺答之傑驚終于款塞稽顙何有于數千里外鱗介之小夷乎若謂屬國仰沐天朝恤災字小誰曰不然而以屬國之興廢爲中華之盛衰此則愚之所未解也今之談禦倭者曰以國中之衆加朝鮮之半此爲得策馳之于海外不至于剝膚此爲早計勦累代之寇取封侯之賞此爲奇功夫禦之誠是矣然人情見害則避夷性難于久要我不能必制倭奴之死命則安能必朝鮮之常恃我也今朝鮮之半果皆懷中

國之德而赤心者乎抑有畏倭奴之威而阻固者乎嗚
之海外將謂存朝鮮足以捍倭奴乎抑猶藉國中以衛
朝鮮乎勦累代之寇將謂暫遏侵畧以爲安乎將必蕩
滌海表而後爲勝乎吾恐用兵者之未能自必也大抵
天下之事懸想臆斷微効若在目前課實責成齟齬多
出意外今遠涉鯨波埋根異域造端洪大剋期深久愚
以安憂之竊爲之說曰東師有五危天下有四患用兵
者亦知之乎何謂五危兵連禍結一危也重戰輕防二
危也用師不一三危也地形不利四危也聚散皆難五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四卷 三言 八十五

危也何謂兵連禍結遠動大衆惟敵是求若中原相遇
旗鼓相當計平時之勞逸較臨敵之勇怯則勝負之數
敵固與我共之矣若彼不前不却坐而需戰少用兵則
寡不足以敵衆多用兵則餉不足以應急累糧則不可
趨利于千里之外負重則不可屢經于懸度之險此非
如擊老師入散地可以沉船破釜而爭一戰之勝者也
即使先聲破竹三北可乘而彼螻蟻伏鳥龍依憑金穴堅
壁則難爲攻清野則難爲掠或多設疑兵以牽我之全
師或四出遊兵以鈎我之輜重或據險以斷我之歸路

或泝海以焚我之運舟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呼吸之間
何事不有又况並海萬里港道百出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一處失守則百處爲虛賊出沒無常如鬼如蜮使
其簡徒迭進多方誤我聲東擊西救左擊右則一軍可
以綴吾之數將微衆可以役吾之大兵彼番休有餘而
我奔命不足期月之間可坐困矣天佑王師必無此事
犬羊愚昧當機自暇但巫臣教吳中行啗虜倘有以急
肆攻瑕之策導之者安得不廣爲之計也何謂重戰輕
防屬者聖皇赫怒憤島夷之不共而以武震懾之諸將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五 三言 五

懷敵愾之忠士卒有賈勇之氣謂急則治標而榮衛與
隱之防不暇憂也利當擇重而錙銖扶寸之害不必顧
也于是悉索四方之衆並力一隅邊兵撤矣浙兵調矣
川蜀閩贛之旅靡不至矣承平之世民不知兵九塞之
中何嘗無事假令倭奴分鯨西向送死南邦躡柔脆之
區行無入之地輶長不及馬腹迅雷豈暇掩耳扼淮泗
則咽喉之路阻擾矣浙則財賦之源虛當此之時欲招
兵則烏合難用欲還救則運棹不轉腹背受敵首尾衡
決萬全之師固如此乎又東偏海道定通迤比勿吉諸

部甚貧而貪使倭厚賂要結誘之內訌制我之用張彼之勢意外之虞亦理之所有也况土蠻蹢躅于遼陽長昂睥睨于薊北套虜之讐曩日積播酋之跋扈已極今空乏內露底裏外泄倘諸虜之中窺我罅隙率引弓之民微犯亭障小則要脅市賞大則侵畧城邑重構既屈于財匱應敵又苦于力分疆場之禍彌深華夷之體益壞且東師震動有狼顧之驚倭醜乘勞伺狙擊之便則艱飢之形尚未有淮也何謂用師不一關東諸侯不能蹙董卓于洛下淦水九鎮不能誅慶緒于相州兵莫難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言全五

紀綱以實帳下託接伏而保中堅甚至前茅接刃于郊原而都護遠隔于山海御克之鼓不聞光弼之旗不颺指蹤之機不逮一體之誼不洽即賢者固未必然而積習之弊從來又矣且奉詔興師間左盡發豈皆百練之兵死殺之將令非精嚴藝非捷巧以疲驚之衆當剽悍之倭一軍挫衄諸軍搖惑怯者先奔勇者解體此不惟無得于致勝之道適足爲撓敗之資耳昔唐討淮蔡動天下之兵四年不克後准西降將董重質自言其故曰皆因朝廷徵兵太雜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蔡人輒勝是多殺客軍二年以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相搏然後漸以不支以此觀之徵兵無取太多亦已審矣何謂地形不利窮易彈丸一揮可定而用兵所以稱難者以隔于大海故也今世有爲搗巢之說者大浸稽天颶風靡定舳艫安得相保注泊安得必齊縱波岸可登深菁廣薦之域安知進兵要害所在豈如比虜窮廬依漠可以乘高覘望輕騎掩襲者哉蒙古氏龍山失利所不忍言孫仲謀之求曹州亦一驗也此說不待辯而知其不可行矣今第言過江諸軍尚多有可疑者

卷之二十三

七 言全五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兵法謂之圍地連營過遠如
原隰險阻而爲軍者古人測其敗徵側聞鳴綠以東阻
海負山三江襟帶野多稻畦以地圖覆按若甚近而溝
塍紆曲則甚遠南方水軍旣不能距躍于嶮巖之道北
邊突騎又不能馳騁于沮洳之區此非善于用長者也
又兵家喜合惡離行首宜疏內聯宜密今欲連營並進
則方軌不前魚貫于九折之中猱拔于千仞之上齎糧
持釜不戰自疲若分道間出則林谷綿亘木石之所隔
閼榛棘之所牽纏遊徼不通策應莫繼自陷于天隙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八 上三百八十三

大子養兵天下之反側而多變莫甚于敗兵今徵兵四
方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或萬里餘計軍行三十里爲
率或累月始至或踰年始至迫促從戎寬號就道沿途
供頓糜費無涯若倭奴不出久淹海上餉于何有一日
無餉事豈得帖若解甲西歸則路費仍前而人心已懈
一有緩急持符更調安能待西江水以濟燃眉之急也
縱使天威震迅金匱蕩平土馬物故遠近蕭然失得僅
相償耳而遺孽保聚餘燼再合八道荒殘必無全理非
重戍無以安朝鮮非積粟無以養戍卒而窮海寒困糧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九 上三百八十五

內使賊設伏邀遮豈不殆哉且在遠行師全恃耳目今
岡嶺重複烽燧難接島嶼縈回偵探難進若內無鄉導
外無間諜參伍未真校索未審蹣不測之險而爲人主
怨挫強慮不失本末者又非然矣况海墘地惡匪人所
居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
之時居渾潦之地炎暑蒸其上瀉鹵侵其下水土不習
飲食不充癘疫必作傳染必衆馬援壺頭之役可不慎
與何謂聚散皆難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兵猶水也
無歸則將自溢蓋天下之事莫難于用兵天下之費莫

之地朝鮮乏推食之資待哺空谷竭力石田屈頭目以
揮手足傾芻秣以育狐兔開關以來何嘗有此又新募
見兵多是遊食無賴掛名行伍衣食縣官大異倖功小
藉糊口事定落籍上不得國家廩餼之養下不勝有司
征徭之困抑壽無聊將生他計唐末再失河北皆以鎮
兵輕罷乘怨畔渙奸人因之遂爲盜積耳今固無憂于
是而近日翟都振武之變去歲薊鎮南兵之慘覆轍豈
遠乎猶有甚者諸軍度遼莫不取道通遼往來郊甸密
邇京畿于帛之禍會億萬之虞慮在焉脫有滿腸不持

缺望頌置則釐較之虞豈屬國之禍可比哉茲萬所必無之事而世有杞人柰何其慮之過也何謂四患財力匱乏一患也轉輸險遠二患也人心騷動三患也生事多端四患也何謂財力匱細自頃國家多故西討叛逆東款倭奴兩河賑饑套虜數戰鼎修宸極修清河漕中外之積已損大半若夫藩祿日盛虛實益增開採無節織造不休貂璫之貴四山緹綺之使屢下而財又匱于上矣乘驛太濫交際太繁外僚之騶從過多衙前之冗役無用工作淫靡服舍僭侈而財又匱于下矣乃世有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王三頁八十五

耗財二大端莫甚于今日者請因備倭而畧言之夫天下貢賦不過徭銀稅糧二者而已徭銀卽古之庸也稅糧所謂租調也徭銀之設原以供大荒大役之需匪主守者之可以任意出入也自條鞭法行徵銀顧役那移減削加收平放其額外之贏固已多矣卽酌議公費載在令甲者果皆實費其數乎抑亦虛冒其名乎故凡請寄之往來公私之用度與夫上司無名之餽送不急之興作所稱無礙官銀皆是物也噫官銀豈有無礙者哉是以上不供度支下不實庫藏一有大荒大役非造請

于省府則科罰于百姓耳據天下徭銀當稅銀三分之一除所費者應否中半而一年之耗已幾百萬矣稅糧所徵者粟米絲紬之類也國初原皆本色今則折色過多前代猶賦絲楮今則盡易白金掌握之富當中人十家之產衛石之差有十加一二之利向者里社總催大戶分解雖有侵漁屈累之敝而財貨尚流民間自催科之柄歸于一人分釐各收逐名加耗積少成鉅羨溢良多有厚積之饒而無貪暴之跡比州縣之稅大者數十萬小者不及數千約之萬其常數也今天下之州縣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王三頁八十五

一千三百有奇萬取千焉猶爲廉者則一年之耗又一百三十餘萬矣海內物產幾何歲耗之多若是彼持此美其田宅廣羅子息數十年間居積未散卽有傾敗則又轉相貿易于後來宦族藉其名位優免踐更上產不入農夫重役皆在白屋故將來百姓無復起之理而當今民牧無不富之家民窮財盡茲其大端朝廷雖竭山海以求之帑左藏以益之安能填無窮之壑而補萬孔之漏哉今又重以倭事舉國供兵若久虛之人復講危病極貧之室更遭饑饉此患之一也何謂轉輸險遠

東征之兵當事者言非十萬不可加以僦從工匠之流
又以萬計人日得米者可二升一年當得七十萬石以
米五百石爲一船當用船千四百艘每艘運卒十人當
一萬四千一歲得米又當十萬其天津登萊之坐食者
無與焉海道自淮揚抵膠萊自登州抵旅順皆千里自
旅順抵朝鮮軍營又不知幾千里臨德二倉浮渭入天
津幾千里自天津入朝鮮軍營亦數千里有料角硝石
之阻有成山黑水之險風潮震盪寧霧晦迷倉卒之憂
智力難恃又造船未必堅緻施工未必精習洪濤泥濘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貴三
未必十無一損一船損則傷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糧運
者有漂溺之悲戍者有缺乏之懼料見船不足須一年
數運運數既頻則經險必多經險既多則所損益大計
口之食缺一不可倘缺者過衆則兵多豈不爲大累哉
又山東諸縣陸路至登萊或千里或數百里大抵瀾瓦
崎嶇無接軫結駟之道齊邦四塞自古記之若欲運米
不過用鹿車漸致二人共推米三石牽挽踰月得不償
失霜雪破瘡嚴險頻越痛楚追併如赴死所有用驢騾
運者則所致愈少而腳費尤重近海鹹鹺之地水草失

宜往多不返一運不勝其苦再舉將不知所終矣于山
東則實喪常平之積于餉軍則不充道路之用倏有凶
札何以待之且一銖一粒去路至艱比達行營未必盡
爲軍惠嘗謂帑金輸塞譬諸落潮之魚取之者衆幕府
用之上佐用之將領用之雜流遊客亦用之夫放者剥
削于先總分者扣除于後科銀則報四得三賦米則易
升爲合故供者已無餘力而戰者猶未宿飽此患之二
也何謂人心騷動兵者不祥之器危民易於爲非孫子
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百姓不得操事者七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貴三
十萬家蓋十口之產不養一兵十年之畊不償一戰今
天下賦役煩重上下窘嗇一遇饑饉民羸幾卒弱者道
殫相望強者望屋而食癸巳甲午之間青兗之水災足
以駭夫况乃用兵于凶年之後誅求于竭澤之餘大而
蜚芻輓粟小而屏屨厨傳無地不及無人得免吁阿隴
突者橫于里閭奔走呼籲者遍于畝畝農業以供軍餉
而失時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監臨懼稽緩之罪則嚴
迫有司有司苟旦夕之功則不恤百姓前日山東守臣
議增兵費不及十萬每畝加二三釐每丁加三四分二

年並徵民愁已甚近觀司農條奏所增者必二十萬有餘則視前所加三倍夫民常賦已不能供而又加徵無已則薄田必盡荒棄貧丁必盡逋逃逼累之極獸窮則搏不爲盜賊胡可得哉今遠近洶洶思亂者衆樂傳謠言妄談災變大都不逞無告者之所爲也又所在招兵望風靡至主者未能盡收或選試不時或損斥不用前無覲望退受饑寒一夫狂呼千人攘臂亡命綠林求活魚釜亦迫之使然耳臚河懷遠之積無益東征豆甌雞泊之徒終爲隨禍彼獨非遠左之事耶此患之三也何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上三百八十五

謂生事多端凡人銳意功名者未必實效好陳利弊者未必可行今之視倭太輕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滅此朝食何惜一擊之功視倭太重者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暫勞未逸何惜數歲之功首事者憂切軍旅雖無利而必興受事者職在奉行即有害而不顧增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行一事則有一事之擾搶攘之中名實易混藏納之際奔競易容爭進前籌策言奇技百方誠藥誤病已深聚塵爲羨瘴饑何濟司訓練者如李抱真之昭義土兵李德裕之雄邊子弟可也而如高仙芝之招

募白志貞之蒐補其于經武不亦踈乎轉餽餉者如劉宴之均輸趙開之出納可也而如杜佑之強借趙贊之招克其于足國不亦悖乎且制敵固圉必有長筭戰則有搃吭之術攻心之道守則有合奉之勢猿臂之形今禦方張之寇防萬里之海惟當充實重鎮變化環中其餘郡縣自宜務農積穀保境惜民知聚知舍以靜制動經遠之圖或不出此若東方小邑可守者少今在在修築處處備豫搬運木石買辦硝磺製造甲兵堆聚薪草日增月益朝廷送夕輸報數多屬虛文稽實半爲烏有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五 世三頁五

錢之乾沒者多器具之完繕者少以愁怨之民懷畏慙之志持朽鈍不堪之器守嚴守可踰之城寧不取敵輕而速自困哉死軍務拮据必至妨弛吏治暫時科派終于遺留民間以倭警而設者未必以倭退而罷鄭當時笑商車而言利極于酷權韓魏公刺義勇而遺害被于陝西以二賢之明猶有過計况其下者乎此患之四也凡此四者皆恒情所共見老生之常談其在識時之後經國之賢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拘牽之所易窺然聞之古人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盡知用兵之利又

日先爲已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辨微者無忽于小
慮遠者無病于詳使言不驗自是社稷之禍而兵凶
戰危卽言之或過君子固當諒其心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三

上七十三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四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啟

荅新城見峰王年伯

蓋代高華敢望降衡之雅連閭疵賤殊慙倚玉之榮事
出夙因跡忘非類恭惟臺下扶輿問氣累葉名家教衍
一經以詩禮文章爲種芳聯八桂用貂蟬珪組爲秋干
今則籍籍姚江存古則煌煌燕甸方之貴胄尚屬後塵
雲仍真騏驎之倚海納略蓬蒿之輩顧侗裔原寒素地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一 元三百二

謝騫騰遽叨俯締乎如盟遂至仰扳乎德美侗與中丞
尊丈匹稱秦晉太行讓華岳之尊族表謝王味雪造瑯
琊之席特承飛翰先枉結言長跼而坐使乎如親玉歛
遲瞻以拜座下亟報鸞牋尚容摳謁于隆堂乃可展誠
于下走臨械杆躍倍萬感私

荅于長文

伏以兩姓人倫懸諸日月百年吾道不廢江河仰附有
因俯存增愧恭惟臺下中原閭閻東魯其來少承嚴訓
于鯉庭名高尼闕長闊芳華于希老望切漢京孝追曾

氏之踪業遘文饒之美顧侗疎放捫臆思惟先師萬里
聞孫不肖片言許女敢曰大而非耦寔緣締則益親式
玉式金佳兒佳婦雖則擬之而少遜弟取合之而什全
特荷瑤音不勝雀抃展言李謝永矢松韻伏冀慈照鑒

蒼宋撫臺

鄴魯豈儒少綠疵賤錯離散水永謝青黃沾沾一擊之
間豈真鴻之敢望醜醜五窮之伎乃魃鼠之自憐詎意
尊臺天海極闊雲霞吐納三臨部曲蓋萬彙悉在陶鑄
十閣星霜顧一介更蒙優異輝煌鉅榜由門臬而漸及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三言九

干堂皇謁呂奉標自宗祊而下單于寒峻精鏐在篋多
物旅庭頃今涉北寢丘驚沐無前雨露河間單族爭歌
有脚陽春自惟遺履敝簪尚見收于故主蹠蹄結鼻猶
辱秣于天閑迨今未敝之軀已誓永言之報感深萬態
箋僅數行所謂喉舌之次容有未宣而肺腑之間庶幾
非淺也

賀東阿于尊師命相

金甌名覆翫四海之雲霓黃閣麻宣煥九重之日月

主上英明獨斷朝端鼓舞維均恭惟閣下扶輿開氣

代鴻儒清擬聖人任優天下六經鼓吹豈文酒之東山

一德載庖乃編摩之洛下舊學繫心最久新綸拭目先

頒秩晉青宮尚襲支床之牒貫身依紫極特膺合殿之

穹階詔屬敦官恩周給驛齋叟魯儒之私慶滄溟泰岱

以重光顧侗束髮飯依覺負庸之獨暱中年落拓賴大

治之洪甄今茲敢遵俊以彈冠聊欲從祖進而結襪三

熏三沐一抃一言望少岱之山房暫開封薜喜臥雲之

荊棟將去爲霖穀城一夕鳴珂泗上諸侯夾轂佇觀周

舄何美蒲車從來命相之歡無此愜輿之美所願倍加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三春

珍鼎勝彼炎塗邁式榮信惠茲下國

上楊太宰

伏藩一代元臣抗章乞便千秋名世解組遂初人從綠

野羨其榮華愚則白雲擬其舒卷握衡幾于十載食祿

溢于千鍾而乃帛布約躬藿藜適口每謂盈爲缺府酌

天道以擴其襟期損乃益門準人情以弘其布散以是

門無行馬室見蒹葭出僅下澤之車坐列盈尊之酒春

明于野醉萬樹之絳桃秋色滿天餐一籬之黃菊黃冠

白恰以爲裝拄杖腰鎌而自命行吟暮嶺起瞰朝曦一

鑪佛火常溫半榻雲光鎮擁顙鹿門之借隱而惟多玉
帶霞帔似輞水之幽居而剩有蘭枝玉樹白家履道無
論嗣續即官位亦小不伴蘇氏子瞻堪比蕭閒乃壽考
又非敢望勿云前哲且抗時賢未聞祭酒之身兼代祝
庖之任弗知我貴梓觸天刑眼光出牛背之間不值大
人一笑肚裏閱羊腸之態應占夫子千齡顧愚下士何
知妄聽天民先覺呼爲小友非後進之可當儕于道民
則鰥生之大幸即今華封鼓祝競伸無筭恒談世外扈
言謬意少當玄鑒恭遲片語以追罪愚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四

文三百六十五

上申相公代作

鳳歷初辰鬼臙九秋之會龍頭屆誕桂香聯三殿之
祥明良慶魚水殊遭海甸頌金甌鞏固恭惟閣下神原
降秀岳果生申賴二祖七宗之熙洽柱石孤擎藉皇穹
后土之式靈天人協相自黑頭而皓首精忠貫徹三辰
由首撰而元公粹德光輝八表嗣今而後寧二十四考
之足云有生以還蓋百千萬年之僅見門墻桃李無言
藹藹成蹊紫籙參其所在彰彰奏効此益洪鑪陶冶萬
類荷其生成而遐笑靈長百世沾其溉澤顧其深恩不

才猥擯外服望平津之履跡踟躕無從佇南極之星躔
歡欣欲僊敬從羣吏庸曝私衷即春暉無責報之心而
寸草果無情之物乎伏讀尊嚴顙垂末照

上喬侍御

竊見歸養未任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岳隆天鍾孤情
絕照精心沉覽何但東方朔之富五車博物探奇不減
張茂先之識華表文章蓋代左丘明而後一人意氣干
雲魯朱家之儔再世孝能兼乎色養崇朝而脫屣亞卿
友更薦乎天親一命而推恩愛弟渾是古心古行絕無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問三三六

塵態塵緣平生塞兌以逃名但見蓬蒿浚屋有頃栖禪
而習靜居然香火名藍醉中聖而醒任愚一片冰心徹
底出蒼生而居遠志十年龍臥何妨第陽春白雪下里
轉爾相輕腰鼓盤鈴龔俗僞爲奏雅無惟先生之不起
有望使君之式廬冀他時之尉薦似當冠冕多賢乃此
日之游談非若陽鱉時輩余中丞近能倡始明柱史豈
惜成終務令婁水黃山晚歲奔驅方軌難壇半耳千秋
借色蜚華不任跂予伏斷鑒在

光王百谷

遠承開囊之篇與告饑之粟絳繹而至謹叩頭領訖伏
以雕龍繡虎極千古之文心幼婦色絲炫七襄之妙手
歛然而至羣矣其光况兼墮染皋禽副以機成吳穀楚
開白晝若錯錦以爲堂尊抱燒春似藉霞而作釀呼童
具飭命婢煎茶氣凌雲澤之霜香泛天池之露良朋競
訝密戚增歡何來海內之奇用介闈中之壽顧侗十年
自廢婁霑句于天南五內未災願結街于地下敬託屬
行之翼庸申魚子之戕別有非僅以頌再信

代泰山請直指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四

六

三頁十五

虞標神岳薦袍蕩昨葉于春旗秦峙雄碑驄馬振崇花
于曙角時當和暢事比遙觀恭惟臺下扶輿上瑞蓋代
奇姿家傳骨鯁風猷世擅靈篇秘錄茲者暨違 天闕
來駕雲封六龍翻動青霞三觀爭纏紫氣攬慈蒼之未
了依稀九點齊州撫檢冊千方殘想像千秋暮旬盪胃
決皆灑瀑興雷銀臺金闕重開飛鳥層霄其下職等奉
振衣之矩步敢覬霖霖綠禮岱之餘曦聊扳解帶肅然
在側見夫人之獨尊練似當年覺所屬之有素所願明
堂聽政一新幽裔之觀封禪柱書大旨離明之照此臺

下抗疏所備陳而職等復借山靈雅容以頌之者也

谷獻縣徐明府

百年井里蒙幸切于瞻依千載心期公更深于披豁蓋
稱衡片刺才通宓子之堂而逸少八行遂返求生之徑
報驚施薄愧較感浮唯是明臺蔚爲國秀擅是海珍蚤
射策于天廷風標磊落聊試刀于花縣政術通明一清
真類懸魚四境爭看下鳳用其餘暇相彼嚶鳴九河秋
色繽紛與信使馬蹄而俱下三輔風威肅爽持君侯屬
足以來儀朱提富有半流皂帽欣然一飽此情茲德輕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四

七

上三百三十五

岳淺江恭疏蕪穢之詞小谷溫肫之祝伏惟慈亮不既
仰私

上黃大司馬

三考程功擅九域之蚤譽 一人加悅陟八座之穹階
緬追玄滄鳳圖快觀彤庭紫綬雕鳩肇命葆吹增儀陋
典午之陳騫跡成周之畢老然而衮衣東國無以公歸
繡斧齊臺猶仍節鎮舉海內元戎之寄靡茲方六蠹之
榮尚書北斗稱尊君子聖門不需泰山鼎鼎布積澍于
春雲滄海泱泱醜餘波于曉甸欣佇百城之展頌竊効

下士之小言恭厠門牆倍深踴躍即寸草有心于報德而大鑪何意于品形含育休明冰遊空洞

上廉訪許公

法宿載臨芒動岱嶺之會龍門肆闢輝騰齊魯之封吏士交歡紳氓競躍恭惟臺下扶輿間氣蓋代偉人蘭熏舒縑佩之芬雪白表光明之德襟期海納體履山凝朝端推爲正人寰宇歸其玄鑒台榭游至化雨覃敷洵大東天幸所私慰小子雲瞻之切躬趨未遂續奏先陳孔通廢歌敢佐輿人之萬口承風有日願依講座之三鱣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元三百四十

答吳對渠先生

侗滄海持竿徂來荷鋤晨朝飯橡竟一飽之無時晚暮飲湯趣三商之一夢有何文墨過辱采褒煌煌盈尺之書屬屬鳴球之韻惠而好我物且及儀屬之先太史之遺書命以皇甫氏之論序神權不敏詎則胡辭稽使百朝課文一夕聊申鄙拙無當高華伏冀鑒旃可勝幸甚與周斗垣使君

楚會雄飛披靈襟而自異齊東雌伏望大國而願言蓋天合者親調同者洽豈期今日乃見先生當抗節之方

淵源荆鷄之恐後文詞斐妮悅濯錦于晴江意旨綢繆大斷金于嘒日矧也倍接青玉奉之彌川緒類眷異典之無前湯英標之在觀盈盈一水脉脉如何所祈堅釀言之期諄諄我好更欲領吹埴之奏嘽嘽誰齊皇天后王式臨河水泰山爲政

上申相公

百師脫屣三公言還里社二十載狀元及第光播風華二十年元老中書榮歸畫繡燕休休曠度在人何所不一而歌耿純忠唯天可以自鑒竊聞角巾私邸拄杖名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四

九

言四十三

出釋周旦之衣衣即晉公之綠野尊開若下猶故國之春醅鱸薦雲間是季鷹之秋饌無論貧交疎屬野老村室靡不飲司馬之醇和霑仲淹之閭澤其於今日互執齋端凡逐陽浮者均爲國家惜老成之去而具識會者幸幸明哲得保身之全倘也桃李殘行勃漫賤品雖成未就而合生詎敢忘恩即起色無緣而視息疇非大造慨世情之反覆誓指青松與國論之昭明恍聞白日

上撫臺孫文融

念東人實抒袖其空之日廷推名世迺旌麾出鎮之

秋覽輟崇班借臨近旬依佈左輔拱護皇圖謂扶輿間
氣之鍾英勝開府中原之鉅任風聲所被肅列栢之啼
烏霜節才臨凜諸曹之序鸞休休納納洩洩融融滄溟
共岱岳以爲期霜霰與陽和而並布憶丰神于羣鵲重
開海石此亭論人地于蓬蒿誰是濟南名士麗譙賓日
山川炳煥千揮毫海嶠傳星鼓角清閒干拄笏不肖侗
廿年螢火曾接席于槐闕兩度風雲復附形于鵬運據
詞時之氣尚陋前古之雷陳登堂納拜要期釀酒之私
握手送行堪續野橋之詠顧無柰天喪不庸人理垂乖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四

十

三百三十五

一冒見棄于清時百喙何辭于知己猶幸明臺曲肱洪
造無私得一日之瓦全莫非鑑韓微半生之玉汝盡屬
雕鏤微聞說項于通都恍若迴光于下舍忘其寒暑繼
今托厦以千間任所泳遊忽縱曝曬而萬里蓋有盡者
林間之齒髮而難酬者宇下之恩慈瘠冰上書潔度如

對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五

書牘

濟南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報公孝與

客歲之冬暮後閣門輒有趨廝見報曰有客自東方來
擁龍藏負苓蒼風儀落落神仙中人也弟私心謂東方
無此士有則爲東蒙公先生已而季犯以公見報則爲
大叫倒屣足及于舍館刺及于城門若不一夕而定交
千古托言同祠何者足下聲實炫赫奪我小巫緊唯是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三百三十一
李茂春刊

沂汶河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儵然一旦涉吾土也
何故天實賜之余小子敢不敬承儼然左顧劇談浮白
卜畫之未已而夜以繼之上溯黃虞中及魏晉下逮李
唐信陽北地之所爲文章敵國吳門歷下之相與爾女
窮交三物未詛口血宛然若新雙蓋陡傾白頭恍乎如
故滄溟泰岱惟我二人樂美于時輪鞅比轅未幾薄遊
返轡馬帶五陵之雪袖染三殿之雲頽髯悲涼衣裘蒙
茸挽袂連坐縮衿啖藁俛仰人代縱橫世情處仲之壺
驟缺延津之劍鳴 先寄聲馮史廻席昌平飛揚于

寒下太倉扼腕于立談良與歎汗漫之所遭極周環之
陳跡我歌君舞君倡余和傍人辟匿謂兩狂生矣行遍
歲闌庭闌不遙陳遵還轄相如倖遊南陌分襟婁其以
風李季汎瀾小人佐之官柳凋傷前溪凍合人非金石
情胡以堪別來火歷三鑽弦經十改既坐嵇康之癰復
牽同平之累巾車未緣以促駕尺牘並阻於命懷徒望
蒙山之巔英英乎冒絮龍門之室隱隱者擊鐘聲色倉
茫依稀足下猶之深宵寐語覺則失之矣詎意而雇信
使十日膏糧滿紙寫張敏之情悰一札極國僑之裁制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二 文三三七

洞心駭目得未曾有一大快也且復重之筐篚屬意雀
羅迴寒色于綈袍覲高風于結轡雲芽薦枕香并饒舌
唯臭與味有則似之陋用厚以益形朴與樸而交會何
物么磨之子乃誤明恩于足下也四近之云唯遭遇逃
遄是爲兄弟若餘三者則有向邛邛而却步即故衣而
下泣耳修之千載藏之名山走至不肖敢保歲寒伯翁
策事紀異願任鐘石萬一精靈沉翳厚地則不肖猶子
之辜邑志得全編即效佛頭之戴雪寒多厲兩地應同
幸枯菌自愛

報南宮况重初

老母比如唐山道出四封居積行衛緝御除道猶加等
矣不意明公孤情絕俗式騎敬器檢衿一來卽幃褰拜
七箸起居猶母見遇身非王陵太君何以辱張北平家
人禮耶大豚黃口懷無夜光荷伯翁假之後乘周旋少
日百心有加業擲陳遵之轄幾納睦夸之羸仁逮尊老
慈被脆穉行人中謂拉羅相藉戟手交口雀如其躍羸
糧信宿委諸道衢有如履屐之間悉充任使何必我君
矣至于傾城序下露體塗足君子蔚乎鴻序黔首督其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文三三十二

蟻集田者罷犁春者輟相爭迂版輿僂頌寧馨竹馬鳩
首言鳥牙獸告歡率舞夜以繼日豈誠故侯愛利漸被
巷無居人良以明公口風及人星言戒物厲其敢後蹈
之在前遂令冠蓋相望行李無留丹青未磨金石宜勒
誠足踰比屋之醇風示末流之澆習迨今浹月里閭喧
傳唇乾口燥猶不謂勞也小人有母寸草有心鞠我可
志明公可忘語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所爲萬一効圖
者永矢知此爾長忠校詞西坐如對伏惟明公幸答

報王百谷

夢弟於八月下旬至矣發讀秦松篇蒼頡秀色勃勃眉
睨間已復寒風謾謾四來若負陰雌古雪急索毳褐冒
絮猶不足敵也家君問作小詩香山蘇州耳乃謂王先
生少陵嘉州乎矧有加幣焉敢不舉君之觴三千里拜
使者深心可知一堂三世疇不南望頌休明濟比菟裘
賀章如雨不能當王先生一片陟釐也校拂猶龍手兩
螺可擬兩南金不腆之文不中墊半偈屏脚乃爲石灾
小史奎鴉之技亦遂辱廣其遊道用兩事流汗且十斛
矣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爲池魚煩公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五

四 万三百六十八

爲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在明奕奕神令當是火宅
蓮花借公問訊周郎顧曲太頻不至目矚乎山齋雅麗
何必江南抵死拚兩先生一顧之偶暴下不能自提筆
占授不虔幸賜賁賞

與姻家尹大將軍

單于自來薤醢至厯憑几之問充國雖老加疾 天子
見謂少年也足下澤煩鬢髮身手如旋上馬似飛鳥奪
槊若折蘆適今奮不吞胡後將軍地下笑人矣君侯平
倭大功天下幾月爲異代人即謂猶存得無震脚經雲

泚乎耳食紛紛百聞安如一見嗟乎君侯宜且深藏莫
令三河健兒衣裾撒其門

答山陽令郭姊丈

寄到鮀瓷和好無比有衣有褐可以卒歲矣商頤芝草
如蓋如輪丹章糾理尚餘幾莖龐眉大隱如綺如用尚
餘幾人邑人搗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
倫邑下亦不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與馬明府姻家

劉敬虛先生辟居東郭絕意計偕佛道兩書泛濫承授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五

五 上三百七十三

探源會委溉葉流根吾世斯人邈焉疇匹所謂經戶寂
如披帷斯在者也又聞檀索駝之技精計然之策榆柳
成列特憐爲群厥躬任其作勞壯心藉以永消矣

報郭使君舜舉

東髮之年卽識明公于壁門明公謂是東方孺子四蹄
聞具雷電者也已附京兆薦書歌鹿之辰兩人聯席共
相咨嗟于遇合之難南北東西風馬牛耳而生平再觀
奇絕不常天若爲之矣嗣是宦轍差池風霾瑞人卽長
安邸中負汾陽行卷至今刺如于中乃若仁兄灑然風

調盎然胸懷則無一日去此心間從坊間見所濬評文
錄又未始不侈談同輩謂郭先生吾友矣山居百念割
絕獨有嚶鳴一綫視息僅存雙鯉并門藉汾潯撫至孫
城五月雪霰交集一字一周環不堪欣樂已復凄然自
語不圖友道復見于今也尺牘雄成婉暢匠心雕龍何
猶不自盈滿而沾沾野鷺之見珍不肯弟寧無悞墨哉
雖然仁兄命之矣敢不悉敝賦以從損惠兼金無堪以
藉卽夕盡付酒家賞燼頭十斛與密戚共之若醉明使
君醇醪耳李丈使來值弟偶冒風偃臥一切不及答來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六 元三百六十六

答廣西楊中丞

往者滇校文李司農還我潯北之里甫下車而以留書
及也有清俸焉萬里深衷至今銜戢缺然未以報也赤
鱗蒼距難矣曲方伯丈來自粵西復以函書及也有清
俸焉代興牛耳之致辭滯八行且寒溫具備席門窮巷
何以得此于長者哉已唾之津不然之朽于世已矣臺
欲拾其藩而揚其燎天下無此理然有此事矣論交半

世晚合而盟金石侖卽無幸蓋煎蹠履垂纓發夢而來
赴者以德足下乎日來家業彫殘僅奴千指不能再飽
此七寸管又不能生活臺下謂此夫者人間冗長物耳
婁閣疏詞良爲縣官吐氣佇延北召相與晤言

答孫湘山給諫

以華容之仞墻律海內何翅龍門明公起四世而大其
聲張楚甚矣寢丘之世休有烈光焉每從朋輩憶明公
竊欲泚盟東載而聯之惠好也顧以無階上謁恒惴惴
焉實懼無堪爲藉何圖明公不鄙而賜之箋濳濳千言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四 三百四十五

與真定守尹春霖

楚之役竟未及一式大賢之間至今挹快弟山林畸士
久不通當路書獨于翁丈尚未敢自外門墻妮妮可知
已畿南兩借 當守者正用中山爲股肱功名其自此
升乎南宮張進士庶其所遭不幸天下所無而其人

可吊亦天下所無一椎朴布衣讀書三十年寢處不愧其形影不肖弟延之郎中授弟軍經徵其行止郭有道之流亞也乃薦之大中丞張許東先生爲西席果其人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五三三

與宋中丞可泉

苗允庵不辭而去近始知在轅轅下舍幸轉語一讓之也日來多務縈心未及虔候謁屢出林寔拙固應爾爾亦計慈明素能俯亮耳南宮張庚進士其事之始末莫逃炤鑒昨經院駁在皮相者事體慎重宜然要之兩院初擬確下金石仍望臺下力一主持之夫張君之平生動以古人自負而卒負匡章之彙命也何尤一進士未服一日官且非狂恣不檢之流情實可諒新按臺正係

原問崔大尹之梓里彼已懸詞達之更乞臺下倡義王成之此亦一大功德事也屢聞完一輩道尊指已用簿面假資今不以謝而以賸極知冒昧區區六載南宮僅得此士中心有難自己故耳臨書踴屬不盡百千

答沈東霍祭伯

四明諸君子人擅聲詩其所繇法往往畧景象而重神髓祛輕俊而趣沉實以故金閭之里彼自一是非而四明諸君子更自一是非不肖與用韞學士諸君子談之尚矣至于先生者則尤得之故友于子冲所子冲所持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九

三三

五言十餘首無不重若饒剛溫若復陶權聲校字絕去七子之鉛華而歸之爾雅不肖以爲詩止是矣老嘉則粗有其燦然而才不鮮標長卿滔滔隳然自放去鄴侯三尺遠矣此愚所爲伏膺足下而依依于十載正從四明得四明海內得海內非盡慨以無稽以鼓唇舌而新鷄壇漫隨縮帶之士羽翼滄海而比之乎太橫也惟齊之後天假我緣顧又無緣甚東溟一杯水邈若銀河遂不及合并于一夕詎期天孫有意擲梭千里而瞻焉相及以愜乘槎之願者非足下乎念此情直將三經清淺

而吾私猶綿綿也先生其侯之矣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申詠此詞不覺一座無人滿明光而見帝別春明而
返東秦其以枉帆德水而枉車沛園也實不勝跂予

與陳廣野大常

季大夫携書計六月末旬得達中間不記作何語書甫
發而李商至不奉鹽官片積快甚一一扣之則能道
仁兄浮家汎宅狀及如夫人者教成一部歌舞日按明
妃蔡琰出入塞諸曲耳樂哉生平後堂客不及聽親樊
素小蠻喉中音盤中態那不惜殺白尚書也芒種一書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貴言四

與新秋俱至茶凡三盛四封色味都不渝毛先生雖班
班然頽末盡含玄菟風霜足博賣文數婆千萬矣三千
里手蹟如新展轉令人氣短所囑仁兄者年已逾中宜
少減欣樂之趣以疆骨王神主領江南妙山水再四十
秋不須常令殿脚女來魔人人間廣野寧能金鑄軀邪
一笑一笑發函伸帟當謂河間阿弟解妒人美又一笑
叔廣南方想後期故多爲調笑語李商者輕膏赫蹄旦
夕至或有肺附商畧也

與屠長卿祠部

一從陳茂才得所爲壽家君詩又兩得見寓尺書一從

商河毛文學一從東交楊使君中間各有碑傳文字一

二緒都已長跪領訖遲至今未有以報也大抵弟涉世

疎而受性頗諸騁相仍而南郵或相錯誤則是之以耳

長卿仁兄紀綱以下得無訝數歲書閣中不皮邪生半

字耶中朝大徵史材我輩遂幾脫穎其所屈指雲杜李

本寧四明屠長卿涉北不佞伺而王百穀亦以布衣之

賤叅之餘更得十二人人有主名秘不盡聞要之我四

人者特籍籍傳都門去年顧吏部涇陽茶已起草省中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上三百八十五

疏垂上而事中忤迄今音耗寥寥則以諸相君難從度
外行事又館中諸君小忌折角雲輩來耶微聞仁兄從
督撫觀察談兵甚善不知于齊亦有駟先生也卽今三
五豪少年一釋扇蓬門便挽五石弧驟赤盜而盤蟻封
影纓授鎧霜刃學作北鋌蓮花旋遂復自命翁歸文武
材以躡取夫開府登壇之勛而不知其中固無有也嗟
嗟長卿子愿庶威絕倫以授征鉞將三軍率其胸腹將
必萬人効死千夫畢能衝夾踰鋒表其提船隅緣幢避
其巧舞輪槌鏡輪其險吸息曠目喻其神山嶽以倚據

以鎮寧江海以沸騰以恬平矜甲面縛雞駭豕突而吾
兩人者羽扇綸巾自若也斯不亦儒紳而上將羸秀而
雄武哉而彼皮相者往往右彼而左此實外澤而錄中
乾器夫一劍之任而吐遺乎命世恢然者也夫文不見
收武不蒙擢天以齊越兩方奉吾曹而我乃張豚儂興
校短長而狹人以尊已此謂逆天吾曹其可已矣又別
仁兄又久不通書叙心故輒抒其憤懣如此而作寄懷
一詩今書扇頭奉覽觀彌年戀戀亦何不念乎足下鄉
三公東來皆急條多以足下故諸靡密碎煩不具陳杭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二 上 三言全

守季君敬親也曾達不肖起居長卿平善狀否

與萬伯修

材官還報計已至戰枝葆羽下矣開函而卒讀乎涉水
之八行知復命一斗醇醪也敝友張君元羽廣川人英
英公子少與大宗伯蜀李崇軒同業同輩聲麟經世匠
幾魁其房而以運數偃蹇卒不見收其所爲古文辭左
氏而外非其匹儔矣弟兄事之三十年臭味如椒蘭又
婚姻相結兩姓兒至無常父此其誼何如也茲以事會
道太學奉山蕭督府公迎之過帷中蓋先塞下而後都

門望雄城非所必走道乎負笈經生何物干簾堂則以
不肖周親吾曹氣調耳弁州先生晚歲得齊兩生不肖
之亞是謂張君張君見明公風采當不後壁門石鼓拜
陽城而服其訓詞也

與郭太史明龍

不佞烟霞日痼形謀盡消卽平生知己一人如足下亦
復寂不通音驛者凡幾年餘非盡雲路泥塗之隔太半
坐穢生之嬾慢也客有歙州吳生來極口眷念如疇昔
則空洞中信有么磨如不佞不佞敢自外焉 皇長子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萬言全

妙善居質允宜正名 儲位而 東朝之典缺焉未備
則老嫠之所以弃締而恤也明公職司勸講宣翼麗明
區區陽翹一念願有獻焉屬有便郵附通問闕並孺無
恙一爲叱及

與鄒太史四山

夙昔吾師講業鄒魯及門淳湛之士唯授下諸君及不
肖三四人而止耳迨後諸君振轡天路而弟辱在泥塗
遂不得鞭弭諸君終事門下猷焉不通一字者且七八
年餘猶憶數行南紀僅附嗣君自餘伊蘭之臭在所有

之誠何怪乎見絕于長者也長者神中旃檀香鉢爲光
家孝廉出孝廉幾欲七寶裝嚴傑則其見絕于仁兄似
非同人本素茲敢以尺書通不肖家世善富今宦而能
貧山居日久形骸銷光所不自汶汶者柱下五千之榮
庶幾由關輜車吏則所藉以終事門下而不辱我師也
玉堂資厚計日拜麻故人凡悻餘無所復談

尹春霖年兄

曾憶附絨節下勾五車韻瑞一部異託之吳興吳興近
書來絕未道及但述尊指招邀不肖弟爲西湖重客若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三六十五

賢子之無家而欲爲之計少資資者居長卿好遊未聞
長者招之遊弟即不成行藉此可驕長卿加渠數
等江山孝廉鄭君國望夙在太倉相公籠中王辰玉
太山社兄也往與辰玉各用其經聯魁相公期以鼎
甲乃至今猶落落也今就陵邑校弟識之逆旅一言便
爾投合過其學舍索茶飲見一緋勾童子白衣而色慘
問所以乃海豐閩道長郎君也道長延師秣陵得孝廉
道長客死孝廉三千里衣阿錫二流徑還海豐閩長郎
依依孝廉勝甚于其父而道長元配旋卒于還觀數旬

內于是關長郎遂真子于孝廉飲食誦讀于陵之庠舍
中矣異哉于古史冊有此否耶孝廉乘春明迎其家過
山東弟念其官寒歎道路費多其意氣敢借干之慈臺
浙之官舫堅綴而當實者望尊留神及之檄下主者或
本郡或杭郡俾孝廉真拜其賜而達于齊孝廉聚首室
家而畢其業異日當以翁修撰之續圖效黃雀環也一
部下孝廉何得輒勞慈注鄙意謂損十日邪生西湖費
三千里山澤同年躡屨資鄭君饒得之矣弟作事夙昔
頗離常格皆復爾爾唯尊鑒此情于世外而領之于世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三六十五

內不勝幸甚幸甚

與蘇松徐按臺

昔所栽花地而持斧臨之此并州別一地天明公巋然
南面御史民言念藉遊身若靈光霽殿餘則晨星落落
出者處者僅同矍相射堂參半狀將不能不致慨于離
合升沉之際也倘也山林許謫首荷問貽遠狀津津就
中有概把書歡喜况被袞衣矧以朱提在握爛其盈門
數溢四流寵分三力舍衛子忽作王石巨觀矣何以得
此于長者乎不可不知也倘則敗如意耳既不可理而

別川又不自安頑鐵第從人間作粲花之具供梵甲之
資明公還 朝有口千里迂程一過七十二君而觴焉
兼及配林如不肖當與節下劇談一出流漫縱橫方圓
下上此手中指麾物或不終汶汶以死也何不善爲家
邸田垂盡半生樂國忽墮瘴鄉轉思尊先翁教僕以處
世大方謂豐年之玉不及荒年之穀于今信矣腹痛興
悲良箴駐耳悔何及焉側聞里社探投極玄脩美書法
亦復興午門風孤情勝覽纂一嘯于蘇門天下無此直
指也又別無階會茲良便不自禁其刺刺計金閭還報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六卷 三百五十五

與井陘吳觀察

久佇南旌翼一板良晤不謂川塗相繆已而西發乃幸
炙教有時矣而禹津諸丈奪我卜歡蓋聞季丈云云頗
有從事督郵之謔徒令人彌增挹戀也畿南弟舊遊所
門下坐堂皇而依稀手板繁辟乎則不佞者亦猶籍在
屬城之列耳獨恨此役不縮在十年之前沾濡休德遺

癡尚夥竊叨惠露洗濯敢曰人代迭矣不其結旃索強
承盧蕃故少司成涑西公猶子不佞世姻又翰墨同儕
也比在臚司中疏發一曹新私大臚廩廩心伏幸執而
下爭識盧君面頰卒之譽不勝毀出補爲今官非其好
也至官涓滴不及民間郭令君引而均禮之謂何自得
丞如此且丞才可立斷大疑識與學弟輩尚三舍避之
古文奇字 國朝典故滿胸腹間而乃甘爲丞直以平
生錦綉自好不羞小官卽非其好所無辭矣伏望明臺
多方察之及面扣之一切歷試之有一之不如弟語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七卷 三百五十六

與蘇松徐撫臺

向從樂令悲臺下念我深自作惡無德以堪近復從一
二應 朝官知臺下念我不置益復作惡不肖老矣無
能爲矣臺下何不忘替履而亟欲憐之耶不肖平生行
檢莫逃慈炤貪廉邪正盡付東流唯數卷敝書堪度白
日覺年來遊泳頗深耳臺下泄吳吳自并州士民加額

禱祠而得之者非漫偶然也當年嘉定採荒事極仗苦心不知曾有紀述者否良夜靜思唯此一段無慙官下回首三十年都成陳跡計吾子孫能標我于圓石間耳百穀先生千載名流去秋與本寧太史屈指言此兄真布衣間氣臺下素加禮遇今一切更望作護法肅駁耳將檣者爲秀才薛生生長小兒業師篤重士也無何營求願節下知其姓名足矣行年六十鬚髮無一莖白齒尚可礪漏三十下砣砣作褚河南陰符細書不訛謬本寧有云子愿不似人間人似仙似神不肖自乃稱老附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文三首

發一絮何如

答經畧邢太保

自枉寒廬奉娓娓之論益知鉅公偉度元自有真射後黃金囑囑如斗文壇武畧兼將相而樹奇標盡人渴望上方漢南陽諸葛下亦不減唐閻喜今公矧有粉榆之契而忝宗人之分者乎一時踴躍冠上塵以去矣碌碌書生雲泥隔遠曾不敢具片牘通殷勤每每逢地香名流唾壺在側常令口缺如意一揮恨不有三尺盡明公神授耳屢論奏疏苦心可掬至于文詞豈可暢正若下

匡山之瀑而放三峽之流異哉所謂武畧文壇此其端緒竟此尾不咸寧其紫大徑其人寧已哉往日雙纒嘯然未報茲復重以兼金盈困叙次霞蔚龍騰何殊面命諸雲一布真足以灑澤枯條矣幄內絳燭熒熒床頭捉刀兒如雲環繞封書題字濫及鄙生便令李志曹齡生氣矧倘尚具胸襟稱人者乎川閣水以成川世閱人以成世願臺端大其所閱而成其爲蓋代之伐幸甚萬撫公曠然廣攬堪共持籌將不忠同舟中柴棘也季公陸賈才不顧而去心甚快如東方千騎虎豹雲屯佇立亦令增壯然不如五湖烟月差足佐北窓涼颺耳我乃驕臺下強也附發一絮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十九 萬三首

答淮撫李道甫

書法我 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詔秀而不局皆非晉書也不肖留意此道四十年自謂能窺典午門風大王顏秀天拔忽而如瑤臺美媛嫋嫋作態忽而如當空落石莫敢睥睨五十外造于平淡所謂無意爲書書乃佳也不肖從骨髓處翻出節本帖而爲之高麗使臣每人賀購去非敢爲侯至于諸體法唐法宋取其有致

弁以獻投臺次但扇太長太闊不任運腕乞照鄙式作
百柄來十日寫去以備送贈且趣不肖眼明耳當今書
稱湯鄴初此公是浙晉書畫家卒得不肖米一班也勿
訝

與鍾幼芝

足下東南異稟西北壯遊眷言齊同恃此意氣足下精
篆壁之書發燒鑲之秘茂先輸其博物元帝埒其才技
盧諶重德乎越石許邁締好干逸少世中人外庶幾無
之矣君從塞下遠在敝廬衷挾霜姿面染沙氣三尺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二十 上言天

思能操胡音吹箏則行旅生悲橋舌則坐客舒笑嗟哉
吾子禦兒清淑云何輕去甘心湮酪弓刀之習爲丈夫
生不盡麒麟要常用馬革裹其四體與違故鄉死訣妻
孥灰面握手君不爲矣吾子手秉如椽錦山勒碣孟堅
何人乎君當嗣美

與陳觀察

自昔楚材雅稱絕擅可二三屈指數也然亦文章節尚
岐而兩塗鮮兼長令燉者即寰中辟謫楚近亦僅僅未
槩觀其入所謂材難信矣比從驛書讀諫臣章奏且隱

其姓名而尋繹其語其浩若長河巍如秦嶽快爽如哀
家黎光恠如含光承影秀豔如曲渚之拒霜寒慄如峨
嵎之積雪天下有此哉已而按其所言事則中世盲人

隱犯 聖人所最忌卒執所極噴而昂首披襟言之若
從懸圃閼風而類聚聚泗齊州之世界天下有此乎五
十年來諫臣文質才力之兼絕而冠紳節尚文章之並
擅臺下一人而已居恒念生吾世而失斯人何以覩顏
戴目即自處不在杜陵男子下然無階上達可奈何矣
不意尊臺使星入部執法耀九河間而所司肅命屢驚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上言天

下及將謂二十年之楚吏猶荷念存然而仕楚不及列
執珪而誤尊臺之一顧則或者臭味之微合而伊蘭之
不受旃檀彼也幸哉林間二十餘載所當情會意者惟
此憲帖儼然及門之一事倘死可將之地下曰伊蘭果
不受旃檀彼也有死所矣子孫可據以爲七尺墓闕之
石而猶辱在濟南生尊臺一顧之力也倘實杜陵一男
子而汲汲向人屏息殫殫而作阿已狀不令慈明絕纓
噴飯而謂駮老庸之面頰如甲乎而倘何以復向八埏
豪桀半肩瀆崇嚴極知開罪竊願納交伏冀昭亮

與傅金沙

聞仁兄行至耳陵又三日而返舍中有之乎盧積薪耶
時事夥日耶吾輩生身最難得者丘壑再數年而出出
而肩國鉅重未爲晚耳弟病瘵之後自置其館曰更生
先是吟嘆中口喃喃極欲金刀落髮割絕世緣才就瘡
便復作兒女情金沙大士爲我設何難作何津筏也唯
是綺語障更深覺今人一字不跡古元美暢美于鱗鯉
深皆非班左斯文正馳沸水其將興乎更五年而不肖
五十當以三十冊書求印可矣秘之秘之山陰金生光
來舍館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甫羅康老內姪藻秀不群携貲北上以圖功名而兩逆
奴叛之彭城襍被無贏餘不得已望門見投弟館之六
七月彼將赴河外而收業榆河外阜蘭茂故有金氏族
數書招血屬金生其的派也夜郎易霸金生庶幾駸駸
上乎蘭州巨商余順慨挾生以行一切爲治辦大自有
心人順一僑寓在清源又一在汴汴足下故人仕宦者
借手爲順遊爲金生地美西邁并望孰籌之見金生當
相怜軫此詞不贅矣乎知時下謝客客自邢生所當不
訝耳多言皇恐

上黃撫臺

此月初七日之禹城喧劉翰檢內子之戚旋過平原赴
宋廷尉聘女之宴已取道四女寺一晤淮撫公祖已之
景州視王氏妹已之樂陵送史孀北行凡兩旬間化不
肖之右臂爲輪而左臂爲馬美行住樂陵始接先後尊
函不勝失報之懼如茲瑣細特荷挂諸胸臆中念侗鄙
陋何以當茲推置乎感激之私莫可言喻河上會廣川
邵守丞出隣視先生數卷相示古雅醇和種種造極是
時萬柳聯瑞餘花表岸爲揭船窓濡題殆盡旅中一快
來舍館集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三

事也高邑趙夢白一札懷之數月未敢冒呈比來討諸
乃此塵記曹不審便中肯惠一字俾區區借手否不敏
悚皇特惟慈亮

與董太史

侗今者一牧豎賤夫耳荷明公獎其開拔真之壇宇曾
無輕微毛髮之効而冒大人丘山之譽捫膺自語藉何
緣契蒙被至斯吳用卿每頌情篤屏營側立莫克擔荷
繼得陸翰學傳示枉訪幽襟結言千里深于平生怨怒
釀酒未副所期紫雲咳唾自刻漏頃不敢忘也適值窓

友行托見至心肅肅儀刑蚤暮如對伺悚息言

東平原劉本初姻弟

碧落篆書在絳州唐人名筆正書是宋朝音釋藏之可
備題額之用然不直一錢也世所稱化鶴碑卽此云仙
人閉戶寫完化易而去正是其靈驗耳那生消腹五車
不然當被本初難倒十八學士僕處係舊刻檢出寄呈

又

病齋數日不出戶渠從間道來視爲設夫容斗帳七寶

通中枕遲之僕乃就臥中作老婢呻吟聲渠向北窗聽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五

三

五

廉纖夜雨孤情可拘有夢不到楚襄也次晨與飯卽哺

啜政自可觀渠復戲謂僕使君非富廼齋次不貧且能

手薦沉水一縷紫煙都不漫散殊咲老僧焚燈有火氣傍

午而別染淨兩忘附供一喙

又

先闕可翁四章適美有大方度出之雍雅我輩遠不及

也又一夕奉足下作飄拂倩麗允是玉堂材極羨極羨

聞平原花事大饒收庄有佳積種而土脉人力兩不足

可恨也有一種石榴紅瓣勁如鐵葉葉上擎如佛手名

園有否人葭六兩附往

來禽館集卷之三十五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五

五

來會館集卷之二十六

濟南臨邑邢 伺子愿甫著

書牘

荅李本寧

去臘亟擬一介伺前旌于廣川道也會老母偶被微疾
微醫理藥忽忽偏歲除門正甫挾日北堂見倍矣天乎
伺何罪也嚴親九十慈母不及耄者二年所望杖屨則
破涕承頰覩枯椿則割心與慈生人之致什九絕矣以
此不復及門外事至于仁兄興定則又時時從苦次對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黃言五

弟兒一放齒也二月初旬章丘令君枉車惠吊頗能盡
都城耗始知黃口齒仁兄錫原急難何必萎護又數音
不成眠矣齊川通至手書叙致含悽百心俱吐已發浙
函則爲嚴親開裘賜也銀花墜落見命稱觴更信乃達
彌年寄悃有是乎仁兄之眷眷哉陋用厚形不孝何所
辭其疏節乎酌言獻寢旋酬几筵感痛交集首面幾崩
于捨地矣再閱按君趙公一札欲進蟻根于萬乘之器
甚休伺也今者待盡人耳何以仰承明德付諸兒輩用
作奕世美談寒孟霜柯後彫可掬令人一飢不能忘甫

柏層臺上也是日先慈五七之期聊頂上食大盥一哭
舉殘燈伏薦授童曹咫尺輅車邈焉隔世願仁兄自愛
俟哀悰小定更爲仁兄商川處也益都公頻年往復不
下三十緘爲仁兄想半計當終効大金剛力爾

荅

老母素健無恙迎春之日偶進一南中楊梅尋有以德
平三歲殤甥報者遂結聚胸間復旬日而綿假及于危
矣不孝不能精事母乃罹此變又非有床蓐扶曳湯液
踐更居諸涉歷以少罄夫扣代綏延之私而忽罹此變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上言五

此不孝之仰天泣血一息不欲更生也覩枯椿則割肝
五中望杖藜則破顏片晷佇雙幃之易位俄百感以興
中穹壤雖大莫適自容耳荷尊垂郵萬里發函枉以台
伴之重賄賜有加三復溫詞開函賁隱生平之肝膽盡
矣遙望百稽繼之以拜從平其至以告所天棄事未期
尚冀慈仁錫類惠之明教不孝不任割林仰祈之切

與黃撫臺

先師文定公捐謝翟門之署紫自撤帷之辰尊臺興言
舊雨望詎千秋爰有繫于輔臣之重特屬材官逆之境

上旌旗在前兮弩在後續食縣道住所欽承高門之裔
生者死者獲保于家秋毫皆大賜天厝棺之夕餽賄臨
門雲漢魏章龍于諭命惟聞左右籍籍交談此足以起
逝九原安生百口矣于生以下其敢汝汝生成洞等緊
惟是頌義無窮時矣祠堂之舉既蒙慈諭即有專申伺
此中尚有挾日之留正在經紀不及一一先代于生鳴
感激如此

與黃撫臺

倘每從通報中見尊臺無月不爲元元請命無跪無一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六

三 万三百五十一

宇非關痛哭傑傑輩虛冒冠裳何計爲所天頌德也以
保我子孫黎民此蓋有百千萬禩之陰騭焉夫豈一家
一人之私伺荷國士之知豈敢爲佞向見卜氏云云真
成疾柄詳讀大疏渾厚和平彼微霞見現消矣幸勿挂
臆問也素卷精佳未敢輕率着手今六月擬寫一稍長
文字以荅隆知漸寫漸覺紙短因以一色連四補完六
幅欲俟佳工至裱完納上今乃惶恐接命仍付都下盧
生續之何如發下扇六柄書訖別具六柄並臨大令八
幅統呈暇中課得麻姑壇記一軸差具小法羅伯符似

謂不肖不能細楷勉強盡製不知足當清賞萬一石豈
貺數加寵溢望外且微問台慈主議而飾溝中之斷主
臣何以堪茲恩遇乎丹懇填中咨嗟齎讀敢附使者以
聞

又與黃撫臺

倘于正月三日裏糴北首十七日抵張灣僑居蕭寺候
穀城尊師還柩耗魚而魚服即僧衆不識爲何等又二
日而舍中兒敬賫台翰至讀之反獲若親慈宇旅况爲
之小展廿六日晤于長君傳述尊臺軫注之切相對泣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六

四 元百四九

然因議及爲師建祠事正值所天撫泣實千載一時祠
址擇于學宮之傍自市故宅一水榭一甌甃不敢賴有
司毛髮蓋德平葛端肅公有傍州在闔學諸生具呈臺
次望尊批允錫以美祠更勞會按臺合發扁署以光大
典即據爲向後疏題勅建之張本幸甚竊念師素叨尊
臺氣調文字之知蓋棺俎豆首藉口風師地下當領而
欣顧至若于氏之子姓捐糜術薺更何可言不肖廁在
門牆謬稱莫逆今日之請敢代于長君碎首長君緒一
切頗能自致以逢掖分未敢輒奏尊者前統祈俯垂灼

亮

又

伏承尊遠遺材官健力來會穀城葬事典出無前榮侈
生死不肖陳情荷兄抑又厚借龍光事已率于公子緯
北向叩首以謝異恩綿持重有心計大裘鉅細必求哀
禮矢不以阿堵儉親然自先師講筵正亞卿座所得俸
資業已洗然盡矣題主乃蕭少傅祀后土屬之衍聖儲
長雙玉在瞻謂一時盛際總之所天溫益一切悉係波
餘即二公亦交口明臺隆極他賓客不必言矣奔會慙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五 三百五十五

與俞衆知

歲暮人還塵尊手削兼拜精毅方珍之賜不肖從潞河
蕭寺中得之不自覺其喜心倒極也謹此南向百拜以
謝不肖伴護先師還櫬已抵阿城矣于長君迫在樞次
不肖原擬躬請堂皇代長君有所言請于賜壇之重不
意節旄尚在濟州用是未敢以羈旅之踪遠愿行部維
是命使金先生專伺寵臨以獲與干趨階爲幸真以日
爲歲業有特楫達記不肖敢副陳焉伏乞惠之期日以

便躡屨恭迎于宅祭軸已備伏祈先以台銜檢示令其
肅付史曹

與曹縣孟明府

士有異代撫塵之感直用氣誼相說慕焉耳不肖之于
臺下生同熙世千里接聲聞而又不肖昔遊楚臺下今
遊齊詎不成孔李通家契哉臺下龍鸞奮藻水玉親身
是稱名世而不肖一壑垂盡之人尚欲嚶鳴于同好能
無致長者絕纓乎雖然長者之度何所不容願納之末
交其可焉曹實才藪有如王茂才士龍筆鋒足凌太華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六 三百五十六

腹笥可擬四溟東脩擅譽今尚逐逐于矜曹大宗師其
有以振之也厥弟王士樞罷如握壁德若持盆家漸削
而好施學已成而未售則願大宗師意外賞援之也二
君圖富名花時而分我我乃藉艷陽而訂歲寒又其家
都憲與先都諫年家也臺下得無按劍而謂鄙也多言
乎拙製數篇隨書上獻嗣當傾筐倒庋而向明公也乎
創初寒不盡什一

答周斗垣民部

侗也阨薛儉樵世所畏惡吐棄人也徒以時彘執珪仕

楚楚節大夫同人皆我欲焉曰是夫也于鱗李子之鄉人而好爲奇節雄文以自標異者也計今且二十年巖穴日深交遊漸散畏惡吐棄日以相循而獨先生用楚之舊而問余于山中尺函斐妮叙致綢繆其所飾陳侗者皆侗所不自謂能也先生得無以江鄉唇齒之誤而過意皖薛俗橋之輩耶有歟不敢當矣先生高揚瓊旌椎風四被清英韶令要諸白頭即黃岡下雉不足爲而乃過意濟南精已銷亡之長物攬矜自顧衣帶悉發奇香三家下邑驚傳重問清塵濁水未判兩涂其所爲氣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文三百五十五

色不既多乎亟欲跨衛一過瀋陽面承緒論以畏輿輒已先生能終無意乎岱岳佳話計必登臨有日迂程蓬華實所跋予瘁賦其魂無足言也蓋趙國賤臣長跪而比壤或可藉爲醺酒期平原一登益趙國賤臣長跪而請此楚大夫其勿鄙夷于斯焉野芹蜚口何以荅休明一切須之異日

與張太華太史

不肖擱而在服者殆五年許以尊之庇比及禪除先王之禮時王之制差已干事而竣矣唯是孺慕在中時切

陸天重地之感荷臺下遠函尺牘貺以雙綠溫厚勞存深心獨至吾丈之重典章而洽同社蓋不肖欣然與懷然合焉一昨之秋過穀城穀城先生所爲起居臺下者甚備彼中萬壑千巖幾欲移家娛老然以親戚墳墓在焉不能作頴上兩文忠達邇來時奉尊翁先生履屨頗極攸然褰中小小缺陷業付冷風野馬附言申報用以釋輦下懷也行年五十有五頭顱可知祝駕已二十年前路康莊有幾願觀麟閣之業安我北窓涼颺貢生之冠垢塵久矣奈何任彈也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八 閱三百五十五

荅大司馬李于田

天家柱石入士膺門凡在含生俱極傾仰而矧四十年同籍末品粗知義理寥寥疏簡果爾惜惜出壁蠹壤蟲下哉兩歲來又時時窺竊口風欲伸理敗鐵青黃乎斷極感恩彌切疏節亦豈其情正緣所委文未敢輕率着筆一思一汗下遂乃寤寐若甘開罪者不肖每謂今之作者如林求其于碑板沆椎韻言典質者似未多得意欲抗顏宗昉在六季之先而經筵喉腹書秘魏行將俟五車漫漶而奪于家貧學殖弗茂致難執筆兼之伏懽

大匠轉成荒踞則若何矣目今自惟萬千謝過祇拙書
一事少可自強事蹟業歸櫟括但未聯絡爲篇城日酌
諸米書丹付大吳生運刷庶幾稍謝時裝仰覲前匠以
微暴于域中鄙心或小降也不虛不虛于長天振于瞻
雄逸惟臺下足兼之伺也何人敢汚樂廐妄稱昂儀氏
哉寒研軋軋捉管不盡素棕填積容春和敬奏不宣

與大司農趙南渚先生

天相名德諗知台候提履倍平時國是人綱寔惟允賴
孤清儼雅屹如岱宗之不振蓋海內圓冠方履以及元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六 九 重刊

元之衆無不趨首拊手頌休明者矧夫同郡門牆之士
欽承風範爲日已久而又近叨甄鑄著在彤模即雲泥
分隔敢自外遂不以一字通殷勤尚得稱爲具有心胃
耿耿含靈輩哉不肖還山廿載自分于世常違夫不可
青黃之木而欲晉之萬乘之麗孰不驚而駭走者獨尊
臺持平通國驕水加先去冬按臺剗削不肖獲以黥謫
綴諸尼末秋毫悉屬大恩蓋得之督漕李公方伯沈公
者甚具夫尊臺雅心樹植直欲付之不言而蘇李荒桃
猥承雨露疇則云施其于斯際木亦不能無情矣倘猶

所謂具心腹者中宵捫心誠于何地報鴻私倘計廿年
伊蘭見染一日及於昭明則乙巳以後之身天所予也
尊所成也人間貴仕固已絕意無營而竹素縹緲之故
則時軫于懷鄙欲琢磨兩漢洗濯三唐以期翼清時之
鵬運陪長者之下風而尊臺非六經周秦之語不呈諸
臆不灑于筆端即如比日秦疏諸篇一本赤衷翌翌而
彩毫揮斥迤至前無千古後無來今細入蠅心大蹴鰲
極有明一代朝堂閭閻之業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吾郡
于鱗先輩創然獨造拔地拓天幾足名代顧其所標榜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

人流者擬古之雄鷄埵之霸耳求如尊臺探驪批逆聚
米画石抒謀王之猥素調萬鼎之靈和起垂死之枵萌
裕九邊之厚寔則于鱗有掩面不前耳夫尊臺所有而
于鱗無之于鱗所有而尊臺則彩毫揮斥之餘耳擬古
之雄鷄埵之霸即在今日疇敢舍吾大司馬之歷下而
屬他人何所提展蒼鴻私者于尊臺柱國十年之後撈
叩鼓篋從杖屨于十畝水雲之間前而于後而喁執筆
而記一代藏山之磊磊者倘其王藍田之裴迪也乎此
寔不肖本懷不敢一毫假飾所爲不竟汶汶甄鑄大恩

者如是止矣久圖上書謝台慈以家居怪于境外使榮
榮者幾一歲罪誠無所解矣今屬蒼頭隨本邑張翰林
幹力行明其積愆如此馮元成感成就薄詞人之運
差賴此兄及李本寧一振之海內牢落仕宦不及中人
之文章至二君極矣北鄉百首不盡頌言

與雲中霍撫臺

伺隔之公乘之奎啟則巖穴損價葉公之魃進則泥蟠
見擯詎知巖穴者德藝之數泥蟠者飛躍之式蓋響臻
必佚于靈感影赴尚須于建標竊見新都處士方君問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三百六十五

孝字胥成天質貞亮現才卓蹠披髮之歲厭海時制絕
日舉子之業充耳公車之學謂姬孔之緒徒標都講風
雅之道足抗前麾非羸秦炎漢以前之書弗觀非武德
開元以上之言不涉浸精沐艷吮理刻肌以故發爲論
撰彙畀失色竹素非陳騷而即之若闡習其奇徐而繹
之則沉典其則無論文篇就其有韵之語業幾萬首騷
選再駕初盛還步儻或錯問徃編雜置先古宿士流覽
必無別白嘗謂太初踈野而少溫密茂秦直置而乏宛
繹以彼方此何翅徑庭東阿大宗伯一世人倫傾筐倒

度謂見方遲遍譽公卿長甘不道譽僕也需旬師門獲奉
遺唾其爲方也置喙寧不願長三尺已哉方初褐北來
尚嫌一遇宗伯以外聞無甘六人即今遊道交市形呖相
接有如此士何必古人伏願公乘坐嘯之暇踵胡床之
致一談一詠清風穆如庶幾真龍在庭簪弁奪氣方也
無魚無車何足多慮造次矣箋不勝肝膽之切

與王百谷

明公岳岳巨人乃亦病疾語云筋觸聖鼓杖沆有此疾
足下不畏于匡耶安得華陽之苦狀如補實如瓜以餉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三百六十六

足下令其病良已若曰將昌乃瘡請屏緒鞭桃湯以俟
之濟漂二流不能去惡而僕以疾所患在齟食飲都妨
正因擊齒時事太多故墮此口業耳山澤林壑之外靡
所不搜刑臣四出亡命景從用鉞如戲頃者清源告變
梟者三人斫而不殊者四十五人震鄰在沛旣鯨在躬
何地可問太平遠興輟足下行術而可僕不惜行膝
千里也三春無雨禾盡卷焦畿輔之間磬磬轉劇天
子弟坐深宮噉肉肆帝之使不假神明東朝妙善居質
不冊不婚言官故事蒸仍褻如充耳劔振周衛僅及鈞

陳足下試謂今天下治耶亂耶張即行李久滯此中深
愧無能爲藉爲作一札達茗川儻以蠶織爲桑榆乎僕
願歲歲從長康料放

與武德陳觀察

侗往從讎私獲待湖頭數語已涉汪洋大都矣已得其
所條牒數則讀之董之醇賈之切陸之婉致所謂國是
民情備焉即 聖主聰明不及納用要之天之未欲平
治天下也侗竊念文章一技耳至專爲經世則無鴻麗
大焉明臺天韻雄成廟寥淵穆蓋于人間世一切直等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上三百五十七

諸野馬等諸冷風夫蒼浪太虛然後覆嶠無究極明臺
似之乎無求古渤海望盛漢楊僕下樓船即其地維四
野蕭條鹽田錯畛則帛夷汎泊最緊闊處也秦晉上谷
雲中白檀樂浪諸邊略有邊略形則著邊略情耳目習
爲防禦無求無邊略形情而居其繁重隱憂在焉近銓
衡擬此于固原陽和二大鎮故所借率鉅公名世明公
勿薄無求也且河最要無如廣川津門南望若徐關水
府清源北視爲碣石重局明公自顧所借輕重何如也
布令一新寬而使吏民畏嚴而使吏民愛蘇和仲之旨

具矣至于峻拒盤於千里之外不使謀人擔負作馬
奔牛喘狀此非細故不肖屢宦十年目中僅觀山林下
一快心事也榮蒞初知多公政不敢即具問訊茲臆稍
清暇乃奏記上啟處三伏生秋是在前麾一顧不必道
出平昌也鄙小邑最稱安近耳侗東向龍門肅肅如對

荅呂心吾總憲

伊周頗閱峙岳中原天下翕然宗之李所謂龍門謝所
云東山直喀喀孩臭談耳侗受知遇獨深提拂甚切乃
不稟糧負及造庭階寒暄炙待即亦不克時陳竿牘代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上三百七十一

未面之私也尚得戴齒髮稱人哉則以年來穀慳歲儉
食力傭書昕夕拮据落拓極矣安能周四境外乎忽報
台儻驚皇輿坐徐伸尊翰宛轉百心且重以多儀誼均
天壤鄙人何以稱也具悉慶堂融洽鄉里歸誠片語垂
型一絲系胃此獨座之所誦咏藉耳不審台軒北指可
容不肖倘長裾謁郵舍躬主分驛蟲末技否所委諸書一
一幹上卷用褚河南法是比來趨尚紙則勉效顏平原
取其儼雅用配訓言海奉細流泰延撮土即日憲府題
才應顯是僉儼旬日不敢忘以手兒子門生赤心可念也

長男三上名場不遇頗汎濫群書近兢兢學道見伯父
咳唾必飲次未冠亦觀場三四俱授經五則在甌鄉此
先大人之遺訓薄德安所得多乃及書種未絕乎連三
按使者爭薦伺于朝此不過面上眉耳不能通耳目用
也因憶往歲明臺極心揚詡今尚其餘淚耳

荅康驥漢侍御

孤拮据棄事積勞成病一臥經十旬幾成異物荷尊之
庇望秋小差然精力已耗敗付九矣忽叨使命長蹕捧
讀何臺下之與人周也如此損致兩緣領已容覓郵續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五 三百三十五

布之節閱報章臺下識度超軼萬夫而文章全力又足
以發之無論同列諸端避席益合臺省而抗前茅無論
求之即目總計四五十年自孤有知覺而程批鱗之彥
臺下寧第二屈指乎三韓之命未下合是朝寧不可一
日無汲包儔厥次如許地曷倩以諷諫勝而臺下以正
諫稱此洵數千年奇事井閭末學似不可無紀載也望
鳳威于千仞殊自忘其蟻蟲之陋附言踴躍惟不罪饒
聒幸甚

與撫臺尹春霖年丈

德州部事甫竣歸擬搆枏枏園詩乃雲間董思白翰編
舟自北來特以尺素邀言不得已遂取道武城意在
叩渠筆訣故不憚僕僕煩也坐柁間三日備出古法書
名跡縱觀之真平生一奇耳還過平原道中俄聞楚鄉
異耗心震越不夷及抵家則所司悉臺檄禁一切事果
真矣嗟乎不肖視臺下同氣也又所天也老伯母猶母
也戀德感恩其胡能為情漠上几筵東秦節鉞君親去
任真難之乎為此日矣即圖蒲伏戟門薄陳香楮輒以
申嚴未果專候臨臆出齊門孺子白馬素車主矣事變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六 三百三十七

荅中丞魏見泉

填撫三晉以來愛利覃于庶人威信著于夷狄又建所
不易辦之飭創所不易談之事甚都甚休肅竹而上通
綸而下濫胥相誓凡不染指幾何人精祲不平猶悍貪
婪凡被斥逐幾何人一意一跡是關國脉不第爭頌名
開府也奪晉如保還之臺總想望風裁京夏顯顯如何
踰鄆拊手大公門膺獨契不覺深情之倒極也遠寄如

天破常分俸謝之謁者此是黃河一度再清敢不敬拜
溫言見命滿紙霞光惠而好我不翅厚矣踈曠久甘寔
懼唐突鉞下晝吟宵寐却望并州桑乾泚水可指此心
耳先此借使展言悽悽之私須格以盡

荅毛直指

天幸小東遂微繡斧之辱即下車之日伺非不擬一簞
佐濟上父老迂霜稜而以勢闕六條未應唐突乃心未
嘗不數數向之也頃聞巡行先及青淄會不肖州民挂
冠長謝長裾曲笠又不宜遠詣臺門徒然抱耿不圖慈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三言天五

念之厚用相存也尺函數語字字肝腸矧也拜如天之
賜以尊逮賤用暖嗟枯曾謂末路有之乎感之深不覺
汎瀾繼之矣不肖生平志向自許無愧四知計惟明臺
鑒灼苟有知我無恤其他從此閉門埋照課子娛親上
之不能望弇州先生高躅即小美爲曹寧敢多讓二公
臺下郡人也請以爲不肖質可乎側聞按部簡訟而恤
民摘官而嚴吏若曰渾厚精明綽乎並舉侗如貌應日
出之光河流湯湯請視兩者

荅總河李于田

前勒報附使者未五日而疾大作凡六閱月骨骸皆非
生人大低受病在積勞積思一旦驟發遂成沉頓入冬
始勝巾櫛然衰相現矣尊公祖涖盟濟上控馭東諸侯
海岱增其氣色況不肖侗三十年厲行末躬方幅內鷄
社同人乃不能晉一談脩廢典尙得稱爲有心胞者哉
所用稽故邇迴者以前所云云耳每讀于鱗先生人間
水屬司空之語乃謂今日水屬趙魏御史大夫天寔式
靈儵奏乃績無煩璧馬主上操河印用酬漏天一徹
侯爵適貢至今國家獎賢格可舉作口舌湯耶窮歲半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八

愁拜書自遠十千相餉桂玉不虞不但酒貲矣爲尊伯
翁執筆役坐病不敏抑惛代大巫數草數毀念今終無
可避矣小吳生來自吳下適當其時呈稿後弟自書丹
不至再厘計諾也元樞虛席計不以居東推轂部下人
流凡幾許預有訊焉

荅大司寇趙吉亭先生

甚矣先生之急不肖也不肖益有聞焉先生每向人語
究那君廉士也文士也意氣士也與鱗猶有耳矧也人
乎侗乃時用咨嗟感慨謂世有先生知我我即死無憾

居恒展衣祿襪未嘗不望龍門興稽拜思焉薄言申候
固其夙心先生不拒門牆斯幸矣而遠戕鄭重抒厥襟
期今則大使至矣手書斐妮堪思清琚高秋搖落得先
生一字不轉遄宋玉悲乎朝綱將不決歲當及歸一先
生脂駕而過荒居手摘來禽共談名理齊老生借與星
緯占矣草猝不虔惟尊臨實

上溫按臺

我公祖驄馬按大東蓋以伯夷之清躬伊尹之任而推
誠盡下則又具柳下惠之和所謂褚季野身備四氣美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九 三

足埤之也時與長老知言者屈指綱滂之品似是百年
以來未覩憲紀肅貞如今日者此自籍甚輿人之口何
不伎何敢知焉侗少而勵擦不屬爲庸常人中遭連塗
浸及沉淪于世長已矣乃尊臺天空日霽無隱不周刻
書達闕謬采微薄姓名而光揚之西漢右軍之目士林
僂得偏稱業足騰驤一代而臺下以身兼數器加不肖
侗伊知清馥是謂驚絲是蘭耳而侗則有心喜翻倒極
伊翔則雞群不伍清馥則鮑臭遠絕臺下薦我而兼昭
雪我是一疏而倍兩疏指也且自玄黃以判此恩有兩

哉侗生平自許直欲捐七尺報人然須罔極如親者今
獲負墻門仍有夙所矣不寧斯世錫珉勒策世世萬子
孫詎敢忘之唯是承顏尚馭踈踈請無期雲海茫茫託之
夢寐伏願錦堂倍玉少俟春明駕言幾旬以對蒼赤社
稷實式賴之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六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 實百三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七

書牘

濟南臨邑邢

與萬伯脩觀察

上撫臺孫文融

竊見歷下李滄溟先生攀龍條真履素取則先民鑄古
鑄今蔚爲代寶海內綴文之士靡不宗之而今五噦之
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門祚寥寥
雲仍僅僅侗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亡止
遺一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嫗媼是爲駒者婦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五三

僦居窮巷托跡浮萍並日無羶糲之食經年歟漿汁之
饋致令鮑山黃土作赤髻以咲人峭湖白雲化素虹而
繞墓其於今日責在明公唯侗含意欲申歷春及夏恐
以不急之務驟瀾鈴次悠悠之世見謂好名適者尺一
北來瓜期不遠千秋氣調機緣在茲伏願明公下記所
司略損公帑爲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
給米一石歲布若干足藉以長養壯髮縣延後昆一綫
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脉其嚆逆心是在臺
端倡義力此永留侗也竊效途聞罔敢任德臨書不盡

觀侯之至

與萬伯脩觀察

兩年間凡托兩布衣爲郵一爲京口章廷綸二爲歙州
方胥成二君畫法詩篇庶幾擅代不審伯脩仁兄署中
作何眼相眎也世態漸淡乃遊閒之徒更甚願足下好
其真者無若不肖翻爲葉公所咲耳汪慕來讀足下書
書詞閎麗忼慨事事次心背商之說豈所宜談要之我
輩交許不應作今人亦不應詭作古人詭作古人及不
若今人之爲愈也善哉諸葛武侯之言曰士之相知溫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三三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請與足下共勗之足
下天資敏妙挾藉數器滔滔奔動不可涯卽如以戈
鋌世業以詩書起家以詩書起家復以戈鋌報國握槊
耀其神武彎弓表其巧捷談部摧其利距氣海輸其廣
納噴語成蘭染紙騰采牋狀則琳瑯之亞檄露則班寶
之儔頃令昂芝慙其明麗雕虎讓其雄成玄黃旣判齒
髮林王未或覲夫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嗟嗟伯脩
旣無難邊事亦未可便易邊事拊擊單于者靡幾倍攝
伏單于者靡幾倍以拊擊爲攝伏以攝伏爲拊擊互相

皆筭孰贏幾倍盪胸而籌聚米而略庫具如千車廐具如千馬府具如千幣門具如千當戶且渠春揭之爲校棘矜之爲使飛罕之爲掩包毆之爲餌雲梢之爲誤變患之爲間指而手通指腹而目通指躡而足通指總而心通指而後乃今戰與款無爭勝金與粟無爭貴野與市無爭民華與夷無爭界忽然而我如忘忽然而彼如寄一忘一寄大順之世也寧御夷之道乎哉區區下劣勞疲十晦躬耕漆其如幹展其力用僅止于挈餅副其器量財任乎裁難學道未緣乎象罔孰藝復困于一毛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賈三首

羸膝無勝遊之具積穢乏中陶之榮平生意尚都已云訖孰與夫命世絕倫伯修足下者哉

荅王子廟中丞

千里寒垣走明駝快足而及我于山居也意良厚題封焜炫諸雲雨耶墨花下來乎實不自意撫中丞列戟如檣乃爾歲稔其舌那生號稱倔彊不免汗下水紋一蟹也囊盛珍餌何羨來禽青李櫻桃日給勝愧無右軍好手作疏爲蒼澤屹扶老不第治蠶一門體氣常佳盡感足下遠惠之至耳中權千載人言語妙天下唯吳王百

穀可與比倫他非其擬足下羅而致之幕下也數婆千萬不足多矣客冬無幸咫尺相失蓋促蒼頭謝過三舍外而中權御風長往香不可攀此段胥成所及知而乃金人其口不以曉告明白二郵均討必方乎及我也者引批牽復仁丈其爲我三子者何如斷索耶胥成巧於筆札拙于喉舌長裾繁碎研田有秋廷綸伏蚓初伸未際風雷行一以振當是王家叔明其儔撫中丞臺好畫饒史請以畫言夫畫有工有士有意外有象中廷綸之畫士而意外正如右丞雪裏綠蕉大年朝陵始迴抑或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四 上三首

掌大扞股人長于樹被瀟瀟逗漏渲染遺失種種小誤實不能無而其一片冥濛穉穉霏霏拂拂之致更江東兩都一億其莫不能當其盤礴劍頃吐納晷許也第于此藝孰之廿年而屈平勾股尚難巷無居人不謂晚得章生即生者韵言清舉大類斐君迪而人或因畫以掩並短二長即胥成連羽歛千鷄鷄未始不爲章君發憤矣尚寶公雖巫章未得章寸幘尺幅而沾沾不已要以第言重耳若所謂張元春謗高今以一軸往蒼然巢蘚幾令勝國諸子無處生活情也倦遊不及從吏出塞余五

芝精雅絕倫便當遠紹唐仇戰羽之口業已入我籠中
今作大鳥搏空我徒視諸教澤可如何矣程扇官詞領
已讀之一再政猶身歷水殿雲廊而意其吟語風香者
敢不敬伏

與少宗伯孫以德年兄

往歲附書徐太史嗣會盛太古知己得達比聞仙鶴過
廣川可畱一晤語緣里居無郵耗又不及追躡景光同
袍兄弟中最蒙知眷莫如不肖迺一別參商如此人非
金石其胡以堪仁兄飛踐皇路漫漶柄用不患積薪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五 世百六

一屨泥塗遂無潔雪之日十年家食愁病參半且平生
不善治生故業日荒日益削一門童僕竟日僅飽半升
粟主人差不菜色然無王珉一頃美食餉賓客也計此
段太古能言之太古云爲馬察知介志文察知公子亦
云云都蒙不拒弟與察知生交藉有顏色今公子跪
而請諸邸舍唯仁兄有意成言朱太復拮据一狀良佳
望鉅公賜之賞與得少流便其詞不更作于鱗牙後慧
幸甚扶風新阡待此發策知不恡如掾一揮酒也公子
雋博舉于文美如粵南明璣蓋胸次與筆下迥絕纖靡

其兩弟俱耽耽第五異日者不忝仁兄門牆河間梨不
臧哀家此河間哀家諸子可匹美江南檀孫先生其均
而蓄之無有吐棄乎人面逐世高低乃人心更甚不肖
者真一不足齒之僮耳復何言

再荅萬伯脩使君

弟凡奉三書足下所矣寓章者激寓方者直寓汪者宛
都蒙涵納人與書俱在空洞中乃知從前不肖弟自它
於伯脩仁兄不長者耳悔來幾欲自燒物顧足下不見
不肖措舌狀奈何千里發一乘重之即謁者下及蒿萊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六 元百六十一

分俸饋藥副以喻麋喻麋弟固請之拜賜無愧若參藥
一秤費文質周郭者三千合清俸共得朱提二沅即今
釐上人巧作事見淮陰治粟上郡治兵兩公疏所斲彈
頻使軒裳輩無處生活枯槎如弟橫被異恩浸假遇好
事者搏掩而比奇請之條第與足下不惟偏乎一咲一
咲來函勢吞岷江光掩列缺氣撼風雲采蕩睢渙鄒魯
燕趙妙合以成文琴筑笙竿異好而成致猗歟盛矣酒
藍炊鼻掌大方幅奉匱沃盥殆將不暇而敢抗志以高
兄妄壓刑而欄解大便當生致拔余舌矣渥中一積出

塞諸曲聲華被紙光景盈字持此可以冠冕列鎮奮揚
雄威第絕節與唱則蚶蝦自伏擅代振姿則魑類却匿
伯脩足下高明之府願言以敢摩尼之光毋俾形諤之
成謝彼排走保我多有杞人徐福諒亦仁兄之所不吐
也匏苦不才于人共濟不肖之役良亦在茲五月炎歊
負薪龍藏望天山之背片片作瓊花又從 帝所分得
中尚署獻帶若箇長也表本初儻夢人遇夏每推飲足
下旌旗在北門作幾大排當河朔名流登筵爛醉已乃
走馬射柳風生鼻端此時抑復思東頭竹篠間石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七 三百七十一

與撫臺李于田年兄

仁公振鐸大東不佞從喀喀中竊其餘響幸甚贈言在
筵側聞時示同人且曰人不可以無友第誠跪蹇敢自
乞於大慶外耶遼左功名遂至拓天拔地大任以往名
世杳然未幾節下脩其故業且美矣高句麗良是史何
渠亦稱下句麗人參何故作人登濟南有長白遼亦有
長白紫貂青鼠二毛孰優八稍五味若箇風致殊絕今
威化鶴雀去幾許春秋骨寧一榻當坐穿穴斯地寓公
斯人能總抑復有碑板文字散在醫巫間問否右軍寄

問譙周并徵司馬錯成都樓觀一一不遺僕今亦欲稍
廣異聞耳茲托爲郵者邑子朱西仕遼遼除目公乘而
下勾股不可蹤跡意厥司存似是雀鼠耗耳顧此何足
恩仁公然輒以恩仁公則以西志節才諳年齡風貌都
非齷齪者流又西其先與家大人遊家大人督作疏匪
直以泛然邑子故西者升斛第取其量中不者僅與大
驢同飽歟無所勵節下矣節下其爲越次而策之如霜
一片戈戟中令西者稍得而前齊虜其不以司庾終乎
不佞厥躬其猶有譽命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八 卷三三九

荅王恒叔參知

蒙也俗在齊鄒資庸庸下顧常受訓于父師矣束髮登
路場才狗官期以絕暮金于昌邑還黔首于化人執心
秉節五年於茲頗見取于賢豪大方迨後接跡中臺彌
厲操檢不謂伊爾有臭苦來逼人遂使風霾翳于中道
黑白易乎正形黃門冒宣淫之譏下妄滋伴僮之惑良
以悲矣還山以來朋好都絕門故耻名平師籍親暱殆
同于疏屬兼之百年閤食一旦瓠落不堪棄寂趨炎亦
復人情爾爾無足深怪乃我恒叔先生曠致橫絕玄覽

缺倫視蔭之交萬于白頭東來倖軌損翰相存累積連
緒騰花散繭縮少丈于咫尺揖禽向于睨衡駭目洞心
窺庭叩目玄冬道盡陽煦忽臨其所次心政在翰寫丹
貌商畧道素至於金輟饋執扇手題則又千秋之末
誼徑寸之緒標也竊憶先生往在掖垣無日不嶽嶽蓋
三事以下屏息降心者屢矣以故位著歎汰敗之器藩
曉迴驕溢之態三十年來諫臣任職厥唯先生嗟乎朱
雲表殿檻之名長孺過淮南之駕遂令車輪馬跡軌影
檣陰幾躡躅乎窮天殆周環乎儉寒與言指事標理明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文 三百六

例未或不益擊于當塗林懷乎世網矣睽茲 廟路漸
夷賜環計日茂陵之托豈所敢聞所無北上迂程不忘
錄採之賤青芹白水猶可以蓋行人歲晚天涯藩籬落
莫此其氣味蒙所夙請願言珍攝以對含齒莫不任翹
企深

與兵垣

門下鮮標今望高視寰宇再入兵垣以來抗言發論忼
慨持正而又時時出之以異濟之以通正如芍藥而剗
和羹探其意指必欲裨廟堂之緩急冀方幅之黔黎甚

盛節也不肖生長齊東小習佔畢束髮入仕復耽宦學
骨節軟媚意氣灰墮每見一二矢口譚邊之士心竊嘆
之不圖比來目見兵戈寇將壓境乃復釋詩書而講翰
略拋荷芟而就禰禰吁嗟乎維衆與梓孰磨礱石孰置
累墓不肖而不此之爲慮是木石耳矣所上兩臺揭帖
錄恩記曹其爲此議者剝衷盡腹蒿目分宵者何翅再
四總之全齊六郡素不知兵近海諸方兵食俱詘而此
百十餘城束手累足瞪目吞聲以寄脰於儻臨之寇不
已慟哉夫議水軍矣議陸軍矣而此二軍者非若土偶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 問 三頁六

木梗旦夕暮削而備盤鈴腰鼓之戲者也議增餉矣議
厲兵矣而此二物者非由天降地湧泥沙搏取而供朝
苧暮粟之養者也言者言之王者覆之不已事在彼中
難以遥度則曰錢糧處置一任便宜即文墨之往來業
已動經旬月又曹騰以上下何異隔轍搔癢究其抹掇
一旦倭臨所謂寄脰于俄頃之間者良非虛謬以故不
肯僭爲條牒譬如老宮監刺刺天寶年中事頗關實際
人衛家守耳目心志流洽便習期于言之可行行之無
費庶幾擬堅壁千古法令得其策也若全齊而俱

爾則總計東方鄉約民丁且三四十餘萬矣分封戍守
力逸功專而狂寇雖有數萬之多更譚爲之更番休息
者彼在所而攻我在所而備以我之逸待彼之勞以我
之專待彼之散以我之常待彼之變而寇將無志衰于
曠日鋒挫于連城者哉在野言野不肖之技止此矣外
此而張皇平犀渠之戰日餘艘之蔽江常陳臨敵而奏
誠則不肖其受誑惑之誅無貳待在于載心期輒破山
林之例而私布之如此惟尊炤察不第不肖一人一家
幸甚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萬曆甲午

上申相公

不肖何自束髮廁跡師門迄今且二十餘年中間造託
之恩曲成之誼卽歷萬億不能指數以所素盟矢萬一
祗礪休明少自表見以不至爲師門玷則所以庶幾明
報也不意風濤中起栖泊翁皇一官自棄視弁髦不足
爲輕于時兩當大計群不逞尚欲甘心賴師尊庇幸保
皮毛進賢雖挂尚掛被衣履冠帶而稱鄉里之縉紳秋
毫皆鉅賜也歸田五載凡遇生辰慶典一字不敢通門
闌卽伺與木石居未必五內渾然木石也第居恒竊意

何任在師門乃子弟中之最不肖者其以罪戾而放之田
畔達遠邑即昊天之號夫豈忽然而竟以形跡播越影
響自幽孺慕徒勤面頰如甲萬緣俱冷疏數尚足道哉
不意師臺海天茹納猶賜記存一得之姜大理譬再得
之傳道長光宅具悉尊慈閱以瓜李之嫌見累諄諄操
守行履之間猶曰所可哀憐之士也伺轉恚自外之非
宜而硜硜者之無睹於大方矣然亦不敢輒有恩賞乃
今輒有恩賞則以已故馬門生允登事技淚而奏記焉
惟師辱聽之馬門生平生英爽才具幹略不隳不肖縷
奉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上三萬全

陳矣至于一片爲父師赤心直欲排群疑犯衆怒而登
之昭明之理庶幾由在尼父不聞惡聲者卒以曉曉去
國踰蜀外藩三押漕糧風波盡瘁一旦邳州疾作暴厥
永濱妻子遠在家園相依又無幹僕無論含飯無人抑
亦蓋棺潦草嗟哉扁舟寄厝鬼魂孤孤唯有青蠅作吊
客耳吾師聞此或亦不免當食頃箸也近於五月十三
日柩抵東光不肖何奔吊盡哭稍爲經紀其家事又復
許其少女在襁褓者續爲婚姻一日在甬一日不忍負
此灰友馬門生有五十其四皆娶有婦長次二生資學

可望大成與之商談開渠云漕撫周軍門欲爲題奏優恤河道潘軍門亦再四咨嗟固有以慰之于地下者俱未見下落倘竊思往嘉靖間貴州右叅議王重光以採木卒於旅邸得贈爲太僕少卿近儀直管河郎中羅用敬亦得追贈如前官以克登而論俱比二員官階稍高而事于國儲鉅重較之採木胥河亦不甚相懸且涉歷江湖風濤萬狀三度押運已及滿期計今四五月原望例陞若夫暴卒河壩漕務未竣真所謂歿於王事者以愚而慮比照從前二例奏求贈錄似未爲過仰唯尊師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元三百五十五

俯念二十年布衣門牆之舊亦曾少効赤誠于左右留神委曲一賜允行此正公道中之異恩也佇企台慈手批數字俾不肖侗有所持循從吏其子座爲陳乞則人間君臣師弟父子朋友之誼具爲慨可臨啟不任激切感慨皇恩待命之至

上巾相公

門生比以馬門生身後之事上恩師慈荷尊俯注曲賜裁荅且溫詞下慰瞻然忘其不肖之跡迹而沾沾實之胸臆者倘捧讀長跼不勝感激不勝悚惶馬門生事先

是河道優恤之情業有公據矣今其長男苦欲叩陳乞其所上書祇以押運三次資深勞瘁爲言并未敢妄援他例致有齟齬切念馬門生稟性慷慨中多憤世之幽思一經外補日夜焦灼蓋所望于恩師之拯援而還之卿寺者良獨切至此見事勢不諧邑無聊聊寢食違常一旦至此計此君資志未消張目未瞑也伏冀尊師機務少暇留神委曲敦屬部議得從優叙獲叨京朝一官之贈則門廬歿生之誼人人頌而戴之不直馬君一片隱衷獲伸地下而已也不肖侗伏在草野本不宜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七 三百六十五

再三塵瀆第以馬生幼弱未敢輒叩尊嚴侗用是不避瑣煩敬爲代陳如此唯師亮宥

上撫臺與公

不腆下邑十歲以前頗稱醇簡易治乃用連遭穀味木縣無秋遂似官地不相能而僉形愈見元元之民不至盡人流離實以臺下撫摩之念視他屬獨切獨先耳孤等有日夜與千黎申頌休德而已所可幸者新令君坦誠頡頏周慎精嚴不再旬而諸務改觀矣第南三鄉地荒力竭不能一牒完科要須從長計議于條編中特示

覽折則闔邑元氣可迴即如德平紛紛岐貳正亦坐南
沙北潦地不齊一之故脫若下邑縣司有所申呈爲南
鄉乞恤則惟尊俯賜留意焉孤等土田俱屬鄰城亦仰
恃慈明委心見遇故不覺刺刺爲紫梓公言之臨緘不
勝惶恐

與李于田學憲

往奉墨本賦及考卷之惠賦清麗常柳高手也考卷人
具才品無向時割裂裝綴之陋聞大宗伯署中評爲字
內第一冠諸行學監司不虛哉第久病成衰閉門飲藥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五 三百四十六

忽拜志書大序發函卒讀且喜且謬文是大議論風會
攸關波動雲流無一毫短制態蓋自肥腸滿腦中來紛
紛擬秦摹漢愈露捧心風斯下矣至于一字見褒足刊
金石嵯巖牢落差以傳頌憶得何大復序武功志志序
至今並傳弟則愧羔之裘而狐其袖也能機縣多刷十
餘縑一爲送海內同人更藉青雲無已耳大集篋之實
有深意縣君能目陳底裏撫院見收一切皆餘論所及
敢不結中微聞常寧欲奪估碑而就稱稽宜抱相如之
癖何緣詹見一叙潤棕臨書情邑

上御史大夫溫公

伺也突與熒燭之明亡所宵願於世幸際老師數納緣
是得自試其狗馬之能方面熱內慚羞灰不暇迴蒙師
臺溫論獎許陳義甚高已又開發慧藏引迷謬人而偕
之大道玩味師旨苞舉今古如渴者飲河知有滿腹不
自知其天之高地之下也夫寓宙真空實相無有定在
無有形影既無端緒亦無究竟如指爲空則日用形
色色孰非實際如指爲實則日用倏爾忽爾孰非幻境
如以爲在市朝則桓圭衮冕晏萬大常是何指歸如以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六 三百五十五

爲在山林則巖崖泉石蕨薇衣鉢是何安頓江山紫翠
日日餞行鳥兔升沉時時解纜乃知此道無起滅無顯
晦其實也不實其虛也不虛市朝澹泊未嘗不山林山
林自適未嘗不朝肆廊之則極高極卑惟所彌漫歛之
則一呼一吸唯所橐籥圓常妙應觸處皆真蓋師臺所
喫緊爲世人不知有空相不知有實相者誠至論也再
讀素位而行寧人奪境數語仰窺師臺體驗踐履真聖
賢中正學問謹佩服終身弟山林一節原與本道尹觀
察劇論長生性命之學及機辯詰不一而足緣是忘其

固陋因謂潭底日紅山頭月白非入山靜坐不能呈露
此景龍吟於淵虎嘯於谷非入山靜坐不能駕馭此景
忘裏覓裏忘定中起忘中用非入山靜坐不能冥會
此景鄴鄂混成蟾光朗照爐以奠鼎室以凝神非入山
靜坐不能妙觀此景蓋聖學以戒懼慎獨爲工夫而中
和位育皆是作用玄學以致虛守靜爲宗旨而脫胎神
化乃顯脩爲則弟子前所爲尹觀察訂證者就事論事
似又着於枯槁寂寞也茲聆台教敬謝敬謝極欲叩領
師臺之教顧繁冗雜還無一寧息稍暇當假以公役晉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貴三夏大

謁恩臺乃得縱觀海若之大全

與張仲儀轉致歷城趙大司徒

雲間馮元成先生僑寓此州思光之舫膠于河濟日晷
纔對七歲兒子作苦見若謂爲五斗耳夫元成目無萬
鍾安所沾沾五斗爲正緣身隱吳趨翹翹物表研田宜
穰而自署馮三白其一白曰白文以不受徵文金往往
爲人白作也江南如許人門故業如掃榻遲臯廡一字
不通貴要人研田且不計獲安得不兒子號飢婦無稭
耶今以五斗出坐此元成絕世天才所爲文上造九天

下薄九地推岱華而負溟渤羅萬有而走群靈伺以元
成方北地覺北地小僉元成鑪錘極矣居平私竊品目
時子若元成者風期類閔仲叔天韻似李長源至于文
章擅代卑史子而翼九經似非文士足例此人者不以
處木天石渠之次今其持平國典藻黼皇猷而俾之以
藩臬外臣待魚貫之命其何以稱吾世右文也元成持
牒將如京能使不持牒如京而就近除一官省一切交
酬費有雲杜李本寧傍州可差擬今武德使君未有人
元成用衆知兼僉事甚宜此缺所謂宜此缺者蕭條曠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上言全五

莽之野百里無甜井五月見鮮莊他人所不甘唯是海
光挂檐際番受東旭如車輪載歌載咏與元成雅相便
適耳程公業文極領第言慨許爲愚之以爲非我歷下
司徒先生不可先生當代人倫方吐握知名士片長之
必收而矧元成廁其同袍且士又非一世士計一言可
得諸銓省無難者我先生當不俟我輩之畢辭而灑然
其無進心矣元成向弟張仲儀豈可爲我無詞于歷下
先生前弟敢爲紹而用足下爲公業僕姑佐弟宜佐二
公強弩而身方待嫁安得輒與子寒館頃有嚴按臺挂

劉秋毫皆我先生力也王正自有一介來茲不敢然
與交東戴觀察

少年掾自東來恭奉臺下所遺諸殺青案伺叩頭領已
伏憶南床風裁所露奏黃紙白簡章勾股莫紀天下靡
不翹仰震聳泰山在瞻乃以餘力成文章矢口官商發
言朱紫幾今盲史腐今鄴下雲間藍田杜陵考功隨州
諸流輩外尚畏人夫子角去齒二翼兩足造物制之矣
臺下奏書滿公車著書遍名山人所皆有已亦有人所
都無已不無豈非天授之全能人倫之罕覲哉邇者分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世三百七十

泉臨沂泣盟魯甸差可比於先王之觀孤情迥芳絕照
淵量湛乎內函以遵鄒嶧以撫瑯琊司馬之壯遊不必
談矣伺也申詠酒肉淮陵之語而感代興之世竊願隨
行以中雋也爲郵少年掾不肖中表侄家禮詩書錢帛
之業今值中衰以天之幸獲備一日掃除與昧貺賚稟
驚米而外恩等再生掾兄名懷文筆優長業胡氏號名
知經比邵使若羅而致之幕下大被周襦我輩小儼羽
毛定是搏空大物掾者亦足藉手事臺下不至與他農
瑣小兒伍明恩其無有負矣掾還適不肖大病後提管

不能悉所欲語居頃之當倒庋傾筐以歸函丈憐陳如
求爲佛弟子請以曝書一片地爲鹿野壇場伺不任丹
誠切切

與徐汝惠貢士

半歲未通一字書正緣塵全牽繼近值總功神理辭謝
謝公不廢聲樂蒙則用綳素遺之耳項斯自奇每恨蒙
喙不三尺日來之後聊道惻實未足發兄聲采何至損
孟公之牘而諄復見謝爲麴生告竭壘且蒙耻賴明公
一洗之弗施之者無倦色矣蒙則奈興情何也小齋訪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 世三百五十三

勗日力練泥削梓此身幾作土木偶人壘石爲山僅稱
舟中百骸一節耳無論錢刀畧盡而困中粟麥半粉無
遺恩公移石不謂千古復有蒙也雖然我自用我法若
聽東鄰牙籌聲頭岑岑不能舉五臟且嘔出矣白家履
道坊未逾小園彼乃官位差勝我有豚犬視龜兒十倍
日捉筆作方寸書朝顏暮歐津津負騰龜聲又不聞白
公有堂上老人我乃口舉兩厄起居眠食嗟乎汝惠與
角去齒傳翼兩足蒙所得于造物者希矣今當行樂耳
湏富貴何時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又何可不

聞此言拙詩文儘多散草都未料理容次第納觀晨興見使者不覺飛揚信筆唯明公亮之

與王子廟中丞

金箋潤麗秋爽當擬各體書之三教經用高勾麗紙書欲合作也以上當俟以扇至此毫書家十七帖竟樹寰中赤幟澄清亦是秘本略助蟬翼拓覺斐疊足好致儻得川扇紙薄如輕縠綿如純繭者拓之宛然定武本矣便賦數縑來峨眉山小盈周尺尺許者幸命行人斫一二奉置來禽中米氏癡日日以劇卒難療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三四十五

荅愚庵上人

遠承法帖下問勞疲祗穢間忽若清泠灑及也兼荷名香兩種一洗人世伊蘭優鉢羅花印成妙相如影如歆又復如幻安得吾師拈出此義解脫火宅實學人之上願耳遙瞻悉替上歎下歸恨隔由延十數不獲僉然坐列見一毛端徒從古雪同叅竊聆爭染不殊身在光網之下也附荅江硯一枚望師猶立文字廣婉毗曇聚頭扇二握用代松枝有時登寶華座披僧伽黎或亦不免須臾耳乾侍者還敬訊安穩自餘綺語不足慰前和南

謹疏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七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二

書牘

濟甯臨邑邢 侗子愿甫著

與李本寧

從董觀察所奉遺書所爲不朽先人者慨蒙允許異時
有藉以見先人地下矣感鏤之切詎可名言報禮過隆
兩碑皆奇物且并杯勺見還轉生慙更以鄙之私俟拜
文之日將輸王氏青瑣以謝然青瑣適在質庫故前未
及申真如向所謂韓昌黎笑人矣弟書不佳聞高句麗
樂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五三三

顧眺之每以中金如許易一條幅書條幅卽今上四幅
是也仁兄得無爲故人捧腹卽故人無文名亦僥得書
名也黃撫翁急弟甚便中爲弟謝之別諭領已廣川廼
尺弟當親走下澤爲足下御過來禽耳董觀察敝門人
又同郡戚屬牽屬以後輩禮事勿屬不知何若弟去冬
謁東阿先生穀城弟歸而冒寒今春大發殘雪其生在
簣三閱月今復食新矣正亦不必以官爲進也此段唯
仁兄可與道之携我婦子三里庄收二麥黃鷄作羹噉
磨基餅大是田家老盆味不堪持餉也

與趙吉亭家

見翁先生節臨下邑獲奉起居之悉極盛景企素懷及
拜函書龍鸞飛動杜祁公文潞公手蹟差得爾至于春
言敗未寄意人境之外則又尊者長者弘獎至心不肯
寔惴惴不敢當也佇俟蒲駕比來掃室焚香聽聆明訓
兼出一二藏映少博清歡處士星袞祭台蠟間不免煩
太史驚奏亦齊魯部中一奇牙侗入山壯載近頗有物
色之者秋毫以上莫匪明恩志所稱結草啣環似關拜
說侗則欲躬自試之也穀城師一旦至此侗春初身抵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二五三

潞河沿途經紀其喪者百日許比師坡繼拍復抵其家
爲一妥其族豈計臺下所欲知者歲暮隆寒伏惟珍調
殮膳以需卽日溫綸

與阮民部

病差竊伏思玄度五月坐米壺飲東頭竹篠間非天際
真人安能與此古歡乎手畢清談釐諸雲雨天花下矣
其所獎飾不肯者悉非不肯所得當一二也委全諸事
欣然領會所擬呈拙技不止此傾筐倒庋有日矣君以
爲雄誰敢不雄而仍自惜其腕不虞負長者負知已乎

拜公之勝苦惡當博山中人極易爲德况此重金侖頓
首白箋上凌

與王成所年文

自入山林以來身與氓隸爲伍心與猿鶴爲儔卽閉戶
閑吟僅同視肉臨窓散帙不過撮囊而已荷年丈不忘
夙昔而賜之書書詞懇至非尋常徃復之空文誦以周
環如游如泳古稱空谷足音哉惟是旣垂之核
不閑適寔年丈何自津津然而几筵敦聘一切而張之
第雖愚陋不敢聞命也家漸蕭條門真羅雀風鑑張生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與馮見素給事

侗廁鄉閭之末凡庸無足比數獨於尊門夙欽通德又
仰棣華而詠驪驪有遐思焉未面駟神誠非滂浪蓋此
中有契分之合也僑廬居中忽枉素牋推與過情豈所
應有唯是太翁老先生宗盟一世流芳後來而以旒旒
之言謬及不肖主臣主臣身愧中卽附声介休之烈非
平生一大幸哉敬拜寵加期于春和具草仍自寓以通

備扶風大乘也使者追我于塗又遲我于家挾旬暴家
可稱良信甫解緩奉書不恪祈慈鑒幸甚

與馮琢庵宗伯

伏蒙尊恤賜箋枉賙藉以仲兄之重謹頓首肅書申荅
以謝訖比日嫁孤侄女卽遵道舍侄最幼妹二府先長
兄所遺四歲孽也不孝有少女自矢與平門要結而
此獨拮据令適大家朋戚見譙謂汝然糠自爇乃復假
人四壁餘光甚不情不孝謂僕則譬之禿燈一息膏煎
未盡則與人夜膏煎一盡則人我俱已附告臺下亦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四

不孝爲侄孫廢弛擔一事也臺下念念亡侄毛髮闕亡
侄者敢不以聞春榜得士多名下先輩如渭南南君居
益則允卓犖不羣品書肄漢魏以上書法肄晉唐以上
都嫺貴公子結屋青柯坪身以老僕自愛汲儼若寒生
無論才具此宋公序流等人也居益諸父俱在事不須
不孝緩頰蓋居益父事不孝久緣其先彙強與有死分
憤憤中慰其登路乃復輒以輜塵臺下終收此士而真
之龔礪之列伊季父可二潼関可三矣華胄素族唯材
是取惟質是選似無他嫌忌右目近皆不能自行筆更

希慈亮

與郭禹門明府

不肖侗往遊趙魏間雅習此中人文綺縠韶秀而更優于品即如今小宰董先生其人也先生最善不肖侗有鴈行之誼臺下處其里聞蘭芳所襲臭味與同之所謂綺縠韶秀而有其品齊東楊文爲何言若合符節而券償焉不肖侗即散材無當何敢廢然自外于門廝哉下車未幾風聽一新蓋豈弟神明之頌萬衆無岐舌遠邇若一塗不肖侗濡濡倍切又不直河之潤泛焉九里而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唐三言五

與蕭含譽

風從楚會知先生近讀所上奏章爲之罷酒言足以諫事可以風海內此人耳願言未遂忽拜函書娓娓數百言旨豐情篤何以得此于長者哉江黃一世家何減離龍崔氏侗請提襟奉杖以備周旋委序欣承容抽思恭報寒浚一片不在翠壁而在青瓊至心曠而非敢貌言惟先生鑒察

與蜀撫王霽宇

一騎紅塵來自巴蜀解裝見訊崇崇悉盛情所注也朱提精槩製出王國復陶佳織珍屬隴西綠昌雅足消煩丹椒正堪煖老楊集書肆八寶錯落並陳一時損重下里驚奇真所謂施者無勑而受者祝頌矣孰無親戚誰乏朋儔歲寒不改晚節淪深惟親家一人而已拙序付刻未弟亟須數幅以應人求再論大人之集古跋未見夫令所裒何文一見即勉圖寄上也六扇頗擬原帖秋風篋笥毋至棄捐以一易一畫而貢品何如若五六分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六

三言五

蜀扇便惠三三十散之諸兒侄以伯翁督此地封胡羯未人人思把握蜀蠶耳升庵集不知剗殘至此此老博綜沉典當朝不第二有屬弟暇中爲更一銓次親家慕吳匠鏤之此文獻天舉止也代尊序弟力爲之以頗悉此老平生內江龔懷川道長天下義烈丈夫臺中不受譴薦禮獨我二人望尊破格一表章之即弟輩山中嚮矢矣其所著書亦有一種雄快處水蘭事移書與計之此公定有卓見也切實切實書中即道弟薦言云云日來徵文之使

上一解顏否感憶離懷百不盡一臨臧但有耿耿

與康驥漢侍御

是月之十有八日亭午不肖身手西京琬琰窮弁聞之
致而馮仲君匹馬見過面盡黃埃解帶相寒暄坐而進
茗汁問所之則曰康尊師將以愛息字元兄三郎也
余其往謝之不肖不覺喜氣漫漫滿久宅已容嗟嘆焉
古人不作古道安復今于臺下見古人古道矣頃聞宗
伯先生之門閭其如掃太夫人日以淚潸洗面耳臺下
慨以大事然許之輕數百里之塗而割尋常兒女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置目前華臘婚姻之要而徇冢間宿草之尚書良謂千
載季札可追徐君冥漠無已之望不忍辜也彼霸州公
倨強人耳容城之諧遂足蔭蔽後來趾暖環海臺下直
方而大溫厚以平絕照孤情事事直無前古則霸州者
其臺下生平大吏中一稊米乎不肖亦宗伯髫髯交敢
因便道悵悵薄有款人置墨數點借以明殷勤臺下簞
燈起草月費上方喻慶凡幾辭此不足供白簡用聊
爲最少郎君塗鴉耳春漸暄融唯爲社禪蒼生自愛

與趙南渚司徒

浮雲蔽日狂飈漲天周有流言孔遭伐木此何足毫毛
損至德不肖今年政六十開世頗深矣富平家翁已事
是臺下三五年後旁州也萬萬勿爲時局介懷乞留此
紙爲異日券焉荷口風寢以隆極淚叨按刻半字悉尊
慈銘鑄銅雖至鄙寧不知恩日夜俟加官銜慙如里第
奉身百叩墀墀下稱門墻賤子効千百年延祝此外有
幅後者云向爲于師拮据一切近勦營一螭首手書拙
撰石尚在犂丘之鄉先搨二本一上政府一上臺次用
以報成事紆眷眷穀城亭下雅懷侗今日入土不至負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八

非徒之誚矣李北海當年橫被多口岌岌許昌出一
男子孔璋爲申雪北海得無恙璋流遵化侗亦俟時而
起必不作杉柘四周牆下汶汶鬼也天若柞明當不令
侗捐七尺軀蟲豸有知侗尚笑于鱗一夕心痛死非所
焉耳天地神明昭察此五內廿五日言

與茅二岑

先從東光舍親王令君處得寄聲耗已仍注心尋自廣
川道中奉溫函大睨之辱及扇頭見懷詩拜拜領受且
感且愧弟之疎節極矣何由荷尊丈拳拳至此讀新編

清婉足致風骨沈厚殊無異儂故態家學可知弟家荒
學荒徒有五男兒其四都弄紙筆大者舉業差成然秋
禾何以濟春困乎足下膝下几幾輩亟欲有聞邇來明
道漸薄卽烏鎮一殘書尚不受乞若見導丈此情當惡
顏死矣僻居東鄙如坐甕中南來音驛頻歲不通慶吊
關如豈其本意則惟足下亮之耳尚億疇年寓司掾者
有加物至今未報總之疏節不可言赤懇未嘗泯也積
薪已久漢廷後乘安得不駕軼前車行覲尊丈自此升
矣弟五十又五之年髮無一莖白者祇是金塵不滑其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和來人立馬嗣有致託之吾邑太史張公也

上東阿宗伯于尊師

春秋恭謁師門廿年慳惓自惟晚慕開罪自端不翅多
矣我師并心一氣隆之情禮之極先期置驛詔之通達
曰歸邑弟子至矣已而絮除施帳授几置御蠲辰選勝
居壺行櫓迄無寧時定寓之春若遲嚴春之藥似期伺
也醒醉相參縱持互見夕河爲飲泮泰而遊真自忘其
淵崇也至于剖析文心權談名理正言之暇雜以清話
遊然舉鳳麟珮委表不謂二代之典刑兼有六朝之風

貌矣還家頌述老稚正舌相驚咸謂此行虛往乃爾實
歸獨思療病不在阿井之膠而在師門之雅素真不覺
其恍焉惚兮盡室皆沐于汪澤也侯生嗣至伏領訓言
冷語銷魂復若置身東郭者長兄淳湛之資不獨荷采
爲勝入閭何所亟所欲知小記及諸韻言補訂有端專
人獻上并以行卷答嚴命矣楚附奏殘不度皇恐

答黃撫臺

節奉臺下手檄字衷天拔法度丰姿靡所不有卽今
日臨池之輩莫能蠡測其妙側真汗下矣齊閣筆書之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暇一刻不離青箱黃卷問發爲文筆龍蓋時才萬萬元
美有其壘而無其整于鱗有其法而乏其逸身兼數器
吐飲川雲其在溫陵更何疑何說伺以未技獲奉門屬
研席詎非至幸至幸與哉字史晉人之外極重隋碑以
承晉而啓初唐歐虞嚆矢也真定張公禮龍藏碑求之
數年始得敬附一紙羅山人伯符雅慕此此足以洗吳
門纖媚之陋矣頃過廣川見宋守所造兵仗龍雀之刀
綠沉之槍雄于武庫撫轡中自有人行遠還歸冒寒櫟
絮與三日乃得勒報典籤唯勞督過行人個庶免餘罪

侗不肖往厠臺皇下屬荷鴻私至深渥矣卽疲繭不勝
乎玉汝而窳敗亦及于瓦全秋毫以上敢不歸德于門
屏乎蟲豸有知孺動亦云稱報而必求于執珪練組之
間則國士須貴要華騰而後可也而匹夫子姓無聞人
矣分隔雲泥缺焉祇候蓋侗所欲効之臺下者有居平
之臆焉請一申明之王上倦勤鎮日與宮屬與交對其
于賢士大夫咫尺九疑矣且復歡伯之綠日富而阿堵
之嗜橫中鞭笞滿前公車塵積官府半懸官之署宵小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多告訐之文政府飄飄若贅麗言路瞿圃小吏持大察
之短長屬轄拔長官之黜陟國是懔懔凌于白日有識
輩靡不壯之且或危之而臺端雍容自若也九州開府
櫛比相聞臭有外觀而用奮內恣而汗流者矣樞位久
懸計以一席爲借東事如何竊恐倭用蔚金爲敗國而
猝伺他塗以入犯則督府渠帥不亦棄之原野而緩不
及腹心乎兵垂竭粟垂罄矣而一旦呼食與卒于中原
困憊之地儻亦憂憂乎難哉侗也老嫠耳不緯之恤而
恤宗國見爲越俎亦恃臺端平生國士之遇聊以抒其

憤懣則多言罹罪輒自忘其不可矣會當感友赴官行
附承興定西欄台驪不任企戀懇誠之至

上李相公九我

臘嘉平有所咨稟于府切下荷尊將神俯答娓娓數百
言莫非格訓乃今而後夫子之發吾覆也侗情情敢不
戰尊良箴侗于新正月半潛抵潞河祇候以此間近都
會耳目頗長故未敢以短疏上愿仰仰尊愛我而曲成
我雅有深指白魚魚服乃所以戰尊良箴一月二日蒙
灣戒榜三月三日侗隨命使共厝文定先師于藪城正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五

寢闔眷都無所疾苦秋毫盡尊之此也侗住鄆城尚有
日月爲小商畧家事及輯理遺書已從新城迎得青島
爲卜賜塋數筵地方得還囑舍也碑板一切則須會葬
前圖之佇正冢席以對天下

上大司徒趙南渚

德庾之敝也久矣賴阮使君一洗而新之大都使君不
以日力稱過使客不以阿堵數娑婆點家門清白斤斤勑
厲三年如持玉奉盈處女之貞巨觥之負也尊臺倫鑑
灼灼八方每先之部轄卽如秦使君廊符之暨今得陽

和阮使君其文學選乎失之聊舉將酬之何所歟不肖
兄善如飴風辱門屬誼切敢樂告焉頃過東阿穀城師
所推尊一世龍門而歛然自避者出于由衷且曰既稽
大拜復留家席如此世界蓋遂將轉方與不肖衝口
答大拜家席俱不足入吾郡司徒相公心惟是片善必
揚惟恐有闕拮据國是入對不崇朝矢以身殉師其念
旃式旃相與大笑醺筆二三不肖將以六十未至之三
歲窮易讀尚書高蹇瘁行人達士也不肖小子願學焉
張仲儀貢士津津我者非我所舉世自期者也豈其如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登三百七十三

答康謙漢侍御

去歲錦旋厭次不肖獲奉後堂款識冰壺照座明露五
中平生之韞匱什九盡矣已復絡繹承賤函妮妮相命
重以珍貽惠而好我溫厚有加都非林壑管肅所宜蒙
儀也自按行玄菟無使度遠且亦臺門難爲鱗距者三

歷半字莫通班尹惠莊之締何如而忍此寥寥則
不能耳忽至遠書若墮雲表紫閣紫廳益以朱提
羸酒貲不乏臺下之念我深矣反覆書詞百心

莫既總之天光燭燭而蒙蒨增暉霽旬詎有涯哉續讀
數疏爲京夏爲長白之境先兄早然瞻不望鮑聰還而
宸旒受益者斷不作近日諸使者淹也息壤之盟刻衷
日切未敢率然以瀆浪面承乃踐矣倚岱泳滄三辰在
上臺下其有意收之乎重遣立馬索還言不及抒寫惟
尊俯鑒

與高東溟中丞

每從南來士大夫及商販遊交得臺下池漸狀咸謂水
玉凜然轅門日入少鮭菜脫粟數升耳三尺六條馭吏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四 登三百六十三

吏知兢慎赤子藉兒襁母襁安于堵牆海禁界若天塹
然私澤遏絕華夷無相干踴有是哉天下名關府也詎
微足下昭代濯濯維新無二矢侗日夕望越雲加額而
大問及之兩箋溫厚藉甚古歡且啓之多既有幣有金
有奇珍異物窮巷驚謂邢生多顯貴遊乎何得長者之
使者及門也至念我出處大詛可知侗伊爾有良日矢
不敢妄意躐上人旃檀井下劣類侗自詣之涉濱烟月
分已與樵牧平分臺下再過當悉蒙也獨座虛一席計
冬寒得代野人其走溜水賞雪釀勞儻從平洵非貌言

耳感激萬千毫顙莫既皈依之切天日臨之

林巒荒賤苦由棘變兩無足當于長者長者誤誰何之
聽而枉駕辱臨之不孝顙倒續麻禮文錯愕幸長者之
卒責而寬之也解帶留連頃忘新故放歌舊雨樂莫樂
于此辰矣遂拜新篇墨花飛映塗金統扇過于巖山大
抵詩以律而挾古字用王而雜章區區草澤將不敢問
齊盟壇坫青山謝眺徒切去後眷懷耳依命占韻言副
之別筵唯仁丈其教之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七

與李于田年丈

漢人無神道碑祇有墓關或墓關銘無銘曰關有銘曰
墓關銘今郭明老文正合也關者碑石上關二孔麗牲
也吳孟元亦知之入壙爲志銘在地爲關銘極重大極
古雅哀辭似未灼灼幸信而勿疑更之如何

與李本寧社兄

高范二君至小悉維揚旅况但不知近日動靜何似偶
從一書估聞已卜居秦淮作歐公隸尾計計自今魚腹
得向浮沉故處倚將矣第久不爲布衣輩尊所今李君

子有吳人伯起百谷座上小友也紫舉無成遷而爲詩
詩有王孟風畫法亦祖文休承行徑風流楚楚德足以
將之客弟處歲餘矣敢爲蛙客請臺下此君曾甚然有
志操墨瀋餘波足當洪潤弟何翺躬自被之乎緣寓此
中毫無爲裝素地敢煩臺下仁兄卽謝客或不謝掣丘
客也新卽君掌上明珠并問安好

與徐鍾嶽學憲

孤桐草土餘生林巒長物曾何足挂慈臺胸臆之萬一
卽萬一挂胸臆常可相遇焉亦云幸矣殊不自意出唐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六
三頁六十五

衆而超超冥諸孤東秦十二摺笏垂紳之流所不得躡
影希風者而慈臺拳拳獨三致意焉不肖孤特寵承焉
此猶次心于世諦也小兒王瑞閣欄豚犢猥荷尊師賜
之提拂一言標目畢世人倫係之頃當入棘更辱台慈
慰藉推溫布煦篤于子孫孤仞二得傳聞且驚且喜不
減藥榜之署名焉卽大造無私因材培植乃偏承雨露
者寧耳草木于無知哉欲一中謝鴻庥趁且未敢俄蒙
使信臨之八行燕兩非料所及分燕俸于漿量鏗清商
于琅璫向南遙想恍若縑麻之錫衮也瑞性質迂恪

修常祧之外頗留意于薛文清公之書經旬閉閣不交
一外言不遑一俗事亟圖勉成器器不負尊師異恩我
老公祖知之得無為此兒加七乎仰惜崇嚴即寸縷不
得輒奏恒用嗟然薄有家藏晉書出于舊印聊供藜火
并以卑姓家乘請正裁禮宜敦介蓋所爲超且者未釋
也奈何極聯膺門穆乎如對孤伺久病飾巾伏薦不勝
感戴皈依之切

與李侍御

往托馬唐山起居門下旋奉報書鄭重且用篋篋以相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加遭眷然肺附不翅厚矣至言吾語所難得者山林則
又拜知已之深談出風塵數等矣何也敢不佩服連讀
大疏具關國是非他耳黜目竊以飾太平者茲持楚憲
一切刷積弊而清之三湘七澤望見風采疇不翅首頌
休明侗恨不縮漕役十年奉承功令也斷諸生姜夔舊
授兒曹書其人奇穎博聞倚馬萬言楚材最良此生尤
其卓絕不肖比薦之馬瀛澣署中爲館賓已邵中丞公
羅而致之幕下已相繼爲秦中丞西席夫以龐秀諸生
無他前地歷諸達官貴人不惜東帛招之其才品定非

庸庸者于時秦馬二公念姜生家窶甚爲措處小資各
費其意具在王太湖乙季本寧書中茲事乍聽誠可駭
第一中丞一監司爲門下貧生計當時豈虞其有後
即今撫院李老先生震世清操其不樂聞此事明甚所
望門下爲委曲一援之緩其既往而植其將來不肖三
千里爲故人貧交之分止此矣門下執法也而以悞法
請誠知有罪第以不肖一日梓里故驪之藉孰誰曰不
然乎林莽日深諸無足爲刺刺矣候幸甚葆玉以對南
紀官寮人士之望無任卷卷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與總河劉華石年丈

初意侯憲車臨鎮半月後即跪請親風儀叙積澗其證
具之于長君書中不意五月初旬兩兄遙病才就可而
末弟足病頓發足腫如瓜軀骨節盡痛晝夜叫號不休
蓋病本受于按足時嘉定中濕時時舉發不似今年之
甚也使來不省人事者二旬及小愈惟從枕上領感手
爲足困不能執筆日飯使人屬其小候不謂竟淹至今
也末弟今日進食飲如平時矣似有數年活矣然氣弱
不能遠出晉謁或于明春連年李修吾年兄樓船見迓

者三而趨且未應徒載其厚愛之人有性不能驟驗也
于長君特雅君子舉茶可異一提非他任子比至考至
誼元老以下皆敬禮之末弟近結爲兒女姻美如以諸
生分入見望尊靈顏破格遇之無論大賢之後末弟之
屋上烏卽其人固自佳品耳諸所欲言頃之專布

與王靈巖年丈

伏拜序帖之命久矣意興未至不敢草草下筆留張定
作催繳使者凡二十餘日一夕雷火成之覺有當也我
親家一片精思弟私計頗能揚挖中間迴護時事曲盡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吳 三百五十二

鄙心庶幾出一足報知己矣爲易丈文雄麗則有之今
而不古也吳下鄉名文翰淵微令此等後付之則皮膚
勾當足矣安能次骨談何容易乎呵凍作字實難先上
副本明春手和再計黃鼠人參公作起子川里下招

答王靈巖年丈

弟子卿曲鄙人也于世間人也曾何毫末之足數而我
親家眷眷弘獎之揄標擢羽且欲引而登之大雅之塗
不謂其鄙且畸也則亦生平之大幸哉尊門世德流芳
聲華蓋代卽有善鳴之草莫能彩繪緒餘顧同瞻謝

以大委相及有弱難勝正虞弛擔安所竟千由之重負
乎雖然業已命之矣敢不敬承唯是位能遠臨勸關異
數弟有懷懷不自寧而已百拜領嘉矢諸五內藉使報
還伏唯台亮不具

荅于振方觀察

薦紳學士屈指江左名家必首鳴珂里第蓋云閭門之
內詩書成市多睦之屬雖離肅肅居然通德之卿矣不
佞何勝冠而知慕按轡而竊式焉良非一日之積茲幸
熊車駐止在我東秦伺以林麓樽材無家攀詣秋深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 吳 三百五十三

緊天末懷人未始不依依慕下也乃何台慈過屢存軫
惠以溫詞敬副發封宛然次面至于分俸餼而下逮推
家食以酒費此又越常之賜鍊骨之感矣島夷狂逞賴
一柱不超連熬伺小子何能效其鳴躍祇用自慙耳憑
信拜返典籤惟台慈幸鑒臨緘不任惓惓

與高東溟學憲

不肖伏在林麓寂無音驛辜負甄培居恒自媿匏苦不
材分應自繫其疇曰與人共濟乎一丘一壑是吾事也
臺下岳岳巖廊所爲條牒諸章疏不作他人口吻語斷

在可行言贊而懽冊邇來第一諫官矣濟南如聲地賴
淮盟神王吾輩壇坫下人卽死聲木色當不作曹蜍李
志也臺下或咎不肖寂無音驛乎蓋名紙生毛不比向
者十三年而遂苦匏自繫也千載人歸其襟期包荒疏
越所爲咎其寂無音驛者愛我耳將生我羽毛顧無奈
其瘡痍甚也向病痰瀉如亥市間日一作比及三年客
歲四月始及平又奈何其不寂無音驛乎新著一書寥
寥不盈咫尺頗借古爲喻臺下對列柏樹啼鳥一賜流
覽焉亦知瘡痍士有意不龜手海上禁方耳終不直盧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文三百五

來會館集卷之二十八

來會館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臨邑邢 伺子愚甫著

書牘

與趙吉亭少宰

天曹雄紫領袖簪紳卽衣履襟帶尚足輝映寰區而臺
下夷然不屑也一疏陳情蟬蛻宰衡如視敝屣若恐一
日之養以三公見挂者此其爲孤情絕照澹致殷懷無
論此世卽前古竹帛所鐫垂斷斷乎無能貳也白憶過
寒問停鸞枉問郊亭詹佇滿目妻其蒼感德戀別之衷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一 文三百五

誠不以人地懸殊而忘其耿耿矣卽今虜逞寇深正當
宇物色老成之日而以雙闥在侍竊計不能用尺一而
奪東山鄉邦小子隸在門牆眷言風素恨無緣一辦長
房縮地之術厠飮緒論暴露所懷徒咏我所思兮海一
方聊以紓其岑寂也近晤見翁先生仰悉空洞中未忘
么磨故敢以尺牋候尊屐秋漸蕭條唯爲 君親保鑒
以對天下懸思

與季弟論文

文宗少年連捷兩擢魁名程是文氣暢條思致盈溢清

微而不枯平大而不庸也今觀所取士大抵然矣夫舉
業之文原無定體要在蔚然成章不至逗奏則王者無
隙可尋登之南海明珠宜爲素絲所貫而間雜絲綃綃
非不美也而纍纍之妙効矣中山狐裘宜以純綿貼之
而猥加輕縠縠非不佳也而綏綏之用乖矣此言聯絡
配合之勢然也近日之文非不稱簡稱繁稱古稱蒼而
所失則正坐前二端竊謂今之作者要在周覽題旨融
液天機命筆如飛略無阻礙寧無新調而不可因調以
累其氣寧無致語而不可因語以斂于理滔滔滾滾如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朱三頁七

江如河抑之不殺壅之不竭此暢與平之所爲亟務也
嗟乎寂寥間短卽左丘明不能戶戶曉也而以用于時
文孰其諳之滯滯枯槁卽汲冢竹書不能人人驗也而
以加于制業嚙無駭之杜撰不經割裂不合則句與字
之病也口未及開喉間已梗則股與實講之病也浮聲
切響對待無音平仄全非誦如嚙蠟則聲韻之病也未
殺常令有餘方能醒眼而欲引乃絕方望垂缺則求題
之病也卽如往日某某之文非不聳動震區而卒非大
家者則以倒流時文之太過創刻字句之太薄逐語逐

股陡玩動人而微頭微尾讀之則伶牙俐齒而賦笑
之態種種素露其餘不足觀也已嗟乎能有鑒于某某
爲文之弊而知暢與平之說爲今時之大藥收提之真
卅矣愚夙慕古而以時文効杞人之慮乃復如此其情
奮勃未能已已惟弟察之

與趙南渚京兆

蒲輪安車一旦加縶壁而下田間就卧內起先生出領
三輔世皆以鵲華爲東山矣先生然且拜疏以親爲解
一何出處從容就誼也顧今海宇洶洶赤白羽交馳四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朱三頁七

境 王上宵旰而求文武憲萬邦者非先生不可夫安
得終傲朝廷尺一爲也當涂宜身勸爲駕知不令大夫
乘牛車湖頭張蔣且付田儉數椽茅茨付盧兒不肯頓
授簡賦驪駒先生從惟中宜露其面目使路人瞻見風
裁此京兆非便面扮馬張子高眉撫者流從此萬年長
安無敢以輕塵踐先生車輪乃知 天子爲湯沐推擇
材略大度士自有真耳不肖僂蹇山中且七八年于茲
不腆胸中頗貯數百蠹魚而邸店膏田氏分殆盡又連
年穀粟未報入口啓啓交過相貴謂區區不積泉刀爲

鄉里兒曹羞嗟夫此蟲魚數百吾且驕於南面百城何
論一囊錢也又俗士諱不肖不談兵夫伊吾伯里取孫
吳二三策而翻瀾其口中怒罵張弓操不律而親鵬弁
之業懷難七尺丈夫非其素嫻每于中夜咄咄窮屬種
放小生徒點終南一片青蒼石我死不顧爲矣晚辱先
生國士之知出矣火而濯清冷視此生胡能汝汝顧猶
惟先生未入犁丘之界中一私邪生于田塋斷重欄至
竟令先生匪石近得屠長卿書謂歷下有太常趙先生
其閉庸又有足下可稱兩清泥嗟乎不知不肖當去先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四 杜三首

毛矣

上穀城座師于宗伯

孤何連歲所遭值荼毒極矣剝心折骨幾不自存而以
先大夫平生先夫人閭德不忍無傳埽孤技淚以不腆
之言進焉念吾師當朝鴻鉅百代儒宗一語虛枯足垂
不朽而矧孤親則門屬之列寧靳以袞輔華之哉又先

大夫奉教席者且三十年于世締足稱知已使構三錫
賁于草莽今則其泉下者此所用先生肉骨顯顯南轅
而百稽上恩觀之曹史者也獎期太迫諒以形家之言
爲正諸不得改移所于志揆萬萬不能及時鄉人之請
庶幾可期石大而字亦大擬與顏魯公碑同制千言上
下撮其大略足矣欲及三月初旬付之佳襄修會賓也
遣弟代陳送之血淚孤個則于襄事後抵穀城蹙而膝
席稱明恩憤憤不倫仰惟尊慈照察

賀黃撫臺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三首

我老公祖蒞盟齊魯歲月滋久矣士民于喁喁不飲借
寇仍數年而地望日隆竊恐未遂卧攀之願耳惟天幸
此敝邑 主上若察群情而賜之便晉銜司馬無改節
施小東人士當亦有利手篝燈草疏頻年凡幾萬言據
案飛文一日凡如千紙求一字之不切世盲民隱無有
也他省建牙諸公或用文冒而尊甚以丹轍行之校量
他方歎至動九重之虛聽而及見之行小東人士之慶
尊臺一腔丹艱遺之也前在穀城奉于師座中言其所
依戀陽春服膺永玉者頗多未已輒取少牢止翁爲記

已而曰操趣同焉才力倍徙不及也祕談如此宰天下者寧無意乎乃伺則又以暫借節旄爲至會心事卽尊臺或亦以不卽棄達卑丘下士如伺者爲一段世外情適耳轅門旗鼓載新伺未亟從吏人上版嘯喚可如何焉謹肅家僮庸申賀候秋氣漸涼伏冀衣裘飲啜時加保愛

與傅民部

張丈凡三寓言三致隆指也主臣何以當先生肺腑哉新釀才難糟床敬上二器此麴真用白蓮花漿合成清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余三百五十一

芬頗饒舌鼻間先生大賞東秦酒汁翁尚未降服滄溟亦在品中似不去菊花而肆氣菊固佳然入酒殊燐酒香乃濁如都城黑龍挂爾廣川近法漢酎或兩重三重清如玉醴此以酌亭蘿流女雅足相當及登黃金香砌壁帶金釭間同視亭蘿不無雲乞廣川耐其不免鴟夷委地乎翁前向省下諸公言刁家趙家兩櫓俱不堪大嚼及大嚼諸老極相領賞座有青州從事並勝歷下露不甚挾甜耳韻足邨落插花半殘爾馨煩不足贖吾玉山也往往吳吟弁州公妙論瀟具有才德才分十八德

分十二乃著風采廣川新樣其無乃清勝擬伯夷乎伊尹將于何處生活非卑丘生過任請問諸舌

答黃撫臺

伺也丘堅餘生荷尊席植消盤得歲莫匪至息仰報春暉囑焉背驢翻承節饋籠及衛卯百拜領存感作無地文定先師已矣子然嗣子族閨里謹猥沐仁膏晏兮禮次一絲一粟定賴所天祠額允題先期示指凡叨門故時不鏤中方正是嘉靖間名險康男冕孫男風岐奕世紹徽家聲不替邵格之青丘青蓋擅譽羅氏雲來屬耳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七 余三百五十二

于辱初鑒堅潤玉如于此道略無遺法君房漆滑可謂極玄但實不甚賦軒不及千也前蒙湖穎刁鐸之賜久失謝言天海曠滄率難臺答王正轉律佇伺宸函

與謝在杭司李

三日前雪霰凌亂三日後溫煥如春天時欬變加絮脫裘大煩將攝憶此際駢堂走馬意氣雄飛人作堵牆觀也明公據其 upper 指麾勝負佐以統籌良適邢生兀坐一甌中掀鬚抽思矻矻腐毫致不逮一塗鴉小生甚媿夫夫矣九日搆得小詩藉以代問相思如月弦望爲期此

情不可道

與王百穀

先生咲僕戀戀進賢乎讀來書冠纓欲絕矣僕定有為
先生同升此段計本寧元歲二丈能達也五子讀中宜
微指瞿待詔非邇日旁州耶平生嚮慕先生由衷不可
解豈敢負春酒詩行將以五千言脩祝延軼事耳即渠
機近作斑斕似楚鄉蠻織不中裁服襪被或須此集生
行曾將一扇去不至浮沉不本寧久客邦泝不審書稿
往來頻數不喻若佳者望寄一笈盛垂老始知此味人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八 李言五

答武德陳使君

安可量山海瑤椿油一器器僅方管仲到便啓聲之
枉憲嚴而脩布衣之好終宵清話援古證今靡不入玄
解中微機者伺也其爲詞讀豈直十年專力惠八行神
明奕奕雪翎長句卓絕詞林太白之儔少陵之史嘉州
之腴長吉之奇一時總科覺今作者都無復人真增一
繡諸佳事矣偶得密爲一種稱名未雅而昂首定類說
貌不知足當賞評否大洋園法庶所謂安息鑄幣如王
而者漢武之劍白選秦帝之行半兩此猶其遺意乎至

于國錢通咸則用九分七銖八分五銖七分三銖指
狀之有泉貨中華僥得而經見也所云火鼠毛白鳩鴉
鶴石沈水暫香等古里其無闕史哉寶玩移時襲之法
錦書肆中不作舍衛城中貧子狀矣荔枝醬之猶是盛
夏耳香乃知販者殊脂二茗悉方物恭富不但獲
三品錢番桃二色番菜一囊附見一片郭孝子碑古隸
啓今隸堪脩鄴架一斑酒以霜寒未甚尚不能佳客少
日敬呈三方錄上

答青州趙太史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九 劉三言
不肖空囑羸卧人耳辱尊惠積及詩言語妙天下感在
五中以腳疾偃蹇不履庭戶凡七旬手爲足困缺然久
不報也職此日夜寢嗽幾失故常矣審弁木訥者流即
不好傳人語不肖寒暄語亦匿不以聞乎良可恠也茶
商詢之不得故想竊借翠丘以行再厯遠使彌不自安
留垂帛月所課正不能多扁聯扇畫共十二事黔技止
此矣不肖周尺徑尺齋閣領書頗不落夾堂署天固限
之不欲自捉床頭刀令夫已氏據榻間也所擬致書肆
者當不賦楚牛醫以資興到粘帖不肖弱冠時所獲即

在敵麓已四十年湯題前後共十則或可作吾兩家手
孫異時佳話耳寒季可命駕如上都手不肖預災地饑
以俟促邨所傾寫計不第魚子腹中刺刺矣公子兄灼
然玉舉轉爲題相河已沉漸鼎茵自愛晨拈禿穎轉使
殊不隨人端是小巫氣索不免奉謝安石緡尾擲還也

與黃撫臺

側往役吳中中濕得腳氣每歲一發今六月初鬱蒸之
極時用盆水濯足引起沉痾作劇不任校藥蓋展轉床
薦者整整三閱月近始就平坐是筆研都絕卽亦緣省

來禽館集

卷之二九

十 宋三

中諸院駐臨不敢以蹤跡恩臺下然而赤裏孺慕則晝
夕刻漏無間時也樞府借典禁兵督府借彈嬰塞皆以
命世德威推轂而天聽轉高何故側聞轅門未關旗鼓
肅穆齋居賦得秋菊佳色凡幾首捐得蘭亭凡幾緡個
也無分面承之鵠原告急應蘇素懷敬尤尺書申慰伺
有人乎本寧李公之僑次也附寄函封上臺下此公尚
客維揚周族乃弟蕭縣事風義可嘉賈文自給立獲千
金半以分貧士轉眼依然徒四壁爾爾久奏言

與王百谷

葉君至奉到八行恍然面對明月峽是鴻開之卷中津
津物清珍極矣穀雨及期望半盛新茗齊遭儉歲不肖
幾向斯腹分食往日鹽官阿堵且鉅萬悔不携甌飽拏
子也咲咲數年前謝仁祖載米饌歷下僉遂成詞林佳
話迄今無以報贖甚慙藉天幸南征敢不傾橐案上乏
管城堪作壁巢者十行草今隸若倍足噉齋中事矣
拙書百幅非多一俟彩毫灑然而至卽時課上也登路
望許商從郵亭拈禿穎聊用申覆手顛端怯大巫大巫
陳孟公也

來禽館集

卷之二九

十一 宋三

荅萊陽文太青

自聆塵談每五夜不成寐白日亦不入黃嬾鄰明公
沐浴蒙也深哉蠟人千里目迢神搖徒以二豎相凌未
緣東首臨叩主人有意或煩張高兩地主佐足下日朝
相如爾不虛不虛觀海不如觀文公尚有涯際哉拜卽
官休何隆恭如此良足十日酒費何云若槐蓀大人殺
青編真是捉玄輔易人間未見書也卽致撫翁道所以
便乞顧下一三緡足下自棟厦材造化欲從甌塵磨厲
之當路高范雲不直廣靖一事足下勿攢眉簿書鞭撻

間也會薄兄又行人立馬不既愿言

荅黃撫臺

節奉尊函傾筐倒庋極矣小子何何以當之如命卽遣
許生于初六日南行爲俯廿日糧此其爲青黃輪困斷
樞者不直許生也不肖墨池一派有餘榮焉德州僑寓
有太平劉光信久在朱狀元門下劖劂名手隨諭之偕
行矣仍囑許生一切欵然白下不敢辜負明恩若不肖
賤姓名附在耆碩元德豈不會心再四籌之萬萬不宜
以冗散二司里末術而與尊撫臺人父列也感茲挾借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三 禮 言

琢刻不磨矣伏讀橋碑雅與王尊巖先生旨趣合總之
原本六經而出之以肥腸滿腦雅類波際穀文雲間逸
翻所謂郢人斤斲無形跡仙衣衣裳刀尺者唯此足
當之也不佞不佞河書具似大臣爲社稷苦衷湛園下
擬主簿傳隄覺猶遜數籌耳此不刊典也總河公祖招
邀三至儻于三月中到彼或得布毳毼于一片寒山石
下坐卧黃絹幼嬾間爾漢書大宛國宛原作平而遵嚴
詩中作不用何故唯尊幸教之遵嚴文章不第追逐歐
曾大抵得之腐令神體者爲多王李拮据似不免登翠

羅珠沾沾作好奇而過焉者狀遵嚴地下應嘆此輩畫
脂鑊水耳東研皆屑水一二日小和書扇付行人恐置
之則成灰夜燭晨起火潘奏箋不粉不粉

荅劉莘石年兄

不肖窮越在草莽正如垂殘之果已吐之核其不足重
登還實甚明矣以故退然塊處形影自慙卽海內故人
賓客未必盡見非薄而孺生之刺十載生毛匹縷乘韋
一切慶吊之禮都成閑絕亦自分廢錮之人詎當爾爾
仰天指地其樂陶然餘不知其不可矣去歲見門下篇
來會館集

卷之三十九

十三 禮 言

張庚進士移尹真定年兄書一則曰知吾丈二則曰知
吾丈茲詞偉指若借不肖爲嚆矢而實諸一日之同人
嗟夫門下之意念深矣繇此愈益自信故人賓客果未
盡見非薄而徑徑孺生之介轉自志隘中甚也積雨空
齋日以調鶴聽蛙爲事而秋憲府中星言走信殆不逮
燕齊三十舍而幸然存之閩和潞機篋僅鄭重且以尺
牘先焉中間叙致綢繆密披離絕急聲中筑緩聲中琴
和氣溢于藤絨光景盈于墨潘積絲散僊倡壙和荒未
或絮此至文方駕醴歎矣嗟夫雀羅門署每謂千載如

新以此其情將無大罵翟公不長者耶此見門下進賢
一疏遂令惡顏結鼻之夫競相刻畫唐突西施我則墓
巾縞素耳之夫不肖者非不鬚髯如戟音響如鐘腹鼓
垂口河瀉軀且七尺有咫也第不能馴馬如羊彎弓若
蘆釋進賢而冠若箕解荷衣而据水索即胸富黽連革
參元化真如比丘大士說五侯鯖口則津津指實未染
不如綠幘傳鞮一宰夫左手執鸞刀右手挈芳醲指點
盤殮並樂賓主也又自昔兵政豈盡文儒盾鼻磨墨
勒銘燕然山提十斛陰縻挽黃流而紀伐崆峒之石此
來禽館集 卷之三十九 十四 余三百六

一記室事我死不傾爲矣種放小生以終南爲捷徑窮
則用一丸塞濟水高居彈琴著書力食百畝日一杯水
亭二親心自甘于五鼎即貧如原憲賤若三騶何不足
那生所耶敬謝故人世固厭君平又奈君平之厭世何
僕所坐非有貪祿不檢滯足權門簞美政柄而脩報恩
却也其所連染直以吳興故嗣後以海寧故彼二丈者
僕有無要結賄賂爲聲援其事在大明中不須別白又
不肖者年來不能啣其八口安有能貪如那生而與斯世
齟齬者泥齊條科罪乎一息尚存不能汶汶者以此邢

生年四十時已效王右軍誓墓爲誓天矣許大方幅我
自可抗志圖千載名門下其俟諸當借華山片石爲副
在所絲尾敢大言毋讓承惠問家嚴此洵骨肉誼再九
叩頭以謝

與保定撫臺宋可泉

南宮兄令君乃鳳池丈本房第一明經計已炤知其樂
矣日來彼中似續相過則能道其持齋自好一錢不入
私室間靜平大得爲人上之體深鑒故令覆轍一切錢
谷數目督提籌者續解清之兩月毫髮錙銖期于不爽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則三百四

然後懸之功令諸復舊額猾吏不得窺左足間右之微
輸入人咸弄半歲可省萬餘金兩造在前從容一語折
之如水判然挾日不入一錢錢數畧即了廳事晝簾自
對而已至于養老愛士崇上節誼禁民不得侈恤庶幾
成風臺下視此曹天下一令乎抑止求多于三輔乎不
肖素不沒人美善而故游一念得曠世異材更何難于
緩頰唯臺下埏之埴之此誠清廟重器亟爲門牆賀矣
若廣平陳令盤江夏無變不肖益識其淵微并附奏書
多言悚息

與撫臺李

伏自撫齊得命不肖弟即抗躍無倫真古所謂二天云者日夜望台旌臨幸聞于六月下院之吉淮行省政事堂矣百寮瞻肅萬衆喁于謹戴一月有同情焉不肖弟乃反後士民歌儼乎一昨長公太史丈發解迎魁身都餘閣名滿八埏間固自斯文家學然崑丘代稱魚雅求輟歷而當盟壇孰尊門橋梓若哉遙天阻遜展慶未緣特此道關衷第年來情事計沈太素公祖能談之良產半削殺賺相繼血屬二百指殆并日一食非復念年之來食節集

卷之二九

十六 李百谷

答謝在杭司理

積歲無秋鼎食之家拮据口腹不肖之心骨糜上雲彌年缺報豈是本懷特勵耗信冰雪凌兢中不虞食馬蹄咄咄即座賦祝于鱗錦帶不翅雁行彼初唐傳

耳明公漢魏材也胸工精雅若坐趙宋澄心細素問紙中詩汨書脩然自遠不肖胡以有此哉險靡極副呵研更望明公時時嗣及險靡從樂漢地里志扶風邑墨卿也今墨譜類作廢乃知昌黎即君在所而是附供軒渠箋乃繪工絕致琵琶花下對門姬井背生魚矣乃輪此金閭白嶽手也旬日謾慕言大作苦此地無丹砂赤土乃至騰涌指盡龜圻不能行狎以書付之小史明春贖厥誓

答王百谷

來食節集

卷之二九

十七 劉三吾

丘張兩君先後至俱奉新拜後者差勝自今非真伏龍岡產不手開此問不辨毛生丘君尚處囊中稍爲根柢中山以彼中玄菟與管城氏上世有連耳擬欲遊之卽墨張中丞家與得受封如卽墨竟如何縣桑之璽不減八蠶弟斑斕衲衣僕定其品日泰復陶越石帆季孟間也丘君傳教絕欲得此敬匱一端以呈向來所獻都不及此此卽墨寒機僕諛墓所獲碩博藍田黃磁斗中蒲累年彌盛者一盛丘君當不恡舟車雇直及濯濯煩勞耳張君以仲儀北發亦客馬坊城又一畫史孫氏自于

文若所至丘君坐上座兩君一東一西三吳間時殊不厭一濟南老禿翁玄冬適盡日罄清峭十升南中更看半半而四蹄者不免費關內侯券冊耳丘君請改事乃得生活才言與管淚與英皇俱下矣

與張觀察

東齋飢馱遂以仁兄爲第一此自萬先生識鑒亟引同升彼肘後黃金可取而代也翁也山澤深矣當撰鏡歌法曲頌揚兩足下休明耳遠書鄭重一字一韻侵藥精珍扶藹益氣使我神明開朗吟嘯窓間皆大惠矣新篇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八 卷三十三

雄深雅麗幾以青蓮爲骨常侍爲筋長卿爲色錦瑟五十絃者爲澤異哉吐妙詞於絕域真有橫梁賦詩盾鼻磨墨之風翩翩信一世之豪也薄有周丹泉新陶竹節鑪一具真伏龍天池一餅拙草數冊聊將積臆此估人牛生能不浮沉我輩鸞變亦是一片有心者鴻高鯉逝尚其問諸茲俗

與萬撫臺

向所薦臨邑故令劉承忠以東昌丞得調至遼矣此慨廓奇品華臺下卒收之承忠有一老友任弘道年七十

許矣多讀異書多識奇事其于海內山川大形廣勢無不考核確實四夷八蠻逆順之故無不通練周徹去虛談之士天壤矣彼似不欲出朝鮮境異日玉節還朝覓彼一見可作總樞時一搜勃藥物耳附言草草

上曹撫臺

伏諸龍門幾我份膺下士越在草莽無繇一親綦履聆訓言迫迴時曩甄鑄異恩未効秋毫以上之報捫膺自語葢缺如也赫連兵變之後關隴枵虛矣當宁蒲輪耆德而拊循之良非偶爾問一竊窺條奏一皆乞命于元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十九 卷三十三

元卽天鑒或窮于浮雲而丹懷彌凌于白日有識輩靡不壯之且或危之而臺端雍容自若也九州開府櫛比相聞真有外觀而用奮內沁而汗流者矣樞位久懸計以一席爲借東事如何竊恐倭用蔚釜爲敗囹而猝伺他塗以入犯則督府渠帥不亦棄之原野而緩不及腹心乎兵垂竭梁垂罄矣而一旦呼食與卒于中原困憊之地倘亦屢屢乎難哉何也老嫗耳不緯之恤而恤宗國兄爲越俎亦特莖下平生國士之遇聊以抒其憤鬱則多言罹罪輒自忌其不可矣會當寇友赴官行附承

與定西囑台閣不任企戀懇誠之至

與王澹翁

君家夷市雅尚玄遠雖目無兩堵不開舉百斛米交餽人也二十漢驪驅泥淖行千里共備三十六輜有人以二十爲曹蹄足交馳充衢塞道賦國若何明道如茲修矣侈矣卽明侯性自厚德不應磨磨施于不可知者何人也小人之腹日餒君子之澤何以報之鏡是炎漢白楸和問物燦如銀彩碧于寒灰敢不拜賜屏書庶書十二緋益以獻之四結此腕力尚可挽白鵲十石于仁兄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

三

胡愛焉家乘領已小暇爲次序之定作一人間事借手壽太翁也諸卷軸未及題留以贄往來部擬墓有諸曹都不報似是異時位置一昔歸官中仁兄少須事定不如家宰之屬及小司馬穩便耳書法遂爾韶秀虛和何陡健舉如此入喧何處覓竹籬中飲令人意念添

寄王百谷

丘張兩君都不至若飲缺乏望南郵若在天上下視伏龍產正同敗葉安所得朋半偈竹籬間常有消煩囑耶謝在杭有書相及否二青煙蒙齒頰餘芬否去者老

伏波散親尹大將軍友也將軍不然也而伏波爲噓之卒至起家乃知伏波非鷗弁庸庸者邇來違蘭鈞而事薄遊將過毘陵謁周太守以爲山則席丘人則問丘不以旦暮遇也何以稱平生特託區區爲介伏波青憤在囊中中宵輒吼幸明公慎護之勿令過劍池飛而化去也伏波有心計善爲人曹丘碩廣其游無致落莫

荅樂陵史婿錫卿紹卿

學臺文心慧目旣以爲雄誰敢不雄音驛至矣將爲君舉一卮也累累負擔見存于百里外序哉綠幘傳韓人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三

疲以筋骸僕將爲謁居摩足矣易牙調味不應以繭足厘也賢婿其愛我哉果肴醋俱領矣禮魁及亞正在狀次之里通德之門敢預慶焉嗣有專使

與署縣汪二尹

陳節婦會葬之操存孤之誼具在縣志可查今蓋棺事定矣膠庠合詞以請可謂至公惟墓覆按而轉申焉以及于恤幸甚目今周身之本舍飲之資一無所備則有不能久待者清俸幾何未敢以商所與困儲雀鼠之餘一推苑媼可以風生人矣冒言多罪

荅南和朱撫公

自角巾歸第口不言平吳事傲然謝傳一東山矣雖欲
勿用山川其合諸西塞東遼播餘礪藥行見蒲輪及里
巷間也噉羹之役 天子賞功甚薄黃口之口與青史
之口孰爲長短孰是瞻豈不肖弟山東濟創書生耳久
欲私赫連狀而足未出戶闔耳未涉邊庭仁兄者以一
切端委來不惜十易燭爲拾大拔地之業對煩肢耳雄
談信雄十二篇孫武子較此書度程乎豈記風流自命
儻易則午橋晉國所不得窺帷廡弁州以圍勝此則以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二 余三百五
園主人勝耳翅生佳絕出自比鄰恐不煩篋內鷓鴣第
一齋如斗踈豁自豪若見漢家大不免夜郎王內志燒
物也我明府丹懇益如精詳沉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仁兄借龍牒以相加敢不拜大賜之重勤一書溫煥失
其隆寒且詞嫻甚如國策如內外傳如班如義慶翁歸
文武何必地下之陳弟也殘蘭靈魚屈伸以寸榮成小
家子夜郎猶大矧望漢乎雜刻數繡聊當一面手墨須
之春和行者促軫不能覲縷惟仁兄貴在

與于直指

餽有曲衷及感德之誠近託宣府材官順貴以報綠憲
節下不得以饑人唐突故附良郵計蒙慈昭平鄉陸令
應鍾樞李太宰諸孫東南才士也三刑而就縣官似非
其好乃其爲政佳矣矢天指日斷不名一錢經月衙齋
不入半銀贖有胡氏問絹之廉焉幹局何如也愛民若
子訓士如師問有豪不馴者三尺無少責之頃故境內
廩然奉法然而陽煦深矣依依父母也以此負年資器
具經博才華焉能屈畿南第二指惟是格小遜焉臺下
其略驥黃乎而神駿之是先爲國馬天下馬在所題評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劉三百卒
不肖齒頰內無中驕也不肖矜令累世通家知令甚稔
敢以私聞而以公句薦賢之典

荅南比部

明生來具悉雅尚卽失之目曉所得則千歲萬里長矣
過承挹謝抵益厚顏略讀大兄諸作風骨稜稜而饒于
藻異時必以此道割鴻名書法率更家學頃令常吉無
處生活不孝老矣唯尊君老年兄墓闌尚虛是爲缺事
伏蒙敦教敢不竭蹶以從抵舍幸速料理遺蹟付東郵
撰已勉作手書藉申腹痛之要不負也明生伏膺賢行

林不直在文章同調多于家法行事間大凡茫滿遠
朝便過來會一晤小作商略何如何如舉業文遂有漢
人氣江左粉光抽色一掃可空此數歲後皆學基地也
偶瘵火盛發疑案不能盡半幅緇容差口書寫以致

與鍾都諫龍原

不肖之視臺下儼然幽丈之席寔不致妄齒金蘭之籍
也天下都以海岱爲龍門而伺也青齊相望屢屢卒後
時豈真木石其心臂則以類年二豎相纏年荒嗽齟兼
之羸車小馬寔未易管耳直入天畔不染人世紛囂殊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卷之二十九

覺東林甚口八挺未應耐帶四岳豈便與雲執誰兮能
窺臺下者後來之彥毋矢口談文敵舌托約語不直宗
工一嘆臺下之著述精矣大矣此又何草擲磨增惡捨
地無隙所用厥心函丈不能一夕自寧耳俄承鼎輪弘
獎過情緬叙先牒依依古道何所爲感千百而思逸萬
億者也輒懇校官兄先此塵覆容專布積聞以盡

上清儲董參知

明公由汲直郡提憲得錄公西湖似足徜徉文酒然時
厄在河伯諸大夫頗與水爭能非命世鉅公曷能一言

兩言而火蘇公雷日起樓大隄障水徒步爲士卒先
竟亦不妨文酒明公今日得無一切似之乎不肖草土
餘生見明公登路薦問爲一見齒少脩手腕之通而冀
道其討也先罪五十外人潑墨濡頭爲文士技不直海
內少年一嘆宿因未了正猶葛藟秣馬不其其斫莖不
謂賤勞也翹首長淮投壺中興者何人代興屬矣願言
齒自愛

上蜀撫霽字王姻家

孤坐抱病數月屢各尊緘俱涉荒略中夜念之殊不自
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卷之二十九

安偶得一奇人奇事奉貢臺次焉新安固墨數以爲技
至方子魯止矣不知前有程君房爲赤幘也君房江表
名家揮金借客祖父以來皆爾至君房彌甚去一京朝
官若脫秋蟬之翼殫精子墨遂足通神所稱玄元靈氣
以漆汁和成法無前古若夫規撫象制之巧過于化工
自三代以及末季天旱之羅不備于此矣其用朱漆爲
都統盛梓塗金施彩駭目洞心更以已意爲文房諸漆
器妙盡時流第眼中所未見也此君慕親家如渴以爲
寰中第一名聞不及馳服何以絕技爲亟欲買舟三峽

徑造轅門盡出平生指揮妙品獻之八寶書肆同臺下
其弛階戟而納之賓席雄風四起又不直絕技之足賞
而已我親家撥冗而讀其所爲詩文要離俠骨當不復
香異時垂天業歛角巾隨弟徜徉藥園中思作平泉綠
野之勝採楸斑榻異色枯華非君房其孰與辦焉君房
舍中開局鑲書精雅在趙宋上即墨苑可見一斑親家
留神竹素此又當把臂入林者轅門萬里尊嚴迥遂如
帝天乃爲一奇人遊計當失咲然知親家者莫如弟此
吾輩散懷怡老至佳事不欲以片字匿諸故特與親家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來言七

其之耳楊用修文集板漸濕城僮能還復舊觀是漏天
界中一大文獻事此老風流博典亦堪承領 本朝狀
頭殿與伯俊督學兄商之當有處分耳篋火作書言不
倫次淋漓墨瀋忽淡忽濃病後之容可掬也我親家素
多妙思能于荅版之餘手勒若干墨式付君房俾世內
歸爲新城王府忠勤堂製品亦何所不佳幸速商之第
所創數新樣想君房一一往贊也蜀古松心極稱善材
與君房面訂或可追坡翁卷中說語未盡而緜忽竭依
歸白傳廬山寺哀脫燈前之致何時得至鈴下網一寄

慨也

上黃撫臺

生等廁在台臺撫育之下一紀餘矣洵是賴以生成詎
第忘其幾暑矢心獻頌進道歌棠積誠種種匪能以毫
穎蒼皇望也鄒小邑舊沴頻仍特蒙慈軫視他處有加
錫改暨米銀歲月遞及秋毫以上莫匪恩生等號屬
貧戚類多需何何翅生等身自被之乎環雀珠蛇暫同
異類穹天極地齊勒萬夫唯是今歲之情形更岌岌危
矣彌年雪雨愆期麥秋如掃沾沾安覲者穀秋耳五月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吳言五

終透兩較遲立苗率晚所幸澍霖相接市月茂密可觀
不意積濕胎蠹油然蘊蠹一夕而蠶發陡布三日而穎
穗盡截若穀若黍若稷禿然植立嫩葉都蝕正如江南
竹箭縱辟百里半粒全無加之霪潦爲壑高糧如翦林
等經月在水中根株糜爛苞穗陽乾霪潦之蓄并及穀
黍等一切指幹盡付泥淖中水綿脫佈出土非時計採
不能什一又株僅二三寸許耳一遭大雨陷沒無餘無
論一葉無存卽綿柴亦復無半莖入矣各內絕乎炊爨
釜底慳乎炊火鄒小邑半借水綿薪未爲活乃今千斤

之地秤鮮斤餘百金之家斗絕祿覈又何論乎數畝貧民傭身妻子哉生等竊觀近狀率擔穉幼望小熟地面竊逃無奈數日絕食婦羸向風僵死男子力竭棄解于塗生等間從五里廟清涼店路傍拾得遺孩付僮奴代乳自餘日所不見力所不贍詎可更僕大抵出門一望百家之聚數口之家屋上則椽標皆空屋下則人烟盡絕窮鳥初巢饑鳥漸逝有科在簿無主應催有地在圖何人辦種對榆盡白老菽連萎井溢厝頽卽一二遺民栖身無所戴星披月枵腹號空如是而已我老公祖忠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位三頁五

誼對天慈仁優聖望恩汲汲所不必言伏諸按臺老公祖一念閔恤至心形諸累疏者不臧鄭俠流民之奏巡行所至曲納空牒廣加咨度在在已川陽矣今所懇冀者尊臺亟爲生等卹小色轉道如許情形賜之均照幸甚幸甚緣按臺老公祖憲綱崇峻及瓜候代書積例不得通生等者雖係爲桑梓誦言跡鄰私啓故趁且未敢也諸生百姓各具稟呈伏惟尊臺俯垂允議第一改折卽次停征無食則無民無民則無邑卽官司拮据萬狀不過守舊版抱空質卒何益于縣官租稅之毫毛此而

不爲破格之施將至社稷人民俱困生等血誠一縷灑淚叩天不盡南向踴陳之切

與少宗伯郭明龍

側一齊東不足齒之僉耳書劍無成清時坐廢獨一腔意氣未盡沫焉尊臺天海襟期不忘商賤微聞齒頰時且挂及驚汗蒼黃何以爲稱是年十月上疏奉本寧先生迂程過訪屈指海內文章冠冕輒相推戴不第以張楚爲言側謂先生之文醉六經而酣正史副諸稗而伍風謠風骨獨存筆參造化入乎規矩出乎規矩出乎規矩來會館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九三頁五

矩入乎規矩覺弁州湯而濟南僻先生去其二短而兼浩浩洪流巉巉奇絕之二長是之謂卓然立統不旁門庸者一明與詎有二哉兩人更相傾歎不能已已至于聖人南注直欲舉一世人流明隸付之凡在冠裳顯顯傾嚮恨不垂觀丞相之旆北來當時涑水公似猶以殘剩靈魚狗其懸繫若先生則手提元化四岳雲興一日而成洗濯乾坤之會此則兩人之所稔習而非兩人之所得言也違教命幾三十年矣彷彿隆堂設醴優孟二曹遙進互呈才如挾日人安得不速老也廣川之詩非

待郵龔先生可許布衣門舊簡而伏謁乎膝下繩繩肄
文淵藹之狀可得聞歟倘有五男兒大者道上小亦授
讀則皆先君子之遺也倘京德不及此也瞿先生待詔
爲翰林足使縹緲吐氣然亦唯楚當此材庶吏一科寥
寥不振先生尚有意乎則又非不肖所宜言也不肖對
結二卷一署天苗一署黃嬭焉觀生穩睡此外都無所
營侗明歲六十鬚髮無半莖白齒猶堪礪敢曰天逸人
隱之勲乎弟佐捧腹

與張止海公子

來禽館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

昨與足下談如入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吾黨復得一快
士終夜喜不寐晨起呵凍畫拳石頗不惡幸即付演留
作往來公案耳

又

水清玉潤後彥所希而在吾維桑之暇敢不矢其歲寒
拙書留從者頗有深意苦旱慶蝗不能遂也須之菊綻
特

來禽館集卷之二十九

重訂來禽館集跋

外祖子愿先生繼歷下弁州而起薄海內外奉為一代
宗工小子以明其生也晚當萬曆辛亥府君携赴南
京民部任計方五歲時過外家僅記外祖右口旁一
大黑痣併彷彿其冠裳肅客容及取小子抱置膝上一
二事不意其為永訣也及稍長趨庭府君每及少時
為外祖標識栽培輒思外祖不置未嘗不泫然淚
下圖所以報之手出入來禽一編曰存則其人歿則其
書將以此志心喪代服勤焉治襄之暇訂較付梓業使
來禽館集跋

天下問字來禽者得少窺見門牆然猶以為未得懸布
國門為歉會今丁丑留都書肆重梓以行天啓壬戌
府君藐諸孤且不知有崇禎改元何論茲集今之流傳
料地下脩文亦一快事因簡閱原稿每見手澤益為唏
吁勉為訂定欲不失來禽本來面目也新刻成大司
馬范質公先生庚為之序其論外祖人品文品甚悉
所言氣格適上直逼東西二京本寧止以六朝相方未
為通論又以外祖為真六朝非豔六朝真而漢非窳
兩漢尤為知言外祖家世文章翰墨詳于當世諸明

公茲獨附所自出 外祖有五男子伯舅王符叔舅王

襄皆有聲文學先后早世仲舅王衡傳雅善詩交臨池

之技人稱小邢世皆目為大令云季舅王節得 外祖

楷法兩舅屢薦賓興需時聯翩起少舅王褒醉樓能守

世業亦文學 老母內行三胞姊二一適齊河尹一適

禹城楊皆海岱世家 老母拜

封 安人制稱恭人十五從 府君而其字也以結童 外

祖常目為快婿而標識栽培之者生 不肖二子二女稱

那家外孫 外祖素嗜鱸魚 老母寓石頭官邸時每

來禽館集 跋 二

寄奉及聞計絕不加七如曾家羊棗矣至今二十餘年

母兄南糴思其所嗜即望之流涕也 小子以明 忝為龍

門骨肉深愧不能大振兩地家聲惟是此集 外祖之

神情畢注 府君之手澤實存恭為重訂用作家珍願

與 諸舅謀之決不負兩家先人著書刻書本意

崇禎丁丑八月二十二日樂陵外孫史以明頓首百拜

跋于家之鳴和堂



牙禽報集跋

予自哲年 我姓於先學堂中見弓矢

形為廟碑志有君以初碑志信此

猶古者指之曰某神廟時是歲山東

是耶公書也公之書法妙天下與宗伯

董公齊名者也余嘗未深究書法

米禽集跋 一

以他碑視之已覺有異焉志稍長遊于

云縉紳先生家又兄公以爲送宋家士

其蹟必其家搨本耳真蹟久已湮

聖公之搨本之蕭散簡遠而多似

至強其觀以耳之工於臨摹者矣

也也佳之低細不能去既而受命于

邑侯裴公讀書大槐館中大槐館志
又公之躬在邑士講學深藝者也予生
也晚雖不獲與于公之教育然見報
中之一篇一聯恍見公之與酬揮毫
也又報中之小記游綠古槐揀天恍
見公之琴瑟悠然吟風弄月也而猶

朱禽集跋

二

不能以公之真蹟之珍之小茲得公之
全集而讀之安以此為恨哉牛夏以
仕乎天常適得公之修是于是數十
年之禁之于懷者而後乃今快然
曰向之恨不得而珍之讀之者今庶得
而珍之讀之矣甫下車公之孫

璽石樗石天不足才率其子始末
者索所為生讀全集者其真蹟亦
廣存獨文集而諸君耳以時獲及
又身為澹溪先生其訪其父其
而不廢廣之不但足占七子今以
揚鑣云顧其書不無涉於者詢之

朱禽集跋

三

則以家之藏板經手發而示金也予
購梨棗付梓人其亦金雲而補
刊焉然後所謂全集者始全矣
然全集者全集而此讀其不真余
終以不得而珍之為恨焉已矣

著

2087432



ZW 21181800575021

G

Z1 21.5
16d

康熙十有九歲歲次庚申南亭後	學鄭雍稷菴氏題于茹江齋中						
---------------	--------------	--	--	--	--	--	--

來禽館集二十九卷	浙江汪汝
明邢侗撰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	來家藏本
陝西行太僕卿明史文苑傳附載董其昌傳中是	
集凡文二十四卷詩僅五卷侗以善書得名當時	
有北邢南董之目其序十慎行詩集謂李何學唐	
爲化鳩之眼而於太倉厯下並有微詞蓋能不依	
七子門戶者故所作大抵和平雅秀王士禛論詩	
絕句亦有來禽夫子本神情之語特骨幹未堅不	
能自成一隊文體則更近於澁矣	